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四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四册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集成三十一卷圖考一卷

〔清〕趙燦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金陵陳君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集成三十卷》提要

序

余纂四書集成既行謬爲海內同志所許可于是四方好學者復欲得余諸經講義而觀之余思東魯一大聖人爲萬世垂教始[illegible]六經而纂修删定焉宋代大儒紫陽朱夫子于四書集註外僅註毛詩余何人也敢妄談經解乎然余觀世所傳諸經講解紛紜不一未愜厥心而毛詩

尤甚至有獨信詩傳詩序而與
朱子大相牴牾者夫聖門七十
二子中惟商與賜稱善言詩而
端木氏詩傳與卜子詩序亦不
無異同竊疑二子同受敎于聖

門未必其不侔若是也漢代說
詩者有齊魯毛韓厥後三家竝
廢獨宗毛鄭迨宋朱夫子集傳
出而詩始獲其指歸焉乃論者
猶謂非小序則詩不可讀近代

馬貴與湛甘泉郝仲輿之徒至
欲伸毛詘朱謂鄭衛無淫詩而
幽厲非變雅者何敢于妄言詩
也夫孔子刪詩貞淫正變兼收
竝錄其間有美有刺有樂有哀

何者非詩何者不足以感發人
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而必謂
詩止有忠臣孝子詠歌之什而
必無思婦遊女言情之作乎朱
子重駁小序誠未爲過也且夫

作詩者既已感物造端讀詩者貴乎斷章取義昔之善讀詩者嘗于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鄭國七子從君子太叔賦蔓草當時謂其不出鄭志論者曰果屬

淫詩何容取爲贈言乎豈知古人賦詩秪取情詞婉好固未嘗拘牽詩柄之爲何若也不然湛露彤弓夫豈不知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也者而必待使臣不拜

而始悟耶由此觀之則謂木瓜美齊桓褰裳刺鄭忽雞鳴思良友青衿譏學校恐亦未可遽信也余家世習毛詩而于傳註恪遵朱子况今所懸諸學宮學士

所習爲舉子業者又皆盛時和平溫厚之詩其于淫風變雅似可弗論然詩者發乎性情止乎禮義三百五篇既爲大聖人所刪定解詩者亦何可有所詳畧

于其間乎余之纂是編也悉宗
朱子集傳即旁及諸家論說亦
必以不背傳註者存之庶于作
詩者之心或不至大相刺謬云
爾

旹
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秋八
月毘陵趙燦英序

詩經集成例言

一詩有風雅頌與比賦謂之六義體各不同辭亦攸別大約風
之體婉約而輕清雅之體博碩而莊重頌之體肅穆而雍和
興者正義在詠物之下比者正義藏託物之中賦則直敷陳
其欲言之事者也讀詩者先取通章白文涵泳而三復之然
後細參註解則思過半矣

一詩以朱子詩柄爲主其于詩傳詩序宜遵者朱子已言及之
坊本有悉載之篇首者徒溷人耳目究無用也集中一槪從

刪但就本詩畧綜全篇之旨各章之義提綱挈要列之篇端
庶幾覽者一覽洞然不爲他說所搖奪也

一詩通于樂有韻有聲歌詠唱歎固有裨于性情至取爲制藝
則辭理固在所先而音韻又在所後顧鱗士說詩專重叶韻
其說雖似補大全諸家所未備究于舉業無當也至于兩句
一連四句一截之說能使詩理不至泯淆學者頗宜究心然
亦有無容盡泥者是在善讀詩者觀文會意期不失乎詩人
之神理可也

一是編于白文傳註之外仍有串講此體會詩人語吻而使詞意聯貫者也其說或參諸坊本講義之言或採諸先正名篇之語而竊以己意折衷裁度于其間務使語意宛然或未必無少補于舉業也

一串講之後又有疏解分輯諸儒之說要擇其義蘊之醇深者載之前採其議論之宏博者列之後參同辨異總期與朱註相發明庶知詩人之修辭撰句非無意也

一疏解之末間附舉業名篇并採評語非贅也亦以當今觀講

義者原欲使書理爛熟于胸中發爲文章上追美乎懷葛東江之風範次不失乎東崖卧子之興致而已學者觀講義而并覽名文則詩旨不愈彰明較著乎

一凡詩中王侯世代地域方名大畧已載之朱子總註小註不必另爲一編以誇淹博至于山經海誌爾雅本草諸書尤不雅馴坊本錯引不倫集中大爲删節不敢濫及

一凡直省隸闈俱取詩中典雅正大者命題

國朝功令本省十科內槪不復出向見坊間有闈題要覽一刻分註甚明余更廣搜博考益以近科鄉會試錄所載附諸各章白文之下以便覧觀

一余聞詩中有畫描情繪景正在有意無意之間非特形象而已也況舉業所尚惟取考核詳明証據確實豈云書中有詩哉獨是古本所傳亦有談及圖繪者列之篇端以供博覽未爲不可然詩中有古今無異者如星辰垣野山川方域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是也有古今不同者如宮室車旗服飾器皿之類是也同者已散見于天官輿圖物象諸考茲不及詳異者不載又恐古人之制度失傳余故畧載一二仍標著其名

義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者也

一余生平授徒課子恪守聖賢遺訓年來兼事丹黃其于四書纂經講義多所究心每見善本不憚手錄彙成全編甲子春始以四書集成問世幸爲海內名賢所推許至于詩經講義博採衆論參以己意折衷去取倍費苦心藏篋已十餘年故友請登梨棗亦以集成名編從公好也

曲水園殷飈氏識

詩經集註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旣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旣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旣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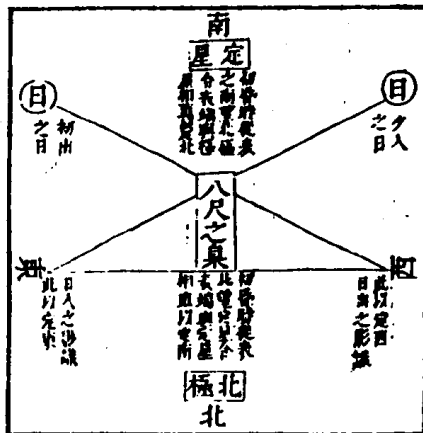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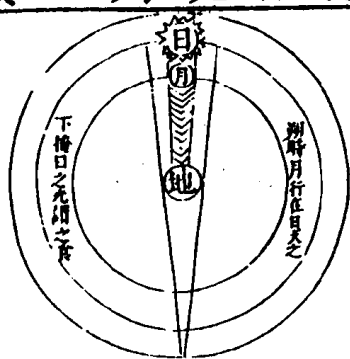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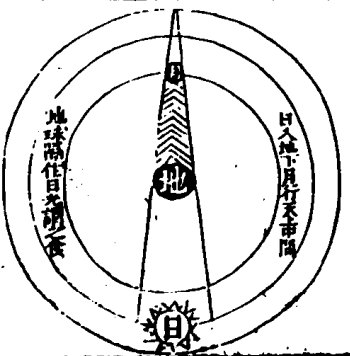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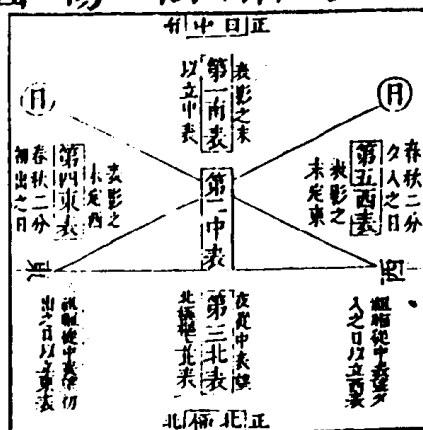
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下而達于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于是特擧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

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

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詩經圖考總目

楚丘揆日景圖

定。即室星也。亥月昏時當南方之午位。為營作之候。故曰營室。陳祥道云。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縣繩焉。眡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識東西。又為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於是乎正。又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與朝夕皆正。然後可以建國。

詩經圖考
公劉相陰陽圖
以土圭之淺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東則影夕多風。謂日昳影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日北則影長多寒。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日西則影朝多陰。謂日未中而影立表處太西遠日也。
月掩日光爲日食圖
日在地蔽月月食圖
二

詩經圖考
靈臺
夏日清臺。殷日神臺。周曰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在西安府鄠縣近辟廱。居明堂右。積土增高二十丈。周圍百二十步。上平無屋。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
辟廱
天子之太學也。圓如璧。壅以水。圓法天。壅水所以象教化之流行也。辟取辟有德也。廱取其雍和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泮宮
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焉。
皐門應門
太王遷岐胥宇築室作廟立皐門應門立冢土。郭門曰皐門。正門曰應門。太王時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冢土
廟
三

明堂
几
筵
清廟
閟宮
太祖
閟宮姜嫄
清廟文王
清廟文王廟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清廟閟宮姜嫄廟也魯亦有閟宮者以周公故得立姜嫄廟僖公修而新之故魯頌有閟宮之詩
四

俎
登
鼎
錡
釜
升
斗
簋
爵
罍
缶
筐
三足曰錡
無足曰釜
五

黼裳
五色備謂之繡。前三幅，後四幅，繡以藻粉米黼黻四章。
雜佩
瑱
芾韠
邪幅
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偪束其脛。
觽
韘

秦小戎圖
厹矛
厹矛
交韔
俴駟
游環
纚
笄
豆
以木爲之，高尺二寸，漆赤中，畫飾，不用以薦菹醢，容四升。
揥
所以摘髮，以象骨爲之，今之篦也。
帨
禮記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手之巾也。

詩經圖考

周元戎圖

元大也謂兵車也前軍之先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殳戟矛白旆背插於轄[illegible]畫鳥隼之章

十二

輪

兵車與乘車之輪六尺六寸。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在輿之外。

輻

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

轂

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以利轉也。長三尺二寸。徑一尺。

輈

輈長一丈四尺四寸

輈者。轅也。轅者服馬之轅也。轅直一木從後軫至前軫。輈曲而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至衡則駕於衡之上。而向下鉤之。衡居於軾下。而輈形穹隆如屋之梁。故曰梁輈。

詩經圖考

甲

甲亦曰介。曰函。曰鎧。[illegible]

干

干。扞也。所以捍身蔽目。又謂之盾。[illegible]車上所持者也

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刃相配者也

戚

斧之小者為戚

冑

說文云。冑。兜鍪也。首鎧也。[illegible]獻甲者執冑。冑甲自明有不可犯之色。

戈

戈。句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四寸。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兵器之便於用者惟戈。其柄短而易持。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

揚

揚。斧之大者亦名鉞。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古今注云。金鉞。黃鉞也。鐵鉞。玄鉞也。三代通用之。

十三

殳

殳。杖也。長丈二而無刃。周禮殳以積竹八觚。謂削去其白用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即今之攢竹法。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也。[illegible]

弓

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天下服。[illegible]

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為之。

矢

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鏑。鏑。敵也。所以禦敵也。

矛

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上銳而旁勾。銳所以象生物之芒。勾所以象生物之句。

虎韔

以虎皮為弓室。交韔二弓。謂交二弓於韔中也

魚服

盛矢之器。魚獸名。形似豬。其背皮有斑文。可為矢服。

旂

司常云交龍為旂考工記云龍旂九斿以象大火孔背云天子諸侯之旂龍章入也升龍象降龍青繇也

象陰也陽升上而降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先儒以為王之大常曳地諸侯之旂曳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

旄

如今之幢也牛尾著竿首[illegible]王

采羽注旄上其下有旒縿

旌

析翟羽設於旂竿之上其下亦有旒旂而用縿帛

旗

司常云鳥隼為旗州里建旗考工記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

旐

司常云龜蛇為旐縣鄙建旐考工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之宜之形兆也

侯

侯制上廣下狹蓋象於人張臂八尺長六尺也侯中之的曰正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采侯而畫正天子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卿大夫二正朱綠燕射則張獸侯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

拾

以朱韋為之著於左臂所以蔽膚斂衣而遂弦者

決

疏云決闓也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或以韋為之

鞸

容刀之鞞今刀鞘也鞞上飾鞸下飾戎服也

終

詩經圖考

毘陵 奇賞齋繪

整肅堂書

毘陵趙燦英殿颺纂輯

朱熹集傳

國風

國風一○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浸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關雎章今首○通章俱重德上首章言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為之配次章迫言未得淑女之時求之如是其切末章言始得淑女之時喜之如是其深以窈窕二句作主下文求字友字樂字俱根此說憂樂都以宮人自嘗憂而憂當樂而樂所謂得其性情之正也

關關雎音疽**鳩在河之洲窈**音杳**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串講】詠關雎者曰君子之道造端夫婦朝廷之化寔始閨門然求其以德配德者蓋其難也吾今不能無感矣彼雎鳩之鳥關關然和鳴于河洲之上相親而不相亂相悅而不相狎物之善匹者然也況此窈窕之淑女貞靜中存幽閑外著以之配我君子則坤以承乾離和而不忘乎敬直與君子之肅雍相比美焉柔以從剛靜樂而不廢乎恭貞與君子之嚴恭相匹休焉內外一德以相成天下匹配之善無過于此不洵為君子之好逑乎

【疏解】此章以雎鳩摯之和應與淑女德之相配關關內有不亂不狎兩意所謂情摯而有別也淑即在窈窕處形容出來是于始至時見得始至不必指定同牢合巹之夕凡三月廟見皆是窈窕訓幽閒幽不淺露閒不輕躁此自中形外正貞靜之德容也幽閒不可直謂之德故總註又加貞靜二字益就儀容動靜間舉寫其德性若此耳淑女註中雖指定太姒不若渾言淑女為是君子雖指

文王但文王乃後日追稱在詩人言語氣中只道他君子便是好逑也淑女足配
君子上文王之德在歆太姒之德在鴆正是兩相匹稱處○朱豊坊曰能致明
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健卽承宗廟所以爲
坤之順也好逑者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化也○許仲常云註中和樂恭敬
本情性有別何生來是朱子于詩人興意內想出乃是餘意麥和樂恭敬因相
與而後有非始至意當足在好逑之下○大以重和樂遂有君子之聖以理陽
敎則外和而閫治有淑女之聖以理陰敎則內和而家理閨齊風俗之本定由
于此○集傳云雌雄相應之和聲分別是兩般並與君子淑女矣此關雎之妙
○語類問比興以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來是比○興與比相似
只有些意爲興無些應爲比集傳凡于正興多用則字于反興多用猶字乃字
○朱子語類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
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又云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
非盡有感有見于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
之所無○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引此起興猶不過
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通解宮中之人蓋妾御之老者
太王王季以來舊宮人也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音杏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靑下白葉紫赤圓
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
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
臥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
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
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串講〕夫淑女之德固足以配君子然當其未得也吾將何以爲情乎自人有不
可必之遇而物亦有不可定之情彼參差之荇菜求順方潔可薦神明則當左

右無方以流之矣何况窈窕之淑女幽閒貞靜可配君子不當寤寐不忘以求之
乎求之而得我心始慰也求而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使我寤寐思
服而心不忘于春世之時至于思之悠長輾焉而半復轉焉而周反焉而過復
側焉而臥雖欲求其安寢而有不可得者矣其未得之憂如此
〔疏解〕此章以荇菜芳潔可薦神明故求之者當無處不盡其心與淑女幽閒可
配君子故求之者當無時不盡其心○通解左右流之卽是無方取之一處則
有方也寤寐求之卽是無時分言寤寐則有時也註中寤寐不忘以求之句已
該寤寐求之五句所以下文稱之曰故其憂思之深至于如此也以求爲主憂
根于求來寤寐中如何求不過想像其得之意不得者謂文定之儀未舉造舟
之禮未行也思字亦從求字摹寫出悠哉悠哉是無時不思意輾轉反側正是
思之悠長處俱跟寤寐求之句一直說下○求之不得四句不過申說寤寐求
之一句意耳註中當字直玩見得有德如是則當如是也此人此德五句是朱
子推出詩人所以憂思之故如此正發明當字之意○此要追想未得時情
須對紿今日旣得之樂○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宮妾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
之事○顧麟士曰詩章之體皆以兩句爲一韻此四句爲一截此章興處至求之
便止下四句又申言其思之極耳舊說謂直興到底非是集傳凡叠字以下皆
推原之詞

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禮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已反之參差荇菜左右芼音帽叶音邈之
窈窕淑女鍾鼓樂音洛之　首二句辛弁順天　福建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
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鍾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
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旣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
女旣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
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串講〕夫當其未得也憂思之深亦旣如此矣若今旣得吾人又何以爲情乎彼
參差之荇菜幸寤求之旣遇適水椿之側旣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采

之而擇以致其窈窕之淑女昔情思而與遇人詩前以往迎其間之此幾
或鼓琴或鼓瑟多方以友之而致其親愛焉不特此也彼參差之荇菜采縛可
蔵足以利吾用也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芼之而熟以致焉矣此窈窕
之淑女相須甚殷欲以抒吾歡也既得之則當或考鐘或伐鼓多方以樂之而
致其欣喜矣其已得之樂如此回視向者寤寐思服輾轉反側之況不共釋然
矣乎夫宮人與后妃既道其匹配之善而又自敘其憂喜之情此固足以徵后
妃之賢而詩人性情之正亦于茲畢見矣
說醒此章以荇菜既得當采芼以致其用興淑女既得當友樂以致其情采擇
非一端芼煮非一道故亦曰無方琴瑟之音細密有條貫意故曰友鐘鼓之音
宜暢有發揚意故曰樂友樂俱以宮人言○此正言今日既得之樂荇菜當采
擇芼以安其用興淑女當親愛歡樂以致其情蓋好德之心形於友樂而寄
之琴瑟鐘鼓也○后妃既得輔道宮人便去琴瑟鐘鼓不成須玩註中一當字
蓋友之樂之之情非言詞所能罄故欲寄諸琴瑟鐘鼓也二段意有淺深必襯

到稱樂處意方盡○註中樂則和平之極乃朱子想像詩人意思謂之尊奉話
見尊樂正所以尊奉之也不必分貼○通解琴瑟在御以其常用故曰樂之小
鐘鼓則懸於簨業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亦非專指聲音小大言也琴瑟友于
閨門燕居之時鐘鼓樂于廟廷特見之際所用有分別○予按本章依解有三
說琴瑟友之友字本訓宮人親愛淑女意思而今解作文王與后妃夫婦好合
如朋友一說也或云宮人與淑女相好如友生亦思宮人如何可友后妃不幾
階分乎二說也房中止懸琴瑟廟見時方考鐘擊鼓鐘鼓陳於廟之東西序所
云鐘鼓樂之者蓋指廟見而言也若依時說一似房中亦將鐘鼓考擊起來三
說也○陋俗儒不明道理如此○樂記絲聲哀哀以立廉竹聲濫濫以立會鼓鼙
讙讙以立動便見琴瑟下友字較切鐘鼓下樂字較切亦見古人用字無有不
可那移處○縣士云此與上章以荇菜三興若拘興意便似四章若拆去一興
又非詩人層疊致詞之旨須皆以下四句作進中一層看則雖前章一興本章
兩興周無礙也大段以未得已得為對而不拘拘以求文為對古人選對之際

嶄然○附錄參差荇菜兩章首詩繳文一百折筆支評以存餘意○詩人曾多
得之思而因為其既得之歡然夫未得而思思何物也既得而喜喜又何深也
此謂得情之正者矣想其時文王以刑于之化遍于閨房婦女之賦而后矣人
始至之時亦猶有以窺其度也故為詩極哀樂之形容焉其言曰由前而觀物
有無方而顧致人亦有異地而相思彼雜然其參差者荇菜耶我則左右以流
之矣此婉然以窈窕者淑女耶我則寤寐以求之矣求而得我心孔寫也求而
不得我雖為此寤寐也懸其人以求之復瞑擬其人以思之久之而不覺其深
長矣且此深長者得已乎哉輾焉而半而思也轉焉而周而復思也反焉而過
而思不已也側焉而側而思又不已也夫未得而求求而思而至于勞勤其心
力而形于形者不如吾人之斯情何以如此其深也而如此乎其深焉矣由今以
觀物當時則蕭賓人新知則依視彼見其形而難接者參差荇菜耶我則左右
以采之矣此快其人而莫親者窈窕淑女耶我乃琴瑟以友之矣友而意盡我
心恐不得當也友之而意未盡竊難忘彼荇菜也殷勤而采之則亦與殷勤而

芼之矣曲而相將其歡豫矣今此歡豫者安致乎哉鐘在懸而考之而庶幾其
樂也鼓在陳而擊之而庶幾其更樂也將比于琴瑟焉而友與樂相爲環也即
不比于琴瑟焉而樂與樂相流通也夫既得而友友而樂而必脩諸器物以
形容之者不知吾人之欣賞何以如此其極也而竟如此乎其極焉矣噫此所
謂得情之正也夫文王不思而宮人思之文王無憂而宮人憂之國風好色而
不淫其關雎之謂哉○次章一興三章兩興文只寤寐憂邇而下對荇菜雙興
而下天然位置極人工天巧之致○入宮人口氣直開二比格做先民題中字
字清出以偶對齊整無罅縫之迹可謂體方而用圓○按琴瑟爲房中之樂鐘
鼓陳于東西序懸于后妃廟見時用之宮人統始終而言故兼舉琴瑟鐘鼓若
論宮中始至時無考鐘擊鼓事也作樂雖入齊其備要之考鐘擊鼓事堂上亦
陳琴瑟搏拊琴瑟時房中却不懸鐘鼓亦自有別所謂友之只是一唱三歎欲
得淑女之歡心樂則升平之極此時神人得悅淑女可知世儒不解詩理有作
琴瑟鐘鼓一時並奏于宮中誤矣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詩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葛覃章全旨○此詩本爲治葛而作當以第二章爲主首章追敍治葛以前事次章正是治葛時事末章是治葛以後事不可以治葛之事與歸寧之情對看歸寧不過因成絺綌而敍及之耳總要得后妃自家口氣○徐敬菴曰首章要體認當時初夏景象二章要得他一段勤勞愛惜意思三章要得他不敢自專不忘總約的意思○三咏葛覃于其應時而弗忘也而見其能勤于其已成而不厭也而見其能儉于其勤弗驕于保傅而見其能敬于其念弗忘乎定省而見其能孝勤儉孝敬乃婦德之大者故曰后妃之本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四句丁首汎爾下二句庚下濟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敍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于其上也後凡言賦者倣此

串講 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若謂事以習勞而後成情以經久而愈篤予之于葛固有始終以之衣要豈一朝而致此哉自今日而言則既成而服之猶憶昔時方初夏葛之覃延而施于中谷者但見勾萌畢達其葉方萋萋而美盛斯時也淑氣相催爰有黃鳥振羽而飛而集于叢木之上其鳴則喈喈然而深得歲谷之外固無遠之弗聞焉一時景物所觸殊動我以女工之思蓋由今追之宛然谷之數榮猶在目黃鳥之好音猶在耳念物成之有自吾何能忘情于葛哉

頭解 此章追述初夏之時其景物如此惟葉一句是葛生之時黃鳥三句是因敍葛盛而思及之言句當爲葉萋萋而記將有黃鳥飛鳴一段光景不可將鳥與葛平看總要見此時杼軸未施而所見所聞已悠然動我以女工之思也○

詩柄 既成絺綌纔追敍初夏照本章○黃鳥集灌木而註以爲鳴于葛上蓋葛延于木上鳴于灌木即鳴于葛上也○虛文子曰此時對葛其間故所飛所集所鳴一一觸目過此以往便無暇及此矣○觀士詩雖以兩句爲一遍四句爲一截然此詩首二章當三句一截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音護）爲絺（音癡）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絺綌二句甲子服之一句王子江南天）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煮也精曰絺粗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串講 及夫盛夏之時屆赫火之昌期秉朱明之盛節葛之覃延而施于谷中者曾幾何時其葉茂密而萋萋者且見其莫莫矣是葛既成而可治以爲布矣由是欲取其材則刈之于山谷之中欲柔其性則濩之于釜鬵之內夫而後葛乃有緒可理也其近內而色白者葛之精者也則爲絺焉其附外而色黃者葛之粗者也則爲綌焉幸機杼之告終獲芳華之被體綌庶其有以服之矣成于勤苦得之艱難所以心誠愛之雖至于垢吾不敢以其垢而厭也雖至于敝吾不敢以其敝而棄也否則彼莫莫者其自中谷而刈而濩而成豈易有此服者而遂有斁心乎哉必不然矣

頭解 此章正治葛時事首三句言葛之成下言其治之動而愛之之至也莫莫句要入葛既成意刈濩絺綌所謂親執其勞也然須看得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斬伐一絲一縷皆親爲之則呆矣當作親董其事看爲之者除外幾析以任夫織紝之事也蓋就絺綌既成之後別其精者爲絺粗者爲綌非葛先有此

而詳而擇之以爲布也若十分說得辛苦便須村婦富家光景殊失廿后氣象矣服之無斁句亦須君得后妃富貴之初成而即須道其心之所期如此不以新故易念不以久暫移情非說垢敝特言也註親執其勞等句是朱子推原之詞非后妃語氣○確齋云雖極垢敝只是極言無斁之情若以爲定然實有極敝之物而服之無斁哉○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況宮壼有鼎將之奉則極四方之匱篚不足給袵席之需窮民間之杼軸不足供掖庭之修玩服之無斁一語有多少深思微意爲朝野風尚攸關俱在后妃口中又不可徑露此等語意○凡人之于物易厭而不甚顧惜者以其得之之易而不知其用力之勞而成就之難也惟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紅蠶其身親爲之故能愛之而不厭亦可見后妃既勤且儉之意○文王曰臨保無斁后妃曰服之無斁其無斁不同而無斁之心則同正見君子好逑處○鍾伯敬曰后妃服之無斁自有深思惜福惜勞俱說不盡○附錄服之無斁一句倉錄文并載文評以資觀覽○后妃之愛葛也有不改初服之思焉夫治葛

所以爲服也苟非存無斁之志豈爲愛葛之甚也哉葛覃之賦曰凡人謀一事始焉懽忻以圖之不踰時而輒以爲可棄者其爲之必不力若夫一事而不起作輟之念則亦一物而不生欣厭之思故往往謀事之始即爲用物要終之計爲此于所以甫治葛而已矢志恒服也絺綌而旣成矣于其服之也我人情所最不可解者爲一身之飾而積日以成一綫及所積旣欲而又以爲不足當一日之飾焉此不可謂之深情于所繇者矣人心所最不能常者爲一服之章而越歲以新一製及所製方終而遂以爲僅足供旦夕之章焉此不可謂之恒心于所製者矣此無他斁故也于也惟服之無斁乎物候之遷追也稍已過而難忘衣服附在我身我知而愛之誠非可一宿而棄者也夫人新故之見大抵生于厭棄耳我以爲可棄則新者如故我以爲可狹則故者如新而況乎其方新也斁焉是從新者忽故也則故所繇也且亦何待其故也而我幸無然時序之忽移也尙邇懷其如昨章服藏于在笥我心將念之何得言過時勿惜偶也夫人夫留之意大抵覩其愛忽耳我以爲可怨則將然者可去我以爲可受則既

然者可留而況乎其適然也斁焉是使留者終去也則去可知也且亦安見暫留也而我庶無然且夫斁則何物不流于斁也設假令所斁者一服而積而致之或琴瑟之和有斁理則婚姻之誼寧或移矣之愛有斁情則宮闈之好絕其漸豈可長乎予于衰服有防微之慮焉矧夫斁又何人不樂爲斁也設假予所斁者在服而允而致之或宮御之間多致志則役宮後綺華或江漢之俗多斁思則閒閭鮮潔猶其流豈有極乎予于給服有端始之尚焉吁以是爲訓後世猶有製紵生欲嫌服成誦者○能于一服中詠出新故夫留斁理又無一語不近人情此其勤儉之原風教之本而縈迴曲折文境更如百尺遊絲晴空蕩漾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撋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旣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于父母矣

【串講】夫絺綌旣成則女工已畢矣然女子有行豈嘗須臾忘父母乎然不可以歸寧之意自達于君子也于是告于師氏使師氏告于君子焉是行也故禁不潔之衣以展親乎有私服焉所當汚也則煩撋之以去其汚有禮服焉所當澣也則洗濯之以致其潔而于禮服復審其何者宜澣何者可以未澣潔治旣備我將服之以識而歸我父母之安寧也否則二人之懷其何能自慰耶

【疏解】此章因絺綌旣成女工少暇而預計歸寧之服當以歸寧爲主首二句言遠歸寧之情要得柔順委曲皆無情愛專制意薄汚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詞見不苟于行也告師氏是以歸寧告之告言歸則師氏轉告君子因歸而治服本與絺綌無關非服旣成而澣濯之也私服常服也故去其汚禮服不常服也故略用澣禮服如見君宥之衣之類不必認作朝祭之服私服禮服不必粘定是絺綌所爲者害澣害否因上句之文指禮服言歸寧亦是因言絺綌而敘及之非僅絺綌以歸寧也○昏禮註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爲姆即師氏也○徐敬弦云古之婦必有師所以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則取

大夫之妻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爲之○毛氏曰古者女師教以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劉安成曰周禮王后禮服有六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
未必備此六服但泛言禮服而已○輔慶源曰薄汚薄澣者不忘其師之之訓
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于其薄汚薄澣者各施其功而不爲過焉之備
于其害澣害否者各隨其宜而無維施之節則尤見其物儉之德也○朱豐城
曰師氏導我者也則必勞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
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顧士此章在五六轉韻仍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害於句帶起歸寧句若與薄
汚薄澣分作四項而歸寧總承此所非體

葛覃三章章六句○此章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
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
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卷耳音卷○此詩重在思念君子上當以首章嗟我懷人一句作主下三章皆

承此說是直寫其思而不遂之情而爲之極其形容耳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
高忽焉而飲酒而馬瘏而僕痡總是託言以見意非眞有采物登高飲酒等事
也○朱豐城曰后妃于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然有悲惻至到之意而無
悲愁憔悴之態蓋所以憂思者情也雖憂而不至于傷雖思而不至于悲者后
妃之所以得其性情之正也○劉安成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
遂不能復采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而不動
于邪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永傷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
意乃其性情之正發見于一端者參之關雎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見其性
情全體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戶郎反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
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
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串說卷耳者曰夫婦之間和樂則思此人情所必至也我于君子之出無時
不再于于懷矣惟此道旁之道者不有卷耳乎是可以爲利用之資者也吾方
采采卷耳頃筐猶未盈也而嗟我懷人之不見有意于遠人斯無心于近事遂
不得采之而不能紙卷耳雖多亦寘之大道之旁以聽其自生自育而已雖頃
筐之未盈矣奚卹哉

疏所此章託言有所事而不終于所事也託而心適念其君子適字非適然之
適只是低頃之間爾蓋后妃于君子念念不忘非至此而適念也講懷字要切外
出臣民無所執內竣家庭無所法若作詩常兒女情態何異聲偉楊柳陌上桑
條乎寘彼周行謂永采而生于周行者置之而不采不是將頃筐所采者棄之
也

陟彼崔音摧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
爲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

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于長以爲
念也

串講夫我于君子其思念之情若此則將如之何哉意者惟登高可以望遠乎
望而見吾遂得以親其人望而不見吾猶得以想其處是故忽見夫崔嵬之山
思欲陟彼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乃歷險必資于馬奈何我馬虺隤而不能
進而登高之與無由也然此心之懷終有不能已者于是且酌彼金罍之酒以
自解庶少有以寬吾之思其不至于永懷矣乎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黃反維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
也以兕角爲爵也

串講乃懷之而莫能已是故又見夫最高之岡思欲陟彼以望所懷之人而往
從之乃升高必藉于馬奈何我馬玄黃而不能前而登高之行更無由也然此
心之傷終有不能過者于是且酌彼兕觥之酒以自解庶少有以釋吾之[illegible]其

不至于永傷矣乎

[合解]此二章意同上二句是託言登高不遂其願下因欲飲酒以紓其情懷是從思念中虛設出一番景象如所云我所思今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是也畫登高意象與酌酒平我永懷與上懷人字應傷字又從懷字生出明知思不可解姑酌酒以暫解其懷庶免其太甚耳非真欲釋其憂而不思也○葉登山曰登高恐未是後世白雲親舍之意往從之說似太着相至淳融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也爾雅註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串講]然我之懷究莫能已也則又如之何哉彼砠亦可陟也陟亦可望也庶可以慰我之心乎奈何馬則瘏矣而不能升高僕則痡矣而不能御馬目覩而足不隨我其如高山何金罍兕觥其如我何但慨然付之吁嗟而已矣夫后妃于君子不在而極其思念之情如此不可以見其性情之正乎

[題解]此章上三句言登高而有所礙下言離乎其爲情也與上二章皆一意無淺深前曰崔嵬高岡此曰陟砠不過變文成章非登此不遂又欲登彼也況是抑鬱無聊無所不至意焉以駕車僕以御馬相因說馬病不能進猶可責于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其之之詞云何吁矣見憂之極惟有愁嘆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云何二字亦可略讀似如何是處之意吁字與前章嗟字相應

卷耳四章章四句○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樛木章全旨○三章須平看總是與其德之盛而願其福之隆也綏將成字義雖有分別而與意緊無淺深不過層叠咏歎以見稱願無已之情耳以樂只何作王夫入宮見妃則不見其可樂但見其可畏矣后妃以樂只爲心悲咩会黯感及羣小則羣履考祥自然動與吉會稱者稱其德之已然願者願其福之未然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首二句丁辰合式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串講]衆妾欲樛木有以從來福澤之集恒觀人之自致何如耳故德者爲福基而決諸德者有可徵吾儕之被德于君子非一日矣遂不覺有所感也彼南山之上有木生焉樛然下垂未嘗自恃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纍之樛木非有意于葛藟而葛藟之纍自不得舍是而他適矣況我君子忘意勞流而嫌疑盡釋恐貞恤我而忌刻不生殆所稱樂只之君子非耶其德如此則所以格天者已微而福履自從而綏之凡安貞之吉保定之休君子非有心于感召而君子有以安我人者天自有以安君子也夫豈有或爽者哉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串講]而未已也彼南山之木其樛然者猶是也則葛藟荒之而奄庇之必倍益樛木非有期于葛藟而葛藟之荒自不得舍是而他覆矣況我樂只之君子其德下逮而福履自從而將之凡以引以翼或贊或裏君子非動念于錫承而君子有以助我人者天自有以助君子也夫非自然而致者耶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上二句丁卯順天下二句己酉浙江末句丁酉順天甲子廣東

興也縈旋成就也

[串講]而猶未已也彼南山之木其樛然者猶如是也則葛藟縈之而旋繞之必周焉樛木非有期于葛藟而葛藟之縈自不得舍是而他就矣況我樂只之君子其德下逮則福履自從而成之凡令終有俶純嘏彌熙君子非侈志于休嘉而君子有以全我人者天自有以全君子也又非自然而致者耶夫后妃溥逮下之德而衆妾稱願之如此則閨門之修于此可見而文王刑于之化不于此徵乎

[題解]樛木下垂以引葛藟后妃逮下以凝福履此各章興意也然猶是繫于其上

荒是奄庇之義是奄之周也終有保定孔固意與維繫相似稍有於助默佑意
與奄庇相似成則為福皆來湊合有純全盛大意與縈旋相似詩人下字各有
意義不得蒙混樂只就愛溥于同人說所謂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是也但宜
說得渾融履字註訓祿字有順之訓福天之所助也以眷命言萬鍾之謂祿人
之所受也以祭用言大約不外富貴子孫等意○註中嫉妒二字有別嫉以德
言妒以色言○劉上玉曰詠樂只處見其稱詠福履處見其願說詩者之詞不
宜貼在詩人口中即逮下等字亦以意溯之更為浩浩在口非盛世風也○朱
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內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
君子目之○附錄全章陸長卿文并載文評以資觀覽○觀德之安致福咏樛
木而稱願焉夫有樂只之德福履其所致也能無感樛木而稱願履進乎若曰
予聞嘉祉雖以偉遊冤宮闈之中非徵音所被貫永懷而難忘曷為使人歌祝
而不誣乎大抵孤亢之姿恒絕物以難親沖抑之懷每虛中以善受物固有之
人亦宜然為觀南山之木惟樛然者獨異也名植不斬于俯親徵質不難于嬰

就安其為藟纍之矣相得益彰而比附過互似無有危殆者因是思君子不處
尊而自矜不御卑而絕蔓以今觀之何樂只也雖言夫樂只若無所求於家修
而福履其旋福必有比之焉以為有司必之理而數不能危以為不可知之數
而理先乎以不危也其綏也仍君子之相綏於樂易而已者宮聚而卜孔固之
休不猶然縈若絀而嬰附麗之體哉而未已也再觀南有根木其樛然者猶若
也名植不易其俯親徵質則益其奄覆宜其為萬荒之矣下濟益光而森聲門
映似無有抑張者因是思君子靜和本於性生愷惠見於宜人以為樂只固樂
只也雖仍言樂只若無所加于爾康而履道幽貞福必有助之焉以為數以助
其理而安者勿替以為理能助其數而安更無疆也其將也亦君子之相將以
豈弟而已觀彤管而徵引其之和不猶然領所將而思垂蔭之所哉而又未已
也更觀南有樛木其樛然者猶如是也名植不改其俯親徵質更深其蟠固定
其卷萬縈之矣卑承勤綠而縈施旋繞似無復底為者因是思君子謙貞所以
居躬未能乃以集衆以為樂只誠樂只也雖然言樂只若無所進于扶助而從

履不忒福必有兼全焉以為數可成理并無待於助以為理自成數并忘其為
安也其成也即君子之無成以有終而已務嗣音而旋綏全之庸不為綏將為
附而樂綢繆之因哉觀人物之一理知德福之同原歌祉之懷夫豈誣也○蕭
為類以為萬與福履各兼二義履字日應照註作祿字解所以致福履根本自
在樂只內若以履字作福履履道長履講是致福根原在履矣不惟有樂只不
著力亦與樛木與君子為蔦蘿與福履詩理不合矣以易履升義詮詩誤於崇
尉庚午南闈福履成之句墨沿訛至今能無令毛鄭笑人也○樛木下乘與樂
只逮下意在正旨中順治壬辰樛木二句墨俱將樛木講作逮下是比非興矣
并記於此願與留心詩學者共辨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章全旨○全詩總是喻其有逮下之德宜其有昌後之福也三章一意無淺
深不過疊言以成篇但以和字貫當羣處則詵詵及羣飛則薨薨既乘而複集
則又揖揖皆見其和也詵螽斯即是說后妃比后妃之和于逮下亦宜其從之

昌也然正意在言外不必另貼子孫眾多是后妃已然之福非稱願之詞比喻
只重宜處和集此中有主在所為福也宜者見其非出于偶蕃凡物羣則
爭爭則相吞相噬而生息必少惟螽斯羣處和集故宜子孫之多也

螽斯羽詵詵（音莘）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一章　辛酉江南　下二句　甲午順天

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
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眾多
故眾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眾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
凡言比者放此

［講］詠螽斯者曰天開一代之統必先錫之以昌後之祥然非德無由致也吾
嘗俯察昆蟲之化而有見乎螽斯焉夫螽斯羽蟲物類之微者也今則俯類甚
多羣居處大者無猜忌之嫌小者有附依之志甚詵詵然其和集矣而是和
集所感休祥攸集宜爾之子孫蕃衍一傳而子孫克振再傳而孫見其克振也
夫非所謂以和召和者哉○附錄首章墨文并載文評以資觀覽○惟和

足以昌後即物而首既其宜爾盛爾其宜于和也由詵詵而得振振在螽羽且
有然者想其美后妃曰今而知人世休嘉之事其爲和氣之所鍾者盛相應之
不爽也夫物能容物况同異而施一體之恩斯和以致和樂本支而彰百世之
盛聚凡數所自至者其非理所必至大抵如斯矣吾儕處深宮之內沐樂只之
休而不覺有感于螽斯羽爲想其德本柔順而因逍爲文明羽毛誠可貴矣然
豈自私其貴已乎乃思羽庭階其衆族以處者何惟爾之起依若是也想其性
秉幽貞而即形爲手豕羽儀誠足貴矣然豈獨恃其貴已乎乃展羽林泉其引
類而至者何惟爾之是庇如斯也誠以爾固詵詵者也凡物之性其不能以相
容者皆由于心之有所忌也心有所忌而彼此之形未能悉泯則恃孤而以絶
物致爲類而和處其地之愛傷如何矣又其甚者嫉忌之私形于衡偶勢必至
以盛擬其化即之仁比比然也爾螽斯無有如乎抑凡物之情其不能以下逮
者皆由于分之有所稱也分有所稱而大小之勢足以相臨則貴賤以遠人
致令小者就實空虛之嗟屬之階矣又其甚者猜疑之衆起于同羣勢必至以

流及擬爾新之氣在在然也爾螽斯豈出此乎吾益觀于爾而知心和者氣自
和則群衍之休自爾聚之矣爾初未嘗逆計乎後嗣而所容既庶其多相生自
不爽其必固不必甄甄質于一身而千億之流傳皆爾樂易之所積然也夫樂
易爲心雖天地有同和之風而況在一氣之感哉且吾觀于風而知神和者形
自和則昌熾之盛惟爾基之矣爾即未嘗預期夫光大而自爾弘其覆庇還爲
爾大北羣生固不必悉發于同種而似續之相承皆爾雍諧之所致然也夫
雍諧在念雖宇宙有太和之風而況在同類之祚哉蓋惟其詵詵也是以子孫
之振振也天下和氣之致祥其莫不若也類如此螽斯矣○以螽斯比后妃一
着形相便入纖小文妙只寫大意中二比全用反筆寫生題面只用一語掉轉
尤得掉空變虛之勝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絶貌

〔串講〕然螽斯羽爲不特詵詵之和而已也當其集而羣飛則薨薨兮觀上之際有
然太和之動盈溢和之見于聲者若此固宜爾之子孫應天時以變化而繩繩
生育之不絶也豈偶然哉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串講〕然螽斯羽爲又不特羣飛之和而已也當其飛而欲聚則揖揖兮此集之際
溫然太和之翕聚形和之見于形者若此固宜爾之子孫獻氣和以成形而蟄
蟄盈聚之無窮也豈偉致哉然則我后妃也樛音之副形爲逮下之仁和樂之
爭衍爲克昌之瑞有是德宜有世福矣觀之螽斯不從可見哉

〔總解〕凡物之性害者其類多不繁人之妒忌者其後必不盛故和氣致祥乖
致戾見后妃有是德則有是福也○螽斯羽蟲故用羽勿作翅說一說卵與之
道全在乎羽故以詵詵屬羽蓋后妃忌發衆妾亦若卵翼者然詵詵以羣處之
和言薨薨以飛聲之和言揖揖以形聚之和言宜爾不主一人亦不主一時衆
妾之子孫皆后妃之子孫千億之子孫非后妃今日之子孫也但是比須影

射爲妙振振是蕃盛繩繩是胎生不絶蟄蟄是數日之多振振内如有材能蕃
發意繩繩内如有繼嗣無窮意蟄蟄内如有舒泰和聯意○后妃與衆妾雖有
貴賤然以屬君之嗣則同一生養也一人生之不若衆人生之爲盛后爲君國
天下子孫計何分爾我○張甫軒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出不嫉忌而已
故繼樛木之後○后妃子孫衆多蕃庶說不可用蘇衛毛鄭康霍曾滕言此乃文
王得天下之後而始封之號耳然據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則子孫之
多非特庶出者也但兼嫡庶講爲是○朱子曰比便是說寔事如螽斯羽之句
便是說那人了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說更不用說寔事此所以
謂之比又曰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子孫振振卻自是說螽斯之子孫
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章全旨○全詩反復咏嘆只是一時事無淺深當以宜字作骨蓋女子之賢
何由而知即以正以時上想見其賢而又即以其賢決其宜室宜家可見已然必

安是未然事玩詳必字乃預定之詞非預期之詞蓋化意須于言外見之○愈出于親則非行露之訟矣故曰以正嫁娶其候則非摽梅之嘆矣故曰以時只淡淡敘之不待續言以傷王民皞皞氣象

桃之夭夭(音腰)灼灼其華(音花)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花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串講〕詠桃夭者曰婚姻之事歲于正始男女之合貴于及時吾於于歸之女而有以觀其深矣彼桃之夭夭何少好也木少則華盛故其華灼灼然而可觀焉況之子也守正待時承父母之命以于歸固已素閑有素矣吾知敬戒無違而內焉必宜其室柔順不忒而外焉必宜其家他時之克嫺婦道不可于今日之賢而卜之哉

桃之夭夭有蕡(音墳)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串講〕桃之夭夭不惟華之盛而已也觀于其實且有蕡而盛矣況之子固賢女也值此時而于歸吾知長幼有慇夫婦有別其于家室也當必有以宜之矣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音臻)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串講〕桃之夭夭又不惟實之盛而已也觀于其葉且蓁蓁而盛矣況之子固賢女也值此時而于歸吾知內外整肅貴卑和睦其于家人也又必有以宜之矣夫以女子之賢而詩人嘆美之如此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哉

〔總解〕首章以木少則華盛興女賢則家和二三章與意亦略相同華實葉非一時事只因有見而推言之也○呂東萊曰既咏其華又咏其實又咏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咏之耳宜家者爲人妻而盡婦道也見夫婦和諧而閨門整肅曰宜家者爲人婦而盡婦道也見尊卑允協而家庭無間言○朱豐城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强所能也必孝不衰于舅姑敬不違于夫子慈不遺于卑幼義不拂于夫之兄弟而後可謂之宜也○韓士曰以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文王明德新民能矯其不正以歸于正故爲男者知六禮未備之貞女不可以妄求爲女者知從一而終之夫不可以輕合則男正乎外不身之淫且不敢犯禮苟且況其外焉者乎女正乎內不身之夫且不敢犯禮而亂況其外焉者乎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音嗟)全首○通章是以兔罝不一其處興干城好仇腹心不可一端窺測一節深進一節曰干城特公侯之衛耳曰好仇便與公侯對曰腹心遂與公侯一矣總是仰其才以興其才之備言此人之才有如此之可用非謂他日必爲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也○肅肅二字可玩即兔罝細事而備綜理之詳整飭之

能則其人之大略可觀矣赳赳是武勇之狀無文飾所謂在野草莽之臣樸美之也觀註雖字可見美之通在下句公侯二字要認蓋才只堪對付別人無無有耳公侯何等謀猷羅絡猶足爲其衛勇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异合是何等樣才○兔罝非淺業也如莘野之耕渭濱之釣一般蓋當時之人出則爲疏附後先處則安于樵采狩獵詩人從旁觀之見其未始不可爲干城好仇腹心非爲國家惜人才亦非爲斯人嘆淪落總見賢才衆多既在上而亦在下也平平敘述而棫樸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肅肅兔罝(音嗟又子余反與夫叶)椓之丁丁(音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上二句已未會試 末一句丙戌江南 戊子山東)

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串講〕詠兔罝者曰世之所貴者才之所待者世其有操之者而何今之兔罝

少故張罝所以捕兔則肅肅然布列而不亂於椓者椓杙所以張罝則丁丁然
相應而四野畢同焉斯亦見捍衛之周矣況此赳赳之武夫雖無文采可觀乃
外可以衛折衝而犯之莫能厥內可以資保障而乘之靡以完夫非公侯之干
城乎。

[疏解]丁丁為內外相應之聲干城為內外相衛之象是此章與意。○嚴緝傳曰、
杙厥也。○輯纂椓擊也。○許氏曰擊厥于地中張罝其上。○丁丁有堅確不移
意。○干城是倍捍外衛內以發其才之可用初不以用武言隱然甲兵之寂故
曰干。屹然金湯之固故曰城。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叶渠之反　上二句巳丑分武

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匹衛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好匹猶曰聖人之耦
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串講]然干城特語其衛耳未足以語其匹也試觀觀剝剝而前者非仍肅肅之兔
罝耶乃并絕其丁丁之聲寂然施于中逵置機要害之區設羅眾方之會庶有
以快其遇矣況此赳赳之武夫非特干城而已也吾知經邦勘亂公侯能之武
夫亦能之元首明而股肱良夫非公侯之好仇乎。

[疏解]中逵為在在可通之路好仇為在在可匹之能是此章與意。○中逵兔所
往來之區施罝于此亦見取物之方略。○逵四道交出役有旁通者。○好仇者、
見公侯有此才武夫亦有此才明良相配也即有是君有是臣之訓。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上二句壬子渕辰　末一句甲子渕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串講]然好仇特語其匹耳未足以窺其蘊也試觀張羅而待者非仍肅肅之兔
罝耶乃復聯其中逵之跡遂然施于中林伏叢薄以設伏向榛莽以藏機殆入
林不厭深矣況此赳赳之武夫非特好仇而已也吾知致治安民公侯有此心
武夫亦有此心志氣孚而神明協夫非公侯之腹心乎夫才之在下者如此則
其在上者可知賢之在野者如此則其在朝者可知孰非文王作人之化所致
也、

[疏解]中林深密而不露腹心深密而難知是此章與意。○中林兔所窺伏之處
施罝于此亦見謀物之深密。○腹心不是托之為腹心亦不止于謀謨相合意
見相同而已言與公侯精神相通也。○公侯堅貞服事而武夫亦不愆以功名見
沉潛不露蓋其才于兔罝之中上有眷聯之心下亦有待時之志所謂同心而
一德也。○腹心何以謂之才蓋心是才蘊于內而為體才是心發于外而為用
也腹心亦才也。○蘇傳丁丁人所聞中逵人所見中林則見所不及所謂愈進
而愈密也好仇承干城而進言之腹心承好仇而進言之干城以其才之著于
外者言好仇腹心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附錄上二句江鼎金文非載文評。
以資觀覽○終觀兔罝之所施若有斂而彌貞者焉夫兔罝之齊肅猶是也而
其施則于中林焉用才不愈斂其迹乎詩若曰善取物者必我有勝我之才而
後才不窮于所用蓋人知物有善藏之智而不知我亦有用物之能所以觀才
之盛者每不觀其有用之為用而觀其無用之為用也吾更有感于兔罝之所
施矣人雖欲自顯其長然時當韜晦而必以巖廊易林谷之貞則躁而不可為
也人雖欲急售其技然勢處深藏而必以炫爍損林泉之樂則險而不可效也
吾見夫肅肅兔罝施于中林焉以兔之性狡而善匿也中林深邃皆避跡于其
間必謂施罝者智深勇沉藉此以寓其不測之謀施罝者亦何意然非無意
也正藉此肅肅者示其光明正大之意以為入林不厭深而已矣以兔之智每
而懼獲也中林隱爲每皆宿于其際必謂施罝者潤謀秘計先假此以彰其小
試之略施罝者亦忽情然實有情也正因此肅肅者安其濟川挈靜之情以表
大林中之志節而已矣士君子未遇之時泉石川巖可以藏身亦可以養性罝
施中林亦猶是也聯彼肅肅雖在兔而志不在兔任彼用命者遠吾罝不用
命者入吾罝得失兩無所繫益見才負非常者當其幽貞索矣中林之願載自
克大丈夫發舒之日耕漁屠釣可以寄跡並可以忽機中林施罝想當然也顧
茲肅肅名雖制兔而實不妨脫兔觀罝若有思而罝待兔究無所悔吝總不
相拘彌徵自命不凡若當其靡滯無求中林之經濟自裕寓意于兔而川谷澄
于兔如其中之無他顯技于罝而非炫技于罝可見待物有體及武夫之蓄有

可爲公侯腹心乎○人皆謂兎罝施中林智勇深沈如留侯善藏其用一般便與下公侯腹心何河漢豈知文王艱貞志節原非陰鷙險刻者可與同心同德乎庭處照定下文看得兎罝者絕無機心機事方是此題的解○又錄公侯腹心王穀菴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終美武夫之才知其所蓄者隆矣夫猶是武夫也而且爲公侯之腹心非賢才之多爲克有此詩人終美之曰從來風運與隆不獨盈廷皆佐命之英即在野亦皆同德之彥蓋道可匡時而止藏于不試術堪致主而非急于自明一似與小心之偉並其聲聞者終令人歎美不置耳吾何能不重念我武夫耶以武夫而乘非倚已足銘功於鐘鼎然猶是赳桓之故智耳進而窺之而知蘊蓄已厚相期者不在勳名以武夫而稱譽匹已足見重於明廷然猶是股肱之寄托耳深而測之而知抱負愈隆相予者不徒形氣吾見猶是武夫也而且爲公侯之腹心矣公侯之沉幾殊不類英雄之覩變故任耳目易任腹心不易孰意武夫才大而深之以養初未嘗以好動見功之意自見其權謀則公侯之睿慮彼剛有以窺其微矣洵宜引爲一德爾公侯之眷順盛不忍急疾以圖功故爲奔走非難爲腹心則難孰意武夫識深而濟之以學更未嘗以懷才欲試之思自矜其偉業則公侯之志念彼固有以合其隱矣洵可歎爲文乎爾當其馳驅林野武夫亦自安于賤業之常耳然偉度越人而隱微其質發已潛通乎主志則君臣遇合原不待風雲感會之期也又何必推公侯之心置武夫之腹而始稱明良之盛事也哉抑其出入林舉武夫亦相忘於化日之下耳然聽領非常而懷來可告則已默喻于君心則主臣結契更不待一堂握手之時也又何必以武夫之腹度公侯之心而始識泰交之弘模也哉罝兎非有才之地而所見皆碩輔武夫非興起之儔而所遇盡名臣是何賢才之多歟○腹心同心同德之詞須知公侯翼翼小心是何如之心文明柔順是何如之德若將武夫看得智深勇沉可以翼運佐命不惟抹却公侯忠貞并武夫亦沒身分矣文妙貼切文王心事講一語不涉誇張又確是未遇合時懸斷之辭豈非妙作○兎罝三章咏嘆文王德化之盛故草野多產賢才所謂于斯好仇腹心原非公侯藉此以潛移股肱也史稱西伯陰行善一語皆有以兆此

實錄不如退之琴操中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二句猶見文王心事數十年來庭兎罝章文者皆被俗儒看壞了甚怪之讀此及王君啓運干城篇可以一正俗解之謬矣

兎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章全旨○全詩總是采物而歷敘其事之始終也雖無淺深而語有次第首章言求物之事次章言取物之事末章言得物之事詳賦其事便有相樂不可分兩層看家室二句是推采芣苢之由化行俗美又是推家室和平之由皆從子說詩之意詩人口中極開極冷自說詩者見以爲此化行俗美家室和平之所致也若硬將此添入詩人口中則失之矣須探出優游自得有一段太平無事光景便是相樂意若說得泛致佳况與前上浪遊者何別○吳氏曰通篇言樂不說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詩作者不可添一事讀者不可添一言只開開說去則王民皞皞之氣象自見○詩有無事二字自和上生來非女工之暇也

采采芣苢（音浮　音以）薄言采之（叶此禮反）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叶羽已反）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産難

【串講】賦芣苢者曰物類以時而榮人情因物而適吾儕今日其何爲也其相與采芣苢乎方其始也采采芣苢則薄言采之遊彼微行而求其所生之處焉然吾觀勞而寡獲天下之相需殷而相遇疏者往往然也今何幸采采芣苢則薄言有之而過于道左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堪慰藉伴之游也哉

【疏解】此章乃始求而既得之詞求其所生之處曰采得其所生之處曰有○

[illegible]薄言發語詞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都奪反）采采芣苢薄言捋之（力活反）

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串講不特此也采采芣苢亦既有之矣則見其盈疇而聯綿者穗何能舉乎則薄言掇之拾其穗不并取其生也然吾觀秀而穿實天下之有其穗而無其子者往往然也今何幸采采芣苢子又纍纍然乎則薄言捋之取其子亦并棄其穗也一掇一捋之閒不足遂初采之願也哉

疏解此章是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詞拾其穗之在地者曰掇取其子之在穗者曰捋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音纈之

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串講不特此也采采芣苢拾而取之豈遂遺之也捋之既多非手之所能握則薄言袺之貯芣苢于衣而執其衽雖多取亦無憂也然吾觀執之過勞久而猶玩天下之物于始而棄于終者往往然也今何幸采采芣苢復有帶可扱乎則薄言襭之提衽爲勞者不妨收之帶間之逸也一袺一襭之際不已足此日之情也哉言采而出采畢而歸吾與汝之所爲者若是已矣又何他求乎吁此可見文王德化之盛矣

疏解此章是既采而携以歸之詞捋之多則一掬難容故袺而貯之衽貯之既則手執爲勞故襭而掖之帶間也蓋將携歸之時不宜再言便于采摘意○劉安成曰衽者衣之襟帶者腰之帶自采之至襭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附錄全章錢虞鼎文并文評以資觀覽○三咏芣苢而得其事外之情焉夫芣苢之采亦采之已耳其事無可紀其情有足致也此以爲盛王之風也歟且夫揚聖化者不必言其齊泽之所施與夫謳吟之所發也而即其偶及之事皆有以得其所由及之端有被化始于閨中而樂意形于言外者矣爲之賦芣苢曰吾儕幼習女紅惟以約其閫內之睽鳳燭孚調閫勤念于陌上之觀秩是微行求桑之餘寓目郊原則所謂芣苢者皆日用之資而其質已亟亟矣今者盛之暇乎無杼柚之勞心而此閨之閒復多儔侶之歡得盍相與采采乎于以采之而此非芳亦之玩彼亦寓覽勝之思則薄言采之矣于以采之而此振蘩生之原彼亦鼓繁衍之地則薄言有之矣天下有意之所厚即爲願之所[illegible]不厭多而聚取不厭既如此芣苢者乎亦再采采而將落其寔兼取其村則握之可也亦再采采而有用既存無用仍棄則捋之亦可也天下有作親虞其奪而兼取又患其豈得借捋取之工暫寄海留之迹如此芣苢者乎采不一采而以手握者易取其芳榮以衣貯者無改其菁倚則袺之是也采不一采而掬之既盈始慮其難携衽之待執繼復慮其重困則襭之亦是也天下有托歎心于衆適之場收寔用于不爭之地而以虛往者以寔返以勞治者以逸終如此芣苢者乎今而後倘改歲而執懿筐尚無忘此采采行踪矣噫彼其娛暢之懷因寄諸芳之外而和平之化即可得諸托物之中雖未必甞耳之應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從題前斜徐領入無非相擧意已恰在个中點出芣苢後循次敘得逐層變換併此股末一棒通體俱靈斷起斷收純是大家風味

芣苢三章章四句

喬木章全旨○此詩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反覆咏嘆之意以不可求句作主詩人見女之端潔不可求故美之非真有求之之意也江漢之喻秣馬之願皆根此來首章已有敬悅意下二章復申嘆之不可以上作游女不可求下作敬敬之誠說也總要就游女身上想見他令人望而知敬光景若認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地位先低矣○興者興其不可求也比者比其不可求也既興而又比是反覆咏嘆之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叶古曠反不可泳思叶于誑反江之永矣叶弋亮反不可方思叶甫妄反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咏嘆之也

串講咏喬木者曰習俗易以移人間有克自振拔者亦僅得之賢人非可望之

女子也。今觀江漢之游女，何其變化之速也。夫木下垂則陰庇人，竦則陰少。彼南山有喬竦之木，陰不及下，則雖有蔽芾之高，皆無蔭日之用矣。吾知行役之子，雖當跋涉之倦，遊欲休焉息焉，而有所不可也。況漢皋之曲，有出游之女，非猶前日之游女也。此邦之人既閑焉歆，而此都之女尤亦兩貞，一見而知其端莊靜一，豈可得而妄求之乎。游女之貞如此，譬之漢廣，上際飛瓜，下接荊湖，畔岸其無方焉，津涯其莫測焉，因若是其廣矣。揚帆而渡者，且有乘危之恐，況欲抑之以游行，吾未見其有濟也，不可也。譬之江路，東南天塹，蕩焉莫涯涘，森若星而必之，障百川而東逝，因若是其永矣。臨流而歸者，且有望洋之嘆，況欲乘桴以利涉，吾未見其克濟也，不可也。然則游女之不可求，猶漢之不可泳、江之不可方而已矣，豈復前日之可比哉。

疏解：下竦無枝之木不可休，端莊靜一之女不可求，故以為興。不可求，即是首其德，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遠，不形于動靜，使人望而知敬，森有感于可求者，而深嘆此女之賢，故曰非復前日之可求也。若謂昔可求而今不

可求，則謬矣。此章游女與下章之子，內要入端莊靜一意，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性情言。此見游女容德于靜源。即漢之廣而江之永也，君人觀此于游女，即漢之不可泳而江之不可方也。不可泳不可方，緊靠著漢廣江永，不言泳之方之者，說漢水合江則廣，故言泳；江則其流本長，故言方。廣，濶也，以截廣橫渡言；永，長也，以順流上下言。○把江漢廣永來形容，分明見清流北瀉，天塹莫踰，與隨波延流者大相懸絕，故曰不可泳不可方。此是本人中喬木，女中翹楚，故下文以此起興。○陳大樹文云：喬柯在望，息影何心；二水橫分，乘流永斷。窕窈江漢，彼何人哉，數語括一章之義。○劉安成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隨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比假製之殊，備見于一章之內，後皆做此。○鄒泉曰：周為河洛，召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蓋在于此，而閨中之女自然不可求矣。此仍是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非復前日之可求，因見化行之妙。○楊慶源曰：詩人必以游女為言者，出游之女猶如此，況于閨閫之內乎。○孔氏曰：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矣。○附錄漢廣四句，郭正域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人欲于女德之貞，而以江漢寓意焉。夫江漢之不可以易游也，惟其廣且永也。此猶于女而女德之貞可想矣。昔文王之化漸，而江漢之俗變，雖一女子之貞，有斷不可易者，故詩人喻以美之曰：惟茲游女之不可求也，吾何以形容之哉，譬之江漢然。天下之水，人固有從而泳之者矣，此亦因其可泳而後人泳之也，或者其未廣也。漢之水何水也，無畔岸矣，無涯涘矣，其廣何如也，而可泳乎。夫以泳而求濟，本非利涉之道，而況施于不可易濟之漢乎。吾恐漢之廣自若耳，吾其能如漢何哉。然則睹斯漢也，其行之心可以息矣，彼不自量而以泳施之者，不知漢者也，不可也。天下之水，人固有從而方之者矣，此亦因其可方而後人方之也，或者其未永也。江之水何水也，源則深矣，流則長矣，其永何如也，而可方乎。夫以方求濟，本非涉川之宜，而況施于不可易濟之江，吾恐江之永自若耳，吾其能如江何哉。然則臨斯江也，妄濟之心可以已矣，彼不自量而以方施之者，不

知江者也，不可也。然則南國之女，涵濡乎聖人之化，亦廣且永矣，自屬夫之德，猶江與漢矣，孰謂游女可求哉。○文境空靈，筆機瀟洒，如子瞻夜遊承天寺，竹影歷亂，荇藻交橫，飄飄然不復知身在人世間也。○欲說廣永不可泳方，先從未廣未永說來，及正落題面矣，又展開一層，今人必無此頓宕法矣。于此服先輩之能放能收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上二句乙酉江南　辛卯江西　辛酉河南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衍）講：夫游女之賢如此，吾人之好其德者，將何以致其情耶。彼翹翹于錯薪中者，不有楚乎，雖咸刈者之內，而有特生之勢，其動人之欣慕何如也，我則振斤以從而言刈其楚矣。況之子備端莊靜一之德，固吾所欣慕之無已者也，使其順時以于歸，乘有馬矣，我則願為之秣其馬焉，蓋好德之心，雖賤役有所不

[illegible]言不觀之漢與江乎漢之廣矣終不可得而泳也江之永矣終不可得而方
也之子之于人以敬長亦猶夫此而可以非禮求之哉○附錄翹翹二句趙士
驟文非載文評以齊觀覽○漢女貞潔者爲取興于刈楚焉夫錯薪可刈也而
必于其楚非以其翹翹者有異乎詩人衆游女之貞潔也故再爲之取興曰凡
樹自特之槩者亦何必猶枝絕葉始示人以難近哉卽在叢雜之中而孤標自
披有益足動人景仰之思爾彼游女之不可求擬之江漢似亦可以息所求篤
矣乃吾又不能無感于刈薪者也夫薪之爲物非散木勿以充爲其材苟無所
薪也然必盡灌莽而收拾之則天下皆納穢之區矣抑薪之爲物其秋柴必以
游爲其用之有所宜也倘必從閒落而始析之則天下鮮高尚之情矣不見彼
翹翹錯薪耶言刈其楚所必然者于雲蔽日之姿擢秀巖阿以老其材爲實錯
薪非其抱也伊亦披離叢澤任樵蘇者之自給歟孰意有其楚焉同列羣材之
中而獨延其峻起之節採斤者似不能舍之而別寄也姑抱此言刈一念相實
于叢山之外已矣○秀匪秀之品日婦用谷以蘇其潔爲貞錯薪又非其借也

伊亦叢棘阜原供芻蕘者之自便歟不意有其楚焉蓋處大地之內而特[illegible]
標上之奇謀獲者若不容置之而他適也聊深此言刈之情商寄于新章之餘
已矣其在王公則厲之天祖而蘋蘩蘊藻亦藉是以湘瑕翹翹者寧終付之不
錄然取之有稍若迫于言刈而以秀特之標況試之獵夫牧豎之手不亦重可
惜乎我知其不然爾其在士庶則溉之釜鬵而瓜壺苴荼亦用是以烹焉翹翹
者寧令沒之寒泉然待之有時荷奚思言刈而以拔起之性沒于以捆載然後
之爾不幾自貽阻乎當爵爲變計爾嗚呼草木無情尚秉幽貞之節婚媾有典
敢希真味之投我于遊女亦徒深此言秣之誠而已矣○言刈非其刈猶言秣
非其秣也將言刈而活與庚午楚中夏君諱大夏刈蔞區所見略同似出乙酉
南闈辛卯江右諸墨之上○從來作此題者說得薪與楚沒甚分別豈知錯薪
中有楚翹翹者正指楚言也何何從上不可求落想十分爲楚珍重正十分爲
游女息心時文一班鍾情軟媚語可謂刊落殆盡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講]再觀翹翹于錯薪中者不又有蔞乎混居灌莽之間而有矜持之致其動
人之悅慕又何如也我則荷鋤而前而言刈其蔞矣況之子其端莊靜一之德
固吾所悅慕之已久者也俟其順時以于歸乘有駒矣我則願爲之秣其駒焉
盡愛慕之心誠雖卑役亦所樂爲耳不觀之漢與江乎漢之廣矣終不可得而
泳也江之永矣終不可得而方也之子之于人以敬畏亦猶夫此而可以非義
干之哉夫游女之可悅而復可敬如此非被服乎文王之化能若是乎
[合解]此二章即上不可求意而反復嘆之也錯薪之楚與蔞我所欲刈之子之
馬與駒我所欲秣此興意也楚與蔞皆是薪中之翹翹者刈之不欲其雜于薪
也于歸未然而與望之詞秣馬秣駒術六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之意是猶其
不可求而設言以見好德之誠非真欲秣之也此四句要貼悅之至漢廣四句
來貴無已要貼敬之深較上更進一層○朱豐城曰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

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
之化不于其他而必于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錄一漢廣以
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音焚]今讀○此詩總是追賦之詞作于君子既歸之後首章是追言未見而思
慕之情至次章是述其既見而喜幸之意深末章是閔其勞而勸以義而慰勉
之詞正雖以不我遐棄句作主而精神全在父母孔邇上蓋悲歡離合人之常
情也惟于久別之後而絕無怨上之言反以忠義相慰所以爲難○前二章篤
于夫婦之仁後一章篤于君臣之義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
正止乎禮義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音梅]未見君子惄[音溺]如調[音周]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
饑意也調一作輖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

役所歸日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串講〕汝墳者曰人情甚無樂乎相聚也然從離而得合則慶幸益深矣今而思昔則惄愵彌切我于君子之歸固喜之至矣然當其未歸也我嘗遵循彼汝墳之上于木之大者不可以薪取也則伐其枝之條木之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則伐其條之枚此蓋為往歲之事矣彼一時也君子以供役之故而未歸雖欲見之而未有期也睽違之感日切于中思望之情時縈于念殆惄然如飢之重而不能堪者斯則相遇之疎皆恐其不歸也而豈知有今日之樂乎
〔疏解〕首二句是追賦去年事不可作自敘其採薪之勞蓋感時而興慨也此時而未見君子蓋猶供役也惄如何貌是形容其思望之情凡人飢而思食其意惄然婦人思君子之切一似重有飢者故曰調飢○嚴華谷曰親伐薪則庶人之妻也○惄是飢之意如飢之甚口思食而不得食也非真為飢而言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肄音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肄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

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串講〕然天時以漸而移物類以時而變當夫今歲遵彼汝墳之上伐其成枝之條又伐其復生之肄蓋已有踰年之感矣此一時也觀時序之推遷我心方鬱結也而君子適畢役而來歸而昔之悲未見者今幸其既見焉邂逅重逢室家懽聚君子終不以道阻且長而遠棄我也斯則感星霜之兩换慨歲月之遷流物以絶而逢生人久離而乍合喜何如哉今而後調飢之念殆與之而俱釋也
〔疏解〕伐條肄是今年事○孔疏肄餘也如今之蘗生者木之由芽而莖由莖而肄者而今又供伐此時忽見君子正是畢役之期遐棄非推擬語也招下王室如燬看來其有日夕離憐相見無期之虞末亦挽上調飢意

魴（音房）魚赬（音稱）尾王室如燬（音毀下同）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别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于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串講〕雖然惡離思合者固我婦人之情而供役忘勞者實爾臣子之義彼魴魚之尾本白而以勞之之甚則白者赤矣我君子勞于王事以至憔悴何以異是夫爾之勞既如此而觀彼王室政方酷烈如火之焚而未已即欲息其勞容可得乎然王室之政則雖如焚但今日之役西伯之命也王室之虐雖未已西伯之德不可忘懸鮮之澤無殊物育之恩懷保之仁有同撫摩之愛是即吾民之父母也倚之依之猶在家庭之近爾既以父母之命而供王室之役亦當以父母之心為心而不可以王室之勞為勞矣夫婦人于君子既道其愛喜之情而復加以慰勉之義非德澤之深風化之美何能致是哉

〔疏解〕首二句是借其勞下是勉之使忘其勞也君子往役二年而歸夫婦相見覺其容色已大異于前故以魚勞尾赤比其形容憔悴王室如燬言征役未已只就上句見得雖則句輕不過起下文耳父母以文王之德澤言只以父母還他勿露文王事孔邇就父母上見文王于民飢寒疾苦無不體恤民之仰之依可親猶如膝下一般故曰孔邇非以地言也以父母之命供如燬之役雖有頳尾之勞亦可為父母忘之矣○滕士樂傳汝之勞既如此如此二字包魴魚頳尾一句○比止首句似當截然註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語意緊相連則仍兩句一連也○張南軒曰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歸以周之故未至于畔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宗保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輔慶源曰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而汝墳之民尚以文王之命服紂之役則文王之德入于人心者可見矣不惟此也至于婦人亦知以文王為父母而勉其君子以尊君親上之意則文王之化殆不可及矣○白樂之曰斯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自私然呼文王為父母也[illegible]

之辭意傷矣○鄒臣虎曰有父母孔邇民情便見文王與王氣象○詳通篇云紂命文王典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旁皆受命于文王者也此云王室如燬者當是文王率之爲紂役而紂虐用之耳豐岐在西北江漢正當其南汝墳則更放而南當在虞芮之傍荊蠻之左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序詩者先江漢次汝墳也未見既見皆欣喜敘述之詞末章則慰藉之語也○朱豐城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矣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志之專愨者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于桃夭而見化之行于國中者如此觀于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于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爲哉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章全旨○全詩合子孫宗族說以親疏爲次第也振振二字是通篇之骨

註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此不過推原公子以下仁厚所由來乃是商一層語○正意只重麟趾定角仁厚與子孫宗族仁厚耳麟惟仁故足不踐類不抵角不觸無一體之不仁公惟仁故一傳而公子再傳而公姓又旁及于公族無一人之不仁吁嗟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爲麟非擬其同于麟也要其所爲麟亦只如後世詠天上麒麟之類文王方服事殷作詩者豈如後人稱說命符遂以興王期之此處須說得渾融○人何公字要著眼然只說得公字便了若公下又找后妃便是畫蛇添足

麟之趾振振(音眞)**公子**(叶獎里反)**于**(音吁)**嗟麟兮**　上二句丁酉江西　辛酉福建

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乃是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

〔串講〕歌麟趾者曰國家寔長之慶必徵諸後嗣之賢但治法所垂作述不甚相遠而心源難接縉紳未必同符今何幸躬逢其盛也彼物莫不有趾而惟麟之趾則極其仁厚其措之而無所戕者一見于生草之不踐其出之而不相害者一見于生蟲之不履焉益有麟之仁厚斯有趾之仁厚也況我公以仁厚爲德而我公之子漸被于家庭之化深矣吾見慈惠惻怛之念一太和之流行也易直子諒之心一坤厚之載物也振振者其公之子乎夫麟爲聖人而出固治世之休徵也今公子之仁厚若此則奕世之人心可結異時之國脈可培周家一代之祥盡在是矣吁嗟公子是即麟也而何必形類哉

麟之定(音訂)**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

〔串講〕然麟之仁厚不特見于趾也言乎其定未嘗抵物則亦仁厚之至矣況我公以仁厚爲德而公姓化之雖在幼沖而慈祥之意已浸灌于髫稚之時其振振而仁厚也猶之公子也夫公姓之爲福于天下者其在歷紀移風之日而今

固可預想也吁嗟乎是即麟也以繩祖武以綿世澤不于是而有賴乎

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串講〕然麟之仁厚又不特見于定也言乎其角未嘗觸物則亦仁厚之至矣況我公以仁厚爲德而公族化之雖在宗支而藹吉之休已蒸被于家庭之際其振振而仁厚也猶之公姓也夫公族之爲福于天下者其在屏翰藩宣之日而今固可預卜也吁嗟乎是即麟也以輔天家以光藩牧不于是而克藉乎夫麟不啻于家而文王之一家皆麟也不恒有于天下而文王之奕世皆麟也觀其德足以配麟之仁可以見王教之遠邇觀其端足以配麟之祥可以見王業之成焉一代之興夫豈偶然之故哉

〔總解〕三章總是詠嘆子孫宗族之賢○黃幼玄曰國家元本不可傷壞文王一生懷保惠鮮父母孔邇其子孫渾厚敦篤寬大鴻慈把祖宗的元氣天地的和氣培養得完全他日畢萬邦靖海內爲世不拔的根本完完全全却不爲太平

佳瑞與王休徵故曰吁嗟麟兮○董氏曰麒麟在郊藪應運以為祥瑞○孔叢子曰唐虞之時麒麟遊于田藪古人言治之極必假此為應○振振註訓仁厚貌仁則慈祥愷悌而不失之殘忍厚則寬大含弘而不失之深刻其有聰明不露渾樸未離氣象故總謂之振振吁嗟麟兮句且勿說與王意只云猶言昌大之祥可也註王者之瑞亦自麟言之○由子及孫者言聖化之所及不一傳而遂已也由子孫而及族屬者言聖化之所漸由親以及疎也○漢終軍傳曰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劉安成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圉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圉服盡也○附考發緒知武成稽如日不顯知成康其他晉衛曹滕皆能為文昭以秉文德卒成周室之治而轉爲曆之祚則麟不有其徵耶○觀此詩則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周家忠厚立國而子孫宗族皆化之是以上下數百年間太和翔洽而能長世耳○附錄麟之趾全章積雲嶋文并文詩以資觀覽○歷啄家仁之化而嘆王祚之遠也夫子性宗族志仁則造福於天下者大矣而孰非王仁所感哉詩人

所為詠麟趾也若曰稽王祚者必徵其世而觀王化者不出一家何者天下固以王家之化為化而王家又以天下之祚為祚也吾觀物之仁者必稽麟至頑合并乃成為天地之仁氣而宇內亦幸一見以為祥王之仁者必由齊及宗合并乃成其為帝王之仁功而天下尤幸登見以為福故麟仁則趾亦仁而光振振公子是皆弟者之所甄陶也寫貌者之所涵濡也潛龍育德則純粹自眸已足誕膺一代之人心出震繼離則世德蕃隆尤足培養再傳之元氣吁嗟乎公子其即麟也乎乃吾由麟定以觀公姓而知公姓又一麟矣彼雖幼沖而慈祥之化自稽而已浸灌之振振乎猶我公子也我思公姓之為福於天下者其在厥紀移風之日乎而今固可預想已吁嗟麟兮其祚豈有窮焉乃吾由麟角以觀公族而知公族又盡麟矣彼雖支庶而雍睢之敘自庭闈而已被服之振振乎亦猶我公子也我思公族之為福於天下者其在屏翰潘宣之日乎而今固可偏卜矣吁嗟麟兮其祚又豈有窮焉當夫修閒暇以篤宗盟則元于元孫至于兄弟其慈和一脈又融乃洽者粉以宜暢王室之仁恩及夫守家敘以為世澤則一祀再祀逮于本支其忠厚相承保大定功者猶以教固周家之長祚信乎麟之德麟之瑞盡在我公也關雎之應豈誣也哉○與意正言直提而入元氣渾淪於公子作主下兩章相承說下格法化板為活三章末句嘆麟即嘆公子公姓公族原非隱顯與意文獨合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兎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致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詩經集成卷之一終

金陵陳[illegible]

召南一之二○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
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鵲巢首全吉○通詩是興其以令德而安享令儀也[illegible]禮次言來送之禮末言合成之禮意只三平而重在之子于歸上之子下要點出專靜純一之德。專靜以有常言純一以不二言本文未嘗說出德字然之子非有德何能當此百兩哉原只後言婚禮無德意在言外○居謂始來據之方則爲其所有盈則已類聚其中矣婦人不以有才爲賢而以無才爲德專靜純一婦人之德也若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御之將之成之各有安然之意○詩柄南國諸侯乃女子之父嫁于諸侯則女子之夫也家人美之就夫家之人言蓋婦人以夫爲家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叶姬御反**之子于歸百兩**如字又音亮**御之**音迓叶魚駕反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串講 歌鵲巢者曰我南國幽閒淑女之風既召子以成嘉命則當定祥之後曰鵠之初禮數不知若何稱盛而不悶今觀之之子也蓋鵲以巢爲家惟彼鵲之有巢完固之巢也惟彼性拙之鳩皆來據而居之而有以享成巢之安矣况此之子備專靜純一之德則其于歸也我國之往迎者備之以小君之儀而御之以百兩之盛是禮也不亦可美哉

疏解 鳩性拙室居成巢女有德室享盛禮此興意也下二章略同無非媚儀是婦德無成有終是妻道甚似鳩性之拙註鳩性拙二句是解鳩之不能爲巢補正是其好處興意不過言鵲巢甚固鳩得居之百兩甚儀之子安之而已之子不言德正借鳩以見之也百兩極言其盛但百兩亦是常禮必女子之德足以稱之而後見其宜不然廖季之車宜姜之服適足遺羞耳御之是指夫家來御而言○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註中或有二字原活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故以之取興若說鳩一定奪鵲巢便非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串講 維彼鵲之有巢完固之巢也維彼性拙之鳩則安方而有之將送爲安居之所矣况此之子備專靜純一之德則其于歸也彼國之來送者但見亦有百兩之車軫相接焉是禮也不亦可美也哉

疏解 方與居有別居者猶一時之暫方則爲其所有故註云方有之也奄有之以爲其所也亦須見他性拙處將之父母家人送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串講 維彼鵲之有巢則維鳩盈之孳息蕃衍而群類之盛咸集于其中矣况此之子備專靜純一之德則其于歸也我國有百兩之迎彼國有百兩之送諸媵姪娣媚其迎門無曠儀無缺典而大昏之禮于是乎成矣倘儀從之不均輪轅之不飭何以成兩姓之合百年之好哉信乎有是德斯有是禮也而女子之賢敎化之洽于兹見矣

疏解 衆媵姪娣朱子是因盈字起義見得與有取意定點在成之內非謂鳥有衆媵姪娣也成之主迎送皆百兩說而以衆媵句帶言方完成字義所謂無曠儀無缺典先王制禮有之不敢廢是也凡禮物不備則爲曠儀爲缺典難以語成今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而婚姻之禮大備非成而何○成禮非婚姻之六禮只是嫁娶時之儀從○成之總承迎送註亦無明文後人雖從首章註送御皆百兩句看出亦不得謂成迎送之禮蓋車至于百兩則朱幘翟茀之輝映和鸞脩革之騈闐禮其有不成者哉大抵此詩只重之子于歸上迎送之盛只帶說○按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一娶凡得九女所以廣繼嗣也禮二媵次于夫人而貴于諸妾者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者也○楊龜山曰

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于諸侯大夫刑于寡邦無二道也○張南軒曰后妃惟有幽閒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惟有貞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大凡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章全旨○通章總見夫人助祭而始終能敬也首二章是采蘩指未祭時言僮僮二句是薦蘩指方祭時言祁祁二句是徹蘩指祭畢時言○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事三章言其容俱要本公侯說來夫人雖備內官然事則公侯事也夫人雖主東房然宮則公侯宮也即末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須緊貼諸侯夫人方得不得大夫妻夫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叶上止反　上二句癸卯浙江

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串講]賦采蘩者曰國君之有祀典賓備物以致孝也而庶豆用將則主婦亦有常職焉若我夫人之奉祭何如耶彼沼沚之中有蘩生焉是可以薦鬼神者也我夫人于以采蘩則必躬親澤畔遂竟旁求或于曲池之沼或于小渚之沚矣是果何所用乎蓋公侯有事于祭則主婦有薦豆之禮事係明禋不得不夙戒以供職也故其采蘩也將以用之于公侯之事耳是雖品物未薦而一念之精誠不已形于備物之始乎

[疏解]此與下章是未祭之先預備祭物而一念之誠敬已著于此○孔疏曰蘩非水草此言沼沚者謂于其旁采之下章澗之中亦謂于其曲內有博采無方意重躬親上然不必泥定手摘使人取之而身蒞其事即是躬親詩人偶拈一蘩亦是舉一以概餘也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四豆之實者有菹○通解菹之類有七而蘩與其中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串講]不特采之于沼沚也彼澗之中有蘩生焉是可以薦神明者也我夫人于以采蘩則必尋其兩邊廣搜爲謀而復于山夾水之澗中矣是果何所用乎蓋公侯祭于都宮則夫人有菹醢之薦祀廟告虔不得不庀具之躬親也故其采蘩也將以用之于公侯之宮耳是雖祀典未舉而明德之惟馨不已若于獻物之初乎

[疏解]此二章一串說下夫人采蘩者蓋五廟之祭公侯主祭祀主婦主薦豆延以菹醢故也宮都宮也即薦蘩之處君主灌獻而夫人亦有薦豆之職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君位阼階而夫人亦副褘立于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宮

被音皮**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音旋**歸**

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爲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

[串講]詩而是而當祭也則蘩有事于薦矣但見夫人之被僮僮然既與首容相安還若與首容相制蓋身不傾側故被亦竦敬也斯果何時乎乃蘩組方奠祀事方殷夙夜在公之時也誠敬之見于薦蘩時者如此及其既祭也則蘩有事于徹矣但見夫人之被祁祁然既與足容俱退遲若與足容俱留蓋心不欲遽去故被亦有儀也斯果何時乎乃蘩組既徹祀禮告終薄言旋歸之時也誠敬之見于徹蘩時者如此夫祭而能敬難矣敬而無間于始終尤難矣此夫人所以爲賢而文王風化入人抑何深也

[疏解]此章見誠敬之存于中而著于外者如此也上二句是執事之有恪下二句是終事之不遽敬不可見而見之于被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意若有以將之也祁祁行有節而被不急遽意若有以留之也夙夜在公何要黙沼沚之毛于此乎獻澗中之品于此乎陳薄言旋歸何要黙公侯之事于此乎終公侯之宮于此乎離意總見統始終而與公侯合敬且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

被者編髮爲首飾若假結然僮僮竦敬但就被上發揮不是言敬之人
而其人之恭德精神自可想見夙夜當夙而夜從是昧旦時候天光何嘗為夙
時昧未分為夜乃是一時事不得以自旦至夜言即家語所云昧明行事之候
在公在公所也朱子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謝疊山謂是齋廬之類此正祭將
舒就地觀歸者自謂反其燕寢○方氏曰祁祁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遲遲言
思親之心達乎外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章全旨○通詩總是感于物而切于思也各上二句是感時物之變下是切
思念之情皆以未見而發作主其說既見方樂者止說未見則憂未能已也蟲
鳴阜螽采蕨采薇皆君子去時所未見者而今忽見之故曰感時物之變此乃
一時所感非時物屢變之謂微微憂之深不止于忡忡矣傷則惻然而悲惙則
無聊之甚不止于惙惙矣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降則心稍放下悅則喜動
于中夷則心和氣平此既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總是反覆道其憂思之意

詩稱諸侯大夫是諸侯之大夫非諸侯大夫並言○葉臺山曰未見而憂必既
見而喜見其思出乎正而有貞靜純一之意惟有貞靜純一之意故與卷耳詩
一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叶乎攻反）

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
辭覯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
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串講］賦草蟲者曰物類每因時而變化人情恒感物而興懷予之思君子矜將
與時俱進也向我君子行役之時草蟲未聞其有聲也今則際茲庭之寂寥托
哀吟以自訴喓喓然鼓翼長鳴昔所不聞者而今忽聞之矣阜螽未見其有形
也今則感秋氣之飛條躍健翩以相赴趯趯然踴躍爭先昔所未見者而今忽
見之矣物之因時而變也如此此也感時物之變係思君子之未見並其懷抱
鬱心有會不傾身之寄焉使其猶有意外不測之虞此時之心不惟忡忡其勞寧
有必也亦既見止而欣若之可親亦既覯止而喜悅之可親然後忡忡之心庶
乎可少下耳否則何以慰吾之思乎

［說既］喓喓是聞其聲趯趯是見其形人無所念即聽草蟲之鳴見阜螽之
躍亦漠然不相關切惟意有所感而景物之發自來于前益見觸深閨之徘徊
耳非有所聞有所見而始思君子也詩稱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句勿泥降
字緊頂忡忡忡忡懸而上也降則上者下矣猶云放下心也見見親其儀容說
是接遇宴邇之際未見既見不平重未見既見既覯乃覆為極詞之詞此要
心必見君子然後解也○附録喓喓草蟲二句陳子龍文非文評以看觀覽○
觀二蟲之相應而感時之念深矣夫草蟲阜螽鳴躍相同時物之變遷也如此
能無感乎若曰甚矣人之不能已于情也蓋所自存非物之所能解而念所未
及又往往有物焉以動之況于愁思之消積時之久景序之變日來于前乎夫
人不能無所務故于歲月之遷大約忽忽不知耳而于自獨處以來幽居多暇

感物紀時聊以永日而已人本無關于物故于蠕動之物大約泛泛不察耳而
于當別緒無端愁思善觸尋常景狀懷之難忘而已草蟲既告予以嚶嚶而鳴
時之類有所不得已耶阜螽又示予以趯趯而相見之類有所不能強耶夫方
其長繼而滋液之氣條而為蟲彼草間之所出耳其亦何所念而鼓翼長鳴音
調憂急經荒庭之寂寥托哀吟以自訴在彼不知予之嘆息也而予則悲之悲
此聲之何為而來也夏時蒸濕而高阜之上生而為螽彼阜中之所化耳宛若
有所應而示飛征躍跳踰甚感涼颸之紛排竦翅鼓翮以相赴在彼不見予之
瞭瞭也而予則思之思此景之何時而始也蓋螳螂之屬每當溽候而生而羽
化之蟲又見陰風而動豈小物之羣游即衆芳之將歇乎荒庭翳陰似切切以
私語而空庭徧見趯趯而避人豈二蟲之相娛當于情之悵然乎夫人所不
能變耳而物皆能化窮崇旬日之內而或解甲以出蟄或勤股而示躍予方愁
其轉盼而物已其其彖狄矣當無聊之會而不能察其生長忽奇耳目而驚心
物之以微而自隱也人以為獨有情耳而物豈無知則旋停不之間而或振上

而倡吁哀囡風而託邪于方見其岑寂而物已惕焉僻棲矣以至啟之類而忽然見其性情逆毬而美之必合人之以意而相求也詩聞織羽機情思婦切之能仰秋蛩哀斷壯士嘆其悲凉物之移人也如此○爲詩人者情狀高深不得蒼直不得切景較文聲譁縱嚴然無一筆淺陋近觸端然雅宗○中二比刻苦草蟲阜螽特于格物後隨俯股反從思婦當身切入題面音調凄凉却是正風詩人語絶非變徵之聲故妙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憂貌

串講於時物之變豈特草蟲阜螽而已哉惟彼南山可陟以望君子之所在也而有蕨生焉則言采其蕨矣蓋時物之變又于蕨而有徵也斯時也我猶未見君子而道里悠遠音問莫卜憂心且爲之惙惙而莫釋矣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然後心之惙惙者始轉而悅懌耳否則何以爲吾心之憂乎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謂迷陽者夷平也

串講於時物之變又豈特一蕨而已哉惟彼南山可陟以望君子之所在也而有薇生焉則言采其薇矣蓋時物之變又于薇而有徵也斯時也我猶未見君子而音問久疏安危未諗我心且爲之傷悲而難解矣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然後心之傷悲者始轉而夷平耳否則何以紓吾之悲乎夫大夫妻感時物之變因動其懷人之思而初無怨尤之意洵可謂貞靜純一之至矣非被文王之化而能若是乎

疏解此章與上章皆一意總是發思之情及候道之阻登山是託以望君子非托言也此意輕不過引起下文只重蕨薇之變上隨其所感動其所思時物之變展至大夫之役未還憂念之情其能已乎悅字緊頂惙惙夷字緊頂傷悲惙惙是聚也悅則聚者散矣傷悲憂成疾也夷則疾者平矣前得流連聆樂無[illegible]已之情○鄭氏曰迷陽乃化物之惡而害則礙人之行故莊子稱接輿歌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註引胡氏不知其何據然亦必非即蕨矣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章全旨○此詩但要見誠敬意首章是未祭以前采蘋藻之事次章是既得蘋藻而治以爲菹之事末章是祭時設豆奠之事總重有齊季女一句上祭以齊爲主由采而盛而湘而奠登登說來皆有敬字意但末明言其敬也至末乃總承之曰誰其主此事乎乃能敬之少女耳非上而泥說而至末始言敬也俱要提大夫作主而季女佐之緣有主意○此與采蘩一例但采蘩見其始終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敬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串講賦采蘋者曰凡祭之道莫要于敬我大夫承宗祧之重惕處祀之儀其敬

不待言矣若主婦躬薦豆之職其敬宜何如乎彼蘋可以薦神明也而惟南澗之濱是生之吾見其于以采蘋則于彼南澗之濱焉左右是求雖躬親有所不惜也藻可以供宗廟也而惟行潦之中寔有之吾見其于以采藻則于彼行潦之中焉采擷手是摘雖褰裳有所不辭也其始而備物之敬有如此

疏解此章敘采物之敬采蘋必于南澗采藻必于行潦言所產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園蔬惟其穢而褻也故采苹蘋芹藻以爲菹籍田亦不用糞惟以香水灌柴取其潔雖蘋豆薺之而已考禮者所當知○采物雖重躬親然非必自爲之使人爲之亦是雖臭味未成而誠敬已寓于躬采之時矣○附錄首章發文分文并文詩以孫觀覽○兩咏采物之勤已足徵其祀之誠敬矣夫蘋與藻皆祭祀所必需者也而采之不憚躬親不即此可徵其誠敬乎詩咏大夫妻若謂從采祭之爲義也內惟其志外唯其物苟志存而物不備焉非所以交神明昭明信也故雖一爲微之物亦必躬必親行不憚乎厚之勞爲若我大夫妻之采祀可矣已想大夫之祭于家廟也牲牷衆多而不足

以看轉香而內職用褻能無有藉于溪毛之類即玉鏑之類供薦豆也採采蘋
幽証不用以充羞實而凡筵備物尤必有資于水澤之芳吾見其于以采蘋矣
蘋之為類不一小者為薸大者為苹若蘋則其大者也根株浮漾生乎水而出
乎水豈非濯汙泥而不滓者歟于焉采之將于何而尋芳也維彼澗濱蘋實
生焉位取南澗附求陽之義安流山澗爰合谷南之情雖既采之後其所以
貴重此蘋者吾不知當何如而即此紆時腕以相扌亦已無殊于擇揀之物也已
又見其于以采藻矣藻之為類亦繫在陸者曰高濱涯者曰藻若藻則在水者
也莖葉交橫產乎水而聚乎水豈非與蘋藻清漣而草萃者乎于焉采之將于何
而遊騁也維彼行潦藻實聚焉潦水不停似神靈之忱分來格行流常沈儼孝
思之條乎其前雖采之餘其所以別擇此藻者又不知當若何而當此挹芳
姿于水際更勿懈于摘取之宜也已吾得其芳馨一物亦足明敬而采蘋又采
藻者思吾之心不如此不可以告備也蘋藻雖微儼若與衆蔬雜羹其薦馨潔
于宗廟而敬愉夫親執其勞備流微補代取亦可將誠而于澗復于潦者用物

之志不如此不足以告虔也采擷始遍恍若與三齋七戒同伸誠懇于鬼神而
達惜夫躬承其事我大夫妻之可見者即采物已如此而況盛之湘之之各致
其敬乎○題即采物之勤見其褻祀之誠敬重在躬親採擇上文妙寫蘋是蘋
藻是藻絕不蒙混而于南澗行潦四字亦復貼切不浮至于題前補足一層題
後虛含一步澡思泉湧逸致雲興洵是才人慣筆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叶音舉）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叶音父）（四付癸卯順天　刊丁巳江南）　上二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
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串講〕夫蘋與藻亦既采之矣然採之于手者恐其速敗置之于器者見其恆飫
是不可無以盛之也于以盛之維彼方器之筐及夫圓器之筥一則中平而取
其任納一則腹小而利其提攜蓋蘋藻異名盛之各一其器者正使之無或混
也既盛之矣然濟之于水以堅其質必入之于火以柔其性是不可無以湘之
也于以湘之維彼有足之錡及夫無足之釜一則下通而火易入一則外全而
氣易蒸蓋蘋藻異味湘之各一其具者正使之無或褻也其既而治物之敬者
如此

〔疏解〕此章敘理物之敬盛而後湘循序也盛以筐筥湘以錡釜有常也循序有
常則嚴敬整飭可知矣○輔慶源曰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所皆
嚴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筐筥皆竹器錡三足釜也○筐筥
殊器不轉于合并以雜其芳潔之性也錡釜別施不混于烹甚以消其滋味之
宜也雖馨香未薦而誠敬已寓于盛湘之中矣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五反）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齊音齋）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
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
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串講〕夫是蘋藻也既已湘矣然設祭必有其處也則于以奠之果何在乎在于
宗室牖下焉蓋宗室乃繼別之宗不遷之廟牖下乃西南之隅神靈所棲也牲

牷粢盛可獻之物畢陳而奠茲蘋藻亦于此助其薦矣當是時有所為祭服而
修子道者即有所為副褘而修婦職者則尸此爲豆之薦果何人乎惟有齊之
季女也蓋主婦雖少而既嫻之忱溫恭之度固婉之有素矣是則蘋藻非祭明
德惟祭宗室非親克敬惟親而筐筥錡釜之薦皆精神之感格矣夫采而盛盛
而湘湘而奠事皆而志不厭時久而敬不渝大夫妻之賢如此非文王之化使
然歟

〔疏解〕此章敘奠物之敬宗室為大夫始祖之廟牖下乃宗廟中之牖下神靈所
棲之地奠是陳設于此尸之尸是為豆也尸非主祭乃主此薦豆之事齊字直
于采盛湘奠之中人若禮度出于素習即能敬不難今敬而得之季女非天植
之性而何○六帖諸侯之嫡子世為諸侯其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為
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若
諸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矣○朱子
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

王在豐所謂廟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王皆東向

采録三章章四句

甘棠三章全旨○通詩總是民思其德而愛之極其至也三章各上二句是愛其樹末句是思其德只是勿敢深于勿伐勿拜深于勿敗耳非時有先後之說也重在思德上思德故愛其人愛其人故愛其物若作觀物思人無棠閒添箸說何異萊公竹峴山碑耶○思召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思德字并愛樹亦不知何以至此說詩須會此意○註云其後人其去後言益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帳此非召公尚無患皆得以爲沒後耶然文王稱西伯而召公亦稱伯意布政在文王之時而此詩之作由于後人思其德始爲武王以後之詩矣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音拔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申講賦甘棠者曰至德深係乎人心之感人情恆切于去後之思惟我召伯息此南國今其去矣我懷如何不見枝葉翳翳而成陰條幹扶疎而並茂蔽芾森非甘棠也耶吾方欲灌溉栽培惟恐其不壽且茂也奚忍翦之以傷其生伐之以戕其性乎夫一物之微而深吾之愛惜若此者何也蓋亦念我召伯耳召伯何時循行南國以布王政冠蓋來臨嘗草舍于此棠之下今其人已去其迹猶存思召伯而不見見甘棠如見召伯也忍恐然慮其翦伐也哉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寐反召伯所憩音器

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

兼講蔽芾甘棠非特勿翦勿伐而已雖從而敗折之亦有所勿爲也豈一敗足爲此棠傷然召伯布政之時嘗憩息于此棠之下是可敗也召伯之德亦可懷也乃以推折之累而加之于召伯之憩所能忍之乎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召伯所說音稅

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申講蔽芾甘棠非特勿翦勿敗而已雖從而拜屈之亦有所勿爲也夫一拜豈不足爲此棠損然召伯布政之時嘗說舍于此棠下是可拜也召伯之德亦有可念也使以召伯之說而被之以屈曲之名誰能忍之乎夫甘棠不期于人之愛也而思召伯者愛之召伯不期于人之思也而被其德者思之思之愈久而愈切故愛之愈篤而愈深召伯之得人心如此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總解始則不忍翦伐之既則不忍敗折之既則又不忍屈拜之所謂愛之愈久而愈深也勿只惓惓愛護而不忍傷之故詞若相戒云耳若認真作相戒說則猶有不愛者存失詩人之意矣南人本常思伯之德故雖憩息之地亦深加愛戀而不忍忘○劉元成乃謂此詩是觀物思人然則平日全不思念必因物有感而後思之耶○或曰草舍乃草萊舍止之謂註中或字識得好謂布告之暇或舍于此而自蔽耳非謂必舍于此而布政也但以伯一舍之故而懷想甘棠與若伯稱然恐君民者無○劉元成乃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又刻舟之見○蔽緝拜謂萎下其枝如人之拜一般○黃東發曰南人之愛豈

止甘棠口碑在道口碑亦甘棠也鼎彝在廟鼎彝亦甘棠也後世有望碑隕淚植竹立祠者甘棠遺意乎彼車轍所至而雖犬不寧民有剗去而不欲見者視此何如耶○周南不歌周公而召南特歌召伯者周民洽德而忘南人被德而感一也○讀九罭之詩知東人之思周公也在將去之時讀甘棠之詩知南國之思召伯也在既去之後一當其變而猜周之難以行義一當其常而廣周之化以行仁雖所處不同人之所以思之者則一也世以周召並稱而二南同列風始良不誣哉○畔士枚詩地理考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附錄全章孫閩達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念德而及其樹三咏甘棠以志愛焉夫伯之德與棠俱垂故人見棠如見伯也念及于所茇所憩所說其加愛于棠也宜哉昔文考建治岐西召伯敷化南國其時德意下究民無供億之煩邦人愛之故既去而懷思勿諼也愛賦甘棠其一章曰蔽芾哉既翳翳而成陰亦蒼蔥而長茂者非甘棠也耶其枝葉之扶蘇如將可翦而勿翦也其條幹之紛披如將可伐而勿伐也所以然者蓋

非甘棠之故耶謂此甘棠之故耶亦以有召伯者昔時曾茇于其下爲舍息即次不爲館舍之儀召伯何人乎以召伯之甘棠而吾人乾肆其剪伐也吾人其何以爲情也哉其二章曰蔽芾哉一望而葱倩再望而想得如故者其甘棠也耶斧斤者過而勿問其勿剪也固矣若夫柔條之披拂亦將禁子之攀折焉而勿忍也以爲敗焉則刹之乎伐之也所以然者謂保予懷者非甘棠耶謂保予懷者僅甘棠耶止以吾召伯者昔曾憩于其側爲暫息臨歧無復郵亭之投召伯于吾人何如乎以召伯所憩之甘棠而或加之剪敗也吾人又何以爲情也哉其三章曰蔽芾哉始勝而斧茂終勝而蒼茂猶是者其甘棠也耶樵蘇者望而神乎其勿剪也又宜至于登高柯以留連亦何禁子之屈抑焉而勿忍也以爲拜焉亦無異乎敗之也所以然者謂動予心者非甘棠耶謂動予心者僅甘棠耶正以吾召伯者昔曾說于其旁焉舍止林陰不驚父老之色召伯于吾人何如乎以召伯所說之甘棠而或施之剪拜也吾人究何以爲情也哉憶見其樹如見其人甘棠有遺愛也愛其人爰及其樹召伯足懷思也○因人及樹愛從不忘此柄中意推原甘棠所由賦也若入詩人語中滿紙懷思佩德味同嚼蠟矣此文妙在一字不說明只將召伯處處咏嘆詩旨只于起止揭出絕不混入正講大有籍黏○三章直起直收如題結構舜北虎卸週帶處老中帶媚淡處生姿純似先正大家風格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章全旨○通章俱以禮爲主首章是以禮自守恐人之犯禮而不畏于行二章三章是以禮自訴責人之失禮而不畏于從蓋女子當深處閨中而欲早夜獨行者何爲此只假設之詞其意只要見已不慕若果輕出召侮猶或有因今自守如此其嚴而反致之獄訟易所云無妄之災也○通詩大意謂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假令猶有強暴不諒横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妄從也甚言以白閫非與訟待斷于召伯也

厭入聲浥音邑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茹反謂行多露

賦也厭浥濕意行道也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串講賦行露者曰婚姻者人道之始禮義者天下之閑如茲之厭浥而方濕者露之零于道間甚可畏矣當此之時而夙夜而行我豈不欲也乃道間之露既多則沾濡之勢必甚心雖欲行而有所不敢蓋謂此耳使或冒昧以往而徑行不顧吾恐不免于沾濡也豈自守之道哉

疏解首句略斷見有可畏之勢二三句一連是存敬畏之心也不宜言畏強暴之侵而托言畏露絕人之意嚴而詞則隱矣詳蓋以女子早夜獨行甚言外稱意非女子自言故只當還他行露讀若說出強暴與此體何與夙夜不必分兩時只是黎明未旂之際厭浥之露止在此時也

誰謂雀無角叶盧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叶音谷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爲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于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于我嘗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于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于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串講夫我之以禮自守而不敢妄行者此意謂可以自固而免于訟也乃我欲勵居正之節而人欲誣我以必從我其能已于自訴哉彼雀能穿屋似乎其有角矣誰謂雀無角乎無則何以能穿我屋也況汝能速我獄似乎有求爲室家之禮矣誰謂女無家乎無則何以能速我獄也殊不知女雖能速我于獄而媒妁之言未通六禮之儀未備所以求爲室家之禮者實有不足也禮未足而乃致我于獄貞潔難明如此人亦何能信哉

誰謂鼠無牙叶五紅反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叶古紅反何以速我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牡齒也墉墻也○言汝雖能致我于訟然其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

則我亦終不汝從也

〔串講〕彼鼠能穿墉似乎有其牙矣誰謂鼠無牙乎無則何以能穿我墉也況女能速我訟似乎有求爲室家之禮矣誰謂女無家乎無則何以能速我訟也殊不知女雖能速我于訟而禮儀不背備也然則召訟可興而女貞不可毀刑卽可與而在我獨不畏亦將守乎禮而不渝而不汝從矣烏能相強也哉夫貞女之自守而自訴如此其過於而服化有由來矣

〔合解〕前章與其見訟以禮責乎人此章與其見訟以禮斷乎己註自訴乃自暴自非訴于召伯也獄訟非已然事不過泛設此言以絕人耳曰室家不足所以明其心迹之無累曰亦不汝從所以明其所守之不移都是自家辨明之詞○誰謂二字不是就他人言猶云那箇說道雀無角他將甚麼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角也強暴之速人于獄亦猶有家故所謂無其理而有其形無其事而有其說真謂真能者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墉事則可疑按理之以明乎無家速獄蓋多露可畏至此只自能不夙夜以自取辱耳

蓋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註牡齒齒之大者○旣曰室家不足則我亦決不汝從意相連說非謂上責以禮下斷以義○按求爲室家之禮如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屬納采納雁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婚姻之證請期請婚日也○劉安成曰此詩之貞女猶則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朱豐城曰行露之女子貞信而男強暴豈文王召伯之教化能行之女而不能行之男耶蓋當是時南國之人染商之惡深被周之政淺則或變或不變固不可以一律齊也漢廣之游女莫其終不可求此被化而先變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致于獄此被化而未純者也文王之化譬之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崖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獨遲其勢則然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章全旨○通詩總美大夫之服與容也不言德而德在其中各章上二句是燕服無過飾下二句是燕居有常度一章三章顚倒句法以下避複又叶韻耳淺深耳全旨所謂反覆咏嘆是也獨言私服私容者以公服自有常制在公自能正容此不足美惟私服私容可以無拘而猶無過飾無過動此見飾儉正直處羔羊素絲卽是飾儉退公委蛇卽是正直而非謂心之飾儉正直形于服飾容貌也人情好奢侈淫縱而大夫乃能若是所以可美○註中皆字玩見不獨一人如是人人盡如是也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音駝退食自公委音威蛇音移叶唐何反　下一句甲午江南　一章丁卯江西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于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飾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串講〕賦羔羊者曰觀人之賢觀其服飾容貌之間而其雜可知也吾于今之大夫見之矣彼其服從服在公朝者吾不暇言矣若夫以羔羊之皮爲私居之裘服得無華麗之是尚乎乃飾以素絲兼取乎白質之節約以五紽爰謝夫纂組

之爲何飾儉其度不以燕居而自侈也而且見其退食之際其自公門而出也食止之下有餘閒動靜之間有餘適觀而觀之何委蛇乎徐而察之又何委蛇乎卽公餘而整暇如此則其入而在公又可知矣

〔合解〕羔羊素絲可見其飾儉退食委蛇可見其正直飾儉正直不止此二事特舉此以例餘耳○按裘取輕煖則羔擇小者必至多皮紽不止五矣止五故見飾儉○嚴緝合五羊之皮爲一裘縫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縫之突兀謂紽○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緎施於縫中聯屬兩皮因以爲飾此大夫常服然惟安于常而無所加亦可以想見其儉矣○委蛇指一身言非止步履間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于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于心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急遽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耶

羔羊之革叶訖力反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

〔串講〕試再詳其服彼羔羊之皮以爲裘也毛去而革存矣必深厚以禦寒乎乃

羔羊猶是者絲亦猶是而仍取于素也門所為界限之緎亦終于五耳何儉

如之。且其動止之叢悠游自得委蛇委蛇油然于自公退食之際不以遜于晉

而或喪其令儀也其正直不又可美也哉

疏解 詩士按孔疏治去其毛曰革刎川裘無去毛之理然晏子一裘三十年久

則必敝或羔羊之裘敝而至毛落見革革而至于見縫亦列儉飾或亦並言之

矣有界限訓之紱

羔羊之縫[詩]素絲五緎[詩]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四川癸卯補建　戊辰會試　上江南丁卯山東

賦也緎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緎亦未詳

串講 以三爾其服彼羔羊之皮以為裘也裘敝而縫見其在敝于又改為縫乎。

乃冲淡可思者絲仍不易乎素也而所為聯合之緎亦終于五耳何節儉如之。

且其周旋之頃坦夷自得委蛇委蛇泰然于退食自公之際不以就于私而遂

汚其德隅也其正直不更可美哉我南國官箴不肅久矣何意當怙侈之秋

庭之臣乃獲覩此素絲委蛇之大夫也要非文王風化之所被曷克臻此。

疏解 章而又敝則補緝以縫之言其儉之至也合而為一謂之緎。章文銓釋

字云縫合之故人事起焉銓緝字云補治之工界限化焉又云御精求者無適

不宜當温縫者有隙必塞縫之所由名也攻于內敵其淫深隱衷以示觀其

畢出緎之所由名也最刻意。附錄全章羅着期又并文詳以養觀覽。美被

化之大夫屢咏之而若難盡焉夫即服可以見志即度可以貞心大夫之被化

如此誠難已于嘉嘆歟且人臣進而承職其夙夜匪懈之思不可見也所得而

見者惟此章身之際而已被服者安身之衣感儀影內美之餘我南國官箴未

肅久甚其不變之有漸而不謂一遇之今日也吾茲有美于大夫矣位望既尊

則紳組之榮易以光華侈其丰采我大夫位望猶是也而心結者儀自一蹇夫

國于人以衆庶之身矣勢分既崇則視履之嚴易以勤勞損其篤吉我大夫勢

分猶是也而心廣者體自舒焉夫固示人以和平之致矣于以觀其服裘則取

乎羔羊也而素絲維五矣一人之身寧為游汎毋為淫奢況當國望所歸而能

袭其苛裕之庭而不謂德威惟其者乎于以觀其度食則退乎自公也而委蛇

不改矣一人之身與為執競寧為安舒即當君門方退而自著其整暇之緒可

不謂家食無咎者乎雖然世有閒燕偷閑而能持于暫不能持于久者乃觀于

大夫而數之謹夫五者于紽見其然于緎亦見其然又況其為坦適之態優優

乎孔淑也然則久暫一焉也世有名與廣播而能善于始不克善于終者乃觀

于大夫而飾之安夫五者于緎見其然于總亦見其然又況其為安吉之休雍

雍乎可象也然則始終均焉也大抵風俗之成自上而下故大臣之儀采亦

兆人好尚之所出焉今者志存寧淡而不敢侈為浮華則形與神治而協樸呈

標在大夫不自知其何以致此也而所以致此者可思也抑觀物之微自近而

化遠故大臣之節儉亦四國依型之所係焉今者情極温文而未嘗視為刻意

則志與氣寧而康吉澤躬在大夫亦自忘其如是也而所以如是者可念也。

各章上二句指服說即註中節儉意下二句指度說即註中正直意篇中挽定

此意前後俱源發分貼中段只首章對衍二比下二章略為遊山㨿得參錯詠

嘆之神○柄中節儉正直四字是說詩者之詞詩人口中全渾融不露并不露

出被化意尤佳此作運格超異布彩高華而詞旨渾含復有悠揚不盡之致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章全旨○通詩是反興以有定者興無定只作三平看無淺深每章首四

句是興君子行役之勞下是美其德而冀其歸也俱以何斯二句為主首章意

已盡下二章乃詠嘆無已之意耳非如謝疊山一節緊一節之說○朱豐城曰

何斯違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遑閔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

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

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于是又美其德且冀

其早畢事而還歸也

串講 詠殷其靁者曰甚哉情義之難于兩全也義重則輕別離情深則動悵想。

所從來久矣自君子從役于外我其能已于思念哉彼殷殷然之雷聲則旋不舍惟南有山而聲聞鎮而出其前矣是無定在者今反有定在也況雷聲之與我相朝夕者非斯人也耶何乃違此常所彷彿聲音之在躬切勞于萬里而其聲或殷乎是君子必有定在今反無定而與雷聲殊矣夫斯固怠惰于家室而我則有不能忘情者念我君子平日立身制行無二三之德無厭倦之心振振然信厚固吾所仰望而終身者也當未竣公家之役遽起懈息之念固義之所不敢出也而厚報國以勤王濟難我以歸聘亦情之所不忍恝也尚其歸哉尚其歸哉無使我遠暌離之久徒感雷聲而致念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叶莊力反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息止也

〔串講〕彼殷殷然之雷聲則在南山之側矣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違此常所宜因服勞而莫敢暇于休息反無定在乎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山川雖阻猶行猶可按也勤勞王事或者無難兼役而稅駕以言旋乎尚其歸哉尚其

歸哉以慰吾之望可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叶後五反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叶上聲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串講〕彼殷殷然之雷聲則在南山之下矣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違此常所以馳驅鞅掌而莫或暇于安處反無定在乎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者雖遐荒明猶可據也雖關在念或者不我遐棄而返旆其可期乎尚其歸哉尚其歸哉以遂吾之思可矣夫婦人之感念君子無荒思無怨詞亦可謂專一之至矣非被文王之化能若是乎

〔總解〕此詩興到四句止于是又是轉處以雷與此人以南山與此所在字與違字相反應殷字與莫遑字相反應蓋反興也雷本無定在而猶在南山之陽豈君子去此乃以勤勞不暇而反無定乎興意自相呼應二章三章不過變文叶韻耳若曰不惟在陽而又在側不惟在側而又在下則雷聲又無定在矣莫敢或遑是闡其勞意振振不由去夫婦諸之就乎日立心制行待人接物上說白

吾抱想其人誠哉信厚之君子我所恃以終身者而安得其來歸哉與其歸自是夫婦思念之情非以其有如是之德而與其歸也○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蟄蟲始振故殷雷草蟲但即時即景而言分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但閨中思婦于此時觸切見婦人性情之正處○朱豐城曰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螽斯之振振以衆盛言也麟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雷之振振以信厚言也曰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曰理化之漸漬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因各有所指也○附錄金宜循環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與君子之勞于役美其德而閔其歸然大抵皆有定所而從役偏無休期思婦所以三致興也振振君子尚不歸而望其懷乎詩若曰人情所不能忘者惟別離而已而況夫婦尤關情之至切者乎蓋服勤雖難遑度而積恭尚可追思焉之豫擬歸期不禁感物傷懷也已予今者不能無感于雷之所在焉天地之情鬱而未舒者則激而爲雷焉陰陽之化蘊而未宣者則薄而爲雷焉似雷本無定在也乃今之殷然者則與是吾始而聽之在南山之陽者

此殷其雷也雷固有定所矣何斯人者不安家處之逸而服周事之勞竟違斯而莫敢或遑也而吾予行旅匆迫之中追想其生平之德彼信且厚者非振振君子乎惟振振則事未畢而何敢言歸亦惟振振則事已畢而豈遽忘歸歸哉歸哉毋令我望南山之陽而徒勞懷想也哉抑吾繼而聆之在南山之側者亦此殷其雷也雷又有定所矣何斯人者不耽假仰之欽而任馳驅之苦果違斯而莫敢遑息也而吾于王事鞅掌之際企慎其秉德之純則仍然信厚者其振振君子乎惟振振則事雖苟畢而何能遽歸亦惟振振則事可蚤畢而何憂不歸歸哉歸哉毋使我對南山之側而重致徘徊也哉且吾終而聆之在南山之下者究此殷其雷也雷更有定所矣何斯人者不圖安居之樂而竭盡瘁之誠卒違斯而莫或遑處也而吾于風塵憔悴之時遙憶其德心之廣則信厚依然者乃振振君子乎惟振振則未畢事而何能遽望其歸亦惟振振則既畢事而何妨預卜其歸歸哉歸哉寧俾我聆南山之下而徒深思念也哉蓋山之陽山之側山之下聞雷者但聞其聲而莫敢遑莫敢息莫或處憶人者究惧以爲此

關雎之正也非被化烏能至此乎○雷字先衍二比又作一反跌落消興意以下直作三比題中字面逐步安頓各章變換法莫先正力婚時趁未後又總撮二比結出被化一筆不苟○章有定在役無休期題是反興神情全在何字莫字文中寫出驚疑無定意筆筆傳神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章全吉○通章俱是一時之言而意亦一節緊一節總是感婚期之過而願婚禮之成也桃之始華婚姻時也梅落則時已過矣又自七而三而頃筐盡㮣之甚故不覺其詞之轉深意在懼強暴之辱而非專于嫁不及時也然體原詩頭騷然言外要見其兢兢自守與作急于從人語氣○時愈晚而心愈迫其急于成禮者乃其急于遠辱也

摽音**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眾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眾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串講】賦摽有梅者曰天運之宕移無微于物而人事之記稱亦乘乎時彼梅之方實正婚姻時也今梅實已落而在樹者不過十分之七分則時過而太晚矣當此之時而猶不遂婚姻之願則行露之誡亦可畏也凡此庶士安亦有感時之念者若其求我則納采請期之禮必及此吉日而來乎六禮既行則強暴自息庶乎可以無懼矣

摽有梅其實三叶音**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串講】不特七已也摽有梅俯視乎下實之所落者我不知其幾矣而仰視于上實之所存者不過十分之三分則落又多矣物過老而衰傷既動于感時之際事過時而將辱亦安得無應目前之憂但願求我之庶士即及今日而采納采請期之禮斯終身之盟定矣豈必拘拘于吉日之擇哉

摽有梅頃筐塈音**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串講】不但已也摽有梅向猶存七之足慮而今焉視其七也向猶存三之足慮而今又焉視其三也蓋已傾筐塈之矣天運不停寧容少留以待人事之定而物猶念過豈尚可緩計以失周身之防但願求我之庶士苟禮雖未可遽合迫其謂之而媒妁可預通父母可預命業有成說此身不敢以再許矣豈必屑屑于禮儀之備哉夫貞女之守正如此其被化之深為何如乎

【總解】摽梅亦是設言非必真有此事七分三分陸之皆形容時晚之詞亦非必歷數而始咏也○劉安成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曰時過而太晚○徐儆弦曰摽有梅說者以為仲夏之時非也仲夏之時則梅已將熟矣安得而有摽落又安得有頃筐之多也梅花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故于此常驗之亦猶後于桃夭時耳非如仲夏之說也○庶者未定其人之詞士者知禮義之人求者行婚姻之六禮以求我者也三迨字不可忽過有皇皇恐晚之意迨吉迨今是行納采請期之禮非便于歸也迨吉則不必再卜迨今則

不必待吉謂之非謂一言而即行也謂訂盟而禮可徐行也即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言相約得不身相守乎非為懷春而人盡夫也懼生吉士之誘正有兢兢自守之深慮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章全吉○通詩皆是因所見以興進御之勤而一安于所賦之分也重在感夫人使得進御上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不妒與己之感恩只以勤來歸之于命安命正是他感恩深處一道彼便無窮稱即其以命自安亦甚心平氣和若稍激切雖不含怨于夫人亦幾自怨其命矣○詩美夫人非美衆妾時必夫人被化衆妾始邀進御之惠故作此詩至忘勞安命即衆妾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讀者須識得此意

嘒音**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遬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

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于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于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乎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于貴者是以深以得御于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于往來之勤也

軍謀欽小星者曰情義每隔于上下之分而嫌隙易生于衽席之間若夫人之于我豈其然乎嘒彼嘒然之象定惟小星之光當夫初昏將旦則或三或五而錯落于天之東矣況吾當此之時而供進御之役肅肅然見星夜行或夙焉在公或夜焉在公以承事君子矣雖承寵而不遑暇處視當夕者之優游胡不同也此實命也或深居中闈有專席之榮或奔走道承送貫魚之寵吾之賤本不同于夫人之貴其能同享其逸乎然非夫人之惠則雖欲往來而烏可得耶

嘒彼小星維參所森反**與昴**叶力求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襌被也興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軍箋不惟星之見于東也嘒彼嘒然之象西方有一宿焉其名曰參參之旁有一宿焉其名曰昴夫非猶是小星也耶況吾當此之時而供進御之役肅肅然見星夜行既抱其衾復抱其裯以承事君子矣雖承寵而不勝勞瘁視專夕者之休豫胡不猶也此寔命也吾之卑本不猶于夫人之尊其能同處其安乎然非夫人之惠則雖欲抱衾裯而胡可得耶夫妒寵負恃衽席之常也爭妍取憐蟲小之行也今夫人以恩逮下而衆妾以德感上蓋兩賢矣非被后妃樛木之化烏能若是哉

滙纂解后爲太陰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于小星三五在東要點初昏將旦方與下夙夜相應初昏而稀是初出也將旦而稀星既落也然此乃朱子度其所見之時惟此二時爲然詩人因所見而言只是一時非兼指昏旦而言也肅肅就步趨上說乃敬謹不忘意宵征兼夙夜言見星而往是夜而初非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征此兩句只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視夫人專夕之逸則不同耳抱衾裯只是御于君

所必不兼往還說論媵妾之職固應自抱衾裯以進也不同不猶是安分語非與夫人貴賤相較也言我之急急然不敢安者當夕乃吾命固然而所以得希旦夕之末光者則由有后能通列妾之情以從貫魚之制夫人之惠何可忘也只言夙夜在公抱衾與裯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翁士休集傳進御于君節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但宵征夙夜又見不敢當夕意故並及之其定不敢當夕不甚重即往來勤苦勿太說出恐碍安命也因宵征夙夜則初昏將旦見星必然故借端起興亦不得以小星自擬致混比體○內則妾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詞雖女君之御日也朱傳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至旦太師奏鷄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若媵妾則深自謙飭雖得進御不敢即安故必肅肅宵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非以見星往還爲不敢當夕也○鄭氏曰卑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三夕九嬪一夕三夫人一夕后一夕凡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月初甲者爲始月望後尊者爲先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遍則當夕不獨夫人衆妾皆有所謂不敢當夕者是衆妾敬長之分雖當其夕亦謙若不敢當之意也○通解曰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每五日一休以休沐爲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再見一歲八見嬪僅九人不可謂衆妾衆必爲女御而進御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不敢當夕諸侯以下媵妾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此爲不同○一說以稀星三五之少與夙夜往來之勤以參昴二宿與衾裯二物亦有取義○詳見星往還亦非隨往隨還之謂抱衾裯之解亦然○衾裯是君所寢大被被通解抱衾與裯猶今之言衾被鋪床也雅甚

小星二章章五句○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于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通詩要乎本然有次第各章首一句與下二句以江決而復入江流而有岐汀直而有別興見不能獨行又與猶之側然獨行也○立直悔處狀

三字媵妾之意但喜其今日之迎不復追咎其既往之失蓋作于既迎之後也○
悔者悔于未迎之先處者安于既迎之時歌者樂于迎歸之餘皆媵行時欣喜
之至而遙相擬議之詞若作賦望語便失和平溫厚口氣

江有汜 音祀叶羊里反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叶虎洧反

興也水決復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
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巳而偕行也○是時汜水
之旁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
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
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申講 歌江有汜者自以其絕人乃情欲之所蔽非恩逮下實事理之當然何幸
我得之之子耶彼江之大其決也似有反往之勢矣而猶有決而復入之汜是
江猶有所容也況之子何者之子歸豈亦遽然不挾巳而偕往其不我容也吾
意其終于見棄矣然雖不我以而其後也聞樛木之風感小星之化良心頓萌
惕然悔前日不以之非而有相迎之意也豈終于不我以哉

通解 江決似有長往之勢而復入則猶反本反與嫡之不以巳偕行也○通解
首一句興下四句始水決復入于理亦適然報復倚猶字乃字自是反興當三
句便止四五句另轉耳報確齋謂以江之有汜興嫡之有姿渾深說詞氣似見
和平然與意亦悉剖流第一句不我以輕悔遽忽以雖字作轉說其後即指
今日言猶行則不與理合故悔悔者悔其前日不與偕行惕然若不及改圖意
蓋猶未迎時也悔指嫡言下處字嘯歌字亦同○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
異姓則不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姓是左氏前後自惑也○趙氏曰媵不異姓
則若杞已郯姓皆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理難行亦未知孰是
○禮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
國謂媵妾父母之國也○按春秋書叔姬歸于紀傳曰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
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偕行同時皆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
姬待年終于宗國不與嫡偕行其禮之常所以書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申講 彼江之大其流也若無容受之勢矣而猶有岐而成洲之渚況之子何者
之子歸四牡長驅不與我而偕行吾意其果于見絕矣然雖不我與而其後也
悼前行之不宏仰賢風而知愧迎我以歸之子之心凡得其所處而安矣豈終
于不我與哉

通解 江流似無容受之勢而有岐則渚以成反與嫡之不與巳偕行也處者終
巳所為來迎則幸與理合故安也

江有沱 音駝 **之子歸不我過** 音戈 **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
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申講 彼江之大其流也似無分別之勢矣而猶有別出之沱況之子何者之子
歸驅馬悠悠不過我而與俱吾意其決于見外矣然雖不我過而其後也亨過

差之得免樂思惠之及人悔極而嘯之子之心其得其所處而樂矣豈終于不
我過哉夫悔而至于嘯則其悔也深樂而至于歌則其樂也至是始雖有消于
人欲之私而終則自復乎天理之正嫡之知過而能改媵之待年而不怨可不
謂兩賢乎非被化何以臻此

通解 江流似無分派之勢而流長亦有別反與嫡之不過我而與俱也嘯歌兼
上兩節而言憤其昔非則嘯嗟其今是則歌然嘯字雖悔時事歌字雖處後事
亦須一順說下不可分承須云及其悔而嘯之時得其所處則樂而歌也側重
歌上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
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巳
矣

野有死麕 全五○此詩三章語意只作一章起伏上二章興其見誘以見貞女
之不肯誘下述其拒誘之詞雖不專以末章為美女子之守潔而美之之意全

此方出則宜以末章爲主也○竊又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然此三章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性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麕（均倫反）**白茅包**（叶補苟反）**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串講〕野有死麕者曰彼欲而逆者吉士之汙行也懷貞而守正者淑女之芳規也吾于此女而見其能以禮制欲矣彼郊野之外有死麕焉獵者之獲而分其肉也而欲取之者尚且以白茅包之其賤褻之物而取之必有其具如此況閨門有女際仲春而動婚姻之懷亦其時也爲吉士者苟思百年之好宜娶之以禮可也乃欲越禮以誘之乎非求此女之道也

〔翼〕取死麕者尚包以白茅求貞女者乃誘不以禮此是反興懷春是懷婚姻之懷春者天地交感萬物萌生之時也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過此則行露在堅摽梅惜心是以當春有懷吉士猶言美士士而云吉則自然知禮今無禮者豈吉士乎而乃以非禮誘之乎誘之下要補貞女不可誘之意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音屯）**束有女如玉**

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串講〕彼中林有樸樕之小木而樸樕之野則有獵田者所分死鹿之肉焉欲取之者尚且以白茅純束而藉之是賤褻之物而取之必有其道如此況有懷春之女其如玉之色殊可愛而不可況矣爲吉士者苟欲結二姓之好宜聘之以禮可也而可妄求之乎

〔翼〕解此以上三句與下一句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一說以兩有字與下有女而以樸樕與女之少艾以鹿之束白茅與女之不可誘不然下句爲衍文矣亦通

純束以美純潔而包束之也如玉以色而言勿作玉之德說有作女德堅貞難承上起下雖有情然畢竟依註爲妥蓋以色言亦有不假粉飾不受點染意在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誘之者蒙上章之文也然言外便有誘之之意在○講士被此章亦反興與上章意同但要融精

舒而脫脫（脫音兌）**兮無感**（音撼）**我帨**（音稅）**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串講〕夫吉士之求雖妄而貞女之守則嚴觀其拒之之詞若曰遠禮者皆以禮自處亦皆以禮處人爾當度可否于行止之間舒徐引退毋得犯禮以相求也彼帨所以佩身者言別嫌爾無來以動我之帨焉動我帨則近我身矣我之身豈可近乎尨所以守家者言明微爾無來以驚我之犬焉驚我犬則入我家矣我之家豈可入乎女之不可犯如此吉士之誘亦當自息矣非被文王之化而能然哉

〔翼〕解此章作女子口氣講要說得緊切嚴厲方見凜然不可犯意舒而脫脫字妙甚非教他緩來分明教他莫來也若曰爾且舒徐從義而行豈可急遽乎末二句承此句講而無字正是拒絕他不得犯禮以相凌也結帨之命我將有行豈容妄近而貴男女之大防閑家之道我將有往豈容強暴而瞻內外之大限見我之身家非爾所得近也通詩全重此章若前章稍緩便不見得拒之之嚴矣○此本郊野小民之家觀其包物以茅護門以犬宛然是村落間氣象下家之女而猶如此非被化何以能然○附錄全章李德純文并文評以香觀冠○詩美女貞貌拒人之誘焉夫以懷春爲可誘乎胡不聞其相拒之語也吉士當麻然返矣且男女遠嫌誘非禮也誘而得則被誘者污矣誘而不得則誘者辱矣敢士德而顯女貞爲足貴乎如野麕茅包之咏爲懷春被誘而作也想吉士之誘亦有由矣士心雖蕩安能動無情之女哉懷春者必且視秋天而色飛必且對摽梅而嘆息士見其合意而若有望也合歡而私自嗟也不勝其迷惑

之恩招搖之態矣而況如玉乎哉又令人忽忽不自持若乎然此女子雖有愛
慕本無他志也而彼有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娬而淵微而
章矣貧士急而要之女徐而避之帨終可得而動耶且吠大驚焉恐亦遽闢此
舉也士也者衣冠之列原知度勢而行吉士也者俊彦之流終不迫人于險儆
邦足謐返矣若稍怒相加雖亦凜然不若此之令人自適也于峻絕之時而有
柔若之韻以稱如玉真無忝哉○若懷春一段極有生色不十分看壞吉士體
合稱允○致逸語壯方是正風不似宋玉神女相如美人一味流蕩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章全旨○通詩首章是與王姬有和敬之德也次章美其男女之稱末
章美其婚姻之合總以肅雝二字為主婚姻之稱稱以肅雝也男女之合合以
肅雝也不然則下嫁亦常事何足美哉○惟不挾貴以驕其夫家故以平王之
孫下嫁而不為卑以齊侯之子上配而不為亢蕃極其分乎淵絕乃愈見肅雝
之雖若云族類兩盛婚姻甫定反不見王姬不挾處

何彼襛矣音濃與**唐棣**音弟**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興也襛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
王姬○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
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于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
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
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再講何彼襛矣若凡大婚之禮所以正人道之始也苟非具和敬之德則驕
亢之習所不免矣今則有可美者焉如彼穠穠然而盛者果何花乎乃唐棣之
華也此何不肅肅然敬雝雝然和者果何人之車乎乃王姬之車也蓋王姬淑
慎之諷服之有素則根于心而生于色者無非至敬之充所有諸中而形諸外
者無非至和之洋溢故一時就車惟見其馳驟之節而從容之有度也惟即其
和敬之容而上下之鏘鳴也本其和敬之意而著于威儀者有如此不足以觀
思齊思媚之風也哉

再衍見華則知車見車則知人此設問而倒解之體肅雝二字只就車上說看
是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也車之肅雝只是從我觀感而擬有節度文王之德
不外肅雝為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和敬但見車之
馳驟中度和鸞中節悅然想見車中人之敬且和以為此之肅雝乃為是也人
所乘之車也若說不敢斥言王姬故以其車言之恐未是○詩柄知其能敬且
和以執婦道是說詩者此時人無此意○向于以車字而知遂借王夫以借玉
之車而有肅雝之儀則王姬之中必其有肅雝之度矣○說通以唐棣與車服
之盛若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于后一等故盛也按王后五路重翟為上
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厭翟馬勒而繢總
服則褕翟也日得不肅雝言王姬挾此貴盛而來而無壓其肅雝也今豈不肅
雝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貴耳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奬里反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

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
也

再講夫王姬有和敬之德如此則于匹配之際何者而不見其可美乎自其男
女之稱言之彼穠穠然而盛者維何則花如桃與李也今觀此下嫁者則祖平王
而為之孫派出天潢而貴以天下者也此上娶者則父齊侯而為之子耕膺茅
土而貴以一國者也孫以祖貴子以父貴其男女之皆稱不猶桃李之並盛也
哉然惟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能不嫌于勢分之隔而見其稱耳

通解此章以桃李二物之相稱興男女二人之相稱就未嫁時而言平王二位
平正乃見其稱○徐士曰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者然不如
以平王二字渾然還之更見穿鑿○劉安成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
武王以後之詩周無可疑其稱文王為平王猶稱侯之稱辟王文王有辟之稱
王后江漢之稱文人初不拘于謚也又如周頌稱湯為武王稱非為玄王文王
有聲稱武王為皇王崧高稱厲王為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此公于有一作

冬王姬歸于齊左氏傳曰齊侯來逆共姬○胡氏安國曰以為東遷之王齊因之侯與齊秋甚微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猶從魯晉夫子手不忍遽若其失倫者誠為可疑且齊大之餘漢儒作賦小序偏補之難耶然則此詩只當如集傳作或曰以附之何尚知其說可也○劉安成曰集傳援齊侯為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蓋指桓公小白也莊公十一年即莊王十四年以其姬嫁桓公莊王乃平王曾孫未知其母為何王之女又技齊襄公為莊王四年亦娶王姬春秋于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者是也若以為此事則襄公是僖公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為僖公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須倫反

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婚也

○鄭謙然妃匹之際非獨尚其偶也尤尚其合焉自其婚姻之合言之彼人事以互濟為功物理以和須為用不觀之釣乎雖有河魴不托之釣亦空同臨淵之羨而釣于何托則繩之以也雖有善釣不托之緡亦難博陳魚之樂而緡于何托則維絲之以也物之相比以成能如此況以齊侯之子而適姻帝室以平王之孫而嫁降侯邦男得女以為室女得男以為家其婚姻之相合不猶絲與緡之比類也哉然惟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能不服于室家之好而見其合耳夫匹配之際如此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不于茲可見乎

○羅綺此章以絲與緡之合而為綸與男與女之合而為婚就已婚時而言○此絲字指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與之猶男自男也女自女也到伊緡方與得合而為緡絲是美種與野苧池紵不同柔而為緡正打照下嫁見王姬能柔以相承也○為○齊侯二句交互方見其合是男幸有室女幸有家也此二句與上不同當言以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而配偶而宜室○此與上章各要兼貴而且賢說本肅雍來使非肅雍亦何足多哉○顧太初曰言族類之貴則先女而後男尊王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而後女從夫也○考索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十五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曲說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稱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于理安乎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于王黍離而列之于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矣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論有根據故附錄于此以資說詩者之採擇云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上二句美及物之仁下嘆仁之自然總以吁嗟句作主蓋因動植之物而想見其仁恩又因仁恩之及物而贊其仁心出于自然也仁心自然在上二句內末句不過指騶虞以詠嘆之非是一層語○詩稱春田之際之際二字妙耙時也不重春田然春田雖不甚重而此詩却是因春田而進草亦不可逐拋撇不顧草木之茂禽獸之多雖兩對舉然春田是逐獸于草木中兩句文法亦不可呆對○仁民餘恩及于庶類是朱子說詩之詞通篇不要牽出仁民字只就春日所見而嘆仁心之自然方妙○凡至仁無心發生庶物即其心有一物之不遂因爲惻傷求是物之必遂亦爲勉強今爲葭爲豝爲蓬爲豵自茁自蕃而我若無事焉方見仁之自然處

彼茁者葭茁側劣反**壹發五豝**豝音巴**于嗟乎騶虞**叶音牙　今章辛丑會試上二句洪子廣東　丁卯廣東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牝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印證】試觀騶虞者曰王者之德本于太和徵于庶若我侯之及物何如試觀于
田之際輩之出然而稀疊若非偶也耶一發而應弦即殪者非五豝也耶夫葭
與豝何知乃數兼而聚會如斯也此豈有所勉而致者歟吾覽山經有騶虞者
白虎黑文應期本諸天性殆亦非有所勉而致也我侯之仁心自然如此吁嗟
乎其即騶虞矣乎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叶五紅反　上二句甲子順天）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申講】而未已也既見葭豝以為盛者極盛矣乃再觀之彼茁然而秀出者又有
蓬焉觀于蓬而茁然者猶是則由蓬而推之又不獨一蓬矣且一發而得五者
又有豵焉觀于豵而登中者猶是則由豵而計之又不獨一豵矣夫蓬與豵何
知乃皆應而萌如斯也此豈有所強而然者歟向意西方有騶虞者不履不
食時生由于天賦殆亦非有所強而然也我侯之仁心自然如此吁嗟乎其即
騶虞矣乎吾于此何以徵諸侯之仁而文王之德化亦于此可見矣

【總參】首章葭豝言春田之盛偶舉一物以例其餘究然是太和蒸蒸為物族
若要見仁民愛物乎日將修愛養言若作以和名和便是就效驗上說與詩指
有戾矣蓋是澤草蓬是陸草一發五豝凡射每發四矢一發而中五豝是一矢
中必兼數也竟不見其物之多不是言射之巧說葭與蓬之茁而不言其所由
茁說豝與豵之盛而不言其所由盛只以騶虞嘆美之便會得自然化被草木
自然恩及禽獸意騶虞是仁物不是瑞物故鄭臣虎曰騶虞尾長于軀白虎黑
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蓋仁獸也無瑞字意騶虞之仁出于自然我侯之仁亦
出于自然我侯所以為騶虞也過下章不可云不惟有葭而又有蓬不惟有豝
而又有豵如是則春田之際止此二物矣○仁恩及物如斧斤以時入山林放
獵有節不殺胎不揜羣皆是○呂東萊曰彼茁者葭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
謂句萌可飾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獸之多也反三驅而觀之
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
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形容之也○按先

與命義和必及于鳥獸毛毳之微而周禮一書自備因經野以至山林川澤之
政無不詳且備焉此其所以休德格天而論至治者輒稱之也後世若嵩巷與
慧育為致怨則奮府之民雖欲為盛世之一木一獸亦不可得矣故曰猛虎之
政起騶虞之仁熄○附錄全章張孫孫文并文許以存觀覽○兩賦生物之盛
仁之所被溥矣夫舉一葭一豝而其盛有如是舉一蓬與豵而其盛復然侯何以
得此哉詩美為騶虞不虛云哉謂至治之世大化翔洽無一端不被其澤也即動
植之微而其盛有各見者焉觀庶物之殷繁彰至仁之丕應無俟貢郊叛之產
而自深感召之思於染咏歌之餘以長言也夫紀瑞必以其異故死升珍禽始
彰秀號之產而斂化不遺于小即一草一獸無非大澤之昭今何時乎百卉于
焉句萌庶類紛其孕育蓋方春也我侯乘時以田彼茁然而方壯者何物耶伊
維葭也舉一葭而凡類乎葭者觀此即大乎葭者亦觀此矣且一發而得五者
何物耶伊維豝也舉一豝而凡類乎豝者觀此即大乎豝者亦觀此矣二物雖
微夫非仁風之所被乎使可化者徧與天地不相似即日騶虞嚮之禁不克蕃
阜至此此何氣之茂育而然歟抑豈勉而能之者歟吾覽山經有騶虞者秋識

揭得慈祥秉諸天性殆其謂是耶吁嗟乎其為騶虞信已而未已也乎原之擢
秀甚繁蘊侯之舉遊不一猶是春也我侯因時以田彼茁然而秀出者又何物
也伊維蓬也夫茁然者固葭也觀于蓬而茁然者不改則由蓬而推之又不獨
一蓬矣且一發而得五者又何物也伊維豵也夫登中者固豝也觀于豵而登
中者不改則由豵而推之又不獨一豵矣二物雖小夫非仁澤之所暨乎使豐
元者徵與造化不相符即曰中茂對之令不能豐盈至此此何德之薰蒸而然
歟抑豈作而致之者歟向意西方有騶虞者含仁戴義醇粹出諸自然果其謂
是耶吁嗟乎其為騶虞抑又信已○凡作二南題柄中被化意在詩人口中側
不應猶被此文只就敘事語氣淡淡敷揚至仁民餘恩及于庶類話頭一毫不
說出最為得體兩大比中咏嘆留連若折深秀純乎大家之文

騶虞二章章三句○文王之化始于關雎而至于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
矣形於鵲巢而及于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

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彼穠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于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詩經集成卷之二終

金陵陳元明梓

詩經集成卷之三　國風

邶一之三○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幷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卽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旣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柏舟章全旨○通詩總是爲不得于夫而作首章言不得于夫而其憂難解次章言不得于夫而情莫訴三章言不得于夫而自反無缺四章言不得于夫而見侮羣小五章言不得于夫而深致憂恨之詞怨情已盡于篇首二句自是一篇之脈其不落于兄弟見侮于羣小皆因不得于夫所致也然不得于夫亦說詩者之詞詩人口中宜渾含爲妙○中間說憂卽是說不得于夫說慍于羣小亦是說棄于君子口中非不直言若一語稍不渾含卽是怨夫一語稍不自閒卽是將已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

汎芳劒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于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詞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串講詠柏舟者曰樂莫樂于室家之胥慶而變莫變于夫婦之相睽我今不幸而遭遇其變寧不重可哀耶彼以柏爲舟堅緻牢實宜以之乘載也今汎彼柏舟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泛然于水流之中而已其失所也不亦甚乎我是以

耿耿于中而不遑假寐如有隱憂而不能自安吾聞人之有憂惟酒可以解之
今是憂也雖我無酒可以遨而可以遊乎皆發之所關者大憂之所感者深酒
非酒之所能解耳
〔疏解〕汎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柏字汎字見德有可
取而不取意註堅緻牢實亦喻已之堅持貞固但此意在我心非石等方見出
此處只宜輕說味一亦字多少含愁耿耿四句須一直說下人心若有所係則
其他皆所不省惟此憂之一路偏覺分明耿耿然欲寐而不寐也本是隱憂而
加一如字更爲悽惋婦人之憂最隱向人說不出來縈廻迷悶不知所憂何事
但覺胸中有物耳故曰如有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所能解語意了而不
了意味甚長○篇中惟首二句是顯說見棄而反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
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慍而不言見慍之何由所以爲賢婦人
也○劉柏舟看來與關雎無異彼何爲興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
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意是比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音汝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
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串講〕然其至于如此者當必有其故也惟心之明者能度之今我心既匪鑒而
所以不得于夫者不能度其所由致此之故意惟至親可爲依據所賴以恤我
之變也何人有兄弟皆依以爲重而我亦有兄弟而獨不可依以爲重乎夫不相
關切之人愁愁行路雖告愬之而無益也若手足之親宜可告愬今薄言往愬
不復省録而反遭其怒焉豈擯斥之人不足比數耶兄弟之不可據如此亦將
奈之何哉
〔疏解〕上二句言昧遭變之故下因傷其不見恤于兄弟也上二句只須空說就
不能揣摩物情變遷以引起下章自反意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可以揣摩云
不可倚賴非以兄弟爲依歸之謂往愬非求以濟變只是哀痛迫切必訴于至
親庶幾抑鬱之情猶有可舒反遭其怒正所謂不可據也○蘇士接往愬兄弟

賢婦人語逢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事總是言困厄無聊無所適耳
訴遂不得于夫之人無往非拂逆之境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音捲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
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串講〕反而思之或者婦道有缺則見棄猶可說也今內省無已豈以存心無定
而致然歟則常以守一自矢覺石猶可轉而我心遂石不可得而轉移之也常
以正而自勵覺席猶可卷而我心非席不可得而卷曲之也存心其何愧乎抑
外著諸躬以威儀未善而致然歟則往度皆臧而衆美之咸備周旋無失而
動容之中總棣棣然富而閑習雖欲簡擇取舍而不可得也威儀其何愧乎而
何以斷之爲厲階也此則我之所不敢知者矣
〔疏解〕此章總是自求見棄之故而不可得劉上玉謂是簡點語勿講似矜誇語
乃得上四句言心之有常也下二句言儀之皆善也不可轉言心之貞固有專

一不移易意不可卷言心之平直有端正無反側意富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
則于全備中又從容而不生疏左中說棣棣非只威儀之美就衆止中見中矩
上言威儀有得有失則可簡擇取舍今無二不善何選之有心與容不乎乘心
一邊惟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于外者皆善而不可擇也婦人以心事
夫者也以容事夫者也今既一自反總不能滅其見棄之故真令人不解
憂心悄悄 七小 慍于羣小 覯 音遘 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 音闢 有摽 音殍
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于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
摽拊心貌
〔串講〕夫既自反無缺而猶不得于其夫心之憂也能不悄悄然其深切乎所可
恨者羣小覬覦因我無依亦皆厚薄其情而于我乎見慍焉或嫉我之以成吾之
短或反調以重吾之過覯閔不既多乎或妬寵作恃而節做形于動靜或以卑
凌尊而戲慢見于詞色受侮亦不少矣其見慍于羣小如此夫我何人而見慍
也羣小何人而敢慍于我也是以于獨處靜存之際深思其故不平之言亦

雖以自舒者故每于窮愛之時不禁捫心而辟摽然也亦付之自傷自悼而已其將何所告哉

〔疏解〕上四句敘已困于所遇下是痛心之意矣心所怫不得于夫來慍于羣小由不得于夫所致觀閔二句正慍于羣小處觀閔是遘讒其短中傷其事也受侮是被彼之伎倆遭彼之戕賊也夫不以我爲妻則亦不以我爲嫡或進而毀謗之或因而媒慢之既多不少有無數難堪意此皆失寵人受屈之言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故不禁思之而捫心也寤思對人前隱忍言將此無故見棄獨處而深思有取究若根由一齊提到心頭之意若辟有摽乃是自怨自艾非怨夫也幾欲便解捫心見無時不切切于是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助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汚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〇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于煩冤憒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申講〕夫羣小且見慍則嫡妾易位明矣彼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天道之常也今日居月諸胡爲更迭而虧乎失其常道甚矣我是以心之憂矣至于煩冤憒眊如衣不澣之衣在體而不能以自如焉且靜言思之倒置之橫既不可忍羣屏之位又無可推恨不能奮起飛去使脫然而無累也夫不得于夫大變也乃惟反躬自咎而初無怨懟之詞真可謂賢婦人矣聖人係之變風之首有以也夫

〔疏解〕上二句但嫡妾之易位下四句自己憂之切至也迭微重日不安虧而今亦虧一邊不可以日月交迭互講日月非其有更迭而虧之事特以已事假設而言耳日食爲天道大變嫡爲人道大變變正在此心憂二句承上起下之詞如匪澣衣極形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要承上如匪澣衣亦相反看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意猶云安得身在事外耳蓋憂之極而爲是決絕之詞亦是語也若說養不可去姑與爲之注不清楚一恨字矣〇六帖煩冤心煩而悶亂也憒眊心昏惑而亂也〇麟士按集傳惟詩柄下不得于夫一句彼帖口氣虛似更不相及說家于心匪茹兄弟怒羣小慍皆云不得于夫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也〇通章惟汎彼二句是比比下竟成詩家所謂比矣然以比起故屬比也于胡迭而微亦如此〇徐斯同通篇是比漢廣江永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雖直陳而托物起詠則必取蘊藉或事有不可言者耳從來沿習于此下動云伐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即如今作詩家或詠花以比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可謂有詩乎此種外說不可不辨〇柏舟二句下即接耿耿二句似憂即承那柏舟日居二句綠衣二句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仰承那日月綠衣何等可味若又說破正意便嚼蠟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章全旨〇通詩重夫婦之變不重嫡妾易位上前二章以遇變言後二章以處變言前之憂憂今日遇此之無聊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道憂字思字乃一篇之骨然亦求自盡而已絕無纖毫怨夫意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閒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閒色賤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〇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申講〕詠綠衣者曰不可解者夫婦之倫而不可易者嫡妾之分不謂子之所遭而反失其常也彼綠閒色賤也黃正色貴也閒色之綠宜以之爲裏正色之黃宜以之爲衣斯貴賤不相倒置矣今以綠爲衣而見于外以黃爲裏而隱于中則顯者非所當顯幽者非所當幽則顯微易位而名分已乖我能不心之憂矣而曷維自已也哉

〔疏解〕此章以表裏喻幽顯綠衣黃裏內外之失所也甚矣此憂之所以不能已也〇沈千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用于各得其所用之道耳最得作詩婉約至意〇莊姜之憂豈爲一身爲君憂爲君之心于憂爲國家後日受禍名分紊亂綱常倒置禍亂之原將必在此此木訥齋山張南軒之說有謂憂須深

亦各有上文過變務處爲是宗社大計斜君蔽蔑邦不可用恩以爲比儼家室
運也曹得大有關係此說詩者之詞在作詩者口中固不宜顯露此意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今以綠爲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爲言忘也

〔串講〕服之上者爲衣宜以正色爲之服之下者爲裳宜以閒色爲之斯上下不相倒置矣今以綠爲衣而黃者更自裏轉而爲裳是上下之失宜如此我能不心之憂矣而曷維暫忘也哉

〔疏解〕此章以上下喻尊卑綠衣黃裳上下之失所也甚矣此憂之所以不能忘也○嚴緝黃裏言掩蔽而已黃裳則失位矣○王而弘曰以黃爲裏猶未居下至以爲裳則下矣故曰失所益甚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下其反**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爲絲而女

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變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于有過而已

〔串講〕雖然過變而受者固人情之常而古處爲期者亦自善之道彼綠方爲絲其色已可愛矣而女又經綸以治之此綠之所以益顯也故我也靜言思之豈無古有人焉嘗處此變而能保其身之無訧者乎我則法其已行之事以爲自淑之資妾蛇行變隱忍圖全俾此身得立于無過之地斯亦幸矣

〔疏解〕此喻妾之及時見寵而思法古人以自免于過也綠衣本妖艷況人情綠手治者自然鍾情特甚正比妾之及時見寵古人泛言古之賢婦人俾無訧以處夫婦之變須委曲以全其道也此二句根妾見變來益嫉妒由此而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處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此指處夫婦言不兼嫡妾說

絺兮綌兮淒音妻**其以風**叶孚愔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其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串講〕夫物之論斯則有非薄之念人之過時遂有厭棄之心彼絺綌當寒之際也若夫歷夏而秋寒風凄切則進前而不御矣故我也靜言思之惟彼古人有嘗遭此變而能自善以終身者我則以吾欲爲之本心而質其已行之成法恰似我有此意而古人先得之也則亦自安爲已耳夫不求其過于夫而求免其過于已不致其怨于妾而推其善于古人莊姜誠可謂賢矣

〔疏解〕此喻已之過時見棄而因思古人有同于已也絺綌本凉薄又遇凄風愈覺無用正比已之過時宜棄是獲我心本無訧說來心字就斯無過之心說莊姜自揣今茲光景原無爭寵之心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若我有此意古人先得而默與之相合也○正𢮦所以幽微曉妾所以尊顯全由色衰愛弛上來彼正𢮦少時何嘗不蒙寵于今日今茲至此故卒自安于心因追維往古欣然有會一意勤修毫無怨尤對善處若此其又何恨乎凄風○俾無訧兮失意之人不求其好止求免罪猶有畏心是獲我心則直以爲固然而安之矣○前章註有

常遭此此字指少艾得寵此章註善處此此字指色衰見棄○言外見得絺綌雖可愛畢竟是閒色絺綌雖可棄而貴重之質自在詩人不但善喻其談理亦甚精細

綠衣四章章四句○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燕燕章全旨○通詩前三章歷叙在已別離之情末章備述戴嬀之德正以見已之離爲情也總以之子于歸句作主蓋以夫亡子弒而于歸是何等事何等時則歸亦極苦矣莊姜處危疑方迫之際悲人亦還自悲兩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之苦吞吐言外豈止尋常作出門惆悵離別可憐之態乎若子弒因危在當日有不忍言不敢言者故只序相別之苦而言外之痛隱然○前三章但見莊姜眷眷于戴嬀有不能言者末章乃見非情愛之私由戴嬀有如是之德又能以先君之思相勉則見戴嬀乎日于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于其歸而送之如此

燕燕于飛差池差初宜反**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孫鄭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申詠燕燕者曰樂莫樂于人我之相聚而苦莫苦于彼此之相離況我仲氏長與衛絕矣今日之別苦其何以為情哉惟彼燕燕春來而秋返向宿而背飛今但見前之飛者如有望而欲飛後之飛者如有追而弗及其羽則差池而兩不能舒矣況我之子值君亡子喪之日煢然一身既無所主乃不獲已而反其宗焉其于歸也則必將不復來矣我也念向日之聚首嘆此去之長違有不禁惜別之深者而何能已于一送耶于是出自公宮不止送之于郊送之于牧也而直遠送于野焉斯時也岐路覩袂覺音欬之尚在而行踪漸隱欲瞻望以無從中途感嘆顧影自憐欲長慟而不敢惟無言而淚零泣涕如雨雖欲遏之而莫能遏矣○附錄領大章首章文及文評以資觀覽○詩興己之送歸妾而悲之極焉夫燕羽差池有似送別者然而莊姜之悲則又在言外矣想其作詩之

意若曰婦人其處閨中其送別也不常而其情別也特甚況于今日之別其悲有非恒情可擬者瞻彼燕也春來而秋返向宿而背飛最足啟人別離之際者今但見前之飛者如有望而欲歸後之飛者如有追而弗及燕羽之差池不似乎今日之送子乎之子之于歸也脂牽已具循來嫁之舊途飲餞何人惟是栢舟之棄婦送之于郊不已也遲遲相將于遠道恨此行無偕行之理送之于牧不已也遙遙其展于原野慨送子有別于之情身之所將者近而目之所將者遠久且覺行踪之漸隱矣身既不及久相依目亦不及長相望歸而念此身之轉齊矣中途感嘆欲長慟而不敢悲極吞聲惟無言而淚零盈掌而念夫別之後則情同永訣焉得而勿泣也然別而念夫別之由則痛出非常泣又豈無從也此涕泣之情惟之子可與共語之而之子去矣他人更復有能相憐或能相慰者乎然則如雨者亦自如雨而已耳燕羽同飛而前後殊善人情同聚而弑此異地自今以後雖欲一瞻望于野外不可得矣○悲莫悲兮生別離此千古傳至之語也有此文而此語不得單行嗚呼至矣○遍興于古樂府悲悽慘其一字一淚不自知其文生于情情生于文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申誦彼燕燕于飛一則頡之一則頏之上下如織若告于遠望之心矣況我之子罹此大變而于歸也我兩人訣別之情有不能恝者而能不遠于將之乎不謂身之所將者近而目之所將者遠直至翹首行旌瞻望弗及斯時也于情難舍延佇久之若徘徊前途之遇焉而以再聚為再分也而重瞻無由亦祇消爲涕下而已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申誦彼燕燕于飛一則或鳴而下一則或鳴而上哀音如訴若助予南思之痛矣況我之子罹此大變而于歸也一別淇泉之地言旋大歸之塵陳定在衛之南也而能不遠送于南乎乃之子衛南而去而我亦向南而瞻直至脂車既遠

瞻望弗及斯時也目斷行塵無涕可揮悠悠我心勞思莫切此時此際終無復有能相憐或能相慰者矣

疏解燕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別離之興燕之分飛若不忍離與己之送滴自不忍別○燕燕華谷非兩燕最妙然謂非公既沒嫡妾相依如燕相隨則非也此只興送時行者在前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差池亦從燕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頡頏下上亦各興兩人頡頏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應和也于歸句但言離別不必露出子弑國危意蓋州吁之惡在莊姜必諱言者婦人迎送不出門今之遠送以戴嬀大歸于陳非常之別非常禮所能拘也初別時尚泣涕如雨已別後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落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塵無淚可揮矣自戴嬀一去而子完之弑州吁之暴與莊姜之子然無依許多愁苦都在心上所謂寔勞我心也寔字見無限苦楚都在心頭而口說不出也各末一句皆本瞻望弗及來非但敘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感隱然寓于不言之中矣○張南軒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葢哀過

之事有不可勝悉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于詩人之情歟

仲氏任（平聲）只（音紙）其心塞淵（叶于勻反）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于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溫且厚矣

〔串講〕然則戴嬀之行脩然其不可復矣我也于今日之去而想其平日之人而不得不深念乎仲氏也是故君子棄我仲氏則以無謗者諒我而推其恩于柏舟無依之日羣小侮我仲氏則以無過者信我而移其愛于貴妾失所之時其賢之見乎相與之際者然也自其立心言之則塞實而不虛僞淵深而不淺露有諸內者何其蓄乎自其持身言之則溫和惠順而始終之一致淑愼其身而

素履之無咎曾諸躬者又何其粹乎此其內外身心之間已無虧矣且又恐我懷綠衣之怨忘佗儷之情故于平居之時愛感以勵我存亡以感我皆以先君之恩易勉寡人謂勿以厚薄存沒之故而二其心焉雖匪石之衷未忘時昔然而斯人亦與有助矣夫仲氏之賢如此則我今日者僞恩信之不可以再遘哀身心之于是而矜凋悲愴音之從此而不作于其側也安得不始之以泣涕之以思乎吁不言于弑國危之感而言思念之情與別離之恨吾固知燕燕之詩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疏解〕此章追念戴嬀之賢不是推其離恨之故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離別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上四句備述其德下敘其勉己以正也任是以恩義相孚并自其平日相與而言也此句要提起另講而下以身心作骨言當見屈辱小時嬀能以恩相信寂寞深宮所可倚賴者惟斯人而已塞淵以立心言德之蘊于內者也溫惠二句以持身言德之著于外者也末二句就平日相勗勉言勿作臨別時叮嚀語先君之思兼存沒說其不以存亡易

念也夫先君之思姜之自盟衆矣而嬀又以相勖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詩此章全要言外嗚咽○朱嬰城曰余讀是詩未嘗不嘆莊姜之狂戾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爲之主俾戴嬀以爲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完以爲之嫡命石碏以爲之輔則國本定矣若州吁者可放則姑放之不可放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仰康叔武公之衛矣衛乃以寵奪正以庶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戾而何○隱公四年州吁弑其君完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以國氏者何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言諫而公不從故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者爲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按春秋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可見未踰年而州吁之禍作君完之讐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先被弑後州吁未殺先而執州吁請于衛而殺之卒出于陳人豈州吁爲陳女所切齒者故假手于陳也夫○附錄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

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附錄陳所稿末章文及文評以資觀覽○夫人追敘陳氏之賢傷其去也蓋仲氏之可傷非徒以相別之情也歷觀其賢夫人能不悲哉燕燕之詩曰天下未有當別離之後而不隱然思其人者也亦未有思其人之賢而不惻然將其感者也今陳氏行矣杳然其不可挽矣我也追慕當年則彼之相與吾猶得而道也彼之身心性情吾猶得而述也彼之正言庶幾吾猶得而紀也是故君子棄我仲氏則以無謗者諒我而推其恩于柏舟無依之日羣小侮我仲氏則以無過者信我而移其愛于貴妾失所之時又能塞焉淵焉仲氏

所以立心者如此其實而深焉則君子于仲氏非徒相孚以情尤能相知以心者而今也傷哉其去也溫惠淑慎仲氏之所以持身者如此其淑而慎焉則君子仲氏固將相并以心亦將相依以身者而今也痛哉其別也且也以先君之思爲寡人勗焉蓋惟以存亡改節則爲此言以堅其節而已矣要以死生易志則爲此言以勵其志而已矣當此時而念此言因此言而念此人何昔之能勗寡人者而今之乂夫寡人也哉故我之思任只則泣俛思信之不可以再逢也思塞實而溫惠則泣哀身心之于是而靡測也思見勗而勸勉則泣悲德音之從此而不作也吾其將何以爲情哉○無一句無一字不從追悼黯綴成文其實講題面處即是虛神題神情到決到天成絕格○詩似整而循合質以治而遒流先秦治詩之體往往如是○題面似敘仲氏許多好處而題情不然蓋遵從前許多好處正爲篇下依依不忍別爲照也篇中每敘一項即緊帶惜別情詞。信雙凄楚結局一段迴顧三泣字令人不勝嗚咽。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章全旨○通詩一意是屢呼日月而訴夫處己之薄因慨嘆而致屬望之意也重在公之不見答上以各章第四句作主而以定字爲骨定正與回惑反屬望意在各章末句見出總是嘆其無常而冀其一悟耳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叶果五反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串講賦日月者曰夫婦相與之際人道之常也若我今日之遭遇其變將何所控訴哉無已而訴之于日月彼日居月諸融光遍映其照臨下土久矣則于閨門之內其人道之或乖而或順當亦監觀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間絕無和諧之意逝不以古人處夫婦之道而處我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願他人而獨不我顧也

講解上四句訴其處已之薄末有望其顧己之意下一章皆同呼日月者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閨門之隱也古處如兌詩二女刑于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皆是不古處者如合楣舟之堅棄萱萱之正也古處二字非莫正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處不古處就是心不定而不我顧也顧猶顧盼之謂末二句亦是望其將來之有定而非責其既往也胡能有定與寧不句一意要說非泛訴的口氣故備詞悽切不相聯屬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顧我但呆且訴其不定即望其有定訴其不顧即望其有顧不得分訴與望言非獨不我顧下一獨字最有意奈非棄不見答爲公惑嬖妾故也曰寧不我顧必有家其顧者矣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好叶呼報反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串講彼日居月諸蓋下土而覆冒焉久矣則于閨門之內其人道之或乖而或順當亦明感之所照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間偏有乖離之意逝不相和好矣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于他人往復而獨于我不見答也

講解下土是冒言其覆冒之光宜有以遍察天下之情也相好以夫唱婦隨言不必以古道入講要根顧字說能顧則琴瑟和諧而相好矣不我報言我以禮施彼不以禮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且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串講彼日居月諸其且其望皆出自東方代明之下固無敝而不偏矣今乃有如是之人夫婦相處不以古道著名不彰于人而德音之無良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于他人則念念在心而不忘而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講解出自東方亦只照臨是冒意勿作有定處說德音無良總是言其德無情定不作聲譽言講者俾也可忘就夫婦之常理而人皆不忘而獨使我如此之其常矣。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嘆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申講彼日居月諸其旦其望皆東方自出久常之下固無遺而不及矣若父母于子皆有室家之願今我中道見棄何父母養我之不終也夫以諧老之夫婦而今困棄之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所以報我者何為不循義理也夫以見棄亡餘猶有望之之意性情之厚不于此見哉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疏解此是訴于日月之詞勿作呼父母而訴之也父母畜我不卒重不得于夫上蓋父母養已而使之不得于夫是即父母之恩有所未終也報我不述言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按終風首章可見此是寫望之之意于絕意之詞而莊姜之情至此極矣○衛上云女無不好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固是但人生百歲皆父母恩養所在直欲到底俱好今不得好到底即是恩養不得終局亦不必定指養在家不嫁為養也○此與上章末句雖無寧不二字

然上章祇何獨使我為可忘耶則此章亦皆云何為報我不述耶方是望之之意○輔廣漢曰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云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云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終風章全旨○通詩平看而意有淺深當以終字為主狂惑念深正終字之意須認不忍斥言口氣首章言其狂暴二章言其狂惑三章言其狂惑不制四章言其狂惑愈甚前二章皆以一句為比而下三句乃致其不忘後二章皆以二句為比而下二句乃致其憂思之將甚各章末句要見莊姜正靜自守意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燥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于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申講詠終風者曰夫婦之間固宜和厚以相與也若我今日之所遭遇有不能忘言者彼天道不忒則有溫和之氣今也終日之風既無止息而且加之以狂暴則乖戾而不和也甚矣然雖狂暴亦有顧我則笑之時而若致夫相親之意但其情則是其意則非言之謔也放蕩而不很色之笑也傲慢而不敬所以使我不敢言而但中心為傷悼耳豈謂其狂暴之不誠而遂恝然也哉

疏解首句是喻其狂暴下但是言待已之不誠而傷之也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以下不須補出正意蓋上接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即似說終風大抵有意無意之間詩家常法也終日風而且暴謂是喻其狂蕩暴疾非以終風喻狂蕩且暴喻暴疾也倒而笑初無好意味一則字即寓浪傲但有笑謔而浪非常謔狎笑而傲非誠笑也下句笑字因上句笑字而轉謔浪傲皆從中不誠之意似笑為主謔不是正經笑浪不是好氣笑傲不是親熱歡喜笑雖局假意又不好

說破他惟有嘿嘿感悼而已中心是悼爱得不敢言而心獨傷之意

終風且霾叶[illegible]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申講彼天道和平則有清明之象今也終日之風既無止息而且加以雨土之蒙霧則陰霾而閉塞也甚矣然雖狂惑亦有惠然肯來之時但以為往矣而又有莫往之時以為來矣而又有莫來之時往來之時少而莫往莫來之時多反覆而不可常如此所以使我情切于中悠悠思之而不能已耳豈敢以往來之無常而遂忘情也哉

疏解首句是喻其狂惑下即其無常而思之也大風揚塵土自上而下是謂雨土蒙霧是雨土非真雨則蒙霧非真霧皆風使然若真霧則無風矣此有閉塞不開之意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倏而背來又倏而絕

不往來意如飄風不可捉摸然皆來無我而莫來甚民此悠悠之思苦其終無了日也非止與其來正憂其狂惑之無已時耳

終風且曀與殪叶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與疐叶

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串講彼陰風既散則其蔽也有時而開今終風而且陰曀甚其止矣乃不旋日而又曀焉雖暫開而即閉也其狂惑如此是以使我當寢寐之時心有所係鬱鬱之而不能寐而思願之深遂至感傷閉塞而成鼽嚏之疾也亦將如之何哉

疏解上二句喻狂惑之暫開復蔽下言切于所憂也暫開在不旋日內看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曀如故矣寤言二句須一串說蓋言寤而不寐思之以至于病也憂能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嚏不必泥風霧說願言則嚏猶甘心疾首之謂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串講彼驟雨迅雷則其止也可立而待今則陰之蔽也曀曀然方晦而未明雷之發也虺虺然將發而未震蓋未有開霽之候也夫狂惑之蔽愈深而未已如此是以使我寤焉而不能寐而思願之深至于輾轉反側而不能釋于懷焉亦將如之何哉夫托物以為比而不忍直斥其非感憤以致思而猶有望之之意詩人之忠厚何如也

疏解上二句喻其狂惑之愈深下言其思之甚也曀曀其陰是積陰之象虺虺其靁是衍蘊之聲與驟雨迅雷不同二句對看此不日有曀為甚懷是懷之于中而不達于口有念久不忘意較之狂惑未已則我之懷亦未已也此與上首末二句[illegible]本章說

終風四章章四句○說見上篇

擊鼓章旨○通詩皆危苦愁嘆之詞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以我獨南行句作主其序征役之苦失伍之狀與思存室家之約俱根上南行來惟有憂心則無鬭志既無鬭志自動伍離意自一串折言之則首章言其南行之事次章本其南行之故三章敘其憂懼之狀皆自征行之苦而言也四章述其室家之情五章悲違室家之約皆自思家之情而言悲所以怨之也

擊鼓其鏜與湯叶踊躍用兵與行叶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串講擊鼓者人情非不聞鼓之聲身不親踊躍之事夫誰不願之若今日者鼓以進兵則疾徐高下而有鏜然之聲矣兵以禦敵則坐作擊刺而有踊躍之狀矣我之所為如此夫衛國之民皆惟上之所使也顧或役土功于國中或築城于漕邑非不勞苦猶處境內而無危亡之患惟我也獨從軍南行而遠

出在外有鋒鏑死亡之憂較之土國城漕者其危苦不尤甚乎

疏解此章言啟行之事上二句述其所為下因自傷其危苦也鼓以進兵用只餘件皆非戰特事土國城漕勿說役使不均就恭就均勞之中而較量其苦言彼非不勞而猶在境內若我之南行則事屬不測其苦尤甚耳南行須打踊躍鼓用兵意伐鄭未可露鄭在衛南故曰南行○擊鼓踊躍狀州吁喜兵樂事之態見非得已之師土國城漕非能安也以南行較之則安矣亦以見無一人之不役也○劉上玉曰按傳自言其所為屬首二句因言以下乃後二句但首二句雖自言所為卻概起勿着我字待下我獨南行出更妙且本不欲用兵而曰踊躍亦可味鋒鏑死亡勿露並憂字亦勿露以憂心有忡作下章也只當于獨字見意耳○通解坐作擊刺不以兵法言恐于下章有礙○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合當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于其間者矣不忍言之也如此則于不我活兮不我信兮忽方有味若求詳所云恃解經之

法而非風人之旨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忡與充同）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申講〕然南行之役果何為哉誠以今日之師本為伐鄭也而孫子仲若廷伐鄭之主帥我則從之而結好于陳修睦于宋先和二國遂進兵而同為伐鄭之舉焉是行也君與將欲之陳宋亦欲之而吾人固不欲也不許吾人之不欲使之南行而不我以歸存亡蓋未可知矣憂心之甚不有忡乎

〔疏解〕此章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始露出伐鄭意大將而呼之以字極之也如是其功業成之人平陳與宋見有與國以助之必啓兵連禍結之事視此役衆大約不我以歸矣能不憂哉見役也有主帥有與國伐鄭又止五日而以死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勿誤作歲月之久○陳供究丘軍賦陳與衛方睦衛乃結好于陳鄭莊佐宋子馮爭位宋殤素致怨于鄭衛亦求援于

宋平者合陳宋而後伐鄭也○按春秋傳曰衛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爰於也于是居于是處于是喪其馬而求之于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闘志也

〔申講〕夫死亡之志已積于心則于闘志何有哉彼師之出也宿食屯任有一定之居矣今則于是居之不必于常居之所也師之處也進止坐立有一定之處矣今則于是處之不必于常處之處也至于馬以駕車亦家國之所衛之中也今則不服控御于是喪其馬而求之于林之下矣其失伍離次如此誰復能振其赴敵之氣哉

〔疏解〕此存自陳忽獲之狀見其無闘志也居如宿食屯任之類處如進止坐立之類皆處有常控御有法此兵律也任情以處非行伍之法矣喪馬[illegible]

驅之意矣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憂心日結不復以戰闘為念此雖人心懈弛亦見上無節制而軍中有必敗之形也○居常處暫與喪馬分作三項看首句括八言下三句指馬言

死生契（[illegible]）**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申講〕夫闘志既無則死亡難免其如我室家何哉念我始為室家之時已為夫婦之情如此之厚有時而忘之不可也于是期以變故之交恐或有一死而一生者契闊之際恐或有一彼而一此者但不可兩忘相棄棄與子有成說矣且相與執子之手以為一時之愛如此之篤有時而負之不可也于是期以百歲相依白頭共守雖終身不忍背負焉則又重致夫丁寧之意矣今日言猶在耳安能以忘之也哉

〔疏解〕此章追叙其室家之約也承上無闘志來既無闘志自動私情四句聯說

上二句勤其不相忘棄以處變言下二句期其不相背負以處常言死生契闊作二字看或云生死之期極為契闊因下章但言契闊不言生死也牽滯可笑劉上玉曰按下章闊兮應契闊不我活兮應死生並非但言契闊不言死生偕老謂偕生偕死而無他適意即生同室死同穴也

于（音吁下同）**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師人反）**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申講〕奈何有是南行也吁嗟乎昔者契闊之約如此此固望其能活也今也有死亡之患其終不我活矣安得全軀以歸而遂此約乎吁嗟乎昔者偕老之約如此固望其能伸也今也有死亡之患其約不我伸矣安得完節以歸而伸此信乎此吾人憂思之情所以不能自已也夫既紀其南行之憂又恐不遂其室家之約衛人之怨亦深矣豈非州吁侵擾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而致民之怨如此耶

其本至于敗亡宜矣

【疏解】此承上章說上章是述其言此是嘆其不得遂而怨之也不得活謂不得活以遂其約也不得伸謂不得伸以踐其信也意必死亡根無聊志來有惟恐之意而不我字正答州吁○此連上章爲一串意亦是軍士離次時謂思過慮只叠務說下○唐人詩云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是不我活意可味無定橋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是不我信意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音全首○通詩重自責上以我無令人句作主母氏勞苦與莫慰母心所謂無令人也首章略分上是論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與子無報親之孝以致自責之意析言之則如鄭義云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根上無令人來益至于自責而有微諷之意與有以感悟其親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與同母氏劬勞叶音僚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串講】凱風者曰不可忘者親之恩所當盡者子之職今我七子之無以報吾母也豈其未知母氏之恩乎彼凱風南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所以長養之也棘心由其長養因夭夭而少好則風之爲力多矣我母氏生我衆子而育養之亦猶凱風之長養棘心也其劬勞也不亦甚乎夫母氏劬勞之恩如此而爲子者將何以爲報也

【疏解】首二句喻母育子之恩末句嘆其勞也此即凱風吹棘心于少好之時比慈母育衆子于童稚之日也劬勞只就幼時說蓋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既劬勞則子當孝故曰起自責之端○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棘薪叢也棘性堅強資風之長養者○劉上玉曰按此詩雖三句比末句正然兩句一連前吹彼棘心說氣稍在棘心夭夭承下卻連下夭夭亦起劬勞意也此詩一之句下不妨明補正意然亦不補高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串講】彼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是棘已成但可爲薪而非美材不有負凱風之長養乎況我母氏通明而賢淑其聖善也若此則爲子者亦宜同歸于善也今何子雖壯大而無一令人以承之則亦棘薪而已其有負于母也不既多乎

【疏解】此章是自責之意以棘薪之成而非美材與己之壯大而非令人也聖即通明善即賢淑然就婦德言不黏育子上說亦勿就節操上說無令人只是無善可述而不能黏于道亦在其中○劉辰樂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合之而去也此意言外七子字在下章只說其乃無一善人便已見得○劉安成曰上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言凱風與棘而下文以母

興子應故屬興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于勞苦乎于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辭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串講】彼寒泉乃無情之物若無與于人也然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浚而邑人賴之以生養焉況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爲人子者宜有所養于母矣今有子七人反不能左右就養以安母之身而使母勞苦之不免焉曾寒泉之不如矣何所逃其責哉

【疏解】此章以無情與有情而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也寒泉有益于浚與子之無益于親對我無令人句來至此方有微諷意勞苦而註曰微指其事者指其不安室而欲嫁之事也然勿露出○此勞苦與上劬勞不同乃不得養而自安意

○說通於諫是役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而遠深則殆矣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串講 彼黃鳥乃無知之物若無與于人也然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猶能使聞之者傾耳而悅心焉況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爲人子者宜有以慰悅乎母矣今有子七人反不能承歡順志以慰母之心而使母憂思之不免爲負黃鳥之不如矣向所辭其咎哉夫始焉本母之劬勞以起自責之端既焉痛子職之未盡以致自責之深日下自責之中寓規風之意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疏解 此章以無知與有知而責其不能悅母之心也黃鳥猶能悅人與子寧不能悅母耶見無令人也莫慰母心言其心不免于經營承歡無道此與上章俱要得自怨自艾口氣○玩按睍睆字皆從目言其目有清和圓轉之意也舊講沉連好音句作解非是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章全旨○通詩上三章思君子行役之勞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善見其情之正也以懷思二字作主終篇正其善懷處此不是夫婦泛常別離之詩蓋其君子在外而又或履險患其室家非惟思之且憂之且爲之求善處之策觀自詒伊阻一語可見室勞我心悠悠我思從自詒伊阻生來百爾君子四句又從勞心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總是思其久役未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朱豐城曰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爲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者至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泄以世反)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于外而自遺阻隔也

串講 詠雄雉者曰往役者固不容逃之義而思念者亦不容已之情今我君子之從役在外我其能以忘情乎彼雄雉于飛其羽則泄泄然舒緩自得容其形神一似悠然而無累者斯亦物類之最適者矣而我所懷之人乃以王事不可以不勤公義不容以自逸而自詒阻隔于外欲自如而不可得焉付雄雉之不若矣使我如之何而不念也哉

疏解 此章以物性之自如與君子之不得自如恭反興也懷字伊字其指君子而言自字最有味多是負氣矜智慨慕功名之人故下以不忮不求望之不爲王事伊阻而不敢歸怨其上見今之往役激于忠君愛國而然反若其夫所自致者○泄泄處玩出安閒自適意自詒伊阻內便有昇滯不自得意以與上舒緩對若古詩云但願在家相對貧不願天涯金繞身即是此意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上時掌反)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串講 彼雄雉于飛或下其音或上其音何飛鳴而自得也我君子從役在外而一歲日隔之誠哉實有以勞我之心而不能釋也安得如雄雉之自適乎

疏解 此章物以飛鳴而自適興已以思念而勞心亦反興也發矣二句作一氣讀講勞心處要根上伊阻今下保身○鄭云遠行犯患多爲憂懼而不自已故勞心爲甚○韓士俊思君子而至于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能自得如雉也反好處俱埋伏在內○嚴緝燕燕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齎反)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之反)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串講 不觀瞻彼日月乎或明于晝或明于夜往來無停機矣我君子之從役時積而日日積而月彌久在于外而不來悠悠然日無盡月無盡而我之思亦與之俱無窮矣使道之或邇猶可以期其歸今也道里遼遠山川間之非朝夕之所可至何能遽來以慰我悠悠之思哉于愁苦綿綿總是傷心之日月句

通解此章上二句見日月而思君子從役之久下嘆其遊歸之難也日有朝夕月有晦明仍樂往來說日月迭往迭來君子一往而不復來故思之正解得上二句下二句無解蓋上句言久下二句言遠也有謂首句略斷下三句一氣說落總是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未穩總論二字含下善處得全意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下孟反叶戶郎反 不忮 之豉反 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串講夫君子之歸固未敢必但可保全亦幸矣蓋遠行易以犯患惟善處可以得全爾諸從役之君子豈不知持身遠害之德行乎彼天下禍以伏好起于嫉忿之太勝于是忌人之有而忮心生矣忮非德行也斷君子夫其妨功害德之念可乎天下禍以私請爲由于貪心之過多于是恥己之無而求心生矣求非德行也爾君子戒其多慾之私可乎如是則險阻以平紛爭以息用之于身則名全用之于國則事濟居常處變又安往而不善也哉將見完身有策言歸

有日而君之心亦可以少慰矣不然暗雄雉而興嗟歸日月而增慨我之思將何時已耶夫不獨以德行望其夫而兼望之共事之君子詩人之思曲而周矣

通解此章亦本思上來正因其不歸而與其善處如此是思之切而無往不至也上二句啓以知德行下是盡德行之蓋正見其當知處○讀者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處中相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必衆人皆知德行然後關係之間一團和氣推賢讓能俱無可傷○通解云一身在外斯同役俱相善處。乃得保全不忮不求正是德行忮心生于忿求心生于貪世路風波皆由此起、思婦念征人之切故于閨閣中想出一段居身涉世道理立言何等深婉○不忮則不至猜深而致禍不求則不以戾斯而焚身何用不臧謂處常處變無不善也不敢必其歸而但願其善處得全甚伊阻者悲幾不用而不來者庶幾能來正思之極懇切處○朱鄰城曰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矣○附錄不忮不求二句舍釋文并文評以資觀覽○恢君子者進以成言之術爲夫天下莫不臧于忮求未有不忮求之人往而逢其害者故思婦以爲君子勸若曰人無不自愛其身至太猜非而各天涯毋不惜以其身與世爲難夫人情必不相遠得意之境無不一人爲擅也明矣且宇宙甚大何往不得我所而沾沾較量人我間耶我所云德行者以冲懷率物身名倫紀之外無不可以讓人以充節持躬清恬淡泊之中無不可以處已蓋人我所爭不過有餘不足之數耳我不足并欲使人皆見其不足勢不能也人有餘并欲使我亦似其有餘勢愈不能也夫嫉妒誰乎先而逞於亦人之紛然自有以取之相去于成此黃者于中耳自來同澤同袍縉紳英雄非儕伍之色而忮也可乎居屯遇蹇利害而名致亦我之將命自有以制之在約思純乃真君子中耳非必殉清節惺然恥以身家累如己之心而求也可乎豈乎人間能患難之有仇隙既間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功未見于出門怨彌深十行路而後慨然自悔曰于何不臧晚矣晚矣夫天下莫惜于姤美之心而戈不非惜忮焉而爲人所惜不可言也忮焉而爲人所容尤不可言也意氣和平不與相忍一方之意此爲靜無悔之道可以歷險阻而不受其傷天下莫苦于

分甘之心而閱窮非苦求焉而人莫我應不可言也求焉而我受人憐尤不可言也夙期潛遠恥爲後車命駕之呼此爲廉无咎之道可以人腊膏而不庶其深君子雖于哉去胸中之城府爲平正直之路所由開遠嘗境之網羅吉祥善事之端所由発不于此而求臧其爲伊阻多矣○前半極言忮求無益已足消角距之雄心振柔靡之弱氣至後婉轉而出道出靜無悔廉無咎之道意義斯深一部易理爛熟于胸中以此詁詩非十分才學人豈易有此見解○題而不一氣寫盡層疊說來都無一意犯重淺深關闔之法無不具備豈得以言釋格。堪作弁髦之佩耶

雄雉四章章四句

總有皆葉章人全苦○通詩都是剛淫而剛遮意只在言外首章言爲事當有所度其險可又當度其義二章言若不能度其則必至于反常而逆理有越理義非配偶之道三章則深之以婚姻常理見古時之不可越也末章言非偶不可從禁人當行可行不可以剛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所不可也皆以不度得

義寫主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與器同

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串講]歌匏有苦葉者曰男女有一定之例而禮義定人道之閑防今人不顧此而妄為邪不觀渡水者乎夫渡者之臨流而濟待其有備而無患也而今問其所渡之具則匏也而匏方有苦葉非可用之材矣且幸其水茂而易踰也而今問其所渡之處則濟也而濟又有深涉非嘗試之地矣行者于此當何如哉倘亦必自酌量乎淺深之宜何不思夫均之渡也就其深矣則以衣而涉之非謂深之必不可踰而踰之則固有其道也就其淺矣則褰衣而涉之非知淺之不難于越而越之亦自有其道也豈可不顧而自恣以行哉然則男女之際亦

當量度禮義而行不猶是乎

[疏解]匏有苦葉尚未可用比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非同乏流比先王之禮甚嚴也此時而欲禮以行是深厲淺揭之常道此時而移欲以往是濟盈雉鳴之邪說然此二句只將來引起下意不得便以正意配說○濟有深涉是水之深不可涉者下就可涉中亦有淺深與上深字不同二則字甚活有度量意正比男女當量度禮義也總見濟深叵測不可輕渡意○孫仲容云末二句仍敎他不要涉不是敎他權宜涉法○上二句言水之難渡見必不可行也下二句言渡之當量見可行而又宜斟酌也然玩集註只言當量度禮義見婚姻不可草草之意非必厲揭適宜為敎以渡之之方也○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從之腰以渡水洗無間所謂腰舟是也凡水自帶以上至心曰厲由膝以下為揭渡水不深褰衣而渡褰衣謂褰裳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音米鷕以小反**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軌與軌同叶居有反

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也

[串講]夫禮義之當度如此何今人之不度乃至反常而逆理乎彼濟必有水也而濟渡之處瀰然而盈矣雉必有聲也而雌雉之聲鷕然而鳴矣以常理而論濟盈則必濡其軌今乃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雌鳴則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歌是大異常也彼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者何其失人道之常哉

[疏解]此章即物理之失其常喻人道之失其常也首二句引起下二句濟盈喻淫思之溢雉鳴喻淫心之動濟盈二句方是比言縱欲必犯禮而今日無寄心動而求配而從非其類總是無顧忌而反常道意

雝雝鳴鴈雝音邕鴈五晏反**旭日始旦**旭許玉反**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

人之于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串講]謂不觀古人之于婚姻乎古人以婚姻嘉禮也將以傳之是觀其幣聘之不修故其納采也則奠雝雝之鳴鴈蓋取其生有定偶而有從一而終之義也其納采請期也則用旭日之始旦蓋取其日之方升而有男女正始之道也然是禮之行豈急遽而無漸哉將偕老之是期必不敢結盟于臨事士如歸妻親迎于氷泮之時則迨氷於未泮之先而行納采請期之禮焉若于此時而歸妻則失之驟矣古人不為也大古人于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何淫人之不然也

[疏解]此章舉婚姻之常禮正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以禮字為主鴈取其偶也旦貴其始也歸妻以氷泮正桃夭之時古人必及氷未泮之時以此雝雝之鴈就始旦之際而納采請期焉所謂求不暴節以禮也○鴈生執之以行故言鴈昏婚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鴈集傳但言納采用鴈舉六禮之始耳其在請期亦奠鴈也親迎以昏取陽往陰來之義

招招（音韶）舟子（叶與里反）人涉卬（與昂同）否（叶蒲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

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偶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串講］且去觀男女之有定偶乎惟彼舟子疾呼于河畔結好于多朋其招人以渡水也人皆從之矣卬則以爲聘期太易絕少生平之素敢托同心而從人取便乎故人涉而卬否也夫人涉而卬否豈竟不渡哉蓋若輩非我族類卬應不吝此河干之待須其所招者爲我之友而後以類相從耳不若他人之邂逅同舟而非同心之侶也夫涉者之所須如此然則男女之際必待配偶而相從亦猶是也何淫人之不知恥夫當淫風流行之際而其間猶有淫蕩猶貞之人倚乎從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者矣

［疏解］此章卽渡者之必從其類比配者之必待其偶也末何正是待配偶而相從者諸講皆云舟子非我族類必待我友之招群應氣求而後從豈我友亦爲舟者耶人必我友駕舟而後涉耶此大槩言人之涉者非我族類必待舟子所招之人是我友而後從此註意也卽我友亦不限定朋友但其人是我輩者大槩按是其配偶意耳○上章于迨字見不迫此章于須字見不苟若急欲從人便無可須矣○附錄招招舟子○蘇轍伊文非文評以資觀覽○詩人借渡以自信愼所從也夫招招者其非友船也明矣以勿涉自信豈非愼于擇友者乎且天下之事人無不欲趨于先而吾則有以待其後故一利濟間而有不勝耶重者不然亦胡爲流連澤畔而不去耶夫婦之合有友道焉試觀左泉右淇之間有擊楫而相向者乎斯人也亦既洵有情矣於舟楫之中有乘風而相呼者乎是舟也亦既傾于聽矣當是時從蘭槳而邀我耳者招招之聲也橫流而渡者舟子也群而涉者人也卬獨自念卬將褰裳以就乎抑將徘徊而佇乎卬將與波而上下乎抑將濯清流以自潔乎在彼輕舠容與方共快一葦之航而以卬觀之則猶渺然深涉而已在彼微波通詞方共效浮行之樂而以卬觀之則猶渺然險矣而已人曰濟乎欲渡無梁于其終留河滸乎卬曰已矣無復願夫豈足爭濡河干獨駐浩渺長波去我無極人有不笑于者哉然而卬自有卬之深情者也卬所以始念而自誓再計而益決者卬不孤卬自有我友也卬與友共濟有期未結綢繆之好其將何時邂逅耶猶今須焉而友終不至則道遠無期卬猶將堅于天末耳卬與友偕有是望承伸覲致之情其將何地溯洄耶猶今須焉而友反如遠則鼓棹偶遊卬猶勝漸中自惜耳然而卬與我友已有言矣當夫臨河競渡而得有一人焉從容而後至此與我友也向使行路悠悠卬何以對我友乎言念君子企予望之能不思與河梁而悲信乎方道左棲遲而更有一人焉後我而徐行此與吾友也向使乘舟汎汎卬何以慰我友乎作一知己可以不恨當相與指白水以明衷嗟嘆友道之得以不廢者徒以吾所人在下以今日之傍徨卜他年之燕婉矣問彼擕于中流之子得無有焉河濡首者乎還顧卬與友之同舟而濟也雖欲徒倚以待之晚矣○就事寫情不著寒境而能纏綿婉約則其風流三百篇之下所以丞推騷儷也○前幅融凝而來大有玉佩珊珊之致入後正襟危坐芳情自許吹氣勝蘭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章全旨○通詩總是自反其德不甘棄之意首章論夫婦之常道以發見棄之端下言夫婦之變以詳致悲怨之情也以德音莫違句作主治家勤勞與睦鄰之善安貧之志周急之義都是德中事屢言其德音之善見無可棄之罪矣無可棄而見棄則由于顏色之衰也細分之一章是言夫婦交和而所取當在德二章方見棄之苦而猶有望夫之意三章咎其棄德不取而因致絕望之詞四章敘勤勞之事正指爲德之實以見無可棄之罪五章則言棄己之勤勞六章則言棄己于安樂深嘆其德之見拒而情之大變于始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采葑（與封同）采菲（與匪同）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蔓菁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者也○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

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顔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串講]谷風者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夫與婦是故夫婦之間其幸于終身之胥歡莫戚于一旦之相睽予今何不幸而遭此變耶彼習習和舒之谷風維陰陽交和而有此也而後其感也以陰其成也以雨大澤于是而降焉然則夫婦和而後家道成也何以異是故爲夫婦者以和爲貴但當黽勉以求同心無有違顔無有怍色使閨門不至反目稍有所怒以傷夫婦之和可也夫不宜怒而有怒則亦以色衰之故耳彼葑與菲莖之食偕美而根有時惡采葑菲者去其無用救其有用以充品于几筵可也豈可以下體之惡而并棄其莖之美乎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顔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亦猶是也故爲婦者但德音之善始終不違則可以相親相愛共期偕老以及爾同死矣于可偕之中猶當獨知其可愛何必計其顔色之衰而棄之哉

[通解]此章泛論夫婦之常道上四句言室家之當和重和字下言已德之可取重德字然上下各一喻而意寔相承見夫婦不但宜和亦不宜徒取其色只借此以發端不粘棄婦身上說以陰以雨申講皆言陰而雨也黽勉字要味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之謂之黽勉人心之同異何常之有所恃者丈夫曠達之識豈不能容一婦人則兩心之原不異者不可不勉而同也同心即是和怒則不和之甚矣此二句就夫婦上槩言之德音不外下治家勤勞等事但此處且虚與違前後一致不違其初也正對顔色之違說葑菲根有美惡莖無美惡以比婦人色有盛衰德無盛衰爲夫者以色故而遺其德豈夫婦之道哉○附錄黽勉同心二句魏光國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勉其夫之同心者戒其夫之異心者也夫同心何待于勉勉已強矣又可重之以怒乎棄婦蓋不得已而致望于夫耳若曰人心之不同吾豈敢謂子心即我心乎然非所論于夫婦也夫婦喜則同喜憂則同憂有不得岐之而使二者蓋至今而恨我兩人之不和焉谷風之吾已知其陰雨之所不足當君子之歡娛吾已知吾微薄之才不足供君子之驅策怒者其常同心不敢望矣顧吾私念之天下有黽勉之一法請介異而爲同者此試之他人則厚而試之夫婦則薄者也而今請借其薄者以爲厚此試之他人則常而試之夫婦則變者也而今請借其變者以爲常心將異矣而復聯之使同在君子猶有不自快者然君子所歷之境豈盡快心在戚邇可強自寛假而在夫婦獨不可乎姑以同心相通勉焉而勿肆然加之以怒可也心已異矣而欲反之使同在君子大有不自恢者然君子所處之地豈盡愜心在世緣可強自調遣而在夫婦獨不可乎姑以同心相黽勉焉而勿遽然乘之以怒可也蓋因其有可怒而怒之怒亦自取然易思婦人亦何故而動君子之怒疎樹之罪尚有可原也不察其有可原而噴有煩言婦則懟矣而君子遂以此爲晳乎若有其無可怒而怒之怒亦無奈然易思婦人亦何故而安君子之怒順從之道自不敢抗也不憐其不敢抗而時有違言婦則順矣而君子遂以爲徒乎吾向謂夫婦之同心夫婦所應有也予今知夫婦之同心夫婦所稀覯也蓋至黽勉之不能而予始絶矣可哀也夫○柔情款款時眉間中人

語又最肯棄婦萬不得已中語萬轉千迴如此說黽勉使我柔情欲往矣白頭紈扇不堪三四讀○夫婦本宜同心何待黽勉說到黽勉已自落後一層矣篇中借薄爲厚借變爲常二偶便已透入題髓後來愁哲順從數語寓不宜有怒意言尤覺淒冷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音齊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待禮反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串講]夫何君子竟以顔色之衰棄德音之善而遂有別離之痛乎夫別而兩相

憯其苦猶可言也別而竟相絕其苦不可言也故我由此而去行道之間遲遲
不進足欲前而心不忍如相背然是何也蓋予心不能無望也猶望別者必有
送而遠別者必遠送乃夫之送我則不遠而止邇門內之途何易竟行甚邇而
忽已盡矣君子至此遂恝然而止矣其斷然絕我也如此惟恐去之不速乃我之
苦也何如哉予始以天下之苦莫荼爲甚以今觀之荼奚啻其苦也其甘乃如
薺耳世人皆知甘薺而苦荼亦或知甘荼而苦予乎然我固苦矣而夫則樂甚
其宴爾新婚甚如兄弟之相友而和樂且湛焉何獨至于我而不見恤也殆有
不能爲情者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已不忍絕意于夫而夫則斷然絕意于已下四句遂承言
已之甚苦而嘆夫之不見恤也行道二句見不忍相遠之意按集註行于道路
勿說遠了觀下薄送我畿便見行道猶言走路是方出門時不遠二句形容斷
然見絕之意註故夫字是暗將推言之勿入口氣中誰謂二句承上四句來甚
言其見棄之尤苦也○荼本苦薺本甘但以我見棄之故較之于荼則荼反甘

于薺○非謂荼寔甘于薺也末二句言夫之樂正見已之所由苦也須將夫之待
已與待新昏相較處形之見得甘如兄弟者亦復知此苦否也○白齋山詩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是此詩註腳

涇以渭濁湜湜湜音殖其沚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笱音苟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後胡口反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
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
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
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
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
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于
新昏故不以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
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

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串說夫我之見棄固以色衰然豈無可取者乎今夫水言天下之至濁者則于
涇言天下之至清者則于渭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及涇入渭水而
與之合則觀乎清者顯其濁是涇非自濁渭定濁之也然其別出之渚流或少
緩湜然既加而水之真性湛焉猶有湜湜然而清處濁固可棄而清處亦可取
也今我以顏色之衰形于新昏而益見憔悴不猶涇屬于渭之時乎然色雖已
衰而心之善則有可取猶湜湜之沚也但夫之安于新昏不以我之德爲潔而
與之故雖可取而不見取耳然彼雖不我屑而我豈能頓忘其家哉彼通魚往
來者有梁乃我之梁也爾毋得逝我之梁焉承梁之空以取魚者有笱乃我之
笱也爾毋得發我之笱焉然此亦我不忍遽忘之情耳今我一身且不見容于
君子彼逝梁發笱乃我去後之事又何暇恤哉則亦聽之已耳

疏解此章言夫之棄德而取色也上四句喻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四句喻已
有所禁而不能禁涇比已色之衰渭比新昏之美湜湜其沚即上德音莫違以

涇濁而有沚之清比親暱而有心之美奈夫之不見取何梁比所居之閨門笱
比閨門所行之事總是戀戀不忘反顧之意末二句是自解之詞言我去後則
任彼居之行之耳似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已引起治家之端下遂
舉其事而盡言之○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去
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特忿恨決絕之辭耳
豈若此詩云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已乃知國
風怨誹也厚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又詩云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
重回亦遑恤我後之旨而意稍決絕去風人遠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匍音蒲匐蒲卜反救救叶居尤反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
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
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串講〕夫我今去矣然我治家之事不猶堪追溯乎彼水有淺深也渡水者就其深矣則編竹為方刳木為舟以渡之就其淺矣則潛行為泳浮身為游以渡之蓋不計其淺與深而期其必濟如此也況我于君子之家乎家道有有亡也我則不計其何者為有何者為亡無不黽勉以求之有則求也而必以繼其有亡亦求也而必以濟其亡所以盡心竭力者蓋無餘矣至于凡民有喪則不憚匍匐往而救之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所以待鄰里鄉黨者又莫不盡其道也此正德音之莫違而可與爾同死者豈有可棄之道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與其治家之勤下四及其睦鄰之善也重在治家上睦鄰特治家中一事而帶言之與意到求之句止以水之淺深期于必濟與家之有無期于必成雖以四句與附句而淺深有無是相應也匍匐見急于救難之狀不是果然如此救之如致令徒以周其急供糜粥以扶其羸皆是其待鄰里循然蓋以為吾夫同人之惡也首章之德音三章之心有可取五章之我德皆在于此總見今日得以成家皆吾力所致有可取而無可棄之道

不我能慉(與畜同) **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與壽同叶市周反) **昔育恐育鞫**(與鞠同) **及爾顛覆**(與福同)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慉養阻卻鞫窮也○承上章言我于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卻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于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于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于恐懼之中育鞫謂生于困窮之際亦通

〔串講〕夫我之治家勤勞如此是宜慉我以終身也今也不我能慉則亦已矣且輒相棄絕而反以我為仇讎所行不已甚乎所以然者何哉蓋人之愛憎皆本于心憎而不知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心既拒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者百物具陳而不見售也夫人情雖一日之憂患每每終身不忘猶皆所與共憂患之人至安樂而輒相棄也子亦記昔相與為生之日乎有餘則相與積之不足則相與恐之惟恐分毫不慎或窮蹙而不繼而及爾皆至于

顛覆今也幸勤蓄聚之後自覺家業漸成而既生既育矣以情而論宜其感念之不忘也乃恩情中斷非惟無恩又若與有仇而比予于毒而棄之豈努力成家反速其疏離之路耶予竊不解矣

〔疏解〕此章總是言夫不當見棄之意上四句言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言已無可棄而反見棄首二句是不見取既阻二句是推其不見取之故重心上賈用不售須重發正意方是昔育恐育鞫即治家不計有無時事惟恐不能保生也恐字要發揮即黽勉求之之意比予于毒即反以為仇意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豈不可恕○毒毒藥也病者不大速生之時不得已而用毒藥既生之後更服則傷元氣故輒棄之所以說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李氏曰此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

我有旨蓄(敕六反) **亦以御**(音語)**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音繪)**既詒我肄**(音異) **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塈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于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于安樂則棄之也又言于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串講〕且我之所以不當棄者豈但如斯而已乎彼我有旨蓄儲之室中有備無患其蓄而聚之者蓋欲以作冬日之預備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于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以我御窮困之時而不可與其安樂者也且當夫未棄之先欲棄之際當遇我以洸然之武而剛猛之相加臨我以潰然之怒而憤色之相待又盡遺我以勞苦不堪之事而有所不恤也夫今日之薄固如此矣獨不念夫昔者乎昔者我來息之時何其洋且隆惟恐拂吾心而武怒之不加安遇是卑惟恐累吾身而勞肄之不投亦當如見如弟矣豈有如今日待民之薄乎厚于昔而薄于今此我之所以不能無言也夫當見棄而惓惓忠厚之情猶藹然于言詞之表可謂賢矣而為夫者顧以色衰棄之何習俗之浮薄一至此哉

〔發明〕此章上四句與其同乎苦而棄于集下言今之薄不如昔之厚也首二句與下二句與他與不同是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也註中至于黍夏則不食之與至于安樂則棄之正與意之相應處○劉上玉云首二句雖若我有二字然亦大繫詩非寔事也不寔乃亦興意若說寔則賦體矣○況水湧也其勇如水之湧水之潰者其勢橫溢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況言無和平之氣潰言無好合之情也詩肄非上文平日治家勤勞之事乃肄乏時致資以分外難任之事蓋欲伺其不及以為難端也正見他薄處來既來詠止息時也追言昔日便見今日之不然故曰怨之深○朱豊城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敘有治家之勤有睦隣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于見棄矣而眷眷忠厚之意猶藹然溢于言詞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于新昏不以為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章○首二句是勸君之歸下言已之因君而見困亦是勸歸之意俱重胡不歸句黎臣陳大義以勸君歸亶有枕戈思奮之氣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固當不俱淹恤今日微君云云者激其君以有為也若作怨詞便非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于此哉

〔申講〕賦式微者曰君之與國相為存亡者也臣之與君相為休戚者也今我黎遭外寇之憑陵而旅寓他國以宗廟則失守矣以社稷則丘墟矣衰微不已甚乎衰微不已甚乎胡不為歸國之計而思一興復之也且我之所以甘受困阨而備嘗于斯者正為君故而欲隱忍以圖全也使非以君之故則宗廟既滅正人臣視死如歸之日胡為乎中露而遭此霑濡之辱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申講〕我黎遭外敵之侵伐而寄跡他方以宮國則淪亡矣以人民則離散矣衰微不已極乎衰微不已極乎胡不為反國之謀而思一恢復之也且我之所以甘受窮辱而依依于斯者亦為君故而欲待時而復振也使非以君之故則邦家新復正人臣以死報國之時胡為乎泥中而遭此陷溺之難哉夫主憂臣辱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先後待物之圖在吾君亦可以自奮矣若久居此非計之得也君其自遂乎

〔發明〕式微謂衰之甚社稷無倚人民無托也○范華陽曰諸侯失國而寄于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不必就在衛之微劣諸事者勸其君歸國以為興起自力之圖夫黎之國已失矣歸將焉往味其意若曰與其苟寄他邦不如歸去之為愈也要講得含蓄不必明言衛不救而勸其歸然責衛之意亦然言外微君之故非歸忍于君正為君恢復之計中露泥中見其霑濡陷溺所以激君之歸因以自振是借來字面非真處于露中泥中也亦不可作譬喻說或謂衛寔有此地名則詩言反無味矣註不見拯救意猶在言外○朱叔熙曰黎侯為狄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與黎接境而衛不救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者甚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則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說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胡新安曰稱傳云以詩作于衛地故編之衛風

式微二章章四句○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旄丘章全旨○此詩黎臣久寓于衛望救不至而屢致其諷諭之詞也摩所與同旬乃一篇之大旨首章感物而怪之次章設詞而度之三章以不同心諷之末章以不聞忠責之須秀秀相承說來方見曲盡人情處本皆衛君而但斥其臣亦詩人立言之善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

丁斯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濶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申講]旄丘者曰國家不能無遇變之日友邦不可無存恤之心我國之至于衛也見旄丘之葛之始生其節猶簇聚而密也今觀旄丘之葛何其節之濶也則葛既長而時物變矣我黎國當式微之秋遭左祈之禍求拯于衛爲日非與其來若渴也今叔兮伯兮乃以日繼日坐視倒懸之厄而不拯何哉

[疏解]此章即時物之變也久與衛侯之救也緩須要説得是與體不是賦體二何字和應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亡國孤臣遷延于旄丘之塲致悵于蒙生之葛登山流涕望雲思歸真有一段情極勢迫不勝望救之意末句不可作疑問之詞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舉里反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申講]夫惟多日而不救宜亦爲之不安也今吾倚門而東望焉車塵不起旌旗不興何寢兵息馬安處而不來乎意者衛欲并偏師能挾戎齊晉相率而至成泰勢聚兵相從合與國俱來以救我乎夫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也今吾計日而閣指焉爲親其發衆申其遲何不日不月久待而不至乎意者是來且適與行合或王事之所駐或國難之方興有他故而不得來乎否則外無約從之計內無援國之寇高枕而視鄰國之亡恐荒而失事機之會俾戎翟生心兄弟失援衛其不然乎

[疏解]此章揣衛臣不救之故二何其句是之之詞也二必有句度之之詞也處字根上何多日句說來久字根上必有與句說來成排一時而言久倒日爲樹以至今日言兩設疑詞見得無與無以則當不宜啓處不俟終日決無率爾長丁嚀咄唶之時他分解然簇之情未至此而窮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敝也○又自言客久而裘敝矣豈我之車不東告于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申講]且亦知我之在衛日久而望救之心日切乎試視乎裘之服始之如裘如齊者未嘗不鮮明而潤澤也今則旅寓既久且蒙戎而敝矣奈何援兵不至豈我之車未嘗東告于汝以求援乎非也蓋以我之心王受臣序之心也爾之心是然無事之心也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與夜幸之而禁禍綴敝以長寇讎告急之歸日至而彼之安處多日猶故也豈真與國之俱來而他故之未暇哉

[疏解]首句是驗已寓衛之久下三句是微示諷切之意自首而裘時歷冬夏其久可知日蒙戎想見客途之苦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既云寓于衛矣何以又云東告于衛想匪車不東亦設爲之詞耳靡所與同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憫恤之意我有恢復之志而彼無拯救之心也不言不肯來救只言不與已同心所謂微諷切之也視裘敝而念同袍黎臣至此其亦苦矣

瑣細音兮尾兮流離之子叶奬里反叔兮伯兮褎音又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恆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申講]天我黎君臣值此播徙之餘瑣細而不能張大尾末而不能首領漂泊他旅艱難萬狀乃流離之子也爲鄰國者所宜勵其救災恤患之心隊師而西以拯一方之人可也而叔兮伯兮乃褎然談笑坐視其變而不爲之恤如塞耳而無聞爲何其心之忍哉夫當流離患難之際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疏解]此章首二句言已寓衛之勞微下而苛衛之不救也瑣尾是形容失國

比蓋感寒氣而生在流離上見流離謂君臣失其國而漂散依寓于他邦
也然一句意自一串言始之細末者乃流離漂散之子裝束可憐矣附者
當為之慨嘆而況朝見之固乎充耳無聞謂不聞其流離瑣尾之狀也須說得
激切言除是耳聾之人方不聞也不然觀此危苦安有不惻然動念者哉○流
離本鳥名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充耳塞也瑱所以塞耳者○按舊
說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胡傳云凡伯王臣也楚丘衛地也戎得伐之
以歸是衛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篇序于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
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敵所滅有由然矣○黃氏
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黎侯山國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疏衛有他國
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于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于衛
者衛國之所錄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刪

旄丘四章章四句○說同上篇

簡兮章全旨○通首總見其輕世肆志處上三章歷敘其所事逐層相承說來末
復表其所思正以見志也賢者仕于伶官舞罷飲酣不覺自露本懷開口說一
簡字則意直貫到碩人俁俁而意則伏在末章要寫為他若自暴口氣下一身現世
不恭等意都于言外見之思盛世而不賓衰世亦詩人忠厚之旨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上聲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
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
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串講】賦簡兮者曰君子之仕于世也或位高而責重或任大而政煩則動有所
拘而不能以自適矣我也身為伶官無世道之責曾何足以累我者但見脫略
形迹疏放不拘惟簡兮簡兮而已然舞非微末退處人惟于天地間不可謂無
所事也我則方將萬舞從作疾徐屈伸俯仰凡文舞武舞非我之所能而誰能
哉而果何在也當日之方中正陽明麗天之時而在前上處乃衆人屬目之地
斯時也翩翩長袖扶扶乘之日影洋洋萬舞蹈厲於陛之下益有以顯我之能
而一時共事之人誰不快觀我之所長也

【疏解】此章首二句言賢者于所執之事下言其所在之地也簡字將起通章神
情不拈定舞上說直有睥睨一世傲若無人之槩非止疏略形迹不拘拘檢束
為也蓋簡易是正訓不恭是所謂勿入口氣方將字隱然有慢不為非意為舞
兼文武言日之方中是明顯之時衆人屬目之地然須一串說不可以時與地
平看此合下二句皆自譽之詞而寓自嘲之意○釋考可日伶氏世掌樂官而
善焉故後世號樂為伶官

碩人俁俁音語**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

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
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串講】然我之才寧止此乎凡人于世無所有者中必衛有所挾以自負而干世
有所窺者又必別有所試以自雄予雖伶人而固碩人也俁俁然威儀襟度有

過人者以之處公庭之上而效萬舞之舞固無有如我之善舞者矣乃碩人技
不止此且有力如虎以之御馬彼馬之跳梁跋扈他人乘之而不敢前者碩人
則執彼御馬之轡欲騁則騁欲控則控有如組之柔焉又孰有如吾之善御者
乎我之才無不備如此然則氣蓋萬人之上才備前驅之選不可自負為賢豪
闊者耶

【疏解】此章上二句連說言舞之善下二句亦連說言御之善然須上下相承合
看既能樂舞又善御馬方見其才之無所不備亦若上章之自譽而自嘲也自
稱碩人而又曰俁俁見其威儀襟度有過人者非止形體之魁梧而已公庭正
是在前上處爲舞是他本職而不獨善舞又且善御出其勇力以執轡而帮控
無不如意也○如虎武人也壯剛之神氣與王之威靈若此可以為天子將帥
矣登車攬轡就驂虎觀用以跳八荒而撫中原豈非志之得也哉讒謂如虎者
而徒以之執轡也此賢者所以不得志也

左手執籥音藥**右手秉翟**音狄直角反**赫如渥赭**渥音握赭音者叶掌與反**公言錫爵**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賢子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串講】碩然子伶人也，亦專言伶事可矣。當夫在公燕樂之時，而有事于文舞之執，以左手則執籥，以右手則秉翟。但見精神貌兆之間，意氣秋動，精神悅康，而舞蹈之容著于顏色者赫然充盛，有如厚漬之赭焉。斯時也，公嘉其能而言錫我以爵焉，可謂榮而邀餘寵倚大而豫上爵，拜受立飲之餘，志氣又因之而舒盛矣。賢子之親洽如此，何其辱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暢才貌之美，下誇其賢子之榮也。舞就燕飲時言。執籥以通中聲，秉翟以飾德容，皆舞中（之）器。論籥聲以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文，辭出陽來，故執籥于左；文出陰作，故秉翟于右。赫如渥赭，以技藝得展，無所拘束，充盛之氣見于丰儀色澤之間者如此。錫爵，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主人乃宰夫也，掌賓客之燕飲食者，獻爵錫主人而錫之，則自公，故云公言錫爵。此句作詩者自言方見誇美，意獻工乃勞賤之事，反誇之以為榮，亦玩世不恭之意。

○一說以竹為籥，長三尺，執之以舞，非作樂也。

山有榛，榛音臻**隰有苓。**苓音靈**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于衰世之下國，而思盛世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串講】然錫爵之餘，意若有動我之志，又似不止在舞也。彼山何有乎？則有榛矣；隰何有乎？則有苓矣。他之生什自有其類，人之懷古各從其心。予豈獨無思乎？而云誰之思乎？所嚮往者其方則西，所係念者其人則美。使日接一遇，則余且躬入美人之室而奉以周旋，不亦寬慰我心哉？而孰知彼美人兮可思而不可見，可望而不可即，乃西方之人兮，寥廓之表矣，得相觀以間歸乎？然則來賤于山，求本于隰，皆得虛往實歸，而予獨抱此恨以終也。夫始以所能自效而有玩世之意，終以美人為念而有懷古之情，其亦自鳴其不遇也夫。

【疏解】此章上四句興所思之有其人，下歎其遠而難見也。即山隰之有所產，與己之有所思。○疏義以彼所有之物興己所無之人，非是彼榛苓從何立說耳。不如興意只四句，使止彼美人兮二句是興外之意，故集傳又曰西方之人者，嘆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云誰二字自言自語，心口自問，正是彷若無人光景。美人大約就儀容剛堅上說，不曰盛王而曰美人，所以深言于臨君也。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深言于衰世也。視彼目前無一足當其意者，故游神于西方之美人。此章乃見不恭之情窺，以美人對錫爵之公，看西方對在前上處，看見得惟美人西不能稍予面，但西所以空為舞于公庭之上，若置于西方，此身豈猶在舞之列耶？然玄說得含蓄。○程邨文云：意不在山隰，寓志在高山；意不在隰，寓志在原隰。飲公之酒，對酒可以當歌；恭公之庭，逍遙可以當歸也。豈伊不懷，懷以扮榆；豈伊不悲，悲于芳草。思美人兮未敢言，人所

歌舞天必從之也。人不旨兮出不辭，碩人乃脈脈不復詣矣。惝怳悲涼，為蛩傚色。○秋風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與此章起興之例同。擁膝經曰思美人之遲暮，註云言美好之婦人，蓋托詞而寄意于君也。玩此則美人已無他說，但不可著象耳。○輔廣源曰：蘭之所以自縈者，皆所以自喻其誠諧類俳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唐鶴吾曰：賢人之出處，關世運之盛衰。今觀簡兮之詩，與夫北門之殷憂，北風之愁慘，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矣。衛國之亡，豈待熒澤之敗而後決哉。○程邨文又云：不得已而言倫，自言其任誕也；不得已而言碩，自言其雄武也；不得已而言酒，自言其放廢也；至不得已而言思，則心苦三古，情寄八荒，惝怳爽衍，不知其意之所之矣。○附錄全章央鍾衍文斤文評以資觀覽。○詩人屢賦己之長于技，因與己之遠于思，我矣賢者之同也。我則為舞，思則西方，其志亦可悲也已。想其窮于遇而仕于伶官，長歌以見志曰：碩物者其奚以我為拘拘者耶？倚然一身，惟諧者之所置之而已。今且萬人中伶官耶？吾伶官也，與哉吾適也。我不如有伶官而呼我以伶官，亦何於于伶官

我不如有萬舞而召我以萬舞節與之爲萬舞諸侯今方將出踊而來矣。其時則日之方中也人之所不能旋面目者而長弗顧也其地則在前上處也又人之所共屬耳目者而我自如也俁俁者碩人耶公庭者萬舞耶力如虎也轡如組也伶官果不足以盡碩人也左手執籥耶右手秉翟耶色之赭也爵之錫也伶官乃更足以紫碩人也忽而曰山則有榛矣隰則有苓矣山無苓隰無榛性之所宜不可強也人各有性性各有宜而能禁我之無思乎異哉我之有所思也乃在西方之美人也是悠悠者從中來也思哉我之思美人也彼西西方之美人也是切切者遠其致也日中上處之時躍然如有所遇而執籥秉翟之際怳惚如有所亡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我之懷今自貽伊戚耳夫我從不得從美人于西方也將不得爲伶官也乎哉吁是碩人者宜吾舞伐吾俯仰矣俯仰俄有西方其爲言也微而不倫其寓意也幽而有致顧瞻周道其以長歎爲倣哭也夫○簡兮詩人因是慢世而意思沉遠不可質作猖獗放逸之言此文以極悒快之語寫極悒結之情其所謂以長歌爲慟哭者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

泉水章全旨○通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人因人以爲不可而始不歸也首三章是思衛而審其不可歸末章是思衛而嘆其不得歸當以謀字問字寧字作主耦問處屬義懷思處屬情而情卒不勝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劉上玉云通篇心中寔是不歸而口中總是謀歸只不肯有寧一句微露旋意到底不曾說明一句義不可歸也末章註既不敢歸四字仍須渾融之

毖音祕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齎反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本義】泉水者曰天下有不容已之情亦有不可越之義其間所以制其情而情則終有不能恝然者彼毖然始出之泉水亦流于淇而合之水則亦流于苔之地若有所依回而不忍舍也況我衛人也衛吾故地也豈女子獨爲無源之水將一出而遂爲不再返之流乎故我之有懷于衛則亦靡日而不思矣然試以積思之極有不暇於是非之擇不求諸我謀之同而從其欲歸之志者我則思衛之情雖切而歸衛之行不敢以自決也于是就彼孌好之諸姬與謀歸衛之計或爲女子者諒女子之情懷爲同什者將同什之痛切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興己切歸衛之思下四句審歸衛之計也以衛水未嘗舍衛地而他流興衛女未嘗舍衛國而不思外字有許多感慨意謂人不如水也靡日不思言自父母沒以至今懷思無日稍也孌字輕以性情溫淑看諸姬包下諸姑伯姊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故註云爲歸衛之計諸說多云謀其可歸不

可歸非關謀何策可以歸也俶未安。聊之云者亦知終不得遂姑且謀之以寬其思念之情耳凡人之情皆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尋謀于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首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寇與泉水日流于衛而不息此興體中說得好者極可玩味

出宿于泲音濟飲餞音賤于禰音你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蔣里反

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于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于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

【本義】謀之如何蓋有感于昔之來嫁時也始所經歷而出則宿于泲餞已乃祖道而遂餞于禰當是時女子有行父母往送之門者乎不可即兄弟各止其所適乎不相及一去異國相見無期固遠其父母與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寧不欲歸以慰我之思乎第歸之可與不可我不能以自謀問我諸姑必明而

然于計也我不能以自決遂及伯姊必詳而審于慮也復謀之而不可歸則終不得任情以悖義也

[疏解]此章是追昔來嫁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重在不可歸上蓋惟知其不可歸故謀之也婦人內夫家而曰遠父母者外之也當昔父母在且有時而遠況今父母沒將以何道而歸衛女之不安于心乎在此諸姑年長于我者伯姊年倚于我者既問諸姑而又及伯姊謀之多人而不能決也○孔疏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設酒脯之奠于軷爲行始○詩傳曰軷道祭謂祭道路之神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爲出宿而設○劉安成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同往二國媵之亦有姪娣凡八人集傳以諸娣爲姪娣諸姑伯姊即諸娣然則八人之中亦是夫人姑姊并行乎○疏于姪娣爲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辯可也

出宿于干（叶居焉反）飲餞于言（叶音軒）載脂載舝（音轄叶下介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于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詞也

[串講]然使今日而得歸也其所由適于衛之路出宿則于干也飲餞則于言也乘此之時載脂焉而塗以膏載舝焉而設之軸以還其嫁來之車而乘之以言邁其適衛之衛也山川無跋涉之勞道路無歲月之滯朝焉往而暮可至矣暮焉往而朝可達矣至衛之疾如此于心固甚慰也然先王之制父母在則歸寧者理也義也今父母既終則問安而定省者爲誰同生而共膝者爲誰使漫然歸國得不有害于義理乎此我之所疑而未決者謀之諸姑伯姊其以爲當何如也

[疏解]此章是設言今日得歸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亦重在不可歸上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所經之地不是衛國載脂謂先以脂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塗車乃設舝于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還車猶云回轅不必泥嫁時所乘註中言如是則上出宿四句不過設言如歸則如此耳不暇猶云得無也一云不暇有害非恐其害也歸之人其拈偏處于歸故云亦不至于有害云爾只云日怨之詞大是○蘇氏曰言其至衛非有瑕疵也恐爲而不許哉○干言朱註無所考今按府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在周時爲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出姊妹之親後結婚姻之好故衛女嫁于邢者此以補傳註之缺○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他涓反）思須與漕（叶徂侯反）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于彼而寫其憂哉

[串講]夫既害于義則不敢歸矣然思衛之情終不能以自已也故觸景物何一不足擾吾念哉彼肥泉衛水也以昔所見之水而今成隔絕之邦則惓彼肥泉增永嘆矣須漕衛邑也以昔馳驟之邑而今成隔絕之地則心在須漕深長思矣適父母之國而莫伸夫歸寧之情愛之所以不可解也安得駕言出遊于肥水須漕之地以寫我永嘆悠悠之思哉亦付之遐想而已矣夫衛女之思歸者發乎情也其卒不歸者止乎禮義也寧以義而制情不以情而廢義衛女其賢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切思衛之情下四句欲其情之不得遂也謀于人而知不可歸故發此以寄慨思字與靡日不思稍異前是欲歸而思此是不得歸而思思肥泉須漕者係心宗國即一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耳思父母之意隱然言表出遊是歸寧寓言註安得二字是解經妙法寫憂非絕寧之詞蓋于不得遂之中猶有萬一之想此是靡日不思心事也○一說既不能直抵衛都以覲問兄弟之安不得出遊之地亦可寫吾憂猶孔子所謂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之意○朱豐城曰禮緣人情而爲之也則父母其本根兄弟其同氣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于天理之公有出于人欲之私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以別嫌明微也

毋汲汲而歸寧則謂爲之王乎聖人于此寧以義斷恩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而猶有舍歡其行如齊襄斜桓夫人之所爲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爲萬世無弊者矣○輔慶源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若義理而卒于不歸寧之正也始終一出于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陳止齋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意終篇惟欲出遊以寫吾憂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末章猶無可止之詞蓋泉水竹竿作于無事之時故其詞緩以婉載馳賦于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詞切以怨

泉水四章章六句○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于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北門章余言○通詩歷敘已之見困只作二乎看無淺深首章言已仕于亂世因嘆其困窮而歸之于天下二章言已勞于所事而窮困之極亦歸之于天總以莫知我艱句爲主每章結句無可奈何而自安之詞也○詩意重君郎室人之襪論亦由君不見知之故

出自北門叶眉貧反憂心殷殷終窶音巨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已焉哉叶將黎反下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于天也

[集說]詠北門者曰夫人當治平之時際明良之會厚澤足以榮身委蛇足以適志此大丈夫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何獨我生之不辰乎彼天地之氣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我也出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矣四顧風景非復清明之象舉足跬步盡是幽暗之區我之所處所事亦猶是耳是以傷世道之不振慨吾道之終窮此心之憂益戚戚焉使于此而藉養少充猶可以自慰于懷也今也終于窶矣而無財以爲禮亦且貧矣而無以自給艱難不已甚乎而人竟莫知我之艱而恤之則我將何望耶已焉哉境遇之迍邅有命焉天實爲之吾亦惟順天之命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皆所事之非而憂于已下是嘆所遇之窮而歸之天也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詩中暗比甚多大率屬于忠詩便宜含蓄不可以爲比而遂明言之○孔氏曰言出自北門背明向陰而行猶居亂世向暗君而仕也偏遭迍邅之不偶所以憂心殷殷窶者無財可以爲禮而交際之情缺貧者無財可以自給而俯仰之計窮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于君可知矣非計利祿也艱即貧窶詩人莫知之暗指君在內天實爲之畢承貧窶一邊不說北門說已焉哉謂之何哉皆自安之詞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音脾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音責叶竹棘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

[集說]然我之困窮不止此也凡王所命一切旬宣征討之事既至我身矣而本國錢穀兵刑之政事又一切叢集而埤益于我其勞如此則其困于外者何如也且又貧窶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徧而讁讓于我則其困于內者又何如也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乎已焉哉天實爲之吾亦安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王事敦叶都回反我政事一埤遺去聲叶夷回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集說]夫王命之事既投于我矣而國之政事又一切稱積而埤遺于我其勞如此且又貧窶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徧而摧沮于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乎已焉哉天實爲之吾亦聽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夫當困窮拂鬱之地而無怨天尤人之詞北門之賢者可謂善于處困矣彼其終之困者果誰之咎哉

[合解]此二章各上四句言困于內外下是歸之于天也王事是天子之事如旬宣征伐聘問之類政事是本國之事如錢穀甲兵刑獄之類適我到我身也敦我擲我不顧恤也埤益埤遺無非輾轉叢集之也此以困于外言室人指一家父母兄弟妻子言方見交謫盡人而責曰交徧謫者責其貧不能養推則摧折沮抑排亂其所爲矣此以困于內言已焉哉三句是總承上兩項說○陳式穀曰王事政事是世亂君猶之故室人交謫是終窶且貧之故○范華陽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于衰世則室家且見而有不知其心者○謝疊山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室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載治安根本蓋在于此北門之忠臣至于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也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苛室人不能忍飢寒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詞此衆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于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于天所以爲忠臣也

北風章全旨○通詩是嘆詠國家危亡之有象而同友去亂之宜速也只重見幾而作同行同歸同車總是一意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狐烏非真有此事特借風雪以言愁慘之狀借狐烏以言不祥之徵亦有天道變于上物類變于下之意此時尚未至于危亂先有此氣象矣若與是危亂則無可去之義即去亦不得謂見幾而作也○此詩三章亦俱賸比

北風其涼雨去聲雪其雱音滂惠而好去聲我攜手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同既亟只紀力反且音疽下同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串講]歌北風者曰國家之變每伏于有象而君子之智貴炳于幾先今也觀象察時可不爲避亂計哉彼北風其涼而寒威之凜冽雨雪其雱而重陰之盛布不猶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乎如是則可以去矣予之于我素有相好之情尚其攜手而同行焉爲避難之計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乎彼其亂非一朝禍在旦夕其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苟其不速安知禍之不我及耶

[疏解]紀綱廢墜國勢淩夷所見無非不好的景象比意非指一物而言但不必明執人政說所謂暗比也攜手同行見舉然欲去非止一人既亟只且見去亂已急更不容緩同行是未然之事蓋心中欲如此也其虛何尚有遲回瞻顧與一日之淸閒既亟則勢在旦夕已悔不及矣○輔慶源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徐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音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串講]不特此也彼北風其喈而有亟疾之聲矣雨雪其霏而有分散之狀矣然則國家危亡將至而氣象愁慘亦猶是也如是則可以去矣子之于我素有相好之情尚其攜手而同歸焉爲去亂之謀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亟而去不容稍待矣苟其有待安知禍之不我臨耶

[疏解]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殺則不止于涼雨雪霏霏而密則不止于雱見禍亂之愈急如此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鵶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串講]且今日之所見凡赤者皆狐也無有赤而匪狐者凡黑者皆烏也無有黑而匪烏者夫狐烏乃不祥之物今國家所見皆反常之物亦猶是也如是則可

以去矣子之于我亦有不好之情尚其攜手而同車爲逃退之策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乎彼其謝亂之迹已亟而去不容遲回矣苟其遲回安知禍之不我來耶夫知亂之將至而欲去之亦可謂明于幾先矣獨惜賢者之盡去而衛之終不可爲也

【疏解】即狐烏之不祥以比所見之物皆如狐烏之不祥有狐綏綏朝烏合爲蔵之意亦借以喻其危亂之兆非謂所見者即狐與烏也貴者亦去朱註只想像其時差必有在位而俱去者非饑與衆者同行又與貴者同車也○莫匪二字須玩見兩目皆是也○鄒臣虎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的氣象也觀此則泛指將亡之妖孽如日月薄蝕山川崩竭之類說爲是時說者從蔵義說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美之俗說此就人事之失上言恐非比體○蔵義曰北門之憂則忠臣也北風之去亂智士也北風與十畝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詞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而去之當速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章全旨○通詩總一愛字盡之首章是未見而望之之至下二章是既見而贈之之厚也未見而思既見而贈乃得所贈而悅其人又因悅其人而美其贈無非懽昵愛戀之意曰俟于城隅不止淫于家矣曰自牧且逐于野外矣

靜女其姝(音樞)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音騷)首踟躕(音池廚)

賦也靜者閑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串講】賦靜女者曰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而況美如之子尤吾心之所獨切者不惟彼靜而閑雅之女其色則姝然而美矣始也與我相期而俟我于城隅幽僻之地誠欲一見之爲快也何美人之遲暮使我中心愛之而不得即與之相見是果短期而爽約乎徒令我搔首長望欲行也而姑其或來欲止也而又疑其不至殆踟躕躑躅于城之隅此時此際是有難爲情者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靜女俟己以赴其約下言未見而切于情也靜詩訓閑雅之意以態度言淫奔之人不見其可醜而但見其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真閑雅也搔首仰望之狀躑躅者踟前而復却方退而復進蓋恐其或至而難決于行也○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得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是又以女爲果然閑雅矣愚謂以女爲果然閑雅亦姑乃愈見俗之淫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音同)管(叶古玩反)彤管有煒(音偉)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賦也孌好貌于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串講】未幾而女且至矣但見靜而且孌何顏色之少好也以是女而使我得沐其清光其心已甚慰矣且貽我以彤管以結殷勤之意夫是彤管也煒然赤色之可美若與孌好之容相輝映焉是以既得此物又悅懌此女之美而欣喜生于望外也于今于今如此邂逅何哉

【疏解】此與下章就既見時說上二句言靜女贈己之厚下是愛其物又愛其人也孌猶姝也俱言其色之美○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曹氏曰彤漆之管蓋樂器之屬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音汝)之爲美美人之貽(與異同)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也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串講】由是離城隅而游于牧也野外有荑矣靜女乃自牧而歸我以荑于以結繾綣之意焉其荑之始生也洵美而且異非猶夫常物也然豈汝荑之爲美哉非也特以貽自美人因人之美故覺物亦美耳予敢不與彤管而共珍之哉夫淫奔之相悅而不知其可醜如此則衛之政教淫僻不美甚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靜女所贈之美下因推其所以美也美其人因美其物總是相愛之情溢于物外歸荑非真以此爲貽只是淫女偶以此[illegible]或有男子以爲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章全旨○此詩三章雖有賦與興之別總要見所得非所求意此言亦女之

失禮而不言宣公之省倫乃是詩人溫厚之旨、

新臺有泚 音此 **河水瀰瀰** 音米 **燕婉之求籧篨** 音渠除 **不鮮** 斯淺反叶想止反

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申講〕新臺者曰不可亂者男女之倫不可越者婚姻之禮凡民皆然而況有居民上者乎我衛之河濱有新臺之作也而今則然有是臺也新作斯臺其制則泚然而鮮明俯瞰河流流水則瀰瀰而甚盛是臺固美矣而築是臺者何哉所以要齊女也夫是齊女定配于衛聘之初本為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籧篨不能俯醜疾不鮮之人豈其初意哉所得非所求其貽羞之醜多矣

新臺有洒 音璀叶先典反 **河水浼浼** 音每叶美辯反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申講〕我衛原無是臺今新作斯臺其制則洒然而高峻俯觀河水之旁則浼浼而平衍是臺固美矣而築是臺者何哉所以迎齊女也夫是齊女定偶于納采之日本為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籧篨不能俯醜惡不殄之人豈其初懷哉所得非所求其貽羞之辱甚矣

〔合解〕二章各首二句遠看謂此臺臨于河水也河水遶于臺下言水之盛蓋以見臺之奕耳新臺者蓋無是臺也可見賦理滑倫自宣公始不可認作臺名註鮮明高峻皆自水中臺影而言燕安婉順訓安于理而順于情也據后怨伋避頑豈得謂之燕婉此燕婉云云者但為初至時言之耳籧篨令顏戚施令既皆○說義籧篨僂人不可使俛戚施僂人不可使仰宣公非有此疾因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為比況無人道亦非人形以刺其俯仰有愧云耳○蘇士按不鮮與天壤之閒乃不鮮此人甚惡見之詞也○劉上玉曰按不鮮指疾言不指人言觀下節集註不殄言其病不已也可見不鮮多也猶言其疾甚的多之意也二說俱通○新臺臨河今濬州遺址尚在○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雁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申講〕彼魚網之設本以取魚也而鴻反離于其中所得非所求矣況齊女之來緣本為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戚施不能仰之人則所求者未之得而所得者非所求矣又豈其本心也哉夫賦新臺之築以指其事即籧篨戚施之疾以形其惡詩人之刺惡可謂嚴矣聖人存之以為戒至哉

〔　〕或解此章即設魚網而反得鴻與求燕婉而反得戚施也○附錄全章李彥經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刺新臺者不比之于人焉夫籧篨戚施亦孔之醜惟淫而不父者當之且縱淫之人知有男女至不知有父子叢人道滅焉賊矣詩刺之曰何居乎忽有臺于河之干也其新泚然也洒然也下視河而瀰瀰然而浼浼然也異矣哉是臺成燕婉不復有好矣亦思夫燕婉者當為何人而換而有

之網魚得鴻何以異耶此非人所為必籧篨也否則戚施也籧篨不可使俯俯有遠地必不義若俯無以對地矣戚施不可使仰仰有天天必不義若仰無以對天矣登臺而睹其形無不惡之者臨河而照其影亦曾自愧耶當臨新臺矜新類投籧篨于河擠戚施于水又已穢聞四國不可濯以清冷與貽萬年不得與波俱逝嗟乎嗟乎可奪其妻何愛于子一變而為乘舟也慘不忍言也父既下納子且上烝再變而為墻茨也垢不忍言也鞠而郎狄伏必鶉奔三變而為楚丘也禍不忍言也衛故飲恨于籧篨戚施者云○艷醜題乃得如此搔頭弄姿因當與姆僕詩斜奴辭並傳談苑○衛至宣公人道澌滅盡矣詩已極醜紙之文更說到天地不容報應歷歷可畏詞嚴義正可與府仙虎連花似六郎論並垂不朽

新臺三章章四句○凡宜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于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二子乘舟章全旨○通詩以思字作主首章見其去而憂之二章見其不歸而疑

之想是發其思父命之情也須會詩人明知二子之被害猶不明言者爲君諱也然其詞隱而意彰矣。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其景**叶影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串講〕賦二子乘舟者曰天下之變生于不測而孝友所激者往往惟其變焉夷考之人能不爲之係情也耶吾重有感于二子矣嗟我二子自中冓之言行而如齊之命下其乘舟而渡河也或出于從父之命或出于愛兄之情遙望齊庭既踟躕而不進回思故土復惆悵而難歸惟甘心長往與波上下汎汎然徒見其影之去而已矣夫二子皆衛之冑嗣也胡乃逵萬頃之茫然徒作波濤中影也故我願言思子臨河流而慨想行色凄然事變難料生死存亡之際交戰于胸中中心爲養養而靡定焉吾其如二子何哉

〔疏解〕此章是心憂其去憂者憂其將見殺也汎汎其景是摹寫渡河時影與波光上下有顧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何等凄楚○二子先去吾已憂之二子繼去吾愈憂之徒見其景之汎汎而已雖欲救之而不能故思而憂之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串講〕二子之乘舟渡河也泛泛然其逝愈去愈遠並其影之不見焉夫旋齊之期指日可俟則見其去也未見其歸也故我願言思子意者知禍而不知避禍兄弟其不免乎不然何其一往而不返也若謂天親之愛以徇帷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慘若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猶終不斷言其死以彰君惡無奈悲傷之切而不忍于言矣乎

〔疏解〕此章是心疑其不歸疑者疑其已見殺也汎汎其逝併其影亦不見矣○二子先往吾已疑之二子繼往吾愈疑之徒見其逝之汎汎而已意者知幽而不知避或不免乎○首章二章各末句暗見傷悲激切之意○朱子曰伋寧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于惡乃爲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若無救于見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爲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詩人發國人之情著宜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于天下也○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殘忍假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公奔齊後惠公死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寇其黨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陷戎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紊亂天地幾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大婦之不正衽席之辭一至于此以是知詩首邶鄘衛人之意深遠矣○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蠢然無味今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爲憂疑之詞則其中有無限含蓄無限傷悲寥寥數言却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太史公曰予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詩經集成卷之三終

金陵陳元明刊

鄘一之四○說見上篇

柏舟章全旨○通詩總是守節不移之意各上五句言[illegible]之志下二句欲其母之不逆其志也以之死矢靡他句作主二章一意○共伯衞僖侯之世子名餘共諡伯字以未成君故未稱爵○按註父母欲奪而嫁之則共姜仍在本國共伯以總角亡當未成配故父母欲以別嫁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音膽**彼兩髦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他**音拖**母也天**叶鐵因反**只不諒人只**音亮叶上同

興也中河中于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爲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于死誓無他心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爲其獨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串講〕詠柏舟者曰夫婦大倫也偕老大義也我今日適遭其變亦惟有故以存亡易心哉彼汎然而流之柏舟果何在乎則在彼中河而有定所矣况彼髧然垂髫之兩髦其誰匹乎寔維我之儀也人不有定偶乎夫既爲我之定偶則不可以存亡而易心不可以常變而改節故我雖至于死誓無他適之心焉是心也使恩之淺者于我無體恤之誠猶或不能諒我也若母之于我有罔極之恩如天罔極而猶欲我而有他若何其不諒人之心耶

〔疏解〕此章以物有定在興人有定偶興意只四句止然河徙他所一節則之句可帶上故疏義與至五句以舟在河中而無他適之地興己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作兩應或爲是也註剪髮夾囟者蓋古者子生三月剪胎髮爲鬌帶之及長則加于冠事父母而以爲飾示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父母死俱脫或時共伯父母俱存有兩髦之飾故以兩髦指之也言有兩髦以便爲共伯古詩云結髮爲夫婦其儀有不可移易之道也二句專重思字上見人意言思之要者相信宜深不諒只是不信其貞潔之志耳不可說深了蓋母之意我其貌不忍是以于愛而慮其終耳今共姜自誓之意則母之意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音忒**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串講〕詠汎然而流之柏舟何在乎則在彼河側而有定在矣况髧然垂髮之兩髦其誰匹乎寔惟我之特也人不有定配則不可以死生而易其志不可以盛衰而改其節我至于死誓無邪慝之心焉是心也使恩之淺者于我無體恤之誠猶或不能諒我也若母之于我有罔極之恩如天罔極而猶欲我而有他焉何其不諒我之志耶吾其心既以同穴死而不移誓志不以母命而難奪者其姜者可謂有特立之操而超于流俗之表者矣

〔疏解〕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訓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訓亂也思邪也守義乃婦人之正道改志則爲邪矣○周以寧曰共姜盡禮無慝心共姜守義無二心故二柏舟爲邶鄘之首○孔叢子曰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衞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爲靜女爲新臺後乎此者爲牆有茨爲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淪天理至此而滅聖人錄柏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章全旨○通詩皆就言以刺宣姜之惡各上四句是與其不可言下是推其所以不可言之意也三章總是一意

牆有茨不可埽叶蘇后反**也中冓**音遘**之言不可道**叶徒厚反**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串講〕詠牆有茨者曰天下有當有不可言之事惟醜惡之言斯不可以示諸人耳彼牆而有茨昭昭在人目也則不可埽而去之矣況中冓之言隱而非外之

事則不可道而遠之矣若以爲所可道也吾知肆欲于隱僻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爲醜惡而難以出諸口也如之何其可道哉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辭長難竟也

[串釋]彼牆而有茨則不可襄而除之矣況中冓之言由於暧昧之事則不可詳而盡之矣若以爲所可詳也吾知肆欲于隱僻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爲深長而難以数言畢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串講]彼牆而有茨則不可束而去之矣況中冓之言由於暧昧之事則不可讀而盡之矣若以爲所可讀也吾知肆欲于隱僻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爲其辱而適以汙其口也如之何其可讀哉

[總解]牆茨比刺不可掃內之醜惡不可道皆無所施其惡之之心也幽隱亦只

四句上下二句又申不可道之故中冓乃閨內隱奥之處中冓之言猶言閨門之言也言之醜有含蓄意言之長有難竟意言之辱有汙口意○楊子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于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于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于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按宣姜伋之妻也一失身于宣公而爲新臺之有泚再失身于公子頑而爲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于前而是以無所顧恤于後甘以其身處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按閔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杜註曰昭伯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惠公即朔也昭伯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伋妻頑昭伯名宣公之長庶子伋之兄也○鱗士曰求蕪穢而得荻蘭衛之人彝之矣齊無言何也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允其乎使之而又強之果如左氏言言之醜而不可道爲乘刺齊亦可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章全旨○通詩但是刺宣姜之惡首章本其服飾之盛而責其不稱其制直二章敍其容服之盛而駭其異常其詞婉三章敍其容服之盛而美其儀于色其詞婉總見子之不淑何爲至于不淑是無偕老之德也有德斯有容以稱其服否則雖有象服祇見其不衷故曰云如之何下只備稱其服飾容貌之美而不言其他則其人可知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珈音加叶居何反**委委佗佗**佗音駝**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宜叶牛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于笄而爲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

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串講]此刺宣姜之詞也若謂夫人有小君之貴而國之母儀係焉彼其所以取重于國者凡以有宜德之符而與國容服之美非所論也今我夫人豈其然乎彼夫人與君敵體者也則君始與始君終與終當與君子而偕老焉惟有是偕老之德故其助君子以奉祭祀服以祭服也副飾于首而旁有衡笄之垂笄垂于旁而上有六珈之飾其法服之盛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著于外者委委佗佗有雍容自得之意其安重也則如山其弘廣也則如河即而象之小君之懿範儼然可瞻矣其服此法服也時曰不宜此可見服飾之盛以偕老而盛也象服之宜以法服而宜也夫人之所以足重也今之子位夫人之位不能偕老又無德容豈得謂之淑乎雖有副笄之飾法度之服亦末飾耳服之不稱云如之何哉祇自貽其羞已矣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泛論夫人服飾之所由稱下則指宣姜服之不稱而深刺

之飾首一句提起重講下四句相承說去第二句言有是偕老之德故有是服
飾之盛委委佗佗三句亦根偕來言有是德斯有是容以稱其服註當字作未
然若蓋此詩雖爲宣姜而發然其泛言君國之夫人當如此也副編他人髮飾
作假形加于首上周禮注謂之首飾所以覆首爲飾笄揀也其端刻飾形横于
髻頭也○按各物疏笄卷髮者衡笄二物衡垂于當耳笄横于頭上朱傳誤以
衡笄爲一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笄也○陸深
嘲曰註中以紞懸瑱是解笄而帶言之不必入講然則懸瑱之言至下兵之
瑱也云方出也笄頭所懸玉其飾有六謂旁有笄笄上加玉但據禮書副笄長
尺二寸只是一根笄耳因無可加六玉之地或當因笄既玉而又有六玉之飾
故逕云珈言笄之外又有所加非但加于笄上也則此句當作三項看委佗二
句以動容言如山句形容委佗之狀見與輕偕者有別亦根偕老之德來服以
彰德故曰象服即服笄珈也宜者言與德相宜不淑是無偕老之德安重之儀
云如之何言雖有是服亦無以稱也勿類言失身等語只反上委委佗佗等句

方氏海學傳旨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叶去聲 **鬒**音軫**髮如雲不屑髢**音第**也玉之瑱也**叶他殿反 **象之揥也**音帝叶敕反 **揚且**音疽**之皙也**皙星歷反叶征例反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也鬒黑也如雲
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于髢而用
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辭皙白也胡然
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申講且自子之服言之玼兮玼兮而鮮盛可觀者乃祭服之翟衣也自子之容
言之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屑取益于髢也然服飾之美不特見于翟也又以
玉爲塞耳之瑱焉以象爲摘髮之揥焉服何其盛耶容貌之美不特見于髮也
語其眉則揚然而廣焉語其色則皙然而白焉容何其美耶以如是之服飾如
是之容貌誠世所希覯者也而忽得于創見之頃其誰不動心駭目曰胡然而
有此天之神乎胡然而有此帝之神乎若不意帝天之神而今倘見于人世也
不然均此人耳胡容服之間乃爾殊常若此哉

通解此章上七句述其服飾容貌之美下是致其驚怪之詞其之其字指宣姜
言翟衣書贊五色皆備○王非熊曰翟雉名曰刻曰彩畫即今之刺繡也以其
文采翟明故衣亦以名不屑髢者言不消得髢而髮自如雲也玉之瑱以玉爲
塞耳係之以紞而當耳所以塞聰也以夫人而玉瑱是服之盛也且上章云以
紞懸而爲之衡者則指此矣天子諸侯玉瑱玄紞黃纊卿大夫瑱玄紞青纊士瑱
玄紞素纊則衞夫人瑱亦玄紞黃纊可知揥若今之篦子然男女通用乃佩于
身以備搔髮之垢者○孔疏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揥故云摘髮○蘇
士云象今用以牙而揥云骨不知何據然牙亦象之骨則骨或即以牙言揚謂
上廣蓋眉下而廣濶則醜惡故以上廣爲美也上即商字意蓋眉長字意未二
句本容服來胡然有驚訝意以爲此天帝之神而偶見人世也勿以形體王字
言以君夫人之尊而盛稱其美何褻如之蓋稱其有傾一國之色正譏其無母
一國之德也○輔慶源曰玼兮二句言服之美也鬒髮二句言質之美也玉之

瑱也二句言飾之美也揚且之皙也一句言色之美也

瑳上聲**兮瑳兮其之展也**音戰叶諸延反 **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音薛**袢**音煩叶汾乾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叶魚堅反**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音院叶于權反**也**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者以禮見于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縐絺絺之蹙
蹙者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或
曰蒙謂加絺綌于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
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申講且子之容服豈止此哉就子之服而言瑳兮瑳兮而鮮盛可觀者乃見君
賓之展衣也以是展衣蒙彼絺綌之上束縛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服之
美也何如就子之容而觀其目則視而清明而眉之上又揚其眉廣焉額之角
又極其豐滿焉容之美也何如誠哉如是之人有此服飾又有此容貌色傾一
國殆將舉世獨立而爲邦之媛者矣然容服固美而德不足以稱之不亦深可
惜哉

輯解此章上六句言服飾容貌之盛下是嘆其人之美以寓刺之之意從是發服展是禮服總之亦是衆服裘被何言以展衣覆于絺綌之上也○玉藻疏曰夏則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即展衣也自斂飭者益當著而移絺綌亞也然以之見君賓則居巳于簡而示人以褻矣故以展衣蒙其上以存斂束之規也清揚顏作三件看展如二句申說蛾眉在色面粗服上講方有斟酌不可另作色之美看人君之德言相儀之德也要知自髮髢如雲以蒙彼總紞以下正是服飾之芬葩容貌之輝煥大異于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處一刺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以怪異之一則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以賤褒之所謂子之不淑者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桑中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托言采物以從其所思之人下因許其期會迎送之情也當以思字貫既期之又要之又送之皆自言其心中欲得如此玩集註將字可見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要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羊反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于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申講賦桑中者曰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苟得交歡于素所不得之女則情倍暢而鍾愛彌深我今不有厚幸者乎彼沬邑之鄉有唐生焉我則爰采其唐于沬之鄉矣然非為采唐而行也心之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姜矣彼孟姜為吾情之所素鍾而我亦為孟姜之所心許兩情相屬遂必從始而期我于桑中猶恐其未必來也既而迎我于上宮猶恐其未必[illegible]適也乃既會之後猶未足以展其無窮之情也又于臨別之時猶戀戀而不忍[illegible]而送我乎淇之上矣豈非沬之人于我之所思不已深乎

爰采麥矣叶訖力反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申講然桑中之期不但姜也彼沬邑之北有麥生焉我則爰采其麥于沬之北矣然非為采麥而往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弋矣彼孟弋為吾情之所素屬而我亦為孟弋之所心注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于臨別則遠而送我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弋如此之綢繆哉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申講然桑中之期又不但弋也彼沬邑之東有葑生焉我則爰采其葑于沬之東矣然非為采葑而遊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庸矣彼孟庸為吾情之所素慕而我亦為孟庸之所心契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至臨別則遠而送我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庸如是之繾綣哉夫姜弋與庸皆非姓也而胥以淫聞何鮮恥一至是哉此人心之所以殄喪而衛之卒淪于狄也

翼解劉長樂曰采唐采麥采葑者亦是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采此也○劉安成曰姜弋庸大率托言貴族以指所思之人非必當時定有此三姓之女也○蘇氏曰惡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無禮也美有禮則稱季言雖幼而知好禮也桑中之地乃其所期未到桑中則于上宮要之既到桑中則于淇上送之○一說桑中孟姜之所燕上宮幽閒之通名始通好于桑中終成歡于上宮耳諸本多依前說然玩文義似後說為是○唐兔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若也麥注曰宿麥秋不收冬不穢二時作外謂之宿麥有夯之實自約未長而先敗有淫之象葑蔓菁也[illegible]姜拋淫婦之言引也[illegible]○王文仲曰[illegible]

美之詞而以爲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恐未必然○按史記衛靈公將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鼓于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也師延紂樂師嘗爲延作靡靡之樂○呂東萊曰桑中溱洧諸篇幾于蕩矣夫子取之何也詩之篇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鶉之奔奔全旨○通詩首章刺子頑之不善次章刺宣姜之不善托爲惠公之言以刺之也但以人不如物起興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虛王反

興也鶉鵲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我衛人

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

〔串講〕詠鶉奔者曰人之不可賓者倫也不可縱者欲也反是則無良矣倘不觀之物乎彼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鶉從乎鶉之類吾見其奔奔矣鵲從乎鵲之類吾見其彊彊矣居有常匹行則相隨若此乃如之人分壞夫婦之大倫敢于上烝而不顧無良甚矣曾鶉鵲之不若而我乃以爲兄不幾貽我之辱乎而何莫之忌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逋昆反**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串講〕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鵲之相隨吾見其彊彊矣鶉之相隨吾見其奔奔矣各有定偶不亂其類若此乃如之人分踰母子之大分敢于下淫而無恥無良甚矣曾鶉鵲之不如而我乃以爲君不深貽我之羞乎而何莫之懲也吁詩人之所以刺之者亦至矣

〔疏解〕鶉鵲各有常匹不亂其類與宣姜與頑以母子而亂倫則人不如物矣此亦反興也鶉無常居而有常匹其性好淫雌雄相見必盛氣相鬥惡其亂匹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無良且渾指滅絕天倫說然上章迎切上烝不忌意下章迎切下淫不顧意二詩見衛爲狄所滅之因故以定之方中繼之○按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卒享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按鄭良霄賦此以享趙武而趙武以伯有將爲戮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效如是其烈也況于躬自蹈之而免于滅亡者乎然則聖人存而不削者何係國人之情者宣姜之惡而見衛爲狄所滅之由以爲後世永鑒也○附錄舊以爲刺公子頑宣姜之詞愚謂二人之惡著矣此無所用刺者也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蓋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頑烝宣姜至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湍在其偕老不及惠者恕其幼也此必長而復入之時國人見其怡然相安而不知恥

故爲惠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爲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爲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閑也若作刺子頑宣姜則其詞平直非詩人之旨矣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于夷狄人類無以異于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之方中章全旨○通詩以營建爲主首章正營建宮室之事次章是未營建以前事本其始而言也末章是既營建以後事要其終而言也精神全在秉心塞淵一句稼穡桑田塞淵也即上稱營而務亦是此心之昭徹處故全章當重一心字○此詩作于文公末年上二章皆追言之耳○篇要首言其營建而及禮

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于終而果獲其善也。

〔串講〕夫我公於營建如此，而當其未徙之先，豈苟焉以爲之者哉。國之所據者形勢，地有故虛，高可登之，以望我公則升彼虛矣，以望楚丘矣。其果風雨所會，陰陽所和歟。其果山川所聚，四時所交歟。殆領略其大勢矣。乃望楚丘，又與其旁邑之堂而並望之，若拱若揖而主客之相資也，若俯若瞰而本支之相維也。審其高下所倚，以定一國之形勢焉；國之所向，若方面山者，建都之鎮，我公則測彼日景，以正楚山矣。其果日南多暑、日北多寒歟。其果影夕多風、影朝多陰歟。將倚山以作屏矣，乃山既景，又並其高丘之京而亦揆之。廣乎有原，而候氣之法加密也；京師有野，而測景之規加愼也。審其向背所宜，以定一國之方位焉。若夫土宜所以興地利也，蠶桑不宜，土乎何有？于是降而觀于桑，察地之肥瘠

否也。神謀所以定人疑也，卜兆不吉，國何以定？于是稽而卜諸龜，而神以吉祥告矣。自是而廬漕徙爲楚丘，築爲堂邑，爲之藩籬；山京作其屏翰，蠶桑衣被之賜，鬼神施黙相之仁，以復康叔之舊，以幹莊公之蠱，輯和人民，光顯國家，將永賴之矣。終焉之臧，不于此而信之也哉。是楚宮未作之前，其謀之不苟也如此。

〔講解〕此章是未營建以前事，上六句是周其謀于始，末句是億其善于終。升虛以望楚丘與堂邑，見一國之形勢也，恐大勢有完有不完，故望楚而又望堂。景山與京，正一國之方面也，恐方向有正有不正，故景山而又景京。望者審其高下所依倚，他日務定中以作宮，將睎楚以爲雄，而環堂以爲鎮也。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考日景，景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臬，須知是正一國之方面，與上定宮室之方面不同。降觀于處，言非從山而降也。桑者民之所資，桑最宜肥土，桑盛則土美可知，故又觀之以察土宜。一說必宜桑而後可以居民。重察地土，兩說俱無礙。人謀言矣，尤必鬼神協吉，故又卜之。若謂今將作宮室于此，神以爲可乎，不可乎？至云吉而神謀亦無不協矣。○輔廣曰：既正其方面，又覽其形勢，又察其土宜，人事盡矣，然後卜之。末三句以統示爲楚觀，詳本其始之望景觀卜，二句可見，言凡此望景觀卜，始之周其謀者，後終之善也。乃終則允臧矣。○附錄：降觀于桑，至說于桑田，用一倘文及文許，以著惻覺○賢侯之經國，始終皆爲乎民也。夫民事不可緩也，始而卜，觀終而勸，課賢侯之爲民有若此哉。定中美文公也，若曰民生之初，急者衣食之謀，而人君之當務者，勸相之事。楚丘之爲楚，亦岌岌矣，而我侯則不以是而少忽乎民事也。方其始之來遷，既望矣，景矣，而又降觀于桑，爲其壤之沃也，何桑之勿宜也。吾是知民生之有資也，而稽之于卜，鬼神且勿違焉，而他日之終吉，且有于茲驗矣。其土之饒也，何田之勿宜也，我是知國本之有恃也，而信之于神，靈且勿眩焉，而他時之既庶且繁，于茲兆矣。則大楚丘之地，不赫然爲之改觀乎。然侯則猶恐大新集之衆，易以漁，而勞賴之時，難于勤。沃土之民易于淫，而倦延之緒，難于振，乘靈雨既零之後，而夙戒夫倌人之命，當明星有爛之時，而躬勞夫桑土之

畦，敲于桑焉，進蠶者而勞之，以爲向之觀于桑，已知其宜于蠶，而今其果力于蠶否乎？一婦不蠶，或受之寒，而衣之所給者在矣，說于田焉，進田者而勞之，以爲向之觀于桑，已知其宜于田，而今其果力于田否乎？一夫不耕，或受之飢，而耳食之所賴者在矣。夫方其始而觀也，此桑田也，而侯之淑淑于經營者，尚未定，及其終而稅也，此桑田也，而侯之皇皇于勸相者，則已勤。于是知侯之秉心于民事矣。衛之既衰，復興者，不以此乎。○降觀何詳？云察土宜，逆下考卜，看來似與上望景一類，要之已注下民事說。揆既如此，稅出于安，言尾須通先靠之精于結構如此，然細審其中間都敷四者，大非無脈警動，亦且使上下界限分明，非精于章法者不能及此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叶音古〕，說〔音稅〕于桑田〔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于是命主駕者晨起駕

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
七尺而牝者亦已至于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
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
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衍講）自其終之衛國而言則國之大事惟農與桑使昔建國之初顧忘民生之計
此未知根本之所重者也若我公地利既得尤乘天時當獻歲發生之時値農耕
最正之候物情之待雨也亟矣乃令不先不後適當其時靈雨不旣零乎我公
于是命彼倌人選爾徒展爾轡迨雨止星見遂駕車而夙早以行而往說于桑
揭數総信者幾何遊徙行者幾何殷勤慰勞使之及陽春而併力于蠶桑說于
田焉皆爾私稼幾何服爾耕作幾何勸課諄諄使之乘天澤而服勤于南畝凡
此勤民一念可謂塞乎實淵乎深矣然我公所以再造之基何在不以塞心應事
何在不以深心度務何但獨此人之于民事見其秉心之塞實而淵深也即操
此心而推之于牧事吾見孳息蕃庶而秉騋之如雲收養不窮而天閑之備數

騋馬之騋而牝者亦已三千矣何莫非秉心塞淵之所致哉夫我公之建國始
于經緯而終于富庶如此其起衰致盛以復祖宗數百年之舊也豈偶然哉
（通解）此章是營建以後事上四句言心之勤于民事下騋其塞心之善也兩應
時而降有似乎靈故曰靈雨此正士農勸元蠶育人務農桑之時命彼倌人命
之之詞已藏在內此二句宜讀斷星言二句另起言文公遂于此次日雨止見
星夙駕往舍非方命倌人以夙駕也夙駕桑田要見其經理方殷急急乘時之
意註亟往而勞勸之正解說于桑田句勞之勸之使盡力于農桑也此便是秉
心塞淵處匪直句緊承上喚起下文心字最重言非獨此人之于民事所以操
心者如此而推之于政無不皆然蓋人主發憤爲雄或行事未果而心已弛則
似乎獨達而失之于不塞或謀事未成而心已躁則似乎壯決而失之于不淵
文公則以塞心應事以深心度務亦何所爲而不成哉直說上作宮便騋牝盛
觀桑夙駕諸項而歸結之曰秉心如此其塞淵也即推之牧事有騋牝三千之
衆亦秉心塞淵之一驗耳騋騋牝以槩其餘亦見富國強兵可以利致富三千

作宮車不作頌擬其後二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便見○卞氏曰古人或亞而
出盡屋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人字諸家多指民言甚國人未必
以人日其君也騋七則謂衛指文公言皆合騋與牡亦主是說更詳之○謝疊
山曰秉心也塞故事事朴實不尚虛之謀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
之計富國強兵豈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蘇石山曰富國之策必深
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附錄靈雨既零四句馮明玠文并文
評以資觀覽○乘時而勸民事念國恤也蓋桑田得雨則趨事必急詹言之篇
俟其有夙之心也夫且國之興也天爲邦而地爲盡利而總萃于不遑寧處之
一人誠知生生之克恭也雨賜之當游也其將訓諸司以勸桑我躬以農而告
諸天之不假者也侯霑言矣獨濱大河田皆沃原須潤皆地材桑皆尤多時維
春也田欲耕必先霑澤桑恐濕尤若大燥五日不雨則無禾十日不雨則無絲
公嘗仰曰天其雨乎已而果雨一似雨善解人意者遂德雨爰雨號名曰靈雨
云已而雨零既雨霽農宜息于塗侯宜熱于宮矣乃衛士傳呼言稱公命倌

人之召何居明日雨止星見司晨未告參旂在天忽自宮中有命趣浹駕公仰
而見星知尚夙倌人進御請所稅公曰車騋之遂底楚丘之野當是時舊火未
息星光熒熒彷彿有自南陌來者農曰有司來令至耶女曰殆田畯趣作爭勉
近而瞻之乃我公也公于是進稅爲桑下皆田舉條則見田時蒐桑殿畝又
見桑勤勞有加爲敢不力但見桑柔如沐田在水間耐果靈甚
始命逐駕公作矣一時田夫桑婦嵇中偶語曰上天之雨施嘻乃公之勤澤盧
○古意歷落離似公羊穀此史遷且遜僻矣何況柳州○通篇散行筆筆古峭
使四句飛而無一字不入畫圖中方見詩人字無虛設若在後人爲之必將上
二句輕輕點次寫發勤勞桑田矣雖足見勤民斬戉不幾把宮中一段開皇情
景盡行抹煞乎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
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于漕是
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于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

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蝃蝀全篇○通詩首二章皆淫奔之行而指其遊乎禮末章遂淫奔之欲而斥其誠乎禮總以大無信不知命二句作主蓋上特言之惡之至此方正言以刺之也

蝃音帝**蝀**音東**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串講]此刺淫奔之詩若謂不可亂者男女之防不可渝者禮義之正何此人之不然耶彼當日升之時陰雨方降日色自西而映之倏然成此蝃蝀之質而在彼東方君其象為妖為厲蓋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人之見之則莫之敢指

惡其為天地之淫氣也然則淫奔之人配非其偶而人不敢道者何以異是況女子有行而于歸也不得不遠又當稟受教戒遠其父母兄弟而後行此婚姻正始之大體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有玷于父母兄弟多矣

[疏解]此章是賤之之辭陰陽不正之交人不敢指以比男女不正之會人不敢道陽蓄于上陰烝于下二氣交搆而為雨陽氣已解陰烝未已則撮而為虹蜺朝詩之隮指詩之蝃蝀是地氣之淫也其淡若無朕兆倏爾成形人皆得而指之以喻男女賤卑之事終不可掩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女子二句承婚姻之正禮以刺之見婚姻之事當明明辭父母兄弟而行豈可私奔而為淫泆之事乎詎不顧此目行此乎正指禮言一說女子于歸終當遠其父母兄弟而成婚姻之禮矣何為如此冒行也乎恰與懷婚姻句相照較更有味○呂東萊曰泉水竹竿淼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彼反

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串講]然是虹也自朝雨之時日色自東而映之忽然自下而上隮于西為其象為乖為外即其雨不崇朝而遂止蓋淫慝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也然則淫奔之人犯非其道而有害于男女之正何以異是況女子有行而于歸也又當遠其父母兄弟于結褵之際此有大婚之正禮在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貽羞于父母兄弟甚矣

[疏解]此章是惡之之詞以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比淫亂之惡害人道之正下二句則其咏大婚之究也隮虹隮也由氣升所為故號為虹隮日東則見西日西則見東○張南軒曰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旋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叶斯人反**不知命也**叶彌并反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于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串講]亦思婚姻之際所以成信信以定命命以防欲因女子所當知也乃如之人分但知懷婚姻之情而縱其淫慝之行則是貞信之節在所當守彼固喪而不能守而于天理之正已寔然而罔覺矣不亦深可慨哉夫衛淥淇洪為奔之俗物桑要宮悟不知怪久矣文公一轉移之而為惡心頓明是可以風矣

[疏解]此章是深責之詞上二句刺其縱男女之欲下二句斥其非天理之正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婦人從一而終此是信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此天理之正處失貞信之節即非天理[illegible]二句詞言而主意互相貫須要貫串心悟悟然發揚令人[illegible]一章一言淫氣之交

一言和氣之書雖甚惡而托之比下二句只以正言之但至末章而歷言以
痛斥之也此詩人制法○張南軒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文公復興一以身率
于是無禮者見惡于相鼠淫奔者不齒于蝃蝀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章今言○通詩都是惡人之無禮也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
呼應與首章言威儀次章言容止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也以皮與儀以齒
與止以體與禮亦有輕重刺無禮還是泛說不必拘序為刺在位輔氏亦云只
國人之淫衆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作亦不專指在位也○此詩作于文公復
國之後振興自新禁戒之意多刺譏之意少故不甚言之切直如此

相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叶音何反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
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串講此刺無禮而作也若謂威儀為定命之符容體乃尊身之寔人不可不深
自檢飭也即以物論彼鼠為物之最賤者也今相彼鼠矣猶有皮以衛身卫人
為物之最靈者也今乃如之人兮偏獨無威儀之可象曾鼠之不如矣亦思人
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儀也人而無儀則有生之理已虧即久生于世徒足以
敗常而亂俗耳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串講但彼鼠也猶有齒矣今乃如之人兮顧獨無容止之可觀曾鼠之不如矣
夫人而無止則恭遜不形謙光不著雖有形骸殼已耳不死又何俟哉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串講但彼鼠也猶有體矣今乃如之人兮顧獨無禮度之可仿曾鼠之不如矣
夫人而無禮則無以持身範俗一日在世多一日之敗壞已耳胡不遄死
之為愈哉是則刺其無儀之失言好于禮也欲其死亡之速者惡其人甚乎人

之好惡之公其亦得性情之正歟

總解三章各上二句即物以興人之無禮下深致其惡之之詞相鼠云者言是
不相之于鼠也無儀無禮何處看吾相乎凡獸皆有皮齒與體獨言鼠者鼠卑污
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詩蓋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也儀威儀也是
可畏可象意止容止也是謙抑退遜意禮字是承全體而言兼儀止說以死為
言以其後生于天地之間有忝于生即有愧于天地非真以禍福定其必死也
春秋時朝會聘享祭祀俯仰諸般議論決人生死吉凶皆從此看出○闞尹子
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亦云鼫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詩意蓋
取諸此○此亦反興也○呂東萊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如是之甚也蓋滔于淫
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其詩人刺相鼠之意乎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章今言○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美大夫之能下賢也車馬旌旗不過
儀衛之常而以見禮已見賢便是願意之勤矣不可就儀衛上認作禮意之勤

末二句亦重大夫禮意上非處賢者無以答之也詩人得于創見慶幸無已故
言之不足又屢言之余要得踴躍贊嘆矜詡不盡之意○陳潛夫曰讀是詩知
國運開泰不特其君勤政其臣亦知下士賢人君子得一新

孑孑音結**干旄**叶音**在浚之郊**叶音高**素絲紕**音避**之良馬四之彼姝**音樞**者子何以畀**音庇**之**

首二句癸卯江南　辛酉順天
末二句戊午江西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于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
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
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
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串講衛大夫虛已以下賢國人創見而美之若謂衛之下賢者公卿之分最
激而忽賢者貝士之懷負威挾貴倨之勢而絕跡草莽此士所以負其能不肖
顧其上耶有懷而莫吐矣不意今日之東動殊快人意也彼大夫之有干旄也
旄尾為儀百僚之瞻望者有年今于孑然特出而在浚之郊則行出入意表者

矣但見素絲所以建旄而維之以紕其文良馬所以載車而四之以昭其意儀節隆丘園而旌旟若爲之生色顧問勤壯篤而車馬若爲之增輝使非情深于姝子大夫之禮意何爲若是勤勤乎吾意姝子于此凡邦家之所以與黎庶之所以安當必有以畀大夫者第大夫之誠意既隆則姝子之酬報不容稍緩將何以畀之以不虛此隆儀也○附錄末二句王嗣奭文并文評以資觀覽○擬賢之所畀以此爲仲于知己也夫禮如此其殷且盛也而可無以畀之詩蓋爲甚幸之辭曰賢大夫所居國必與其賢豪長者相結以引類爲重子良以握手論道彌布衣交實有所望于賢者耳浚郊何地而有干旄皆曰維浚之郊有姝者子焉隱居不字蓋有日矣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皆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以此浚之人益徵重之大夫今日而至此可謂勤矣于禮可謂隆矣姝子其亦闓而見之矣吾竊思之新君嗣位治法征謀未有所出于是皇皇而謀之大夫大夫皇皇而謀之姝子其意念深矣夫士君子所遇非人抱道不言因窮耳一旦意氣交與從膝而談爲之欸欸相對此亦其興會所至不禁傾懷者歟

廬潛以來命德辟辟未知所終吾君惴惴而謀之大夫大夫惴惴而謀之姝子洵能下人矣夫士君子閭令奔走抵掌公庭斯時耳一旦暱略名迹閒懷以訪爲之正辭而道此亦其感慨所係不禁長言者歟必有畀也雖然何以畀也今夫畀之以人之所無人斯貴之日者務材訓農已如此矣乃知賢君遷國別有良圖而揣摩未至也姝子言之大夫行之豈其微哉而特未知若獻之何如耳畀之以人之所急人斯德之日者敬教勸學已如此矣乃知多難興邦成有令緒而謀求安急也姝子行之寡君制之豈其微哉而究未知敎陳之何如也且夫姝子特窮巷蓬門之士耳羽旄車馬相接于道可不爲太重吾恐以此要姝子之過而又以慶大夫之待士有禮兩能相與以有成也于是乎言○舊作虛步如騎空之象而繹若斷若續寫國人聚觀私語處爲何以二字神氣于聲態俱出○題面不作一氣說盡逐層描寫布局一新貼切衛事純以古筆行之當于龍門呂黎之間高置一座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音祖)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音與) 首二句壬[illegible]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串講 然有旄必有旟彼大夫之有干旟也鳥隼爲文吾儕之熟觀者有年今于孑孑特出由郊而近焉而在浚之都則有動入觀聽者矣但見建旟者猶是素絲而組之而文加詳載車者猶是良馬而五之而數加多使非念切于姝子大夫之禮意何爲若是殷殷乎吾意姝子于此凡政刑之所以協爲繁之所以與當必有以予大夫者第大夫之恩禮既至則姝子之昭示不得或疎將何以予之以不負此來訪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音谷) 上四句戊午湖廣 中二 末二句丙戌江南 甲子廣東 辛酉陝西 上二句乙酉廣東 甲子江西 庚子順天 江南 乙酉河南 乙卯山東

賦也析羽爲旌干旌蓋析翟羽設于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串講 有旟必有旌彼大夫之有干旌也翟羽是飾吾儕之屬目者有年今于孑然特出由都而近焉而在浚之城則有深人欣羨者矣但見建旌者素絲不改而祝之而文益增載車者良馬不改而六之而數益盛使非誠篤于姝子大夫之禮意何爲若是勞勞乎吾意姝子于此凡因革之所以宜損益之所以定當必有以告大夫者第大夫之殷勤有加靡已則姝子之籌畫亦當層進加詳將何以告之以克慰此虛懷也吾爲姝子慶其知遇愈爲大夫美其情文向非然者則干旄干旟干旌亦大夫所恒建者耳又何俯焉吁衛有好賢之臣與旄觀之稱也國人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

總旨 首章上四句表大夫見賢之誠下擬賢者所答之意也孑孑二字見意既非常儀亦特出也干旄干旟干旌三者以與爲主蓋車後所建行鳥隼之旗旟有干干首注牛尾曰干旄設析羽曰干旌維旄旄于干則皆用素絲之組二章訓詁曰斿曰縿者蓋旗之正幅曰縿斿則其末垂者也曰郊曰都曰城雖變文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意蓋建于車之定素絲以係之較夫旄之而良馬以駕之二之字俱指于旄言紕組祝皆有飾依維繫不相離散之義四五六不過係

而歸則爲衆爲不可歸而歸則爲不弒不蔽徒反覆行言而疵病就水行言此
因大夫之言而止之勿作是自家之意我思只就嗜衛上說吾宗國破亡人子
之心所其斯故思之終不能已也凡人異制易忘故不遽爲不忘非遂而去之
之謂也○楠庵源門使許穆夫人知人以己爲不善而逆爲之則是從欲者也
知人以己爲不善雖不復爲而情終不能自已則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叶謨郎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戶郎反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
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
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
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
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爲穉且狂哉

〔串講〕夫思既不止則憂想之情切于內而鬱結之疾重于中故其返而在途也
稍思馳驟之篤陟彼偏高之丘意遠望可以當歸以舒吾憂想之情乎中心鬱
而成疾其何物之能治則取者薄采其蝱以療吾鬱結之疾乎蓋我女子之所
以抑鬱憂思如此其善懷者非過爲情也數十年所傳之宗社一旦而付顛覆
之傷人孰無情誰能堪此而弗心惻也則女雖善懷亦各有道也所貴乎衆論
者原義理之可通議權宜之有當而不以爲非耳乃不我嘉不我然坐爲許人
所制而反以爲有過也夫人惟少則歷事未諳謂以憂愁而不信今何稚者之
衆乎人惟狂則賦情獨蔽當以怨憐而不知今何狂者之衆乎使非稚且狂必
能諒吾之情而憫吾之憂矣寧尤我之若是哉

〔疏解〕此章首二句是思衛不忘而欲舒其情下是責許人之不諒其情也登高
以寫憂而困采蝱以療疾雖轉洲平而意串說註偏高曰阿丘謂丘形四觚有
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善懷諸說多從歸唁講然須承陟阿采蝱之情來
方見意義相貫人見我之怨憐以爲女子多思是其常耳不知女子雖多思亦
各有道不得概以爲不是闡要活看善懷多有含蓄不必泥定歸唁說亦各有
可見有行者見天理人情不容已也尤之者騎于正論而泥其所謂常異大

情而斷絕人道也此指許國之衆人非謂執指大夫也凡人之不明于許必以
爲臣僕小臉不足拘也穉則少不更事不識人情狂則執拘自是不近人情正
與有行相反然不可泥說不是只形容不知己情之切至耳註許人守禮數句
未須補出○陳式甫曰許穆公夫人蓋欲赴愬于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唁爲
辭耳夫赴訴之歸本非女子之事故許人當告急于方伯不當坐觀其亡其後
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之所思爲有道矣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叶訖力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叶新齋反不如我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
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
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
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
爲愈也

〔串講〕夫我之歸衛不果而返許國也行于郊野之中而涉芃芃之麥斯時也傷
我許國之小無由悉索敝賦以從事而力不能救矣因思救災恤患友邦之誼
況大邦之大則土廣兵強又可賴以興復者也于是欲爲之控告焉庶幾假彼
甲兵爲恢復計以救顛沛之民而還康叔之舊物焉然有所控者必有所因況
吾女子又非素有私親之行者也苟與爲之先容則情雖甚切誰與通之有所
控者必有所極況吾女子又非素有境外之適者也苟或迷于所往則事雖甚
急誰與憐之然不知誰爲依我之人誰爲憐我之國而因其人以至其國乎夫
我力既不能救衛人又無其機則我心之可自盡者特一歸唁耳今爾跋涉之
大夫許國之君子無以我之歸唁爲不臧不嘉而尤之也雖爾百方爲我思慮
或思遣使以致唁或思文告以求援固將以慰我之心矣然終不如遂我初之
使我得自歸得以自盡其心之爲愈也而竟使我不得歸我亦安能以忘情
也哉大衛久之欲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非賢而能若是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因歸字而思救衛之不能下是責歸衛而咲其情之不能

已也行野涉麥禾栞爲歸途光景而觸物悲傷不勝黍離麥秀之感抑宗國丘墟委諸草莽一段景象淒然在目控大邦者特失國之由以告之欲脩之以興復也因以人言謂仁人義士可因之以請命者極以他言謂豈是方向可循之以旅于者文字面意定串循言因何人而乞何國乎尤指情理化義言丁寧稱且狂是恨辭此無我有尤是哀詞氣以漸而平也百爾所思蓋當時夫人既不得歸衆人必爲幽處如致書遣人乞求救他邦之類是也或只以不我嘉爲句來說則爲必不得歸時一事非何有方之有一說云百思只就不我嘉不爲臧上多方開論惟恐有悖先王禮義上看爲是如致書遣人求援代他處置衛事之說此正夫人本意何消云不如我所之此說亦極有見但時說多不依此詳之○于非能言夫人因極之謀非自可爲往特以哀思之切而以救衛之義厲賢人耳不然宗室不得歸豈有遠異國之理未幾宋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人人之志慰矣○按狄人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于見麥尤月則爲今年夏經歷三時而四鄰諸侯未聞救恤以從衛書者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

女子事耳○朱子曰聖人錄泉水于前所以著衛之緣列載馳于後所以盡衛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故以父母既沒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亦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

載馳四章一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于亡故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經集成卷之四 終

詩經集成卷之五 國風

衛一之五

淇奧章全旨○通詩俱是美武公之德而托興以詠歎之也皆自做成君子之後而言當以有匪句作主首章與其德之進盛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二章與其德之尊嚴而德容有以成乎人三章與其德之成就而動容有以中乎禮然雖有進盛尊嚴成就之別而無淺深及漸進之意總之由切磋琢磨以成其德故服容動靜無不悉協于則也○詩前合而未道言德之成其實首章琢磨之至二章充耳會弁之爾即此是德非到此方成也一說上章猶有英氣末章則化而其進有以漸而成之意不知盛德容觀當敬而敬則爲瑟僩赫咺當和而和則爲寬綽猗較戲謔便不是僩赫咺乎但自切磋琢磨處極力鍛煉磨礪過來若到金錫圭璧地步耳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砂石言其德之修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串講衛人美武公之德若謂夫人之進德也必有修爲之極功而其成德也亦必有自然之效驗不嘗瞻彼淇奧乎綠竹之始生猗猗然柔弱而美盛尚有其漸之積矣況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進修也寧無不已之功乎彼學莫先于自明則講習討論而致辨于毫芒之間者已精而益求其精有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焉學要于自修則省察克治而致謹于動靜之際者已密而益求其密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焉[illegible]日進無已如此由是[illegible]其

中光輝自著瑟然矜莊而無暴慢之非僴然威嚴而無忿懥之失咺乎其宣著一赫然君子之光也轄乎其盛大一洵然大人之度也有斐君子有此盛德則所以感民者深矣民之感之何能忘之也哉

彙解此章上五句與其進德之功下及其盛德之致也綠竹始生之美猶有進益之意故以為興此詩自武公修成君子之後而贊美之故曰有斐君子但其初有工夫故從切磋琢磨說起四如字並以正意講在前而切謂剖析義理一一看得分曉磋是又去研究底理到那融會貫通處位益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琢謂克去人欲過絕其非辟是又去尋硬底個到那私欲淨盡萬理明淨處位益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二句總是有進無已之意進德之功也此雖是工夫其實德於此成矣故此二句當說德說瑟僴赫咺是成德之驗皆積著乎外者言之瑟是矜莊正容謹飾僴是威嚴可畏可象赫是氣象充盛暢了四旅也咺是英華發越粹然盎然也此二句總是盛德之容根上切磋琢磨來此與大學不同大學自存于中言此就著于外言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只承瑟僴二句說不必總承有斐君子與上一般只是條成德而讚美之不必拘瑟僴赫咺為斐也終不可諼猶云到底不忘之謂不兼後世看蓋是詩之作武公尚存故也不可諼者秉彝好德自不能忘乃理之必然非不忍忘之意○饒雙峯曰有斐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切磋屬知是學問之事琢磨屬行是自修之事○詩稱美武公之德一句贊通篇而以綠竹二句方指章內上五句耳下章亦然○武公名和衛侯于共伯弟按衛世家武公四十二年將兵平戎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則是衛本侯爵及作相為三公此小序以為入相于周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叶咨經反）**有斐君子充耳琇瑩**（音秀 叶音縈）**會**（古外反）**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首二句乙未會試　己酉福建　丁卯河南山東）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事部又不容瑣彼淇奧于綠竹之生青青然堅剛而茂盛斯亦竹之成候矣況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稱服也望無尊嚴之象乎彼充耳所以塞聰則有之丁瑱而尚以琇瑩之石名山大澤之英君子之身畢華之飾可尊而不可褻也會弁所以壯觀則飾之以玉而有如星之明天文人文之象君子之身盛備之飾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此且和順既充英華自著吾見矜莊威嚴瑟兮僴兮儀之所表可畏而可象也赫大咺著赫兮咺兮身之所發威嚴而顯彰也有斐君子其此盛德則所以感人者至矣民之仰之又何能忘哉

彙解此章上五句與其德之稱下美其德之感人也堅剛茂盛亦有尊嚴之象故以為興充耳二句言服飾尊嚴正見其德之稱處要根上切磋琢磨來尊嚴全在德上說蓋充耳用石會弁用玉是諸侯常制但武公盛德積中則一服飾無非德之所形故只依本文說便是贊他尊嚴但含德字在非以琇瑩如星為尊嚴亦非謂服飾如此而又德以稱之也瑟僴四句緊頂上尊嚴兒首章捌○

充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戴皮弁以下便不得有充耳會弁乃告朔時與視朝時服之者也○劉瑾曰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玉為飾謂之綦天子玉用五采綦飾十二武公諸侯玉用三采綦飾以七蓋皮弁之飾玉有七而其玉則三色三色謂朱白蒼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 叶側歷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音倚）**重**（平聲）**較**（音角）**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首二句丁卯江南　甲子福建　如金二句庚子浙江丁巳順天　如圭一句壬子山東）

興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旁也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乎瑟更不容騷殺其與乎淇竹之長成如簀之密此則盡之至矣況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成就爲何如哉自切磋琢磨以來割磨既至則修爲克殫乎人力而欲淨理遍渾然不雜則如金如錫之鍛鍊精純也然猶既殺則人工可復乎天能而形迹渾化粹然無瑕。如加圭加璧之生質溫潤也乃德既底于成則容自中乎禮無事檢束以自拘而寬兮綽兮開大猗歟如在重較之上一寬廣而自如也無事莊嚴以自持而動而善戲言而善謔皆不至有淫虐之愆一和易而中節也動容周旋無適非禮非切磋琢磨之積盛而能然哉此所以係人心于不忘而吾人觀感之餘固不能已于嘆美者也

（通解）首章上五句與其德之底于成下嘆其容之盡善至盛德之至也竹如簀則猗猗青青者咸有成就之意故以爲與金錫圭璧皆自切磋琢磨工夫已底于成而渾化者言註中鍛鍊精純自金錫上解生質溫潤自圭璧上解不說此遂說金錫是單言工夫圭璧是單言所稟之美武公之德從切磋琢磨中來不重生質然但自渣滓消融私欲淨盡處說則如金錫自矜持盡泯渾然天成處說則如圭璧是鍛鍊之精純固自人力得之而生質之溫潤亦由工夫純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也落下四句文意亦自相關不可因註又言字分作二項蓋至于金錫圭璧已到純粹地位故其寬綽戲謔動周旋莫非其德之極盛著于外者然也寬綽中已含自如意故即重較以狀之其容從容自如宛然在重較無事之規模也非即在重較之上然也戲謔只是舒氣解頤笑語可親之時故曰和易不可想淫有虐字偽害之名不爲虐者不至于傷而害物也正戲謔之善處故曰有節如戲侮謔浪則爲虐而無節矣善戲謔已含不爲虐意下句特足上意非兩層也凡此皆金錫圭璧中流出來故動容周中如此○舊謂床第即床笫也○重較是卿士之車鳴鑾清奏其從容安舒比他車不同較與軾皆車上橫木而較在軾之上皆平常無事而立則憑較若應爲敬則俯憑較而伸首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倚較非用敬之時此可以狀其自如象故以言之耳假如遇闕則下過廟則趨不免多少嚴敬安得在重較之上有此安重○寬綽與矜莊反矜莊而又寬綽是寬而有制也和易戲謔

反戲謔而又和易是戲而能泰也○續上云綠竹如簀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俱與中央比又一法○武公之德實爲所未義且與切磋有天行之健爲致健條通有風雷之恒爲從節規節有虛受之故爲這如此此其所以成稱有斐君子沒稱聖武公也○張存中曰武公之德之盛固本于切磋琢磨之功然觀其屋漏自防賓筵悔過而懿戒作于國語史于楚語則固逸樂微合人已無往而不用其心矣其詩之昭聖也亦必其相勉于而不能收格心之功然亦非其力之不能及也亦其君之自暴自棄也○附錄今章蓋總節文并文前以責觀賢○詩人於贊頌之德必履托與而美之也夫始於蓄而成於安學之序也詩人履致以爲賢侯美稱其好德之意也夫且夫淇水之奧有竹生焉始固猗猗乎其浸矣乃若君子之修德也始猶無事乎不日進則日退損益之機也則如行並進有切磋琢磨之密制其外以養其中合一之道也則內外交修有倜倜乎之美以其德進於有斐人服於不讓而自底其極也然我公之功不已是而更已也竹之青青者固昔之猗猗者乎而其德則至於立矣以言乎其服飾也頸以充於耳。而是合乎弁何尊嚴也以言乎其動容也瑟僩其儀而赫宣其盛何輝光也是惟無感感之而其能諼矣夫豈嬌飾于其外耶然我公之功不自是而遂足也竹之如簀者固昔之青青者乎而其德則至於成矣蔵名之全體一金錫之精純也一圭璧之溫潤也而渾然無廝和順之英華雖寬綽而自如也雖戲謔而不虐也而燦然不爽是惟無動動之而無不中禮矣夫豈觚强於一時耶夫學至于是則切磋琢磨之功精之於無聲而瑟僩赫宣之美純之於不息者矣我公亦何修而得此哉○如題直起不用閑講裝頭先輩往往有此要其寓方於圓處全在各章起手不作平鋪以首章作領下二章逐層底節不惟裁格緊嚴且使進德立德成德正旨與興意相引而淺學先輩者須於此處著眼

淇奧三章章九句○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

自防也可知矣衛之絶君益無疑既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爲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考槃章全旨○通篇俱作詩人美賢者之詞各首二句言賢者而樂下皆言其所樂之真也以寬字邁字軸字爲骨一章以寬字言其德二章其類足有若將終身意三章其樂處有不求人知意總見其所樂之真處

考槃在澗叶音間碩人之寬叶音渠員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音萱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申講詩人美賢者之隱處若謂人情樂于世味故每每自失其所樂惟心有真樂者則無入而不自得也吾今得之碩人焉彼夫兩山之間夾流泉而成澗而一澗之上下小築以爲槃槃由人成者也澗由天造者也以碩人而處此浩乎

與天地同游悠然與太虛共適心之所存蓋恢恢乎有餘地矣然是樂也使從矯于一時亦未必其終之不渝也碩人則雖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吾自得之吾自保之終不以時而或改也豈猶人之以豐約得失累其心而遂忘此樂也哉

疏解世固有隱而不成者名曰考槃言其成乎隱也澗字與下阿字陸字是變文成意非有遷徙不定之意澗之旁有阿阿之旁有陸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陵爲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爲宅幽勢阻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非說京殺吳之境也碩大寬廣非指言碩大之人其心寬廣也寬就心上說非樂旁槃也觀註無戚戚之意可見下邁軸字亦同蓋其心廓廓所便有得失窮通紛華勢利果不足以累其心意凡人心係外物則志慮捐顧而爲請所拘天機拘限而寓形所役碩人所人事于不關抜一室之中悠然與天地同其大根然與天地同其遊乎世情之外而不滞乎世情之中寄乎山水之中而實超乎山水之外所謂能御情而不爲情所拘也何寬如之碩字可玩獨寐寤言無所對也凡人雖非其本心外雖矯揉爾獨中不覺自露本懷今獨中自言勿諼則未始然可知此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弗諼有朝可忘亦可忘所不忘者惟此爾爾之間谷足與世世之徜徉其流連類予不改其樂。般○隱華林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未于白遯之象曰肥遯無不利肥者寬裕自得之意即寬適之理○古詩云州清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碩人之境也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碩人之心也○韓昌黎云終吾生以徜徉此終字即永字意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叶音科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音戈

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申講澗之旁有阿成隱處之室于山阿之間地則隱矣碩人則身在阿樂亦在阿胸次悠然外物不能爲之累何廣大而自得乎其樂如此乃其心久而不變雖獨寐而寤獨寤而歌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足乎已無待于外更終身所

願蓋不踰于此矣。

疏解過從草從過有草草過得之意獨寐寤歌無應和也弗過言所願止乎此更不過乎此也亦無慕乎外之意見得一丘一壑足了平生激流枕石無復他念○輔廣源曰退而窮處偏厄甚矣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音谷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寐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申講阿之上有陸成隱處之室于山陸之間地則僻矣碩人則身在陸樂亦在陸居貞自守盤桓不見其或合何循夷而自適乎其樂如此乃其心且以自怡雖獨寐而寤獨寤而宿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吾自有之吾自知之碩得之秘若未可一一爲俗人道矣夫於人所不堪之地而能適已所獨樂之情其所養之貞所守之正可見矣此詩人所以美之也

謂多厚命者耶而竟貴者以致未從見詩人怪怨之意又託焉以致其惋惜有此美麗而族自顯赫不欲炫飾衣錦褧衣其所謂在此其見義亦未必不在此歟族類之貴不重於侯等只是即此以見莊姜之貴也齊侯二句連看予父之貴上以侯配侯其貴相敵也東宮之妹見與太子同為嫡夫人之所生親在母之貴上邢侯二句互文見視嫡之貴也與要指出一衛侯來見衛侯備于貴同而親華于列國者表表則衛侯安得以爵位自尊而慢我嫡人乎○徐際徐云夫貴華人之所制聚今何是族類之貴而不見答何也○嫡為長男位在東方故太子之宮曰東宮○邢則公之後侯爵譚近齊春秋僖十年齊則譚是子爵皆公侯稱也

手如柔荑(音題)**膚如凝脂領如蝤**(音酋)**蠐**(音齊)**齒如瓠**(音户)**犀螓**(音秦)**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匹見反)**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中蓋然族類貴矣使容貌有未美則君之不見親厚或一說也今自其容貌言之手如始生之茅柔而白也膚如凝寒之脂白之至也其領之長而白也則如蝤蠐之蟲其齒之方而潔比而整也則如瓠中之子首焉廣而方正蛾其首也眉焉細而長曲蛾其眉也笑之巧也而口輔之美好目之美也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美不有可稱者耶

［講］解此章是自其容貌之美也七句作八樣看莊柔而白重柔字白字在美字看出柔荑之始生者常白也膚寒而凝結則其色白而取譬精言滑澤而細膩也白而長則兩字並重矣析觀則方正潔白約觀則比次整齊方正猶形潔白猶色整齊□言之於螓而廣而方正細而長曲亦兼形倩即笑之巧盼即目之美不可離說猶云巧笑倩然而形于口輔美目盼然而黑白分明也總是容貌無一不美者○徐敬說云美色人之所好今何其容貌之美而不見□而□

此章亦言外見之○輔何敬曰盡美人不在盡形貌要得其性情此章前五句皆狀其形貌之妙後二句并其性情生動處寫出此傳神處覺為甚矣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音稅)**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音蹺叶音高)**朱幩**(音焚)**鑣鑣**(音標)**翟茀**(音弗)**以朝**(音潮叶直遙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今之不然也

［講］夫容貌美矣而猶不見親厚者豈自晦昔而已然耶試自來嫁之始言之惟此碩人敖敖而長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之地言其馬則四牡之強壯驕驕極一時之選也朱幩之鑣鑣侈擬人君之貴也言其車則翟羽以為飾燦然文

章之可觀也竹茀以為蔽侈然前後之不露也乘此車馬之盛自彼近郊以入君之朝大婚于是乎成矣斯時也國人樂吾君之得配故謂諸大夫之朝于君者各宜早退毋使吾君勞于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厚也是始嫁來時其禮接之有加又如此矣

［講］解此章上五句是述敘來嫁時事下及國人愛樂之情也碩人之說止近郊只是引起話頭不重○四牡二句言其馬之美翟茀二字言其車之美一馬一車以兩句對兩字看也朱幩鑣鑣謂以朱色飾鑣鑣然文采之盛也○六轡朱情態也而遂以興贊之此以宵字為虛字也○嚴緝鑣鑣非一鑣也夫人之車以翟羽飾之謂之翟車翟羽宜在茀上○孔氏曰婦人不當見車前後有障蔽之茀因以翟羽為飾以朝總承車馬而言言獨此四牡能茀以入君之朝亦只敘來嫁時如此不是誇其車馬之盛末二句只形容為眷眷然樂之意見謂碩人如此人皆為君淡今何君獨不然耶分明盡出來朝潛刺為人主嚴遵大禮未嘗親狎相親暱假借視朝之朝內朝也路寢門外治朝小朝

蒸發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謂○孔氏曰君出視朝事畢乃適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圭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朝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括戶括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叶呼月反**鱣**音邅**鮪**音洧**發發**音撥叶方月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音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音竭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葭蘆也菼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串講〕夫婦人之見棄于始而不見親于終者來嫁之時禮儀未備而今不抱衾之恥則試自來嫁之儀言之齊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背山臨流決決大國風也試爲衛河四望其水之右繞于齊也洋洋然蕩漾瀰瀰浮天無岸河之勢大而能容也其北流以入海也活活然馳波跳沫弘往納來河之勢曲而能達也即此大河之中而物產千是乎聚財貨于是乎生百姓之所取也饒而國家之所用也阜弟見此聚族而與罟彼臨淵而設網施罛于水則濊濊而有聲矣有鱣而如龍之多甲或有斷而發剔之可供所獲之多則發發而甚盛若夫湄濱集網之下○有葭葭菼菼直千里而一色者葭菼得地而滋也而揭揭者又何長茂若是乎齊地之廣饒如此斯固天下之大邦矣故夫人之來也有從嫁之庶姜則孽孽而服飾之特盛有從行之庶士則朅然而才貌之武勇士女姣好而禮儀盛備豈不炳其盛門乎來嫁之儀亦無可追之咎矣○此人情之所欲而不可必得者何所拂于君而不可相親以承終也此則吾人之所不得而將皆矣夫照道其可羨之實而詳推其不見答之由則雖未明言其莊公之待誠而已慧然寓于不言之表矣

〔翼〕顧此章上五句言齊地之廣饒下言從媵之盛美而上下意自相貫重末二句濟其齊地廣饒故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禮儀盛備所在士女

句則上言饒是推齊爲富有之國不必分地與物爲二事首二句見齊地西臨大河北負渤海表表名區奚啻新衛以淇水泉源誇說一方也施罛三句各于中寓一以驗其餘鱣鮪發發是動物之盛葭菼揭揭是植物之盛孽孽是服飾之盛備也有朅是才貌之武勇也俱以狀姣好言見下媵之美如此則宮中之貴人更何如也而卒不見答所以不可解耳○按姜齊姓曰庶姜者是以同姓爲媵也凡聲貌以聲貌求則曰姣姣者亦以貫字爲虛字如[illegible]據[illegible]也○徐氏弦云大國人之所傾交今有是媵從之盛而不見禮何也○黃勉玄曰三復此詩皆以常情望其君猶得告庶士之法論答從而怨悲然反常則亦怪矣庸到極處亦能反常○鍾伯敬曰莊姜自作詩則曰我思古人曰古處此其所以益不合也許人民爲之言另填一番說話一字不及正理此出脫之妙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章全旨○通詩六章歷敘始終以道其悔恨之意以士貳其行不思其反作主前二章追述初奔之事下詳其被棄而悔恨之淡也首章言其約奔失

〔串講〕遂其所奔三章悔其奔而寫責己之詞四章被棄在道而怨之深五章被棄歸家而怨與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追悔之無及也○詩雖是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謂淫人之詩○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不吾與也要之以卜筮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不吾告也及見棄而歸見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變而愛弛士之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此

氓之蚩蚩音癡**抱布貿**音茂**絲**叶新齎反**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謨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

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串講獻氓之蚩蚩者曰天下有徇一時之情而貽終身之悔者矣我也蠶剝往事其悔可勝言哉曾憶昔時有蚩蚩無知之氓抱彼已成之布貿我未成之絲然其實非徒為貿絲而來乃假托事謀我而謀為私奔之事耳斯時也我豈不欲遂為森案之期哉第事有不可直遂者但送之涉淇至于頓丘之地且告之曰吾之不與子之偕行者非我愆此佳期也蓋凡男女之合必須媒妁之言實以子無良媒我所以難于就子耳願子不以愆期之故而有怒于我吾當再為後會之約而定期于秋也則今日雖未即行而不久當如約矣是我之始約如此

㮣疑此章上四句敘其來而與之謀下因其去而與之約張之蚩蚩師之也一說謂之張者始見其來莫知其誰何之稱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抱布句以彼之布易我之絲也乃假托事即謀謀欲私奔也此時已許之矣謀而不往是恐其志之不堅送之涉淇是示以捲惓之意匪我二句是責所無以難其事將子

二句是慰其心而定其期上謀字下期字皆是私情非父母之命也夫為女者不用父母之命而要之以媒妁之言其情不亦狡乎此追敘初時相謀相約之事而悔恨之意發矣

乘彼垝(音鬼)**垣**(音袁)**以望復關**(叶圭員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叶呼回反)**遷**

賦也垝毀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托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串講夫我既與之期矣迨夫秋期已屆則乘彼垝垣之上以望復關之至當其未見復關也則泣涕漣漣而悲怨之変集及其既見復關也則載笑載言而欣幸之不勝遂從而謂之曰秋以為期人謀同如此矣但人謀不如神謀之為審也爾之與我必灼龜以卜之矣必揲蓍以筮之矣使其所占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始信二人同心鬼神亦皆見許而一期分合終身可以相依矣則以爾之車來迎乎我當以我之賄往遷于爾也豈復如昔之愆期哉乞約之期勵如此詎意其有今日耶

㮣疑此章上四句是及期而切于望下是既見而果于從直下取注及期即是秋以為期之時也復關只托以指其人不必定以所居說流涕者恐其負約也載笑句喜其約之遂也注卦之體指蓍兆之體指卜卜筮亦是質問之意以為皆一卜筮否苟無凶咎便可相從以爾車來即謝車帷裳之中迎我者非轎輿之車特來遷賄者也賄亦不過服飾之類此時急欲相奔誰料其有今日悔恨之端已在言表○朱氏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寔謂鬼神以龜蓍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兆卦○倪玉汝曰此合上節敘其托而謀謀而變變而迷迷而期期至而思其來來而遂其欲斷折如畫大約見今日之棄由在彼之爽德非在我之有愆注中云云非婦人口中語都是意中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叶弋灼反)**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叶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食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蓋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

串講夫我之遷賄而往時猶甚謂于終有今思之能無深恨乎彼桑之未落則其葉沃然而潤澤矣女色之光麗何以異此就知色不可恃而欲不可縱乎于嗟鳩兮無以桑葚之盛而多所食焉吁嗟女兮猶可以色盛之故而與士相耽狠耶蓋士而與女耽也雖失其正然士有百行猶可以相掩也故同人見其猶可說而解也若女以貞信為節則士耽而失其身則大節一虧終身莫贖尚可以說為耶不可耽而耽之難乎免于今日之悔矣

【疏解】此章言昔色盛而見取也首二句比色盛之時中四句與戒已不可縱欲末四句推不可與士耽之意總言只是自恃色盛之時不可以縱乎欲也桑曰未落蔭然見有黃落可慮比意亦含身在擔心甚多則爵與女耽士所隱故下遂言無與士耽既有前而不返之意士之耽二句輕重女耽二句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然亦非謂男有可耽之理也惟婦人被棄而自悔故抑揚言之耳耽字便是反字之根○婦人到狼狽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士貞婦只爭些前事後之別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貧反**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莊反**士貳其行**去聲叶戶郎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講】夫始與士耽寧知今日之見棄也彼桑之既落其葉皆黃謝而隕與始之

沃若者異矣我之顏色凋謝何以異是然亦不意其因此而見棄也絕非昔者自我以斷還而徂爾也值爾家之空乏而三歲食貧精勤之妻固爾昔日艱難之苦矣乃今棄我則向之以車涉水而適者今以之涉水而去復渡淇水之湯湯漸漸車之帷裳以歸下堂之後承筐入廟之期矣然此豈我之過哉女也曾豹無咬于舊情愛不變其初未嘗有所爽也但士也始合而終離昔厚而今薄背棄前約而二其行耳夫為士者固貴乎一德以相與也何乃反覆其情而莫知其所止極始而色盛則取之終而色衰則棄之二三其德至于如此能無負不爽之女乎

【疏解】此章首二句喻已之色衰下敘始終之困而致怨于夫也喻色衰處勿卽入見棄意三歲食貧有甘淡薄而無悔意三歲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非謂大歸三歲卽見棄也觀後章老使我怨可見淇水二句言今去之狀與始來迎相反回想以車遷賄光景泡影浮何日早知今日卽卜筮雖吉必不肯以身來也帷裳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飾婦人之事有之斷車帷裳者永遺

車之帷裳也不爽只是守得自家情愛無作非爽所言也二其行者始於相貪之意二三其德在色衰棄已上說一句始謂士也罔極二句只承士二其行一直說下以淇有之色之盛也士貳而叉弃與之疑說色之衰也女之不爽而士己二其行矣甚哉以色事人之不終也○焉耐食貧以淇車來來衰而潰車帷裳已至矣其何等涯凡光今何等微凉景○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叶直豪反**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叶許記反又音戲**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臥無有朝夕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講】然汝雖棄我爾不念我昔日之勞乎方我三歲為汝家婦而傭爾之貧也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夙而必興時假昧旦之傷夜而後寢不辭宵漏

之勤苦無有朝旦之暇者矣其勞如此宜其見恤于夫也奈何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之威加我而棄我以歸其虐我一何薄矣念昔與爾之相從也已不齒于兄弟今被棄而歸或者見恤于兄弟則猶可少慰于懷也孰知兄弟不知其為夫之過但咥然而笑略無憐恤之心焉夫既不得于夫而又不見恤于兄弟亦將何所歸咎哉靜言思之良由我之失身于始有以致之亦將自痛悼而已于人乎何尤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為婦之勞下言見棄之苦而遂致其悔也三歲為婦是言往其家後三年內值其貧也正上章三歲食貧將事靡有朝言無有一朝之暇也言遂是言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必當日某約如何勸家之言今既遂而言而成家也若下章信誓方是偕老之約某既遂言咥笑笑其前日私奔而今果見棄也末二句玩末其不見恤說出見棄自悔猶言自悔於始進于欲未暇思量到此今惟自思而自怨也其是言其自悔無聊自怨謂味有無限之悔意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戰反），隰則有泮（叶普汁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佃反）。信誓旦旦（叶丁練反），不思其反（叶孚絢反）。反是不思（叶新齎反），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輯錄] 且今之所以自悼者，果何及乎。誠以我之從汝，非謂一時之計也，本相期及爾以偕老矣，夫何不念三歲之食貧以色衰之故，而至于老而見棄，悲悼如此。非爾之所使乎。然迥由爾之二三其德，亦我不思之故也。彼淇雖廣，而有岸矣；隰雖窪，猶有泮矣，是皆有所極也。況我于總角未笄之時，與爾宴樂以相娛好，以言笑則晏晏而和柔，以信誓則旦旦而分明，以為情好密矣，豈約定矣，將可願以終身矣。孰知士行難恃，曾不思其反覆而遂有今日，不亦淇岸隰泮之不若乎。夫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則失于始者既已往而不可追，悔于今者又復將而無所及，吾將如之何哉，亦已焉而已矣。夫始之苟合，既不顧夫天理之正，及終之見棄，乃不勝其悔恨之情，雖良心之萌，終竟何益。此聖人錄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滅，所以垂戒後世也。

[彙解] 此章上二句，言已之見棄而致其怨，下與已之不思而無可追也。使我怨內要入色衰愛弛意，下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非不偕老，老而後見棄也。一說上言三歲食貧，三歲為婦，何以遽言老使我怨，蓋不偕老則亦曰老之境，皆怨之境也，非目下以老而見棄，亦覺實稱。愚謂下老字與上老字不同，蓋非顏色之衰老耳。人亦有少壯時，秋月春風而年姿已消衰者，總是衰老，非言年歲之老也。若至老而後棄，則怨亦不必如此極矣。淇則二句，只與到不思其反，止總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意以為興也。總言四句一串說下，言笑二句不平重，信誓一句，云以言笑之晏晏成信誓之旦旦，皆偕老而今見棄，此所謂反也。但當晏晏旦旦，不思及耳。玩此語可見若思及則此婦又當早為之計矣。後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固已頹然自放于人欲之波而無復一毫廉恥之悔。尚又有言矜者不將褻謔之乎。○輔慶源曰：谷風與氓二章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詞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詞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劉安成曰：此詩及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詞意多同。桑之落，猶言即渭濁之色也。食貧，猶勞勞，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于暴矣，即有洸有潰之意也。偕老而使我怨，即既生既育而比予于毒也。然則宴爾新婚，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于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于己。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爽。昔之過在己，故終于自悔昔者之不思。○詹德子曰：文人乎已如女子守貞，漢班固才矣，一失身于竇憲，取譏士林。楊子雲才矣，一失身于王莽，不齒有道。蔡中郎才矣，一失身于董卓，僇□青史。況衰亂卬闘之中，衛稍不自檢，必為所為，安能如初之少艾，遂欲而終竄棄耶？嗟嗟悔恨奚益耶？士君子當于氓之詩三致省焉。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章全旨：○通詩四章，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情，當以遠莫致之句為主。首二章是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彼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而恍然而身于泉源淇水之間，桂楫松舟之上矣。不可歸，就有為義所制之意，但不得顯將義字說出，只以情說為佳。○楊伯祥曰：通詩不說出義字，而隱隱就思字上摹寫為義所制之意，蓋思之不得直遂，即是義之不得踰越也。只以情說，便是意在言外。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輯說] 賦竹竿者曰：逖逖異國，昔人所悲，況身為女子，不能自主，一旦遠嫁，望故國之山川，真迢迢乎永別。此時此際，有不能動于情者乎？彼竹，衛物也；淇，衛水也。詩特擬之竹竿而釣于淇水之上，感其情，人我豈不爾之思哉？要為理遊[illegible]山川間阻，[illegible]，徒增切想耳。

〔疏解〕此章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難也詳籊籊其而殺殺衰小之也謂竹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竹竿釣淇非真是事不過託言如此耳爾思之爾指竹竿淇水說遠至衛之道遠莫致不可至意亦是其言皆以義不可往非真以其遠也但不可明說出義字作文只以遠字替過可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叶滿彼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

〔串講〕然由遠而望之衛地不宛然在目耶於是因淇水而思泉源矣彼百泉發源西北東南入淇則在衛之左矣淇水自西南東流與泉水合則在衛之右矣滔滔不停而襟帶常存如此此其中有我父母兄弟焉奈何女子有行身離於斯已遠其父母兄弟雖欲侍爾之左流爾之右而不可得曾不若淇水之映帶湘川泉源之環抱其城也吾其何以為情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二水常在衛下嘆其不得歸衛也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在左在右正與遠父母兄弟相形看須把水來形容見故國風景依然不改而羈跡他邦相親無自也父母兄弟串看重父母邊謂不得以親其親則二水之不如矣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于其間也

〔串講〕我于是又因泉源而轉思淇水矣淇水在衛之右泉源在衛之左一右一左皆有可樂衛之賓主嬪御遊女觀人挈伴採芳共游斯地言笑間作環珮瑲然我為衛之女子顧乃不得巧笑之瑳而舒氣于其間不得佩玉之儺而飄飖下其上下與心遊而無感慨係之也耶

〔疏解〕此章上二句思二水之在衛下恨己之不得樂于其間也淇水二句與上章與上言其長在衛此言其可樂見一左一右皆有可樂而凡衛之人皆得以樂其樂也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游女風光故下即躍然作自己出游之想意謂則巧笑瑳然而齒見行佩則佩玉儺然而有度然亦是托詞虛景不可得會意之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串講〕而于終不能忘夫淇水也彼其水之滺滺洪波巨浸力可勝舟凡泝洄于中央者必繫桂楫掉松舟乘安流而容與不知其幾矣我將出游于彼寫我憂之甚致者哉亦托之遐想而已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切定淇之思下說莫舒其歸寧之情也檜楫松舟不過言淇水中有此耳非衛物也駕言二句緊頂上二章來見出游更父母兄弟可親巧笑佩玉之樂可慰故曰寫憂出游卻承上舟楫一直說下諸說多以為言二句是絕意之詞非與望之詞蓋搭注與泉水卒章同意也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彼見其絕意語氣發舒○巧笑篇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若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附錄全章蹤旋初文并文評以資觀覽○思宗調者從暮意中之景爲夫竹竿之釣也松舟之游也巧笑而佩玉也景則猶故矣其奈女子有行何故爲詩曰人其最不幸而生爲女子之身乎謂他鄉爲家也謂吾土客也欲返不得返欲忘不得忘夫遠適異國昔人所悲雖丈夫志在四方者猶圖背鄉里之猶爲悵然況女子之依依也我思少小婉孌時嘗見淇之濱有人焉持竿而釣綸從何芳出野鮮于府淵之下者則以爲風景之足以娛人而今已遊哉遠矣流水無情尚作綠淵之勢于身有羈紲諧繝之愁我曾不若淇水得映帶湘川矣我曾不若泉源得環抱其城矣父耶母耶兄耶弟耶欲復侍爾之左繞爾之右追膝下之承懷知何日也故閨中之綢繆將誰因也向者不嘗從爾攜手水涯言笑晏晏乎不嘗共爾拾芳澤叩環佩聯聯乎至于今猶彷彿及傾城之游女觀人或亦有合群笑嘻然于斯者焉而久矣無我之餘响矣或亦有飄輕曳長儺然於斯者焉而久矣無我之遺蹤矣右有泉兮左有淇水自滺滺也檜爲楫兮松爲舟人自泛泛也安得適一方之間縱一葦之所去來瀰水之間逐步游人之則寫我憂之莫致者而付之二水千里乎

富庶賢之屬上于目前何其思之近也婉婉之情係于物外何其寄之遠也
而寧止于禮義之防也言之已耳衛女亦可謂善懷而不過矣夫○竹竿巧笑
佩玉佩作儺人看則是遠趣情味悠長風景妍麗瑩瑩羽衣非復人間所有
○四章原各有風騷臺出賦情文邪妙在一氣貫注無段落可尋兩岸限並帶
宋不移舟已過萬重山可想此文景況○衛女思歸有擬在宗周景物文於此
倍覺有神是其相邇獨得處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總是刺童子之飄等當車佩觿佩韘上本不勝末
勝不稱衣也興意也人而至于成人則人所望之者方願其能充拓之俗言以
矣近刺之甚今所見者惟飲役之態度竟亦何益乎曰刺之詞須惻然憫惜方
得詩人溫厚之旨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音叶**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其季反叶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爲之所
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我也容遂
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串講此刺童子之飄等而作也若謂服必貴于相稱分不容以飄等故內無先
才碩貴而外徒飾貌矜容此士習之所恥也吾不能不有訝于童子焉彼芄蘭
蔓草也而今乃有枝則不能載矣況童子幼質也而今乃佩觿殆何爲乎夫觿
者成人之佩非爲童子設也觿而佩之非其宜矣然使年則童子而才等成人
佩之猶可說也今彼雖則佩觿而德明有限識見未充能不于我而加知焉
見其容兮遂兮舒緩放肆大帶悸然而下垂曾不知其爲非也其視所佩稱耶
否耶亦徒飾觀而已矣能無爲識者羞乎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
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
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串講彼芄蘭蔓草也而今乃有葉則不能勝矣況童子幼質也而今乃佩韘又
何爲乎夫韘者成人之佩非爲童子設也佩而佩之失其宜矣然使年雖童子
而才並成人佩之猶可解也今彼雖則佩韘而謀爲淺近技藝卑狹能不于長
而加長焉但見其容兮遂兮驕侈自放大帶悸然而下垂曾不知其爲非也其
視所佩稱耶否耶亦徒飾美而已矣能無遺識者誚乎吁童子亦可以自省矣

總解此詩各二句分上是興其所以下是言其不稱所佩也以芄蘭弱草而有
莖生之枝葉興童子年少而佩成人之觿韘只興到兩句止刺意全在下四句
方山說疏一說興意至末芄蘭柔弱而枝葉長是本不稱末故以興童子佩觿
而服飾美者人不稱其服也玩文勢還從前說爲是草木未有無枝葉者芄蘭
有觿不能勝耳知猶智也朱子已有明訓不足知于我是不能有絕人之智也
甲長也不足長于我是不見有超世之才也末二句言致飾于外正見其無得
于中而才能之不稱所佩也容是容與放爲舒緩也遂是直遂放爲放肆也有
若之不疑肆無忌憚意末句即足上文與衛重較今一例亦有惜他不自知其
無能意○劉向說苑云能治煩決亂者方佩觿能射御者佩韘以成人之飾而
童子佩之雖其外貌可觀亦徒焉而已劉爲童子者其可以一知半解自足也
耶蓋有惻然憫之之意是所謂諷也○朱極三以赤色之皮爲之故言朱極極
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謂食指將指無名指也○鄒臣虎云貌短心長
童子之欺人在今日固篤得猶童子之自欺亦在今日玩欺人自欺二意說得
童子心腸洞然近來小兒輩旋徑爭先驕服競美悉雖得意者比比而是盍讀
芄蘭之詩而知所警哉

芄蘭二章章六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河廣章全旨○此詩二章一意總是極言適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往者非爲地也
顯然有義不可往之意義不可往夫人終未明言只自說詩者言之可也○劉
上王云此詩義不可歸不可露并思子嗣位等俱不宜露只如本文渾含咏嘆
爲得、劉瓶平曰此詩不說歸不得卻說歸得不說歸難卻說歸易蓋有沈情
二字猶開出父乃禮之道與嗣君承父之重是與謂也當此時出則以禮文

則絕義不可以私反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華谷〕嚴氏曰：河廣者，已不可解者，天性之親，不容已者，親愛之思也。今吾子既君宋矣，其能以忍情也哉。彼河者，宋衛所分之界也。今我居河北，子居河南，人見我之不渡河，或疑河之廣也。然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杭而渡矣。河果廣乎哉。宋者，吾子所都之邦也。今我在乎衛，子在乎宋，人見我之不適宋，或疑宋之遠也。然誰謂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望而見矣。宋果遠乎哉。非廣非遠，不固于理，而情不能遂，我且奈之何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華谷〕嚴氏曰：謂河廣乎，曾不容一刀之小，渡之而即濟矣。何廣因如是乎。謂宋遠乎，曾不窮一朝之力，至之而有餘矣。宋遠因如是乎。河非廣而若有廣于河者，宋非遠而若有遠于宋者，此吾所不能自解者也。吾其如此河何，吾其如此宋何。蓋觀于此詩，而宋桓夫人誠可謂知禮而畏義者乎。

〔輯疑〕誰謂二字最可味。一沓下四誰謂，設意躍然矣。若曰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聰不得，淒惋悲涼。一葦可渡，不能容刀，皆無此理，蓋極言以形容其近小耳。容刀，容字作用字解，言不消用刀也。一說容字與如不容舸者同。言其小，何必強以不用解之，覺更有味。跂予，予字以目力思之而知其近也。不崇朝，以足力量之而知其近也。○朱豐城曰：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于子，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可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可以義勝恩。爲襄公能盡其誠敬于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于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正于宗廟則全而非減矣。然既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黜，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從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誠能問安之使交錯于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爲則子之心可以無憾，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劉向說苑中載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立曰：吳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託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作于此。若襄公即位，則衛已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曹氏曰：閔二年衛從渡河，衛已居河東矣。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設河為辭。○按序此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不得適宋。襄公即位，夫人思之，朱子乃鄭氏之說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渡河。衛自閔公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廬河南，言一葦杭之，則是作于未遷之前耳。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爲世子，言即位非也。曹氏之言亦未是。

河廣二章，章四句。○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伯兮章全旨○通篇皆章見思伯二字爲主。首章見敘其從役之事，還未說出情來。二三四章方道在己思念之情，皆承首章歷歷說下，有一節深一節意。二章疑已亂矣，未及疾也。三章首已疾矣，未及心也。至于使我心痗，則憂思之苦亦已甚矣。誰適二字是着眼處。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華谷〕嚴氏賦伯兮者，曰天下之不容已者，從役之分；而吾人之不容已者，思念之情。若吾之有伯，非吾所望以終身自守……

稱特出之彥者以我伯而處此邦英風武烈才大過人必爲衆人之桀矣然果何在也惟我伯也今方爲宿衛之職執殳而爲王驅馳于道路之前其遊寵于王者甚盛也因利乘便建功立名此所以遊鄉井而不顧耳

疏解 此章上二句美其才下二句指其事上二句逆說下二句亦逆說桀本揭字米蓄果敢剛毅一國未能或之先也伯也二句只開闢敘其所事試今方二字可玩見執殳前驅還歸正未有日以起下思念之端非大才小用之謂亦非盡徒役之義○輔慶源曰先言君子之才之美而後言其之執殳而前驅是指其用之不得其所也殊失詩旨不可依○呂記爲王前驅將詩中之一語非大舊也前驅亦婦人想見其當如此○劉上玉云末二句玩詩乃字是思伯遠出詩伯意也近來多失詩情○詩稱所云征役指用兵而言前驅即逐鋒銳兆之謂爲王者以侯甸之衛供王國之役也○按周禮遂國之勇士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則上二句所謂武與才多是就膂力上說○孔疏前驅在車之右非步卒○此詩語意即樓頭少婦之等坐遙見飛塵入建章也而言外副有悔教夫婿覓封侯意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音的爲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爲之故也傳曰女爲悅己容

串講 然伯爲知己者死子誰爲悅己者容也自伯之東行非一日矣我首則如飛蓬之亂蓋久矣婦容之不修矣是豈無膏可以澤髮無沐可以滌首而遂至于廢容哉蓋伯者我之所主伯在則膏沐倍矜光華之相對今伯不在我則無所主矣雖有膏沐光彩爲誰悅也即飛蓬亦不暇恤矣

疏解 此章上二句言己之不爲容下推其所以不爲容之故也居時因既東遷而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首如飛蓬只謂去修容之意膏沐作兩物看皆爲容之資蓋女爲悅己者容原非以治容取媚特以蓬首垢面非所以承事君子故爲容者爲君子容也君子于役夫誰主于誰適句要重將須全上二句先照伯氏行役廢于爲容方與下誰適句相應秦溪與夫書云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亦誰適爲容之旨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于首疾也

串講 然使望之而即歸則飛蓬可得而望之之情于茲慰矣奈何不日而不月乎夫人而無望于雨也則雨之于日無付之無心今當久旱之後仰而與曰其將雨乎其將雨乎奈何杲杲然旭日之升耀之愈明此其非雨徵也雖有雲霓之想亦徒然耳我望伯之歸而不歸何以異是是以使我願言思伯而不堪其憂有甘心于首疾而不辭者豈不止于飛蓬而已不知何日言旋以瘳我之疾也哉

疏解 此章上二句喻其歸之不果下安于憂思之疾也人惟憂思之苦乎不能堪而有此首疾是已然事玩甘字可見願言願字即甘心之意合下章首疾豈人所甘憂思豈人所欲至于願言心痗乃若不欲解者思至于不欲解非身當之孰能知之○首疾則甚于飛蓬矣

焉得諼音萱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妹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于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串講 然使吾之憂也而有以解之則猶可以暫忘于一時也彼諼草令歡可以忘人之憂者也焉得諼草樹之北堂求而食之以忘吾憂乎然夫者夫所天也忘所憂則忘所天也我非惟不能忘亦且不忍忘是以于諼草寧無求也而但願言思伯雖至得心痗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慮耶彼執殳者及今返旆而歸則膏沐可以重新于疾亦有起色其如彼前驅而未已何也能不重吾思哉吁婦人可謂有專一之志矣

疏解 此章上二句言欲忘所憂下言終不忍忘而甘致其疾也此思極而劇之

詞非真欲求諼草以忘憂憂亦非諼草之所能忘也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併更有深情心痗作未然看故本文曰使我註曰至于心痗而不勝心痗又進于首疾矣○附録全章王覚文及文評以資觀覧○衛婦思伯有極道其思之苦爲夫有才如伯焉能勿思而不謂思之如此其苦也衛婦誠善思矣若曰天下最是累人者惟離別之情而已矣而説者每謂士有才而見用烏能發處閨中與兒女子作綢繆之計乎不知自此一言出而天下多才之人不啻與情爲仇矣何也情之所鍾蓋百計排之而卒無能自已者也伯今已不在吾目矣然而吾意中有伯目中常若有伯伯之才情意氣吾猶得爲伯述之伯之功能藏業吾因得爲伯計之蓋自伯有此朅兮之才而執殳之役所不免矣自伯有此邦桀之譽而前驅之命所必至矣嗚呼伯遂舍我而東耶獨不念士固爲知己者用女誰爲悦己者容耶由是而予髮曲局矣膏沐擁施矣忽焉自思我伯將無歸乎見此飛蓬謂予憔悴得無嗟予望伯若望雨耶焦心勞思一至此極耶而伯何在也予思轉切也因是幽獨無聊憂心靡樂有告我曰北堂有諼可採而今也然而焉得乎諼使求而樹之而朅兮者可慰適乎桀兮者可忽置乎執殳而前驅于王者能漠不動念乎予不願忘憂也予寧甘心痗也然則首疾終何時已耶飛蓬終何日理耶計惟有待伯東還庶幾可慰予雲霓之望也已噫此閨思之變也伯兮婦人與天下之有情人叢○題已極盡閨思之致文更曲曲描繪婉折入情官止神行不復知其情文所至但覺有煙雲繚繞於筆墨間令人迷離惝怳○伯兮一詩於思處極若切中句句有誇美丈夫才能意在內玩首章便見世其夫多才所以效用京洛爲之妻者亦若甘心憔悴也若夫作而頭揭柳怨便一紙偷于垂此文妙在三分頻閨中反帶七分雄壯翼其雄壯情○執殳前驅是虎賁親衣之士與從征兵卒不同有渭邦桀之才不用之爲將帥而用之前驅執殳一若此婦有憾其夫長材短御意淵玩詩言不然還條茶說篤是

伯兮四章章四句○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敍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章全旨○通詩三章各上二句喻人之有所求下二句言已之有所憂也此是托言之北言狐卽言鰥夫不可用鰥夫字出○須知總是托言蓋不欲顯言其人故托狐言之不欲顯言其欲適人故托無衣以憂之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絶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配偶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串講〕婦詠有狐綏綏者曰物各有耦求其耦則思所以求其耦者情也吾于彼不請無感焉彼有狐綏綏然獨行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矣夫在水之梁則無衣御之患而可以裳矣我也目之所擊大有感于其心淺憂之子之可以裳而病于無裳也安得爲之縫裳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串講〕彼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厲矣夫在厲則可以帶矣我也淺憂之子之可以帶而病于無帶也安得爲之求帶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串講〕彼有狐綏綏然在彼淇水之側矣夫在側則可以服矣我也淺憂之子之可以服而病于無服也安得有以服之也乎是非婦狐之求匹也爲鰥夫之求匹也亦憂之子之無裳也之子之無服思卽其言而求其意不可復世變乎

〔總解〕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言求匹之意故以喻鰥大之無匹也濟未及梁未可以裳旣及梁矣則可以裳矣水自帶以上曰厲必濟其帶而後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然所謂既厲則可已濟水玩詩在厲則直在淇水之

非既厲也而曰可以帶者蓋渡水不裸體必着裳衣謂帶者蓋衣此衣者繫之帶既渡水矣故可以服之子自無裳何與伊身哉子疑食忍在言外憂其無裳無帶無服則欲嫁之意可知○王非熊曰鬧安寡婦得貧餽有無支君漸被周召而矜有狐之婦進之而要則有悅我卓氏女亦遊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須以報字為主總是贈答之厚情欲久其情意一前就下正意宜在言外見之

投我以木瓜叶攻乎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叶去聲**也**

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串講]此男女相贈答之詞若謂天下有限者物而無窮者情也苟情以物限則無以發吾情矣豈予與汝之所以相贈者乎今夫投我以木瓜其所投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琚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寶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雖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不過假此重寶以達吾綢繆之意庶幾見其物也猶見其人也將永以為好而不忘耳奚足以為報哉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串講]投我以木桃其所投亦云輕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桃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瑤爲報而塞責也不過假此重寶以寄吾殷勤之誼將永以爲好而勿替耳奚足以爲報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舉里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串講]投我以木李其所投亦云微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李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玖之佩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玖爲報而自足也不過假此重寶用通鑑

綢繆之忱將永以爲好而無間耳奚足以爲報哉夫永好心也投報物也探物可以得心得心可以忘物而畢道匪爲風斯遠矣

[總解]此詩木瓜瓊琚而以爲比者蓋以木瓜比微物瓊琚比重寶非真以木瓜瓊琚相贈答也○玩經傳文勢一直說下兩句都是比正意宜在言外蓋以木瓜報瓊琚比人贈我以輕物我報之以重禮也匪報二句以瓊琚未足為報但欲以此以舒情永以爲好耳此已盡虛之報不足以答其先施之誠不過以此而期其永以爲好耳○蘇士云投報木實事而木瓜以喩物之至微瓊琚以喩為寶之至重即非真以是物爲投報故不屬賦屬比匪報永好亦各承上說不必入正意如嬉比之例○千古交情盡此數語覺報施兩字淺俗不能出口矣匪報一語最宜三復○小序云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據此則夫子刪詩不列之齊而以繫衛者于衛見亂極反治之機于齊見救災恤鄰之義非經聖手不能朱子定爲淫詩恐不可解○愚按朱子集傳云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既一疑字朱子亦未嘗堅定為淫詩也後人紛紛翻駁朱子亦似不必惟鍾伯敬文既不依傍小序亦不背注只就人情報答之厚處如題演寫曲盡鄉情賞鑒以資覽觀○志永好者在投與報之外也夫曰報則已淺矣贊木瓜者三復匪報之旨可得其永好之志焉若謂人道之常言有來也必有往也言有施也必有報也若是則亦求其稱而可矣稱而後可言報世自有此一種相有不可少之事而未可論于投與報之外也人之好我不有投我以木瓜者乎夫其好我而吾可以無報也乃更報之以瓊琚不知吾意止于報則瓊琚已足且亦復何須瓊琚而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中心之藏我之不盡于瓊琚猶彼之不盡于木瓜耳未也不又投我以木桃乎夫其好我而吾又可無報也乃又報之以瓊瑤不知吾意止于報則瓊瑤已過且亦復何須瓊瑤而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久要之言我之不盡于瓊瑤猶彼之不盡于木桃耳未也不又投我以木李乎夫其好我而吾又可以無報也乃又報之以瓊玖不知吾意止于報則瓊玖已多且亦復何必瓊玖而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同心之利我之不盡于瓊玖猶

報之不盡乎木李瓊玖之至尊至三而所投如此非惟彼不自以爲薄我亦不以爲薄也報之至再至三而所報如此非惟我不自以爲厚彼亦不以爲厚也蓋往來之際粗則論物精則論儀發乎其情之最眞則曰物曰儀之先別有實契施報之間平則相及厚則過之至乎其時之最久則若及若過之外別有微衷甚矣報之爲言於之衰交之下也斯非道于施報之言者無可與讀木瓜之什乎○附識邶鄘衛三國詩論疏義曰衛多君子下詩可見如淇奧之武公國非諸國所有而文公與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干旄之賢大夫簡兮之賢伶官考槃之隱君子豈不特然于變風時論其文則黍舟之爭死者亦有可觀之一節也如賢婦人六人則莊姜共姜許穆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也其燕燕之全淑愼伯舟之守貞一雄雉之勿德行谷風被棄而有德音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人矣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

衛詩攷畢

詩經集成卷之六 國風

王一之六○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黍離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是感賦所見以興憫周之意因致所歎以告飲周之人也以中心句作主但一時事其曰苗曰穗曰實自是詩人叙事之體非因先後而興感也勿分初見次見三見之說○詩憫宗周然詳玩本文不及一宗廟字亦不及一宗廟宮室字只彼稷彼字暗指而已此是感慨最深處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串講彼黍離離者曰天下至可悲者莫若舊國之變遷可悲者以國之人苟茲而不能無感矣追昔鎬京之地宗廟爲百神之觀臨宮室爲四方之表極夫何彼黍之離離其實彼稷之穟穟其苗乃生于此那昔日朝列之地一變爲黍稷之場祖宗發迹之區一轉爲阡陌之所而我睹此行邁自靡靡而不進矣惻愴悽切中心自搖搖而不定矣人之知我者但曰彼之所爲非故爲是悲也其心有所憂于不知我者則曰彼之所行非故爲是狀也其心有所求乎非于念周之

心離則知之夫人雖不知悠悠蒼天監臨於上久矣造周者吾知其爲文武紹周者吾知其爲成康而今日致宗廟宮室爲黍稷之場者彼何人斯而若此哉誠有不能忘情者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賦所見以興其所感下是嘆其知己無人而怨有所歸也彼黍彼稷彼字指宗廟宮室言有到處盡爲禾黍之意暗指宗廟宮室不着一語道破只逗他彼字更覺無限感慨本因感慨黍稷而賦之但下四句意又相因故爲賦而興靡靡是彷徨不進之狀搖搖是心憂而無所附着之義只不平說來凡人心有所憂其意有所求往往低徊不去故謂我何求蓋怪之也只有知我者始謂我心憂彼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矣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便是莫人其識已意非必推到所以憂處而并謂知我者終歸于不知也正見我如此搖搖心緒眞有隱痛向何人說言下便有欲呼天意悠悠蒼天即屈原傳所謂窮極未嘗不呼天意非云照臨之久多知之也此何人哉明知其人而不忍指斥也〇詩南台云是追究其始禍者蒙君臣衰敝皆在但不可露出將說暗指幽王二王爲平只是徙居東都非始禍者且是詩之作猶在平王時也此字未有含蓄不須將宗廟宮室點破〇非素鶴曰周遷洛邑岐周故地盡以封秦不應猶爲禾黍黍離當是即所見以致彷徨不忍去之意耳未必定是宗廟宮室之禾黍也〇小弁之次章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若預料有黍離之日〇黍君平曰昔箕子封朝鮮之後朝周過故殷墟宮室盡爲禾黍乃作麥秀之詩與此意同〇曹鄴者曰看末知我者四句若以黍離爲固然而不復知此爲何地亦不知此詩之作爲何由矣那得不哭然此詩言知之者用以嘆不知爲雁言不知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爲的然之語而言意自明〇杜子美哀江頭詩云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亦是此詩語意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講〕此何地也彼黍之離離彼稷之穗矣況我觸于外而感于中則行邁靡靡而不前中心如醉而沉溺矣當時知我者不過謂我有憂云耳其不知我者反謂我何求而我心之所以傷悲終無有能知之也悠悠蒼天此果何人而致是哉不能不動吾之慨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音噎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講〕此何地也彼黍之離離彼稷之實矣況我觸于目而感于心則行邁靡靡而不進中心如噎而不通矣當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而我心之所以傷悲竟無有能知之也悠悠蒼天此果何人而致是哉不能不致吾之嘆矣夫以先王數百年之業而一旦壞之有餘以王畿千里之地而一旦捐之不恤此其人罪誠通于天矣大夫惆悵之念愴恨之詞不一而足其忠君愛國之心不可想乎

〔疏〕解此二章與首章同意如醉則昏然濩倒故以應穗之垂如噎則氣塞嗚咽故以應稷之實蓋虛則通實則塞而噎也興之各有取義如此〇錄疑云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則詩人之怨有所歸矣〇周既東遷遂置豐鎬于度外蓋秋風禾黍之感不接于目日遠日忘也于我而下讀黍離之章徒令人唏噓太息而已〇謝疊山曰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黍離閒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爲惆悵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識平王當此時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爲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于黍離之詩而重有感也夫〇朱豐城曰周之王業公劉肇之于邠太王創造之于岐文王光大之于豐武王成就之于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爲子孫者當以死守之而不去今乃無故棄八百里豐鎬而棄之而卒安于東平王亦可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愛之怨之豈容令之于無可奈何而已道

必請于平王治自寢廟與今諸侯整師輯旅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淺和衛之搞突旣皆王室之勳賢齊稍太公之故基晉承周公之遺烈衛嗣康叔之成業亦足以左右王室苟有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即吾之甲兵也侯國之財賦即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爲言則其偸安忍恥頽隳委靡苟特王之罪是亦羣臣之罪也嗟周綱之不西有由然矣○平王無自强之志大夫秉貴雖之恭偸安委靡矣于列侯政教將隕于天下是亦黍離之役徒增雅亾之一悲也春秋安得而不作哉○東高宗而渡以杭作汴偏安一隅苟延歲月尚秦之和議岳之俠復襲八陵之禾黍悲明馬之蹂躪剔平末高如同一轍○愚按後數條指歸昝平王君臣備平王時之臣于是從詩柄剔旣東遷一句皆辭也詠論自佳但玩傳中又僞所以致此者句致此二字遷重痛悼幽王君臣爲是

君子于役章全旨○通詩二章以思字作主首章言久役因感物而寔其難已于思下章言久役因感物而致其淺切于思二章一意但下章思之加切耳各中三句是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惟兩與君子于役及雞棲三句不變似是寬閒語正是寫情獨至處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齊反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于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産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申】詩賦君子于役者曰丈夫生而以身爲國當側然哉第生離之恨人誰堪之所未往有定向歸有定期猶得指日以待稍自寬耳今君子于役矣愁曰歸乎殊於思其雨于日出于將數其近遠之期而猶虞其不歸也就意其期亦不知于且今亦何所至哉即使歸者之檄已近在咫尺而吾君者之念續疑從乎與吾不知于何方役所也且天下之物旦而出者無有不昏而歸守時而動者獵也而或疑殊而復止矣且出于山者羊牛也而日夕則羣然下來矣雞之棲塒吾知其棲之期羊牛之下來吾知其來之期而君子于役乃不知其期而易至也則昔何易見時何難吾閑人之咸說淺矣雖欲勿思如之何而得思也哉

【翼解】此章首三句是思君子之久役下卽物而嘆之以見其不能不思也首三句未及言思而思之意境已摘破矣不知與曷字相應意感期不可知迎其所至之處亦不知也蔽得離家以後情形苦極豈與復有家中日常棲止之物如期到前而漸向時棲之時日則已矣羊牛亦以此時下來耶見有出即有入○如有且卽有暮而欲付萍踪飄泊杳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雞棲三句不過喚起末二句非以羊牛之歸引君子之不歸也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慨夫雞棲于塒則日之夕日已夕則羊牛下來矣並中一句關上下句也如之何句應首三句云期吾不知其期出焉不知所至使我如之何不思哉○輔慶源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皆不知如之何勿思○埤雅云羊性畏露晩出而早歸常先于牛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音括叶戶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音聒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于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申】詩孔昔于役之始君子亦嘗告我曰近則日爲期遠則月爲期耳不意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寔稽遲之久就今而計其歸期亦未知何時可以來會也彼待陽而鳴者雞也而或登桀而飮塒矣且升于阜者牛羊也而日夕則羣然下括矣是則畜産之微尚知出入之度而君子于役乃不日不月而來括也今固未敢遽必其歸亦庶幾得食而免于飢得飮而免于渴征人無恙于于心亦少慰矣不然遠托異國旣多歲時之苦而又重以飢渴之切身者其何以爲情也哉夫極憂思之切而無怨懟之詞亦可謂得情性之正矣上之人何爲使之至是耶

【[?]】此章上三句，是念其久役；下即物而致其思之切也。不日不月，以前之已往者言；其有佸，以後之方來者言。思以將來上，先牛而後牛，教其歸之先後也。此先牛而後羊，順其類之大小也。苟無飢渴，則役歸有期。苟字最下得惟恍，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萬里之外，以身為本，苟得免于飢渴，庶幾稍以自慰。奈行役之中，有誰其飲食之？風人非以此自幸，亦非以此自解，真可謂百爾所思。○莊素卿曰：首章云如之何勿思，沉思綿邈，不能自已，然尚有思也。曰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淡矣。○鍾伯敬曰：雖惟章不知德行，決得妙；此章苟無飢渴，淺得妙，愈念愈淺。○史記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可見遠役飢渴勢所難免，征婦安得不思及于此。○蕭丞山曰：雨雪霏霏，遠戍役而預言歸期也，亦未要其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復與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言由在鎬，不過于見勞之日。我行永久，君謂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無以體群臣也。本于推己及物之恕，發而為序情閔勞之仁，曾有無期度乎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義衰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西周之世，大夫非無所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有杕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為盛典，而無勞之怨。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勞悶，無有寧歲，蒸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奔馳如此，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黃[?]昉文云：夫子以歸望君子耳，豈以一食望君子耶？就使飽食大烹，何如在家相對飢耶？在家當不復苦飢，然相對而飢，寧恐不得相對而飢，則寧與其無飢也，不則我苟無飢也。余以歸望君子耳，豈以一飲望君子耶？就使適飲他鄉，何如在家相對渴耶？在家當不復慮渴，然相對而渴，寧恐不得相對而渴，則寧與其無渴也，否則我苟無渴也。此二比一句一轉，若苟無二字，可謂窮其百態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全旨 ○通詩二章總是美其自得而樂，樂以為樂也，須以樂字為主。上下章一意，但上章是自得而樂，樂以為樂；下章是自得而樂，樂亦以為樂。忘勞安貧，是朱子想像意。婦人戶中只閑閑敘過，並不須說即樣貌。○兩章將樂字結句，實從陽陽陶陶寫起，一氣直下。陽陽陶陶，通是得之心而形之貌者。若云其所以自得處，非婦人女子所知，但覺其意象如此耳。○只見君子自有樂，不並相樂上。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音疽）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于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志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串講】賦君子陽陽者，曰夫人久奔馳于飢渴之後，旋困頓于貧賤之餘，有關為吵之澀而不知涕泣之橫集，[?]婁等之聚而不知欲歡之何從者，此其陋夫為何如哉？若我君子則不然，方君子之行役而歸也，世途欣戚之態，絕不入于胸中，而人生得喪之際，直可付之外物。求見其陽陽然安舒而自若矣。于是左則執夫簧等，悠然和平之響也；右則招我由房，宛乎靜好之意也。斯時也，寧復昔日之勞于奔走，寧知今日之嗜于人事也？去其德色與矜氣，而汪洋自恣，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陶陶，左執翿（音道），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串講】又君子之行役而歸也，求見其陶陶然和樂而自適矣。于是左則執夫翿焉，暢其舞蹈之天真也；右則招我由敖焉，鼓乎唱隨之共適也。斯時也，烏知身甫脫于奔走之役，烏知身猶滯于貧賤之中也？雍其悲天與憫人，而靜觀自得，其樂為何如哉？較之娛情聲色之間，弄姿房幃之內，其人賢不肖相去不啻遠哉。

【總斷】四句各一氣說下，不必斷。陽陽陶陶亦無大異，皆主貌言。陽陽，指志意之自得也。凡失志者其氣餒，自得志便有志得意滿、揚眉吐氣之象。陶陶者，和

樂而日遊也凡人不和樂者其心戚曰和樂便有心曠神怡手舞足蹈氣象矣
在中室之房人出入處也作樂即在于此舞位非是別設舞位蓋所舞之地即
是也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咏嘆之與首句相應不在專與室家和樂來不必
說有生全之度恐不見得安身忘勢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素有非一日聯
得者○姜崙悲曰房小寢也由房人奏房中之樂于小寢也敖舞位記所謂綴
兆是也其說純佳若從朱說則閨閣之中無端而執簧執翿由房由敖殊非無
謂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與其含室家而往戍下是言其思
念室家之情也以戍申作主上下皆是怨詞亦皆是思不可分上爲怨下爲思
也本意節畿內之民不安遠戍而申又非所當戍故以遠戍怨王而詩意却含
蓄不露○李三山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遣戍則同而
美刺則異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
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
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一者
如小星之例

串講 揚之水者曰吾人自謂幸而生畿甸室家可相保也即不幸而役遠陲
歸期亦可必也而今顧有不然者彼悠揚之水可以流薪者而不能流一束之
薪況我今日以畿內之民奉王命而爲戍申之舉而彼其之子不得與我同爲
申戍在彼則隔于鄉井而音問之莫通在我則羈于疆圉而奮飛之不得舉誰
念至懷哉懷哉誠不能以自已也悵望天涯不知戍申之役何時而已使予得
以旋歸而遂室家之願乎與有邛額而無從者矣

疏解 此章以揚水緩弱不流束薪興室家不與己同戍此乃興之無取義者特
取之不二字相應耳要知天下决無婦人同戍之理只恐己之不當戍者之不
當遣戍而至于守之不必戍與申許之不當同戍又在言外而指含此意怨室
家實怨王也楚申侯以犬戎弒平王之父義不共天人人共曉況畿內之民其
供貢賦以衛王室豈有謂遣之理此與祈父爪牙相類○蔣樹士曰室家同役
本無之事而反云然此立言之妙後代詞人所以莫及也○不與我戍非是室
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畿內而我乃遠戍不得同行也○揚之水不流束薪
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別人從戍久而不得代耳合下二章都言許
既言楚又言甫愈悔矣而不能流喻弱之極也此解亦妙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
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于申許也

串講 且非獨戍申也揚之水則不能流束楚矣況我以天子之命而爲戍甫之
行彼其之子則不與我戍甫矣夫以素所聚栽者一旦而天各一方懷哉懷哉
殆不能以自揉矣不知戍甫之役何時而已使我得歸而遂予室家之願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爲箭者是也許國名亦
姜姓今穎昌府許昌縣是也

串講 且非獨戍甫也揚之水則不能流束蒲矣況我以王者之命而爲戍許之
役彼其之子則不與我戍許矣夫以素所相保者今日而睽違兩地懷哉懷哉
殆不能以自解矣不知戍許之役何時而已今予得還而遂吾室家之樂哉夫
申侯弒君天下之賊也畿內之民天子之脩也思仇不辨而討賊之師反爲報
德之舉其得罪于天與民也甚矣民之怨思不亦宜乎

合解 上言戍申而此言戍甫戍許者非既戍申而又戍甫戍許也想甫許與申
地相近故因戍申之故而并戍之其實以戍申爲主也詩亦以其事勢輕重而
序之先後如此孔氏謂甫許近申其實不戍而許恰像戍申即并甫許亦可惜
以無怨故兼言之○孔疏平王母家申國唯應戍申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
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非實不戍甫許也○按竹書紀年

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則以報讐殺者戎許之有之。然其事荒忽可置不辯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于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中谷有蓷章全旨○通詩皆是世亂感傷之詞。以仳離二字為主。首二章是以仳離之故而窮于所遇。末章是以仳離之故而安于所遇。要見婦人之厚而無怨懟之詞。○以歲旱草枯興亂世飢年之氣象。蕉悴無潤澤也。嘆其乾者先瘁也。嘆其脩則翊給者亦乏絕矣。嘆其濕則富者亦不免矣。言物之暵者一節甚一節。言民之怨深者亦一節深一節。○一說三章皆是述悲怨之詞。每末句著一悲其窮厄之意。知何嗟及矣句亦只是窮困之極而無可奈何之詞耳。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辭也。

〔串講〕中谷有蓷者。曰世治而室家相保者。人之常也。世亂而室家相棄者。之變也。是故雨露盛則草木滋生。計歲則室家聚。而今何可得哉。故中谷之內有蓷生焉。今暵為災不得以遂其發榮之性。吾見其生于乾燥之地者。暵然而有枯槁之象矣。況我當饑饉之時。而有女仳離之苦。情好而于一時而仳離遠切于兩地。寧不慨然而發嘆乎。然我之慨然而嘆者。特以天時弗順饑饉殊遇斯人。斯處方在艱難之地。雖有繾綣之情。而勢不能以相顧。則亦不能為妻子謀者。亦情之無可奈何耳。不然。我固不忍于去彼也。而彼亦安忍棄于也哉。

〔疏脈〕此章上四句與其見棄自傷之情。下是嘆其不得已之故也。與至四句是下二章同。凡旱必高地之物先自萎死。故從乾說起。乾者嘆其修而長。復者亦嘆。生于濕者亦嘆其旱勢漸以極矣。此立言之有序也。仳離相棄也。遇人遇字亘看。見出不得已非情愛之薄也。蓋饑饉荐臻。餓寒不免。雖自謀且不給。何暇為妻子圖哉。○有女仳離。不及男者。男皆散而之四方。無復存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于歎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串講〕向使當天旱而山谷枯且流泉。豈不猶有望乎。而今則旱者獨旱也。彼中谷有蓷。不特乾者為然。雖其脩然而長大者亦枯槁于燥烈之餘。而嘆其終矣。況夫有女仳離。此日之相遭甚易而他時之相見無期。事之淑于衰也。則條條然而歗。以紓情懷之氣矣。然我之條其歗者。豈以哀之過傷也。特以人之所處者在于不善之地。而我之所值適當其不淑之遇。則情雖有所不忍而力固不能相及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串講〕抑使水氣滋潤。百草為之英潤。豈不猶可幸乎。而今則旱者益旱也。彼中谷有蓷。又不特脩者為然。雖産于下濕之地者。亦憔悴于旱暵之中矣。況夫有女仳離。彼此兩離于異道。而形影獨切于自憐。情之感于中也。則啜焉而泣。以及傷悲之情矣。然我之啜其泣者。誠非涕之無從也。艱難之遇。已非人力之所能為。不淑之遭。有非人為之所能挽。事已至此。雖嗟嘆亦無及也。其將奈之何哉。夫此詩固可以見婦人之厚。而周之頹衰亦可于此觀矣。為人上者。豈可使民至是哉

合解此三章意與首章同上章其歎猶有聲至于條其歎則聲口出而聲亦微矣至于啜其泣乃所謂吞聲飲泣者歎則悲至乎條根故曰不止于嘆泣則痛入于心則又不止于歎不淑非指人之不善蓋以凶荒爲不善之事亦艱難之意也何嗟及矣兼上艱難不淑二意而言一說章章憂生之人計無復之是困極無可奈何之詞不必深作安命語○時然未曰古之王者養民之生及其後也聽民之自生而又有以成其生則民不聊其生矣中谷有蓷之民不聊生之甚者也此可以觀周治之替矣○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賑窮恤貧之典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以反今考之以周如天下之衰使其後世常如周之盛時豈有相棄而相怨如此詩之作乎故采詩本以觀民風也而序以爲閔周有由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勞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於此亦可見矣

兔爰音袁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非反覆以道其哀傷也當以逢此句爲主夫詠貴人主之大柄刑罰不中則若從出以背畔而四國騷然矣君子所以不樂其生也諸侯背畔由小人所致觀傳小人致亂句可見或謂小人即指諸侯此呂氏之謬小人倖免也忠直受禍安得而不哀傷○李映碧曰君子忠直受禍雖死猶生小人貽嗤萬于千秋君子留芳名于史冊廟食享祀與天壤俱不朽爲小人巧計者祇足以彰其惡揚其過耳彼兔之奸究其究竟三思之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

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也罹憂也尚庶幾也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爲以雉離興百罹也下章放此

串講此兔爰者曰君子小人之消長實關于世道之盛衰吾觀今日之事大有可慨者矣彼張羅本以取兔今有兔爰爰以狡而得脫而雉以耿介乃反罹于羅然則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何以異是此小人所以得志而天下日多事也追昔我生之初禍亂未萌其時上下安寧之治但未狀典則猶有忠直者受上賞巧計者蒙顯戮天下尚治于無事也夫何我生之後政教號令之施不及賞罰顛倒之際不明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乃逢時之多難而百罹之叢集如此耶我于此時欲爲巧計難以逆天下之禍欲爲忠直無以免今日之禍勢難得患無可奈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吾雖生無以自立固不若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爲快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芳扶反我生之初尚無造叶徂侯反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音教叶居笑反

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兔造亦爲也覺寤也

串講彼設罦所以掩兔今有兔爰爰而雉罹于罦則殊出意外矣然則禍幸免于小人而獨遭于君子何以異是世道之可憂不已甚乎慨昔我生之初天下尚無所造作之變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此百憂叢集如此則將如之何哉但庶幾一寐而不覺焉付理亂于不知之爲得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童叶諸容反我生之初尚無庸叶音容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于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串講彼施罿所以得兔今有兔爰爰而雉罹于罿則殊非所計矣然則禍獨嚴于小人而反及于君子何以異是世道之可憂不亦甚乎溯昔我生之初天下尚恬然而無所用其憂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此百凶叢集如此則將如之何哉但庶幾一寐而無聞焉使天下之變皆不入吾耳之爲愈也嗟乎世道之變至使人不樂其生可爲長大息矣吾不知上之人何爲令人至是耶

總解各章首二句比君子得禍而小人獨免下皆嘆其所遭而不樂其生也周

遭六對士執雖盡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天下有一人爲徒倖而免必有一人爲不幸而受其殃故小人以殺討而服君子以敢直而禍首二句便見當時賢否混淆刑賞錯亂多難甚衆已自了然在目矣我生之初只是周未東遷以前時不可遽就文武成康時說無爲指小人不得亂政而君子尚安于無事也○嶧山云無爲還是諸侯不背叛而君子在朝小人在野之意諸說多指君子小人而遺諸侯則不見多難意此甚有見○畢呈看此無爲謂無事以刑罰得中而言刑罰中則小人不敢肆志而天下晏然無事造者造端如羅網之罰尉者用意如役出入之罰百罹不專指罹兇二句凡反常逆理之事皆是百憂百凶所關者大不止禍之及己尚寐無吪如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庶幾憂亂不關于心而太平有望耳無覺付天下事于不知也無聰付天下事于不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章全旨○通詩是極歎己之窮無其實依人之意責人意輕當以莫我句爲主前物之得所托與人之失所依也玩詩今乃字與則其字皆相照應且終遠兄弟四句皆是失所依而窮之甚意多作興至末爲當借說與至四句直上二句與己親乎人末二句言人不肯視乎己亦說得

緜緜葛藟音壘**在河之滸**音虎**終遠**去聲**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

興也緜緜長而不絶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己父已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串講]緜緜葛藟者曰人生以聚族爲幸苟値世衰亂而不見于離散則去國懷鄉已不勝其戚矣而況乎竟至于失所耶彼緜緜之葛藟在河之滸是依河以爲生而得分其餘潤也夫物則亦有所托矣況我也當此衰亂流離之秋乃終遠我兄弟離散一方而謂他人爲己父夫謂他人爲父因宜有哀其窮而收之者今何我雖謂彼爲父而彼不以子視我饑寒疾苦舍無相恤之義而一顧念焉其窮而無托也甚矣寧不大失所望哉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已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

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串講]彼緜緜葛藟在河之涘是一物之微尚有所依如此況我也終遠兄弟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爲己母夫謂他人爲母固宜有少加矜恤者奈何我雖謂爲母而彼亦不以子視我忽然不以我爲有也其窮而無依不亦甚乎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音脣**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勻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勻反

興也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爲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串講]彼緜緜葛藟在河之漘是一物之微尚遂其生如此況我也終遠兄弟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爲己昆夫謂他人爲昆固宜有少加親愛者奈何我雖謂彼爲昆而彼亦不以弟視我漠然若付之罔聞也其窮而失所不亦極乎夫君者民之父母也民者吾之同胞也君不能子民使民轉徙而望救于人世道之衰亦可見矣爲人上者顧可使人之至此耶

[總解]興以緜緜終遠字相應蓋緜緜是長而不絶而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謂他人父等語只流離顛沛雖有父母兄弟不得相保而茫然依托于人非必直以彼爲父母也顧者乃顧盼之顧有者識有也常記而不忘也聞我有猶云視之若無意與我關覩己之窮困漠然不相關也只可與共患難皆惟匹匹此人心也乃使之流離失所若此亦未知民爲邦本乎○黄幼玄曰依人之難千古同慨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首一句是賦采物之事下是追思念之情以不見二字爲骨綠挨其不見之情有一步深一步意

彼采葛叶居謁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爲絺綌蓋淫奔者托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處未久而似久也

[串講]此淫奔者之詞也若謂凡人歡聚之日偏嫌其短而相思之日倍覺其長

吾於今日能忘情於彼人乎。是故葛可以爲絺綌者也。吾心所思之人。每欲與我而相合。則托爲采葛之行焉。斯人也。采在葛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苟一日而不見。則吾思念之深。有如三月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葛而遂我常常而見之願耶。

彼采蕭兮（蕭叶音脩 疏鳩反）**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串講】蕭可以供祭祀者也。吾心所思之人。每欲與我而相合。則托爲采蕭之行焉。斯人也。采在蕭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苟一日而不見。則吾思念之深。有如三秋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蕭而遂我常常而見之願哉。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本與艾叶）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串講】艾可以療病者也。吾心所思之人。每欲與我而相合。則托爲采艾之行焉。

斯人也。采在艾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苟一日而不見。則吾思念之深。有如三歲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艾而遂我常常而見之願耶。吁。愛其人而思之切如此。觀風者可以惕然于心矣。

【總解】各章首句俱指所淫之人而言。觀彼字可見。采葛采蕭采艾俱是托以求其所私。意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病。此特言三物采取之由。不于此取義也。葛生于初夏。繁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爲佳。故下承三歲。曰三秋則不止三月。曰三歲則又不止三秋。愈慢其久之甚也。此在情之轉深上說。若以日月論。則不止二字有礙。蓋三秋卽孟仲季三月也。○韓士云。三秋亦可作三月。亦可作三歲。既三秋不止于三月矣。又曰三歲不止于三秋。未固恐只是變文叶韻耳。○劉上玉云。若三秋作九箇月說。則三歲不止三秋。亦無礙也。蠲翁意或如此。

采葛三章章三句

此章全旨○通詩前二章敘其心有所畏而不敢相從于今。末章嘆其終有所制而自誓相從于後。須以畏字作主。上見其畏于一時。下見其畏于終身一意。畏子不敢。其詞微。二章畏子不奔。其詞顯。三章無可阿穴。其詞斷而確。然且其章首而非革心也。○上二章見其苟免而無廉恥。末章見邪情之綢繆而不窮。此當發淫者一段羞畏之意。有聞大車之聲而惨一二。睹視毳衣之色而凛于考紋。甚中庶幾二字正是其畏處。大政刑之嚴。致令亂男自凛生死隔絕不能遂其欲往之情。亦可謂能齊之以刑者矣。

大車檻檻（檻下覽反）**毳衣如菼**（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串講】大車者。日情愛之私。固吾之所欲遂者。然吾之所欲狥者私情也。吾之所甚畏者公法也。畏法則情不得而狥。亦將奈之何哉。惟我大夫所乘有大車

也。被毳而行。則檻檻然聲盛而驅馳之有聲矣。所服有毳衣也。加之于身。則五色之皆備而青者如菼之鮮明矣。我也聞其車見其服。已有惴惴之心焉。是雖我之與爾情愛之談。素結于平時。非不爾思也。但爾可懷也。彼檻檻者如菼者畏可畏也。雖欲相從。有所不敢爾。不然。亦何思之不遂耶。

【旁解】此章上二句言大夫車服聲容之盛。下言有所畏而不敢肆其情也。檻檻以所聞言。毳衣以所見言。一時威嚴氣象。令人不敢玩而視之。卽此便有畏意。故下承之曰。我豈不爾思哉。止爲此乘大車服毳衣者爲可畏耳。畏非畏其車服。只平素聞其政刑。故聞其車聲。如聞大夫之號令。見其服色。如見大夫之威嚴。而不敢犯耳。但詩人含蓄。不可露出政刑字面。曰畏子不敢。其敢字自在也。以刑也。○毳衣子男之衣也。天子之大夫四命。服視子男。○鄭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

大車啍啍（音吞）**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串講]然大夫所乘之車不特檻檻也又啍啍然其行之重遲矣章身之毳衣不特如菼也又如璊然其色之赤矣我也望此車而覩此物已有儆畏之心矣豈爾往來有日豈不爾思也哉但畏彼啍啍者如璊者雖欲奔以快吾之情而勢有所不敢耳不然何止之可阻哉

[說解]此章首二句與上同意啍啍以車行之安重舒遲言勿依上章作聲看如璊謂赤色之鮮明也不可作溫潤解五色皆備特取其一而言耳此章辭出奔字曰畏子不奔其奔之心自在也不敢之詞微不奔之詞顯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戶橘反**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叶入質反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詞也

[串講]然雖法能制我而情則不能斷也故我之生不得與子相奔而居則異室但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與子合葬于同穴以畢此念也若此者皆予由衷之言也使以予言為不信特出于一時之感發而非肺腑之真情則有如皦日在上可以鑒予衷也予言豈不信者哉夫大夫之政刑能使人畏之如此亦可謂賢矣然徒制其情于今猶未忘其情于後是革面而非革心也視江南之有恥且格者為何如哉

[說解]此章上二句不平對重下句此正不能忘情于從處同穴亦自言其情耳皦日亦自誓其言之由衷非誓其言之必踐也不然淫奔者豈寧合葬且皆死矣又誰為合葬時語無有身死之後刑政不能及等語殊屬呆滯不信非謂不信已之言也謂已之言不出于中心則日必鑒之蓋以日為証所以表其言之信也猶云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蓋身不奔而心終不忘奔也○詳應幾得而已仍是畏意○補虞淳口漢廣之游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豈至于徑淫奔之[illegible]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可以徵世變矣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章全旨○通詩總是疑而望之之詞一章望其來就乎已二章望其就食乎已三章望其相贈乎已顧望之意以漸而深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叶時遮反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串講]賦丘中有麻者曰夫人之情愛之也深則望之也切吾于所愛之人誠不能不致其望矣彼子嗟者吾之所私而望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麻之地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彼固留矣而我之望終不已也安得子嗟將彼之留施施而來以慰我之心乎不然留子者得矣其如吾心何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串講]彼子國者吾之所私而欲其來者也今胡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麥之地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彼固留矣而我之望之終弗忘也安得子國脫彼之留來就食于我以釋吾之疑乎不然子之留樂矣其如吾情何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串講]夫子嗟可以來也子國可以來也而今俱不來意者丘中有李之處有以留留而不得來矣然雖留汝矣而我之望于猶甚殷也安得惠然肯來而貽我佩玖以遂吾仰望之懷乎不然雖謂爾他無所私吾弗信也夫觀其望之之切既無愧恥之嫌而觀其疑之之詞又可見當時淫奔者之衆矣風俗之惡一至於此可勝慨哉

[總解]三章各首二句是疑之詞下是望之來有麻有麥有李各指其地言之惟其詞出于疑故所指無定處末章註明說之子并指二人當必是謂子嗟子國而特變文叶韻也○詳內復有二字正是婦人疑情安得二字又是婦人切念猶冀之工若此○按禮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緣

有貞姬奧王且不可以金璧脇而從之丘中有麻顯然言其所私而又望人以
貽玖之贈何載乃所謂見金夫而不有其躬之謂也淫慢無恥甚矣寔觀大車
之風則又遠矣豈刑罰有時而窮抑江河之日趨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一之七○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
爲幽王司徒而死于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于東都亦
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于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
州鄭縣新鄭卽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重德循其服上以宜字好字蓆字爲主總
是反覆寫美武公而推本于桓公者見世德在人而感被者不能忘也作文不
必並重桓公○言好德却不說出德字止首一語微露之說詩者不深出德字
爲妙○此詩據左傳必美武公而作蓋桓公之死已在幽王被殺時此詩作于
東都其爲武公明矣柄中兼桓公言者見武公之能繼也說詩宜得此意桓公
人王朝爲司徒善于其職而武公爲司徒于東都亦善于其職故周人愛之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玩叶古玩反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癸丑會試

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之館舍粲餐也或曰粲
采之精鑿者○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
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爲子更爲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
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

串講　賦緇衣者曰德感之于人甚矣哉上之人有一德以及民民猶承懷而深
佩之而況我公奕世繼德大有惠于我人也乎是故卿士之有緇衣分也而苟
德之不稱吾未見其宜也今觀我公之緇衣則甚宜矣以華其躬而無不宜之
請以適其躬而有至德之主吾固深幸其宜而吾尤不忍其敝也敝則爲子更
爲之乎是非衣裳之在笥者不足以供而欲法服之常新者則深以爲願也而
吾之情固不以一改衣而遂已者子有館也雖言適之夫何候召庭豈曰無人
而必予適哉第見親就閒而得以接清光于左右則瞻依彌切亦愈于宮牆之
外望云耳而吾之情猶不以一適館而遂已者從夫還也又將以粲授之夫甘
旨盈庭豈曰無粲而必予授哉第一饋于閒而得以寓欽誠于聞道則式食庶
幾亦愈乎饮食之無從云耳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中講緇衣不惟宜也而且好焉深有得于文身之吉矣使其或敝我當爲子改造焉而情有不盡于改衣者且將適子之館以親之既退而又授子之粲以食之蓋惟覺善意之無窮而不嫌夫禮之爲數矣

緇衣之蓆叶祥龠反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昔何巳酉賓 甬申于陝西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中講緇衣不惟好也而且蓆焉深有得于寬平之象矣使其或敝我當爲子改作之焉而情有不能于更衣者且將適子之館以親之既還而又授子之粲以享之蓋惟言吾情之無盡而不問事之爲煩矣思報德而不知所爲報故但于服御飲食致吾一念之誠欲用情而不知所爲情故謹于衣食居處見吾中心之好若夫衣改矣館適矣粲授矣而情終不可盡焉吾又如子何哉乎周人之于司徒亦可謂好賢之至矣

總解吾于其蓆即是德預提起在緇衣前○薛方山云好意每章句句皆有不可以首句爲德稱其服而下始爲好也且首二句並連不可分斷室字重不外言服意然其虛虛說個德稱其服便了改其衣衣之也適其館親之也授粲食之也總是假此以致其好德之情非司徒有待于是也玩敝字又字有惟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適館而又思授粲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適館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耳好以美盛言德與服稱自見其服之美好蓆是借用予人到席上何等寬舒何等安閒蓋服與德相稱則俯仰無愧綽然開大矣○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卿士旦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食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館是司徒治事處即私朝也凡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于王室還是周人適館而還也○孔氏曰王宮之制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謝疊山○設館授粲總寫其愛慕無已之情非必登堂而履其地挈榼而饋之盛如東漢劉寵徵爲將作大匠若耶父老人齎百錢以送之亦彷彿此意若後世所見大吏若揭帝畏官長若伴虎惟送之而不能況云適館奉之金帛而不足厭其心尚敢授粲乎○蘇士云敝字還字略斷最是此正詩字折腰句之祖○蘇子瞻既醉備五福論曰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既欲改衣又欲適館又欲授粲敬之而若不能致即致矣猶若未盡故故曰好賢如緇衣○大哀之變父死其君東都之逢子定其卑當時列侯之德尚未有出桓武右者假令鄭人世守弗失則緇衣之美當獨專于和武乎惜自是而後一傳莊公而有繻葛之戰再傳昭公而有公子突之亂在桓公則世濟其美在孫子則世濟其凶鄭之不振有由然矣○平王乃申所出武公娶于申以婚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平王德其立已之功故使之世于其職也春秋責備賢者則桓之陰謀取國武之黨于逆黨不無慙德周人愛之特以其善于司徒之職耳然其于莊公不肯非惟有克段于鄢之惡而繻葛之戰射王中肩罪莫大焉周人遂昇黜公

則緇衣之意晉矣傳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武公之謂歟然全章爵之觸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人懷賢而于緇衣三致意焉夫好之而欲衣之食之未已也故緇衣懷賢足遂已鄭武公桓公再世執其政柄入人深矣其民感而作歌以爲甚矣于之愛子也甚矣子之愛子不能以愛致之子也繾而與子周旋念欲衣焉而無可效退而與子瞻戀圖欲獻焉而無能獻其情思維覺有意乎子之爲人也衣之緇素適館之也并有樂乎是衣也人之華飾足衷之也衣寧不敝乎敝寧不爲乎予寧無賦稿之志乎寧有待焉而且適館也即授子願也會且還矣而更授餐也且食于願也一衣何足以權子念自衣而外更無足加諸子之躬一餐何足以望子計自餐而外更無足陳諸子之前所以造衣也授餐也徘徊于適館之際要不過曰緇衣之好兮蓆兮云爾所以作衣也授粲也繾綣于還予之時又不過曰緇衣之蓆兮咏歎云爾予之所以賀子者已厚矣即日華其衣甘其食取給於予者幾何予之所以報子者至深鮮矣即朝取一衣焉進之夕具一餐焉備之供奉于子者幾何況衣實在筍之

品在御子寧必子而御彼衣裳稍飲食之不過托諸太息我人欲適君子之館且恐不得以數數進也亦愛之不已爾已○改衣適館授粲原是意中與要之皆都非實事極力作構頌詠念做念不盡間開數遊妙在弊罷之外不可言傳○三章叠疊承嘆每章首二句各指一二字究無甚淺深不拘三比最是

緇衣三章章四句○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將仲子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是隱言以拒人皆見其有所畏而不敢輕身以從欲原非畏觸義以怕人議論耳若知畏禮義安得謂淫奔之詞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之舌反)**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叶於非反)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詞

〔串講〕此淫奔者之詞若謂不容已者一人之私情不可犯者天下之公議使情

遂矣而人不得議諸役斯善也而洗知有不盡如吾意者是故里者我之所居杞者我之所有也將仲子兮其尚知所退避無踰我之里無折我之樹杞可也夫杞乃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愛而故拒子之折哉但以吾之父母在焉使妄有所攀折必將為父母之所譴怒我誠畏乎此而不敢焉耳然則仲之于我情愛之深良可懷而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故為然無忘而拘于之私耶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王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串講〕將仲子兮無踰我之牆無折我之樹桑可也夫桑乃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惜而故拒子之折哉但以我之諸兄在焉使妄有所攀折必將為諸兄之所責備我誠畏乎此而不敢焉耳然則仲之于我繾綣之情良可懷而諸兄之言亦可畏也敢浸然自恣而遂于之意耶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沿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為車

〔串講〕將仲子兮無踰我之園無折我之樹檀可也夫檀乃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吝而故拒子之折哉但外有多言之人在焉使妄有所攀折必將為衆人之所譏議我誠畏乎此而不敢焉耳然則仲之于我繾綣之私良可懷而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敢徑行直遂而從子之欲耶吁不謂鄭俗淫靡而此女猶知畏忌如此

〔總評〕此詩雖為淫奔之詞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于蕩然而無忌也玩其詞宛然無使尨也吠之意故列于鄭風之首以見其漸之始也○無踰我里二句順說此等皆假托之詞杞即里域之杞也桑即牆下之桑也檀即園內之檀也由踰里而牆而園仲之來也以漸而迫由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女之畏也以漸而遠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章全旨○通詩俱是托言以致誇美之詞各章美字昨說多就仁好武上帶有看來美字當以材藝之議而仁好武各粘本章居人飲酒服馬上發意最字不可入許人口氣只以公叔還他要知是私黨之言不可把段太說好○要會國人喜段之與已離沾沾誇美之意而段輕佻浮蕩意惡亦即于所美處見之

叔于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辭也

〔串講〕賦叔于田者曰我叔以介弟之親據京城之貴在乎巷也固巷之所依以為重者也方其有事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焉夫一巷之中眾族而處者何限非真無居人也但不如叔也多材多藝信然美矣且和厚以與人推恩以

適下又若是其仁焉乃居人中之特異也是所居者多而克仁者寡是以若無居人焉耳

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

賦也冬獵曰狩

［串講］我叔出而于狩也所居之巷若無飲酒焉非真無飲酒也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然美矣且飲酒流連情意浹洽何好如之是飲酒雖人之所同而善飲則叔之所獨謂之曰巷無飲酒豈過稱哉

叔適野（叶上與反）巷無服馬（叶滿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串講］我叔出而適野也所居之巷若無服馬焉非真無服馬也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然美矣且膂力有力諧和中節何武如之是服馬者亦不少而能服者惟一人謂之曰巷無服馬豈溢美哉夫叔不義而為衆所悅如此豈知其所以稱美者正取之所以召禍也歟

［總解］各章首二句言叔有所往而巷無人下是言其所以無人也里塗曰巷里巷細民所居段都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翼之乃出居閭巷雜民伍而為飲酒服馬之事如此其謗上行私可知矣且飲酒服馬豈佳公子所為左傳所謂多行不義也于其與衆混處見其仁仁者和易愛人煦煦周恤也于其與衆飲酒見其好好者歡暢款洽之意于其與衆服馬見其武武者御能控馳驅也○玩此詩如今之貴族輕薄子閭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與河朔之人稱安史為聖同類○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姜氏為之請于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不度將襲鄭久及于封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按此則所謂得衆與悅之者乃私黨之輩非通國之人愛之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章全旨○通詩總是詳其田事之始終而誇美之以于田為主首章是方獵時事言其才勇兼全而恐其有所傷次章是正田獵時事言其馬與射御之善而喜其無傷末章是田獵將畢時事言其馬與射從容整暇而喜其無傷每章結有多材好勇意不可分看然意亦不平當以叔于田一句提起不可與在藪對看蓋因田而在藪也

叔于田乘乘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音叟叶素苦反）火烈具舉（音俱）襢（音但）裼暴虎獻于公所將（音鏘）叔無狃（女九反叶女古反）戒其傷女（音汝）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串講］此亦美叔射之詞若謂夫人抱一技者皆足以自表于世況我叔身備材勇之長其可美更當何如耶我叔之出而于田則駕田車而乘四馬矣但見御能使馬而執轡之緩急得宜有如組之柔馬得其御而兩驂之諧和中節有如舞之善即此善御已見多才之一斑矣迨夫叔在藪也焚田而射火烈則具舉矣斯時也以為常獸不足禦利器不必挾雖猛獸如虎亦袒裼以徒搏之而獻所得于公庭舉大衆方變色而莫之還而叔之勇又如此豈不善哉然田事可能而不可習論叔無習其事可也一或習焉則射御之下未免藏不測之災徒搏之餘未必無不虞之禍寧不恐傷女也叔其戒之哉

［總解］此章是將獵時事上八句美其材勇之全末一句則深欲叔之自愛也首叔于田叔自出田也此于田叔在鄭從公于田也觀獻于公所可見執轡二句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光景如此執轡而緩急得宜則和柔如組制驂而馳驟有法則中節如舞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于衡不得如舞此指驂說在藪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火烈具舉所謂焚林而田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大刈草以為防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首四句誇其材中四句誇其勇然善御雖是材而非勇不能搏虎雖是勇而非材弗克無狃二句總承上二意注無習此事事字還是田獵之事觀末章于田事將畢而註曰喜其無傷可見一說傷汝飛累虎來若田事則習俗所尚豈肯以為非而戒之兩說俱可

一用戒之亦是鄭人愛叔處然亦諺美中之長處非遂戒之使勿爲也○劉上吾
曰每章上四句驂服只言往田所乘之馬調御如此下磬控方說叔自御以射
勿混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猶言上駟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彇曰送

衍謂在我人固以傷女爲戒我知我叔田事之諳尤有可美者乎叔之出而于田所乘之四馬皆黃馬不惟齊其足而且齊其色矣兩服之在中者則材力壯健足爲上駕之良兩驂之在外者則猶次服後有如鴈行之序以是馬而駕是車往彼藪澤之中則火焚以獵而火烈然而其揚矣斯時也以言其射射則善焉以言其御御則良焉夫御莫難于磬控之兼備也叔也時乎騁馬以從一則左旋之餘有以盡曲折之妙時乎止馬以待獸則按轡之下有以暗制服之能一磬一控自出于如舞之外矣御之良也何如射莫難于縱送之皆善也叔也方夫引滿之倏舍拔而放弦有以合者括之度及夫既引之後覆彇而送矢有以納命中之機一縱一送得夫巧力俱全之妙矣射之善也何如射御皆善寧非吾人之所快覩者耶

疏解此章正敘時事上四句是從馬而見其馬之美下是方敘而見其藝之精上段是敘事歸重下四句乘乘黃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藪二句起善射意上襄者上駕之良馬鴈行者驂猶次于服馬之後如鴈行也在藪而火烈具揚雖與上章同然亦有辨上是方獵時事此是正獵時事末章具阜則獵畢時事則具揚與具阜行文須有斟酌勿混叔善射忌　句宜講下善于磬控見其御之善良于縱送見其射之善磬控縱送四字要分明磬者騁馬速行以從獸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得宜如舞形然也控是馬方奔疾適獸當其前而欲射之則止其馬而馬即止不行隨吾所制服也拔矢括也所謂居分然處弓

引滿則放矢括以任其去故曰縱即俗謂放箭也彇弓稍也覆側也弓滿時弓稍向內既放矢則以手放弓隨勢傾倒其稍直指于前以送矢故曰送要加覆時未始不控縱時即爲之送不是二事須發　擇探緩疾徐惟意所適走括飛鏃倏發如神意勿區區訓釋四字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爲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稀釋解也掤矢筒蓋春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韔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衍謂叔固能自免于傷矣就知其終事之善又有可喜者叔之出而于田所乘之馬則四馬皆鴇焉不惟尚其疾而且尚其色矣中之兩服馬也則齊首而在前外之兩驂馬也則如手而在旁以是馬而駕是車在彼藪澤之中則火焚以射而火烈以久而具盛矣斯時也田事將畢焉無事于磬控叔馬則慢忌矣矢無事于縱送叔發則罕忌矣由是而矢不用焉則釋掤以納矢于中由是而弓不用也則以鬯而韜弓于內田事之畢而從容整暇又如此蓋無傷敗之可虞矣不亦深可喜耶吁鄭人之愛叔可謂深矣惜乎安爲之驚而不知叔之才勇自落過所以自敗而速其亡也于鄢之克鄢所從來矣

疏解此章是獵畢時事上四句美其四馬之閑下喜其終事之暇也齊首如手是兩服不退而後兩驂不進而前便有閑整氣象只言驂服之盡制如此不作善御者具阜雖言盛然其勢比前稍異此是獵時盛極而將衰也叔馬四句要在從容態度上模寫慢忌善御而不窮于御也罕忌善射而不窮于射也抑釋二句承上發罕來此言其田事已畢而從容整暇之氣度如此從容整暇說不必分馬慢二句爲從容下二句爲整暇○昔懼其或傷今喜其無傷亦見首尾相應處○黃幼元曰叔何嘗有傷但首章言戒其傷此言喜其無傷可謂愛叔之至許用意字極得光景○馬遲發罕微矢鬯弓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爲之四顧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見叔陸洋洋自得之

意矣不專在善其無傷上○嚴氏曰用矢則掣棚而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孔氏曰覆弓者謂弢弓而納諸弢中○曹氏曰曾來叔段無大志一鼓而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夸美亦不覺流于御客從諛游戲者不然且為國汰試公矣看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及我則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遠深相去多少○大叔命西鄙北鄙二于己又收二以為己邑至于廩延繕兵具卒將襲鄭公伐京段出奔共此可以觀段之惡矣然莊公之忌段者始則恣其所為終則探之巴豐是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而因以剪之也故聖人錄二詩于國風既以著叔段之惡書鄭伯克段于鄢復以其莊公之罪其亦可以為後世戒矣○小序云前後二詩皆刺莊公也莊公以手足之戚宜制之使不納于邪一有弗聽之行當為垂涕泣以道之乃一則曰無庸將自及再則曰厚將崩是段之恃才驚衆人以為必敗之徵公乃忍其為將決之勢公之養亂至此是尚有人心乎哉故序曰刺莊公左氏曰刺失教六經之指一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是

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太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清人章全旨○通詩不過歷道師衆無事游戲之意上二章言其游戲而不得歸末章陳其游戲之狀各章以首句為主歸重翱翔逍遙旋抽作好上或以在彭在消在軸為遷徙無常非也總為師久不召進退兩難而姑遊戲以自排遣蘇是言其無聊頻耳○須知是刺文公不專高克無節制上刺文公者責文公不善將將也蓋游戲者高克之罪而所以使之游戲者則文公罷斂之所謂自棄其師也

清人在彭（叶音鋪）駟介旁旁（音崩叶補岡反）二矛重英（重平英叶於良反）河上乎翱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于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翱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于潰散而後已爾

（申詩）賦清人在彭者曰不可假者將之權不可玩者師之律甚無容偏于邑而棄其師也若我鄭之師其責不有所歸乎惟彼清邑之人承大君之命而從王師之行今方在于河上之彭焉斯固以御寇而來矣然而無敵之可禦也吾見駟馬之被甲者不用之以衝突也而惟旁旁然馳驅之不息二矛之在車者亦其以擊刺也而惟央央然重英之參見是果何為也哉但相與游戲于河上之彭而翱翔自適以忘衆而已夫兵而翱翔以處之其勢寧不至于潰散乎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音標）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申詩）旦是清邑之人奉君命之嚴而從中軍之令今方在于河上之消焉斯固以禦侮而行矣然而無侮之可禦也吾見被甲之四馬則驕服極一時之選而麃麃然其甚武焉在車之二矛則朱英當垂盡之時惟重喬之疊見焉又果何

為也哉但相與游戲于河上之消而逍遙自如以為樂而已夫兵而逍遙以處之其勢有不至于潰散乎

（合解）各章首句提起在彭等有爰居爰處無敵可禦意駟與矛相對馬以駕車而不以衝突旁旁自如矛以衛車而不以刺敵重英自如馬既不用而曰驅驅不息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皆虛設故事無聊頻狀乘馬以不被厭而武英以久懸而敝翱翔逍遙兼將卒言之游戲遠見無聊不是自樂○東萊而又重喬正見師之久留也游戲自樂須認東萊姑字意蓋此時進退兩難姑且如此以自排遣耳

清人在軸（叶音胄）駟介陶陶（叶徒侯反）左旋右抽（叶敕救反）中軍作好（叶許候反）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游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情深其詞危矣

下二章且是淸邑之人在彼河上之爲蓋以君命之不可違而從大將以捍敵于河上也然而外侮之不侵而在軸之既久以駟介則無事于捍禦而陶陶以自適矣有在將軍之左而御馬者亦無事于御馬也而惟旋車以爲樂有在將軍之右而從衛者亦無事于衛也而惟抽刃以爲戲至于居中之中而爲左右之帥者不過安坐于車上而致飾于威儀之美從事于容好之修而已耳安得振揚軍容以作左右之氣耶將帥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氣潰散之勢不于此而可決哉夫舉一國之大柄而授之于所惡之人委一國之大衆而致之于潰散之地鄭非惟失御將之道而棄其師亦甚矣王國政者責安逃哉

[通解]在軸見師久也陶陶玩註樂而自適遲指乘駟介之人言左旋二句只言乎看左旋無執綏死難之志右抽無撫劍赴敵之勇作好則徒事修飾容儀亦無出奇制勝之意師之潰也決矣○按閔公二年冬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使高克將之師久不召克卒奔陳○姜尹忠曰此詩責高克意輕須重在文公棄師上然此詩作于既散之後而尙曰翱翔曰逍遙曰作好

猶若未散者然詩人微婉之詞云耳○按春秋書鄭棄其師胡傳曰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危而不持顚而不扶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不召自還可乎曰戰伐進退由于將帥若罷兵還必須君命○附錄全章李喬文及文評以參觀覽○淸人玩敵其獄有所歸矣夫君命之則中軍將之何乃以卒于敵哉君子曰罪不在公而中軍者罪且大將之于君命也有死生無怨怨至君修怨而示之重臣乃懷怨而作之玩吾于是竟肯于君而歸其罪于臣夫衛之有狄難也鄭不容矣公乃備克而授之師曰爾其帥淸人駕駟介建二矛于河上使循餘于中軍吾爲克計何不乘狄之勝尾其後殆之庶可歸報吾君仰不然者斥堠設刁斗待之以偏戰亦可徐俟其懈卽不然推轂而避敎謝君命未始不可而今之在彭在消在軸者非淸人乎曷爲乎駟介之虛設也曷爲乎重矛之不防也所謂主之有中軍在又曷爲乎中軍之作好也將以餌敵乎將以縱敵乎將以圖事管乎將以軍旅戲乎將以諛笑却兵乎將以假手仇冦乎煌煌君命言猶在耳而置若弁髦則無君之罪法不赦赫赫衞書天威咫天而敢爲悖逆則失律之罪法不赦假令公召克逐斬克以徇于國以王不忠于國者克其何說之辭而且翱翔而且逍遙而且陶陶然作好也哉君子謂克于是乎不臣雖然君無罪乎曰若不罪乃罪之也○左胡公發會萃淵而馭以靈心遂無一筆不警敏○死傳意屬高克而使將兵禦狄久而不召等句叙責備鄭君此傳筆筆歸獄于臣只于篇終微出責君意尤爲得體

淸人三章章四句○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章全旨○通詩三章各開說皆卽其服之美而贊其德足以稱之也首章言德之貞次章言德之剛三章言德之美俱以末句爲主其言裘亦各異順理成

章與毛順而美者稱剛德不同與孔武有力者稱文采可觀英華發見則又與三英之粲者稱須各就本章發意

羔裘如濡（叶而朱而由二反）洵直且侯（叶洪姑洪鉤二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叶容朱容周二反）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辭然不知其所指矣

[析講]此詩美其大夫之辭若謂曰宜三德大夫職也是故以術理尙其順以立朝尙其質以華國尙其文三者備而服用彰矣吾于之子見之彼羔羊之皮爲私居之裘其毳既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直而且美矣吾意服此者之難乎似此也乃彼其之子而服此守天命之恒而不爲安危成敗聽于時數而不使者自如利鈍任其紛更而不亂者在我誰不服其自守之嚴也斯則順理成章而與羔羊之毛順而美者相稱也徒服云乎哉

[通解]此章首二句卽其所服之盛　若其順德之稱也如濡如字非倣古如是

乎潤澤也以羔之柔言其侯以毛之順言舍命不渝則顛沛成敗止與臣職而若相循命是受于天之正理渾仁義禮智是也舍如它舍之舍非舍置之舍也曰舍則曰不得渝矣人惟徇滿其中便有變遷彼貪戀之爲舍便是安身任足之所有非得喪利害所能移也不渝是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節旣言死生之際又能守見利死生之際且醉則平時可知矣非專以處變言也○附錄首二句李待問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初美大夫之裘服其質也夫以羔爲裘其質已可試觀此如濡者不有兩美之可言耶首章曰凡立人之朝而得爲時望其服御之間有足動人觀瞻者矣何也原其立制不獨修潔明之體而亦所以章君子之儀使服之不衷豈人臣中士義之所敢出乎若我國何如者大君羔羔以臨于上尊工黑羔以朝于下凡在朝有君臣同服之體焉故羔必裘之爲裘也大夫燕居則服狐貍大夫朝見則服羔羊凡爲臣有入朝不當之義焉故裘必取之于羔也無論其三月之侍六月之條七月之卒而終其方歸之羊皆有新澤之姿此固不盛于水者而光景浮湛一何似水氣之所蒸濕乎無論其

性之好仁性之好義性之好禮而就其毛毳之存已有鮮好之色此固不受衰濯者而玄蛻奕奕一何似方濕之有餘潤乎不謂之如濡不可得也故司服所掌取諸布帛者不一其數而朝必以羔取其理無衰而溫潤可親也今觀于如濡而信乎其溫順者豈他物之可擬乎豎之則如濡也恭之則直也大夫之風度如此矣野人所獻取諸貂毛者亦不一類而羔爲最貴取其文無疵瑕華美自然也今觀于如濡而信乎其華美者又豈私服之敢擬乎參之則洵直也玩之則且侯也大夫之儀表如此矣蓋大夫處一人之下則有祇承君父之責故精裕之細且不敢忽況裘服之煌煌者乎象物以若其柔亮而無所力爭能之言則稱衣之雅可以顯示于公侯大夫處萬民之上則有維持風教之憂故服侯之開皆有常度況先王之法服也乎比質以寓其溫良而無故敢越制之思則子衿之歌可以不作于序甚矣我大夫之有稱于國也羔裘豈不稱與○疏謝羔裘二字堅兆精卓語跌如濡二字細潤可思至于述所點次何侯從能狀山渡明風度後二比該括君民立議不待說出下文而一時表章服之儀已足以應振儒是猶深覩衛之文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四句丙辰會試 戊午河南 丁卯貴州 永句甲午浙江

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孔甚也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講】詩彼羔羊之皮爲裘而以豹皮爲緣袖之飾旣端立而孔武亦服猛而有力矣吾意服此者之雖丁烱此也乃彼其之子而服此知其道之存而與茲職爭高義足以樹風聲而儼然正論定之不撓風采足以拔流俗而毅然勁節之不回誰不欽其事主之烈也斯則剛正自持而與豹之孔武有力者相稱矣徒飾云乎哉

【疏解】首章上二句即其服飾之嚴下表其剛德之稱也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雜之以豹飾袪異于國君服色也孔武有力指豹飾說下二句方稱其人豹是孔武之獸而以豹爲飾故見其武不是形容羔裘之狀司直謂以直爲主也乃中立不倚不避權貴不邀寵利進不知逢迎退不知黨援危言危行主持

直道之君不存植讓淨及斷諸人之是非上總見守正不阿正與孔武有力相稱也○附錄士章朱衮文及文評以資觀覽○大夫服有以武尙者適稱其直而已夫豹飾亦裘之常而乃獨見其武力者亦以服之者爲司直之子耳豈非裘之克稱者哉若曰人臣以服爲身之表固貴以柔順昭正大之風裁尤貴以剛中樹節常之懿範蓋以外之所著莫非內之所形彰于外者克振威如之吉則存乎內者自端率俗之規故雖更端美之而究有所未盡者耳今且再咏羔裘同一羔裘也何以振襟而往弱當儒服而若見軍容則以之子之才猷楚飾傳其嚴毅之神明猶是羔裘也何爲委佩以來若在仁人而若儀勇士則以之子之服物有嚴悉贊其剛方之性並不見夫羔裘豹飾乎蓋孔武有力矣大臣之服采衆志之觀瞻係焉使不足以昭振肅其有愧于今僕者多矣而乃羔必以羔華而自將此與豐牧之儀飾加以豹猛而多材實仰捍闕之義其星然有曠者既有以使人畏復有以令人欽以爲是一身之坊表儼正不止爲一身之坊表焉已立朝之儀皮表國之典型焉使不足以稱威明其有愧于

今望者多矣而乃羔以爲裘皮表素絲既無足上之飾豹以爲飾茂存疾惡見
無玩下之文其蔚然不變者既有以震人之耳目復有以動人之心思以爲是
一己之端方歟耳。止爲一己之端方焉已蓋彼其之子直爲邦之司直云以
鄭之癖也儉驕者無論矣乎至者無隙清恬俸之可何可及也自有之子以式
之愛若一直而爲衆直之表率世家無不易徹以從焉是豈有情無望者所得
宛其休先也哉以鄭之靡也秉蘭贈芍之戍亂佩伏佩達之難返乎鄭之淫與
可鬧也自有之子以型之愛若衆直而矯一直爲主其敵國問不鬧風而戒焉
是宜服之不求者所可同其偉望也哉恭樹一國威嚴之範復前四部偏黨之
風自非之子以身爲直之主易由適稱其服如是乎○司直必緊承孔武說來○
方與註意脇合言之子之德稱其服也篇中上下俄發題緒清楚而文脉仍自
貫洽講上二句先拖逗下二句講下二句又廻抱上二句子分肌劈理中復極
珠聯璧合之奇可稱此題佳製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叶魚旰反）　上二句甲午廣東　辛酉江西　下二句壬子廣西　辛酉浙廣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三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士之美稱

串講彼以羔羊爲裘晏然其鮮盛矣以三英爲飾粲然其光明矣吾疑服此者
之難乎宜此也乃彼其之子而服此乘彥聖之姿而形諸動靜文章足以華國
而秀出于等夷之中道德足以表民而群重于縉紳之列誰不仰爲邦家之光
也則其文明之煥發不將與裘之晏粲者相爲炫燿也哉夫有服以爲身之章
而又有德以爲服之稱若而人者允可以追緇衣之風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即其服飾之華下表其美德之稱也晏粲分明是兩條然須
串看方得情玩上二章便見三英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表服制度之而○范氏
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謂之三英○嚴士云羔羊黑而
曳之以素絲是粲然光明也彥以德言充養既粹人文宣朗足以潤色皇猷有
積中形外光輝披潤意故謂之彥勿因註士之美稱說到名器上其[illegible]德
然之不羨而言見與晏粲之服稱也○以鄭之靡而斯人振之以義之所在斯
人莉之固應挺然煥然如此○邪字要看合上二章以英文章從頭[illegible]

朱營城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于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
不詭悅以求容而于事君之道盡矣既能舍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所以
爲邦之彥也與○楊伯祥曰此爲鄭俗波靡欲得此一人以挽之所以揄揚不
置如子皮之好善公孫揮之美秀公孫僑之博學子大叔之寬洪皆一時良大
夫也是詩所美庶亦數子之流乎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以故字好字爲主而留戀深情在不寁二字上
始言執袪既言執手始言不寁故猶假義以責之終言不寁好則猶不可以義
絕而惟情是恃是留之之意以漸而深然細玩故舊便是情好之人不必以義
與情立說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叶起據反）兮無我惡（去聲）兮不寁（音昝）故也

賦也遵循摻擥袪袂寁速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擥其袪而留
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之句

亦男女相悅之詞也

串講淫婦爲人所棄故作詩以留之若謂男女之情篤于始不若締之于終也
惜乎所遇之不然耶彼子之于我故舊之人也今子之舍我而去也我之情有
不容以頓忘者于是遵大路之上擥執子之袪而留之蓋子之去非無以也必
有所惡于我也顧毋以其一時之惡而棄我須念予之與子其所以締結于情
何如而可以遽絕乎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音醜叶齒九反）兮不寁好（叶許口反）也

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爲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串講抑子之與我相好之人也今子之舍我而去也我之情有不能以遽釋者
于是遵大路之上擥執子之手而留之蓋子之去非無由也必其以我爲醜也
願勿以我醜爲可憎而棄我須念予之與子其所以敦好于初者何如而可以
恝然乎哉叶遵大路而執祛執手恬不知恥鄭俗之淫何至若此之甚耶

體解大全摻與攬同據持也嚴士云摻訓攬與執[illegible]或作摻摻女手[illegible]

襯裙亦云手好親狄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俱是衣袖惡字活看勿作還其惡
合溌者還其色之衰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游竝
觀其盛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花詞甚妙註云攬衣袖欲與同
歸折芳香詩以附游女也集傳援此爲証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
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爲男語女之詞而此詩爲女語男之詞也○按鄭地無
有虎檜其風俗褻游而不羈民情淫佚而無節相與遵大路摻執手恣其繾綣
惧之爲不復知禮義爲何物假令如此詩之果行多露則豈有如此詩所云乎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章全旨○通詩三章都是相警戒之詞前二章述其欲勤職而交修未
述其欲親賢而成德當以首二句爲主柳分之首章勉其職業二章篤其情好
三章勤其修德總欲其內外交修之意詩雖曰賢夫婦相警戒然惟昧旦句爲
夫警其婦其餘則皆婦語夫之詞也宜重在婦一邊○通章皆雞鳴時語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昧旦明也昧且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
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靑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
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于雞鳴矣婦人
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翺
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于宴昵之私可知矣
取通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首謂夫人有勤勵之志而無懷安之習者
賢豪且難言之況尋常夫婦閨乎吾于鄭之士女有取焉當其將旦之時女之
語其夫則曰雞鳴而起寢興之節也今何時哉自遠而近恍若有喈喈者迫而
相告也其雞鳴乎而尚可以安寢乎士之答其婦則曰未明求衣吾人之職也
今果何時哉由晦而明恍若有耿耿者漸而相耀也其昧旦乎殆不止于雞鳴
矣婦又語其夫曰時既昧旦則子可以興矣盍視夜乎意夜色漸微渾未見
朝霞之映戶而曉光餘勤亦既已啓明之爛然乎于斯時也謀生之計不一而
射獵必勤于職業之先乘時之務良多雖飛鳥亦動于晨曦之際尚其有翺翔

將翔焉風駕而馳操弧山澤左挾鳴鴈右貫飛鳧庶幾克勤乃職以不負于之
所期也否則貪一息之安而忽終身之計不幾于廢時而失事耶
就解此章上二句是相警以可興之時下四句是婦儆夫以當爲之事雞鳴物
儆人以時也昧旦天示人以時也雞鳴昧旦俱認爲眞不作想像許多徬徨生
此二語然據其一時微陽光景直有聽無聲視無形意在子興四句一氣說與
下二章俱一時之言未然之事也女聞昧旦之言則知士之朝氣欲振故急乘
其志而鼓舞之翺翔有乎速乎時意非爭其先也爭其得時也弋鳧與鴈正見
勤業處不獨爲下文飲酒之故而已治生之事非一此亦托鳧鴈一事而餘可
意會○通詩精神在女曰二句此二句口氣相遞下句雖是因婦之語而答之
然詩柄云相儆戒只爲此句須發出夫婦儆惕意士女二字以詩人述口氣
開之曰字以下就以士女口氣說也○一說玩註若是意者則當數字則雞鳴
昧旦恐亦是想像之詞○若是二字指昧旦言○附錄翺翔翔翔二句宮夢仁
文并文拜以義觀覧○鼎夫以勤業利于執禽者也夫鳧雁之利可獲也然非

翺翔則無由以弋矣鄭婦所以勸夫者在乎想其意謂人生日用有自然之利
而特患取之無術則我與物遠亦特患業之不勤則物先我避夫貪一息之安
而失終日之計尚得謂弧矢爲男子所有事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也乎子今顧
于凡與非無說也宴安不可懷然使操弧無功亦何必冒征之用爲田禽雖屬
寡然其優游可致又奚須風駕之是圖而并然也時亦不可失也計亦不可緩
也力亟其惰于已也物聚其藥于澤也子其將翺將翔弋鳧與雁乎廢休而阴
動者鳥亦有乘時之哲惟彼鳧雁臨晨而起將矯翼于蒼冥茲則尚息于水涯
獵徼固可施也當斯際而不翺翔雖有命中之技奚用乎吾願子操弓而往可
矣差患而避禍者鳥自有見幾之明惟茲鳧雁辨色而飛將全身于天末茲猶
飲翼于葭蘆應弦而可獲也及此時而不翺翔卽有彎弓之巧安施乎吾願子
鳴鏑而前可矣并無羅絲之利可佐饔餐而鳧雁者天地不言之美利也不弋
則棄之澤中弋焉則調諸鼎內虛往實歸知翺翔之所獲必多也過此而徘徊
吾與愁徒對其飛而致嘆弋人之何慕也可若何亦有水族之珍足供廚食而

弋鳧雁者丈夫四方所有志也與其羽碁效瀕人之樂何如繳繳射者之歡張弧挾矢知翺翔之爲益甚大也少遲則凌雲振翮悠然難來歸而逐失鬨中之仰望也又若何子其與語毋曰是鳧雁者與人無求與世無爭而致虚吾與子中餽之需也○鳧雁雜色翠飛故必宵察明早弋而逐則無及矣何何從弊夫夙興落想策厲之中自饒婉秀之致其體物入妙處更覺深侗可思○翺翔二字中用反掉後用正寫意便錯綜○興起於昧微宋語通篇多用反筆振宕最爲得神上承興視下起宜之光有勝前翻後之妙

弋言加叶居何二反之與子宜叶魚何二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呂吼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江南丁巳爲天漸江 末二句戊午 丁卯韻是

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雁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雁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餽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雁以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于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申講 鼓外事之修固男子之職而中饋之治乃婦人之事也使子之于鳧雁弦胄有弋獲而積諸原則必虚往實歸相對而課諸婦我當投以豐旨調之五味而與子宜之由是稱觴酌之禮篤唱隨之義飲酒共適樂此餘年兩期以偕老焉斯時也兩人之意各相洽于無言而雍雍門內何其靜也兩人之用各相濟以成能而杯酒言歡何其好也但覺以情之安寄之于物之安而凡物莫不安以情之和寄之于物之和而凡物莫不和他不具論即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矣使子不服勤乃事即干晏安則吾縱欲飲酒與子偕老不可得矣何能使琴瑟之靜好若斯哉

箋解 此章上二句是各修其職下是共協其情也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史記稱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諸鳧雁之上此句緊頂上文來以引起下文二句須串說飲酒以協和樂之情偕老以矢貞一之義夫婦之間已先有靜好氣象夫唱婦隨夫義婦順安靜也一感一應情志交通和好也安靜和好總見其和琴瑟靜好根夫婦靜好說言夫婦之間此心既靜好矣而琴瑟之在御者亦其不以和應之而靜好也觀註亦莫不三字正是補琴瑟前一層意然琴瑟不過靜好一端非謂當日之靜好專在琴瑟也○樂記云怒心感者其心粗以厲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此靜好者如漢書云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之皆從黽勉勤瘁中得來男既乘時而修外事女亦乘時而務內職內外各勤其職則唱和有餘情而心和氣和聲和琴瑟之和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此非修其職業何以致此○御猶用也凡物在手曰御正謂此時相與一彈再鼓也

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佩以報之 六句壬子浙江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于瑀而下繫于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于服飾之玩也

申講 雖然修其職者尤當修其德而宜于家者尤當宜于友我于此又不能無望于子也子豈無造廬而至止者乎是爲慕于而來者無待于爲于言也而于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贈乎我當解此雜佩以贈之庶藉以致我物之腆而有以結來者之心矣子豈無聞聲而相思者乎是爲子所恭而順者乎亦感爲子言也而于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問乎我當解此雜佩以問之庶藉以抒結納之雅而有以堅順者之志矣于豈無握手而言歡者乎是與子兩相契而好者乎嚌昔數爲于言者也而于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報乎我當解此雜佩以報之庶藉以將綢帶之歡而有以投好者之情矣在吾君子交情稠而外物輕固未有望德于子之意在吾子情有餘而物不足可不申所言將伯之懷則今者雞鳴乎昧旦乎若有與于相胥拔者在吾目前也而無復佩以使我夫相戒以

勤職業而又相警以親賢友善不淪獨賢夫婦言雞鳴之詩所以可風也

【通解】此章是勉其夫親賢以修德也賢子之來子之順子之好不憲求者順者好者三知字要點出婦人汲汲本念來之與之所感有以致同類之[illegible]也既致其來必贈其往顧是壽固通合群子所好[illegible]子之心而贈[illegible]不忍其疏淡不待其來而自往問之好是道也而[illegible]不勝欽佩彼以德施此皆以物報也十幾但有別須知此是三種朋友不是定指三人贈問報總是欲結其歡心以輔成君子之德舒德之誠無所不至盡服飾之玩素無吝惜非貧其物也以佩爲贈分明有此德于玉之義非無所謂而徒以其物已也贈是解佩與夫使夫自贈之雜佩如珩璜琚瑀之類故曰雜佩○玩數子字來之等之字可見主張全在己不可當吾世而失賢人也○附錄全章玉寬文非文許以資觀覽○讀雞鳴之詩女尤賢于士也夫士知昧旦士能警矣而非雞鳴易存之也況繼此而勗夫以勤業親賢乎君子曰賢哉鄭俗之女也今夫治家之道夫與婦交相警以有成者也而得賢婦尤難蓋婦而賢則相夫勤職職已勤焉相夫友善善可友焉不惟中饋是修篤獻情于和好已也吾得之雞鳴之士女夫雞鳴之詩詩人述賢夫婦儆戒之詞也乃士之言不少槩見昧旦而外皆述女子之詞意者鄭[illegible]士雖賢得賢女而士聯始奮士行始修乎而其端實始于雞鳴之一語蓋自有此語而士心乃惕也斯時女即無言士能不振衣而起乎能不操弓而往乎能無虛往實歸乎能無致儆于婦人厚而于長者薄乎而女正不能自已也若曰子不如昧旦也子既知昧旦胡不興而視星胡不興而繳矢胡不弋鳧與鴈乎際射從有于澤流使我得獻焉以宜兒調非以肴脯斗酒明秋絲桐徐引斯亦夫婦之至樂也雖然凌晨而起終朝而畢僅爲是謀生之計已乎使傳此門內之歡已乎設也偕老爲期而爲賢不進吾知非子心即非我心則來之順之好之既有良朋將贈之問之報之敢私玩好爲我之服解佩相將今而後雜好者真靜好矣蓋女之警士者如此而號非雞鳴一語有以啓其端也哉君子朗雞鳴之女有以勗士聯焉有以勵士行焉不特婦職克修已也豈不賢哉可以風矣○首段提首句振動全神便如醍醐灌頂節節遞通中段迴他順敘一氣阿成直貫全章之雜佩化○作全章通須將雞鳴布置法是作結構脈轉一片神行極古文章法之妙○雞鳴昧旦二語雖是全題綱領但于此先作呆排便覺溷失勢文妙只用一筆窩過將題縱決意一齊振起抵要學者自與空靈迴旋者遊刃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章○全首○此詩二章上章叙其相從而悅其色下章叙其相從而悅其德然上章雖美其色下章雖美其德而總根一顏字來上章之且都非其有閑雅之度也下章之德音非真有賢淑之名也此心一迷于色自無往不見其可美耳○鄭俗多淫諸如他詩皆女悅乎男惟此詩爲男悅女之詩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翶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嘆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通解】此亦淫奔之詩若詡其美美人之係于懷也當其未見也孑飛覺何悅而雖言及其既見也乎又覺形容之難盡今有女與我而同車既有以慰吾快覩之願矣而以言乎其顏則如舜木之華何妖艷也且其舉止從容將翶將翔而有要華其所佩之玉惟瓊與琚而可觀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佩服而又有如是之閑雅度此孟姜也信乎美矣而且都也有以稱舜華瓊琚之華美者矣同車者不亦有餘榮耶

有女同行(叶戶郎反)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翶將翔佩玉將將(音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串講】有女與我而同行既有以遂吾稱好之私矣而以言乎其顏則如舜木之英何艷冶也且翶翔之度見之于行止之餘將將之聲溢之于佩玉之表又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容止而又有如是之佩服此孟姜也而宜德音之昭播而令譽之不忘也有以協佩玉之鏘鏘矣同行者不亦有餘光耶夫以淫奔之人而稱之以閑雅美之以德音此可以觀私欲之蔽而俗之不美見矣

〔總解〕二章俱一氣讀下玩有字同字俱暗其快覩之願意如舜華以色言舜英是華中衣服迎風輕舉之狀瓊琚以瓊爲琚卽佩玉也彼美孟姜指其人也洵美項顏如舜華句且都項將翱二句德音另講不必牽强一律佳誠以美字括上文且都另作態度看不知將翺將翔便是行止之舒徐容與豈非態乎○麟士按將翺將翔六帖引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等爲証以爲狀女之飄忽然滿人云河上乎翺翔上篇亦云將翺將翔弋鳬與雁恐是一時詞人通套語耳○王臨川曰于瓊琚見德之容于將將見德之音否以其類也○楊用修曰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蓋冶容飾質多出于裔臾甲族薰濃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烏能閑雅乎

○德音是性情之和厚播爲美譽也不忘久而不渝也○楠皋源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狗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皆以狂狡二字爲主非眞以爲狂狡也得是相得極喜而故爲戲之之詞不見乃見正是戲詞非所見非所期之詞○扶蘇已得而欲未厭之詞蘀兮未得而愛欲得之詞狡童已絶而又別圖之詞褰裳未絶而防其欲絶之詞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叶芳無反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音疽

賦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詞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串講〕淫女戲其所私者謂男女之相與也起于情愛之私心乎愛矣明有賞見之而後足以慰吾願也何今所見非所愛耶彼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是所宜有者皆有之矣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美也吾之所願見也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且奇情好之私于不欲見之人何我所遇之窮也哉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賦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串講〕彼山則有喬松矣隰則有游龍矣至于子充天下莫不怍其美也吾之所欲見也今乃不見子充而見此狡童何哉夫以戲玩之詞而道其相謔之意情欲之流于此極矣

〔總解〕此以宜有者有之興不宜見者反見之也扶蘇小木也荷華喻飲淤也喬松大木也游龍葉之縱横而亂生者也蓋以美惡相形起興狂以情之蕩言狡以言之詐言子都以不狂反看子充以不狡反看乃顏色之充盛者○黃氏曰子充不見于書疑亦以美著者也○總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正言見子都不啻喜極而謔之之詞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是未得所求而急欲得之之詞以和字要字爲主木有將落之機故因風而吹之興女有倡于之意故我從而倡之蓋取相應相求之意下要字對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也皆指淫奔之事不指歌倡言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 音汝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和去聲叶去聲女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稱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串講〕此淫女之詞若謂天下或有無情之女子而必無不及情之丈夫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但在乎有以先之耳彼蘀兮蘀兮霜高而木葉將脫則風其吹女而落之矣叔兮伯兮豈木石之無情果有詠予情欲之感而有以倡予者乎則予將繼其後以和女矣何也子固予之所與以相染者也子倡于先是有意于予矣予豈能以忘情耶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音腰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申講〕蘀兮蘀兮木槁而葉將脫則風其吹女而落之矣叔兮伯兮果有婚姻之念而倡予者乎則予將有以成其終而要女矣何也予固吾之所慕以相親者也子倡于先是有情于予矣予豈可不成其志耶吁味其言而此女之欲其媒矣

〔翼說〕疏義曰此亦以風相應爲興然作以事理相應未嘗不當也蓋蘀故吹之倡故和之非爲無義耳○按大全輔註曰成成女之志也則連前章相和皆以聲言○疏義曰成以終其曲也則前章即以歌言然輔註較爲上玉按以歌言則倡字當從口爲唱故輔註是○張二陸曰兩報倡予則予將成女之志觀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蓋鄭俗好淫濫不擇是非而倡即從之觀彼從斯有待之貞耶須我友之志大不侔矣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章全音○通詩二章一意是已絕而又別圖之詞言所私之人雖絕已而無情計反言以戲之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叶七宣反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言悅己者衆子雖見絕未至于使我不能餐也

〔申講〕彼狡童者曰男女有邪昵之私豈不欲其常相親哉但女也不爽而士貳二其行有不免爲人所稱笑者若狡童之于我是也彼狡童兮方其初相與也固有懷而必吐其情厚矣今也情睽于一旦乃不與我言兮何其親于昔而疏踈于今也然子雖不與我言而悅我者衆與言豈無人乎維子之故遂至使我不能餐耶殆不然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申講〕彼狡童兮當其初相暱也當飲食之必共其情厚矣今也情絕于一朝乃不與我食兮何其暱于前而疏踈于後耶然子雖不與我食而親我者衆與食豈無人乎維子之故遂至使我不能息耶必不然矣夫苟合而終睽且矜已而自負此其游蕩之心蕩然矣

〔翼說〕二言與食指詩中之兩端以爲言見夫親之先常言笑晏晏也嘗式食庶幾也而今則不然矣末二句須得纔謔意謂相與言者有人豈以狡童之故而食不下咽其爲食者有人豈以狡童之故而不遑寧處只是反言謔之言不能奈何我也詎知絕于此而不絕于彼益亦絕其人矣○鄒臣虎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之詩則其縱欲而敗理也甚矣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章全吉○通詩二章一意須重一思字是淫女欲所私者思己而因謔之乃未絕而要其欲絕之詞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叶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音疽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于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申講〕賦褰裳者曰不可已者男女之欲而不可忘者情愛之私吾試與子言之我之與子相愛非一日矣使子也愛念之情不改于其初而惠然思我也則予之情猶未忘我我當褰裳涉溱以從之蓋感子情好之殷故不憚夫濟涉之艱也如子而不我思則子固別有所屬矣亦庸知他人之不我思也而必于子哉彼狂童也何其狂之若是也誠謂我負爾哉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羽已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申講〕子之與我相與非一朝矣使子也繾綣之私不改乎其昔而惠然思我也則予之意猶未忘我我當褰裳涉洧以從之則感于眷懷之切故不辭夫跋涉之勞也如子而不思我則子固他有所昵矣亦何知他士之不思我也而必于子哉彼狂童也何其狂之若是也謂非爾負我哉夫淫女從人已非天理之正況曰豈無他人則其鮮恥亦甚矣

〔翼說〕子惠二句有要其必從意末句則直謔之之詞非真以爲狂也思我與不

我思是俊而媚以要其必從溱洧亦非褰裳可涉特明其至之易耳竊謂當是
不難易意○上二句見其意下二句見其濫從欲無恥甚矣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章全旨○通詩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與後會之可圖宜重悔
字邊下二章亦從悔中生出既悔不從其人繼又欲變志于他人從欲之意以
濫而淫也

子之丰兮音風叶芳用反**俟我乎巷兮**叶胡貢反**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
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申講〕子之丰兮者曰情之所在者人有我身我負人乎倘今日不然也子之
丰兮姿容豐滿洵可愛矣而且俟我乎巷兮盍意已屬于我我實與相就矣顧
乃一念偶違竟勿之送自今思之悔予之不送兮過豈別有所歸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申講〕子之昌兮姿容盛壯洵可美矣而且俟我乎堂兮我應與相就矣乃彼時
中止而不將自今思之悔予之不曾將兮蓋自咎之不暇也

〔合解〕日丰日昌無大異言其丰姿狀貌之壯都皆容之美也曰俟巷俟堂言情
之多也至于不送而悔則前殺阻矣悔只是口頭話全無自訟意○紀湘云宋
門塾之宋主也堂進乎巷矣

衣錦褧衣褧口迥反**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郎反

賦也褧禪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
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申講〕夫衣今錦矣乎乎而其設色既然以且於無偏豈其我也衣錦而更尚之以
褧衣裳錦而又加之以褧麗飾精美備而可愛矣彼叔兮伯兮其有有情于我
者豈無駕車以迎乎乎乎同與之同行矣或者亦得如子之丰者而可耶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申講〕我也裳錦而又尚之以褧裳衣錦而又加之以褧衣衣服盛飾以相稱矣
叔兮伯兮其有有情于我者其駕予乎予即當與之同歸矣或者亦得如子之
昌者而可也不然若豈能子處以終也

〔合解〕衣錦裳錦重昏而褧衣褧裳自是古人衣服常度此二句須看與碩人章
意異彼惡其文之著此備其服之盛見盛飾冶容可以悅人也駕予行歸是前
緣既失後圖復合前無自訟之詞後無自新之念情蕩極矣○旣塗絕于此而
偕幸不絕于彼子丰且于前而惟恐失于後○鍾伯敬云叔伯即前人望其復
來再續約也証太泥○按士婚禮升堂奠雁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
女于寢堂蓋婚姻人道之始先王重焉所以備正始之義也若丰之咏則蕩滅
盡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章全旨○通詩總以思爲主首章思其人而嘆其相遠次章思其人而

與其來就有思之愈深而愈切矣或因豈不爾思二句遂謂爲見棄而追思之
如此殊未得詩人之意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茹藘在阪**茹音如藘音閭阪音反叶孚臠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阪者曰阪
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
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申講〕詠東門之墠者曰天下惟兩心相許則我可往彼亦可來未有相思而終
不相就者也若吾所思者問其人則在東門之墠有茹藘之草生在阪之上矣
一思之而已在目中豈遠不可至之境哉但其室則邇而其人之居是室者則
思之而不可得見焉其人則甚遠也否其能以忘情耶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申講〕東門之外而有所植之木實維栗薪也而栗之下言有室焉既然而有行

寔繫斯人之居矣夫斯人固吾之所願見者也我豈不爾思哉但我雖思子而子之居于彼也則久而不來焉是子自不我卽也何時使我得見而慰我之心耶夫其思之情非不切也但情切于所思之人則有乖于情性之正矣風俗之不美有如是夫

總解各章首二句不過指其所與淫者之居如此下二句重不得見上宛然者其室而杳然者其人思爾者我而恐我者子此時此情欲其相綢也○墠坂茹藘歷歷在目卽思中之境其人之遠乃非遠耳疑恨之詞○古記除地去草曰町町乎意○胡士按字彙町田畔埒町町當是言其膝畝整治也○古詩云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際難爲情卽此意一說望子之卽者欲自卽其人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上二句言其時指其所期也下二句表其心如其所期也當以旣見二字爲主而曰夷曰瘳曰喜皆根此說喜深于瘳瘳深于夷慶幸之意反復道之情愈深矣○其慶幸皆在晦冥之候雞鳴之時想以久待而得遂其願故喜悅而不能禁如此

風雨淒淒音妻**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凉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串講風風雨淒淒者曰人事之諧固吾心之所願而況天時之應則喜幸爲尤深如今日者風雨雖至則淒淒然而寒凉矣雞鳴有聲則喈喈然而人且戒蓋未當平旦之期也斯時也君子如約而來而吾得于旣見彼淒淒者不足以當吾懷喈喈者適足以鳴吾豫也兩情邂逅各遂所願前此思念之情云何而不夷平也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鳩**旣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憐蕭反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串講夫豈直其心夷乎風雨則瀟瀟而有聲雞鳴則膠膠而嘈雜正願見君子之時也斯時而旣見君子則積思之病云何而不瘳也哉

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雞鳴不已旣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巳止也

串講夫豈直其心瘳乎風雨則如晦而昏冥雞鳴則方鳴而不巳正君子可來之時也斯時而旣見君子則欣悅之情云何而不喜也哉而今而後願風雨之時來又恐雞鳴之忽巳也其如此情何

總解淒淒寒凉之氣接風雨開端又在雞鳴之候故其氣淒淒然寒凉如此非風雨之氣也瀟瀟則直言風雨之聲蓋風雨皆有聲也如晦言風雨之夜如晦也淒淒喈喈等俱是情難自禁之時故所思而來自然慶出望外○許東陽曰喈喈膠膠不巳皆雞聲紛雜之意旣見君子重看亦根未見來方有情一說旣見作預擬之詞更深一格○瀟瀟言其聲如晦言其色總之是天光未旦若旦則殺風景矣○嚴華谷曰世亂則思君子瘳則情結故集傳訓夷爲平而總註又曰心悅兼從毛氏也○徐儆弦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巳讀之者有天地晦冥興廢[illegible]之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章全旨○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之詞前二章致思而微責彼之忘情于巳未章想度而言巳是致情于彼也當以悠悠我心爲主心惟悠悠故先微責之而因想其形影所在以見巳之不能忘玩寧字寧不字在字如字無非所思之光景也

青青子衿叶音**我心悠悠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綠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靑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串講味青青子衿者曰天下有形色之賤而遂成精神之隔者則不及情有精神可通而乃致疎濶之久何其情之淺耶青青子之衿也所常往來于吾之懷而頃刻不置我心何悠悠也然我心之自盟者庶無負于子子之漠然于我也豈以我未往就子也自我言之一心旣孚則兩情無間縱我不往子寧不繼續其聲音而來以慰我心乎誠不知其故矣

青青子佩(叶蒲眉反)悠悠我思(叶新齎反)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之反)

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

[串講] 青青子之佩也所常滌滌于吾之意而無時可忘我思何悠悠也然我思之所係者固常在于子而子之恝然于我也豈以我未往就子耶然兩情相契縱我不往子寧不一來以解我之思乎而何遂之拘矣

合解 子衿子佩蓋因其物而想見其人也青衿青領也學士之所服具父母則純青也穠不佩青玉而曰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縱我不往二語不必拘拘往來常套也與木瓜同意○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複言也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

挑兮達兮(挑音韜叶他侯反 達他悅反)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串講] 然我之思其能以自已哉誠以之人也挑兮達兮有風流蘊藉之美容達自恣無覊飾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闕之間一稱想間宛然在目者我也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常見之使我得以瞻挑達之丰采而致青青之衿佩常周旋也哉此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之非廉恥之心不于是蕩然乎

[演解] 挑韜來止之軒翔達詞縱恣之洒落末二句言其切于思之意○顧大初曰按子衿毛傳及鄭箋皆以為刺學校廢也鄭云學校不修生徒分散或去或留此留者責去者之詞○鄒肇敏云挑達無儀學其荒矣故不見而思之深耳朱子辨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不相似觀白鹿洞賦則尚有廣青衿之疑問句故今諸生尚云青衿乎而采縣中往往用之蓋據白鹿洞賦云○詩有小序以數言數語括一篇之旨本不可廢自朱子作傳而盡廢之馬貴與文獻通考中二條辨之詳矣乃今人循習舊言僅有不依朱傳者如謂學校為青衿謂思賢為風雨報德賦木瓜懷親賦采葛以作養人才為菁莪棫樸以忠厚太平為行葦既醉時文論頌往往有之第不知出于小序耳若律以朱傳則文理俱謬且朱子亦有自相牴牾者小序子衿刺學校廢也菁莪樂育才也朱子皆以為非又作白鹿洞賦則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故東以閩先生茶日舊說亦不可廢夫知其不可廢而廢之何哉讀詩者融會觀之可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章全古○此詩以無信人言為主上是欲與相好下是欲其無信人言而永以為好也詩柄辨曰相謂其實皆女語男之詞想男因女有他志故不來而女為之自白如此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叶上)兄弟維予與女(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迋(音往)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串講] 咏揚之水者曰夫人心之所與貴相知心而好為讒言所戕也予與汝乃不兄日隔之疎者豈為人言所中耶彼揚之水其勢緩弱則不流束楚矣況今日同心無他兄弟則惟予與女矣交既厚則情必專他人離間之言慎無信焉彼人之為是言恐特以不根之論誑女而肆其中傷耳其知之否耶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興也

[串講] 揚之水則不流束薪矣今日相與終鮮兄弟則惟予二人矣若本無異志也他人離間之言慎無信焉彼人之言寔誕妄而不信也可為其所狀所惑乎此詩者其處心亦狡矣而無信之飾豈出自淫邪之口耶斯可懼矣

[演解] 緩弱之水不能流其所載寡特之人不能舍其所依二者皆有綢繆相與之意故以為興此與首亦至四句止末二句另補終鮮二句敘其相親之情自明已之無他還也末二句敘其相親之久勿以離間之言為疑也此詩兄弟與別處兄弟不同此指其相親之人而言也言我別無所私但惟汝耳卻女專言之也謂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泛言之言其平日是無信之人其欺人也多矣其誕妄也久矣○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注云古人皆謂婚姻為兄弟○雜記曾子問不得嗣為兄弟疏云夫婦有兄弟之義夫婿婚適

猶兄先弟後。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是也。又云兄弟者。亦親之之詞。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以匪我思存句爲主。各上四句言所見雖可羨而不羨。下言所配非可樂而亦樂。全重不羨非禮之色上。其言自樂于已者。正見不動心于彼也。○此詩人有所自足于已。非得以室家爲娛也。蓋其所得之深。所見之定。而情欲不以動于中。此爲行之君子也。美色爲尤物。非止庸夫俗心。往往賢豪餒節。此人于淫風盛行之時。而挺然超拔如此。其可挽回世風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音)**衣綦**(音其)**巾。聊樂**(音洛)**我員**(音云)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申講]賦出其東門者曰。目之于色。固有同美。而非禮之色。則不可慕。彼東門之地。乃男女聚會之所也。吾嘗出自東門。但見出游之女。有如雲然。美而且衆矣。然雖則如雲。非我思之所存也。若我之室家。所衣者縞衣綦巾。貧陋甚矣。而自我觀之。亦聊可以自樂。如是而樂。亦如是而足矣。如雲之女。吾何慕其。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音疽)**。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申講]至于闉闍。亦男女聚會之所也。吾嘗出自闉闍。但見出游之女。有如荼焉。美而且白矣。然雖則如荼。而非我心之所思也。若我之室家。所服者縞衣茹藘。貧陋甚矣。而自我觀之。亦聊可以同娛。如是而樂。亦如是而足耳。如荼之女。吾何慕哉。夫不慕人之所同慕。而惟樂己之所獨樂。所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者非耶。

[通解]如雲美且衆。取美丄兼服飾容貌。狀其綺麗可觀。如荼狀其輕白可愛。思則思顧飾之防不可不立。羞惡之良不可不含。匪我存。存乎此。不存乎彼也。此句卓然見砥柱中流。念頭不可說我自有妻子在。何以思此也。縞衣綦巾。正與如雲對。縞白色。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綦蒼艾色。謂青而微白色。如艾也。茹藘絳色。衣服之色也。不必茹藘所染也。縞衣在身。綦巾在首。猶云荊釵布裙也。雖不比衣錦褧衣佩玉將將者。而我之樂聊寄之。我之思尚不專存于此。而況如雲者哉。聊字有自足于已意。聊樂我員。只自樂其室也。聊可與娛。夫婦共樂其貧也。匪我思存。見其守之定。聊樂與娛。見其分之安。○孔疏。出謂出城。則闉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是城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也。○竹南鄭曰。張以華樂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淪于新昏而棄舊室。嗟出其東門。以不然。○葉望山曰。鄭國固無足論者。然縞衣之賢。諸侯羔羊之賢大夫。無愧之賢大夫。東門之偶行君子。于淫亂之風。得之亦幸矣。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章全旨○通詩俱興。至末節所在以起興。故爲賦而興。以相遇二字爲主。首二句道其景。中二句指其人。末二句敘其情。總是賦相遇之情。反覆道其慶幸之意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音團)**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音械)**逅**(音候)**相遇。適我願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申講]歌野有蔓草者曰。男女之際。苦樂千端。如無端之想。之不勝勞。則無偶然天作之不勝喜矣。彼野有蔓生之草。零露之零于上者。則漙然而多矣。況此有美一人。清揚婉然而美也。人或有計求之。而未必得。今邂逅相遇于斯地。尋則有以慰吾夙昔之心矣。寧不適我願也哉。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秉蕑于溱洧往觀相謔贈芍皆不可脫秉蕑一節始而相要已而相約又復相謔後絕之情不能自已可以觀風矣○觀乎淫亂之所由耐乎淫亂之所結前日相後日將後世詞家相將語本此不必作誤字○杜素茂曰始用方字下轉一且字繼轉一且字而復轉一洵乎且樂字伊其字詩家轉折之妙無踰乎此○鄧潛谷曰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夥情慾易蕩風俗淫佚詳是詩者可以想得之○按溱洧上巳官民皆濯于東流水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潔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潔之矣上巳祓于下濯謂爲禊今祓謂者多○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杜篤祓禊賦云在於所禳則有祓女水以濯歲時以祓除疾病祭邕云祓于水濱凡言祓者絜也以爲祈禳祓亦後世修禊如此○鄧氏曰溱洧刺淫也淫始于觀游禮禁婦女無觀慎微也溱之士女淫于觀矣○黃氏曰此詩作淫奔者自敘之詞非也觀詩內曰士曰女則非其自作明矣淫風難行詩人指其事而刺之亦可謂思無邪者矣蓋存此詩者○謝無量曰先王制禮女無境外之行凡父觀政曾有別途之俗甚以男女之貴于有別也鄭以秉蘭之俗士女俱往人道之大防蕩矣惡知溱洧之匪非淫游者之洞戲乎祓除之行非媒妁者之口寔乎而勺藥之贈祇以導淫矣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乎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詩經集成卷之七終

金陵陳元明齊

詩經集成卷之八 國風

齊一之八○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于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雞鳴章全旨○通詩三章皆一時之言總是夕惕不敢自安之心精神全在耿耿中心常恐晚四字有言外意通而心念勿忘首二章上二句是妃詞下二句是我妃之心未嘗通是妃詞一章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爲真也二章是目見其似者而以爲真也三章乃惜其借以致戒焉一步緊是一步○詩上接言古之賢妃未子因孔疏言古之夫人諸侯之耳不如疏自主序思賢妃解而集傳云序其事只當云時之賢妃耳○上下云末章四句皆妃告語何前兩章首二句告末二句怨惜以他人解說殊其與證也惡意仍是賢妃自爲告辭之詞當云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者以爲匪雞則鳴矣雖道是蒼蠅之聲乎而君可不說與也如此則情詞宛轉更爲微妙三章一意當不易也集傳間有勿可盡泥類如此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于君所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于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主意賦雞既鳴者言人君處宮禁之中耳不聞士君子之箴規目不視卿大夫之儀度所賴以作其勤而振其怠者賢內助也今得之齊妃矣夫臣也待漏而朝君也雞鳴而起臣也辨色而入君也嚮明而治自有朝儀以來未之有改也而妃之心則尤有切者視其御于君所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鳴視朝此定制也今使未鳴也予固可之武謂鳴也予猶待之乃今而雞既鳴矣物無靈蠢感時而動人無貴賤遇物則興盍視于來朝之人何如乎近者既佩玉之來聞遠者亦乘紳而斯至矣既盈矣吾君尚可安于寢哉然其實非雞之鳴也夜

將未央乃蒼蠅之聲耳蠅聲而遂以爲雞鳴彼固有聽于無聲者乎蓋其恐覺之心方惕于未聞之先故聞其聲遂以爲眞而不覺以雞鳴告矣何暇辨其非雞之鳴也哉

東方明矣叶謨郎反**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衍講既而又再告曰朝已視朝此常規也彼永夜方沉瑣色未啓猶之可也乃今則東方明矣盍視于來朝之人又何如乎大者既雜沓以趨小者亦紛紛而咸集矣朝既昌矣吾君尚可安于寢乎然其實非東方之明也特彰皎潔乃月出之光耳月光而即以爲晨光彼固有視于無形者乎蓋其恐晚之心常惕于未見之頃故一見其光遂以爲眞見而不覺以東方明告矣何暇辨其非東方之明也哉

合解首二句本是相承因雞鳴俯出朝盈也乃倍度之詞次章首二句同各章下二句則詩人因妃之言而發其儆畏之心也朝既盈朝字如禮記云諸侯見

以朝之朝作虛字看故註云朝會之臣盈滿于朝門之下也勿用殿陛字○陳雙溪云君未視朝臣安得遽進殿陛之下○士蘇又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視之註云臣人常先君出前後尊卑禮然也是宵有制所不正言雞鳴而起待旦而與君宵起于視朝而但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後倣之意宛然絕然與雞鳴月光與日光原自易辨而賢妃云爾者特其不安于寢而咏惕于心者眞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一段光景故凡疑似于妃之耳而恍惚于妃之目者無不認以爲眞也○李三山曰心有在焉則聞蒼蠅之聲以爲雞鳴心不在焉雖雷霆在側而耳不聞焉匪雞匪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儆畏妙處而口氣中未嘗露儆畏字順文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出會歸即是此法但作賢妃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

蟲飛薨薨呼宏反**甘與子同夢**叶莫騰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于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幷以子爲憎乎

衍講既而又三告曰夜將旦則百蟲作君不聞夫蟲飛薨薨乎非將旦時乎此時而與子同夢豈不甘樂之淡衣衾枕簟之爲安予豈不甘之亦念彼宗禁門而待漏者幾何時也羣僚方待一人以臨御而君逾時而不出則前之濟濟而來會者且今返駕而旋歸矣斯時豈無竊竊然議之者乎謂以一妃故之昵而樂我羣臣吾不知其因咎于上上者何如也予背慊不啻以累予而人因憎我以及君使子不爲予此時不已深深宮而朝羣牧邪予其披衣而起庶無使予之獲戾也夫賢妃之三告君如此可謂詞念切而意愈至矣則君又安有很欲敗度之事乎此其所以可美也

疏解此章但是述其詞人有敢則更依而思脉蟲飛薨薨正甘寢時也次句特引起下意君未放侈豈有敢散之理只是設詞耳會且歸內使有惕意故下云然人臣何敢憎君一憎字是從賢妃儆惕一念中想像出來不言君之荒于內而言己之甘于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予而言以己之故憎君其言溫厚和平

儘可玩味○孔疏註無乃以我之故云云是正說憎直頂會且歸來然玩經無庶二字是言庶無意特字法各何耳當是勉君無使臣憎承會且歸而憎焉蓋憎意已兼在歸字內矣○序以此詩爲陳古刺今而朱傳亦曰古之賢妃然考之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起臣朝君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此詩蓋因君昏惰夫人賢明相儆不必謂陳古刺今恐此亦宮中之史敍述古賢夫人之賢以成之也○婦人于衽朝政則爲牝雞之晨宮中二聖之稱皆人所悅此只作救庭儆切諫見太平之世有官承事朝而不夕氣象又何必便說長孫后矣則三十卷○李三山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皆有忠臣議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儆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爲然夫亦升爲內從其呂榮劝勉宗衆以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亦爲不義帳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劉安成曰夫爲妻綱古之人身修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妻有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荒淫耽樂卒以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婿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串講〕由者而入有庭也。則見其俟我于庭而揖之入矣。但見充耳之瑱。不惟清系也。而又以青焉加尚之。瑱不惟瓊華也。而又以瓊瑩焉。禮節之容與服色之鮮盛。其得于庭之所見者如此。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串講〕由庭而上有堂也。則見其俟我于堂而揖之以升矣。但見充耳之瑱。不惟青青也。而又以黃焉加尚之。瑱不惟瓊瑩也。而又有瓊英焉。禮節之容與服飾之鮮盛。其得于堂之所見者如此。奚不行乎奠鴈御輪之禮。而惟俟乎門者庭堂之間。則當時典禮之廢。固可見。而其俗之不美亦可徵矣。

〔總解〕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起頭看一俟字。便見其不迎矣。著夫家之著也。言只俟于著于庭于堂而已也。○昏儀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則取陽往陰來之義也。故經曰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凡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人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醑。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禮之序也。○許氏曰。本章呂氏註三引婚禮見其廢親迎之大而拘小節。蓋俟未始非禮。特俟于本家則非耳。夫俟之之禮雖恭。而不行于女子之家。飾之之儀雖盛。而徒見于導人之際。先王奠鴈御輪之禮。安在哉。○充耳二句言懸充耳之紞。則以素絲而懸于紞以為充耳者。則尚以瓊華之石也。紞謂懸瑱之繩。用雜絲織之五色皆備。曰青曰素曰黃。各舉雜色中之一色而言。瑱即充耳。顛其物也。充耳其名也。瓊華瓊瑩瓊英。亦只是一物。疊文以叶韻。非以所俟之異處而易其色與石也。觀此詩但欠前面親迎奠鴈御輪先歸一節耳。○梁山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諸侯以下。

皆當親迎。故見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紀裂繻逆女。春秋所以譏。汜子忘是故親迎于渭。是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齊山東盟國獨不聞此乎。○瓊華等只是一物。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華瓊英瓊瑩。皆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也。○註充耳以纊二句本解以素一句。然不言素者。素字不重。亦兼下青黃為總釋也。尚加也。王瑱也。方是解尚之句。充耳二字領頭而懸此瓊華之瑱文義相足。二句頁一句也。○此與前篇一例。作者皆不知其非而存之。則可見風俗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章。全旨。○此篇男子自作。日始出而女已在室。月始出而女乃在門。則來就者終一日而始行。言其情之戀戀無已也。○日與月是因時以起興。日則來發則去。是依己以為去就也。○定見云。是女蓋日來而暮去者。故敘其來。故曰在室中。敘其去。故曰在門內。蓋自室而闥。將行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音樞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串講〕此淫奔者之詞。若謂男女相與。至于情彼邂逅相遇。皆昏暗之幾何。而其情亦有未盡者。若姝子之于我。何如哉。夫其日也。睹彼日兮。則出自東方矣。況夫彼姝者子。當此之日。則在我所居之室矣。其在我室也。躡我之迹而相從。[illegible]其情抑何殷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叶他悅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叶方月反兮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串講〕及其夜也。睹彼月兮。則出自東方矣。況夫彼姝者子。當此之夜。則在我門內之闥矣。其在我闥也。躡我之蹤而行去也。其情抑何密也。夫致其往來之事。以遂其寢欲之情。其俗之不美亦可見矣。

〔總解〕東方則有日。彼姝則在我之室。此興意也。亦與至三句止。下二句申上言之。日月皆在東方。朝爽而來。初分而去也。室在寢內。闥在門內。來則在室。去則在闥將行也。敘我字見戀戀往來之情。無非為我意。躡我跡履我發。是來則迎

之去則從之皆已在前爲引而女在後爲隨也猶步云縈說者去之意亦倘然
云牛步不離之意。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章全旨○此詩作于巳亥之時前二章述其事以刺其君之失時末章
其時之易辨以深刺其昧乎時也重不夙則莫句註與居無節號令不時不可
平看重興居上惟其興居無節故號令不時也○或云上二章述其事到末章
乃刺之也。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衣裳**叶辰羊反**顛之倒之**叶都老反**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
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爲
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正講東方未明者日明則有天用之以分晝夜者也故日者君乘之以節興
居者也故人君一舉動而百官之從違係焉使興居有一定之節號令必有一

定之時而或于此行事于此宜矣何我君之不如耶今夫別色入朝此常禮也
今我自東方未明之時而顛倒其衣裳蓋將爲入朝之行也夫衣裳顛倒于未
明而時亦既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爲晚也至于他日
而有不然者吾將何所依據哉。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叶典因反**自公令之**叶力呈反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正講日出視朝此定制也今我自東方未晞之時而顛倒其裳衣蓋將爲趨朝
之舉也夫裳衣顛倒于未晞則時已爲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令之者焉
蓋猶以爲晚也至于他時而又有不然者吾將何所恃循哉。

合講不兩句俱暗將相承說上二句未有刺意下二句方刺其興居無節號令
不時也東方未明既非辨色之時而此心恒恐晚顛倒衣裳何企望望遑之時
不得顛乎其顛非顛以衣作裳裳作衣也召之令之召其入也今者傳號令而求一
此二章雖言其早便見他時不免又太晚意觀不夙則莫句可見亦要知所以
失之晚矣未免更多詩人但從其早言之極有含蓄○孔氏曰晞是日之光氣
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氣而物乾故以晞爲乾此無取于乾故言明之
始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召之令之亦只是號令中一節事。

折音哲**柳樊圃**叶博故反**狂夫瞿瞿**音句**不能辰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慕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
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辰夜之限甚明人所
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正講夫其所以號令無節起居不時如此豈以辰夜之度有難知乎彼折柳以
樊夫圃其圃若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瞿瞿然驚顧而不敢逾焉以其內外
之限明也辰夜之限昭然共明何以異是胡亦無節如矣今乃昧作止之令而
顛倒于昧明之間失寢興之期而淆亂于辰昏之度不失之早則失之莫而無
一定之節焉反狂夫之不若矣吾人而欲從召令者何以爲遵守也哉夫君者
萬民之表也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人無所據以爲信由是紀綱政事胥失其

序矣詩人之言其儆切矣也夫

通解此章上二句此辰夜之限易知下刺君之不能知也別色爲晨未別色爲
夜不夙則莫重莫上總是言其無節之甚不必折看大意謂辰夜之限甚明何
君不能知而至于不早便晏其號令之不可信明矣折柳樊圃非若築土爲牆
之可恃然柳之內乃內也柳之外乃外也其限豈不甚明況昧不夙則莫亦似
早者其偶而莫者其常以見君之惰于政事處不能辰夜大概就不知早晚說
而莫只當一莫字與莫夜之莫不同○辨士此章當思頗似反興然折柳樊圃
四字無照應故筆下以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此辰夜之限一句也故謂之
比○吳翁曰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考政日入而脩令寢盛日夕而斜庶
天刑莽不得俱興居便臣下而已亦所以順天時而宜治化也倒衣詩人豈徒
以夕已不時之故與刺乎○昔人公執因道達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
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勒其政而齊
治焉使子孫能率太公之法豈有不能辰夜乎。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章全篇〇通詩前二章南北喻刺齊侯縱欲而背天下之大倫下二章兩托興刺魯侯不能正以義而失夫婦之大綱以懷字從字鞠字極字爲主疏襄桓並刺然意專在襄蓋詩是齊風刺魯正是諷刺齊也夫齊桓狐兇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得三強以自固尤爲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從行以濟欲桓之不能制其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敢于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襄也〇篇中無一言及文姜者以其不足言也且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托喻于狐所言于魯其所以刺齊者隱而彰矣〇上至云前二章云齊子云魯道云懷止明是襄公後二章云取妻明是桓公然終不露一公字說者亦宜如詩人之法。

南山崔崔崔音催**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懷叶胡威反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

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〇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

[串講]此詩刺齊襄魯桓作也若謂不可瀆者男女之倫不可弛者夫婦之綱而況人君又綱常之主乎彼南山之勢崔崔然高大其上有邪媚之雄狐乃綏綏然獨行而求匹焉彼齊君居高位而行邪行何以異是且其適魯之道蕩然而寬平齊子則從此道以歸于魯其合則正其禮則安焉既曰歸止則兄弟且遠襄公何爲而復懷止未歸之先既不可瀆倫而妄想既歸之後何又思之耶殆狐之不如矣

[疏解]此章以南山喻高位以雄狐喻齊襄之邪行是隱比之正者居高位在南山上見行邪行在狐上見魯道何以下言文姜既歸魯襄公不當淫之也明非爲魯桓歸非襄公所安思且云既歸之後不可思若然則未歸之前可思矣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歸人人屬目也齊子二字甚決嚴其曷又二字見失其兄道也

葛屨五兩兩音如字又**冠緌雙止**緌音蕤雙叶所終反**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串講]又觀之葛屨五兩各相爲耦而不亂冠緌有雙亦自爲耦而不可亂夫人之各有定耦而不可亂何以異是且魯道有蕩而平直齊子則用此道以嫁于魯矣夫既用此道以嫁于魯則爲魯公之配襄公何爲而復從之以亂其懿範乎

[疏解]此章以物各有耦喻文姜非襄公之耦是隱比之反者兩二屨也屨有綦屨贅屨曰屨黑屨紺屨五等故云五兩一說五兩伍伍相兩非五屨之說也屨與屨爲偶雖五兩各相偶讀冠緌之下垂也順頭而下結者爲緌緌之垂者爲緌必雙方相稱可對結決不是單亦不可益也下四句言文姜既歸魯而爲桓公之偶襄公不當亂之也見襄公文姜非其偶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衡音橫從音蹤**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音菊

興也蓺樹鞠窮也〇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串講]夫齊君之縱欲也固不免于亂倫之罪矣而魯君獨不能以義制之寧不有愧于夫道之制乎彼蓺麻者如之何必先衡從而耕治其田畝矣娶妻者如之何必先通姓名而告其父母矣今魯君既告父母而娶矣是宜端刑于之道而謹其始正夫婦之倫而制其終曷爲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

[疏解]此章以蓺麻引起娶妻而嘆其無以制之也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縱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之死者是之謂告娶妻以告父母爲正故云但重末二句曷又二字見失其夫道也〇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但曰告父母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串講]欲析薪者如之何非斧斤則薪不可得而析矣欲娶妻者如之何匪媒妁則妻不可得而娶矣今魯君既以媒妁之言而娶矣是宜明禮義以正其心

杜邪姦以閑其意。乃為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夫詩人一則刺齊襄一則刺魯桓而于文姜。竹無斥言及之。若曰此尤不足道者也。詩人之忠厚亦類矣哉。

[彙歷]此章以析薪引起媒妁而嘆其無以制之也。既媒不得與上必告父母俱就娶妻之常理言。既曰二句方將齊侯說如之何者。深思之之詞。蓋注二字形然寧然俱在其中。亦重末二句。納之不正則將有不可制者。今齊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早裁制之。易為又使窮其欲以至于極也。惜乎始得其正而終莫之正。其所以不能窮止之。故詩人不言何靡爭極耻之也。意上齊襄惡之也。○孔疏。公羊傳云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左傳于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通者以奸淫之惡不于一聚。將不而既所始然也。公羊註齊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脅桓公上車。拉其脅。公死于車。拉與拉音義同。○幹脅脅也。○春秋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胡氏傳曰。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可見無宗法者必貽殺身之禍。此萬世之深戒歟。○瀆天倫者禍必烈。失大綱者身必危。齊桓公遭彭生之禍。而齊襄亦蒙失位之殃。則是天道彰明較著矣。

南山四章章六句○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無田甫田章全旨○通詩以戒躐等為主。上二章。躐等之無益。戒人舍遠大而忽近小也。末章。循序之有成。言邇小自然可造大也。正見不必躐等之意。○大意謂田之大者非界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邇不可求也。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至。不可躐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卯可以忽然而見其弁。是小非不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果欲躐等則厥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通章俱是戒人之詞。勿以一戒一勉平看。亦不必用為學為治之意○韓十六全篇皆比。此又一格。與小雅鶴鳴相似○此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之象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驕驕。**叶音高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串講]欲無田甫田者。曰天下無速成之功。君子不可作躐等之念。何以言之。彼田不可以不治也。然田大則難為力。與其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驕驕而張王矣。人不能以無思也。然人遠則難為期。與其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其心忉忉而憂勞矣。然則人之厭小務大。則必無可大之理。忽近圖遠。則必無可遠之機。其弊亦猶是也。躐等之無益也。固如此夫。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 當反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

[串講]爾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維莠桀桀于其中矣。爾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其心怛怛而難安矣。一生之精力無多。而空費無用千里之勞。人何在而徒使空馳。人亦何樂而為此哉。

[合參]此二章言躐等則有不達之弊也。上二句。喻戒妄作。以小大言。下二句。喻戒妄思。以遠近言。田字思字。有急速意。須要得四無字語氣。大小遠近虛虛說。詩本旨非言人當安于近小。言欲遠大者必始于近小也。○輔氏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與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驕驕若繼之延蔓。使稂莠不之狀。切切所謂傷心之痛也。桀桀特然獨出之貌。怛怛惻然不安之意。字義稍別。

婉兮孌兮。叶龍眷反 **總角丱兮。**音慣叶古縣反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illegible]

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
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申講】夫躐等既無所益孰若循序而有成乎維彼童子方幼艾而婉孌之可
愛時方總角而丱然其下垂亂之成人固有間矣然見之未幾突然弁以
出遂躋于成人之列此豈躐等而强求之哉蓋童子乃成人之漸[illegible]有戴弁
之期循其序焉則勢有必至矣然則天下之事能循其小者未之有[illegible]至
于大能循其近者求之而忽然可至于遠未有不由其序者也今日之田甫
田思遠人者何紛紛乎請以童子之說消其躁而可也
【旅解】此章言循序則有必至之理也與上二章乃相形之意而非相對之旨婉
孌幼之容總角幼之飾總角尚近小戴弁尚遠大丱者童子總聚其髮以爲兩
角如丱字之形也童子乃成人之漸總角有戴弁之期可見人不必躐等蓋由
其道而勢固必至也末句最可味言近小自然遠大正從出上兩章因無字精
神○補處搨曰末章又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爲比以曉之小之可大
邇之可遠理固然也雖小務大忽近圖遠則欲之亟也循其理之自然而計獲

之心不萌則忽然而造其極有不自知者狗其欲之所爲則躁亟之意勝然而
終不能有所達矣○徐儆弦云赫欲者無倖成之理循序者有必成之功齊俗
急功利故詩人以此戒之○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朱子曰小序言志大心勞
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爲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
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歛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
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
高大書曰若升高必自卑陟遐必自邇蓋言漸也詩人其有道乎[illegible]後相累之
美功利管晏之無聖學其所從來者遠矣○先哲有云甫田悟進學循門悟處
世可謂善讀書矣○附錄全章徐光啓文及文評以資觀覽○詩戒妄求而進
之以序也夫事以漸進其理然也舍此而務遠大焉徒有其心豈可得乎且自
功利之習成而躁競之風熾齊之俗其失在人心矣詩人欲挽其靡也而爲之
歌甫田曰人胡爲田甫田哉甫田田矣荒而不治如莠之驕驕何也人胡爲乎
思遠人哉遠人思矣愛而不見如心之切切何也夫豈天乎是胼胝爲費年也
人情朝夕擬爲所求在已也以吾畱畬之勤而得此莠之累累吾嗟仰之
勞而易此心之怛怛則何利乎吾安知食苻之必得而傷者之必失乎又安知
遠求者非害之門而近取者非福之因乎試觀童子總角丱矣見之未幾突而
弁矣其爲總角也婉然少好吾不知其當爲成人也其爲弁也儼然成人吾不
知其嘗爲童子也此豈有所求而得望而至哉事有其序循而皆通而致願者
勞物有其時有意者自見其遲而無心者自見其速理勢然也今之人有能從
游漸進如童子之爲成人者乎則用力省而見功博責成近而取效遠矣與夫
好勝之士自爲勞擾而終無益者功相萬也是故哲人衆事量力而行君子持
身居易以俟豈非有見於此哉○直捷處於本文不旁入一字先輩所能也直
捷處無一字不含藏無一字不咏嘆恐先輩亦不能及○全篇皆比此又詩家
一格與鶴鳴章相類妙在含蓄低徊絕無一語說破○齊俗急功利喜夸詐此
詩正泛對症之劑通篇雖不說明正意細玩結局一段已將註中循序大旨和
盤託出蓋所謂比者但不說明小大遠近如何事實耳若將躐等欲速意盡行

說捲過試問作詩本旨安在乎故知善作比體者未有不善會註意者也觀
此文可以悟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總是指其物而美其人也當以人爲主不可以
人與犬對看首章美其人之才德下二章美其人之才貌要說得近齊俗一邊
大意與還詩相類但還詩是交相稱譽此詩是已羨他人故云畧同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畧同
【申講】此田獵者相稱譽之詞若曰吾觀之而人之才勇容貌所由見也是故追
逐擊撲者存乎犬發縱指示者存乎人今臨淄門外之郊爲原不在狗者而予
獨深有意于斯人方其老韓盧之捷而搏獸于山林之間領下之環令令然其
有聲焉在物如此其人果何如哉但見此人也技藝出衆便捷外見獨擅一時

之能同若是其美矣而並驅之始能同心以共爲推物以相讓抑且仁也凡我同人孰有如子之可誇者乎

盧重（平）**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鬈鬚鬢好貌

〔申講〕然盧不惟有環也又有子母之重環焉其驅是盧之人不尊尚其美亦文且鬈貌純人鬚然鬢鬃之甚好是何如其可稱耶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音腮）

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申講〕然盧不惟有重環也又有一環貫二之重鋂焉其驅是盧之人才能同甚美矣又且威儀出衆偲然多鬚之有餘是何如其可觀耶是人也既有守弟之仁心又有鬈偲之雄貌與之並驅克備德心從之上僚殊有牛在非同羅無人哉夫一明徵之微而極稱譽之美如此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國君爲荒之失從可知矣

〔總解〕各章首句初出通遊直人後盧田大言盧者獻其所有事也子母環即大環其一小環一環貫二則一大環貫二小環美就獵事便捷輕利言此言其才也仁只是愛人之意如方獵而同其力既獲而均其利是矣此言其德也鬈與偲則言其貌也亦要見武勇所當發意若田獵所見者如此○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謳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思多鬚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章全旨○通詩全是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母得以縱乎欲也亦諸止二字各上二句發魯君不能防乎母下言母得以縱其欲喬齊子之歸並使之然見莊公之微弱不能防閑之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音關叶居員反）**齊子歸止其從**（叶才勇反）**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申講〕此詩刺莊公不能防閑文姜而作也若謂夫子天性也感之以誠則動明之以禮則安何莊公不能也彼笱也者所以乘梁之空以取魚者也今敝笱在梁而其魚乃魴鰥之大焉任其往來而不能制也是非魴鰥之不可制也惟笱之敝無以制于魴鰥也然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母亦猶是矣宜其不能防閑之也是以車馬侍從不俟莊公之命而唯文姜之既令以歸于齊焉其從行之衆始祁祁而如雲矣何使魯侯能盡孝以事其母刑威以御其下則車馬侍從必俟其命也何文姜之歸齊而其從之如雲也哉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音序）**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亦多也

〔申講〕以敝笱而在梁而其魚又魴鱮之大焉則力之不能制之也有如是矣然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母何以異是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之者如雨之多焉夫亦何所畏哉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叶上）**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申講〕以敝笱而在梁而其魚唯唯而出入焉則力之不能制之也有如此矣然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母何以異是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之者如水流之多焉夫亦何所畏哉夫通都大邑之中目相及而耳相接開斯而赴之者何事乃摩轂擊之衆朝接巷而夕就舍開闔而就之者何人此皆莊公縱之也其斯謂之敝笱乎

〔總解〕魚本可制而笱敝則不能比文姜本可防而莊公誠敬不足威令不行則無以防之也須看一敝字下二句止見車馬僕從不俟莊公命而惟文姜是令也從字最有味若曰母即難制獨不可制其從行者乎莊公微弱甚矣如雲如雨如水雖言其多亦見順而從之如雲之擁擁如雨之連綿如水之奔流卷無所顧忌也○唯唯除其出入自如不能限制之意○婦人有三從所謂夫死從子者其道安在故詩下一敝字形容大妙○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防閑之發奔也一裝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顯矣其從如雲言其無定性隨風而已雲升

而生泝故如雨雜之雨降而生水故如水雜之言桓公不能防文姜彼亦生乎
如雲稍以淺大而已○杜氏曰禚齊地祝丘魯地○劉氏曰會日享前爲六孔
也如齊師甚惡之心亦矣又曰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
國而享諸侯甚矣○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楊龜山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嚴氏曰夫人思歸
寧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則而有制使魯人無所從者如
許人爲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劉氏曰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
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詩夫人思
寧其兄而阻于義故載馳作聖人錄于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
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謂而況如
莒乎○

敝笱三章章四句○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
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
會齊侯于穀

載驅章全旨○通詩四章總是反覆刺譏文姜無羞惡之心各在末句上見首二
章言乘車馬之美而來會于齊下二章言徒御之衆而來會于齊然止言其
往而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陳基生曰文姜康耻蕩
衆故是詩亦直刺之無澤厚之意疾驅齊境而發夕曾通賀魯夫人而但言齊
子此詩人微詞○

載驅薄薄音博**簟茀朱鞹**音郭**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會反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車
革飾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于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
會襄公也

串講此刺文姜之詩也若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何齊子獨不然耶吾觀其乘
車以行薄薄然其疾驅馬有竹簟以為車蔽有去毛之革漆之以朱以為車飾
蓋是車也將何往乎道路魯道蕩然其見于齊子始既自齊而于歸于魯今又
自魯而私歸于齊且見夕宿于其地至明晨而發于夕所宿之舍焉蓋將為淫
欲之行而畧無羞恥之心矣○

四驪濟濟上聲**垂轡濔濔**音你**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音愷悌叶待禮反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串講且其馬以駕車也則四驪之在御濟濟然其甚美轡以御馬也則六轡之
下垂濔濔然其和柔蓋是馬也將安往乎穎賢魯道蕩然其竟于齊于由之行
止自適方且豈弟而有樂易之容焉何無羞恥之甚哉○

合解此二章言其車如此勿以爲何焉馬載驅薄薄簟茀車聲之疾驅如其中心
之亟欲也見欲至之速焉第一句朱鞹一件四驪言物色盛也魯道有蕩見是
兩人騎目之地發夕言昨日猶在此明日已往矣夕宿于此而從此發行與古
詩樹發與陽城同義此豈弟與別處不同乃喜其欲之得遂而樂易自如形于
容者如此皆無羞愧忸怩之意也豈弟本盛德之稱此云爾者美惡不嫌同辭
也只真駒齊不安補注

汶水湯湯音傷**行人彭彭**音邦**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
見其無恥也

串講彼汶水之流也固湯湯然其盛矣此從行之人則彭彭然而多矣當此稠
人廣衆之中而行彼魯道有蕩之上若安畏人之議矣齊子乃於焉翱翔以往
焉豈惟幸其來會之有期矣何其然而不知愧也哉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音標叶音褒**魯道有蕩齊子游敖**

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敖猶翱翔也

串講彼汶水之流也則滔滔然而不已矣此從行之人則儦儦然而甚衆矣當
此衆人屬目之區而行彼魯道有蕩之上若安畏人之議矣齊子乃以游以敖
而往焉豈惟喜其來會之在即矣何頑然而不之顧也哉夫詩人反覆刺譏如
此可以見其羞惡之心嚴且切矣

合解汶水以所經之地言乃自魯來齊之路今汶水夾水有文姜盛行人乃所

從之人也或謂泛指行道之人非也翱翔自得也游放自恣也歲舞目如鶴見其靦面無恥之狀〇謝疊山曰日賢弟曰翱翔曰遨遊文姜之情態歎析殆盡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于此詩矣詩人鋪敘之詳形容之妙刺之深矣之甚也〇李映碧曰係風化俗之事一之爲甚豈可再乎乃文姜如齊不一而足看來是文姜去要齊侯非齊侯有所期于文以女求男以妹遇兄其可羞尤甚焉予因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家庭骨肉之間亂其倫常而恬不知恥者矣〇

猗嗟三章章四句

猗嗟章全旨〇通詩三章總是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而刺其不能制母之意在言外以昌字名字孌字爲綱但形威儀技藝演而下則分析言之刺譏之意全在三個猗嗟字與幾個則字俱是設詞頌嘆其所美正以陰刺其所缺蓋于嗟嘆之中寓不足之意也〇嚴華谷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托之他詞但中間兮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嗟息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于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是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莊公非齊侯之子前者既然合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嘆息不滿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〇謝疊山曰一章射則臧兮射則貫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爲我齊國之甥令人乃以爲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兮莊公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策以禦之亦可惜也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嘆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〇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申詁]賦猗嗟昌兮者曰人之一身惟威儀足以莊君子之望而技藝所以多君子之能也然未其兼全之者斯矣猗嗟我公其威儀技藝何昌以盛也以言其威儀也語貌則頎然而長而俊偉之可觀者止則抑之若揚而英華之莫掩美目則揚然而動也離明爲之並施矣巧趨則蹌然而恭也翼而爲之必中矣其威儀之昌固如此以言其技藝也精合技之法妙巧力之全大射則中乎侯大射臧也賓射則中乎正賓射臧也其技藝之昌又如此使其每事而皆然不亦盡善也哉〇

[疏解]首句是綱領〇包下威儀技藝二意〇無端發出猗嗟讚刺之意已全托出中四句對末句正威儀技藝之寔頎而長見容貌之偉也人若短小便無儀可觀故體貌俱屬威儀有抑若揚見態度之佳也抑者貶損收斂不欲見美之意而光輝竟不可遏反若有揚之者況揚之而其美又當如此美目揚見生氣之美也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彩目之動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爲美巧趨蹌見嫻習之節也禮記註行而張足曰趨禮有疾趨徐趨爲之有巧惟於正狀其趨走之巧步履翔佇也射兼大射賓射言臧兼巧力言〇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合講]猗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而不可名也以目則黑白分明而清明之可美以儀則終身無違而式禮之莫愆其威儀之可名固如此且賓射終日雖極射侯之多而發必中的不出乎正之外其技藝之可名又如此以如此之威儀技藝則不惟有以施令聞于魯而亦可以廣善譽于齊誠哉爲我齊之甥而無愧矣使其外此而盡善不亦可稱也哉

[疏解]此章亦首句爲綱包威儀技藝美目二句是威儀可名目與儀原兩開說〇儀舉一身而言成自始至終成于禮而不失也儀既成有應接愈煩儀文愈審之意必到終日無違方見其成終日二句是技藝可名射只主賓射說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擇士射于澤宮爲大射燕君客射于寢曰燕射齊

人所見于晉君則猶鼎也射皆三番而止終日射侯美其久射而能中也正是小鳥其飛最疾故畫之于布以爲的不出正則巧矣末句總承威儀技藝而言之○展我甥兮還承稱其爲齊之甥意含言之意在中故曰言人之依詞一說人都說魯莊爲齊侯之子故詩人加一展字設爲諱護之詞以表之然此本齊詩原其本意蓋欲露出魯莊故曰展我甥未必有明非齊侯之子意小序特揣摩之說而朱子因之未足據也若說出非齊侯之子恐非詩人渾厚口氣○鑽士按通詩皆贊詞展甥句亦贊詞如後人毛相之說不必謂又有微詞也明非齊侯之子某傳朝本小序而徐文定以揣摩試之然同非昏于齊侯之子昏但謂自言之矣則此處雖非所志而亦未必遂無其所指而作之○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絲畫爲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

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綠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鳥之捷黠者射難中以中爲侈故取名○周禮梓人有皮侯栖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爲之三分侯之一假鳥之捷故曰捷鵠正則畫布爲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注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三章之中惟終日射侯一句不叶韻

猗嗟孌兮叶龍眷反清揚婉兮叶於願反舞則選兮叶須絹反射則貫兮叶扃縣反四矢反兮叶孚絹反以禦亂兮叶龍眷反

賦也孌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于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衍】講猗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而不孌好也語其目則清然而明語其眉則揚然而美旋乎其可愛也其威儀之孌于此可見矣暗乎舞也則選焉而異于衆騰乎射也則中焉而貫乎革且四矢之中皆得其故處巧力俱全誠可以禦亂焉技藝之孌又于此可見矣特衆美而會之一身宜若可以無憾矣而猶爲人所不足者必有出于威儀技藝之外者也詩人嗟嘆再三則莊公之所欠缺者不言可見矣

【疏解】首句亦兼威儀技藝清揚句是威儀之孌清目清明揚眉上廣清揚婉兮言眉目之間婉然美也舞則四句是技藝之孌舞只一句射則其三句看蒋則選者言文舞武舞皆選出于衆也貫字見其力反字見其巧射必四矢者象其有事于四方也射則不徒貫革而又中其故處力而兼巧謂不足以禦亂而何禦亂亦即指上二句說有未然字有言外見射足以禦亂而猶不足以防淫也○記言聲音必及于干戚羽旄然後謂之樂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亦必成於舞象既冠則舞大夏○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莊公十一年魯與宋戰公射長萬僕之○說通或曰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不能也先儒謂[illegible]桓公死季友之賢慶父之才惟可君魯也齊襄立非以示德○莊公藉母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稱其下彼邪淫之蹟不惜其夫之

弒何有于子之廢故衎禮圍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婚僕僕焉甘役于齊益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爲莊公者痛父復仇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旣幼又無子犯石碏之臣幸其小安忘其大怨悲夫○李三山曰莊公有威儀技藝之美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節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能制趙氏之禍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附錄漢書贊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于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氏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

文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詩經集成卷之八終

詩經集成卷之九 國風

魏一之九○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葛屨章全旨○通詩二章不平上直刺其褊急之事下推其所以刺之者正以其褊急之故也但詩本為刺褊急而褊急非自儉嗇中來故詩補及之只當以褊急為主不可介言○玩小序則魏之褊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褊急亦不止使女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旨也○上章指其事下章原其心○黃葵峰曰此乃詩人詠以為刺亦非女子所作

糾糾音葛屨可以履霜摻摻音纖女手可以縫裳要音腰之襋音棘之好人服之叶蒲北反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

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布講】詠葛屨者曰禮貴乎中而不可過乎儉也苟一于儉嗇則必急迫而多至于失禮矣吾好人何如也彼葛屨用之于夏宜也今糾糾之葛屨乃可以履霜用之非其時矣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可以執婦功也今摻摻之女手乃可以縫裳使之並其禮乎且非縫裳而遂已也凡裳皆統于要又使之治其要焉凡衣皆統于襋又使之治其襋焉適要襋之方成好人遂從而服之是何其急不能待有如是耶

【旗解】此章上四句與其使女之非宜下言其服之之急也若屨不可以履霜女子不可使縫裳皆處之失宜者故以為興冬用夏屨一似可以履霜者匪直是岸宜獄一例摻摻女手須重女字上蓋已廟見為婦未廟見為女既稱女手便不可執婦功今使縫裳又使治要襋而遂服之則褊急矣此皆由俗之儉嗇來

二可以字最婉約有味見此事倘可何不可之有○蘇子由曰君子之爲國也致隆乎極厚薄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昇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通解要襋句另句不可只就上文所縫之衣言然即承上句來亦不妨要之襋之非成衣也略成大概即服之矣有不俟要襋之畢意好人猶大人蓋公族等人也○詳繹反乃不相左之意與凉不堪用之意○孔氏曰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未祭行非未成婦也○緯七按註三月廟見二句本毛傳乃孔疏又謂無舅姑者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質明贊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助祭然後成婦則云廟見者安知不即指助祭假亦不必以有舅姑與否爲別○上玉按褊急字此章可想得其意矣至下章惟是褊心步步逼出説者只在含吐間更有餘味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叶音砌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串講】然是好人也自其外而觀之提提安舒而進止之有度而遜讓之節宛然讓人在右而自避于左其容貌之美如此自其服而言之其所佩者以象骨爲揥而用以摘髮秩然有貴者之飾其服飾之盛又如此以是而觀宜若無可刺矣惟是褊心而急于欲而縫裳有資乎女手要襋遂服乎初成何内外表裏之不相稱也是以爲失好人之度而可刺也葛屨之歌履霜之興于豈無謂而作也吁此可以見觀俗之不美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敘其外之有可觀下言内之有可刺也好人句見進止有度也宛然句見退讓有節也佩其句見服飾皆盛也左辟者古人以右爲尊故讓者避右就左賓主相接主阼階賓西階則左乃主位也傳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此三句皆不見有褊急意象惟中心褊急是不稱其外表裏之不相符所以不能不刺之耳褊心雖應上摻摻四句然此人褊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縫裳故止者尙如前章一如字若論詩人所刺則專指縫裳要襋也或統指此説或泛説而縫裳在其中俱可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于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沮洳章全首○通詩三章總是刺其有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也集傳與二字看來還指貴人説若非貴人乃刺他不似貴人則是以公卿之度而責乎淺陋之民可不必其○所刺還指貴人但不必定是公路等官

彼汾音墳沮將預反洳如預反言采其莫音暮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串講】蓋彼汾沮洳者何貴人之所以稱重于時者以其崇隆而非區區以容論也何今日之俗乃競趨于儉吝而猶不足于量也彼汾沮洳之地有莫生焉則言采其莫矣彼其之子列爵公朝而掌公之路車自其外而觀之則儀容之修整服飾之舒徐其美不可以尺寸量矣然外雖可美而其中之所存者則儉嗇褊急而無寬弘廣大之量貴人之態似不如是也不亦殊異乎公路也哉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音杭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串講】彼汾一方有桑生焉則言采其桑矣彼其之子之爲公行者容貌顏英華之發文章煥蔚之光語其美有如木之英者焉雖曰美如英也但公行之道必異乎尋常而今褊急之態則殊不似于公行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蕢水舃也葉如車前藚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

[串講]彼汾一曲有蕢生焉則言采其蕢矣彼其之子之爲公族者儀容昭作也之光氣象有溫和之度語乎其美有如玉之溫潤者焉雖曰美如玉也但公族之量必拔乎流俗而今迫促之量則殊不似乎公族耳夫容貌之美雖可觀也而其不似貴人則可惜也此詩人所以深刺之歟

[總解]興義一▲取不過以二彼字相呼爲興耳各與至四句止下兩句轉其語而譏之○辯士狀以無度反始則采莫自謂其多之意也美自外面容貌言無度猶云不可枚舉也如英言容飾之間俊邁閒雅如英華之可愛如玉謂容節之閒積溫潤如美玉之可寶各直來一句就內之度量言雖有貴人之容而儉不中禮是貴人而殊不似貴人謂無一毫貴介氣也公路公行公族總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一說彼其之子凡泛指在位下公族等乃借字面言之非謂此人爲此官也只如俗云非大人氣象說亦可○陳氏父曰公儀子爲魯相拔園葵去織婦以卿大夫而與民爭利雖乎爲下矣但采莫采桑采蕢言其意非眞有其事故以爲興耳沮洳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塽地無多不宜與民爭也彼其都落之詞○朱叔熙曰公路公行一也宣公二年晉以卿之適子爲公路庶子爲公行○上玉接葛儉嗇褊心是明刺此是隱刺只于殊異內察會之勿露更有味○曹無奇曰儉原美德何必刺詩中深由不中禮二字則儉爲失中所以可刺○劉安城曰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所謂垣一方者借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藏音咎○密陸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人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章今首○此詩二章一意上四句憂其國小無政下嘆人不知其可憂也以憂字爲主憂根思來玩本文其誰知之便是不知我者說話玩註重嗟嘆之便是嗟嘆上半大抵心之憂矣三句是起勿思何意○上章歌謠憂寓于辭指不平之鳴下章行國憂形于跡寫無聊之意要知說憂處非徒自爲之憂欲人共憂之也亦可以見爲國之心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音遙**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illegible]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齎反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謠詞○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串講]言園有桃者曰國家處弱小之形惟有儉嗇之精神或可維持其命脈且孜孜爲慶替之日不有振起之意籍何以砥柱于積衰若今日之國是何如者今夫園有桃則其實固可取之爲殽矣況我之于今也慨時勢之衰弱既無可爲之具睹紀綱之廢弛必有危亡之漸故心之憂矣無聊而爲合曲之歌且轉而爲徒歌之謠凡以宣吾之憂耳人之知焉耳何彼國人不白我憂世之心謂我士也不疾而呻無憂而嘆豈其波蘇恢張之象慨然有始世越俗之計耶亦見其不度德量力處驕而無益于敗矣且曰處弱者利因循庸庸者多昏禍彼君臣相與安常而養和平之福者已是矣奈何反欲以子之非議彼之是而我且謗爲議說乎當局者甘于彈丸黑子之形而忘之大計代謝者習爲持祿養交之說而爲深謀則我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然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一則曰驕一則曰何其特未之思也誠思之則知紀綱不振國乃滅亡將自憂之不暇矣何暇以驕而非我哉

[總解]興意只管至四句止園有桃則取其實而殽之心之憂則我歌且謠之大段是以事理之必至爲興不必深求也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總是反覆迷已之憂而與人情之開悟也心之憂非憂其國小憂其無政也詩稱國小無政重政上蓋紀綱不振則國將亡此所以憂之○歌謠非但是憂之所寓就有借歌謠以隱諷國家亂刺時事之意故下以子曰二字應之若只以心所鬱結見之歌謠以自娛舒其懷抱人亦安知其憂何哉歌而且謠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

自此以下每二句爲一節既訴己之有懷亦望人之有悟也不知四句正言人不察己之憂隱指讒謟朝政俗敝辟棫積于胸臆而于歌謠發洩之彼人是哉譏彼當國之人其安常而無所爽更者乃小國之徵應如是也子曰何其言作詩者妄論國是也若謂國何用更張苟可相安于無事足矣安得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乎夫然則是綱解紐弛可以爲治而精明振刷者反爲搆亂之階隨俗習非乃以爲達而當日憂國者適得悖時之誚心之所憂誰則知之耶已不敢吾又禁他人不得憂通國以養殃爲得策舉朝以深計爲妖言怠厝火之憂貽燕堂之禍蓋亦勿思而已矣勿思正謂不思國之無政而將亡也使思及于此豈亦以我爲驕莽之以勿思正欲人動深長之思也

國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國叶于逼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詞歌謠之不足則出遊于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

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也

〔串講〕園有棘則其實固可取之以爲食矣況我之于今也感國事之日蹙而不禁憂思之百集旣歌謠之不足而聊行國中以寫憂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行國謂我事出于過縱志溢于情生而反以爲縱恣而無所止極且曰更張者未必是循俗者未必非彼上下相與悠游而享安寧之休者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嗟乎上之人習乎非而莫知所憂下之人忘其非而反病吾憂則我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蓋亦未之思故耳惟其未思卽有洋洋遠慮之士不足動其昨非今是之懷卽有悲歌慷慨之詞無以發其同心共濟之想謂予之罔極也予亦何辭而彼之是何可挽也予之憂且滋甚矣

〔疏解〕上章歌謠是憂發于發此章行國是憂發于遊然行國須帶歌謠之不足說來然後下面曰彼人是哉方說得去不然何以行國而遂知其憂國也罔極指行國說猶行遊似縱恣不羈者故曰罔極○心憂而歌且謠聊以行國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類歌謠是不平之鳴而顧謂其驕行國懷無窮之思而顧謂其罔極士君子憂世憤俗之心不諒于世俗如此○國小無政亦只就詩者意

其然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無人思耳所以心憂所以歌謠所以左思皆在言外○輔廣源曰桑黍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者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夫魏以褊小無政上下恬然不以爲憂至于晉獻之兵一入而遂不可支詩人之言驗矣自古國家危亡有識之士蓋多早見其幾而當局者往往不悟我愈以爲憂彼愈以爲是而以我爲非衆世人情大都若此此國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迹也○謝疊山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于人通國上下不至恬嬉而釀禍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協協急爲扶顚持危之謀晉室豈能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章合旨○通詩三章總見孝子之不忘乎親也各上二句是望親所在下皆想像其親念己之言也當以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己祝己無從望中想像出來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益至不言己之自愼而反言親之欲其愼則所以謹其身者益切猶唐人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詞旨深婉矣○親字兼父母兄而父母爲重觀詩柄只言孝子可見須作三平看不可以孝友立說此雖設爲親念己之言寔以寫己念親之意此意要備出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愼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于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

〔串講〕賦陟岵者曰予今行役家而賦遠遊出門而跳萬里黯然一別長與親辭自非忍人未有不黯然而傷懷也以故朝斯夕斯何時不思眷由臨水何時不念于是陟彼岵兮以瞻望吾父之所在哀作頹頓今復何如一騎日關桃于父之在其處也而思念之之情恒于岵焉寄之矣夫我之念父如此而父之在家也

寧不念我而視之乎吾思父必曰嗟予子已背親而役不得朝夕而其行役也夙夜勤勞不得止息誠可憫矣然遠行易以犯患惟慎處可以保全予同日夜望子之來也尚其慎之哉猶可以保身而來歸以終吾養無或止于彼而不來以貽吾憂也父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父之心為心而瞻望之無及矣能已于思也哉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串講又陟彼屺兮以瞻望吾母之所在倚門倚閭悵焉終日一游目間恍若母之在其處也而思慕之懷恒于屺焉寄之矣夫我之念母如此而母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視之乎吾想母必曰嗟予季已結髮而從征固當盡瘁而其行役也夙夜勤勞不遑假寐誠可憐矣然陟險犯難以冒禍能慎旃斯可無虞予困日夜望季之來也尚其慎之哉猶可以保身而來歸以慰予望無或棄于彼而不來以重吾哀也母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母之心為心而瞻望之勿及安能以忘情也哉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里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串講夫我之念父母如此而所賴以朝夕奉侍以娛二人者則有兄在也而吾敢以忘兄耶故又陟彼岡兮以瞻望吾兄之所在而思念之心恒于岡焉寄之矣夫我之念兄如此而兄之在家也又寧不念我而視之乎吾想兄之心亦父母之心也必曰嗟予弟已去親而事人固當同心協力王事而其行役也夙夜勤勞必與儕輩偕作偕止不得自如其盡瘁亦甚矣然保身之道在所宜慎予固日夜望弟之來也尚其慎之哉猶可以保身而來歸而得與我承膝下之歡聚埙篪之樂無或死于彼而不來以重吾戚也夫子也陟岡而望思急難之何人兄也憶遠而嗟別戍征之苦至斯又孔懷之情所必至也而我為其弟其何以為情哉嗟予誰無父母誰無兄弟夫今行者望我父望我母望我兄而不勝瞻望之思也抑何勞也又今居者望我子嗟我季嗟我弟而不勝死生之恤也又何苦也哀此征夫亦徒抱此無涯之感而矣其誰知之

總解陟屺陟岡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註念已視已是朱子看出如此本文只曰字貫下須一氣說勿平看慎旃有二意一欲其持身之謹一欲其養身之周就飲食起居防身備患說非欲其偷生也或云只以保身說勿入飲食意看來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不必太拘猶來無止氣斷語連總見情之迫切猶來者不敢必之詞慎心所繫也止謂止彼而不思歸也棄謂棄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夙夜必偕言吾儕方作吾何敢不作吾儕未息吾何敢偷息重不得自如上見離我同胞而與同儕為伍也望兄亦是骨肉至情不得云因其欲養父母而及之亦須在父母上發之註生則必歸二句是推明之意勿用在講中○言親之欲其慎即其自慎可知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正是此意不得指何事為慎也○按府縣志魏介在秦晉迫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返見役之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讀是詩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厭其民者可見○痛父母者莫如蓼莪念父母者莫如陟岵後世志天下者棄父母而組之功名者遺母于絕裾之恐視此愧甚矣彼有瞻太行之雲而思親者其聞是詩而興起乎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首章全古○通詩見朝不可居之意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者樂于隱下是欲在朝者同于隱也以還字逝字為主要在畝畝則厭在朝廷可知畝畝之人安則朝廷之人危可知唐人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此詩只不樂仕非所謂見幾而作也

十畝之間叶居賢反兮桑者閑閑叶胡田反兮行與子還音旋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意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

串講賦十畝之間者曰人之處世莫貴于自樂而無求莫病于易進而難退乎

畝原有閒之境豈必朝宁爲可安天下固有閒之人寧必紳紳爲可佾想彼十
畝之閒桑者處焉悠游自適而安危理亂漠不關心何閒閒也惟我與子雖曰
列爵于朝矣然與其榮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行將與子還歸兮逍遙于十畝
之閒而與桑者同其閒閒可也何必奔走形勢之途而忘其有可樂之境也哉

十畝之外叶五隆反**兮桑者泄泄**音異**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閒閒也逝往也

[講]彼十畝之外桑者在焉往來自得而名利勢位淡然若忘何泄泄也惟我
與子雖曰受祿于朝矣然與其顯于前孰若無尼于其後行將與子長逝兮翱
翔于十畝之外而與桑者同其泄泄可也何必屬足公卿之列而忘其有可適
之地也哉夫用世者君子之本心而遯世者非君子之得已賢者與言及此則
魏之亂亡兆于斯矣

[合解]十畝之間一丘一壑尚可托身不必求多也十畝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爲
定數桑者老農老圃不論其爲植桑采桑也閑閑無累自適也泄泄舒而不迫

也雖是往來自得其實有黜陟不加理亂不聞之意還歸休其身逝者一往不
返也行字可味蓋雖不能遽遯此意已不可挽矣夫朝廷之上方鞅掌國事側
足畏途而役役風塵求一日之閒竟不可得豈若悠游于草野樵十畝以終恒
終吾生以徜徉乎但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逝之故只說還歟歟之樂使是
○輔廣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法也使賢者不樂仕于其朝
則其政亂國危可知矣夫以揚國之桑者爲自得而思與其友歸焉則其不樂
仕之意可見矣○莊葉鶴曰易貞知幾詩貴明哲也故夫子于趙殺鳴犢臨河
而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爲人灌園下此穆生爲醴酒而去得免胥靡之辱婁
敬爲王室而遊得免黨錮之禍拂袖去國扁舟五湖者非鴟夷子之泛游乎尊
羮牛棲筋魚自香者非張季鷹之思歸乎行歌長吟與鳳巢水者非南里逸士
之吾望乎三徑就荒門設常關者非五柳先生之元亮乎皆高飛遠舉卓乎其
鴻鳳與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上七句述其事而推其志末二句承上而美其
人須重註中勵志二字析言之則首三句言食力之謀不遂也中四句言益勵
食力之志而不悔也末二句則嘆其爲不空食者之人也大抵此詩見當時有
此勵志不爲空食之人故設爲此事以形容嘆美之勿太認真亦是不學而獲
祿位者影語與伐檀一例蓋有不得而此詩所美正所謂志士固窮之爲其事
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爲其事而有其功者也用力指伐檀自食其力前用世若
胡可攻若正爲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細矣○通篇只重勵志伐
檀河干猶猗俱皆寓言何者非以伐檀作實事爲于而以三事比之也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音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
兮同語辭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爲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
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

于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
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
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以爲是眞能不空食者
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勵志蓋如此

[講]詩美賢者勵志而作也若謂人情之苟且世者者遇時多作功之想就其
不遇時必多徙業之思若能推之愈勵抑之愈堅斯其雅操何如也則伐檀君
子有足多者矣彼其坎坎然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行陸而遂其食力之計也或
者命窮中原棄以展驥騄之用乎無何有其具而乃寘之河之干焉但見河水
清且漣猗可以行舟而不可以行車也夫世非無乘車者而吾之車獨棄而不
用豈非遇乎世非無食力者而吾之力獨勞而無功豈非命乎自常情于此鮮
必變業以從易懶以待以期其有濟也乃若人則有啣隱不然者以爲稼穡所
以取禾必力而穫諸原然後穫而室諸室使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之多則
亦乎吾之稼穡以俟其禾之自至耳豈因不得禾而遂廢其稼穡之初心哉狩

貆所以得獸必力而狩諸野然後懸而先諸庭使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之獸則亦守吾之狩獵以俟其獸之自集耳豈因不得獸而遂變其狩獵之初心哉然則使我而不伐檀拂將何以得食也夫世之不耕而食者多矣而斯人也其窮如此猶以為不耕不可以得禾肯飯其官而竊其祿乎不獵而食者多矣而斯人也其困如此猶以為不獵不可以得獸肯受若直而忽若事乎彼君子兮信乎食必以功非其力則不空食其能不素餐者矣○附錄彼君子兮二句周天位文及文評以資觀覽○魏無素餐之君子亦就其志信之也夫人皆不樂居素餐之名抑知惟如魏君子庶可免斯職耳詩人就其志而信之有以夫且夫力與數之相左也蓋往往而然矣力能至之而數不能必之苟信之于其力而心與力之相準也又往往而然矣心能至之而力即能副之苟仍信之于其心特此可以斷伐檀之君子矣君子知夫得失之際非可以一途執也以為得之而皆出乎自力何以有自力而猶不得者也以為自力而不得而遂可不自力何以有不自力而卒不聞有得之者也君子蓋于此有定力焉亦有守

心焉今觀于伐檀何[illegible]既如此而取禾縣獸其志又如彼彼君子兮吾嘗不能為君子堅其信哉不素餐兮斷斷如也凡事之皆亦各乘乎其氣以氣為主而表力以赴之迄成厥功乃受厥直因初願耳久之而成厥功者既未必受厥直氣亦當自衰也則世或有無功而受之直亦指焉不亦可乎然而君子不敢也以為如此而何以免素餐之誚也凡事之成亦各視乎其力以力為端而積漸以致之既備厥勞亦食厥報尤常分耳久之而備厥勞者又未必食厥報力亦當自沮也則世或有無勞而食之報偶試焉獨非情乎然而君子不忍也以為如是而將終身擁素餐之恥也世有貧苦之士旦夕拮据告飽一餐而不可信為不素餐者以其所志僅有餐今非限于量耳今溢其量以予之亦將逡巡而受是其心有不可知也亦有因變之予終日營謀不能告飽一餐而亦不可信為不素餐者以其所志亦僅在餐今特窮于遇耳今豐其豢而福之又將潰泡自安是其中有不可必也若彼君子吾知免夫○合上兩節看來不素餐自見原不是懸擬後世詩文皆就目前如是後日居官食祿可知恐未嘗見道意也況伐檀七句原非君子與有是事不過是詩人借言何得一筆落出將此懶腸深細寫得一片空明[illegible]上全不造極作也

坎坎伐輻兮（音福叶筆力反）寘之河之側兮（叶莊力反）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叶徒力反）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串講】有人于此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為輻將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顧乃寘之河之側兮但見河水清且直猗而輻無所用是食力之謀弗遂矣然其人之志窮且益堅以為人之謀食者宜用力苟不稼不穡胡取三百億之禾不狩不獵也胡瞻爾庭縣特之獸是我之用力于伐輻者誠謀食之道當然也即不得食而亦何悔哉彼君子之勵志如此其能不素食者矣而激貪起鄙之風不在茲乎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音脣）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音孫叶素倫反）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鶉屬熟食曰飧

【串講】有人于此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為輪將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顧乃寘之河之漘兮但見河水清且淪猗而輪無所用是食力之志弗遂矣然其人之心阨窮不憫以為人之力食貴乎自盡苟不稼不穡而三百囷胡取也不狩不獵而爾庭之縣鶉胡瞻也然則我之用力于伐輪者誠謀食之道宜爾也即不得食而亦奚悔哉彼君子之勵志如此蓋真能不素飧者矣而起頑立懦之風不在是乎以一君子治眾君子而在上者廉以一君子教眾君子而在下者敬廉且敬觀國其未可量也

【總解】各章並伐檀上作稿得賦特形容之耳坎坎是摹擬其攻苦意河干是寫他凄涼光景坎坎伐檀正是亦自食其力意寘河干而清漣則食力便不遂矣註無所用句字中就言輿已造成無所用耳不稼四句是借言其勵志如此正

是伐檀而與河干之意故詩中置之河干而無所用下直接其志以爲云云而中足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只登上一層以遡原其所用心非深一層也如云所遇之窮如此世豈無頓改其初心者而彼之勵志獨不然以爲雖不得食于伐檀然非伐檀何以得食非謂伐檀不得而又欲食力于耕稼畋獵也而胡字卽休想意正其勵志之堅非謂取之猪之之計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之不得禾也吾甘之不稼不穡何以得禾但有之不願也狩獵句亦然末二句洗其甘心窮餓處斷之遯永誓不進而志不悔來不必更推一層不素餐非獨窮時自食其力卽達時必不尸位伴食是因其立志之堅而預決之人苟虛生天地間無益于世卽若居家食非素餐君子見得明守得定任處窮通得喪亦無一毫苟且以圖非分之得惟君子勵志堅忍一念求以無負于世若止說非力不食只謂之不輕餐不可謂之不素餐○諸說謂不素餐不必說到居官食祿然空空說箇與能不空食有何著落不知詩人借伐檀君子以勵世也無度之流而承莫彼其之子而逗斂抑且閒閒泄泄逍謂可逍遙十畝也是人間之鍾鼎氣

身率爲餐一輩設耳推君子有不拔之志當其遠窮而不肯苟祿以糊口則當其處達必不肯貪位以肥家可以愧夫尸位素祿貪饕無所建白者流矣必如此推廣說去方見此詩非空空獎寫○不遇磻錯不顯英雄君子一生操守正在艱苦之處裝爲適意河干之遇不爲苟且則無處可苟矣○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今以爲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爲君子之不素餐風勵衆世甚備只者不得不深一步也○六帖伐檀亦是借用字與稼穡狩獵一例非必眞伐檀也時文不稼不穡中尚云不改其伐檀之志果以君子爲輪輿者流矣豈非矮人觀場○一夫所居曰廛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別受五畝以爲宅也三百恆言其數之多耳庭有縣貆廛是得獸者多縣之于庭故云○伐輻伐輪雖不育定衆上伐檀說○孔叢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劉安成曰有勞心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章正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賤雖不見用而不苟食也○劉氏曰後漢徐穉于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又如范文正公居室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熟寐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皆可謂能勵其志者矣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嘆其困于貪殘之政而欲適可樂之所也但上二章末二句以就判言末章末二句以遡苦言嘗以去女二字作毛蒸斯民將去而特作此以表其去國之情只借碩鼠以指在位者不欲斥言之爲得者詩也講中只依本文說不必泥鼠亦不必補出在位之人○通章俱是托言之比與有孤綴緩一例袁元峰欲以首二句作比認托言字義不眞耳○詳貪殘二意不千殘正所以濟其貪也故本文止以食我言此二字最重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切**女**音汝**莫我肯顧**叶古果反**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下同**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于貪殘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本講 詠碩鼠者曰人情有所去必有迫之者有所就必有招之者況迫我以待盡之苦而招我以復生之樂更何暇擇地哉是故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而黍者民所以爲生之資也今龐然而大之鼠取我之黍而食之則失其所以爲生矣碩鼠碩鼠尚當節爾之貪幸無食我之黍也然使其所取也約則其爲害也暫吾猶或可以少安也乃三歲以前見汝豈謂非且有且乎三歲以來慣汝何圖非今斯今年年而奉之我以爲暫供女以爲長便我之膏血女所知也乃飽飫而不顧將吾何以堪此耶夫旣惡其害我之毒則必求夫全我之區今逝將去女以適彼樂土焉是樂土也無害人之鼠公行于閭巷大都之中使我得以享有黍之供養遂其婦子盈寧之樂不亦爰得我所也哉

疏解 物之最貪殘者莫如鼠故以爲比食我黍是其貪處莫我顧是其殘處三歲言被害之久也一說箇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往仍而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爲常法矣以是終歲且喜我力之所能任乎亦無逝將去女還是未去時言之尚有徘徊故土之意樂土樂土必復言之渺想而嘆談我何樂於去其國如此

非獨世皆無罪之主但不至于蚕食則希寵已極又非謂斯土有不食之鼠但不害于民歲則患已多總是言他國非本國之比不必盡是大有道之世也○輔廣源曰三歲貫女則民之于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于民甚矣于是而決去誓非民之罪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亦意想料望之詞非真有所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力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叶于逼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申講碩鼠碩鼠汝肆不仁之毒以食我之麥也且我之貫事于女也蓋女之夜出晝伏已至于三歲之久則我之德亦深矣夫何不以我爲德而其所肆毒于我者猶未艾乎我亦安能終悒于此也則當逝將去女以適彼可樂之國乎樂國也無復有損患于我而使之屈抑不伸者不亦爰得我直哉

疏解先儒有言麥五穀之最先者且當饑乏之時則食麥者正以狀其毒也莫我肯德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念其恩而反奪食之所以去也爰得我直遂其生而無屈抑之意直訓宜者久困于此得遂其生于彼與相宜之謂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叶音豪)

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爲誰而永號乎

申講碩鼠碩鼠爾肆縱不仁之禍以食我之苗也且我之貫禍于女也蓋女之穿屋穿牖以困我于三歲之久則我之勞亦甚矣夫何不憫我之勞而其所縱禍于我者猶未已乎則我亦安能待斃于此也當逝將去女以適彼可樂之郊此樂郊也無復有害已之困使我得以安生而樂業寧復爲誰而永號也哉夫苛人非惡碩鼠也惡貪殘之政也非去碩鼠也去貪殘之政也爲政者使民欲去其國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疏解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于此其毒甚矣莫我肯勞將力以奉命不錄其勤也適彼樂郊視樂國樂土意無復深賦者彼害而哀鳴也出境則害永不及矣故云爲誰而永號○疏義曰魏國土地狹小倚齊稱急已可哀矣而又厲亂殘虐以況之使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不亡何待故被碩鼠于篇末以見見弁于晉之由○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一之十○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illegible]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illegible]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illegible]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蟋蟀章全首○通詩三章章首勿以未章總承各上四句言歲暮時以爲樂下是卻戒以節樂總以勤儉爲主而中賦思二字上言歲暮務閒乃般樂飲爲樂固勤儉也方宴樂而遽相戒有憂深思遠之意亦勸儉也勤儉二字不可分屬此乃說詩者意當于講未備之勸儉正思中作用說來乃不思根由故分內分外處皆處處俱當以一思周通之瞿瞿蹶蹶休休正深思遠慮之極則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于樂也職主也瞿瞿卻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于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卻顧焉則可以不至于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衍講賦蟋蟀在堂者曰人生勞逸相乘若循環然固不可無及時之樂亦不可無極樂之防彼蟋蟀歲發春之時正農事方殷之候樂固非其時也今則何如哉彼蟋蟀之爲物雖微而天時之變遷可驗向之在野在宇者今則在堂而依人以寄焉從此肅霜以後農工既畢蓋歲聿其將莫矣以三時農務之勤幸獲此一時之暇而燕飲之樂此其時也若及今不樂吾恐今歲將終來歲將至務閒之日與將舍我而去又將有事于農而不暇爲樂矣雖然時至而不樂歲月因不待人樂過而不節禍患亦且立至今也得無朋酒羔羊之過侈沈湎溺首之已甚而失之大康矣乎或有之而不知或知之而不戒吾不知其可也然則當何如哉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入曰何以常安百祇何以常治凡屬吾倫飲食之謀者未始不以吾諸念也誠以好之必至于樂者其情樂之易至于流者亦其勢今也念之既殷則爲之必慎使其樂適于人情之所使而猶知所以自檢無流連荒亡之行若彼良士之長慮卻顧瞿瞿然不敢以自逸焉則危亡之禍可免而今日之樂亦可樂矣不然而淫樂以逞大豈爲知愉也哉

疏解首二句言物不能安其常時不能挽其去已有無限吞吐蟋蟀何見物類以天時以變化歲莫何對三時之物動言然作文只須輕輕逓過以引起憂思之端日月其除乃歲晚務閒之日月言過此便農業將興不暇爲樂當是閒時既過恨時又來口氣非泛泛然日月逝矣之詞也無已大康就燕飲時說相戒之詞非已過于樂恐其過于樂也康字與荒字相應康則荒矣此句承上起下職思其居凡職分所當爲者是諸家講居字謂單指所務之農事不必兼符襯蠶桑也謂特擬蠶桑亦即在農事內觀七月章可見諸說太拘天下之人無貴賤尊卑莫不有居則莫不有思居字包括極寬然詩人言居又言外言外又言憂居字圍界極狹作文只在農桑等務上說可耳此何上承大康下起無荒多少憂深思遠從思居二字中看出好樂無荒二句連上文須一氣滾入是從上節不是著力語全在自己身上想像而特以良士來作一印證若又欲取法古之良士便差良士先時規矩之人長慮是預思未來卻顧是回顧已往○晉若求曰長慮乃能卻顧只是一意觀註訓云瞿瞿卻顧之貌而疏義又釋自顧其後也所謂後者非謂已往也只借之以言後日耳愚謂長慮卻顧只須寫大意不必十分疏解所重不在此也○盧文子曰長慮卻顧所謂心目在茲也無端說到良士詩人蓋有深心正以瞿瞿出于良士散動人長慮卻顧之心耳此與下二章末句俱與職思何相應職思其居內已有瞿瞿意瞿瞿內亦有思居意註云顧念與卻顧正是相應字義○在疏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爲堂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

戶也○蟋蟀在其除言不可不樂如此無已至其居言不可過于為樂如
此好樂至瞿瞿言當于為樂如此○嚴粲曰思其居思其外思其憂也好樂無荒
作其勸也良士瞿瞿做其懼也三言而治國之道盡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于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蹶動而敏于事也

［串講］蟋蟀在堂而歲忽已逝矣苟及今不樂則日月旋邁而來歲之勤動伊始將為樂不可得矣然人情易至于無厭是樂也得無失之大康矣乎蓋天下之患莫大乎狃目前而不能先事而為之圖一旦時至事起所以多猝不及應之悔也然則當何如哉吾亦顧念其所居之外凡夫非常之變不意之遺凡屬吾慮所不及者皆當熟思而審處之使不至好樂之或荒若彼良士之動而敏于事蹶蹶然不敢以自寧焉則意外之患可弭而今日之樂亦可常矣不然

患至而後計之其將有及乎哉

［集解］此章與下章分意與上章同職思其外一說事變之所當備如凶荒盜賊疾病之類是也一說外謂餘也是居中之雜事如鄉黨往來宗族姻睦之類皆是竊謂作水旱災疫則是憂矣愚謂泛說事變勿入事定為穩必欲定括則水旱災疫皆由時數其有出于尋常思慮之所不及而不可以不思者不必謂兆下章說思其憂也至于鄉黨往來宗族親睦豈亦等于時數之難料而為思慮所不及耶凡人稍處過當者其赴功必敏捷故以蹶蹶為言使慮之難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蹶蹶屬行上說行中是有思在○思外較思居又深一層然思居而不思外則始也見居而不見外終也必將忘外而并忘居矣此層入所以既思其居又必思其外也究之所謂外者雖尋常思慮之所不及然亦是居中所有絕非非分營求思外仍是思居方得唐人憂深慮遠不留餘地之意○附錄無已大康職思其外鄭以謂文并久評以資觀覽○唐人深相儆戒意外之思焉夫事由意外者多也思及于是而備敝太康為蔑歎蟋蟀者已然

變無常康泰名譽自古徵內寧而啟外侮者即明智猶患之矧吾儕小人乎哉慮宜審中事周意外詩非迂也遠者終歲指數以博一日之康不可謂非愉快矣亦爽此一日之康而倍之為適可也極此一念之康而甚之為太甚可也今得無已太甚乎太康則以一念之適其念念之縱太康則以日前之娛忘意外之變蓋伏而思之我與爾果僅是耕食鑿飲之常乎抑有出尋常外者乎天下事果悉在耳目臨記之中乎抑有出見聞外者乎世多謂終歲勤動吾事畢矣而一日事外生變乃在意料所未及驟而圖之而得亦其倖不得固其常則彼者不深維之故也靜言思之當何如早計矣世亦謂留心本計他無虞矣而往往變生意外正其心計所不逮事已至此而熟之已晚不謀蓄災變則彼者不預防之故也以此思危當何如熟計矣當日家慮勞之日而各稱所見就且將然就且偶然就且不必然而必然殺事至不可測而人所駭之為意外者要使不由吾之所預料乘居恒暇裕之日而各抒所見割以修備胡以修救胡以無可奈而修禳變生不可禦而人多憂之以含皇者要使吾得藉之于暇豫何

慮乃係于職之內者猶有定理可循而苟出于職之外者則無定形可執思愈于職之外者猶慮變難遇度而思忽于職之內者則將橫發莫支念及于是而敢以太康忽思諸哉○嚴粲布帛之言無一詞不歸究際而迴旋步驟念敢為工○其音節似短歌行而爽曠足冶又類于柏○按說通及顏仲恭解外字與作居中之餘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若說向水旱災疫則是憂矣此說固是但註只泛言事變通解六帖並云既云思慮之所不及豈可又指實而言尤為文只照註虛寫絕不填入事蹟却語語警動適肖唐人思深慮遠神情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音叨叶他侯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慆過也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串講］蟋蟀在堂而役車亦以休矣苟及今不樂則日月旋慆而來年之種作又

適歸爲樂亦無戰矣然人情易至于無節是樂也得無流于太康矣乎蓋天下之患莫大乎貪于愉樂而不能覺悟而爲遠計之謀一旦手足無措不若不悟者此之不可不爲思也然則當何如哉蓋亦顧念其職之所憂凡夫盛衰之倚伏禍福之循環凡屬吾職才力不足備者皆當思患而預防之使不至好樂之或荒若彼良士之有遠思無近憂休休然無逸而未逸焉則天下之善果不足以累其身而今日之樂亦可長享而無斁矣不然耽于逸豫以爲庶幾其少休焉不知無窮之憂已隨其後矣其可荒而不返也哉夫于歲之既莫而始相與以爲樂于衆之方樂而遂相戒以節樂可見唐民之勤儉而俗之可以厚也自非先聖遺風之遠何以致是耶

疏解孔氏曰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名物疏庶人以力役爲事故名車爲役車職思其憂之說爲長非輔氏思極而至于憂之謂陸方山指有歉之不易爲已憂恐與職思其居無別袁元峰指四荒之外有飢饉之憂則亦職思其外意矣大抵此詩

言愈念而愈切有言居猶是本分常事未及其餘也次言外則及其餘矣然猶是遇而備之未切于憂也言憂則操心危慮患深嘗在多凶多懼之地丘上之思備其餘者益切矣休休根上思憂來此中便有安閒無虧耀意不可作瞿瞿蹶蹶之效夫人有終身之憂者必無一朝之患今既無虞不爲之憂則憂來之實已塞休休然而樂因即于憂之中見之一說休休不是安樂乃是知止知足之意人惟貪心不斷絕便憂想便憂想便憂爲亦通然依註爲是○擇山云思外比居較深思憂比外較深瞿瞿未見于爲至蹶蹶則爲矣蹶蹶未見其安至休休則安矣此詩意之淺深也○朱豐城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太過必也致其勤于三時之久而享其樂于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爲則原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而于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譬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爲美俗哉○劉安成曰自堯而至于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猶結于唐人之心故其民閒質塞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思儆戒憂告之情備見于詩此其俗之所以爲厚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序今言○此詩恐其過于勤儉而憂思之太甚故解之勸其及時以爲樂也三章俱重末句正是慰者痛切處前篇俱爲治生之言此篇殺爲達生之言句句須照前篇翻應然只說及時非并職業都廢而一味爲樂也○謝氏曰首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思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註曰憂愈深而意愈蹙者蓋前以職業爲憂此以死亡爲憂論死亡則職業之憂似可少解矣然方生而遽以死亡爲憂豈不愈深言辭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意思豈不愈蹙但此意須于言外見之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荎也今刺榆也榆白枌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爲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

明講或山有樞者曰世人多懷百年之憂遂廢一日之樂不知世無生而不死之人亦無聚而不散之物達觀者肯乘時耳彼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山隰有定而樞榆之開謝無定也況乎豈無適體之衣裳乎出自勤生而不及時服之弗曳弗婁矣豈無代勞之車馬乎得自勤生而不及時乘之弗馳弗驅矣吾恐節嗇不再叔景相催一旦宛其死矣他人將取之以爲已樂矣則大歲晚務閒之際服是衣裳乘是車馬而相與以燕樂其容後耶

疏解以山隰比有所有與人不可不樂其所有而與至末句止話所謂及時亦如前篇所謂務閒之時非言生前有事時而亦當爲樂也衣裳等物俱勤勞所得者弗曳等只爲思居思憂不暇安享也大意謂空有衣裳車馬而反爲他人

亦樂則服御俱爲身外之物勤苦勞生竟亦何用正當忙裏偷閒若十求樂勿待太認真之意非扑其獸業而都廢之也是恰非必真有是事。

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隰有杻**音紐**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叶蘇后反**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

興也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若秋柳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爲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串講】山則有栲矣隰則有杻矣況子有庭內可樂之所而不及時以洒焉埽焉子有鐘鼓而不及時以鼓焉考焉吾恐一旦宛死之後他人將保之以爲己有矣則夫歲晚務閒之際潔其庭內陳其鐘鼓而相與以宴樂復何待耶

【疏解】庭內爲樂之地鐘鼓爲樂之器洒埽庭內所以延賓而燕飲以其樂也不止是安居意與小雅於粲洒埽陳饋八簋同

山有漆七音**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于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串講】山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況子亦有酒食何不設于歲晚之際日鼓瑟焉以喜之且以喜樂而爲其三時之憂且以永日而引其一時之樂矣不然吾恐宛其死矣他人將入室而取子之琴瑟樂子之酒食矣于試當夫飲酒宴樂之際回思夫他人入室之時雖欲爲今日之鼓瑟卿杯豈可得哉

【疏解】子有酒食四句以酒食爲主下三句一連酒食鼓瑟不乎蓄言有酒食何不及今無事時日相鼓瑟以享是酒食也何不二字貫下三句意要與上文人間弗字同看勿作疑詞日字即歲晚之日喜樂永日亦要連看二日字有味首所治事姑勿添思當乘時以爲樂也蓋來日苦短百年幾何而矻矻勞生歲不我與若飲食作樂則憂愁可忘庶以永長此日耳人多憂則覺日短又曰恐多少夜長蓋居閒處獨殷殷慈遺則雖短而似長應務營營矻矻勞生則雖長而似短○此非能曰永日要看得明白蓋人多憂則汲汲于職業惟恐日之不足而事之雜擾似覺日子短一般飲酒作樂則可以忘憂而不見日之短而可以永日矣○劉安成曰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爲他人之樂是其憂適足了身後其意欲警樂于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反愈深雖答前篇爲樂之意而意則愈燕矣○襲惜庵曰解憂者言不必爲憂所苦也此詩人所勸行樂本旨否則無前篇之憂而速云及時行樂其不爲流連荒亡也者幾希古詩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又曰所遇非故物焉得不速老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皆祖述此詩之意○說通曰蟋蟀之風衆國局促而山樞之情亦悲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狹隘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長也○顧大韶曰此詩不可太說得高織恐似首以後人語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章全旨○通詩三章總是國人鄙晉之衰喜沃之盛見人心有沃而無晉也首二章言沃強于晉而樂爲之臣末章言沃將傾晉而欲爲之隱當以從字爲主聞命而隱根從字來惟欲從之切故必隱之深○作此詩者蓋曲沃之黨如鄭人歸叔段之類非舉國人也若國人皆叛則聞命亦可告人而沃之伐晉不

待武公之時矣

揚之水白石鑿鑿音作**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叶烏酷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畔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串講】詠揚之水者曰人情每憂于無所恃而欣于有所托要之國勢有盛衰斯人情有向背試觀今日之勢而所以歸向者有在矣彼石本生于水也今悠揚之水其流緩弱而白石之生于其中者反鑿鑿而巉岩焉是水不足恃而石獨依矣然則曲沃本生于晉也今晉微弱而沃強盛何以異是夫衰則不足恃強盛則可爲依歸彼素爲中衣丹朱純而繡黼領者諸侯之服非沃之有也吾將以是服而從子于沃自晉侯有之者其吾于斯之時使我果遂所欲而既見君

子兮子之未求而與爲刷旋云何而不樂哉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九反）從子于鵠（叶居號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串講〕彼悠揚之水其勢緩弱而白石則皓皓而峥嵘是水之微不勝于石而石之勢反強于水矣晉衰而沃盛何以異是衰則陵替日不足以庇民盛則強固自足以衛衆故吾欲以素衣朱繡之侯服從子于沃矣既見君子則願望之心遂矣又云何而憂哉

〔合解〕各上二句喻晉衰沃盛中二句是欲從沃末二句是冀遂其情也石生于水水弱而石強以比沃本于晉晉弱而沃強也晉弱沃強在氣勢上說若以其地言則未可盛衰之也素衣朱襮依大全孔氏作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以素絲爲之故曰素衣以丹朱純爲領上之緣而綃黼于其上故曰朱襮衣本丹而曰素素即純字意也傳曰諸侯綃黼丹朱中衣箋曰綃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此二句是變服色自大夫爲諸侯如一旦以黃袍加

身之意從子于沃欲桓叔爲諸侯也既見是成其伐晉之謀也欲爲之之意故但以見爲言俱是擬議預道之詞從子于沃從子于鵠欲何爲者有深謀矣晉危矣哉末章意從此生鵠沃中邑成師之宮也樂者謂已可以依賴何憂謂已可以免禍也〇番君求曰水喻晉石喻曲沃不必以石出于水沃出于晉爲比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叶彌并反）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〇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于齊亦猶是也故其名公子陽生于晉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串講〕夫既欲遂其願則不可不密其謀彼水勢悠揚而舒緩則白石粼粼矣水清而著見是水益衰而石益顯矣然則晉衰既無制沃之勢沃盛而有傾晉之機何以異是是以我叔惘國家之微弱而欲爲興衰之謀其聞有是命矣第天下之事其將成也機必先見其輕洩也事必難成之了之有命仍人甚衆其有戚也而不敢以之告人恐一告人而敗其謀則朱襮朱繡將誰與從而有依歸之地耶夫沃晉之沃也而反傾晉民晉之民也而乃思沃于此見民心之大可畏而政治之當強也有國者其慎之

〔疏解〕水清石見比晉弱而沃強益顯也命字只作謀字看蓋謀自上出謂之命也非命令之命命字諸說俱云不可明說出傾晉只隱隱然以興哀起替言爲妙但玩晉世家自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兵攻之敗歸則桓叔之謀已若作傾晉之謀說無害〇嶧山云命字諸說欠明嚴氏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是矣更詳之不告人者恐其洩則事不成而族晉從沃之願不遂也一說當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謂國中有爲叛以應曲沃者聞已命其徒舉事將作矣此微詞以洩其謀欲昭公聞言而恐懼早爲之備也我聞有命者迫切之詞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深告昭公也若真欲從沃則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洩漏其事且自取敗也存之備參〇輔慶源曰民爲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

之訓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弗敬其言深哉〇劉安成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爲文侯文侯卒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諡曰桓叔〇輔慶源曰晉昭公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于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薾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相與離畔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爲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焰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〇麟士按潘父既殺昭侯迎成師晉人誅潘父逐成師而立昭侯之子是爲孝侯則當時云將叛而歸者亦潘父以下一二脅從無賴之徒不必遂通國也觀其聞命而不敢告人亦可槩見矣其後成師之子鱓又殺孝侯國人立孝侯之子郄是爲鄂侯鄂侯卒子光立是爲哀侯鱓之子偁又弒哀侯及哀侯之子小子侯與哀侯之弟緡蓋三世而弒五君曲沃之罪眞通于天而鄂侯之立亦自隨弒即衆不附沃久而緡

新造○曹氏曰自桓叔封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以其勢已成雖周天子
且無如之何責于民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專在上四句以椒之蕃衍興沃之盛大末二句以
椒之遠條益蕃比沃之將來益盛也總是誇美之意○此與前詩不同此詩不
過頌功業成前詩自是一種共謀之人○國策不寔察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王正此章之旨○嚴華谷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
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且歎詞遠
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
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串講詠椒聊者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所趨則愈遠而愈盛吾茲于沃有感矣

忖彼椒聊其實稱于蕃衍矣采之有盈升之多矣況彼其之子封于沃者以
土地則擴以甲兵則強而威棠氣焰之碩大無與為朋矣然是椒也豈但今實
盛已哉其條方且遠焉而益長其蔓又將衍焉而益蕃盈升于今者其紀于後
也然則沃之碩大無朋今固盛矣吾觀其將來氣勢可益昌大亦猶椒之枝遠
而益蕃也謂非晉人之所樂從耶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

串講椒之生也其實蕃盛則其采之也盈匊矣況彼其之子氣勢其壯而深厚
不拔則碩大而且篤矣且是椒也枝條愈遠則其實將愈蕃固不但盈匊而已
然則沃之碩大且篤今固盛矣吾觀其將來而氣勢日益迫盛亦猶椒之遠條
而益蕃也謂非晉人之所深幸耶夫既喜其今之盛又歎其後之益盛民之屬
望于沃者切矣是何晉之衰弱不振而使沃至此哉

合解首二句與三四二句而末二句再歎椒條不稱其意故屬比然爭頌大則
說破則其下稱說正意亦可與他詩不同以物之蕃與國之盛下進以所益盛
物類出遠條二字比其將來當益盛也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椒之實蕃衍
盈升非其常也喻桓叔晉君之別支耳今且盛于本矣兩手為匊兩匊為升碩
大與蕃字一意只就人心氣勢上說為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朋且篤便
是遠條之勢既曰蕃衍為升又曰遠條且見今日之沃已盛而他日之沃更不
可言也其後果以桓叔之孫武公滅晉侯緡而代晉遠條之言驗矣○許方山
云碩大就威聲氣勢上說見非晉所制意末二句的作後日將來說沃乍桓叔
之孫武公始代晉滅之則此詩只遠條比其方來之盛蕃不在無詞也○范氏
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特稱○無朋言其無與為偶也此何自已然
看就今日之勢言末二句自未然看則後日之必大也蕃衍字未非一朝一
夕之故矣桓叔為晉君之別支今其子孫衆多方興未艾故不勝歎美而以遠
條為言夫沃有遠條而晉之本寔先撥自可想見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章全旨○通詩三章無分首是婦語夫次是夫婦相語末是夫語婦須會男
女過時得遂婚姻有不勝慶幸之意俱以見此良人一句為主詩稱敘者乃詩
人敘述之也以詩人口氣作敘夫婦之言乃得旨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于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
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
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串講詠綢繆束薪者曰及時婚姻者人道之常至于過時而後得遂是固不若
及常者之順而其慶幸之情則尤甚矣今觀其婦語夫之詞曰吾方綢繆以束
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自分此生無婉之求有難諧者今夕
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此良人以遂吾有家之願為子兮子兮所見忽出于意
外則吾喜自越于尋常衆吾心所欲遂者且不能以自喻情所欲發者自不能

以自宜其將奈此良人何甚言誠不知何如其爲情矣

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此邂（音蟹）逅（音候叶狠口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爲夫婦相語之詞也。

〔衍講〕而觀其夫婦相語之詞曰。吾方綢繆以束芻也。而仰見三星之在隅。則夜久矣。謂與步武階除且得其婦于三星之下。乃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邂逅之在此。得遂其室家之願焉。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邂逅。則喜出于所期之外。而同牢合巹恐未足以罄其懽欣也。其將奈此邂逅何哉。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叶章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爲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爲粲。一妻二妾也。

〔衍講〕又觀其夫語婦之詞曰。吾方綢繆以束楚也。而仰見三星之在戶。則夜分

矣。觀此星漢燦明。雖與其承予斯戶之內。乃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粲者之在此。得遂其有室之願焉。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粲者。則喜出于所望之外。而飲食歡娛恐未足以罄其殷勤也。其將奈此粲者何哉。夫以婚姻之晚。而慶幸之深如此。斯固政亂民貧致之。然而相遇以正。而無淫僻之私。可見唐俗猶厚。而聖人之風教猶有存也。

〔總解〕興意以偶然而見與所幸而見。蓋幸而見者亦若偶然遇之。故托言此耳。而以其所見者爲興也。三星。訓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也。厲禮仲春令會男女。三星昏而不見則嫁之候也。今昏而在天。則建辰之月矣。然此猶爲不得過時。所謂過時者。過其婚姻之年也。今夕何夕。言是何等日也。不可作不知其時說。正是過時之意。四字當甚註忽見二字。從何字生來。有喜樂驚疑恍然如夢之態。婚姻不得稱邂逅。然而出自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然各子兮句。皆男女自謂。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猶云不能當此良人也。歎無所極意幸甚有心欲達而口不能自喻情欲盡而言不能自罄意○詞暢深下音節所

而散于地。必有以綢繆之。乃合而成束。男女二姓不相知名。亦必有以綢繆之乃合而成婚。故詩以起興。按昏夜非束薪芻之時。則此說是也。從來無人論到此。都作賦其事以起興。○星隨天轉。昏而東。夜久而東南。夜分而正南。○興亦至四句止。末二句另作。○楊慶源曰。婚姻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曰可喜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于不能自勝也。誦綢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情。而爲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章旨○通詩二章一意。上五句是自傷其孤特。下是求助于人也。詩柄已盡括此章之意。當以獨字爲主。

有杕（音第）之杜其葉湑湑（音胥）獨行踽踽（音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叶音夷）人無兄弟胡不佽（音次）焉

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于踽踽耳。于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衍講〕詠有杕之杜者。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其情義之相聯屬也。而我獨無之。能無所望于人乎。彼有杕之杜。本特生也。然其葉猶湑湑然而茂盛。若有所依附。而不見其孤矣。況我人也。何獨行之際踽踽然無一人之我親者。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形骸一隔。則疏戚遂分。不如我同父之兄弟若手足之相親相助。是以雖有同行。惟見其踽踽耳。然則我之爲我不誠可憐憫哉。嗟此行路之人。雖非我之同父。亦我之同類也。胡不憫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蓋必如是庶幾民猶同胞。而少解踽踽之戚也。人其謂我何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音精）獨行睘睘（音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

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
［串講］有杕之杜本特生也然其葉猶菁菁然而暢茂之盛如此矣況其人也何獨行之際睘睘然無一人之可依者曾杜之不若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彼此異族則情愛不通不如我同姓之兄弟爲可依倚是以嗟行有同行而不免于睘睘耳然則我之爲我不誠可憐惻哉嗟此行路之人雖非我之同姓亦我之同儕也胡不憫我之獨行而見親惜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于予蓋不能以無望矣何天親不可以人爲行人則路人耳安可同于兄弟哉人之爲是言者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合解］以特生之杜枝葉可庇興獨行之人實落無依此反興也至第三句止以兩句興一句又一體也行道之人而何以云獨行踽踽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止解得獨行二字即下云人無兄弟也因逐以爲行而哀告求庇耳以他人與同父深較厚薄若有較量便非求人語踽踽睘睘就情不相關義不相屬說

非形影孤單之謂也豈無二句正反上意而原其所以爲孤特非不足他人然嗟行一句依前提起比佽俱反上踽踽意比以情之邪慾言佽以事之相扶持言不如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矣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義望之正所以爲自傷也從曰不如我同父同姓而又求助焉無聊極矣胡不二字分明是嗟恨之詞不必作求助于人看○杕字照獨字似正而脅訴踽踽則反故註以猶字則字別之然豈無以下另轉○說通豈無他人二句只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之疏薄恐礙下文胡不比焉胡不佽焉詞直重複告哀之詞也○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按詩考云此民閒所自作采風者取之以見親昵佽助之情在他人不如同父所以寬友愛勸親親也○楊維斗曰觀杕杜之詩則知人無兄弟之憂觀常棣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奈之何猶有交相瘉如角弓所云者觀二詩亦可愧矣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俱是責其大夫之詞各上二句指其人而復相從之意下乃原其所以相從也

羔裘豹袪 袪起居反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居居未詳
［串講］此言大夫之詩也若謂民何常懷顧所感何如耳彼日宣三德以浚明有家者大夫職也而求其克稱之者鮮其人耳何幸于今有若人也彼以羔爲裘而飾之以豹袪蓋粲然服飾之盛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居居于以挹其儀型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居哉惟子之舉動光明聞譽彰著卓乎爲一邦之彥我之從之爲此故也

羔裘豹褎 褎音袖 自我人究究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上聲叶呼候反
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串講］以羔爲裘而飾之以豹褎蓋安然服飾之美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究究于以聆其議論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惟子之尊美中涵英華時發確乎爲有道之言我之從之心誠好之也夫民懷好德惟上所感也居位者而至于

使人喜之如此其人品亦高矣
［合解］兩我人即服羔裘者居居是其耿光也究究聆其議論也上下俱用我人他人維子兩相呼應寔有私愛之情如緇衣是也一說居居是我所依賴以安居也究究謂我所恃以究察其疾苦者也時文多用此意○麟士按此詩集傳既無定說則必以古注爲主通解引朱子內注云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指之曰彼服是羔裘豹飾之人乃亦從剝無美之之意也且居居究究五十非美則豈無處方可作轉一順即無力耳○諸說不一然朱子猶不敢強解亦傳疑可耳○爾太初曰按羔裘君視朝之服卿大夫服亦用之但君純色臣以他物飾其袖此云豹袪豹褎是也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鴇羽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上五句北物而愉其失所下呼天而望其得所也而不得養父母上

肅肅鴇羽 鴇音保 集于苞栩 栩音許 王事靡盬 盬音古 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 怙音戶 悠悠蒼天 曷其有

疏 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杼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盬不攻緻也藝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于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申講】詠鴇羽者曰事親者人子之至情而缺養者非人子之得已也何上之人獨不念及此耶彼鴇之性本不便于樹止者今乃肅肅其羽而集于苞栩之上則反其常性矣亦猶民之性本不便于勞苦也今乃以王事靡盬而久役于外不能藝其黍稷以供子職父母亦何所怙恃乎夫人子以行役之故而使父母無所怙恃則失所甚矣君門萬里莫如我哀惟天為可籲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釋此王事乎以耕田養親而得其所乎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申講】肅肅鴇翼集于苞棘則非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不能藝黍稷使饔飧之給而父母無所食焉茲苦其靡極矣蒼天蒼天何時使我得王事之已于以藝黍稷而使父母有所食耶

肅肅鴇行（音杭）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申講】肅肅鴇行集于苞桑則失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不能藝稻粱使饔飧無資而父母無所嘗焉則失常亦甚矣蒼天蒼天何時使我復子職之常于以藝稻粱而使父母有所嘗耶夫以父母為念雖懷缺養之憂而以王事為重猶存奉公之義此唐風之所以為厚也然使民至于失所則上失其道亦可知矣

【總解】凡詩比題正意未嘗言出惟此篇以鴇羽二句比下三句末二句另言此又是一體然只比頭不比尾只比不便勞苦一句蓋以逆物之性明其違民之情是比體之似興者但不便勞苦一句未嘗明說故爲比耳鴇羽違翮無後趾樹止則爲苦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王事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愾皆不可知○陳永嘉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但謂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何怙下人失所意故下云得所便有怙矣有所言歸而役其所得耕田以供子職也何食是為王事之未已也有極謂征役已與得耕田以供子職而父母得有食矣何嘗是為子道之失其常也使得耕田養親則復子職之常而父母得有嘗矣別處王事則供臣職盡忠義上說此只借王事作筒話頭言我獨以王事之故不及顧其家而稼穡之不務即接水之無出使父母將何恃哉即此便是失所故下以得其有所接之是以冀望其君之詞非但呼天而訴也○辟士按此詩諸家解皆非蓋直過信集傳而不得耕田句一而字遂謂比意呼應直至父母何怙而止而不知其實誤也六義有比皆與下文不相照應但寓正旨于寄託之中以彼另自起論如此詩起云肅肅然之鴇羽而乃集于

苞栩正是說不便勞苦之人而乃久從征役不煩更舉者也下却另言因此遂致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但取承上而不取應上故判首二句為比如六帖說正是興矣而又曰似興非興謂之明比豈其然乎通解云此比頭而不比尾又是半側更爲可笑今順說者但于比意先從集傳久從征役請任不一氣滾到不得耕田云云則思已過半無他法也此說殊亦得解○輔慶源曰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耨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于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劉安成曰變風多作于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于列國可見君臣之義根于人心且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晉自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晉立孝侯曲沃莊伯弒之晉立鄂侯莊伯伐而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

○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區武公凡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故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命武公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于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綱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無衣之詩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楊伯祥曰武公滅晉而以釐王之命爲諸侯後三晉滅武公之後而以威烈王之命爲諸侯固可見天道好還而周之世壞其王章亦可概矣○辨說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弒君篡國大逆人道乃王法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

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于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晉武已無天子上無地子下無人于中而猶自顧忌于區區之名義乃君而自替其王綱者謂何吾故不罪晉而深痛恨于周云○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劉安成曰春秋之始有惠公以其妾仲子爲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咺來歸賵魯桓公以弟弒兄及沒莊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于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爲侯三晉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爲侯嗚呼司馬溫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復

春秋而作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章全旨○通詩二章一意各上四句言已之勢不足以致賢下言已之心寔切于好賢當以中心好之句爲主此人好賢人字明是代詞然寡弱字于常人不切大抵作晉之在位者爲是註恐字要玩味是言寡弱不足以來天下士意○此詩雖各四句分切不可以上爲致賢下爲養賢○嶧山云此人好賢只泛說勿就君言寡弱者無爵以貴人無祿以富人也○徐儆弦云此所謂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讀之者可以想見切至之情此亦一見然時尚以爲有國者說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音逝**肯適我中心好**去聲**之曷飲食**音嗣**之** 全章興而比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辭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

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串講]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作此詩若謂行道貴有其資賢者擇地而蹈故居今之世欲招賢而納士非有高厚之寔烏能傾動豪俊乎彼高柯聳峙每動行道者之深思爲其有所覆庇也若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則不足以爲人之休息矣夫杕杜不足乘道左之蔭而寡弱乃欲屈高賢之趾乎吾知彼君子兮道德覆于侯王非有崇階峻秩則不足以見其奇若我無介人之勢如此其肯適我而一展其猷略乎然君子雖欲擇地而說初無顧我之意而我必欲得賢而理寔深好彼之思但好之在心而致之無術旨酒嘉肴安得式飲式食以慰子飢渴之懷耶○附條中心好之二句陳堅永支及文評以爲觀寬○明好賢之心終朋有以自効焉夫好出于心則誠矣庶賢者之一適而飲食之乎雖然未可必也且夫好士者人主之盛節也旌幣以爲羅士亦棄之如鶩耳若乃瘡痍通其素雖忘致其隆而仍複幾乎有莫必之慮晉侯于是乎知禮其言曰甚矣子之不足當君子之適也夫有所求于人而人知之不必其自明也若夫

道不相謀而殷勤日積思有以達其悱惻者亦情之所必至也抑有所祈于人而人去之不特在文貌也邪念地既寥寂而羈絡徒深不得不托之表者亦勢之所必然也心乎愛矣非高祈飾之名適貢致之誠附授餐之義庶人自謝不足于德而未嘗不足于心其欲得君子而終事之者不能須臾忘也本孝厚臨此顧無他長物得結其綢繆聊拜一觴爲君子飲斯聊陳一館爲君子食斯即子亦因以慰其飢渴乎此固意中事也然而未可探定者人自計寡涉不可徐振而此心猶可相將其欲得君子而愁發之者不以形跡疏也今幸命駕至此敢即有述詩以頌其釋貴勉卒一爵爲寡人幸矣勉侑一飴爲寡人幸矣卽君子亦因以適于願養乎此固意外事也然而未可知也稱底含容是物河食無違諫泌木可懷河鮒何足慕君子非飲食人而以飲食當之吾知其館有合也然願望之心因有獨摯于飲食之先者君子或察其心而並不薄其飲食則受在匕箸之供不足瞻信宿之饑也苦者小雅之盛歸文之善養大雅之成樂武之有儀寡人非能飲人食人之人而以不腆之飲食當之吾知其行自慚也

獨悱惻之心因有獨深于飲食之中者君子或畧其飲食而不沒其素心則安在肴菜之備不足來和平之聽也嗟乎遲行自切而答日鮮來轅鍾鼓克懸而殺庭無擇客于其如君子何哉○曷飲食之致是中心好之極處有思慮多方殷勤屬望意若云不得而飲之食之便成說慾一番惻婉轉自成文故非會心人莫之能解○按唐風卽晉耳非小霸諸中寡弱二字只作謙詞看然講便非篇中立言具見斟酌爲飲食之有不敢必期意正見其所好之深觀末句亦善爲心字占地文情綿邈絕代風神

比也閒幽出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串講]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則不足以爲人之蔭庇矣夫杕杜不足乖道周之庇而下邦乃欲來碩士之竊乎吾知彼君子兮灣光炳十字高非有雄藩大衆則不足以展其尊若我無大人之力如此其背適我而一抒其藴且乎欲君子于我雖相遇之疎而遭逢有所難必我之于君子則相須之殷而祈備本于衷懷但好之在心而致之無門樽筵設席安得飲斯食斯以副予誠求之念耶今者杕杜猶然在道君子猶然在彼飲食猶然在此心好猶然在中倘賢者不棄予之孤緲然庭廚而臨之則我雖寡弱不足恃賴亦得駕餘光而相愉快無使我徒切中心之好意猶得如恐往而無所辭也吁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合解]杕杜孤子之物道左道周則辺偏乏蔭也無力薄位卑不能恃以行道也強君子二句是揣度賢者之心意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樂就也不要死煞說是不肯中心好之承上來雖無致賢之勢而有好賢之心飲之食之正是其中心好處曷字有思慮多方必求如願之意蓋自恐不足以致則凡可以致之者無不極其情也若徒作飲食無由失却惓惓屬望之情矣○寡以人民言弱以勢力言○酒泉太守馬岌以謁造宋纖纖拒不見岌日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因銘云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遐寔勞我心大意與此詩略同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章全旨○通詩總是一箇思念之情嘆其相離于今而期以相從乎後此婦人發乎情止乎禮義處前三章感物而嘆其身無所依見思之切後二章感觸而決其心無所與見思之與前重予美亡此後重歸于其室總因久役而不得歸上來而後二章卽承上三章意說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叶上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于此乎

[串講]歌葛生蒙楚者曰所貴乎有生之樂正惟此偕老之歡其處可以消永日衾枕可以度長宵斯不亦百歲之綢繆哉而予今已矣試望乎原葛其蔓蔓分蒙長楚而施生蘞蔓及分布曠野而棲止是物各有依矣況于所美如良人正仰望而終身者也乃今予美亡此則誰與處乎空閨寂寞形影共吊曾甚蔑之不

如寒不視爲衣而悲耶

葛生蒙棘　蘞蔓于域　予美亡此　誰與獨息

興也　域塋域也　息止也

串講　葛之生也則蒙于棘，蘞之生也則蔓于域，是物皆有所託矣。況予之所美而恃賴以終身者，獨不在此，則誰與息乎，惟獨息于此而已。處室凄涼，一身之宴安，曾葛蘞之不若，寧不覩葛蘞而悲耶。

合解　此二章以物有所依與人無所依，此反興也。誰字、獨字緊相應，言誰與相依，惟已獨處而已。按此句若順文淺讀，須云誰與共處，既獨處矣，而曰誰與共，字意在與字內，猶云今予美亡此，遙有那箇同我獨處者乎，句法拘古可思特甚。○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詞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寇婚媾是也。

角枕粲兮　錦衾爛兮　予美亡此　誰與獨旦

賦也　粲爛華美鮮明之貌　獨旦獨處至旦也

串講　憶昔兩人相對，枕衾偏自多情。今角枕粲然而華美，猶夫初也；錦衾爛然而鮮明，猶夫故也。予美以從役之故而獨亡此，帳靜雞鳴，誰與解枕上之愁腸；佇看天曙，誰與語衾中之離緒，不過獨處至旦而已。夫物色常新而感物之情非故，則枕之粲也攪吾悲，衾之爛也重吾慨，吾之情何時慰耶。

疏解　上二章托物起興，此則感物而致思也。詩故云角枕錦衾，則卿大夫之室矣。獨旦承上獨處、獨息來，惟獨處則深閨寂寞，形影相吊，思惟同衾同枕者何人，而角枕錦衾雖粲爛猶新，而予美非故，有不勝悲悰。處盛繁華中之寂寞無不可受，寂寞中之繁華最不易堪也。○衾枕惟將旦方見其然，故又言誰與獨旦。古詩長夜漫漫何時旦，即獨旦之意。又詩云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亦謂此意。

夏之日　冬之夜（叶羊茹反）　百歲之後　歸于其居（叶斤於反）

賦也　夏日永　冬夜永　居墳墓也　○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爲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串講　夫我之獨居如此，因歎日靡夜而不思矣，而切至之情尤莫甚于冬夏。蓋四時之日，夏日爲永；四時之夜，冬夜爲永。際冬夏而獨居，則憂思之切，殆與此日此夜而俱永者矣。空閨懸想，則頃刻爲長；羈旅滯留，則百歲爲短。奈何君子之歸無期，或者非吾之所及見也，要必矢死靡他，至于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居焉。則生雖病于阻隔而不得以相親，死猶得以相從而不終于睽乖，吾心庶乎其少慰矣，不知君子亦諒吾否乎。

冬之夜　夏之日　百歲之後　歸于其室

賦也　室壙也

串講　彼冬之夜爲最長，而吾之思亦與夜而俱長也；夏之日爲最永，而吾之思亦與日而俱永也。嗟嗟君子，言歸無期，恐不可得而見矣。要必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室焉，不獲相見于生前，而篤綢繆之雅，庶幾相顧于地下，而結夜臺之歡，吾心庶乎其少遂矣，不知君子亦鑒吾否乎。夫婦之于夫，其思之切，有似人情之常，至思之專而不二其操者，則唐風之厚也，先聖之遺澤不亦遠哉。

合解　此二章各上二句言相思之切于時也，下二句言相從之期于後也，總見其思之深而無二心處。日夜緊頂獨旦字來，百歲緊頂日夜字來，然非空說箇日夜，蓋思與日夜俱永也，又非夏但思于日、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則日之思比日之數爲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爲多。人情獨居憂思，則四時皆切，而惟夏日冬夜爲難遣，然總晝夜而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矣。其斷之百歲之後者，言生或終難相見，死則定當相從，正見其專一之思而無異志也。自誓雖堅，亦要得他惟恐不及見之意。○獨處之苦，日日皆夏；獨旦之苦，夜夜皆冬。予美亦共此日，共此夜，其如無冬無夏何。百歲之後，萬古此日夜，萬古此夫婦，正見從一之義凜然。百歲居室，不是絕望于生前，正是深望其歸，而爲是不得已之詞也。○詩人只言夏日冬夜，未嘗露出思字，更爲悽惻可思。○此詩曲盡閨怨，錦衾角枕，抱之獨旦，夏日冬夜，無聊。遊子不歸，空房難守，忽忽百年，總成虛度，情深恨極，如何可言。思則生離死合，皆因久出不歸來

○輔廣漢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詩可以當之矣○按春秋晉滅魏代晉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公二年晉師滅夏陽冬滅虢執虞公晉盟克敗狄于采桑見于經傳者如此是好戰之證也序云刺獻公好攻戰未爲無據夫晉民于鋒鏑至室家不相保得無起愁嘆而傷人地之和乎讀葛生之詩可思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章全旨○此詩總是刺其聽讒各章上四句言讒言之不可信下言讒言之所當察正說他不能止讒也此澤山賢明寄深之說與朱註合可依前方山云首二句喻聽讒之非下示以止讒之道似未穩玩總註只言刺聽讒未嘗言止讒便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巓(叶典因反)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巓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于首陽之巓乎然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申講】此刺聽讒之詩若謂最不可聽者讒人之言而卒爲其所惑者起于輕聽生奸者之過耳何也彼苓生于隰首陽之巓非其所生之地也彼讒口之人素亂是非以眩人主之聰明者乃謂首陽之巓有苓而子聽之遂欲采苓于首陽之巓乎然不知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變亂天下之邪正淆惑斯人之聽聞未可遽以爲信也如姑舍置之而無以爲然且徐而察之以稽其理之是非又審而聽之以斷其言之真僞則理明而見定人之造言者無以行其計而遂止矣今乃不能徐察而審聽則讒在人而致之非在子乎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申講】苦生于田澤之中首陽之下苦所無也子欲采苦于首陽之下乎然則人之爲是讒言以告子者未可遽然以與之也子若能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是非無所回護彼巧爲詞說者亦無以行其奸矣今惟其言之甘而從之寧非子之過乎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申講】葑生于場圃之中首陽之東葑所無也子欲采葑于首陽之東乎然則人之爲是讒言以告子者未可遽然以從之也子若能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真僞莫掩其姦雖工爲造言者亦無得肆其姦矣今因其言之巧而從之寧非子之失乎信乎聽言之際寔以開察狂之門而審察之詳是以杜讒邪之口彼人讒刺之言亦深切矣聽言者可不惕然悟乎

【總解】苓生于隰苦生于澤葑生于圃則首陽之巓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爲字要看言出于造作便不可信信字即然

字聽中間舍旃旃字重蓋信之則不舍矣無信只就讒言不足信上說無然方屬聽讒者身上看人惟所當信者信理之然其讒只言然而情未必然情然而理未必然止須徐察審聽讒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已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見情僞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讒之法也胡得是使他不得行其言不再讒人自止○六帖此詩之比與碩鼠同體但不欲斥其事姑指一物言之人之爲言上不必補出正意緊承采苓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苓凡托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徒即言此也○未可遽以爲信言其言之不足信也只看未可二字賦采苓者本不爲采苓故又爲比也○剝上本云按註子欲采苓于首陽之巓乎似即讒人謂首陽有苓並聽他言之意一眼在内故下面接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若論本文只作讒言者告說采苓采苓在首陽之巓合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四句俱就讒言說下四句方在聽者說兩截更清○朱豐城曰小人之爲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爲實其爲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深

桑而審核之[illegible]其情而彼讒者亦可以免于刑矣○毛詩序說日士蔿讒而拒之戎滅虢驪姬讒而申生烹重耳奔吾黨人之為言可信耶○蘇子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著能間魚餒之言哉古今之為讒者豈獨一陳平子犁謀極嚭豎牛奔仲御伯毀季宰嚭譖胥上官靳原是皆聚蚊成雷積毀銷骨持不斷之心者來讒邪之口亦在人平内揆于心而已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經集成卷之十終

詩經集成卷之十一 國風

秦一之十一○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于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車鄰章全旨○通詩三章章章要得創見誇美意一章誇其有所未有二三章勸其樂所當樂下章樂字已含于誇美中亦要知誇美總不在車馬寺人上○詩作于襄公始為諸侯時未見而儀衛之森嚴即他日開登翩旅之意既見而略其名分與中國縉紳之士慷慨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即安能營營待數十年之意也讀車鄰一章秦之規模定矣○車馬寺人俱重創見意車馬侍從如此改觀矣及其既見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

賦也鄰鄰眾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串講】賦車鄰者曰車出于習見者不足向而出于創見者為可誇我儕世居西陲習見關隴之故事今吾君顯伐戎之績而受岐豐之地則凡禮儀之備豈猶昔日耶彼車所以載行也秦之車質堅工善列國之途乘不能當一吾君而為大夫未嘗無車而未必備也今則有車鄰鄰備上公之制矣馬所以駕車也秦之馬雄駿權奇列國之途足不能當一吾君而為大夫未嘗無馬而未必齊也今則有馬白顛空天閑之選矣于是都宏敞之城居翼翼之上受天子之明命則所謂錦衣繡裳者非君子也耶向也家富百乘便嬖雖足以使令寺人則未有也今或王人致三錫之禮或降方來七介之使尚未見君子之項有此寺人

之令始以辭見之意傳命而入者此其人稱以君言之意傳命而出者此其人
承意氣誼豈猶若向在西陲之時乎禮儀之備如此皆昔所未見而今有之者
不誠可誇也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誇其侯衛之備下誇其使令之衆也俱要見昔無而今有意
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許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故開口
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御凌駕一時氣概事或有之安得衆應馬或有之安
得奇種得未曾有故特誇其有未見未字作將字看玩未見既見有深居高拱
寡役人氣象所見者凡他國之賓鄰封之使皆是寺人之令謂傳命出入儀
然諸侯之體與為大夫時使令又異矣○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
寺人也○蘇傳凡此皆人君之常體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音姪叶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
樂則逝者其耋矣

〔串講〕夫禮儀之備既可誇則今日者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不及時以為樂耶
彼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我也假寺人之令而內外之言既通君子之請以
諭其既見也復何為哉但見連席于大庭之上並坐而鼓瑟焉豈復彈箏搏髀
之為樂乎夫少壯幾何若及今不樂則逝者不可挽矣焉知今與君錦瑟相歡
者他時不白髮相憐耶撫其耋而傷懷安可不及時為樂也哉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也
〔串講〕阪則有桑矣隰則有楊矣我也假寺人之令而既見君子但見其偶于廣
廈之前並坐而鼓簧焉豈仍擊甕叩缶之為聲乎夫百年難再若及今不樂則
逝者不我與矣焉知今與君合若笙簧者轉盼不適若河山耶念其亡而興感
焉可不乘時共樂也哉夫國人詩美其君而簡易相親之際悲歌感慨之氣如
此岐豐忠厚之風變矣世道升降之機其在是歟
〔合解〕此二章上四句以地之有所產興人之有所樂與下四句止下嘆其宜及
時以為樂也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
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既見須與寺人通之而得見意古人席地鼓瑟必須
坐並坐亦是國人相並而坐非與君並坐也一說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
此稿亦見有簡易相親意鼓瑟鼓簧以慶國勢方新而人心踴躍說不妨拊髀
彈箏缶而呼烏烏秦人之積習今亦宜改弦易轍進于中國聲樂之雅矣今
者二句當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見強毅果敢之氣勇于有為不須
指出所樂何事大約是樂國勢之隆君恩之盛便見有人心就進之思逝者其
耋言吾入遭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說就國人身上說即秋
杖往觀與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意一說逝與日月逝矣之逝同古詩少壯
幾時兮奈老何又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意與古原自無
所嫌忌何必不指君言○暴窩之家其僕多抑制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子之
聲必假叔孫通也○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易簡相親之際也今者不樂逝
者其耋悲歌慷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于為秦者亦以此○劉須溪曰借

仲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着則矣字多得
興意○顧士云如劉說固是周旋其傳若又一勝然以漆栗與鼓瑟畢竟我字
相應末二句隨文相足四則字平下未安○季少文曰首章固是創見誇美有
謂末二章亦是創見誇美謂笙簧非秦之音此重了笙簧而不見國人喜幸之
意蓋此人只是因國運方新華風始振故見其儀物之盛遂欲君臣上下鼓舞
以相樂蓋慷慨激揚意氣也謂未見而必假寺人傳令其嚴如此安得既見而
並坐鼓樂也則此既見君子當與素衣朱襮既見君子同意○嚴緝秦反周之
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夫子刪書以秦風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刪詩以寺人之令爲冠知亡秦者
寺人也聖人前知特以近怪而不言耳○秦地險阻汧渭之間良馬其所產也
平原則利車戰其俗尚氣奮厲雄武君子樂大宮室周旋列衛小人拊髀擊缶
而歌烏烏觀其建國之初而知其子孫雖有天下大抵威力是用取快目前求
可與于大道也讀車鄰之詩而知之矣○觀是詩而知秦風之變豳風之[illegible]也

秦故周遍其民卽此民也當其盛也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序爲秦襄修戰
尙氣力士鼓息而愆賓作先王遺風蕩然盡矣○夫音聲非微者也楚越斷死
故大焰赴水之清作鄭衛輕蕩故上宮桑濮之詞與瀧氏趙功導欲見相聚亦
訴宮其商收角蔵皆蔑飛其賓公付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卒乃鹿入
函谷降王道於東郊觀者其亦深爲之謀乎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章今首○通詩三章平看而有次第一章往狩時事言其車馬之盛侍御之
充二章行狩時事言其獲獸之盛射御之精三章畢狩時事言其休息之節綵
遊之周遍王田獵上說皆昔無而今有者也蓋大蒐爲講武之事襄公首舉此
禮其威儀節度自與昔日不同全要得創見意美意

駟驖孔阜 **六轡在手** **公之媚子** **從公于狩**叶始九反

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
驂馬兩轡納之于觼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串講]駟驖者曰吾君向也未爲諸侯之時雖嘗田獵矣但車馬則未備媚子
則未有虞人則未置射御則未習綜理則未周也而今豈其然耶彼方其將狩
也馬以駕車也則駟馬如鐵而且極其肥大焉齊色而亦齊力馬何美也轡以
御馬也則兩轡納之于觼六轡握之于手焉可控而亦可馭御何善也斯時也
發言行狩公旣率于前矣而公之所親愛者有媚子也亦皆相逐于駟驖之行
射御于此乎依同左右于此乎率從侍御又何多也是其始之車馬僕從盛備
如此非所謂昔無而今有者耶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車馬足以任載下言便嬖足以從令駟驖者齊其色又齊
其力也見馬之良六轡在手駕控如意見御之善○萬士枝六轡在于今解只
始詩作制度說斷無氣力據孔疏則云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是
馬之良也詩稱則云□有□所以制馬出入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
制馬之遲速惟手是聽是御之良也但田獵所從者衆舉一媚子以見其
八媚之盛也要先點公之行狩先駕而前然後媚子從公隨駕而後

奉時辰牡 **辰牡孔碩**叶常灼反 **公曰左之** **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叶黃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
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
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
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串講]及其方狩也爰有虞人衆其合圍驅獸以待則奉此及時之牡矣而其辰
牡又蕃衍而滋大焉公于是時命御者使左其車以依乎逐禽左之法但見御
者一左其車而公則舍矢如破而舍拔之餘卽獲乎及時之牡矣夫公曰左之
見其御之良也舍拔則獲見其射之善也此其良射之侯射御之善皆昔無而
今有者也吾何幸而親見其光耶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待獸而禽獸之盛下言行獵而射御之精各二句皆相連
看奉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翼者合圍之謂是驅而聚之一處以待君之射也獸
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以獸見備官亦見預當此句殷重孔碩只帶言此
二句要見公奄有岐豐故禽獸之多昔爲天子之所今爲諸侯之地意公曰左
之就公所乘一車而言與驅逆之車不同逐禽必左乃爲中殺此御之法也故
公命御者左其車而御者卽旋其車以當獸之左是合驅驟之法見御之善也
朱子曰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
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髀射之達
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髀而言舍矢是公親射車在左使離獲禽
而射者發矢無不獲則非詭遇獲禽者比見射之善也獸之多于無不獲者見
之餘重美其君上說矢末爲括以鏃爲首故拔爲末○陳附于文有云周之盛
未失也不意辰牡之獻秦固已得其兆也其後齊之晉楚之燕秦之鴻雁麋鹿
燕趙之駃騠駼騊之害在其囿而獻諸秦也孔碩辰牡六國固甘心爲虜
于秦可奈何

遊于北園 **四馬旣閑**叶胡田反 **輶**音酉**車鸞鑣**音驕 **載獫**音斂**歇驕**音囂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習也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

白日溫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辭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爲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〇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車制 小戎者曰知義而後可以舉兵知制而後可以用兵我君子以君父之仇爲從役之舉其軍容之盛何如乎今夫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而引重致遠莫良于馬也但見戎車之車小于元戎之制車之收斂所淺者有軫焉從前至後四尺有餘當大車之半何其淺也取其便于攻擊而輕重無不利矣車軫之制如此車之鉤衡駕馬者有軥焉曲上而虛中其狀如衣又以堅韌木便服馬也爲五楘而束之其文章歷錄然矣鉤衡之制如此服馬身夾于輈兩無出入之患而驂次其側不容無以防之也于是爲之游環貫驂馬之外轡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也爲之脅驅當服馬之外脅而別之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斯則控制不勞將安然于軌道之趨而雁行之制宛然矣此御驂之法也服馬頸當于衡因爲承任之便而驂次其後不容無以制之也今則陰板之上係以驂馬之靷焉續靷之環加以白金之鍍焉斯則驂有所維將比偹乎引車之力而環有所依不離夫于載道之光矣乎此又驂馬引車之制也至坐于車中者非茵乎茵固車之精也文以示威而炳然昭虎韔之變形體仰安而咸夙亦厭矣儐于車輪者非轂乎轂因輪之主也孔修凡宗而制度踰大車之轂楇軸交資而依往自利矣夫而後車其盛制哉然使馬有弗良不爲虛車之徒飾乎于是偹我騏焉其色騏文又駕我馵焉其左足白齊其力不齊其毫尚其強不尚其色洌洌馬多此其最良矣以是車馬伐彼西戎因義之不容辭也其如我之私情何哉故我言念君子溫然和易如玉之潤而可愛今果安在哉我不知胡斯違時何以處此如玉者亦致然而在板屋耳徒使我思而不見神往于關悠悠此心不覺其曲而亂矣其將如之何哉

疏解 此首前五句是說車第六句是說馬後四句是及其私情也前五句內以小戎二字爲主下皆析言其制兵車在前啓行者元戎其次小戎六月言元戎十乘其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元戎宜也小戎對大車言俴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車中所載者謂之軫即今車箱也然此不在于任載以馳驅攻擊爲事故其軫俴取其便利旋習也〇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于車內故以淺深言按左右爲廣前後爲淺深人多誤看輈以木爲之長一丈四尺從前軫以前稍曲而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于輈下引兩服之靷用車之力此爲最要其曲處分作五分每分以皮束之使之堅固其文章粲然可觀而梁則言其形耳楘歷錄之貌端之軏鉤衡以駕馬者軏形上曲恐傷馬脊虛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斫成不隨木理不堅固耳楘字即在束上看環是一皮圈把驂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動的故曰游環脅驅是係定的兩條皮繩繫在服之外如驅馬然故曰脅服馬四轡亦貫于環中而但言驂者以驂尤難制也有皮在外服亦不得外出而但言驂者以其制重于驅驂也蓋服馬身夾于輈控御固有定所而驂次服外縱之則外馳混之則內入故又有此制陰揜軌之板也車軸端爲軌又兩輪相去之迹曰軌軌在軾前以板橫側揜之橫用一板掩其前側用二板掩其左右橫側之板內而與此軌相映內相映是陰相映故謂之陰陰靷陰板上所係之皮靷也凡車轅之端設之以軛惟兩服馬得以用力驂馬之頸不當于衡而當服馬之胸無用力處故別以皮靷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使兵車之重驂馬亦得用力以引之也陰靷二字重靷上續者陰板上續靷之處也續靷處有環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車中之茵是君子所依者取其文以昭威武車輪之轂是小人所助者取其暢以便馳驅蓋轂在車輪之中以木爲之中虛受軸外則持輻其制長三尺二寸比大車之轂爲長故曰暢轂蓋兵車馳驟險阻欲其堅固而無脫輻之虞也駕我何看一駕字仍重在車上只與第者見所足而不齊毫也馬良而車益稱完車矣溫者就其做人溫厚言大概言其爲人如此不必作美其德亦不專指夫婦上說見秦俗強悍人習鬥之氣家有慷慨激烈之風而彼其偹誠猾純良也如下只形容溫字在其板屋用除充實顯忌亂我心曲就別離情緒

吉然方狄其勇于赴敵不得謂凄涼光景蓋此非羣棲少婦也想如王之人在其板屋正有慨不能行意○洪收是車軫之制五紫梁輈是車衡之制游環脅驅是制驂之具陰靷鋈續是係驂之飾然車之與馬合則車全分則兩廢驂之與服相則相佐背則相叛故御車之妙在焉○車制考方者爲輿輿上横木爲軫高者爲蓋直而曲者爲輈上下之横者爲衡車箱旁之材木爲較横兩較之間者爲式式前三面之材爲軓貝者爲輪輪之中持輻受軸者爲轂轂于轂者爲輻輪之受輻處爲牙行地處爲轍又謂之軌○兵車者一人之制甲也兵車者一陣之錯甲也春秋之右廣偏行漢晉之武剛虎翼猶存此制後世毀車爲騎乘喪師卒而長轂遂不講矣無以禦乎外寇之猖獗也○鄭十六作謂小戎爲王置下非也小戎故伐收義相因耳大句備置一木然後後軫至前軫始曲而上吉猶連軫也兩句當一節肴王服驅于驂以動靜爲義然止人意多也陰靷揜軌鄭氏曰軌在軾前叅車轍端而板三面横側揜之鄭氏又曰揜軌在軾前似揜軌其名如游環脅驅之例也然曰陰板之上則游環板之續制而不直揜

軌制以力板以熱續連之而鋈飾之○一字一意而又四字共一義事皆係驂兩句並一節文茵暢轂連駕我騏馵又一節也不必如俗說曰上五句是車此一句是馬如玉不至德說亂我心曲亦連在其板屋亦兩句一節凡詩皆如此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駵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畫龍于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于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念之極也

〔申講〕然此西征之車馬也我固見而述之而猶有不盡于所述者試詳言之可乎今夫一乘之車驂服各兩則馬必駕夫四矣而有取夫牡者謂乘馬之駿牝也今之四牡何其孔阜乎既修既廣若有以別于凡馬矣四牡之駕馬各二轡則轡不止于六矣而執止于六者謂驂轡之半執也今之六轡不在其手乎一轡一控亦足以馭其良御矣然轡則六而馬則四也是故有服馬焉夾轅以馭則命之曰中于稽其類則青黑之騏赤馬黑鬣之駵者是我車齊力不齊色差且取諸淵消之名產也而居乎中者足以制乎外矣有驂馬焉夾服而起則命之曰驂及其物則黃馬黑喙之騧赤色之驪者是武車尚強不尚文採惟取諸閑廄之良駒也而居乎外者足以輔乎中矣乃長驅之用莫壯于車而依雕必恃乎捍禦衛之有弗周不將受矢石之患乎于是有龍盾之設焉文之繪于干也固足以裕物采之華而載之必以二也尤足以預不虞之備破敵人者不將望其盾之森嚴而知我車之弗能抗矣乎長驅之良莫過于馬而驂馬尤難于控御之有弗至何以範中而之避乎于是有觼軜之設焉以係夫轡也固不患于馬壯之或逸而念以資其觀也尤不徒于文采之弗炫彼敵人者不將望其觼軜之煇煌而知我驂之弗能撓矣乎以是行師宜無往而不克矣○顧我君子以溫恭儒雅之資從討罪復仇之事馳驅秋積之鄉在彼西戎之邑○吾儕未審臣子有死事之義旋歸之期方在何時乎胡爲不日不月使我念之

切而憂心沖沖一至此耶情爲義制亦末如之何也已

〔疏解〕此章亦只叅疊說去四牡四句以馬言龍盾二句以車言然特就上物耳所謂車馬亦非二物蓋馬以駕車而車則馬所引以行者也孔阜見耐驅也六轡何兼中驂說四馬八轡止言六轡者何蓋服馬四轡全在于手驂馬外轡在手內轡在軾不須牽挽故只六轡在手此則可任操縱而有以制馬之逸越矣騏駵騧驪分樣類而言即上所謂四牡也戎事尚強故不齊色而齊力亦見爲天下之名馬也不重中驂二字要知四馬亦只偶舉以概其餘況上文又言騏馵可見秦馬之多玩所是字見各當其才也盾干也以木爲之即俗所謂遮箭牌也人在車中非盾無以爲衛又恐其破壞故以二盾合載兩龍見變化之象載二見預備之周然此可見所重合載不重兩龍也一說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爲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壞也觼環之有舌者以繫馬之軜驂馬內轡也不可當陰靷之制看彼是引車之制此是控馬之轡蓋兩服四轡與兩驂外轡皆貫諸游環之中而執之于手惟驂馬欲外出則制于游環欲內入則制于觼

驟則内轡不須以手牽挽故得係之腰亦不至以多而亂耳係轡見轡持之固
厭金見文采之章然此句所主在軜所重在鋈不貢軜驂上四字與上章兩意
在邑者想像其被堅執銳出入于板屋之地也方何爲期只是菲人未得意固
邑於胥臣于無從旋之理也末句思念之情釋于公義之餘見情正亦不能忘
之意

俴駟孔羣（音群）厹矛（音求）鋈錞（音隊叶徒猛反）蒙伐有苑（叶音氳）虎韔（音暢）鏤膺（音陵叶於良反）交韔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音衮）縢（音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平聲）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

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于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于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交二弓于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䩌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于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申講）然章首之猗又不但此也吾見驅馳擊射之具備之也預而用之也周試終捷之可乎四馬有甲則欲淺收之薄以爲俴駟而薄金爲之取其便于旋習也人馬相得則因孔羣之條以爲孔羣而驅騁從之且和諧而中節也然馬之和也固足以利乎車使矛有非銳非所以致果毅也故厹矛所以擊刺而鋈錞白金其端堅也夫蒙可漆觸可鋈而錞亦可鋈軍中多利斯之威矣乃矛之利也固足以威乎敵使干有不備非所以遮矢石也故中干所以捍蔽而畫羽雜文其文苑也夫爲文茵爲龍盾而復爲蒙伐衆目有炳耀之色矣然矛雖利而程能于一矢之加非其任矣爰有弓韔弓不容以無室而韔以虎皮爲之炳然彫虎革之變其飾有苑之文與代雖偏而制人于百步之外非其備矣爰有馬爲馬不可以無飾而膺以白金鏤之燦然備物采之章其飾婁錞之制歟夫矛吾知其能刺伐吾知其能衛弓矢吾知其能及遠則亦可以已矣然弓之利也爲其決則弓之備也當益精吾觀其韔藏弓者猶是耳乃韔止一而其藏足用也而一韔可容二弓弓取其二以防折壞也而二弓可以弓韔備盾則用合弓則用二因有備無患之道乎吾觀其弓虎韔者猶是耳乃弓有二不但張也而閑之使常可張故取諸竹弓在韔當其弛也而縢之不任其弛故取諸繩蓋轡必用來弓必用決則慮堅若此之意乎由是而驅馳馬横戈矛先實勇術彼之縱放突騎弗能當也援弦鳴鏑射賊及遠則彼之革笥木盾弗能支也以此當械伐彼西戎在君子固無辭往役之義矣然我也念睽違之既久慨音塵之無期載寢焉而居焉之不寧殆心搖搖如懸旌矣而是君子也言其爲人則溫和而可親安靜而不暴厭厭然此良人乎言其德音則備于身而聞于人修乎邇而見乎遠秩秩然此德音乎夫良人可親也而不得以常接乎目使我如之何而不思也哉夫以從役者之家人先爲其車馬之盛而後及其思念之情可謂先公而後私矣向非以義與德何以能使人如是哉

（總說）此章首句只馬下五句只能爲馬餘皆是車上之物俴駟孔羣以薄金爲甲取其輕而利于旋習故其行甚和蓋物不和則不得群聚故以群爲和亦見教之有素而無逆爲之虞也厹矛刃有三角者刃在上爲末其下當平底處爲木謂之錞則鋈金以飾之盾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蒙伐有苑言畫以雜羽之盾苑然有文也厹矛利擊刺也此王敵人蒙伐備矢石也此示自衛虎韔者以虎皮爲藏弓之室著其威也鏤膺者鏤金以飾馬當胸之帶彫其文也交韔二句交以弁其體二以備其壞竹閉是擎也以竹爲閉依弓之形夾于弛弓之裏用繩約束之而後納于韔中也俱虎韔内事厭厭只是言其安重從容而不躁率悠然意深就平日德性言不專指夫婦上說良人婦人稱其夫之詞德音亦就平日聲聞言秩秩有序者自内及外自近及遠無非聞之言也夫以此厭厭之良人而有秩秩之德音今乃久從征役而不歸此所以思念之也卽前如玉之意若曰以賢故思之失其言矣〇大抵從之後之爲體叶者二遂之景之爲不代叶者各一韻之交之間之爲弓叶者三于此見綜覈之必周成武之必飭西征其乃萬全之師〇今俗雖捐然行師事大非忘勝者所能辦曰溫日厭厭日秩秩德音已逆料其必勝矣此雖就平日說而師中之紀律秩書亦宜舉想〇此首是一篇好工記〇陳卧子曰小戎非世道之幸也咸陽八百里

衆而付諸衆禍之而後稱兵敵王是人又進而爲子矣秦楚因戎狄之流而稱中國之干戈是以戎治戎也以戎治戎而得其中國之度實則中國亦戎矣此吝相一匡之功所由成而孔子許秋所以作也秦楚治戎狄齊桓治秦楚孔子治齊桓然則春秋者秦離之續而小戎者春秋之漸也吾故曰小戎非世道之幸也○黃勉玄曰大抵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小戎之婦君子矣之謂其爲君父也而奈何目是之役孝莊不道岐豐立府土薛食上國心帝九鼎槃廢宗周而帶甲百萬勢若建瓴者不以攘戎而以滑夏不以討逆而以犯順是徽因之西戎方滅而垓中之西戎復作矣故使漆室之女蜀之能不干涉秦之婦抚脫而二嗅息耶○凌駁甫曰思其人因思其車馬思其車馬因思其車馬之制度頭致所居反反覆覆的是空閨閣中神往念場一段痴情痴景漢魏樂府古詩亦往往有之自車制不傳而此詩遂作極難接奧之詞看不知古人蛇蟠車制雜婦人女子獨目稱口皆能成章初無疑難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章全吉○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反復咏嘆想像其人所在而因形容得見之難也各上四句是因時而思其人之所在下各言求之而不可得○唐荆川云此詩不知所指蓋秦尚首功無好賢樂士之風尚勇力無男女淫奔之俗其所思只泛言不必求其實也○一段縹緲深情無所寄托因假而有思因思而有人有境既非可望可即之人遂爲若遠若近之境總是思情所發不可捉摸作懷人作悲秋看未得

蒹音兼**葭**音加**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音素**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上二句已丙瀰庚　下于內川　辛酉山東

賦也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濂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存疑蒹葭若曰大人意有所結則觸目皆傷懷之境是以于情渺渺無當蘆之物色而不覺有係思而不能去者彼蒹葭之生也亂我懷之其色則蒼蒼而未敗矣白露之降也金風氣肅其象則凝結而爲霜矣此非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乎斯時而江天寥落四顧無際則對此淒涼而喚有端之交集悲莫悲于斯時也乃斯時而有所謂伊人者果安在也水勢方弘烟波浩蕩伊人乃在此一方也遡洄氣于方州結遐情于千里應與蒹葭白露中被于但往從伊人于縹緲之鄉乎則子且逆流而上不憚渺渺以從之而無如遠莫能致其如道阻且長可幾而不可至也則子且順流而下不惜遐游以從之而無如室邇人遐其如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也蒹葭之如蒼蒼白露之橫江望水光之接天嘆美人之一方此時此情何其有極也哉○附錄蒹葭蒼蒼一章張嵩齡文及文評以資觀覽○蔡序而懷人者有賦其難覩之致焉夫以蒹蒼白露之時而伊人乃在水一方也求之而不可得伊人誠何如人哉秦川渭水之間有隱君子焉其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詩人爲之賦蒹葭其首章曰凡人寄懷之感不深則觸景之思不切今日者物華搖落時序蒼凉對景懷人我思

在茲茲秋水闊矣遊何時乎而不見夫蕭條于澤畔者有所爲蒹葭乎吾目中有蒹葭吾意中原不在蒹葭而何以觸緒紛來一若蒹葭之亦寄于感也不又見夫零溥于草際若有所爲白露乎吾所見有白露吾所思又不在白露而何以觸時動念一若白露之亦係于懷也子感蒹葭也哉彼蒹葭者何地不蒼蒼而何獨此之蒼蒼者有感之切也子懷白露也哉彼白露者亦何年不爲霜而何獨此之爲霜者係懷之深也則意當此葭蒼露白之時有所謂伊人者與子聯歡而息和乎若然則子得引伊人爲同心伊人亦得藉子爲知己又意際此蒼葭白露之令如所謂伊人者與子相對而盤桓乎若然則伊人得我而秋光可不寂寞我得伊人而秋景可無悲傷而無如其在水一方也夫謂之一方則似可跨而介烟波飄渺豈伊人而亦在若滅若沒之間然謂之一方則未易縱葦所如要水蒼蒼彼伊人亦竟在恍兮惚兮之際是耶非耶是也明明有所謂伊人而胡以遡洄從之而其道竟阻且長也非且又隱隱有所謂伊人而使我遡洄從之而宛然在水中央也于中流而上下徘徊容與但覺其人則是而

其境又非望衣而其遠溯洄從之斯又覺其境甚邇而其人則更何人乎何處
我可望而不可即可仰而不可親乎然則子將如伊人何哉亦惟有極目川流
託懷于蒹葭白露而已矣〇蒹葭白露二句是從深秋景色引起胸緒與蒹原
不得十分作悽楚語文妙只作對景懷人引子爲得不即不離大有秋水長天
之況落出伊人何先將欲相視寄之意繞一番然後折入在水一方得多情
致至爲溯洄四句惝恍無端逼肖詩人寓目神物〇昔人謂秦俗剛
武若非蒹葭一詩迷入涓水秦川黯然無色是作者靈蕩尺幅間宛然有層
樹蒼茫烟水迷離之致有此詩自不可無此文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音遲 所謂伊人二句乙卯歲取

賦也凄凄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水渚曰坻

串講 彼蒹葭則凄凄矣白露則未晞矣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思之伊人則在水之湄矣溯洄從之則道阻且躋既遠而不可及又欲溯游從之則宛在

水中坻雖近而不可即夫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爲情哉

蒹葭采采叶此**白露未已**叶以始二音**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上二句丁巳順天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串講 彼蒹葭則采采矣白露則未已矣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思之伊人則在水之涘矣溯洄從之則道阻且右既遠而不相值溯游從之則宛在水中沚雖近而不能并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爲情哉吁秦人之思深矣第不知伊人何人而動人景慕至此極也然秦之無人所從來矣蒹葭之思其亦寓言也夫

通解 各章首二句只點一時之景象如此不是秋水方盛觸景思人却是有伊人在其意中見有川流河面益切耳蒹葭句有與秋色但新意白露句有與秋光同深意思在境先蒹葭白露皆其寄耳總是一篇秋色凄涼景況所謂即心生境也伊人之說亦若有其人并不得而指其人者然始名不落于人間伊人真可謂高矣所謂二字最有味正是意中人難向人說之意在水一方只是想像其所在非真有定處也一方猶云大各一方蓋遙想其人所居杳然有遺世獨立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者總之在而無在也懸虛說个一方正爲下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迹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會得此意則逆水亦是借話溯洄四句正解所謂在水一方也此四句是往來路只是無方以求之意道阻且長就水上形容之目道路說長以波流之洶涌言躋以水勢之湍急言右以水面之遙隔言宛在水中央正從一方想出宛者非定有人在正是縹緲無際景象極狀其難見之意與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可以意會人抵若遠若近令人可望不可親耳四句總形容欲如此求之而終難見之意非實有上下求之而不可得見也〇一篇俱就水說故以蒹葭二句爲敘秋水盛時景色而蕭索凄涼增人傷感之意亦恍然見矣兼可想秦人悲歌意氣〇蒹葭白露自是詩人佳話時文模擬斯襲如秦川渭水烟景橫秋等語最爲可厭〇所謂伊人

四字不言姓名不言人品無限深情千古莫測既非桑間濮上之妖淫又非同澤同袍之悍勇秋水馳神寄思塵外意者岐豐故地自有奇人而世運已成囘天無計徒付之水邊一望而已耳渾涵之極感慨之深豈凡心可識〇黃劝玄日此詩所指不知何許人然觀其所敘景物皆瀟洒脫塵則其人必高出于塵埒而非流俗之人所同者秦無好賢禮士之風安得有此意而周禮義之遺尚在伊洛之間或有異人者出而舉世仰之以爲不可及者乎〇此詩在國風中是第一篇縹緲文字〇此詩不知何指但從本文索之便有無窮詩家情思自有一種可思而不可言者〇此詩慷慨低囘千古絕調即考亭不可遽下註腳宜淘恍迷離而讀之〇李峽谷曰周之末造洵西周之地寂以界秦其民不復見周官威儀悵然有西方美人之思爲若曰斯時也非無詩人猶于之從可以邀歡于宴邀亦非無爾衣佩上之賜可以慰聊乎新輝吉甫有懷乎伊人伊人其何在乎云云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章全旨○通詩二章俱要得詩人見諸美意首章美其容貌盛而有以稱其位是贊詞下章美其佩服盛而欲以久其位是祝詞上章所稱是已然事下章所願是未然事誇美意固親容服上見亦要說如為諸侯方見君無久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叶莫悲反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叶渠之反 **顏如渥** 音握 **丹** 叶都 **其君也哉** 叶將黎反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串講】詠終南者曰事出于習見者不足異惟得于創見者深可詫嘻彼終南維函谷二崤之阻華貢之屯附九州之上腴也而果何所有乎于縣其類則有白色之條矣又有似杏之梅矣我君子受天王之命而居諸侯之位其至止于斯也豈無所有乎哉見其服于身者物采章于七命而有錦衣狐裘之服非復三

命之舊服已也見于面者氣體發于所養而有顏如渥丹之容非復百乘之車乘已也有此衣服有此容貌允乎千乘之主其賦也豈不稱其為君也哉

【講解】此章興意至五句止以終南之上有條又有梅興君子之來服盛容亦盛也終南即周岐豐八百里之鎮也秦公受平王之命得此地以為封邑君子至止要看有正是逐戎之後就封之初既膺王命而奄有岐封時事至止內須默帖為諸侯意則下文稱其為君意方有所歸錦衣狐裘只作一件看鄭氏以素為裘錦素白而日錦蓋用五色絲織以成錦而以素為主顯其白耳此見等威異于錫衣非復三命之章服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言赤而澤也此見氣體發于居養非復百乘之丰采也其君也哉承上二句說非言克盡君道蓋言有此衣服有此容貌足以稱其君之位也○首無奇曰周都豐鎬而封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宮節南山刺尹氏皆指此山也岐嶓山名莫如終南終南正乎王所四之境詩人誇地有名山山多材木見雍州之為上腴與隴耳至此便有雄視四海睥睨八荒氣概非僅僅游觀說勝而已味其君也哉以有始見驚訝之意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君子至止黻 音弗 **衣繡裳　佩玉將將** 音鏘 **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己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串講】謂彼終南既嶔崟有之險阻[illegible]相大地之奧區也而又何所有乎言其勝則有廉角之紀矣又有寬平之堂矣我君子承一王之命而為諸侯之[illegible]其至止于斯也又豈無所有乎[illegible]可親非復赤芾之舊矣言其佩則玉保于身而將將之可[illegible]此位服此服殆必常至此終南永為吾民之所愛戴而長膺[illegible]可也而其壽考不忘哉吾因深幸而預致南山之祝也要之君道[illegible]不專于容服壽考之徵不在于佩服而秦人之稱頌如此則惟知有秦不知有周矣

【講解】此章興意與上章同紀堂見屹莫于不拔也○黃雲蛟云若拱若揖而日月為之虧蔽如崱如屴而風雨為之徘徊乃若都會則烟火所通者為宗廟若

[illegible]則神祠所[illegible]者于里[illegible]紀堂二字可詞刻畫黻衣繡裳亦作一件看言衣[illegible]上繡[illegible]也黻皆在裳此云衣者衣其總名也此與佩玉句見非向之赤[illegible]矣壽考不忘只是願其居位長久勿作頌禱說蓋謂只是無窮之意[illegible]此位服今日之創見者又為後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壽考就君言不忘就民之不忘言○按終南固岐豐之地而文武之所由興也成周之根本在是而嗣子乃輕棄之以委于秦延及孝路孺孺秦食六國而席卷于始皇且創制改物蠱取周官之威儀而變革之此又王伯升降之機觀世變者為之深慨○薛方山云傷周公之宇畜人而以創伯公而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譏之終南入秦周欲不亡得乎

終南二章章八句

黃鳥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皆重惜之詞以殲我良人句為主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葬之人下各表其良而重致傷悼之意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維此奄息百夫之特　臨其穴 叶戶橘反 **惴惴其**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因反）殲（音尖）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

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

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

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慄蓋生納之壙中也三

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串講〕言交交黃鳥者因天下之不易得者賢也而貴乎爲君者保而留之以輔

子孫矣終民可矣哀哀三良何不幸而遭此烈禍耶彼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

誰從穆公以死乎則子車氏之子奄息矣夫以人從死已非愛民之心然使從

死而不及善人則其可哀不如此之甚也維此奄息其才德足以抵適乎等夷

其武勇足以振拔乎流俗誠百夫中之傑出者可寶之以爲國家永爲吾民

之表率也今乃生納于壙當其臨穴之時而惴惴然戰慄焉可哀甚矣彼蒼者

天福善禍淫此常理也胡不佑我良人而殲我良人之命如此乎然是禍也若

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是非不愛其身而以從死爲不足長

也蓋彼固百夫之特而足以爲秦之重故以百人贖一人亦甘心而不辭耳其

如卒不可贖何哉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音杭）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串講〕交交黃鳥則止于桑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仲行矣惟此仲行才勇之

備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防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惴惴其慄焉彼蒼者

天生此良人亦可愛也何爲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乎是禍也若可貿

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卒不可易而使痛悼之極耶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鍼音針）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串講〕交交黃鳥則止于楚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鍼虎矣惟此鍼虎才勇之

備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禦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惴惴其慄焉彼蒼者

天生此良人亦可惜也何爲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乎是禍也若可貿

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我卒不可易而使悲傷之切耶信乎謂

三良之不得其死也若從烈也大無親也康公之忍也從亂命也爲無辜也痛

哉

〔總解〕各章以黃鳥之止得其所反興三良之死非其所興章四句止言棘荊

棘也黃鳥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乎此以黃鳥之止非其所興三良之死非其所

下文桑者人所常采楚者人所常刈皆言止非其所也意亦是誰從乎極重嘆

惜康公奉父亂命迫之使從也詩作于已葬之後故講時公自其人之特則特出

于百夫矣訓防爲當名器如隄防之防水寧撕臣中流之意此禦者亦只是一

人可以抵得百夫此調說才猷智慮言略說單以武勇當之未交天生死之際

衆皆重之三良縱不爲無益之悲亦當能全無介于其懷耶惴惴其慄見得三

良決非自殺以從也夫亦有所迫而不獲已耳無所哀訴而但痛之蒼天之殲

以致不平之鳴也亦不敢斥君之詞如可贖兮正痛恨其必不可贖也若曰亂

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人代便失詩人渾厚之旨使三良果欲以身殉則詩

當言代不言贖看一贖字蓋有迫于君命者然人百其身正應百夫之特來叠

說固以一而當百此欲以百而易一也○太史公曰秦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

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君子是以

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蘇氏曰三良不以遺子孫而以殉死彼秦誓所謂以能保

我子孫者何其言之自相戾耶夫殉葬非古禮也況三良乎以穆公之賢猶爲

之此詩人所以致譏也○陳永嘉曰穆公悔過目見于秦誓乃人之用用人

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卒以從死事說者以爲穆公之命夫昌爲方亂未可遽

從帷堂未敢無所復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論之

命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應劭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

共此哀于是三子許諾及公薨三子皆從死陶詩云臣厚固難忘君思安可違

其不詗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爲殉蓋據此也陶子三良無貶詞至唐李德裕
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以死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
泰山重安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喪良已微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
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謂三良亦不得爲無罪也及過
秦穆公墓又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乃是而
其論始定陳乾昔之子尊己魏武子之子魏顆皆不從其亂命而以妾爲殉君
子美之康公魏二子遠矣○夫子錄此詩皆見秦雖是岐豐之地而猶用夷
狄之惡俗符中國而夷矣痛之極也○劉安成曰古之葬者有芻靈明器以爲物而
不可用如獨愛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于作俑又不幸而至于用人然
作俑者夫子且以爲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
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然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
嬴氏之統綿夫始皇不知所鑒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
之禍及子孫如此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
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
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于此其罪不
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爲無
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于壙其罪有所歸
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
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
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
衰至于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于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
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晨風章全旨○通詩三章下句俱憂思之意由淺而深以忘我字爲主而以欽欽
靡樂如醉字爲骨有一步深一步意各章上四句與已之不忘乎君子下言君
子之忘乎已也忘字亦本下忘字生來註只云以夫不在恰恰不關上章之[illegible]

身者然要亦不必深求
鴥音聿彼晨風叶孚音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
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
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申]說鴥彼晨風者曰不可解者夫婦之情苟可相安無容言別也前深其忍相忘
也我于君子之不在而豈能以忘情哉今夫鴥彼晨風之鳥則歸彼鬱然之北
林物尚有所歸矣況我以君子爲歸者也今乃遊于外而使我不得見之是
以嗟吾之遠而念此身之無依憂心欽欽而不忘焉夫我之不忘君子如此
則彼君子者亦安以我之心爲心可也如之何不日不月而無返之期匪直
匪來而無來歸之期乃忘我之實多乎哉蓋反復思之而不得其故矣。
[講解]此章大意雖與下章同而興意則異此興有取義蓋晨風依北林爲歸與
婦人仰君子以爲歸也欽欽註解不忘正與下忘我相應如何如何二句承上

二句說忘我只不歸便是多者以時之久言之也猶言弗念來至而忘其歸期
良久耳註引扊扅之歌蓋証忘字之義不可謬入先貧後富講○扊扅戶扃也
○程子曰以晨風與君子啟其往來之疾也○忘我緊根憂心說此蓋其言其
不當忘非疑詞也
山有苞櫟音歷叶歷各反隰有六駁音剝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駁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駁矣未見君子則
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申]講彼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駁矣況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靡樂而靡
樂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念其淵之深而遽歸之無期乃
忘我之多一至此乎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也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申]講彼山則有苞棣矣隰則有樹檖矣況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沉迷而[illegible]

靡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思偕老之信而反屏之無日乃忘我之多一至是乎夫既明言己之不能忘情于夫而直言夫之不忘情于己其情至其義盡若婦人者其可謂賢乎

【合解】此二章以山隰之所有興己之所憂靡樂甚于欽欽而但憂而不忘猶有樂可解此則并樂不能解也如醉甚于靡樂而猶知有不樂此則并不樂亦不知矣○膚築有抑鬱無聊不能為情意故云絶無可樂之事似深一層○晨風亦聚疑于禽蟲草木中各取所辯者為何○呂東萊曰秦之寡恩于晨風推與見之王子擊好晨風雖當中山放棄之後猶得父子如初詩可以怨非可以興此類也夫○按雍州無鄭衛淫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之歎是也夫秦民輕生好戰樂其室家而莫之顧寧保其無相忘乎吁觀此亦殷頑之風遠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總是結恩愛于平日正欲其患難于臨時也重在與子上各章語氣自相呼應一則見其有從王之義一則見其有相死之勇須說得忠勇激揚方似秦人口氣寫出他一種北往觀聖之氣便有并吞六國之雄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叶步皋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于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倣此

【講】賦無衣者曰秦俗志在復讎烈士不忘報王國其秦而有情也而特患人爭小忿家掛私嫌至不共載天之讎反人人自異而不肯同心以赴國難是豈予與子所共相期勉者乎是故我之所以欲與子同袍者豈以子之無衣而故效推解之德者乎蓋以居士之士食王之食者皆當擣王之難安危有相倚之機豈王業未必有百年之無故勞逸有相乘之勢在吾人未必無一旦之征苟萬一中外有警天子下一詔于渭涇間曰爾秦索號勇悍也其率三軍佐我六師會有斯時也惟我與子實肩斯任而戈矛可不預修乎五兵利用有備無虞戎器備則精神作奮斗養為仇讎也而王之仇即我之仇我之仇即子之仇所與子同心協力以匡王國使天下謂我秦人能用猛以張朝廷也豈不偉哉然則恐惹于一袍之同者職是故耳豈曰無衣云爾哉

【疏解】此章同袍與下同澤同裳皆是同服意興師乃未然事須是言之不可竟指西戎言王指天子非指襄公也同仇非同與敵同為仇謂同敵王之愾赴難不避死也如云忘身死敵人異面心同婁身殉義形殊而心一是也諸說多云同仇謂以敵為仇同力以赴之也有顧同袍而益我力言此說仇字難各異而相死效忠之意則同亦可從若依朱傳誠恐難相愜之說使有快死的光景非詩本意○要看與子同三字共赴一王共拚一死舍不顧身而平日之相結非徒恩愛矣全要有他強悍勇往語氣文要孫他粘結的深心○附錄王于興師

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薛應旂文及文評以資觀覽○觀秦民之無二心而如周之王業所以長也夫周之民已為秦之民矣而曰王曰仇猶不忍自外于成周爲此周曆之所以獨隆千古與且昔周先王以岐豐之地昨秦而秦民猶在王畿井牧之沖也故其詩曰今何時乎天子其不復西乎諸侯有從者乎大戎其未歿乎王于是下令與師師非異人則向者共同禦武之民也父老相傳猶有公劉太公之遺市則向者務小殘人之衆也河山如故豈無力敵行虎之遺風乃修我戈焉修我矛焉于是相習則臨陣勇猛銳是用剔戟守國于非無仇者也特以內政未修不欲勞吾民耳今也羽書旁發王之仇即民之仇我能緩王仇也其能緩我仇也哉王非忘仇者也特以內顧未暇不忍棄吾民耳今也人懷馭下我之仇即子之仇子非忘我仇也其即忘子仇乎況乎未川為天下雄兵所聚與其私鬪勿寧公戰王命為一時人心所歸猶按兵不動則義旗將返而指子矣于其念諸○忘殺讐謀慨惜而文猶之麼殺有斷臭渴此辭○看服在趣中王字見秦民義氣所感不忘西周隱然示王以恢復之意欲

箋康公秦穆公之甥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贈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于咸陽之地乘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講]賦渭陽者曰嗟然逸渭者惟別而已矣而況舅甥之間又其天性之至愛者乎誠以我舅氏也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得以復其顧首之望則有任而泰之復合無期我能無送耶即必須更無別爲猶顧也送能無至于渭陽耶所不得遂舅爲別焉猶欲也顧渭陽之送非遙終歸一別而長往之途在邇何中邪懷因念行必以贈者禮也吾將何以贈之吾必有所以贈之蓋終行也必將列于諸侯而車馬所當用也我則以此象路之車四馬皆黃以爲贈爲尊乘錯衡與人路物采之制鉤膺鏤錫之雅而渭之良是何足以成禮蓋亦聊以將吾意而已矣

[頭解]此但敘其送贈之事如此只問開說路車乘黃之制亦以表甥舅之情耳不必用王氏送之遠贈之厚意亦不必用華谷嚴氏慨然以爲薄之說嫌不越境秦西晉東故東行送之至渭陽而止也路車乘黃諸侯之所乘者舅氏歸晉將爲諸侯故以贈之路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齋反**何以贈之瓊瑰**音[illegible]**玉佩**叶蒲眉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

[講]申言我舅氏也兄弟凡九人而彼獨得以復國顧忘者有還之日而死者無生之年于是因送而有思一踟躕間則有滿目淒然情有不堪者矣因思而至于悠悠一追誰間則有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者矣蓋縫縫千方千者無窮豈但別舅之是念後贈于御路者不已豈徒甥舅之爲情因念行必以贈者禮也吾又何以贈之吾必有所以贈之蓋終行也將列于諸侯而佩玉所當用也我則以次玉之瓊瑰與大璜琚之下佩以爲贈焉兩規折矩而鏘然其有節進揖退揚而鏘然其有度是何足以成禮哉又聊以寄吾情而已矣嗟傷舅氏從此行矣感諸舅昔念此須臾已不勝神氣沮邑異日者即能合盟相見求如今日止車渭水之旁悵然惆別之若豈可復得哉大率故惆悵之意加于往贈之人殷勤篤厚之懷溢于言詞之表康公亦可謂賢矣

[頭解]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悵惓不已有念母之意最合詩人不須說破論作者有無窮之感時曉舉下試諸侯之所服者瓊瑰玉佩只是一佩當若玉之美名用玉名曉瑰者美石之名玉佩所貴者瑀之屬按佩玉之制天子用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以此見諸侯固用石而次以玉者此亦有長玉比德之義蓋十九年之間公子所謂[illegible]之役必大者此也○重耳之得晉穆公之力居多秦穆公[illegible]以定晉也○[illegible]人曰驪姬[illegible]而已且[illegible]遠人之明兄弟九人而獨存見天心之有屬作外十九年而始返知人望之攸歸康公送之而贈以諸侯之車服者正送之歸晉爲諸侯非獨私情是關公義豈尋常餞別已哉○康公之送重耳一片甥舅至情殷勤自不容已說者謂秦無文章雅渭

陽一詩令人讀之怛然悲心頓興骨肉之思如行路[illegible]而問秋聲之時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爲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于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權輿章全旨○通詩二章總見其簡賢者之意各上一句言始時禮儀之盛中一句今日禮貌之衰末乃嘆其不能繼其始也只今也二字作對照意今于此處皆精神○要知當人之意中在這上用心[illegible]　居室一飲食之間而已然道在此[illegible]而不然禮意衰矣此便見其

君忘道而賢者所以欲去也諸説多云始終不可久留意愚謂只言終不如始而其不可久留之意自于言外見之以不補爲尙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叶音**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至于賢者每食而無餘于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御講賦權輿者曰人君之待賢也因其禮意之勤于始尤貴禮意之若其終吾君始爲于我也處我以渠渠之夏屋凡所以供億我者無所不至禮意可謂厚矣何今也禮意寖薄非特渠渠之不復見且至于每食而無餘者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終不能以及其始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廢禮而其所以廢禮者是忘道也寧復可以久處也哉

彙解徐敬弦謂此詩之言四馬嘆彈鋏所謂出無車食無魚意夏屋作殿宇一殺人君待賢之禮必崇之以安居養之以大烹故但言夏屋則每食四簋之意在其中矣遣衛白權始造車自輿始故借權輿二字以言始字意講中宜言不能繼其始便是不必于造權輿上起義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補苟反**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申講吾君始爲于我也食我以四簋之盛凡所以飲食我者無所不周禮意可謂盛矣何今也禮意寖衰非惟四簋之不可得且至于每食而不飽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後不能以繼其前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棄禮也其所以棄禮者是棄道也寧可以久留也哉

彙解四簋以盛黍稷孔子曰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蓋于常燕食非禮食也曰無餘猶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話從渠渠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厚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孔子刪詩至秦風而終之以權輿亦猶書至秦誓而終之以秦穆公也穆公服其悔過終權輿者弃其舊賢○此詩不獨爲士惜爲秦惜也秦之不得進于中國宜矣卒之抑止因以棄諸侯而草野閣多英雄焉一失其應群起而逐之胡亥以不世聲見有終其所由來漸矣君子讀秦詩而知秦之所以興讀夏屋而知秦之所以亡○張氏曰讀權輿之詩其述客抗儒之漸歟○渠臺山曰秦俗乘穆公土首功以積侯之恩而范雎去之如弁髦以白起之功而杜郵殺之如土芥加以商君之刻薄無改權輿之習俗固宜其滅亡之速也世皆尤商鞅之刑首鼓之暴而不知俗已見于春秋之時然權輿之賢不知凡幾而待其至恒無俟于發言之已無及矣○按易曰大烹以養聖賢鹿鳴之詩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夫穆公勤求賢士西取由余東得百里奚迎蹇叔求丕豹公孫支并國二十遂伯西戎何康公不世守之而使賢者有權輿之嘆耶○蓋行蒼云市盜則賤終南皆見秦之強大小戎無衣皆見秦之勤王駟驖求人渭陽篤親之也至黃鳥失賢晨風棄婦權輿傷士而秦爲不競矣夫子錄其善者見猶有先王之風舉其惡者見周不復西而秦之所以止于秦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詩經集成卷之十一　終

金陵陳元明書

陳一之十二〇陳國名大皡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豬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宛丘章全旨〇通詩三章一意首章刺其蕩而無儀下二章同其久于蕩而無節每章各上二句指其游蕩之處下則刺其無儀而無節也總以舞字爲主下鼓舞正爲中事〇說通陳無名山大川宛丘其因之勝地也蕩然而于宛丘鼓舞而于宛丘舞鷺而于宛丘無祁寒大暑而皆見斯人也賦之之詞〇首章稍言有情乎無冬無夏歲月流連今日宛丘明日宛丘殊少趣味更爲不及情矣此詩人之善刺也

子之湯音蕩**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子指游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〇國人見此人常游蕩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串講 賦宛丘者曰天下之不可溺者情也而其不可踰者禮也今子也以曠達爲高以勞事爲迂固而惟游蕩于宛丘之上焉無景陶情見之歌舞之間皆遁與所寄也信有情思而可樂矣但縱于情者必過于禮其見于容貌者威儀良失其無可瞻望焉又何貴于情思之美耶

疏解 上二句輕重在末句子之湯兮是以放蕩爲高故而放行之也湯兮內就合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蓋情思縱蕩盛盡禮法無實情故德間有何可瞻乎凡人溺于情者不足于禮樂于自使者傷于自放此一句語意從容不迫與直刺之者不同言彼非不有情思可樂也特惜其無威儀可望耳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illegible]反**值**音直**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白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于是也

串講 夫湯固無威儀矣而既久于游蕩則彼鼓所以爲舞之節也則坎然擊鼓以爲樂而其聲聞于宛丘之下焉彼于斯亦舞于斯矣且不特一時爲然也雖冬而隆寒夏而盛暑彼則無冬無夏而值其鷺羽以爲舞焉何有于遊樂失事之證乎

疏解 擊鼓值羽即上之湯然湯也上言湯故下言坎擊其鼓值其鷺羽今有容舞之久則鼓之亦久矣故宛丘之下亦值之由鼓來而後舞故下亦必值其無冬無夏言常舞也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無夏而以舞爲事者此尚書所爲恒舞也〇范弗遇曰冬寒夏暑人之所必少息於今也無冬無夏則他時可知矣游調有當時守者文與以禮今以舊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未貴以朝無可愈

坎其擊缶音否**宛丘之道**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翿音導叶有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

串講 缶亦所以爲舞之節也則坎然擊缶以爲樂而其聲聞于宛丘之道焉彼于斯亦舞于斯矣且不特一時爲然也雖大寒如冬大暑如夏彼亦無冬無夏而值其鷺翿以爲舞焉何有于長遊邦國之心乎總陳俗之淫蕩極矣此詩者既刺其無威儀又刺其無節其亦欲悲乎習俗之敝而思有以挽之者矣

疏解 李斯云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秦王嘗爲藺相如擊缶矣楊惲云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歌呼烏烏是擊缶秦俗也何以見于陳通解謂陳師從胡公于豐從來習其俗以鼓國人化之習武然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章全旨〇通詩三章間有不必相承一章言其歌舞之處二章言其往會之期三章言其相贈之厚總是述其事以相樂也既曰東門又曰南方歌舞已非一處既曰穀旦于差又曰穀旦于逝聚會又非一時男悅女而言其色美女悅男而贈以椒其言淫何所不至者且以大夫氏之女猶爲之其何貴乎

小民乎○按詩係是男女自賦其事此章註云于是棄其業以舞于市下章亦
云于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則又是述其事矣武朱子自
辨以說詩譜也然玩本文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及越以鬷
邁等語此詩竟似述其男女聚會歌舞以相樂也耳惟下章視爾貽我二句方
男女相尊悅慕之詞則朱傳正妙也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況甫反）**子仲之子婆娑**（音婆）**其下**（叶後五反）

賦也枌白楡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串講】賦東門之枌者曰人生行樂耳況可樂之地又無限也吾能無此往會乎
彼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宛丘之下言有栩也地莫美于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
物何哉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貞便體相安長袖與軒裾披拂婆娑乎枌栩
之下豈不樂哉

【疏解】東門二句以地言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有枌栩之
蔭人所趨聚也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註謂舞貌包歌在內其下即枌栩二木之
下也婆娑不必是舞但衍裔翩躚之美只是動靜舉止不似貴族之樣範也以
大夫之女聚舞巳非所宜況男女相與而縱悅乎

穀旦于差（音釵叶七何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于市而
往會也

【串講】然聚會必有期也我與汝差擇善旦而約會于南方之原良辰與美景俱
而所以暢吾逸豫之懷者恒于斯矣于是逢衆其所業不績其麻而相與婆娑
于市以往會焉一會遇之頃而其樂當何如也哉

【疏解】上二句是本然事下二句方是會也穀旦乃清明無風雨之會如後世言
良辰美景一樣往會于市即俗取鬧熱之意然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亦相約
總式謂此四句但一時事勿分約會往會作兩個時節看亦可○說通市如河
北所謂趕集處中所謂趕虛因赴南原之約而經過于市也○黃氏曰邪之風

俗其男耕其婦織其女采桑于八月載績則謹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于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音翹）**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言
又以善旦而往于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
美如芘芣之華于是贈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串講】然既會之後不能無所贈也是復差擇善旦而往逢以其衆而行貫心與
樂事并矣所以綿吾繾綣之情者恒于斯矣且今遇之余視爾顏色之美有如
芘芣之華然奇哉遇也而可以慰我心矣于是贈以一握之椒而交結好也其
樂爲何如哉夫男女聚會而領其相樂之事如此可以見其俗之不美而其來
亦必有自矣

【疏解】首句亦本然之詞次句方以衆行也視爾二句根次句來皆紀錄之詞男說
女而言其色美女悅男而贈以椒交相愛也不註以未有分耳○王龍舒曰陳

風多言東門蓋此門之外偏無風○輔慶源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其俗游蕩無度已
見于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觀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
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章全旨○此詩隱者所自作勿如考槃爲贊美之詞首章是自安而無慕
之意下二章是自足而無欲羨之心然首章雖是自樂已有無求意下二章雖
是無求亦有自樂意蓋能隱者必能自樂自樂者必能無求也非兩下之詞○
從來居處食色中埋沒許多人品本文可以等字俱極有味可以者無不
可也非必欲如是也豈其必者不必也非必不也下語皆活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音西）**泌**（音祕）**之洋洋可以樂**（音療）**飢**

賦也衡門橫木爲門也門之淺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爲之棲遲遊息也泌
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

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串講】衡門者曰天下之人各安天下之位則無不足之病不足者生乎不能安也而吾豈若是哉彼衡木爲門雖其淺陋然自我居之而容膝爲安自歉歉乎有餘地也可以棲遲而游息也泌彼泉水雖不可飽然自我觀之而臨流玩味自洋洋乎有眞趣也可以娛樂而忘飢也蓋樂之所在雖不過于衡門泌水之間而心之所游自恒出于衡門泌水之外舉凡天下之物可皆而非吾所得之境乎

【疏解】衡門二句隨所居而樂也泌之二句隨所玩而樂也皆自足而無求之意玩可字不若衡泌亦不外衡泌胸次中自有一段超曠逍遥泌水且無可飽只是玩泌水之光景可樂而自忘其飢耳此隨所遇而皆樂不必說胸中自有眞樂亦不可說人不堪其憂而我不改其樂若然則是自診矣。註雖字亦可字正相應見此混乎物而超乎物也。元吁云如衡門之兩傍家堂即門之中堂正房兄宇側旁是兩此楣橫木爲門故無此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

【串講】詩人一有求足之心則天下可欲之物亦甚多心何存已也吾自計之口之有食室之有妻人之大欲也吾不能無食之必甘妻之必美生之難期也吾不敢必苟可以食適口足矣河魴固美味也即不得魴而食之亦未爲不知味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乎苟可以娶嫡配足矣齊姓固良婦也即不得姜而娶之亦未爲不知色也豈其娶妻必齊之姜乎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奨里反）

賦也子宋姓

【串講】魚如河鯉亦我所欲也豈其得河之鯉則可食不得河之鯉則不可食而必于鯉乎妻如宋子亦我所欲也豈其得宋之子則得妻不得宋之子則不得妻而必于子乎蓋非分所當得而求必得之則求之不足以爲盈而適足以爲貽矣彼天下之可欲如魴如鯉如齊如宋者不可數也吾安能知之哉衡門爲

沐之間固有以自樂也矣夫以彼爲風塵之中乃能自樂無求如此衡門賢者可謂一世之高士歟

【合解】此言其戀非分之食色就若安素位之貧賤豈必者不必于是云耳非郊而遂之也魴鯉姜宋借言以見非理之徒不必貪以娶妻食魚滋味其味之美者齊姜宋子取其族之貴者非色美也。李氏曰食色性也人之大欲也食色如此則其餘可知矣而富貴功名舉不足以入于心矣。世人溺入苦趣病根正在一必字上終身擺脫不能打破此字關頭眼前但取諸物無不可以自樂。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回也不改其樂此言樂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益于得此言求也兼孔孟所言詳味自歸于古以來古素者必無所求無所樂。故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虚一虚一則化齊矣完衡門之志而化之其不可齊乎哉。李映碧曰鄭之淫也而有東門陳之蕩也而有衡門聖人删詩特錄此義所以見天理之常在而人心之不死也。附錄衡門全章移辭文及文許以資觀覽。以隱遁者一無所必者也夫苟可自適則衡門泌水豈非樂哉而又何外必爲想其自賦者曰吾人寄身宇宙但當問分內求不當于分外求多故以境適不如以心適而以若境之心强之使適又不如以忘境之心任其自適如予今日者寄跡衡門棲踪泌水詎非人世最寂寞之一境哉而吾以爲此可以與棲遲也有衡門在即吾之偃息在也人值之而無色者我游之而成趣矣此可以樂飢也有泌水在即吾之怡玩在也人把之而無心者我游之而不厭矣吾烏知大淸流之爲淡而甘旨之爲濃耶乃吾衡門而他必耶吾烏知夫蓬蓽之爲陋而廣廈之爲華耶乃吾泌水而他必耶若有必焉是食魚者而必河之魴娶妻者而必齊之姜然後可也豈其魴與姜而可爲吾必也若有必焉是魴之不足而且必之鯉姜之不足而且必之子然後已也豈其鯉與子而終可爲吾必也哉珍之品羞之物外之適動耶飄耶吾何味焉而必以是供口腹耶美麗之歡付之浮雲之過矣耶子耶吾又何甚焉而必以是充下陳耶一丘一壑見有不有定程可必者吾以可必安之甘食悅色人世何知厭

是不可必者吾以不必將之令而後吾亦以衡門泌水畢吾事而已復何求焉
呼此人可謂高尚矣○一派虛機行乎筆舌之際○若眼住而可以四必字寫
來純是安分語故佳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章全旨○通詩三章只是一個愛慕之意而反覆道之興以水何爲主
即所遇之地可以治乎物與所遇之人可以遂乎心也○陳淑自口彼美淑姬
此男悅女之詞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賦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
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串講]綠東門之池者曰美色人之所欲而恒不可必得者也乎今殆有達幸矣
彼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可以漚麻治其治麻之作以爲績治之資矣況彼色
美之姬吾得以會之于此也豈不可與之合曲長言而賡歌于唱和之際乎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

[串講]東門之池則可以漚紵矣彼美色之淑姬于斯而適邂逅焉豈不可與晤
語乎彼此答述之際我與子而皆藏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爲索也

[串講]東門之池則可以漚菅矣彼美色之淑姬於此而適相值焉豈不可與晤
言乎彼此談笑之餘我與子共相協矣夫以男女之聚會而托所見以敍其情
風俗之不美至于如此可概也夫

[總解]東門見公共之地可以見人人可往無禁止也彼美淑之貴女因世俗之
美閨房之秀也而可與晤歌可與晤語可與晤言無不可焉是謂淫風然按春
秋傳引逸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惟淑所云姬姜而指姬姜二姓所云尹吉也
此云彼美淑姬當只是女子之美稱說者云淫僻之風流行雖大家世族不免
焉似大況看書者當以意會一晤字有味解趣知味之謂所謂可人是也晤歌
謂與之合曲而歌也晤語相與答述以傳其情也晤言相與言論以導衷曲也
晤歌晤語晤言兩人意合所謂知音者方可自怡也○詩上技消詩須當見邂
逅之意近解云我之所欲此皆若能解其意則知答言合意之說也○水經注
陳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不相蘊中有故
意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可以可與皆易之之詞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章全旨○通詩二章竟是疑慮之意反覆道之以明星何爲主有悔某
增悲意語不相應義不相因不遂則以明星爲時明而見以爲興而坑本
章似言物有所遂其中人不得如其約爲反興也○期而負約是男悅女之詞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
○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串講]歌東門之楊者曰期會男女之私也而信在焉苟不可以相負也何子之
所期者而不至于爽信若此耶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牂而盛矣況我
之與子期會于此也蓋將以昏昔偵察之私伸之邂逅間也竊意子必如期
而至而適我之願焉何所期者昏也今啓明之星已出煌煌然而有光則將旦
之候矣而竟不至也獨何心哉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串講]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肺肺而盛矣況我之與子期會于此也蓋將
以昏昔繾綣之情寄之邂逅間也竊意子必應期而來而與子偕赴矣何昏
以爲期也今啓明之星已出晢晢然而大明則誤旦之節矣而竟不見也獨何
故我人有約不來與子一別以也子誠無負于汝汝亦肯諒于吾耶耿耿此心
明星鑒之矣

[合解]牂牂肺肺楊葉如此始向春之末迎夏之陽矣○一說楊葉牂牂三月中

與見故至于憂勞未何須假上句況來候美好之喬則清亮之意欲光明之意窈糾而遠而悠結也懮受頼慘而若悲慨之意料緊而不通也慅動搖之意慘悲於也各章字義須分疏明白○讀十日而首以承一句二句又一逝三四句又自作兩轉折而知而情長也○朱謂就日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見高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得哉用于不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宋玉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又云步裔裔兮曜殿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佼之意本太白詩云捲簾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意相彷彿○當時陳大夫孔寧儀行父淫於夏姬其下化之序所指者或其斯人與君子歌月出于宛丘東門之後而知陳之風俗其始也以歌舞為近而其終也以淫欲而相賓○呂東萊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一章六句○此詩本言從夏姬也乃不明言所從之人而特言其子二章本言

從夏姬之南也乃不明言其人而但指其地此詩之微婉處也須要看得此意然詞若為尊者諱而其事則有不可掩者矣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 叶尼心反 **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而講〕賦株林者曰人之有所往也必有故也而况大君之舉動非輕焉之觀衛係焉今吾君也胡為乎而往于株林也哉君將去株而從于夏南也然則匪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而適之耳夫果何為而從夏南也耶

駕我乘馬 叶滿補反 **說于株野** 叶上與反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而講〕然人之有所往也亦以其時也今吾君者駕我乘馬而往說于株野之中焉又不特一時說之已也但見乘我乘駒方晨而出以朝食于株如此而久如此而朝何為乎若是之無節也蓋夫夏姬不可言道而但指其子以為乎諱刺之意從夏姬之事不可道也而但指其地以致乎惡惡之意斯因忠厚之道而其實亦不容掩矣豈非立言之有法者歟

○合解首章一問一應又一解指定株林之往見為夏南下章言其往之頻也無隱諱意○胡為株林怪問之詞也從夏南耳對之之也復反言其詞匪適株林從夏南微詞也○言馬又言駒非一往也亦見其頻行也朝食非夜深也詩著禍亂之原也○雖且發矣猶朝夕株乎國人危之而不敢言也○孔氏微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本暫眼目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于是有狄人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于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爲楚莊王所誅

澤陂章余曰○通詩三章一意總言其相念之情首章泛言其容貌之美二章在甚於上言其美三章在於嚴上言其美此蓋女思男之詞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許氏曰月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男子也恐未必然○六宜活看然玩涕泗滂沱輾轉伏枕是婦人先是也○典意亦至四何止以狀典地相物非真相比也有字相呼與下無字相反照為興

彼澤之陂 叶音波 **有蒲與荷** 音何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 音四 **滂沱**

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

〔而講〕歌澤陂者曰天下常相見之人不識相思之苦也惟相思而不相見乃有不能忘情之甚者如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物與地相俯矣今有美之一人思之而不得見獨事與願相違也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哉是以寤寐無為而涕

檜一之十三○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是屏言其君好乎服飾而自已致其憂也以柄中憂字作主人君勵精圖治則所志不在服飾詩見檜爲彼國當衡爲有爲而于衣服焉急則于政事必疏于游燕日荒則于忠勞日缺偷安玩月坐以待亡此詩人所思之復悲之終又悼其不可既朱氏所謂爲君者非致飾于外要君者常不忘于中也○要知檜君只是修飾儀容不是侈逸制然亦不能自强于政事則國勢日蹙詩人無往不遑之處已隱然在不言之中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音潮）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游宴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詩人憂之

串講賦羔裘者曰法服所在固人君之所安致潔而政治所在尤人主之所當自强也試觀吾君何止知份于修飾之觀耶彼羔裘者諸侯視朝之服宜君服以聽政者今服之以逍遙矣狐裘者諸侯朝天子之服宜君服以述職者今服之以視朝矣修飾美觀而治政事于度外國之不能自强有以也然彼國家之憂豈能恕然不爾思哉但見憂思之甚誠廢政之不修而國日以弱其勞心蓋忉忉矣爾何爲而不思乎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串講羔裘諸侯之朝服所服以翱翔矣狐裘朝天子之服則服之于公堂矣玩一服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我心且憂傷也爾如何而獨不思之乎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膏古報反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串講吾又觀羔裘如膏非不濡然而潤澤矣日照之則有曜非不粲然而光明矣玩一物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中心爲之痛悼也爾如何而勿之思耶夫以檜之小國而又無政事若此則其危亡日近矣詩人安能已于憂哉

總說羔裘二句但是個好潔衣服而逍遙遊宴意即在其中此就見他不能自强于政治了或以末句方說出非也好潔云者蓋偷借以爲私服不足以逍遙而必服視朝之服視朝之服不足以臨朝而必服朝天子之服非好潔而何惟其致飾在此則不能自强于政治是以述知其將亡而思之切也忉忉思也憂傷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救也○如膏有曜總見鮮新意○大帖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諼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爲喜一以爲憂其所以可憂處到底不曾說出○憂思傷悼皆根上文意說不可謂問○補應源曰心無二用志于大者必遺于小溺于小者則亦無暇于大矣而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

皆憂勞恐懼而不暇于鮮衣也況人主以儀容爲華乃以服飾乎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章全旨○此詩總是冀見終喪之人而致其情如此但首章輕言憂勞下二章兼言愛慕稍不同耳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意須先提起庶幸也乃望幸之幸非既見而喜幸之詞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音鸞）兮勞心慱慱（音團）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

串講賦素冠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之人皆用之胡今之莫能行耶誠以父母之喪再期而大祥則有素冠之制而人子思慕遺戒未已則有哀遽之狀當此之時庶幾得見此縞素之冠服于既祥之後而急遽之人其狀欒欒而瘠瘦者乎望之切而見之難憂思愈篤至于慱慱有不能爲情之甚者矣

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制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隰有萇楚章全旨○通詩一章意總是以萇楚之無知也看草木之無知見己之有知則有憂下章嘆草木之無室無家見己之有室有家則有累此憂累二字總是一意而所以憂累者則以政煩賦重也然政煩賦重詩人口中不忍說出只從萇楚之猗儺夭沃說出自己之苦覩于猗儺沃沃便知搜括所不及剝削所不加而胸中無限酸楚不覺對萇楚而增悲矣○此詩首不曾說出自己苦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而樂之其苦處自隱然言外不得十分以己爽其樂矣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串講】賦萇楚者曰有生之類知則無之矣遭衰亂之世皆物之不如者未免有知亦復誰能堪此哉相彼萇楚下隰生焉其枝幹之和柔何若是其猗儺也但見其少好之色沃沃然光澤自如而一無所知也惟其無知則苛政之猛不爲之驚暴斂之虐不爲之懼故得以發榮滋長如是也吾正樂子之無知而乃無憔悴之容有如是也哉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串講】萇楚之生于隰也既而爲華則猗儺其柔順焉但見其夭之沃沃以遂其欣欣向榮之意自生自遂無有家也吾正樂子之無家而乃無外王之累也哉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串講】萇楚之生于隰也既而爲實則猗儺其柔順焉但見其夭之沃沃以遂其暢茂條達之勢獨此獨無有室也吾正樂子之無室而乃無內顧之憂也哉使吾而如子之無知如子之無家無室則亦不若是之困矣可不樂有知而樂無知不樂有家室而樂無家室其殆有情焉而無以自鳴乎托萇楚之詞不與渻矣。

【總評】人惟有知則有憂有家室則有累欲其無知而又無累除非草木然後可。故特借萇楚以形之言我願爲人反不若子之夭今而得其不爲汝矣之也全從一個樂字寫出若未嘗收煩賦中則爲痛亦必受苦故以有及室言之無家無室亦只還他無累便了不利有相樂字內要有已不如萇楚意然又須含蓄夫有知既不樂而無知又不能如斯如有是者此凄怨如民如此不如無生皆凄悲痛怵之詞為民上者使民欲爲盛昔之草木而不可得亦可悲矣。劉上王六夭沃迪下無知不遂上猗儺頁認定兩句一迪之傷之有生之樂人孰無之而詩人乃反樂草木之無知何哉蓋當時王室不綱人因忘檜故小國困敝而人不保其生如此為人上者安有所覺矣○漢文帝詔云方春和

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是言出于上所以爲治朝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是詩作于下所以爲亂世。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章全旨○通詩首二章是切傷周之意傷其衰微也末一章是欲西歸之人望其興復也意自相承不可作兩平看當以西歸爲主而神情全在傷懷周道中含無限感慨其由來全爲周失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爲但且乎也玩末章望人以輔周之意只是傷周之衰後耳諸說多謂周室衰微而侯凌弱暴寡小國偏受其害不堪憂苦故賢人憂嘆而作說亦可○此詩諸說俱作東遷後看按輔氏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其意尙冀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于齊桓之後乃復有覬覦之意直慨嘆思見之而已據此則作東遷前看者是也然亦有作既遷看者。

匪風發兮(叶方月反)匪車偈兮(叶去竭反)顧瞻周道中心怛(叶旦悅反)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也

[集說]輔氏曰匪風者曰王室之陵遲天下之安危係焉此固恒情之所然而瞻世變者所爲深憂也况我檜人實周人也其能忘情于此乎夫平時風發則有天然之變車偈則有覆轍之虞故中心爲之怛然者宜也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定無所介于心矣而顧不免于憂者特以顧瞻周道思如砥如矢之初所履所視之盛昔之朝周者皆由此以歸往今無復有朝周之迹故我念王室之陵夷而中心怛然有甚于風發車偈之感者矣赫赫宗周何爲使我心怛之至此乎

匪風飄兮(叶匹妙反)匪車嘌兮(音漂叶匹妙反)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曰飄嘌嘌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申說]平時風飄而車嘌則中心爲之有傷矣今匪風飄也匪車嘌也特以顧瞻

周道莫有朝周之人乃思王室之衰遲是以中心爲之傷弔而傷悲焉耳

[合參]匪風發則天變車偈則人危風發車偈大都出于使然不測中故中心爲之怛然也而曰匪者揭起下文不可于車偈處截斷了文氣蓋上下文氣甚急也周道西周朝聘之路顧瞻中有無限感慨意非是由周道而心怛只是見周道而心傷周道二字內便有懷歸周無人意在故末遂永言之○風發車偈形容亂世危迫之象猶云不寒而栗也

誰能亨魚溉(音旣)之釜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西歸歸于周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副墨]夫我切傷周之念如此使今有朝周者我將何以爲情乎彼魚我所欲也誰能烹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矣况歸周我之所深願者也但周室之既衰而王綱之不振朝覲會同之典其不見于天下也久矣天下之人誰復歸文武之道德念豐鎬之故都而將爲西歸之行乎有則我願慰之好音揚其忠義其節于以壯其忠義之行是因所以厚乎斯人亦庶幾使天下聞之而有以激發其尊周之忱焉耳奈何今無此人而吾之好音其將誰懷中心之弔怛當何以自解耶○作是詩者亦可謂心乎王室而並嘆今人之不知有王矣

[疏解]烹魚則可得美味尊王則可得善治皆可喜可願之事故以爲興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西歸指朝周而言之所該則遠好音是表其忠義以揄揚之意懷字註以慰字代之是慰其懷也非是懷抱好音去贈他也檜在周之東故曰西歸西方諸侯皆周室舊臣故詳其西歸而朝周以修侯典不必說到真受法度上然西歸處要見思文王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意註末二句是承子推詩人之意須于言外見之○溉之釜鬵猶太史公願爲執鞭之意○西歸未敢算到周道自此復興但使人心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故欲以好音懷其懷此是想望語亦原是悲感語○輔廣源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爲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爲之

喜慕思羨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義矣○呂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苦征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易寡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檜曹最爲小國即季子觀樂猶自檜以下無譏焉而夫子何取其風也蓋世道惟剝盡則復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殺促故其思治爲獨深今觀檜之風僅四篇而羔裘苦逍遙之君素冠哀純孝之子萇楚嘆不聊生之民時事至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歟變風之終于檜序詩者蓋有深意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詩經集成卷之十三 終

金陵子珂臣書

人不得其職。便合所遠君子疏了。故末章承言小人得志而君子失位。此詩當以
詩柄刺其君近小人句為主。○每章彼其之子處須著實發一段信用意思。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都外反 **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辭。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衍講】欲候人者。曰名器不可以濫施。用舍必期于能當。是故親君子遠小人。此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此國所以傾頹也。君子今日不得不竊議之矣。彼候人以迎送賓客為事。則其何戈與祋。而送往迎來于道路者宜矣。況大夫以正君善俗為職。必日宣浚明者。乃宜為之。若彼其之子。道不足以濟時。德不足以弘化。其不可以居此位也明矣。乃使之居大夫之位。而服赤芾之服者。凡三百其人焉。謂之何哉。

【困學】此章以候人荷戈與祋之宜。與小人服赤芾之非宜。以相反為興也。彼其之子。輕之之詞。以小人服赤芾。已見匪人在位。而況服赤芾者三百。則小人衆多可知。卽此便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故下遂承言之曰不稱不遂。○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候人亦應是士。身荷戈祋。謂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詳候人。註云。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此詩云。云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孔疏。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服冕服則必用韍韠。故註云冕服之韠。

維鵜音啼**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

興也。鵜。洿澤水鳥。俗所謂淘河也。

【衍講】彼鵜。水鳥也。宜在水。今在梁。則不濡其翼矣。然則有大夫之德者。宜服大夫之服也。若彼其之子。乃猶鵜之乃在大夫之位而服大夫之服。豈其有素餐之素風乎。以言乎服。實不稱也。何德稱而後然。以色澤而報稱。則金紫耀煌。非其質矣。君何為而取之。一至此哉。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張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音姤

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為稱。猶今人謂遂意為稱意。

【衍講】彼鵜。水鳥也。鵜在水則濡其咮。維鵜在梁。則不濡其咮矣。然則有大夫之德者。宜承人君之寵也。若彼其之子。乃凡品也。今乃居大夫之位。而蒙赤芾之寵。豈其有龍光之令譽乎。言乎其媾。殆不遂也。以望幸則見長。以叙猷則見短。則奚為承恩非其任矣。君何為而寵之一至此哉。

【合參】此二章承三百赤芾來。蓋上言赤芾。已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此則與其不稱其服。不遂其寵也。鵜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濡。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為興。此處義之諷。○沈仲容曰。鵜于魚勤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于梁。因人以飽。君子之下濡猶之子無功受祿也。○鵜稱寵見小人而為大夫之寵。則其寵為不稱。然而不意非刺小人之不稱。刺君凡不稱之小人也。

薈烏外反**兮蔚**音尉**兮。南山朝隮。**子西反**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衍講】[illegible]君子而親小人如此。則小人之勢。安得而不盛。君子之遇。安得而不窮哉。吾觀夫南山。其草木薈兮蔚兮。有以極其盛多。而朝日之間。有雲氣而升騰于上焉。然則小人以三百之衆而服赤芾之盛。服其氣燄之盛者。何以異于是。彼又觀彼季女之婉兮孌兮。守不字之貞。若可以得志矣。而飢困反自不免焉。然則君子以守道之正。而反遭貧賤之困者。何以異于是哉。夫稱溺之衡而名器之濫用。舍之倒置如此。則國家之敗由官邪始矣。曹其何以為國哉。

【困學】此章上二句。喻小人之衆盛。下二句。喻君子之困窮。小人道長。自然君子道消。此彼衰理所必至。蓋非朝夕之進。良由之漸。好女之進。惡女之仇。古今同慨。○薈蔚。以見其非一朝。南山。以見其居高位。木多而得其光則見雲氣。上濟

師之嶽乎

〔合〕能以上二章此興之義要明白此意取寒水下流而苞根見傷比王室衰夫而小國困弊言泉在春夏則生發而潤物乎于寒則下流而苞根見傷矣王室隆與陵明政出于一而澤下究至于陵遲則澤不下究而小國困弊矣興意如寒泉之于苞根有相傷之意此怕我之于周京有相悲之意當云冽然之下泉則浸彼苞稂矣况我愾然而寤嘆寧不念彼周京乎○徐儼張云此詩托興而內以為比與他詩不同說者多于首二句講來幾入正意又作興詩以起下意是一詩而重出之矣不知首二句中具比興二意今將正意先點在前便消列彼下泉浸彼苞稂則正意說得分明而因咏嘆其詞以與傷周之意是爲刋之○黃維章曰王室盛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倚安王室衰則大國肆凌弱暴寡之謀而小國倚困下泉所以寤嘆于周京也○夏敬參曰俱虛含不露即末章亦從有王感境便感嘆有餘情說破則索然矣○黃東厓曰陵表困弊君子何日得置于懷惟寐則稍忘耳一寤則慨然對嘆矣蓋猶望西京之

〔參〕緻也曰念彼周京者念其有王而若無王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串講〕夫今日之困同如此矣追思古昔盛時豈如今也耶彼芃芃黍苗非無自而美也由有陰雨之澤以膏之也亦猶小國之得所者由有王室之澤以庇之也然黍苗既芃芃而盛矣乃又有陰雨以膏之則蕃者其益盛矣向也四國存王民已沐其庇矣乃又有郇伯布德以慰勞之則其得所尤當何如耶今也不惟無郇伯之勞而王室已非昔日之王室古之民何其幸今之民何其不幸也哉

〔疏解〕末章依采岡說酌傳說如此再玩嵻山陽取方山之說今備錄嵻山云此章只是顯比而兼有興意說者不知拘于上三章之例于芃芃二句下作此語復芃芃二句作興體語說甚未諦但未解斷此之體乃見方山之義意更精如此章首黍苗之生于地者既得具之潤矣而陰雨之降于天者又有皆潤之潤此黍苗之所以益盛也以比四國之民仰王室之興隆既已庇且得所者實矣而大臣之旬宣者又有以盡其慰勞之勤此小國之所以益安也此本出體說用其語而相呼故為比而興諸者合之此甚有理做題從此說但時說沿習多不依之故且主舊閑云○四國有王則乾綱振矩大者不敢逆天子之命而弱小者遂得相安無事大國畏威小國懷德民被其休矣又有郇伯布德以勞之則其得所當何如耶末要補出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國逆相凌逼竊有王有字作實字看非虛空各而已有王而又有人勞之盛世之景象如此郇伯以賢其人不可美郇伯○陳爾斯曰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左傳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illegible]

匪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此詩分明謂周京無王而當時大國有恤于郇伯者謝同一恭做

下泉四章章四句○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于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曹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經集成卷之十四終

詩經集成卷之十五 豳風

豳一之十五〇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illegible]之際。棄爲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illegible]竄于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illegible]土地之宜。而立國于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七月章全旨〇通篇八章。總以陳邠俗之厚爲主。衣食兩字一篇骨子。而所以勤勤于衣食者。一言以蔽之。曰預而已。首章言其大略。下七章乃詳述之也。細分之。首章前段言衣。後段言食。總說言衣食之預。二章本此女工之始。三章言其蠶績之預。而忠于奉上。四章言其狩獵之預。而忠于奉上。五章言其治室之預。以見其周于禦寒。自二章至此。但是終前章前段爲衣之預也。六章言其飲食

之宿儲。七章言其農圃之要勤。末章言其祭祀燕享之忠愛。自六章至此。但是終前章後段爲食之預也。節節要見先公風化意。夫春而蠶。秋而績。冬而狩。亦爲衣之恒也。春而耕。秋而穫。亦爲食之恒也。乃其事未起而先謀。時未至而先備。日星霜露之歷其寒。草木昆蟲之驗其變。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中。其事無不備如此。此邠風之厚。而后稷公劉風化所感也。周公陳此。欲王御紈綺而思女紅之艱。享玉食而念農民之苦。使無一息敢自暇逸耳。〇詩中始字乃發端意。終字乃總言意。並以首章爲始事。下數章爲終事。〇章內凡時之屬陰者則以月言。時之屬陽者則以日言。言日者用周正也。言月者用夏正也。〇附纂全章總說初文及文評以資觀覽。〇咏豳風而知王化之由來遠也。夫豳固后稷公劉之所化者。是以有遺風焉。思哉。七月之篇所何陳之宛然乎。論人主不知稼穡艱難。則大臣之教失也。昔者周公以發成王矣。爰著之詩。托體賦歎誦以進曰。王乎。而亦聞邠之俗乎。請因豳風咏歷歷爲王陳焉。其地苦寒。室稼多黍麻之利。狐狸之屬。故春耕秋績。冬狩以爲業。其民性勤。內外無一人敢偷惰。故男子耕。婦子饁。女子采桑。耆老者授衣治室。蠶宮助之。執其與事。庫作一本于隰。被自日月推遷。以至風寒雷雨鳥鳴草茱木落。悉乘之以節而授之。以紀其事上也。猶家人之有父母也。必公先而私後也。一爲褒曰公子。一爲求曰公子。藏冰啓冰。公是用禴祭。羔羊朋酒。公是用享。邠之俗蓋如此態。以此思其一歲之間。何衣食室廬根本之計。咸如也。一國之中。何慈愛忠爭太和之象。熙熙如也。孰驅之頌。孰燕之享。王尚念哉。是則先王之化與。〇筆累章何曾不足以副其中。明簡其于無法。規撫其法者。其側乎中。可以遲也。〇說詩不得予章截句法。剛則齊整而然。使依題鋪敘而下。章中有左顧右盼不得展舒。何以謝之以武驅趣也。翻身早月背日。相如先生乃倒敘矣。〇將衣食居處月令物候一齊點次。過卑漏出忠愛其上意。一氣推致。文勢如從雲蓋掃孤月翻明。作全章題不可不知此凌駕裁剪之法。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獎里反）**饁**（音曄）**彼南畝**（叶滿委反）

三之日二句丙戌會試　三之日五句壬戌會試

田畯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〇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前段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申講〕豳七月者曰衣食者民生之原也所以使之足其衣食而興其忠愛者皆上之化也王欲知先公之風化盍觀之邠俗乎蓋邠人之計衣食也為其急而其備衣食也為其預以為衣之預言之時維七月斗柄建申火星下而西流則暑退而寒將至矣至于九月霜降始寒故長者授衣於家衆以為禦寒之圖焉天氣始肅而絺綌即更為絲枲重裘未獻而衣被已備于閨閣所以然者豈邠民之過計哉蓋九月雖非一之日也而未幾則一之日矣是日也天籟所動使人觸之而肌膚為慘者斯何風也觱發之風也則一之日之節候然也九月雖非二之日也而未幾則二之日矣是日也嚴凝所布使人中之而肌骨為凍者斯何氣也栗烈之氣也則二之日之節候然也向使忽而不圖無可授之衣可授之褐何以禦此風氣之寒而聊以卒歲哉是用衣雖在乎冬而授衣則在乎秋此其為衣之預也何如以為食之預言之蓋小民授衣之後即思粒食之原而田家卒歲之終正為力穡之始當夫斗柄建寅東風解凍則為三之日邠民於是惕然憂之以為耕必以器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具十畝而無一畝之穡矣于是往彼田疇以修田器缺者令之周鈍者令之利而庀飭之不遑暇當大陽氣蒸動土膏發則為四之日邠民于是惕然念之以為耕必以時有可耕之田而失可耕之節有田與無田同其曠矣于是即彼南畝以舉趾而耕焉何則疆以任其役比耦則亞旅率其能而疾趨以乘時焉斯時也播種之役壯者任其事而老者亦不敢即于安耕夫職其勤而婦子亦不敢享其逸于是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之耕為彼田畯者以農事為事者也見人之勤惰亦田畯所以歡戚其情者也今也治田蚤而用力齊則彼田畯之至見其無事督責無煩董戒雖欲不喜焉可得乎是故成雖在乎秋而務農則在乎春此其為食之預也何如

〔疏解〕此章備一篇之義上六句言圖衣之預下言圖食之預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于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首于春所謂預也前段重授衣後段重于耜舉趾首二句知天時而授人事也一之日四句言所以授衣之故也七月夏之七月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註中斗建申建子之類俱指斗柄而言斗柄十二月建十二方皆于初昏驗之凡觀星之次舍者必于初昏也火為心星屬陽六月炎著此星在南方至七月炎退此星西流于斗之未位則陽消陰長之驗暑退之兆也○劉安成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時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昏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此詩七述邠俗而七月流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授衣非邠公授于邠民乃家長授于家衆使老有帛而幼有衣也含下讀意此只言衣至一之日二之日便兼言褐令下有[illegible]只可衣下文通十一月以後而言故兼言褐也或云不宜以衣中兼褐也在內其說亦可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以日言陰而日陽想見扶陽抑陰之意○說文觱發人吹角也其聲觱栗故名觱栗寒風聯發其聲似之栗烈謂寒氣凜冽使人戰栗也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則無風而氣亦寒矣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為至何以卒歲為民言而帶君說又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于耜二句見趨事之速同我二句見家人之心一○末句見上下之志通于耜未事而修其備也田家原無不備之傢器特自鉏艾之役歛之久而得無不利于用乎于耜焉而器無不修矣偶以耜為言者將以起土而耕必資于耜也舉趾及時而盡力也此單指少壯之人就寅月未便服耕而先為之備卯月耕猶可緩而已趨田功故為治田早同我婦子家長同之也此見一家之中長幼老少夫婦之民皆皇皇服事不敢少安故為用力齊田畯句總承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今不待勸而然田畯所以喜也○傅伯祥曰卒歲中非特念小民之衣褐亦念及公上之裘案于耜中非但為祿入之有供亦義喜士女之有役故曰首章備一篇之義○一之日二之日詩中原此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矣○陳臥子云凡民治田所以各天時而盡者地利而食者物用所以各人官此其功令在先公職掌在田畯而命自在農人也○劉安成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于冬而始于七月之所始言衣而始者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于秋而始于一月之東則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禦之所始二章

至五章既終其事而後言穹窒墐戶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
入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萊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朱夢
椒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貴以預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
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預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是而預爲
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圖之于建申
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處之于建寅之日其爲預備可知若俟至而後索
衣俟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春日載陽七句庚戌會試)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講]夫豳民既預爲衣食之圖矣然果何以見之哉自其預衣之事而詳言之七月流火寒之漸也九月授衣所以禦寒也蓋豳人之衣于秋授之實即于秋治之哉蠶衣出于蠶使不先時而力蠶蠶欲授衣不可得也是故韶華在望佳氣漸融始春日也而春日因載陽矣覗睆林間歌聲嚦嚦始有鳴也而有鳴則倉庚矣夫鳴鳩拂羽之辰正值我蠶始生之日欲使蠶之於我組哉授之寒其可使我之子蠶忍或授之饑乎是故謀蠶者必謀夫桑而謀桑者先謀夫器豳女始有所執矣枝上之葉于樹則遊能無邪其言懿故所執者懿筐也又有所遵矣九逵之衢冠蓋相望得無障于郊遲故所遵者微行也于是求彼始生方芭矣而少入之柔桑以飼夫蠶之始生者焉夫亦謂桑之方新與蠶之尚嫩其

桑正相宜爾然蠶之生不一而飼之用亦不同但覺猶是春日也而豳女視之則見其遲遲矣因念蠶有宜于桑者則事之以桑有未宜于桑者則佐之以蘩于是祁祁然結伴而來于以采蘩以啖夫蠶之未齊者焉蠶功有賴斯授衣有資尚何禦寒之足患哉而因爲此女也思之彼其中有連姻公室者或興作之餘動傷悲之心以爲桑何在而不求蘩何在而不采而今則不得承與之聚遊于斯也計幾何時而桃夭花灼婚姻屆期殆將及公子以同歸而與我之父母遠矣我其何以爲情也耶夫以公子同歸之女而治蠶可以觀勤矣以遠其父母之故而悲傷可以觀孝矣又況當春切時寒之慮者豈獨一貴家大族之女子哉

[疏解]此章本治蠶之始事言之上九句是先時而預其事下是感時而動其思也七月二句與首章旨義者不同蓋衣雖授于九月而非成于九月故復從七月流火二句賦起以引入作用載陽一句自收陽則去歲之臟發眾類離去今冬之臟猶未烈還來矣若不備于春日何以處一之日二之日此詩人之遠情也春日二字正對九月看預則之意亦全在春日二字上見得故章內兩個春日不可放過春日載陽與春日遲遲對女執三句與采蘩句對上是采桑以供始生之蠶一是采蘩以飼未齊之蠶一時事卻作兩番寫總見豳女勤于蠶事處執懿筐遵微行想見其努求陳採之勤無貴無賤者矣采蘩故曰祁祁衣字句感時而悲因蠶時爲桃夭婚嫁之時故及之須照起心字不安似倘是在心要知是說不出之苦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此時公子忠其尊而與國人爲婚貴家忠其勢而以采蘩爲事皆風俗之厚處註推其遠父母而悲亦見其孝思之所在也然此不過因治蠶而窮擬一時情事如此耳只須帶說歸重治蠶上○劉安成曰後章言爲公子裳爲公子裘者因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爲傷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一說女心傷悲言耳下又適有此事見蠶不可不急于蠶事耳無感時意貴家大族無不蠶桑亦說詩補意等語中俱無之○程道稷曰女執懿筐此女執郊之女而言女心傷悲此女乃許嫁公子者亦宜有個分曉

正色。爲公子之裳。不是凡織績之所成者皆獻之也。此處補出製裳。依註以終首章無衣之意。○鹿野云。奉上不專泥製裳。將爲視朝視朔蒸服蜡服之用也。此是豳民愛上之誠。不必說布縷之征。亦不必云共之蠶績。皆公之柔服。故欲報之辭。詒如此說。則不見得嘽嘽意。而愛亦淺矣。○花齋藏稿。此本年當境事。中四語。則今年已往來年將至之事。正解所以借裳之故。○章內六言八月惟載績句。乃就事論事耳。推說句爲下春蠶張本。其穫句爲下冬獵作[illegible]句爲下室處烝嘗出處。何爲養老食農供于此事。預後事也。○今有則此章上節總是爲衣之事。大概見桑而非而所。又與今載未[illegible]而來。公已[illegible]。如此小民寒凍罔足恤。而公子無裳。尤其可慮也。○劉安成曰。[illegible]章並皆以蠶言。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詳於遠器。章之終其意着推言獵事。將裘而接衣其衣之成。實始于春月之蠶。采桑北章又推言獵退之後。見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前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爲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四月秀葽。音腰 五月鳴蜩。音條 八月其穫。音獲 十月隕蘀。音託 一之日于貉。音鶴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叶渠之反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音宗 獻豜音堅于公。

八月其穫一句中午[illegible] [illegible]二句巳亥合韻 [illegible]之日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于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事備。豳人之禦寒。豈特備衣而已哉。自其前褐之事前言之。蓋天下之陰不生于陰而生于陽。天下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暑。我豳人固未嘗一日忘情于寒也。時維四月。微陰胎矣。葽感之而始秀。陽蓋時之至在物不能却其來。而葽之秀。在人亦不能保其故矣。然陰猶未生也。吾之感猶未淺也。進而五月一陰生矣。蜩感之而始鳴。爲蓋律應蕤賓。則陽消而陰長。而蜩乃諸物亦候氣而先知矣。然陰猶未壯也。吾之感猶未甚也。若乃自五月以至八月。則陰盛而上極于四也。陽微而僅餘其二也。斯時萬寶告成。至于十月。若十是乎可穫矣。僅禾之時。豈復鳴蜩之時乎。乃又由八月以至十月。則陽剝而天地閉塞之氣于此乎盡也。陰純而天地嚴凝之氣于此乎盛也。斯時萬彙歸藏。[illegible]之所僅木以之脫落。但于是乎隕蘀矣。是草木之無情者猶[illegible]而見于八月大陰之[illegible]而益。餘而極者如此。則人[illegible]之氣將至矣。[illegible]之功[illegible]不備。而禦寒之計猶恐不周。故于一陽月之日。則往捕貉以自爲裘。[illegible]可爲常人之常服也。又取彼狐狸以爲公子之裘。[illegible]不[illegible]原之毳毛也。人而後可無慮于一之日寒烈。[illegible]歲之寒也。又于二陽月之日。草枯木落不復翳蔽[illegible]出遂其同而竭作以狩焉。即前此于貉之後。武功已將見者[illegible]所獲有一歲之豵者弱而未堅也。則私之。于己有三歲之豜者[illegible]而能久也。則獻之于公。蓋不惟可以周備禦寒之計。而且有以竭忠君愛上之忱矣。又何興禍之足慮哉。

疏解。首章上四句言歲時屢變。而知將寒之候。下言及時狩獵以盡奉上之誠也。首四句言陰之由萌而盛。而物見于物者如此。也天道變于時。即借取其四候而一歲之氣可知。天道又變于物。即約言其四端而百物之情可見。然此只重天時不重物上。蓋天時之變。而物頓因之以化。蓋若作即物以驗天時便謬。故言一之日二之日狩獵而直自四月起者。四月純陽之月。微陰始萌。過此則一陰四陰純陰而大寒至矣。豳民早計如此。蓋不且履霜而知堅冰矣。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成秋之漸。凡物生于陽而成于陰。葽蓋得陰氣之最先者。故感陰氣而先秀。蜩亦陰類。故感陰氣而先鳴。其穫陰凝而物收。隕蘀陰剝而物藏。說文云。草木皮葉落墮地爲蘀。以上總是起下。寒[illegible]見漸近于寒之意也。于貉二段。正以佐蠶績之所不及。言武功即于往之事[illegible]之。故二之日其同。蓋曰載纘。一之日于貉而取狐狸。同人自爲狩而非爲于狩之同也。至二之日則正卒同往。而[illegible]亦往[illegible]因往而[illegible]旅亦[illegible]蓋于是乎大同矣。武功指田獵

莎雞而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凡趣吾耳者皆知其爲季夏之候乎使其常如動股之日常如振羽之日似亦可以無患于寒矣無何而七月矣大火西流者難已退而三陰用事寒固未甚也吾見其在野焉耳顧此曠野七月則可耳豈能久焉無何而八月矣白露始零金氣漸壯而四陰用事寒氣將至也吾見其出野而在宇矣顧此一宇八月則可耳豈能終焉未幾而九月則霜始降而寒漸甚在宇者更而在戶焉豈真有測然者役于股體而彼若禍害將落也不然宇其故處也就併之進也未遂而十月則莎雞變而爲蟋蟀在戶者且入我牀下焉豈誠有寓然者將于肌膚而彼若不耐寒冽也不然戶固無恙也就爨之入也夫物以漸而依人寒迫物而趨至自盛夏而徂暑遂向秋以逆冰蓋見蟲猶弗能堪而況于人乎然則治室之功猶可緩耶于是室有隙也寒疾多風則塞之冷其上漏而使不得以生寒隙有風也未實須防則窯之法取火攻而使不得以生隙向在于北寒風之所入也則塞之以當夫威發之風戶在于南亦塞氣之所侵也則墐之以禦夫栗烈之氣凡所備矣于是老者詔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都邑之室處而優游以卒歲矣尚安得謂物巧人愚蟲鳴而警野人無曆歲豈不知也哉夫豳人于禦寒一事旣時而蓋猶其時而時積又時而治其宮室則于禦寒之備何如其預也

〔疏〕此章是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故紀物候以明大寒之將至上六句是感物而知時之將寒下言治室以備寒也此章物變上蓋感物而驗時也與上章重時變稍不同斯螽莎雞依註作一物隨時變化者物依人以避寒見人不可不感物以知寒也然按諸家之說斯螽蝗屬莎雞促織也蟋蟀蛩也不必泥作一物○輔氏云按孔穎達三物也而謂一物斯螽莎雞蟋蟀亦三物也而謂一物極是朱子章率處且此詩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以蟋蟀句總承之測七月至十月皆謂蟋蟀也此古人文法倒裝之妙以一總起下穹窒三句以能生寒而鼠又能生隙故窒熏之使寒不得內出塞墐之使寒不得外入塞向以當北風寒威發也墐戶以塗之以蔽寒烈也○孔氏曰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通風故塗之○改歲于十一月之時今十月則歲將改故註云云按首章何以卒歲在

二之日下則夏正之歲也此章曰爲改歲在十月之下則非夏正之歲矣蓋以建寅取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一之日紀之者豳人之紀候也當時民俗蓋兩用之故互見云爾○東萊呂氏以爲子丑寅之號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故亦公劉用緣方亦有十月改歲之說○按通解改歲不可以三正人論只是言時至冬歲事將收耳世謂俗依此辦說事功已只指農事蓋斂積之事八月已畢而預備之事則此月之後乃畢也然事已亦當說遷亦大既寒十不安析開平在宇以都邑之室言入者自田歸而入都邑亦要備以禦備而又治室以禦之方見終首章禦寒之意○凡蟲皆陰屬五月陰氣漸生故蟲類之見自是而漸寒物亦鼓動于外而收斂于內可見出而外者不得不入而室也○上章是及時爲衣以禦寒而見下有變上之衣此是[illegible]以[illegible]而見七有條物之化○愚謂上六句皆是感物然蟋蟀句則承句尤爲明切蟋蟀入牀下則寒之逼人已甚物已入床下見人不可不入室而處也○于十月周曆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因循遺繼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偕用也○附錄五月斯螽動股一章沈滄文弁文評以賞觀覽○幽民感時以圖安也而可以觀愛焉蓋時物變而寒生安居之不可已也乃其呼婦子而教改歲也先民其有遺愛乎此周公述風意也若曰我先公以時授人事爲之家室教之親愛而我豳民相與保聚而寧居也亦豈雅衣禍爲其蔽哉彼其出作入息候諸天時而昇往寒來稀之物化自一陰始姤之月而逆觀之景物變遷歷歷有可感者是故一物也爲螽斯爲莎雞爲蟋蟀其形變也或動股或振羽其聲變也由野而宇而戶而床其居變也物以漸而依人寒隨物而沒于自盛夏而徂暑遂秋以逆冰蓋見蟲猶弗能堪而況人乎由是穹則窒之防其闕也鼠則熏之防其穴也向則塞之戶則墐之塞北門土實而塗防其隙也備禦既周將處有依而風氣侵人老者但覺彼老者安居其常也於是而嗟婦子輩此婦子出作其常也至是而入室處焉大同日陰始閉復一歲終矣而天道變於上若示人以歸藏之候也況寒威繼至而何以堪之未四日農工畢纖兩但陰矣而人事變於下若迎我以休息之所也況蓋藏甫完

而列舉事止此老者殺羔成萬壽于夫三時勤動而相與勞來於餘冬乃民生之至樂焉聚飲饗而相與嬰咻于卒歲亦恒物之大情也之謂勤其生以相保也篤其情以相愛也而當時家庭婦子雝然可想矣要非先公仁厚之化孰致是哉○能於極尋常處說得藹藹于無窮味處說得遠至情之藹然若將膝展如見○題情重在章末二語見老者之勤勤保愛婦子雖至臘冬家庭間藹然一團和煦氣象也上九句不過一步步推敘寒至之由及布室之務斷稿點次上九句題義如閑雲過嶺下數輕揚而以全神從注末二句結束一段音節古茂令人想見先民遺休

六月食鬱及薁音郁**七月亨**音烹**葵及菽**叔音**八月剝棗**音早**十月穫稻**叶音**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叶音**七月食瓜**叶音**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音**采荼**音**薪樗**音**食**音**我農夫**

八月剝棗四句甲子山東　為此作酒二句乙巳江南　戊午隴東　采荼

夔府二句戊午江南

賦也鬱棣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講]夫豳人禦寒之事固無不周矣然生人之大計自室處而已爰而日用之恒需至謀食而必辨則稻食之事又豈無可詳言者乎是故前乎此者品彙之未齊毋論矣時維六月衆彼之園而其于果蔬實生焉時彼中林而其實離離其亦在焉則食鬱及薁而六月間庶不缺于奉矣時維七月葵可烹也古人以饋葵為勝于菽誠以有菜之提人事之所仰也菽可烹也古人以啜菽可以為養誠以人養之一民生之大利也則烹葵及菽而七月間庶不乏于供矣至于八月則有棗焉其性甘平可以安中其味和厚可以養氣于焉剝之而須果受發可以供祭饗賓矣至于九月則有稻焉方其分稼早則先收而將之既族迺春亦為于焉穫之而為稻告成可以釀為春酒矣然豈敢以自奉于己哉凡此果酒蔬菜皆物之甘美者也吾知饗核維旅酌大斗以相酬蓬實告充寒報棕

以相勸愛以之介我眉壽焉是豳民之豐于事長也有如此然既有以榮老者之顏豈無以果壯者之腹既有以致高年之奉豈無以分舉幼之甘姑無論六月以前其所需者何物也若夫七月瓜可食或向因以藩籬之利而今徒以蔬滌治之用矣若夫八月壺可斷矣向因以藩圃田之間而今乃以養七者之甘也至于九月苴可拾矣向因以從來乎之末而今則以登養飱之數也而九月又不盡是也雖有烹有不忘藝薪彼夫荼雖苦菜如之可以如薺則采之以為菜食之常雖有良植不棄朽株彼夫樗既在原燎之可以取火則薪之以資烹飪之用然豈敢以供上乎哉凡此瓜壺苴荼皆物之至薄者也以田野之味供田野之人固隨取而自足以田野之人享田野之味亦適口而成家節以食我農夫焉耳是豳民之儉于自奉也有如此夫一飲食而少長之義豐儉之節行乎其間矣可曰此田間之飲食也而不足以為念耶

[講]此章上六句見豳民養老之豐下五句見豳民自奉之儉上截輕將六月五句遞過而重在介眉壽上下截輕將七月四句遞過而重在食農夫上蓋此二句乃一章之骨也鬱棣屬薁蘡薁是蘡薁與棣是鬱棣稻二句是酒○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食之甜薁蘡李二者相類同時熟爾雅翼云葵為百菜之主味尤甘滑又曰菽者衆豆之總名則七月所烹自不一種皆佳蔬也棗生樹杪不便于采擊之使落故曰剝酒釀于冬而成于春故曰春酒此句緊帶穫稻句以介眉壽總承棗酒嘉蔬而言若春酒二句易看則意自相連不隔上也○介狀助之義以其能調和血氣培養精神也與別處作祝頌不同詩中頌禱之詞不必用出○前言云供老疾奉賓祭俱是養老老與疾賓與祭不平是老而有疾者是爲賓而助祭者蓋賓祭中亦有老疾如養老之禮無毛之禮是也○疏義供老疾奉賓祭皆自以介眉壽生義凡子弟東西十長必祝賓主勸酬必祝嘏有特設者有因祭設者故有以祭言之然詩只就養老不必纏賓祭○鄒肇山曰大抵此章之文只重老少意此等處勿大說也瓜壺苴荼皆食物蔬菹以熟此物耳夏小正五月乃瓜治瓜之時也八月剝瓜謂蓄瓜時也此七月瓜正盛則食之而已斷壺推益斗拔遂斬之故曰斷食瓜斷壺亦要理會去圃為場

之漸蕩直卽下章之麻然按本草有胡麻麻蕡二種胡麻卽今之脂麻蕡卽今苧麻詩圃謂苧麻之子也○埤雅云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武四時也食不繫某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偶然而已也薪樗以樗爲薪也樗惟堪爲薪故曰惡木卽南華經所謂大本不中繩墨小枝不中規矩者凡此瓜壺苴荼皆物之薄者也少非以爲日食之常益農夫之分薄食足矣無求飽也○朱與城曰此章當有介眉壽食農夫六字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食有養之之意向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佳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養之意多瓜壺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十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佳蔬又于常食之外以此而致其助也此邠人之老所以無憾收斂時文詮上截云農人非不食此也而洗腆用慶老之訴甘爲獨多詳下截云老人亦常食此也而力食無厭少之食淡爲獨多卽用朱意○合上章上見歲將治室以禦寒而老幼同其居下是取物以爲食而老幼異其養窮室至眉壽上是御寒而周恤幼之仁下是備食而盡養老之義七月食瓜至下既同上是豳之事有倫意下是農之事有勤意○附錄采荼薪樗二句陸樸文斥文評以資觀覽○終言邠民之食總成其爲菲也夫以荼爲食其菲不益甚乎而所以成食者薪則用樗也邠之民蓋如此詩若山八政以食爲先而四民惟農最苦此王食萬方者所當儆焉淡念也況乎味無降而餐奇不擇材而致用當日田間之奉尤爲朴略也蓋今觀之瓜壺及苴農夫之食可知矣而未也天地之美利取之不竭而用之有常故薄焉而若爲可棄者收焉而卽爲可資小民之日用計之非有餘而節之無不足故棄焉而若爲可輕者資焉而卽爲可重于是有荼焉原隰之間不勝收也按月令而落其英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矣于是有樗焉蔽芾之區不遑擇也備叢薄而取其材萃以斧柯爰析爲薪矣當斯時也瓜壺以爲而食得荼而味可常供其荼待爨而成得薪而需之不匱蓄以是爲食我農夫云雖然維我農夫豈不講于視順之宜乃竭經營之力而猶自薄其饔飧不知菲于少壯之需者厚于長老之奉机偶雖微莫非果蔬之餘致矣而服求爲屢與維我農夫豈不植乎華腴之產乃儉山澤之藪而始不困于乏絕不知貨惡其棄于地者力惡其藏于己蓄者可供亦待時采之不違矣而敢求其物以備奢侈愁思風俗所以淳而厚勤勞不匱教化所以淡而淡臣願王睹此荼樗而每食不忘矣○錄局上壺而循幹服御之法無一不偷遍與先民之遺

九月築場圃（音布）**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黍稷重穋**（上直容反下音六叶六直反）**禾麻菽麥**（叶訖力反）**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音陶）**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九月築場二句　丁巳河南　我稼既同二句　甲子河南　我稼既同一句　甲子伏西　丁卯渤海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于場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講］邃然邠民之于飲食固有以適豐儉之分矣乃食又以穀爲本則試以終始之勤者言之可乎時惟九月瓜壺已老圃可治以爲場也則築之八家共事於晉同力而相間一井互通有補不謀而若一于以爲收成之地焉至于十月事稍已備禾稼可自野而歸于場也則納之者之盈盈于田畔者皆歛爲京坻萬億之觀向之濟濟于穡積者悉收爲崇墉櫛比之盛無漸待廡廩之歸焉然所納之禾稼果何種而何名哉有黍稷也而又有重穋有禾麻也而又有菽麥武先種而熟之候反遲或後種而熟之時反速要無不盡登于場矣此則稼庾盈。日年可無稍于旨荼勤動關心獨不可小休其筋力乎乃邠人之心方同農事之終又慮農事之始于是迭相謂曰嗟哉我農夫也撫百穀之已登快力時之有效我稼旣同矣然謀生之念必及于謀家而治農之事更兼于治宅今而後田功已畢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時當晝也則于茅旣草館

茅取之不苦所以爲我益之具也時亦實也則索綯或折其興或合其材所以爲來茅之資也乃亟升其屋而治之而無放以後時焉所以然者豈好勞而惡逸哉良以來春不遠場功畢未幾而三之日四之日須臾代耕又爲農耕最正之始行將俶其疆畔播厥百穀而不暇于此故也然則目前之亟于乘屋可不早爲之所哉夫當農事之方終又慮農事之伊始豳民自相敬戒而不遑休息如此其農勤艱難之意一何至也

疏解此章言豳民之農功終而役始其心未嘗頃刻忘農正見其勞勤之至。九月四句是農事之終而一納字嗟我以下見即念農事之始也而一播字始終二字俱不可輕放但前相連貫不可分始終耳詩上言食瓜斷壺我其事已有苦圃爲場之漸故接言之築場圃者築圃爲場也納禾稼者謂納之于場也十月納必自九月築場爲納地兩句意自申禾稼麻菽禾乃穀之總名與下禾麻之禾不同稼乃禾之秀實而在野者即下八種是也黍稷二句備言其納于場者○嚴緝謂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其見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此禾字指稻秫菰粱之屬○孔氏曰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于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嗟我農夫只是農夫自相儆戒之語我稼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詞我稼謂上入神說其納有遲早至十月則一歲所種先後大小無不納于場故曰既同此句內要知一年農事于此終而稍有暇隙以起下意宮功一段只輕輕遞過而歸重播穀蓋稼既同而始乘屋爲農也稼既同而亦乘屋亦爲農也自野入都邑治室故曰上入執宮功斷指民居非如范氏李氏之說謂治公室官府之役然後索綯以乘屋見豳民先公役私也若混上之義則上字何以獨屋索綯所以縛茅即是宮功此見豳民勿怠迫促希不虛此書役也屋是原有者乃葺治之耳說亟其二字總是一心在播穀上有不容一日緩者緩者稍緩之即欲乘屋而不可得矣見亟于治屋正以亟于農事也不重治屋上其始播百穀正解其亟二句中出一始字來妙想上說納稼下即想播穀正見循環無端始終農事之意○劉安成曰十月禾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居即蟋蟀入床下而

塞向墐戶之時也固是但彼亟治室禦寒此不過起其始播百穀句以著始終農勤之念耳○朱豊城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成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于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于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勤勉戒防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于始終此所以爲厚也歟○此章合上章上是用食而少長適宜倫之序此是力食而始終極憂勤之慮○一說論宮中相戒語意原重治室特就詩者于言下看出勤農意耳亦甚曲體首意○劉瑾上章七月食瓜至本章上入執宮功鄰之蟲文并文詳以資觀覽○豳民謂于衣而功可念也夫三秋食淡一日納稼正可以逸享也而宮功之說何爲乎曰某某理而稍念也若曰國家萬計出于農而農若供于農故勤其前皆足矣而并浦其日以漸次其當味足矣而并著其休養從春至秋何者非茹苦之時而亦無一日之享也況秋至冬又何者非勤動之時而亦無一日之暇也彼介在田間雖無容廢解之投而甘饜之御然而果蔬陳而杯酌進胡不可者況秋月同爲宵之告成乎而及聞其食也則七月食瓜矣八月斷壺矣九月叔苴矣人以爲苦菜彼以爲蒸蔬人以爲散木彼以爲美材嗟嗟農夫其樹而蓺之者皆辛勤也而其盤而食之者不必其辛勤也又何厚于報而薄于償也今之奉養而進者亦還念農夫之食乎彼列在小民亦無暨嬉游之樂而儲蓄之娛然而三時勞而一時逸矣不可者況冬月國役事之已休乎而至問其事也則九月築場圃矣十月納禾稼矣方急積之斂倏忽稍急之藏望南田工之奏請慨屋邑之維當嗟吁農夫今歲之不暇執此役者爲禾稼也今歲之即暇執此役者亦爲禾稼也又何勞與還乘而卒勞與勞積也今之深宮而處者亦還念農夫之事于深而皆樂否不知其若此泛而圖胼胝不熟其情也雖粗糲陳而左右而勤懇列在目前則聞之者當必有惕然者矣○題諸錯綜文能飭散爲整庶質前賢之間此配天然豪無蝕痕貫得先輩練局之法者其佳處尤在無筆不轉秘轉必穩將先民茹苦習勤風其一從一指中滯滯流出不必讀至股末叮嚀一語而老筆陳風本旨因已和盤托出矣○對仗工整風調宕逸雖各開說而兩股神理仍自一片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音稠]繆[音謀]牖戶今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如字]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集說]且汝之欲毀我室也豈謂我愛之不篤而無先事之防乎則試以我之於室言之彼室之所最患者雨也使雨未至而不為之備則其為計也疎使雨既至而後為之防則其為計也緩故迨天未陰雨之時往取桑根之皮庶可治也用以綢繆吾之牖焉戶可捍也用以綢繆吾之室焉則先事之防既密而蓋身之所亦得矣今此下土之民庶幾哉無或有非予侮者哉是我之愛巢以預防其患者如此

[發明]此與下章俱承上不可更毀我室說來首三句此防患于未然末二句求免患于將來也總見從愛王室意深愛意只在思患預防上見得天未陰雨猶國家無事也此繫在一迨字說彼二句猶公之所慮任賢則治也○徐徽錄云前之綢繆凡修政立事制禮作樂所以維持王室粉飾太平者皆是而辟剌則綢不可把制禮作樂說蓋制禮作樂乃迎歸後為冢宰時事此時則尚未及也牖戶是巢之通隙處是正萬幾附敝之間宮府機衡之交豈竟至親骨肉巢隙搖虛使綢繆不足恃也今此二句乃庶幾無禍之詞亦預防之意也下民爲指巢下之人猶統武庚倡亂上說○劉上玉按總計或敢講作誰敢或有云若作實說則鴟鴞深搖便說不去且與周公處武庚更毀王室意不合不知助予未雨已意可以無悔矣而不料風雨飄搖又出意外自不相妨○此只寫周自家綢繆的意思還不曾說到勤勞上與下章但從就平日言不指管蔡○周公勤勞王家卽至就言之日不怠尸牖毋亦向有朴斵丹雘之思耶前于此者有七月所以周恤民隱後于此者有東山破斧所以旋過禍亂然則勤勞息肩且讀前綢繆要務哉

予手拮[音結]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于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集說]又以我作巢之始言之本之以深愛之心而盡其勤勞之力予手拘持而拮据者予以捋荼為藉巢之資而勿敢棄也荼具矣恐無以貯之則又從而蓄聚以為將來之計而勿容怠也多方經營不少休息而我之口卒與手而盡病矣蓋物力雖幸而神形已不勝其瘁矣是豈好于自勞哉蓋曰予未有室家故身之猶所而備患之無資故雖至于手口盡病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發明]此章首四句喻己昔日之成勞末句推其故為王室未安也○嵇士按上四句因舊傳訓拮据為手口并作遂令解者多費斡旋今觀子由云以手捋荼則至于拮据以口蓄租則至于卒瘏本自分明何必以互文錯言其而如許說所云手與要入口字口裏要入手字乎此說因是然愚謂捋荼蓄租串看蓄租皆虞字謂積其所捋之荼也至卒瘏句畢竟總承上三句說下爲穩但首句還他手字此句總作口字不必作率建語謂手與口而盡病也○六帖捋荼蓄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綢繆牖戶則既成之後反復纏綿補葺以圖萬全防不測也故傳于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于二章曰深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一說徹土綢繆與捋荼蓄租不必辨其孰先孰後總是危苦之詞一章曰為一章蓋為相承王室新造未集以受命未久人心未固言此與上章正以成其不利孺子之說蓋當時流言疑必以周公平日勤勞皆為己謀故周公言此以見其皆為乎室以曉王也○此承上說蓋既思以未雨綢繆免下民之侮則一身勤勞自不暇恤矣○味五予字言勞者惟予病者惟予予無可諉者正為予室故也上四予字匪躬之義下一予字體國之忠

予羽譙譙[音樵]予尾翛翛[音消]予室翹翹[音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音囂]

比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安得而不汲汲也

【申義】夫我之於室防患周矣用力勞矣使其幸而無事得以閱一日之寧宇猶
猶得以自慶也而何以哀鳴爲哉今羽則譙譙而殺矣尾則翛翛而敝矣而巢
觀予室正翹翹而未定也斯時所恐懼者惟風與雨耳乃風雨又從而漂搖之
殫一身之精力與草安居之處而豈意更集于多凶備諸造之艱辛而未畢并
理之功而何能復堪此摧折人如是予亦安得嘿然而已乎蓋情形于遇斯哀
發于音我之悲鳴自訴者又不得而不嘵嘵矣向非風雨之飄即予室未定猶
可徐圖綴羽尾偷殘亦自爲吾室耳何至嘵嘵如此哉爾鴟鴞亦憫我之情
而息其殃可也吁以公之忠誠而所遭之不幸如此向非風雨之變金縢之啓
則公之心亦幾不白于天下後世矣

【講解】此承上二章說來言吾之于巢其愛之深而勞之至者所以求免患也此
章則言有意外之發而有不得不鳴者蓋言已今日所以作詩之故也譙譙翛
翛言治室家之勤塵上翹翹至卒猪等句翹翹言戶牖未甚完固應上未有室
家風雨指武庚搖動王室應上陰雨嘵嘵之鳴全爲愛室若心不容自已蓋一

身勞瘁不足惜而室家未安誠可憂也意在感悟成王以定王室非止明己之
見疑已也○參輯指武庚倡亂二叔流言說○疏義云當是時王心疑于上群情
疑于下亂賊乘機伺隙于其間而國勢之危甚于風雨之漂搖也○雜音嘵嘵
喻鴟鴞鴟鴞四字上見之不將王而呼鴟鴞無可奈何之辭也○作詩貽王正
欲其具悟而名已見其搖撼可終無患耳若止因不利孺子一言而暴其勞于
王室流亡遯者是一篇辨疏矣○羽殺尾敝以喻己勤勞辨理王室如鳥之作
巢甚苦也王室新造成王幼冲如鳥巢之甚危也殷民又爲流言以搖撼之如
風雨之漂搖也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嘵嘵也○輔廣源曰此詩固是周
公赤心血誠條流自以周公爲己憂而周公自以王室爲己之家無所避
嫌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懷○劉安成曰周公自言其勞而不以為功閔王室爲
室而不爲嫌良以嘵嘵之音出于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
勞王室猶有待于他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讒嫉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于見信
而當成王之見不明且遠也○按書金縢篇曰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三年
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蔡氏傳曰流
言無根之言也商人見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于周公
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搖動周公也辟讀爲避
鄭氏詩傳曰周公避居東都是也周公言我不避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
王于地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辟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
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爲管蔡斯
得者遲之之詞也詩簑也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
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親迎以歸二叔懼流言之罪遂奮
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此詩實在未誅
管蔡之前避居東都時所作也且呼鴟鴞而謂之即呼武庚而告之也其曰既
取我子者是管蔡雖未誅其罪已無所逃乃武庚害之也故云然耳若把取字
看作已誅則武庚亦並誅之矣又何以呼而告之乎蓋當時公遭流言避居東

都二年王始知此言出于管蔡而疑慮猶未釋公乃作此詩以貽王王既得此
詩又感風雷之變于是迎公以歸乃承王命而後東征也○朱子曰弗避之說
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後來思
之不然二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辭遽然興師以征之聖
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于王亦未
必見從則當日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以不必避但辭避之下尚避辭
之尸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篡矣○世道人心愈降愈下世
所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二叔流言由周而下可勝道也哉○徐融曰讀
鴟鴞一詩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惻怛之心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
訴于王者惟自訴其忠亦比于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懟不遜之詞公何等以
孺子視王哉今萬世而下誦公之詩而見公之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但
是而可以徘徊懷之徒矣○讀鴟鴞詩其詞艱苦殘毀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
理會得朱子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

不及見當時事所以用其詩雅戲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遽無疑及至雷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劉安成曰集傳以爲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註兼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峯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于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譙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三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憾未釋乃作鴟鴞以貽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皆言王若曰而屢言王曰又言沖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愚按得此辨論方見集傳不可盡從

鴟鴞四章章五句○事見書金縢篇

東山首章合旨○通詩四章各開有有大序首章是既歸在塗而有完師之慶二章是歸家未至而切思念之情三章是至家而慰室家之望四章是及時而遂男女之願是述其在途感觸發端之情而代爲之言也要作歸士口氣說○章章首有厭亂思治意然各從勞苦說起自始夫當征夫未至則道途之間歲月之久獨風雨之侵陵饑渴之困頓衰衣以久而垢敝室廬以久而荒蕪室家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及征夫既至則當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歡悅適與景會久別者以乍歸而驚疑似夢新婚者以忽見而喜不自禁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而上之人能一一曲體其情其感人也淵室○

我徂東山慆慆音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叶謨悲反蜎蜎音淵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音堆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也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塗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于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陣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通道]東山者臣人情之所不願者行師之事而其所深幸者完師之慶也。吾今得以完師而歸矣然豈能以忘情也哉試以其往來感遇者詳言之蓋方蒞言邁踽踽而行書爰行于東國我是以有徂東之旅由昔言之罪人未得慆慆然三年而不歸在外亦已久矣及渠魁殄滅而四國既正于天罰我是以有返旆之期由今言之自東而來濛濛然零雨之沾濡歸途亦甚勞矣夫人生離合之間關心最切故有感極而情念流衆涕而悲爲動者方我之未離東國而言歸方始也我心已西向而悲身在東而心則西矣于是脫此戎服制彼平居無事之裳衣以爲大難既平自今勿復爲此行陣之事銜枚之事矣朔迷可以擺脫伍兩可以歸農我將干戈而萬世承顧豈復有東征之勞苦擾也哉然物類無情而自有人心有觸而攫懷者我今者之在途也見夫蜎蜎然行動之蠋則烝在桑野而得動息之安其自若也完矣況我征夫席家家其敦然而獨宿者今亦在此車下而得以完其生也苟身鋒刃則旅行正爲長途嗣夜凱旋則獨宿亦成帷席豈非吾人之大幸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勞苦之情下述其喜幸之意也我徂二句是去時事見在外之久我來二句是歸時事見途中之勞我東四句在東時事追思之言蓋此時已在途也蜎蜎四句在途時事幸其完師而歸也周在豐鎬管蔡三監叛其處在王室之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慆慆悠也流而不止也慆慆三年之久而不歸此中有破斧缺斨意我徂遠勞已有無窮悽惻矣行役以雨爲苦而之濛濛則非猶濛雨之可而行也形容羈旅愁慘之意故篇中多以爲言言歸者將歸未歸之詞猶云說起也曰歸而心反悲從幾不得歸說來益沫歸之先此心固激發及言歸之時自惻然懸念西周萬里安能一蹴即至此所

以爲之悲歎之情因知此二句彼窆家二句是收拾作歸計而亦見完師室矣一直看勿以下句作推原說計以爲宇亦體其情而言謂叛者定而大役已息羣人得而夫下以事曰今可以勿爲行陣銜枚之事矣裳衣對素衣言素裳自為看見此等皆不用也銜枚者軍法止譁恐相疑或也末四句以物之得所與征夫之得所激然獨宿即所室勞家之意此句不重只帶過之詞亦在車下字其完師而歸也而在字相照有幸其生全意就字亦字俱堪尋味若直說車下之安意便索然車下之車即小人之所庇倚者○王臨川曰古川車賊則將卒有所藉行止則爲營衛與繫欄無以異非獨衣服皆可以識其中亦可以行枚與得處車下亦無所屏但從在東時意料漸說到在途時光景耳○劉上玉云通篇皆作車士口言法則又就物起興而自嘆曰是開出悲苦之語其實只當一路口氣中轉遞。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音異**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音梢**在戶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戶郎反**不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

賦也果臝栝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旁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于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叶講】蔡雖云爾室家近矣予可無所悲矣乃歸而未至更有不能爲情者故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歲月之長果何如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淒淒之苦又何如、戰勝後迸之問而神往故園忍不知吾之家室若何矣即而思之民人不歸家室荒蕪吾意吾之宇有實樂果臝蔓延而施焉雖爲長夾也吾意吾之室弟酒弗掃伊威必出而沒焉蚊虫而生也吾意吾之戶無人出入蠨蛸必網而當常閉除何日也而且今旁有隙地焉固消息之所也今或物為麋鹿之場于室庭有宵行焉向未之多見也今或盼著其熠燿之光于紛紛異物乃至托于深子之敝廬依依故居乃一付于怪生之物竊則此荒廢之宮宛若無人之境亦可畏也然豈可畏而不歸哉蓋地非吾土雖美不足以少留居廬苦蘊雖陋亦是以自適則故址荒凉伊可懷也安得忘然而忘情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述往來之勞下及于家廬之想也果臝六句作九件看皆途中想像之詞人苟去家已久未性挑諸度外惟室廬將近則家事識悉一一上心故形容纖析之總是宜中無人斯除無人酒掃故有此數者亦可畏也二句一正一反相呼相應之詞許中亦可畏矣何乃從上六句生出一畏字以呼起下句蓋然豈可畏而不歸哉方是正解不可畏何懷思是思家非思除其荒廢之詞蓋如此則情不郁不見了○通說亦可畏也蓋思之卒然以爲伊可懷也轉念之而釋然以寬也一說不必泥詳中然豈可畏一轉言非想家中光景如此雖道便畏而不歸但出外已久神魂凄爽在念拼遣不開亦可係我之懷思而已畏即畏此妻凉光景懷亦正懷此妻凉地面也○嚴華谷曰點出無人數字須知此皆未有室家者耳思家之情家字即家鄉之家非室家之家也愚按東征將士豈盡無室家者乎又豈周公爲未有室家者言之乎恐不必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叶地一反**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質反**有敦**音堆**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冢也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于家于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于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叶講】蔡非獨我之切于懷也且以一身之苦而動閨家室之懷矣見我之徂東而悄悄不歸在外可謂久矣我來自東而零雨其濛歸途不已勞乎夫行者之勞莫苦于遇雨之時則居者之思亦莫切于將雨之候故濛雨將零有處下而遷者焉蟻是也有處上而覓者焉鸛是也惟蟻以陰雨而出于垤而鸛乃食

之而鳴于垤婦聽其鳴也凡在有識能不愛然而况征人之婦乎我知婦之征
室中也應念歸途遇雨之苦含情無言惟識嘆而已且知歸期不遠爲之洒
掃以待我征幾不欲使鹿場町疃一人君子之口中也爲之穹窒以待我征幾
不欲使伊威蟏蛸一須君子之驅除也而我征果聿至矣忽從零雨濛濛中得
觀從軍之壯士不有以慰彼之望哉斯將也我見敦然瓜苦係于栗薪之上稍
幸家園之風物無恙也屈指從事行枚之初來累邇更睽違故土之使我時屢
易則此物之棄而悴悴而棄不知其幾而昔之不及見此已三年矣今得見之
何其幸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述往來之勞下及夫婦感慰之情也中四句述室家之望末
四句述歸士之言鸛鳴二句皆承零雨說故詳于婦嘆于室時下一亦字蓋二
句是就軍士自言感鸛鳴之聲諒婦當此時亦嘆于室也鸛鳴于垤只以鸛鳴
爲主不可以將噧出閒鸛鳴乎說〇孔氏曰將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濕而上
垤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婦嘆與洒掃二句是征夫在途而

想像其婦如此洒掃二句要相應見居者方思行者之歸而行者適慰居者之
望也洒掃本上穹窒荒廢言聿至二字重見他離別三年一旦相會恍然若夢
髣然若期若瓜果薪不平苦瓜繫于栗薪也離家既久一旦言歸偶見苦瓜繫
在栗薪不覺感嘆言自我不見故鄉景物已是三年追憶去時恍然如昨方感
新伐之不覺而今猶若此乎此時家人婦子歡笑相迎不言可知而反借一微
物以備寫欣幸之意若喜若驚屬曰無非感慨寄其離遠且見不倩于今三年
言不見之久正以敘其得見之幸也不言既見之樂而只言不見之久無限感
慨見此微物而喜則見室家又當何如乎〇東山之詩敘征人之勞苦備矣而
不及其室家之情則猶以爲未也故此章云云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音剝）**其馬**（叶滿補反）**親結其縭**（叶鄰知反）**九十其儀**（叶牛何反）**其新孔嘉**（叶居何反）**其舊如之何**（叶才何二音）

賦而興也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騮白曰駁縭婦人之禕也
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也九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〇賦時物以起興
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婚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
喜當何如耶

〔本義〕夫我征聿至得見故園之風物則有家室者既見其嚶嚶之樂矣而未有
室家者豈獨無燕婉之求乎是故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固甘心于久役我來自
東零雨其濛復致慨于披途斯時也非惟思曠者多新者未有婚姻之樂而此
離者久暮者亦多興潤之思及今皆歸而至家之日正值天桃合命之期但見
倉庚小鳥交飛若織則熠燿其羽矣况之子于際此時而于歸驅服備則武皇
其馬或駁其馬矣以言其戒命之禮必有母氏爲之施衿爲之結帨則親結其
縭而婦順極母命之嚴以言其往送之儀夫且盛其威文辭與諸婦如雲則九
十其儀而多儀備盛門之盛今而後凡我東征之士無内外怨曠之嫌蓬合巹
同牢之順新婚固其嘉矣其舊有室家者敘其别于鸛鳴與嘆之餘喜其會于
洒掃待歸之際則破斧缺斨之勞轉爲桃黃由房之樂其欣幸當何如哉干戈

甯輯而新舊偕于同歡師旅方旋而室家已樂于胥慶則東征之苦已成往
事而今茲之樂亦可忘勞矣夫完歸之慶歸遂之思室家之相望男女之及時
皆下情所切而無由上達者也周公代述以勞之而委曲殆盡固宜其永矢芳
之谷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往來之勞下及其婚娶男女之樂也以鳥之飛興女之歸只
興到皇駁其馬句諸說至詳興至其儀止蓋即時物興時事也然照說約與下
四句爲婚親結二句又承言之也倉庚以下皆極形容之詞歸士未必皆知此
倉庚羽飛時候什春人情和悅與男相諧正桃天今行詩中所者係佩帶也悅
賦中也即禕也結之者欲其受戒命同結而不忘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
句是往送之禮其儀盛而九十云者猶言六十分好也九十非必實有此數蓋
十爲數之終九爲十之漸言儀之盛者不過乎此也以上四句總狀新婚送迎
獄歎只空輕敘歸東來句孔嘉是及時婚姻以正以時無怨無曠意不以九十
皇駁爲嘉見當初貝制從軍之時無人不願以爲德音無來括之期矣今于征

之男方將干戈之苦而忽逢燕婉之求待年之女方抱摽梅之悲而遽遂其願
之約兩情初洽暇滌不足喻其堅百年伊始琴瑟未足比其好子兮子兮如此粲
者何此孔嘉之意其舊句可想但一段思婦其婦有候其士先歸然不能形容
得出故下如之何三字須作久役征夫上領會得之凡人悲不勝者樂不淺故
別後之合其樂更甚于新知至于會時悲喜交集非個中人不能道也蔣方山
文云核儀容于嘆息之餘而兩地之思婦摽淅時也斯樂也心悅之而口不能
言矣斷手偎于酒杯之日而彼此之念潛乎斯際也斯情也心喜之而言不能
喻矣極言如之何三字神理○劉安成曰上章但言有行蒸之光故以為男
不定親此章言倉庚之材故以為新婚明作傳諸文解義如此○孔氏曰新婚
言誥悅此言結褵則離當是悅○朱子曰東山之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
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于下伯兮是也○愚謂東山一詩乃後來
從軍行塞下曲之祖如十五從軍征及辛蔗時歸即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意也劉
長卿故國斷已析歸鄉身幸全即我彼獨宿亦在車下意也賀朝清王茅塵蠍

紅粉為即婦嘆于室意也荷遂夫鄉心正苦閨怯少陵春心翻利極嗚咽滋膝
巾即我心西悲意也詎能游于新從絕塞回即我征聿至意也又錢條幽竹山
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即有敦瓜苦數句意也老杜夜讀更前燭相對如夢寐
即其舊如之何意也若于濱士卒浣衣河水流血于郊空山矢戟影寒磧
鐵衣辭襯刹襪髯衣勿士行枚者夷險不保矣李太白五關殊未入少婦莫長
嗟劉長卿白日超家有瘦人視我征聿王者欣感異感矣張仲素萬里猶防塞
三年不見家帳見瓜若係于采薪悲喜頓殊矣王烈沙南年年卧蔽衣太白曉
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視獨宿車下誰安危異顧矣然從來千首從軍行塞下
曲終不敵東山詩一篇蓋曲情幽勞朱子所謂曲盡人情也即令歸士自抒其
中之所欲言亦未必能到此耳○輔廣源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
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人君之道也鴟鴞述已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為臣之義
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道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
其孰能為之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
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
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亡之苦思謂
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于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
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何如哉
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意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
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破斧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首二句軍士言已從征之勞下是原周公出師
之心見勞不容辭也須以哀我人斯句為主東征之役周公合以天下為心非
止一方一家之計故軍士皆以周公之心為心而破斧缺斨有不容辭也○是
時四國叛于武庚管蔡之流言習為不正化為反側與商携二者有之矣公之
東征乃所以正之化之固之也即此便是哀我人之大無兩層意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
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
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其哀我
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
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于自私而不在于天下則
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
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
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
也學者于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集說】破斧者曰天下有不可逃之義吾人自有不容已之勞以我六軍之衆
而有東征之役歷三年之久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其勞誠甚矣是役也不知者
以為公除其讐已者而為一身謀矣即知者以為公除其仍亂者而為二國謀
矣孰知公之心有大于此者蓋以流言孽紂子肆狹則一國將四國之[illegible]

尚以殺周公之為相也此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殺之禍及于身亦已故再封之曾孫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于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私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章意旨〇此詩東人作于既見周公之後上章是追敘平日欲見之難下章是借今日得見之易正以追其愛幸之情也本意重在下章得見上不是對舉語思前之難正所以重今之幸也平平敘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矣蓋公之來東原為三監起釁四國流言賢聖人之不幸若鏡出所以難易的緣故是詩其有此變矣故難易只在心之傾慕欲喜上形容正意須含蓄不露然東人亦只愛公之幾微公之至故不覺其喜至于於東非公之幸與非天下之幸彼皆有所不及計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〇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講伐柯者曰聖人者民望之依歸係焉方其未見也則生一悲心及其既見也則生一喜心猶欽我公精志貫日月我欲公之心矣孰知孰蓋予有我欲公遊勸勤是盡所景仰則激而歸躍思一見者也今周幸得一見矣孰知其始者欲見之難乎彼伐柯如之何必有賴于斧也使匪斧也雖良工弗克持矣娶妻如之何必有賴于媒也使匪媒也雖吉士無由得矣然則我周公何如也事在大賓為遊矣方專心于顧命沖人集蔡之日公且一意于自屏雖欲見之烏從而見之亦猶伐柯之無斧娶妻之無媒矣由今思昔其得見之難也如此

疏解方公未居東猶伐柯之無斧娶妻之無媒也故以為比此意不重斧與媒重在不克不得弗見則伐柯之則矣以製此二句此欲使望而無自也弗得則娶妻之禮矣以成此二句比欲交際而無由也總言其未見而願之深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〇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辭也

講喜我今幸而斧一得而何憂于伐柯之不克乎以柯而伐乎柯則不過就此舊斧之柯而得新柯之法其則為不遠矣幸而媒一通而何憂于娶妻之不得乎二姓既合不過就此媒妁之一言觀此之子于同牢而籩豆其有踐矣然則吾人之于公也昔也廟廊赫赫勢隔尊卑而聿采無由于晉接今也袞衣繡裳親臨東土而耿光已在于目前是昔無斧而今則不遠也是昔無媒而今則有踐也由今觀昔而得見之易也如此幸有今日之易而追思昔日之難則固不圖有今日之見亦不復為昔日之悲矣吾民何幸而有此遭逢也耶吁東人追其始而欲見之難者慕之切也敘其今而得見之易者喜之深也誠秉彝好德之良哉

疏解公既居東則猶之柯則之不遠籩豆之有踐也故以為比重在不遠有踐四字曰不遠則取法近矣曰有踐則交際親矣總言其既見而幸之甚也註中

則亦字指媒言見之字指妻言同牢婚禮所謂牢夫婦各一牲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總言籩豆有踐而註言成其同牢之禮亦會意解耳蓋有籩豆則有鼎俎矣也〇徐儆弦云伐柯事之小者也娶妻禮之大者也物有大小而從其所欲則均可喜也東人之于公未見而願之之深既見而喜之之甚故其言如此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章全旨〇此詩作于周公將歸之時首章是得見而致喜幸之意下是將歸而切願留之情俱是一時事方幸其得見又恐其迎歸故並敘之通詩俱是喜幸而意在無以我公歸二句上言且留亦喜幸也悲其去正見喜其來也勿以始至將歸分對〇一說以公之忠聖而讒謗避居東土故東人不勝憤懣而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見公不僅溺于瑞稱而碩膚赤舃于下國隱然若有惜公之來者其曰于汝信處信宿見留相為公之常居東為公之暫又隱然若有願公之速者雖留公之意懇惓終非其本心也當知風人意在言外如此說則似乘

喜得見之之盲還速欲留上言我今日幸得覩公之袞服而公將歸相王室則
我輩欲留之而不可得也蓋方幸其得見而又恐其將逝故其言如此

九罭(音域)**之魚鱒**(才損反)**魴我遘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似鯶而鱗細眼赤魴已見上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于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于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遘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串釋]詠九罭者曰人情有願見之心則必以得見爲幸然見聖之願雖切于中奈之何可暫而不可常則去留之間而情之悲喜係之矣吾茲于我公有感焉彼九罭之網網之大者也用之取魚則麗于其中者有鱒魴之魚矣況我公以王朝之重臣而至止于東土焉其所見果何所有哉有袞衣焉山龍雉虎昭其

文采於上也有黼黻藻火粉米黼黻昭其文于下也袞衣之輝煌信哉聖人之儀觀也不誠有以償一時之觀瞻而動吾人之快覩者乎

[疏解]此章是言喜得見聖也九罭言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非常之網則有非常之魚以興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服袞衣繡裳固自所見言之亦不甚重喜得見其人上幸見其人遂并見其服也東土喜見周公非爲其服而所以喜見公者服亦寓不出故只舉服言之此與衛詩充耳琇瑩一例說服處肌是說德不必又添出德字○我覩言我幸得而覩也昔蘇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馬至于不能行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識司馬相公之風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二公如此況周公大聖又以上公之貴東人喜得見之是何等願望其一段奔走聚觀相顧嘖嘆之狀當亦宛然可想○東人在朝廷則朝廷重在一方則一方重袞衣非可喜見之子之服衣則可喜也○葉九峰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己相背取其辨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串釋]蘇公之來也吾人何其幸矣其如公之不可久留何哉彼鴻之飛也則遵于小洲之渚而得其所矣況我公之歸也冠裳佩玉而出入于王朝正笏垂紳而從容于殿陛夫豈無其所哉計其在東之日特于女信處而已信處之外即欲留公之行而不可得也蓋負扆爲宗則舄東爲暫袞衣繡裳將遄乎其不可覩矣吾其何以爲情也哉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串釋]鴻之飛也則遵乎高平之陸若往而不返矣況我公之歸也持衡政府而運籌廟宇之間留相天家而永宏輔弼之位夫豈復來東乎計其在東之日特于女信宿而已信宿之外即欲挽公之轍而不可得也蓋朝廷爲重則東土爲輕袞衣繡裳將邈哉其不可睹矣吾其何以爲情也哉

[合解]首章言幸見周公于東此二章則言其有所歸而不久于東也方幸其得見又聞其將歸故言之與意至二句止人物各有依歸此必然之理也故以爲興埤雅鴻之爲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其羽可用爲儀君子之道也公歸無所公歸不復言上入廟廊輔相王朝也信處信宿總是言其不久處于是也將歸皆未然之詞方接得下文是以二字起若作已然則不止于信處信宿矣○麟士曰一句興一句又一體也第三句另講如周南麟趾亦是○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何服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于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

則王室功在生民其庸可謂碩矣顧乃有篤棐之忠而不知有表襮之勞而不言遂此大功而退然于不爭之地茲因事變之偶而常度之所易失也益知忠貞之節豈徒了其心則亦無泪于其身而步履之形于赤舄者几几焉安重自如公不暇中規中矩之度也是何也蓋公之精誠天地知之鬼神鑒之先王臨之公亦自信之故時有常變而公之所以為心者不變也地有夷險而公之所以為容者不改也使其內有不足而無遂于遇變之道又奚能遜碩膚于人而致赤舄之几几耶

[直解]公遭流言之變內不能白其衷外不能表其跡處疑謗之中進退兩難實有狼前疐後光景故興意以狼之進退皆病興公之常度自如○嚴粲曰狼性不能不行行跋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來向上胡垂向上則尾近乎地跋戲也前倒也疐跆也後倒也碩膚即貴義聯衡上為宗社下為生靈忠貞可質日月精誠可通天地竟以是遭疑謗乃公之不辯而居東以避之所謂遜也碩指成王謗指三監赤舄几几以動靜有常言凡人當事變之來舉止最易失其常度公為心無愧怍自外無關與形之于身者從安舒從容不少損也蓋聖人處變歸不以利害係心故能從容自得如此几几二字詩人可謂善狀不獨刻劃乎容有興公背旋卻對東山章終是情興物展華香所謂人處利害之變剛要虛不安其常惟其武王于喪服有武王于折服也○鄭氏曰几人之所難以為安者故几几為安亦舄几几有節止不失尺寸之度○詩人不欲使讒邪之口得加乎公故以孫碩膚來替出遭疑謗語頭若公自不服以無可議自處而孫之不居者然此就如春秋將昭公出奔分明為季氏所逐而出曰公孫于齊如其自出去耳蓋詩人如此委曲也作文只就遠大美終推便是○徐儆弦云赤舄几几言公之脈大雅而不慣處大變而不疑其進退自如無異周旋廊廟之日也○務于曰周公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于舒泰○綠上云狼傳公遭流言之變一句即係碩膚之正而他人被謗落卑覺是大美公只處以為言就係大美便是乾被謗只依本文勿再添是

狼跋其尾載疐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叶洪孤反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串講]彼狼之為物也退則跆其尾進則躐其胡物為形勢所累進退不得以自如如此若我公則豈其然乎蓋公之忠在王室功在生民其膺可謂碩矣顧乃心雖忠而不有其忠德雖聖而不居其聖遜此大美而退處于淡漠之中茲因危疑之地而德音之所揚昭也豈非精誠之極可以自信于心則亦可以共信于人而德音之著于中外者赫赫然宣著光昭前後不異若彼其無瑕也蓋公之精誠天子昭之眾朝諒之百姓知之即四方萬國咸悉之彼未嘗逕道于泰而舉自不能掩也未嘗徇名忌實而名自不能揜也使其仁有未啟而或懲其流俗之守又何能遜碩膚于人而致德音之不瑕耶夫以公之德盛也因心于言禁之流言而詩人之歌詠也則以為周公之自讓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講]流言此以制形有累令聞無損為興德音從就平日說程子周公處已一段是不瑕前面事德音不重人與公重在公可知聖人不以名然天下萬世莫有得而議之者故曰不瑕要根上大美來此正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處謂公日貴也建之聞望界不因此而少玷也當人猜疑之際亦令名之所易失者我公忠愛之心昭然在人之耳目又安有瑕疵之可指耶○徐儆弦云德音不瑕言公之心忠誠惻怛昭然在人耳目雖處變之時人之譽之猶之無事之日也○輔慶源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膚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到此○按易中孚之六四日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蓋月幾望者不處盈也馬匹亡者不為黨也周公位極人臣而天下信之如此乃信退處以遠之其識六四之道乎彼人臣有處危疑之地惡人乘其後甚若騎虎而不肯下其不陷于亂賊之黨而免覆亡之禍者未之有也○葉供若恒高視闊步舉止偉然偶遭讒謗不禁張皇失措無他得失戚于中而禍福怵于外也聖人之心不但忘其禍福忘其得失并吾之忠所亦與一并忘之此中直如光風霽月略無芥蒂故可

進可退可去可留一聽諸于天地之間而已不與焉此公遜碩膚之意也〇五守齋曰大抵事變之來雖聖人所不能免而聖人之德亦事變所不能移故文王困于羑里而演易自如孔子厄于陳蔡而絃歌不絕其心一也是故四國流言人以爲公懼風雷變除人以爲公喜而周公之所以爲周公無異焉吁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歟〇倪玉汝曰文王三分有二周公位履臨朝俱是亢龍有悔故文王係于羑里周公孫于東山後世權奸只緣地位相逼騎虎不下所以貽[illegible]其之禍乃知非聖人不能孫也〇張賓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可以見聖人處變之度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可以見聖人救亂之心其正大光明蓋如此〇豳風大旨七月見周公事君處常之道鴟鴞見周公處變之道東山見周公恤下之仁破斧見軍士體公之心伐柯見東人喜公之至九罭見東人愛公之歸終以狼跋見變而不失其常此其所以能安困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〇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于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〇程元問于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〇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于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則考之于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于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于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詩經大全卷之十五終

金陵十刻[illegible]

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又曰饗在廟燕在寢享重而燕輕享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通解載工既備瑟瑟于堂上而鼓之瑟音少簡笙入于堂下而歌之承旅是將其酬幣筐幣言酬以勸酒侑以勸飽皆有幣帛在所行於其樂將者求一可是以望之令聞好我寬承上禮意來嘉賓雖素有忠愛之心但情適于燕享之時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是其常理如此或謂若然則自誇矣不知燕享正是道達誠意何自誇之有諸說多謂好我就平日忠愛言不是感此禮意而然若必待樂作而後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我而始與之放游杯酒于時上下之交安在哉○凡人所示多是受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引起示我耳王者云陳善以事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我而示我以道是燕享時禮意之所尊為周行而設非僅以通上下之情也此說重乞言一說廣聘乞言即行于燕享後世燕享此典不行至天人告變然後下詔求言而言之當否亦復不見于用皆由誠意少也而廣文子亦云重在好我好我全在杯酒恐分燕樂其心示我周行

不貴十分責望責望便失燕饗之意此又重在燕享上然細玩註云一于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必竟重乞言為是周行總不外帝王修己治人經世謨謨之道見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附錄人之好我富夢仁文及文評以資觀覽○周王有乞言之誠而以大道求示于好我者焉夫周行可示然非好君則不易示也此周王所由注望于能好者乎鹿鳴之歌曰接下以禮者人君好賢之誠論君子道者人臣匡君之義此其事亦交相盡者也而能致臣之親愛者則惟視乎君心之善感焉今者瑟笙緝進筐幣交陳于聯藉是以伸其中心之好耳敢與嘉賓之達行以示我哉雖然吾聞君子毋割人以言而大臣樂致主于道所慮者賢臣抱道于身亦嘗思獻之廟堂而退其君無一德之雅則卷而藏之也必淺其臣汲汲于主未嘗敢秘其嘉猷而入人之國無進說之機則鬱而不言者必衆此無他惟其不好是以不示也而我嘉賓豈其然哉我不敢知曰不腆之物人之好我者必在是也我亦不敢知曰不腆之物人之好我者不在是也或者幸鑒我之微情不厭棄我衆所為修以

洽人之道罔際而善導之是則未可必也然而不能已也我不敢知曰區區之忱人之好我者必由此也我亦不敢知曰區區之忱人之好我者不由此也或者惠逝人之嘉貺不鄙夷我衆所為匡國裨民之道婉曲而諷論之是又未敢料也然而不容恕也且夫人之示我者亦豈有隱深難行之義也哉周行焉耳夫固人人所可共由也以人人所可共由者獨于我有不示焉則必人之不好我而後可若庶幾好我也人也正容而示之我也抑忘而慢之意亦賓心之所甚快而豈或掩于庸受之懷抑夫人之示我者又豈在委頃繁末之事也哉周行可矣是固大君所宜儆守也以大君所宜儆守者傾于我不顯示焉亦必人之不好我而後可若猶是好我也我也即席而吝之人也將席而示之意亦我心之所甚歡而豈不覺于乞言之意我之所望于嘉賓者如此嘉賓能無慰我之望乎○此題作者如林而皆不能愜意者以其貪發示周行門面語而于上句好我神情反致輕拋也此文全于上句着神而下句神理自然透露誠得文家筆亡截法者周行二字不用擒泉天然雅貼至時時題願蘇飲本旨尤稱類

上孫毫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叶側豪反 視民不恌 叶他雕反 君子是則是傚 叶胡高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叶音翱

德音三句巳酉江南　一句巳酉江西　視民二句甲子湖廣　德音二句丁卯廣東

興也蒿菣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恌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串講] 不特此也彼呦呦然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蒿矣況今之左右孔偕者嘉賓也既為我有而豈無所以表其歡乎第見樽中斝和樂飲仁講淡而德之所積者深斯義問宣昭發揮不著而音之所播者遠於孔昭矣乃是德音也不特以之示我而且足以示民澆者可易而為醇漓者可返而為厚而使之不恌焉抑不僅化我小民而且式我君子服休者所當法其模服采者所當師其軌而是則是傚焉嘉賓之德音如此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然則我今日之有旨酒也始將與嘉賓優游于樽俎之間從容于獻酬之際庶其式

我有嘉賓上將入道德音則入莛帶說無字接到鼓瑟數句蓋行而樂作也叠下鼓瑟一語亦有不一而足意炳洪字可見和樂且湛緊承上末和樂以情言兼得主說洪者和樂盡情也我有旨酒句仍承上起下之詞非爰講旨酒包殽樂在內不可以鼓瑟二句爲備樂我有旨酒句爲備禮樂其心心字亦存燕世所以天地交泰宗廟不隔而純無忘諸者正爲君心與臣心合而爲一耳上章式燕以長正合此意而特于章末點破似與好我相應益云嘉賓之心好我之心也交樂其心則無猜疑與物忘懷所以好我者由然無冷而所以示我者竭盡無餘也註敎示無已不是將將後之只是感果盡吐肝膽悉披之意上章言所以示我者猶此章言敎示無已俱須首章示我周行來亦見針線綿密然而本文末二章一字不及示我周行其意更深可味○徐敏嶽云君臣之相與也尊卑嚴絕宗廟森嚴難其君能推心置腹樂于聽納尚有形迹之存尚有納而不言言而不盡者矣月能樂其心使之形迹盡忘肝肺畢露安能得盡言哉○註養其體指酒言娛其外指樂言○首章好字乃通篇脈二章式燕以敖正

從容游衍以承其好三章燕樂嘉賓之心正心安意適以堅其好總是欲人好我因好以奥其開導云爾

鹿鳴三章章八句○按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卽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敎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于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四牡章全旨○通詩五章皆是上者代使臣言之前四章是言不得盡其情于親末章是欲陳其情于君全篇重不遑將三字而各章又俱以末句爲主前四章皆使臣雖有是情故曰皆其情末章乃欲來諗使臣未必有者故曰設言其情言勞皆自其歸而勞之也不要等他一是盡忠不得盡孝苦心方得王者曲體下情口吻○凡勞詩重私情遣詩重公義蓋君之使臣必先思而後義故也此勞詩須重私情上○通是人主代言須會使臣口氣非如北山戚悔乎上之例○自首至尾皆回顧翩雖兩章前二章懷歸泛泛以遠辭父母言末章懷歸緊頂不遑將父母說

四牡騑騑音非**周道倭遲**倭音威遲音夷**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爲臣者奔走于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敍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于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狥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串講 賦四牡者若謂天下有義焉有情焉義之所在固不可不思忠而情之所在亦何能不思孝耶是故我之奉王命以出使也乘彼四牡而騑騑者無少息行彼周道而倭遲者靡有窮固不辭跋履之勞矣斯時也與行日遠首與家日疎言念歸期杳乎未可卜也予獨何心能不懷哉然旋返之懷思雖切而王事之責我雖艱凡上德當宣下情宜達皆不可苟且從事而不堅固夫是以情既不忍勝義又不敢廢則我心悠悠惟有內顧而傷悲耳安得以遂吾之情而言歸也哉

疏解 此章上四句是憫其勞于王事下嘆其廢乎私情也四牡二句串看懷歸諸家俱云就以父母言不可但不可露出依養意思謂并思親亦不必露只以曉指爲住王事不外宣上德達下情靡盬是凡事欲完全也要得預君不復顧親宜作感歎語非怨咎語傷悲二字渾渾含情見心徒自苦不敢言歸也傷悲正與懷歸相應蓋得歸則不必內顧而傷悲矣註中敘情憫勞不必分看敘情

節所以將勞也○黃東崖曰王事靡盬只將來做個話頭見今日總爲王事之故故懷歸雖切而不得內顧其親以至于傷悲全要把私情斷除一番方見王者激勸臣子之旨○顧大初曰王朝燕賜激勸所係故此詩雖備其勞而慎以王事靡盬爲言所以慰勞也亦所以作忠也○盬亦鹽也出于河東解池水澁鹽池自結成者不堅久而易壞故訓不堅固者爲鹽也說文云鹵海爲鹽苦而易敗故註以不堅訓之

四牡騑騑嘽嘽音灘**駱馬**叶滿補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

[串講]黙嘗獨內顧而傷悲哉心既不能以自釋而身亦不能以自主蓋迫于義而割于情道途之景象有莫可狀其倉皇者是故我之出使也駕四牡以騑騑者惟嘽嘽然衆盛之駱馬也行應將赴道路愈以無涯晝日征行關河邈而騑趨固不惜馳驟之勞矣斯時也永別桑梓之地長爲行路之人屈指歸期邈乎未可決也予豈無情能不懷哉然言旋言歸者邦族之懷思雖甚切而公爾忘私者王事之鞅掌不容辭凡上德宣下情必達皆不可缺畧懷憊而不堅固夫是以夙夜動勞而不敢圖須臾之便朝夕黽勉而未嘗求頃刻之安蓋直獎勤勞惟有不遑啓處焉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言歸也哉

[發明]此章意與上章同但上章有遂意此章有勞意首二句亦串看言奉命驅馳國不刋雖駱馬最耐勞苦竟無息肩稅駕之期不遑啓處承上事說來言啓處不得自如也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危則坐也跪者雙膝着地而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也○李三山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啓處且不暇則歸亦空有懷矣○陸聚岡云啓處指還家奉親以周旋說若以啓處就爲使時說則反重公義上去矣思意不然觀啓處且不遑安得歸而慰吾之願耶此正乘私恩一邊○輔慶源曰我心傷悲爲遂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甚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翩翩者鵻音隹鵻作隹**載飛載下**叶後五反**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翩翩飛貌鵻夫不也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鵻屬將養也○翩翩者鵻或飛或下而集于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于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串講]夫既不得歸則父母之養缺矣我何如其爲情耶彼翩翩者雖有時而飛有時而下而集于苞栩之上矣夫物類無情尚得以一時之飛翔而共適于天高地下之內況征夫有念何獨以四駱之馳驅而獨勞于原隰之間益以王事故我上無以宣德下無以達情惟序朝廷之明命不得稽遲而修定省雖欲將父而有不遑焉夫欲勤王之事而卒不得伸父之養此不同爲臣之難至于此也安得而不係吾之思哉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叶滿彼反

興也杞枸杞也

[串講]彼翩翩者雖有時而飛有時而止而集于苞杞之上矣夫相彼微物尚得以一時之飛止而自遂其飲食保聚之樂況顧此征夫何獨以四牡之遄征而

獨勞于山川勞苦之事蓋以王事適我上無以宣德下無以達情惟序天子之休德不得嚮風夜而問晨昏雖欲將母而有不遑焉夫欲出勤王憲而卒不得入奉母儀誠不關爲臣之難至于此也安得而不縈吾之念哉

[合解]此二章皆明言所以懷歸之故以鳥之得所止與人之失所養音反與也夫不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主教民是以之不獲養而稱將父母處是晨昏缺養勿用失所怙恃意此亦以比奉公故身私不專是廢私也○興意諸說多云鵻之不如似非忠臣意鄒嶧山云物得所止而人子乃缺于孝養其感深矣此說甚雅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音侵**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叶深

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于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串講]夫既有父母而不得養矣因思朝廷之役使羣黎豈使之急公而遺親哉而情有所不達者爲未有以此言進耳吾于此得不陳情以告君乎誠以我之

〔講〕此以草木之華無地不有與使臣之心無時不然致義役物之無處不存此心之無時不然故有以悅于人此無以慊于已反顧咨相因也故以爲與又一說皇皇遙而有光華高平下濕靡無不到興使臣之用心宜上諧下當無所不徹也但可從征夫言云使臣與其屬遠而使臣率其屬上每懷靡及常懷惟恐不及耳常常有此念提起說來也宜諧遠行遲是　意言九重有無窮之德意閭閻有不盡之隱情至難及也一靡及何以稱上意何以達下情恐未及宣未及達也此在使臣已念之不置矣然是潤　六但說出使時意非謂出則宣入則達也○未有旅日不日使臣而日征夫則不特使臣亦且屬亦此心也惟此心以在外則皆令之在所當詢通達之在所當求探度之在所當詢廢隙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宣下情之隱而欲其無不達爲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咨而爲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爲使臣之所宜可以稱斯職矣使臣庶其屬亦無失職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講〕夫既有靡及之懷則思以盡職而補其不及者當何如哉彼馬以駕車我馬則維駒矣轡以御馬六轡則如濡矣於是轡以御是馬馳驅于道路之間果何爲哉蓋大臣之責任雖股而一己之聰明有限凡國家之體要生民之利病必需周于擬議而咨諏之必至矣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叶新齎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莫悲反

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耳下章放此

〔講〕然咨諏祗陳其形必咨謀則深其實也故以言乎駕車之四馬則維騏矣御馬之六轡則如絲矣撫是轡以乘是馬而馳驅于周行之上果何事哉蓋上人之智慮雖悉而民情之休戚攸關凡政事之可否風俗之得失皆將問于區畫而籌謀之必盡矣

我馬維駱音洛六轡沃若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入聲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講〕然咨謀猶有其概必咨度乃悉其微也故以言乎馬不維騏而且有駱矣以言乎轡不惟濡而且沃若矣于以馳之驅之又果何爲哉蓋以民風吏治固非咨謀所能盡者于此而酌量之必周則庶務或可以精詳而有以濟其謀之所不及矣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詢猶度也

〔講〕然咨度猶未究其極必咨詢乃畢獻其情也故以言乎馬不維騏而且有駰矣以言乎轡不惟絲而且既均矣于以馳之驅之又果何爲哉蓋以因革損益有非謀度所能窮者于此而究問之必周則庶事或可以悉達而有以濟其謀度之所未至矣斯則馳馬慎且乘之兼而爲言則論兼收之而無不攬豐有澄清之志而民風土俗博采之而無遺上之以宣九重之休德下之以達四方之隱情皆在此行也而靡及之懷其慰矣乎王者歌此遣使之時其得勉忠之道者矣

〔總講〕四章皆一意只平平說去總是敘其躬出使之勞而周出使之務也各章末句重看周者徧以己所不及者人或及之人所不及者天下人必及之況方人情土俗雜以一樂或此便而彼不便或古宜而今不宜非博訪廣問則天下之故未易周知而靡及之心將何以慰諏謀度詢總是每懷靡及處周者以情形曰諏者云何者爲利何者爲害也是初去訪問周咨以討畫曰謀猶云利何以興害何以去也就與人商酌詳周咨以理勢曰度猶云如此興利利果興否如此去害害果去否也如度量以取中就自己詳周咨以本末曰詢猶云利與矣恐有利中之害況利未必止此害去矣恐有害中之利況害亦不止此也舉其本末始終而言之也○張常山云使臣所問者廣須說得寬凡所轄之下無者皆民間之父老學校之師生山林隱逸芻蕘之可採者皆是問皆者皆問其就正之老而尊養之求遺逸者求其就爲遺賢而采用之非即所與試謀度詢者也○問字重看凡無人不問無處不問無事不問也惟咨訪之周則壅蔽除

臣之情悉達于廟堂之上而九重之德意可下流于深山窮谷之中是之謂直德達情而無負于使臣之命○周禮小行人之職曰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委之師役則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禍烖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之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四牡皇華皆出一使字然勞之則曰豈不懷歸曲體其情也遣之則曰每懷靡及深作其勸也○疏義云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惟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君之使臣有道也然四牡皇華不以道勞先後為次序而以私恩公義為大序見君之厚于其臣如此○按周王遣使致戒不獨此詩然也成王以敬恭命君陳康王以協心命畢公而穆王命君牙則有率祖之命宣道化于邦遵之時而為放勸于成達之中此周之家法然也後世如西漢之遣謁者延行天下遣博士等分巡行天下存問鰥寡孤獨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猶諳行在遣選去古未遠其詔令温淳仁愛懇切藹然有皇華詩人之意○左傳叔豹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外傳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鹿鳴四牡皇華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知有君臣之義始得

一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于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常棣章全旨○通詩八章分作二段看首章莫如兄弟一句乃一章之大旨總篇皆發此句之意二三四章是驗之處變皆須于兄弟而喚人失之本二章是驗之處常皆須于兄弟而欲人懷之總見今人皆莫如兄弟也喪亂既平章則承上起下之意耳全重末章究圖上不然未有不得于喪亂而失于安寧者○大意以莫如兄弟為主由死喪說到急難由急難說到外侮患難之事備矣無一之不須兄弟亦足以明今人之莫如矣而無奈人之喪亂明而安寧昏也文氣至此一頓故又開其說于安樂焉即使以安樂言而飲酒不可無兄弟妻子不可無兄弟是究是圖則所謂莫如兄弟者誠乎否也詩意曲至○究圖二字正示人審兄弟的關鍵一究圖之便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了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音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待禮反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申衛叔常棣者若謂夫人之所以參三才而靈萬物者惟此倫紀之明而人類有日用而不知者則兄弟之倫是也今觀常棣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而光明乎蓋凡華莫之能及矣況凡今之人同皆喜之同氣也然惜于分者恩有不洽疎于義者情有不親求其恩義之相屬情分之相維無適而不相須者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一 疏解 此章概言兄弟之重以發端也以華之外見者為光明與人之同氣者為至親凡今之人只就眼前之說莫如兄弟只為一本而生所以同於之痛他人

自比不得蓋其形殊氣者休戚不相關惟兄弟爲同氣情親而義重也要含下
文常變相須意不必以妻子與朋友相形說爲內雖有朋友妻子皆不過以此
足凡今之人蓋曰此尙不如而況于他乎此尙必須而況他乎各自本但要見
莫如意○按常棣在處有之江南呼爲麥李一柎數生二蒂兩兩相對故稱韡
韡興取兄弟之義也不然華之盛者多矣何必以常棣比兄弟乎乃知古人比
興定非漫然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隈反）**原隰裒**（蒲侯反）**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爲相恤耳至於積
尸裒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爲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旣誅管蔡而作故此章
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鬬鬩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
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
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擧此自相矛盾者以
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集說）所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者何以見之誠彼死喪之禍人所畏惡也惟
兄弟則相與懷思而備加哀恤焉至于不幸而原隰之間積屍裒聚人所厭棄
也惟兄弟則相求以殯而不忍其淸暴焉是兄弟之親見于變故之時如此果
誰有如之者乎

（合參）此章言死喪之變惟兄弟爲相恤也死喪之威雖是變猶在內而死于原
下猶其常者也原隰句是死而遭變在外者尤變之甚也懷者哀矜惻思以
屍之求有不忍其暴露而思以斂藏之意當以他人形容乃見其變如也威字
可味言他人且畏惡死喪其不肯求積尸可知況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不得
不爾○一說死喪原隰只作一音看言雖死喪至于裒原隰而求之者惟兄弟
也此說可備○懷字情上見力求字力上見情

脊令（音精）**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沿反）**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叶他涓反）

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況發語辭或曰當作怳○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
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
救也東萊呂氏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
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旣得則由親及疏
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旣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
雖曰厚于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
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
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
悖○

（本旨）兄弟之情不特如此之甚而後見也彼脊令在原非其所而飛鳴行搖○
不能以少休然則兄弟在急難之中而身皇然方相救恤不能以自逸者豈異
是哉當此之時雖有良朋情非不深也豈非不篤也但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
力其能以相及哉是兄弟之視兄于急難之時如此又孰有如之者乎

（合參）此章言急難之變惟兄弟爲相救也以脊令之鳴搖不能自如興兄弟之
急難不能自逸興意到急難止急難猶言患難尚未說到救難處至況良朋上
方說出急難如吉凶禍福也決于須臾惟兄弟則親離顚覆以身共之朋友情
義雖甚厚終難越乎死友之理故止于永嘆註力或不能相及一或字最有分
曉蓋以朋友此時不能相救正形容兄弟必相救助見兄弟爲獨切也言良朋
則非泛交曰永嘆亦非無情泛說得好朋友熟脫無可如何益見兄弟妙處每
有字有味不得以難有代之○朋友自有朋友之道如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理
勢自然與兄弟不同莫說壞他○蘇士按此以第一句與第二句對註而言二
字卽知後二句另說觀註當此之時四字卽知急難猶患難非急其難也○脊
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鳴則搖以求其類天性也凡此言處方行乎是
相救護意○小宛取義于飛此詩取其于行故獨言在原非在原不見其行也○
一說急是急人之急卽是相救存狀急病讓夷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
卽此急字而不不相救不見其急之峻更直截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叶亡遇反）**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叶而主反）

賦也鬩鬩狠也禦禁也烝發語辭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鬩狠于內然有

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蘇氏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串講然此雖處時之變而情猶未乖也兄弟設有不幸而鬩狠于內是情義之乖薄如此爲甚矣然或有外侮之來則同心禦之初不知爲鬩狠者蓋其本然之天性自有不可得而泯滅者也當此之時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是兄弟之親見于禦侮之時如此又孰有如之者乎

疏解此章言外侮之變亦惟兄弟爲其禦也上兩章言死喪急難惟兄弟爲相恤者就天理之本然言也至于鬩牆猶非好兄弟所爲正人欲衝迷之極也且猶當然同心禦侮把鬩狠之事皆忘却了此個天理真心發見有不容泯滅者良朋雖素所親愛不如小忿之兄弟爲可恃也然或亦不是朋友薄情只是緣鄰之鬩不得彼是救治往救勢有不行處耳上註云力或不能相及則猶或有相及者此註云豈能有所助乎蓋救難之時朋友可助則助之若外侮則非人所能助者可見朱註有斟酌。人于疏遠則恩情易見至親則責望最深故兄弟之間小有間隙便不勝悁悁以爲骨肉之待我反不如外人此其心見爲負然故其怨毋不可解試當鬩牆外侮時將非離之兄弟與莫逝之朋友一相比較其真情定自有別。按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後以死喪急難鬩牆之事爲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于此際而後見分明若于安不之時觀之終未如此切也急難較死喪已淺禦侮較急難尤淺然事雖一步淺一步而兄弟之義則一節切一節矣。按左傳王伐鄭富辰諫曰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爲近四德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

外侮打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串講夫患難之時兄弟相救人固知非朋友之可比矣然天理每形于患難之際而人情多失于燕安之時故當喪亂之平也無有死喪積尸之變亂之平也無有患難禦侮之事是既安而且寧矣斯時也乃有視兄弟之親反不如友生之重者。則視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豈非悖理之甚哉

疏解此章言處常而疏其親是反上章之意而言之以起下文安樂相須之意。乃上下章之過脈也喪字緣上死喪章亂字緣上脊令二章喪平則無死喪裒尸之事亂平則無急難禦侮之事亦是設言平安時人心易迷如此非必前面喪亂一一經過而後就安寧也安寧即是平無兩層意不如友生是視兄弟不如友生之重非待兄弟不如友生之厚也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字相呼應又以起下面究圖意夫以兄弟同于朋友已是薄矣乃反不如友生者人情溺于宴安也故下遂發之不然豈與惡過于懷求乎喪過于急難無或過于禦侮耶蘇眉山曰人情喪亂既平之後不知前日兄弟之可恃而以主親相責望則兄弟易以生怨故有以爲朋友賢于兄弟者。

儐音賓**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串講夫所以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意以爲安寧之後無須于兄弟也孰知安寧亦有須于兄弟乎彼籩豆飫然而畢陳飲酒飫然而醉飽此處宴家之安寧也。若可樂矣然使兄弟有不具焉則外雖歡欣內實缺然何以共享其樂乎共必兄弟咸在而無遠然後有以斥天倫之樂事而歡欣之下自不覺其和樂且孺焉如小兒之慕父母而無一毫之疏隔也是飲食之樂亦有須于兄弟矣豈衛

亮安爲然哉

〔疏解〕此章言飲食之樂。必須兄弟而後快也。首兩二句。一家之人。聚合燕飲以爲樂也。既具無故而皆在也。與行葦莫遠具爾一例。孺者。與湛相須。如赤子之慕父母。離則悲。合則依。有一段至情纏綿不舍處○合下章。皆他人具而兄弟不具。妻子翕而兄弟不翕。有其孺與湛。自兄觀。令室家合樂。妻孥無純。豈言生人所樂。而我一二同生。或睽違異域。或相怨一方。忽爲念及。能不惻然。此一念驗其心。既然。前勸雖曰歡笑。終屬強顏。何孺之有。沖沖悵悵。既遣還來。何湛之有○鏡士曰。此章集傳其字。其樂其字。正指上籩豆。下章集傳久其樂。其字。正指上妻子。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湛音耽叶持林反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申講〕至若妻子怡然而好合。有如琴瑟之調和。此處妻孥之安寧也。似可樂矣。然使兄弟有不合焉。則親愛未幾。乖氣隨之。又何以久其樂乎。其必兄弟既翕而無乖。然後有以充大順于無閒。而唱隨之風。自不覺其和樂且湛。貫始終而一致。而不徒爲一時之樂也。是妻孥之樂。亦有須于兄弟矣。豈獨急難爲然乎。

〔疏解〕此章言韡韡之樂。亦必須兄弟而後能久也。好合。就平日言。勿指燕飲。翕者。和合無乖之意。湛。言歸而無異。非言無患難也。兄弟當其少時。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共處同游。夫誰不相愉愛。及其後。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則有厚之人不能無小衰。兄弟所以乖爭。未必不本于此。以至親如妻子。而猶不可一日無兄弟。更有誰如兄弟者乎。妻固非疏。子亦天合。但妻子自有妻子之樂。兄弟自有兄弟之樂。不得之則不全。總是兄安樂之須于兄弟也○湘登山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閒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家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方可長久。蓋天合者和。有乖戾。人合者亦不得樂寧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孥音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孥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孥

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于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于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申講〕夫兄弟具而後樂且孺。是兄弟有以宜爾之室家矣。兄弟翕而後樂且湛。是兄弟有以樂爾之妻孥矣。此其安寧之後。無適而不相須兄弟之重于人。如此。是道也。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能言之者也。有不能深信其然者。則亦未嘗而已矣。試以是窮究而闡謀之。省察于良心真切之地。考究于彝倫日用之常。則察識獲而天性見。始信室家之宜。不自宜也。兄弟之具宜之也。妻孥之樂。不自樂也。兄弟之翕樂之也。豈不信其然乎。此可見安寧之必須于兄弟也。夫以死生苦樂。無非相須之地。如此信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今日之燕不容已矣。世有忍心悖理。視兄弟不如友生者。何弗思甚哉。

〔疏解〕此章申言兄弟于人之重。欲人體驗而信之也。究圖二字。只一意。就心言。以是事而究極其理于心也。不可依新安王氏。以究圖作兩意。分別理與心看。此有體驗工夫。非止懸空想像而已。究圖其孰宜之。孰樂之。因是着實教人體認。然亦不必推深。只平平虛看室家妻孥。間有兄弟與無兄弟。何如耳。必如是究圖。然後知兄弟之重。不特喪亂相須。而安樂亦相須。信乎其果重也。結句極轉世人提醒。宜其然乎。作問詞看更妙。如云試以宜室家樂妻孥之理。究而圖之。果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妻孥之樂。兄弟樂之否。乃見提醒人意。是字。然字。皆指宜室家樂妻孥說○不以死喪三章。究圖而以何[illegible]章究度。指蓋庭燮須于兄弟。不待究度。處常須于兄弟。人多昧之。必須究圖也○顧麟士曰。宜爾樂爾二爾字。即前兩爾字。集傳章其久其二其字。室家泛言。然皆偕爾二句。當就飲食燕樂說○孔氏曰。周公作三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常棣之詩。以燕兄弟。白常棣。辨悅而府弓怨。嗟孤竹之逝。閑宋殷之解位。曰不可多得矣。其他如鄭伯之克弟。宋辰之殺兄。陳侯之弟黄。齊楚秦伯之弟鍼。亦皆伍公入而于科死。是皆背聖人常棣之教。而不念將子之哀者。君子奚忍道焉○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此遣戍役
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
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
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
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
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
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
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補][illegible]曰采薇者曰人情重去故鄉誠恐室家相離而勞動交集也苟其有關于
疆圉至計義亦有不得辭者矣吾儕行矣因之有感焉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
矣其今年春暮之景乎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其明年季冬之候乎及春而

詩傳大全 卷之十六 小雅 三七

[illegible]而靡室靡家于兩地夢寐如戰行實如守而啓處苦于兩難若是乎
[illegible]室靡家者何也蓋狄之出沒無常關塞不能重兵則將南下牧馬以來寇虜
[illegible]患是以有遠離室家之衆則以玁狁之故也若是乎啓居不遑者何也
狄之[illegible]方熾[illegible]一强固守則將彎弓入寇以來虔劉我人民我是以有不
[illegible]居之役則亦以玁狁之故也使非玁狁則今此蒸民雖無父母誰無妻孥
誰不安居而樂業而吾君乃忍使我獨勞于外至于歲暮而始歸也哉行也脩
不以玁狁爲念矣
[別]陳氏曰此章並下二章與意俱至四句止上四句言出戍之久下言出戍之由不
與今上四句寫敘情下四句寫諷義蓋只是敘其情而又諷以義也詩非寫奉
[illegible]而[illegible]只借與事引起而敘之作爲今年之暮春歲之莫已是來年之仲冬
[illegible]出自[illegible]之詞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曰歸曰歸只淡念歸將在歲暮
[illegible]不作歸詞此已明說離家勞身下詳抽出言之家與身是下二章總目玁狁
之故故乎最重正是公議所在而書玁狁之故見非得已之師玁狁內侵中

國[illegible]不可以獨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遑啓處大意謂玁狁爲
害自古極烈使或得肆猖獗則虐虜之憂豈獨在于廟廊如其來闘猾猶則綸
民之苦將遂及于吾民今日之行其得已耶而敢不拆轡以報耶北狄畏暑
耐寒惟値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屯以防之遣屬方
者民役以兩期爲限故曰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雖曰代者已
至然前戍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既畢方許言歸故曰至過十一月而歸詩云
歲亦莫止即此時也然待言歸未即至家又明年仲春至杕杜詩云卉木萋止
征夫歸止即此時也春暮遣次戍者又所以代夏代者之戍夫前戍者至過十
一月而歸代戍者又夏將已至所以秋與冬初兩番皆在故曰每秋與冬初云
云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叶巨烈反)我戍未定靡
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

詩傳大全 卷之十六 小雅 三八

[illegible]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補][illegible]以義[illegible]出師則豈可以私其家乎采薇采薇薇亦始生而柔止曰歸
[illegible]歸期尚遠而心亦爲之憂止矣且也憂心方烈烈于中而飢渴之并臻也
[illegible]于外征道之勞亦云甚矣當此之時非無室家之思也特以是役也關乎方
[illegible]而守邊圉之略未效其勤闘命方殷而懷役姦宄之初未終其績邊而歸
之而期之內我之戍事未已正朝夕從事之時也則凡我徒旅承靖邊之命均
[illegible]效[illegible]國之忠誰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乎夫家不可忘也而國之安危
在所重而家之安否在所輕內顧之憂吾且忘之飢渴之勞吾且置之而已
[別]陳氏曰此章承靡室靡家來上六句與其歸則遠而切于情下是以公義而忘其
家也今三山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剛以見天
時之變耳不知自作而柔而剛特其言之有序實只一時事心亦憂止要點出
[illegible]暮亦以歸期之遠言憂心二句承憂止說總言憂勞也烈烈之憂憂在邊
[illegible]下章孔疚之憂憂在王國語各有爲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

下韜于坎也載不止載車凡弓矢甲兵皆載之也與六月載是常服載字同義。藏○蓋服役有嚴整之意以為下文張本稹者不疾不徐畫舍而止非信道兼行之謂○自天子二句與下天子命我二句不同此是在郊而白遽出師之由彼是至朔方而申聞命之重彼振作士卒之氣也○天子二字是見所授方畧有制勝于里之意與專征擅命者不同○謂我來矣句程郁文說得極暢對敵之外小敵不共百姓日引領日獨不得若人為將哉一則親奉廟算而辭嚴義正使謂之曰我已來矣而猶待有自相率為自周之謀邊隅之間餘氣未歇故八月私視曰彼有大將而不能用耳一旦躬承新命而撻伐肅行使謂之曰我已來矣而反側自安其不有震動之勢○謝疊山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誠有夙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顧麟士曰此章亦似可作大將自言然有兩謂字則是且敘且述又一體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郊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于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陳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怳○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軍將夫奉命固以忠勇為先而兵事則以戒懼為本我出我車則于彼牧為之郊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然旗幟不建則士卒無統其前在牧者固有旟以統之而其統後軍者則設龜蛇之旐焉旐上用旄故建旄于旗干之首以為表章焉但見彼是旟而與夫旐也旆旆飛揚而前軍後軍觀之以為號令其進退皆有節矣師行如此則將勒則不衰者而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將皆既不衰而憂心固悄悄矣為僕夫者有所感激亦為將帥之所激勵憂國

將懷夫將出師而戒懼之嚴如此

賓原此章述其往時憂懼之心以勞之也上六句是師出而軍容之盛下是戒懼以威乎下也與首章俱是一時事將言建旐設旄之事故又本出車言之出車在郊觀前在牧之車為後軍則所見止是設建旐旄而設旗建旄已在彼牧故紫碩曰彼旟旐斯須云以統前軍固有旟矣而此則設之以旐建之于旗固有旄矣而此亦建之以旄蓋同言表章而兼乘前後軍言之旟旐皆旆也旐是注于旗干之首旟旐皆有者旟建于車前書以鳥隼取其鷙鳥火示勇健也所謂前朱雀而旐前軍者也旐建于車後書以龜蛇取象猶介示成武也所謂後玄武而統後軍者也朱雀南方之宿名玄武北方之宿名旆旆飛揚垂在統車進退有敘上不專取其象也憂心二句重大將一邊猶言主憂臣辱也悄悄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乎敵以副君命任大責重不敢以易心承之耳古之御者實與大將比肩此僕夫亦大將之偏裨非御車者況瘁重在將有以感之也○附錄軍旅之中士不一部部不一伍其所以繫三軍之耳目示戒兵以趨向者唯

旌旗幟耳前後左右各殊其方各辨其色而士卒亦建以各正其所需故其旂旐也是後軍之旗也章幟統衆析羽飾旄後軍之士一以龜之矣其前旟統是前軍之旗也繪以鳥隼以彰其鷙銳前軍之士一以鳥之矣夫前軍既一鳥以銳前軍行則旗幟軍住則旗脫豈猶虞前之失乎夫乎後軍既一屬以旐而軍進則旐塞軍止則旐立豈有虞後之不偉乎推而左之不離乎左也右之不離乎右也中之恒守夫中也靜固能整動亦能整常固不亂變亦不亂夫是之謂節制之師也而孰非恃此旗幟乎哉蓋有旗幟而居中者中處前者前定後者據左不離右右不參左既散而為部曲而前統乎後後聯夫前左與乎右右援乎左中以處內而縣外又聚而成一軍若是則軍中旗幟之設正不徒揚軍之盛壯軍之勢而正所以定軍之趨一軍之志也雖然旗幟不過器耳而善用之者則在將帥程不識致警刁斗而步武以嚴李光弼一入河東而旌旗變色豈徒旆旗幟乎哉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

旌字彙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攘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

[申講]夫兵事固以戒懼爲本而猶以奮揚爲威誠以王命南仲謂惟此朔方實襄山河襄夏之襟喉也爾往城之以捍外寇出入之防以明先王荒服之制夫上之委任既專南仲之威靈遂奮利衡突者車也則彭彭而衆旛行既堅之旛央并建止者旂旐也則央央而鮮明有孔揚之色矣猶近見聞皆知爲大將之車旂而奮揚之氣不已著乎乃南仲則欲一乎衆志而作其勇氣爰特宣乎誕命而振其威靈乃傳命以令于衆衆曰是行也乃天子命我以城守乎朔方自

是而用命也有重賞惟天子命自是而不用命也有顯戮亦惟天子命關害亦係我固不敢不竣其也爾謨所授爾將士安可不協力哉以有能之將統有制之兵以有翼之心中有嚴之令赫赫哉此南仲也威靈氣焰見于城守之時者固已當不戰之威而爲先聲之懾彼敵人聞之當亦皇然懾胡然來願奉正朔而爲不侵不叛之臣矣豈不譏玁狁于襄乎然則城于朔方信宜南仲是命而襄厥玁狁是爲南仲之膚功也歟

[集說]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敘受命備邊之事下言成靖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城非築城也朔方乃戎夏襟喉本中國重鎮故特選重臣以鎮之所謂謹出入之防明荒服之制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出車二句是飭其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衆重作士氣上發號令不嚴人心不肅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天子之命而在于城則方也固當恪守嚴設保險以守則天子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尤當稟成王畧勿生務以開邊奉命城方將士非不知之而復申之者大將專閫自當有此一番叙說耳激勵人心振揚軍勢全在于此赫赫則威名光顯如後世名聞四夷之類此二句兼威望守備說于襄作已成功看朔方一鎮胡騎不南玁狁于襄直讎矣而定耳要得不假攻戰而剿敵人之心奪敵人之氣意○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自是大將語氣首章傳命欲軍士之急于行此章傳命欲軍士之嚴于守○魏云菴曰自古閫將生事四裔勞費中國者皆起于貪功之心也貪心一動利于戰而不利于守遂有違天子之命而興兵縱殺以毒民者南仲以守備爲上功襄逐犬羊然使不爲中國害則已矣曾有一毫貪功之心乎以全取勝大功自成可謂老成練達得將之體矣朔方之城其所賴于南仲者豈淺哉○赫赫南仲句亦非呼冠之語要玩赫赫于此于襄于彼正見其威靈處○古來城守禦外而亦防內漢元帝論單于云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爲寇患故明法度以

專衆心也命仲城方當亦兼此意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即光弼始至號令一新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意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萊公北門鎖鑰非寇準不可意也赫赫南仲即武帝報李廣書云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乎夷貊威稜憺乎鄰國意也于襄即慎毋生事開邊釁意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遇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罷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申講]玁狁既襲遂班師而歸及其歸而在途也將師有感而言曰昔我往矣所見者黍稷之方華乃行歲之時也今我來思所遇者雨雪之載塗乃今歲孟春之候也向也時迫而心憂常覺流光之不給今也因來而憶往忽驚日月

之遲遲然則寒暑載離在外亦云久矣所以然者蓋以獫狁內侵而王事之多難靡暇于鑿垣之上朝而調遣夕而趣警而啓處有不遑也夫人情勞則思逸久則思歸當時豈無懷歸之念乎特以其當臨遣之時天子念朔方重地其付托甚專故其責成甚急居處之焦勞惟簡書責式是懼之其報稱實難以卒也惟此之畏故雖欲歸而不敢耳今何幸多難既襄簡書既副而得由此道以旋歸哉上旗成功于歲月下㒷動采于經年近憂觀虜之生心遠慮王師之再出一往一來固下之悠悠此衷而不能一日忘者敢曰告勞已乎

【講】此章述其來歸之時道途感慨之情以勞之也上四句敘其出師之久下原其所以久出之故以承命之重也往來與以在道言黍稷方華于夏時也雨雪載塗春凍始釋孟春時也盡在出之久上不重在勞兩期日久往來異感所以觸目動情多難二句以獫狁內侵言懷歸泛言不必入室家簡書當依棄命爲是即出時所受伐獫狁之簡書只說嚴獫狁不可說邠國有急說天子安得有邠國來註只據左傳簡書同惡相恤之謂耳古者無紙有事書之于簡謂王

命戒之以討獫狁也畏書兢兢欽承之意畏罪不顧只言朔方一日未康則簡書一日未副安得不畏昔我往矣事此簡書往也昔黍稷方華之景皆是畏途令室家思副此簡書也卽履雨雪載塗之艱稍釋畏念自古大將不畏難危而畏簡命所以成功如此○此及末章俱是旋歸時事但此是纔歸未歸則甚到之時耳○又此及末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自見言表令觀于方春載塗雨雪之風物可想觀于喓喓趯趯而闊闊之憂思可想觀丁春日遲遲而萋萋之情采亦可想○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破西羌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亦不見經則所傳簡書者乃城朔方之簡書也下章薄伐西戎亦王者代爲室家料想之詞耳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音終）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旣見君子我心則降（音杭叶胡攻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爲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旣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旣卻獫狁而遂移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講】勤勞忠國人臣之義而戀歸實室家之情故當將帥之歸未至而室家感會物而思之曰向我君子之出也草蟲尚未有聲今則喓喓乎其有聲矣阜螽尚未有形今則趯趯然而躍矣夫見蟲變化實維仲春之時正君子成畢王事之日也于此而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矣必其旣見君子然後心可降乎然此赫赫南仲今何在乎意者旣執西戎乃還師以薄伐之而未歸耳否則何爲而不歸哉

【講】此章述其未至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也上六句述室家感時之思下述室家度其未歸之故喓喓二句言見蟲變化是仲春之景正兩期告終行者可以至家之時未見君子四句乃未見時擬其心如此全篇俱言嚴獫狁而此突然說出西戎此正詩人善摸寫處見室家之思無所不至也若止言獫狁則接然無味矣有作實去伐西戎說則上下章文意全不相貫又與兩期之說不合況上章曰雨雪載塗是正月末二月初下章曰春日遲遲是二月末三月初又

況一西一北道里甚遠焉有仲春方往征之而季春遂克捷而歸哉此論最精不知朱子何爲復于末章附鄭註以開紛紛之疑也○約畧草蟲阜螽與春日遲遲作一時看見得室家之思如此而凱旋之樂如彼更覺情景相關○須知此章言往來之情尚于簡書將帥意與戍人遠別此章想北伐之餘威疑西征之新命將帥妻孥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此方言室家思維揣度而下言倉卒旣歸乍然相接猶疑是夢此等情致眞是詞家鼻祖

春日遲遲卉（音諱）木萋萋（音妻）倉庚喈喈（音皆叶居奚反）采蘩祁祁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音旋）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講】室家固于此時而興念將帥亦于此時而凱旋其歸時所遇之景何者

[illegible]而秋已過方戍畢之時正可以歸時也莊遠曰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歹曰曷爲而不歸但誤解了此處室斷的通解杜中歸字即程子至過十一月而歸歸乎非到家之謂劉安成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詩預言歲亦陽止以爲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曰日月陽止而知其遠歸也詩方山侯舊說云各上四句是詩人述室家之詞下三句乃是詩人衍室家之詞鄒嶧山徐敏致依正義說云此下三句亦是室家自衍其詞而與其君子之將歸耳其曰我心云者乃室家自稱是作詩者法也不必泥此爲詩人衍之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illegible]夫十月不歸猶以爲方戍畢時也過此不歸則此心將何如哉彼有杕之杜猶記去冬有實尚在有睆其實今則其葉復萋萋而茂盛則又春將暮之時矣斯時也念我征夫以王事之靡盬而久役于外方睹睆然之實倏見萋萋之[illegible]時序變易我心寧不傷悲耶夫至于杕杜有葉而卉木萋止正今年二月之候而又至春之期也于此而猶不至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暮春至來古是歸今適其時度者已離場之苦就在道之安而旦暮之間自爾抵家已矣

[illegible]前章[illegible]其當歸猶是秋將暮時尚未過期也上四句感時而憂其不歸下四時而念其當歸杕杜睆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畢戍之時其葉萋萋則實春而又生葉爲今年二月春暮之候至家之日矣通解此正戍畢之明年二月而還而來時也程子謂之又明年仲春者是卉木萋止即上萋萋時也此二句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例有征夫歸止乃至家之候故望其當歸歸期盡可以歸而不歸故悲止我務一周便望征車旋返室家迫切之情自應爾[illegible]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補反**檀車幝幝**音闡**四牡痯痯**音管叶古轉反**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爲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illegible]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illegible]夫暮春不歸吾猶以爲未過期也過此而不歸則將何如其爲心哉于是陟彼北山以望征夫之還但見杞生可食而言采其杞則春已暮而歸期已過矣而我征夫乃以王事靡盬而久役于外不惟動我室家之念而且貽我父母之憂矣亦何以爲情耶乃我之于征夫車塵馬跡兩期之內日繫于心日之間而[illegible]一息之中幾縈繫于瞬斯之頃試以物理料之則彼敝而役者檀車非不堅也而敝弊至今幝幝者宜亦無完車矣即彼罷而疲者四牡非不強壯而奔走至今痯痯者宜亦無遺力矣物力猶盡人役何堪而歸今留竟何待料我征夫之歸在旦夕間耳夫豈遠而復有日隔之疎也哉

[illegible]此章期已過故以車馬遲度之也上四句是過期而眺望之憂下是以物理而料其當至陟山固是望君子然畫杞可食上蓋采杞以食是暮春三月之

[illegible]已過一月矣[illegible]杞之可食者惟枸杞非托以望其君子托字不實望此父母征夫之父母也憂我父母不以鉄養官即嗟予子嗟予季之意憂至征夫之父母是其憂又有甚焉不但女心傷悲而已檀車二句自其出戍至今兩年之久而卻之是以理度其當如此也范華陽曰車幝幝焉痯痯若見其將至矣不遠亦料想之詞于車敝馬罷上見之蓋時久則物壞則當更送故知其不遠也非是車敝馬罷無可創故不得不歸之意古詩中門瑜有時慮歸常在眼未若幝幝痯痯親切將歸也許彈說到揚州許程應說到常山來者征夫不遠然待待地也頁有怨其怨一百般想像千般寬解光景此詩之微情

匪載匪來叶音力反**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期逝不至**叶力反**而多爲恤**……**卜筮偕**叶舉里反**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也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憂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如何哉故且卜且筮

白華之什二之二〇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
而附笙詩三篇于其後因以南山有臺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〇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〇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
磬南北面立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
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
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
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魚麗章全旨〇通詩六章一意總是燕禮之盛首三章言其盛已有曲全意在內
下三章不過即其極盛者以申詳其曲全耳不可以極盛曲全分開對說以註
中俊賓二字爲主前三章重多旨有字觀一且字可見後三章重嘉偕時字觀
一維字可見言酒即兼物言物即兼酒禮物之盛正禮意之勤也〇此詩與後

三篇既謂通用而未斥小註又言魚麗三篇皆君臣燕飲蓋必天子燕本國之
臣諸侯之使俱用此詩故曰通耳薛方山陸聚岡鄒嶧山諸說俱云主人不可
說出天子字賓不可說出人臣字只宜泛言但玩南山有臺當作君燕臣
矣此不必泥〇鄒臣虎曰謂之通用者蓋鹿鳴專言燕賓客皇華專言燕使臣
常棣伐木專言燕兄弟燕朋友此則通用之燕賓客使臣兄弟朋友也不可謂
下之人得而通用之也此論極當

魚麗于罶音柳與酒叶鱨音常鯊音沙叶蘇河反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罶以曲簿爲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鱨楊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
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
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〇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
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
章倣此

串講歌魚麗者曰燕享之設固貴乎禮意之勤然物或有不備亦無以盡其敬
賓之意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彼罶以取魚也而魚之麗于罶者有鱨而又有鯊
焉況我君子有酒所以燕賓也凡其所薦之羞不惟旨也而且多焉蓋品物極
其豐芳而庶羞極其盛備者矣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鯛也又曰鯇也

串講不特此也罶以取魚而麗于中者有魴鱧焉況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
品之多而且極其味之旨矣豈徒以其多而已耶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已反

興也鰋鮎也有猶多也

串講不特此也罶以取魚而麗于中者有鰋鯉焉況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
來之旨而且無物之不有矣豈其病于無而已耶

總解首中之魚既有鱨又有鯊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以二魚與旨多取二
者之兼備此不主言魚特借之爲起語君子自工歌而指主人也後三章二物

字即前三章多旨有不得熟認作酒即君子有酒亦先不得熟作酒如詩云酒
旨之意蓋燕不止酒而飲酒其名餘物俱該耳衆味不可以燕賓也貴乎旨然
簡擇之至取數無幾而今則且多矣不腆不可以燕賓也貴乎多然取類之博
不無冗數而今則且旨矣常品不可以燕賓也貴乎有然適口之珍不能相繼
而今則且有矣旨者芬芳多者備物有者不窮總是優之之意

物其多矣維其嘉叶居何反矣

賦也

串講夫所燕之物固云多矣然多者恒患其不嘉今則維其嘉矣隨之博取者
皆珍羞也夫焉有不嘉耶

物其旨矣維其偕叶舉里反矣

賦也

串講夫所燕之物固云旨矣然旨者恒患其不偕今則維其偕矣列之味品者
皆齊一也夫焉有不偕耶

物其有矣（叶羽已反）維其時矣（叶上紙反）（六句已未合試）

賦也蘇氏曰多則惡其不嘉旨則惡其不齊有則惡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串〕講夫所燕之物曰云有矣然有者恒患其不時今則維其時矣蓋之所具者皆時物矣人豈特備云乎哉夫有也偕也旨謂之多也多則天下無遺品而況兼之以旨乎嘉也時也旨謂之旨也旨則天下無遺味而況兼之以多乎燕禮之曲全如此主人亦篤優賓之至矣

合解首三句各以美頂前三章末一字多或惇取以充庖患在不嘉旨或盡美而難齊故患不偕有或掛搖以取盈故患不時嘉則多而珍異偕則旨而齊一時則有而新美○興濟人曰嘉偕時三字重看嘉以合其多謂多儀之成享者又爲嘉之孔昭也偕以合其旨謂甘旨之備嘗者又珍美之咸聚也時以全其有謂無物之不有者又因時以制宜也大禮繁不備則賢者不處物到曲全方見殷勤且旨用曲全二字括嘉偕時三字極完密然曲全者物而所以曲全

者禮意見主人盡忘以盡物也○燕饗禮魚者北方千里多而魚少聚其貴者言之耳○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朱子曰魚麗諸篇皆作於燕饗之詩道主人意以娛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爵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顧麟士云君子有酒宜其說酒但疏後三章多言物但頂針上文魚物言之亦何妨然詩義之妙正在離合有無間何必物物爾耶又劉上玉云按後三章止物字即前一章多旨有不得煞認作酒而君子有酒亦先不得煞作酒如詔云酒席之意蓋燕不止酒而飲酒其名餘物但該耳兩說如此然愚謂爲燕客以酒爲主言其意則酒字可該衆殺言其物之寔則酒畢竟是酒若兀煞說酒字便失統領之義若有酒二字亦不得煞作酒又失分別之寔神而明之在乎其人之善運也集傳深却之妙宜玩○魚麗于罶鱨鯊魴鱧鰋鯉蓋魴魚黃鰋魚苦鱧魚玄鱧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其備故序以爲萬物盛多也○朱登山曰豐以燕賓魚麗是也蒲以燕賓愈薄是也何豐儉異也蓋當得豐之時而從其儉則失之簡故以豐爲貴當不得豐之時而廢其禮則失之陋故以儉爲貴惟其誠而已矣故易曰大烹以養聖賢又曰二簋可用享合而觀之得矣○薛方山曰甘酒嗜音未或不亡五子之歌太康也我民用大亂德亦罔非酒惟行武王之所以誥康叔也此詩盛稱酒食之豐何哉蓋歌以物而言物以敬而盛視甘酒酗酒者不同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

其失甚矣

由庚○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章全旨○通詩四章各開看無淺深總以樂賓爲主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也而各章以樂字衍字又字思字爲骨總是因其所薦之物而道達其樂有之意言樂言衍猶娛其外也衍之則樂其心矣然猶有限也又思則不可限矣由外而内由暫而久有無窮之思焉樂衍綏又皆以自我及賓者言之要發得樂賓意出○上篇備舉其物乃因情以致物故曰優賓此篇備述其情乃即物以達其情故曰樂賓下篇又侈祝辭故曰尊賓此三篇之異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叶音灼）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叶五教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出于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也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辭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申講歎南有嘉魚者曰賓主之相與也以心其流通也以情而燕也者所以寫其心而洽其情者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彼江漢之間有嘉魚焉取之者則必烝然而罩罩矣況君子有酒品物陳焉而豈以自奉哉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于以致殷勤于獻酬之間而歡忻為之流通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衎樂也

申講南有嘉魚取之者則必烝然而汕汕矣況君子有酒品物陳焉而豈以自奉哉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衎于以伸為厚于樽俎之間而忘分之無間也

合解此二章興意言有嘉魚而必罩之汕之興君子有酒而必與嘉賓樂之衎之也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罩自上而下編竹為之汕自下而上仔紏之斷有酒亦惟設言式燕以樂述說樂是情意浹洽形神舒暢至于衎則勢分兩忘形迹都釋矣衎即樂之甚也易曰君子以飲食燕衎又曰飲食衎衎此處須知非徒以燕物為奉乃言盡志在于盡物而文在即是情至也

本文二有字與註二必字相應二必字重看正是他盡誠處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上二句甲午湖廣 下一句丁卯湖廣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瓠蔓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申講不但已也南有樛木則甘瓠纍之固結而不可解矣況君子有酒以燕賓也豈無悅賢之誠乎若見上下為之交泰名分為之兩忘而所以安樂嘉賓之心者殆不徒崇養之數文而在精誠之固結者矣綏之不其至歟

疏解此章興意言有樛木而甘瓠始纍與有酒而嘉賓始綏也蓋取情意綢繆之意為興纍之而上人安嘉賓之心上陳設酒殽焉其誠欵篤疑不設形迹不拘情意交孚有以安其心而相固結非止縻其外而已也亦重主人夫安賓上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申講又不特此也翩翩者鵻則烝然來思而翔翔之自適矣況君子有酒以燕賓也豈一燕而遂已乎吾見今數而屢動物勞而情厚既燕又燕而一念之誠非徒今日為然矣不其有加而無已耶主人樂賓之意亦至矣

疏解此章興意言鵻之飛而復來與燕之畢而又舉也鵻一宿之鳥言一意予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一之意于我也然肯來也式燕又思薛方山云還是前日既燕今日又燕大全孔氏作頻與之燕最是觀參新朱註云于其初燕而歌之亦不止一燕矣翟是湖云亦于燕之再舉說○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思字為語助者一可作賞而為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易曰大言不賢由來舊矣而播之咏歌以示慇懃斯固周賢之所獨詳也○葉京山曰先儒謂南有嘉魚燕享詩也而序以為樂與賢蓋世非無賢也君非不任賢也而中心樂之者則鮮矣如漢武好賢敬賢而心至遠之又豈得謂樂與賢乎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說見魚麗

崇丘○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章全旨○通詩以美德祝壽為主各自開說諸家多云首二章美德祝壽也三章美德也四章祝壽其德也五章祝壽也各章興意俱于木山不一則所有亦不一以興君子有德又有壽恣愿樣首二章與四章兼言德言三章雖專以德言而壽不已上亦見其壽末章雖專以壽言而于保艾處亦見其德章章皆有此二意方于興體為切此條陸聚岡說也○或云首章先言德所重在德也惟德隆則壽亦隆二章運專以德言四章先言壽所重在壽也惟壽彌高則德彌卲五章運專以壽言又或云德與壽雖各開說亦章以德為本然愚謂德壽多乎看不必偏重也 說俱不可依○壽德天下之達尊故道達人之尊賢而以美德祝壽言之德是已然故曰美壽是未然故曰祝美德祝壽兼朝廷卿大夫言方見通用之樂○顧麟士云此反興也蓋樂只君子四字兩稱無所不及說山臺則有南北之異耳蒿萊猶云南山有臺而不能有萊北山有萊而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上二句甲子福建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于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串講彼湛湛露斯本無擇于他也而在豐草爲多天澤之被固有其所矣況此厭厭之夜飲安而久久而足也而果何在乎則在彼宗室之中路寢深嚴之地有以成其燕飲之禮焉君臣之際如賓友之相忘俎豆之間若家庭之無間者務期于情之愈親矣

疏解露在豐草以喻湛露在宗室則恩義厚而情意也燕必在宗室者蓋欲庭之上燕禮雖畢次有分其嚴情猶未盡也惟在彼宗室則上下相親而勢分兩忘所以合宿上之交而盡厭醉之情者在是故爲成燕禮之盡也○註路寢正寢謂大居也禮書云天子六寢大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親明而治也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在後自卿以下二寢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上二句癸卯浙江

興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串講夫設燕在我同見親厚之情矣然在燕之君子豈無所以善是燕者乎彼湛湛之露斯在彼杞又在彼棘固無一物之不被矣況我顯明允信之君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多也然所承者一人之寵命而其所不敢忘者則天冠地屨之恩雖當餞醻之卒而獻雖者轉見其匪彝殆無一人之不令德矣所謂人之我德亦罔非酒惟行者何有哉

疏解杞棘不一物而均沾乎露君子不一人而均令乎德此興意也上二章直在湛露之能施此章直在杞棘之能受○按疏義謂杞棘中寔故以興德相梓外文故以興儀埤雅謂杞棘剛木故以況令德桐梓柔木故以況令儀竊恐詩人興意未必如此大抵只以二物興莫不意耳顯允就心說顯者其心明白通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顯允與下豈弟俱就平日看○許南台云此只是呼過之詞切勿以令德承顯允以令儀承豈弟也此說雖是然以顯允屬德以豈弟屬儀自覺有別令德根於不醉則心志易迷德性易亂今者內有所主而不爽其心志也莫不者咸有一德之意○芹齋曰此與下章末句須承在宗夜飲說以表君子之儀德足將是燕蓋惟飲于宗室則堂廉之分忘而留意易溺于無約束又況卜夜之飲則更漏之移而德度多縱于不及檢今能莫不令德莫不令儀深羨康侯自有爲龍爲光之妙○陳慧生曰說者皆以令德泛言其精神之不亂不根顯允說以令儀泛言其體度之不失不根豈弟說然顯而明允而信就是德之令處若合顯允而另言德又何德也豈而樂弟而易就是儀之令處若外豈弟而令言儀又何儀也

其桐其椅音猗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上二句甲子山東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串講不但已也彼桐之與椅其實離離而下垂蓋無一物之不盛矣況我和樂平易之君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醉也然所被者五位之施恩而其所不敢忽者則尊君卑臣之念雖當酣洽之餘而求嘉者式彰其深謹殆無一人之不令

儀矣所謂人之齊儀亦罔非酒惟辜者何有哉夫人君不以堂陛之分隔上下之歡而人臣亦不以燕昵之私忘敬共之節洵乎君明臣良而有以成地天之泰矣此周道之所以隆歟

疏解桐椅之實無不垂君子之儀無不善此興意也○離離垂也有卑以自牧意豈弟就外說令儀亦根醉來醉則語言易肆威儀易亂今者外有所檢而不愆乎容止也○此與上一章白是良箴更不須監史之設當觀其用意深厚處○習解齋曰燕王示慈惠湛露之厭厭慈惠至矣而卒歸之令德令儀也仰而有節矣○按左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朝正于王謂朝而受政教也○輔慶源曰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于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缺焉則臣之持身猶

之大體當如是矣○莊叔鄭曰書曰功懋懋賞春秋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始見古人賞功之不苟也要知不慎與于始則授之者適以爲輕不逹與十綵則彼受之者適以爲答不出于中心則鐘鼓獻酬亦文爲而已周王重彤弓之典如此與足令人愳貴矣○徐敬溪云先王知天下諸侯不可無長故爲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乃世之賞賚功臣或有內疑其臣而外寵于其功不肯以輕于賜者或有內疑其臣而外迫于其勢不敢以不賜者皆非中心之貺也大凡有功而不賞則立功者怠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故畀之速如此也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附錄時論國家有事不可無任事之人國家無事尤不可有喜事之人何使海內乂安朝宗如故天子垂衣裳于上二三友邦共相協和于下亦何自以紛然多擾爲朝廷建不世出之功其功之得建國家之幸也而非國家之福也故此一藏也若曰予一人切損先緒與爾伯叔甥舅世守先王成憲其戢干戈櫜弓矢修文德以洽四國庶幾抑兵而不復用乎廹夫功著旂常勒銘鐘鼎天子從容賞勞用錫乃勳于是取數百年貴藏之物慎重以賜之而復加以圭瓚隆以秬鬯賚以彤弓盧矢燕饗賡歌之際復反覆咏嘆而頌美之蓋以非常之功乃克受非常之賞而非無名之寵資非分之恩私所可僥倖而得之者也是以先王之世賞不數行而天下之雄才大略無不共相鼓舞爭自奮于功名者其名與器誠足以激勸天下而使之感也後世賞不以功錫予濫及其甚且以武庫兵器畀臣而國家名器視若弁髦安所謂激勸之微權也哉亡人君奔走天下者存乎權激勸天下者存乎術感動天下者存乎心何也人至而有功其勇略足能震主其勳名必高天下人君未有不畏之而忌之者也雄略之主欲以不測之恩威顛倒豪傑或寵以大藩錫以重寶礪山帶河誓百世不相背一旦內猜外疑倉卒告變不終日而誅討削奪求爲編戶不可得而浮沈猜刻者非武以豐貺小忿卒成大禁陽示殊貌厚寵恭以報其功而陰伺其隙以羅致其罪秘爵削土其或不能保其族類于是有寬厚長者出而爲善全之計從容談笑解兵柄綢或釋兵就鎮或束身歸第雖奇才異能無以究其用于天下懷之戢屏

功臣者法非不善而其意亦已薄矣嗚呼國家亂未平之日借重與以待有功雖不推心置腹絕去嫌疑及治定功成遂以不忠之迹待其臣使臣之視君可親而不可信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有功者人人自危求爲苟全之計即慶賞有加而識者謂疑畏之端已開于此無他崇恃權術而不能以至誠之心出之也古之聖王知權術不可崇恃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待臣之際坦然以心相與而無所畏忌即一彤弓也其始慎重以秘之而不于天下以可褒其終推誠以畀之而不示天下以可疑是以天下之人不樂其慶賞之加而相感相信于其至誠之心相信則不敢欺相感則不忍欺其相激勸而樂爲之奔走上以中心示其下故下亦以中心報其上若後世君臣互相猜疑其或以丹書鐵券爲羈防僭逆之具而抵禦不受亂先王之以心相與者相去遠矣況強藩跋扈帝制自爲王以追脅行其錫命其心又安可問哉吾故曰中心貺之一語古今御功臣之道無踰于此○附錄全章程淳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周主荒報之典而致其心之不已焉夫彤弓之報本中心也而饗而右而酬其情倚無已識且王者衆建諸侯而資其力則敵愾之勳非所以明報施也然褒韜爲不吝勞者康侯忠上之心乃寵綏而勿少吝者天子勸功之典如今日之燕倘如乎爲嘉賓也夫朝則稱臣而燕則稱賓情降于分也恭殊功于絕域敢以素所珍愛者封藏而生顧惜之心在國則曰康侯在燕則曰嘉賓名以功易也獻俘伐于司勳敢以府之本府者封几筵而存遲留之意如彤弓之受也弛而不張原以待殊績當其貽以葉人則藏之之日中心久賜于嘉賓矣豈有于求報功之先者敢忘于既報功之後夫功以禮行禮以樂飾鐘鼓在懸不禁被誠之恐緩也饗而獻之將于一朝非嫌矣猶是彤弓之受也繫而抗之又以正其體當其閒以縱勝則報之之日中心固欲承于嘉賓矣豈珍于未展報之先者敢遲于既展報之日夫禮以昭德樂以象功鐘鼓樂之不斬抒情之欲速也右而侑之勤于一朝恐後矣且猶是彤弓之受也飲而醻之更以析其色方其繫以虎韔卯索之之日中心固欲賚于嘉賓矣豈鄭重于未酬勸之初者敢緩于既酢勸之際夫導之以禮將之以樂於倫敍致不勝致敬之倫懋也酬以明之

厚于上顧頻篤矣乃知為朝廷惜名器正為朝廷重功臣藏而載載而櫜一直藏饗疊然于弁人勿授而衡重乎爵賞之權又知為國家篤殊竊正為國家勤武備毀譽承巳而喜右喜右未巳而好醻中心無極藹然于燕笑樂是而曲伸其尊于之意王之賞報不可秪而可美哉○無有功諸侯因錫以弓矢人于從無落厤便得遇情正發形弓按義分疏更能精確至講中心與一例只說命叙遂二義發題中正大之音絶不粘惹後世烏盡弓藏烹狗刻餘意也然大雅矣

彤弓三章章六句○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菁菁者莪章全旨○通詩四章平看都是極道其喜樂之情也上三章是歷與喜之之心以見而形未一章是追論思之之心以見而慰遲以既見君子句為主善喜君子非等閒人物此見非尋常接遇所以不勝其樂樂字貫至末○通詩惟有儀二字屬燕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之之情推思之喜之故燕之也不言我必樂賓人之好我而但言既見便樂便喜便如得珍寶便休然有洋情在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叶五河反○若二句辛丑會試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申講】詠菁莪者曰人之不足以動吾思者未必為吾人之所欲見而見之其情亦未必殷殷切也苟其人而為吾心所甚慕則欲見得見之際此衷自有不能巳者我于君子何如哉彼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物生且有其所矣況我君子儲龍光之德撫大地之紀邦家之光也昔日相期之深庶幾且詳遇之而始慰也今也亦既見止則以其情之不容巳者暢之為悅豫之休而以其樂之所自形者暢之為品物之盛其容樂而且有禮儀矣又何病于衷情之未伸也乎

【正解】此章言喜樂之情君子外以菁莪生得其所與燕飲禽盡其儀既見只要講不必用句也遂廣侯邦等語亦不可用未見訓潮恐碍末章也君子泛指賢者說只言其德業之隆才名之著便是樂且有儀樂以內言儀以外言待言我心內喜樂而外有飲燕之禮儀以將之也唐荊川謂有儀正所以繼悠遠而有儀為悅賢之寔也亚樂字意燕有獻酬之禮有承筐之將故曰有儀此章勿預解心字○補處淑曰夫見賢而禮遇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且有儀而愛敬之心所盡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上二句戊子福建　丁巳江南

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申講】菁菁者莪則在彼中沚物生且得其地矣況我君子山川儲其秀社稷鍾其靈高山仰止之殷庶幾邂逅遇之而始遂也今也亦既見止則所以喜樂之者寔倍為我悅懌之情為根于中心之發而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其喜之誠何如耶

【正解】此章言喜樂之情根于中○與意與上章亦無大異我心則喜要照透我心字見為社稷喜為我生喜則為君子喜而豈聲音笑貌之為哉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申講】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陵有以著其菁華矣況我君子席珍以待聘他美而不言者曰景慕之至庶幾貴然來思而願始適也今也亦既見止則所以喜樂之者夫豈淺識芳徽可挹欣同玩好之投今龍視承歡為主寔之賜誠不啻錫我以百朋之多也夫百朋重貨見君子如錫百朋其喜之切何如耶

【正解】此章言喜樂之非輕錫我百朋常情好貨錫百朋則喜今我得見君子其喜之之情有如是此以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也蓋為得賢喜為觀醴喜則為君子喜不啻錫百朋之重也百朋孔氏疏云古者貨貝

貨古者寶貝以爲貨也五貝者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五貝之朋
其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漢食貨志云二貝爲朋

汎汎芳劍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興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訂詁〕天言之之心固以既見而慰乎彼汎汎楊舟則載沉載浮而無所定矣向我于君子未見之時悉其來而又恐其不來心之靡定亦猶是也今也幸得見之則有以慰其長之命而謂樂于之獻我之心在昔則物役而靡定矣今乃怡然而少休耳使非今日之見何以慰其昔日之思也然則燕飲之樂豈容已哉夫未見而思之也切既見而喜之也深古人燕賓其真心寔意溢于言表矣

〔講解〕上二句比未見而思下二句既見則慰其思也上三章既詳言既見之情而此反追言未見思之者正以起下二句既見而安之意楊舟之浮沉無定比未見之心往來無定既見二句亦與上三章同體古云汎乎若不繫之舟又云心搖搖如懸旌即載沉載浮之意休字對浮沉言字法妙品所謂心不定者至此而定也以上三章末句下俱要見燕飲之設有不容已意方得燕飲之體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章全旨○通詩詳序北伐之始終自出師至凱旋俱無不備五章以上總是將師成功之事下乃言其班師燕飲之樂也首三章是出師將事中二章是行師將事末是班師將事此詩雖稱吉甫而選歸美宣王能命將上見其中興也首中如匡王定國佐天子與薄伐而至于太原是一篇之大關鍵細分之首章言出師有車馬戎服大章言車馬如此戎服如此三章言兵威雖盛而以嚴敬爲本四章又言嚴猶攻討以服其心然原其伐之者不過以其內侵而已五章遂言逐至太原而止不窮追也此敘吉甫受命成功而功成則奏凱歸休兵燕飲之事○古義按竹書事在宣王五年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斥四牡騤騤音逵載是常服叶蒲北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叶棘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師以正王國也

〔訂詁〕賦六月者曰國家征伐之命雖出自天子而安攘之績則在于人臣若我吉甫承王命以北伐也果何如哉彼冬夏不興師司馬之常法也茲當六月乃卒然興師人心皇皇而靡定焉以戎車則既飭而整治以四牡則騤騤而強壯至于戎事之常服亦載之于車上矣興師之急若此者何耶蓋玁狁逼近京邑其難甚熾而我之備禦不可不急故王命于是時出征于以攘夷狄之禍遏明華夏之大分而匡正此王國使中國有常尊之勢也不然胡爲而興此六月之師也哉

〔講解〕此章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上四句是興不時之師下是推其不得已之故六月紀時也詩言六月但指則爲夏正可知棲棲是惶皇興師意內撥攘戎人情言夫以倉卒搶攘如此似于不暇爲諸而下言車馬整飭森然有備正可見中興氣象百廢具舉何等威嚴車以利戰馬以駕車非爲戰常服而設而特當六月戎服非所宜故載之當戰時乃服之也戎車曰既飭故車甲器械于車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矣孔熾言自彼來侵乃逼近京邑即四章匪茹四句是也我自朝廷言用急言自我靡彼一急字最重即前之棲棲出師是也王國指京師言乃天下之根本也要提王國乃文武成康之故墟帝王自立之要地令玁狁內侵則不匡甚矣匡正也正華夷之分明內外之防也○棲世田究之意光爲芟扶可謂所著者在司馬法○朱貴城曰先王法嚴夷狄侵中國臣子作君父皆知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者以中國不可

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畔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奬里反)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于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嚴整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于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申講】夫六月興師宜乎倉卒而不暇爲謀矣今則內修素預將師得人彼四牡固騤騤矣追本其始比其物而四馬皆驪則力與色之皆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人與馬之相得可以見教之有素矣常服則是戎矣追本其初維此六月之中即成戎服之事權以濟乎其變不因倉卒而忘備焉我

服既成即日引道盡三十里之舍而止變不失乎其常不因趨利而或過焉然所以有是行者豈以遠略勤其臣哉蓋以玁狁內侵天子爲之愾怒甚矣故王命此時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使九重免北顧之憂而佐助天子焉耳不然胡爲與此六月之師也哉

【疏解】此章言行師以敵王所愾也首六句是行師之善下是表其出師之意上言四牡騤騤矣而此言馬之有餘教之有素上言載是常服矣而此又本其成服之時從上章抽出言之耳只一時事比閑俱用力字以馬而差擇其力曰比蓋四馬皆強力也四驪四馬皆齊色也就出師時試其步武曰閑此是人閑習馬非馬自閑也衆平日所教者試之如目習旌旗耳聽金鼓之類維則是馬猶軍而行進退疾徐各中其軌度也我服戎字就軍服説註師行日三十里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戊午渡于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既非暇守紀常而

不知變又非輕敵躁進而至因變失常可謂得武之善經矣王于出征天子命之也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言指敵愾上説玁狁內侵主國不止此天子所愾怒也故吉甫奉命征之以佐天子此二句言王命出征下則吉甫承命出征也○維則四句一直説下註中分疏甚明但講中宜總會此意不宜拘拘分貼○上章言我是用急而此言應敵從容則急中自暇次章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翼以共武則寬中又嚴此皆相形互見以對言之妙于行師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叶蒲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逼反)

賦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師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申講】夫是六月興師王國賴之以匡天子賴之以佐其責亦重矣爲吉甫者將何以副王命哉彼車馬者克敵之具也則四牡脩廣足以供百戰之勞其大有

顒[illegible]萬騎之威以是車馬而薄伐玁狁則長驅遠御陷陣摧鋒以戰則勝以攻則破寧不可以奏膚公哉然兵威雖盛而吉甫之恃以制勝者不在此也誠見法令不明而三軍之耳目誰約必士無嚴也卒不玩也倂令爲之整飭使三軍畏我而不畏敵則見其有嚴也如斯臨事不戒則獲勝之本謀先弛必無輕忽也能持重也無事亦爲慎毖使三軍自畏而不畏人則見其有翼也如斯有是嚴翼以共武之事則士卒用命動出萬全王國于是乎敵愾循乎是乎平向之震驚我王畿蕩揺我邦國者不且有以大定乎哉

【疏解】此章言其制敵之有要也上四句是行師得其具而成大功下是行師得其本而其大業戎事莫先于馬故皆首以爲言而反覆稱美之有顒正形容其脩廣也奏膚功承車馬説謂獲奏安夏之功此四句只是鋪張以起下文耳言有此車馬已足以伐玁狁奏大功矣而將帥猶不敢恃強玩寇而必出于嚴翼也嚴自約束軍心看如號令明賞罰信之類翼自料理軍務看如臨事懼爲謀而成之類此二字最重進必選銳去不窮追都是嚴翼之心運用其間⊙懲府之

日姑息悉愛非所施于介胄之士解弛之致非所用于行陣之間故嚴翼其武所以服戎愛者濟故勝息者吉也註言將帥皆嚴敬畏不止吉甫可知矣嚴翼處便是武邪不是以嚴翼去共武事也此二句吉甫成功之本定王國與匡王國不同匡以正大分定以固大業也奏膚公言其足如此定王國言其欲如此總爲未然有百戰百勝之技又有不戰而自勝之心其于玁狁何有○碩鄰初曰昔日玁狁內侵其事危急王國戒嚴有不定意今則荒服之制以明夷夏之防以嚴雜之既靖而王國奠安矣故曰定前章以匡以佐以字是王命欲其如此此以字吉甫自欲以是副王命也○謝疊山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又曰爲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師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輔慶源曰有車馬爲之用則足以平玁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爲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又曰定則不止于匡矣

玁狁匪茹音如整居焦穫音穫侵鎬音浩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于貝反元戎十乘音剩以先啓行叶戶郎反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辟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甲詳致以伐玁狁之師之前軍言之蓋茲玁狁不自度量整齊衆居于焦穫之間侵鎬及方直抵涇陽之地以勢而亂華以逆而犯順深入爲寇如此其罪不容赦矣于是建彼正正之旗則織上有文而畫以鳥隼之章有白旆央央以繼夫龜蛇之旐所以統前軍後軍而一其進退者此矣制彼堂堂之車則選元戎之十乘使之先道以啓行所以摧鋒陷陣而擬先聲之威者此矣

匪茹此章言致討之有方也上四句敘其深入之罪下是聲其罪以致討也蓋不可亂華逆不可犯順故狄之匪茹正不度順逆非不度強弱整居是大衆盤據于焦穫侵逼涇陽去京師爲近逼近京邑故曰深入賊勢如此正首章所謂孔熾也織文謂幟上有文也其文即鳥隼之章以統前軍者即前朱雀是也白者帛也勿誤認作白色看以釋白爲帛識則飾之此乃繼龜蛇之旐以絳帛繼旐旐末爲燕尾故曰繼旐非與旐爲二物也央央只承白旆絳色說此統後軍者即後玄武是也或謂央央並承織文白旆非是元戎是戎車選其大者擬在頭陣元戎車級絡馬被甲衡軛之上兩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十乘則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啓行所謂選鋒也從前後軍中選出勇銳者以當前鋒惟先發已奪其氣而前後大衆可以不戰克矣此正吉甫之奇兵○碩膚七云鳥隼爲朱雀繼旐爲玄武廟有倚解而矛伯不從謂兩句說旌旗皆倚前鋒不必兼後勁如傅氏之說此白旆即軍前大旗孔氏亦云軍行之次旆最爲先是也旐乃後軍所建旐之末不妨有旆蓋非此旆耳○呂記曰日月爲常蛟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隼特其一耳○王中初曰建以正正之

旗其文必識以象堂堂之陣乃是王者之師蓋旗旐不設則軍旅無統而紀律弛散旌旗必鮮明元戎不爲用先鋒不銳而敵人玩故元戎必銳進此只言其兵威之盛其實吉甫之取勝已素于有嚴有翼中以犯順之罪而伐以有制之兵功豈專于馬上收哉○劉安成曰左傳云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玁狁爲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玁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章言前軍而下章戎車四牡則中軍大隊也○此章大意如豐城朱氏曰玁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齊既盤據于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入爲寇如此可謂熾矣于是建旗旐選鋒銳以攘之然謂之十乘則爲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玁狁之難也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將彼其狄雖衆且強又惡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叶於連反如輊音致如軒四牡既佶音吉既佶且閑叶胡田反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大音泰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叶許言反

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申講]試以伐玁狁之師之大略言之凡元戎者有戎車焉向者使棲而有既飭之戎而前後未善則車雖飭而有不飭者存今戎車則既安矣向之輊而前如軒也為戎車者有四牡焉向者四牡有雜則之致而馳驟未閑則四牡閑而有不閑者存今四牡既壯健而且佶其閑習也以此制勝之資而伐彼玁狁非不可以盡殲之也然內夏而外夷者帝王之大道之大防來則禦去勿追者帝王禦戎狄之常法故薄伐玁狁但至于太原而止太原以內涇陽之境皆中國也彼固不得而留焉太原以外瘡漠之野皆戎狄也未始窮兵而追之此其禦戎之有法所謂匡王國而佐天子奏膚功而定王國者皆此矣即是觀之可見吉

甫一身全不殺之仁而附衆有方是假吉甫之能文皆薄伐之勇而威敵有道是假吉甫之能武豈非德威之兼備者乎吾知萬邦諸侯得吉甫為觀型使游揚外者師其撫綏之績折衝境外者式其果毅之風莫不奉之以為憲矣所以成征伐之大功者豈偶然哉

[疏解]此章承上而言出師成功之事也上六句言其飭武備而禦戎有法下求其全才足以法天下也戎車即首章所飭者安正在下句輊軒上見如輊如軒言制度工巧利于戰鬭也車必後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偏于後乃為如式故如輊如軒者猶云輊如軒如謂其之前後適調其低昂之勢如此既佶者奔力也即比物也閑謂教訓習熟耐于馳驅也此閑字與前不同前謂人閑之此是馬自閑習合上元戎則彼為前鋒此為後援以上四句總見兵威之盛足以掃蕩玁狁以起下薄伐二句薄伐者不勞餘力也于太原者盡其境而還也太原即涇陽之地太原以南吾之土也則驅而出之太原以北彼之土也則總其居之來則禦而去不追此帝王制禦戎狄之要道也此二句見北伐而成功文就行師中招攜懷遠上看出武就行師中戰勝攻取上看出此言其平玁德威相濟寬猛得宜不就至于太原上見○張必治曰通章是其武之服言吉甫之武而至此表出一文字以結之見其非武夫之武也斯則全才之可為法也不要泥定分貼未處是文未處是武為憲是言諸侯皆欲法其文以附衆法其武以威敵非文士法其文武士法其武也要見得外服四夷為天下將內式百辟為天下師中興名臣一人非吉甫何以當此○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于此○謝疊山曰漢唐而下將帥介冑爲兩途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一說前云孔熾用棘言何鄉更豈有犬羊踐踏逼近京邑六月興師張皇我討乃不滅此朝食而反姑示寬容訓薄為輕者斷非也若不窮武深意亦只可于太原二字見之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里反飲御諸友叶羽己反炰鼈膾鯉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叶同上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于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串講]北伐既定班師旋歸但見吉甫舉燕飲之禮從前棲棲之象已平而歡異之懷已釋有不極其喜樂乎斯時也上焉慶王國之又安朝廷之福皆其福也下焉樂四方之寧謐天下之福皆其福也其受祉不既多乎然所以設是燕者以余師而歸自鎬京不勝道路之遠出自六月而有永久之行則僚友之流疎因睽離而歡會情之所不容已也是以飲之酒而進御于諸友者則炰之鱉膾之鯉僕無不陳焉然是燕也主之者吉甫與之者維誰在乎乃孝友之張仲在焉以孝友之人而與是燕則將相調和而是燕亦與有光矣然則今日受祉之多不其本于此哉夫以吉甫之賢而友張仲以宣王之賢而臣吉甫其致中興之盛也宜矣

【通解】此章言成功凱還而設燕也。上二句是燕衆而獲福，下是推設飲之由而及與燕之賢也。燕飲輔廣氏曰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非宣王燕之也。方山居湖皆從之。諸家多指飲至策勳之日言，雖是潤人，然失却經傳口氣矣。有說燕是朝燕，飲是家飲，兩席不混做一席，愚謂此見甚確，可遵。喜樂正與首章棲棲意反應，受祉即常燕喜說中，外祭宰嬖無事天子安王國，宅一人之福，天下之福，亦大臣之福也。來歸二句乃推其行燕之由，以起下文。玩集註，蓋以是以等字相呼應可見。日飲御諸友，則不獨一張仲，而獨言張仲者，舉一人以爲重也。然詩不重在張仲，賢張仲所以賢吉甫而美是燕耳。○陳自齋曰吉甫成功，未必不本于張仲，此處便有將相調和意，在不止偶然與燕已也。蓋自古未有相臣不和衷于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內有孝友之張仲在王左右，故吉甫得以成北伐之功。古稱宣王內順治而外威嚴，正由其將相之得人也。此亦是大議論。○從來大將之所以建功者，不恃專閫有獨制之柄，而恃立朝有和協之臣。未有將相不合而能成不世之勳者也。故有任寄元戎思以全身致

主而一二保家之臣從而嫉之于內，卒致大勳不終，忠良灰心，將而賢則觀望以生天下之叛，將而不賢則激怒以召天下之變，豈非宰相之責哉。是以明君必擇相以任將，而賢相亦必與大將同心。若宣王之時，內有孝友之張仲，外有文武之吉甫，而又兩相交好，將相協心，無妒功害能之念，所以成北伐之功也。不然，吉甫即堅重鼎彝，功蔚華夏，方且救過不暇，又何能靖外寧內，奏一代治安之略也哉。漢時平勃交歡，國祚擁固；若唐僕固懷恩、李懷光輩都爲中朝激變，何可勝嘆。至岳武穆之死于檜下，又不忍言矣。嗚呼，將相之不和，豈國家之福哉。○朱豊城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能，詩人美吉甫之燕而并及乎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講貫于其旁，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攘之功何自立哉。○本欲明吉甫之功，故以遐應燕濟爲人臣之福；本欲彰吉甫之賢，故以孝友交歡爲其主之光。若作天子燕之，則反以張仲爲主，吉甫爲賓，而所與燕者之賢亦由天子命之，非關吉甫矣。○明白說諸友不止張仲，獨舉張仲所謂知術所不能致者一人而遞出一等，仔漢來不誠西國洛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篇全旨○通詩四章，總以元老壯猷爲主，贊美方叔之意一步進一步。首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軍律之嚴，末章推本其威名著而遠人服，以見成功之有本也。○按前篇北伐作于有功而歸，此篇南征作于率師而往，前篇作于詩人，故著臣同與焉；此篇作于軍士，故但知有將帥而已。○朱子曰南征荊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鬬，故止盛稱其軍容而已。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菑音緇叶滿彼反）**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叶蒲北反）**鉤膺鞗**（音條）**革**（叶訖力反）

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

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簟茀，以方文竹簟爲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鞗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通解】歌采芑者曰行師之道，非義無以植有名之紀，非律無以昭有制之兵。我方叔承命而伐蠻荊也，兵固以義動矣，而師之律而誠也何如哉。彼師之行也，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我方叔承天子之命而涖南征之師也，則戰鬬之車有三千之盛，扞禦之衆有練習之精矣。由是方叔總率之以行也，其所乘之四騏，則兩驂兩服，翼翼而順序矣。其所駕之路車，則修飾輪轂，奭然而鮮明矣。以竹爲簟，所以蔽車也；而其載于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焉。有鉤有膺所以飾馬也；而其御乎馬者，又有鞗革之下垂焉。夫南征之師，觀車馬如此，軍容之盛何如哉。

【講】此與下章先言軍衆以及軍容也此章上六句與車旗之盛下述言車馬之美總見軍容之盛與至六句止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菑畝亦有之興所統之兵不雜衆而且練也詩芑有三薄言采芑采也豈水有芑草也雜雜芑采也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新漸和柔也新田菑田除草卡遠故芑猶存宣王中興田野闢于彼于此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齎持勞頓之苦于此亦可想見其車三千句三十萬衆已在其中蓋有車必有徒車衆而徒亦衆法當然也兵車戰鬭之車駕馬乘車輜重之車駕牛兵車三千亦極其盛而言師干之試重試字言師衆之所以捍禦夫敵者又練習也如五步六步之節七伐八伐之方無不閑習是矣此未便說到師律之嚴上以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其實徒即車之徒也涖者臨此中從來飾鉞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乘其四騏句四騏雖言馬而乘則又兼屬車只統言引起四騏翼翼總對路車有奭看路車是方叔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簟茀以飾車而載之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鉤有鉤膺有樊纓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偉章之下垂皆說方叔所乘車言之路車是象路其色朱戎事是革路其色黑不乘革路者此時尚未臨陣也與下章服命服意同鉤者馬頷之飾樊纓馬膺之飾詩人舉膺以見纓纓而朱註舉樊纓以解膺註樊馬大帶則在纓之膺止言馬之膺而樊乃馬當膺帶也樊央也又在樊上者也○三千乘甲士步卒將重車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于六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孔氏謂從卒盡起王畿謂合諸侯之師要之詩人之詞不可泥名數以求之只極言其兵車之盛耳況兵有先聲後寔項羽兵四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輯錄虞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前距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隨之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軝音祇）**錯衡**（衡叶戶郎反）**八鸞瑲瑲**（音鎗）**服其命服朱芾**（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珩音衡叶戶郎反）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横玉也禮三命赤芾葱珩

【串講】不特此也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中鄉矣我方叔涖南征之師則戰鬭之車有三千之盛矣旂旐之建則央央之鮮矣且其率之以行也觀其駕一天子之命車焉約軝以皮而錯文之在衡者煥然蘊威之重兩車以馬而八鸞之在鑣者鏘然宮商之聲觀其服一天子之命服焉蔽膝有芾而芾之朱者皇然燦其耀也佩玉有珩而珩之蒼色者瑲然中其節也折衝千里之法飾卷不窮之才則有武不擾而妙有張者矣其軍容亦何盛哉

【疏解】此與上章言方叔之精神氣焰見于旂旐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也此章上六句與車旗之盛下言車服之美總見得軍容之盛如此其車三千師車以載徒交龍之旂龜蛇之旐即左以旌右即後以旐前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意約軝句是車兵車之轂束皮以固之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八鸞句是馬兩服兩驂故有八鸞馬動鸞鳴則其聲瑲瑲荀子曰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錯衡八鸞皆以爲耳目之懽也此二句對看命服乃平日所命卿士之服非臨征時天子始假是以隆重之也或作臨陣時自有御戎之服當無此此句且虛說下二句正是所命之服朱芾對葱珩看斯皇對有瑲作串東蔽膝以韋爲之珩繫組貫珠以玉爲之註中三命赤芾葱珩乃九命皆是行非謂方叔惟三命也○方叔爲大將服韎韐而佩韠韍宜也而乃朱芾之明中有珩之有瑲者韜略深閉在我已有定算故從容整暇以靜制動若此耳○許孝由云此亦方叔克壯其猷耳不然似有輕敵之兵興張上轅門何異○曹氏曰童服非戎服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猷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敵故詩人亦其車服之美而已○輔廣源曰首章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與師

衆之所以扞禦夫敵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旐央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涖止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乘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備二章約軧錯衡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托之重錫命之蕃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奇成也其與後世以一切之夫為民之司命者異矣

鴥音聿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音菊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巾反振旅闐闐音田叶徒鄰反

興也隼鷙鳥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鼓鼙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誥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于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講]意 不特軍容之盛已也且有軍律之嚴焉彼急疾之飛隼其飛戾天則亦集于所止而有其節矣方叔涖此南征之師則其車有三千之盛師干有素習之能可謂盛矣然盛而無節不幾于亂乎我方叔之率止也其未戰也以三軍之耳目在金鼓故設鉦人以伐鉦焉設鼓人以伐鼓焉使各有所司于以明其進退之節也其將戰也以三軍之約束在號令故陳其師而鞠焉陳其旅而鞠焉使各有所戒于以申其進退之令也凡顯允方叔方其合戰而進衆以出也則伐鼓以為節而其聲淵淵然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進莫不奮然于淵淵之餘有鉦不鳴則進者不敢止矣及其戰罷而振旅以入也則伐鼓以為節而其聲闐闐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退莫不收斂于闐闐之下有鉦不鳴則退者不敢止矣夫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此師律之嚴何如哉

[疏]解 此章言其紀律之嚴也上六句與師衆盛而進退有節下正言其進退之節與意亦至六句止以隼之急疾而飛止有節興兵之強盛而進退有節也此章鉦字謂練習其進退之節鉦人句是未戰時事陳師句是將戰時事淵淵句是當戰時事闐闐句是畢戰時事鉦人句欲其聽此聲以進退也陳師句欲其守此法以進退也淵淵者是使從容取勝強者不得先登弱者不得退避也闐闐者使從容歸壁怯者不敢先奔勇者不敢後殿也詳中動靜雖主進退言然非進自為動退自為靜也動靜乃進退中事蓋進動也進而止則靜矣退亦動也退而止則靜矣動靜固以鉦鼓為節而鉦又所以節鼓者如進其退其也則伐鼓欲止其進退也則伐鉦蓋進以鼓行金止退亦以鼓行金止是治兵振旅各有進退之節也不可謂伐鼓句是進有節振旅句是退有節也觀本文不言金而止云振旅亦以鼓行金止可見要知是方叔平日戰法如此若作與荊蠻會戰則下闕名長服難說○劉允何離騷抑與他處別要粘軍事說則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羅開野云鼓聲淵淵和平戰而若不欲戰者不惟恐多殺以傷吾仁抑亦恐貪功而失吾律也闐闐齊一退而猶若對敵者不惟恐徼利而亂吾紀抑亦恐敵之乘亡而躡吾後也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叶尺由反戎車嘽嘽嘽嘽焞焞音推叶他回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叶音畏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于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講]意 夫軍容盛師律嚴固足以制勝矣然其所以收全勝之功者豈專在于此哉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仇意以方叔老矣或者不堪任將兵也豈知方叔雖元老而壯猷制勝之策素熟于胸中其謀猷固甚壯乎故方叔之率是師以行也其從衆則有執訊獲醜之功其戎車則有嘽嘽之衆焞焞之盛有如霆如雷之急疾者其兵威可謂盛矣且此顯允之方叔也昔嘗征伐玁狁而茂于奕之績其謀與威猶荊之所素畏也今不遠南征之師方叔雖老而用是以一聞其名而皆來畏服心寒于涇陽之故事膽落于焦穫之風威蓋不惟有以屈其力而且有以屈其心矣況敢復憑陵而與大邦為仇哉夫宣王南征而將帥得人如此此所以成中興之功歟

以天下有事則鎬京可以備控馭故建都于西鎬者帝王之大勢也天下無事則洛邑可以覲人文故設都于東洛者帝王之大慮也自王迹既湮共不時至于茲也久矣吾王乗斜虔之暇而拾揚聲譽望東都以徂征庶同官岐儀重見于今日而累朝大典復振于今茲豈非務侈心以援方內者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備車馬之盛下是言爲之而爲東都之行也我車二句要見天子中興百度維新田賦復而與人效馭馬政修而收入供事非如昔日車馬之耗敝虛既攻選作中度而車堅緻也既同差擇得精而馬齊疾也玩二既字則在朝暇前已素備矣四牡句說駕車說馬以駕車充滿于臨軌之間故曰充寔天子欲往東都當有王命布告期會故曰駕言徂東之衆所以役驅奧于久廢振人心于稍衰者皆在此行註中泛字將字宜玩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前合會同田獵意在至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用車爲言○車攻馬同勢力優矣由此推之其巾車無脫輻其圉人無虛廐則庶官修也其任重無復懈其致遠無蹶駕則授甘當也按丘甸而出穀璟邦畿而攻駒則王賦實民齊聚也供役惟兩脩安比四驂而雅則則匡困之獄成遠之略也中興之氣象何如哉

朱子曰東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于閒暇之時而四牡充寔于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駕言行狩**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于甫田也

副講然天子之往東都必有事于田獵是乘也以言乎田車則輪轅伤而攻好矣以言乎四牡則腹幹張而孔阜矣備是車馬而果何事哉凡以行狩也使行狩而不得其地或至傷民之禾稼壞民之屋廬往往不足以振困成而反以爲苦天下亦何足美乎今則東都之中有甫田之地地曠而獸多民不擾而物不害可以爲狩獵之所者也故爲此車馬將往狩于甫田之中而復大蒐之典豈無所事而勞轍跡者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是備往狩之具下是指往狩之地也尚未至東都只是將發如此好阜不必牽上攻同宜另講或云上章既攻乘言其制之攻緻此既好則自既攻中擇其車以從田者皆堅好也上既同舉言其馬之生衆此孔阜則自既同中擇其齊足者皆阜大也甫草傳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故曰甫田沈無回曰師下章旅也以其爲畜牧之地故曰甫草周語所謂藪有甫草囿有林池是也天子于田馳騁于諸侯禾地不可故曰以閒曠之地供田獵而甫草正獸之所同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爾雅作圃田十藪之一謂無水日藪據郡縣志言圃田澤南北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則放地正在圃田中耳駕言二字承上以是馬駕是車言行狩分明是大蒐以收文武之精柔以震疊乎內之人心不止爲區區獲禽也要說註指言將往狩句○六帖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亦猶秋獮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烝嘗南郊北澤而四方之祭通稱郊禘如此篇中稱于苗豈必是仲夏駕言行狩又豈是是仲冬也即下章會同有繹按實時豈是介同兼來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也

之子于苗叶音毛**選徒囂囂**叶音敖**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副講首夫至東都也田獵之事猶未即舉而田獵之備不可不先故有司之官預爲于苗之衆乃遴車徒而其聲囂囂然爲大遴車徒之籍至于囂囂可以見師旅之衆盛而王賦復矣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可以見車徒之靜治而師律嚴矣于是建龜蛇之旐設旌旄之旄以統之于以搏獸于敖山之下而再舉大蒐狩之儀焉

疏解于苗而建旐旃乃合朝以後事此章特預爲之備耳之子雖是有司而主其事者原在天子即本章可見選徒建旐本皆于苗事然重選徒上若建旐正以徒車徒也但言選徒則選車可知選徒兼于賦復師律二意用獵之徒有旄人以戒途獸人以辨物司常掌旂廣人植旌故選之囂囂只重車徒之衆

而兼靜治說然到上玉謂靜治意當于末章有聞無聲勞之敖山之下平曠可
以屯田驅合可以設伏故天子將搏獸于此上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循庭源
曰選徒囂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旐旄以見其序且整也
方選徒以獵而遂曰搏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呂東萊曰宣
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可先爲戒其以待會
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于東都也

〔存疑〕天天于至止固將以田獵也而田獵未行朝會之儀舉矣斯時王丕丕振
爲國威齊虞夏商周之裔何男采衛之邦何非齊也莫不駕四牡而來而奕然
聯絡之載道布散之在途焉蓋以悅與適駕于東都則皇露稱盛而輸利見之
懷者莫不奔走而後先也由是而天子之受成于上者方垂衣裳以聽政而群
公之謙觀于下者咸皮服御以修容在殷有芾而芾必以赤者制也在下有舄
而舄必以金者禮也以此時見而爲會則九折之藩服有辨而兩階之下以次
而繹焉以此殷見而爲同則五等之邦君有班而明廷之中以次而列焉䌽繹
然陳列而聯屬而諸侯八百之會今日其再睹矣孰敢越秩踰班以干一王之
憲典哉

〔蒙引〕此章上二句是來朝而在道時事下二句是入覲時事宜依文直下乘會
同上一路相屬曰聯絡各路皆有曰布散兩階各列曰陳列兩階相稱曰聯屬
奕奕內有衆盛意有繹內有嚴肅意總見人心之齊也赤芾亦朱之芾金舄黃
朱之舄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王臨川曰人君玄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
也滋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于王則赤芾臣道
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註中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乃訓字義耳非諸侯此時之
朝有兩起也時見者無常期有事則來朝而受命殷見者十有二年而王不巡
狩則六服皆來朝殷衆也○解頤云五等各以其爵兩階皆以其班尊卑之[illegible]

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此章只形容中興氣象人心整
肅如此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意見猶是四牡猶是芾舄此日若有異者中
興天子爲之也○上言選徒此章只宜言行狩矣而乃以會同間之蓋欲講獵
于東都正以因會同而行獵耳○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都車馬盛
而服飾嚴會同絡繹不絶此可見人心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
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
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決拾既佽音次與柴同弓矢既調叶如同與同叶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音恣

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于左臂以
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
協也柴說文作掌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
同而田獵也

〔串講〕會同既畢田獵斯舉彼射必資于決拾也則決著于指以鉤弦拾著于臂
以遂弦決拾既佽而整齊矣射必賴于弓矢也則弓強而配以矢之重弓弱而
配以矢之輕弓矢既調而適均矣斯時也天子以騶虞爲節而發首獲緊其命
者非一厥中軍執路鼓以倡而從旌建表効命者非一人自王者臨之皆射夫
也莫不同心協力以供田獵之事而助我舉此所獲之積禽焉決拾之既佽者
于此各奏其能弓矢之既調者于此共獻其藝一時人心之齊何如哉

〔蒙引〕此章方是行獵上二句傷行狩之具下見其人力之齊決著于指拾著于
臂捎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曰拾決與拾相比曰佽弓強而得矢之重弓弱而
得矢之輕故曰調○謝疊山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方可用微有偏斜必
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
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諸侯皆去金舄而用決拾去赤芾而持弓矢故曰射
夫諸侯并左右從行者皆在故曰同然只是人人協力非必比其偶也舉柴謂
獲禽而積之多則以衆之車者收入車箱載以歸也積禽多意不重以在助字
上認出諸侯繫于舉衆越亦意衆柴以射而獲者言助我指天子言○[illegible]

曰上章是會同入而在朝之儀故見文物整肅氣象此章是田獵出而在野之力故見武功奮揚氣象總是一人屬精人心整齊之意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音倚叶於箇反）不失其馳（叶徒何反）舍（音捨）矢如破（叶普過反）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馳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驟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串講〕自其射御之善言之但見馬之在駕者一車四馬則皆黃焉不惟齊足而又齊色可以見馬之有餘矣衡外兩驂皆不倚焉則不外出亦不內入可以見教之有素矣然使射御有未善焉猶非整肅之規也今御者以法馳驅不失乎五御之正射者舍矢如破俱見夫巧力之全御不枉道以從射射亦無事詭遇以得禽射御之藝又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田獵之事下言射御之善也四黃言不但齊足而又齊毫見馬之有餘不猗言不但齊毫而又中法見教之有素此只言調習未說到御之善猗言驂者驂在服外易于出入也御不失其馳驅謂過君表逐禽左而範我馳驅也舍矢如破謂射左膘達右腢而巧力俱全也凡射中左爲巧左達右至死爲力達右則如破矣此二句須串說云御者不少比于射而射者不見制于御方見得射御之善○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之法一白矢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儀○此見御者守法而射者又命中技之精也亦根人心整勅來正射夫之同處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于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于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串講〕逮獵事之既畢也以馬鳴則蕭蕭無復事馳驅而閑暇之氣象溢于所聞矣以旆旌則悠悠無復事飛揚而從容之物色溢于所見矣至于徒御則未嘗驚人衆而聲不譁事久而志不亂蓋靜而猶夫初也終事不亂[illegible]而其頒禽言之田獵所獲固有下殺而上殺中殺亦有之矣上殺以奉宗廟中殺以奉賓客至于下殺則充君庖焉得十于每等之中散禽于得十之外蓋務節而未嘗盈也頒禽不亦均乎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終事嚴見王威之肅下是頒禽均見王恩之溥也蕭蕭三句言所聞所見者如此而徒御則終無喧譁總是形容整肅意蕭蕭馬鳴不須馳逐也悠悠旆旌不事搖曳也徒御不驚只承上蚤晏說來言其御衆疾走接轉徐行在幽閒中自有嚴肅氣象總是畢狩時光景大庖不盈玩註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此三等禽惟下殺君自用之上二殺雖非自奉其實亦入君庖

只是每等得十故不盈耳此以三殺各取其十言蓋上中下殺每殺只取三十總共九十九十之中又只各取其十上殺中殺君得之以奉宗廟待賓之用只下殺君自用之總是君得三十以充大庖其餘六十及三不獻之禽則頒諸澤宮之射者所以不盈也○註面傷謂當面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逆射之背毛逆鋒之類故不獻不成禽不獻惡其害幼小也上殺者自左膘後胛前射之達于右脅前則中心死疾肉鮮潔也乾豆爲脯置豆中也次殺者亦自左膘後胛前射之達右耳根則遠心死稍遲肉微惡也下殺者自左股外射之達右䯚死最遲肉甚惡也○驚註引漢書按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行出從容取禽皆肅然已俟約待人則猶俱于此育見之○補應淵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無始終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節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爲王者之事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下二句叶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串講】合而觀之之子始而于征以往狩也選徒囂囂聞師之行而已不聞其聲也終而于征以畢狩也徒御不驚聞師之行而已不聞其聲也王師之始終嚴肅如此是故觀于田之一事而吾王德業之隆不有足徵者乎凡德之隆于内外者必以君子當之然而休稱不易得焉今觀于征之聚止肅有度而車馬哉其和音進退惟度而攻同形其整暇百年之間久無此盛皇之舉焉始與釋然之君子執媿之君子同流而比美矣謂之君子不允矣其君子乎凡業之所乎前後者必以大成當之然而偉烈殊難建也今觀于征之舉武備繇弛由我王而肅其麻人情渙散由我王而齊其志中興之後復睹斯張皇之略焉殆與來享而觀厥成朱望而言武成者重光而再造矣謂之大成不展也其大成哉夫以固原就狩之餘而見中興復古之盛若此王者其希世之賢君也宜詩人稱道之也歟

【通解】此章上二句敘其始終之嚴下信其德業之盛也之子謂諸侯有司要歸重王者身上來于征就田獵上兼始終說有聞始而聞其囂囂終而聞其蕭蕭也無聲始而静治終而不驚也或謂無聲云者猶所謂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此意比註更進一層君子以人品言大成以事業言蓋有始有卒而去私飛之私則德爲有恒成始成終而赫明作之功則業爲可久宣王中興復古人皆以君子稱之以大成期之今就于田一事而始終嚴肅如此則能率可以類見益信乎其君子誠哉其大成也君子又大成之本須識得大成舉以佩乎古然宣王治兵之法其見于田者已如此詩人因信其大有成也○或云展也大成須帶馬管後來語氣剛是痛不忘規亦是邂逅末路○馮吉人曰此詩本頌美口氣但人情厭不有初鮮克有終宣王雖能復文武之業而晚節多不保展也大成一語若深嘆心其末路之難故逆難而微諷之歟觀其晚年不籍千畝敗績姜戎車攻剛心終氣亦然或矣是以人主令終之難○朱豐城曰存于中而有與衰撥亂之志處于外而有内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于往狩之初嚴肅于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按竹書紀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車攻八章章四句○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吉日章全旨○上篇狩于東都此篇狩于西都俱要見復古意首章言祭禱以備田獵之具二章言擇地以備田獵之所三章言方獵而得羣下之心四章言既獵而備燕下之禮重在末二章人心鼓舞上恐率左右二句又管得末章通篇俱要歸重宣王身上去

吉日維戊 叶莫吼反 **既伯既禱** 叶丁口反 **田車既好** 叶許口反 **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

【串講】言日者田獵以講武固之大事我周王會同田獵既復類遇于東都而求寬示體又繼武功于西鎬彼田獵將用馬力馬祖不可不祭也故卜戊辰之吉日而祭馬祖之神而禱之以祈車馬之善焉但見既祭而馬祖效靈以田車則既好而甚堅以四牡則孔阜而甚健可以升彼大阜之險從其禽獸之多而驅獵矣是未獵而備其具如此

【通解】此章是先時而修獵之具也上二句預祈車馬之善下是備用獵之用吉日維戊重祭禱上不重詠日○曲禮外事以剛日内事以柔日田獵外事故此以戊而下以庚皆剛日也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文志曰天駟爲王馬王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孔疏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灾害馬者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伯者長也馬祖知是長也既好孔阜承祭來得神力之助而好阜也從其羣醜從字與下漆沮之從從字乃從獸之從蓋追逐其後故曰從與三章註從王者從字不同歷險

從禽只言車馬足用與下章俱未然事觀註可以二字便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補反）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音語）漆沮（七余反）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鄜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串講 天具既備矣獵地不可不擇也故越庚午之吉日遂擇其馬之齊足者而乘之觀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土地廣大禽獸衆多以爲天子田獵之所也是狩獵而擇其地也如此

疏解 此章是臨期而擇獵之地也上二句審時而擇所用之馬下乃審地而擇行狩之所也而擇地上擇馬意輕特以引起下文耳差我馬者子孔只中齊其足力田事尚疾故也獸之四句依註一直說下言禽獸衆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其禽獸之盛誠爲天子之所也要之東有甫草西有漆沮乃田獵專

彙纂　卷之十八　小雅　三十二

地非臨田而後擇也有謂漆沮爲王氣所鍾先澤所存今日中興應運百物咸熙彼伏羆濕之盛不異于昔日此亦臨文布景法孔疏謂漆沮在涇水之東與古公自土漆沮者別則不可謂是興王之地矣○劉安成曰此言差馬將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亦寓教地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儦儦（音標）俟俟（叶于紀反）或羣或友（叶羽已反）悉率左右（叶羽已反）以燕天子（叶獎里反○卞二句乙卯江南）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趣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串講 夫地既擇矣獲斯舉焉凡從王者瞻彼漆沮廣乎之中原其祁而甚大觀彼麀鹿麌麌之禽獸孔有而衆多或疾趨而儦儦或緩行而俟俟者有之或以三而爲羣或以二而爲友者有之禽獸之多如此已非昔日凋耗之象矣是宜天子所欲振師閱武于斯者于是悉率其左右之人或門名而號名者或州名而邑名者或執鋼而執鐃者或執鼓而執鐸者各共田獵之事于以明王淵復豫共而燕樂天子之心焉蓋惟恐心力之不齊無以效勤于君而于不用命之戮也是一振旅而人心鼓勸不可以觀天子之威嚴乎

疏解 此章言物產之盛而臣協力以樂君也上四句見物產之盛下見人心之齊直看率二句中原即漆沮之地其地祁祁而大故其獸亦孔有而多言儦一句即孔有意趨則儦儦疾行而追其類也○則前之獸可知行則俟俟緩行而留其群也則後之獸可知或三爲羣其羣不可數也或二爲友其友不可計也形容多意如畫此四句正見百物既蕃已非復昔日凋耗意存焉從王之人悉率亦左右自相率耳註各共其事射御追逐之類皆見燕天子不拘於說只說禽言要見人心鼓舞樂于趨事天子悉執而觀之或爲之一快意所以致之者自在言外添說行之禮王者視統路鼓而御衆非以爲從禽之樂所以中興今朝昔韜爲復職興計也使一人不供豈天子之心哉今人心競勸則所以復古制度光昭先烈者在是樂孰大焉○此二句推廣言之更妙如云或率之而累北狄或率之而撫南荊無不可以紓王之憤直于一狩以發其端中興氣象更說得大

彙纂　卷之十八　小雅　三十三

○此章總指在下之人謀其寔見得天子得人心以振中興之弊意○劉安成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柴也○附錄瞻彼中原一章張國城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物繁而人競勸王心所由燕也夫中原之所有至于儦俟羣友物可謂繁矣而人心復競勸以供事焉天子能無燕哉吉日孝日國家克興舉行非徒利物用也蓋振旅閱武寔寓鼓舞人心之大機焉所以一人選日命徒擇地誓衆苟前有利獸之縱而進無勸事之忠其若王心何何愷樂之爲也若我王所獵之事何如獵親乎人旁親乎物人其而物不繁雖寄勇先驅無復前禽之利執將何以康我后之心獵親乎物尤親乎人物既而人不執類將械道不臨從王之鼓勇將何以摅大君之志乃今日之獵下然也試爲瞻彼中原不已其祁孔有耶地大則所産自蕃故試日平原無非擒羣合圍之所原隰則所生自富故遍將中野盡屬羅禽積獸之族以言乎趨之疾則見其儦儦焉儦儦者若已覺乎獵者之耽視而競相奔也以言乎行之緩則見其俟俟焉俟俟者若不知有獵人之旁瞬而徐相待也且也儦避而行俟

肩獸則以爲羣羣者三獸並驅也獸非止有羣亦不止于羣舉一隻而羣羣可
知并不必名爲羣者亦可知矣或則以爲友友者二獸相依也獸非止有友亦
不惟一友舉一友而衆友可知并不稱爲友者亦可知矣蓋獸之多如此天子
願之喜可知也雖然有虞庸夫大蒐之體久廢今一旦舉而行之則士卒或鮮
有能之能抑慮夫東都之獵既同疑思欲獲而縱之則徒御或殆用命之志而
莫知趨赴乎左左之從王者悉率其右之同事者而爭先效獻矣若曰今天子
獵武岐陽吾儕敢息若獸以排天子者乎則左率乎右而悉爲勸勉也爲天子
戎也而孰知趨向乎右右之從王者悉率其左之同事者而盡瘁用命矣若曰
今天子大閱湮原吾儕敢殞厥命以乘天子怒乎則右率乎左而悉相告誡也
亦爲天子旅也而天子不以是而燕樂哉蓄我王之是舉也有三善焉以揚國靈
威武者也以振人心趨向者也以彰典禮蒐狩行也中興之盛豈偶然哉○其
辭四句孔疏王獸聚因王地然亦必須奔左悉率二句總見狩獵之助人心競
勸耳若聚出許多典兵代敵話頭便與題神隔去千里文于起處遊翻燕字熟

[illegible]只須一點亦不費力節重天子更見中興氣象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音壹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豕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進
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
獲禽以爲俎實進于賓客而酌醴也

申前天獵既舉矣守無所獲乎但見以我之弓則既張焉以我之矢則既挾焉
小而難中者豝也舍挾而發彼小豝巧有以中乎微則凡大乎豝者可知矣一
矢而殪此大兕力有以制乎大則凡小乎兕者可知矣禽獸之獲如此豈特以
奉宗廟充庖廚已哉于是進爲賓客也奉且以酒醴酌言嘗之所以示慈惠而
光邦家者不有攸賴耶此其奉君燕飲之需又于狩畢之時見之矣夫一獵之
間而始終靡遺如此西都之狩猶足以稱東都之武功而稱盛矣咏歌安能已
哉

說解見直言獲禽多而君備禮以燕臣也上四句是因射而獲禽下是備禮以
燕賓重下二句既張既挾二既字根上而已行射說來蓋張弓挾矢中小殪大
俱是悉率中事也發彼句見其巧殪此句見其力小豝不難于力制故曰發言
一射即中之也大兕不難于巧中故曰殪言射之即死也末二句言王命有司
以爲俎豆而進之非王者自進也且字無甚意義勿泥酌醴不可單指酒蓋以
此俎豆而祭醴也此不必于中殺亦不可作儐其勞只重天子與賓燕飲上○
挾醴汁酒也周官酒正五齊之二曰醴齊坊記曰醴酒在室以此見醴爲盛禮
天子享諸侯設醴示不忘古禮之本也既獵而燕亦見復先王之舊典與衆諸
侯客之樂同亦且以二字見田獵獲多如此不但可以供常實即以之酌醴亦
且無不備也○唐荊川云末二章或以前爲下悦上後爲上待下爲見上下之
情或以前爲群上之心後爲供上之燕皆自以下奉上言之但此詩人之言蓋
此詩只美宣王田獵以君爲王言其行獵以見人心之齊獲禽以爲燕飲之用
上下之情此中自可想見○劉安成曰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
言進禽于賓客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也○劉安成曰宣王所以復文武功

業者固不止于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
可見王賦之復也旐旟車旆之備決拾弓矢之備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囂
囂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柴
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禱頒禽之
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綜理之周密也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
其餘可知矣○曹無咎曰車攻吉日所言田獵之事春容爾雅有典有則有質
有文後世長楊羽獵未足窺其藩籬也○薛方山曰按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
一書大蒐者四無非譏也車攻吉日美宣王者何歟豈如東萊所謂王賦復軍
實盛師律嚴上下治綜理周之意歟噫美戎服績太原料民意者其溢稱耶

吉日四章章六句○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
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
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章全旨○此詩作于安定之後要見得慶幸意首章追昔日離散之苦二章

違今日遇集之詠末章總承因遇而思勞故作詩以道其感慨之情而哀人之其知也須以中章爲主言而得樂樂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謂極哀樂之變○流民痛定思痛其志則苦其情則哀故劬勞凡三見之首之劬勞以離散言中之劬勞以築室言終之劬勞合離散與築室言寫其意只見于中章而仍以感慨氣脉發之所謂冰格音澤而歌咏勞苦者也首二章便含蓄我劬勞意末章特以知音志感耳前以哀鴻與之子並舉與末言鴻雁而不言之子故爲比各有攸當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叶上與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章旨 鴻鴈者曰人情自危而就安則慶幸並深因樂而思苦則感慨凄切我也撫今追昔殆有不能忘情者彼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之有棄而未得所安矣況我之子不幸當王室之衰亂散而于征也則劬勞于野而未得所定矣使有室家以共患難猶或可以自慰也乃其所與俱者爰及其可矜之人哀哉此中夫失其婦者有之矣婦失其夫者有之矣維此鰥寡瑣尾流離各不相顧殆不知何以聊生也彼一時也吾意其艱苦及溺矣何望今日之生還也哉

疏解 此章追敘昔日而言上四句與其可哀之甚下指其可哀之人也之意至因何比鴻鴈之飛其聲哀有行役劬勞意又秋南春北時徙無常故以爲流離之比或謂鴻鴈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亦以所避失其危就安不止云轉徙無定也之子上須點王政之失意之子不止自謂于征即流離在途託知依栖息藏不啻爲良之事劬勞就于征上見如草行露宿之意矜人即劬勞者鰥寡即可矜之人鰥寡可矜即其劬勞于野者也故註只以一意解之鰥寡不但老而無夫妻者凡室家相棄而不顧者皆是若散之四方無自歸身此累故言劬勞已苦而剝其劬勞者又都是無依靠的人其情景淒涼何等悲惻況今日之安已大相懸絕矣○勞來還定安集亡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後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鴻鴈哀鳴無從栖止哀定流民遷徙漂散未得所止其興意之最剴切者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取爲悽惋而唐人天外孤鴻三兩聲之句亦不其哀音動人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音袁**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章旨 夫昔日之流離固可哀矣及今還定之後則何如哉彼鴻鴈于飛集于中澤終始免于肅肅之危而得所安矣況我之子幸而遇王室之中興得以興版築之役其從事于垣也則百堵之皆作而謀所居矣夫以流離之餘而即得邦而即興版築不辭劬勞耶然劬于始者逸于終爲其事者享其利雖則築室劬勞其究也永享安宅之樂而輯寧底定者恒于斯矣此一時也固可以定室齊

度者寧復向日之可哀也哉

疏解 此章據今日而言上四句與己治室之勞下是獲安居之休也興意亦至因何比鴻鴈居渚民懷故土性也故以集澤況還定爲于垣二句中在本宜王安集來註言得其所止是對上離散而言不即是居室之安築室是流民自築之也古人築室以堵垣爲先百堵言築之多非一家也百堵皆作宛然見周遭中興民生再聚光景註一丈爲板謂累五板凡一丈以高言也於五板而爲堵以橫言也孔疏五板爲堵謂累爲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此劬勞與前不同前是流移不息勞苦于道途此是据不遑勞苦于造作也其究安宅自日後之安定而言註終字應今字看言今勞雖逸非對上章始時言也究者慶詞也已安集而曰究者時尚有板築之勞故推安宅則鰥寡並得完聚也恪前矜人看雖則字與其究字相呼應不一樣者不永遠不暫貲者不永寧此時不得聚廬托處而室家胥慶已非復向日之

可哀雖勞而可忘其勞矣要紋出苦樂相形意○嚴緝曹氏曰鴻鴈之趾適[illegible]
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木木爲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旣瀦陽鳥攸居爲得
其所○前章悲中寓喜此章喜不忘悲蓋人情當離家去國悲難顛沛中有欲
白言其情而不可得者及事後追思不禁聲淚俱流矣正杜詩所謂喜心翻到
極嗚咽淚沾巾也○朱豐城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符以寓人哀此鰥
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
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
必以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
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于文王之家法也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叶音敖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何庚子 廣東 中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于
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
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于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爲驕也

【析講】嗟我當流離之後而得此安定之休暇不容不作歌以自鳴矣彼鴻鴈于
飛哀鳴嗷嗷蓋幸其中澤之集而追念其肅肅之勤也我之念劬勞以作歌者
何異是哉夫我之歌固以道其悲慘感慨之意矣無知我者則我勞其謳吟謂
然維彼智者之人乘明通之見而深達乎理亂之原知我之歌出于劬勞謂我
安不忘危樂不忘憂而然也維彼愚者之人其聰明不足以燭民隱其智慮不
足以察民難乃謂我爲閒暇而宣驕耳人心不同智愚相越之遠如此然則哲
之情雖不幸不見察于愚人不猶幸有哲人之知我哉夫于感慨之中而有慶
幸之情流民之言如此可以見宣王安定之功矣其中興也洵有由哉
【疏解】此章總承上二章來以明作歌之由也上二句翻已之作歌其情切下哲
人之聞歌者其情殊也哀鳴二字極重承劬勞于野來鴻鴈之哀鳴蓋幸中澤
之集而追念肅肅之劬也比已之作歌蓋幸安宅之究而追念于野之勞也○
六帖鴻鴈聲哀故以爲比劬勞已往似不須作此歌而追想感慨自有不容嘿
嘿者所謂勞者欲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也維此哲人四句與王風知我者四

句相彼重不知一邊此則深感哲人意言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
者慮不周民瘼且謂我宣驕矣欲知哲人之知我得乎此四句不平重哲人一邊
愚人二句興嘆于不知已者正感思于知已者耳○說通哲人惜指宣王臣人
是相形語不必追論厲王一說哲人愚人不必就君說只是人心不同智愚相
越故有見諒不見諒之意較爲得古劬勞或謂兼謳歌與築室言而通解則云
此劬勞只與于征之劬勞相應二章雖曰劬勞終是幸喜之意此說得之宣驕
猜二章說來○此章作詩所以告哀也○朱豐城曰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
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
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爲劬勞而
不知者則反以爲宣驕也○葉蒙山曰民一也得其所則歌鴻鴈不得其所則
呼黃鳥爲人上者可以省矣○附錄嚴氏哲人二句言蔡仁文及文評以養觀
覽○嗣歌知恤許必歸之哲人焉夫作歌所以告哀也惟哲人則以劬勞相恤
而民固賴有哲人哉鴻鴈三章曰凡人身之受痛不深則口之宜言不感雖有

【備用】居處者亦若爲弗聞而置之矣若乃憂悲離思發爲哀音怨亂使弗欲聽
可聽聽亦有爲作此歌也使非能鑒此隱情又豈責聞此言也然而能鑒者正
未數數然矣鴻鴈哀散我人之歌類是此亦不過自述其傷非有隱深難知之
義而何以聞言知恤若不可槩望諸寡慈之人此又不過自陳其痛非有高遠
難察之情而何以察脈典懷若不可徧求諸淑識之類然則謂我劬勞者果何
人哉惟此哲人而已此哲人也使生于流離未至之前則我之劬勞亦可以無
事何不幸而使使哲人聞我歌也然何幸而猶使哲人聞我歌也哲人曰此非
婦音也如怨如慕不知幾經勞瘁而不容已于言也則謂我流離之可憫者有
然此哲人也使起于播遷未經之日則我之劬勞竟可以勿嘗何不幸而使我
有歌使聞之于哲人也然何幸而使我有歌尚聞之于哲人也哲人曰此非和
聲也如泣如訴不知幾閱辛艱而不能秘諸口也則謂我播遷之可恤者有然
然則是劬勞也謂獨哲人宜恤我乎非也明明有此哀怨之辭號呼而望救而
惟哲人則多方以救之此劬勞于野者轉而劬勞于垣也迄今想其詞哉之令

敢也將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旣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串講夫使夜而果未艾也吾猶可以少休也今夜何如哉夜雖則是起而視之將毋非復未央未艾而夜向晨時乎不觀庭燎之設于朝者烟光與天光而相雜庭燎其有煇矣凡百君子聞與衛以有來者吾從而觀其旂則物采其可辨矣夫燎而有煇也旂而可觀也茲果何時乎又惡敢曰是猶未晨也而可以暇逸乎哉夫身處宮闈之中而心運朝廷之上周王之勤政如此則其中興王業也有由矣

疏解上二章未央未艾是詰問之語此章鄉晨是揣度之詞庭燎有煇謂天將明則火不能為光但煇然烟氣之上騰耳烟是庭燎之烟光是天明之光故曰相雜形容將曉景象宛然旂是諸侯車上所建者辨色猶言看見物一般蓋天明而可以辨色故觀其旂也不必以為辨旂色亦不作辨天色蓋凡色皆可辨也君將視朝群臣別色始入此雖于時為近然猶非正視朝之時只是不安于寢而已至此時也○晰晰猶煇煇光初見時分有煇則天明而光益長煇煇則是增中猶曉境界觀旂則天明而色辨矣詞有序而意加切總想勤政之心消于中而汲汲恐晚也○劉安成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或果宣王詩也○按詩傳闡曰宣王非果問夜不過枕上吟詩三首耳又豈是夜則問之斯期而他夜不爾然乎蓋王者憂勤卧不安席故嘗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耳○人君正位凝命天命視以去留民心視以得失苟幾勝之弗戒則理亂攸關而敢自暇逸以淫縱于上乎故周宣汲汲皇皇以勵精勤政也夫昧爽不顯湯王所以興隆也俾晝作夜文王所以滅亡也周宣之所以為法與所以為繫者或由此也夫○宣王之時為何時哉厲而法度斁華柔靡而蓄積匱由廢而陰陽失其和由儀廢而萬物失其性宣王之時為何時哉故雲漢禱祀于群官鴻鴈哀鳴於中澤流水致憂于父母行野相怨于婚姻蓋宣王念此極不忘耳念法度之斁者何以修則寢不安念蓄積之匱者何以裕則寢不安念陰陽之失其和者何以協則寢不安念萬物之失其性者何以遂則寢不安蓋身處深宮而念及劬勞之鰥寡謂予安寢之夜即我民劬勞之夜也而何能待身處曲房而念及蔽芾之婚姻謂予安寢之夜即我民蔽芾之夜也而何能待且念予一人安寢之夜即邦人載起載行之夜也又安得而不起更念予一人安寢之夜即大夫賜假無寐之夜也又安得而不起惟其不能安故不能待惟其不能待故雖身未即起而心常在于起不然閭巷之子尚貪床笫素封之家仰多淫佚況身為帝王所不足者非深宮曲房也非燕姬趙女也非無過雲之歌迴風之舞也彼光照後庭情留子夜者皆季世之遺事姑不具論特是掖庭之內寢之司警雞唱之餘自鳴佩玉宣王亦胡為于夜未央之際而即問夜如何其乎蓋夫司寢有常期而氣必開先視朝有常度而心常恐後其震動恪恭恆立乎天時人事之先故能振累朝之靡廢作盈庭之惕厲役志有天下者端在法天行之健哉○宣王其志雖勤然瞿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于恭嘿則反掌中興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章全旨○通詩上二章與人當憂亂而已憂之之深下與人不能止亂而示以止之之道上言不念亂者已含得不敬意在末言敬則能止讒而息亂須見亂不及身而父母可無辱意此章重在讒上蓋亂生于讒憂亂即所以憂讒無所層意○全詩本首伏在篇末念亂之法獨有一敬首言莫肯念亂即是慨人之不敬也故極言讒之可憂而以敬告之○陳定宇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沔音勉 朝直遙反 海叶虎洧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串講歌沔水者曰君子處治則安常有道處亂則慮變宜深固不可解憂之苦

心亦不可無止之之道也是故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猶知所向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是猶有所止也可以人而無所念乎嗟我在內之兄弟在外之邦人諸友凡親疏遠近之人處危亂之中豈其有孫念矣乃徒狃目前之安莫肯念亂而為弭防之謀者誰獨無父母乎蓋禍亂之來不惟及于一身而且及于父母一或不念則將亡其身以及其親矣縱不為一身計獨不為父母計耶是何人之不如物也

疏解此章興意至末以水猶有所向鳥猶有所止興人之獨無所憂蓋反興也亂者訛言頻興陷人于罪便是親如兄弟遠如邦人近如諸友皆相安于譌言交搆之中而無肯念亂者若安危利菑者然也念有恐懼修省意非徒然念之而已誰無父母正見當念亂之意父母人之至親故獨舉以示人不可不憂也但云誰無父母語未及辛而意自昧然○謝叠山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縱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隱隱含下敬字說○顧麟士曰此下二章皆兩事與一事然是四句四句俱是興南山有臺篇例皆同但彼以兩事與兩事較整耳兩事與兩事整齊也兩事與一事層復不已之詞所以濟致其淡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音傷**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音迹**載起載行**叶戶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串講夫衆人罔莫肯念亂矣若我則何如哉沔彼流水則其流湯湯方盛而未艾矣鴥彼飛隼則載飛載揚方疾而不止矣我也念彼不循理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而搆為亂階不遑寧處則載起而不安于寢載行而不安于止而此心之憂若與日俱積不可得而弭忘矣蓋亂則憂及父母奚容以無憂也我何獨異兄弟邦人諸友之無是心也

疏解此章興意亦至末以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興憂方深而未息其則正興也不蹟即下章訛言之人違理拂義無故而致人于罪皆無罪而[illegible]人于有罪實亂之由也此推不蹟為亂首謂淸明世界所以有亂者獨以此蹟者亂常倖志士所以已亂者惟恃此蹟為不毀耳不蹟者忠可指為佞正可斥為邪直固有不測之禍怒亦有不測之憂安能得自適乎載起載行即坐卧不寧之謂心憂而不可忘者因亂不息故憂不忘也見此心之憂非直今日為然有日以積日而不可止意此二句承上二句順說蓋不為一己憂而為父母慮何能釋然而忘之乎○此章不蹟者致亂之階下章我友敬者止亂之本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己也

串講然徒憂之而不思所以止之亦何益于亂哉鴥彼飛隼猶率彼中陵而有所止矣何民之訛言繁興交搆為亂乃無有懲而止之者乎夫讒言興矣而在上者肯莫之懲則所以致天下之亂者方盛而未已也凡我之兄弟諸友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乎誠能敬以自牧而所以持己接人者皆以敬而不忘焉則

己無可讒之隙讒無可乘之機其能止讒必矣彼讒言何自而興乎如是則庶乎吾身可免于禍而無貽父母之憂矣夫始憂于人而卒反于己若詩人者其眞善處亂世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興讒言之不能止下言止讒之有道也興意至四句止隼不自縱人乃縱讒以人不如物起興亦反興也訛言總是不循道而務為亂者即上所謂不蹟者是訛言如飄風之來不知何自而來何自而止蓋亂之微也寧莫之懲元峰南台主上之人莫能辨別讒言而止之說嶧山依方山作兄弟邦人諸友不肯念亂以止讒說還作在上之人為是我友兼兄弟邦人○疏義云我友必指在位者蓋邦人諸友中之一人也敬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意敬字極深此念亂之定也不止為一身須于世道上說徐摳曰衆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觀陳言動一循乎理待人接物不拂乎情一切示以敬謹吾不與人以隙人雖欲讒而無因言外見夫人不能止讒者蓋由不敬也窮其亂本乎歸到自己身上去自我視彼曰訛言自彼毀我曰讒言其興與不興判亦不

能保其不讒也弟並其在我而已敬而讒止辛也讒而不敬自修之理謂何室
難用功正是真念正是不忘父母處止讒便是止亂不必推言讒言不興則亂
用已也從始要于人人字指讒人生亂者言或作兄弟邦人說非也辛反乎歐
已字說諸友兄弟各人身上說非獨指自已也○顧麟士云按舊詩世學未曾
之旨行沔彼流水東灌于瀛二句註云灌聚流趨走之貌東海曰瀛必是附會
○講者人口首章說僞念亂而次章言憂未章又言敬則念與憂之意事也詩
人立言有序如此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鶴鳴篇全旨○此詩乃人臣格心之論當就君心上說托諷之旨皆在言外欲玉
成思而自得之誠明好惡四件平看誠明屬道好惡屬情只就詩詞敷衍正意
總貼在末方得詩人諷詠不露之意究之誠明好惡等字目亦傳註以已意貼
出詩人原無此語求可以括其旨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已○鶴鳴一詩可
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二章一意而次章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聞音問　野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沿反）其下維蘀（蘀音託）他山之石可以為錯（[illegible]）

此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皐澤中水
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蘀落也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
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詞也蓋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
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
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串講　鶴鳴者若謂明哲之主所不廢觀省之助則一觸類間皆吾之藥石矣
觀之王知夫鶴乎鶴之鳴也在于九皐乎聞其聲者或寡矣乃俄而已聞于
野矣因思天下之無聞者除是無聲已爾但周有聲而能掩其形者終不能掩
其聲有如此鶴矣王又知夫魚乎魚之潛也業在于淵矣乎安其身者有常矣
乃俄而或在于渚矣因思天下之可定者必其非魚已爾但謂之魚而莫測其
然者終莫能測其所在有如此魚矣王又知夫檀乎園之可樂以其樹檀也乃
其下則惟蘀焉有愛檀而忘其為蘀是蘀以檀蔽也吾思莫惡之不可令相掩
也非獨檀之與蘀為然也而檀之與蘀已然王又知夫石乎石之在山一似無
用也乃其質可為錯焉苟留石而忘其為錯是錯無所需也吾思精拙之不可
令偏廢也非獨石之在山為然也而石之在山已然凡此皆不可不知者也

頭解　鶴鳴二句兼善惡有隱顯微著意比言暗室屋漏之中一舉動一念慮自
不能藏誠中形外非可矯飾為也魚潛二句以魚無定在比理之無通事機之
來莫定防之于此又見于彼見天下國家之事經權常變自當因革損益千變
萬化不可執一求也此以魚在于淵復入于渚說樂彼三句謂剛愎人所樂親
而有蘀落之可厭比左右親信之臣有諂瀆之好阿諛容悅雖若可與邪昵定
則敗國亡家有不好處勿因一時可愛而不知其惡也諷君之無作好見可好
而有可惡者存他山之石人所畏避而可以為錯比骨鯁剛直之人雖若可憎
而就道之規尼為砥德礪行之資勿因一時可憎而不知其善也諷君之無作

惡見可憎而有可愛者存以是四者引伸觸類誠明兩盡好惡不偏無所往而
不宜矣○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曰或在曰魚在在字對
潛字渚在字有略略浮露意不對在淵在字講前自隱而顯後自顯而微好惡
就憎就君子小人言蓋親小人而遠君子正人主之大病也玩園字有近習意
見檀何幸而在園他山字有疎遠意見石何不幸而在他山王誠察于維蘀檀
雖被愛而不敢恃恐有時而疎也誠鑒于為錯石雖眾惡而不敢怨知有時而
親也錯字泛言砥礪之用亦不必專就玉言有礙下章○首二句要急次二句
要渾下四句要反四者皆舉此以為例○講意通篇既是托喻正意只可微[illegible]
以已意說出若以註語分貼係段之下則非詩人本旨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叶鐵因反）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均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二句乙未會試　丁卯山東）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厲
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

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
生焉，道德成焉。吾聞之邵子云。
〔合講〕且又不特此也。王而既知鶴也，將謂鶴之聲僅達于野而非也，野之外有
野，野之上即有天，當其聞野焉，鶴之聲遠矣；及其聞天焉，鶴之聲又遠矣，日遠
聞曰著甚矣，夫物之無隱聲也。抑王而既知魚也，將謂魚之潛終繫乎渚而非
也。淵之後為渚，渚之後復為淵，當其在渚焉，淵之魚往矣；及其潛淵焉，渚之魚
往矣。近往則遁，遁甚矣，夫物之無恆情也。抑王而既知檀也，檀之與樹則有蘀
矣。然而蘀之餘更有甚于蘀者，假令有檀于此，樹其下之維蘀也，未樹其下之
維穀，則穀之附于檀者將穀逆矣，而可不審乎哉。抑王而既知石也，石之為錯，
宋可棄矣。然而石之用更有極其精者，假令有石于此，識其材之可為錯也，未
識其材之可攻玉，則玉之老于璞者將不知矣，而可不察乎哉。是則喻之以鶴
魚者，欲王誠明之兩盡也；喻之以檀石者，欲王好惡之皆公也。君人者能即是
而引伸之，天下無遁理矣。

〔題解〕此章只是詠物，而詩又推深一步，極變化之妙，言不寧聞野，且聞天，則其
聲益傳矣；不寧在渚而且潛淵，則其蹤益隱矣；不寧有檀而殺有蘀，之見底蘊
之益深也；不寧為錯而玉亦可攻，見全美之並大也。全要就本文描寫。○朱傳
殺首惡木，檀不言其材，自有妙解，蘀只是取葉還是自己點染，若殺則有比匪
意在。攻玉言山林藪澤之人皆王之利器。○聽鶴鳴而可以知聲矣，察淵魚而
可以觀變矣，樂樹檀當思檀之下何物也，悟山石當思石之用何當也。君子見
道于天淵而知天下多鳴皋之鶴、淵之魚也，君子論備于木石間而知檀
之不可以忘穀，玉之不可以棄石也。○慎靜解觀曰：知誠不可掩，則知危厲方
新而見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誠身之功亟也；知理無定在，則知事有
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明善之功亟也；知愛當知惡，知惡當
知善，則視愛憎惡不可或偏，哀矜敖惰不可自恣，應接之間去其私欲之蔽，尤
急也。○為吉人曰：詩柄從陳善納誨說來，斷到引伸觸類，分明是用諷諫之法
以喻其君者耳。故結句用天下之理，其歸幾乎託諷的確。○昔人論詩，趙燕
來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而孔子亦曰：吾其從諷諫乎。若鶴鳴之詩，如
此類矣。○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睽之九二曰：遇主于巷。進諫之道當然也。
鶴鳴詩人廣譬曲喻，得易道矣。○此如易之取象，非譬喻也。○輔廣源曰：不正
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至于正事而至于文詞。不
以正諫而托物以諷也。○曹廬陵曰：天下之理散于萬事，若能反于身而求之，
觸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為者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檀
穀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朱子曰：
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全不發露。○附錄他山之石二句，孫元亨文并文評以
齊觀覽。○進徵石之為用，愈知美之可無棄矣。夫石似可棄也，而有攻玉之美，
則不可棄也。不進徵而愈信耶？諷王意曰：凡物當摒棄之後，而欲曲諒其有可
用之良，已不可必矣。王欲深原其可用之良，更有進此者焉，愈不可必矣。抑如
天下宜若可棄之物，固有美之無可棄者，且有大美之無可棄者，即奈何不反
覆以求其所用也乎。如石之可以為錯也，固有然矣，雖然，彼石之所長，而僅惟

是錯之為用也，石之美盡矣。石之美猶未盡也，何也？謂其錯之外，石之用並
窮也。抑使石之為用而止惟是為錯之可供也，石之能未可棄矣，石之能鋤
有可棄也。何也？謂其為錯之餘，石之效已盡矣，而詎知不然也。不見他山之石
又可以攻玉乎？玉秉溫潤之姿，方其見乎山川，天下已知其質美非常矣。然玉
之為玉，僅以其為璞而貴乎？抑以其不止于璞而加以磨礲之為用乎？有他山
之石焉，專而攻之，夫而後玉之為美始出也。則玉何能損夫石也？玉含貞栗之
性，即其未登朝廟，天下共欲其華實不凡矣。然玉之為玉，徒以其未成器而寶
乎？抑以其器之可成，而治以雕琢之為寶乎？有他山之石焉，精而攻之，夫而後
玉之為寶始全也。則石何能已于攻也？此一攻也，正石效能于玉之一時也。攻
與瑳而喻者見，攻其瑜而尤瑜者見，石固以能攻而大有造于玉也，而苟以其
質之粗而卻之也，則何不取其可以攻者而深維之也哉。此一攻也，正玉借資
于石之一會也。攻其瑕而精者出，攻其精而致精者出，玉又以見攻而極難忘
矣。石也而如以其質之屬而忽之也，則何不就其可以攻者而更念之也哉。乃

知天下之美者無過美必治之而後美不特玉之受攻于石者為然即玉之受攻于石者而已無不然也天下之惡者無盡惡有用之即不終于惡不特石之致攻于玉者為然乃石之致攻于玉者而又無不然也王其知之哉○攻玉鼓爲錯更深一層借上章相形而出却移置上章不得筆鋒犀利鋭不可當彩切正意不率十分挑逗而題神隱躍可思如虎頭傳神頰上三毫栩栩欲活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疑脱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上元陳元明書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章全旨○通詩重久役上首二章言役已之非[illegible]乎已末章言從己之非法而有以勞乎親皆是因久役而轉于憂恤所致也[illegible]各章訓轉句為主○禁兵遠戍猶子從軍初或許以爲一時權宜之計而竟久于役此所以怨也

祈父音祈**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恤憂也○軍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于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中講】承祈父者曰論人臣之事君凡役使皆吾分也要之有常事焉倘失其常則不能不生一怨心矣嗟爾祈父職掌封圻之兵固宜知予之所事矣予乃天子六軍之士爪牙之兵也則衛王室而馳驅于黼扆之前吾之事也胡爲轉我于憂恤之地使我久役于外而無所止居乎以王之爪牙而使之無所止居爾祈父不得辭其責矣

【疏解】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尚書酒誥文劉若曦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蔡傳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圻父政官司馬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其解悉同且因此即知謂司馬圻父古有此名亦非杜撰也予王之爪牙句重看蔡曰爪牙則不當遠從役也○孔疏六軍之士出自六鄉小司徒職曰乃頒此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嚴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參王車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

也顧麟士按三禮解詁云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王不出則虎賁不出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劉上玉按爪牙不在六軍之內則詁予六軍之士也何當輕而以下文曰司右虎賁之屬爲正釋也轉予恤即久役在外之意轉字最可味是發亂成規也靡所止居者禁兵本以游衛王室當止居輦轂之下今乃遠從征役則無所止居不能自安矣○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底音抵）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串講　祈父官居司馬之尊固宜知予之所職矣予乃天子六軍之士爪牙之兵也則所職王家而奔走于輦轂之下吾之分也胡爲乎轉予于恤之地使我久役于外而無所底止乎以王之爪士而使之無所底止爾祈父不能逭其過矣

疏經　曰靡所底止猶言無有窮已也遠役而久不息則亦無有窮已矣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串講　夫勞吾之身不恤也獨不念吾之親乎吾爾祈父成法分明宜矣爾不聰也夫親老而無兄弟者免役此先王之成法也爾胡爲轉予于憂恤之地而使六軍之中有母在者反使母主饔飧之事乎夫身爲王事吾誠不遑而迪然氏有成憲明天子且示人以孝而我獨不能昭母以安而貽母以苦伊誰之咎哉祈父之不聰甚矣夫久役乃王者之事非祈父之所得專也詩人不責王而斥祈父可以見忠厚之至矣王者聞之能不惕然乎哉

疏歷　此章上句責其昧乎成法下是怨其勞乎親也不聰以不聞成法言此句下須補云使其聞之則我有親之當養無兄弟之可侍也尸饔內要點祈父出之負不聰意相應再乃薪水所成故詁云不免薪水之勞曰有母則不能備子且未有室家軍中未必皆備子然甚而母之尸饔者亦有之有字極活或云此又在上文內摘出來說如云便是用王之爪牙亦當有所分別如何使我孤子亦轉于恤乎此亦有意○不敢斥王而責司馬猶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也○宣王料民太原民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軍○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壬戌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二年王征申戎破之是詩而果宣王詩也則轉予于恤當指此四役矣○新錄千畝索隱曰地名在河西介休縣姜氏之戎索隱曰西戎別種四岳之後也○輔慶源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于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若如此則是自潰其上之衛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字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戒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勾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朱豐城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門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于使孤子之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刺之也宜哉○呂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爾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乃驅之從戎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敢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章放此

白駒章全旨○此詩作于賢者方去之時首三章是欲去而留之切末章是必去

而望之淚涕分之首二章是設爲留之之詞三章示以留之之意末章則其不可留而與其音問之不絕也明知其不可留而爲此宛轉悲歌以動之思子心字正爲此章心如鐵石而感以關情之語如此文字委委相承說去觀詩俩重在去字則四章俱是一時事不可把欲去既去分作兩時看玩縶維公侯金玉等字無非托言要說得活○此時還是王者留賢若作在下位留之則爾公爾侯便說不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叶音)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縶絆其足維繫其靷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串講】賦皎皎白駒者曰賢者之有益于人國大矣今于其欲去也吾將何以留之哉彼皎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不可一朝留也安得食我場苗使我縶之維

之以永今朝庶幾焉不得行所謂伊人者亦于焉而逍遙矣夫一朝若不足以言永然于欲去之際爲我一少留焉亦可以慰吾好德之情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托言以留其馬下是因以留其人也托之爲言乃本欲留其人而托留乎馬如假此以爲留之之計故曰托食我場苗上要看安得而字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禾苗是也場圃同地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也亦菜之類一朝非永但欲去時留得一朝亦若永矣以永今朝只就馬上說逍遙方指賢者言見不敢以機務相煩不過徘徊少留也○縶維四句一氣說若不得一過接語欲惜其人而討及其駒欲留其駒而計屬于縶絆縶執之而係曰永今朝皆愛極而不能自已之意○註投轄前漢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叶忽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

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串講】皎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不可一夕留也安得食我場藿使我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庶幾焉不得行所謂伊人者亦于焉而嘉客也夫一夕若不可以言永然于欲行之際而爲我一少留焉亦足以慰吾好賢之誠矣

【疏解】此章與首章一意嘉客對主人留他說逍遙不去便有嘉客故註曰猶逍遙也曰嘉客則不敢以臣禮待之矣○虛文子曰客字即客星之客最妙○通解藿非苗也註言猶苗者同爲已之物也夕非朝也註言猶朝者同爲時之暫也嘉客之義非逍遙也註言猶逍遙者又不過同爲我所之意也玩三猶字只重其意思上下相同焉耳非謂並其義亦同也○碩麟士按說文曰藿禾之少也亦奇疏于爲嘉客猶言有嘉客亦佳句○莊紫瀾曰看他說今朝說今夕是已無復望留之意但欲其暫駐亦大幸矣猶九歌之信處信宿語氣也用不得求教諸益等洋若秋點嘉客如鹿鳴嘉賓便非語氣

皎皎白駒賁(音奔)然來思(叶新齎反)爾公爾侯(叶洪孤反)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叶在胡反)勉爾遁思(叶新齎反)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爲來之疾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于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串講】然我之留賢者豈徒爲是虛拘已哉彼乘皎皎之白駒者原其欲去之意厭市朝之紛就而樂田野之優游是固其本心也然朝廷之上亦豈無所樂哉苟以其高尚之志而賁然肯來我當建爾以爲公命爾以爲侯焉以爾爲公從容于廟堂之間自論道之餘無事也以爾爲侯端拱于邦國之中自藩屏之外無虞也其逸樂而暇豫猶有期限乎夫如是則雖身處鈞衡固無與于考槃之羈宿也豈可過于優游而忘藩屏之樂遂負人之望哉慎哉爾之優游也雖位居顯貴無與于衡泌之棲遲也豈可高言肥遁而忘用世之懷終不爲少試哉勉矣爾之遁思也爾其念之可矣

【覆解】此章上四句示以可留之情下望以必留之意大意謂賢者之所以欲去者不過爲山林自適耳不知廊廟未嘗不可以自適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門蓽戶皆有輝光故曰賁然來思只轉其欲去之心便是不去既去而還說公侯可須人道德非業意不然但應之以好爵正賁者所以去也逸豫無期言爲公侯之樂無限量也優游自既去言隱居之樂也亦思自始去言隱居之心也愼字勉字勿作戒字看須入若留意○顧麟士曰此與下章又設爲去就之兩端以形容之詞愼爾勉爾皆强之之語○劉安成曰此章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姜氏炳璋曰詰愛之切四語把王者留賢負情一筆描出乃全詩中喫緊語也○易云不事王侯高尙其事白駒賢者有焉又云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白駒詩人有焉○史記田横故齊王族自立爲齊王戰敗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横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恐後爲亂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

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横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横自殺從五百人皆自殺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求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遁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串講】夫我留賢之切如此則賢者亦可以少留矣奈何乘皎皎之白駒在彼空谷終非公侯所能動求生芻以秣之終非前蒙所能縶而挽留之計誠無自而施矣然使其德未純猶不足係吾之思也而其人之德純粹至善其美則如玉焉今也縶我歸昔已遁乎其不可親入然不可親者迹而可通者心也苟貴重爾之音音則有遐我之心矣必常相個命凡經綸大計每于殷古乎教之以勞金玉爾音而有遐我之心可也夫臣留之切莫逆于欲去之時而雖望之詩亦殷于已去之後詩人誠好賢之切矣而賢者卒不爲之留焉何哉

【覆解】此章上四句歎其相遠以遁下與其相親以心也是將去而猶冀其不我絕非去後之言若作已去了則身金玉二句對誰言乎白駒在空谷則不在場矣束生芻以秣之則不食苗藿矣如玉以德之高潔言正見係已之思處金玉是借言其貴重不可謂貴重之音如金玉也音只是吐露經國之謨猷以爲我之啓迪意○馮吉人曰此不得已而望其不見絕之詞若云現時政得失則草茅而談當世在賢者爲出位之謀矣夫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賢者既去而望其爲經國之言此必不然蓋士亦云爾音只經問相通以示勿絕非必又望其經濟山林而與人家國也此說亦有見音之所在卽心之所在空谷有廊廟之思山林有朝廷之意此詩人之所望如此其至也音之勿絕心必遠矣遐心說帶毋字來只句意本相連不可分講從來辭氣長往之夫毋毋怨然故可要之正是吞纏之極○此章上言遁乎不可親下卽用然猶冀三字作一轉語最得詩人上後屬望本首句法妙品○于不可親處想像出清響呼不應玄

景招不來情致殊絕矣云九重仙詔莫致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卽此已足不必復向山中人覓經濟也○呂東萊曰毋金玉爾音雖祝其音問毋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按此詩眞情懷切凄涼悲惋大有含蓄至末二句音澹調遠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故曰長歌之哀過于慟哭其此之謂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章全旨○通詩三章一意是流民苦異國害己而欲返故鄉之詞俱作告本國之人說以不我肯穀等句作主各首三句乃托喻故國之人無居己之室而利己之有下三句示以反國之意猶云無害人于我實我將反也正意空含蓄下露玩朱註原不說明○一說此以黃鳥之啄粟比人之害己蓋謂不得其所則害己之謂說者勿依此亦此字而迷以上文爲故國也此作告異國說而嫌士則謂黃鳥三句斷指故國而言則此邦處方有轉折此意與碩鼠同例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卓音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名穀善旋回復反也〇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于此而將歸矣

【集講】黃鳥者曰民生以聚族而安至于今其散居而依依于人者亦非得已矣且夫今日所遇之窮乎今夫川呼之上言有穀焉穀之下言有粟焉穀者吾之故處粟者吾之故物皆吾之所藉以爲生者也黃鳥黃鳥爾無集于穀無啄我之粟務所以然者非有所祈于此也蓋我向之會此而來也與人以善道相處而此邦可居耳今此邦之人無則恤保愛之意而不以善道相與則我將言旋言歸而復我邦族矣苟集我穀而啄我粟則我之歸矣頓我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謨郎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

比也、

【申講】黃鳥黃鳥桑吾桑也粱吾粱也爾亦無集于桑無啄我粱焉蓋我向之會丙而來意斯人疑息休戚必能周知也今此邦之人視人之流離疾苦若不見聞是不可與明矣吾將言旋言歸復我諸兄也詎久居于此乎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音許）**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比也

【申講】黃鳥黃鳥栩吾栩也黍吾黍也爾亦無集于栩無啄我黍也蓋我向之會棄而來意斯人必視外邦猶故國待吾民若故鄉也今此邦之人視人之流離略不動念不可與處矣吾將言旋言歸復我諸父也豈容久于此乎是則流民非呼黃鳥也託黃鳥以喻故國之人也非誠有所集而啄也託喻其人無所依之處而利其有也憾民至此亦苦矣何上之人不知所以安輯之歟

【總解】穀善也即處患難相賙相恤之道也善道不能行是不以善道相與也明猶知也始將與其能如休戚之情今若罔聞是不可與明也處居處也雖與處是强欺弱衆暴寡之意則不安其處矣此詩始言邦族次言諸兄終言諸父是因苦愈甚而思則愈親矣未見使黃鳥而盡利吾所有我歸將安所依乎蓋不得

其所與國難各回首故都不勝係戀使民至此大非遷定安集之日矣〇按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當是時也人依岸阜死徙無出鄉合氣之類各得其安安有如此詩所云者其後不藉于畝料民太原力困于供役財空于杼軸乃始棄土宇而適他境失編民而爲浮客加以衆寡暴併文矛相尋去古親睦之世遠矣夫政理之道安人爲本所期抑兼富而重本業輕賦稅以免流離非謀國者所當講乎

黃鳥三章章七句〇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旁全旨〇通詩三章俱有不見收恤意當以不畜不思句爲主上二章是不見恤而歸之決辭也末章是不見恤而責之厚怨也見詩人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處婚姻之故四字最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之無恥也以婚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趨富厭貧薄俗之大害新忽故人情之常不厚責其薄于姻婭而姑徵責其同于常情正可想見其忠厚然猶不以責者責人蓋宗其窮而祈者終有將而故此又詩人之微詞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音樞）**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胡反）

賦也樗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〇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申講】賦我行其野者曰民生保其鄉土得以安居者治世之常也若夫處困厄已不能無望救之情惆窮則人責乎有救恤之義何爾之不我恤而使我之失所望乎是使我行其野至于依惡木以自蔽其失所甚矣然窮若之餘必思其親人之情也于思昏姻之故而言就爾居意者仁親之道爾必知之然豈則將畜我于窮途可以皆安于茲土矣今爾既不我畜則窮其之恤棄吾倚望之物心矣故我將復我邦家又何必依依于此而復以親望之也哉

【疏解】此章言其失所者也以居字貫行其野者從本國至他國而經行于野也

㞐隱未以自蔽見其無所居婚姻之故見其以親誼望彼也言誠爾若棄其依以居之也不我畜則不能以居居之矣此言字以居言復我句是爲自謀之詞因其不我居而决乎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音逐）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蓫牛蘈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串講】我行其野至于采惡菜以爲食其貧甚矣然貧困之極必思其親亦人之情也于是念婚姻之故而就爾宿意其必以親相念以貧相恤而我畜也今旣不我畜則貧莫之收負吾所賴之初心矣故必言歸思復以親莫之予

【疏解】此章言其失所食也以食字貫采蓫以爲食見其無所食言就爾宿望其有以食之也只一托宿而已比就爾居又不同不我畜則不能推食食之矣此畜字以食言末句因其不我食而决于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 筆力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叶音翼 續反）

賦也葍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

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于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串講】夫我亦望救于爾而爾獨置之漠然豈誠無故哉夫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此我之窮迫將也從而望救于爾正以婚姻之雅良非一日而爾當爲我一動念也今爾不思舊姻顧忘昔日之好求爾新匹惟篤乎今日之親密此特也人皆謂爾爲重婿之富而厭我之貧故我則淡疏爾之非然也不過以彼之新異于我之故耳夫棄舊就新爲世態之薄爾則無是也然厭常喜新人情之常爾亦不免歸之矣不亦淺可惜哉夫當流離困苦之時乃能義以處己所以待人詩可以怨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已不見恤于人下是婉轉以責之不思四句俱是責詞但上二句是斥其事末二句方是原其情以責之也不思即不我畜意求字照得相反求我新特我字當作彼字看特是婚姻中之特出者故曰異末二語似爲薄言開一生路然詞愈而意則刻成不以富反詞也薄責之以新故正是冷語勝刺非眞謂爲新故而不爲貧富也成不句如云怎得怨地怨薄亦祇句如云或者厭不得世情其實是恨其厭貧耳嘗疑厭貧與喜新之薄也其失大故喜新情之常也其失小故不責彼而責此乃詩人忠厚之道也○姜再恐曰横原爾之心誠不以彼之富我之貧而謂貧者之可輕亦我以彼之新我之舊而謂故者之可略耳使新在我則雖富不彼若安知不以求彼者而移之以求我之新乎使舊在彼則雖貧不我若安知不以棄我者而移之以棄彼之舊乎不厚責以輕貧重富但薄責以棄舊憐新所謂怨而不怒此足見立言委婉處○倪玉汝曰當流離困苦之時而不見憫恤使常人處此不平所謂後則將若責痛詆無所不至矣而婉因其不畜也但曰復我邦家而已未嘗重身以盛求終也原其心但曰亦祇以異而已未嘗傷嫉而忘怨懟斯此詩足見溫柔敦厚之旨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爲鄰

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能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斯干章全旨○通詩總要見宣王中興營造氣象安以築室爲主首章是概言築室之美而願其兄弟之和下是詳言築室之美而願其男女之賢且衆也全篇大意已括在首章內二章至五章皆言宮室之美以終斯干四句之意六章至末章皆是頌禱之詞以終兄及弟矣三句之意凡人築室蓋將聚國族于斯故兄弟之善以已然者觀之男女之祥以未然者祝之大意重似續祖妣上乘其之業全爲似續計而兄弟相好生男以擴行室家所以似續于不替也但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造之邦多禍墜于子孫則此二者實人君莫大之願故以是頌禱之通詩斯干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內美餘皆稱願之詞○呂藍田曰一章願其保兄弟于斯二章願其繼祖妣于斯三章四章五章願其安身體于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願其傳子孫于斯也

秩秩斯干叶居幽幽南山叶所如竹苞叶補矣如松茂叶莫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去聲叶許厚反矣無相猶叶余久反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

○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詞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串講〕賦秩秩斯干者曰王者之作室也貴有以壯天下之觀尤貴有以斂天下之福若吾王今日是已蓋帝王之居子孫億萬載之鴻基在焉是故形勝欲其善也制度欲其工也斯稱全美哉今自其形勝言之但見斯干則繞乎其側也涇渭貫已成襟帶之形灞水盤旋永據上游之勝何秩秩也南山則繞乎其

前也萬疊嵯峨既西通乎梁岷直欲逖遠復南接乎荊陽何幽幽也表裏山以壯天室而居重御輕之勢得矣自其制度言之負重之處不可以不固今斯而築其下土既剛燥而木石修整比比然殆如竹之苞而有不搖之勢也廣廈之居常患于不密今仰而望其上中既除起而左右翼然鳥亭亭然殆如松之茂而無示疎之處也上下寧密以形爲全而新故既新之象成矣夫以宮室之美如此使居室不和亦何以稱其美哉吾知自今以後凡兄弟之居是室者兄好乎弟克篤友于之情而猜忌爲之不作弟好乎兄克盾因心之愛而嫌隙爲之不生則彝倫敘而家道成親睦正而藩衛固水若增而勝也山若增而高也安居之慶亦若與竹苞松茂而無極矣居室之善孰有大于此者哉

〔疏解〕此章總敘其事以落之也上四句言形勝制度之美是已然事下三句言居室兄弟之和是未然事水即灃水南山鎬京之陽皆形勢之在前者斯干近而秩秩故臨之秩秩南山遠而朝拱故望之幽幽皆從室中見得須在襟帶則宸拱揖帝居上講方切臨水面山意臨水而山亦重在築室之美上竹苞喻下而根基之堅固指土木基址之類松茂喻上面結構之密指棟梁榱桷覆蓋蓋覆之類此意須先講在如字上以上四句要含似續意兄弟要說得遠不止今日暗含後而本宗支庶室家君王言式相好二句一正一反之詞勿相對說亦勿涉戒意方是頌禱好者篤友于因心之愛也無相猶只不相計較之詞此須其居室之後常如此不特今日然也三句俱要根居室意發之〇陳大章文云雍州之水所從來者高大而黃河小而涇渭使治之無序則必泛決原田矣而今也涇清而渭濁如襟帶焉終南之區所包絡者遠而通荊關西接梁岷使依之太近則且倚嶮京邑矣而今也望遠而阻淡者障蔽焉此二比描寫秩秩幽幽四字甚妙〇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似從此詩得來

似續妣叶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串講〕然吾王之所以作室者其意何居哉蓋宮室創自祖妣而北壞不修非所以共永宗廟意也于是作而新之以似續乎妣祖焉但見其築室也牆垣周于外而百堵之廣且多戶牖列于內則西與南之各有向蓋有以振一代之洪基而建無前之偉績矣又焉有不安者哉于是而居向離出治而所以振外王之業者在于斯也于是而處向晦宴息而所以養內聖之德者在于斯也于是而笑而行氣以宣和者在于斯于是而語而講德而論治者在于斯也積至累十先世煥百度于維新豈徒爲是侈大者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繼先以成室下言隨事而皆適也似續句是推作室之由與作非因家細事惟訓宗舊業幾廢復舉欲盡我室構之責有必不得已者非若後世勞民動衆者比也總要見宮室圮壞似續而新之意此句重看築室二字須提起百堵對西南句言有牆垣四周曰百堵則室以內規制皆舉之矣此見

版築之功廣古公作收百堵皆興此亦百堵不欲過侈故曰似續妣祖西南其戶句見向背之制宮也室在于東者則從而西其戶室在于北者則從而南其戶乘西南則該東北矣不可謂西南爲奧笠通明而戶牖之也居以朝廷言兼已南面以臨天下之治也處以宮寢言利用安身以樂寢之勢也笑以和世情天顏有喜協氣志以背慶也語以論政事王言渙號集衆思以爲明也居處笑語蓋王者身上言要形外大氣象居處似妣祖之上下渉降笑語似妣祖之泮渙優游○此章築室便築起下垣墻宮寢居處笑語便別起下攸芋攸躋攸寧然亦不必太滯此下四章皆是敍其事而美之○勿作須請看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音吁 王遇反 末句王子山西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爲尊且大也

事講然築室之事何如自其墻垣言之○但見束板以載土也閣閣然上下之相承投土以築之也橐橐然杵聲之相應蓋上棟下宇將以禦風雨也爲鳥鼠所以驅鳥鼠也今則上下四旁極其牢密以風雨則攸除何護者子天而不能爲之災也以鳥鼠則攸去所清者于物而不能爲之害也豈非善全無患萬世帝王之業也乎而君子之于是室也居重御輕巍然至尊之真敵宅中圖大阜然大觀之在上蓋但帶曲而方而已知王者之大又何必升堂入室而後見天子之尊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築室之固下言室爲尊大之居也承上文築室百堵說來古人治室必以墻垣爲先此言築墻垣就是築室故下遂承言君子居之也墻垣即下二章堂室之墻垣閣閣椓相承以所見言橐橐杵聲相應以所聞言風雨二句言墻垣之牢密即是言堂室之牢密也註上下四旁只通言爲是勿以上下貼風雨四旁貼鳥鼠看風雨除鳥鼠去有天清地寧兩潛各得氣象攸芋不就墻垣形勢言謂居是室者有宅中圖大之規模耳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子大一統故曰大註以爲尊且大要玩以爲二字不就室上說尊大也○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墻垣而室疑次第當然也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力反如翬音暉斯飛君子攸躋音齊 末句丙戌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事講自其所築之堂言之堂有大勢則義貴取諸壯也審勢面方而可使有欹側之虞乎若今之振作而聳斯者其嚴正爲何如耶吾見人之爲容也當其竦然而立則威如之而不可狎矣堂之大勢其如跂斯翼乎言乎康隅則象貴取諸凝肅也從有四垂可不使有直方之概乎若今之經營而茂建者其整飭爲何如耶吾見矢之發的也當其應絃而至則飛弧之良不可與矣堂之康隅其如矢斯棘乎乃吾于大勢之中而再觀其棟宇則何如耶蓋大勢欲其嚴正者棟宇則欲其峻起吾見方翔之鳥當夫有警而革則孤騫高舉焉堂之棟宇其如鳥斯革乎吾又于康隅之下而再觀其簷阿則何如耶蓋康隅欲其整飭者簷阿則欲其華采而軒翔吾見翬翼之飛當夫奮起而飛則錦文耀目焉堂之簷阿其如翬斯飛乎夫堂之美如此吾知君子之升是堂也則于以君臨萬邦作睹庶物立綱陳紀遠近所以朝宗布令乘權小大于焉聽命不有以聳中外之觀聽而新臣工之耳目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狀堂制之美下是爲王者蒞政之所如跂句言大勢嚴正是前後左右也跂人足直立也如矢句言康隅整飭是堂之四所也所謂外有康隅是也如鳥句言棟高峻而宇隆起有聳拔之勢棟是屋之脊宇是屋之四垂也如翬句是屋前後之簷阿是棟邊飄出之側檐華采是畫五色軒乃車之翔而後翔乃鳥翼之張而徜徉此二字是高崇之意矯其翼謂上矯其翼而奮飛也翬其五色應華采矯應軒翔因如字是形容之詞不是譬喻各拈註正意纖然後以如字發之攸躋只說君子所升以聽治勿說是爲君子所升也下攸寧做此攸躋要說得寬如上理陰陽下安黎庶內蒞中國外撫四夷凡君所貴則予奪操縱皆在是矣中間有許多天子施爲氣象非空空示尊已

也

殖殖[音實]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噦噦[音諱]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之間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講言其所築之室言之寢室之前則殖殖然澄勢之端嚴何如其平正也宅中之楹則有覺然厥林之孔直何如其直大也戶牖之地則噲噲然其昭明而洞達者非向明之處乎噦噦然深廣而靜密者非奧窔之間乎大宮之美如此吾知君子之處是室也飛息于茲神斂于窔端居無事式昭于斯須之休暇仰自娛永獲優游之慶又何有庶采之紛援而為幾之叢膺也哉人情知堂室之俱美則百堵西南之制成攸芋攸躋而攸寧則居處笑語之願宜其先成室孰有大于是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室制之美下言君室之安殖殖二句規模之大也噲噲二

句向背之宜也以上俱就一室言上言堂此言室蓋寢室也與築室之室不同庭是寢室前之庭不是大庭楹是廊廡間之柱正與冥總是一室自前觀之則為正就當戶牖之地而言也自後觀之則為冥就極淵邃于戶牖之地而言也不重正冥二字只重噲噲噦噦上向明之處則軒豁奧窔之間則深廣蓋一室而有向陽向陰之別故其明暗不同如此西南隅為奧東南隅為窔蓋古人室戶不當中或東北或西北則西南東南兩隅皆隱暗故為奧窔攸寧是棲宿衣冠食之外以養和平之福以葆性命之真也古者相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以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攸寧即安處而笑語在其中如此看則上章攸躋亦即安處說○以上三章牆垣堂室各極其形容俱就廣大華麗上說正見王者之居

下莞[音官]上簟[徒點反]乃安斯寢[叶于檢反]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彌登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音碑叶彼何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叶土何反]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稜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做此

講然是宮室也固所以續先人之業亦所以廣後嗣之傳也吾人之願于王者豈止兄弟之和已哉又願吾君向晦寢息之時其攸寧也薦于下者有莞席之完布于上者有竹葦之簟當機務之既暇而安寢于斯焉由是精神所通陰陽所介寢而夢焉夢而興焉而占其夢焉吉夢維何其維猛憨多力之熊與夫似熊之羆焉其維色如文彩之虺與夫細頸之蛇焉凡此皆吾王耳目之所未接心思之所未及者而乃形諸夢寐之間是必有其兆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得居處之安下言有夢兆之異緞起前而似猜一段憂勤而興後而生男女張本須承上攸寧說來看一句要看一安字宮室未作以前勞來還定何以能安宮室方作之時經營寤寐何以能安至于丕業告成太平有象乃安矣安則天道通其靈陰陽開其兆故夢形古者既覺而自記其夢也與下章占字不同熊羆虺蛇倘未明言陰陽之象只是宮庭靜穆時見聞所不

到心思所不及而忽感是夢則朕兆之異可知意者天地鬼神衆億萬年之慶而告之一夢間乎此特設為頌禱之詞非真有是夢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

大人[音泰]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強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講夫吾王所感之夢如此固非尋常所可測也于是召彼大人從而占之以為熊羆在山強力壯毅乃陽物也男子之正位乎外以治外職者實似之而君有是夢則乾道成男之象其感之矣非男子之祥乎虺蛇穴處柔弱隱伏乃陰

類也女子之正位乎內以治內職者實似之而君有是夢則坤道成女之象且
成之矣非女子之祥乎
【疏】此章說爲占夢之詞非必實有是事蓋即其所感之異而知其所生之祥
也占乃占其爲何祥非占吉凶也下四句方露出陰陽字男子乘陽剛居陽位
而熊羆則陽類也女子乘陰柔居陰位而虺蛇則陰類也祥字全在下二章昭
見然謂之曰祥則不徒兆男女之生即兆男女之賢矣○按註六夢噩夢正夢
思夢寤夢喜夢懼夢是也正夢者安適而夢高宗夢帝賚良弼是也噩夢者
驚愕而夢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所想孔子夢周公是
也寤夢者覺時所道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是也喜夢者喜悅而夢若漢文帝夢
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漢光武夢乘龍上天而懼悸是也○
其西山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
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
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心他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去聲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音橫叶胡光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
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喤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
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
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
【串講】大人之所占如此及夫應熊羆之祥而乃生男子也何以待之哉寢之以
牀爲登諸牀席既無卑下之嫌通體之安復有展舒之樂且以見異日之居高
以馭者之專履乎此也其尊之也如此且衣之以裳爲儀取其華美之若有成
人之度服求其備即之復多雍雅之觀且以見異日之垂裳而理者之秉履乎
此也其服之盛也如此更弄之以璋焉本初之質既純潔而無瑕後起之功復
彫錯而端著且以見異日之執玉而見者之躬親乎此也其尚其德也如此斯
時也其泣之聲則喤喤然何聲音之不凡乎聞者知其爲偉器矣然是男子也
有嫡有庶庶者行將服黃朱之芾皇然其美嫡者行將服純朱之芾皇然其貴
庶則諸侯也以一國爲室家而稱君所以藩屏而鎮九服者不于斯乎嫡則
天子也以天下爲室家而稱王所以嗣天位而宅帝業者不于斯乎是今日之
生固將以當他日之大任矣所謂熊羆之夢其祥不有徵耶
【疏】此合下章總是始生時事作未然看乃生者果應是夢也載寢四句是待
之隆指幼時說末二句是任之重指長時說寢之于牀一如成人之供帳以他
日南面之位尊之也初生之子不能勝衣僅作而已今不獨衣之衣又必衣之
裳以他日袞冕之秉貴之也弄之以璋以他日珪璋之德比之也其泣句見生
質之異后稷厥聲載路卒興周業此句亦未可輕朱芾二句非說朱芾兼純朱
黃朱以嫡庶分配說天子純朱明其淡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取其大色皆得
謂朱芾也室家以土地言君王以爵位言此二句以註皆將二字一直說下君
王只是爲君爲王未說到安社安王意此是頌禱之詞不是期望蓋帝王子孫
自是如此觀註生于是室句又須句句提醒殊室意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音替載弄之瓦叶魚位反無非無儀叶音義唯酒食是議無

父母詒音怡罹叶音離
賦也裼褓也瓦紡塼也儀善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即其用而
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
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
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
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串講】既而應虺蛇之祥而乃生女子也何以待之哉載寢之地取地卑之義也載
衣之裼即其所常用而外無加飾也載弄之瓦習其紡績之事也其必不出假
言不出邪行而無可舉之非固不願致家不幹蠱而無可舉之儀惟知精五飯
冪酒漿以議中饋之職而已夫無非無儀則婦德以修酒食是議則婦職以備
于以慰父母之心而無貽其憂焉斯固女子之所可願也詎非國家之福哉夫
吾王築室見兄弟和于斯男女生于斯則臨水面山之勝恒闢夫爽塏之祠竹苞
松茂之芘大衍夫雲仍之慶此吾王之所甚願而臣下之所惓惓于茲者如此

必吾子是而知詩人之善頌禱矣

疏解此章載寢三句是待之以體下是期之以正也寢地註云卑之者正抑之之意是以坤承乾卑法地也裼褓見襁也小兒初生所必用者女子以物有為事乃衣之故註云即其用而無加也無加反上男子加裳者弄瓦者蓋女子以紡績為事乃弄之預令習見紡事也無非無儀所以全婦德也古稱女子無才即是德故有善只是才能故女爲王姬自有許多不好如後世太平湖陽可見無非易知無儀難見所謂好尚不可爲而況惡乎即此章也惟酒食句是供中饋之職書閨門之修所以職婦功也末句通承二句或專承酒食未妥第曰無貽父母之憂則其他固非所望矣○註易曰無攸遂謂婦人于事無所敢自遂也○五飯非天子月令因時之九飯即民間五穀通用之飯也禮記月令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輔慶源曰一章言其宮之大勢而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言其宮之寬廣而禱其祖妣之是嗣也三章言其宮之鞏而禱其君子所居以爲尊大也四章言其堂之美而禱其君子所躋升以聽尊也五

章言其室之美而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以至九章禱其身女妻先于是而生男則室家君王于是而生女則無遺父母之憂也頌禱之詞始于兄弟之和睦而終于兒女之賢慈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朱善誠曰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詞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詞也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則所謂禱祝之詞也此詩言其基址之牢厚結構之周密垣墉之堅固堂室之高遠則美輪美奐之頌也上有以繼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于熊羆而夢興而占男子之爲君爲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于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溢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其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爲善頌善禱歟○按書曰峻宇雕墻未或不亡而築室營建春秋譏之此章華成而楚弱虒祁築而晉衰也宣王當宮室圮毀之餘而鼎新之乃肯堂肯構之道也與縱逸樂而勞民傷財者異矣○按漢蕭何曰宮室非壯麗無以示威宋司馬光謂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二者皆背理乎曰咏斯干頌禱之詞則仁義道德考室者所必先也豈徒宮室之美云乎哉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無羊章全旨○通詩美牧事有成而先從牛羊之盛說起次以人順物性與物群人意形容其盛皆根此說來末又從牧人身上發出富庶一象見其朕兆之盛實關天下國家之大也夢之有無不必深論○三章分上是牧事有成之事下是牧事有成之驗上三章平平說去末章承上三章來占夢當作實事看非如斯干頌禱之詞也總重首章中與上大牢民安物阜其理固相因耳詩柄衆多即是有成不宜分看○其言牧事與彼前者皮意同物產猶然而民生之富庶

已不言可見富庶之象是因牧事之成見出非牧事之所致○通詩明是一幅太平牧圖所謂詩中有畫玩之宛然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音淳**爾羊來思其角濈濈**音戢**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黃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原說 賦無羊者曰牧事之成否關國運之盛衰向值中衰之運百物凋耗牛羊常不足矣于今國運盛而牧事成周道興而萬物育誰謂爾無羊乎以羣計之則有三百之多羣倘三百凡在于羣者其可數耶不得謂爾無羊矣誰謂爾無牛乎以犉計之則有九十之衆犉尚九十則非犉者何多耶不得謂爾無牛矣凡羊以善觸爲患恒病于不和今爾羊之來聚則其角皆濈濈然和而不相觸

羊之盛可徵矣牛以耳燥爲患恆苦于不安今爾牛之來思則其耳皆濕濕然濕潤而不病牛之盛可徵矣安和遂育非極盛之象邪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其牛羊之盛下是舉所見而驗其盛也誰謂句要見牧事蕃盛見前此猶凋耗今已非復昔時景象非設言也三百維羣大約純羊有三百羣而其羣中之數則不可盡數也若以三百个爲一羣則又可數矣九十其犉以對其餘也犉之一色有九十而其他非犉者尙多正說非無羊無牛意羊性羣則爭而今濈濈然是一個和意牛病耳則燥而今濕濕然是一個安意即此安和便見他無損傷無耗病所以驗其衆多而牧事有成此其一驗也〇徐懋建云下四句正言牛羊之多然亦不必他求只把角之濈濈耳之濕濕一想象其形容則牛羊衆多之景象躍然在目矣〇按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犬羊豕雞也此獨言牛羊舉衆等所常用者耳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上聲)**蓑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律反)**爾牲則具**(叶居律反)

賦也訛動何揭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〇言牛羊無疆畏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于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串講】夫牛羊之盛如此吾因觀其類而見其有蕃育之盛焉尤察其性而見其有順適之休或有降于阿者于斯升亦于斯降也而有池可飲亦有飲于池者矣或有寢而伏者行所行亦止所止也而不必皆寢亦有訛而動者矣從容于不偪不擾之天而爾羊爾牛與造物而俱若優游于無畏無懼之際而相生相養含元化以自如斯時也但見爾牧之來何其蓑焉使被于身者有所資何其笠焉使戴于首者有所藉凡以備雨也且或負其餱焉雖不能載酒及管也而乾餱有所供亦無事于餒于飢也而飲食有所給凡以防饑也兹從其所適以順彼降飲寢訛之性是以生養蕃息以别其色凡三十焉而物色無不備矣以致其用則祭祀以奉宗廟燕享以供賓客皆畢具焉而其牲無不有矣政事[illegible]從矣乎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物性之所由遂下因言致用之多也要着敘見牛羊之盛實在人之順物性降飲寢訛物之各適其性也蓑笠餱糧人之適物之性牧養有法也末二句則以其致言之芳叢芳草多生于下濕物從其所好而爲焉故降也腹充喉燥得水則運化物從其所宜而取焉故飲也物性勞則知息息久則知與彼此不相謀而各惟所適焉故或寢或訛也降飲寢訛牛羊之性自爾味四或字便見順適其性處曰或降則有不降者餘做此牛羊不畏雨又可隨地得芻而人則不能也今有蓑笠餱糧便可任物所適矣只閑閑衆見威赤說而其善牧自可想見三十維物齊其色約有三十種亦是不可勝私之詞非每色只有三十也牲兼祭祀燕享說言其用無不有也如祭四方之神而各用其方色之牲則五色各有所用色備如此隨用而足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

畢盡也升入牢也〇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須驅遣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串講】夫牧養之善因有以致牛羊之盛矣而牛羊既盛牧人不因之以自逸也但見爾牧之來也當其牧事之暇或以薪以蒸以供爨爨之需時而爲牧人者〇時而或爲樵人焉或以雌以雄以爲飲食之備時而爲牧人者時而或爲獵人焉是牧力之有餘而供獵之兼務矣使非牧之有法則供其所事且不給矣奚有餘力之若是哉而爾羊之來也矜矜兢兢而有堅強之美不騫不崩而無耗散之虞且又馴擾從人不假鞭策日之夕矣欲其來于家也但以手麾之而莫不畢來既至其家欲其升于牢也但以手麾之而莫不畢升觀羊之順適而牛從可知矣向非畜養有法則物之性且逸散而不至矣奚能順人意若此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牧人有餘力下言物性之馴擾也薪蒸雌雄是因牧之餘力而兼事乎此稿中須有領會張瀛海文云蓋惟皆于牛羊之側而牛羊多暇揭厲而牧于樵者之列而牛羊不驚牧者適于薪適于蒸然後牛羊得以適于

何適于池也則人見焉以薪以蒸者爾牧仍見焉以牛以牛耳濕犉者于牛羊之側而牛羊多聚犉置爾牧于犉者之列而牛羊不殺牧者習于雌習于雄然後牛羊習于寢習于訛也則人見焉以雌以雄者爾牧仍見焉以羊以牛耳如此諸方見牧人忘乎牧正所以善其牧處爾羊來思句聚羊以見牛也不言牛而獨言羊者蓋羊隊而難制牛順而易馴羊如此則牛可知矣羊有疾而少損曰虧全壞曰崩羊疾癥相汚故曰群疾來者自野而麾入于家升者至家而麾入于牢曰畢曰既則無不來無不升矣○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即矜矜二句意○朱豐城曰斯蒸以供爨燎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于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强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之以肱畢來旣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余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尼因反旐維旟

矣室家溱溱　下四句辛卯江南　衆維二句辛卯浙江丁卯陝西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旐乃是旟則爲人衆

[申詳]然當收事有成之日牧人遂有夢占之感其夢伊何彼衆之與魚異類也衆之不可以爲魚昭昭也今牧人之始夢者衆焉然不惟衆也而若見其爲魚矣旐之與旟異制也旐之不可以爲旟昭昭也今牧人之始夢者旐焉然不惟旐也而若見其爲旟矣夫衆而魚旐而旟是皆物理之不可曉而朕兆之所當上聞者于是牧人献之上命大人從而占之以爲衆之生不如魚之多也今衆何以爲魚哉意者其以少致多之兆歟必也易否爲休而庶徵之咸備變災爲稔而百穀之用成上之可以荐冏討𢖍下之可以厚民生焉而豐年之積穰猶之魚也已旐所統不如旟之衆也今旐何以爲旟哉意者其以寡致衆之兆歟必也輔者以合而歸附之日廣滋者以萃而生齒之蕃繁近之項廿丁邪衆爲遐之飲同于四海焉而室家之溱溱猶之旟也已否則衆之與魚旐之與旟甚牧人心思之素及也是夢矣安至哉夫年豐則因川足人衆則因本固中興氣象不可想見乎。

驗解此章上三句言牧人夢感之與下是徵其爲富庶之祥也中興之時而年豐人衆自是實事故托夢言之耳衆維魚旐維旟乃恍忽所見不可定之象夢境如此非似人實魚似旐實旟之謂亦非人變爲魚旐變爲旟之謂也此二句未可露出多少意占者乃牧人獻夢于王而王使大人占之也豐年室家二句亦以其意言之若沾滯言之則愚矣蓋陰陽不和魚何以有夢衆而魚乃以少變多之象故占爲有年之應生聚不繁旐何所統夢旐而旟乃由寡變衆之象故占爲生齒之繁此四句要發宣王中興非復向之民靡有黎瘁獮卒痒意見得吾王側身修行以格天而崇墉之風可復睹勞來安集以奠民而孑遺之衆將更蕃富庶之象大休兆于人事矣○唐荊川云此乃牧人無事之時實有是夢近科陳吉所許賴陽舍畢亦作實夢說不作頌禱而言○倪玉汝云詩牧人

之夢虞夢與前王者之夢微有分別要摘個不識不知混沌初闢光景方于牧人有會○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顧麟士云按斯干落成無羊考牧然末段各以占夢結束是文人自討活路處子瞻赤壁之道士蓋出于此○愚按此詩見宣王之勵精圖治而致牛羊之盛猶衛風衛文公之秉心塞淵而致騋牝之多也○附錄下四句樂師夔文非文許以資觀覽○徵應于牧人之夢亦以意占之者也夫夢衆魚而占豐年夢旐旟而占人衆皆占之以意而已占夢不當如是耶且國家振興之象必有其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而必欲以顯而後驗者因類而比附之亦安能悉中耶不知形之恍惚者雖出于無心而著之占驗者實呈于有象善占者以意決之則所爲富庶之徵未嘗不明明告我以瑞也牧人有夢其兆果何如哉大人曰牧人也而夢衆維魚也耶是夢也牧人非先有一衆之想于意中而夢之亦非先有一魚之想于意中而夢之也而何以忽夢衆維魚也臣于是瑞策拂龜幾爲思之以其衆矣而未似其魚也又幾爲

愚之似其魚矣而猶未似其衆維魚也衆也魚也誠何兆也思之思之神若將
之此兆初不難知蓋吾王從憂鬱摧漠之時所日以大有夜夜于念者不謂已
示夢于牧人一夢也王以爲是耶非耶非也胡爲乎夢衆又夢魚也夢衆又夢
魚是誠萬寶告成百穀用登之象也請爲王決一策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揣
牧人也而夢旐維旟也耶甚夢也牧人非預設一旐之象于其心而夢之亦非
預設一旟之形于其心而夢之也而何以忽夢旐維旟也臣于是端策揲蓍幾
爲度之曾其旐矣而未曾其旟也又幾爲度之曾其旟矣而猶未曾其旐維旟
也旐也旟也試何應也度之度之神恍告之此應又不難知蓋吾王從哀鴻集
焉之年所日以眷此倦倦于志者不謂又兆端于牧人一夢也王以爲真耶幻
耶幻也胡爲乎夢旐又夢旟也夢旐復夢旟是真戶口蕃昌生齒衆盛之象也
請爲王卜一兆曰旐維旟矣室家溱溱○若將夢兆與占應屑屑比擬未免實
實不徵愈解愈晦矣妙在只拈衆魚旐旟句多作研求推度之詞無一語不肯
占夢語氣寫得非眞非幻似想似因年豐人衆只略略點綴又能推出致應本

原妙筆畫心應推無兩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章全旨○通詩前九章是詳言以刺尹氏末是表已作詩之意而歸咎于
王心也大抵以不平其心爲主而用人行政之非又其目也析言之一章言其
所爲不善而以國將斬絕戒之二章推其持心不平而以天變人怨戒之三章
舉其責任之重而深刺其心之不平四章推其用人行政之失五章言行政用
人之善可以已亂六章刺尹氏不能已亂而反召亂七章言已欲避亂而出無
所之八章言已之出無所之者以小人之爲亂九章言小人之爲亂皆根于尹
氏也其歸罪專刺尹氏而王不宿用尹氏之意實在其中故卒章窮其亂本而
歸之王心以見作詩之意也○末章式訛爾心句最重蓋以王心爲萬化之原
也王若平其心以用尹氏尹氏又平其心以用人行政則天下自得其平矣

節音截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銜反憂心如惔音談不敢戲談國既卒
斬叶側銜反何用不監叶平

貌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
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具俱瞻視惔燔卒終
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
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
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合參】咏節南山者曰天下之治亂係于君相之一心故君而秉心以任相相而
公心以輔治則天下蒙其福矣今僞邪之不商者豈有由也我瞻其威而懸言
耶彼節然高峻之南山則維石巖巖而可仰矣況此赫赫之師尹也位則尊官
望則世族豈非斯民之所具瞻乎吾見居廟廊之上與天子進退百官可否庶
事而用人行政之間衆天下無不瞻仰其所爲其責任不可謂不重矣因宜尊
其所爲以副民之望可也胡乃所爲不善以致禍亂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
其暴虐之威而不敢戲談則失斯民具瞻之望矣夫國係于民也民心既去則
國將斬絕矣爾何用而不察哉試察之則反不善而爲善庶可轉危而爲安矣

【講解】此章上四句與其係天下之望下刺其失天下之望而因以戒之也以節
山積石之高峻興師尹位宰之尊崇興王四句止指而其以下另轉赫赫字義
師與尹二意大師尊官也尹氏巨族也其用人行政天下安危所係爲衆所注
目故曰具瞻憂心如惔根所爲不善來所爲不善含下不平其心但未露出不
敢句是畏其威恐言出禍隨即一饑焚且不敢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日
不敢戲談見當時防川監口道路以目景象蓋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
先作威福以沮人之議論者也傷如國家何哉曰卒斬此時未斬也以若所爲
君無變計終必至于斬耳既字卒字可味小人見目前未便斬絕每每忽之然
操他作爲終有斬的日子未喜人心渙渙國勢定然可危正當及今監察以改
其不善而爾何不自省譏猶即暗指不平其心善事而下始明言之以此責致
亂根原耳○春秋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
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刺齊桀皆以氏消者志世卿非禮
也○蘇子瞻曰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

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言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音倚叶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才何反）喪（去聲）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哥反）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薦荐通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彼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附]遂然尹氏所爲之不義皆由心之不平故耳節彼南山凡生于上者則皆猗猗其長而無有丁不平矣況此赫赫師尹於具瞻之地而獨不平其心何哉夫爲政不平其心則用舍有一已之偏可否任一已之意爲政日流而民不獲生矣是以上干天怒而重之以病喪亂則弘多矣下召人怨而謗讟其上民言則無嘉矣天怒人怨如此尹氏乃以天怒爲不足畏人怨爲不足恤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其不平之心則亂終不可弭謗終不可止矣亦獨何哉

[通解]此章上四句言其心之不平下言致天人之變而不知省也以山之生物均平興師尹之持心不平是反興也亦主四句止說不平以以下另轉不平謂何乃一篇之大要下數章皆自此推之也不平合下用人行政意即第四章是也此只以心言且未可盡露存疑曰方見天變方興而未已也喪亂弘多疊上句存疑而言神怒也民言無嘉指作謗說人怨也末句總承上二意來言天怒人怨如此而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改其不平之心何哉懲指心言嗟指聲言懲字下得妙嗟而不務何救于事此之不平又由上之不監來○馮吉人曰師尹位尊望重所持以秉者勿之機者非心乎延尉且天下之平而別阿衡重臣凡天下之所取平者一失其平則樞紐失輕重淆天怒于上人怨于下故不平其心乃禍亂之源也○顧麟士曰天怒人怨話雖對舉然民言二句自爲一連不必以民言一句對天方二句惟莫句總承以徇俗說愚按雖守此兩句一連之說然畢竟大拘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音底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音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夷反）

賦也氐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附]夫尹氏之不平其心者此抑未知其將何之在而不可以不平乎彼尹氏官居大師社稷係之以安危天下賴之以為福實維周之氐矣況職當要樞政事由之以推行人才由之以進退豈非秉國之均乎維任之重如此是宜下乎其心以持民丁以維持乎四方上平其心以我君于以毗輔乎天子使斯民各得其所而無迷亂之患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為天所棄既不見愍弔于昊天矣于此而遂自引退以謝天譴可也豈宜久居太師之位妨賢病國使天降亂無已而我衆并及空窮也哉

[通解]此章上六句言職任之當盡下四指其失職之當去也尹氏三句言職任之重四方三句言當求以盡職也曰尹氏見世臣也曰大師見朝貴也曰周氐見安危存亡之所係也曰國均見萬乎正直之所當盡也京師以大族為本朝廷以尊官為本今尹氏以世卿之家而居百僚之上則國家根本所賴故曰周氐秉國之均如平章軍國事一般不曰國政而曰國均正見非平其心者不能秉耳維四方以遂生復性言毗天子以承美匡惡言當時民言無嘉人心不相維繫相權偏陂天子幾于孤立故須維係而毗輔之俾民句承上二句說維四方則政行于四方毗天子則政出于天子京師得所安息何迷亂乎此三句責其必如此乃爲盡職而人望亦副與其職相應末二句相承說言不平之禍及于國者必如此也不弔即上天方荐瘥喪亂弘多也空如空人國空人地之類若小人之類將滅矣蓋其言之也○此章大意維周之氐是君身之安危國祚之存亡皆其所自出也秉國之均是時政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一聽其所爲也尹氏所職如此是天子待之不爲不加四方望之不爲不至必宜平其心以

安民而爲君如利必興害必屏善必賞惡必罰以此維持四方亦卽以此毗輔
天子使人心曉然知其爲國爲民而趨向從違不至眩惑迷亂斯不負大君委
任而克稱其職可以仰結天心今乃不平其心而旣不見憫乎于天則宜引身
而退以避賢者路而久在其位使天反以尹氏之故而幷禍斯民如彼其厲之
至何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叶奬里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里反瑣瑣姻亞則無膴仕音武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婿之父曰姻兩婿
相謂曰亞膴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
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
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
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串講]且尹氏一不平而所引用莫非其私也亦思王委政于尹氏固以天下治

亂責半相而欲政本有所歸也今尹氏乃不躬親乎庶政事不由衷政無統紀
庶民已不信其有爲國之心矣且人必訪問而後知其賢不肖事必歷試而後
知其能不能今爾所進用之人未嘗訪于輿論未嘗試以諸艱以之而事其君
是欺君也大臣盡忠豈可欺其君哉則勿以之罔君子也所以然者皆不
平其心之所爲耳爲尹氏者尚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
小人之故而至于危殆其國凡瑣瑣姻亞悉皆屏去使無厚之以官可也若必
皆膴仕則小人進矣欲國之不危得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指其任用之失下示以用人之不可苟也此章方指其不平
之實而言之通章在用人而行政意在其中弗躬二句引起弗問二句意歸重
在下邊不躬親便是委政姻亞了秉均而不自爲政則無以慰具瞻之心故民
弗信弗問弗仕句與上弗躬弗親四弗字一例看俱屬尹氏玩詩而以其未嘗
問未嘗事者與其所弗問弗事語意方合或謂理必咨訪而後明事必更練而
後熟今以姻亞未嘗訪問未嘗歷事者事其君是欺君也此以問仕屬姻亞說

亦可從凡此全是心之不平而在所當改者故下遂以式夷式已告之察察矣
他平心不要用這等人以誤國也瑣瑣姻亞未嘗考之輿論未嘗試之諸艱徒
以親昵遂登膴仕安得不罔君子而至于殆乎膴者厚而任之只是其寵遇之
謂須味則無口氣○語類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引不齊何
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于瑣瑣姻亞是也○輔廣潛曰小人而擅據
要職顯處高位其知識既不能以服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經理事務其勢必
至于分委姻亞以任政而小人得以並進矣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
者則已之瑣瑣姻亞悉皆屏去免使汚穢紳而壞名器則何至于危殆哉○按
此章全就尹氏用人之不平說若上章不平謂何秉國之均處則只當就行政
說若是用人而行政亦在內說行政則用人亦可在內要渾合亦交大第也

昊天不傭音寵叶 反降此鞠訩音凶叶許容反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叶居例反俾民心闋音缺叶苦桂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

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
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
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
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
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串講]然尹氏之忽于政事而苟于用人者抑未知天變之可畏乎彼昊天以公
物爲心本至均也今則反其常而不均焉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以清寧爲德
本至順也今則反其常而不順焉而降此乖戾之變朕降亂雖在于天而靖亂
則存乎人也君子事必躬親無所苟且而用其至吾見朝廷之處皆得安則天
下之公論不起民之亂必自息矣用人必公無所偏倚而平其心吾見國家之
舉措合義則民心之直道以孚惡怒不期而自遠矣夫民心既定天意可回又
何有于鞠訩大戾之變哉奈之何尹氏不能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變之可畏下示以回天之道也鞠訩大戾卽上章天瘥

人怨之事。但不可以天怒人怨分屬耳。勒說以禍亂言大戾。以災異言。而不均
不順。正在爲昏乖戾上看出。不傭不惠。須說得有着落。言天心至公至平。何以
一旅此宇宙。而文武成康之世。則治安。今竟若此變亂。是爲不均。天心仁愛下
民。無所不至。何爲降之以喪亂。而使之甚不聊生。以起怨謗。是爲不順。君子泛
言。註雖云傷王與尹氏。然通章大旨尹氏較重。觀下章曰誰秉國成。還重尹氏
上說。或云。君子。暗指王與尹氏說。七親總爲幾不徒委之于相。相則與君可否。
不徒委之小人如屆也。王惟于擇相而委任之。得人。相惟于進賢而能舉之。無
負如夷也。此說亦可。○說通任于泛以柄政者言。不可專指王。以末章方及王
也。按以如屆始上弗躬親如夷始上式夷已。則君子當屬尹氏。若以上勿罔君
子看。則君子又當屬王。故註云。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依說通泛言可分屆四
句。言持危定傾。易于反掌。所謂爲政不難。人自不爲耳。屆極也。如無遠弗屆之
屆。以心之注于政事者言。政有當爲者而不爲。如半途而廢步也。與弗躬弗親
句反。下句即在政上發揮。闋如樂之一成而闋也。少息之意。益張弛得當則公
論不背而亂心自息矣。夷平坦也。以心之及于用人者言。與弗問弗仕句反。下
句即在人上發揮。見舉措得宜。則直道已乎而惡怒自遠矣。心闋怨違。就民心
說。所謂天人一理。民心悅則天意得也。○朱豐城曰。國之危亡。盡以爲人事歟。
則日月之蝕。山崩川竭。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固未可盡責之人也。爲
天意歟。則武丁因桑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而修省
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惟君子爲能以人合天。以義制命。○六帖。
玩上章集傳實重用人邊。但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者。而不用其主意。姻亞膴仕
有用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故此章集傳又開言之

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丁反)。式月斯生(叶桑經反)。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
不自爲政(叶諸盈反)。卒勞百姓(叶桑經反)。

賦也。酒病曰酲。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
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亞之小人。其卒使
民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申講】夫天變有可弭之理。而尹氏無弭變之方。是以天不之恤。而禍亂之降。殆
有止息之期。殆與歲月相爲生長。而使斯世斯民。嗷嗷然。不樂其生之心。而不
得安其所矣。當是時我也。滾有見于天命之足畏。人窮之足恤。而憂心自甚。有
如酒病之酲者。不知誰居天下之重任。而秉國之成者乎。顧乃不親庶政。而任
姻亞之小人。所以卒長一時之亂階。而使天下之百姓。受其勞弊。以至此極也。
豈可得而逃其責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降亂之甚。下推言致亂之有由。禍亂之甚。總是尹氏不
平所致。其曰天不之恤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不弔句。承不傭不惠言。亂靡句。承
鞠訩大戾言。式月句。言不惟而降。滿不惠而降戾者日甚一日也。蘇氏註。君子
指家父言。誰秉三句。是歸咎于執政者。暗指尹氏。誰秉國成。正與秉國之均相
應。不自爲政。即上弗躬弗親。而委任小人是也。卒字有終不改之意。○看來尹
氏亦非身爲小人者也。只是闒冗自甚。不肯平心以親賢遠奸。惟用其所暱。是
以致亂耳。觀詩人曰弗躬弗親。曰不自爲政可見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音逞)。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彼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
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
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申講】夫民皆受病。此時天下。抑何等景象耶。使有可避之所。吾猶得以自免也。
奈何駕彼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而遠適矣。然我瞻四方。則皆昏亂。內不寧
矣。而外憂猶是也。京師亂矣。而諸夏猶是也。雖有能騁之四牡。亦蹙蹙然靡所
騁矣。安得避而去之也哉。

【疏解】此章是欲去亂而無可往之所。見當時天下皆亂。而無一安靜之處。蹙蹙
然若見天地之狹。而無可往矣。猶唐人有云。出門皆有礙。誰謂天地寬。○原家
父之心。非真欲舍其君而去。不過言天下皆亂。以著尹氏致亂之罪耳。○徐敬
弦云。當時以尹氏在位。而又輔之以姻亞之小人。其一時之所習爲。皆排擊報
復之事。故君子無所適而可也。蓋尹氏在位。小人布列。君子雖欲引身而退。而

誣肯隨之戮辱及之其將何避哉是以四方無所騁而傾覆天地之監也○嚴
士按家父周大夫天子大夫也如今京官相似故云四方靡騁而東萊亦有根
本枝葉之說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鬬及既夷
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
鬬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串講〕然所以無可往者何哉以小人之性無常故耳蓋小人之平居相與也縱
一己之愛憎爲一時之喜怒方其拂意之時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
戰鬬及既夷平而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酬酢亦不以爲怪也適喜而
遊怒易合而又易離方其怒也固不可逢也其喜也亦不可恃也小人之性無
常如此是以君子難于趨避亦將何所往而可哉

〔疏解〕此章極言小人之性無常正推靡所騁之由蓋人之相與亦有情好甚洽

而一旦詿誤遂至視爲仇讐終身不相合者此理之常亦不足怪也乃若既離
而復合方怒而即喜小人之態易反易覆好爲鬬亂如此則必中傷善類一網
打盡身雖退避禍亦不免是以無適而可也小人之害君子往往如是○形容
其怒易轉喜就見喜易轉怒意蓋小人中傷善類只在眼前所謂殯中鱗甲笑
中刀也○顧麟士云喜怒無常亦有起下章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之意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叶諸盈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
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串講〕夫小人無常質尹氏使之是尹氏固不平矣然尹氏之不平適者天厚之
毒而使之也雖謂昊天之不平可也擴其不平之害豈特斯民有勞瘁之虞君
子無可往之所哉君見危及宗社禍及君身雖我王亦不得寧矣尹氏誤國之
禍至于如此有人心者必自懲創以求盡言之不暇矣尹氏曾不懲創其心乃
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疏解〕此章言尹氏貽患于君而皆歸咎于人也以尹氏之不平而歸之昊天蓋
有天爲其疾者倘非天實爲之彼何能以六尺之軀刑此莫大之變哉非是謂
天亦不可作託言以指尹氏註云若天使之只是閒其衷而深其過意不平而
王亦不寧者蓋用人之日非政事之日壞卽王亦安得晏然于上王且不寧不
但使民不寧而已夫今日不平累已貽禍于王而兆役不懲其亂將何時而已
此又深一層義○此從上何用不監憯莫懲嗟而究言之也

家父作誦 叶疾容反 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叶卜工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
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威使人不得戲
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
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
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
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

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串講〕然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我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
俱存亡者也豈得以尹氏虐威使人不敢戲談而乃緘默取容哉乃作此南山
之誦以究王政昏亂之所由以其王心之蔽而用尹氏也庶幾因吾之言改心
易慮毋以私昵之心而壅其聰明毋以愛憎之私而昏其藻鑑則用人之本端
矣將見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官不及私昵惟其能而萬邦皆蒙其福矣何有卒
勞迷亂之禍哉若然則民怨可息天怒可回此則家父作誦之本意也吁若
家父者亦可謂忠君愛國之心矣而時王之不悟何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作詩以窮亂本下是欲王心反正以安天下也詩人之情
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怨咎或隱其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
誅罰故自載字寺人孟子亦此類也尹氏箝人之口使不言人猶畏尹氏之威
不敢言家父周之世臣與國存亡誼不得不言故作此誦其身危其心苦矣作
誦須入用人行政之失形諸篇什者究王訩只是括上九章言窮究王政之昏

亂由于尹氏只未究到王呂註亂本章指尹氏窮其亂本皆上二句而歸之王心焉指下二句致亂者雖尹氏云云是轉語王心之不正尹氏之所由以不平也王心一化則不復爲尹氏所惑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所以萬邦可畜也註呼心易慮是改易其用尹氏之心而任賢勤政也畜萬邦須以上文俾民不迷及空我師勞百姓意相形言之蓋未便是畜耳少救空斯空我師光景耳久病之民元氣卒難復必欲從容滌清以養之凡養畜者與其所欲屛其所不欲畜萬邦亦然○大凡奸邪之人其根底只是心之不平其心之發用處只在用人行政其流禍必空我師勞百姓禍君子而及君身其所以得肆其奸者由君心之蔽而偏信之也故家父究極而言之所以窮亂本也直言王訩則是熟諫而非諷諫矣○徐儆弦云不懲其心欲尹氏之平其心也式訛爾心欲王之格其心也皆推本亂之所由也懲者創其前日之非訛者化其前日之患○鍾伯敬云後二章不用道文僅接上身上接有本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字字是說王也立言淺妙如此○篇內言天者五言民者六只得人君所恃者天所托者民王

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發動王心處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疑可也

正月章全旨○通詩前十章詳訛言之召亂而諷以用賢下傳小人用事而憂禍之難免大事以訛言作主究其亂本則在于褒姒推其終之不可救則在于訛賢此詩人所以深憂而始終詳言之也一說前六章是詳訛言之事以見亂之所當憂後七章皆是刺王而言其用人行政之非也析言之首二章言訛言之憂乎已三章言訛言之亾乎國四章欲其本定于天五章言其貴止于人六章言身之無所容七章容王謀能用人八章則本上之從虐言之九章則傷其圖敗之晚十章則示以用賢之益十一章言亂至而深憂乎已十二十三章則言其處亂而甚異乎人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癙憂以痒叶音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僞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爲姦僞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然衆人莫以爲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串講〕賦正月者曰甚哉天人之際至可畏也從古未有天變見于上邪孽于下而國不淪于危亾者試觀今日之時事大有可爲寒心者矣彼正月乃長養之時繁霜乃肅殺之氣今正月繁霜則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是天變于上既使我心憂傷矣而民之造爲奸僞之言以惑衆聽者又方甚大則亂又起于人矣然當是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爲憂念我獨憂及宗社憂及生民而京京然其憂之大焉蓋事關國家非係一身之私也哀哉我之小心也癙癙憂思所憂者深人皆不見癙憂之切乃至于病豈得已乎

〔疏〕醒此章上四句言天人變亂之極下言已獨憂之以至于病也繁霜訛言二

事不平重在訛言上首二句輕不過與起下意耳觀註既又字可見四月純陽而霜降便含下小人女寵在以陰召陰天非無故而降災也民卒雖指小人然勿太泥訛言者簡口化成而無實迹之謂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是此如飄風卒發莫知所起止世亂人心回惑是非恍惚方有此景象孔將雖甚其貽禍甚大然只就訛言沸騰其勢昌熾便了念我獨兮以下只承訛言一邊說舉朝安危利災恬然不以爲憂而大夫獨憂故曰念我獨兮此句是古今亂亾通患若憂之者衆則亦不至亂亾矣爲社稷生民憂則所憂者大而非止一身矣故曰憂心京京京字從將字生禍大憂亦大也又言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正緣小心畏懼衆皆不察而又不敢顯然憂之是以隱憂而至于病也凡在宂中人誰知消微隱憂獨之癙憂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叶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胡五反好言自口叶孔五反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

訛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申]蓋夫我以憂亂之故而受病如此然疾痛則呼父母亦人情也今父母生我胡俾我而遭此病乎使亂而在我之先則有所不及見在我之後則有所不及知皆可以無憂矣今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而使我適當其時則不幸甚矣然所以致此者正由訛言之人耳蓋人之有言必本于心而後是非為有據今訛言不出于心而虛僞反覆或好言以相誘因但出于口或醜言以相毀亦但出于口而已是非公是非非公非其變詐如此則國是以搖惑亂以致而生亂必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彼反以爲憂為猜嫌以小心爲沽名反加排斥而侵侮焉亦獨何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傷己之適丁乎亂下推訛言之害而益病乎己也胡俾我瘉指上京京癙憂言瘉字即領首章并字來不先不後即胡俾我瘉之意言此何不出我之前若我之後而使我受病至此好言是誘惑之言莠言是譏謗之言就毀巻上說即所謂訛言也蓋訛言之人安得有好言兩自口可味言不出于心而出于口則醜而好莠而莠皆不可知正訛言之象也愈愈益甚之意惟言之好醜而皆不出于心則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莠言不足怨而憂心愈愈益甚也日甚一日矣有侮者見亂世人情往往與正論相反故見其獨異以為矯激見其小心以爲過計而妄加排斥勢所必然所謂一國之人皆狂而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一說指訛言中傷者彼以爲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爲樂而我以爲憂動與衆違侵侮自不免矣○徐敬溪云人之出言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人誰有能其聰者惟好醜之言皆出于口則其好也不過爲不根之善而其莠也未免爲嚌言之僞此所以爲訛言而足以亂人聽也

憂心惸惸音瓊**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惸惸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申]蓋夫訛言繁興則禍亂日甚而國之將亡兆矣是故憂心惸惸念我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他人之臣僕也然忠臣義士猶或可以自靖即國雖淪喪亦必罔為臣僕矣所可哀者今世之人未知從何人而受祿譬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不亦可憂乎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國勢之將亡下哀民生之無定也惸惸即念我獨意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民以有外言或云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要不必分疏總是囚虜受辱之意此四句一氣從自家說起而哀舉國之人重憂國上哀我哀之也我人不是詩人自言乃言已同類之人若詩人自處豈宜更受他人祿耶○謝疊山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此處須以己之不臣二姓炤出人之可哀來人以有位言而慶源輔氏則兼指上下言之較妥○一說從祿祿字與無祿祿字同不是爵祿之祿蓋食其毛即受其祿也郝鹿野泛指李生人之樂意看亦好末二句是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正明哀我人斯二句之意瞻我瞻之也將他人如視烏也借烏言者烏向陽背陰易合亦易散故流亡也聚稱爲烏合○此章總是設爲危言以動之承上章言己之見侮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深可慮蓋自古未有訛言煩興而國家不至于敗亡者蓋其虛僞反覆之說使人淆于是非而眩于名實熒惑其耳目潛移其心志奸宄並進而不覺喬類云亡而不知邦國殄瘁職由於此故所以為識者子預為之憂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音蒙叶莫登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于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于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

福善禍淫亦曰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則能勝人疑出於此

【申講】夫訛言之人或亂羣志無辜之人臣僕是懼則善惡之不明甚矣我將何所訴哉瞻彼中林大而維薪小而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殆疾痛號訴于天視天反夢夢然不明若無意于分別善惡者何哉然此特其未定之天而民之不幸適與之值耳倘氣化自衰而至盛世道自否而至泰則既定之天克復其常主宰之神不爽其用而天定矣將見善惡分明爲善者必降以百祥爲惡者必降以百殃無有人之淫不爲天所勝而禍者也然此有皇上帝立于昭者有所憎而禍之耶蓋福善禍淫乃自然之理天特秉此理耳未嘗有私憎也既定之天如此惜乎今之未定訛言者尚未見禍則其爲惡當何時而已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民困無所訴于天下言天定必能勝乎人以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與天之于人善惡無別蓋反興也方殆卽上無辜二句意天非夢夢也以時事視之若夢夢然雖以善惡無所見也曰言却重無意別惡上註不曰不能而曰無意便伏下終有定時既克有定要見民心危困上帝豈不憫之其厚

淫人而降之罰必矣龐人云者憑他好訛天決勝卻也未定既定以氣運言龐人弗勝諸家兼福善禍淫說然愚謂崙洗禍淫一邊言云憎句方可接也○朱豐城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于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爲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安知其不爲他日之禍乎伊誰云憎按弗勝來夫淫者禍之似若天有所憎然禍加于淫罰惡之公理也夫何憎哉知後日之禍非憎惡則知今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後定而今不定耳兼不知天果何時定乎此章總要看一天字蓋因讒人之難制而以天儆惕之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訊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于衞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申講】夫善惡之別雖未定于天而訛言之懲尚有賴于人當今訛言繁興乃謂山之卑矣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民之訛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大率類此矣而王乃安然信之莫有懲而止之者斯亦甚之甚矣夫王莫之懲猶望有止訛之臣也及其詢彼故老之明臧否者問彼占夢之明吉凶者庶幾有以決其是非而賴以止訛也今故老者曰閱歷世故予聖矣占夢者曰極數知來予聖矣而于訛言之是非卒無有能辨之者是猶視烏之飛果誰知其雌雄也哉在上既無止訛之君在下又無辨訛之臣則訛言之孔將亦何怪哉

【疏解】此章按通解云上四句嘆無止訛之君下言無辨訛之臣此說未妥寧莫之懲句概說下四句承此句言之召彼詢彼指王說不得以上下分屬也謂山二句既非比體亦非譬喻只是大概論訛言不實皆如以高爲卑之類此卽指鹿爲馬指烏爲鸞之意借形言之非實然也至實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則其他無實可據者又可知矣此亦見其易辨寧莫之爲蓋王方狐疑不斷莫能究察而禁止之也故老閱事之多能明臧否占夢知來之素能斷吉凶召與訊乃王召之訊之也言至如此誣妄不斷然懲止而反名之訊之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卽召之訊之便是其不能懲處具曰予聖各是其是不能辨決則不能自知何能知人之言烏之雌雄只借來以形言之是非見朝廷之上同聲附和多唯唯諾諾之風也具曰何自不日自負言誰知何自今日特昧言大意謂平日動以聖人自負而于訛言實不知也詩義只如此不必深求○黃維章曰具曰予聖不足矜己之長執己之偏蓋當此繁霜名變岡陵易位之世言未出口而禍卽隨其後自不得

不得爲大言以欺人耳其實心在懼禍也愚按陳卧子合彼故老四句文亦刺此輩○註引于愚對衛侯一段極切本旨但予愚以直諫而此詩以諷諭隱諷不同而所以規時事則一耳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音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許鬼反〉蜴〈音易〉

賦也局曲也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也蜴螈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其所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小講〕夫誰言莫怨世亂極矣身將何所容乎人亦有言謂天蓋高而吾之立有若將墜不敢不曲身以求容謂地蓋厚而吾之行有若將陷不敢不累足以求載其所以號呼而爲此言者實有倫近于人情而非誕謾無序也實有脊近于道理而非鄙俗不經也誠以訛言或世而禍患起于不測雖天地之高厚實置身之無所此其肆毒其矣哀今之人胡爲肆虺蜴之毒以害人而使我不敢不局不敢不蹐之如此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致亂之言爲有理下哀致亂之人爲太甚兩謂字實是詩人之詞只托人言以自謂耳天至高地至厚訛言之世懼禍畏亂而不能展布其四體故曰不敢局是卷曲以立身之後也脊是累足以行步之狹也四句形容畏首畏尾不得自如之意斯言即謂天四句號是呼而長言之也有倫是近于人情而非狂遠無稽有脊是近于道理而非鄙俗不經也蓋訛言之世身在天地間眞若雖容爲此言者信非妄也今之人指訛言之人胡爲何指訛言之禍此只言大概世道如此不當指自也詳從之至此正所謂踽蹐不自安也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音兀〉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

〔下講〕夫我之遭亂而至于無所容何哉豈非天之所爲哉彼阪田之苦若無所容也猶有菀然特生之苗乎天無不覆載乃阻抑摧挫乎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夫王始而求我以爲法也則惟恐其不我得及既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徒求之而已執之而已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非天之扤我而何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咎天之病己下嘆王之用己無常正見天病己之甚也興意以地力難至而猶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能愛人皆理之難明者故以爲興詳崎嶇山險也墝埆瘠薄也扤我是顛躓頓挫跋前躓後使我動輒得咎也天之扤我便是君之抑我處扤不在求時看只在執時看彼求二句是有負賢之名執我二句是無用賢之實求我則謂求爲修己治人之則也一說猶云求我假個賢人務樣亦好而彷彼弦則云非眞欲取以爲法不過借其聲望以爲己之重耳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患其不得也執我仇仇謂有必抑之行必遏之苦苦束縛使不得展布意仇仇不一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通解謂執我仇仇即未肯卻己盡道以勤勞之意力謂用力如云着實用之也非使己盡力之謂不我力見終無一言之從一謀之用也此二句有用之實棄之之而又不任其去之意所謂進退維谷也如此則前之所以求之者豈眞有用之之意哉大抵亂世之于賢人多如此夫始迫而出之使不得安于野終又制而執之使不得用于朝此正天之扤我處士居亂世拚一退而不住耳詩此言乃知亂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以上七章皆反覆言王信讒言以致亂而哀之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音例〉矣燎〈力召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妒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

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
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集傳〕夫我之憂固由出于天而禍亂之本實王惑于寵嬖之私也故我心之憂有如固結而不可解者以今從之因政胡爲若是其暴惡哉也夫燎之方盛之時無有能撲而滅之孰意此赫赫之宗周基于文武成于成康乃一褒姒足以滅之以祖宗數百年之業而壞于一女子之手不亦重可傷哉
〔疏〕此章上四句是憂虐政之病民下言女寵之所因以傷之也以兩總言王信讒言致亂而此又推本致亂根由言其發之所以若斯者以政之厲也而王政胡爲暴厲如斯意本原之地必有蠱惑王心者矣胡爲厲句使後着末句屬如淫刑重斂之類燎之二句是反言以起下言火盛則難滅國盛反易亡也見王惑于褒姒如此則讒言競起亂本已成不至喪國不止文武之鎬京猶存豐洛之山河如故而以一女子潛而移之衽席之間女色之傾人國如此前皆要說言此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寵昵信讒皆出于此滅周是未然事周未滅也知其必滅也但詩人却似已滅者方是口氣○漢史云此稱水也滅火必矣府元宗幸蜀人有献者詢之對曰臣伏草莽中知有此事久矣詩人即此意○鄭氏溪曰人君一心萬化之原苟無所蔽如大明當天群慝自伏非女色所蠱蔽其本心之明是以讒言得肆天下之亂由此而成矣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究其本也○朱豐城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褒姒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爲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亡于妲己而天下遂爲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于褒姒而天下不至于易姓者以維有褒姒以蔽之而無從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意者是時天命之眷眷于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于周者未泯也而幽王則用褒姒以亂于內用羣小以亂于外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劉安成曰章末四句語意反覆但懸其言庶之將滅正以傷嘆宗周之易滅耳似道已然之事竊恐武寵爲長且使宗周未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

以下稿兒褒姒方處之辭證之彼何則又微寵畔作于　似變歌之二句固得書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音再）乃棄爾輔（叶扶雨反）載（如字）輸（式朱反）爾載（音再）將（七羊反）伯助予（叶演女反）

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集說〕夫王外惑于讒言內溺于女色而致亂亡之將至如此然要其所以卒成是亂而不救者則王之棄賢故也請借車而喻之彼乘車者輕於險道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而知其必窘于陰雨則泥濘而車陷可推矣斯時也誠兼輔而益輔之輔猶幸其載之不墮也顧於車之既載而乃棄爾輔是失其持危之資及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豈能有所及哉然則國家將危而棄其賢臣至於既危而後求賢之我助其亦無及矣何以異是哉
〔疏〕此章喻其求賢于已危而禍爲難紀上二句喻王者可危之勢下是傷其棄賢之危上二句只是起下歸重在不能用賢上棄賢亦大概說非謂所棄之賢即執我仇仇者也終其永懷句接上憂虐來正見雖未滅亡終是滅亡之道如車行絕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輸矣況又迫以陰雨乎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此句是一轉語一遇陰雨則必有所覆是又一轉語曰懷曰窘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其車四句一氣說下既喻爾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于高麗乃思鄭元振元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淫虐而兆大難之端猶夫陰雨之患也悠危而棄其臣之賢猶夫輔之棄也縣主而求賢臣之晚猶夫輸載而後號伯之助也通章就車說正意補在後但薛氏註逐句辨去作文須依本文說完然後以所喻之意繳之不必零碎說入○合下章一是戒其棄賢一是勉其用賢是一串意先輩皆議論此章末且慢貼棄賢

意隔斷將人語氣下章總思方見圓活○鱗士按下二章既皆爲比則終其永懷一句無論其爲人自思與君子代思之皆當勝浣車未可濟爲主也○陳蘇註永思其終則終其永懷倒何法也謂君子思之自無妨但二句須一氣所謂永思其終即思此陰雨之窘耳不可又看二句作兩層又第又字或照既載亦倒句法見進行遠而又陰雨泥濘轉見無可棄輔之理也在古人詩只如有令人詩無中生有乃添陰雨二字省其下文又不言其車而先念陰雨俱見主意映初之妙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比也員益也輻所以益輻也屢數也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絶險若初不以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説王曾不以是爲意乎

[申講]然求助于已危孰若防患于未然乎彼輔所以益輻而僕所以御車也使駕車者果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之所不及而又屢顧視其僕以助其輔之所未周則所以備患者預矣將見行險乃可以無患必不致爾所載而終踰絶險之地若初不以爲意者雖有陰雨不爲患矣然則求賢于未危之先而禍亂爲可免若何以異是哉

[疏解]此章喻其求賢于未危而危終可免上三句喻思患用賢之道下是終可免于其難與上章句句相反輔以益輻而相即吾輔所以益國者也僕以將車而衆即吾僕所以效力者也無棄屢顧字皆致戒其君之詞輔與僕對有輔是喩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兆喩擬用之賢故曰屢顧蓋有輔則輔車相倚而防之者有其具其視車載而棄輔者不侔矣顧僕則僕夫衆多而御之者有其人其視載輸而號伯者不同矣終踰絶險即上大難陰雨之意曾是句見時有賢相衆賢扶持便可恃以無恐不棄賢以爲輔治之具猶輔之益也屢可資以充國治之用猶僕之御也制治于未亂而亂不生猶不輸載而踰險之下意也終字與上終字相應不意與上永懷相應國事已不可爲而猶悠悠曰無棄曰屢顧曰終踰譬之見親愛者之將死而尚與其生于絶望之中而轉生意亦之望

悲戚痛惜愈不可言○朱豐城曰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玩書旨只是重輔與僕此作三平似未是○集傳王曾不以是爲意乎句按新安胡氏解云若能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絶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爲意乎亦可從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申講]夫用賢固可以免亂今王不能然則禍亂之及將安逃哉彼魚相忘于江湖者也今在于沼亦匪克樂矣彼其潛伏雖深亦炤然其易見無所逃于網罟之患也然則君子之處亂世雖善自韜晦而寬難免于禍患者亦猶是矣此我所以憂心慘慘深傷國政之虐而皆天下之亂以至此極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遭亂之無所逃下念其致亂之有自也魚在四句喻身處亂世欲韜晦自免而不能也憂心句總前許多意來念國之爲虐言爲政者淫虐不止以戮天下之民棄賢不用以厲天下之衆正上胡爲厲矣之意此蓋傷帥時事而復嘆之見處今日之世如魚含江湖而處池沼矣我安得而不憂○莊素甑曰念國之爲虐追恨之詞念字最可味乃詩人一片苦心處言我之憂心慘慘念今爲國者信讒棄賢淫虐不改使天下不免爲在沼之魚也○鱗士按註止完前四句正意嚴緝云然君子不當爲一身之安危上其發心慘慘悲戚者惟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乃補註後二句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慇慇疾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于疾痛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申講]夫我之憂亂而懼無所逃如此彼小人則不然既有旨酒又有嘉殽有鄰里焉則以酒殽而洽比之有昏姻焉則以酒殽而怡懌之其身其家曾不之慮也念我獨發心慇慇然至于疾痛蓋懼禍之及身家且不保矣何暇于鄰里之

洽比婚姻之悅懌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小人衆其黨下言在己憂其憂也重任小人得志上彼有四句是得志中一事便見小人安危利災不知禍之將及也此曰洽比有滿介依附之意云訓旋有周旋綢繆之意朱註引蘇潛虛室形容其氣盈志足之態稀是酷肯叁小人恣肆荒淫危若朝露朱註直從詩中喚醒之念我獨兮連下說循云自我想起來個我爲有隱憂如作獨我念兮憂字便無着落憂者傷國勢之日傾懼禍亂之將及亦念及國家與生民非憂止一身之謂○輔慶源曰此章則又曰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姻親鄰里厭飫以相樂而我獨憂心之甚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長保其樂哉○朱雲曰言酒殽以洽比其鄰里亦憚其婚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洽比其鄰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懌其婚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于疾痛而自嘆小人之不如也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音殀)是椓(音卓叶都木反)哿(音可)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佌佌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天禍椓害哿可獨單也○佌佌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申講】夫小人得志豈特君子受病哉而天下均受其病矣彼佌佌然卑小者不當有屋也今以見用于王而皆有屋是卑小而豊大矣蔌蔌然窶陋者不當有穀也今以見用于王而皆有穀是窶陋者而富足矣夫小人皆得以安居美食而窮今之民獨在窮困之中而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也夫天禍椓喪雖曰貧富俱受其禍也然富者優于力而窮于財猶庶乎其可也至于惸獨則力窮財竭已不堪命不亦可哀之甚哉吁若大夫者其憂時憫世之意可謂切矣惜時王不悟而周宗之卒底於滅而莫救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小人得志而民獨病下傷窮民之尤病也佌佌二句亦指說人上鄰里婚姻此言佌佌蔌蔌皆是得志之小人當合爲一黨貪祿固位而禍國家者也其貧皆人君失道所致不可不知天地閉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貧此自然之理今小人之屋與穀從何處得來大都剝其民所致此民民無立錐之地無粮不之餉可知矣方有穀方字見王正寵用之乃小人得志之日卽是小民不幸之時此皆天貽禍之耳○然天夭何亦不是歸咎于天所以甚小人之禍也椓凡聚歛刑辟皆是衰亂之世貧富均之受禍總在困苦一邊但其攻不施窮民因無時而得虐攻不及富人亦有時而哀矜就困苦之中自較其淺深見富人猶足支持不比惸獨之民不聊生爲甚非眞以富人爲可也總見訛言之亂禍及生民而用賢以挽回天變不可不亟矣○呂東萊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哀公篆云實倉廩充府庫國富而民貧猶可言也收公利肥私家小人富而君子貧不可言也吁嗟乎一日天下盡起乘輿播遷萬世之後從罪夫守項林大盜者而私家無罪焉是以世世小人得以肆爲奸惡而

不止也○曹九大曰此詩憂訛言之甚大至于憫邦國之將亡傷國政之淫虐至于周室之既滅而斯民之病賢人之困又皆極其一時感慨之思眞可謂以天下之憂爲憂者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章全旨○通詩八章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前三章是欲言皇父之遭變而先言災異之變所以起下章也四章言災異由于小人而皇父爲之魁也故五章六章皆言皇父之惡七章八章則言己遭皇父之害而歸之于命也怨皇父此所以刺幽王總重不用其良一句而皇父則不良之尤者耳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爲主而雷電山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按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三川震岐山崩蓋詩作于前向之日而追論災異之所自召非必以日食之日作也記此再詳之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微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串講賦十月之交者曰天人一體也人事失于下則天變見于上今日之變不有大可畏乎時維十月斗柄建亥天氣上升一陽猶未復也地氣下降六陰方用事也當其晦朔之間而日月交會之際是朔之月辛卯日也夫十月則爲純陰之月而辛爲陰金卯爲陰木又爲純陰之日陰之用事見矣於此之時日有食之是陰盛足以亢陽陽衰不能勝陰誠爲非常之變矣不爲時事之大可醜乎夫日月皆天之象但月爲陰精有受制之象其有時而虧者宜也日爲陽精無可虧之理今乃亦爲之虧焉是誠非常之變也天之示變既大則國之危亂可徵而斯民必首被其患矣不亦甚可哀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日食爲非常之變下言日食爲可醜之大旨二句將言日食之變故先紀其日月之詳以見舉陰之方見也首句重十月二字言純陰之月也交者日與月交會也乃晦與朔之間即九月三十日之夜十月初一日之早也朔二句重辛卯二字言純陰之日也天干有十而庚辛爲金並兆之[illegible]則爲陰金地支十二而寅卯爲木單闕之卯則爲陰木夫月當純陰其日又是純陰之互見陰盛可知矣日有食之重看純陰而食則陰壯陽微故曰亦孔之醜彼月句乃倍寫重此日句見陽不當爲陰所侵而乃虧焉則亂亡兆矣詩人哀之〇孔疏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睹故疑言日有食之〇輯錄左旋於地陳師凱曰坐北面南則東爲左西爲右天運降于西升于東故爲左旋同度同道疏義曰日月之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東西相會日月所行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有其道至此而南北相交辨常之合只是同度同度又同道則縱橫相合最親切者也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又曰天道左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爲月所揜而食諸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月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並黃道而九月亢日而月爲之食疏義曰亢當也日爲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則暗月爲水水體外暗

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親切則月正當日之內暗虛故月無所受之光而月食當食不食疏又曰按月避日者由陽氣壯盛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縮如水見焦釜自然也稍少退縮則彼此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道同道必不同度也〇劉安成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爲體即星辰次舍所布之定體也天之爲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旣一周匝而復過其元頓之西以度準之週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爲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〇朱子曰天只如一圓匣赤道是匣仔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擲着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于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而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

之對無分毫相差爲闇虛所射故食○杜預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禮曰男教不修陽教不得謫見于天日爲之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夫幽王不能修德行政陽事失矣而小人女謁皆陰類也相與蠱惑王心而敗壞安得不取譴于日月之災乎故下言不用其良爲召災之本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輔氏曰災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道或掩日則日爲之食或亢日則月爲之食也所以然者良由四國無政而紀綱之不張不用善人而奸邪之得志是以事作于下象動于上而日月之告凶如此也夫自感召之機而論之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但就其中而較之彼月而食則陰亢陽而不勝猶爲未失其常也此日而食則陰勝陽而掩之何如其不臧耶此日食之所以爲可醜也

直解此章上四句言天變之有由下指日食爲天變之大也告凶云者謂當朔日爲月掩而日食當望日爲月亢而月食以告乎凶咎也不作日月並看都在月不避日上看蓋日食固是月不避日而月食亦是月不避日故也四國無政二句直下句惟不用其良故四國無政此已暗指用皇父等了不用良人而用小人分明是抑陽扶陰宜乎月失其道而告凶也此日而食與此日而微稍別前以陰陽之本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則惟其常不可死煞說蓋月食亦非常道特較之日食則爲常耳此亦是變中之常也陰至勝陽必有大不善事爲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二字最有味不臧正打着告凶二字○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說與此稍異○李尋災異對云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以揚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痛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又云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叶力呈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塡塞故爲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補]蘇氏曰今日之變不但日食而已且陰陽之愆其時則淫雨之爽其候當此十月之時燁燁雷電一發而震爍之震動暴厲何不寧之若是也非時失序何不令之若是也此猶變于上矣及夫久雨之後洪水爲災百川沸騰而失其順下之性山冢崒崩而易其艮止之常高岸崩陷而爲谷深谷塡塞而爲陵阜

遣變於下矣夫純陰日食既以為異今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皆災異之甚者
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可也哀今之人胡為慘天地之變而曾莫懲創也豈
不至于傷敗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災異之甚見下言君心之不肯也通主雷雨水溢而言首
二句從雨之時中四句久雨之後雷電一息有電必有雷也觀爗爗訓電光可
見言爗爗然電光一發而雷聲繼之雷電不可平講蓋雷不可言爗爗也雷電
不足為異惟十月有此故為異耳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當
攷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又云十月虹藏不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民多流亡觀此可知不寧不令之意矣淫
雨之後山川失常陵谷易處俱本陰盛陽微故為谷為陵因沸騰崒崩來○倪
玉汝曰雷電交作則淫雨必甚天道變而地道亦變故以川沸山崩陵谷變遷
繼之人皆指幽王莫懲則不能懲其用人之失即不求所以用良意○周幽王
時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
之季其川源必塞塞必竭○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
眩目宣示光耀而已國語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莊子
陰陽分爭故為電十月雷已收聲不宜有震電故曰不寧不令○李尋災異對云
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始終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
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
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穎畎澮皆川水
漂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
于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
常義也地有上下中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
畔震或于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
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抑陰以救其咎

皇父（音甫）卿士番（音婆）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音鄒）子內史蹶（音貴）維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
楀（音矩）維師氏豔（音艷）妻煽（音扇）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
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
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
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
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
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
主故也

申講夫災異之變如此而所以致之者豈無其由哉彼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
也以皇父而為卿士則足以召天下之亂一皇父卿士進而羣佞皆盈朝矣是
故司徒掌邦教者也以番氏為之不過同惡以相濟耳豈能敷五教擾兆民乎
冢宰掌邦治者也以家伯為之不過比周以為黨耳豈能統百官均四海乎膳
夫掌王之飲食內史掌八法之廢置者而以付之仲允棸子則皆匪人之比矣
果能克舉其職耶趣馬掌王馬之政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而以付之蹶
氏楀氏則皆淫朋之黨矣果能克勝其任耶互相引類分據要途小人之黨盛
矣以至后妃所以主內治者今則豔色之妻為之其勢熾盛方居其所而未變
為女寵之櫱又何盛也夫有小人以用事于外又有嬖妾以蠱惑王心于內此
災異所以繁興而亂亡所以莫救也

疏解此承上三章說上極言災異之事此則原其所以致之者由小人用事而
嬖妾為之蠱惑故也皇父何另謂中六句各自為對末句另講卿士位卑于六
卿而序之于首者見皇父小人之尤罪之首也曰卿士者見六官之權又權之
首也周有六卿以分庶政而設卿士以總六官不是太宰之屬○周禮天官太
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上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
王八枋之法趣馬夏官屬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
失之官大抵奸臣女后勢常相倚故須歸重皇父豔妻上蓋首惡者皇父而為
之中主者豔妻也餘黨不過助之者耳方字見蠱王心者正未有艾而舉奸之

毒忿妄有極哉○詩人稱太姒則曰淑女稱褒姒則曰皙婦淑之一字可以盡其
賢皙之一字可見其無德○此章只不用其反一句而詳言之蓋推原致蹙之
故而歸之罪禍者但是詩專爲皇父所困而作故先數之以爲罪之魁蓋一身
父逃而衆皇父皆逃矣○嚴註以爲之主謀以以女寵爲亂本然全詩自皇父
句外不更及一言而下四章又專言皇父之惡則詩意重刺王用小人而未嘗
則小人女寵並重而女寵又其主也○谷永日食地震對曰臣聞陛下志在閨門
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遂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
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妾妻得意謁行于內勢行于外至覆傾國家或
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又曰夫婦之際
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
以成伯功幽王惑于褒姒周德降以魯桓脅于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
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
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
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叶謨悲反**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汙音烏 萊叶陵之反**曰予不戕**叶音牆**禮則然矣**叶於姬反

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卽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
○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
獲汙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輯 嚴粲 小人用事而皇父實爲之魁以皇父之惡言之抑此皇父自作都邑豈
自以爲不時哉吾聞古之聖主務后而不歸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
及先慮爾胡爲動我以徙而不就我以謀使吾民曉然知其意乃遽徹我牆屋
使我後于遷徙而田不獲汙者汙而高者萊矣且曰非我爲是以我汝乃下
供上役之常禮耳夫下供上役固禮之當然豈有動大衆作大事而不通衆志
不恤下情者哉其不仁于下也甚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述遷時以徙民下是假大義以責民也承上言王用小人

皇父爲其皇父之罪雖難言卽以今皆向一事言之而其虐民不仁貪利不
忠亦可見矣自此章以下通是言皇父之行惡首二句是庶皇父之心其擅位
智而自用也胡爲二句見其恃勢而妄作也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
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猶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曰
胡爲我作云云徹我二句勿以居食對看蓋徹我牆屋正見動民以徙田卒汙
萊又見徙居之亂野故不得以事其田時也末二句是責民以從之詞兩曰字
要看本不時而曰豈不時本戕民而曰予不戕正見他奸惡自大處○孔疏小
人自矜罔乘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于畿內既封卽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
墻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王臨川曰此章專言皇父
嵩怨而害及于民也○朱豐城曰徹我墻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
食其力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叶去亮反**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叶才浪反**不慭**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
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亶信
侯維藏蓄也慭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辭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
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
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輯蒙 夫皇父作都不推不仁于下而且不忠于上彼求仁賢以自助任耆舊以
事君古人不敢私便其身圖而以人事君固如此也今此皇父自以爲聖而其
作都于向也不知賢能之當求而惟有見于貨財之可欲三卿之擇貫雜多藏
之人皆是向閭之聖乎夫既徇乎私則必忘乎君矣彼舊在王室者可以保土
躬而補王缺者也則不强留一老以爲天子之衛但擇夫車馬之多者與之以
祐于向邑而凡可以自利者無不爲矣是皇父之心知有身而不知有君非不
忠而何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自聖而遺賢下言忘君而專利總言其作都徇利而不忠

也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專弄聰明剛愎自用之狀惟其自聖故謂大夫之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謂君子未必勝己謂小人未必害事所以不肯來諫而欲害人也欺君害民皆由于此○按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都千里而遠皇父以親[illegible]都鎬而皇父私邑爲向乃在東都蓋皇父官在鎬京而營邑于洛自爲歸計也平王東遷遂爲畿內之國○左傳子產子取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以是知皇父亦姜姓也三事是三卿之官孔氏曰皇父封畿內當有一卿今立三卿蓋僭比于列國之諸侯矣不愸遺一老并收取爲私用只是顧了自家便不思爲國把舊日耆德之臣盡皆斥去不留以衛王也曰愸非惟不能誠心以圖之亦不肯委曲以留之也末二句與宣侯句相應三卿多藏指貴者言蓋富民之以所進者皇父即以之爲卿耳擇有車馬指衆之富者言曰有非一人之詞也如漢徙富家以實五陵之意○大抵人臣一有自聖之心勢援富人以爲窟每殖厚利以自私如國有老成上所倚以爲重者因有富民又王所恃

以爲安者今皇父肆黜老成使朝廷之上爲之一空而即其民間之有車馬者亦俱挾擇以實私邑總言其自私自利如此○上言皇父之遷都非時動衆以賊乎民見其不仁此言皇父之作都貪利自私而棄乎君見其不忠○謝疊山曰皇父柔佞臣者能而不用不能強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禍亂之由亦曰則我有侍從又在厥服西周之以實光于此使皇父肯致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禍有益未至于身隕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于此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

所謂夫皇父之惡如此則吾人之被其害者有多矣故黽勉以從皇父非時之役雖勤其事而未嘗敢告勞也我之自盡如此亦可以勉吾矣猶且無罪無辜而遭讒口之囂囂其譖毀甚焉然此下民之孽匪降之自天也彼其噂噂然和柔而不乖沓沓然重復而不厭聽其言也雖若黨附以相若而于背也實則譖謗以相憎專力爲此以交構禍亂者皆由于讒口之人耳于天乎何尤夫我人被害于皇父又被讒于皇父之左右如此皇父之遺害于民者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供職而遭讒下推被禍之由于讒也承上遺皇父之害來皇父剛愎自用必有群小依托附和以肆其讒惡者故彼徒者讒誣而爲此言黽勉從事即從而遭從之役大略是畿內之民故下云悠悠我里無罪句詩人自謂也讒口囂囂指皇父所用小人之讒譖也無罪而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此即下民之孽處非降自天即噂沓由人句相聚而言曰噂再三申說曰沓背憎爲相悅情狀而轉背便相譏毀此可見面交而情不孚口是而心則非矣職競由人與非降自天句相呼應正指下民之孽言之讒人之反覆如此乃皇父所用之小人而好讒者實由皇父信不可以歸咎于天矣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爲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效我友之自逸哉

串講夫讒口之害如此亦將如之何哉彼皇父以一人之私而病天下之民固無一處之不病矣而我心悠悠猶憂我里之甚病爲甚以四方雖困于財然猶有羨餘也我則傾匱微矣因其聚矣而獨居憂爲凡民雖疲于力然猶得以自逸也我則黽勉從事矣不敢告勞矣而獨不敢休焉我里之甚病如此豈人所能爲哉良由天之生人賦命不均其安而逸者命之通也其憂而勞者命之塞也命之所制吾亦安之而已豈敢不安于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夫以皇父之惡如此則小人之黨皆其妻之卯皆可推矣災變之來豈偶然哉吁詩人既

陳其學徒惟其由而以安命終之共與可謂賢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己之被禍尤甚下即天命以自安也我里是皇父封內孔痗且空說四方二句財盡不勝其求民苦二句力疲不勝其役正見其孔痗也曰民莫不逸且羨者被害之至視天下之苦無甚於我耳不是真羨且羨天命句承上四句來指貧富勞逸之不均言之乃無所歸咎之詞末句正見其安天命也我友泛言即四方之民自逸逸字單指逸樂說不必兼有羨此下遠從之意較切○謝疊山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爵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爲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而已不敢傚我友之自逸其詞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楊伯祥曰凡人之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彼其自傷之下彼視天下之苦無有甚于我者天命有窮通故人亦有勞逸兩不敢字與不敢告勞意同俱是畏皇父之虐懼而不敢也疏者與作安命之言不似罪皇父矣○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字句詩之八字者獨此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耳○此詩始而極言日食災異之變終而歸咎女寵

小人之惡亦欲其恐懼修省去奸遠色以弭其咎也夫何幽王不謹天戒而變奴皇父之寵任如故雖免乎驪山之禍矣○翼奉奏災異封事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申動于貌今年太陽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曆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爲平均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甚不亦宜乎○李尋與王根論災異書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顚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湧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于

極樞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頊上見日蝕有背向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適欲盪滌流彗對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諂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僧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躍邪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消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章全旨○通詩七章總是責離散之人當以各敬爾身句爲主前四章是言天變人離之患而相責以忠下言出言仕仕之危而勉之以義析之則首言饑饉之災以見羣臣所以離散之由而次章則正言其離散之事三四章遂言王雖爲惡而人臣自當盡職自宜盡言五六章又曲體其情而言時勢實艱故

情協切人臣之詠亦不宜如是之怨懟末又婉詰其情而正言以責之見終不可抱詞而不近也〇世亂君昏去者原非得已作者亦絶意于其君而屬望于其臣之意〇此詩暬御所作故曰曾是暬御云云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叶于逼反）**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叶孚）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〇此詩傷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爲此乎彼有罪而飢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亡則如之何哉

串講賦浩浩昊天者曰臣子不幸而際國步之艱尤其所當効力者豈可以時之不靖而遂潔身以去乎試以今之時言之彼浩浩昊天以徧覆爲德者也今乃不大其德而降此饑饉之災以斬伐四國之人彼覆之德安在哉然天之降災所以懲惡使其出于慮圖必將恕善人而罪有罪矣如何旻天疾威曾不思慮圖謀而縱爲此饑饉乎彼有罪者舍而置之于饑饉死亡之地則是既伏其辜矣猶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亡則如之何哉夫以有罪無罪之人而同被饑饉斬伐之災天之不恤吾人甚矣豈不亦大乎

疏解此章姑爲怨天之詞以發端也蓋推本饑饉之禍見羣臣之所以去者以此上四句言天之降災下即禍及善人者以証之須一氣說下非兩段意不可上下平對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閔下爲旻天故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旻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昊天既元氣廣大而反降其喪旻天以仁覆閔下而反疾其威所謂勞苦困極未嘗不呼天之意首四句輕輕敘過而歸重旻天疾威弗慮弗圖二句正上下相關處不駿其德且虛看下二句正不駿德之實降喪二句兼有罪無罪皆被禍言有罪指讒言之人無罪是不爲與者以無罪之民而與有罪者俱被滅亡正是弗慮弗圖之意重無罪一邊說舍謂置之于飢饉伏則明正其罪也與史記伏誅伏字同總就飢饉言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音肆）**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龠反）**庶曰式臧覆**（音福）**出爲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〇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

串講大饑饉荐臻則危亡立至幸立國必賴宗族以相翼今周宗雖未滅而已有既滅之兆矣但未知天之所命歸于何姓人之所歸定于何人也然扶顛持危之責吾猶于諸臣焉望之奈何危亡之兆人心解體彼正大夫本與我共事者今乃退而離居使我獨以身而任其勞莫有知我之勞瘁者矣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則莫肯夙夜以盡在公之節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則莫肯朝夕以事尊王之義此雖未離居而已無有任其責者矣是不惟天變而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爲善也今乃反出爲惡而不悛則滅亡之禍必矣天變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疏解此章正言其離散之事上八句言有易姓之兆而又人離之甚末二句則咎王不求自善之道也言人離實承上天變來註中天變人離不並看還重人離上周宗既滅玩註將有字只是據其有既滅之兆而言之兆不是天變人離蓋已有將亡之兆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則滅亡必矣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正應一宗字正大夫六句所謂羣臣離散者是也離居解官也羣正大夫見羣臣皆散莫知我勩猶云無與共事者只是言其離居而已非勞逸不均之說三事大夫是內而有官守者而莫肯夙夜奉公邦君諸侯是外而有民社者而莫肯朝夕謁見此雖未拋棄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庶曰二字是冀望之詞爲惡即後章好佞惡直覆出爲惡則絕望矣夫上有側身修行之君而雲漢之詩尚有散無友紀之言上有覆出爲惡之主而凡百君子能無離析離居之念言外見君若改行者亦無暇責臣而其如君之不可復望何也〇

黃寔菴曰、此章責臣之意轉而責王之事、其實則責臣之不常去也○周禮
人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十月箋
皇父擇三有事注三卿也此章注三公也蓋王有公侯止有卿

如何昊天叶鐵因反**辟言不信**叶斯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申講】天下之為惡如此使其能遵法度之言則知所以懲創而改圖矣如何昊天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如彼人之行邁悠返而無所底至也妄望其能改惡而從善乎然為惡者固王之過而敬身者實臣之忠凡百君子尚其夙夜朝夕而各敬爾身可為夫人已一心不敬其身是以人為可欺而不足畏矣吾恐身雖雖可便而公論不可逃爾胡不相畏乎且天人一道不相畏則拂人之心者乃

所以逆天之理其不畏亦甚矣豈可不畏于天乎知天人之當畏則知吾身之當敬矣

【疏解】此章言王不見聽而已不可怠其忠敬也上而句言王之為惡無已下因責人臣之當敬如何昊天緊頂覆出為惡來呼天即指王也○孫眉山曰不是以昊天指王是呼昊天而告以王之不聽言也更宜截辟言不信就指王說即下章所謂不能言不可使者法度之主曰辟故法度之言為辟言夫法言正人主之藥石而猶然不信離背敗亂猖狂恣行又安所不至此只是上王之為惡起下臣之當敬身耳凡百君子即上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矣敬爾身者反離居之身而夙夜朝夕以肅官常供職業也夫事出人為可委之于己俗其出于自為將誰諉乎黃維章曰只不去便是敬身不必模說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敬去者以離散為便游居者以挽回非智能事故曰不相畏各敬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事之也故以天為言直提天來警戒他並無人已天人兩層○馮吉人曰王雖[illegible]不信而事朝默默辟言亦何由上聞此處亦見不敬爾身之意○此與下章遂處君臣之大義以淺責離散之人此說王不聽言下章說言則荅說于即有將處言而臣亦不肯盡言也

戎成不退叶吐類反**飢成不遂曾**音層**我暬**音薛**御憯憯**音慘**日瘁**音悴**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悴反**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憔悴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荅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于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

【申講】嗟然而君子之敬身者竟何如也自今觀之忌者寇之招今兵寇已成而人離而王之為惡不退是玩寇而寇亂將益進也不善者變之兆今飢饉已成而

天變而王之為善不遂是樂禍而飢饉將益甚也此正人臣盡誠于王之時也乃曾我暬御之卑近者憂之而憯憯然日益憔悴而凡百君子莫有肯以是兵寇饑饉告之王以圖所以修省而消弭之○即或王有所問而欲聽言則荅之而已不敢盡言而惟恐其任咎○一有譖言及已則或退而離居或退而莫肯夙夜朝夕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于君臣之大義能無愧乎

【疏解】此章言王為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上四句言王之不善而已獨憂之下責羣臣之不盡言戎成二句總括上天變人離覆出為惡之意輕點王之玩寇樂禍以起下當以此訊王也戎成是說人離而不退則有玩寇意飢成是說天變而不遂則有樂禍意甚為惡是淫虐弗對遷善是易淫虐而修德更集賢而用賢也曾我二句承上二句說前言我勸而此又言憯憯日瘁正是他能敬身處暬臣之與訊即指兵寇飢饉說應上辟言不信見王雖不信而羣臣不可以不言也聽言類君必聽之言始荅之譖言言有可譖之機不必說到譖及已方

退譖言則答是面從者也譖言則退是畏罪者也面從則不盡其情畏罪則懼如有已此正不敢其身也○劉上玉云曾我暬御二句與凡百君子二句緊相呼應猶云曾我乃如此而凡百君子乃如彼也○聽言二句即承其訊而言之玩曾我二字只是自言其卑近以喚起凡百君子位尊任重而責之耳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講】夫凡百君子其愛身之周而謀國之薄如此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難甚矣彼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哀哉此不能言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豈非忠言逆耳而身以招尤貝禍乎佞人之言當世之所謂能言者也哿矣此能言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于安樂之地豈身誠詞順貴而足以取寵榮身乎忠佞不分禍福反易此言之所以難也

【疏】解此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上二句是忠言反獲其罪下是佞言反處其休不能言即上文所謂昏言而直指其戎成不退飢成不遂之失也匪舌是出謂忠誠內激言出于心而非但出諸口以苟應衆而已維躬句是身家其禍大則罪譖之加小則排斥之及也巧言句謂浮泛不根徒事巧好以取辯于口如水之流耳匪舌句與巧言句相反看忠言可哀以其獲罪佞言何矣為其處休與斑嘆息○此重上三句見直道之難容下三句雖一正一反正以見其可哀不可與上平看○徒責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似乎不近人情者而彼將以有辭矣惟體貼至此而君臣之義亦正有不可怨者彼將何辭以解我乎○讀至此下二章不惟不見責之之意並似代為去者解嘲矣愈遠愈近愈婉愈切立言之妙至此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講】然不惟言之難而仕亦難焉當此之時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君子之仕本欲以行道今將守正不阿直道事人與王之所謂不可使也云不可使故動輒得咎譴責加焉寧不得罪于天子乎又將屈己狗時枉道事人與王之所謂可使也亦云可使則害義辱身公論斯為寧不見怨于朋友乎夫直道則得罪于君枉道則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急且危也夫言之既難而仕又多患則兩難俱而去而莫肯用訊者吾亦知其為此之故矣然巧言處休而忠躬獲罪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此亂世之常事也使皆咸時而去則國家將誰與支持耶有爾君子試思之

【疏】此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首二句嘆仕之難下申言仕之所以難也棘是急迫而無所伸若是危懼而無所容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即上巧言之人但直道枉道所關者大不專在進言上說看兩云字總是怨然難奉之時貴西昰節氣天下是非榮辱之途觀皆之則不懼怕遇皮之則生疑畏只是不肯責試于所使大事如此合上斯得君下須公議看方見仕之急且殆諄貴只重正人一邊如魏玄成危言佩論太宗曰我視之更覺嫵媚豈不如飛鳥依人○此上二章似去者代他自解免之詞言下見得我非不體汝若情但所關者身者不如此耳若云凡百君子之樂居者豈得已哉則是以彼為當然乃恕之之辭不可復責之以還于王都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癙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己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雖大甚今固不仕而去矣我也恁恁朝夕復還于王都庶幾同心共濟以勵夙夜朝夕于王也。奈何故不見從乃托言答我曰予未有室家烝觀其所言至于鼠思泣血無有言而不疾痛者盖懼禍之深而不欲還故形于色而托于言者有如此也然今日之不還謂之懼禍則可謂之無家則非也昔爾雖王都而出居于外之時亦誰從爾爲作室以待爾之出乎則今之還也亦當不患于無家矣而豈可以是辭我哉然則非真爲無室之故也特祿保身而謀自避禍耳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百爾君子其試思之夫以暬御之臣既拚其身以奮大難之衝又說諸臣以爲戮力之計其于君臣之義朋友之誼兩無負矣有臣如此奈幽王終不能用何哉

疏解此章承上二章而言蓋即去者不欲返之情而因詰以責之也謂爾遷于王都者正挽其夙夜朝夕敬身以事王也遷字正對出居字看曰予句是去者之托詞原其情則以言之難能仕之多患非爲無家也要思泣血二句是寫憂之極也無言不疾即是痛疾而涕出者勿作另有此異禍的人看此二句一串說下只就去者說出居與作室俱自去王都而言觀註曰昔之去也自見○孔氏小註云若爾從王都出居于郊外之時誰復從爾作爾室耶亦爾之自作且爾今若遷于王都亦可自作何嘗以無室爲辭此說極明○黃勿玄曰此詩雖原其始急之情而終責以退仕之義其于君臣之分可謂至矣盡矣莊生云君臣之道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知言哉否則不合則去人主竟孤立而無助也耶○爲古人曰此詩暬御之臣所作而情詞悲婉激切忠厚之意藹然如首言天變人離而嘆王不知改圖若初無意于責之者既言王雖爲惡而人臣自當盡職自當盡言復又曲體其情而言時勢艱難故情誠切獨其離散而去亦不處若是怨然也隱諷之旨令人心折○楊伯祚曰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哲二字然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此二字若身在事中止用得一致字除此皆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身各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顧麟士按亂此正大夫離居之後二句則大全豊城朱氏謂莫肯夙夜朝夕不必皆爲離居者其說甚是亦不必如俗家犹定詩柄不去者責去便謂舉朝無一人也而說道獨亦惟末章正對離居者說敬身用訊等當對莫肯夙夜朝夕一章說詩辰亦是使人禍從須看得活動○古暬御以上大夫有道德者爲之無事則從容養德而有齊濟之爲有事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此古暬御之所以爲重也○劉安成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固可見其作于暬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靡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之同遷于東都故見于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桑者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爲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于上而國風作于下于是春秋託始于隱公實爲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經集成卷之十九終

小旻之什二之五

小旻章全言○通詩上五章皆刺王惑于邪謀而不用言已傾耦之深也上五章析言之一章言君不用善謀而惑于邪謀也二章言小人共違善謀而惑君以邪謀也三章言謀之不斷而發其無成四章言謀之不善而憂其無成五章言非無彩謀但上不能用耳總以謀猷回遹何作下而歸咎于王之不謀中間極陳亂世謀夫之衆渝渝章言小人之同而衆異我適庸言小人爭智而謀過哀哉章言小人怨大而爭細亦所謂謀猶回遹也○全詩刺王而不露一王字即疾威之布亦托之于天此其立言深厚處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叶于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音窮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申講賦 小旻者日謀之得失國之治亂關焉斯固不可以不慎也今之爲謀猶何不善之若是乎彼幽遠之旻天本仁覆憫下者也今如何疾威敷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乎謀之善者所當從也乃不能斷以從之謀之不善者不當從也反惑以用之謀猶回遹如此將國事日非危亂立至矣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豈待謀之既敗而禍之既至邪

詳解此章上四句是咎王爲謀之僻而深憂之也旻天二句爲所歸咎之詞謀猶邪僻乃其心術不正故曰不臧也謀之臧者不臧王成事僨事言謀臧者即下文具是依之善而行之民之經大猶之猷可以康國庇民是也不臧即爭從求之言而誤國害民者是也謀猶謀字屬上謀猶及下謀之之謀皆指衆人說謀猶二字有析議論曰謀由是見之施行曰猶曰不從曰覆用便是不能斷以從善我視二句即有末章亡之禍所伏意故詩人視而憂之○朱豐城曰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其之則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渝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音紙叶都黎反

賦也渝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于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申講夫王之謀猶所以回遹者何哉正由小人在位方其意氣之相如則渝渝然而面以相和及其心志之不孚則訿訿然而背以相詆小人之情狀如此則足以殄瘁乎國是實敗乎王聽此正國家之大可慮而特事之大可哀者也惟小人之情狀如此故于謀之善者惡其異己也則俱指以爲非而違之謀之不善者喜其與己同也則俱指以爲是而從之是非不辨于可否善惡勝于祈衷謀之顛倒甚矣我視謀猶亦何能有定哉此所以蠱惑王心而王猶之邪僻者職此小人爲之矣

詳解此章上二句指小人阿比之可傷下四句乃其用謀之無定正見其可哀也總是言小人喜同而惡異翕翕訿訿而陰排之深爲自全之計也從來小人情狀如此就是自家黨裏也原有相知相詆不必是黨同伐異此尚未說到爲謀上國家有此小人定然誤國豈不可哀謀之四句雖與首章謀臧二句意同但首自王言此自小人言雖上有如是之君故小人敢于敢同已而排異己尊王之不從覆用正由小人先立一從違之樣以贊鼓于君側也謀之臧者本然違之而不知天下有公是謀之不臧者本然依之而不知天下有公非具違者相與排擠于君前惟恐見用于君意具依者相與汲引于君側惟恐君不用焉而具字全從渝訿生來衆口一詞已成 請同世界或云此四何寃于王者勝于從字言王于謀之善者則皆違之而不依于謀之不善者則皆依之而不違與首章一例看如此則詩人話頭未免重複且與猶之未衆我視謀猶印頭小人者臧否不分則折衷無定故曰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九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候反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以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于道路哉。

[申講]夫謀之無定如此。亦何以成其謀哉。彼卜筮所以決乎謀也。但初筮則告。數則瀆而龜厭之。不復告以所圖之吉凶矣。亦猶謀夫所以成者謀也。但有所適從則謀可成。今謀夫孔多則是非相奪。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矣。所以然者。蓋人之爲謀固貴于博而斷之則在于獨。今上無所斷之明。使人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而決其謀之是非者。此所以相奪靡定而謀之無成也。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之處。謀之雖審。亦何得于道路哉。

[疏解]此章是稽神以著人謀之無成。下原其所以無成也。謀神意輕。不過引起之詞。重謀夫上。發言盈庭。正謀夫孔多。誰敢執其咎。正是用不集。蓋議論不斷利害。則人得各進一說。事後期當成敗。則人皆互相推諉。倘以一人獨斷而事或不成。則咎有所歸矣。自古持兩端者。惟恐成則衆爭其功。敗則獨當其罪。故

其謀往往如此。如宋高宗紹興之際。秦檜張浚之徒。和議盈庭。不以圖是爲意。所謂誰敢執其咎也。于時若趙鼎李綱輩欲執其咎而竟爲邪議所屈。國事遂日非矣。使高宗能專斷其謀。猶何至于此。此與下章俱指小人爲謀言。誰敢執咎者。小人模稜首鼠情狀。謂無肯任。時謀作君子畏小人而不敢指其非。固然君子豈盡無肯任責。即爲小人所沮而不肯任。豈有持兩端之理。末二句是却行求道之喻。謀而不行。徒作一場話說。如訪問路程雖熟。而非身親走過。終是茫然。究何得之。有此妄用正意說起。方是賦體。○輔慶源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呈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天下之事。皆起乎議之不平而成于心之有己。是以至于紛紛而無濟。惟上不能一推心下亦不執一成心。或朝見爲議而暮爲違。或彼據其謀而獨成其斷。建議者期于利國而不必以身爲媒。衡議者期于適用而不必以意爲程。此所以爲大公無私

之道也。宋之盛也。佐命之臣。能決大計。守文之相。能持大體而已。既而新法之議倡于熙寧。紹述之說接于紹聖。調停之說未已而實議旋生。議論繁紛而成功則鮮矣。司馬光曰。謀之貴多。斷之在獨。謀之多者。非詢人之謂也。斷之獨者。非自用之謂也。謀必貴斷以立。故無盈庭築室之譏。斷必因謀以用。故無偏信偏任之失。蓋事不斷則患謀多。事至而斷謀之多不多。皆吾用也。夫而後可以聯異爲同。亦可以化邪歸正。可以捐衆任獨而謀不紛于聚訟。亦可以執兩用中。而法不出于調停。又何患謀多而不集哉。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 **維邇言是爭。**叶側陞反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于此。

[申講]然謀之所以無成者。亦以蔽于近小耳。哀哉今之爲謀也。執偏見而持私說。不以古聖賢之成憲爲法。不以天下之大道爲常。其上之所聽者。惟以淺近之言是聽。其下之所爭者。惟以淺近之言是爭。以是相持。鮮有不敗乃事者。而謀之無成決矣。如彼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以有成乎哉。

[疏解]此章上五句言謀之蔽于近。下喻其無成也。前只說得謀之莫定。而未及其所以爲謀者。此復承上而傷其爲謀之謬也。哀哉一句貫下六句。匪先民二句言其不用善謀。匪道言二句言其惑于邪謀。皆是王猷之可哀也。先民乃謀猷所自出而當法者。凡古之聖賢皆是。大猷乃謀猷之所在而當遵者。凡仁義禮樂之類皆是。邇者是指淺陋而無關宗社生民之計者。蓋指小偷淪識識之口而發。爲盈庭之議多是從君過以遂己私之言。聽是順從于己。爭是辨論于人。聽則取。爭則不決。此便是相持。正不斷之意也。爭則小人同謀之中。亦有勝負矣。末二句正意。當先提在如字前。以淺末之言相持。則謀必不成。猶作室不

謀之工師而謀之衆人則室必不能成也築室必自有工師此先民也且有稽是此大猷也○我來閱曰凡謀出于正則同心以濟國是必有畫一之說惟曰邪謀則衆言淆亂是非淆也人各逞其胸臆而不顧國之利害故迄無成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叶補美反**民雖靡膴**叶音呼**或哲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于敗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申講〕夫王之惑邪謀而無成如此豈以今世無善謀之可用乎乃今謀夫孔多國論雖靡定矣然有思之德睿而作聖者有非聖而爲否者又如侃儻流散民數雖靡多矣然有視之德明而作哲者亦有聽之德聰而作謀者有貌之德恭而作肅者亦有言之德從而作艾者凡此皆先民之程大猷之經言之善而可

用者也但王惑于邪謀而不之用則雖有聖哲謀肅艾之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流泉之不返而淪胥以至于敗矣王何不斷以用之而使之至此耶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歷舉可用之善下深著不能用善之弊聖哲等皆是人之善者其謀必善不可說以此五者作善謀說或聖或否重聖字要說得圓融蓋者在人苟備而用之則聖者可以資啓沃哲者可以聯論思謀者可以參計議而肅者艾者可以飭威儀而備顧問矣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而淪胥于屏棄斷喪于流落如流泉之往而不返也末句根善人說到國事王不用便撥棄流落言這些人俱淪亡也善既沉淪國亦與之俱敗也淪以沉淪言敗以流落言無淪胥無字要玩有戒其無使之至此意○黎存齋曰此望以用賢正是前三章謀字有歸着處然止就賢者名目而不敢說盡用賢如其害之無益而事之無濟直付之流泉一嘆而已○按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叶皮冰反**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叶湯何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于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辭也

〔申講〕夫王之不用善如此則喪亡之禍必矣我其能以無憂乎彼虎之不可徒搏河之不可徒涉此患之易見一一若此者固足以知之矣至于喪國亡家之禍隱于謀猶邪僻之中殆非搏虎馮河之顯者恬然不以爲憂也豈非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乎然則今日之禍雖未形而機則已著也故衆人不以爲憂而吾獨有見于此而深憂之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也蓋察其機之所伏自不得不致其懼矣然則王其無惑乎邪謀而斷以從善以弭無形之禍可也吁若大夫亦有憂國之忠者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嘆在人無遠慮下言在己有隱憂也首二句呼起莫知二句暴虎馮河只借以言禍之近而易見者人知其一頂上二句來却不可說定暴虎馮河說人字指羣臣言他是指喪亡之禍隱于無形者隱于邪謀不斷之中故曰無形然雖指喪亡之禍而衆人諸敘含着說者只以隱憂伏禍言之便是人情徒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暴虎馮河之外其禍機之伏有更慘者難測知之暴虎馮河爲二而曰人知其一者謂明于此一類而昧于彼一途也惜禍者方謂禍非人所作而且日安于今日任禍者又謂患生非吾所備而且日觀乎他時詩稱者方謂太平無事而安得爲此妖祥之言忽禍者又謂目前可娛而何必爲此未然之戒夫人者有回亂之言者也苟知亡方能救之人皆與知亂禍不可支矣故已觸之而曰戰戰兢兢云云如臨言將値其禍也如履言現在于禍也又就其戰兢者而形狀之也雖云喪禍之及己是則懷宗社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曾不思斷以從善以弭無形之禍謂之何哉○君子之戰兢也匹夫匹婦或勝予焉燕安衽席或弋或遊焉凡所有謀皆以暴虎馮河之心爲之焉耳

甚其道乎○上章以其不聽不決而受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禍不可避也○楊伯嵒曰朝廷之謀議關社稷之安危濟時之惻因有大疑使公卿以下雜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病民之變○以至唐之徐州宋之夏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於吐蕃之我關西夏之叛者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亡之禍有不由于謀猷之不臧者乎○愚謂天下之議論不可廢係乎謀與斷之善而已治功安危也則廟謀率作之議是而優柔寡斷者非矣治體安崇也則博大含弘之議是而苛細搜切者非矣當一者安守也則規隨循徙之議是而舞智亂法者非矣隨襲者宜防也則懲奸剔弊之議是而因循蹈常者非矣已不必是而人是之則舍己而從人眾人不必是而君子是之則舍眾人而從君子一時不必是而萬世是之則舍一時而從萬世其言非其人是吾用其人言之當不當則置之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所為與無所為利害之成敗賢之事理邪正歸之人品是非付之公論紛紛擾之朝廷又何議論紛紜之足患哉○

小宛六章章六句○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小宛章全旨○通詩六章總重求無辱于親意以謹儀教子作眼而時察有一敬字轉到末路更見發出敬之精神所言之首章憂亂而念及于親所以發相戒之端二章相戒謹儀以善其身三章相戒教子以善其後四章相戒進善以無辱乎親兼謹儀教子言也五章相戒以廣求自善之道六章相戒以法賢而存敬懼之心皆求無辱于父母也○朱子正謂此篇者但之遺亦當大概讓方與賢篇憂國大夫忠君之意略相同不能亦憂及禍耳今細作詩者之意何足道哉此意錯解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叶鐵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illegible]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

〔串講〕教小宛者曰禍莫慘于顛沛行莫醜于辱先故我先人有毅以貽至今者負荷匪易之謂我兄弟可不以此為懷乎是故宛彼鳴鳩之小鳥還凌霄之翰翮亦得奮而至于天矣其戒夫飲啄山梁玩湖濱而忘大患者歟況我兄弟身當時亂心切憂傷豈不思身之所自出而念昔之先人乎光以宵明發之時此心之思慮甫動終日之事為方始即耿耿不寐而有懷乎二人焉蓋父母者身之所自出使生存者之不謹即貽死亡者之玷辱夫安得而不念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己之念乎親下言因時而有懷乎親也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況我心之憂傷而能不念昔之先人乎此皆勉強以求其至者故以為興鳩避人而戾天與己發禍而念昔與至四句止疏義謂二句與四句者非是上四句取興只是詩其理下明發二句方是言之故為另轉念昔先人只空

空說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念之念先人是念其所生之自將何以無忝也不是空念明發不寐言天明發則人不寐乃事為思慮之始也夜至几而天光開發人之良心亦與俱發故懷二人之念雖無時不然而獨明發為尤切此時耿耿不寐惕惕自猶皆從此起下夙興夜寐正明發不寐意也然二人即是念先人有努力求進不加先人不已意在下謹儀教子正育陵中所為之章也然此章乃發端之詞語須含蓄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于醉而日甚矣于是言爾我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串講〕夫既念及父母則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彼均是人也有齊聖而通明者飲酒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不至于敗德而喪儀焉彼昏然而不知

者則荒湛于酒一于醉而日甚矣凡我兄弟尚當以齊聖爲法以昏亂爲戒夭
以各敬爾之威儀使無沉湎之失可也所以然者蓋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世道
日趨于亂將無反治之期時之可懼甚矣使于此不敬則非自善之道禍可得
而免乎

〔疏程〕此章上四句言人之儀有得失下則相戒以謹其儀也免禍莫先于自修
自修當以齊聖爲法以彼昏爲戒飲酒在者聖中抽出克字作言之溫克在
儀上說克勝也我不爲酒困便能勝于酒困于酒則爲酒勝矣豈是可務耐飲
也日富是保也敬儀是平日存心嚴飭所該甚廣而飲酒亦在其中天命者國
家大命也禍亂將至非修身無以自免如南容言行能謹可免形戮便見○敬
之恭曰齊思之府曰聖德以德言不必分兩人一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漸
沉溺意蓋其初僅一濡足而日甚一日遂不可回也與溫克正相反曰齊聖曰
彼昏不知儀而儀可加儀雖在外敬則由衷勿泥看從外面工夫一說天命就
一身之禍福言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決之此是儆惕使敬之詞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叶此禮反)之螟(音冥)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音裸)負(叶蒲美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叶養里反)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
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
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
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
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爲善也

〔[illegible]〕既身既善矣而子猶未善亦豈所以善其後哉彼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
而謂子用矣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而化其形矣況善道獨非人之可行乎不
似者不可教而似之乎故我兄弟之教誨爾子也當知識呈序衆本其平真
物之原之妙而自教無煩尤爲乎覺其反同之機當用善道之可行者以教之
化其不似者以歸于似使子之敬儀由我之敬儀可也如是則爾身既善爾子
又皆賴其後其可見矣

〔疏程〕此章上四句與下二句言當教子以善而化之也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
可教而似此二意直至末二句方可說出蓋詩欲人易曉故即于興處先解之
耳若依註逐句分貼則反似比體非興體矣教字所以終采菽之興似字所以
終螟蛉之興兄善道人皆可行其即吾人之教乎不似者可教而似其即吾人
之螟蛉乎雖以四句與兩句然起以兩意與兩意也教字該得盡上文齊聖溫
克亦在其中然大抵不離敬字似字直是在我身上使之克肖不止求其肖我
也修身而後欲教子者只是子者視之後子之不善亦視之辱故教其子使爲
善也

題(音第)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叶桑經反)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
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各當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
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于父母而已

〔[illegible]〕講夫免禍之道固在于謹儀教子然豈可以暇逸爲哉觀彼脊令且飛而且

鳴其用力甚矣況我兄弟遭此衰亂之世可不各務努力乎故我日斯邁以圖
日就之功而爾亦月斯征以求月將之益夙焉而興夜焉而寐凡所以謹儀教
子者不替夫斯征斯邁之力于以各求免禍而無辱于父母而已矣苟然則有
懷二人者不于此而克慰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其當及時自免下求以無辱乎親正以終首章有懷二人
之意興意以脊令之飛鳴而不得休息興兄弟之征邁而不得暇逸日月字無
分別言當及時努力不可虛度日月也有時至而功俱在之意夙興夜寐即是
征邁之意蓋承上意以起下句之詞亦不外謹儀教子二意言日言月言夙言
夜而起不停一息未何正應首節有懷二人意就努力而不忘勝日屑斯無
于父母說日無忝爾所生○按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集傳凡兩見在原篇上行
則搖而凡處當主飛則鳴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雀肉食不食粟填與瘨同病也岸亦

竊今之逆刑極矣雖有與我殺則取之催促征遒逆曰猜于有殺也能殺乎我
能殺乎無已集木可也臨谷可也履冰可也敬慎戒在我征邁敎在身戰兢恭
在心心危而宗安焉亦甘之矣我能敎也無忝子能敎也世世無忝處家有親
宗之將若止惟其身國使國無殺士之名自可發其元氣吁人知世祿之家難
爲爲子謂卿先哲之後亦有恭人鳴鳩兄弟可則也已○前急而後緩此秦聲
也擊節呼嗚近于趙○篇題中一殺字作主貫串全神格法句法字法無一不
適暇先秦矣且不如有歲何論常觀○阿禍不可測防身不啻多至親宗族敢
相殘與無催法厚觀其思苦其情危故言言堪作箴銘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詞或是其人皆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最能之令人悽惋也

小弁章全首○通詩前六章是敍見棄之事下是原見棄之由首章傷己無罪見

棄以發怨慕之端二章極言憂傷之甚三章反其不見愛之故而歸咎于天然
章嘆己之不見答五章嘆己之不見顧念之情是見棄之事也六章則總上意
而傷王之忍七章原其心之忍以其聽于讒也末章又原夫讒之起由于王之
易其言也○此詩哀怨本旨伏在末二章蓋忍戾于信讒讒起于易言此是骨
髓根由而非有罪可原也憂字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心之憂矣一日我罪
之何其詞尚緩二日疢如疾首用切于身矣三日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時
四日寧莫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含冤莫道故終之以涕隕也

弁彼鸒音**斯**叶先齊反**歸飛提提**音時**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斯語辭也提提
群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鸒
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
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蓋如此矣云如之
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串講〕我小弁者曰父之于子天性之至親也子之不得于父天倫之大變也我
何不幸而遭其變乎今夫弁飛之鸒斯則歸飛提提而適安閒之性矣今民皆
有父子之親而莫不善也我反被父母之棄而獨罹于憂曾鸒斯之不如矣反
而思之抑我之有辜于天乎不知其何辜于天也抑我之得罪于父母乎不
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以心之憂矣亦安之而已其將奈之何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興己不得于親下致怨慕而安之也以鳥之得所歸興己之
失所怙蓋反興也烏孝鳥能反哺故興意有取于此宜臼被廢如窮人無所歸
提提上著一歸字可味民莫不穀者言人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罹者言己
獨遭廢逐之苦也何辜于天天即親也不敢斥言之二何字重致其省以探被
廢之由誠有自反無缺意此與舜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略同但舜以己爲
必有罪宜臼則以己爲無罪而疑其有何辜也意味自是不同勿混太好云如
之何者無可奈何而安于廢之之詞

踧踧周道叶徒候反**鞫爲茂草**叶此苟反**我心憂傷惄焉如擣**音擣叶丁口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叶魯口反**心之憂矣疢**音趁**如疾首**

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
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鞫爲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眊至于
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串講〕慨我心之憂終有不能以自安者彼踧踧周道一或荒穢不加則將鞫爲
茂草矣我心以被棄之故而憂傷則深悲至痛惄焉如擣矣然如擣猶止于痛
也精神憒眊至于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深深未老而用老矣然用老
猶止于衰也心思錯亂至于憂之疾則疢如疾首而病且作矣爲人子者何
不幸而罹此疾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興己[illegible]心有[illegible]下[illegible]其憂之甚也以平易之道路塞之喻
華生興憂傷之事念之甚心痛[illegible]之爲前以道路弥穢而言言茂爲茂草也興
是興意而只見是時棄廢憂愁如擣者深悲至痛惻惻不寧有如物之擣

其心也凡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嘆憂然者年少而髮白故曰
維憂用老疢如疾首乃不病而病之意蓋人頭痛敢甚堪故言此以見其憂之
甚此疢憂字凡三言之愁苦何憂之而至于瘠也維憂句憂之而至于衰也疢
首句憂之而至于病也玩註有一節深一節意○按毛傳云搏心疾也朱註只
云疢猶疾也可見是疾痛不寧之意若作心疾則下段之深與又其意難明矣

維桑與梓叶獎里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彼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

興也桑梓二木名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供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于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申説] 然我之不見愛于親者豈我不念其親耶彼桑之與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也居其人則愛其物猶且必加恭敬矣況父為至尊我之所瞻者匪父而何母為至親我之所依者匪母而何夫既瞻依其父母則父母宜我愛矣今顧獨棄而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而外不連其氣體耶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而內不麗其心腹耶我固屬于毛而離于裏矣而反不見愛于亦生時之不善乎不知天之生我其辰安在何使我不祥至是哉

[講解] 此章上四句興已之念乎親以見親之當愛乎已下求其不見愛之故曰不可得故卒歸之天也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為比桑梓必加恭敬只是不敢輕賤剪伐之意瞻因其親以及其植也尊父故曰瞻親母故曰依瞻者仰望敬事之誠依者依戀追隨之意此二句言已無往而不瞻依非泛論人子然也註中宜莫不瞻依見得一瞻一依皆若出于理之必然底意不屬二句是驚怪而不自信之詞喘息呼吸氣通于親屬毛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離裏也註不祥主謂思之辭言即被廢事也蓋求不愛之說而不可得故無所歸咎而推之于天也○此太子為父所放耳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

之其意不怨申后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嘒嘒**音慧**有漼**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淠淠**匹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眾也屆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串講] 菀柳不見爰也而且不見容矣彼菀然茂盛之柳鳴蜩集于上而嘒嘒其聲是蜩見容于柳也有漼然而深之淵萑葦生于中而淠淠其眾是萑葦得容于淵也夫物之能容物猶且如此況父子之間反不相容譬如流水之舟不知其所至也亦可傷矣思念之間令人怛然是以心之憂矣至不暇于假寐也何下幸而至是哉

[講解] 此章上六句興已之見棄而無所容下言憂之深其旨以物能容乎鳴蜩淵能容乎萑葦與已不見容于親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反興二句七八句另

說菀柳鳴蜩各有攸用是以字可見身放者逐而無所止也作症講不如所稱宜病人無所歸意夫無情尚能相生而有情何忍相棄異類尚能共處而同類何忍自殘宇宙雖大而既不容于庭闈亦不容于宇宙矣何所為抉之區天壤雖寬而既不安于家庭亦不安于天壤傷心慘目何地為托宿之域亦皆其際殆有不知其所終者矣不遑假寐對前假寐來較前更甚○四五章皆言之下又以譬喻為正意此另是一體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音祈**雉之朝雊**音姤**尚求其雌**叶此思反**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群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串講] 此言去我而見思亦云幸矣何今又不然耶鹿斯之奔猶足伎伎以留其群雉尚有所思也雉之朝雊尚求其雌以為匹雉尚有所思也是天下之物無不

忍其類者如此今我分屬儲貳見棄逐忘其本宗之重視為度外之物如彼
病之木憔悴而無枝而曾不記憶之矣是以心之憂矣我自憂之我自知之而
人莫之知也。

疏解此章上六句興己之不見恤于親下興人之莫識其憂也鹿性易驚猶離
其群雉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顧與己反見逐而不容視僨也壞木
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益見棄于親無復生全之樂寧莫之知寧字是
怪嘆辭曰隱痛在心徒自傷其苦言我何獨見棄更無人知也註人字且是說
離合親與讒人在內尚未可說出然雖是泛說亦有爲王臣信意○壞木無枝
是喻其被廢憔悴之狀與上舟流無所情景一般俱不可涉比體○上鹿斯與
鹿斯如首章譽斯斯字皆語詞

相(去聲)彼投兔尚或先(蘇薦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
憂矣涕既隕(音殞)之

賦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
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
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
隕也

串講夫父母之棄我如此抑何其心之忍耶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與我不同
類也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行有死人與我非同氣也尚或有哀其暴露
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況父之于子天性之愛也今乃信讒逐其子然
我如舟流也如壞木也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矣其秉心不亦忍乎故我也痛
父子之道廢痛骨肉之恩薄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而不能以自已也其將何以
自解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興下二句其忍于己心不能無憂也以人皆有不忍之心興
親之獨忍此是反興也則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投兔者同生而非
類尚或先之可以見愛物之心矣死人者同類而非同氣尚或墐之可以見仁
民之心矣況父親之心甚于仁民愛物乃忍之使如此忍字是不憐恤意對

上忍說若作殘忍之忍恐非人之○語親意忍處從上面段末帶上見讒用信讒意
逐等字滿以憂心而致涕也蓋悲痛切于中故涕泣形于外耳涕出無聲見悲之
極○吳尊聖曰秉心字看得活猶云存心處心也莫刊秉心維忍正是感之以
一體至情動之以休戚良心尚有本心未泯者必當收郵不遠矣而幽王蔽錮
沉溺始終不悟謂之何哉○唐荊川云五章以前多爲致怨之詞此及下章則
雖自悲而逐怨其親矣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救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居綺反)矣析薪杝(音侈叶湯何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音陀叶湯何反)矣

賦而興也醻報也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杝隨其理也佗加也
○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
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
之乃今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串講幽王所以秉心之忍者以其輕信讒言故耳彼讒人之言殆不可信也今
王惟讒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曾不以天性之親少加惠愛而
留意于傾聽之間舒緩究察以致其是非之辨焉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
之情得矣何至使我來逐耶彼伐木者尚倚其巔以爲之恐傷其本根而有所
護之伝析薪者尚隨其理以抽之依其本文而有析理之智皆不妄挫折之也
今乃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我以非其罪初不察其言之顛末睹其理之曲直
曾伐木析薪之不若矣不亦可哀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刺親聽讒之明下興言親罪己之非也信讒四句正見忍
之忍處惟忍則信讒如醻而有情不舒以究之也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復
受醻爵則受而不返不舒究正見上面受意不究很不惠來句加惠愛必不遽
受讒言而究察之矣○朱鳴岐曰讒者之言未逮可信骨肉之親未必可疎使
上面加惠愛焉則猶有惻隱之心也舒徐而究察之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于
我則不加愛是無復惻隱之心于讒者又信之而不加察是無復是非之辨矣
且將不惠不舒平看似不可依伐木二句以人不如物爲興伐木不妄必倚其

斷恐傷其本根也析薪不妄必隨其理欲迎刃而解也與起妄動意本二句累人不當則是妄也舍彼有罪非聽其讒言而不罪已猶言不問有罪與否而輕以相加也絕嘆其不惠不究也○椅如猗角之猗三方持之恐木顛而本傷也此與下句全重不妄推析意○南台云此章或謂云王所以秉心之忍者以其聽信讒言故耳。毋乃受讒人惟忍心故信讒而棄子觀不惠不舒究之語其意自見蓋此章只就王信讒棄子以終上章秉心雖忍之意未嘗指用讒人及覩無易由言之語則知讒之投間亦非專起于讒人也只緊連上章而諄復當此見固是亦似太拘

莫高匪山叶所觀反**莫浚**音峻**匪泉君子無易**去聲**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于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于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辭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串講〕然要其讒之所以得入者亦由言語以爲之階耳彼莫高者匪山乎而或陟其巔莫浚者匪泉乎而或入其底今宮闈之內非山之高也非泉之深也則窺伺而動者必有人矣君子于此尚當愼審其言語不可以意向之所欲遷移者而輕洩于言語間我易其言吾恐在王之左右者耳屬于垣而竊聽之將以王之言語爲王之意向而讒譖生矣然則我之見棄孰非職此爲之階乎然我今雖見棄而梁我梁也我不忍忘吾之故處爾無得而逝我之梁焉笱我笱也我不忍忘吾之故事爾無得而發我之笱焉雖然逝梁發笱去後事耳今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夫始則原其見棄之由終則致其自決之詞怨慕之情莫切于此矣然而當父子之變則其怨也怨所當怨也其諸怨而不怨者歟

〔合參〕此章上四句推本見棄之由下因托喻而致其絕意之詞也上是賦指王說下是比指褒姒伯服說山猶陟其巔則不得爲高泉猶入其底則不得爲深宮闈非有山泉之高深也王當日自不當易其言使屬垣之耳得以窺伺其詞致有今日之事讒之入由王有以致之而歸咎于屬垣者亦小弁之言也由言未必是廢立之言只意向幾有所左右便令小人得以潛伺而竊聽也使驪姬夜半之泣誰聞之而誰聽之以傳至于今幾之可畏因斯爾也一說云人心險于山川匪山莫喻其高匪泉莫喻其深一言之易出而屬垣便生患矣此說亦警策又顧麟士云按集傳或陟其巔或入其底當在耳屬于垣處補出大意言莫高匪山則必無人得陟可易其言矣莫浚匪泉則必無人得入可易其言矣然君子無易由言言則或陟或入皆得屬耳而聽之無所掩也如此方覺四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垣字即貼山泉無妨蓋于此六義既屬賦與前山蓋畢一例字有假借而意爲正說也又劉上玉云按麟士山泉說于四句賦理融徹甚但知其本爲一串即兩段出落無妨又是依文兩句一連也愚謂只作集傳講去不必紛紛衆說無逝二句設爲戒伯服之詞無逝我梁比東宮之處我之動履在焉戒其勿居無發我笱比國家之事我之經理在焉戒其勿行蓋太子有宗廟社稷之寄豈能忘情乎末言事已至此我雖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亦將如之何哉○輔慶源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臼之逐錄手于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于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以爲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者是也○此詩作于信讒之後而云無易由言何作戒懲語正見他委婉處○按宜臼不得于父而有小弁之咏屈原不得于君而有離騷之作此固忠臣孝子之心也乃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詞則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也蓋人之情有所自決者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忍情于君父此所以爲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觀其君父於是人又何必爲此自也乎之君父不惜而終于汨沒其罪豈在臣子哉○六帖則謂說誠未然作懸語已之子君爲冤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已然作未然

諸子之于親爲微言以譏之也○朱豐城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于經所以著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亦不容泯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辭其十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又曰舜之怨慕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愈疏然無情也愁然無情者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爲罪不愈大乎宜自中人之君聖人亦皆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因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詩中雖是怨詞並不露一怨字朱註引孟子怨慕一段亦是解明本旨不必泥定怨字尤見詩人渾厚口氣○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然曲喻引譬婉諷微規勸之以至情庸之以天性維復鋼紀承絕金玦長辭猶悵悵與君之一悟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爲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爲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巧言全旨○通詩俱是傷王之信讒以致亂也首章以無罪無辜二句爲主首章大夫遭亂而訴于天二三章原其復所由生以信讒之故四章以下一言讒人之心不難知一言讒人之言不難辨一言讒人之害不難除而王自信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作也○按此詩篇首始既而上棲其初也于始亦以心易度而不度言易辨而不辨害易除而不除卒信之以成亂也病根全在一涵

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音疽)**無罪無辜亂如此憮**(音呼)**昊天已威**(叶紆胃反)**予慎無罪**(叶音悴)**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辭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大夫傷于讒無所控告而訴之于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串講】賦巧言者曰禍不自生而起于讒人之構讒不易入而本于聽信之非彼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也曰父母則宜有以子天下之人而親之矣胡爲使我無罪無辜之人獨傷于讒遭亂如此其大也然天之降威所以懲惡今昊天之威已甚矣予審諸己則無罪也豈不當免其罪乎昊天之威甚大矣予審諸己則無辜也豈不當免其辜乎夫我無自致之罪而有無妄之災亂之虐人何其慘也

【疏解】此章傷己之被讒也上四句緊相連看總是言無罪而遭亂之極所以自訴而求免也下四句即無罪無辜二句意不必以上四句爲遭亂之大下爲無致亂之由也亂字且虛說雖以遭讒爲遭亂然是通章發端語如此憮者甚惡混活是非顛倒而已彼其害也亂字非即讒字然信讒因所以生亂也讒字未露二章以後方出已威泰憮即亂如此憮也但無罪無辜二句合說相說下四句分說倒說無罪無辜二句循做說下四句看兩予字方說已說已威泰憮言之肆虐太憮謂讒人之罔極已字泰字猶今人言了也不容復加之詞無罪無辜者予慎兩字蓋身權其故反覆致辨之詞頗表大冤抑之意○詩循兩予讒二句只當首章非通篇之詞也

亂之初生僭(子念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上聲)**亂庶遄沮**(在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僞也亂之又生者

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于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串講〕夫降亂雖出于天而生亂者誰歟夫亂之初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幻人而王涵容之不察其真偽孰此狐疑之心故來讒人之口矣以亂之又生者則讒者知言之無忌而復進而王遂信之不察其仇人之深則正人因之被邪而亂勢遂成予斯矣使王于讒人之言知其能生亂若斷然怒而責之則大智獨斷之餘自有以杜佞邪之口無罪幾免而已威之天可回矣亂庶其遄沮乎于賢者之言知其能弭亂若斷然喜而納之則正人信任之下自有以觀權好之氣無辜可免而泰憮之天可復矣亂庶其遄已乎其如王之涵容不察讒信不分何耶

〔題解〕此章言亂生于讒也上四句推本亂之所由生下示以止亂之道而傷其不能止也亂之初生句以始生之兆言亂之又生句以既成之勢言皆始既並一句中該着讒人之得賊微巧與聽讒者昏惑狐疑而病情狀涵之一字是中主要者處也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主不為之剖白遂致兼蓄于胸次而涵之于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疑惑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所以疑者往往以為有驗居然可信矣此即含有下四句意盜託之猶親者讒言也一言足以駁千百言者讒言也故涵即是不能怒也不能怒則彼不能喜便是不如祉如怒何以遏惡言如祉何以揚善言讒言怒則讒人退而亂本息故亂庶遄沮善言祉則賢人進而治日發故亂庶遄已當勝能去疾祉則求助養生沮如惡草除根于惟不然是天下亦以亂于衆也如怒如祉曰氣頂上文極急正與始涵相反兩庶字與兩如字相應遄字亦極其形容見曰在于心一轉移間為言人日此四句雖說可以已亂其寔重在王不能察方是詩旨說今王涵容數句總觀在後○大意言君子涵容信讒故亂成焉若知怒知祉必無此亂矣非是割棄諸家◎輔氏鼐谷曰此章言亂生于讒讒生于

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待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餘也讒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叶謨郎反）亂是用長（丁丈反叶直良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叶徒甘反）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音窮）

賦也屢數也盟邪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讒人也餤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串講〕夫君子如祉亂固遄已矣今君子不能信賢者之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忠信薄而人心疑君臣之間嫌隙生矣亂不是用長乎君子如怒亂固遄沮矣今君子不能與讒而信盜以為虐則心志惑而咨好佞小人之寵擅恨因矣亂不是用暴乎且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是在彼者又有投我之機而中吾之好矣亂不是用進乎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但讒口交鬬徒以為王之病而已豈與其甘美之可嗜而有利于國哉

〔題解〕此章亦言其信讒致亂也上四句刺信讒之長亂下著讒者之所以能致亂屢盟二句承上如祉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上如怒二句而反之盟與賢者盟也而台謂與讒人盟者非也人有疑則盟盟之數者疑之深也君與臣詶心析膽相信何盟之有況于屢乎賢者而屢與盟分明猜疑在心牢不可破示讒人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哉盜指讒人小人苟欲譖人每每乘隙伺隙惟恐人知故名之為盜信盜者言不能察惡而聽讒也信之不疑則彼心肆然無忌終日踏隙故曰亂暴盜言孔甘又承信盜二句而申之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故其情雖盜而其言若津津有味故曰孔甘餤者饕餮之意讒人甘言以致亂美其適口以腸毒王之甘言是餤亂也甘字雖不關王而中即含嗜之不厭意在不然言孫甘如王之不用何說引良藥一段發明盜言孔甘句詞法極切不關于當義了然升為之文時有此議論亦自靈活不窮長字自屢字看來暴字

自盜字意來㑽字自卄字意來無復涕止其止字是盡心術力意小人之亂嘗似乎不負民事然竟不曾能止于共彼共見若國家人君之病孰大于是雖王之平見倍讒者王則受禍者亦王也〇盜讒見書經盜音郎註云疾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音剔毚音讒兔遇犬獲叶黃郭反之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〇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串講】夫王者于讒以致亂如此豈讒人之心果難測哉彼奕奕然規模弘濶之寢廟所以妥神靈也若難作也惟君子存畏敬之心爲能許于區畫而作之焉秩秩然條理有序之大猷所以垂世教也若難莫也惟聖人盡經綸之道爲能詳于品節而莫之也況他人有心藏奸隱慝若不可得而知也惟我察其奸偽其隱得而忖度之矣彼躍躍毚兔陰狡甚矣自以爲物莫能制之忽然遇犬則獲之矣然則讒言雖巧遇智則明不猶是乎

【疏解】此章言小人之心不能逃君子之明也上六句興讒人之心不難知下喻讒人之心不能逃此章全在他人二句爲主興是興此比是比也故曰反覆興比寢廟雖作而君子能作之見惟王盡制也大猷雖定而聖人能定之見惟聖盡倫也以興人各有心難忖度也而我能忖度之總以能所難能爲興前廟以妥神後寢以藏衣冠奕奕是規模弘濶從寢廟帶來君子是仁孝誠敬之至的人作之謂君子不忘親考但存孝敬故能作之也[illegible]上有大猷即倫理秩秩是有條理而不紊莫者品節之不差經綸之各當使之一定而不可易也所以道立教之意他人有心即孔艱之心排陷善良倫害正術令人不可爲讒故下文以狡毚影之末二句以狡兔遇犬喻狡讒人遇智則明也遇字着力見未遇君子故能倖以逞其計一遇之則情僞斷露矣

荏音任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音移碩言出自口叶孔五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五反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椅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illegible]貌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〇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于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于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爲恥也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

【串講】然非惟心不難知而其言亦不難辨彼荏染柔木可備器用也則君子樹之而加以培植之功矣往來行言似是而非者也則心能辨之而知其是非之實矣彼蛇蛇碩理之碩言出之于口則足以扶世變正人心固其宜矣若如簧之巧言變亂百出情僞多端言之徒可羞愧者而彼爲是言以悅人羞亦顏之厚而無所用恥矣夫出其無恥之言莫逃吾心之鑒是讒人之言亦何難辨之有哉

【疏解】此章言讒人之言辨之亦不難也上四句興讒言之易辨下斥其言之可恥以柔木之易樹興讒言之易辨君子樹之詩人詠亦影影拈過勿庸能字行言即浮浪不根之言一說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所準也言獻于君忠邪易見如往來之人過于前未有有目而不見者也豈有有心而不能數之者乎下四句正所謂心焉數之也此因下碩言巧言故云然不知此章原爲刺讒言而發正不必兼好醜講況碩言亦不可云行道之言蛇蛇兩句特以柔木兩句之義全重巧言一邊不是行行語說正文氣自見蛇蛇碩言者既不欲以喜新鬬麗之說取名當世尤慮夫快意信誠往往以一言之忤觸禍罹因憂懼而思往往以怨憤之過絕其感悟故寧爲典直寧忍辱默受之者可以當碩言[illegible]之者足以當[illegible]也碩理數詞言次有序而口頭絕無間[illegible]故曰出口矣巧言情僞多端變態百出有如笙簧之可聽豈宜出于口哉而務以說人頑然不愧故曰顏厚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叶居奚反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

斯語聯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斯遊爲微腫足爲尰猶詐將大也○言
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爲亂而讒口交鬭專爲亂之階梯又有微
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謗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
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申○彼何人斯言不指其人而其人不難除○彼何人斯其姓名皆不得而知也觀
其所居則居河流卑下水草錯雜之區其人品都可見矣夫人之敢于生亂者
特勇也徒黨之多也今旣無拳也無勇也何足以致亂而讒口交構專爲亂之
階梯意其勇或非吾所及知乎則見旣微而且腫有此痛疾平居已不可俯仰
雖欲奮勇以服人亦何能勇哉而其爲讒謀乃大而且多若此是必有以助之
矣夫究其構亂之謀雖若多助而究其與居之徒則無幾何殆亦不甚多也夫
以勇之微而又徒之寡是讒人之本亦何難除也哉夫旣心不難知言不難辯
本不難除蓋若可以無亂矣而猶有亂若此其太愚者亦以王之不悟而用之
故耳此吾之所以與許而指之于天也歟

讀釋○此章反覆其詞以嚴惡之總見讒人之本不難除也彼何人斯已是鄙薄
不足齒非論言也夫何敢言是居下流賤品非其居河麋也無拳四句言其勇
之微旣微且腫又設言以嗤鄙其人豈真有是疾也爲猶將多大混朝廷之是
非且備極百出而莫窮此必有權黨爲之羽翼幾何者言黨羽無幾也讒人之
伎倆如此則驅除亦甚易易耳未要敕出于不能除去之意見其罪不專在讒
人○疏義云爲惡者有黨惡者尋是亦無足畏也始此意看好○大抵亂世小
人多有乘權擾勢要結寵貴扶疎盤結根據人主雖欲驅遣莫可誰何者
此其言其易去見王任用之過也亂如此聽滅非降自天矣○楊伯祥曰讒人
伎倆雖聖世不能盡無而王聽旣聰則讒邪自爾屏息故綴此之于口如孔甘
之可以譬之于目如竈見之莫測譬之于耳如笙簧之可聽而能移投杼之口
卒難移匪石之心有辨讒之責者可以思矣○張麟峰曰大凡國家之有小人
最患其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足以欺一世之人使當
年即死誰知其僞如王介甫言依于道動引經術神宗以爲聖人雖司馬君實

祈亦不識其僞此其言之難辨何如又如羿浞呂布之勇有徒黨如流賊之亙
古未蹶悖蔡亭之流除之甚亦不易少失其道反以致亂此最可患也故詩人
歷言其不難知不難辨不難除者見其有可去之道也惜王不能行之者以下
二章爲刺讒人則失詩人之旨矣

巧言六章章八句○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何人斯 首章全言○通詩上六章是言其今日之薄而猶有屬望之意下是諸其平
日之厚而因究其反側之心也析言之首章言從行疑之也二章不明言其譖
而嘆今之薄訓之也三章言其欺天責之也四章惡其與已相偭絕之也五六
章旣絕而望之也七章言其相知而猶進讒詰之也末章言其情不能掩愧之
也篇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等語俱是托言○一讀此詩上七章皆詆其反側
之退末章表已作詩以究其反側也大抵此詩一篇以極反側一言盡矣詩暴
公之爲人不過反側二字蘇公之心術則孔艱二字盡之故首發端而以爲
言但此說亦好○篇中但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來爲快則彼愧汗難

全之意究然在目而讒構之罪亦不待言而明矣故曰以極反側然詩意終不
可說出只言如昔今薄使見○暴公是蘇公故交故此詩猶以文情責之不然
人門題人等語爲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數數呼之若不識姓名者其妙在此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 叶居反 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叶眉貧反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爲蘇公也暴暴公也皆
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
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從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爲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
門乎旣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
矣但舊說于時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串講 彼何人斯者曰朋友之相親情也亦常也而或至于相疑則非其常矣彼
何人斯其姓名皆不得而知也而其心則爰態百出情僞多端其心甚甚險矣
然使其不逝我梁固無望其入我門也胡爲逝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以一相
顧乎旣而問其所從則維暴之云夫暴公與我同爲卿士旣從暴公而不入門

門則今日彼譖之故吾不能以無疑矣

疏解 此章設爲疑詞以怪之也上四句是疑其人而怪其跡也下是究其人而得其所從孔艱言其用心太過也此二字括盡通篇胡逝我梁二句亦見得心之孔艱處胡字怪而嘆之之詞梁與門在門之外伊誰云從因其不入我門而問所從行也維暴之云正指其人爲譖已之人與首句相應不欲直斥暴公特設詞以相呼也譖已意且慢說註夫以暴公二句是朱子隱詞若講出則下章誰爲此禍句說不去矣明明是暴公譖已而特設爲一人以首暴之罪而又以從暴之云微諷之若信若疑可解不可解誰不說暴公而暴公之心如芒刺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旣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爲可乎

串講 夫我之被譖旣有所疑則不在暴公必在暴公之徒矣不知二人從行果誰譖已而禍之乎夫旣使我得罪而失位矣則當入而唁我也胡逝我梁又不入而唁我意者以我爲不可耶獨不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爲可乎始此人也則以爲可而厚之今此人也則以爲不可而薄之是豈近于人情者哉吾誠不得其故也

疏解 此章隱直其詞以諷之也上四句是咎禍已者之復疎乎已下是追其始而詰之從字根上從字來誰爲已明知其情猶爲不知之詞此詩人之忠厚處託得罪即禍意得罪則失位故當入唁不責其爲禍而責其不唁微詞也始自相厚言今自譖已時言此二句只承不入唁我說不必兼譖已言明始者與我厚不如今日之疎遠也意者將云我不可故不入唁我乎不然胡若是恝也此意當與何人斯二句略看不如字非其實可字一氣說○大抵讒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則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以諧之曰始者不如云云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爲可欺也天不可欺汝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串講 然非但逝我梁而不入也彼何人斯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爲逝我之陳而不入見我使我徒聞其聲而不見其身是何其蹤跡詭秘之若是哉彼其心必以爲人可欺而用其智巧以欺人夫固不愧乎人矣然天之明察無影不彰甚可畏也汝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疏解 此章責其負人欺天也上四句言其蹤跡之詭秘下示以天之不可欺註陳字從其北當階其南即門內當也蓋謂實夫人在下陳亦是此陳字聲即起走之足聲知其逝我梁逝我陳是聞其聲而不入見我是不見其身此乃暴公蓋懼畏見蘇公故托以急行而去夫也言其行蹤之詭秘正是言其譖已之詭秘不愧于人二句不平重畏天上背于譖說不要正言可愧也天以照察言蘭氏謂蹤跡詭秘是以人爲可欺者以智巧可得而旋也天不可欺者聰明明畏智巧不可得而旋也○一說此二句註作兩轉之十詩氣似覺叢渭書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于人乎爾固不愧于人也豈爾之有畏于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也詞氣極肖勝于註解自此至五章皆摹寫小人詭秘情狀之狀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 叶孚愔反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 叶尼心反 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祇音支 攪音絞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串講 彼何人斯忽然逝我之梁又忽然而滅其迹忽然逝我之陳又忽然而不見其身其往來之疾信若飄風然也使其自南自北則勢不相值心無所觸而我亦得以忘情矣今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則逝我之梁使我聞聲之下疑惑于不見之際而感念之間深傷其情義之消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果何爲而然哉

疏解 此章惡其與已相值也上二句言其往來之疾下言其相值而攪已之竪

往來之疾若飄風然亦不見其身之意往來二字須活看至此則爲來不見則爲去矣胡不自北二句緊帶下二句看蓋與我不相值對我心猶可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過則爾心之叵測適所以攪我心也胡爲其然也此有惡其相值之意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 **爾之亟**(音棘)**行遑脂爾車**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音吁叶)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〇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串講】且爾逝梁逝陳而不入見我其假托之詞必曰行亟而不及見故耳然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乎今脂其車則非亟矣乃托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然則爾之往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疏解】此章已絕之而猶望之也上四句推其亟行之非情下是冀其來見亟行二句是言其托詞非是實事當時未必眞有此托詞也但是設爲之詞乃多方攻詰之使之衿心自愧耳壹者之來欲其從至梁至陳之徹而入之也云何其盱望之不至而深致其疑也〇脂車是逝梁逝陳之托詞亟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托詞壹字宜玩見得一來便了原無深求之詞〇或云一則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再則曰一者之來去何其盱夫旣知其譖我矣而猶爲是望之之詞非故假此以詰之也蓋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若此旣有不能自信之心亦有不忍遽絕之念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忘者若平時無相與之素而爲是譖我之言則亦弗之恤矣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以支反叶去聲) **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〇言爾之往也旣不入我門矣倘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藍氏曰是詩至此其辭益緩若不知其爲譖矣

【串講】夫汝往而不入固已絕吾之望矣倘還而入則情不終絕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反覆變詐我不得而知矣然則爾之還也何不一來見我使我望汝之心得以自安乎

【疏解】此章亦設爲往之還而轉動也上四句深疑其不來下是望其來見故譖之始不容以遽疎僚友之情不容以終絕往還雖已然亦但當渾渾說我心易者不恨其見之晚而喜其情之挽否難知者卽上孔艱本反側是也上章望其一來就往時說望其一來就還時說總見多方攻詰使其無說耳俾我祇也句有意蓋謂我心以一見爲安爾之不一來也于心寧獨安乎想昔蘇公之譖亦自知其短負愧而不敢見故蘇公作者此二章以窮之其詞婉而意獨切矣

伯氏吹壎(許元反) **仲氏吹篪**(音池) **及爾如貫** **諒不我知** **出此三物** **以詛**(側助反)**爾斯**(叶先齊反)

賦也伯氏兄也仲氏弟也俱爲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〇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疏解】夫爾之往返而不吾見也固以譖我之故矣然豈其情之不相親而心之不相知也哉念我與爾同爲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猶之伯氏兄也旣吹壎以倡之仲氏弟也則吹篪以和之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如此是我之與爾勢相聯屬猶有如物之在貫者豈誠不我知而譖我乎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神必有以察爾矣然則爾之我知蓋亦有素矣奈何其譖我哉

【疏解】此章言其相知如是而又遭譖也上四句敍其相知之素下深詰之也伯氏吹壎言兄愛乎弟而倡之以起仲氏之和也仲氏吹篪言弟愛乎兄而和之以從伯氏之倡也此二句須串講不必如疏義以伯仲貼親愛以壎篪貼應和若吹壎篪正謀國之時一說一論相爲唱和而不拂逆上說此便有意氣流通精神契合若或聯屬固結之意故曰如貫我知謂知其謀國之忠敬身之美也

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所爲而非不知我也如其不然則請詛之斯字正指相知意看相知何待于今日初信何待于詛盟若此云者正謂面是背非非協恭和衷之謂耳○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孔氏疏云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故總而言之也周孔疏云盟是盟將來詛是詛往過按此則知蘇公之于暴公事爲往過故稱詛也集傳盟字特因物而帶言之本文用不得盟字○上數章反覆以其不見爲疑猶有不忍絕之意此與下章始言其讒已而深致其絕之之詞

爲鬼爲蜮(音或)**則不可得有靦**(音典)**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串講】夫相知而猶相讒則爾之情反側甚矣然亦有不容掩者彼鬼蜮物之彼幻而難窮者也使爾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爾乃靦然具一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其反側之情豈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敘其昔日胡爲而厚今日何爲而薄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使知詐可以欺君而不可以惑君子之見好可以中人而不可以逭衆人之議庶幾由此悔悟而于此可孔報之心也是歌之作不豈徒哉夫始則指其心之孔艱終則究其心之反側既絕之中有不終絕之意蘇公可謂厚于處已而恕以待人者矣

【疏解】此章言其情不能掩也上四句言其情之莫掩下言作詩以究其情鬼蜮與人相形看蓋鬼蜮無形與聲故不可知爾雖逝我梁而不入我門雖聞其聲而不見其人而其面目則靦然視人也豈能終逝與好歌纔不外追其始時之厚而著其今時之薄也○王臨川曰此詩本以絕之也而曰好歌欲其悔悟于心耳反側指譖已說既號爲相知而復相譖何以見其心之反側也蓋至此始顯焉以斥之矣○初武王封蘇忿生以溫桓王八年王奪蘇忿生之田以與鄭是因暴公之譖也時蘇公被讒而失國因作此詩以絕暴公王氏外註以大故責暴公而以長厚歸蘇公事無所考但玩本詩溫厚和平必出有道長者之言此始從焉可○凌駿甫曰嗟夫人情始厚而終薄者倘一蘇與暴乎哉彼寇與丁同在中書而丁卒逐寇始與蔡同居政府而蔡卒傾趙大抵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其始也小人欲藉以相親而君子身爲所惑其終也小人恃寵以相忌而君子每爲所擠吳越好歌萬古一轍噫感傚友者可以鑒矣叔季而下安得協心體國之臣以振頹危之運而正衛詔讒譏之風乎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于君不義于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若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巷伯章全旨○通詩七章前六章極言讒人之無忌而望制于天末章極言讒之漸進而致禍于人總之欲人因其言而加所以辨讒也以諸字爲主一二章責之也三四章謫之也五章怨而訴之六章深惡而痛絕之末章則言作詩以爲君子戒也○玩爲巷伯者四字此讒已在宮刑之先而作詩又在爲巷伯之後則背追敘其遭讒之由以見讒之可恨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爲是者亦已大甚矣

【串講】巷伯者曰自古忠臣義士之心不自于人主之前者未有不自讒人始也苦詩傷之若大萋斐文之小也貝錦文之大也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不猶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乎夫過可原也而加之罪已非長厚之風矣況因小過而飾大罪彼爲是者絕無忠厚之心于德爲薄于情爲忍是何其所爲之太甚耶

疏［疏］此章上二句喻讒人飾小以成大下則斥其心之忍也譖人者必說朕
片錦方錯動得人甚非不是物是形容小人之貌成是具緝者是去潤色之外
撰之如貝錦之狀也亦喻讒言羅織文采可悅也末二句即承言所爲之太甚

哆昌者反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適的與謀叶謨悲反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
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闊也

形［形］讒不特此也哆侈張之微也南箕張之大也因哆侈之微而益張之以成南
箕不猶讒人者因人之疑似而構成莫罪乎大凡可疑也尚言詳其心庶乎忠
厚之道也況借此以爲寇彼爲是者必有同惡相濟以成其謀也不如果誰適
與謀而謀之說破若是耶

疏［疏］解此章上二句喻讒人飾虛以成實下則斥其謀之秘也譖人者必假成一
偽貌方擬非得人詐是哆字是由著哆侈不是僅是形容微張之貌成是南箕
者是去說拓之展布之如南箕之大張也誰適與謀言相與謀羅織其謀者深其

形［形］所以譖人不過其甚也然蓋等爲他實蓮計較說稱一至于此始用以小而
成大終歸以虛而爲寔也讒人所以能傾人之國家也惟譖又以巧詐之故見
其甚惟陰構以顯張之故見其讒〇南台云此二章極是飾小爲以成大罪之
惡但既以萋斐爲錦又以哆侈爲箕耳下章巧詐緝緝大張可見亦須大小
說小大虛實對看者不可從

緝緝翩翩 緝七入反翩音篇叶批賓反 **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叶斯人反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譖人
者自以爲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爲不信矣

形［形］緝緝然綢可從侍譖人而不知所悟識被其口舌則緝緝然而翻往來翩翩
然而獲其惡心猶欲惟欲爲譖人之謀也夫言必詐從同利以爲得意矣然可
信者乃不信之階尚當慎爾言也爲不慎爾言恐聽者有時而覺悟且將以
爾爲無足而不信者斷不思所以爲己計耶

疏［疏］解此章上二句是言其務于譖人下戒以前譖言也緝緝翩翩俱就言語上
言不可因下句謀字遂作謀上說緝緝是口舌之聲如麻之譖起於口己而又
歷其漬也翩翩是往來之疾如鳥之飛往來不憚其煩而不知其時日自有
緝有條緒之義入人罪名翩是往來蹤跡之狀伺人過失故按之曰謀欲譖人
謀字不甚重蓋言其緝緝翩翩惟謀以譖乎人耳慎爾言也是將使日致人之
疑者畏其不爲勝非救人慎爲譖也不信庶而不疑也非相信之信此二句自
譖者言君能聽吾之言亦能聽人之言不以誠相與而惟以詐相傾則聽者之
心固不能保其終不吾疑矣以利口而見信者必以利口而疏反復之理所必
至也

捷捷幡幡 捷音接幡芳煩反 **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女音汝

賦也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遇
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辭

形［形］捷然不但不信己也彼其捷捷然言語之儇利幡幡然反覆之不已其于譖
害者惟欲謀爲譖人之言也然王之好譖夫豈不爾受哉但受己者亦受人之
讒者好譖不已吾恐汝能譖人人亦譖汝而遷譖之禍亦既遷而及爾矣彼得不
思所以爲身謀耶

疏［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其工于譖人下戒其禍之必至捷捷是習于應對幡幡是
巧于變換亦自言上說所謂禦人以口給也故按之曰謀欲譖言譖言謂受譖
禍及于人既其女遷則及于人者又將遷而及汝矣蓋輕信之門既啓則反中
之禍不測且無妄架空猶使忠誠之臣橫罹其毒而凡罪盈惡積能保讒佞之
黨不伏其辜乎始以讒而見寵者終必以讒而被禍報復之理所必然也〇林
處源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聽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譖者而言
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于爲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〇上章
慎爾言也二句與本章豈不爾受二句皆深惡而幸見其及之詞猶今人曰也
須仔細亦有時輪著汝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 叶鐵因反 **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

〔串講〕讒人之爲惡如此吾將何所訴哉彼驕人旅讒行而得意其狀則好好

而樂矣勞人者遇讒而失度其狀則草草而憂矣夫我之見病如此惟天在上

其鑒之耳蒼天蒼天庶審禍理不與其理者也尚其視彼驕人察其罪而殛抑

亂止之矜此勞人恤其窮而扶持安全之庶乎吾人有所恃賴矣此非吾之所

望于天者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賦人已有憂樂之異下與大意有禍福之公好好猶揚揚有

志得意滿意蓋幸計謀之成於知過之罪故得意而樂也草草猶悴悴有懼禍

不測意蓋傷王聽之不聰疾讒人之肆志故失度而憂也好好草草皆自心言

蒼天蒼天蓋以王之不明無所告愬而告之于天也視則欲除其樂矜則欲憫

其憂要知過抑驕人正以慰安勞人意○先正云此章蒼天蒼天視彼驕人蓋

傷其不均而冀天公以處之也至下章投畀有昊詞極言其可畏而欲天處以

絕之耳詩意自有淺深不同

彼譖人者(叶音子)誰適與謀(叶謨悲反)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呪反)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疾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

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

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耳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

伯

〔串講〕然此譖人豈但望天視之而已尚當有以制其罪斯可矣彼譖人者好險

厭極不知誰爲之主而與之謀而其惡乃爾也吾將取彼譖人而投畀豺虎豺

虎雖以殺爲性亦惡之而不食又將取之而投畀有北有北雖以殺爲傷亦惡

之而不受則如之何哉不若投畀有昊使制其罪庶以誅亡然後驕人無以肆

其惡而勞人得以安其身也不然彼之讒何時已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所譏人爲謀之私下皆深惡而痛絕之詞首二句輕只是重

言之以起下文之意豺虎有北特以起投畀句虎豺如父子豺猶如君臣非如

讒人交亂八父子君臣之間而搆之禍者也故投之而不食夫以豺虎之暴而

不食以有北之道而不受可見讒人之惡其共惡于物可知安成劉氏曰窮北

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讒人于彼使寒饑之也此說似太深忠厚只是投

之昊天之意耳昊天爲善惡之主萬物皆其所生更無推避理故擲于昊天使

制其罪亦是願日月無私雷霆共憤之意○上章欲天察其罪以王道之不明

也此章欲天斷其罪以王法之不振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叶祛奇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爲此官也

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于君子也蓋讒

始于微者而其漸將及于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

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串講〕夫聚讒人固吾所望于天之心然禍生有漸君子亦不可不自謹也彼

楊園地之下者畝丘地之高者然欲登畝丘必由楊園以達之是楊園之道加

于畝丘則卑之有益于高也明矣況賤者之言獨不有補于君子乎我寺人孟

子作爲此詩而其辭而其之論詳且切焉雖曰賤者之言也然由小以及大由

賤以及貴此又讒人之所必至者凡百君子尚其聽信吾言而謹慎以防之使

讒人者不得乘吾之間以文致而成大罪以張大而成冤禍可也否則過讒之

禍將延及于爾矣其可以不慎哉夫始之以惡小人終之以警君子若巷伯者

亦可爲賢而遠禍矣

〔疏解〕此章興意實至末此節下地有資于高地與賤言有補于君子也楊者近

水之木宜下濕故楊園爲下地畝田之壟也丘如田壟故曰畝丘卑可升高本

下可益上之意故以爲興楊園畝丘是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故曰加非加楊

園于畝丘之上也作爲此詩總一篇而言詩十指從廣作詩告君子見讒及小

臣其勢將加于貴近然使身無可乘之隙又孰得而乘其釁哉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欲其自出入起居以至微言微動皆不敢苟而以致萋兮侈兮自憚也若巷

伯既已被刑則其身無足爲者故作詩以告君子庶幾有所裨于人耳○敬而

聽之依舊作聽而敬之所謂警惕此心如小事思息皆可相謗而取此草草之

言以自防也不朝空肆其毒者若謂庶有裨于古于其建謂讒口罔極縱肆可
虐不止及一人而已○幽王之世大臣傷于讒者如蘇公小臣傷于讒者如寺
人孟子則上下其得少免乎○顧轉士按通詩汲書故曰賤者非必爲內侍被
讒者亦不非信按說未章註又曰讒言微者而得及大臣此例必古解而不
覺驕獰者也不可用○記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而爵不瀆而民愿刑不
試而民服○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人之情與讒人之形狀可
謂極矣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巷是宮內道名秦
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王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
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
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于王之左右親近于王而日見之宜無
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于讒則疏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于此云

谷風章全旨○通詩三章俱是怨詞總見友道之薄也首二章怨其始合而終離
末章怨其不當以小怨而見棄也以忘我大德句爲主相親于患難而棄于安
樂只爲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非不可忘所以怨也將恐將懼二句即是大
德安樂棄予即是忘大德棄予內便含有思怨意末章即申上意要相照應不
宜關說○徐敬弦云上二章是與時有安危友則有厚于危而薄于安下是論
其有得失友則有忘其得而計其失說非一串意○首二章凡慢寫轉怨予以
合其意務之明是患難相依而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小怨大德
分任其事亦温不以富亦厭以異之意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叶音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叶演收反）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
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
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串講］詠谷風者曰不可絕者朋友之義不可忘者朋友之情也其在今日吾從
汝忘情矣彼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稍之氣類之相感夫固如此
矣追思昔日汝當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汝而患難之相恤矣至于安樂之
後正宜追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而汝轉棄予有不復顧念是可與
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是耶

［講解］直與下章各上四句是追其患難之相親下是怨其安樂之相棄春氣上
升風自谷出謂之谷風風雨不平言風發而雨即從也有相須不舍之意故以
起興至四句止末二句在興外維予與汝言相爲肘腋有所不能離人不
相及也維予與汝重予字女轉棄予重女字維予與汝義同鶺鴒女轉棄予別
有參商轉字最重言昔日同心協力忽轉而睽乖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叶胡隈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回反）

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串講］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頹然之氣類之相應固如此矣追思前
日汝當將恐將懼之時則寘予于懷而親愛之有加矣至于安樂之後正宜追

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乃棄予如遺有不復存省焉是患難相親棄則
相棄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是耶

［講解］風之自下而上曰焚輪即旋風也說者謂風之旋延如火之焚風之迴旋
如車之輪爾雅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郭璞云猋暴風從下上也頹暴風
從上下也頹亦止以風說寘予于懷止指其人說不只上章以風及雨與予與
女取及字與字兩相須意只以頹之旋轉與寘之親密爲是此意亦至四句止
寘予于懷以心之思念言棄予如遺如人行而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古詩云
棄我如遺跡加一跡字發明爲多猶云進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也此比首章
意又加深矣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illegible]）[illegible]小怨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
草無不萎之木況于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串講］所以然者亦思小怨故耳習習谷風被于崔嵬之山則風之所被者廣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

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

[串講]天罔極之恩既不能報則哀傷之情其能自已哉彼南山烈烈而高大則飄風發發而急疾矣凡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也何我也受昊天罔極之恩而獨遭失養之苦劬勞者弗能報也劬瘁者弗能酬也不幸何如哉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勿反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串講]南山則律律矣飄風則弗弗矣凡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也何我也受昊天罔極之恩而獨爲養之不終負其劬勞甚矣辜其勞瘁多矣何若是其不幸哉夫斯人之不得終養寔出于所遭之時有不得已而然耳乃不自委而以之自罪其哀痛迫切如此眞可謂孝矣

[合解]此二章以物理之所與人事之不齊而反其意以爲興也孝子既抱所恤慰怨之情觸目生感睹南山聆飄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也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不卒痛極之詞也何害不卒皆指不得終養說則民莫不穀亦只是得終養意○唐荊川云不得終養上文已明言之此特嘆其不如人耳非至此又言其不得終養也○朱公遷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于嗟詠者如陟岵陟屺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陟屺思念于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于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羈旅于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歸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既沒音容之不可以復見音容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以念生育之恩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痛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又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于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吁子之可勸于父母者推日報耳至于報之無從而我心滋戚矣況于一日之養而有不得乎此悄然悲心所不欲自存者也○附錄晉王裒事實○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爲監軍攻吳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耶遂斬之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

昭子炎篡魏爲晉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又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痛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嗚呼昊天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其哀痛且奈何哉○附錄樂之棐全章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嗚呼我者猶乎其言之也夫終養人子心也而竟以失養終于獨何心能不悲哉想其揮涕而言曰嗟哉我生之不辰也豚下之欲愫焉絕矣終天之恨夫復何言所可痛者惟是親之望我與我之負親不能不爲之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而不觀之蓼蓼者乎已矣不我而蒿矣哀哀父母劬勞謂何而又不觀之瓶之罄矣乎已矣不義而蔚矣哀哀父母勞瘁謂何吁嗟乎瓶罄罍恥矣生與死之未能怙恃炎然出與入之誰依父兮于又何忍言其生我矣母兮于又何忍言其鞠我矣于斯及記其拊畜我長育我矣于猶及記其顧復我懷抱我矣極之罔極之恩猶在如鼓二天消埃時補我獨非于也歟我何居乎失養之苦偏中于我我獨何父母也歟我何居乎卒養之樂獨與于我哉我其能忘情于南山哉我其能忘情于飄風哉嗚呼孤魂飲恨兮孝子含冤死者有知兮安得從之于九原嗚呼天

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于以葛屨履霜而其貧賤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串講然東人賦役之困何如彼東方小大之國困非一邦然自其供于賦也則皆困于布縷之征而杼柚之上無復絲縷之存雖糾糾葛屨亦可用之以履霜矣自其供于役也則皆困于力役之征而佻佻公子皆奔走于周行之上雖往來之勞亦莫得而辭之矣夫以供賦之故而至于空杼柚則傷于財可知以供役之故而至于勞公子則困于力可知是以使我憂之深以至于病也不亦重可慨哉

疏解此章上七句敘東國財役之困下切在已之憂小東何提起杼柚三句言傷于財佻佻二句言困于役末句總承○顧麟士云上四句只傷于財下四句見困于役然是兩截不是兩對葛屨履霜是其空意心疚承公子也此拘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殊與註不合杼柚其空非謂無杼柚是杼柚之上無經緯也葛屨履霜則禦寒之衣服不備可知公子往來則小人之疲于奔走可知皆來一以見其餘意葛屨履霜已兼道路凄凉之狀而公子往來總爲轉輸財實則力亦疲矣觀下文事言憚人亦可見

有洌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勻反無浸穫薪契契音器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六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串講又言彼洌寒之氿泉其勞我民之爲人上者獨不思所以憫恤之乎彼薪已穫矣而復漬之而將有洌氿泉尚其無浸穫薪焉況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契契寤歎者不哀我勞之人乎然穫薪既不可浸則庶其載而畜之無使爲寒泉所浸以至于腐可也憚人既不可勞則庶其息而安之無使爲力役所苦以至于病可也若視其勞而不知恤則勞者益勞矣上之人亦何忍使之至此耶

疏解孔京上四句是即物以興人之見困下是因物以著人之當安也此專以困于役言二段一串意首四句是即物而興下四句只是因興意而並言之不可作興說契契者憂苦切心之意契契寤嘆就詩人自言哀者我哀之也憚擬契契然寤嘆者乃可哀之憚人也此與興意不叶憚人緊指東人說憚不專力役凡供賦之煩供役之困皆是正見薪非他人之薪也亦可以載矣憚人非他人之憚人也亦可以息矣此望西人之息之也○此章承上章之意又求所可詞恤之人而與其安之也玄安而不能安之此民之所以益病耳章意雖主周役者言其寃傷于財者亦此憚人也○龐野云興意言穫薪尚不可浸況此勞契之寤嘆者寧非可哀之憚人乎極是簡明○周徹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浸穫薪之義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皁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

串講然我東方之所以困者正以賦役之不均耳彼均爲王之臣民則當均服王之賦役也今東人之子則財力俱困專主勞苦而不見慰撫矣西人之子則財力有餘粲粲衣服而得以逸豫矣以至西人有舟人焉亦熊羆以爲裘夫以熊羆之裘見于舟楫之輩其視爲屨履霜者爲何如西人有私人焉亦試用于百僚夫以百僚之試且見于私家皁隸之屬其視佻佻往來者爲何如賦役不均群小得志如此抑何西人之幸而東人之不幸也哉

疏解此章正與二章相對總是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諸說紛紛如罔見衡云上二句是賦役不均下六句是群小得志袁元年云上四句言賦役不均下四句言群小得志似各有所據依本講平平說去而賦役不均群小得志自見註諸侯之人對京師之人言非即諸侯也職勞不來諸專主勞苦之事而無有慰撫之者見虐用之也兼財力言勞者慰其情也即詩所謂勞之來之然詩亦曰此勞使臣勞還師勞遣役皆來字之義說上之人以此體乎下情則下之一見

必樂為用力今于一勞而不衆其來便見有勞及一方之歎故曰不均今人衆人又就西人中舉其微賤者以目貴者而言粲粲何富而麗也熊羆何言富百僚何言貴粲粲衣服何如杼柚其空熊羆是裘必非尉履履稱百僚是試當此行彼周行東人則羨其貴西人則樂其賤此際庭燎不知止有如許觸望百僚是試不是私人居百僚之位言得百僚之寵倖任用以見其安逸也○鹿野云上言東人之勞苦已盡故首二句只為引起之詞然勞不來一語寃抑甚太東之章下六句言西人之享其逸總見賦役不均也而舉小得志山賦役不均致之此說以東人提起不與西人平重亦有見○賀公謝云悲乎此矜挺而肘見彼服裘而志逞此仰居而向觸彼獲冠而製虎憚人嘆舟子偶貴介履舄厲與升座夫非盡人之子乎哉而西人樂東人愁西人備東人怨天耶人耶誰寔為之也耶此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音玄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叶去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維天庶乎其恤我耳

串講 夫東人之困如是使西人少加愛恤焉猶之可也今供上之賦粟米不足以盡之也而又取給于酒矣故我東人或與之以酒不甚厚也而西人亂之曾不以為漿而不足以盡之也而又取給于佩矣故我東人或與之以鞙鞙然之佩本甚長也而西人亂之曾不以為長是其取之也盡酒與佩而不遺其用之也離酒與佩而不惜今日之困殆有不可勝言者矣吾將呼籲訴蒼旻雲漢為章于天尚其洞燭下土之光而有以監我焉則不幸見困于人者猶幸見知于天矣跂彼織女日更七次尚其成五采之章而有以報我焉則不幸見困于人者猶幸見助于天矣

衍解 此章上四句言見困于人下是求恤于天也酒佩俱就供輸說亦兼二者以見其餘耳此皆承上西人得志來極言西人之暴殄需索無已供億之外又取給于酒佩乃東人出之甚艱而西人視之甚易蓋得志之人不復知有民生之苦人情大抵然也維天二句與天監己之勞兩雅箕斗之間漢津也註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又天文志曰漢水之津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清流名曰天河監亦有光非即監觀乎我言監下而有光輝庶有以致辨于酒漿之是非彌縫之長短也跂彼二句與天報己之勞織女三星跱足而成其形跂然終日終一日也○劉安成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為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織女星當歷七次也日更七次其行甚疾如拋梭然故云七襄次即所謂肆星所止舍處在天為次在地為辰雲漢非所以監人而與其監之織女非與

其成章也而與其助之也亦無聊之甚而為是不得已之詞耳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音緩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叶謨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捄天畢載施之行音杭

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串講 夫求助于天因我之心也孰知天亦不能為吾助乎跂彼織女固以織名也然雖更七次曾不能報章以給我衣裳之需睆彼牽牛雖以牛名然亦虛名而終不能報箱以助輸輓之勞以至東之啓明西之長庚亦皆能啓日之明續日之長以奇吾營作之勤而有捄天畢亦豈能掩捕禽獸以充吾飲食之需也皆施之行列而已是天亦無若我何矣豈其能有所助哉

疏解此章總是言天象之無益于人也首二句連上賦詠二句與睆彼二句對報章者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也河鼓謂之牽牛服箱以轉載言車而校之內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啓明四句與不成章不服箱對看啓明句言不能引其光于日未出之先以助其蚤作也長庚句言不能積其光于日既沒之後以助其昏作也啓明即是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曰只是一星故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庚為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傳曰日且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啓導也庚續也皆金星之號蓋本于此顧麟士曰朱傳啓明長庚皆金星之名分據兩頭言之正似形容之詞今與俗謂長庚星為黃昏星啓明為曉星有曉星時無黃昏星有黃昏星時無曉星理為一星尤無疑但二句寔非一時並有偶然對待言之也註兼言金水二星者以彼形此之詞下巳云獨以金星為言矣如疑劉安成曰金水附日而形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先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天文志云畢三星如畢然疏義云畢

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其口如畢網也載施之行依疏承啓明長庚天畢言而顧麟士謂孔疏只承天畢理會亦妙此又拘兩兩一連之說耳織女不能助我成章牽牛不能助我服箱啓明長庚不能助日使長使我營作天畢不能助捕禽獸皆是有虛名而無實用者也天象豈能助人而此人既望其有所助又嘆其無所助皆不得已而為是言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音吸**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輯講不惟是也惟南有箕吾意其可責之以簸揚矣孰知有箕之形無箕之實不可以簸揚也維北有斗吾意其可責之以挹酒漿矣孰知有斗之形無斗之實不可以挹酒漿也夫既無助于我苟無害于我亦可也夫何此南箕雖狹而舌則翕反若有吞噬之象焉是不惟西人之噬于我而天亦與之俱噬于我矣此北斗也長其柄而西之揭反若有挹取之象焉是不特西人之取乎東而天亦若與之同取于東矣吾人又將何所賴也哉夫天象固無所助而亦無所害乎人今始而無所赴告則望天之助之既而無所歸咎則又怨天之由之至是而情愈促怨愈甚矣為人上者胡為使之至此極哉

疏解此章言天不惟無所助于我而反有所困于我也上四句若合上章看當為上文在下章則重下四句上四句不過是引起下段之意北斗集傳雖有兩說然詩旣明言維北與南為對不必判是南斗也南斗六星在二十八宿之內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晉書云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斗柄指西故曰揭大意謂東人供輸巳竭乎地之所有矣或者天上遠

有水器之物乃視南之有箕不可供用北之有斗不可供用再視之不但無用也翕其舌似謂東人尚有餘粟乎西柄之揭似謂東人尚有餘酒乎箕斗之象原是如此但傷于噬者畏見夫噬之似傷于取者畏見夫取之似故以為若有所吞噬挹取云爾亦是極言其惡西人猜疑痛疾之意特寓言于箕斗未嘗怨天也天心無私而望其有助于巳天象無心而怨其反助于西皆詩人善于形容處總之此前三章只要形容其愁苦無聊之況不必若相說○姜夔甫曰俯觀周道而傷今思古之懷既有感于衷中察人事而彼此不均之狀又有激于日反仰觀天象而又若有不恤東人而反助西人之意俯仰之間何莫而非見困苦哉○魏仲雪曰譚盛終古在天有周盛時亦曾見之愁苦之人物物生悲失望之人處處歸咎耳○附錄李長科仝寶文并交訐以發穎覽○詩懷東西之不平而致怨于天將夫東人勞西人逸天也乎哉然不能天將誰怨大東詩人曰漙天之下孰非王民寧有二天耶乃王道有今古之殊天道亦有東西之異其奈何試觀餘然者曲七乎此一如砥如矢之周道也南

也君子朝宗今也公子奔命向也小人畏附今也憚人悉勞服箱昕暮寒況
果濱積薪盡能不顧同行而心狄歎嗟嘆我東人勞不勞來不來可無問耳所
不釋然者西人有褻服東人不得以為服西人試私人東人不得以試公士其
至東嘉果西流泉東璲玉西士佩傷歎貧也愬誰訴也惟是酒漿星河含悲天
女東軒西傾南斗北箕以求一助乎而今竟何如也一水盈盈不應蕭條之象
七襄采采莫稱杼軸之空啓明朝出懨懨敝于窮途長庚夜耶悵悵敝于永夜
牽牛安在輪軸空勞長夜成行能食何日無粟米而望籍偕佐見笑于南箕無
酒漿而思挹取徒貽譏于北斗傷哉已矣天不助我矣雖然我不敢怨也載翕
之翕疑之此箕舌哆俀斗柄西揭又何為者噫嘻一東人也而西也南也北也
彼出以困我耶西人有天東人獨無天耶西人天之人東人非天之人耶人之
困我恃有天天之困我恃有誰耶悠悠蒼天詞之何哀誰有潸然泣數行下耳
○悠隨景集哀與泣并○用長短句法綜貫全題錯落可喜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章金氏○通詩八章總是歷敘已遭時之亂而著作歌之情也自第之旨在
我日構禍一句而靡為殘賊二句是構禍根由析言之首章至三章言禍日進
而四章則推亂之所由起以怨其上五章又言禍亂之不息而六章又訴亂之
不復見以怨其上七章言去亂無計末章言作詩告哀此要見除悵屬望于王
意○通篇想見四時愁悴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夭札之象禍亂日進只借
時序以見之若直以時序過下又不得奧竅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進已進來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
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
咎之詞也
【申議】四月者日人生我序之中采悟皆有以自適之北宇宙之廟能仰或得以
自寬果如是亦安見其可哀乎若今日有大不然者四時之氣維四月屬純陽
而溽暑之威惟六月為尤甚是故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亦勢之勢若有所必
至矣況前孫一氣未有祖考而不愛子孫者我先祖豈匪人乎宜有以陰佑我
矣胡忍使我遭此而不為之恤乎
【疏解】此章言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夏暑為興言者去有時禍去無時
在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何忍以禍害我也六月暑止盛而云往者盛則退也
匪人只乎忍處見之言先祖同是此人何獨不愛子孫而叢禍之乎無所歸咎
而咎于先祖者不敢斥言其上也○許甫台云此章與前三章朱註禍亂日進
意四月二句是言時之漸進而暑之殺盛何忍使我遭此即正歷夏之暑人苦
其熱而言亦是一見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爰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
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申議】然禍亂之進不止此也秋至則物收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猶瘵之勢益
有不能免矣況今亂離之禍天下皆受其病我瞻四方則將何所適歸乎哉

【疏解】此章言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瘁同故以秋病為興言萬殺用咸百卉皆
然何物可免亂離為害則人民見病隨處皆然何處可安哉亂離瘼矣言亂離
來病人非如孔疏亂離瘼三者連文明非為一事也亦勿作變亂因病意矣其
適歸是無周流之處無憑依之地也○薛方山云過文須用禍亂日進之意有用
興意作過文曰不但夏則暑而已不可依秋日猶云秋時冬日亦然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音曷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
無時而息也
【申議】然禍亂之進又不止此也冬至則寒威冬日烈烈則飄風發發之象
益有不可禦矣況民莫不免乎禍而害者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
【疏解】此章言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戚同故以冬烈為興言日寒則風疾其氣
相似民穀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曰莫不穀者身處害中見人皆慶已也○
輔廣源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五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

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幷飭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于夢我篇矣○大抵天地之運循序發運四時之升木無其惡惟秋冬者最之則為美景衰惡者厲之則為惡況今夏則若其熱灼秋則病其凋瘁冬則傷其迅烈寒慘時之亂厲其生悲故借以形出禍亂日進靡然何舉三時而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梅叶莫悲反）**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尤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串講]夫禍亂日進感時皆足以傷悲如此是豈無以致之者哉彼山有嘉卉則維栗維梅無一物之不美矣況在位之人其始亦善良也今皆變為無良之徒而同惡相濟比周為黨以殘賊乎善類則禍亂之源皆起于此矣不知其誰為此咎也哉

[講解]此章興在位者之不善因致歸咎之詞也即物之美者能全其美與人之

善者反化為惡以人不如物起興在位指群臣言殘賊將說皆就不仁不義以害民害國說但詩人之意還重在構害善類上莫知其尤翟見滿云此瑕前王言凡亂雖因在位者之惡而所以致之者則王也故不斥言之而曰誰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濁叶殊玉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串講]夫用殘賊之人以階天下之亂如此使有時而息吾猶可以自寬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矣我乃日日遭害初無止息之期則何時得以免于禍而能善乎

[疏解]此章即水之清濁有時與己之遭亂無已構禍謂禍亂聚集有將轉無驟坎阱遇即舉手挂網罹動足觸機阱意日字正照上發章說非遭謗暴即逆變烈欲解脫而不能也亦本上殘賊羅禍來曷云能穀謂何時可免于禍也此穀字雖是保身全家之謂亦欲斬除殘賊幹旋禍亂使夏暑秋烈冬寒之氣都化為陽春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有叶羽已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串講]然使仕不盡忠而遭亂猶可以無憾也而夫豈其然乎彼滔滔江漢之水猶為南國之紀而經帶包絡之無外矣況我勤身盡瘁以事一人宜乎王之我有也今乃視之若無覩之若棄曾不在顧念之內亦獨何哉

[疏解]此章言己之盡忠于國而見遺于君也南國之有江漢與人之有忠臣此以人情不如物理為興南國之紀謂南國以江漢為紀非泛從文南方指敘散郡而無所收束以為南北之限則延而不問所賴于包地脈而作之障者惟水之是為矣南方土田平坦無大禁防以限荊楚之要則散漫而不守所恃于截地氣而立之壍者惟大水之是依矣此方得講若癸卯楚程竟作江漢有南國便反了蓋江漢與己南國與王也莫我有謂沒有這箇人在心上殘賊之

人用則盡瘁之人亦詣正相應有謂據有者蓋必心相知而後人相有也不我有則棄之而不以為功疎之而不以為德矣雖有盡瘁之忠何由自結于王上乎所以不免構禍而彼殘賊之害也○此詩雅第二章正與一三四五六章俱反興也

匪鶉（鶉音團）**匪鳶**（鳶以專反）**翰飛戾天**（天叶鐵因反）**匪鱣**（鱣音邅）**匪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淵叶一均反）

賦也鶉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串講]夫我之遭亂如此亦將何所逃哉彼鳥吾知其能飛也吾則非鶉非鳶其能翰飛戾天而免此罪罟之患乎魚吾知其能潛也吾則非鱣非鮪其能潛逃于淵而免此法網之患乎不能高飛不能深藏則禍亂之來將月余之何哉

[疏解]此章言己不能高飛深藏亂無可逃之意亦上與我有哀乎高飛深潛躲也世禍矣然君臣之義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只當盡瘁不是亂無所逃者作秋逃無所則與矣其意歸咎重亦當有辯蓋矣其意歸是以天下之亂而言悲傷

感慨之詞也翰飛潛逃是以處世之勢而言無奈自安之詞也○陶淵明詩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意頗相似○輔慶源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托之物而無所興之詞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爲賦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反

興也杞枸檵也桋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可爲車輞○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串講〕夫禍亂莫逃則可哀甚矣而作歌以告哀者其容已哉彼山則有蕨薇矣隰則有杞桋矣況君子遭時之亂而作此歌也維以告哀而已蓋悲傷之情少能自達故假此發詩以鳴其情庶幾聽者之一悟耳自告哀之外豈敢有他及哉吁詩人哀之上之人不知所以哀之此所以喪亡無日而使後人哀之也可勝惜哉

〔疏解〕此章是托興而表已作歌之情也以物之生各于其地興歌之作維告乎

哀無甚取義作歌總全詩之意而言詞亂離而莫適歸構禍而莫能救害瘁而莫我有皆可哀之情也但曰維以告哀言不敢有他及也則當世之亂使人恐恐不敢言者又可見矣要識得此意方合得詩稍自傷之意○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凋傷盛冬則又苦風寒至于蕨薇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于艷陽我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卒卒無須臾之歡矣○馮古人曰告哀不是告之于人是自鳴其哀傷之情也一說乃哀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又一說告其盡瘁之精誠也更冀聽者之一悟而或惻怛之心則可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終

上元陳元明訂

北山之什二之六

北山章全旨○通詩六章總重役使不均上首章言[illegible]是嘆其役之不均而極言之也析言之一章敘己從事之勞而貽[illegible]言王之役使不均而以已爲獨賢也三章正言其獨賢之故末二章歷敘其不均之意須以朝夕從事句爲主以後五章皆根此句發前三章敘我字串言作已之勞役三章敘我字將人已相形而不均在其中矣語須婉在勿涉怨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獎里反**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

賦也偕偕强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强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串講〕賦北山者曰人臣固貴于盡職而役使尤貴乎均平何今日之不然耶陟彼北山之上而言采其杞以食者乃偕偕然强壯之士子而朝夕以從王之事

者也所以然者蓋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是以從役于外不惟我之思親不置且親之念我不忘而憂我父母耳急君而遺親豈忠而忘孝我其如父母何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其行役之不息下推其以王事而貽憂于親也登山采杞自是羈旅情況言偕偕强壯便伏下未老方剛意言朝夕從事便伏下盡瘁劬勞意但是發端語未可遽露偕偕士子只是詩人自已勿泥傳皆字而以爲與已共事之人在此下獨賢無得王事句推所以從事之故也王事沒言不指征伐說與他處靡盬不同憂我父母只是念子劬勞非以缺養也蓋子以王事爲憂父母以子劬勞爲憂固相因而致者

溥音普**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串講〕夫我之所憂于父母也固以王事之故而彼命我者亦豈盡出于公哉彼普天之下皆一統之山河也豈有尺地而非王土乎率土之濱皆一王之臣子

也。寧有一民而非王臣乎。旣居于土而爲王臣則當爲于我者亦當爲于人可以使我者亦可以使人也。何大夫之不均乃獨以我爲賢而使之朝夕從事如此耶。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王者所統之廣下嘆已之獨見役也。此章彼溥有不均意。溥天句以極天所覆言率土句以極地所載言莫非王土者內畿甸外侯封職方屬于大司馬者皆昭代之土宇也莫非王臣者內公卿外牧伯版籍屬于大司徒者皆今日之黎獻也。王臣兼在位與不在位說下土王臣須歸重王臣一邊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不一人也此則指大說政而言統政不均則王之不均可知矣。但詩人不斥王而曰大夫耳。獨以爲賢故獨役之。大夫字只就本文說註王字勞字于言外見之。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王事傍傍**音崩叶布光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串講]以我之從事獨賢言之。蓋彼四牡則彭彭然而不得息。服此王事則傍傍然而不得已。王之所以使我若此者其故何哉。蓋以年之旣老則不可用王則嘉我之未老而異于衆焉。人之旣衰則不可用。王則鮮我之方壯而不多得焉。夫惟我未老方壯則旅力方剛可以駕四牡之彭彭服王事之傍傍而經營四方矣。我之從事獨賢者豈非職此之故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敘從事之勞下原已從事之故。此章正發明上章所以從事獨賢之意。四牡二句不平乃駕以奉行王事也。傍字從勞有勞苦之意旅力句承嘉我二句帶經營句。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獨賢曰嘉我曰鮮我言外要見未老方將非我一人之意經營四方打轉四牡二句只作經營四方之事說不是在役莫誤認○此詩不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言而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反以王爲知已忠厚之意藹然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逼反**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叶戶郎反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也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串講]夫我之獨賢固不敢自愛其身矣而其不均若是亦安能已于言哉。彼居王土者皆王臣也。天何燕燕者息而無國事之勞或則盡瘁事國而燕息之不遑焉。或有息偃在牀而無道路之涉。或則不已于行而安寢之不暇焉。以彼之燕居息偃視此之盡瘁不已何勞逸之相懸耶。

[疏]解此章以下皆歷敘其不均之情也。各章每二句要相反說方見不均情狀。燕燕二句一家一國也以安危分息偃二句一止居一從逐也以行止分。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偃息而偃也如偃臥之偃

或不知叫號音毫**或慘慘劬勞或棲**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音怏**掌**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

[串講]不特此也或有深居安逸而不知叫號或有任事于外而慘慘劬勞無深居之安者矣或者動靜自得而栖遲偃仰。或若王事煩勞而鞅掌失容無自得之休者矣。以彼之深居偃仰視此之劬勞鞅掌何若是之相懸耶。

[疏]解此章叫號二句一處優而閑閒一職勞而見傷也。以動靜分栖遲二句一優游而自適一事煩而失容也。以勤惰分鞅以佐馬而捷在手一脫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總攬國事亦然故曰鞅掌。

或湛音耽**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叶魚羈反**或靡事不爲**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串講]又不特此也。或有湛樂飲酒而笑語于樽俎之間非所畏也。或則慘慘畏咎而常于罪咎之及欲飲酒而不可得矣。或出入風議而從容于親信之餘。事爲無所迫也。或則靡事不爲而勞苦于奔走之地欲從容而不可得矣。以湛樂風議而視夫畏咎盡勞是彼何樂而此何憂彼何逸而此何勞也。然則大夫之不均誠不得辭其責矣

[疏]解此章湛樂二句一在無事憂一只事不然也以憂樂分出入二句一口言之而不爲一身爲之而勞盡也以親疏分出入謂出入朝廷之上風議是立身事外泛論人之是非○以上三章盡瘁等句即經營四方朝夕從事者便是要

見逸者豈不當任勞勞者豈不當處逸豈此爲王臣而彼獨非乎豈此爲賢而彼獨不賢乎勞者獨勞逸者獨逸此所以嘆也○楊侑祥曰此不道以其勞逸者對言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詞之復則其望于上者亦切夫人臣職在奉公則勞瘁何敢辭即燕逸誰可羨但以彼之逸形此之勞則此獨賢彼獨何幸就兩人並觀其不均甚矣○看數或字未嘗私自已而已隱然在其中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陸雲士曰北山非以私勞鳴怨乃以公義鼓忠天下事非一力能持惟行者盡勞居者盡職合外內而共勵其精而後稱王臣而無忝也○虞永諧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孝即忠也豈有願爲孝子不樂爲忠臣之理北山似孝親之念重忠君之意輕不知其忠君之意正寓于孝親一念中見得經營既無以孝親獨賢勞而經營非無以忠君使大夫言念及此誰無親而我獨遑之誰無君而我獨任之亦安慨然悟矣○章天節曰詩可以怨小弁怨親也北山難怨大夫寔怨君也小弁之怨正徵其孝北山之怨正見其忠旅力難剛一身如四方何一身不足惜四方不可不念也此其怨是何等忠處不

然亦使歷山號泣曾閔若稱澤畔行吟龍比不齒矣○胡新安曰大東言賦之不均也北山言役之不均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全旨○通詩三章只一意無淡深曾是憂傷之意反覆道之也以無思百憂何爲主百憂者進而有王事之督責惟恐有不及之愆退而有家事之多端復恐有意外之虞不一而足也憂至于不欲思彼轉深矣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底病也○北亦行役勞者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污之思百憂則病及之也

〔串講〕詠無將大車者曰天下固有可憂之事而召予亦不能釋然之之心彼平地任載若謂之大車與無將大車也將不豈力而將之則推之不前却之不後祇爲塵污之所及矣况我之行役進而有王事督責之程退而有家事多端之擾則百憂集矣尚如罷之勿以爲思可也苟不安于心而思之則思且于衣副

情苦于難仰祇足以自病而已亦何必以思爲哉

〔疏解〕此是即將車者之自污以興憂思者之自病有無聊不堪之意下二章興義亦同自塵就將車者言凡大車所過塵必隨大將車之人不辨面目無思姑詳之詞百憂兼王事家事說較亦在役之勞苦上底以累其身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音耿)

興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串講〕無將大車將大車則非惟不能致遠而適爲塵所蔽矣無思百憂思百憂則非徒自病且在憂懲之中熲熲然而不能出矣寧不亂我心曲耶

〔疏解〕不出于熲者人在憂中耿耿然自加之而不能自遣之也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介帶只見有此事也以熲字言憂已妙矣又曰不出于則更妙更苦熲者沉憂之人胸中苦有一物而又無可指名不出二字即沉字之意衛風如有隱憂細玩如有字可得不出之義

無將大車維塵雝(叶平聲)**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叶平聲)**兮**

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串講〕無將大車將大車則爲塵所雝蔽矣無思百憂思百憂則非徒自勞且在膠擾之內鬱鬱然不得舒矣寧不重累其心耶夫思曰百憂固有不勝憂之患而又戒以勿思又有不敢憂之情行役之勞苦如此爲上而使人至此何以爲國哉

〔疏解〕重猶累也謂空自憤懣一番多憂損志多思損神祇自累○呂記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爲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章全旨○通詩前三章傷已之久役而極憂思之情下則戒僚友之安處而致忠告之意終之戒僚友爲所以自作此詩人人多不平之情自覓行役勞思逞意而三章念字內已含末二章意○西征大夫因已之勞思人之逸而以立朝大義規之末二章詞和義正則前而心哭等語勿露十分怨詞於懨樸字分明自己亦有勉思姑將要知亂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可

若識乜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也末章以
自戒之道戒之蓋當亂世事詭讒構惟靖共正直庶幾得免耳方悲已而忽念人
爰傷之辭境多如此○已之勞則訴之于天僚友之禍則叙之于神俱有深衷
不能自係意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艽音求 野叶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
其毒大苦(大音泰)念彼共人(共音恭)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罟音古)

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
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
二月西征至於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
畏罪而不敢歸也

講賦小明者曰人臣之往役義也而至于久役于外亦安能已于傷悼之情
哉今夫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是宜無所不察也何使我有西征之行至于艽野
之地當夫二月初吉而啟行以至歲聿載暮寒暑而猶未得歸行邁而時久如

此何天之不我察哉是以心之憂矣有如毒藥而甚苦也于是念彼僚友之安
處傍彼此之味遣不覺涕零如雨焉斯時豈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逸乎特以
王事未已而遽歸則不免罪罟之及故我畏此罪罟欲歸而不敢耳
講解此章上八句是呼天而訴已之久役下四句是念友而傷己之難歸首二
句明明照臨言有以察人之隱而恤人之私也只與起下文耳三四句言其
地遠五六句言其時久君子來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稱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離者經歷之意離寒暑則歲暮矣心憂二句承上兩邊言之念彼二句是思遠
事之不家而忽游神于朝君想見共人優游無事而傷其不如耳不曰友人而
曰共人者見位所當共亦敍詞也共人即下君子則是戀戀思鄉而又含愁在
心莫可申說故念及共人惟有涕零固非久別懷思而與其悟亦不明言我勞
致遠而致愁慨不平也豈不懷歸欲歸而同其逸也罪罟如以罟取物不使知
也就于事不堅固說來勿作忍之刑罰失當言念友而悲畏罪而止又適行中
不得已所在故并序之當將共繼甚嚴一歸便有罪責故云云○詩人固自和

不然何氣亦悲哀憂傷如畏此罪罟非復畏此聞譬字法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莫音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
我不暇(暇叶後五反)念彼共人睠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眾憚勞也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眾是以勤勞而
不暇也

講言然我之憂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乃二月之初吉也今未知何時
可還而歲忽已其矣念我以一身之獨而當此孔庶之事是以心之憂矣憚我
之劬勞而不暇其知旋歸之期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至于睠睠然僕内顧
之思焉斯時也豈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安乎特以役事未畢而遽爾言歸則
未免譴怒之加故畏此譴怒欲歸而不敢耳
講解此章上八句敘其久役而推其不得歸之故下念其僚友而原其不敢歸
之情昔我四句言其役之久也曷云者難定之詞念我一句言身獨則其力爲

劬勞事眾則其責爲難甚玩獨字便見非眾之所與回邪者交親正直者孤立
自古傷之矣心憂二句雙承此意謂發其勞勞不暇而不得歸也睠睠懷顧是
内顧依戀之意非獨念朋友而然譴怒本役事未畢說事未畢而歸則譴怒在
所不免蓋叔季之朝法令顛倒來足即爲危機今萬里孤臣自畏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奧音郁)曷云其還政事愈蹙(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
詒伊戚(戚叶子六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覆音福)

賦也奧煖蹙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
以至此歲莫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
寢而出宿於外也

講然我之憂又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奧乃二月之交也今未知何時
可還而政事則愈蹙矣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猶不得歸故心之憂
矣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詒伊戚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至于不勝
安寢而出宿于外焉斯時豈不懷歸哉特以王事無成則有反覆之禍故畏此

一篇說六朝自見朱草是說個樂并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處不必說樂是人非言懷古不忘而不明較其德言德不猶今而不直斥其非其詞愈隱諷刺之意自在言外

鼓鐘將將(音鏘)**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栢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申講〕賦鼓鐘者曰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何必概其政治之全即一作樂間而可知矣蓋樂所以鳴一己之豫亦所以通天下之情惟情不古若則聞者不能無憂焉今吾王何如也彼鐘為衆樂之首淮非作樂之地吾王鼓鐘之始作也則將將而有聲淮水之始至也則湯湯而沸騰自彼觀之固為一時之樂而我聞鼓鐘之聲則憂心而且傷焉于是追念古之淑人君子揄和聲于堂階之間感人心于和平之際信有係于懷而不能忘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傷今之樂下二句是思古之人下章倣此鼓鐘二句不對說鼓猶擊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嘉樂不野合鐘簴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憂心且傷句承上起下之詞淑人君子所指文武成康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懷允只在樂上發勿露出德字至下章始明言為其德也然亦不能說空說有說古之君子先發後樂樂亦有節非今之所能及故思之不忘亦可從○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流

鼓鐘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淮水湝湝**(音諧叶賢雞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為反)

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申講〕既而聞鼓鐘之聲則喈喈而既盛矣淮水之流則湝湝而既平矣夫鼓鐘而至于淮水之既平豈同久為無窮之娛也而我聞之則憂心之傷更轉而為悲焉因思昔之淑人君子也以御情道以制欲吾見其德之中正而無一之回邪也何今日之不然哉

疏解其德不回就樂上見之樂之有節便是德之不回也然須說得渾大

鼓鐘伐鼛(音皋叶居尤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音抽)**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皋云皋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之荒亂也

〔申講〕既而聞鼓鐘而又伐鼛則衆音之並作矣淮水而有三洲則水落而洲見矣夫鼓鐘至于淮洲之見彼固以為極意之樂矣而我聞之憂心之悲者又動而不息焉因思昔之淑人君子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吾見其心之發動殆不若王之荒亂也何今之不如古哉

〔疏解〕伐鼛舉樂之大者而言淮有三洲作詩者賦當時所見也妯則甚于悲矣憂結于心為之妯動而不寧也其德不猶亦就樂之有節上說謂不似今人也只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似微微卸到王身上而荒亂意未肯說出○徐儆弦云始而水盛中而水流終而水落言其時之久而樂不已也○輔慶源曰將將喈喈伐鼛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音藥)**不僭**(叶七心反)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申講〕由此觀之則我之所憂正以王之不德耳豈其樂非古與若以其樂而論之但見鼓鐘于淮上者固欽欽而有節矣以在琴瑟堂上之樂也笙磬堂下之樂也若難乎其克諧矣今則琴瑟之聲與笙磬而相協笙磬之音與琴瑟而同和何如其克諧也然是樂之和猶不殊于古矣雅南樂之章也籥舞樂之容也亦難乎其不僭矣今則二雅二南而有節之不紊籥舞籥舞而有節之可觀何有于僭亂也哉是樂之正也不殊于古矣夫今之樂猶古之樂如此獨以其

淑慝荒亾之行而不若淑人君子之德此吾之所以憂傷悲惕而永思古人之
不忘也。

〔孔疏〕此章上三句言樂音之和末二句言樂舞之正皆見不異于古茲鼓鐘欽
提起另講只承上文說來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升歌字字皆金和玉
節以磬爲主衆音並作以笙爲主磬止則笙亦止同音就清濁高下始終節奏
言先之以雅終之以南乘羽吹南籥而舞之辭必依樂章以爲節以雅以音而
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籥而協夫音也樂之章有詩樂之容
有舞不僭包上雅南籥言雅歸于雅南歸于南而不混文用羽籥武用干戚而
不淆便是不僭求徵樂則是而人則非益開我之憂傷者非樂之故也如以樂
則以雅以南以籥俱不僭矣分明見即古淑人君子被之律呂聞之聲容亦不
過如是而已〇同音合言四者所謂純如也不僭分言三者所謂皦如也以雅
不僭如雅頌各得其所以南不僭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籥不僭如萬舞有
奕〇張平甫曰總之是樂皆猶古昔無德以本之則所謂同音者非淑人之德

聲也所謂不僭者非淑人之固深也〇胡新安曰歐公云鼓鐘序但言幽王
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于淮上矣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
事當曰徐戎與奄自成王時徐彝及淮彝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常逆將欲
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于淮上矣當闕其所未
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論者
亦不明言其爲幽王也故集傳以爲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鼓鐘四章章五句〇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畧以孫
氏歐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楚茨全旨〇通詩六章總是述公卿力田奉祭之事首章從言力農奉祭而獲
爲下皆詳祀神獲福之節也或欲四章分上作奉祭而前有以受乎福下非祭
而無有以受乎福如此則分蒸嘗祭爲二事矣不知蒸私只祭中之事耳傾前
俱只言力田奉祭可見當以徵神爲主末二章亦是推徵神之意以退之也兼
首章言力農是爲奉祭之本而享祀妥侑則總一祭而言而下文凡言通錫者
如嘏徵送尸燕私等事皆肖于此矣曰介景福則凡萬壽無疆百福爾極後祿
等事皆肖于此矣故自二章以下皆不過首章之意而申言之也每章要發於
農所致意方得詩旨〇全篇把敬字貫以奉祭爲主而推本于力田蓋祀神原
從力農得來故此詩以黍稷爲重而神福又從祭祀得來然祭祀却不外于田
而已步步貫串總來只是一個力農奉祭呂氏註可謂詳盡矣〇後言首章總
黍稷與盛爲酒食以祭而有酒食必備犧牲故次章又從承牛羊以祭然承祭
不可不敬故三章發清人之敬而禮亦備於焉各章係以受福者樂章一升矣
爲一關故云爾其實不重受福上四章工祝致告以下然後敘神歆其祭而錫
以類繁之福五章又因祭畢而及燕私六章又因燕私而及後祿總皆奉祭之
所致也讀者須融合此旨不得支離破碎其說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音藝）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
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叶逸織反）以妥以侑（音又叶夷益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我黍四句　丁酉江南）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

翼翼皆蕃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
族人之子爲尸既奠廼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
之曰皇尸未實也介大也景亦大也〇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
其宗廟之祭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
此藝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

〔析講〕賦楚茨者曰農者天下之大本祀者有國之大事今我公卿享田祿而奉
祭祀者夫豈無所自哉彼楚楚茨棘之地本不可耕而食也乃有抽除其棘而
墾闢之以爲田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于此藝黍稷也其所以爲力
農之計者蓋已預矣故我也因開闢之餘藝樹之功藝乎黍也其黍則與與
然藝乎稷也其稷則翼翼然殆夫西成之日實之以倉我倉則既盈矣積之以
庾我庾則維億矣力農之利如此則祀事可舉矣由是以之爲酒而酒醴成焉
由是以之爲食而粢盛潔焉先祖有神也則以之獻以之祀以將其報本之誠
衆神有尸也則以之妥以之侑以致其尊祖之敬將見神明感通而降之以福

。末得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已也。凡可以稱公卿者。皆敦勞之矣。不有以介其禮乎。此始而酒食之遺禮而獲福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推農事之所由興。下正言力農奉祭而獲福也。自古人就起看。只不其始以起力農之事。蓋不忘所自也。古人睹指爲稷。勿露出古人墾闢。亦專爲我而曰。我藝黍者。謂彼將開爲世粒食之源。而因使我得以藝黍稷耳。來黍稷極重。是祭之酒食所從出也。凡祭以酒食爲主。而牛羊俎豆佐之。我黍二句以未穫言。就東作時說。我倉二句以既穫言。就西成時說。與與有豐盈意。翼翼有此次意。我倉、是納之于室。我庾是積之于場。總言收成之富也。四我字、見粒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以爲酒食以字指黍稷。下四以字、皆指酒食。酒食、合下牛羊俎豆。意享祀妥侑、合下濟濟蹌蹌莫等。意享祀泛就祭神言。妥侑、專就獻尸言。桑言之皆是致敬于神也。妥是初迎尸時而拜以安之也。侑則是祭將畢了。恐其未食而勸以侑之也。景福寬說。介景福是神降之福。合下萬壽等。此處不可豫說名目以致說煞。○張不倚曰、力于農事。乃是章內切要眼目。務力農正爲奉祭地也。然亦要認定宗廟二字。蓋凡祭必先祖宗重根本也

濟濟蹌蹌(音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音烹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音崩叶補光反)。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良反)。孝孫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孝孫有慶三句股會試

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串講〕夫力農奉祭。固足以獲福矣。其事神受福之事何如哉。彼奉祭非一事。使有所褻。有所不敬。未足以感神也。吾觀今日之祭。濟濟焉而衣冠之必飭。蹌蹌焉而進退之有常。其迎牲而薦之也。則絜爾牛羊之牲。往奉烝嘗之祭。或剝之而去其皮。或烹之而熟其肉。或陳其牲體于俎。或奉將而進于廟。而薦牲之禮盡矣。其求神而祭之也。則不倚祝也。以求諸陰。炳蕭以求諸陽。又使祝祭于廟之門內。求諸待賓客之處。而求神之義周矣。夫以斯人而備斯禮。周斯義。祀事不孔明乎。由是神居尊位。儼若君臨而來格。神附于尸。皆其飲食而來享。而孝孫之慶。于是乎錫矣。必報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常爲宗廟鬼神之主也。是祀事備而獲福如此。

〔疏解〕此章上七句、是祭先周其事。下是格先降其福。濟濟蹌蹌、衆主祭與祭者言。主祭者承其敬于上。而與祭者秉其敬于下也。濟濟自容貌言。即倚所謂冠裳濟濟是也。蹌蹌就步趨言。齊風所謂巧趨蹌兮是也。此句直管到或將絜爾牛羊四句、言薦牲之殺。絜牛羊、如用牲而皮其色純角正之類。烝嘗錯舉春秋言之。此特只舉一祭。非二祭可並行也。剝烹以治牲言。肆將以獻牲言。本各有人而或字則以事言。非以人言也。剝、是剝其皮。牲體全也。烹、是熟之爲殽也。肆、則以牲體而陳之。將則以殽而進之也。祝祭于祊一句。言求神之誠。祝祭于廟門之內。着義以爲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故博求之于此。非謂門內廟外。求諸陰陽之間之義也。祀事句總承上兩下。孔明三字註訓備著二義。蓋兼文兼至備也。典則昭明著也。先祖二句雖平。總以神爲主。一是神居尊位而來格。一是神附于尸而來享也。神無形。故曰皇。如在其上也。尸有象。故曰享。嚮其飲食之意。報以二句、串說。蓋萬壽即介福。此正所謂有慶也。或福壽對說。不必拘。○劉安成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廟門之外。人君生時宁立見賓之地。在廟則謂之祊。恐其神或在此。亦如生時接賓客一般。故使祝祭于其處也。祭即所以求之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音積叶七略反)。爲俎孔碩(叶常灼反)。或燔(音煩)或炙(音隻叶陟略反)。君婦莫莫(音麥叶木各反)。爲豆孔庶(叶陟略反)。爲賓爲客(叶克各反)。獻酬交錯。禮儀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黃郭反)。神保是格(叶剛鶴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爨、竈也。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

自飲而後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也

〔串講〕不特此也彼與祭非一人苟有所敬有所不敬未可以感神也吾觀今日之祭贊而執爨者此心之敬踖踖乎其不寧爲俎以載牲體則極其大燔炙以備從獻則致其碩腯者一于敬矣尊而君婦此心之敬莫莫乎其清靜爲豆以盛內羞而內羞無不備焉爲豆以盛庶羞而庶羞無不舉焉而贊者一于敬矣以至爲賓之賓爲客當獻尸之後行獻酬之禮少長相勸既往既來東西相交也一縱一橫賓主相錯也當是時或升而爲酬或降而拜賜禮儀非一節也但見周旋中規而俯仰不過于高卑折旋中矩而進退不失于尺寸禮儀其卒度焉或問以求言或各以述志笑語非一端也但見樂然後笑而諧泯之態不動于容府然後言而諠譁之聲不聞于外笑語其卒獲焉亦何往而不見其敬心之至哉夫合宗廟之人皆體公卿之敬以爲敬如此由是至敬感乎神保是格其必報之以介福使萬壽爲之攸酢所以居其位而享其祀者綿無窮矣是祀事遂而獲福也如此

〔疏解〕此章上九句言有事于宗廟者皆盡其誠下承言所以感神而獲福也其間行禮之次爲俎以享神也燔炙以從獻也爲豆以獻尸也獻酬交錯既獻尸而行旅酬之禮也執爨如爨爨以煮肉爨以炊米也踖踖皆下二句爲俎孔碩非謂俎之大言俎所載牲體極大所謂博碩肥腯是也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名雖熱者近火炙熱者遠火故所炙而肉燔也以上是執爨之敬主爲之敬就交神言故曰莫莫莫有沖漠之意惟清靜而敬之至者方有此意由其能清靜無欲故能爲豆甚多若簡略不恭則不能也孔庶兼言內羞庶羞之多也內羞以黍稷庶羞以肉味皆主婦薦之以上是君婦之敬就贊職者也然者踖踖則賓者可知也君婦尊者也則卑者可知也賓客自助祭者言總戒在祭之先不重獻酬二句雖皆就賓客說然獻酬指賓客言交錯指少長言東西互對飲爲交東西序行而旅交飲爲錯此獻尸之後而旅飲乃賓主子孫少長相勸非祭畢而飲也時獻酬交錯之交則有禮儀以此時之動容言

於獻酬交錯之情則有笑語以此時之詞氣言乃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則無不合于法卒獲則無不得其宜旅酬將已非復向之最盛而終無失禮節諠譁則從前之敬可知卒字宜味以上是賓客之敬要歸到公卿身上蓋贊而執爨內而主婦外而賓客無一不敬皆公卿之敬也神保是格蓋尸以象神言神保之格則先祖之格可知萬壽攸酢者因上文尊敬而酢以報之也此與上章卽首章享祀妥侑中事薛方山曰此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耳○蒙通云此以上三章皆三獻以前事此以下四章皆三獻以後事○此章須分四段看執爨三句是一串事君婦二句是一串事爲賓四句是一串事神保三句是一串事

我孔熯(音善)矣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叶須倫反)苾(音必)芬孝祀(叶逸織反)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如會叶)

(戊午河南　四分虎戌合試　飲齊)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

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少牢嘏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

〔串講〕然公卿之敬不特祭祀之始爲然自方祭以至獻酬禮行既久筋力竭矣猶式禮莫愆而終始如一其敬爲有終也于是工祝致神之意而告于孝孫之前曰祭莫貴于禮物之豐潔也今黍稷之馨香牛羊之肥腯燔炙俎豆之既備是爾苾芬之孝祀而神已嗜之矣故卜爾百福之多以爲飲食之報使其來如幾隨所欲而皆可得其多如式極治然而不可紀焉祭莫貴于禮容之莊敬也今爾濟濟而蹌蹌踖踖而莫莫卒度而卒獲是爾之禮儀既齊而既稷既匡而既敕矣于是永錫以衆善之極以爲禮容之報使事有萬也萬無不善而善極其至事有億也億無不善而善極其至焉是欲久不渝而福以類應者如此

詩解此章承上三章說來蓋上是祭祀方來故分言事神之節此是祭祀將畢故總言事神之禮而極言其受福非有二也孔熯二句只就主祭者言不必兼助祭之人說禮行既久自迎尸求神至于此時言之所時爲久矣以下文祝告推之當是三獻尸之後即今所謂飲福受胙時也初祭時主人酌尸而後主婦亞獻賓客三獻畢主人遂酌以飲賓行旅酬禮此是旅酬以後事可見其久也禮字兼禮物禮文二意方與下飲食禮容相照式惡也謂恐依此禮而行無過差也只就孔熯時說蓋以筋力既竭恭敬易怠故詩云然若行事之始誠意自是未孩安得以其盡美之神無言祝致之而有言故此云祝致神意尸有言祝爲之述其言故下章云祝傳尸意徂賚是徂者祭主祭時酌尸之位徂賚二字猶致告之義如云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嘏主人者嘏大也與主人以大福也苾芬八句皆是嘏詞其類應該飲食豐潔承上酒食牛羊俎豆燔炙之類言禮容莊敬承上妥侑獻酬濟蹌莫莫之類言孝祀即就苾芬中見神嗜宜格章也卜爾二句連說如幾如式只足上句勿以爲百福之實百福泛說如幾

孔疏曰言順而所得不遲晚也六帖曰所欲即得與意相符契如式說適曰天下有一事必有一法福如之言繁多也六帖曰言備足不少欠恰似有個法度以齊之更移欠他不得俱講得好既齊二句就享獻妥侑時見齊訓整是正衣冠尊瞻視儼然齊一也稷疾也是敏于趨事疾如駿奔而不敢怠緩也匡自極直言是中規中矩無傾邪跛踦之態也敕戒也是無言無爭執事有恪如淵淵聞聞如敕戒是也俱就外說庶合禮容莊敬之語而其內心亦可見矣極者至其無以復加也講意指處事說本直義修身齊家治國之云皆百福有則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之爲言猶云天賜其衷也將萬何句亦足上句非兩極之實言事有萬也萬事得乎善之極事有億也億事得乎善之極蓋悉協此極之意飲食爲神所享故使孝孫亦享百福禮儀爲孝孫之莊故神亦使之悉有眾善所謂類報者如此○說約祭有祭之幾福有福之幾爾之祭能如其幾而福安得不如爾幾乎祭有祭之式福有福之式爾之祭能如其式而福安得不如爾式乎肅得

是也○苾芬一段重在百字既齊一段重在極字○嘏辭此章是飲福受胙之事也○附錄卜爾百福二句備著嘏文并文許以資觀覽○卽禮物以獲福所稱如而神既降矣夫祭能盡物而神亦如其數以福之擬之幾式貨有訴狀抵拔茲者曰從來交神明之道不惟其物而亦惟其物不惟其物故所深僅足以告虔亦惟其物故爲祭自足以介嘏符謂神既之來可期式有所依借而不啻其儀以于之迓亦未取弘庥之大備而進擬之矣神之嗜爾飲食也豈無所以卜爾者哉芳潔不足以格幽冥神其吐之吾知其錫福也涼矣既已柔醴是飲則降福孔偕失豈名言之所能盡芬馨未足以邀昭享嬉來以祭吾知其受祿也得矣祭已畢獻致賚則報以介福又豈一說之所能評其卜爾百福如幾如式乎吉祥嘉慶之事備施而即盈其量此必其合稽匯神于是乎亦斯貨之以福也福而曰百豈猶有易量之美乎一若百穀用登故福亦以百應之一若百祀備舉故福亦以百歸之其來也不遲其多也畢集若有難爲擬議者已數亨採大之庥少進而即荷其施此由其息息之祀神于是乎不樂多予以福也百爾

而曰卜並猶有侈施之患乎一若百年此重晨則百年以此福卜之一若百穀此約祀則百代亦以此福卜之其來也應期而至其多也盡制而詳若可量之彷彿者已大凡一二事之福苟欲其幾有幾焉者矣苟欲其式有式焉者矣以言乎百福則幾式有不可知者若神之卜爾而又何不可知也方以爲福定幾而福已幾方以爲福定式而福已式天下有無福焉如是者哉推此一二端之福苟得其幾有未必式者矣苟得其式有未必幾者矣况以言乎百福則幾式更有不可兼者若神之卜爾而又何不可兼也將以爲福惟幾而福又式將以爲福惟式而福已幾天下有兼福焉如是者哉是非神之嗜飲食不致此也是非孝祀之苾芬亦不致此也而况祭之克盡者又不惟其物而兼有其禮乎玉祇之告又烏能已矣○起處服定飲食豐潔來脈清楚重繼上句洗發報福隙言何等雍稚幾式二義只渾發兩如字之神絕不呆視一詞而文心靈敏格律大然具見良工心苦○前錄既齎四句劉元福文并文許以資觀覽○卽禮容之盡敬而後言其神錫之備孫夫齊稷匡敕以言乎禮容則盡敬矣由是以邀

神既又何疑其錫福之多乎歟楚茨者曰祭之善者不惟視其備物也而必觀其盡志致誠敬之彰于身者既不可以一善名斯莫善之錫于神者遂不能以一端據于此知神人感格之際交相應也飲食芬潔神固報爾以幾式之稱矣而祀祭之報則何如神之致無所不格待是莊敬未將神遂不欲予之以吉祥者事耳若夫威儀孔時則鑒其誠者當不靳以錫宜稷之賜神之威無所不周但齊肅恭未若神亦不能重之以大有元吉耳若夫周旋中禮則降其報者卹不吝以單厚多益之欲今試以爾之禮容言之容莫難于整而不亂亂則容先乖其極矣何以爲受善地乎乃爾之禮容則既齊矣而况乎凝極者不止乎齊也容莫難于疾而不舒舒則容先違其極矣何以爲承善基乎乃爾之禮容則既稷矣而况乎作極者又不止乎稷也於是乃可以言匡匡者禮容之正而不頗也此已足立善之極矣而立善之極者又貴獨既匡而已哉於是乃可以言敕敕者禮容之謹而不忽也此更足建善之極矣而建善之極者謝惟是既敕爲然哉夫然而齊稷以致其恪恭固有以感通乎神志匡敕以盡其嚴肅又足以黨格乎神明由此而日用之爲爾皆有極焉可知也則將爲神者有以錫之萬持符觀聽爾各有極焉可必也則皆神有以永錫之也極以言乎衆善之聚也夫既錫之矣豈猶有聚有不聚者乎極以言乎至善之備也夫所永錫之矣豈尚有備有未備者乎將而萬焉爲一極也吾于孝祀時已卜爾有永錫之存萬也已將而億焉亦一極也吾于徂賚日早卜爾有永錫之時億也已若此者謂非神之福爾乎而要非爾有齊稷匡敕之容易致此乃卿答之發者善自備于此儀降矣之無私者之至者禍自隆因此點永休之有本所謝報之以類者既非其一徵乎○按定禮容此數一絲不走齊稷匡敕四義疏剔確切局法嚴聯神明于洪又作一總落山錫極再一頓宕方將萬億寫足二北格整樹圖可謂因方爲珪週圓成聲

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鍾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叶力入反工祝致告叶古得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

賦也戒告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向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致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皇尸君尸也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爲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講】迨夫祭之畢也自始獻以至於八獻禮儀無一而不來矣自始奏以至復鐘鼓于是而告終矣禮樂明備神人以和斯時孝孫無事于對越則往于阼階之下立乎西向之位工祝則傳致尸意出于西階之上告以利成之言以爲禮儀未備鐘鼓未戒則利不可以言成今也既戒既備則田祿之奉有以盡其尊祖敬宗之禮利不已成歟告成之後有送尸之禮也尸以神爲庇真獻既久則神具醉止而皇尸爲之載起神以尸爲依尸起于坐則鼓鍾送尸而神保爲之聿歸是一念之敬固寓于送尸時矣送尸之後又有徹俎之禮也但見諸宰之司俎者則廢徹其俎而不遲君婦之司豆者則廢徹其豆而不遲是一念之敬又寓于廢徹時矣迨夫徹俎之後又有燕私之禮也異姓之賓客既歸之然矣

留于同姓而爲諸父兄弟者則留與之燕于以盡私恩而親骨肉孫蓋即其尊神之意而推之爲待下之仁誠非所以溥神惠于不窮哉

【旨】此章上十句是謹祭畢之禮下是廣親親之恩首二句祭畢也三四句告成也鼓鍾與四句送尸之禮也諸宰二句徹俎之禮也諸父二句燕私之禮也總是祭禮有序意一句接一句極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獻樂不來也既戒者樂終三闋樂不奏也徂位與前不同是阼階上西面被未祭將分列之位致告是孝孫之心也此致神意此係尸言從告利成利訓爲養成訓爲畢言順養禮畢以安孝子之心也禮儀鐘鼓即是利養既備既戒即是成畢蓋向也未備未戒則不可告利成今既備既戒則田祿之奉有以盡尊祖敬宗之禮而利養成畢矣此是祭畢將徂位受告之禮受告後則當送尸尸與神爲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止所以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出于廟門祝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爲斷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疏師注曰先擊鍾次擊鼓以奏肆夏也神安歸歸于天也廢徹諸宰則徹祝

獻之飲君婦則徹所獻之豆祭畢嫌其怠慢故以疾為敬蓋私恩長貴有恩必
祈可徹以歸來賓有俎令其自徹以歸而惟同姓諸父兄弟則以餘餕燕若諸
之主人以昨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于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
妹之庶羞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註尊賓客意只帶言不重備訓具與兄弟
既具義同蓋小大具在之意此支神明之終即逮於下之始所謂既盡禮于所
尊遂致愛于所親也。

樂具入奏（叶祖）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祛羊反）既醉既飽（叶補苟反）小大稽首神嗜
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久反）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叶子忍反）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
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
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
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
不廢而引長之也。

新安胡氏曰同姓而燕之燕矣由是以廟祭之樂皆入奏于寢始以悅乎神者
今以悅乎人始以介于祭者今以介于燕焉且公卿當祭之時固已受祿于先
矣而此在寢之燕則祿之綏于先者又將以綏于後也後祿之綏何如亦徵之
與燕之慶詞而已蓋爾之殽既將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及既醉既飽
之餘小大咸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是以使君壽考而受一
身之祿矣然此今日之祿也而豈止于今哉吾觀君之祭祀禮儀品物各順其
則禮烝嘗各適其時而無一之不盡焉斯誠後世所當法者殆必繩君而子
繼子而孫孫而又孫凡承君之後者皆不替此惠時維盡之典而引之于無窮
可也若然則祭綏在一世是即一世之祿祭綏在萬世是即萬世之祿而受祿
于君又將永受于子孫矣所為後祿之綏何以加于此哉夫公卿力農奉祭而
祀神受福之節有如此良由其致力于民者盡故其致力于神者詳也觀此而
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孫輝曰此章上五句言燕私之久其福之徵者與燕者之慶詞也由前廟而至後

寢故曰入奏祭與燕不同樂樂具入奏者畢歡畢其樂暮則同也後祿就下慶
詞相將看勿專就公卿身上要發此將字正指子子孫孫而言之甚以子孫對
公卿看則彼為前而此為後故曰後祿綏有個綏不搖之意爾殽四句叙事也
詞神嗜六句方是與燕之慶詞小大指諸父兄弟神嗜六句揚奔正分疏前
祿後祿神嗜飲食內兼格其誠敬意使君壽考內兼享乎福祿意順者順于理
而不悖不悖謂物品威儀之無式悖也時者適其時而不疏不數謂禴祀烝嘗
之隨式敘也既順且時則罔有或遺而惟其盡之矣一說盡者內盡志外盡物
也此意總在上數節內卻借慶詞出上言福壽只少得說子孫所以此處補
完勿替引之指世承宗廟之祭統觀註當字乃幸之之詞非勸戒其如此也夫
壽考錫于神則中之而欲其暴亨乎已祀事錫于今則期之而欲其永傳于後
與燕者致慶詞如此所謂綏後祿者不于是而有徵哉○劉安成曰詩中言濟
濟蹌蹌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敕者威儀之盛此德盛所致也
介康之積牛羊之絜俎豆之碩庶飲食之苾芬者物品之豐此政修所致也德

與政修與物內外兩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曰萬壽無疆曰萬壽攸
酢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此詩力于農事所以致其勤
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于民者盡惟孝故致敬于神者詳此
古賢公卿所以不可及也○朱[illegible]曰此下諸詩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知其
為公卿[illegible]之詩也○[illegible]全章本將開文并文詳以貴觀對○公
卿盡祭義而楚茨歌焉夫以田祿修祀典而祭義盡君子謂楚茨為能事神吾
讀其詩味盡之一言曰嗟乎今而知仁孝之經惟所自盡也祭之道曰盡志盡
物如從故事之修舉抑無取若楚茨者盡之矣盡之者何蓋公卿義得以田
祿養宗廟誰謂黍稷非烝嘗也儀其蔬之也似即欲藉手自盡者至享祀妥侑
以之節是為儆介福是盡祭義一端矣未也吾見秉桑成而儀狀絜品物具而
致數則有所為肅牲者求神者神享焉曰是其始而能盡也介之福有為俎者
為豆者獻酬者神格焉曰是其既而能盡也介之福神更觀孔慨者具慈者工
為之致神報焉曰是何其儀物兼至終而能盡也承錫之介福被備矣樂成矣

尸且起而神且歸矣而燕私焉此何非錫福所以盡所未盡者哉祀事
至此明也惠也時也盡之矣蓋其力皆其行皆其禮盡其備今而後世有用
穀世有奉嘗亦世盡祭義子孫勿替引之無窮後祿之綏為其有極〇此詩盡
祭義此文非一盡字亦足盡此詩之義〇神消而簡法謹而嚴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〇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
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于民者盡則致力于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
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信南山章全旨〇通詩六章是述公卿力農奉祭而詳其事神受福也首三章言
力農奉祭而獲福四章言祭備時物而獲福五章六章言盡求神薦牲之禮而
獲福皆是昇尸賓獻皇祖一時事總見事神受福之節皆力農所致也非有先
後次第大槩以黍稷為主其奉瓜祭酒逆牲俱祭中之事與黍稷同為者也〇
曾孫之穡二句一章命脈全重在此〇時說謂首三章祭以黍稷而獲福四章
祭以瓜菹而獲福末二章以祭酒薦牲而獲福此說因可但詩意重在力農奉
祭父賓主之分詳說較看得渾融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音殿叶徒練反）畇畇（音匀）原隰曾孫田之（叶地因反）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
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壠也長樂劉氏曰
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〇此詩大指與楚茨
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闢
而我得田之於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串講】賦信南山者曰國之大事在祀國之大本在農我公卿所以奉有田祿而
奉祭者實無所自矣蓋當洪水懷襄之世信彼終南之山本不可田也維禹因
甸治之故其高下原隰皆畇畇乎其墾闢而我曾孫因得修治之以為田也田
之何如但見為之疆焉方里為井十里為通百里為成而外焉大界之既正也
為之理焉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而內焉條理之分明也順其地勢水
勢之宜而畝有或南或東之異或地勢東下而遂之東入于溝也則橫其溝而
東從其遂于西而其制畝則南向焉或地勢南下而遂之南入乎溝也則橫其
溝于南從其遂于北而其制畝則東向焉旱則取溝之水自遂以達于田澇則
決田之水自遂以入于溝因不患于旱乾之為虐亦不慮于泛濫之為災此豈
稼穡所由起地利所由闢也親疆理者安能慮為積哉

【疏解】此節上二句言大禹闢地之功下承言今日為田之事從治田說起來甚
建其有田祿之規模耳重黍稷所由樹上不頂治川甸即隨山刊木之謂墾闢
耕其地闢謂除其萊曰畇則已墾闢了疆為我疆理為我理所謂田之也疆如
方里為井十里為成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理如一夫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是也以萬夫論則一
同之外川路為疆中間澮道洫塗溝畛遂徑皆為理矣如就一夫論則遂徑為
疆中間畝畝為理矣就十夫論則溝畛為疆中間遂徑又為理矣南東其畝自
遂之達于溝言之也畝田壟也如今為田畛一般所以欄水也其形高于畝畝

為田疆也遂是通水小道畝是沿溝小岸遂溝廣各二尺在百畝之間乃一
夫所耕種田水入溝引溝水入田者也溝者八夫所共歲廣各四尺在百畝者
則遂水灌田必賴于此田水入遂必視于此也比地勢東南下水必趨之如其
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畝之南者使無以障之使溢在南畝田內故為畝而遂
之南使水得直下就溝而不南溢也即遇旱而東引溝水以均于遂亦藉此畝
以為之障護其畝可側南東二字只當縱橫字樣看或南或東南兩皆有
畝以防水溢不必定于此兩方但看畝便知理之密觀理自知疆之大疆理統
言之也南東句又疆理中事也〇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為疆在內為
理疆所以順地勢之宜理所以順水性之宜也畝之制度即在疆理內〇再考
田制畝是田之身遂是田首之小溝故有一縱一橫之象古人之畝皆廣一步
長一百步非若今人之正方耳古者為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播種其中田隴
之水亦從此為畜泄周禮引畝乃川間通水小圳也田首之圳倍于畎則廣二
尺深二尺而為遂矣九夫之田為一井其間有溝以通水廣深又倍于遂百夫

之田爲一成其間有洫以通水廣深又倍于溝千夫之田爲一同其間有澮以通水廣深又倍于洫畝之水達于遂遂之水達于溝溝之水達于洫洫之水達于澮澮之水則尋達于川○愚按疆理正田之之事而東正疆理中亦寓之相承脩板分上句是治田下句是治水不得惟于稅講中上下句俱俗仍日貫通始可爲法○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此通論天下大勢則然若東一方爲田之勢言之亦可云西北其畝本文亦偶說南東耳不可依六帖泥看○註訓畝壟也詩解紛紛要當遵甫田章註中稍耨壟草壟盡畝平之說爲是時說解作畝以防水誤也蓋古耕之法一畝三畎備種畎中其畎關上溝之旅法取以壅苗根則壟盡畝平耐風與旱畝解作壟者謂畝中之高處亦可云畝不曰畎而曰畝者或叶韻耳如此則本章畝字因非千畝百畝大概田疇之畝亦不指防水言若以防水則遂上已有徑又何須用壟耶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霡音脈 霂音木)既優既渥(叶烏谷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韻三句叶質合韻 二句已韻斯互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霡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串講〕疆理固責于人力而生物則賴于天時今于冬也上天同雲而雨雪有雰雰之盛及其春也又益之以霡霂之小雨雨焉而先之以雪雪焉而和之以雨故浸潤之入于土者既優而有餘也既渥而厚濟也既霑而滋潤也既足而充滿也土脊饒洽如是是以生我百穀而有豐登之象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言天澤既優二句是言地利末句是言物阜然物阜本于地利而地利原于天澤也重天澤上總爲黍稷奉祭張本首二句就去歲冬言益之句就今歲春言雪欲盛而稱故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言霡霂爽則雲陰而與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優渥霑足以地之廣言原隰疆界無不及也渥浸漬也以地之厚言自上及下無不入也霑以潤言見水土相和調燥相成也足以久言見彼此發透洞澤充滿也要看四既字生我百穀以生字提起是承上語氣歸重在天澤上要見黍與稷與而穫與穫黍盛之來于是乎在方見虔宗

爾本作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埸音亦 彧音郁叶于逼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音秘)我尸賓壽考萬年(叶泥田反)

上二句已韻互

賦也埸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爲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說以奉祭祀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串講〕今試由疆理東南之後而進觀之以言乎疆埸則溝塗封植盡其制翼翼乎其整飭也試由優渥霑足之餘而選覽之以言乎黍稷則方苞堅好遂其生彧彧乎其茂盛也是皆我曾孫承大禹甸治之功仰上天雨澤之賜故疆埸之中有此黍稷之美也非曾孫之穡而何哉穡事成矣于是以之爲酒則鬱鬯將而水泉必香也以之爲食則舂揄具而齊粢必潔也孝孫不于斯可達乎乃獻于祖考畀我衆神之尸修爰術之文而皇尸以之醉飽矣及三獻旣畢畀我助祭之賓明獻酬之節而賓客遂其禮儀矣夫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祭祀如此故神降之福必使之萬壽無疆而於萬斯年矣是公卿力農奉祭而獲福也如此

〔疏解〕此章上五句言備物以奉祭下是獲福于神也首句言田之整飭次句言穀之茂盛田整飭本首章來言神禹有奠敷之功故疆界得以整齊重在地勢水勢之得其宜上穀茂盛本次章來言上天有饒洽之澤故黍稷得以茂盛重在仰上天雨澤之賜而力于農務上然雖分承却重黍稷邊曾孫之稱公田之所人也畀尸在受術之始畀賓在三獻之終獻尸獻賓皆家廟中之事而以神爲主要補出陰陽和萬物遂人心歡悅以奉祭祀故足以感神獲福也壽考萬年是承居公卿之資承享田祿之來意、福澤源自首章言我之得以墾闢夫田者禹之功也二章言我之得以生長未穀者天之賜也此章首句則兼言首章之意二句則重言二章之意可見其不忘所自也第三句方言此乃曾孫之稽鄭氏謂斂穫曰穡是也曾孫旣有此穡則以爲酒食未祭祀以盡我之孝心又皆不忘其本之意也至于遠不忘乎大禹甸治之功近不忘乎上天饒洽之

以與夫孝孫宗廟之祭是又皆可以膺受多福而不忝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叶攻乎反**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孔五反**受天之祜**音戶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爲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串講〕夫曾孫有黍稷可以祭矣而猶未也惟我皇祖田以井授廬以便民而因致以種植之利延至于今而田之內有廬廬之側有疆埸疆埸之上有瓜蓋其遺制也亦其遺利也及瓜成之際則剝之以致其潔菹之以致其味奉而獻之皇祖之前與黍稷酒醴而俱進于以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焉由是神之格之必使曾孫壽考長享茅土之封永保公卿之位而受天之祜焉是公卿力農奉祭備物以獲福者如此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備餘利以奉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疆

埸有瓜盡地利也因黍稷而及瓜菹即祭時豆登之物蓋秋烝祭時適値瓜熟故并獻之〔饒〕云凡大地之所生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正此之謂當云列于黍稷之間非薦新之說先輩張文云偶觴是念藉手而薦之不拘以享以祀之常儀偶有是物奉持而進之寫附帶黍稷之道意壽考天祜勿乎重〔饒〕壽考以享天祜上

祭以清酒從以騂音辛**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力彫反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啟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于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串講〕不特此也公卿當方祭之始即與眾將之禮用鬱鬯之清酒以灌地焉使臭味達于淵泉而所以求神于陰者盡其義矣又以神無在而無不在神貴於而不貴味故既灌而往迎牲惟用乎騂剛陳牲于堂備物以享乎祖考毛必尚純親執鸞刀而啟之明非純色不敢殺也牲貴特殺親執其血而獻之明非特殺不敢獻也且取膋膏以實其蕭合黍稷以燔於火庶苾芬之氣上達于牆屋之間而既往之精可格于羶薌之表所以求神于陽也是惟殺之間而義無不盡也又如此

〔疏解〕此章述公卿秉祭之始而義無不闕也首句是先行灌地之禮以求神而後迎牲也取酒灌地使祭者下達以除神淵與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禮有五齊以神事之有三酒以人養之此猶爲迎牲之并獻神之禮從以五句一氣說下是迎牲而享之禮曰從以騂牡則主以黍稷可知享于祖考只指騂牡言執其鸞刀以示躬親之意刀有鈴者言割中節也執鸞刀而曰啟毛蓋此時牲已殺矣取血在啟之先取膋在剝之後皆牛人事也燔膋有臭熟以後此時者未熟止以膋亦是殺牲時所取故帶言之○曰灌酒而求神乎陰曰迎牲而

章曰合饒曰當後曰升臭而求神于陽句句皆重不可專以求神陰陽作眼目○朱子曰古人于祭祀轉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在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先焫蕭鬱鬯以陰氣求之○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于天精魄斷今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鬱人注鬱金香草也鬯人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下上下者也祭則裸之有鬱有秬鬯而用之也○鄭箋享在祖考納享時納享時者大牢云及納享贊王牲事謂享祭之屢奉牲入廟將殺以授身人也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之此下文乃云執其鸞刀故知爲納享時也祭義注麗于碑之孫謂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尚也

是烝是享叶虛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串講〕先既備矣由是烝焉進于宗廟之中由是享焉獻之祖考之右但見馨香

之氣與品物而俱升苾苾然其旁達芬芬然其遠聞矣夫然則物無不備事無不周祀事不孔明乎是以先祖來格洋洋乎尊臨之在上乃報曾孫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而長享乎宗廟之祭于本支也是其力農奉祭而盡求神爲之禮以致福如此是則福不自致也而由于祭典之修祭不自備也而由于農事之力蓋由其致力于農者盡故其致力于神者詳也有國家者可不知所重哉

○此章上三句言進祀神之禮下是擬格神之休是烝是享者兩個是字須橤醉壯而言上只是祭牲事尚未用此則是烝而不之矣見享而獻之矣烝是薦于廟中享是爲之祖考此正是既奠升臭未奠升黄酒爲熟之謂也享以牲言不兼酒說祭中非不用酒但章意各有所重耳苾苾芬芬須人黍稷俱發爪羞蘊藻之意孔明者始終不遺節文不紊之謂總要兼威儀品物說萬壽即介福也末要繳出公卿惟力農故能備禮以承宗廟穗福所謂詩有萬年受天之祐者在是矣○此章專主力農故首言黍稷之事以爲致敬于神張本而先以酒食矣以爪菹又次以犧牲俱一時奉祭之物特每段各發一義耳○附錄企

章徐淵忠文并文許以貢徹覺○祭出于力農而祭則受福矣夫原隰之田則酒食所自出也因而備物以祭焉皇祖之福曾孫宜獲當謂子孫無忘其祖考則然之以祭詞祭本于農農本于田乃我曾孫之甸田非曾孫肪也彼見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南山之原隰維曾孫田之則禹甸而遺授之曾孫乎然自曾孫溯之皇考自皇考溯之皇祖莫于斯作于斯深耕于斯是後相仍此畇畇則夫相土之宜綏理者南東者雖我乃我必曰祖考則夫微天之詩僚源者溯足者雖我乃我必曰祖考則夫耆物之利翼翼者彧彧者雖我乃我必曰祖考然則今日者我曾孫奉酒以進曰嘉薦合酒我曾孫奉俎以進曰嘉薦豐盛即薦我界我尸我昇我獲我曾孫則是以壽考萬年猶之以祖考事祖考也力是時雖小物必備焉酒食未已乃及獻爪夫田間廬之除而疆埸之種乎是剝是菹皇祖貽矣曾孫由是壽考而受福矣雖犧牲必成焉酒食未已乃及騂牡夫固孝且取以享祖考而苾芬以明祀事乎是烝是享皇祖又貽矣曾孫由是介福而萬壽矣胡壽之際則祈福之備蓋此原隰也則世世所經畫也無忘哉世澤

則對祖宗者已在畇畇之中因不待獻而受祐也此黍稷也則世世所樹藝也無忘茲世業則慰神明者已在彧彧之日因不待蒸享而獲福也不然孝而世祿不及不祀而力田忽焉皇祖實應且怵其何福之能得○揔定歸功祖考用筆絕妙而于題不失尺寸所以爲佳○末局打轉原隰黍稷遥度陰去秋波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首章全旨○此詩諸說紛紛一說此詩以爲民爲主首三章一時事是往祭于田而因以省民末一章乃收成之慶而欲神之報乎民四章極有次序首章是始出未祭之時省民之事既言自古有年而又將復有年者以見神之當報也次章是正祭時事既報其前之功又祈其後有年之賜也三章是祭畢之後省民之稼卻其終之有年而喜之也末章則以有年之慶歸之于民而欲神之報于民也觀章內曰食我農人曰烝我髦士曰農夫之慶曰穀我士女曰攘其左右曰報以介福是一篇之始終無非爲民而已一說首章言力農二章言奉祭三章則中力農之意四章則中祭祀之意不必強作一串又有謂此詩固重有

年上亦重勞農上此後內所以多歸美農夫之詞蓋言有年見得于神不可不祭而祭神固所以爲農也今細按通詩總是力農奉祭而爲民之意詩柄了然但每章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只隨文說去不必拘其有先後一章言勞農也二章言奉祭也三章言省耘也四章言收成也總是重農一念則歛徵省勞祈報慶祝皆此意也所以來大田之答諸家率藉拈爲傀不必依

倬（章若反）**彼甫田**（叶滂五反）（叶地因反）**歲取十千**（叶倉新反）**我取其陳**（叶池隣反）**食我農人**（音嗣）**自古有年**（叶泥因反）**今適南畝**（叶滿彼反）**或耘或耔**（音子叶獎里反）**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毛音）

（我取其陳三句　巳酉河南）（今適南畝五句　巳酉湖廣　甲午河南　四川）（攸介攸止二句　戊子江西）（烝我髦士一句　戊午江西）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種于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薿茂盛貌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于農而工商

不與邪管仲曰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以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集說】甫田者若謂國家之本在乎農有相之道存乎神我公卿之力農奉祭何如哉彼倬然之甫田也中公外私爲田九萬制何其明也然彼之不可無法則于從農之中惟取其十千以爲祿食之需而先王九一之制行矣及其積之有餘則又不可無以散之也蓋我之取農者雖致其新而我之食農者乃散其舊以養農人之衆使之仰足無嗟飽俯有其而先王保息之政行矣所以然者亦惟是邀上天眷養之意貽此豐美之嘉祥故推上天仁愛之餘用循補助之實取自古有年所以陳陳相因有如是之積足以供如是之散耳夫自古既有年矣然使今之不繼又何以能斂而能散哉乃今適南畝以巡省也農人方且或耘焉以去其草或耔焉以壅其本而其黍稷之生爲又已蕤蕤而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此非農人之勞于其事不及此是不可不有以勸之于是即其美大止息之處以倚能勝以軫艱難進我髦士而勞之焉而吾意之所及吾德之吾意之所未及亦可因髦士以達之也夫既因舊有年而食于農又因將有年而勞乎農是其致力于民也何至哉

【疏】解此章上五句推豐年之遠下又驗豐年而勞乎農以見神功之當報也倬者公私之經界分明也而者九萬棋模無不在其十千只是田數多寡取數一歲取十千農收數之多以見豐登之象勿以取民之制立說鄭箋歲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稅也九夫一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取陳二句以發散有常言上言歲取是取之于農此言我取是取我之舊以食農三年餘一九年餘三故取陳以食之自古有年案帝上說推明所以得食農人之意亦以起今之有年也此詩作于收成之後而曰今適南畝若本省耘之初而言今適三句皆是有年之兆南畝即甫田之間或耘句見人力之齊黍稷句見物生之盛耘去草以除其害耔雍本以護其根草去而根深黍稷安無不盛但此只就一時所見者如此以黍稷之盛根耘耔者非此下要補有有年意故進髦士而勞之彼介二句只承耘耔二句說非通承一章也介止是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古者士出于農髦士亦即農之俊秀耳勞只是勞者勞之之意進而嘉其黍稷之盛思其耘耔之勞也蓋有年雖出于天而致有年則由于農使不知所以勞之則公卿不乘情于畎畝而坐享其成其何以慰農人之心哉若作其勤而勸其怠則是勸之而非勞之也獨言髦士者以衆人不能徧及故進其可與言者與之言因以諭乎衆耳此章總見有年之慶已錫于古而復錫于今見當祭之之意○劉安成曰歲取萬畝之人取之有常也稍衆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有序而無所陳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于暴殄天物也○朱豐城曰歲取十千言其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後世之爲人上者不曰既厚斂于民已非九一之制府庫所積貯惟以供汰侈之費民不飽二簋而太倉有紅腐闕有出于教稍者必需奏請報可動稽歲月至于賑給之時輒委之奸胥蠹吏其中飽又其甚者取息以與民爲市斯民之不幸何以至此乎夫大司徒荒政十二必首散農夫遺人所掌以待施惠旅人所掌以待移就周禮之制非不詳且厚也而後往往借之以文其奸曷不取甫田之詩而一念之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致禽以祀祊是

〔叩〕謂夫省耘之際既占乎豐年矣則其收成何如耶彼禾之未穫而在野者皆稼也曾孫之稼其密比則如屋茨其穹隆則如車梁焉禾之已刈而露積者皆庾也曾孫之庾則如水中之高地如陸地之高丘焉由場而輸之於室則求倉以處之而千斯倉矣由野而登之于場則求車以載之而萬斯箱矣我田之盛一至於此信乎善而且有而所謂有年者在是矣而我曾孫方且以為非我之所能致也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安方社田祖之神為我賑農夫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于以常享有年之慶而永為我之所利賴可也還歸美于下而欲厚報之如此夫其來祭也既周于為農之事而其獲福也又歸之農人之功公卿之重農如此其德盛故餘亦可見矣

〔麗澤〕此章上六句言收成之富下言歸美于下而欲厚報之也曾孫之稼曾孫之庾就公田說所謂歲取十千者也未刈之禾曰稼露積之禾曰庾稼以在野言庾以積場言未穫將密比不枇故如茨對緊何而乘末故如梁衛齊士曰如實只言密此不得又如孔疏看為大說車梁多解為舟梁大全梁朝語較勝穹蓋倉滿起之意曾孫而積之者也求倉以處之禾庾一邊來納之場者輸之室也求車以載之禾稼一邊未散之野者發之場也此正善有之可驗者而首章十千之取農夫之穀供取給是矣曰求見昔所備者不足貯而又求益也極狀其禾稼之多為先治倉而後積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也首二句禾稼之多三四句儲蓄之廣合之皆收成之富要見出神意奚黍稷四句是告神之詞要得歸功願福意一說下四句是原公卿之心而為公卿之言不必泥定告神更見關通二章所謂農夫之慶就黍稷藏上而言此章所謂農夫之慶就收成之富而言一則曰農夫之慶再則曰農夫之慶見以農夫始以農夫終也我潮力之有是所以勸也萬壽即介福言介黍稷栗士女蔵亨有年之慶便是農夫之萬壽矣須像農夫方好有飽淳和而安田畝意溢直從有年推福歸到方社田祖相之功見祭之不可不舉也○六帖此詩始說紛紛不過要將前面三章推將過川矣第相因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編年敘事不容錯亂詩人之言或順將敘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昔或更端則敘述重而複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成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不可拿捉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總耘耔之勤二章說祈報之禮三章省耘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為秋將之祭于義既通三章不論為祈耘省穫都無不可何必拘拘牽合也○此詩見公卿耕耘祈報無不致意于民而又有存新敘舊之意民生之務有以矣後世欲敦補助勞來勸相之典不關則又何以惠民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章全旨○此詩乃詩人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首章言耕動種將以順曾孫之欲然曾孫之欲順矣所要者蟲耳故二章以除蟲望諸神蟲除矣所要者雨耳故三章以降雨望諸天蟲既除雨既降則收成可必矣故末章言省斂報壽之事通章歸美公卿上段段與前篇相關方見答前之意因其以御田祖也是以有來祀之火之願因其以祈甘雨也是以有與我公田之願因其以穀我士女也是以有寡婦之利因其報以介福也是以有介爾景福之報歷將君民士農者如此○通詩以曾孫是君為主大意言曾孫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不過既種既戒假藏前畝使王庭明所可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蟲之必去雨澤之必及時也今以蟲則去以澤則周此曾孫平日事神得天有以致之其於曾孫報賽之事以祈景福意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以我覃〔音剡〕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彼反〕播厥百穀〔叶工錄反〕既庭且碩〔叶常灼反〕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于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也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講〕蒙詠大田者若謂君以民為本民以君為心我農被君之德深矣而何以遂

〔原評〕彼公卿以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田何大也當收成之際公私俱足稼何

祭之矣尚賴有我曾孫爲我持此四蟲以付之炎火之中則苗害除而苗無不
實也曾孫之欲其終遂乎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苗生之既然下欲以去苗害望之神也既方自孚甲始生
而將合者言既自孚甲始合而將實堅者言方房也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
曰孚曰甲皆穀皮也曰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稂
莠句不重總上言苗之既然耳不稂不莠不有之稂莠之害來總指苗之已碩
者不稂莠方阜堅好皆在庭碩之後而四蟲之去又在方阜堅好之先四既字
二不字俱自苗將而望其成功受輕輕遞過推起苗害當除不重在成矣第上
去四蟲對下田稺言稺乃禾中之未頴者即下文不獲稺之稺蟲災之盛惟者
亦食以稺者偏其稍柔以言之也田祖有神何須云有但苗皆葉嘗災孽哉以御
之是其誠意已孚于神明矣故以此爲頒亦有覬怙君德意蓋稂莠在人去蟲
害在神故有望于田祖如此○食禾心爲螟言其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
其假貸無厭故曰螣食禾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

財貨故曰蟊也後世惜蟊賊爲害民之賊義亦出此○劉上下接常稱去四蟲
又說轉在方阜堅好以前田稺即未方阜堅好時也稺嚴稱以田稺爲晚禾則
方阜堅好是早禾于四既字更有分兩截耐解較勝○大㫖重在除苗害上勿
以苗生處苗害除乎看○輔慶源曰既方既阜既堅既好自禾之秀而言以至
于成實也其除之害矣又必無稂莠以分其土力無蟲螟以戕其根株然後苗
不及其稺禾稺禾猶且不害則其庭碩者可知矣然稂莠則人力足以除之蟲
螟則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之炎火之中也○劉安成曰
此章言苗既今實而願其無損也

有渰萋萋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夫反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
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穧束秉把
也滯亦遺棄之意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
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
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
以爲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
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串講夫苗害之除固賴乎神休而將田之慶必本于天澤又賴吾君之德上召
陰陽之和而雲之靉靆其興也則萋萋然而盛雨之零徵其興也則祁祁然
而徐我農之瞻望者何爲乎在昔者所方祈祀之時曾孫亦嘗曰穀我士女而
今者屢披覽望之曰我農又敢不曰惠我曾孫苗以曾孫有公田焉而以先之
而爲君子之祿者有以卑其成矣吾儕有私田焉遂以及之而爲野人之受者
亦有以蒙其惠澤故當收成之際百穀川登言乎彼而彼有不及穫之穉禾不
必細大之兼取也言乎此而此有不及斂之穧束不必狼藉之畢登也言乎彼
而彼有遺棄之禾把不必負任之無遺也言乎此而此有滯漏之禾穗不必收
拾之必備也凡此者豈特主伯亞旅之屬有以盈百室而寧婦子哉彼寡婦之

煢煢無告者且得取之以爲利焉夫以君之德而格乎天因天之惠而及于民
皆人之所以利賴君德者不既深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順天澤之施及下言致地利之有餘此章與上章皆承首章
庭碩說來言苗生如此而害不去雨不時不可也自有除地皆是與怙君德之
意有字此天怙君德處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爲氤氳除散萬物而我二句
不可直說作而有先後看只是農先公後私之心猶曰雨我公田而私田因得
以蒙其餘澤也雖言天澤實蒙君澤上蓋以其新日雨也故有雨我之望大澤
恃君德而降則私田之澤亦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婦之利亦君之
利也彼有五句重有餘上皆未終事觀詳使字可見穉是穗之低小則穫之所
不及者一束曰穧是已刈而收斂之所不及者合束曰秉是穫刈之所不盡者
一莖曰穗亦是刈而散亂棄束之所不及者彼此二字活看見到處皆有四有
字正所謂終善且有者于此處見得寡婦之利何只須摭拾餘惠及人亦曾孫
我士女意也○劉安成曰司馬法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是一畝之

一畝實積百步而方十步一夫之田實積百畝而方十畝爲方一百步以九夫爲
一井則方三夫爲方三百步古者以三百步作一里所爲方一里爲一井也○
又曰此章復願其雨澤及而收成有餘也○鹿野云通章皆以歸君之澤言○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叶逸織反）**以其騂黑與其黍稷**
以享以祀（叶上同）**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
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
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析講】夫吾民賴君之德如此將何以報之乎故當收穫之時農夫見曾孫之來
皆喜而相謂曰我曾孫來矣皆以省吾斂也吾何恐所事而不若其心乎于是
曾孫遂與其婦子之來饁者偕至穫所見夫內外協力故不特曾孫喜之而田
畯亦至而喜之也然曾孫之來固以省民之斂而實以報神之功也于是省斂
之時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舉行賽禱之禮以其騂黑之犧牲與其黍稷之粢盛
以享以祀以報成物之功焉但見誠至而神格若必介以景福使常享十千之
祿焉𤱶之入而甫田登咏大田長歌吾人之仰賴亦無斁矣夫給而力農也
惟以順君之心終而奉祭也惟以順君之福農夫之忠愛至矣其亦上之人有
以感之歟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因君省斂而協其力下是因君賽禱而致其祝也○疏義曰
首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勸此則農夫相勸以爲君上
之心一爲耘耔之時一爲收斂之時也首四句輕重下段是所收成以起賽禱
而願其獲福也首句是農夫相告之詞下皆是詩人之言曾孫雖爲省斂而來
實爲禋祀四方而來上段輕輕過以其婦子饁是曾孫言之若作農夫則穰
也何人以者何人禋祀四方之神言藉以收成之富固田祖先嗇之力上天與
雨之功亦四方之神禦災捍患之助故祀之○來方禋祀言來禋祀四方也此例
何注南方用騂北方用黑牲各用其方色耳○其黍稷句重○倪玉汝曰前篇
是祈年之祭故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蓋黍稷猶未成不用以薦也此是報成

之祭故云以其騂黑及其黍稷蓋黍稷既成始用以薦也詩人一字不苟用如
此○賽者報豐年也禱祈景福也○以介景福雖是農夫欲曾孫受福亦須承享祀
而神錫之福說○左傳云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
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
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
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
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劉安成曰
此章言其收穫之後而報祀祈福也○此詩猶見得賴民心依君德皆煦煦然之
意而有報之心○夫惟有以賴之故欲有以報之非盛德何以致然○輔慶源曰
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爲體也下之欲報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
君爲心也上下之情相類以爲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報亦厚也○張氏曰
受災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至美極治之時也而其本于倉
庾之盈原隰之治田疇之修耕耘之時而後及于祭祀禮樂之事也蓋田事備
則衣食足衣食足而禮樂備禮樂備而神乎與和乎典而大君有壽考安樂之
盛此詩人探其本而要其終言之序如此○疏義首章統說備而盡耕種之功也
次章首盛而除螟螣之害也三章願得豐年而望雲雨也四章已得豐年而
賽禱而祈福也○小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此以因矜寡之利說未可
爲據而朱子謂農夫頌美其上亦從雨我公田來兼農夫頌上不忘積曾孫稱
曾孫者必祭祀之詞○用錫全章處文琳文并文許以貴觀兢○詩大發事之
氏一歸之曾孫焉夫收穫則曾孫是若既穫則曾孫是福農何皆曰嗚其勤誠
其誤稱之際曰維君有稼農則利之農有力君則享之分也乃曾孫于我田也
屢曰農夫黍稷稻粱之慶曰農夫吾儕小人既微君之恩以食天地之德而又
欲報之介福乎詩遂以爲曾孫獻耳追惟昔者始事于大田也曾孫不害南
畝而省乎桑扈士而勞乎乃百穀方播庭碩遂徵而曾孫之若可知已雖然耕
之播之而使方阜堅好則吾能我稼我穡而使不稂不莠則吾能若夫螟螣蟊
賊之害非田祖之力不除從祈祈之休非甘雨之澤不被而我農人也能五

者琫與珌也。服是服也。則有以振其烈。昭整武備天威。令六師咸心于萬乘之服。靈若將今日之家室爲無虞也。必于萬斯年保此家室于弗替。是今日之講武。因國家無虞之休也。不特與洛水而同其永存哉。

〔講〕此章美其昭大武而保大業也。琫、鞞之上飾。玉爲之。珌、鞞之下飾。珧爲之。見。鞞、刀鞘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君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願。萬年何適下只當。○不言者亦不作詩家至。指天下言。天子以天下爲家室也。府文有六師。王者大役而言之。則以天下爲家。都畿爲室。既以大公爲心。而封建列辟矣。而又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者。蓋欲內重以制外輕。不僅以備威儀也。觀我周形勢而言之。則以東都爲家。豐鎬爲室。既以恐險爲府。而擁有天府矣。而又營嵩洛之都。定瀍澗之制者。蓋拓外勢以守內險。不僅以均道里也。此講家室處義甚闊大。

〔經〕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　丁二切　[illegible]

賦也。同猶聚也。

〔講〕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誠有以起萬國之朝宗矣。我君子而至止于斯也。會群侯以講武事。不但福祿如茨已也。凡見赫濯聲靈。有以萃乎鞞琫珌之盛。會揚威武。有以集山川清晏之祥。而福祿之來也。則既同矣。夫是福也。則有以固其基。但見治不忘亂。而亂不生。非特今日之家邦爲克鞏也。殆必于萬斯年保此家邦于不拔。是今日之朝會。固國家長久之福也。不將與洛水而同其終始哉。夫時當習武。而一示其振厲之威。世値承平。而大奮其英明之氣。東都之會與得保泰之道者矣。

〔疏解〕此章美其萃大慶而保大業也。福祿自人歸言。以一人而保天下之心。是以一身而萃天下之福也。蓋國安于未危。則危可以不作。故萬年保其長治。其在今日。則一時之治安。其在他日。則萬世之治安。一時治安。是一時之福祿。萬世治安。即萬世之福祿。俱就講武上見。若狃于治平。措兵不用。一旦有急。衛士不能反甲。太平其能久乎。○天子之家邦。一在鎬京。關中擁險。爲西之四塞固

之命。川嶺盤錯之地。夙稱天府。天子之家邦。一在洛邑。東都居勝。于道里爲均。于貢賦爲便。風漾水聚之區。素號宅中。講家邦須與家室有別。○洛都天下之中。而亦四方必爭之內也。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都必先受兵。夫是以講武于此。則不但有以振天下之形勢。而亦有以消天下之奸宄。不但有以消天下之奸宄。而更有以銷天下之人心。是扼吭拊背之術。有關于天下國家者。豈其微哉。○陳定宇曰。講武事而不忘武備。乃所以久福祿而保國家之道也。知此則後世之廢武備而不戒不虞。如言武者其不能久安長治也。○自周而後。天子宿重兵于京師。若期門羽林。折衝果毅。以及神策六衛。亦得先王六軍遺意。而久之漸作其奢也。禁衛雖設。而狃其綺者率多市人。選小乘即不能受甲。嗚呼。豈非作之未得其道哉。○武宗王戎服騎射。而指之弱速。前不若豨殺乎袖而魏之帝。選乃知鞬靺二字。詩人下得有義。味不徒爲服飾之間夸壯麗也。不然。陛殿而廷士。競修邊幅。逐失天下宗保之心。豈嬰勝戍行之道乎。○附錄余瑋薛應旂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周臣之美其君也。雁陳東都之勝而經武以致治焉。夫天下雖安。不可忘戰也。東都講武之會。其周之所以享國長久歟于室。諸侯有瞻彼洛矣之除也。赫濯惟天下有道之君。而始謀無虞之戒。昔王今日東都之會。豈逸游哉。瞻彼洛水。合伊瀍以並流。泱泱乎。誠且廣也。我君子之來止也。蓄累世發源之長。協萬邦朝宗之願。福祿之積。有如茨矣。乃誓釋衆見。服靺韐。奭然其赤。而南面臨戎。行以壯神武之威。殆見將令嚴明。士心踴躍。皆願於上所御也。不有以作六師矣乎。繄彼洛水。會瀍澗而漾洄。泱泱乎濫且廣也。我君子之至止也。置刀於鞞。以蓄其鋒。玉琫珧珌。以昭其度。而戎器之除。蓋與諫佩而相乘矣。乃當泰愼復隍之虞。而所以戒不虞者。而闢於王居會同之日。殆見於萬斯年。而發號不作。維翰維城。歷久如一日也。不保其家室矣。于瞻彼洛水。衍邦畿以包絡。泱泱乎。淡且廣也。我君子之至止也。土宇自融之固。苞五服群后之心。而福祿之聚。盛見百朝之備矣。乃益勤日昃之憂。而所以懲不恪者。預固于中晉朝王之時。殆見于萬斯年。而傲慢不生。于籓宜永。非如一時也。不保其家邦矣乎。可爲上安不忘危。而其臣美之如此。可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矣○舜此起調確不可易而璣璋之條流動之致經久彌新

首曰何以錘鍊至此○三平立格後兩比體法少變不拘成飛文章中餘韻末

章以福祿之說總就講武美之自覺劍氣玉光時爽蕭紙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序全旨○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詩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章心寫爲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于人者此中含得下文文章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處之故蓋朝廷稱祉皆懸之以待文章威儀才德之士而之子備之故我心之寫于文章威儀才德間可必焉耳各章俱要照出洛水側會方有關合○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安其有譽處也二章美其文章之美安其有福慶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也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只羽平平說去○舊從四興賦二字遂作三章分上是興其來朝之可美下是表其才德之兼全亦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以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務要贊美歸到才德上纔見天子之心寫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想與反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曰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盛美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串講〕裳裳者華者自興言盛於人文人莫美于才德使有以與上四之光效王室之用者皆君心所願見而不可必得者也我來朝之諸侯何如哉彼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況君子來同于洛水之上我得見之則命于肯者覯于今我心宿願寫而無留恨矣夫君臣相得自古爲難今君子能使我心之傾寫如此則上下交而名聞流明其命而顯其有譽處也宜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興來朝而得君之心下二句有以成其休也總重君美臣之意全四句止華葉則葉盛以觀則君悅與意人段如此我覯之子要說得與上爲相關寫是傾心無餘意是以二字根心寫來譽者承列得君之名與答示譽稱位之意就已然說觀註安字可見此專自得君言與要節兼示燕飲說稍別○一說洛邑一朝而得觀之子則制治保邦之長策有以慰求治之心使傾倒肺腑而無復留恨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祛羊反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串講〕衆然其寫我心而有譽處者豈無所以致之哉裳裳者華則其色之芸然黃然其盛矣我覯之子于于洛水之上則見其和順之積發爲英華之美而形諸威儀文詞者皆煥然可觀焉不其有章矣乎夫章者德之顯也福者德之致也惟其有章矣是以君心格而祿位可承帝眷穆而顯榮可長保此其福慶將無同于福祿之次矣乎

〔疏解〕此章興亦至四句止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粲然之意故以爲興文章只是以朝會時威儀文詞而言蓋雖講戰伐之事稍有滑稽之度也如湛露之豈弟蓼蕭之龍光采薇之匪紓皆是疏義亦云文章者德之見于容貌者也助祭觀其祭時親奉事言如黼黻冕旒輝煌治道等語欠妥自慶不過言自所位而已如車服以庸錫馬蕃庶皆見式於上章之譽處說亦無妨是以維其慶相與應維有章斯有慶見非出于僥致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各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串講〕裳裳者華則或黃或白極其盛矣我覯之子于洛水之上見駕車有駱也則騑服備色而有四駱之乘矣其乘之以四駱也御以馭之則六轡沃若而柔順矣夫是儀衛之盛固足以壯天威之儀觀而等威之辨亦足以示收良之觀飾是何如其可美者乎

〔疏解〕此章依疏或我以裳華之色不齊而起下之駱則其色皆以其言以爲興也亦興至四句止一云興至末者非是車馬威儀不是威儀卽就車馬上說威

也○劉長繁曰領所以首由于身矣有作爲未動其羽而先舒其頸文彩當張鶯然可愛也萬邦覲首小國言屏如扶弱抑强首亂持危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衛懸蔽使無外侮之患也玩首誰爲二字逗是未然事故媿其能如此蓋以一身而爲小國之藩衛亦其功之可嘉也乃頌禱之意○薛方山云之屏是諸侯見或事皆任方伯連帥之職而文武惟其所用征伐惟其所事有以藩衛乎諸邦故美之此說亦可○據殷王制八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五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之屏之翰叶胡田反**百辟爲憲**辟音璧**不戢不難**戢音輯難叶乃多反**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也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愼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愼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串講]且君子之在國也不特之屏焉能爲小國之藩衛使無外侮之患抑且之翰焉能爲小國之楨幹使無傾覆之虞凡此萬邦之諸侯爲百辟者咸仰栽成

而欽模範事皆以之爲法焉此其功大矣然人臣不難于立功而難于居功誠以功大者易以驕也彼則功高天下而守之以謙收斂不放豈不戢乎畏愼不肆豈不難乎君子之德盛如此則雖無心于福之多也而德之所在福自咸萃之矣受福不既多乎

[疏解]屏翰二字有別屏者捍衛之使無侵削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百辟即是所統之諸侯在屏翰之中者意不必云法其屏翰逆說修己治人附衆成敵各有其道蓋然亦不外屏翰中事也重在我足以爲憲上戢是收斂而不敢恣肆是畏懼而不敢驕總見其功愈大心愈小有是謙德以居功將見鳴謙貞吉而上不見疑下不見忌休徵之集自有多許矣○上言恃屏翰之功安定國家此有大度雖不欲保愛其功名共成盛事然不知學問一味恃寵於權亦覺難耐果能詳守禮法謙抑小心雖極上無所傾疑也詩以戢難爲受福之本眞是今釋詩端之道若淡之神陰唐之粉鳴但異在耐煩名吾天壤而一則懸瑕崇矣一則身名俱全豈非敬肆殊施誠僞異致哉是可鑒矣○周自昭穆以後權已在諸侯故作屏翰憲百辟天子當謂之然當於度變了一時亦有所寓

兕觥其觩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辭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于求福而福反來求我矣

[串講]然非但敬能自持已也且有上交之至敬焉試觀今日之在燕也角觩然之兕觥所思柔之旨酒者王酬酢上下兩悉此其情通矣然人臣不難于狎寵而難于居寵誠以情通者易以肆也彼則能極人臣而居之以敬于交際之間絕無傲慢之意而禮節之不亂矣夫君子之禮恭如此則雖無意于求福也而處德之所在福自來求我矣萬福不求而求乎是則頌之以福以致頌禱之詞以本之以德以寓勸戒之意周王之善于燕臣也如是夫

[疏解]首二句不是空空說個爵與酒有君臣交歡分無所拘意彼交就燕時言匪敖重在心上看君臣之間名分截然爲臣子者易嘗有欸傲其沿之想亦謂功高者必矜寵大者必倨或稍有恣肆之形偶露于樽俎間母令群臣燕飲一

衆謀欲屏翰之托世世于茲豈不足萬福來求上韓求句自我受者言此者論就我言舊云富貴逼人耳○陳定宇曰卽雜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說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記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微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是故國安而臣寧上下相和而不相怨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爲賛第全首○通詩四章一意總是願其久享乎天休也通章而萬年上萬年是承久意不作對說福祿人君之所固有者是已然的萬年是未然的不定以福祿壽考平看首二章取胥樂相依不舍似有當于福祿綏綿之意末二章取典秀烏行地無疆似有當乎福祿安貞之意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叶牛何反　上二句多本興字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網長柄者也羅網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比也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旣旨爾殽旣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旣見而喜也

[本講]詠頍首者曰國家以禮樂盛行而王室以展親爲先而所以洽其情者燕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凡筵一開豆籩但見其殽核維旅而未者實維伊何乎況爾酒旣旨爾殽旣嘉所以與燕者豈伊異人乎乃一本同氣之兄弟匪他也獻酬交錯之際藹然天性之親豈他人之所可同哉今夫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則因結而不可解物理之相須蓋如此矣我兄弟相親之情不猶是耶惟其情之相親是以向也未見君子憂心奕奕而無定其念之切深矣今也旣見君子得以洽情于樽俎之間而我心之奕奕者庶幾爲之說懌矣今日之燕其容以不設哉

[通解]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與燕推其親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有頍者弁本不與蔦者其弁頍然耳賦體也而直維伊何與豈伊異人二句謂氣同相呼應則與蔦與松柏均爲地産而有相附之勢亦如兄弟與己均爲一氣所生而有相依之情故以爲此兄弟親戚纏綿依附有患難安寧死生皆樂無逆而不相須之意未見君子四句詩人親親之情今在此上見前而旣見上旣見就燕說記憂心無所薄薄猶附也說懌者得敘天倫之樂言酒殽依可相與飲之食之而親親之情以篤也要打轉奕奕看○楊伯昕曰匪他一語大有感旣言非疎遠無服尚者也而酒殽之設所燕惟兄弟並以爲意勝勸而女蘿二句又比兄弟之親厚不比他人所以今日之燕兄弟者惟他人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旣旨爾殽旣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旣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其但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通解]此章之賦也凡與燕之人皆如然於在于一堂之上是維何期乎況爾酒旣旨爾殽旣時而所以成燕者豈伊異人其實乃兄弟之具來也於纏依几之聯屬然天倫之合字有一人之相遠哉彼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則纏綿依附而結而不可解矣我兄弟相須之義定于天而不可離不猶是耶惟其義之相須是以向也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其盛滿恩之也至矣今也旣見君子得以歡然于燕笑之會而憂之怲怲者亦庶幾其有臧矣

[通解]上章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匪他此章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時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怲怲盛滿不寧貌意故對怲怲看形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悵忘嫌疑何等不滿此憂之所以盛滿今歡然聚天倫之樂則臧矣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旣旨爾殽旣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

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本講]燕兄弟之情猶未已也彼有頍者弁果何在乎實維在首矣況爾酒旣旨爾殽旣阜此與燕者豈伊異人乎乃內而同姓之兄弟外而異姓之甥舅皆情親而義重者矣然則今日可不及時以樂哉彼天將雨雪則霰先集霰者雪之候也然則人之老至而爲將死之徵不猶是乎今兄弟甥舅離會于一堂但死喪之期已迫相見能幾何哉以無窮之情限之以無幾之日故但當樂酒今夕以盡燕樂之歡而篤親親之意斯可矣否則逝者其耋維欲相樂其可得乎夫知至親之當篤則時無不舉之燕又知爲樂之當及時則燕無不盡之情古人親親之厚也有如此

[通解]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與燕惟至親下喻時之難得而存情之當盡也如彼二句是以天道喻人生即光陰幾何喻隙易過之意○大抵雨陰氣勝凝爲霰雪陽氣勝散爲雨霰此其說凝非爲將雪之徵謂而訖中老至二句補在縱中方女其機先張二句甚爲痛若以相感動其今日之燕不容已○曹氏

以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仰此意今夕二句緊承上說今乎對此死喪之日而言與今我不樂逝者其亡同意言幸得與兄弟甥舅樂飲于此夕是人生所難遇凡我君子亦惟爲我樂今夕之飲而已矣蓋人生在世光陰幾何今夕得遇于此他日不知又在何處見此不樂恐後會難期但當燕飲以盡情也○想見詞旨誰見兄弟甥舅之際見無他人與之意此說亦可參○齊衣言日詩旋於將將末章首從二三兄弟不殊其旅而頗悽然說到一日無常數歎下數行矣亦類極之悲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章今首○此詩作于得見之時首章言未至而望之切二三四章是既至而樂之深末章又張其始終言之重在德上○陸羽明云通篇爲燕樂新婚而作而所以燕樂意以爲主首章德音周其有是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皆根此而言只令德來教一句括盡通章之旨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已反式燕且喜

賦也間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乘墨車樂親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婚之詩故言間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佳人亦當燕飲以相喜樂也

正講賦車舝者以車爲重于大婚禮尤貴于正始我也間關然設此車舝者果何往彼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特望其德音之來括彼女于思而心如飢渴耳今若得以見之則雖無好友以合歡而心之欣慰殆有甚于見好友者亦當式燕且喜以盡其相樂之情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往迎而望之切下是而遂其既見之喜要見迎彼德思孌思字重看匪渴句正見思之切處德音如承內助之美理萬物之宏處雖無好友只借來形容盡人情同好友以燕飲用極其懽樂故設言雖無好友亦當宴樂也此二句亦承上飢渴之望而頓折之如此不可作既見說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肴反式燕且譽音餘好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于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時碩大也碩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矣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正講夫未見而思之切如此及今既見其喜爲何如耶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物且得其所歸矣況彼及時之碩女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益有出于常既之外矣是以設燕以成其喜且稱譽以揚其休與中心好樂相爲終始無有厭致也蓋得賢內助自不容不如是耳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既至慰己之望下是己好樂之情也鷮來集林女來教己皆可喜者依以爲與辰字即婚姻以時之謂碩字亦從德上見之蓋女以德爲大也令德來教與德音來括相應蓋上聞其有是德此則見其實有是德矣來教一誠來相助我內治也不是言語然既曰來教終有誨之之益如雞鳴戒旦皆是燕樂說恭皆本令德來教來式燕是燕飲譽及乎物者也譽是稱譽其有令德情見乎詞者也好爾好其德也若好色則有時色衰而斁矣無射不必說到後日去此詩不過以成昏爲終耳○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叶音汝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正講夫我之樂汝如此汝可不樂吾之樂乎彼酒而旨爲燕之樂也今雖無旨酒而其式飲庶幾而盡情于飲以相樂焉殽而嘉爲燕之樂也今雖無嘉殽而其式食庶幾而盡情于食以相樂焉以德配德燕之樂也今雖無美德以配汝而汝式歌且舞而盡情于歌舞以相樂焉是固吾之深望于汝者而汝可無以副吾望耶

疏解此章總是言已無可樂而與其盡情以相樂也庶幾無字不重諸章重在相樂之情上蓋其情苟足以相樂則亦不在于物與德之有無者矣式飲是合卺而飲也式食是同牢而食也方切新婚意雖無德與女以謙辭但承說式歌且舞有心和聲和容和意○成云燕以成禮以情而不以物故今日惟盡其歡除

勿聽也二章乃推言其所以勿聽者以其亂國也三章又反言其所以亂國者起于讒譖之微也由大說到微者蓋欲王謹之于微正所以致其勿聽之實也○劉安成曰首章以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興此比興相似而不同者凱風亦然

營營青蠅止于樊 音煩叶分邅反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申講 歌青蠅者曰天下未嘗無讒言也所貴乎人君者有以止之耳彼青蠅之為物也能變白黑而其飛也則營營然往止于樊即其往來之飛聲誠有以亂人之聽者矣然則讒言之反覆惑人不猶是乎豈弟君子尚開公聽之明審是非之辨一聞讒言嚴而絕之可也豈可聽而信之哉

疏解 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遠物也雖其營營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乎几席盤盂之上矣言不可不慎也

○蘭畦王曰營營既王飛聲則雖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雜也此意正以譏讒一路為定耳往來或言應去復來都無碍 止樊謂孔月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章讒人在青蠅外此章讒人在青蠅內有照應與無照應兩比之別也且此章下二句呈讒言讒下二句即王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戒王而稱豈弟君子蓋以人之善為訓也豈弟二字有意蓋慈祥樂易之心止可施納善類而不可使容奸邪者以豈弟之心對付讒人豈不為其所惑乎無信讒言者見當審察不可輕信如聞讒言不遽以為是聞毀言不遽以為非是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叶越逼反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申講 如彼青蠅則營營然而止于棘矣惟此讒人則肆其罔極之奸以交亂四國使天下之人同稱而四國為之交亂是惟其可畏也又可以為信哉

疏解 青蠅而止其所猶有所止讒人當求其欲則悠無窮故又以為罔○顧夢麟士曰凡以青蠅有所止讒人則無極反言為興然如此則遂于交亂四國一物其以營營青蠅正興讒人罔極止于棘正興交亂四國也下章罔極以心言故曰反側言亂四國者肆其衆言則效天下之人而是之肆其毀言則效天下之人而非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 音姤 **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

申講 如彼青蠅則營營然而止于榛矣惟此讒人則肆其罔極之奸以構我二人矣夫讒人罔極而二人為之構亂是固甚可畏也又安可以為信哉王亦知所慎矣

疏解 榛所以為藩構即構𨻶之構二人指君與我也構二人者本無嫌也強學之使喜本無怒也強毀之使怒也讒人罔極之禍其未至于亂四國其始先于構二人總者求于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于罔極也始則殺己于上以禍其君臣之交而使之得罪是亂之發端終則昌言于國以奉其是非之寃而使之大亂是讒之流害○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右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註惡即矢也○按唐元真倘宮言知制誥武儒衡歌郎之會食爪蠅集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一座失色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章全旨○通詩五章總以飲食悔過為主前二章皆為下章張本以起悔過意二章分上是言射祭而飲之善以發自儆之端下是詳凡飲之失而致自敗之意細分之首章是言因射而飲之善二章是言因祭而飲之善三章是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四章又極言醉者之狀末章是因其飲酒不善而深致其戒也只無俾太息一句足以該之射飲祭飲是飲之始終皆善者無息故也不知其秩不知其郵太息故也兩知字極緊設監史立酮無非儆其太息之意以自悔也日晉日不善皆指他人以自儆當時亦非實有此事也○或泥朱註首章有初筵十二章有始時字遂以首二章為射祭之飲常始乎治為說殊不知射至舉而祭至歛尸時俱將亂矣原無始終之分若章末詞云

始時之警如此備于其後不善則失詩人之言可矣恐久廢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里反）鐘鼓既設。（叶書質反）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叶苦浪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藥反）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于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舉。舉酬所奠之觶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群臣爲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于設鐘鼓。舉醻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串講 賦賓之初進者曰。酒以燕天下之賓而治其禮者也。何不審飲者卒不免于有過焉。其亦未知所戒乎。以因射而飲者言之。當射禮未行。賓之初即席也。列于筵之左右者。皆秩秩而有序焉。籩豆以盛殽核。則楚然而列矣。殽核以實籩豆。則旅然而陳矣。酒以成禮。則調美而和旨矣。但見賓之飲于酒者。皆肅敬而齊一。何孔偕也。賓既齊一矣。亦惕若此一飲也。其在鐘鼓未設之先。而弓矢未張之始。于是其飲于未射之先者。固如此。其後既夫將射也。鐘鼓之宿設于堂上者。則遷設于下以避射位焉。酬爵之奠于薦者。則舉之以行旅酬之禮。逸逸然往來之有序焉。無失次并無錯亂也。將射而飲又如此。若由是大侯既抗而張左右之綱。弓矢斯張而有引滿之勢。衆射夫三耦衆耦之既同。乃揖讓升堂以獻爾發矢之功。各心競云。我將發必中的以求爾飲豐上之觶也。以求爲心。則所以正其內志直其外體者。自無一之不慎矣。方射而飲復加此者。是則未射之先有孔偕之度。將射之時有逸逸之儀。方射之時又有發彼之心。射飲如此。而何有于不善哉。

疏解 此章上六句是未射時事。以下是方射時事。而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是未射之飲。舉醻逸逸是將射之飲。以祈爾爵是方射之飲。知得此意。只要分依朱註說下爲得。飲射不必分先後。或泥註因射而飲。謂不可作飲在射前。不知因射而飲者。特以其飲爲射設。而重在射耳。未射時先行燕。所以安賓也。賓即行射之人。凡司馬司正之屬。三耦衆耦皆是。地上鋪陳曰筵。筵上所鋪曰席。此章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既醉止說。秩秩者。左右坐次之有序也。凡殽之于豆。核加于籩。有楚者。別其器也。維旅者。陳其物也。孔偕言齊一不亂。重在肅敬如一上。是不喪德不喪威意。古禮將射于學宮。先一宿各縣鐘鼓于堂上。是謂宿設。及將射。樂正乃命工遷樂于堂下東階。以避射位。此句只重設。不重遷。衆酬者。凡射時主人有奏醻之禮。主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酬爵而奠賓。賓受之。奠于薦前不舉。至旅酬時。主人乃舉此酬爵以飲賓。往來交錯。逸逸有次序也。大侯既抗。司馬命張侯始爲掩束。今則弟子既脫束繫其左下之綱也。比其耦者。各選取其才之相近而自爲耦也。射夫兩人爲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爲衆耦。比耦與既同句與下或差異。彼以人衆言。此以能相近言。獻爾發功者。奏人合矢之績。在堂上射也。拾發者。拾更也。與其耦更迭而發矢也。末一句是射者之心自期如此。不惟勝者以此自期。而不勝者之初心。亦未嘗不期乎此也。可見其敬然自持不流沉湎處。不可作自代之言曰祈爾爵。意只重在爵人上。然射以禁飲。而各以爵人爲期。則其不崇飲處可見。此章總見凡飲酒者俱如射飲之節。則無過矣。○帖錄按疏義以爲大射。通釋以爲燕射。竊意此章之首但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爲某射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音耽叶持林反）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來反）賓載手仇。（音求叶渠之反）室人入又。（叶夷益反）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上止反）

始終之相悖耶

〔疏解〕此章末二句分上、是詳飲酒者始治而終亂、下是申其所以亂也、說註中一凡字則不承射祭言矣、凡燕射祭食燕飲皆是之言可也、始治意輕、重卒亂。上首二句提起、溫溫其恭不可作和敬平看、只是箇謙謹之意、卒度矣言卒後意。其未醉止六句、與下其未醉止四句平看、反反而愼禮者、則戒懼收斂、其中規折旋猶欲其中矩也、到得幡幡雖欲顧禮而不可得矣、抑抑而愼密者、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也、到得怭怭雖欲愼密而不可得矣、幡幡何要打轉反反意、怭怭何要打轉抑抑意、末二句總承兩段說、亦要打轉幡幡怭怭二意而言、其不知反反抑抑乃禮法之常、故如此亂也、此章總見凡飲者始治終亂、不能如射祭而飲者之善也〇禮[illegible]溢溢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音鐃**亂我籩豆、屢舞僛僛、**音欺**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其反**側弁**

之俄、音娥**屢舞傞傞、**素何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〇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申講〕此以醉者之狀而極言之、賓既醉止、則載號載呶、言語肆矣、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容止亂矣、此無他、蓋既醉之後、則為酒所迷、故不自知其有過而至此耳、弁亂于首、俄然而傾側、其舞也傞傞而不止、醉者之狀如是其亂甚矣、夫人飲酒以醉為節、若既醉而出、不至荒亂、則可以見其溫克之美、而賓為嘉賓、亦可以彰是燕之美、而主為賢主矣、寧不並受其福乎、若醉而不出、流連于此、是自害其德、而主亦不見休矣、且飲酒之所以為美而可見于人者、正以其溫恭自持、終事之後猶夫[illegible]之初也、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何以成其美耶、

〔疏解〕此章上八句、極言醉者之狀、下則示以儀之當謹也、此申上章之失、抑又甚矣、故註曰極言醉者之狀、載號句對亂我二句、看上是口容之不謹、下是身容之不正、不知其郵是心志迷于中、容止馳于外、不自知其為口過為身過也、側弁二句、又甚言之、只帶說過、不必對載號二句看、既醉而下、皆詩之之詞、並受其福、言賓主俱有美譽、即是福也、此受福與他處不同、但不重在賓上、因賓之賢以見主之賢也、是謂伐德、則無美譽矣、代德就其儀言〇唐荊川謂此章以儀為主、不可以德相對、推其儀故伐德耳、詳今若此總上號呶八句之意、非單補醉而不出二句言也〇晏子辭景公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容也、屢舞傞傞、言失德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善也、醉而不出、賓之罪也、臣已卜其晝、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

俾大怠、叶養里反**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叶失志反**矧敢多又**叶夷益反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〇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于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汝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

〔申講〕夫飲酒喪儀如此、可不深以為戒乎、蓋凡此飲酒之人、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固不可不為之旌別也、于是既立之監以察其儀、又佐之史以書其失、所以防之者亦嚴矣、但彼醉者所為之不善、[illegible]而究之、史得而書之、彼固昏于醉而不自知也、而不醉者見監史之科、反為之羞愧焉、然監史之立、亦以全其失而已、于醉者未必知所懲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其敬慎修省、勿至于大怠乎、告之若曰、威儀之失、自妄語始、必于既醉之後、凡有言也、必謹之、而所不

之樂而樂彼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惟其情之適故其態之舒也況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居上游以制六合誠宅中圖大之勢也是以坐享豐亨明良胥慶惟豈樂飲酒而已寧非太平之盛事乎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賦也莘長也

[衍義]魚在在藻則有莘其尾而成若自得矣况吾王之在鎬也握要樞以宰萬方試居還馭輕之勢也是以坐享治安君臣相悅惟飲酒樂豈而已寧非雍熙之盛際乎

[合解]以上二章以物之得所止而遂所性與王寓所都而適其情也萍藻魚之所庇綢密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蘋藻生焉魚蕃於此來流沫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魚適其性故大蕃不偏安故樂豈樂飲酒一串說猶云權亭以飲酒也須說出君臣同游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樂以天下氣象協心淳化有鹿鳴四牡之風否則是荒淫之樂于後世豐亨豫大之說依誤小人道君者耳豈忠臣愛君之道乎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

[衍義]魚在在藻則依于其蒲而安棲得所矣况吾王之在鎬也居重馭輕據而受四方之王畿宅中國大垂裳而享九域之共球豈不有那其居乎由是以成燕飲之禮以舒樂豈之情孰非那居之餘慶哉是飲酒之樂固遂一時之適而那居之慶復席爲世之安希士企盛之韻乃如此吾人何幸而躬逢其盛哉

[疏解]此章以魚得所依與王安所處也蒲與藻非二處只見其得所意說豹調藻在內蒲在外內依外輔得所甚矣那居須實說言其恭己無爲安享太平之處也此句雖有飲酒意在內但非專以飲酒爲安處也蓋諸侯以天下之安危爲君身之休戚此蓋喜美之詞而愈明保泰之懷已存乎其中見得居之那有所以那之者爰勒肯叶有在于那之先者矣章末要補出與燕之臣幸有以躬逢其盛而同與其休意乃補廣源曰此詩與鹿鳴相類不須其德者隱然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寡欲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章全旨○通詩首章諸侯來朝而錫予之下皆言其來朝之盛道而見錫予之宜也以彼交匪紓句爲主蓋予之而猶以爲薄者正爲諸侯上交以敬其車馬服飾僕御侍從皆敬所形所以錫予欲從厚也後三章福祿應惟問說照首章自見○細分之一章緊言諸侯來朝而有錫予二章本其始來之時而喜其至三章言其入覲能敬而獲福四章言其後福之來然五章言其獲福之必然自二章以下皆是終首章之意而末二章宜字必字又皆承所得來詩內雖言天子非天子自言也乃歌者言之耳

采菽采菽筐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音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去聲)**馬**(叶滿補反)**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音甫)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于裳也周制諸侯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

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袞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也

[衍義]歌采菽者曰朝覲之禮在臣職固所當修而錫予之恩在君道亦所當盡今日君臣之相與何如哉彼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有常器矣此君子之來朝也將何以錫予之而盡禮下之典乎是必有以錫予之者矣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之錫而覲獻之殊其等矣外此又何以予之然已有玄袞及黼之錫而大小之異其章矣夫車馬衣服之錫乃先王懷諸侯之常典猶足以盡吾情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諸侯來朝有所錫下有歉于所錫之未厚也盛物必有以與待臣必有禮與意四句止君子兼同姓異姓來朝是三年五年述職之禮何錫予之不可看作疑問之詞當依註必有說言猶以爲薄意要挑得明白○金

路只賜同姓而與綏九就象路以賜異姓而與綏七就就成也以一結爲一匝也此二語本周禮合路車乘馬之制皆在楚與謂馬在之後乘馬鞶同顯盾脩之九就七就則異也又何予之不可與雖無予之何對言車馬之外又何以也玄衮以賜上公及黼則公侯伯子男同有者此詩僞諸侯自子男止耳朱註象周制之全而言不可入卿大夫守註中已言字作子之予來朝之日亦絲無口氣若後然自以爲厚而註云猶以爲薄者見不過賜諸侯之常禮非所殊恩異數也故言今雖無以予之亦既有以錫之而定不能于車馬服物外有所加也其敢以爲錫予之隆乎哉○玄衮者以衮龍推上公有之玄衣則通乎大夫皆有之黼黻則子男孤卿皆有之黻裳則大夫而已禁雉也黼扆也毛爲之絺繡也言玄衮及黼則皆衣裳衣黼衣而黻裳皆在其中已上制度不必泥○朱豊城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爲之乘予之以衮黼所以爲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爲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優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于常禮以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叶才匀反言采其芹音勤叶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音祈叶渠斤反其旂淠淠音譬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

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屆至也○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于是也

[串講]然君子之來朝也何如觱沸檻泉有芹生焉則言采其芹矣此君子之來朝所建有旂也則言觀其旂矣但見其旂淠淠而飛動鸞聲嘒嘒而和鳴其乘則載驂載駟之有盛大焉者驂駟皆諸侯之制侯也雖未視其人而已知君子之至于是矣其喜幸當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七句總是敘其來朝之儀未何則喻其至也興意亦四句北旂建于車上鸞懸于馬口車行而旂建馬動而鸞鳴四馬之中以兩驂爲駟一車之駕以駟爲乘只是發揮其并要見諸侯之意寓于其中非徒以儀文之備已也此處已可想見其匪紓矣末句總承上三句而言之註中知字重有卻此時雖未見其人惟即上三者而知之也要見有喜其至意正以見其既至不容其所並也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五反天子所予音與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叶彌并反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串講]其既至而入覲也蔽膝有赤芾芾則在股矣纏足有邪幅幅則在下矣服此芾幅以見天子交際之間恭敬齊遬步趨不敢以紓緩也由是一務止恭乎天子天子深喜其能敬而車馬玄衮于是乎予矣夫子之所在即寵命之所在寵命之所在即福祿之所在也樂只君子既爲天子所予則寵命之優自無所靳不爲天子之所命乎樂只君子既爲天子所命則九重之恩有加無已不

獨福祿之所申乎

[說約]此章上三句是其入覲之敬下言其得君而屢錫也赤芾二句經乃入覲常服然要見慎重不苟意諸侯來朝服無不備獨言芾者蓋覲君行禮芾爲膝衛請拜跪也言邪幅者蓋行禮周旋幅以束脛利趨蹌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耳匪紓即說威儀上流出中心敬謹來恭者貌之肅敬者心之畏齊者整而不亂遬者謹而不放也下文予命福祿皆此匪紓所致也天子所予一致感動乎精誠而君喜與也予字虛看非首章之錫予也乃許與之予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親喜錫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放開並步說與下申福攸同一例樂只承匪紓看申有始終不替之意斷玄泛說若專指錫予說則首章方以爲薄又以爲厚矣殆非申重之義○赤芾所以蔽膝芾者蔽也行以蔽前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朱芾諸侯赤芾曰在股者股在膝之上膝與股近亦帶服于股而亦于股正所以蔽膝也邪幅所以束脛幅即偪束之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在下在股之下也今之布襪即邪幅遺

制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賦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定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串講〕夫君子以敬而獲福如此然豈出于理之所不容哉彼維柞之枝蒙其四布而多發越之觀則其葉定蓬蓬之盛矣況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紓之敬則定其寵光上國鎮重王朝而殿天子之邦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紓之敬則定其寵受王恩祿位隆重而萬福爲之攸同矣抑不特君子之能敬也其左右之臣莫不平平然威儀辯治瞻其顏色而莫與爭覩其容貌而不生慢亦從之而至此則左右之敬莫非匪紓之懿範而其殿邦而聚福也不亦宜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與諸侯獲福之由下是表其從行之敬合下章俱要根匪紓

之敬來惟柞得天澤地氣之厚是以枝長而葉茂與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是以殿邦而獲福玩詳則定字而爲字明是二句與下四句若云首貫末句以柞枝爲君子其葉爲左右者固非若云以柞承天地之澤故能盛枝葉與君子抱才德之全故能鎮王國謂尊與殿邦句者亦覺偏而未全○顧麟士曰詩多四句一截則當以二句與二句此從註以二句與四句合下章看將製相對甚整而樂只句俱不容分析與南山有臺章一例柞枝照君子而殿邦同福屬彼其詞以擬于葉之盛不能驕也須體會此解定字意而見其當然也殿天子之邦蓋見湖云此當就來朝說諸侯來朝便是殿邦後世諸侯不朝于室便稱邦以王朝言殿取鎮重之義謂有以鎮重乎王朝也薛方山謂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似未安萬福攸同就寵受君恩說不必泥車馬上平平訓辯治辯則不雜治則不亂總說威儀動靜上見其整齊之意矣諸侯并矣其諸侯之從行者兒亦是二字明明見得諸侯爲主左右之敬本諸侯之敬來要重在諸侯能率之上○天子之邦正以諸侯維繫而得安殿字有多少作用在內藩鎮關係國家

始此方知朱朝杯酒釋兵權之誤○楊伯祥曰此章合其身而言左右正以淺福之宏周下章合在朝而言戾止正以決福之必雖耳皆點綴之詞口匪紓句結箇要點出方不脫針線

汎汎〈芳劍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音毗〉之優游哉亦是戾〈叶郎之反〉矣

興也紼繂也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纜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膍厚戾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膍之于是又歎其優游而至于此也

〔串講〕夫君子因以敬而安其受福矣然亦豈理之所難必哉彼汎汎之楊舟則必貫之以索而不疾其飄泊係之以繩而不患其浮沉而紼纚以維之矣況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紓之敬則其靖將通于朝右忠赤受知于聖明天子必諒其心而葵之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紓之敬則視履有其旋之吉天休有滋至之祥福祿必集于躬而膍之矣抑非特在朝之能敬也自其在道之時其有來舞

雍也初無一毫勉強不得已之意一優游以至于此矣是其馳驅之間莫非匪紓之星露而其知過而踐福也不有可必者乎大人觀其遠是臣事君以忠也殺臣隆其恩是君待臣以禮也明良之盛皆見之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與獲福之必然下言其敬之無所勉也揚身不定必維之而又維之君子可樂必葵之而又膍之亦當註與至六句止後二句另將與前章同董註必字葵即相乎相悅之意乃天子度其心在王室有忠君愛國之誠非就擬度言乃知而信之深也父兄之臣誠愛宗廟法度之臣誠愛社稷而王皆洞見其忠赤即飲酒那居之頃亦想見其憂勞盛明之衷此天子所以予又深一步亦自來朝時言如漢光武所云我雖君臣情猶父子自足令人感極而泣也○若夫閣者潤焉久不開開可以葵之乎顯即單厚之意若已錫而復錫者然示臣之宜開見度于君則寵休益至而旋閫深厚矣末二句一氣讀言其敬君之心出于自然非見威嚴而勉強爲之也此不因在朝而能敬當其在道時已豫其敬矣此與上章來亦見字言君子固是匪紓即平平左右亦以是心而相率

以從也文將因是匪紓自在如將亦以是心而戾也乎乎二句與優哉一句在
第三節君子所屆內而出這箇意思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乎
者止于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歎哉○蓮漁之私天子不可施于臣下忠愛之懷
臣下亦當求諒于天子而況處內臣易處外臣難內臣勢近于天子外不得而
遙制之外臣勢遠于天子內或從而陰中之以周室之建侯置藩也思自足固
乎其民職自足尊乎其國樣之所在則疑擬從之所在則疑亦一見疑于天子
而為之臣者乃不可知矣從外生者有飛語流言之謗從內生者有青蠅貝錦
之讒忠而被毀信而獲譖自古為然其卒也朝廷以諸侯為敵國而天下親近
侍為仇讎腹心耳目手足相猜相忌而論得以肆志夫然後知采菽之天子為
不可及也已○輔廣源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二
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將恭敬齊遫
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
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嘆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
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怠矣

角弓五章章八句

角弓章全旨○通詩首章是明九族之當親下詳疏其九族信讒人之失也刺王
處以爾之遠矣上章為王盡相怨相讒罪在小人而推究使之皆王不親九族
之故延中使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推理而正言之以見親之不當薄二章刺王
之薄于親以致小人之薄也三四五章俱刺小人之相讒相怨者六七八章又
以刺王也首以無相遠提起下皆說相遠之詞欲反不相遠者以有讒故此詩
意也○或因篇中每每說民欲將宗族推闊說不知詩意只借小民之家來比
方意仍歸到王之宗族上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叶孚袁反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叶于圓反

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
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疏遠近之意胥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
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
遠哉

正講彼角弓者以為人上者固當篤親親之誼尤當端化導之原何王之不然
乎彼騂騂然調和之角弓張之則內向而來苟一弛之則翩然外反而去矣夫
向背由于張弛則物固有然者而況兄弟婚姻親之以恩則內附無以結之則
外離亦何獨不然乎故必撫之以恩使有內附之意可也豈可疏恩忽讒使之
離異如角弓之反哉

講解此章以角弓可反兄弟婚姻不可遠此以向背之意相反為與也兄弟乃
速枝玉牒者婚姻乃親屬天潢者兄弟婚姻以情則相維以義則相須故親之
以恩則內附不則外離向背之機亦猶弓然無胥遠只是不信讒而勿使之乖
離也豈可二字緊責王身上去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正講且上之所為下之所取則也爾不親九族而自遠其親矣則民亦遠之于

下兄弟以為可無親也九族以為可無睦也皆如爾之所為矣孰有不胥然耶○
爾之不親九族而以薄為教矣則民亦從其薄處兄弟猶之我也處九族猶之
我也皆如爾之所教矣孰有不胥傚乎感應之機如此君子可不慎哉○

講解此章承上無胥遠說來正刺王以惡德化其下也然者然其所為也傚者
向慕而做效者做其所為也就作為邊說教字只就遠上看甚上之相遠即其所
以教民者也言民何以胥然甚爾教之也爾教之民胥傚之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叶羊與反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同上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
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己之人而言也

正講夫王化不善而民皆胥然胥傚如此設或有不為不傚者惟此令善兄弟
其情本厚則雖有不善之教而兄弟婚姻自篤其敦睦固綽綽乎有餘裕矣然
不可以多得也若彼不善之兄弟情本薄也而又以不善教之彼其輒生嫌原
凡可以相怨相讒者無所不為矣寧不因此而交相為病哉

疏解此章承上王化不善說來首二句言民之善者不可變下二句言惡者易變也首二句輕引起下二句絶粹有移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絶世間如此令兄弟雖猶有幾經不令兄弟則不當效之相遠矣其人較量彼此逓相責望意思迫促豈不交相爲病此雖刺薄人寬亦上之人不可化之以不善也詳中由此二章正指王化之不善言亦以見讒人之害皆王使之也○衍权穿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況兄弟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逆不無出于過誤者惟以慈念攝之雅量容之則弘恩亦化怨毒俱消矣若斤斤鉤畢不少假借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情啟而不屑怨搆而日深惡稔嚮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慶雲妖氛厲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字**至于已斯亡**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

用說夫兄弟而交相病則無良甚矣要其所以相怨者不過各據一方之見而不能平情于彼我之間也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人之爵位必以順理得之而後享可久也今乃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有遜讓之道吾見以交搆而得者亦將以交搆而失至于其後終亦必亡而已果何益之有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原其相怨之由下則歎之以不遜之禍也無良即指不令之兄弟相怨一方只是見之偏執處偏則往往明于責人暗于自責兄弟之隨多壞于此受爵不讓言兄弟間相怨讒以取爵位不知遜讓也至于已斯亡者猶云至于亡斯已倒文也亡指亡其爵位言交傾互軋同歸于盡也大抵小人之性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自安于官傾危擠排身位俱喪而後已以不義得之亦以不義失之未有不兩敗俱傷者如今人兄弟爭財而家產蕩盡事亦類此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也○黃東崖曰骨肉相怨本就王之宗族說而民之胥然胥效與民之相怨一方只借来做一話柄意仍說歸宗族上去與朱傳于民之無良下復轉上兄弟意可想矣

老馬反爲駒叶去**不顧其後**叶下故反**如食宜饇**音飫**如酌孔取**叶音娶

比也饇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用說夫受爵不讓如此使其能勝任猶之可也今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曾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少壯之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夫既不勝任使其知足猶不至于過求也今爵位已極而且貪黷無厭如食之已多安其飽矣而反不以爲飽酌之所取已太甚矣而反不以爲甚也何其不知足之若是耶

疏解此章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不喻小人之不知足也所以終受爵不讓之意老馬爲駒喻其才力不堪如食宜饇喻其貪黷無厭飲食太過反叶曰飫如酌孔取喻其攫取太甚負重而不顧必至于敗轅既飽而求食必至于潰腹惡醉而強酒必至于濡首不讓斯亡何以異此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燭叶殊遇反

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之不至于如此矣

用說夫小人兄弟相喻不顧其終之必亡而原其故則倣于上之所爲耳爲人上者當何道以化之哉彼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猶猱之性善于升木塗之性易于附著也王不當教小人以薄猶不當教猱升木不當于塗之上而附以塗也薄之爲道既不當教則所頼以化薄者有厚而已矣王誠能敦天性之愛篤親親之恩而所以教天下者有此徽猷矣將見小人之恩雖薄而未嘗無秉彝之良方且愛其不善以附王之善而相親相睦不至于相怨相謗矣然則王豈可爲人之薄而不反之以厚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喻其長惡之非下示以感化之道也所以申爾教之義上數

亦言王教人以薄故胥然胥效造讒以害兄弟此章言不當教之以薄而於文以厚也首二句以毋之一字貫之猱本升木而又教之泥塗本污而又附之小人本惡而王又濟之何以異此徽猷卽不好讒佞而親睦九族便是與屬言皆相親相遜化而爲善以附之也屬字妙此中便有轉敵合離之意全在王心上討分曉亂世之末流漸是下流之木性而王更倡之如教猱塗附不知所終矣雖然轉移之柄不在他人也使君子一旦返漓爲厚而有徽猷作于上小人必翕起而附之必翠然胥效之不爽也○疏義上二句戒王勿如彼下二句戒王當如此○呂東萊曰上之化下速于影響導之以惡旣易如此况有善道以化之小人其有不與屬者乎

雨去聲**雪瀌瀌**標音**見晛**音現**曰消莫肯下**去聲**遺式居婁**音屢**驕**

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正解夫反薄之機惟在于上如此何王之不能也豈以讒言之難止耶彼雨雪瀌瀌雪之盛也一見日氣則自消而散矣然則讒人之言遇明者當自止何以異此今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且寵以爵位之榮益以長其傲慢之氣也則讒何時而能止哉

疏解此合下章總是感慨讒原可止而王反長之也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雪之盛者見日卽消讒之侈者遇明卽止比意如此莫肯下遺王甘信之也式居婁驕小人讒言日甚驕慢自處非王長之乎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謨侯反**我是用憂**

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正講雨雪浮浮雪之多也一見日氣則自流而去矣然則讒言遇智者當自息何以異是今王不能止之而反行以導之遂使骨肉乖離交相殘賊率中國而淪于夷狄如蠻如髦矣中國如淪亡是世道之大變也我安得而不用憂哉此角弓之所由作也

疏解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絫然有文以相接雍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今讒人間骨肉滅禮法中國之道幾盡故曰如蠻如髦上下相傚成俗非王有以長之乎我是用憂憂世道之日下也○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于此氣類相召其應如響詩人之慮深矣厥後幽王卒遇犬戎之難可畏哉○劉安成曰堯之協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爲本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爲先所係之大如此而其道則唯在于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頍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于卒章深致其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章全旨○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身自解身自然爲主首二章喻已欲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將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刺王始則處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處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處其貪欲無厭而肆于我俱根甚蹈來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菀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瘵病靖定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爲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正講詠菀柳者曰君臣之義本無逃于天地之間也我之所以不朝王者豈無其故哉彼菀然茂盛之柳其陰可以休息也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之以止息乎亦猶王者天下之共主也誰不欲朝而事之乎但王甚威神不測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當此之時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非不可以盡吾分也顧天下之朝侯無一至者而吾獨至王必責之無已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矣

以爲之應哉此所以不果朝也

〔疏〕此章上二句發已有朝王之心下是内推不朝之故也詩稱甚蹈二字重有見諸侯所以不敢朝也以蹈之幾而人欲息比王室之事而人欲朝上帝甚蹈生于暴虐來詩與章法茂不由其故紀綱貢賦不由其舊有喜怒不可常禍福不可測意不欲斥言故曰甚蹈無自暱是戒詞泛指人而言俾予二句方以已言之靖字不必甚靖難之靖只是一人朝而諸侯皆來朝而王室安之謂也說一俾字見當時天子猶能令諸侯但令之而復深求之故諸侯懷怨耳極謂窮極其欲以征求之也○史記齊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周烈王崩齊後至周怒于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下章謂褻言居處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音器上帝甚蹈無自瘵焉音債叶子例反俾予靖之後予邁焉叶力制反

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集說〕彼菀然茂盛之柳其下豈不可以愒息也行道之人豈不庶幾就之以愒息乎亦猶親君天下之大分也孰不欲朝而事之乎但王甚威虐喜怒不常使人病之而不敢至耳當此之時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非不可以盡吾心也顧天下之列辟渙散已久而吾獨主王必責之無已將過分以求于我矣我將何以爲之應哉此所以不敢朝也

〔疏〕此章此意同上瘵者近王道以病已也邁者取于常法之外而力有所難致困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塞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音附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遇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彼王之心于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集說〕彼鳥之高飛亦極至于天而止耳而王之心果何所極乎既曰無極則我之力有限而王之欲無窮固非予所豈予能靖之乎吾恐進職之衆適罪大非分之求一有不繼譴責必加乃徒然自取凶禍而可矜耳我之不朝者非讒此之故哉大當羣臣解體之日而悒悒以朝王爲念是可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然而卒不果行也此固不臣之漸臨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疏〕此章以鳥飛有所止興王心無所極喬以意相反爲興也○興止四句上是興王心之無極下是懼已來刺之取禍也予何其臻縷轉上二章後予何說居以凶矜句微轉上二章上章何說彼者外之之詞人者卑之也何臻言轉側無常不知所止居者是徒然之意凶矜凶禍可憐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二終

上元陳元明書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都人士五章全古○通詩總是感都邑人物儀容之盛而致嘆慕之情也首章言都人之美而致願見之意。下皆承言願見不可得而憂思仰望不能已也以彼都二字為王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細分之首章是嘆息之詞專言男子二三章是不見之憂四章是思之甚五章望之切皆兼言男女詩稱人物儀容之美正是都邑之盛非兩平按此詩作者蓋稱及見昔日都邑之盛今特于亂離之後而慨慕之耳說者指昔日文武之盛惧矣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叶音亡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嘆惜之也

申講賦都人士者曰今之王都即昔之王都也而其氣象之殊則有大相遠矣吾乎無恨于斯乎昔周盛時彼都邑之人士服于身者則狐裘之黃黃也見于

容者則有常而不改也發于言者則有章而可觀也即其一身之間莫非人文之著矣以斯人而行歸于周則太平人物可以復覩寧不為萬民之仰望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追言昔時都士之美下言為民所仰望也人物之美就儀衣飾之而都邑之盛又以人物儀容徵之稱彼以別此故以望人為彼云彼都人士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未經離亂。狐裘二句作三平只是追言昔日儀容之盛狐裘以見服之衷也不改以見度之常也有章以見詞有法也狐裘只是服飾所可思者全在不改有章上不改有章在身上見出丰神辭方出從輔氏說謂容者德之符言者德之發容言如此則其德可知矣故為萬民所瞻看來昔日非成周盛時亦不必說到德上行歸就今日看言昔時之美如此何得其行歸之周豈不為萬民所仰望乎久之乃而忽見若昔出而行歸者然對上主曰行歸猶云從外頭走來也望即欣慕之意與從云何所思矣什懸望者不同有云昔日為民之望終于歸字不妥且此言思見其人而後章接以不見而嘆自是相聯但不宜先點出不見意○航辨十若專功為民則萬民所望非無民之所若專以為大夫則下章臺笠緇撮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女皆謂男子耳女也不專士女並行有依其士思猶其結維士與女以發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子○輔廣源曰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曰解于流光于荒之後都邑豈能如停我何必東遷之後乎故朱註但以為鎬京也○六指作者于亂離之後追憶在昔盡其日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雒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歡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叶祖悅反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叶方月反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音悅

賦也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申講夫想見其盛因我之心也其如今之不可見何彼盛時都邑之人士有臺笠焉有緇撮焉所以蒙其首者備矣彼君子女其首飾之綢直如髮之本然所以飾其首者美矣斯人也我欲見之而今不得見今是以感舊之情動于中因

抑深念而不說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追言昔日士女儀容之美下是致不見之憂也以夫須為笠所以禦暑雨以緇布為冠所以示首禮意然出田時所戴緇撮居家時所戴臺笠戴于首緇冠撮于髻見他淳朴處髮多而不局曲是為綢直而如其髮之本然不假髢為飾見他閒雅處疏義云如字不可概或云當作其字恐謂髮本綢直如其生質之美亦有風不屑髢之意要知非真謂今無髢之類但不如古之隆盛故嘆之○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則為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 叶音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 叶音 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音鬱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也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屈也積也

申講彼盛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琇石而仰之者皆知其為貴賤之度

矣彼君子女謂嘗間于禮法而見之者皆謂其爲尹吉之女矣斯人也我欲見之而今不得見也則憂思之深而不悅之心積而菀結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追言昔者士女之美下是不見而憂之深充耳琇實者蓋實其耳所以表其聰聽之聰也此言其容服之[illegible]和承而族之大者其若尹吉禮敎相率而女之賢者亦莫如尹吉故都人[illegible]不謂之尹則謂之吉也凡國俗趨向都效大家所爲借舊族以目之因其有禮法也士女俱兼言動服飾而言臺笠緇撮綢直如髮村庄下里之風俗也充耳琇實謂之尹吉貴家大族之風俗也總見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澆漓皆好也我心何與上章不悅皆不見之感也然心至菀結不伸則不但不悅而已○饒南山云尹氏太師是世爲公卿韓奕云爲韓姞相攸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婚姻也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盧皆一時之望族爲世所稱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illegible]反）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illegible]）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旁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蠆螫蟲也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盜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串講]彼盛時都邑之人士其帶之在身者則厲然而下垂服何美耶彼君子女其髮之在鬢者則卷然而如蠆容何美耶如是之人我今不得見兮使得見之則願從之邁庶幾周旋親炙之間有以寫我不悅菀結之懷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追言士女服飾儀容之美下言其思之甚也帶是士之飾于身者帶之下垂而厲見有沖和之度髮是女之飾于首者卷髮有如蠆之形見有整飭之容皆門一節言之也卷髮如蠆與綢直如髮不同彼蓋指頭上之髮而言此指鬢傍短髮而言以上四句又就其容飾中摘出美之本意重在垂與卷不重在帶與髮也見一帶之垂亦非夫人之帶一髮之卷亦非夫人之髮也言從之邁即願與之同歸意欲其遊于禮法之中耳蓋設爲得見之詞以甚其不得見之思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串講]夫士之垂帶女之卷髮固可美矣然使待修飾而不出于自然則亦未見其甚美也今所謂垂帶而厲者非故垂之也乃帶之自有餘不容于不垂耳所謂卷髮如蠆者非故卷之也乃髮之自有旟不容于不卷耳是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如此是誠有可慕也我今不得見兮則如何而不望之哉夫履追盛時之事而致不見之嘆如此詩人之感慨深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盛時人物自然之美下是深致悵望之情也蒙上文又推出自然閑美一步蓋服飾固欲其盛美又不如無意文飾爲盛時之象也帶本不足而故垂之便是有心于垂髮本非美而故卷之便是有心于卷不見自然閑雅今帶則有餘是服飾之盛自然下垂也髮則有旟是生質之美自然上卷

也全不見有些矜肆冶容之態矣不曰人之有餘而曰帶則有餘不曰人之有美而曰髮則有旟當時之貞簡可想見其今日之迫促亦可想見云何盱矣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望乃懸望之望與首章快悵不同○以上二章但言帶與髮以見其餘不可得見而況其他乎其感慨之意深矣○饒玉汝曰通詩是追思都人之美何何要在想見上發意須從彼都衍寫來○從狐裘追說到垂帶卷髮凡都人士女一服飾一體態之微無不想像而懷慕之矣盛時之風令人景仰若此但說容服處是衆一以該其餘若泥定一節安見人文之盛○附錄今章趨鳴珂文非文評以資想像○詩摹周初之盛美而重嘆其不復見焉大士女之美皆彼都盛時所察見也而今已不復見詩人能無深嘆哉昔日人處盛美之時不知盛美之可懷也追乎升降未從向之所習見爲不足異者而茲已忽焉[illegible]有不勝企懷而想望耳今何時哉然皆是成周之時也哉憶昔周之爲都也有文武成康以建極于上有周召畢散以興化于下美哉彼都也其都人之士非有意于修容也而容自有常度焉非有心乎立

言也而言自成文章焉固非特褎服之華足以駭人耳目也使得行道周京復睹昔日之盛為民且瞻望之而豈獨我所願見也哉然我之所願見者又不特士也即所稱為君子女者夫非都人貴家之女耶一以為稠直如髮若與士之臺笠緇撮者同遵儉樸也一以為謂之尹吉若與士之充耳琇瑩者同循禮法也且一以為卷髮如蠆又若與士之垂帶而厲者同美觀瞻也而士豈故為垂帶耶而女豈強為卷髮耶帶則有餘髮則有旟其閑美之出于自然者又如此如此者化其物采儀容一觸自而遇皆如睹則我心悅懌何如愉快何而重致其研衛夫何典章法度皆物色而循側焉泯則民望亦懸能勿慨歎遂而皆深其感慨不見之嘆予何能已已耶○提首章士另敘中三章從士出女又從女極士變化錯綜無不入妙末章士女雙鎖而以四不見闌合作收變而不失其正○此予先大人作也明季文風澀殤先大人力挽時趨復進正始維以詩文名世卒之遇時不偶窮志以歿今予小子每一誦之未嘗不泫洒沾襟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章全旨○通詩以思字為主上二章是擬君子于未歸之時而不專于所事下二章是擬君子于既歸之後而欲與同其事總是思望之情深切而然描寫意中事景中情乃是託言不作寔話看思念中就有望之之意如首章之歸沐望也次章之不屑望也三四章望之切思之深也正根上章而來不可以上二章為思念下二章為思望○下二章預道歸時光景綸釣帳弓固是虛想而狠寫又于虛想外復生一想正是思之極處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音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生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于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于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串講 詠采綠者曰人情難合之際感慨偏深況夫婦之間尤有難為情者我于君子不在固常有采綠之行矣然終朝采綠而不盈乎一匊豈綠之少乎采耶蓋思念之深不專于事遂為之不終如此耳然君子之歸其期在邇而髮之曲局非所以示敬也于是舍之而薄言歸沐以待君子之歸焉一匊之不盈奚暇恤哉

疏解 此章上二句思夫而不專所事下為容以待其歸也合下章兩不盈字全在思君子上來心在人而不專物也有思出于為之外事為情牽于為心制之意歸沐者是擬君子之歸而然也詩思念之深不專于事乃余子推言之非婦人自言也作者須有分曉終朝之采而不盈原無心于采而君子不在誰適為容原無心于沐也婦人夫不在不事容飾故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昌占反五日為期六日不詹音占叶都甘反

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串講 我于君子亦常有采藍之行矣然終朝采藍而不盈乎一襜豈藍之難于采耶蓋思念之深不專于事遂為之不終如此耳然君子之出其歸有期使歸期未過吾亦未敢望也何也君子去期之約不過五日為期而已今乃六日而猶不詹此憂思之不得不切者襜之不盈又奚暇恤哉

疏解 此章上二句是思君子而不專所事下是嘆其過期而不歸也五日六日大約只是遲久而未至之意勿泥言五日去時之約六日言至今猶未見也合上章因君子不在為之采綠采藍聊以消愁然又無心于采而惜若之子歸來隨欲歸理新粧以待君子又無如屈指前約而其期已過也雖然夫豈真不詹哉此總是設詞

之子于狩音守言韔音暢其弓叶姑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為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串講 夫君子今固未歸矣如其歸也我將何以致其情乎想之子春夏蒐苗秋冬獮狩則弓矢乎奈戢肥且淺于狩固其事耳然狩必資于弓而使張弓有人弛弓無人可奈何乎婦人但有從禽之樂共相與把臂入林乎鞭之而來以罔定無不悲矢之莫消矣想之子會心濠梁怡情山水則淡深人靜水香餌

憲言人易曾有譁之馬哉。

【疊解】此章申黍苗之盛有賴于陰雨之膏與南行之道有賴于大臣之勞。詳稱

謝字乃統率之詞也曰悠悠南行者以地遠而時久也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

謝邑云南邦南土可見勞之甚遠行上說如恤其飢寒憫其勞瘁凡撫御綏懷

無不盡其道皆是。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

也。

【串講】夫召伯既有勞我之仁，我當有從事之義，凡我之衆有負任者有挽輦者

有御車者有服牛者是雖各勞于事而朝夕慰撫召伯之恩可念也是行也必

同心竭力使營謝之功既成而後可以云歸耳不然方慮無以副召伯之命也。

而敢言歸耶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

【串講】凡我之衆又有步行之徒有乘車之御有二千五百人之師有五百人之

旅是雖各勞于事而朝夕慰撫召伯之恩可念也是行也必協力共役使營謝

之功既集而後可以歸處耳不然方懼有負于召伯之勞也而敢爲歸處計耶

【合解】此二章言其從事之人必期于成功而後歸也此行者感激自奮之詞任

輦車牛徒御師旅作八件平看其字俱指人言正見人人協力惟恐有負召伯

勞之之意車本無乘但主御車者言牛本駕車但主服牛者言各下二句感激

思奮有欣然竣役之意蓋者擬議之詞言此事既集即與爾歸矣見人心競勸

期于事之必集也張儕云就緒也但一說緒即言歸也歸哉句要打轉任輦等

歸處句要打轉徒御等○古義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徒御師旅以受工

役之人言蓋皆自周調發而不勞謝民也○張[illegible]劉云我任二章皆行之徒役

也不必依臨川王氏以上章爲役夫下章爲征夫。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功工役之事也

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串講】然往役者雖吾民之賤而營謝者寔召伯之功。是故城池宮室之既建。寢

廟門社之革新謝邑之功各就其緒肅肅然嚴正者寔召伯區畫之有方。役護

之有法以營之耳任輦車牛之宜力徒御師旅之競勸今日之征師各效其事。

烈烈然威武者寔召伯鼓舞之有方振作之有道以成之耳使非成之有道安

能營之之底績哉。

【疏解】此章正是歸功于召伯。一是歸其治城邑之功一是歸其統徒役之功。其

在城邑則有以區畫董治其在徒役則有以鼓舞激勸也。謝功指城池宮室寢

廟門社言營之謂經度區處之得宜也。烈烈征師就作邑勇于趨事說即我行

既集二句意不必兼在道時言成之以振作爲激勸有以成其烈烈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也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

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串講】然營謝之功其最急者莫如野有可耕之地田無不溉之泉則水土不可

不治也。召伯于此一則治其田土凡夫高者爲原下者爲隰阡陌向背之宜無

不得焉向之瀦鹵未夷者今則如砥而如矢也。原隰不既平乎。一則治其水道

凡夫深者爲泉下者爲流溝洫疏通之利無不通焉向之淫滯未理者今則可

灌溉而可流也泉流不既清乎是召伯疆理之功有以告成于王而所以式南邦

保南土國[illegible]者皆于是乎遂矣王心不其寧乎大是南行也。下以盡

道之誠于使君之心召伯之功夫偉然矣然其若于經勞何以勞之哉

【疏解】此章[illegible]成遂邦之緒有以慰天子之心也建國以土田爲重故先説營

謝中[illegible]之原隰何以經理言平者因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泉流何以溝

洫言清者因水勢之流行而通之也[illegible]使皆可川[illegible]其流泉使皆可灌。

使原者失其高[illegible]而卑者[illegible]其爲隰[illegible]者[illegible]而成[illegible]其

源則泉有壅而流竭莫導其流則流有滯而泉塞惟因高而高因下而下是謂
既平外既夷道內無壅塞是謂既清有成是營謝之功有以告成于王也○許
南台云上謝功是營謝之功此是經理之功至有成處而承之亦可但與上章
似不相貫召伯之功既成作詩美之甘申伯之意即所謂式南邦而保南土者○
成于此乎遂也故曰王心則寧不然而咸申伯之體勢不重無以鎮定南服○如
宣王親親賢賢之意何而召穆公亦自不得辭其責矣余愛見民心踴躍樂于
召伯之成功如此○有成則寧見召伯之營必與王心安而後止也此方是人
臣任事之忠人民徒役之義○劉上玉云古者民任事以其工作之際言我徒
我以受工役之人言則肅肅謝功原隰既平而泉當以竟工役之事言前我行
既集是預擬此正其行之所爲集也此正所爲行者作也○張平符曰細玩黍
苗與崧高二篇相表裏但黍苗詞得簡幽作于行役上述崧高誦敘兼顧作于
名公鉅賢所謂山林臺閣氣象迥然有別

黍苗五章章四句○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隰桑章全旨○通詩重喜見君子上方以樂字愛字爲主上三章與其見賢之喜
下是道其愛賢之誠喜自既見之日言愛自未見之前言惟其愛之是以喜之
也然無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詞以志其稱喜耳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音那）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

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
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
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申講〕隰桑者山凡人之不足係念者其未見也矣以悲而其既見也矣以喜
惟是君子則有深係吾情者矣彼隰桑有阿則其葉難然而盛矣況我君子素
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其情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者其樂爲何
如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叶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

〔申講〕隰桑有阿則其葉沃然而盛矣況我君子素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
則親炙之下有慰我未見之思矣我如之何而不樂哉

〔合解〕此二章以可喜之物爲喜見君子之興樂字須根平日愛慕來其樂如何
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稱其形容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
上見其樂之盛下見其樂之宏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於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申講〕隰桑有阿則其葉幽然而深黑矣況我既見君子則喜其德音之相契而
固結不解無能間之不亦孔膠矣乎

〔疏解〕此章桑惟茂則綠深而似黑與交既合則心孚而難解德音王君子身上
說既見君子則一德相爲契合而固結不可解孔膠云者言二人同心堅如漆
膠也

心乎愛（叶許既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
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辭所
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于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申講〕夫見賢之喜如此則我于君子平日心誠愛之而非聲音笑貌之爲矣今
既見之以慰素心則盡言以告此心者宜也何今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
乎蓋我于君子心可得而愛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愛藏于心今日此心也明日
亦此心也將使何日能忘之乎夫不徒心愛于未見之先而又心藏于既見之
後者隰桑詩人眞可謂好賢之至矣

〔疏解〕此章獨是道其愛賢之誠須順詩人口氣依注一直說下有不嘗若自其
口出氣象謂與藏一正一反相爲呼應言我平日與心愛但常以不得見爲慨
今既見之即當盡言告之何不自言其所爲愛而中心藏之若有無可得說者
然則斯愛也將使何日而忘之也真人詩云胸中些許事到得相逢一句無
蓋非不欲道不能道也木自不能說却云何不說亦自不欲忘却云何日忘心

頭口[illegible]各有無可奈何處若謂意之所著者深言之所示者淺而有意于不言
矣詩人之旨矣古樂府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忽相見脉脉動人心亦
是此意○詩意傳永至此四句而極然以平直看即愈佳斜纏反無味也註言
中心誠三句此正解前一句當一直斷而但中心二句此正解後二句又二直
斷劃上玉按上二句心乎起下二句中心起上二句者兩矣字下二句者兩之
字則爵士各二句平說固至當也但中心藏文意却承遐不謂而轉故註下而
但二字此文定所謂串也意略串而微則平若從中兩句為正反則上下俱失
之耳○或以註愛之存乎中者深貼首句發之遲貼第二句存之久貼末二句
似可但此乃朱子推意不必太泥○前三章言樂心也而末言心此章方言且
重言之可覩詩意○既說遐不謂必欲說所以不謂之故既說何日忘必欲說
所以不忘之故殊索然且多事也○每見今人拱手指天畫地語如流泉自謂
胼胼可示而施受不惜于心愛毫無所指更覺楚詞思公子兮未敢言劉公幹
思子沉心曲長嘆不能言俱是絕妙好詞○附錄末章官黃仁文并文許以齊

觀覽○愛賢者以心為極道其難言之致爲夫愛之可以言傳者必其心之未
篤也愛既切于中心矣詞猶能喻人否耶詩若曰吾人心之所不能喻者恒藉
言以達之必謂心之無待于言者吾甚疑其為心也言之所不能傳者仍藉心
以致之必謂言之可述夫心者吾又甚疑其為心心之無可疑者大約言歌傳
之而言又不提遂達之此其故即心亦不能自為之主也如我之乘見君子也
斯其心誠何心非有所深愛于君子耶使非愛而必欲自明其愛應亦心之所
不許故凡愛之不輕于自明者為其心之未常有愛也若夫心乎愛矣此豈未
常有愛者耶使非愛而强欲告人以心料亦愛之所不存故凡心之未易以告
人者正謂夫愛之未篤于心也既已心乎愛矣夫豈愛未篤于心耶夫然則遐不
悉告以企慕之誠遐不備道其傾注之切遐不大白其繾綣之意而極言其飢
渴之懷吾知從前蘊蓄之心所欲宣于君子者而今庶可以謂矣向者無窮之
愛所願陳于君子者而今竟可以謂矣而如其不謂也是殆欲藏也亦思愛可
藏耶不可藏耶雖君子亦非默喻吾心藏亦無妨于愛然而吾有愛而但將之
藏似非所以為愛吾有心而竟藏其愛又非所以為心正恐愛愈藏而此心殊
耿耿而難釋也而如其能藏也是必可忘也亦思愛可忘耶不可忘耶縱君子
自能曲體吾愛忘亦無累于心然而吾有心而但俟其忘無以處夫前此之愛
心有忘而可用于愛并無以處夫前此之藏正恐心欲忘而此愛終殷殷而莫
結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意者愛原不可謂可謂即非心心本不能忘能忘究
非愛我所以愛君子為心者也而無如心之不容以自主也其奈我心何○
題意為承已入妙境文更曲曲傳神以心乎句發起二比再涵咏一句落出遐
不字謂字即從謂字轉入藏字又從藏字卸出忘字題緒不紊渾而一氣串通
純以神行真此題絕構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章全旨○通詩總是因王寵妾棄嫡而展伸其悲怨之詞一章則言夫婦之
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姑言其鬱鬱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灌
物四章然後自嘆其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五章又疑已雖念王而王不顧

已何哉六章始以鶖比褒姒而數王之舉措取舍之非宜七章則述言王之二
三其德曾不若鶖鶴之有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而寵使賤妾以輕
賤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成病也以之子之遠作主而二三其德一句為遠之
病根不必分只各章遞叠說去全詩俱此體而四六八章是正比倖皆反比各
章上二句須將此意挑剔得明白不然則與興混矣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
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
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串講】詠白華者曰夫婦人倫之首而况王者一身尤風教之原稽其于嫡妻
也分宜容以或棄哉彼白華之物欲漚之以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互欲藉必
相須為用如此然則夫婦之親宜乎無不相依也胡之子忍于相遠而使我兩
然獨處反不如白華之東白茅者亦獨何哉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夫婦相親之常理因罪王之不然也以二物之相須比夫婦之相須遠字止指後處說俾我獨入言遠己而使之獨處亦見他從一之志不可變意○疏義友如得而反入相道可思者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上之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浮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串講夫王之遠我者要亦未之思耳彼英英白雲水上輕清之氣也散而為露及彼菅茅是雲之澤物無微不被矣然則王之于我宜乎有寵澤之加也胡今遭時運之艱難而之子忍于棄我曾不加以圖謀之意反不如白雲之露菅茅者亦獨何哉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其寵澤之不公本乎不思也水氣夜升而為雲及朝則降而為露雲為質而露為澤也天步艱難傷已所遭之不幸然亦隱指以譏

代宗宗社將危意不猶言不長慮深謀而遂棄絕也○疏義恩澤方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徒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串講夫王之不我圖者豈其寵澤之不足以被我耶今池水滮然北流其流小也尚能浸彼稻田而有灌溉之益矣王之尊大宜無不被也乃反不能通其寵澤以被于我所以使我嘯歌之聲發于口傷痛之懷切于中惟碩人之是念而已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隱言其寵澤之不通因發憂念之切也池水之澤浸灌稻田使之生殖喻王反無恩于已幷滮池之非如也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而念彼碩人亦就人倫之大變言非僅僅懷其寵澤而已此句與上之子不猶相應為下懆懆張本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按滮池在咸陽縣西北合鎬水豐鎬之間水北流滮必是水名如訓流貌也字何以解○疏義恩澤宜通而不通何怨又可思也

樵彼桑薪卬(音昂)烘于煁(音諶)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串講夫王雖不能通其寵寵則我反失其尊貴矣今樵彼桑薪宜可以烹飪也而但為燎燭之需則薪之善者反賤而用之矣我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亦猶是也維彼碩人所為如此是以我思不置而實勞我心焉

疏解此章是正比而隱言王之卑賤乎已使已之思念不已也桑薪堅實最宜烹飪而烘燎則失其所用以比正嫡宜尊顯王反卑之而使之失所也無釜之竈其下燃火謂之烘即今火爐勞我心者痛名分之乖傷大義之絕也○疏義言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怨又可思也

鼓鍾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七到反)視我邁邁

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串講且王之卑賤乎我者豈我誠意之不至乎彼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感應之理固如此矣積誠于已而可以動人亦猶是也今我以念子之故至于懆懆然而憂關其思也不為不切其憂也不為不誠而子反視我邁邁略不加之意焉此豈近于人情哉

疏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有感必有應傷已之不能感動乎王也懆懆即傷懷勞心意言憂思不為不切感動不為不誠邁邁即不猶意是過之而不問略不加意也○一說喻宮庭之事不可掩蓋王之棄后必加以難切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欲立褒姒之心則人人共聞共見可掩哉亦自見○疏義情宜通而不通可怨者也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鶖禿鶖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于鶖清濁則有

開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串講】然王之不可以親昵者由其惑于褒姒耶彼鶖鶴皆以魚為食而淸濁則有間矣今有鶖在梁有鶴在林則鶖飽而鶴反飢矣然則褒妾寵而嫡后見棄何以異于養鶖而棄鶴也故我念彼碩人傷名分之倒置至于反覆憂思而寔勞我心也

【旨解】此章是正比而隱言嫡妾之易位使己之勞心也末二句即承上倒置意○疏義言賤易貴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恐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也

【串講】夫王之所為皆反若此尚何德之可言哉彼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配偶之常一定不易如此矣夫婦有常匹亦猶是也今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始以我為嫡后終乃惑于褒姒是始一德也終又一德也曾鴛鴦之不如矣何無良若此哉

【旨解】此章反比見幽王物有常而王乃不恒其德也鴛鴦雌雄一德死不相背見非如之子之二三其德也故以為比戢其左翼勿雜孫右翼意○此詩六章以上俱致夫命之之詞至此乃言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與國風同意夫婦以好合為德至相棄背則二三耳○疏義分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有扁（音辮）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音祇又舒稽反）兮

比也扁卑貌俾使疧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疧也

【串講】夫王之寵于褒姒如此獨不知所以愛重其身乎彼有扁然而卑之石不可履也從而履之則已亦卑矣褒姒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何之子不愛自貴其身而遠棄其嫡人謂不足惜而王之致身于卑賤則有深可惜者故使我憂之而至于病也夫申后處嫌疑之地而反覆諷詠以寫其情略無怨懟過甚之詞其用意忠厚可見矣惜幽王不悟而竟貽周家之變也

【旨解】此章正比是隱言王之變妾為妾失身愛之而至于病也扁石本卑履之亦卑比卿妾本賤寵之亦賤程子論娶嫡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亦此章之意也漢成帝欲用趙飛燕為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義本此蓋之子之遠我固不足惜而之子以身貴自淪于卑賤則綱常壞人倫變矣何以履高位統萬國乎愛之而至于病正所謂為君憂為君之嗣子憂為國家役日憂也非如首章疾心痛之病○疏義以貴從賤所貴者亦賤可怨又可恐也○劉安成曰此詩章多而句少人章皆為比體一章以一事為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于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一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王斥之也繼稱碩人身之也繼而稱子親之也繼又稱人又稱之子想念之句則有不暇整也○楊伯群曰此詩言天步言傷懷言勞心言念子似不獨言一身廢立若有如有犬戎之禍者○許三山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彼專以綠衣取譬此則多端比喻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黃維章曰綠衣白華皆遭嫡妾之變然綠衣不忘先君之思能以古人自處白華則未有聞也誠使處之有道寧不能已申侯之亂乎何其專一之志猶有取焉自漢而後明月悼心于椒寮尚冀黃金賜賦于長門亦斯下矣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章全旨○此詩感慨則望之意反覆道之首句是詩人敘事之辭下皆是為鳥言蓋此詩是託黃鳥以為言顧文說大而此意自在不必添入一層此意亦不必以下四句為人之思有所託蓋言鳥之思有所託即自言思有所託也玩詫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句下當是時也緊接道遠而勞甚又總以一乎字作結句可見是借鳥說自家心事飲食教誨車載是亦不必拘著在鳥上方得詩人託物寓言之意薛方山云上四句作比下四句自言思有所託作詩人自言是分做兩段似與經旨不合○徵民勞苦棄于已有明解紀錫云還是民之困則勞力而病瘁者也此說似近或泥從車載之誤通篇作于進之言蓋言賢者窮居陋巷于仕進之途非遠故止于丘隅而不能進安得當今之君飲食教誨命後車以載之乎吁于進非禁行也而况非其時乎果爾亦安得以賢稱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鴆反）之食（音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申講 詠緜蠻者曰窮鳥無暇于擇此告哀無暇于擇音者自能爲也誰肯眠顧焉息澤于人乎乃今有大不得已者緜蠻有聲之黃鳥自言其止于丘阿之上雖欲前而不能前焉是非息而不欲前也蓋以道之遐遠而有不勝其勞者矣我之困窮如此當是時也有能泄渴于之飲饑餉于之食乎未至則孫教之誨之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行乎此則我所望乎人者也不知其得遂乎否耶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申講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而不能行焉非以憚行之故而止于是也蓋以道之遐遠有所畏而不能趨者矣爲時也有能飲之食之以濟其生教之誨之以開其迷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使利于行乎是皆吾之所深望也安得以慰吾之望耶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旁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申講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而不能行焉非以憚行之故而止于是也蓋以道之遐遠有所畏而不能至者矣斯時也有能恤我飢渴而飲之食之啓我昏迷而教之誨之閔我跋涉之艱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行乎是皆我之所深望也安得以副吾之望也耶夫賤世之民其所以勞苦如此其情亦可哀也夫何永託于人而卒不聞有慰所託者世道之變見矣

總解 三章各首四句微賤勞苦之比也下四句思[illegible]也皆就鳥說丘阿就不好過說止字乃倦飛而止不得已而止者[illegible]既能到而勞苦已自不勝非不欲前其勢是不能前此時無可[illegible]興望之語飲食欲其周恤乎己也教誨欲其指示乎己也車載欲其扶[illegible]乎己也只汲汲然望人飲食望人教誨望人後載而當時之窮迫可知矣○註不能前句緊貼止于丘阿說卽下遠勞意蓋遠而勞正不能前也在止于丘阿句只說不前勿說不能前姑留下地況二章畏不能趨更不安逸也○周之盛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役豈有如緜蠻詩人之思有所託者可以觀世變矣○馮吉人曰當時賢士不得人援引登用而自悲其窮因有興望之意丘阿等地非其所欲也非逆境也我勞如何言我已勞矣其如此遠何哉飲食是與人贍養之使有養身之需也教誨是與人引導之使無悔吝之虞也後車載之是與人登進之使有得與之慶而效用于時也○詩旨云周之盛時每遣使往還必喜勞之四牡皇華出車杕杜所由作也迨其衰也上從征役者憔道遠而飲食是憂大夫所燕者乾菜兔首而已厥意衰薄世道可知矣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章全旨○通詩四章總是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嘉賓共之也曰瓠葉固見其物之薄曰一兔亦見其物之薄也物雖薄而必進于賓則其意之誠有溢于物之外矣君子自工歌者指之述主人之謙詞亦工歌言之非主人自言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叶[illegible]郎反）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申講 詠瓠葉者曰君子之燕飲也豈必指物以物論哉亦盡吾誠而已彼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以爲殽至薄也似非所以爲禮矣然以誠言之則欲如瓠葉亦可以達情而君子有酒必以是酌而嘗之合數而殽動而物之厚薄不計也

疏解 此章以瓠葉爲主詳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指瓠葉酌酌酒也嘗亦是嘗酒

非嘗瓠葉也。許南台謂飲酒而嘗瓠葉也。照下三章獻之等句。看過從上說了。
舉瓠葉見猶不必蕭蘋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炮音庖 燔音煩叶汾乾反）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獻叶虛言反）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于賓也。

申講 然豈以既嘗而遂已哉。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因一物之微耳。然君子有酒。則必以是兔也。是酒也。酌而獻之于賓焉。有可以達誠而一兔之薄非計矣。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炙音隻叶陟略反）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于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申講 然燕飲之禮。有獻必有酢。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無珍羞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兔而酌是酒也。主既獻于賓。賓亦酢于主而受其卒爵之報矣。豈曰襲味不足以將敬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炮叶蒲侯反）君子有酒。酌言醻之。（醻音酬）

賦也。醻。導飲也。

申講 夫有酢必有醻。有兔斯首。燔之炮之。無異饌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兔而酌是酒焉。賓既酢于主。主復酬于賓而行其導飲之禮矣。豈曰薄物不足以致虔哉。夫不計其物之厚薄。惟欲其情之必盡。若詩人可謂悅賓之至矣。

合解 此三章以兔首爲主。二章主獻賓。三章賓獻主。四章主酬而又獻賓。凡治兔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炮之燔之。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奉酒于賓。乃爲羞。言獻而後酢。言酢而後醻。禮之次也。非亦要見不因物薄而酒一行即止。意醻雖屬賓。然亦是主人有以致其醻。○舉兔首見不必異解也。○顧鄴初曰。凡燕飲以情勝。情勝者無藉于多儀。瓠葉之采。亨兔首之燔炙。可謂薄矣。而情由此達。禮由此行。君子不以爲簡也。豈以燕賓者無麗是也。易鼎之象曰。大烹以養聖賢。以燕賓者豈誠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旨矣。○凡人燕賓。苟取必于物之豐。其禮反或不繼。苟無諭乎物之薄。其誠常得自伸。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以羞王公。此之取工甚主人之謙詞。而意篤情真。自可想見。

漸漸之石三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章全旨○通詩首二章是歷險遠而勞苦之不堪。末章是遇大雨而勞苦之尤甚。詩箱只言歷險遠不堪勞苦者。蓋遇雨之患。又險遠中事也。○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次將險遠勞苦說深一層。末言不特險遠又有遇雨之厄。以增其勞苦。有一節深一節意。

漸漸（音巉）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申講 賦漸漸之石者曰。先王不困人于險。不勤兵于遠。今我承王命而出師也。何如哉。彼陟彼高峻之石則漸漸然而高。不亦極其險乎。涉山川之途則悠悠然而長。不亦極其勞乎。經歷險遠如此。故我武人東征。奔走而不得息。無有一

朝之暇矣。吾何以堪此哉。

旗解 此章言起兵在道無休息之期也。首二句言其險矣。二句言其遠。末二句總承險遠而言不遑朝。或聞鷄而前進。或晚騎而凌寒也。○或謂此合下章。若云依舊分險遠勞反覺瑣碎。不如只照詩文各承上句說下。如云漸漸之石則維其高矣。山川悠遠。則維其勞矣。武人東征。歷此險遠不遑朝矣。只如此說。何必太分析。只平鋪說去。不必更深一層。更詳之。

漸漸之石。維其卒（卒音萃）矣。山川悠遠。曷其沒（叶莫筆反）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申講 漸漸之石。極于山巔。維其卒矣。山川悠遠。登歷難盡。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但知深入以冒其阻。而不暇謀出矣。何其不堪之甚哉。

旗解 此章言懸軍深入無出險之期也。曷其沒。言何時得盡也。不遑出。言深入冒阻。不暇謀出也。又甚于不遑朝也。○合上章曰。漸漸者。見所歷之路。石皆險

刖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履履而其高峻峭拔非攀援不可登也其山勢者則川斷之其川盡者則山阻之亙亙相間遠不可極故曰悠遠每章各二句爲義不宜分各總承一章字爲山川深險可畏象

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音拖）**矣**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輯講〕豕不能有險遠之勞而又有遇雨之患彼豕爲陰物喜雨之獸也今有豕白蹢衆與涉乎水波將雨之驗微乎物矣月爲陰精而畢又好雨之星也今月之所宿離乎月之令爲將雨之驗見于天矣然則今雖未雨而已有必雨之占雨之滂沱可知矣我武人東征既歷險阻又逢大雨勞之甚矣此身且不得傾奚暇及于他事哉夫將帥出師不以爲分之當然而但自傷其不堪是必上之人使之不以其道也

〔疏解〕此章言久役之勞又遇久雨之苦是以智慮疲而憂思專不暇及于他事也不言雨故將雨則豕涉波畢星好雨而月是水之精故月離畢亦爲將雨之驗滂沱只根離畢說不必總承或云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汙今雖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着潦多故也着潦尚多雨後未久而月離畢則又將雨矣此說似多一層不可從○履險遇雨征行所苦故以爲言雖然雨一也其山完師則歸途有還家之慶而則敝民困斯漸石與滂沱之嗟爲人上而役民決亦然諸民情何如而因勢從可知矣○輔慶源曰不遑朝矣猶可言也至于不遑出不遑他則其情危而可哀甚矣方采薇出車之詩作時豈容有此事哉世之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時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恤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則烏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章全旨○通詩首二章言他物之不能久存而深致感慨之意末章言百物之凋耗而深致自危之意總之因勢不久民命難全不得以末節作推原說

苕（音條）**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叶音）**矣**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于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輯講〕詠苕之華者曰王室之盛則民遂其安王室之衰則民受其病我之所遇何不善之若是乎彼苕之華其色芸然其黃矣然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我遭亂世雖生不久亦猶是也是以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悲切之皆其能以自已哉

〔疏解〕陵苕之華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芸爲極黃之貌以將落故也心之憂者憂其身之亡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音精）**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經反）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輯講〕苕之華其葉青青而盛矣然依物而生其盛不久我遭亂世無以自存不

猶是耶且人之所以貴生于世者以其有以自立耳自安耳苟知我之如此而已矣則豈若無生之爲愈哉

〔疏解〕不如無生者深其生之不幸也俱自周室之衰上見之蓋深悲極痛之詞也

牂（音臧）**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叶上聲）**可以飽**（叶補苟反）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輯講〕哀亂之甚非惟不樂其生已也彼羊瘠則首大今非羊但見其墳首之狀而已求一羊而百物之耗可知矣魚弱則罶空今罶中無魚但見三星之光而已求一魚而百物之耗可知矣當此之時人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夫民求一飽而不可得時之衰亂極矣民生斯世何其不幸之甚哉

〔疏解〕首羊以見陸物之耗言魚以見水族之耗羊墳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罶水無魚也其去三百絲幾僞麗于厲之世遠矣人食罷飽饑饉甚也天下將亂

必有飢饉而戎馬是生焉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物亦甜及其衰也直恁地荒索謂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兩語令人傷絕○徐巖泉云苕華一詩不過數語而國勢之危迫人情之勞苦物色之耗耗皆藹然在目蓋情見乎詞故不覺其言之悽切也○此詩慨一飽之無時直是無以爲生此其愁苦生之爲界者更不同矣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章全旨○通詩四章總是傷久役之苦而反覆道之以何人不將何人不矜朝夕不暇行彼周道句爲主首章怨因之多事而盡民之力次章怨已之無家而盡民之情三章怨上不以人道待民而爰其時之不暇末章與已物之不如而爰其行之不息通章詩柄一苦字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串講】何草不黃者曰人君勞民以安苟不得已而至于勞民則使之以道役之以時而已何今之不然也彼草之生也既衰則黃何草之不黃乎況征役之興無時休息何日而不行乎將見幾何無人何人而不將以經營四方也哉

【疏解】此章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然第一句只興第二句勞苦意貼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另轉作一連說註以經營一以字帶下極明亦照下章可見何草不黃將齊幽說之操經營四方不必如北山獨賢之例從之經營是用其膂力以奔走王事也此之經營則不過用于力役疲于輪旅無一人得閒暇非更有獨逸者在也

何草不玄叶胡匀反何人不矜叶居陵反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匪民哉

【串講】彼草之衰也既黃則玄何草之不玄乎況從役過時而不得歸皆失其室家矣何人而不矜乎夫民各有室家之樂也先王使民以時而不敢使有怨曠者正以民待民體悉至此耳哀我征夫獨匪民乎何爲使之一至此哉

【疏解】此章以何草不玄興何人不矜下二句又因以重自傷也黃變爲玄則其衰又甚故深一步說矣其室家而久從征役總謂之矜如是則不以人道使民矣故曰匪民蓋民則皆有室家之樂也正危言以自傷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

賦也率循也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串講】今夫兕之與虎固皆率彼曠野矣我征夫乃民也非兕匪虎也何爲亦使之循曠野而無安居之適乎哀我征夫朝夕而不得少暇是以人而同于兕虎矣何不幸之甚耶

【疏解】二匪字是實說言兕虎以曠野爲性征夫乃人也非獸也乃使之朝夕不暇而下同于獸可哀甚矣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串講】彼有芃然長尾之狐則率彼幽草固自適其性矣況我征夫乘此有棧之役車行彼周道而不得休息曾狐之不如矣哀哉哀哉曷時而得以少暇哉夫爲人上者使民愁苦至此則周室之將亡不可復支矣此雅詩所以卒降爲黍離之賦

【疏解】芃狐之在幽草猶得自適役車之僕僕周道曾不少休此反興也士乘棧車人乘役車此行棧乃是言車之狀也詩中往往以芃字當虛字用如朱傳芃芃也頻頻野之車已自下同于物而周道之行則物且不如民生至此不亡何待○楊慈湖曰苕之華言周家之衰微人情之消耗人民不聊其生矣識者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此無可爲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爲國風也○小序以爲幽王征伐不息之詩詩故云幽王之世[illegible]所征伐當[illegible]矣之事也總是怨恨之

詩曰棧車則兵車不足而取之其物力之困敝亦可見矣○倪玉汝曰東國困役則曰行彼周行周民苦役則曰行彼周道讀二詩而國勢民情大概覩矣○自鹿鳴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聲壹矣然猶存之于雅者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

上元陳元明書

大雅三○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章今旨○通詩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首章至五章言所以得天下之故只在敬德下二章所以保天下之道只在儀形其敬德周公戒王大旨全結在儀刑文王一句上而儀刑之實又結在緝熙敬止上要知天命乎周必乾乎商而監乎殷自當法乎祖也意自相足細分之首章言文王以顯德而受明命二三章言文德感天而福及于周之子孫臣庶皆錫其澤四五章言文德感天而福及于商之子孫臣庶皆歸于周六章言當法文而鑒殷末章言當鑒殷以法文篇中反覆咏歎見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故惓惓以念祖爲言而尊鑒殷正惕之以修德也要知鑒殷正是法祖處不得兩截看讀以命周絕商鑒殷法祖分開對看殊失詩人之旨○薛方山云此詩大要言今日有天下皆由文王之德而今日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散編本詩之旨○曹允大曰總只一敬字商所以廢周所以興文王以之開天後王以之永命皆係于此。

文王在上於叶音烏下同昭于天叶鐵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反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illegible]賦文王在上者曰天下之不可常者命而惟德可以致之者也王今猶乃

亂之休而撫有天下矣亦知其所以受命之由乎惟我文王升遐久矣而其神在上於乎昭明于天不可掩也神何昭乎是以周邦開自后稷則舊矣而其受命代商則自今始也命何新乎大文王在上而神之昭則是文明之昭此其盛彰而無異于在位之時矣其德可不謂至顯乎周雖舊邦而命之新則是昌明之祚此其始開而適際夫與王之運矣其命可不謂至時乎所以然者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與天合德同運而並行者也是以子孫蒙其福澤受此維新不時之命而保有天下也何莫而非文德之所致哉

疏解 此章是全詩之冒顯德受命俱詳下文首四句以德受命大意已露下四句以咏嘆足之耳於昭于天言精英與發與天爲昭也非真有神可見蓋盛德不昧故雖沒而昭著如此只就神說未露德字不曰德而曰神者以此詩作于既沒之後也周雖二句根上來惟其神昭于天故周邦雖舊而受命則新註自今始正解新字蓋即代商後至成王時言也子孫受命即文王受命處不顯正

是昭不時正是新充塞宇宙貫徹古今生死不歷故曰顯天運[illegible]力來適應其期故曰時不顯句中首二句不時句中三四句蓋生前爲德死後爲神神之昭即德之顯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且廢蝕今曰於昭德豈不顯命不適當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曰維新命豈不時○楊伯祥曰神者德之發人亡而神不兆便是德顯德者命之本德顯而命維新便是命時曰顯則非商德之既昏曰時則非商命之告終然惟其德之顯所以命之時故末又合而言之陟降相繼看非真有上下只是言其神無時而不與天同運見得文王之德與天合一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也註是以句正補足維新不時之意蓋有是德斯有是命也末二句註意作推原說然亦須特嘆得神如云試觀文王今何在乎直一升一降神與天合而無一時不在帝左右也是何等昭著○本盤據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乃使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但神之昭自其氣夫者言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帝字、

此天字爲親切左右字比上字爲親切陟降字比昭字爲親切蓋欲極其形容而推原其故以讚嘆之也○六帖德顯則取法爲其近命時則垂裕爲無窮○按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況聖人將男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歿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此神之所以獨昭也○顧麟士曰按詩柄自始通章然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覺字字斷所三四接一二始法和承而不顯不時當分開說末二句又即首二句意再加申嘆然維新意未完故集傳補足以子孫蒙其云云以足之要之敬天法祖不言而皆爲引端即戒意亦寓難謂詩柄意備本章者又何不可

亹亹(尾)**文王令聞**(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葉奬里反)**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亹亹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雖歿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

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串講 亹亹然文王以顯德而受命者豈無可評言乎亹亹哉文王性與天合何待勉維其法天行健其德不已若有所勉而然故今雖既沒而其令聞之昭著者尤彌久彌芳而不已也夫聞之不已乃其德之不已而有不荷天眷于不已乎是以上帝敷陳其命而錫于周矣不但尊榮其身且錫及文王孫子焉文王孫子其履天籍而宅帝位是本宗者也是固爲天下王者也天之尊榮文王而及其本宗以天子然又不徒使之一世爲天子也又使代爲天子承主天下而有百世之尊榮其樹風聲而鎮九服是支庶者也是固爲天下輔者也天之尊榮文王而及其支庶以諸侯然又不徒使之一世爲諸侯也又使代爲諸侯而輔天下而有百世之尊榮焉是我周固有其休矣而又及其臣庶使凡周之士有爲天子之臣也亦世世修德與天子匹其休有爲諸侯之臣也亦世世修德與諸侯匹其休蓋福子孫臣庶者即所以福文王也天之數錫我周如此

【疏解】此章見顯德得天而垂裕無窮也。上二句言文王德純而亚無窮之槩，下言因獲無窮之休。在亹自生時言，令聞自沒後言。亹亹雖云强勉，須說得自然，只純亦不已之謂。生前有不已之德，故死後有不已之聞，是令聞即其令德，但只虛說，至敬止乃其實也。陳錫句根上二句說來，包下子孫臣庶二意。文王孫子四句正陳錫之實，觀註二使字，便見子孫臣庶並看而歸重子孫。上百世所指者遠，乃未然事。此二句下須補子孫已有其休意，方與下註匹休有應。周士乃文王疏附後先之屬，不顯亦世，亦重修德說，勿作爵位之顯看。祚文王而無及福文王之子孫，與福文王子孫之臣庶，皆所以福文王也。本宗百世修德為明天子，支庶百世修德為顯諸侯，而周士亦世修其德，以為天子諸侯之輔。何非文王之德不已，何以天之錫福亦不已哉。○此只發明上章之意，首言德顯命時，猶未見著實，今既沒而令聞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朱豐城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杳冥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國叶于逼反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楨[illegible]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厥猶三句庚子順天　思皇二句甲子江南　王國二句子子江西　濟濟二句壬子浙江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幹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合講】且是周士之傳世也，世濟厥美，遠而彌光，豈不甚顯矣乎。然果何修而得此哉？蓋由其忠君謀國之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士，際貞元之會，荷德化之甄陶，而生此王國之中。為大國以得人為本，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賢士，則千城有托，宗社于無虞，是以為國之幹矣。君以安國為心，國既安矣，則此濟濟之多士，代終有道，輔王治于無為，文王亦賴之以為安矣。下成輔世之功，而上享得人之慶，則其傳世之顯也，亦宜天命周之福如此，何其盛。

非顯德之所致哉。

【疏解】此章即上凡周之士兩句意，首句原傳世之顯，下推本輔世之功，所以見其宏顯也。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為周士，乃所以為周。上章不顯亦世，通後世而言，乃未然事。此承上言，是據今日言，當作已然事看。不顯是圭爵相承，耿光迭耀之謂。然要見以德繼德，世濟其美之意。厥猶以下，則就周士本身言。凡匡王定國，內贊外威，皆是也。勉敬二字要串說，謂勉于敬也。勿依輔氏勉則無怠，敬則無弛乎看。勉即亹亹，敬即敬止，分明是君臣合德。此便是多士可美處。思皇周楨，以寧皆根厥猷說來。生此王國四句皆根氣化說來。曰生此王國，便有應運意。曰克生，便有王氣所鍾，王化所被意。文王為受命之君，多士為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運，生于此文王之國，而不得以一用而輒得以兼收，蓋有是君必有是臣也。○徐微弦云：天生一代興王之君，則必有一代興王之佐，良相碩輔之生，皆聖人與王之福所致。凡建勛立業之士，皆藉文王之福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以文王福澤之流行也。惟有此翼翼之猶以生此王國，則國雖大，心皆賴之，故曰周楨。末二句，崇周楨意。多士任其勞，文王享其逸，雖有日昃不遑之勤，亦可相安于無事，蓋國安而心安也。○體足誥云：有此多士，則股肱耳目各有所托，而文王之求賢觀厥成者，于此容以致之矣。○一說以寧作寧文王之神，為是。然文王陟降，既無不在，則寧文王之子孫，雖即寧文王可也，亦可從。○陳伯玉曰：厥猶翼翼，指多士下說。彙說註云：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也，只是足上句意。玩一皆字，見斷後世子孫亦皆勉敬，則奕世載德，其顯何如。正所謂世世修德，與周匹休者也。○多士內除可說及周公。此詩周公所作也。○文王得人之盛不甚重，只是側明周士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並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事。下章申上之藎臣，正是便開后。○此章連上章總是天眷文王之德，驗諸命周之福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叶上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蒲北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串講】天文王得天之眷固由于德而要其所以為德之實不越乎敬而已維此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乎緝而續之熙而明之純至敬于一心凡所以著之為于昭之神而垂之為不已之聞者皆一敬為之也其敬如此則德盛矣是以惟天眷德而假哉之天命集焉乃天命有所歸必有所去觀之有商之孫子則可見矣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以上帝之命既集于文王而今皆侯服于周矣天之所在人不得而違之孰非一敬之所致哉

【疏解】上三章皆言以德受命之意此則指其德與命之實而言之也上三句是以敬德而膺天命下是即人心以驗天命穆穆二句是文德實際應提出為一篇綱領前面神之於昭聞之不已皆于是乎出也穆穆非德容也正指其德也凡人內不敬外不莊顧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緝熙敬止謂緝續光明此敬也敬體本明有意則昏斷之使常明不昏渾然一敬即所謂至善是也緝以法天之健熙以配天之明發意方得受命開憲於昭者文王之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文王之聞而所以不已者此敬通章語意總結聚于此假哉之命即維新之命至有商孫子則取人心來照出天命耳假哉天命本文更不加一集字正以維天之命文王之德原是合一的德之所至即命之所在也有商孫子以下要知維天命之集是以臣服于周非以臣服乎周為天命之集也天命之集亦指今日之子孫言只說集于周方渾融註今字指成王時言蓋對文王而言也夫周命之集直至商之臣服而始驗其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祖宗之業以建中興之治而天命既歸于周則莫不于周而服焉天之所命而人心從之理勢自是如此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叶居良反）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音許）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于周京而服商之服也于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串講】夫商之孫子所以侯服于周者以天命之可有德則就無德則去而靡常故也惟其天命靡常故不但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凡此殷士之膚美而敏疾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矣其祼將之常服在身者則黼裳在首者則殷冠是命雖已遷而章服猶仍舊矣觸目激衷其勢其可畏也安能無動于興亡之感乎王之藎臣受爾祖之天下當思商之孫子胡為而下我臣服商之臣庶胡為而于我祼將皆爾祖文王之德致之也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誠念之則可以祈天永命而人心可常保矣否則周之子孫臣庶不將轉而臣服于他人乎是誠今日之所當懼也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人心之棄商歸周下啓後王以法祖也侯服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詞靡常者有德則就無德則去也見當儆戒意殷士四句正點醒靡常之意膚言其容貌之美敏言其應事之疾據助祭時言之蓋得平日之意務黼于裳冔周同制而冔冠則商制也常服黼冔自是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時王不敢變意思居多助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此見象當不可惕然深省時說輒云金[illegible]殷以為戒則是不惟失先王忠厚之意而于註中亦字且不省得耳末二句總承侯服祼將說來告藎臣即所以告王非劉安成因畢逆尊之說此總承上看但商之子孫臣庶所以臣服于周者皆文德所致也德即緝熙敬止之德念爾祖如親億麗之臣服則儼然念在天之靈見黼冔之祼將則恍然念常側之

德是也○末二句一篇提與精神處無念且曰六是叫起念爾祖而所以念之工夫在下一節方言故註云猶言豈得無念亦只是起頭語不至太實講爲妙○此章連上章總是天眷文王之德驗于絕商之禍也絕商之禍不重只重周家受命代商上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去聲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于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串講〕夫欲守爾祖之天下固當念乎爾祖矣然念之虛而難憑不加功之實而可據也亦曰爾祖之德爾之所同得者也要必敬以作所而聿修厥德焉然未

嘗身而爲德者設諸天則爲命而猖狂何以無戾于旦明德之所在而期其克修者命之所在則期其克配而舉動何以消通乎陰陽其可不永言之乎必思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以造于雍熙緝熙之域可焉若然則德修可以凝天命固人心而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待外求而得矣然德之所以不可不修者何也蓋以殷未失天下之時賢聖繼作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亦如我周之今日矣今其子孫乃侯服于周如此者由不能法祖而顛覆厥德故也爾宜以殷爲鑒而自省焉則知駿命之不易保而法祖以修德者自不容緩矣

〔旁解〕此章上四句戒其法祖以獲福下戒其鑒殷以保命雖是二段遞重法祖上其以鑒殷爲言者正見祖之不可不法也首句緊承祖之不得不念說無念緊脈直接到自求句此四句只完得無念爾祖一句但上文雖含得修此則點破念之切實處耳文王之德是性成的此厥德還有事修一段工夫在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也修德即是敬永言即是緝熙其敬永言者是心口常念及之謂所謂念茲在茲也德與命總是一理自天付之爲命自人得之爲德

修德便是配命處修德使天理不蔽于人欲耳此已有見于行意永言配命使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即修德之至也此一串意非修德了又欲合天理爲兩截事註中自修自省兩自字重若見當責于己之意德自修命自配則福亦自求多福說得寬如保維新之命延陳錫之休商孫子之侯服殷士之祼將皆可以有終意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如云命可恃祖可恃則商之先何嘗不可恃而乃至如此則是不能法祖永命之故也克配如湯之懋昭大德太甲之克終允德盤庚撫綏四方武丁嘉靖殷邦皆是殷之配上帝語意含着了而不了不說到子孫覆亡蓋見鑒殷以自省則知有德如周則歸無德如商則去信乎其難保矣知殷之當監益見祖之當法處○徐儆弦云念祖乃所以修德常修德乃所以配天命所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周公告成王惟一念常在乎此祖以自修其德然所謂修德者必常與天理合然後多福之求反之一身而有餘若使修德之念一有間斷則有愧于祖即有愧于天而福不可求矣○此詩凡八言命此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言○嚴華谷曰自求多福稱

乘體已而不求諸天也○峙士按此兩段由法祖說到鑒殷不兩段復由鑒殷說到法祖亦是廻文意也○附錄聿修厥德三句王寬文并文評以資親覽○

修德者以配命爲至可以觀福之集矣甚矣德不易修也必極之永言配命祈修乃稱至焉不可以觀多福之集乎詩以明念祖之實也曰我周之福大于文王然而文王非無所以求也求之以敬止又求之以緝熙則繼文王而興者其能以念德而實然居此位乎吾觀藎臣之念爾祖者非無故也念必念爾祖所以得天命之由而命何以新新于德也則知德者爾祖新命之德也而烏可以不修念必念爾祖所以致人歸之本而衆何以歸歸于德也則是德者爾祖得士之德也而烏可以不修吾固願藎臣之聿修厥德也德無盡則修亦無盡一日修之德乃有其一日百年修之德有其百年爾祖所以有進進之修也爾何不紹亹亹之修也修無窮斯德愈無窮百年能修修難息于一日一日不修修已間于百年爾祖所以有穆穆之修也爾何不法穆穆之修也法穆穆之修而體德者其何以法乎必也于日用動靜之間深察夫天理流行之極念念皆有

以命之夫而後不愧于大者渾行格于天也而純嘏不由益而集乎紹靈之修而言者其何以紹乎必也于行習者察之而熟者于天理精微之原一一皆有以得之夫而後克準夫天者斯能得乎天也而多福不自我而召乎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修德之應也而即念祖之實也總之以配命者修德而德始極其純以修德者求福而福始觀其備兩祖之所以凝天命而得人心亦不外此爾盡臣得毋念乎○如題直起直收脫盡總說稍帶略習格法一準先民矩理清其更如一泓秋水○聿修句緊跟念祖來須云非祖德以自修其德方與上句有關會配命命字註中解作天理非前新命後峻命之命也多福句方指運數言若將命字看差與多福何語意重複矣故作文須認清註中理字又須知配命正修德要緊工夫蓋時時在天理上省察則厥德自無不修也下句多福正是配命之得效處故曰自求求字註訓致字又云不外求而得以工夫但在求古內也此題數十年被俗解講亂得此如披雲見日亦並可知下武章配命亦主理說壬辰會墨已酉南闈講錯者甚多也○既云戒王不敢斥言而呼爾臣若行文仍顯露王亦覺失體稿中渾說爾臣極是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弘反）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因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芳尤反）（儀刑二句庚子福建　萬邦一句丁卯四川）

賦也遏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于天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于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串講〕夫天命難保殷監固不遠矣而自絕于天者紂其尤也爾必鑒于有殷無若紂之穢德彰聞以自絕于天使天命之自爾祖而受者自爾躬而止也尚當法祖修德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使天命之不易保者自爾而保之可矣且廢興之由天實司之又必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于天曰殷何爲興此數百年之業也又何爲墜此數百年之基也然上天興廢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與其求在天之天孰若求在人之天爾祖文王德與天合即天載之所在也誠能儀之刑之而緝熙敬止之懿範吾有以得其理則義問之宣昭有以感天下之心志而萬邦臣民皆作而信之亦猶其所以孚文王者矣若然則人心既孚天意自不能外固有不必于虞度者而又何駿命之難保哉爾嗣王可以深長思矣夫既示以命周絕商之由而又示以鑒殷法祖之意無非欲其修德保命而已而修德之要卒不外乎一敬焉周公戒成王之旨深哉

〔覽解〕此章首句言命之不易保下鑒殷法祖皆保命之道也然所謂鑒殷者亦是欲說到法祖耳重法祖上命之不易承上起下之綱見可懼之意爾躬下要補出修德配命意遏爾躬正與自求多福相反猶言家自毀國自伐也即直指成王說文之令聞不已本於穆穆而來後王之宜昭義問本修德永命而來紂之穢德彰聞即其自絕于天處而宣昭義問正所以無遏爾躬要知德修則其寔自廢原不在廢開上徹工夫有虞殷三句只是把殷之興廢漸漸說到法祖上虞度也謂度天意也非淺淺說蓋天之興殷在德天之廢殷在不德此何消說亦何消虞所謂虞者是虞何如而合于天則天興之何如而不合于天則天廢之也上天二句只就興廢之事上說勿露有德則興無德則廢若露則要虞矣然天猶難而難知文王則有實而可據彼其德之昭著于人心者吾但一能型焉而人心之孚即天命之孚無使命至爾躬而遏絕可也儀刑者法其緝熙敬止自所以修厥德永配命也作孚者天下起而信之即心悅誠服之謂此以人心言而天命亦在矣未嫩商之子孫臣庶皆侯服裸將于無窮何峻命之不易保哉○殷之所以廢所以興天之載也度殷之事于天豈有合其所存亦其所厭之理只怕王視天不可度故亦說天之載誰云有聲臭以示人但儀一法乎文王○則萬邦起而信我亦如文王也儀刑法文即法天也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王之可法便隔千里○天載無心成化原非只淪于窈冥而明說無聲臭怪又不見他難度只虞度是下○不得認真若能法文王則上天之事雖

虔亦可不虔亦可矣○胡新安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
即天矣但以商祖文王爲法則萬邦自孚信之庶乎其可保不至商紂而遏絶
也○輔慶源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以一
篇論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但首章則專就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
文王耳○劉安成曰一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
與四章言天之絶商爲對三章言命周之羣臣後嗣與五章言絶商之羣臣後
嗣爲對六章先言法文王後言監商七章先言監商後言法文王亦對舉而互
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復叶之音律以爲朝會之
用之樂則又以告成王者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遠矣哉○李迂仲曰周公作
此詩極爲精密蓋大雅非他詩所及聖人取之爲大雅第一篇萬世君德之要
不外于此約而言之只是敬以修德以合天而言盡之矣夫天命於穆不已
君德至于合天則至矣盡矣故周公惓惓于此首稱文王曰於昭于天曰在帝
左右言文王之德與天合也至于戒成王則曰永言配命推言商之先王亦曰

克配上帝末章又言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始
終叶緊不出乎此可見敬者周公教君入德之機而與天合德者周公示君歸
德之极至也○劉安成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
十有三言敬者七商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于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
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于此敬而持盈守成
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
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
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
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爲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爲令主也宜哉○彭鉄
儀刑文王二句朱傳則文并文爾以發觀覽○求信于天下則莫如法祖矣夫
文王之信猶在萬邦也惟慮王之不念耳儀刑其可少緩乎且王者孚信尤烈
以觀此丕基并徒求于不可知之天也功要于勸民而道歸于法祖豈得謂無
精有素自能覽召四方無待陳嚣于故府淡今聲臭雖難推爲不上稽闕

卜遵于右序木詳紹聞示德之懷則剴正四方不以爲新剏之威福而以爲
世禘之丕承惕在孤于冲人罔非對揚追配之念則式昭下土不以爲自作之
聰明而以爲數傳之家學欲保命而孚萬邦安有外于法文王乎維昔西伯戡
征率有厥生之象作豐而從率土懷之矣而今者雖云嗣服而多難未夷豈無
寬何之圖苟其悉若敬承斯得德之威明皆新主之方略也而惟儀格以臨之
萬邦其鼓舞以承之列公載見猶是質成藴畔之風其孚也不亦久歟維昔軍
夷服事用昭行善之心有二孔依丈姓歡之矣而今者雖云改物而厥家多陷
未著誠民之誠苟其日嚴陟降斯先代之雨露皆後人之旨矛也而惟從容而
布之萬邦其歌咏而歸之群象就僕猶是如傷視民之日其孚也不亦廣歟故
在初建之邦皆承時命而繹思者也其人非佐命之勲臣即同本之懿戚彼未
審猜疑爲心樂勿卒之懼亦兢兢矣今也藹見以臨如見作人之后則世閱而
新慶齊一日也惟有稽風規而念同德耳其在世守之邦皆會盟而歸命者
也其人非虞夏之爵侯即殷將之殷士彼雖知天命所在然猶士之懷亦側側

矣今也顯首而見依然孝遵之君則人更三代統在一家庶幾有仰以靖而求
厥章耳夫安天成命不在累朝之厥數而在一世之人心天家承世不在祖武
之可繩而在曾孫之有道幸哉爲文孫也綏萬邦婁難焉○題面只是法祖以
孜信于萬邦耳從上二句看來又須見天心難測虔祖德實可遵法祖即是所
天原不必處處將天祖料纏也文只于起手稍清上脉自後絶不待提帶補插
何等老到通閱此題文無有如此洒脫者不但賞其詞句之清新風度之瀟灑
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味其詞意
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
言天命集于文王則不惟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諸侯也三章言
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絶于商則
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絶商之禍不惟及其子
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臣庶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

七章文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于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列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爲影之言而詳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于此而已矣

大明章全旨○通詩詳序文武受命紹王之念祖也首章泛言天人交與之理下詳文武以德受命之事以終首章之意首二句全詩之主直貫到底首節二既序相將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縱湯承之也文之昭事剔節旨之上帝臨汝正與赫赫之命相貫通處析言之首章總是泛言其理以啟後直文武受命張本二章欲言文王而先言王季太任之德三章則言文王之受命四五六章欲言武王而先言文王太姒之德七八章則言武王之受命

首節旨通首張弄言有是德方有是命也○首章已將出末言下文應言開宗交于篇孫夫赫赫指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天命之集應若影響與首二句始終應章仲二章以文王之小心作主見以明德受赫赫之命重在一敬字天監五章以武王之變伐作主見以明德受赫赫之命重在一和字但命與日見商前始見故首詳言德而後詳言命非以文應明明武應赫赫也或泥看內本文乎文王是稱言德于武王但言命而不言德遂把二章及三章爲我明明在下之書四章五八章爲赫赫在上之意豈以文王德多福受方國非命乎若云我前點爲受命與詩柄何爲並言文武受命乎此似太拘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羊反天難忱[illegible]斯不易[illegible]維王天位殷適[illegible]使不挾四方[illegible]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難

（串講）賦明明在下者曰天之與人其理相爲流通德之與命其機相爲感應者也嘗夫在下者剛健中正篤實光輝而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帝心簡在曆數攸歸而有赫赫之命使下無是德則上無是命矣天人之相與如此是天命難視德之何如有德則留無德則去于我者或轉而奪我不可恃以爲信也君位惟視德之何如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后我者或轉而仇我不可恃以爲易也獨不觀之殷紂乎彼紂之所居之位則天位也非若列侯諸藩而無以握天下之柄所傳之嗣則殷適也亦非若支庶入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若宜其係人心而挾四方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無明明之德故無赫赫之命也信乎天之難忱而爲君之不易矣

（題解）此章上四句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下以見絕于天者証之明明赫赫言德命相因詞平意串明明要得敬字意赫赫要含得人心集大統意然曰赫赫使令威命無無德則去意在天難句以天命去留言不易句以君位存亡

言夫謂天不可信而又惟德是與謂天必可信而又惟命不于常天果可恃乎難忱非謂天窈冥不可知但不可倚以爲信耳不易即在難忱處見出非王不易乃明之不易也此二句俱重無德一邊說止發揮首二句意末二句舉殷紂之事實之已然之明驗也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爲正適者鄭註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則以爲后乃生受故爲正適也使者天使之也紂所居是天位所承是嫡嗣然竟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正爲無明明之德故赫赫之命卒去之耳與下文武之以德受命相反看朱傳云蓋以此耳初依鄒嶧山指天之難信君之不易言之或指無明明之德則無赫赫之命意亦互發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音頻于京叶居良反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郎反

大音泰任有身叶戶羊反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

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串講】夫有明德斯有顯命如此然則文武之受命何者而不本于德乎彼我周之業基于文王其生果何所自哉彼王季天下之賢主猶乎其爲配也惟摯國之仲女任其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于周以作配乎王季曰爲京室之婦焉惟此太任及我王季一則明哲長君而德不愧于刑于一則思齊媚婦而德無慚于内助殆維德之行矣是以德配德之日即以聖孕聖之日故貞元所會和氣所種太任于焉有身既而生此文王焉然則文王之聖蓋自父母而已然矣夫豈偶然之故哉

【疏解】此章是推王季得賢妃而因以本聖子也只重生此文王句史記正義云自湯以下號商至盤庚改號曰殷對周而言凡國皆商之諸侯也就父家曰嫁就夫家曰歸以上四句作一氣讀及字即與字惟德之行言太任王季俱有其德一惟德之是行見君道與后道而各致乃母道與父道而交盡也○直義言凡所行者皆本于德也以太任配王季惟德之行天故爲生文王之聖是周家

以明明之德受赫赫之命久矣○按何確齋云太任有身句勿入胎教意若然則是文王之聖皆太任之教也而惟德之行反輕矣此意最著○按列女傳曰太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史記之○皇王大紀云季歷有謀能斷守正而和簡臨兼聽慈愛勤施無私教誨不倦殷以率上此以親民慶賞刑威致自己出四鄰服焉生文王在祖甲三十一祀即娶大任之年○陳定宇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必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必從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太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太姒皆是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逼反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于此爲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串講】夫文王之有所自如此則其德之盛不有可言者乎維此文王能[illegible]心愈小心愈小而敬愈純蓋貫動靜徹隱微翼翼然恭順之至焉以是德而格天則此心光明真可對越上帝吾見天心默佑而多福自此而聿懷矣德之得天也何盛乎以是德而感人則此心正直絕無回邪之累吾見至誠動物方國于此乎誕受矣德之格人也何盛乎文王之德之盛如此而所以丕赫赫之命者肇于斯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其敬德之盛下言天人交與以見其盛也小心何最重故註云文王之德于此爲盛下皆承此句而演繹之小心非畏懼之心是心體之斂藏細密處翼翼是本體如此不着工夫即緝熙敬止純亦不已是也昭事上帝者以此即不回之德亦不出此昭事二句是以敬而得天厥德二句是以敬而得人此是受命之基不是正受命處昭事上帝就精白之忱而言猶云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之意不就祭祀說多福泛言合下受方國在内懷字最妙帝曰予懷文曰聿懷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有開喇指徠惓惓眷顧意厥德不回蓋敬以直内則其德中正無邪故不回此句要從小心來心之僞大者每以恣肆成其回邪文王小心翼翼則畔援欣羨一毫不在念乎何回邪之有受方國即虞芮質成四十餘國來歸之類懷多福重在自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自我受之方與明明句應文王雖未受赫赫之命然受命之基實在是矣○輔慶源曰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有回斷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朱豐城曰聖人之德敬爲大泛言之而爲德切言之而爲敬敬者德之輿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心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求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于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爲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回矣○觀其懷多福受方國心體何等大觀其昭事處無一念不承若天道不間處無一念不允協人心心體何等小○劉上玉云下四句雖分天人然終非板對受方國即上帝之命即多福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作反)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叶以反)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獎里反)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爲也

[附]講然我周之業成于武王而武王之生豈無所自哉彼天之監照實在于下以我周世德之盛足以膺曆數之傳而天命既集于周矣使不定聖配而生聖子何以承是命哉故天於文王之初年父母有室之念未興而天已爲之默定其配在于洽之陽也在于渭之涘也所以儲精毓粹而陶鑄寰宇之瑞者於陽將涘之靈不可誣矣天之立配既定是以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以應其求所謂君子好逑者在是矣豈非天意之有在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是天眷於周有定命下是天生聖人有定配畢只言文王但配摯重武王所由生上天監者監周家累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有命既集亦通言集於周蓋自太王王季以來世德克享于天心故天眷命而集於我周非將以啓一代興王之業也正意暗指武王但且渾言之初載非初生乃幼時耳天作句重言周累世克享天心天便注意生一聖子以爲受命之主故至文王而天意遂決也既有聖父非生一聖母以作之合聖嗣何從生於陽渭涘生之以天之意而產之以地之靈見所以培其幽閑貞靜之德者有在也莘國在洽水之南故曰陽在渭水之涘故曰涘二在字虛蓋指天意所在不指大邦之子也嘉止只是長大可婚之期不必作將納采將親迎說有子句見足以應其求也註非人力所能爲正打轉天監天合之意

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于水比之而加板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附]講夫天爲文王立配固在大邦之子矣使后夫人之行不侔于天地則大邦人之配未足爲好逑也今大邦有子以其德言之但見幽閑貞靜與天之於穆不已者同一機譬猶天爲之兄而彼爲之妹焉其德如是則配我文王誠無愧矣文王于是卜云其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所以成婚禮之始也既而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以通往來之便所以成婚禮之終也夫以聖人而得聖配則可以率神祇之統可以理萬物之宜誠一時之盛舉曠世之奇觀也豈不顯然其有光乎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聖配之德盛下言大婚之禮隆也重德上俔天之妹言天之德純一太姒之德亦純一與天相爲伯仲譬則天之妹也不可以剛柔健順相配立說文定句婚禮之始納采請期是也親迎句婚禮之終奠雁御輪是也造舟句輕只是自周至莘有一水之隔故造舟以往來耳不顯其光管上德禮

而禮亦在其中蓋以聖女之德而成此禮則婚姻之儀協和會之典盛也○上章天作之合既可以天而媒妁之則此章俔天之妹亦可以天而兄弟之詩人天妹二字殊非生撰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叶戶郎反)篤生武王保右(叶音以)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燮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附]講夫文王既得聖配能不由是而生聖子乎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以開王業矣然天之意又以爲王業之成必生聖子聖子之生必生聖配故今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所以生聖子者有藉矣故天又篤厚我周使文王之後而生武王之明聖扶持安全而保受之啓佑默

行而佑助之作之君作之師而眷命之使之順天命以伐大商也蓋至是而益
文王者又以之而眷我武王矣
[說解]此章上五句不甚重蓋將言武王事故又本此言之有命三句即上天監
二句意但上主周家言此專主文王言于周于京是即文王所居之地而命之
不必言周京之形勝可以興王業耳纘女二句即文王初載至其光意要承天
命說來惟天命文王故太姒來嫁大任女事如思齊思媚之類有太任為之母
復有太姒為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于前又生武王于後
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然篤字亦要得天縱以君德意保以扶持言右以
啓其言命以君師言燮者和順之意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者除暴救
民以殺止殺非和順而何蓋應天順人之師非窮兵黷武易所謂剛中而應行
險而順者也此正武王受赫赫之命處下兩章只完得燮伐大商一句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款 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也貳

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
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
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
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申講]夫天既命武王以伐商矣武王於是奉天命以伐之斯時也殷商之旅會
集如林以拒武王而商周之師皆陳于牧野之間以衆寡論之紂衆不可謂不
盛但彼衆雖多而皆離心離德惟予之師同心同德為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
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故勉之曰事之出于人者未可必命之定
于天者不可易今周德方興商命已絕上帝寔去彼而臨汝矣尙當順天之命
恭行天討毋以衆寡之故而貳其心也夫武王有未決之心而衆人贊其決如
此然則牧野之師蓋出于應天順人而非武王之得已者矣
[說解]此章上四句是師旅其殷下只師贊其決殷商二句並就紂師說矢于牧
野兼商周之師說○蘇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
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史記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曰如
林者言衆而不為之用也曰侯興者言周師之勢翻然興起也蓋以至仁伐
至不仁氣自百倍耳○左傳鬬廉謂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
之所聞也蓋和則合不和則散合則師寡而勢強散則師衆而勢弱書曰同心
同德言周之和也又曰離心離德言商之不和也○侯興總是三下一心意上
帝臨汝如所謂有命既集保佑命之意不可在侯興上見之蓋即天命以決人
心非因人心以見天命也二心如顧名義也衆寡處勝負皆是大抵此二句亦
詩人設言以見衆心之同觀武王誓師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可見原無二心
而人自贊其決如此其競勸可見矣此見武王之伐紂非己意也衆心也衆心
之競勸非私意也天命也此與下章俱是伐商之事但此是陳師對下是交兵
時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音元彭彭叶鋪郎反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
商會朝清明叶謨郎反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駵馬白腹曰騵彭彭強
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
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
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義也
[申講]以伐商之事言之彼牧野則洋洋而廣大檀車則煌煌而鮮明駟騵則彭
彭而強盛師衆之盛莫不奮揚而用命矣然而師衆之行將帥統之維時官太
師而號尚父者忠義之氣存于中剛勇之威奮于外其勢如鷹之將擊而飛揚
將帥之賢又極一時之選矣以見將帥率是師徒佐助我武王以伐大商但見
癸亥之日天下猶陰晦也而牧野一會不崇朝之間天下皆轉為清明之治焉
而一代王業于是乎成矣夫文王以盛德而基命于始武王以聖德而集命于
終如此則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者于此可見矣撫成業者可不修德以保
天命哉
[說解]此章上六句言兵將之美下是成克商之功首句概只言會戰之所耳閑

師二句言師衆甚也將師二句言將師賢也蓋車馬所以載師衆有是車馬則有是師衆矣鷹揚是一氣激烈直欲除元惡以綏四海去大難以快人心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耳總之師衆之盛將帥之強俱從人心鼓奮中看出只閑閑滙過而歸重武王肆伐上涼武王謂佐助之而王之還在武王也肆伐大商謂以是將帥敎彼師徒而縱兵以伐大商也燮以和言伐之德非以威言伐之功惟德動天惟功救世兩相濟也會朝清明言成功之速也按武成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〇劉氏曰武王誓以水清四海爲已任詩人歌之亦以會朝清明嘆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惟在于清四海而已當時只誅紂汚濁便除氣便清明矣篇首明明德之明也若未清明治象之明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兩明字正相應武王克商之事如此則紂之四方武王已挾而有之而命于此乎集矣此武王有明明之德斯有赫赫之命也故曰終首章之意〇殷商惟無德故從有

天位殷適之勢而不得挾四方文武惟有德故于方國違受之後而有以前四海此章正與不挾四方句對照〇輔慶源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存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偶然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〇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爲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緜全旨〇通詩緜緜瓜瓞一句乃一篇大旨下皆詳此句之意也自緜向以上言太王之開王業作棫以下言文王之受天命見得聖祖神孫相為首是一代之興不偶然也其序太王備詳者亦欲成王知先代以來經幾許艱難而得之不可不追念也末言祖宗不惟修德又能任賢俾成業者可以思矣〇詩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無不提起文王之德只欲王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爲國爲民積功累仁歷歷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貽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而推到精神感應處也至于末章揭出文有四臣自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時說却謂効重四友恐妨文王也步詩意殊不然〇一說首章是喩王業之盛始于前日之微下是詳言出前日之微以馴致今日之盛上是逆推下是順說二章以下又分作兩段如方山之說此意南台鹿野俶弦省巷諸說俱依之但與章脚一章在邠二章在岐等語似不相合更詳之〇此詩大小之分自土沮漆四句是小以下皆是大一遍不可以太王事專作小看

緜緜瓜瓞音姪民之初生自土沮音疽漆音七古公亶父音甫陶音桃復陶穴叶戶橘反未有家室

比也緜緜不絶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絶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

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窰竈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内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〇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串講緜緜瓜瓞者曰有國家者無窮之王業當卜其終而有基之規模先觀其始王知我周家之始乎彼瓜之爲物緜緜然引蔓不絶至末而成則謂之瓜近本初生不過至小之瓞而已物之先小後大如此亦猶我周人也採今而言固有昌大之業矣而本其初生則起自沮漆之土至古公亶父之時猶陶復陶重窰于地上陶穴爲土窰于地下以爲居而室家之制蓋未有也類樂未啓朴陋尚存可謂至微矣不猶瓜之瓞乎

疏解此章以瓜之大始于瓞之小比周家王業之大始于漆沮之微此題比之體其意實可以該全詩緜緜二字宜玩熟緜緜不絶乃能如是深根固蒂中間不知多少盤根錯節秋冬春華致有此種光景今日華榮一統天命維新又豈

弗草昧之初蔓延不絕之所致哉周自后稷始封而其子不窋失官遂自竄于戎狄之閒周民幾無生矣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乃復立國于豳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生字乃生聚之生沮漆豳地自土沮漆是太王前事對寂于戎狄時言故曰初生至古公時承其衰業其民所居尚因陶復陶穴之陋而未有家室之制也陶復陶穴是三樣陶竈窯也復重窰也謂窰之連者穴是土室之連窰窯者還當作民間說不是古公親公劉時于京斯依于豳斯館已爲居室了安得延歷數世至古公而尚復居陶復陶穴耶其穴處乃豳地所不能無故謂之未有家室此何只承陶復陶穴說勿作宮室門社言只竊來相形反看可也○倪玉汝曰緜生瓜也初生瓞也周之王業自遷豳之始歷幾傳以至文王而後大所謂緜緜瓜也而初生于豳其地甚微所謂瓞也故首章取譬要重瓞字○十三經註疏云穴在地下復在地上

按今陝西之地猶穴土而處蓋非風氣之陋乃其習俗如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補反率西水滸音虎至于岐下叶後五反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豳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串講然是古公亶父方其在豳也狄人侵之乃不得已而權爲遷國之舉于是早朝之時走馬而來以避狄難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于岐山之下夫其至岐下也誠間關危難時也宜苟且以圖存矣古公則以爲一時之創造當垂久遠之基乃爰及姜女同來相視宇居察沃野之何在審地利之攸屬蓋欲未爲子孫建極之地與夫人民歸極之所也即跋涉之勞奚恤哉

講解此章言太王避難以遷都而致審于始也來朝只據其時而言走馬亦只敘其策馬來岐要見太王舉動光明正大勿用倉皇周章氣象率西水滸二句最重以下五章皆遷岐中事○通解猗鋅曰豳在岐西北二百三十餘里自豳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爲周公采地也○古義循西方之水厓指渭水也沮水合漆水流入于渭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爰及姜女不止是與如同行還重在於其謀議蓋姜女與太王共起艱危得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不宜略過胥宇是大概說後章定民居立廟社皆其事也此通君民而言不專主己之室家說胥宇有審擇不苟意孟子非擇而取特對滕文言之不可泥要知太王之心爲保民而遷民從意亦略見之○此章點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是關捩大關係

周原膴膴音武堇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叶謨悲反爰契我龜音器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叶津之反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堇烏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

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太王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串講當夫相土之時有高而爲原者爲土地膏腴膴膴而肥美是原也有苦而爲荼者爲風氣攸鍾味甘而如飴夫觀土性之美可以驗風氣之萃太王之謀于己者定矣然又以己謀不若人謀之爲詳也于是太王必集彼臣庶而謀之以爲吾意欲建國于周原也不知衆庶以爲可乎不可乎可否必以告我也又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爲決也于是太王必然彼元龜以卜之以爲臣庶皆欲建邦于周原不知神明以兆吉乎不吉乎吉凶明以示人也已而又得吉兆由是太王乃告其民曰土地肥美神人協謀可以止于是而築室于茲以再造我邦家矣令此其何往乎吁太王之遷岐必驗諸物謀諸人而決諸神經國者之謀何周密若是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審定都之謀下是率民以定居也此承胥宇來首句要看

原字岐山高而其下廣平可以居民墾田者也大凡地勢陰狹不可容衆崇畯則異于磽瘠斥鹵者矣地脉之美潤于草木故堇荼之苦易其常性驗其爲風氣之萃而可都也註從已者兼臣民言所謂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曰止句兼承上地美好人神食同說來不可泥既得吉兆一句只承契龜說而曰字乃告其臣民之詞築室亦皆從四章意打轉上章宜字句看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爲也

串講國都既定民事當舉彼方遷之始民未有所居也于是慕其從遷之志而慰之惟勤勞使無故土之思也憫其播遷之久而止之惟時勞使有卽次之安也或列之左環公宮而居者其左翼如或列之右環公宮而居者其右翼如蓋有惟土所宜惟人所便者而所以爲居民之計者預矣方遷之始民未有所養也于是乎經界之不正而疆以治其大萬夫之所授必正也理井地之不均而理以治其小一夫之所受必均也宣以散之不使有可耕之民而無其地畝以治之不使有可耕之地而無其民蓋有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者而所以爲養民之計者預矣但見自水滸之西以至岐山之東凡可以居民授田者無不闢之周而處之悉也其重于民事也如此

疏解此章上四句敘其安養乎民下言安養之事無不周也既定國家都會之區遂急民生居食之務要得重民意慰止左右是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疆理宣畝是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慰是恤其遷徙之勞使無懷土止是俾此便安之所使有托處左焉而列之東右焉而列之西使之比閭相望族黨相屬要見都邑雖改安堵如故也疆是畫其大界以在外言理是別其條理以在內言宣是給其廬舍散居以便田事也畝是治其田疇而同溝共井通力合作也要見舊業雖移丘甸如故也末二句只是申上安養之事非有加意重在周字上見居民之事授田之事無一不經理也民性安土重遷而周爲之處綦使

其舊茫去國未無悔心耳○宜字宜屬授田一邊以廬舍因分田而授也曰布散而居者以井非皆有也○疆理宣畝四義俱要切太王新遷經畫十分都[illegible]不得又須隱然見始開王業規模方切元公追述本旨○以上若遷岐若胥宇若築室以至慰止等事總是爲民而然惟民既得安乃敢治其宮室故下章乃召乃立數乃字亦見他先後次第處俱從此遞去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翼翼嚴正也

串講民事既定營建乃興彼掌國邑者司空責也掌徒役者司徒責也于是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之立我室家蓋向也邠俗近乎西戎固不嫌于陶復陶穴之陋今也定宅始于來土必大弘夫肯構肯堂之規然國家以廟祀爲重營室以作廟爲先是故司空之營度于他未暇也先正廟位則以繩正方而營模之預立司徒之徒役于他未暇也先築宮垣則束版以築而上下之相承累見前堂後寢左路右寢先羣宮而作者翼翼然其嚴正所以[illegible]神靈之[illegible]而將蒸嘗之典者恒于斯矣其重于先廟也如此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命官以營建下是首重乎宗廟也此蓋尊祖之意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今徒以役致衆以鳩工司徒之職也故次召之然只一時事不分先後室家統言廟室門社在內此只先告戒之其繩以下乃夫營建專自廟言繩以正位處而使其表端也屬司空版以載土物而使其基固也屬司徒先作廟者蓋古人遷徙必以先世之主收之齋車以行廟不先作則先靈未妥故于此尤急此見宮室門社未建翼翼然先衆役而舉意○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

則社稷此固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此合上章有仁孝意人君一身有人民宗社之責况遷家未造正民心去留之際王室新集正祀統絕續之秋則以仁民孝先爲急正萬世有民社者所宜深念也

捄之陾陾（音仍）**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音憑）**百堵皆興鼛**（音臯）**鼓弗勝**

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串講】宗廟既成宮室其可緩乎但見盛土于器則陾陾其人之衆而往來相仍也投土于版則薨薨其聲之衆而先後相聞也其力于築也登登然杵聲之相應其削之屢也馮馮然牆聲之堅固凡宮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堵皆興矣斯時也有鼛鼓焉以鼓役事者也但見人心競勸樂于趨事而鼓之以董其事者自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而人心之協勸如此

【疏解】此章上五句言治宮室之事下言民衆于趨事也總見得人心之意凡宮室皆以繩直爲先此治繩直便是治宮室掘土寘之于器謂之捄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之繩上繩上之人受取而居之版中謂之度度之乘疾其聲薨薨然土在版則築築之聲相應則登登然繩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則爲馮馮然百堵總上看蓋其室非一故其堵亦百皆興只是皆起尚未到成功鼛鼓爲役事而設使事止則鼓亦止今因人益勸而捄度築削之不止故鼓聲亦自不能止也一說鼛者緩也古人役民不欲急疾故設鼛鼓取其徐緩之義鼛此鼓者所以戒其急疾也今民心競勸愈作愈疾故鼛鼓不能止其疾也此說考于周禮地官鼓人有根據但時說罕從硃齋依此說○張平符曰上章祖見鐘虞一樣甄宗之靈先妥故先立廟自豳與之廟貌出而先靈妥矣其濟濟矣此章樂事勸工乃歸市之民平日感太王之仁恩而且幸吾君之再造故樂于効力不然以初至之民身家未安而焉得如此爲君用也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音抗叶苦郎反）**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音鏘叶）**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郎反）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串講】宮室既建門社豈可已乎彼在外最遠者爲臯門迺立臯門以肅于外而臯門則伉乎其高大足以銷外之觀矣居中應治者爲應門迺立應門以肅于內而應門則將將其嚴正足以端居正之度矣又由是累土以爲壇除地以爲墠其名曰冢土焉與日國家起大事動大衆必致祭于此而後出以祈全勝之功也此雖一時草創之觀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于此矣是其作門社而規模之宏遠如此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立國門而其勢尊下是立國社而其用大○天子五門太王只作二門是諸侯之分當然臯門即城郭之門民庶往來者也日臯者取明顯在外之義有伉則可以壯都會而聳觀瞻矣應門即朝廷之門臣工出入者也曰應者取居中應治之意將將則可以陳彙覲而肅臣民矣○孔疏應門與郭門皆爲宮門也郭門宮之外門應門爲朝門內爲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寢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臯門之內雖有外朝謀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視朝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門也○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天子之門明矣冢土者崇土爲壇植木爲主設壇壝而不屋所以通天地之氣而和風雨之交者也戎醜攸行是未爲事爾雅曰宜祭名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說通當時百度草創亦非必于守禮三立字俱見創見意言與始之未有家室不同耳○通解太王當時只知作二門與社如此非有意于後人之爲制

肆不殄（音佃）**厥慍亦不隕**（音尹）**厥問柞**（音昨）**棫**（音域）**拔**（音佩）**矣行道兌**（叶外反）**矣混**（音昆）**夷駾**（音隊）**矣維其喙**（音諱）**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illegible]謂聲譽也

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于柞棫之間也。駾突。喙息也。○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于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串講]夫太王之遷都。神人協謀。安養兼舉。廟室門社。又次第而成其功。則綜理周悉。而內亦既修矣。故當時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然盛德日昭。聲譽自隆。初不以小醜之故。而墮在己之聲聞焉。及其後也。積功累仁。以至于文王之世。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柞棫之木拔然而上。疎道路之間兌然而蹊道。昔為險阻之興。今為文物之地。以故昆夷畏之。非惟不敢肆侮于中國。且奔突竄伏之恐後。惟其喙息之伏而已。奚服于我慍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始不累于遠人。下是終能服乎遠人也。肆故今也。承攸行

以上說來。先叫破自修意。厥問。即註所謂自修之塞也。上文仁民。率先成家立社。其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風聲聞望。皆可以攝服人心。故云不隕厥問。柞棫二句。似應生文王。但自太王而後。尚有王季。其勤一段。還從太王處岐漸說到文王。處岐時幾無滲漏。要知周公歷敘世業。非遺却王季。此意已含在木拔道通內。特不明言耳。并文王字眼不露出。方為渾然。木拔道通是人心趨附國勢改觀。蕩蕩然成一大都會矣。皆世德積累所致也。混夷狄人。自是兩種。蓋此係乃西戎也。太王在邠為狄人所侵。遷岐乃為混夷所慍。此只是立國之初如此。凡人畏惡而奔往往不顧衝突。故駾。凡人氣不得伸。必張喙而息。故曰喙。維字見不暇他謀。極寫其畏服之狀。與不殄慍相應。四矣字是不期然而然之意。東見前有太王而蓄之者。厚後有文王而發之者。昌世德所漸其致此盛宜矣。○呂東萊曰。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有昆夷駾維其喙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云云。自太伯王季。然則柞棫拔行道兌安可指為文王之時乎。蓋總序周家積施相伸之理。始于太王而卒于文王耳。○

劉安成曰。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昆夷不服。而太王不墜其聞。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皇祖神孫。定相首尾。集傳既曰太王始至。又曰至于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合迺慰四章則彼是內修。此是外攘。合虞芮二句則此是遠人服。下是邇人歸。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音姬)厥生。(叶桑經反)予曰有疏附。(叶上聲)予曰有先(去聲)後。(去聲叶下五反)予曰有奔奏。(音走叶宗五反)予曰有禦侮。(予曰有疏附四句 丙戌會試)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混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嘆其得人之盛也。

[串講]夫外夷之遠既服。而中國之化自行。但見虞芮之君質其訟之成而翻然之餘。自退處于不爭之地。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蹶然動其興起之勢。蓋國祚煥然改觀而受維新之命矣。夫文王受命是固盛德之所致也。而佐命諸臣實與有助焉。以予言之。必有疏附之臣。而率下親上。以化乎民俗也。以予言之。必有先後之臣。而相道前後。以成乎君德也。以予言之。又有喻德宣譽之臣。使德澤不壅于下。流而德之所施者溥也。以予言之。又有折衝禦侮之臣。使內外恃以無恐。而威之所制者廣也。夫有文王之德為之本。而又有四臣為之助。此人心所由得。天命所由受。而蹶生之勢所由振也。合而觀之。太王開于前。而王迹以肇。文王繼于後。而王業以成。聖祖神孫。相為首尾。此周之先小後

大誥無異於爪瓞之緜緜矣撫成業者可不修德任人以保厥命哉

【通解】此章上二句言文王以德而受命下言佐命之有人也虞芮質成蹶文王德感最大不須家見契既服說質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二國既化于是諸侯歸之卽諸侯歸周便見得文王受命是就人心上見天命也蹶生以興起之勢言文王雖以服事殷而訟獄者往朝覲者往分雖侯而勢則王邦雖舊而命則新成蠶氣焰𣪠然不可禦矣蹶生不專指虞芮根先世積累來至虞芮質成之日而氣象益覺其改觀耳須與初生相照方得詩人之意見致此非一日一人之力也然予則曰疏附云云亦與有力焉正見有受命之君尤不可無佐命之臣成功如此之不易也後王其可以不念乎四臣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于四人而已也此乃受命之助多作受命之由蓋受命乃由于文王盛德此四等臣特為之助耳疏附是聯屬人心者先後是輔導君德者奔走是宣播德澤者禦侮是振揚威武者予日上當先從文德說起江漢汝墳歌思孔邇是文德所致予則曰亦有疏附聲賦歌止扁薩舞歌是文德能然予則曰亦有先後化覃六州奮殺有禦是文德之及予則曰亦有奔奏赫然斯怒四方無拂是文德之威予則曰亦有禦侮四予曰不可忽謂人皆曰德之盛以予言之則有四臣也是原實文王得人之盛四有字亦見惟文王能有之也○朱鹭城曰文王之德其孚于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此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疏附四句非全歸功四臣須以文王為主如有二節心先後道岸誕登厥聲四方無侮文之盛德原無藉此四臣而要其所以助之者亦不可誣矣○上篇終之以崇文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鄒肇敏曰文王四友之臣謂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也○附錄文王蹶厥生五句批總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論古之聖王振一代之國勢聚一代之人材夫蹶生則國勢振矣疏附諸臣得則人材聚矣非文王孰能致此哉緜之詩曰一代之興修德爲尚蓋德盛則國勢不期振而自振人材不期聚而自聚聖人雖身處侯服而氣象維新英賢景附非偶然也我周之王迹肇于太王而王業盛于文王當虞芮質成之日正文王受命之年而文王何如也試以其國勢言之六州歸化舉祖宗十四傳之緒至文王而弘廓其模有二頌心率子孫八百年之基至文王而恢大其業雖大勳未集而國祚非復豳岐之舊已駸駸乎有興起之勢矣豈非蹶厥生者乎夫文王小心服事何嘗有帝制自爲之思求孝追亦何嘗有挾小商人之意無如德至者勢自隆不數年而豐程作不數年而崇密降由今考其遷邑圖壘致大邦規模宏遠矣此誠非蹶生之國勢彰彰可據者哉此亦何德諸臣之助乎而況又有諸臣之助乎予是以愈思我文王也試以其人材言之棠蔭數摩而降宮菁莪之遍復有以襄式入之純心江漢旗徹而大廷弓矢之須更有以匡專征之茂烈雖豈鬼多奇而賢才蔚起鄧杜之聞達振振乎有俟矣之辭矣予何能不曰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咸有也乎夫文王懷保庶邦亦何俟諸臣之敷恩而詔慎令聞赫怒又奚待多士之喻德而宣威然而德隆者材必輔予何必誠爲之歌雲廣予何必復爲之誦能彰惟爲實指殷然必猗之臣工用楨舉集矣此就非宗有之人材濟班足逮哲哉吾於是而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竟作兩對如雙峯崎勢欲插天兩偶中以四句對一句比配適勻兼比中開闔反正轉折自如照應圓鋤不合法尤妙句句貼切文王移向他處人才國勢俱不得○以多對寡以實對虛鎔鑄無痕搏挽有法先正常有此格而筆力蒼勁豐擇繁蕪即雜之王唐大家集中几無以辨

緜九章章六句○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昆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棫樸奇全旨○通詩前三章是言聖德得人下則推聖德所以得人也細分之一章是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二章是于祭祀而驗其歸三章是于行師而驗其歸末二章推言其德有以振作鼓舞而得乎人故人所以歸之也講中宜首要

說德字方見咏歌文王之德○此篇重咏文德宜以濟濟辟王及勉勉我王二句作主而濟濟勉勉難以實指只在人心歸附趨向上想見聖德之妙

芃芃音蓬棫音域樸音卜薪之槱音酉之濟濟上聲辟音璧王左右趣音趨之 上二句庚子東○癸卯江西 甲子河南 丁卯浙江貴州

興也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着也槱積也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趨向之也

串講 歌芃芃棫樸者曰聖人有君師天下之責而所恃以感人者惟德而已不觀我辟王乎彼芃芃棫樸惟其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爲薪槱之以備用矣況茲濟濟辟王盛德著於容貌誠天下之所係屬也故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趨之於左趨之於右而歸附趨向之恐後矣

疏解 此章以物之盛者爲人所用與德之盛者爲人所歸皆理之必然者也薪是採之今日槱是用之於他日也濟濟依註就容貌之美言本亦德之所形所

謂英華本于和順光輝發于篤實意勿卽當德看註中蓋德盛句是推本上意層意也左右含下髦士六師在內趨之者親其光而仰其休怡然生愛藹然生敬也此在平日言下二章又指有事時看○楊伯祥曰此左右自該得廣觀下文作人綱紀之意可見此趣字自說得有意味乃精神鼓舞意念嚮往者以辟王而奮濟者以辟王而萃打着下作人綱紀意說極妙○愚按芃芃二句是興下德盛人歸不是喻周室多材時解多錯認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叶牛何反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趨向之意峩峩盛壯也髦俊也

串講 然所謂左右趨之者何如自夫祭祀之時言之濟濟我辟王也當奉祭之時口執圭瓚以祼尸于前矣而諸臣之在左在右者各奉璋瓚以助亞祼于後無不盡其周旋之敬而同于趨向之誠焉且此奉璋者峩峩然儀容之壯健固所稱髦士也以之相祀于禮則不忝于神明不負丕不稱職而宜其所謂左右趨之者始于此而一驗矣

疏解 此章于祭祀而驗人心之趨也濟濟之言勿就祭祀之容說祭祀意補在此句下文于生時未爲王無執圭瓚之禮朱註特引禮文之全云耳左右指祭時之左右與上不同半圭曰璋以爲瓚柄奉璋者言文王欲行祼獻之禮而左右奉璋瓚以助之也峩峩就奉璋時衣冠俊偉儀容端肅上看攸宜言其升降進退之度皆得其宜正與濟濟辟王相稱也此重在文王能得髦士以助祭不重贊美髦士○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一圭分爲二璋奉于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王類人之鞠躬內向也故註曰亦有趨向之意此是朱子推出意不必重○張平符曰奉璋峩峩此只形容他助祭稱職所謂威儀孔時也必須緊緊足上不然則趨辟王之意反覺蓋奉璋非以有事爲榮實以親附爲幸也

淠音譬彼涇舟烝徒楫之音接叶籍入反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言淠彼涇舟則

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串講 自夫行師之時言之彼淠然而行之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固有不約而同矣此盛德之周王素爲人心所愛戴故凡從事于征行而有所往也則六師之衆皆追而及之不有爭先而恐後者乎所謂左右趨之者又于此而一驗矣

疏解 此章于行師而驗人心之趨也以烝徒之楫不約而同興六師之及不令自行周王內要點德字于邁指征伐說當時紂命文王爲方伯得專征伐故得用六師也詳方山先指君行師從看如巡省祭告朝會征代皆是亦備一說蓋一及字方見其歸處及與如不及之及同要形容人心爭先恐後之意若話作文王先行六師後至則無味矣○或云涇舟爲人所乘載故舟行而人無不楫聖德爲人所依歸故于邁而人無不從此意更佳○合上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奉祭行師言之當奉祭之時易于怠行師之時易于畀以此二者而人

趨向之徳可知矣○輔廣原曰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

倬（音卓）**彼雲漢爲章于天**（叶鐵因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上二句甲午江南）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申講 夫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如此然果何道以致之哉彼倬然大明之雲漢則爲章于天而其文之煥然者遠矣況我周王壽考無疆則德之漸被者日久而化之入人者自深將見薰蒸透徹融洽周遍所以鼓斯人而鼓舞之者不遺餘力矣不有以振作天下之人乎

疏解 此章言文王久于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以天象大而有以成其文于上興君德久而有以成其化于下倬字與壽考字對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融液乎析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著乎東方之箕尾沒乎南方之天稷此雲漢爲章也周王句含有盛德在內文王九十七乃終壽考二字不可忽久道所以化成也惟鼓舞之久所以能使振興之作一變更新作人不可作已化成說謂周王去振作之變化其氣質鼓舞其心志使人遷善而不自知意亦謂此乃盛德自然純不着力精神意氣之間自能感動故曰何不作人○倪玉汝曰以雲漢爲興是謂上有雲漢以濟天文下有周王以起人文看來此亦見天之所以爲天不言作而言爲其章也無爲而爲也文之所以爲文不言爲而言作其作也不作之作也

追（音堆）**琢**（音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首句戊辰會試 山東癸卯浙江 上二句丁酉 下二句乙未）

賦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至矣

申講 不但已也彼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或未至惟夫追之琢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未至惟夫金之玉之則其質也至矣凡爲治孰不有綱紀惟夫勉勉我王以純一不已之心運而爲悠久無疆之治則綱焉可以常張而人皆在其總括之中紀焉可以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其綱紀四方也不已至乎夫以文王之德能振作綱紀天下之人如此則豈上六師皆振作綱紀中人也所以趨向追及之者豈容已哉此文之德所以爲盛也

疏解 此章言文王純于德而有以綱紀天下也以三至字爲與追琢金玉與勉勉章相與綱紀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雖是興意亦須照映文王之德發揮勉勉便是綱紀之至至是無以復加之詞○劉上玉云注三至矣似以兩與一一另體然葛茂先曰追琢金玉皆以文質對說終覺興意不惬卽註三至字亦是虛說余意以金玉之質追之琢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似爲有理但上二句理又嫌倒耳竊意追琢與金玉注有明理不當爲其相其章對待板住若云追琢其章則必金玉其相矣勉勉我王則必綱紀乎四方矣皆以事理之相屬爲興取義旣確而追與琢不一勉又勉不已金其相玉其相綱乎四方紀乎四方語意又相應爲不易也蓋據傳又不如據經也雖金曰追玉曰琢獨擅人工之巧而金之在鎔玉之在璞獨韞天成之妙皆見他文質之至處而文德之至亦不露而淨不刻而工故勉勉不已或云文王不消勉勉乃文王不廢勉勉所以爲德之至此講甚好諸說多拘集傳云勉勉無工夫只是純亦不已之意疑稱綱紀者先四方而提其綱挈其紀故四方皆吾維係聯屬中而範圍之不過也總而舉之使皆有所係謂之綱詳而理之使皆有所歸謂之紀皆見聯比之意而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朱子語錄謂四方皆在他線索內故奔着便動此語看得甚將總要重周王能去綱紀乎人說○一說勿將勉勉綱紀分作兩層卽此純亦不已之本體便有維繫一世之精神不必兼行政只在心體上摹擬爲得○倪玉汝曰此合上章須說得渾融文王之德不間隔于宇宙壽考于此而作人于彼矣勉勉于此而綱紀于彼矣○上章是言師道此章是言君道

棫樸五章章四句○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illegible]

疑多出于周公也

早麓章全旨○通詩頌德上總見文王之盛德上有以得天下有以得人而與有以格祿宜以豈弟君子句作主天地間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成聖人一身渾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其爲福祿所歸自是寔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爲福洪範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析言之一章言其求福之自然二章言其獲福之必然三章言其化人之必然四章言其祭必受福五章言其感神之深六章言其求福之正莫非豈弟之德所爲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串講]詠瞻彼旱麓者曰德也者合天人通物我貫幽明無所不感者也觀其所感而德可知矣瞻彼旱山之麓有以荟地道之精華則雖無與于榛楛而榛楛

之生也自濟濟然其衆多矣況我豈弟之君子天使樂易有以會至德之光其德如是則其干祿也自得于盛德之中亦干之以豈弟而已夫豈出于倖致哉

[疏解]此章以旱麓之能生物與豈弟之能獲福以自然之理爲興也麓爲山足盖岒嶁翕合之所既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能草木茂潤榛可以供籩豆楛可以爲矢文武之材備也豈弟就中之所存言豈即心之和樂弟即心之平易凡心之和樂而平易非純乎天理者不能故雖無心求福而豈弟之德在此則福自不能外焉恰像別人以有心求之而文王却以豈弟求之一般祿字泛言凡祿位名壽子孫皆是○王升吉曰旱麓系原興豈弟氣厚故草木茂盛與豈弟干祿俱以自然之理而相關聯○愚按末句又用豈弟倒挽干祿則知與首兩重上句下句須說得自然方是不期而至　上二句辛卯江南己亥會試　辛酉湖廣甲子廣西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煑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

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于褻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則知盛德必享于祿壽而福澤不降于淫人矣

[串講]不但此也彼瑟然縝密之玉瓚則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在其中器之美者味亦美物以類相從矣況我豈弟之君子則雖不期于福祿而福祿必下其躬德之盛者福亦盛詎非天人類應之理乎

[疏解]此章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與德之盛者福必盛以必然之理爲興也詎必字重看玉何以言縝密謂其堅潔無瑕疵可指也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樣成器謂之圭瓚貯秬鬯酒以黃金爲勺有鼻口酒從中流出瓚之內曰勺外以青金爲之青金錫也黃流是秬黍所釀者黃如金色在器流動故曰黃流鬱金香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葉爲築猶聚也束也詩意不重黃流之注于玉瓚而重玉瓚之應有黃流言玉瓚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在其中只重寶器之不薦于褻味也而黃流不注瓦缶意自輕注意不必雙牽豈弟便是君子之美

德而美德在下故天遂降以福祿也攸降自天而降于其身也此又承上章言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于其躬蓋亦不待乎干之之意○王升吉曰章意以必然之理爲興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興德之盛者福必盛大意重在玉瓚註中明寶器二語宜善會非玉瓚黃流互相稱美也○瑟彼二字緊貼下豈弟二字黃流二字緊貼下福祿二字在中又緊對下攸降○註中明寶器四句言器物相求之像德福相須之道即是申言獲福必然之理非有二意○玉瓚殷王帝乙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詩人取興自有微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串講]自其作人言之彼鳶之飛率其性之自然而戾于天魚之躍率其性之自

然而躍于淵其在物固有然矣況我君子有豈弟[illegible]自然之大化于以必求之用休而鼓舞自神不必董之用威而變化[illegible]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矣豈不振作乎人也哉

疏解此章言盛德之必化乎人而其所以化之者則自然而然也以鳶魚與君子反天躍淵與作人搭看鳶魚順其化于天淵而各得其所文王成其化于天下而莫測其妙其理一也鳶飛二句宛然是一作字景象此作人主人自感化言與棫樸作人不同方與鳶飛魚躍相照玩遐不口氣原是必然而就人心言之則有自然感化意在雖文王亦莫知其然蓋君子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作人如刑家則關雎麟趾之化成御國則鵲巢兔罝之治溥哉○豈弟便是帝閑天下的根此所以作人○補廣源曰棫樸之詩言文王之德盛人心自然歸向之旱麓之詩言文王之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祿之如此則棫樸之詩言作人可也而旱麓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

當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爲說由是推之則旱麓之詩亦以作人爲言者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飫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爲福也○此章以兩項與一項顯與迫環其章章節勢相類○此合下章以化民感神立說

清酒既載（叶節力反）騂牡既備（叶蒲北反）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四句壬戌合韻）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申議又自其祀神言之彼清酒所以灌也載而在樽則芬芳而條鬯騂牡所以獻也具而在俎則碩大而肥美以是酒也以是牲也以享于神明在樽者酒也而豈弟之德寓焉神必鑒其誠敬而報以多福矣在俎者牲也而豈弟之德其爲神必歆此孝誠而介以繁祉矣不有以介景福乎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備物以祭下二句言祭必獲福也牲酒不重當帶德說清酒既載則明德之馨與之俱載騂牡既備則和德之隆與之俱備蓋豈弟之德無

于幽其故一奉祭必能獲福也享祀內宜兼入豈弟意如云以是而享祀于神而明德之馨與牲酒而並薦是也○通解此詩主咏歎豈德當與氣皆及豈弟故朱子補曰承上章云云是但承其豈弟非并承其作人各開說○孔疏騂牡或作者于後據周所尚而言之○上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此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獲奉祀之福也○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言若下言神勞自平日言○附錄清酒四句周天位文非文祚以眷說覽○聖王祭必受福亦受之以德而已夫騂酒非馨明德維馨文王之享祀而介福也非豈弟爲能如是乎今夫德可以感明而不可以格幽者非德之至者也德可以動一世之人心而不可以致百年之神報者猶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備物以告虔而一時鑒其誠而錫之祉者已不啻[illegible]而予豈夫亦其受之者有本耳文王之豈弟其作人也如此而質但已乎吾又徵之于祭焉鬼神歆誠將一人之明信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然而一物不具不敢言祭是以君子貴乎其具也鬼神食氣供十倫之品物而雜揉以列几筵神豈盡之乎然而孔惠

孔時維其盡之是以君子貴乎其盡也有清酒焉不既載乎圭瓚玉瓚和鬯是以求陰雜黍象黍備飶香以告潔吾不知酒正所供者五齊三酒爲何如嘉旨也而清酒足以昭之雖其時與嘉粟並升者非無明粢芳黍可以達誠而既載清酤則非等潢汙行潦之水聊以佐饎饎之用可知矣有騂牡焉不既備乎執其鸞刀取血膋以升臭脈以稀俎奉蒸芬以昭虔吾不知膟膋所具者博碩肥腯爲何如咸有也而騂牡足以統之雖其時與俑房並設者不乏菹醢梡豆俎以將敬而既備騂剛則非僅蘋蘩蘊藻之菜聊以邀神明之貺可知矣由是以之爲享而獻于祖考之前吾知洋洋其來格者固已式憑于左右也夫其洩之顯其然佑夫曾孫之嘉德者蓋匪朝伊夕矣况夫明禋聆蠁有不逆雅驛之祉者歟以之爲祀而修其宗廟之典吾知穆穆其居歆者固已陟降于上下也夫錫照之德其宜契夫神鑒之昭假者蓋感之有素矣况乎駿奔對越有不受靈承之祐者歟以介景福謂即以豈弟介之可也此非可以感明而亦可以格幽者乎此非可以動一世之人心而即可以致百年之神報者乎文王之德誠至

矣○愚非美文王之奉祀也大意謂文王有豈弟之德即以祭言之亦祭必受福也但本章專說祭祀受福並無豈弟二字故傳中補出作文者十分牽入豈弟未免過而發揮不透看此文意是就題抒寫只于起處點明豈弟作法自佳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勞去聲 上二句本首沂南

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或曰熂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勞慰撫也

申講然君子于此豈無木以致之哉彼柞棫之生瑟然茂密則必斧之析之爲民之所爨矣我文王有豈弟之德不爲祈所勞慰其素行合于神明慰撫于其冥冥之中勞來于昭昭之表所以必受福也

疏解此章以物感必爲民所燎爨興德成必爲神所慰撫也瑟字上章玉瓚敍言類說此章作棫故言茂密神字須說得闊兼天地山川社稷言不專指祭祀之時之神勞者謂陰鑒其豈弟之衷而默啓行冥安撫慰恤之也總是使得爲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意○徐敬茲云所勞者乃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大戴禮曰德盛者神祇文王之德之盛無往而不爲

神所歡耳矣會祭祀也耶○顧昆湖云木之見材于民木有以取之而民不容釋也君子之見祐于神君子有以取之而神不容釋也如君子之德而不爲神所勞則柞棫之生而亦尚不爲民之燎乎極逼得興意出○此章與上章全不于涉亦各關說○顧麟士按此詩六章言福者四然詩柄亦云咏嘆文王之德則重德不重福也即言福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應其理如此三章之作人此章之神勞正不必補入福字大約想像咏歎二字則反覆申述各自成章章牽絕連複俱非所急耳或疑無回說末二章言其神之勞福之求皆以豈弟也則仍重一德自佳

莫莫葛藟 藟音壘 **施于條枚** 施音異 枚音梅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申講然君子于此豈有心以求之哉彼葛藟之生莫然茂盛則必緣之條之延施于條枚矣我文王行豈弟之德豈爲回邪之行歟想其修身以聽天所命得之自是不得亦是所以自受福也夫文王之德感乎天感乎人感乎神其盛以如矣詩人所以咏歎之歟

疏解此章以物盛自附于條枚興德盛自致乎福祿按樸木注葛藟類本章箋疏俱云葛也藟也明是兩樣施者依緣木之條幹求福本于豈弟故曰不回猶言福在茲而福自應非有回邪之行以干之也人全小註云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此意極是蓋求福者有覬倖之心則爲回求以豈弟之德乃不求之求也何回之有○此以足首章干祿豈弟之意起與亦與首章同○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詩人之咏歎義兼之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章全旨○此詩亦重德字首章言文王之德所由成下詳著其德之盛也文德尤以廟雍章作主析言之首章言德之所自二章言德之所施三章言德純于己四章言德見于事五章言德化于人逐章開說總見文王之德之盛也前一篇皆是咏歎而此篇獨言歎者蓋前有嘆美之詞而此寔言之也

思齊 齊側皆反 **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大音泰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男叶尼心反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太姜也京周也太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于太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申講賦思齊太任者曰我文王之德固由于天性而所以成之助之者亦豈無所自乎彼夫人之賢聖多由于母文王之母果伊誰乎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也其事周姜也寔能盡媚愛之誠而稱其爲京室之婦其母則聖母矣且妻之于夫亦未容無所助者文王之妃何如彼思齊思媚太任之美德未易繼也文王之妃太姒則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和氣致祥斯男有則百之盛也其妃則賢妃矣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文王之德信乎其有所自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本其母之聖下著其妃之賢以見文王成德之自也前詩兼則上四句爲一截下二句爲一截蓋上四句是推本聖母下二句是推本賢妃

論詩體則上二句為一截中二句為一截末二句為一截蓋上二句是推本其能盡母道中二句是推本其能盡婦道末二句是推本其能承先啓後妻道與母道兼隆也然思齊思媚如大全王氏以母道婦道平說者非蓋思齊一句乃喚起之詞語意實重在思媚二句言其盡婦道正見其為聖母也齊以婦德之端莊言媚以婦道之和順言京室之婦從善事周姜來音即思齊思媚之音則百斯男乃盛德所鍾也此正是驗其德之賢處勿作效說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併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見于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多也○孔疏左傳云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又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者皆字叔其曹與管蔡郕霍乎曰百男者極言之也○此詩特咏文王之德說太任太姒須步步視入文王身上曰成曰助見文王性生處自多根本處自足非皆賴之母與妻者為成之者造而助之者殊安得不聖而益聖乎○倪玉汝曰註推本二字只貫至周室之婦止

至于太姒男一脫節○章夫節云詩是歌文德而推本言之則文王是正穴太任是來龍太姒是護龍註上成下助極得此義○一說此專美太任以為文王之聖根本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上以致孝于姑則媚愛周姜以盡婦道下以示法于婦能使嗣其美聲不紹忌而子孫多以見文德之所由起也與推本意甚合亦是一解○后德始于周家自姜嫄至邑姜代稱聖配嬪德兼隆更非西京馬鄧北宋高曹之比古人后妃無踰太姜以下三世同稱當由追遵廟號詩言百男亦是千秋萬歲之常○附錄思齊一章十枝文升文評以育稱聖○詩頌文王之德而推本任姒之賢為善人仰文王之德而不知任姒之德與俱至也詩人推本言之文王之聖淵莫加已意曰聖德如我文王當兼資育能成之者與夫助之者矣然其不藉有所成者隨代縱錫之資而不必無所成者聰明為生之本其不藉有所助者至人所秉之懿而不必無所助者一時相濟之美間者遐溯于其間蓋有術得其源者焉明哲而希度其心文之德于前有者不具論姑推其誕育之源則有若思齊大任者莊而有守肅而有度于靜

不敢爲擬之後言擬之後行動無不敬焉迄今誦述不衰咸尊爲文王之母而凡孕于胎教訓于深宮者莫非思齊之所感是太任之克盡乎母道者至矣曰媚而維德之行任之克相王季者不具論姑考其尊親之誼若所謂思媚周姜者倫乎其愼薦乎其恭志無不奉焉怡然以將油然以承步無不隨焉迄今懿範垂者咸稱爲京室之婦而凡作則于內立極于下者莫非思媚之所廣是太任之克盡乎婦道以爲母道者至矣我文王之上有聖母如此嗣是厥後文王以長子傳家太姒以天妹作對使思齊勿繼而母道莫傳則文王有母而母虞無嗣已又使思媚勿續而婦道莫聞則姜任有婦而婦虞無嗣已維太姒一本齊媚之徽音以母儀爲婦順而貞靜夙成誠有以彰明內治而文德之徽柔者由此而益光也其最著者天命于初載既集困家以百男稱慶觀于武王之爲君永清四海而當年受封者可類舉已又觀于周公之爲相篤棐王家而當年佐命者可悉數已亦惟太姒一本齊媚之徽音以昌後爲垂裕而稱皇接踵有以承固邦本而文謨之丕顯者由此而益大也我文王之下有聖妃又如此

夫以文王之德即不母太任而未嘗不聖乃以太任爲之母而其聖爲何如乎即不妃太姒而亦未嘗不聖乃以太姒爲之妃而其聖爲何如乎○此章不過推本言之歸重文王之德篇中敘次安放處處提文王作主瞻脈一點巧奪僧繇○注定母聖妃賢敘起以大誠到文王意齊媚嗣音百男分四大比極正大極奇矯中有線迹可尋正復無窮耳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音迓于家邦叶卜工反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串講然文王之德何如自其所接言之彼周之先公世有令德使少有所缺則不免于怨恫矣文王則作求世德素惠順于先公而神明感格之下罔幸其先德之克肖無有怨惡而痛疾之者矣接神不亦得其道乎且其儀範克端有以

刑寡妻而不忒焉。由是以至于兄弟，率之于倫理之中也。以御于家邦，納之于紀綱之化也。接人不亦得其道乎。所施各當，神人皆宜。文王之德何其盛哉。

〔說解〕此章上三句是由有以感乎神，下三句是明有以化乎人。此尚未實說出德字，而格神齊家則皆主德言。惠者，蓋順其心而不拂，是克肖其德而與相懋契之意。此就平日言，非祭祀時也。怨恫二字有分別。子孫順承厥德，先人慨之。怨也。子孫忝宗，不肖先人痛之。恫也。刑是儀法，就施爲說，貫到下二句。通人無不化，不重有序。蓋由寡妻而兄弟，一家之中由內及外，故曰至；下觀化于上，而上之表儀適與之相接，故曰御也。太姒之德固好，然文德儀刑自不可少。刑于是身教，還專屬寡妻言。至則以齊家言也。君以國爲家，故曰家邦，非家與邦也。

雝雝音邕在宮，肅肅在廟。叶音貌 不顯亦臨，無射叶音亦保。叶音鮑 上二句丁酉韻 天王子四川

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保，猶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聯講〕文自其所存言之。彼閨門以和爲主也，文王之在宮則雝雝，盡極其和之至矣。宗廟以敬爲主也，文王之在廟則肅肅焉，而極其敬之至矣。幽隱之處，見聞不及，若可忽也，然發臨而志愈嚴，常若有臨焉。蓋不顯而視之若顯也。所存之德既純，然若不待保也，然發厭而心愈斂，亦常有所守焉。蓋無射而視之若射也。其德之純亦不已若如此。

〔說解〕此章四句各開說，句句皆見純亦不已，即末章所謂無斁也。和極其至，敬極其至于極處見其純，而極字又在雝字肅字上見，常若有臨常若有守于常處見其純，而常字又在兩亦字上見。聖心自和，豈必宮而後和；第宮之內，主乎和不和而乖戾之萌生，家庭受之，因有不止于家庭者，以是而聖文心之和，在宮其最著也。聖心自敬，豈必廟而後敬；第廟之中，主乎敬不敬而頻倚之漸，俎豆受之，因有不止于俎豆者，以是而聖文心之敬在廟其最著也。若論本體。雝肅自分不得，而流露于宮廟則斷斷自各呈一極，如此不顯以所居言，稍覺之地也；亦臨諸其心之寅畏，如天之鑒臨也。無射是踐履精純，造于甚著之地

也。亦保是戒慎恐懼而加保守之功。意蓋此心原無厭射時，而亦自保守也。○寰嚴而日閨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在，故宜敬。一事未接，一物未交，不顯也。觀于無形，聽于無聲，常若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若有守焉。蓋誠立于己，故德妙于純，譬如天之於穆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于其間哉。○惠之義近順，而此以肅爲惠；刑之義近肅，而此以雍爲刑，則時措之宜也。○亦臨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下二章道根此章說。○聖人隨所遇而盡其誠，則其純亦不已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強于此，或不能不從事于彼，矜持于一時，或不能不忘惰于後日。今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合內外而如一，貫顯微而無間，非其純亦不已，何能至是哉。○附錄雝雝二句命辭文并文許以爲觀覽。○周于和敬之德，隨所在而微其極焉。夫雝雝則和之至，肅肅則敬之至，而于在宮在廟者之德不已，極其盛乎矣。文王者，曰至人之德，未嘗當境見異也，而所以異乎恒人者，即在是和敬有齊致之休，溫恭有鑒臨之美。不越家庭而觀儀德焉，如我文王在矣。我人之思文王者，庶幾入宮而如睹其儀，柔入廟而如聞其儀息耳。我懷文德，固猶赫赫若前日也。試一追而象之，則見其雝雝在宮矣。凡心有未和者，不可謂雝，以其心之無餘也。凡和有未極者，不可謂雝，以其和之有間也。文則雝雝矣，和不一和，此其德亦何在不形，而在宮其著焉者也。吾想文宮之中，齊媚嗣徽，固于文觀刑矣，是宜以恪謹處之，而雝雝則有異。蓋以聖配聖，相通在無迹之先，則不期和而自無不和，德之見于在宮者然也。迄于今誦風詩之義，重感關雎之隆，玩演染之心，深嘆嗜宮之德，不猶若睹雍和之象于宮庭也哉。又一溯而志之，則見其肅肅在廟矣。凡心有未敬者，不可云肅，以其心之未誠也。凡敬有未極者，不可云肅，肅以其敬之未純也。文則肅肅矣，敬不一敬，此其德亦何在不宜，而在廟其建焉者也。吾想文之有廟，宗公惠順，因于文罔恫矣，是宜以穆安格之，而肅肅則有異。蓋以聖饗聖，相感在明禋之外，則不期敬而自無不敬，德之見于在廟者然也。迄于今薦禘祼之儀，已陳明堂之配，介兩郊之福，申閣丁未之禋，不猶若睹肅敬之

志于廟中也蓋隱隱保役然能無明然嘆與千古之人也○雙承字詩中德彡
而本題雝雝肅肅是取文德詠歎尤宜逐層挑剔方切註中兩極字在宮在廟
全要說得無心又須看得靈活文講和敬勸人孫微詮宮廟絕不呆相援引一
二事蹟妙在實處皆虛此題合作

肆戎疾不殄烈假聲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下二句己酉庚酉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玁狁之屬也殄絕
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
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
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于善傳所謂性與
天合是也

串講文王之德旣極其純則其見于事者又何有不善哉肆今大難之來雖不
能以殄絕也而光大之德未嘗玷缺蓋觀患難之變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而
不爲之少損者矣事必前聞而後式也彼則雖無所前聞而亦無不合于法人
必待諫而後善也彼則雖無諫諍之者亦未嘗不入于善蓋自然之中有成法
而何待于聞素履之下皆天則而何待于諫也其德之見于事者如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不因外患而有損下言不資聞見而有益肆字承上章來
只管首二句戎疾如昆夷玁狁之侵羑里之囚皆是然亦不必入寔事烈假雖
若以聲聞言其寔指德蓋厚積從德起也須點光大字還他不瑕是文王處雖
而正志遇坎而有孚其德見于外而光輝盛大者無所玷缺是矣聞指古訓言
諫指今人言式以已然言循法而不必有取法之勞謂所行自合于已然之法
也入以當然言從善而不必有受善之益謂所行自由于當然之理也蓋即身
即法我之法猶古之法也而何事觀型于古即心即善我之善猶人之善也而
何待借資于人所謂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知也然聞字諫字莫說壞了周周
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只是天然如合者要知豈真聞去聞諫豈真尊侍
不聞不諫總言其心德之純連式與入亦是詩人寫出○疏義此言德極盛故
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本盛故不資聞得而有益○輔廣源曰上二句此樂天之
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何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不諫何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髦斯士　末一句辛卯韻叶天　半酉韻

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承
上章言文王之德見于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亦
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于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串講夫文王之德見于事者旣極其善矣而天下有不化成乎故今一時人材
皆得其所成就以成人則有德焉德性之涵養而大以成大者蓋夫人矣以小
子則有造焉學問之進修而小以成小者蓋夫人矣夫是成人小子也此固天
下之髦士而人亦以是譽之者是豈無自而然哉蓋由古之人文王之德純亦
不已而其運于作人者亦勤勉不已夫是以薰陶漸染而教化自神以成人則
有德譽于天下以小子則有造譽于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名也向非有人以
倡率之將則教無由未免負材而廢矣亦安得有鴻名丕顯如今日之彰聞也
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推聖世人才之有成下本純德之造就也註德見于事指烈
假法度與善而言肆字亦承上說來成人句以已成就言小子句以方去修爲
言有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有造者切磋琢磨以求進于德也無斁雖本詠
篇章來但不可說出金追玉琢之意剛四方于綱紀萬飛魚躍之化纍一世而
我陶甄古之人無斁也成人小子即斯士有德有造正斯士之譽髦人材成就
必本無斁者蓋惟德無斁則作人亦無斁如天運不已而四時行歲功成也此
二句是贊嘆語非推原也不然則上肆字何以着落武云無斁即所以成就人
才皆云惟德無斁則作人亦無斁便多一層○此雖言純德之作人實是因作
人之盛爲嘆美文德之盛也○張賓王曰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
及于作成人材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
爲至王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附錄集
髦斯士亦自悅文并入評以着髦字○士以髦稱皆聖德所育成也其英士不
易以髦稱也而今皆有其譽焉非無斁之者所能乎詩若曰天生人才以供

一代之羽則豪傑之克自振拔者不必皆待一人興起之力也然奇才恒不數見而秀彥卒克垂聲此非有大爲之樂育者惡不能少長畢志如此也我能不重人含古之人哉蓋分言之爲成人小子合言之則亦曰斯士巳爾疏別之爲有德有造統論之則亦曰髦斯士巳爾斯士也使非有人焉作之于先吾知老成之所振興者無自英少之所獎進者無由將見賢才皆已息棄美質皆巳淪安風發智尚之日即于循涯者皆巳不可變革安在我周濟濟皆卓然有大儒之望而孺子亦云可教也哉而非所論沐無斁之化者也吾一徵諸岐豐之鬱感而知西方之士凡親炙薰勉之休光者無小無大莫不濯磨于矜保也以詩書爲必可親以禮樂爲必可樂雖有腐材一經至德之薰陶不知何以育入于彬雅矣況乎秉質之秀良者歟夫以商俗之靡也朝歌沫邑之間溺于怠惰者不知幾何矣而岐西斗絕之墟術翹翹然有英偉絕俗之稱此何以故哉豈非南郡壯之山川秀麗故多產傑人耶不然何斯士之標名于圖籍者獨岐豐而藹藹多吉也此一異也又一徵諸江漢之間風而知南國之士凡迷聽聲樂之

徽懿者無小無大莫不著美于琴書也沐浴于典籍之林濟濟于羽籥之圃即有凡質一經盛德之鼓舞不知何以盡登于雅肅矣況乎賦姿之英乂者歟夫以充興之遲也唐魏深思之俗習于朴陋者不知凡幾矣而漢南沾被之城彬彬彬然有文采風流之目又曷以故哉豈三湘七澤之地氣鍾靈故不之奇士耶不然何斯士之著稱于楚域者獨漢南而翩翩多俊也此又一異也若此者歸之天產天不尸功歸之地靈地不任德歸之斯士斯士卒不自知其所以然吾以歸之古之人○體無斁射並無頒節精心盤折靈氣往來者服在上幽題抱而屐去痕跡獨寫其神韻重題難得如此真會心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章全旨】○通詩八章總序有周世德之隆而世受天命也須分作三段看太王是開王業者王季是勤王業者文王是成王業者每二章各自相連俱重德字而歸重于天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而王者一本于天也詩稱及太伯自太伯王季何求不過全心重在莫民兩字周家世德格天與天命之王皆在于是總要以安民貫太王遷岐疑于畏狄不知斐除開闢無非所以安民王季受讓疑于不友不知明類長君無非所以安民文王伐密伐崇疑于自私不知對天下順四方無非所以安民總見天心求莫爲君者必以明德格天方不負上天立君之意○按詩柄言敘太王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或泥德字事字以太王王季尊重德上不知太王王季詩中兩多言其德而作屏開岐作對受讓亦未嘗不言事文王詩中固多言其事而先登于岸及予懷明德等處亦未嘗不言德須活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叶入鐸反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各反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

政既不得矣故求于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爲居宅也

【串講】賦皇矣上帝者曰帝天之命惟主于安民故降監之機恒先于眷德彼皇矣上帝雖曰高高在上也而其照臨于下則赫然甚明其所以監視于四方者其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無一人之不遂其生而已然安民者固上天之意而擇君者實安民之要惟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而爲生民主矣乃於四方之國爰究爰度于以眷其能爲安民之君而爲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使之有可藉之基也天之擇君如此惟我太王蘊明德于西土正安民之君而爲上帝之所欲致者也于是眷然顧視西土遂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爲居宅焉而使之益大其安民之功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以安民爲意爲命太王張本下正言所以立太王以安民也民必得君而後安故爲民擇君君必得地而後可以行安民之政故爲君擇地臨下有赫字莫明不重威不可人福善禍淫講此句只泛說監觀四方

爰外有耕句輕帶過求民之莫乃監觀本意此雖以民言猶有個立君意了推此二句亦輕只引起之詞二國不可指桀紂蓋此時桀已死商當祖甲之日紂尚未生也不獲謂所行非安民之道究與度不同究尋求此等人也度審擇其缺稱也上帝者之言荷能安民者便欲擧而與之尚未着太王說增其式廓只是天将有德意不必說地闢民聚看來還是增大其後王之地俾有可為之勢也乃眷上要黙太王有德足以安民正上帝之所欲致者所以眷之而與以岐周之地所謂增其式廓也眷字從究度中來此維此字指岐周言岐周亦在西方後太王因避伙而遷之寔天意所眷也反覆歎詠總歸重末二句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攘剔謂穿剔去其

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榦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此章言太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于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串講大天既以岐周與太王矣而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之區昆夷出沒之所也太王承命治之有作之而拔起者有屏之而除去者其維立死之菑與其自斃之翳也有修之而剪其滋蔓者有平之而理其卒曲者其維叢生之灌與其行生之栵也或啓之闢之而盡致芟除者則曰檉曰椐之惡木焉或攘之剔之而使得以成長者則曰檿曰柘之美材焉夫太王居岐而土地漸次開闢如此則道路以通而昆夷不能為害矣是豈人力之所能為哉乃上帝以安民莫若明德乃遷此太王明德之君以居之既使昆夷遠遁滿路而去矣天又為之

立賢妃太姜以助之是以與宅之命受之既固而王業之成此其肇基矣是立王承命遷岐以安民者如此

〔疏解〕此章上八句言盡人事以開王業下言本于天命故能開王業也作屏四句去其死存其生有栽培傾覆意攘剔四句去無用存有用有刪煩就簡意作屏對啓闢看修平對攘剔看此特舉開闢一事以見其餘耳漸次開闢是太王居岐漸漸闢大乃人物漸盛所致也非是一時事不必太王自為之而一段荒岐精神亦見于其中此須黙出莫民大意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帝遷四句皆本天命來立君定配皆遷都以前事而帝遷句即上眷顧與宅二句意也但前是欲與之此是畀遷之也明德即莫民之德遷岐而曰帝見太王真能莫民不負帝心也串夷句輕粘帝遷句説正與上開闢一叅事厥配之立非特為肖字而然還重作對以生王季上又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寔賴其助故又推本言之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內語意相承命即兩顧與宅之命也受命既固者受之始而保

之終也此句打轉作屏八句看對上王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謂論先德必稱先后然亦以生下章王季如大明敘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意蓋受命其因于有賢子孫也但大明有明敘之詞此只暗引之耳○薛方山云作屏修平受帝眷之命于不拔而三分有二之業基于此也啓闢攘剔是西顧之命于無窮而九年大集之統肇于此也此說最明註卒成王業是他日事乃朱子推廣之意一說註所謂山林險阻與近于昆夷二句乃是先開兩路以為下文張本至漸次開闢則與山林險阻相應昆夷遠遁則與近于昆夷相應則帝遷二句與上八句是一意天立厥配註有又字又是一意受命句總承此說甚得朱傳之旨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音佩松柏斯兌徒外反　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羽已反則友其兄叶虛王反則篤其慶叶祛羊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去聲叶平聲奄有四方

賦也拔兌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

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强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奮字之義在忽遂之間〇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旣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太王沒而國傳于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太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于勉强旣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正解】然稱太王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如帝省視岐山見其柞棫之木拔然而疎松栢之間兌然而通則知民歸之益衆矣然西顧之眷明德之遷帝旣作之邦以國王業矣使不與之賢君以嗣其業則此邦其誰與對也故又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而爲之對焉則岐山之業自是而有托矣然斯意也豈待太伯之讓王季之立而始定哉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傳位之事雖未露而帝天之命已屬意王季以纘太王之緒矣他日泰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過承此命而已然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太伯讓王季而避之則況于迹者或以不友疑王季矣孰知此王季也平日之友愛不由勉强是因其心之自然以友其兄焉且其受讓之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其兄讓德之光彼寔有以錫之凡見王季之勤家者皆頌太伯之知人也王季之德如此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猶藉其餘廕而奄有四方也豈直保岐周之業已哉

【疏解】此章上邁太王中含泰伯而寔重王季上五句言天命王季以嗣王業下七句言王季之德足以受天命而開王業也帝省三句轉承上太王來以起下文作棫二句即上作屏等意省之而木拔道通則與宅之命已不得矣正不可無人承當須于此時預定之作邦即首章乃眷二句意作對者立此君以主此邦蓋光前裕後人而與作邦對也作邦無不可與作對兼重蓋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虛與對本是爲君而作邦反似爲邦而作對也自太伯句粘上作對言自初生此二賢時而稽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矣太伯王季兩人皆可繼世一進一嗣有莫之爲而爲者詩人借此一段形容天意耳註已定字就天命定王季說維此五句雖說王季之能修德亦正發明作對之意宜一順說下勿以未受讓旣受讓平說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兄竟避去而讓于其弟迹若疑于不友惟王季不拘拘形迹間而慨然受讓無所嫌疑惟知兄意之當承不知有國之可利故曰因心則友其兄卽以受其讓爲友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過此是兄弟間所難處字本上二章西顧之眷作對之命來篤慶謂受命既固已是厚了王季又益修德以厚之也故謂之篤修德以篤慶王季原非有意只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錫光就粘篤慶句說蓋使王季不能修德以篤慶則人將議太伯無知人之明矣今王季修德篤慶天下後世始知太伯之讓爲崇德以保國祚也而知人之明益彰斯讓德之光非王季錫之而何舊用三則字語意極緊言其心一惟友愛一惟知友其兄一惟篤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他皆所不知也朱註將連來形心故先着一避字挑起疑于不友循

轉到則友其兄用意極密受祿以繼先言就指王季本身有四方以啓後言雖指文武亦要見王季所貽意與上章卒成王業并下章受祉施于孫皆是此意〇張絅鶴曰詳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迹太王必不肯舍嫡王季又豈肯亂宗亦必不能及文王惟太伯晦迹于采藥之行王季亦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其宗祧者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之思故能爰處其位以開文王周家之慶于是乎篤而後世亦誦三讓于不衰耳不然王季庶子也受祿無疆以啓文武奄有之業豈當日應得之分乎兄莫非天也〇國家當弱小之時其子孫多賢而厄于卑勢未能振起及其外難已蘇國勢日張而繼統之際又多有可論焉或後嗣付托不堪而棄先人勤勞之績或支子才當物望而不無傾宗之心內變將作賢哲不免也孰有如太伯王季之事哉〇撫運天次非國之福也周以失國而國勢日益振廢長立少非國之福也周以立少而後嗣愈益賢豈非天命有在哉〇延陵季札辭位諸樊名非不美也然而

季子無泰伯之聖諸樊無季歷之賢卒至釀禍蕭牆不數世而吳滅此無他不孝不友以至于敗也其視周家積德累仁之業奚啻相懸萬萬哉○潘石室詩考云太伯去之其去也得聖人之清王季若守其位也得聖人之任而道皆有合乎時中也故周公稱王季爲因心孔子贊泰伯爲至德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閒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旣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附錄〕諸夫王季之德足以開王業如此何者而不本于天哉維此王季其心也帝

度之使之尺寸分明而有以妙乎裁制之宜其德音也帝貊之使之遠近淳從而有以仕夫非間之言天之默相乎王季如此是以德無不備也何者非也則能辨是非于疑似之間而克明焉人有善惡也則能察善惡于混淆之際而克類焉且勤于教誨無有怠倦之意而師道立矣何克長耶分于賞罰無有僭濫之失而君道舉矣何克君耶其王此大邦也慈和一布而舉下莫不徧服何克順耶誠意一孚而上下交相親愛何克比耶然是六者之德不特斷乎之一時已也且比于文王之後久而彌光無一毫之可悔焉若此者何莫而非帝度帝貊之所爲哉夫惟王季有此盛德是以旣受帝祉而所作對之命施于孫子而成一統之業也天命王季如此是能纘其安民之業矣

〔疏解〕此章上十句言德本于天而無憾于後下言福受乎天而延及于後蓋有是德故有是福也帝度其心者猶夫天賦其衷使之心有定衡分毫不差長短隨宜而能制義理之要也此則合德篤從出不與貊音對者猶其德音爾王季之德純粹而闇然因之貊然清靜也此見天之所以厚王季者至此其福之所以全也下遂備言王季之德直至靡悔皆承此二句說德音必本于明德故承說其德克明其德二字直貫到克比以克明提起作主克明以事言是非能坐照克類以人言善惡能剖分克長則立教而師道盡克君則平政而君道得克順者我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也克比者上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也皆重在己一邊然明類長君皆言德之本諸身者而未及德諸民也故又着王此大邦何要見嗣太王岐周之業意其德靡悔必言至于文王者俟諸後聖而不惑之意靡悔即無斁之意蓋德有未至則雖當其身猶有遺恨今其德至于其後猶善何遺恨乎輯昆湖云此二句有二意爲世至文王則時勢之相隔旣難乎其爲傳德如文王則聖神之繼起又難乎其爲盛今其德至于文王而猶無遺恨則遠而彌光俟而不惑其德盛矣旣受帝祉即前之作邦作對而受祿無喪者孫子就文武說即奄有四方但此處只歸重靡悔之德上見王季之德能裕後也○按左傳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

不愆作事無悔與詁可參○王季之立人皆以爲太王之命也而不知定天尺之太王不得而私也人皆以爲太伯之讓也而不知天定主之太伯亦不得而私也故曰受帝祉○徐做弦云長幼之分天之所定有國者傳之嫡長常道也中道也故叔齊不代伯夷季札不代諸樊宋襄公傳位于弟而遺禍公殤公之嗣公子目夷甘處子臧之節而致襄公之敗今王季乃踐何哉君人者天命所係聖人有禁未皆統一也况其修德光見以成百年之祚乎彼有取爾也○註中前是以字承度貊來後是以字總闔上文來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

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貼爾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申講】然繼王季者文王也天命文王何如蓋文王之德由天縱矣若有言以謂之曰彼人以身游于世每覺內之不足故有所舍而他就是謂畔援爾其以道制分而無然舍此以取彼焉人以世擾其身每覺外之有餘故有所狗而厚望是謂歆羨爾其以理御情而無然肆情以狗物焉夫人惟有是二者則逃于私欲之境而若墜諸淵耳惟無是二者則守其無欲之宗而乃登于岸道之極至若衆所仰攀而爾獨先陟之矣夫文王之德惟天所命如此則其見之行事者何莫而非奉天之命乎是故密人不恭敢拒大邦恤小扶弱之命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其可怒甚矣文王于是赫然震怒爰整其旅以遏密旅之往共者焉所以然者蓋以周邦之大諸國所恃以維持者也屬國相侵而不顧則周家之威靈損矣今舉兵以遏密則王靈以振國勢以尊不有以厚周家之福乎方伯之尊下之所賴以無恐也一方倡亂而不討則人心之仰望孤矣今舉兵以遏密則暴者以除小者以恤不有以對天下之心乎此其伐密亦因其可怒而怒耳何嘗有畔援歆羨之私哉

【說解】此章上四句言天命文王以純德下言因承天命以伐密也先言天命文王無私以造道見得伐密亦是理當如此未嘗以私意而伐之也無然字要看得活薛方山云無然雖不可作戒意亦自有天命其如此之意故註曰猶言不可如此也不可以爲自然凡人之心各有介限之可守無端而去之是之謂畔謂舍吾之所有非以正自守也凡人之心無蓄深之足恃無端而附之是之謂援謂扳附因緣如未富貴利達之類心先物而動有何可欲而務之不及然是之謂歆謂物之初交于心而引動其欲也物來心而入有何足慕而滿之不覺深是之謂羨謂此心牽引于物愛慕而玩好之也所歆所羨如聲色貨利之類畔援[illegible]字一意有畔必有援歆羨二字一意有歆必有羨四字要看入細畔援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歆羨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慕猶未能與理爲一常人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此無畔援歆羨便是岸其機關甚捷故曰先登註云先知先覺者蓋此心無欲自然虛明能見道也先字對人之溺于欲而不能造道之極者而言則人爲後而我爲先矣岸水以岸爲極故借以爲道之極至身先登于岸然後能拯援生民之陷溺故下文云云○帝謂與天賜不同文之賦予是在登岸先一層本句乃指造道極至指上合天意說也人都誤看註中先知先覺句遂說向聰明天授講登字全不着力大非○密人侵阮只是虐鄰而曰不恭敢距者蓋古者諸侯出師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文王爲方伯密不請命以行便是不恭敢距了○朱豐城曰密之敢距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整旅只是命將非自將也遏者彼入而我禦之也○胡新安曰此是文王興師之始詩人必原于天之所命以見文王之怒非出于己私也篤祜二句平看二以字皆本伐密來○通解曰篤封于太王而受命既開培植于王季而受祿無喪周家之祜昔矣遏密則太王所篤基者自是而益鞏王季所培植者自是而益固周祜有不篤乎仁足恤小義足禁暴不有以答天下之望乎曰篤曰對自是文王見理真而此心不動一意奉若天道處○彭碧巖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于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于欲故能造道之極也○畔援歆羨皆攻取之心也然人心即道心無之即道岸矣雖赫怒振旅人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篤周祜也以對天下也即此是道岸也豈畔援乎豈歆羨乎○馮吉人曰行師之際惟心最易蕩文王伐密伐崇終無畔援歆羨所以爲聖人之師密有私意便非帝謂意矣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

毄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卽爲我岡而人無敢陳兵
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爲
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串講】以伐密之事言之惟此文王安然在周之京坐致決勝之策而所整之兵。
旣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焉斯時也王師所至若蹈無人之境所陟高
岡卽爲我岡矣高岡之上有陵阿焉今高岡旣爲我有則無敢陳兵于此以拒
我而陵阿乃我之陵阿矣高岡之下有泉池焉今高岡旣爲我有則無敢飲水
于此以拒我而泉池乃我之泉池矣夫密人旣服則歸附日衆有非舊邑所能
容者于是度其高原之善以爲新都之建地以阻山爲固也而此鮮原則在岐
山之南矣地以帶河爲險也而此鮮原則在渭水之側矣夫萬邦諸侯素係心
于王京者也今則岐渭之發靈而莫不仰是邑以趨向矣其諸爲萬邦之方
乎四方下民素傾心于王化者也今則思岐渭之盛德而莫不望是邑以歸往
矣其諸爲下民之王乎夫文王之伐密作都如此是能輯其安民之事矣而何
莫非天命之所在哉

【疏解】此章上七句言安舊都而兵威之無敵下言建新都而人心之依歸也依
字就心上說與遏之不震不動武之無二無虞同意見文王雖赫怒未嘗黷武
當怒而怒雖怒亦安仍然無畔援歆羨也春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此侵
字卽此意與滔師按境曰侵者不同陵阿在高岡上泉池在高岡下阿陵之大
者池泉之所瀦者言陵泉則阿與池在其中故註只以陵泉言之兵法左山陵
右水澤故特言無矢無飲我字不必泥只是彼無險阻可恃便若屬之我耳不
專在得密地要重得密人之心說密人旣服歸附日衆故度地作邑以安新附
之衆不是自京徙都于此岐山在後是阻山爲固渭水繞側是帶河爲險雖見
新都形勢之美實重一片安民之心萬邦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
往也俱就人心上作已然說要見人之歸向文王雖不係邑之作不作但仰建
都之地則輻輳之思有所主覲民之地則孔邇之情有所依故昔在岐周則
人心係于岐今在新邑則人心又係于此若以方爲朝覲王爲君王卽非所以

論文王矣夫旣遏其師又入其地又作都以撫有其民似乎有所畔援歆羨而
天命之在文王初無意也○文王伐密遷都程邑伐崇遷都于豐今按史記
所載但言文王遷豐不言遷程何歟孔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之陽是去舊
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蓋謂此鄭箋
嫌此是豐故云後竟徙都于豐知此作程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
百里耳今按周書無文王在程之文亦無程寤等逸書此必是僞書而文王之
兩遷止有居岐之陽一句可證此外無可據矣朱子信之其亦有所考歟○又
按疏義文王居程邑凡三年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
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音袁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
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
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
在今京兆府鄠縣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
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
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
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
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
帝之則而非我也

【串講】然天命文王不特此也帝謂文王爾有明德予實眷念之然德之未至者
猶有聲色之可尋也爾則德中涵默含之不事也喜怒之不形也何有于聲
色之大乎德之未純者猶有夏革之可指也爾則至德淵微不務乎侈大也不
事乎紛更也何有于夏革之長乎且又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有識也而不自用
其識有知也而不自用其知惟奉帝則以周旋而已凡此皆爾之明德而爲予
之所眷念者也夫文王爲天所眷如此則天討之行非文王其誰任之哉帝于
是又謂之曰崇侯僭亂逆天害民乃爾之仇國也爾嘗往詢其與同爾兄弟者

好之國以爾鉤援之具與爾臨衝之車以伐崇墉焉是文王之奉天命以伐崇如此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天眷聖人之德下命之以行天討也此帝謂與前不同蓋此因文王已有其德而眷之故彼曰無然此曰予懷也予懷一句該下四句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為已甚之意不大不長乃詩人活詞非謂稍有聲色夏革而但不大不長也此要見文王以聲色為糾迹以夏革為造動而惟以穆默為元神言詞俱化何有乎聲容貌若愚何有于色居之以謙何有侈大無為自神何有變革不識不知是全不用其私智非潛藏而不露也天理之自然日則所謂順者出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知識原賦于天但有意用知識便非天理本然文王惟不作聰明自與帝則渾合亦無兩層意此與天之無聲無臭維玄維默相契故帝獨之仇方妄看得大崇侯助紂為虐天下之仇也非仇諸已也○嚴氏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報私怨者然虎助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

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詢爾句提起看同爾兄弟對鉤援二句看同爾句是伐國之助以爾二句是攻城之具然同爾非徒借援亦見人心共誅之也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衝突首末句承上三句說上章伐密疑于私怨此章伐崇疑于私仇故章首各以帝謂發之以見天理在所當伐而非出于私意也

臨衝閑閑叶胡田反崇墉言言叶魚軒反執訊連連音信攸馘安安叶於虔反是類是禡音罵是致是附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叶分聿反崇墉仡仡音屹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呼屈反四方以無拂叶分勿反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申講】以伐崇之事言之文王承上天之命興討罪之師其始也但見臨衝則閑閑然徐緩設之而不用也崇墉則言言然高大繚之而未攻也執訊則連連然相續而不絕也攸馘則安安然詳審而不暴也以征討出于天也則是類焉而告其罪于天以軍法造于古也則是禡焉而昭其罪于神若此者非有所怯而畏之也正欲致其自至使之來附而保全之也將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之致罰不殺乃固存之仁如此也孰敢以為怯而侮之乎及其終不下也臨衝則茀茀然強盛其原傷也崇墉則仡仡然堅壯因自負也于是是伐焉而暴其罪以討之是肆焉而縱其兵以攻之是絕焉而覆其宗是忽焉而滅其國如此者非有所貪而利之也蓋以天討不可以復留罪人不可以不得耳將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之伐絕不貸乃推亡之義如此也孰敢有異議而拂之乎是文王奉

天命以伐崇如此是能繼安民之事矣然何者而非天意之所為哉夫我周之業基于太王衍于王季昌大于文王祖孫父子世德相承其所以垂八百年有道之長者誠非偶然矣後王可不思以繼之哉

【疏解】此章上七句言懷之以仁而天下無不服下言斷之以義而天下無不從閑閑是設之而不用言言任其高大而不即攻也蓋雖負固不服而文王尚未忍絕也執訊獲醜還自我師言猶言有此等人耳若說執其訊獲其醜恐于徐戰之意不妥貼連連是不爭先安安是不暴怒討罪出于天故類之兵法出于古故禡之亦以昭其罪于天神也致者使其奔命而來附者使其納款而附不專指崇民雖崇侯來附亦無不全其命也此句總承上五句夫緩攻徐戰似有以起人之侮而四方領其仁則人皆畏服而無敢為應援之舉是無侮也看下一段要見修厥德于三旬動王師于再舉意森決意用兵以戰攻之矣茀茀言必攻也仡仡尚負固也伐聲其罪以代之肆縱兵以攻之絕殄其世忽滅其國夫代肆絕忽似有以起人心之忌而四方服其義則人皆順從而無敢[illegible]

之心是無怫也○考索曰漢晉稱爲祖禡黃帝蚩尤于沛庭脊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豆軍法之興始于此故後世祭之歟○按鄭氏于禡騎肆師注云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季本不然其說謂黃帝聖人也蚩尤敢與黃帝拒戰阪泉逆臣也何得與于祭此其理亦正○左傳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凡兵行則爲壘止則爲營旨不増兵但因其舊壘而崇自服也四方以是就天下說然竟之而反長服無敢爲應援之舉滅之而反服從無復有疑二之心此何以故蓋仁非委靡故雖緩攻徐戰而不敢人之侮義非恭戾故雖縱兵滅國而不拂人之願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師○四方兩字與監觀四方相應四方無怫正見文王得人心順天命也有四方處○前云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又云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可見緩攻徐戰與終不服對告祀羣神與縱兵對以致附來與以滅之對又玩始攻之緩戰之徐是總釋閑閑五句意非力不足二句是甚下致附意及其終不下而肆之是總釋茀茀二句意天誅不可以留二句是起

下絶滅意○陳伯玉曰帝人與崇侯皆爲民之虐文王伐密伐崇正是除民虐以應上天求莫意而于兵戰誠不得已而用之也仁之至義之盡斯爲帝王之師也彼漢之北伐流而爲霸唐之東征溺而爲驕惡在其爲仁義哉○鎭伯林曰古公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明備婉至不露嫌疑形相大要歸之天意開口便把上帝求莫提出綱領所謂莫民不獨指王季古公時言天預知有紂之虐而欲傳文王以安之不得不立王季況王季又復賢明帝省三章詳言之古公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耳帝謂文王四章詳言文王以繼古公上承天心立季傳昌之意周家王業積纍決于此矣言此文王不及武王者以爲古公諱翦商之迹獨于王季章以施于孫子一語暗帶之以當代人言當代難言之事無妙于此者始終意歸重文王上○沈無回曰此述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而推本其始以見天之篤生也于何知之于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知之蓋日自太伯以至于王季耳作對卽指文王且通詩以求莫爲主而能對求莫之天心者文王爲盛以承天安民爲主而順天安民者崇密二事

爲大小序之說是也二說極有意說詩者不可不知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靈臺首章全旨〕○此詩首體貼詩人述民樂戶紙不可竝作詩人說悉所謂民樂若只是隨君之所有而言談樂道之耳分意依章脚東萊說此詩眞有天下太和萬物咸若氣象非文王與民偕樂何以致此○朱豐城曰前二章言靈臺之游觀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游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蕃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過所建則樂于所事過所遊則樂于所有過所聚則樂于所聞無往非樂意却不須見出樂字○一說舊以臺沼鐘鼓分開說因是不若言文王發臺而在囿在囿而觀沼觀沼而辛學而民因所見而致樂之更有情耳

經始靈臺叶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叶訖庶民子來叶六直反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申講〕此民樂文王之詞而詩人述之也若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文王與民偕樂矣而民樂君之樂者其詞有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吾王之始有事于靈臺也經之而審其位次營之而正其方面但見經營方始而庶民即已効勞于攻治不俟終日之間而臺已告成矣此豈迫于不得已之命而速以底其績哉蓋雖吾王于經營之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此所以不終日而成臺之速也然則靈臺之成亦何往不見其可樂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成臺之速下表民樂于趨事之心也經始只興起之詞此

就已成說梓本經始而言靈始字靈臺因述而神其名也又箋云神之精明者
稱靈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稱靈臺靈是度其創造之地皆是營表以當朝
營之並孔疏營表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不日成之只是極言其速詳
中方子與已字相亂已字與自字相亂攻之勿亟子來皆一時事勿亟之戒
自在于亟之時而子來之誠非在于勿亟之後如謂因文王有勿亟之令而勸
子來之誠則躁矣○馮吉人曰庶民子來乃因文王平日能愛其民亦不在
一時勿亟之令上若說文王心恐煩民故民樂趨其役則聖德意重民樂意輕
御非本旨○按勿亟乃息民之力非緩役之謂氛祲災氣殺祥氣察災祥則于此
望氣節勞逸則于此游觀皆取其高明此臺之用也

王在靈囿叶音郁 麀音憂鹿攸伏麀鹿濯濯音濯白鳥翯翯叶音鶴王在靈沼叶音灼 於音烏牣音刃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串講】靈臺若是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者也今王當暇和民人之暇而在於靈囿也但見麀鹿攸伏之自如而且濯濯然身體之肥澤焉白鳥翯翯之自得而且翯翯然羽儀之潔白焉於此而一觸目當必有以遂優游之趣矣囿之中有沼所以畜養魚鱉者也今王當暇和邦國之餘而在於靈沼也於乎魚之多也見生意之養焉魚之躍也見出游之樂焉於此而一觸觀當必有以適洋溢之休矣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

【講解】此章止四句是樂其囿之所有下是樂其沼之所有也大意就民喚其可樂上融會不可作文王有所寓而有所樂說囿中所有特舉麀鹿白鳥以該之囿沼俱承靈臺言臺既成則囿沼皆成矣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註域養謂築墻為界域而養禽獸也而王在字重看有欣幸其暇清安意麀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乃不驚不逸而攸伏也凡物性適則體充故肥澤翯翯潔白貌飛鳴自如意此微見麀鹿白鳥之天全而性得也於牣乃詩人之喚詞非文王自喚也魚滿而躍見魚之多而得所也此皆存以從文王對時育物之心故見其可樂○徐敬弦云世豈無苑囿池沼之乘鳥獸蟲魚之育獨文王之在囿在沼隨其所遇而物各遂其所私則文王之仁澈于外而根于中漸于民而流于物民之樂之豈苑囿也沼鳥獸蟲魚皆樂之所形也不然雖有此樂其孰與之耶

虡音巨業維樅音從賁音墳鼓維鏞音庸於論音倫鼓鐘於樂音洛辟音璧廱 下二句甲午江西 己酉浙江山西 乙丑會試 句己酉湖廣 來

賦也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璧通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串講】不但有臺池鳥獸之樂已也而且有鐘鼓之樂焉彼虡業所以懸鐘磬也則植木為虡刻板為業而栒業之間其狀樅然而有文矣鐘鼓所以統眾音

也則大鼓賁鼓大鐘之鏞設于其次而衆音翕然其成備矣以此鼓鐘設彼八音則始終條理秩然不紊清濁唱和迭相為經於論哉此鼓鐘也以此鼓鐘作于辟廱則宜氣平情之音有以協冠裳之會講學行禮之地有以充大樂之和可樂哉此辟廱也

【講解】此章上二句美其樂品之備下因嘆其作樂之可樂也唐荊川云首二句只是提起句不必多講亦不必為制度所拘此甚有見虡業樅樅者為虡橫者曰栒栒上有刻板以飾栒謂之業業上懸鐘磬處以采色為崇牙其狀樅然亦以飾栒曰崇牙者謂其狀隆然也若虡之懸物義取乎不動也無業則惟其游移乘之覆栒物貴乎有章也不樅則文采莫見虡業樅語說即是懸下鐘鼓看註懸鐘磬字不必泥賁鼓列於東序鏞鐘列于西序樂器不止此此特舉大者統衆音而言耳於論者言鼓鐘諧節七以立動鐘聲鏗鏗以立號鐘聲鼓聲有倫序而不紊亂也鼓鐘即上鏞賁下為八八音於樂辟廱只是以有倫之樂奏是地為可樂非樂得其地亦非言音樂之可樂也○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制蓋始

此及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諸侯不得立焉。○於論句，是作樂於樂何是處學。然作樂于辟雍，故鼓鐘之有倫，亦可樂耳。此二句語雖對待，却是一串。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串講於論哉，此鼓鐘也，信乎其有倫也。於樂哉，此辟雍也，信乎其可樂也。然使樂之將闋，則其樂亦有窮矣。今吾民之得於观聽者，聞鼉鼓之聲逢逢其和，則知矇瞍之官方奏其事，所謂有倫而可樂者，尚未艾也。然則辟雍之鐘鼓，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夫即此民樂之詞，可見其得民之深，而要其所以然者，則由文王能與民偕樂故也。不然，有臺池鳥獸鐘鼓之具者，豈直一文王哉。此可以想見其太和之景象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咏嘆其作樂之樂；下二句，則幸其樂之方始也。蓋有論矣，而憂其易闋；可樂矣，而憂其不繼。今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獻其技，則於論於樂者，正可以娛樂君心于未艾也。此便見民樂文王之樂處，不重民之樂闋不厭上。○張平符曰：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闋復奏，必自鼓始，故因逢逢而知方奏也。方字，即正字意，言其未艾也。矇瞍以奏樂爲公事，故曰奏公。○薛方山曰：享樂者常憂，任勞者乃逸。文王既勤止，故民望靈臺而子來，聞鐘鼓而相樂也。不然，楚興章華而致議，秦築阿房而召亂，夏歌破斧而民悲，殷樂靡靡而民泣，況于樂乎。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下武章全旨 ○通詩美武王要歸重武王身上，前四章言武王之孝能繼先志。末二章言武王之孝能裕後，須以配京句作主，下求德配命，正配京之疑，即從承先上看出裕後，求皆是配京內事也。○孝即爲德，所以作求者在此，所以配命成孚者在此，所以昭茲來許者亦在此。要重承先意，蓋承先因以裕後也。武之創業，非有武疑有忝于先烈，不可爲子孫訓，不知小變不失大常，反經歸于合正。直接三后之心緒而印合之，篇內不言豐功懋蹟，直言世德作求，特出一段光明心事，告諭天下後世。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太王王季也。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串講賦下武者曰：一代興王之業，必先世相承，有以開之于始，而後後世受命，有以成之于終。我周之業，自文王而始者，至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造周之哲王也。然遡而上之，又有其創王家之王季，肇基王迹之太王，聖聖相承，世濟其美，不代有哲王乎。夫追王以來，皆得身之爲哲王，而文王既沒，遂得號之爲三后。惟此三后，前創雍岐之間，定邑程豐之界，千秋萬歲，神魄在焉，自我觀之，蓋在天云。苟爲子孫者不克繼承先緒，則于在天之神爲有愧矣。惟我武王則能盡纘述之責，大一統之業，觀其嗣位而後，遷都于鎬京，據形勝之首，開帝王之根，是即前人之所欲爲而未得爲者也。祖創得宗而繼照文作符于遡而益光，乃克配三后于鎬京而無愧焉。其纘先之業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本其先世之緒；下美其繼世之功也。于在天，在下字義自見。單就武王身上說，言三后而下，惟武王能造周也。人後遂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有周家最大，蓋此則武字即後字，兼其祖武之武，却是該合來于以爲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夫三后在天，既兼指太王王季文王，而于配于京，明指爲武王，則文武不當並列。且下武維周，特美之詞，以爲後人能繼先祖之武，似也。世有哲王，以創業言，哲字已含世德，配京是祖創孫承父作于述而有光無愧意。此不止繼位，有益大其緒之意。必曰配京，以武王都鎬故也。鎬京之業，天人交與，即子孫萬年之屏服于此，而歷京字不宜輕看。此處德字且緩說，下章方推其所以配京者，由于德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叶芳尤反 世德二句壬辰會武 一句癸卯解建一 求言二句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

附錄 夫三后未易配也惟武王能配之于鎬京者何哉蓋三后開基世有令德皆天理之所在也武王則于世德而仰以求之迎其意之所必嚮順其時之所必變且能長言合乎天理而得不復失是以天下之人皆信武王之能爲孝子而翕然作孚不止于一家一國而已豈不有以成王者之大信乎

疏解 此章首句言武王之能配先業下言其純孝以孚天下也世德猶既德之見于事者言如太王修德行政王季積功累仁文王發政施仁之類乃三后所以造周者其寔卽世德所在也作求內有參稽揆度常變多方求合之意觀三后世德累積已久而醞釀處尚多至武王之時如拘常守節不敢起精神爲之覩發則世德之錯沉久矣世德作求武王之以述爲作也創三后未有之事然三后在天之心陰精在茲以一人續承而纘得作處卽其求處此句與下句宜一串說蓋世德所在卽天理所在就其所行件件合理便是配命永言者直是無一息不與先德相合也配命之末卽求世德之蒞處非有兩層末何以見武王能成大信于天下不重天下信武王上蓋錄其行事多與三后不謀合似乎天下人心未盡孚契不知天理既同人心自合人皆信其能繼先志而稱自然耳有義故曰成王之孚○呼馬之謙戰士常非之矣卽孔子于商周之際謂爲有懸德于周之德則言文而不及武似與詩有異詞習于詩人類先烈也故稱其德而反畢其功聖賢論常理也故錄其功而不敢輕利其德○鄭氏陵云放伐之事孔子感之孟子順之宋儒周旋之要知各一番出爲救卽生一番翻駁莫如詩曰作求無事周旋亦翻駁不得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僞耳何足法哉

附錄 夫信之所在卽法之所在也武王求德配命既以成王者之孚而下土之民莫不皆視之爲法焉然所以能法于天下者蓋由武王能永言孝思而所以求世德配天命者存諸心而不忘體之身而不息果能爲永世克孝是以其孝爲可法耳孝可法而人法之此下土之所以承式也歟

疏解 此章上二句言孝爲天下之法下則推本其孝之純也前重孚字此重式字式本乎孚未有孚而不式也孝思卽求世德之思求卽配命之求但配命以理言孝思就純心上言恭孝以思而通凡三王不能告語其後者俱從寤寐中曲揣之求字直從其誠懇惻上發來所以能久自人法之曰式在我可法曰則維則意甚活當權衡則權衡當變通則變通有國以國孝有家以家孝蓋立愛皆同良知不異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武王之事爲法○成王字見非諸侯大夫之信式下土見非一家一國之孝○上配命言理故註以得失離合解此孝思言心故註以有時忘之解並無淺深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叶蒲北反 上二句辛卯淑廣 壬子順天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附錄 夫武王之孝足以孚式乎人如此由是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無有不應焉然此以媚而應之者惟以武王之孝以順德而感于上故天下之人亦以順德而應于下耳夫以一人之孝而感天下合天下之孝而應一人則甚武王之孝信能合久暫于一致要之永久而不忘者其作求世德以嗣先王之事者殆昭昭而不可掩矣其配于京也有由然哉

疏解 此章上二句言天下應乎聖孝下言聖孝明于繼先也此章正收結王配于京之意本上文孚式說來媚茲由于順德見武王之能孚式于天下者初非私意惟一孝德相爲感通耳蓋孝德人心所同此心既能順乎祖父卽能順乎民心矣蓋順不在迹而在心武王十三年以前從容待時固是順卽十三年以後奮定爾功亦是順人心愛戴正在于此照註則順德就民以孝應言永言是

申於告語嗣服就業上說謂纘先之孝與日月爭光武王無一念一事不可對祖考即無不可對上天亦無不可示子孫則加百姓刑四海煥先烈于重光而貽之肇基勤家蕃寧者自我而益顯矣此可見武王心事光明洞達處○順德有主民說者有主君說者有兼君民說者衆上孝思繼則看來孝爲順德則武之孝思即應武之順德兼君民說義方渾全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音戶 昭茲四句辛丑會試 繩其二句丁巳浙江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串講】夫武王能繼先緒序其道之昭明固如此矣然創守一道武王之所以創業即後王之所以守成也來世子孫苟能矜之式之世德之求孝思之永不敢自外于成憲焉吾見真積之久有以得末命之本感格之餘有以契賜親之念於萬斯年而天祿之集于五位者如一日矣何也武王之孝配乎天命者也吾能法之天不將以命武王者而命我乎

【疏解】此章昭茲二字提起下言後世能繼武王之道則可以得天而久其福也來許帶下看繩祖武亦如武王之求世德永孝思耳萬年言其久非壽也受天祜只是常守富貴而爲天子意昭茲武王昭之繩武受祜後王繩而受之雖義繼世者說却歸重在武王有以貽謀上○疏義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後世者如此○此章見創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上二句庚戌會試 丁卯山西 四方來賀二句戊子浙江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强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串講】然天人一理天心之所助順即人心之所助信也夫既受天之祜則四方諸侯莫不修職而來賀玉帛輸于萬國朝會協于九畿而所以貽茲順德者猶之在武王焉吾知上下同心而一人不忠于孤立親疏協力而王室不憂于無輔萬有斯年而多助之極于天下者如一日矣何也武王之孝成乎王者也吾能法之人將不以信武王者而信我乎夫祖武所在而繼之者可以凝天命可以係人心則是武王之所以繼先者即其所以裕後也斯可謂達孝也已

【疏解】此章上二句是得乎天命下是因以得乎人心也四方來賀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來賀與有佐相應蓋四方既歸則藩屏自厚是四方皆我之佐助也天命不出于人心人心之所歸正天命之所在諸侯皆朝則百辟群后皆我周之屏翰故曰有佐要見歸武王者亦歸于我之意○上章是天與此章是人歸○此兩章見武王配京之業可以垂之無窮也○詩中德命孝字註中道字無大分別自前王得于身言曰德自後王繼而王言曰孝自德之烈言曰命合而言之曰道

下武六章章四句○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貫通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全旨○通詩八章前四章是詳前聖遷豐之事而屢替其克君下是詳後聖遷鎬之事而屢替其克君細分之一章是遷豐之由二三四章是詳其遷豐之事五章是遷鎬之由六七八章是詳其遷鎬之事克君意各就本章說

總不外安民之意○大意言文王之有聲者以其安民也夫既爲乎安民則豐邑其容不作乎然作豐之事何如蓋曰以追先人安民之孝耳夫追來孝而作豐以安民此功之所以看明也惟其功之著明者爲乎安民故天下舉欲以安皆歸乎文王也夫然則功之成而文王其親見之矣至于武王遷鎬則天下諸侯皆歸于武王鎬京亦不容于不遷矣然遷都立兼而教民其首事也故有辟雍之作而天下咸服焉然其遷鎬之始亦豈徒徇一己之謀哉必卜而決之而後始成之也非惟始無所苟而以竭其終亦豈徒爲一時之計哉曰謀及其孫其謀之周也何如夫然則王業成矣此所以各以克君贊之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音聿 駿音峻 遹求二句丙戌江南 乙卯廣東 己酉江西 遹求一句甲午福建 遹觀一句壬子陝西

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申講】賦文王有聲者曰我周自岐山遷豐以來豐邑遷而王功著鎬京時而王業與亦思作豐作鎬之本意乎蓋我文王之有聲也光四方顯西土甚大乎其有聲也而果何以致之誠以當殷之季民之不寧甚矣文王切如傷之觀惟求天下之安寧直親見其成功然後此心始慰是以天下之人悅其仁而頌其德教遹駿之聲者此也文王安民之德至矣信乎其克君也哉

【蒙解】此章上四句言文王得聲由于安民下贊其君道之盡也有聲是通詩呼起目聲所以有聲處全在下求寧觀成蓋君道莫不至者名不揚而文王之光四方顯西土與聲名洋溢于後世者正以其志在安民耳求寧二句串說俱以心言非中天下二字須重看大意云非但使之濟歸心效順遊化已也必欲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此便含各民畜衆意爲下伐崇遷豐張本以此存心則其能爲民而無負上天立君之意故曰克君只據文王遷豐疑于自爲故先言其心之爲天下爲生民見無一毫私意于其閒也○文王而有聲文王之不寧也羑里之囚未必不以有聲而致其厲也崇侯之譖未必不以有聲而啟

其嫌也者是乎聲不足以盡文王而反足以累文王文王亦何樂乎有聲亦何樂乎聲之遹駿也乎然而疑之者止一紂忌之者止一虎而文王之有聲則極乎邠岐丘叢之間東漸北海之境虞芮南國之鄉是紂與虎兩人必不能禁民之叩而使之不以聲歸乎文王也故當時之文王可率天下之人民不事已而事紂而不能率天下之諸侯不奉已而奉紂可率六州之版籍不歸已而歸紂而不能率六州之令聞不稱已而稱紂則是遹駿之聲是文王有以感之而非紂之所得而禁與虎之所得而忌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申講】夫文王志在安民則都邑者民居之地也其容以不作乎惟我文王受詢爾仇方之命而有此伐崇之武功但見既伐于崇人歸愈衆又非程邑所能容者于是作邑于豐以爲安民之地使斯民有所歸往而得聚其處也夫文王之遷都莫非爲安民計其盡君道何如哉

【蒙解】此章言文王伐崇而因以作豐君道爲克盡也重作豐上必從武功說起者爲作邑張本也受命四句一串看受命受伐崇之命于天也既伐句乃過文以下須入民歸者衆故作邑以安之庶民可安而功可成耳夫伐崇以誅殘害民者固天意也作豐以求容吾民者亦天意也聖人所爲惟奉若天道豈不克君○或云武功泛言凡戡黎伐密皆是特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也○文王受命斷應照皇矣章受詢仇方之帝命而言後儒誤據詩辭遂有受命九年之說幾若文王作赤操一流人矣大乖名教豈知文王小心服事遷豐亦只與公劉遷豳太王遷岐一類何曾有閒于圖度之意乎本詩王后字而特後來歌詠之詞不可認真文王已受命稱王也

築城伊淢音洫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叶許六反或叶侯反王后烝哉

賦也淢城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閒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申講】且文王之營豐邑也其制何如但見築城于外惟因舊溝以爲限而不過制作邑于內亦稱其城以爲制而不侈大是非取便于狹小之規而急于成已之欲也蓋以先人之志在于安民故今急于作豐者特追先人安民之志而來致其繼述之孝耳是文王之作豐所以繼先而安民也其盡君道何如哉

【蒙解】此章遂其作都之制而原其心以贊其克君也城自外言以衛民也邑自內言以處民也城因舊溝邑稱其城其體制狹小如此則其成功速有似于急成已之欲者故以匪棘二句表其心如此也來孝先世以來相傳之孝即其安民之心○倪玉汝曰公劉遷邠而曰思輯太王遷岐而曰爰止王季作邦而曰順比自來相承惟此家法文王遹追而及之自不得不汲汲耳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陳定宇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于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胡田反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四方

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榦也

串講夫文王之功顯于西土光于四方人皆仰之可謂濯濯其著明矣所以然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心前以承先人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此其功之所以著明也夫豐垣既築則有以遂天下歸往之願由是四方無不望豐邑以來同皆以文王爲楨榦而賴之以安焉至是則益觀厥成之功以既遹求厥寧之心以慰矣不信乎王后之盡君道哉

疏解此章言豐功著而人心歸以見其克君也四方二句一串意維翰如楨榦幹以立一般即保案賴之以惠鮮小民賴之以懷保也此正民安功成之事而文王求寧之心于是慰矣武曰此處講出不可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待于武王也亦妙四方就六州之民言勿入諸侯乎方與求寧二句相合文王至此而三分有二矣豐垣猶爲有形之勢維翰則爲無形之勢此就得人心上見其克君四王公二句其說有四一曰上以承天意王季之德音帝度之矣文王之登庸

帝謂之矣顧帝則而篤周祜者均之爲帝祉之受也至于九齡之錫維新之命眷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西顧之所眷而緝熙穆穆有以繫答休命此王功之承于天意者何其赫濯也二曰下以順人心文王當六州歸附三分有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江漢汝墳之間人人與父母孔邇之頌至二老來歸而知此時之天下莫不傾心矣此王功之洽于人心者何其深摯也三曰前以承先人之志自姜嫄履武閟禘至文王昌生而有聖德泰伯讓侯遂傳國于季歷以及昌而文王能克纘前徽作邑于豐以遹追來孝此王功之紹先人者何其奕奕也四曰後以開無窮之基夫戡黎伐崇干戈其盛辟雍明堂禮樂於昭盛丙賀成爲樹擴遂奠門視膳孝穆克隆于家天王聖明忠悃備摯于朝尊賢親親屬官肇工代之家法關雎麟趾二南啓萬世之治平斯王公之開基于無窮者何其願者也所以文考著積于當年而正位凝命定鼎開基特致意于神京首善之區者厥有由也而豐垣不甚伊濯也哉雖然三代之君其祖宗深仁至德累葉積纍之弘功而其子孫所以享國久遠後世匹夫崛起非有大功德于民者烏能如斯之延祚八百而彌久其曆也哉○以上言文王遷豐之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禹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于此而以武王爲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串講天文王遷豐如此武王遷鎬何如彼豐水固由東而注于海矣援厥所由乃大禹疏導之績爲之也故武王纘緒之時四方諸侯皆併衎豐水以來同而愛戴武王以爲天下之共主觀昔之攸同者益廣視昔之維翰者愈光夫武王居豐而人心之大同如此非武王之盡君道不能致也不信乎其克君也哉

疏解此章原武王大得人心而著其克君也天之分野雍爲最西由此而東向則八州其迴抱也地之形勢雍爲最高由此而下趨則八州之水共順流也故曰豐水東注此二句輕只引起四方句循豐水而來歸意周都于豐水之西而鎬京又在豐水之東故四方臣民遵神禹之故道而循豐水以來同此因文王

安民之垂緒而亦武王遷鎬之發源也攸同與上句有別上只同與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維辟與維翰有別上是有其倚賴之意此是稟其政教之尊榮知武王居豐之時尚未爲天子而人歸愈衆則豐邑有不能容而鎬京不得不遷故言此以爲遷鎬張本王后只有君天下之德而皇王則有君天下之號烝哉就人心皆歸上見之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北反）皇王烝哉（上四句辛卯順天　巳酉廣東　耶子江西　無思何）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串講夫人歸既衆則自豐而遷鎬也其容已乎故建立鎬京以示四方之極而

所以居重馭輕者有其地矣然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乃他務未遑首作辟廱以爲講學行禮之地但見聲教四訖自鎬而西而東自鎬而南而北無有一人不傾心于德化而心悅誠服者矣善治以善教而益盡君道以師道而益光皇王信乎其克君哉。

疏解 此章言武王遷都以敷文而天下服以著其克君也鎬京乃詩中大頭腦此起另講周以鎬京爲宗周未嘗不據形勝之地但是爲民求寧與後世憑藉險要者自別辟廱乃宅鎬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註講學行禮又辟廱中實事也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敎化爲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四自字皆帶鎬京說言東西南北皆聖化所洋溢也○古義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于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于江漢其後乃漸及于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詞亦互言之序也思字重思出于心

故曰心服鎬京作既有以建天下之極而辟廱立又有以倡天下之化故無不服謂意自不能已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于武功而不如天下之服武王由于文德辟廱則君道之盡不徒在于安之而又在于化之矣○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遷都非國家所宜輕行也先儒謂三遷人授受于一堂而淵源不傍乎陽之舊安邑亦後漢阪之宮後人疑爲要之當日必有其所以遷之故而書史失傳是不可以意見測識也殷爲河害不常厥邑迄今讀盤庚三篇其震動恪恭之意猶可想見惟是周之鎬居武王徙居而王業成乎王輕衆而王迹熄議者謂鎬京之形勝足有以號天下之大勢夫體國詳于周官而設險贊于大易吾不謂王者之都無形勝之憑抑此以論武王之遷鎬則不可思豐鎬相去二十五里而鎬稱京益顯徙日衆明首善不得不尊而風氣日開則王畿不得不壯武王之徙鎬亦順乎天時人事之自至而已何嘗有私意存乎其間耶。

詩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良反維龜正之叶諸盈反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諡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串講 然見鎬京之遷也夫豈徇一已之見哉彼卜所以決疑也惟王當相土之初則考之于卜以著其宅鎬之吉因惟龜正之而卜得其吉矣武王遂從而成之而邑居之崇建焉夫武王之遷都不苟凡爲安民計也不其克君也哉

疏解 此章言武王稽神以作都而著其克君也考卜是遷鎬以前事四句一直說言武王考之于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兆以爲可與于是邑居崇興焉重考卜上蓋爲安民計所以不得不愼重如此耳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曰維王者由王志先定考卜以齊衆志也正之是終考卜之意成之是終宅鎬之意此三句是神謀協而邑居作成之兼宮室祖廟朝市學校言克君就其愼創業之圖以爲安民之計上說○世之修短雖曰在人而形勢尚矣自漢晉民明而鎬京湮矣然秦之咸陽漢之龍首隋唐之大興俱在百里間而時遷新址所以異耳目就地利也文武親父子而豐鎬各建況乎後世哉

詩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叶獎里反武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串講 然是鎬京之作豈特爲一時謀哉彼豐水之旁猶有芑生焉況武王之爲君也而豈無所事乎蓋其建都立學將以立久安長治之基其所以貽孫謀者至矣謀及其孫則此能敬之子可以坐享其成而萬幾不勞于締造矣一時之統業垂無疆之丕績茲非武王之所事乎夫武王遷鎬而慮事深遠如此則親賢樂利及于燕翼子孫者即所以保黎民也其盡君道也何如哉夫有文王之遷豐而一代之王業以肇有武王之遷鎬而一代之王業以成世德之隆于此見矣

疏解 此章言武王貽後之謀道以著其克君也此以物必托地而生興事必待人而舉貽謀二句不平重上句貽謀以遷鎬爲主然不外建學作邑二事所謂

臨天下以形勝而乘億萬年宅中圖大之基綏天下以文教而立億萬年化成
天下之本也孫不專指康王有無窮意蓋子謂能敬之子則指成王也建都立
學立久安長治之基則謀及子孫矣謀及子孫子之無事締造可知克昌雖主
貽謀之道說亦要說到安民上蓋帝王之所以垂大統而其爲後世慮至深遠
者無非爲斯民計固非如後世自私自利之圖也○天下事自有不得不爲者
不爲于其身必爲于其子孫如鎬京之遷而武王不仕稱世若不得不任其責
今武王既謀及子孫而且貽其子以遠則能敬之子夫復何爲惟坐享成同之
治坐收愿服之心而已○陳卧子云我周既爲天下主矣終不能常居于彤之
鄉安宅崇侯之邑也明其我不遷而我之子必遷我之子不遷而我之孫必遷
及今不乘新命之初絕興之會以定萬世之業而我後世子孫或狃燕安之心
或聽臣下之議將夏商之故都惡宅中之坦道豈不失此河山之固哉而况値
麻之餘孱麗逾度安定之後勢動爲難此武王所以決策也夫武王老矣而成
王尚幼拜世而後未可知矣而不爲之計深遠欲貽子孫以常安之道豈如是

耶而何以爲天下君也○時論云武王當日凡所以安其孫者正所以安其子
也何則武王未殁後世子孫之事在武王武王既殁責在成王矣假使武王受
命之後不先有以固其根本廓其規模詒後世子孫以久安之業而徒爲一代
計安保吾恐異日幼君即位其綱移指据之勢有更難于開創者是武王欲詒
其子以安適詒其子以危矣况其孫也哉惟于開創之初預爲卜世卜年之計
知國勢所由振者在建都而人心所由收者在興學故豐可邑洛可營辟廱可
枚可設而必卜鎬京以控天下之上游建辟廱以爲天子首善之地者凡所以
爲不拔之基立不易之制使子孫萬世傳之無窮也是以一傳而盛者再傳而
不衰一世而安者百世而不危爲之孫者且得藉其休而謂爲之子者反不蒙
事其成也哉○文王之志在追孝故其事并不謀之于武王之志在達孝故其
謀直可及之孫○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輔慶源曰每章皆言烝哉以勸之
皆不得已見其受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
爲焉後乎有以天下爲宜也依其可嘆不一而足耶○此合上章上見創業之不
易是安一時之天下所以謀其始此見垂裕之不輕是安萬世之天下所以成
其終○楊伯祥曰此詩見文王遷豐而造王業于始武王遷鎬而成王業于終
且遷豐而本于武功則文非不足于武遷鎬而敷其文教則武非不足于文父
子一心文武一道有周王業之盛不偶然矣說者謂豐鎬天下之險洛陽天下
之中周人並建之爲開國之至謀而後世定都言形勢者皆本于此然自犬戎
逆而西都不守縱得藉而東都不競形勢之說安在哉史遷云形勢雖強必以
仁義爲本誠知要也○劉安成曰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于武也桓
桓武王而鎬京辟廱則非不足于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附錄仝
章趙鳴珂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詩詠豐鎬之遷周之所以王也夫遷豐而王
業盛矣遷鎬而王都定矣文武不徇有克君之德哉暫覩聖王創建人皆曰有
德易以興而不知亦得地勢焉地勢得則上廊祖宗十數傳之業下啓子孫千
百世之基地靈人傑非偶然也若我文武可咏焉試以文王遷豐之事言之夫
文之遷豐也自程而遷也而豈遽遷哉考諸崇征未命之先豐非文有也一自

文王聲駿于岐西而求寧觀成命斯受焉崇墉仡仡文一旦奉天討以滅之武
功亦云茂矣由是而新邑作爲城則伊淢也豐則伊匹也文之意蓋曰我先人
櫛風沐雨以有此豳宇傳至今而不克恢弘前緒非孝也迺營作而功績著明
來歸日衆四方不皆賴維翰之力乎至是而所爲求寧者始無不寧并所爲觀
成者已無不成矣烝哉文王不於遷豐而益驗其作也哉試以武王遷鎬之事
言之夫武之遷鎬也又由豐而遷也而豐何自哉稽諸神禹治水之後豐始東
注也一自武王纘隆于宅鎬而攸同維辟都斯建焉鎬京辟廱武一旦繼豐邑
而營之鼎造既已隆矣由是而辟廱亦爲學于斯講也禮于斯行也武之意蓋
曰我文考靈臺鐘鼓以振興文教猶日今而不克化新育善瞭服也迺學建而
六宇從風神謀協吉宅鎬不已卜年世之永乎况乎源遠流長者且有以詒孫
則本榮者遠者又何論燕子矣烝哉武王不於遷鎬而大著其積也哉○而大
此雖然閑時格律天成而餘韻今逝如逆雲霓附悉稱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稱

恩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德非不足于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卽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並言文武者非一安得謂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四終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五 大雅

生民之什三之二

生民八章全旨○此詩尊后稷以配天當以天字作主○首七章是詳叙后稷生前事以見其能相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末章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而極之述者正以后稷有配天之德也大意重稼穡上而有相之道則全詩綱領也細分之一章言其受孕之祥二章言其降生之異三章言其見棄之異皆爲下文教民稼穡張本四章言其種植之志五章言其力穡而肇封六章言其備種而肇祀七章言其祭祀之事所以終稼穡之功也八章言尙郊格天之迹正本其敎民稼穡上言以稷久有相天之功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叶魚倫反)**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逸織反)**以弗無子**(叶獎里反)**履帝武敏**(叶母鄙反)**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息六反)**載生載育**(叶日逼反)**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于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卽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于天固有以異于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于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鱉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于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串講] 賦厥初生民者曰人知今日之祭配天以稷矣孰知后稷之德其可以配天者乎今本其初而言之彼厥初所以生我周人者是惟有邰之女曰姜嫄焉

生民之事如何蓋姜嫄爲高辛世妃竭精意以享祀郊禖之祀以祓無子爲
求有子由是上帝監其精誠使之見大人迹而履其拇莅歆歆然如有人道之
感于是即其所大之處以爲所止之地旣震動而有娠及月辰而膺居側室乃
載生載育是維后稷焉所謂厥初生民者正是人也是其孕孕之辭如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推本周人有生之始下言所以生民之始也厥初生民註不
曰后稷而曰周人者蓋周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是生周人也生民如何正
與末句時維后稷相應世妃元妃也載無子是載無子之償而求有子之祈也
此亦是郊禖之常禮姜嫄舉而行之耳履帝句亦適然事若天監其誠使之耳
攸介攸止言即所大之處以爲止息也就姜嫄所居之處言爲是玩註有于是
字而震動有娠句又連上解可見是溯從此說方山南行廢野具就郊禖之地
言之皆由誤認註中即字耳蓋即字乃即就之即非即此之即猶言郊禖之後
出是即其所大之處而止息也且亦豈有于郊禖之地止息之理觀註及月辰
居側室則其地又有正寢燕寢而郊禖之地豈燕息之所乎內則妻將生子及

月辰居側室註宗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生下不升太
之正室及娶之燕寢必于側室者以正寢燕寢尊故也鳳膺也居側室便於斂
束之處〇生二句舊言自是而生出處乃是后稷也不可泥下載作脈脈說〇
大戴禮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
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
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摯俱爲嚳子皆遵用焉〇毛傳以玄鳥降爲郊禖之
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嚴氏以敏歆爲感動之速謂心不靡係而有身耳不
必言如有人道之感皆有至理特與註異須以意會之〇朱子曰天下之理止
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
稷契此理之變也又曰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而
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
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音闥)不坼(音拆)不副(音劈叶孚逼反)無菑(音災)無害(叶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
寧不康禋祀(叶養里反)居然生子(叶獎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
難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〇凡人之生必
坼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災害
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
然生是子也
申講自其降生之異言之大凡人之生必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爲尤難也今
姜嫄當十月之期首生后稷有如羊子之易無坼副之虞無災害之苦是天欲
顯其靈異于世使知聖人之生有大異于凡人也由此觀之則向者禋祀之祭
上帝豈不無怨無恫而寧我乎豈不以享以格而康我乎惟其寧我康我是以
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否則首生之苦亦人之所不免者而何其異之
若是耶其降生之辭又如此
疏解此章上五句言聖胤之生異乎人下驗聖母之祭格乎天也誕字是奇怪

驚訝語氣宜讀斷后稷之生也奇生而棄棄而不死又奇少而樹藝奇莫而茂
盛更奇種種奇事似不可信故每章以誕字發端誕彌句根上震夙來生於中
羊產最易故曰如達不坼不副全其孕也無災無害免其危也不坼副使是無
災害因此見其如達總形容生之易厥靈統上三句見之坼副災害乃人所不
免者今皆無之是上帝之顯其靈異處上帝三句遂承此一直說下不可作推
原說蓋不寧不康是推已生之後驗其如此也寧康即前郊禖之祭言但寧是
心無怨恫監其意也康則安意以享其祭也無人道而生是天生之也好一遍
說本康寧來或云言昔郊禖之時未知帝意若何今由降生靈異觀之果知上
帝之寧我康我使我安然生是子也居字定解作安字始無坼副災害說若說
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既爲高辛氏之妃焉得爲無人道只不曾經得生子之
苦耳不必言無人道〇上章言禋祀之求而天從之以孕此章乃即已生之
後而見始之所以受孕者皆天意之有在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音肥)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音福)翼之

鳥乃去矣后稷呱叶去矣實覃實訏叶去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于是始收而養之

串講 天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于是從而棄之其始也置之隘巷以爲必不免于牛羊之踐矣而牛羊反腓而愛之是固異矣猶以爲出于偶也既而置之平林以爲必不免于荒蕪之中矣而適值伐木之人乃始從而收之是又異矣猶以爲逢其適也既而置之寒冰以爲無復有生理矣孰知鳥也以翼覆之保愛周旋若有甚于人爲然使鳥不飛去則何以試其啼聲之異而啓人收養之機哉既而鳥乃去矣后稷呱矣雖閱歷變故之後而其聲覃然而長訏然而大充滿道路之間聞者皆知其非凡兒也是又不謂之大異乎豈天之所與人固有不能棄者于是姜嫄始收而養之其見棄之祥又如此

統解 此章總見屢棄而屢不能棄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棄也隘巷牛羊踐履之地寘之隘巷欲其踐踏而死也平林人跡罕到之地寘之平林欲其飢餓而死也寒冰寒氣凝結之處欲其凍而死也腓字若牛羊見稷以足肚遮庇之如有愛之之意或云只是不去踐踏他便是芘愛會伐平林非伐者收之只方棄時見伐者乃自收之轉棄也覆是護寒氣之下假翼是護寒氣之上適鳥乃去矣或作鳥既倦而去却無味實覃二句重看見得饑閱歷變故之久而其聲且長而大此豈尋常之子于此見非不祥而爲靈異疑心釋矣于是始收而養之總用在末却承三段意此合上章上見其無生道而生此見其有死道而不死莫非天意之有在也○徐儆弦云上章因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之禋祀也如此則胡爲而又棄之或者以爲不祥言或者則疑心生于尋常耳○不難産人情所宜乃反以爲怪而棄之無人道之說所以終不可廢○或問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災無害或者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惡氏惡之事固有然者棄之而牛羊芘遷之而飛鳥覆如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亦類此也先正謂此章只是設言以形其靈異說者雖當略詩家聲口承說亦勿太認眞○此章上三句只有次序隘巷猶近人居而平林則僻地也平林猶有人跡而寒冰則人所不到之區乃始而腓字繼而會伐轉而覆翼天意可知矣○訏于是始收而養之句經文原無正講朱子補之以爲前後兩意過渡乎脉妙甚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唪唪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旟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爲農師

串講 夫后稷之生既本于天故其所事自異于人匍匐之時而生質之美克岐焉而丰姿之凝重克嶷焉而神采之峻發已知品格之不凡矣及夫能就口食之時即有種植之志其于荏菽禾役麻麥瓜瓞也悉取而樹蓺之或種乎荏菽而荏菽則旆旆其揚起焉或植乎禾役而禾役則穟穟其美好焉或植乎麻麥而麻麥則幪幪其茂密焉或植乎瓜瓞而瓜瓞則唪唪其多實焉是雖孩提之智特以適其戲玩之情而栽培之宜自有以奪其化工之巧者矣是即其幼而見之不亦有大異于人耶

統解 此章敘其幼時種植之美見其志之異也首二句輕只自極幼時說重下種植一邊岐是容貌魁梧嶷是神采峻發史記曰屹如巨人之志即嶄然見頭角之謂總是靈秀所鍾異于常兒處以就口食在匍匐時之後稍長之時總是言其幼也蓺之貫下四句荏菽等言皆所種而皆無不美也雖是病種而洪荒初闢向雜草萊中稷見時嬉戲即能循而植之而又植之盡其可見種植之志得之天性故嬉戲所爲已自大異于人如此夫衆兩間生物之機而始試之于一藝稷不如也衆鳥物廣生之性而呈露之于各種稷不知也豈非事出于無心而天牖于有意者乎○薛方山云旆旆等皆由種植有道而然但恐犯下章有相之道只須作說爲是○羅省菴云此時民方艱食不如稼穡種植稷無所

習而能此見技稷之將已有參天兩地之德開物成務之功所謂粒食萬世者基此○詳堯舉以爲農師又渡得妙爲下文教稼封邰之筋節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爲種也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邰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與○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于民封于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申說】夫后稷方其幼也即有志于種植及其長也遂有功于稼穡誕后稷之穡何如化育有所不及而栽成輔相曲盡其方造物有所不能而參贊彌綸不遺餘力凡所以順天時因地利者實盡夫有相之道焉但見豐草害苗也則茀而去之黃茂嘉穀也則播而種之方其始之漬種也實方而成房實苞而未拆既甲拆而可爲種矣且皆褎然而漸長既受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始穟苗而不秀者蓋有也既受氣足而實堅矣又且形味之既好既繁碩而垂末矣又且栗焉而不秕秀而不實者無有也夫后稷之穡有以盡有相之道如此則粒我烝民之功大矣故堯以其有功于民乃封之于邰使即有邰家室以主姜嫄之祀焉是周之有國實自此始矣

【彙解】此章上九句敘其力穡之功末句言其受有邰之封也穡乃是天下生人之穡惟稷之事有稿于烝民則天下之穡皆稷之穡也對言之則稼之曰稼斂之曰穡所言之則稼亦穡也有相之道一句貫下七句凡如其品類之性漬種之法順天時因地宜而耕播耘耔各得其當皆是言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皆不能成也稷則盡人力以相天地之不及故曰相此句最重天所以生稷者以此稷所以配天者亦以此自茀厥下皆舉正詳穡之事以見有相之道也輔廣二句不平言去草以樹穀也武云茀者作無爲苗害其無味當云淹水方半

食方萊斯民洪荒之初天下一豐草之墟也稷始爲之治爲之茀而除之如此方見天地開闢光民粒食之始意此意甚新或云茀草是除之使其地之可耕也更妥實方五句正種黃茂之事方房也生意動于其中也以方漬之初言苞者生意欲洩而甲未拆也以漬之後言種是甲拆可以爲種播之此其時矣褎則苗之漸成長也發盡發也猶云極盛謂生意之發至于此乃生莖而將穗時也秀則始發而吐華也堅孚甲已成而其實堅也好實之堅者形味好也穎穗之實其末垂而下垂自未穫者言栗既收成見其實而不秕自穎而苗苗而秀秀而實雖苗生自然之序然非盡人力以相助之何以至此此皆盡有相之道也十實字不虛下正言有相之道見此等皆始自后稷實如此云云勿作尊崇語詞看須知此是后稷已爲農師而教民之事本註明言堯以其有功于民封于邰蓋義亦云后稷掌稼穡教民而封邰玩之自見或云此是稷自稼穡如此未嘗及民至封于邰方是舉爲農師此說非也豈有稷未有功而堯輒封之理耶封邰亚在封國以報后稷之功說主姜嫄之祀意特帶言之即字正與將雜姜嫄相應○嚴華谷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夫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武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滅裂鹵莽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稼之始事實有道焉如何浸漬吹發其芽者爲方爲苞爲種是也穡之中事實有道焉如何灌溉如何耘耔以冀其氣者爲褎爲發爲秀是也穡之終事實有道焉如何可穫以要其成者爲堅爲好爲穎爲栗是也○或云此章若作教民下章方云降種于民便說不去不如此章種之黃茂便該得下章降種意下言偏種亦黃茂中抽出宏于祭者而言且曰有邰家室便該得主祀意曰歷祀則亦本受國爲祭主說但此章所云方猶以爲有國張本下章云降種以爲肇祀張本兩章意義本自相貫決非郊禖未秋民至下章方是教之說宏細玩之○曹氏曰生民之功本于姜嫄不於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于先祖之上尊之也○註以主姜嫄之祀又渡得妙正接下文肇祀之意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

是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以歸肇祀[叶養里反]

賦也。降，降是種于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于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串講〕夫既受有邰之封，則必主有邰之祀，故后稷當教民稼穡之時，其所降之嘉種，不惟有黑黍之秬，而且有一稃二米之秠焉；不惟有赤粱粟之穈，而且有白粱粟之芑焉。其徧種是秬秠也，既成則是穫而棲之于畝；其徧種是穈芑也，既穫則從而任負以歸。此果何所用哉？蓋有邰之國自后稷而始封，則有邰之祀亦自后稷而始舉。故凡此嘉種，皆用之以爲酒醴粢盛，以供肇祀之事焉。是周之有祀，亦自此始矣。

〔直解〕此章上七句言備祭祀之需，下言祭之所由起也。上章已是教民稼穡，此復言降嘉種者，因祭祀而更端言之，以起下文也。秬秠穈芑，自有天地便生此

種。但雜于草木，莫之能識，惟稷能得其性情，別其土宜，教民種植，若自今日天降者然。此亦一奇也。故曰誕降。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鬯，穈芑可以供粢盛而實簠簋。故降之于民，使稼穡之。此乃教民稼穡時事，獨舉四種者，自其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酒醴不止用秬秠，獨言秬秠者，貴異也；粢盛不止用穈芑，獨言穈芑者，北方多黃粱，此赤白粱以少見貴也。皆在黃茂中特抽出言之。穫畝任負，皆民爲之，以供稷之祀事者，要互看。祀兼宗廟羣神言，蓋稷受有邰之封，則邰之內神外神並皆主之，不專指姜嫄。觀下章可見。國統自稷而始，則祭統亦自稷而創。厥初生民，夫豈偶然。○按孔叢子云：魏王問于慎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倪玉汝曰：上章言力穡而受封，此章言徧種而舉祀，蓋有國則有廟，有廟則有祭，所以章首實相貫。國統祭統，不可辭祀，正本受國爲祭主說。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音搜]，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音低]以軷[音拔 叶蒲味反]，載燔載烈[叶力制反]，以興嗣歲[叶音雪 又如字]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齊戒具修也。蕭，蒿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羝，牡羊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串講〕夫后稷之祀何如？彼秬秠穈芑皆祭之所需也，于是或舂焉而致其精，或揄焉而取米出臼，或簸焉而揚其糠粃，或蹂焉而取穀以繼舂之。于水也，則釋溲相推而叟叟其聲；烝之于釜也，則水火相濟而浮浮其氣。爲餴之事備矣。載謀焉而卜日擇士之俱善，載惟焉而齋戒具修之必潔。吉蠲之事備矣。取彼蕭脂合而爇之，以祭宗廟之神；取彼羝羊從而軷之，以祭行道之神，而求神之事備矣。宗廟與軷皆有尸，尸皆有羞，載燔焉以備庶羞，載烈焉以實俎豆，而獻尸之禮備矣。若此者，豈徒來今歲之祀已哉？蓋以今歲之祀不行，則來歲之祀

必廢。故祭祀之禮無不周者，正欲興來歲以繼往歲，使有邰之祀自此而不廢焉耳。

〔直解〕此章上九句言謹事神之禮，下言行祀典于無窮也。此正詳七章肇祀之事，蓋教稼以供祭祀矣，而又有許多制度之作，是亦一奇也。故亦加以誕字，以我祀如何句引起。祀以稼穡而舉，致其精鑿，水火相濟，皆自稷作古，故特詳之。自或舂至載烈，作四事看：或舂四句爲餴事也，載謀載惟吉蠲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載燔載烈獻尸事也。故曰四者皆祭祀之事。謀者，卜祭之柔日，擇和祀之士也。齋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戒爲散齋，散齋于外，致齋于內。具者，備其所當供之物也。修者，理其壞也，除污穢也。取蕭祭脂，既灌之後，取蕭合膟膋之臭，爇于神明之前，使其臭達于牆屋，所以求神于陽也。羣神在其中矣。取羝以軷，取牡羊以祭行道之神也。羣神在其中矣。燔者，以肉傅諸火而燔之也。烈者，貫肉加諸火而烈之也。內外神皆有尸以象之，故用此以獻。興來嗣往，不干嗣與來，上往歲即肇祀之歲，以來歲視今，則今歲爲往矣。○叟叟浮浮，形容物

理蔴鬯實善杜詩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定晨炊紅鮮任貫蟻珠黳
開如見。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叶養里反）庶無罪悔（叶呼委反）以迄于今

其香二句丁酉四月

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子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閲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集說]夫后稷受命于天有功于民而肇祀之遠如此今日南郊之祭因宜尊之以配天矣而其所以格天者何如是故祭必有豆所以薦菹醢也我其以是而盛之于豆益貴其簡而不敢有加焉祭必有登所以爲太羹也我其以太羹而盛之于登益取其質而不敢有尚焉精禋寓于品物而馨香之氣始升十倫之體備未舉也而皇矣上帝已居然其來歆慰思成于感通之妙若與后稷相爲周旋者矣夫當尊祖配天之始而上帝來右之速如此是豈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主祭之始固已承天意而粒我烝民庶幾不得罪于天故民緣稱庶幾不獲戾于帝故至于今猶仰其德頌其功而世世賴之也是豆登非馨稷德惟馨今日居歆之速乃后稷之格天有素者致之夫豈直芳臭之時云乎哉吾于是而益信后稷之德眞可配天而無愧矣其郊天配稷也謹日不宜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郊祭格天之速下是本聖祖格天之久也卬自今日郊祭者言上章是后稷自來有郊之祭此章是今日有天下郊天而配以后稷之祭也下一卬字以別之盛于兼豆登豆所以薦菹醢登所以薦太羹不言黍稷要以黍稷爲主香即菹醢太羹之香始字與居字緊相應言香之始升九獻猶未終而上帝已居歆也言上帝而不言后稷者此章重在推原上帝之所以享稷下得言也祭亦要照稷與天俱享意昔日嫄以郊禖而生稷故其生也上

帝實之寧之今日后人以郊祀而配稷故其祀也上帝歆之上帝之生稷也歆有相也上帝之歆稷也以其能有相也故天歆稷之心即是生稷之心也胡臭句輕乃承上與下之詞肇祀指稷受封得爲祭主時言無罪悔總前有相降種等看今字指郊祀之日言蓋天之生稷本以爲民今稷有粒民之德則不負上天之托而世世民生皆賴后稷之賜又何罪悔之有若使功在于一時而不及于萬世則雖無罪悔于昔或不無罪悔于今矣此見稷之格天有素則今日之祭而居歆之速者信不在于芳臭之薦而實本于祖德之馨也○此詩本爲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道其祖之事著其可配天之實此則言郊天之應而歸之于祖也○陳伯玉曰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爲言蓋仍借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肇祀者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合而一之矣○朱豐城曰自后稷之肇祀也敬謹誠惟之致其誠欽敬取蕭之致其謹戒愼敬烈之致其戒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有一罪悔獲戾于天由后稷而公劉由公劉而太王由太王而文武閲數百年而此心不易則上帝之享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劉安成曰此詩前三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章五章言后稷樹藝五穀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肇禋以供郊祀卒章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獲戾于天也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爲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爲受釐之象歆也○黄東崖曰當時神農既逸未相久廢于懷襄即禹稷方平水土尚擧于草莽彼獨者于何所恐而依之何所收而擇之非天生聖人開萬世粒食之源那得有此故此詩首言其受孕之異次言降生之異又次言見棄之異以見其受命于天而惟其爲天所命是以有志于農其性一天植也長而有功于農其道能相天也稷既以農封又以農肇祀而祀典之修極其詳備則繼無負乎天生之意所以奉配天之祭而獲格天之速也○鄒嶧山云此詩見周人制配天之祀而必原格天之由所以享天享親者皆有道矣傳曰嚴揚祖德孝也明示後世仁也以身此焉順也周人尊稷而配于郊可謂孝矣肇祀而原其自可謂仁矣守先人之祀典而罔敢失墜可謂順矣所以然者皆稷之遺德

室之息後世卅只有舉者說以爲帝感帝而祭者說以玄元感覺與踐如也其可素乎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貫通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行葦八章章四句○通詩四章總以戚戚兄弟二句爲主首章言設燕之意二章言燕飲之禮三章言燕射之禮四章言祝頌之情下三章無非以終首章之意也此是祭畢後以祭餘之物設燕相親則燕設相燕則禮成陳燕而行射既射而頌禱此詩之所也皆見殷勤篤厚處不可脫卻祭字○詩稱父兄耆老勿分耆老即父兄也觀從篇獨言父兄祭行葦可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音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賦而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已見于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申講】敦敦彼行葦者曰朝廷有教睦之化而後天下有親洽之風是故王者不施其親也今茲祭祀畢矣賓客歸矣嗟我兄弟可無燕以篤之乎敦彼勾萌之行葦生意本無窮也或使踐之則不得以遂其生意必牛羊勿踐履之則方苞而成甲方體而成形而葉之泥泥者自不能已焉兄我戚戚之兄弟其情本至親也使或相遠焉則不得以全其愛矣必致相親之意無遠而俱邇焉則相與燕樂或肆之筵以行燕或授之几以優老而戚戚者不失其初矣是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溢于言語之外者固如此

【通解】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王親之所以洽其情與意直勾字正意重莫字並行葦本有生意而勿爲牛羊所害則其生自不可遏兄弟本自相親而能莫遠具邇則其燕自不容已敦聚也謂生意聚而未達也葦之爲類生同根也其氣互貫長同時也其葉並行葉同底也其性交濟其意取此極妙二方字有意言勿得如此方得如此也戚戚者謂天性一體之情自不可解兄弟就父兄耆老昭穆兄弟言未必定是王者一行莫遠具爾一正一反不遠便邇也此只就無猜嫌說並猜嫌則疏而相遠和合則近而相親也設燕之由正在于此肆筵是行燕禮使賓有所安處授几是優禮使老有所憑依二或字多玩正于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登之筵何人當授之几也此二句皆未燕此不可作已燕看故曰開燕設席之初下章方是舉燕也○周之東遷晉鄭是依豈非兄弟之力居多乎奈何王室多難兄弟不睦襄王之時有子帶惠王之時有子頹敬王之時有子朝而東周西周互相爭長以迄于亡若夫誅削同姓異餘以族譏去公族吳起以誅皆不能天性內著想然後知莫遠具邇行葦詩人之所慮甚深遠也

肆筵設席 叶祥龠反 授几有緝御 叶魚駕反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音假叶居訝反 醓 音坦 醢 音海 以薦 叶卽甸反 或燔 叶汾乾反 或炙 叶陟略反 嘉殽脾 音皮 臄 其略反 或歌或咢 音岳

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進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于琴瑟也徒擊鼓曰咢○言侍御獻醻飲食歌樂之盛也

【申講】以今日之燕言之既肆筵而設以重席授几而得所依倚且侍御之人繼續于左右是使令之足于前也如此矣獻于賓而賓亦酢乎主主又洗爵而加爵有乃奠于席前是禮意之綢繆也如此自其飲食言之醓醢已薦矣而又或燔或炙焉佐飲既備矣而又有脾有臄焉是甘旨之足于口也如此自其樂歌言之或歌焉而比于琴瑟或咢焉而徒擊鼓是聲音之足于耳也如此殷勤篤厚之意不有可見者乎

【通解】此章言方燕之時侍御獻酢飲食歌樂之各極其盛也作四平看體勢

物對說肆筵句輕承上文來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筵在下席在上設于席之上是重席也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加几使有所憑也緝如陳之聯人職之宰夫祝史在前祝噎在後御使令之不乏禮所謂更僕是也主獻賓賓酢主主洗爵賓奠爵禮之大也重在主人上奠即爵非二物也互言以成文耳多汁為醢少汁為醓醢即菹醢中所有者皆汁而爬之物以加獻也歌者人歌加以琴瑟之聲也比合也擊鼓以立節曰咢此只舉樂之大槩言○肆筵二句言侍御之盛或獻二句言獻酢之盛醓醢三句言飲食之盛或歌一句言音樂之盛○此章都要見祭餘意侍御即向者駿奔之人獻酢即向者旅酬之禮飲食即向者苾芬之餘歌咢即向者佾祭之列徹于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需行于廟者悉人而為後駿之奏安之以器事之以人而又申之以美味娛之以歌咢豈有一毫不盡其情也哉

敦音彫**弓既堅**叶古因反**四鍭**音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音姤**既挾**子洽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句謂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憮無敖無偝立無踰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多中為雋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講夫燕禮畢矣使不行射以為樂猶未足以盡吾情也于是射之禮行焉以敦弓則既堅而材堅強勁矣以四鍭則既鈞而本末參亭矣斯時也衆耦咸在乃離席而起升堂而射持弓審固以舍矢而舍矢既均矣然而有中多者有中寡者于是序爵獻爵之意乃得以行于其間也為之序焉孰者中多而賢孰者中少而不賢以賢而飲不賢者則賢者無所強而不賢者無所辭夫几席之間有一事以相娛樂則飲深而人不覺是豈以賢不賢別勝負而形其高下哉不特此也以敦弓既句而引滿矣以四鍭既挾而徧釋矣斯時也巧力咸備彼釋矢而往貫革而堅志正體直以命中而四鍭如樹矣然而有忘其中者有恃其中者于是設觶為序之恩又得以盡于其際也為之序焉孰者忘勝而不侮孰者恃勝而侮因不侮者而飲侮者則不侮者既以為歡而侮者非以為苦夫宴會之時假一事以相競勝則飲多而人不厭是豈以侮不侮彰優劣而生其愧恥哉一念親親之樂其溢于几筵之間者又如此

疏解此章言既燕之時行射而序賢序德以為樂也曰既燕者對上設席之初而言非燕畢而後行射也堅者弓之材勁也鈞者矢之體平也舍矢既均泛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故曰序賓以不侮中多則藝精而不賢者飲罰爵也不侮則德盛而侮者飲罰爵也皆中則以多為雋皆多中則以不侮為德皆是一時事曰賓者何君在廟則全乎臣在朝則全乎君而在燕之燕則全乎主正與下章曾孫維主相對見得兄弟也而賓主之其情極摯序賢序不侮非以賢愧不賢德愧不德也直藉此以洽賓主之歡耳主意是勸賓以飲皆中序賢却不定要賓賢皆多中序不侮却不定要賓不侮設方以盡歡惟

恐兄弟一人之不飲也正所以盡戚戚之雅處○賢字亦在勝負多寡上說若混混說箇賢如何行酒大抵射一番必有一番參差不然則此序空設矣○若無不侮一序則勝者皆得免罰燕者何由盡歡乎故知設法行酒總[illegible]欲曲盡主人之情以洽賓心一快耳○既燕而射以為樂不過借此為尊飲之法原重在飲不重在射非如大射賓射尊主觀藝觀德也○訂純分純皆全[illegible]音基二算曰純一算曰奇如十算則曰五純九算則曰四純一奇也搢三挾一者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于帶間挾一以加弦而射也射禮徧挾一矢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矣今弟子辭改其辭命也憮大言也背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遙位相與言也

曾孫維主叶[illegible]口反**酒醴維醹**音乳叶奴口反**酌以大斗**叶腫庾反**以祈黃耈**叶果五反**黃耈台背**叶必墨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耈老人之稱以祈黃耈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蘄萬壽

盛之義分以昭明之福君治道深又以文教之道制事明德爲業君之事光於
與日月同其久必矣。
【疏解】前段頂前篇醉飽嘉殽而言昭明者謂其福之昭著于天下也雖不出景
福然然不必粘著定各開說此二字須對幽暗昏蔽限一隅則偏在天下福止
一身則偏在後世惟天下後之世無一不全方是昭明之象故昭明二字須虛虛
含下所亂發之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六反）公尸嘉告（叶姑沃反）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
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
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
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于是公尸以此告
之

【申講】然昭明之介何如蓋明而未融非盛也未至高朗非極也吾君之昭明則
明之盛而有融高明之極而高朗焉此豈但一時然哉殆於其斯年而令終者
也夫善終乃改日之事雖未先見而善始乃善終之兆是有可徵今雖未終也
者既有其始矣即其始之善必不可以必其終之善哉此非予之私言也蓋公
尸當向者之祭已傳神意而以令終告矣臣子之所願乃得諸神明之所告者
也夫豈無所據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是祝君福之盛而欲其有終下因歸之嘏詞也此以昭明已
字爲主有融高朗亦只是自其昭明者而極言之非昭明之外又有此二者之
驗亦非有進盛意就此照洽昌明之界遞而渾融無迹瑩徹無瑕是爲有融暢
極不可踰清虛不可乘是爲高朗大意言受福之君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
照洽俊偉光明如此令終即上章萬年字不是考終命之說有俶正是明令終
意令終何以知之蓋昭明有融高朗在今日則爲善始乘之于久則爲令終令
雖未終也而其始既善則其終可知是因始以驗終也語意只歸重令終上行
辭之際君未以神之餘惠而忠我既醉之祝亦遂以尸之嘉告而告君見今日

臣子之祝而無悉昔日神明之昭告可據耳○呂東萊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
祭畢而燕臣下執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追述祭之受福以頌
祝禱之意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何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攝檢也○公尸告以
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
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詞。

【申講】然公尸之告維何彼禮物不備不可以祭也今爾之籩豆既靜嘉矣然不
但主祭之敬已也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足以當神意焉朋友之敬孰
非君子之敬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是言祭備其物下是助祭得其人也首句乃詩人之詞設下
五章籩豆一句對朋友二句靜嘉二字分看以所薦物品言之皆清潔而言美
也此見敬之存乎物朋友是羣臣充宗祝之事助祼獻之禮者上攝字是相助
意下攝字是檢攝意兩攝字理雖事殊者有嚴肅之威儀也此見敬之存乎人威
威儀以用威武下威儀孔時以君言詳當神意總承上說。

威儀孔時（叶上止反）君子有孝子（叶奬里反）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蓋嗣孰也○言汝之威
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
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申講】然威儀不特不可以言祭也今爾之威儀既得其宜而甚時矣又不特君
子之孝已也而且有孝子孝子之舉奠又孝誠不竭而始終之無間焉夫籩豆
靜嘉猶曰盡其物耳而又威儀之孔時朋友攸攝猶曰相以人耳而又孝子之
不匱一祀事之間而君臣父子各盡其誠如此是宜神永錫爾以善始之以令
終者將衍之于無窮也介之于一時者益垂之于有永也此固神明之休而寔
吾人之願矣。

【疏解】此章首句言主人之敬著于威儀君子二句言嗣子之敬著于舉奠總之

事神之誠而永錫何則被神之休也威儀孔時是君子之敬敬于體容者有先後節夫如始而未醉終而獻尸皆有威儀而能不殺不疏不愆不慢非孔時而何不匱其其上見。匱者謂其誠有時而竭今苟旅酬之後告成之餘而其誠心猶若祝祭之初迎牲之始是其孝出自性生仰探之不窮者然故曰不匱永字含下萬年意類字含下祚胤意此連上章說上是君尸一敬此是父子一誠永錫何能承之就本章看亦須插入上意方完盡此。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音捆叶苦役反**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音孕

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與大于此。

【正說】慈孝之類維何但見吾君所居有室家焉室家之中有壼焉非六宮乎宸禁而元吉之宸眞其地也遂九嗣于清穆而介福之受此其地也嘗有天下循今固有祚矣抑未也必於萬斯年而永錫之以祚豈大不移于日中乘亨恆慶于元吉萬年此祚無不有以保無疆之曆耐乎孝子累其而今固有胤矣抑承也必萬有大業而永錫之以胤麟趾作頌之祥。益斯衍螽斯之羽萬年此胤無不有以開奕葉之本支乎如此則公尸之所謂錫類者固有其寔而吾人之所謂高朗令終者亦有所徵矣。

【發解】此章合下二章乃錫類之寔正萬年昭明之事此章又爲下二章總領室家句非閑語也乃言天命正于此中疑承後嗣正于此中孕毓是孫於之所由錫福之地也末句只重永錫上厯祚是今日所已有者曰永錫其祚不止今日之祿萬萬祇而接祭也胤亦是今日所已有者曰永錫其胤不止今日之有孝子以保其者必有萬年永錫斯爲高明令終。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叶**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正說】自今言之胤固爾所自有也然錫以胤而所以保此胤者無喬承休之具其爲矣而其胤維何也爾自有爾之祿而以無于胤者無胤亦有胤之際

而以父于前者爲孔固天則有以被爾矣阪章孔固而永遊者惟此一代之也者。家庭同風而弗替者保有卜年之曆服始於萬斯年長爲景命之所附屬也夫子孫之所禱祀而祈者非此景命後而茲之景命有僕也已如斯。

【說解】此章首句蒙承言胤字而下三句寔言錫祚之事蓋胤非祚則胤無所藉故欲錫以胤則先錫以祚也天祿即天祚永終之祿就爲天子諸侯自其福之所錫而言則曰被自其福之依附而言則曰僕凡僕御附近于人則有左右扶持之義故以僕爲附景命有僕只重萬年字蓋之萬年通後世而言蓋世世有福祿則世世子孫有所承藉也○顧麟士曰天被以下三句雖只似說祚然萬年有僕內有一胤字在○祿即是天命萬年景命已隱係子孫子有祇正君子之祚故仍歸重君子承命上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音離**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獎里反

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正說】有僕斯有祚矣則祚又爾所自有也然錫以祚而所以承斯祚者無大降嗣亦患其疎也而其僕維何也爾有祚而與爾永斯祚者則嗣服因頼其賢而有胤而與爾致斯胤者則厭祀亦稱天作神則有以釐爾矣河洲協吉而休嘉所致翟皇自先于多男琴瑟諧和而協氣所鍾貽燕華後其羅美矣。釐爾女士而孫子子是乎從生也夫景命之所維持弗絕者非此孫子哉。而爲之從以孫子也又如斯凡此皆公尸之嘉告者也我之所謂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者亦本于此而已豈無徵之言哉吁臣子於君如此忠愛之情至矣。

【發解】此章首句蒙承言僕字而下三句寔言錫胤之事蓋祚非胤則祚無所託。故欲錫以胤則先錫以胤也釐女士謂世得賢配也女有士行則生賢而子必賢矣孫子乃子而又子孫而又孫之意如此說方應得上章萬年字此當指嫡而言于王者言乃與景命有僕意相承非如他處以子孫之多爲福也上章天祿景命正承受在此孫子身上而上章重敘宗此章重嗣宗仰上文永錫錫字顧麟士曰釐爾以下三句雖只說胤然女士賢子孫內有一祚字在○合看來。

祚胤便是是祿將明令終之福也此二章要見祚胤相須之意○劉上玉天上
章詩云言將使爾有子孫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猶似有以祚
爲胤將之意其云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則下章但言子孫而士女爲子孫所自
出耳似並未有以胤爲祚托之意如互言之說也大約此兩章是雙承永錫祚
胤一句而下因永錫句先言祚故言祚爲前章後言胤故言胤爲後章其言祚
爲前章而起句其胤維何何也則又因永錫祚胤句胤字在末斷便須接耳若
以先問後言祚爲有意則下章何不云其祚維何先問祚後言胤乎而乃曰
其僕維何其僕又順便頂上僕字耳相承非相互未有併論無互說可據也
知此則即釐士萬年有僕內有一胤字在女士孫子內有一祚字在亦可不必
拜釋此上玉關互言之說可謂極力發明然只從于經文兩箇字意滿粥則永
錫兩類之理亦不全矣何也雖有天祿而子孫不賢終非全福故集傳謂又生
賢子孫也愚則謂二章因上章永錫祚胤而下是矣然則云其胤維何其僕
維何者一是接胤字發謂使子孫世世爲帝王一是接僕字發謂使世世爲帝
王者更爲賢帝王語意更進　劉則徒謂祚胤互言者固誤即云非相互而相
承僕僕頂上章作雙承語意者亦未盡其妙也至于僕字訓爲天命之附屬即
天祿之所附屬天祿非祚字乎則詩人接以其僕維何仍是接以其祚維何也
而遂謂不與祚字相關似少未確又看集傳于祚字解曰福祿詩人于天被何
不曰祚祚而曰爾祿似又有分別于此處覺得釐士云女士孫子之內有一祚
字不容無見也○謝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言如華封人祝
堯以爲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按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爲年壽也景命富
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而歸于聰謂既
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行葦之燕親親之情也既醉之祭尊尊
之義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第全首○通詩五章一例總是據與其實感燕而獲庶福也各章似應接上

而首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咏嘆之與意與前義至二句止或云各興到末題
起三則字三矣字可見俱可不必泥爾祿就燕飲時受君恩上起說不作頌祝
○釋取尊釋前祭之義然而不與祭畢之燕何也以皇尸象神而進雜之昆弟
中則褻故不敢留而轉爲次日之燕燕于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鷖鷗也涇水也爾自歌工而指王人也祭者之開遠也○
既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
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

申義　詩人之意以鳧鷖者曰尸以象神因先王假廟之常而賓以燕凡亦因家重祭之典
公之繹而賓尸也何如哉彼鳧鷖在涇因有以得其所安矣我公尸之來燕也
釋象神之勞而享爲賓之逸則有以安其體而來享矣惟酒與殽所以成燕也
爾酒則既清矣爾殽則既馨矣公尸燕飲于此則荷如遇之隆而享優渥之釋
矣福祿不成就于其身乎

疏解　此章以鳧鷖之安于所止興公尸之安于所燕與意至來寧止下並同寧
以心定改寢爾何日爲尸上以象祖考之尊嚴下以卑臣子之瞻仰此心必有
敬謹不安今則安矣爾酒四句緊承來寧○順說下皆釋受福之由也酒殽所
謂繹祭時之物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
尸之人余日意酒殽即前濡將之餘滿燔炙之餘蒸也方是繹祭之意成就也
言來成就于己也

鳧鷖在沙叶桑何反**公尸來燕來宜**叶牛何反**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叶吾禾反

興也爲猶助也

串講　言鳧鷖在沙則有以適其所矣公尸之來燕也宜稱以燕而居上賓之位
則有以稱其燕而來宜矣酒與殽所以燕者也爾酒則既多爾殽則既嘉公尸
燕飲于此則享盛禮而得乎扶持安全之福矣福祿不來助于其身乎

疏解　此章以水鳥宜于在沙與公尸宜于爲賓沙涇水之旁沙也孔疏沙接水

者宜者親也謂以公尸而處賓位乃其所宜也爲者謂以一人而沐天子之祿

福祿來扶持其福之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叶後五反

興也潨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者也

〔串講〕鳧鷖在潨則有以適其情矣公尸之來燕也登處依几則有以安其躬不來處乎爾酒與殽所與燕也爾酒則既湑爾殽則伊脯今日公尸之燕飲則祭福而報厚悉降于其躬矣福祿不來下乎

〔詳解〕此章以鳥之安其居與公尸之得其所處居也謂居于燕所也亦有得其所安之意前字以心言此處字以身言古義脯用乾肉凡祭祀共豆脯脩腶註云薄析曰脯下者自上而下易詞也謂下降于其躬可仰承之也

鳧鷖在潨 在崇反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叶乎攻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興也潨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串講〕彼鳧鷖則安然在衆水所會之潨矣此公尸來燕則有以得尊崇之典不來宗乎何也既燕于宗廟有籩豆侑以致孝有享獻以致敬廟固攸降矣今公尸燕飲于祭畢之後則降于昔者復降于今矣福祿不積而高大乎

〔詳解〕此章以鳥之得其勢與公尸之得所尊深說文曰小水入大水曰宗尊也尊以我尊之身之尊衆而言不必說爲宗人所尊說既燕一句說是起下之詞重下今日爲賓之燕上既燕于宗指在廟賓侑言公尸燕飲指繹而在寢言來宗從攸降來在廟既受福矣時又受福則積之高大而崇矣

鳧鷖在亹 音門 **公尸來止熏熏** 叶許云反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叶豐勻反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叶居銀反

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串講〕彼鳧鷖則安然在水流峽中之亹矣公尸來燕情洽而神怡不覺熏熏而和悅乎且是燕飲之行旨酒則欣欣然而可樂燔炙則芬芬然而馨香矣公尸燕飲于此則福于前者又保于後矣何有于後艱乎夫一燕飲之間而可以見周王待下之隆而賓尸之有以報之也其德亦足稱矣

〔詳解〕此章以鳥之得其所容與公尸之悅于所止熏熏者有和情形之形迹不拘非若前日爲尸之時嚴慎而戒懼也欣欣言酒之美而可樂也無後艱者言今日之恩寵隆于永久福于前者可保于後無有後不如前之患矣總括上文成爲下崇之意見獲福之不殷尚何艱難之有後字只說繹時言對前日祭時看故曰後或謂今日爲尸後日又爲尸者固未得其解或就燕後上說者亦未是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章全旨○此詩首章言王者以顯德而受福下皆詳言子孫之賢並指其福之大者言之皆作稱願說但一章首二句是已然事保佑命之二句是未然事已含下子孫意在故二章遂稱願其子孫以發保佑命之二句之意三四章又就子孫中稱嗣一事而稱願之蓋嫡嗣尤天下根本也總之亦是保佑命之三句意○劉安成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愆不忘三章之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所以爲顯顯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攸墍所以宜民也三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四章之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于二章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三章之受福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于天自天申之者也○或泥三章註中皆稱願之詞遂把一章作截以上爲王者受福之事下爲稱願子孫立說不可從○須知全重君子身上美其子孫處亦所以美君子也美子孫之臣庶亦所以美君子也玩詩意于頌中寓規

假 音嘏 **樂** 音洛 **君子** 叶奬里反 **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叶鐵因反 **保右** 音又 **命之** 叶彌并反 **自天申之**

宜民四句丁卯山東

賦也假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于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串講〕賦 假樂者曰人君以一身而統天下國家必有格天之德而後可以荷天眷而傳之子孫世世無窮也惟我可嘉可樂之君子充發完粹而光輝宣著者此顯顯此令德矣以是德而恬民莅衆則足以安民也以是德而照臨百官則足

以定人也其德如是是以惟天眷德斯受寵貴之祿于天矣然天之于王眷眷無已也既保之而錫以其安之慶佑之而降以助順之休命之而授以君師之位又自天申之而所以保佑命之者尤反覆而不厭焉天之福君如此豈非令德之所致哉

【章解】此章上四句言君德得天下因言天眷之無已也有天人交與之意顯顯者積中外著也德以光明為著者昭昧則不令矣宜民人正令德顯顯處謂以是德須于政教間則民無不宜以是德須于乘措間則人無不宜受祿受臣民之歸而享有富貴是無忝此祿之意非至此而始受也此二句重在王者有以宜之受之皆是已然之福下則詩人稱願之也保者維持調護之意右者關說引翼之意命者命之為天子也申之乃反覆眷顧惠顧常常如此保佑命也○人民成宜即是天祿而王之德有以受之此中已該有保佑命三字重在自天申之以起下子孫意○黃東崖曰凡受祿而膺天命者必本于令德而令德之顯顯只在宜其民人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格天之心受保佑申重之命者故詩人特大第言之

干祿百福（叶筆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穆穆二句巳百貴莆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申解】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者何如誠以吾王有顯德縣無心于祿之干也然德之所在祿即從之是以德干祿而得百福矣百福惟何帝王開萬世之億子孫之多為難也吾王之子孫蕃衍繁其群瓜瓞衍其慶由千而至于萬由萬而至于億王圖為之益固矣帝王任治教之責子孫之賢為難也吾王之子孫俾瞬然之氣穆穆焉一敬以自持暴發承之德皇皇焉衆美之兼備為支庶者以是德而宜其君為本宗者以是德而宜其王且又不作聰明而不愆常志繼述而不忘以率循乎先王之成憲舊章焉之盛矣子孫多而且賢如此百福豈有大于是哉

【章解】此章首句緊承上言王者獲福之盛下句後嗣之多而賢者以見之也干祿求顯德求干祿與干祿皆于干字一樣看福本受祿于天三句說朱子曰子孫多而且賢正所謂百福也千億所該者廣不止一世穆穆四句一連說下敬者德之聚也聚則有由深幽遠之意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充也充則有盛大宜著之象故曰皇皇穆皇嫡庶皆有武以禮祀天子穆伯常侯皇但分屬說者未盡宜君宜王正此敬美之德安之也庶者為君而能勝藩屏屏翰之寄嫡為天子則無忝天地神人之主但要見其承斷德意盡子孫之穆穆皇皇者猶君子之斷斷也子孫之宜君宜王者猶君子之宜民宜人也不愆何諸說云此承穆皇之宜所以宜君宜王者此也一說穆皇該其德之全體切勿以不愆二句為穆皇之適更詳之作聰明者狹小而人偏度好疑豫者棄舊廢祖宗成法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舊章是先王之令德著為令典者正宜民人之善物也有敬美之德自無愆忘之弊不愆忘自然率由矣○國家之所謂福孰莫大乎子孫之衆尤莫大乎子孫之賢天將福人之國

必先福其國之子孫子孫之衆雖得也衆而皆賢愈難得也子孫極千億之衆而其德皆足以稱君王之位其心皆能遵祖宗之法國家福祚之盛豈有過于此哉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去聲）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上二句韋質山東丁鞹　下二句乙卯順天汀州滿廣福建陝西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詞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

【申講】夫子孫多賢固皆可願然嫡嗣天下之本尤詩人之所注心也吾願君之嫡嗣何如哉使威儀德之符也則抑抑而慎審德音德之著也則秩秩而有常所以修德者至矣又能無私怨無私惡推虛心以率由羣匹之所為所以用賢者公矣夫君德修則手治者有本用賢公則輔治者有人故能上得于天而福祚之悠久而受福為之無疆矣下得于人而政教號令悉在掌握之中

有以為四方之綱矣

〔疏〕解此與下章皆頌其子孫之詞而指專嫡嗣言王者言也上四句言修德而任賢下言因以獲福而統治也首四句以修己任人平看威儀二句本上德來蓋修德之驗威儀德之符德音德之著即君子之斷斷令德也德顯為儀而曰抑抑有思顯一致意德顯為音而曰秩秩有始終不渝意無怨二句申説即君子之宜人人情相拂則怨生相反則惡作此人王與羣臣相左之私意故老成之見多不便于英主鋭羨之説或見惜于自賢此念未除賢者雖欲各行其志各樹其職而常若有以制之無是二者廓然大公知有人不知有己羣賢滿朝皆得展布聽其所為矣○鑑湖詩説云循章先王與羣匹共成之以貽後王者也故人主欲變先王之舊法必先去先王之舊人惟無怨惡以任羣匹如是而對其正之心猶是奉先緒之心若一似其率由者然必率由羣匹所以率由舊章也此説新警可從又云不曰羣臣而曰羣匹者蓋王嗣于羣臣不作徒隸觀而作匹敵觀故怨惡所以無隙可生也受福二句本修德任賢來歸君受福是

居君位而有天下意之綱是蓋君道而統天下意之綱即君子之宜民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已反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叶獎里反不解音懈于位民之攸塈許器反

一章丙寅會試　十二句癸卯江南　燕及一句戊午廣東　不解二句丙午順天
天壬子江南　戊午陝西　辛酉浙江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惰塈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串講〕大吾君嫡嗣既能為四方之綱矣則綱張而紀亦理凡所以範圍曲成而貽斯民之安者君皆有以任之而臣下之以安民為職者亦得以坐享其成而無煩于佐理矣不有以燕及朋友乎故外而燕及于百辟則百辟已無屏翰之勞而但有賡忠之悃內而燕及于卿士則卿士不見臣聚之瘁而惟從容于之

於媚于天子而其室也媚之云何蓋天之願君子使君子世世為王者凡以為民也王之所以奉天而世世建官者亦以為民也使民生其時有一不復其所者此君之息厥位也亦即臣之棄其君今惟願吾君修德任賢五位之愛勤曾不少懈焉庶綱常張紀常理而天下之民亦永賴之以休息也豈但燕及朋友已哉臣子之致媚于君如此此固嫡嗣宜王之道所以延國家有道之長者在是而上天申重吾王之福莫大于此矣豈非吾人之至願乎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君之治有以安乎臣下言人臣切願治之忠也綱紀句當茲民安息始于燕及有來脈而攸塈句亦有聯絡之綱緊頂上四方之綱紀即是自朝及野自臣及民統係于綱者綱既張紀自理也此句便是天子之勤于位處燕及玩及字中是因安民而及之也大抵綱紀日張之世人臣得從容效忠紀無掣肘只此便是燕非全不修職業之謂先正謂大權總攬于一人則臣下無務更擾之患此意最醒百辟在外者卿士在內者即上朋友媚字就心説是臣子自效之忠蓋非以燕及故媚之也不解二句是願君之意乃媚心所

繫者勿作媚之之宛綱紀非王嗣自立乃有章也不解于位特其常率由之事已民之攸塈謂民之所以塈也直是常見當世之未安其作幸今已安説蓋君燕臣臣媚君上下交而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故隨以不解儆之欲其修德用賢始終一致使綱常張而紀常理君逸則民勞君勞則民逸矣○媚天子全在不解二句除却願治別無處效忠○末二句是全詩結穴蓋人君治效及于臣而為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不能使民生之畢安有君而無臣畢竟欠缺所以公尸福君直推究到此○臣則欲其燕及民則欲其攸塈至于天子則欲其不解而猶謂之愛君此可以讓詩人之意矣○莊索崖曰此詩有祖孫濟美意思有上下交泰景象有天人同符懷括先正謂非成王特不能有此

假樂四章章六句

〔序〕公劉章全篇○通詩以厚民為主故詩俯概以戒民事言之前五章詳敘其始終之事末章總敘其始終之事析言之一章言在邰而欲為遷都之所二章言

相土而定居三章言營度邑居四章言落成而燕飲五章言辨土授民而經制
定總上四章皆至邠經營經理之事末章又總敘之而言其富庶之效也各章
以首句挺起而厚民意各就本章見之章章要繳上章思輯用光意陸聚岡云
思輯何乃公劉遷國之本心耳不可專于此句上見其厚民也見亦泉按〇匪
居二章是始事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則止基以下總其始乃理以下總其終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易)**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于橐**(音托)**于囊思輯**(音集)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戶郎反)

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國風居安康寧也埸疆田畔也積露積
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〇舊說召康公以
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在
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于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
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于豳焉蓋亦不
出其封內也

串講 賦篤公劉者曰國以民爲本而治國以厚民爲先吾王將撫有天下國家
之責者也亦知爾祖公劉之厚民乎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在西戎念人民之
未安慨國勢之不振憂勤惕厲而不敢以安寧乃埸乃疆而田疇之必治乃積
乃倉而倉庾之必實既富且強國本固矣于是乃裹其餱糧而貯之于橐于囊
之中以爲遷國之備思以輯和其人民而所以光顯其國家焉蓋自奔世失國
竄居戎狄則人民未輯而國運因以不光皆公劉所不忍而思以振之者也故
當餱糧既裹之餘然後張弓矢備干戈載戚揚爰始啓行而往遷于邠焉而所
以和人民光國家者在此舉矣夫公劉遷都志在生民國家如此其厚于民也
何如哉

辨解 此章上四句言致勤以足國下言因致備以遷國也匪居匪康一生心力
在此所包者廣凡人處患難而欲安蕩無振奮之理公劉當不窋失官竄身戎
狄念民生之未安慨國勢之未振故匪居匪康雖語其在西戎的心事却通章
貫看徹尾只是個匪居匪康之心此二匪字自其心言正以起下思字下文乃
埸乃疆二句正是匪居匪康處用力處埸今之小田塍疆田之大界埸疆使民
治其田疇此時徵法未定不可強解以大界溝塗等語積倉本埸疆來此二句
亦平日治國足民之道非預爲遷都計也乃裹二句方是遷都之備裹糧又從
積倉出餱乾食糧米食橐制小可盛餱囊制大可盛糧思輯何當串說勿平覩
本文用字可見輯者萃流散之衆而輯之也光者啓衰微之運而光之也此句
是公劉遷都大主意見前此非無此思而思有所未敢用者恐民未足而議遷
與適以病民也此乃篤民最吃緊處須將此句點在啓行之上見此舉關係不
小弓矢三句形容遷國時警蹕森嚴防衛森嚴不重足兵意蓋遷都用武備一
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爰方根富強來尚不如此不敢輕行也〇張玉藉曰
看來公劉不輕于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恰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
其篤于爲民之心見矣若平時未致富強之業而一旦爲遷國之舉則民力弗
堪適以病之有厚民之心者不爲矣此意最醒但與本講非預爲遷都計不合
上乃字此爰方字俱要透發篤民意〇此章見治國而務足民之事因遷國而
爲安民之圖莫非所以厚于民也〇陳伯玉云遷國之計必先聚糧治兵而治
食又有先後故先言埸疆餱糧裹之事而推其心事在思輯用光一語由是
武備具而後決遷焉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叶汾乾反)**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音嘆叶他涓反)**陟則在巘**(音彥叶魚軒反)**復降**
在原何以舟(叶之遙反)**之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琫**(音菶)**容刀**(叶徒招反)

賦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歎得其所不
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
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〇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
上下于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
于民也歟

串講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當自戎至邠之日爲相土以居之舉言其相于原也
見從遷之民既庶既繁順焉而安所止宜焉而居之徧有得所之樂而無懷土
之嘆發之民情而皆協則可定都于是矣于是陟則在巘以察其地勢之所自

從降在原以審其地勢之所止當時上下于山原之間而身之所佩者維何曰
有維玉及瑤之飾于以象文德也鞞琫容刀之具于以象武功也以如是之佩
服飾如是之勞苦莫非爲思輯用光計耳何其厚于民哉
【說解】此章上五句言相土而得人心之和下乃詳其相土之事也于胥斯原是
始至豳時欲相土以居尚未有聲容故言添一欲字既庶一句不重不過引起
以爲胥原之由耳庶繁指從遷之民言順宣指民居言○大全問二章說既庶
既繁既順乃宣而四章方說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庶
朱子曰公劉始于草創則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得
仁人而依歸僚土因非其情強負担而慰止於是一如其舊尚何永嘆之有○
以上三句見邑居未定時民情已安正是人情之已輯可見邑居之不容緩矣
則二句正是胥原之事陟降二字是于地勢之高處地勢之下處俱要審察以
相其可以定都否耳既從高處相一番又從平處相一番何等難陂之勞○陸
羽明曰陟巘降原只大概覽形勢以定都下章逝彼四句則得所居之地而度
其可以營邑居者○蕨輯于胥斯原是總言之陟巘在原又是詳言之都下句
文以象德也鞞琫句武以防虞也然只言其一時佩服如此只重弱親陟降之
勞上以見其厚民意○左傳哀晃黻延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琫鞶厲游
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順宣而本之庶繁者言民情之皆協
也惟民情既協故相土以定居無永嘆建順宣乾是感仁人之依而忘故土之
念亦有旅戎狄而幸歸來之意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溥音普）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居良反）京師之野（叶上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溥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
蓋起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
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于京于是爲之居室于是廬其賓旅于是言其所言于
是語其所語無不于斯焉

【中說】蓋公劉之于民也當相土既定之餘爲營度邑居之舉以大勢雖已既
審而形勝不可不詳也是以臨涯窮高則于水室當時自下觀之也往百泉而
望廣原登百泉在廣原之下逝周游焉以拔閱廣原之形勢其界曠如而容蓄
之廣與其界與如而藏納之厚與融于是社于是朝於是而市于是其位處宜
何居而方面宜何向歟仰觀而精審之也居高眺遠則于山室當時自上觀之
也陟南岡而觀于京登南岡在高丘之上乃登展焉以稀盼高丘之形勢其壤
地之堆聚得土游歟其風氣之盤結得天險歟孰爲左孰爲右孰爲前而孰爲
後北營表當何定而宅兆當何立歟俯視而究圖之也但見此京師之野寬爲
都會之區而邑居之作不容舍之而他適也故向也介居苦寒之地則陶穴以
安其身而宮室若不必建也至是則人民漸以和輯而繁庶之宜于草次者不
可不思所以處之矣而所以處之者于是焉上以建公宮也下以奠民居也寧
復有野處而露宿者乎向也僻處戎狄之間則賓旅鮮出其途而舍館有不必
備也至是則國家漸以光顯而往來之由于都會者不可不思所以處之矣而
所以處之者于是焉止宿有常所也委積有常時也客從有卿大夫而賓安者果
以至國是既定之後有可以言者矣向也居外而皆保非無言也而命出草萊
亦若艱而不暢者今則即此之地而言其所言焉而蔡言孔彰斯民可由是而
承聽矣詳議既審之時有可以語者矣向也居幽而陳謀非無語也而謀出草
昧亦若隱而靡光者今則即此之地而語其所語焉而謀謨孔淑斯事可由是
而用集矣夫以營度邑居之際而經綸理之周如此莫非爲思輯用光計耳何
其厚于民哉
【說解】此章上五句是度居極其詳下是營居極其洪總是營度邑居之事邑居
自君言之而民居在其中逝彼四句總是一個度字于時四句總是一個營字
逝泉陟岡與胥原無與但上是覽形勝以定都此又于所都之地覽形勢以作
邑耳百泉溥原俱在下瞻溥原而必逝百泉者蓋原惟廣泉乃周流而後可以
觀之此下觀形勝者審也南岡京俱在上觀于京而必陟南岡者蓋京惟高必
登其尤高者而後可以遠觀之此上觀形勢者審也鹿野云下觀者觀其位絡

之形方面之正也上觀者觀其拱時之形何背之室也京師之野此何用下文看見得風氣所鍾陰陽所交可以建邦啓土而作邑居也〇彭氏曰公劉詩已于胥斯原是人烟頻歷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聚亦一都會也初先只是箇京自公劉觀之而庠庶繁順宜之衆居于此是京而爲師所以號曰京師處處公宮設于中而民居列于外也廬旅道途有候館之舍廬市有止宿之舍也言言爲漢汗大號計也語語爲商確大政計也當時陟降多率于豳而四方賓旅不絕于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議而措畫多謀稠稠紛紛時又當是覆其議所以營宗如此其間此正方創見時非已成也〇曰京師之野則衆之地代闕而依京而泉而處所也〇勞義按謝士云此後等須看得與上章有別上雖始言相土實已定都居民此雖言營度邑居是再指其可爲宮室者言之也下章則又是宮室落成時事耳此宮室只就公劉所自營之宮室言于豳見亦同饒士蓋以京師之野之下四句處處以安身廬旅以衆從言言以議政令爲語以謀政事俱是從公劉身上料理想饒士亦如此說故如此說耳然舉

衆來于何以不曰營度宮室而曰營度邑居哉蓋以上章相土是從一邑之大體言也此章營度邑居是從一邑之條理言也如以爲上章已定不應此章又說營度如以爲營度只在宮室不應歷曰營度邑居也看來上章曰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不過上下山原已耳其實未有著落本章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則陟南岡乃覯于京以及處處等事用多少區畫分布方有條理定著亦是國定都前朝後市宗廟宮室爲先民居亦即次之實是尊卑上下本末輕重之常理不應先聽民居已定而後乃及宮室也且君家民衆萬民之居渾是萬民自已爲之在君相不過爲之區畫若夫君之宮室則須是自己營度今其例皆一定而民居各便于左右從事耳若衆君與民俱在未定之中但君一定而民亦各相定也故集傳不曰營度宮室而曰邑居也饒士之說于篇以爲未然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豈反）蹌蹌濟濟（叶子禮反）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同上）乃造（叶祖候反）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音庖）食（音嗣）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爲殽用匏爲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〇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

【正說】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向也相土營度今則宮室既成而安然在京矣于是落成之燕舉矣但見羣臣之與燕者蹌蹌濟濟而威儀可觀非若向之勞瘁也乃使僕人爲之設筵爲之設几羣臣既登乃筵既依乃几矣燕必有殽也安所得異味乎乃造于曹執豕以爲之殽昭其儉焉飲必有器也又安所得爵斝乎用匏以爲之爵崇其質焉以是飲之食之諸臣營度之勞盡釋于杯酒間矣且爲之君以臨異姓使君臣之情雖洽而朝廷之分秩如也爲之宗以主同姓使親親之意雖篤而家庭之禮秩如也夫落成之日既燕之而洽其恩又統之而盡其義要皆所以爲民也其厚于民爲何如哉

【疏解】此章首句提起第二句言定都而享其安下是燕臣而嚴其分也大意燕是爲落成之燕而具義無關周之意宮室既成而祭之曰落祭畢燕飲謂之落成之燕于京斯依本上相土營度之勞言公劉嘗任其勞羣臣亦與有功故今日落成所以勞之也蹌蹌濟濟總言羣臣有威儀欠分別禮記註云蹌蹌是趨蹌符揖之貌濟濟是修飾齊一之貌亦要知得此處是燕出同姓異姓以爲君宗張本此便見諸臣不以草昧而玩朝廷亦不以勞瘁而多懈弛也俾筵俾几兩俾字是命人爲之登筵者羣臣所同依几者老臣所獨然此二句只關隊敘羣臣就燕光景空輕遍過乃造二句當以意會非是有既登筵方去執豕是言一時之殽乃從曹所執之豕也曹者羣牧之處牢者曹之一處也執豕是殺使用匏是酒質說通就不用匏物力未豐自應如此無割烹賞意但使人不可不思其儉質亦似食之承殽來飲之承酒來君宗就飲燕時說務須爲臣設爲君故曰君君道立則卑高限而貴賤位矣彼爲支我爲本故曰宗宗法立則昭穆嚴而親疏辨矣朱子曰東萊以爲法之立君立宗恐未然只是公劉自爲

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府燕饗未說及立宗事也○先大家文云執豕示儉使知不貴異味爲人上者且然而小民于是無浮費矣匏酌示質使知不貴異器爲人上者且然而小民于是無侈飾矣王也試就今日而觀得毋訓禮有以多爲貴者而一豕不足以成饗乎得毋訓禮有以文爲貴者而一匏不足以用歡乎夫先公以爲寧過薄毋過煩寧過朴毋過侈常慮後世有以加也而至于奢雜且甚極矣而非獨已耽民之心有漸不逮先世者乎此意深得名公戒王本旨○六帖凡在守成承平既久階陛深嚴君臣之分不忠不男特忠隱遠堂高地闊萬里上隔下情不相諳悉故燕飲之設至于將和創業之君與其臣披荊斬棘沐雨櫛風奚翅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至于辨分○徐揚貢亦云開創之初君與臣同起艱難起居出入既親且狎故爭功殿上擊柱而呼者往往有之公劉當披荊斬棘之時便能使輯足附耳之輩懷德而畏威所以古之聖人大非高光以下諸君所可及也不然今日方知天子尊當不在綿蕞定禮之後而杯酒釋兵權者反令人嘖嘖稱羨耶○按此引後世事作証但不可入講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去聲）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滿反）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于此益大矣

［講］厚哉公劉之于民也既定宅于京師遂經理其田野初至于豳墾闢土地既廣其東西既長其南北既測日景審其方而使田畝有一定之向乃登山岡察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山南爲陽山北爲陰寒煖不同所宜亦異則相其陰陽向背承天氣以宜禾黍至廣谷大川源流各出民擇所方而播之遂浚澗而耕之則觀其流泉灌溉順地利以生殺物正經界辨土宜足以居處其民矣又因田以定賦彼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制其軍適滿三數爲單而已不起家之副丁無羨卒也至于有田有稅度其隰田原田之多少與其中地利肥磽之不同制什一之徵取于民以爲糧食至所制之田不足以授所徙之衆又度山西之田以廣授之而邠民之居信乎其益大焉夫田畝盡制兵食不困其盛如此其思慮用先之心可謂勤矣何其厚于民哉

［疏解］此章上八句是授田于民而周其務下是廣田與民而大其居總是經理田野之事溥長句芟夷謂披去草木也墾辟皆開也謂耕治其所除之地以爲田也東西爲溥南北爲長公劉遷邠之時尺土皆非其有故美其能廣長之也曰既溥且長則寒煖向背不同水泉灌溉之利不利自不容不詳慎矣故即承之曰既景云云既景句管下二句景以審其方面使田有一定之向岡以察其形勢使田得高下之宜相陰陽申景之之意相其孰爲向陽

孰爲向陰而稼穡以順寒煖之性觀流泉申岡之之意觀其泉之上流從何來下流從何洩以備三時或旱或澇之虞以上三句是辨土宜三單只是三軍蓋古者軍賦取諸民田之中無事則爲農有事則爲兵是不忘民以爲兵也度其隰原二句即量地制稅之意有田則有稅但原隰異宜故須度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也大率是井其田使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民得其九公得其一不竭民以奉上意夏制未有百畝公劉亦未必行徹特自後人追論此法是九一之稅有所自始耳三單徹田總是以井出軍即以井養軍兵賦之法而寓于井田之中也以上三句是定賦稅度其夕陽兼辨土宜定賦稅言而以允荒緊承之見民歸之衆地之溥者益溥長者益長也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邠之山即梁山也太王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乎東言其治之漸也公劉之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乎西言其居之稱也皆以見民之歸者日益衆而田之闢者日以廣也○小司徒徒役無過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甸井有十萬則人亦十萬成既十千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爲車三百六十

五乘三萬六千五百人其餘者爲羨公劉遷邠時適爲三軍之數而無羨故曰三單此徙單字起義然于公劉軍制無關通徹之當是重本息民不盡民以爲兵止立三軍而不起衆之副丁如後世耳古者寓兵于農亦即此意○夏之貢取義于下之貢上而非上之征下殷之助取義于借民力而不稅民財周之徹并賦其貢上借力之名爲均通之義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既均通八家如一家齊均通君民如一家此徹之義也僻居西北創法得以自專此豳之國勢也周家世有制作之才太王作皐應遂爲天子之門文王作辟雍遂爲天子之學公劉作徹田遂爲一代之法此周所以郁郁乎文也○徐退谷曰周官鄉遂家出兵一人一井之內是人人爲兵矣公劉則一井擇三三中選一是一井內止一人爲軍此時勢大小之異也周百畝以行徹商七十畝行助公劉則于貢之時行徹此地勢大小之異也竟作周制看者謬甚○附錄相其陰陽五句宮夢仁文并文許以資觀覽○相觀無遺策而賦稅可定矣夫陰陽流泉必相觀而後無遺策也賦式稅法不由此而定乎詩咏公劉若諸君人者上承天時下審地利不可不求其盡善者以爲國家富強之本也蓋耕時察利而後治田無不[illegible]之務畜衆和民而後經國有必勝之策其所關于一心之創建甚非淺也我公劉之疆理田野也豈特圖丘定方而已哉體國之規爲觀乎經野苟審觀二有未周其役繁有兵食之美制不可得而施也肇造之功積本乎室民惟辨定一無遺制備此雖有安康之遠猷皆可漸而舉也我公劉于是相其陰陽焉由地勢寒然而背陰向陽禾黍自有一定之性相之則孰宜于寒孰宜于燠[illegible]濕而發其和人工所以補天時之缺也于此見我成之盡制且必觀其流泉焉由地則條然而流泉導流灌溉豈無川脈之通觀之則引川從渭引漆入田別徑遂而資其潤人力所以襄地利之窮也于此徵潤澤之弘多公劉曰田不定賦民無安居也賦無定稅國何以足用也商當初斜之府兵制未遑寇禦[illegible]玉寓兵于農之意而家取正丁不起羨卒取其足備從資衞藝藏而已迄今積其三單之制說者謂周官大司馬之操作皆準諸此而公劉何意焉惟以不長者示民以休息而已豳國當肇造之日稅法不及備周本先王什一定賦之經而別其肥磽均其稅入取其足供神祇給賓賜而已迄今考其徹田之法說者謂周制大司徒之賦式悉本諸此而公劉何心焉惟以薄取者藏富于民問而已而合而觀之俯察仰觀既竭耳目之力務農講武遂弘安富之源公劉之于民顧不厚哉○三單義諸家無定解大約以不用羨卒爲單字確疏徹乃周家取民之制公劉爲夏諸侯何得竟更稅法大意不過什一而已徹田二字是詩人之詞非公劉便有此徹名也○公劉遷豳尚在夏道未衰時豈有爲諸侯即擅定賦法之理徹田徹字所宜虛看必欲說向周家徹法自公劉已定之此倍爻之見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古玩反）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反）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叶古禾反）止旅迺密芮鞫（音菊）之卽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鞫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爲寓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于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講]夫公劉之厚民如此今以其始終而概言之厚哉公劉之于民也當自戎遷邠而館于豳之日以宮室必資于材木也則涉渭取材而濟以舟楫之利以宮室必資于厲鍛也則取厲取鍛以成乎宮室之用但見既定居于此而民已得其所安矣遂疆理其田野辨土宜定賦稅而所以養民又無不周也由是民之居者日益繁庶而爰衆焉非復既庶既繁之舊也日益富足而爰有焉非復乃積乃倉之舊也然是衆庶之民非京師之野所能容有夾其皇澗而居焉有遡其過澗而居焉然止居之旅日以益密又非皇過二澗所能容乃復即芮水鞫水而居焉而邠地日益廣矣邠民之富庶如此何其盛哉夫其始也盡安厥之務其終也成富庶之效則人民以和財物以昌而思惟用光之心[illegible]果然則今日之民即公劉之民也我王[illegible]成[illegible]而撫有民其亦繼祖武而思所以[illegible]民

也哉

【疏解】此章上五句敘安養之事始也下敘宮庶之事終也于豳句追其始相土時事也涉渭所取者多屬鍛皆在所取中非但取材木營度邑居時事也止基不惟君有所都而民亦有所安落成時事也迺理不惟足國而且以阜民辨土定賦獲時事也爰衆五句允荒時事也爰衆是安民之效觀向之廬旅而益加爰有是養民之效觀向之積倉爲益盛止旅二句見風氣日開編氓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始終一匪居匪康而輯和人民光顯國家之效具見周之王業兆此矣○止基迺理一句中兩事○詳中康字俱有層次須細玩○此章句句要看總敘法○禹吉人曰公劉始而遷都也爲安民之計也終而定都也成安民之功也其思輯用光之志亦少慊焉信乎其厚于民也今日之民固公劉之遺民王業而有之可不心乃祖之心乎○陳永嘉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附錄全章盛文翀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評遷幽之事一厚民而國固矣蓋國托于民不篤民是不固也觀

公劉所以遷豳者民事其可緩乎召公戒王曰臣觀豳風而知周之所以王也蓋公劉遷爲之彼其經綸草昧故首篇十五王之基而其惻怛勤民尤足垂千百世之法請爲王陳其事昔我周當不窋失官有邰靡寵戎狄定偏處此而城郭宮室宗廟之莫營小民未獲所安而疆理軍師賦法之莫定公劉誠不能寧寢久居此矣然豈無備而遽遷乎惟其求所匪居匪康以圖者積埸既治積倉既實糧囊既充然後乃求爰而啟行也當其時民方嗜嗜蕩而庶繁順宣歎去其邦君方駿極山川而獨玉劍佩不改其度豈非有先時之預備無臨事之倉皇歟由是以相宅而京師之有處以式燕而賓主君宗之秩如人謂其開國規模宏遠而不知皆以篤民也何也君爲民之主而遷徙無常處則無以一歸往而其厥居民維君之依而散漫不相統則無以分衆業而正因度故京師建而民薄且長矣于京安而既景乃岡矣因是審向背之宜且是通溝洫之利因是正軍賦之則而久與皆團居矣而今觀之公劉之俗至斯也所當領悟也而涉渭取材亟治宮室者非爲一人計也蓋止基而後可以疆理疆理而後萬

以恬集自此爰衆爰有視庶繁者不啻益焉夾澗遡澗視順宜者不啻益焉而皇澗芮鞫之間居然一都會矣總之建國立家之事非一而無逃爲精神匪居匪康之念無窮而厚民爲首務故曰公劉克篤前烈未有不篤民而能篤前烈者也王今無忘公劉則必無忘民矣○題中頭緒繁多文能一氣運旋如駕輕車就熟路王艮齋父爲之後先○篤字貫串作領中間重剪一筆結局再一關鎖便覺縣聯欲飛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三章全首○通詩三章平看總是欲其盡君道而得民心也重豈弟上戒意正在此蓋有豈弟之德則能得民心否則不能矣章末皆要反此意方見戒王也不可依稱民以下二章爲是首章父母之意

泂音逈**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音分**饎**音熾叶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上三句賦下順天

興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

指王也○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尚可以餴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串講】歌泂酌者曰天之立君或因畀以父母天下之責而爲萬民之所歸息者也吾王奉天以子民可不修德以孚其心乎彼泂酌彼行潦之水本非有原之泉若無所用也然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尚可以爲餴饎之用矣況我豈弟君子與天地好生之心備乾坤簡易之德則其于民也必豈以強教之而體其好善惡惡之心必弟以悅安之而遂其好逸惡勞之願民于是乎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向非豈弟則必拂民以從欲惡在其爲民父母耶

【疏解】此章首下兩章即無原之水有資于用與有德之君必庇乎民也行潦小潦中水或道上流水也酌與挹無二意挹即酌也挹注二字大有工夫蓋從澗

求清水之可用全在于此總在泂酌彼三字玆字上映出君民懸隔自不相通之意彼此二字更不可閒閒看過蓋君之于民總爲尊卑濶絕九閽萬里所以民多不敢浮能平此之心體彼之心則平易自能近民而呼吸相通休戚與共豈不爲民之父母豈弟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事上說乃下一層事有是德則有是事此所以爲民之父母也二傳止可用在民之父母句內二傳意須合說方得豈弟意明白此重我去父母乎民上不重民戴之爲父母意○蘇子由云流潦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餴饎言物之無不可用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鄒有象母而道愛者四十餘年淇有召父杜母而循良之最謳思奕世是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而司牧者又一方之父母君天下者其亦惕然于一體之深情而得人宣化亦不可緩矣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叶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　下二句辛酉廣東

興也濯滌也

〔申講〕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尙可以爲濯罍之用也況我君子有豈弟之德乎吾知出其豈弟以怙冒斯民則民皆依之以爲歸趣于其教也就于其養也莫不爲民之攸歸矣苟非其德民孰與歸哉

〔疏解〕罍所以盛酒攸歸要本民之父母來歸非歸附也乃寄托之意如子之切歸依于父母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氣反叶音蓋**豈弟君子民之攸墍**許器反叶音戲　上三句丁亥會試

興也溉亦滌也墍息也

〔申講〕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尙可以爲濯溉之用矣況我君子有豈弟之德乎吾知出其豈弟以奠定斯民則民皆賴之以爲安各若其性也各遂其生也莫爲民之攸墍矣苟非其德民孰與墍哉夫父母也攸歸也攸墍也皆于豈弟君子有顯焉然則盡君道者乃所以得民心也王可不致意于斯哉

〔疏解〕溉即濯不指物言則無物不可濯之意攸墍休息之也而民賴之以爲安如子之荷怙恃于父母也總見民之休戚在下而其機則係乎上有所歸便有所不歸有所墍便有所不墍君子可以思矣○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需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章全旨○此詩首章總敘以發賡歌之端下皆詳賡歌之實也末二句正與首章相應泮奐三章極言福祿壽考之盛五六章言得賢自輔之益七八章言賢才效用之忠九章言明良相感之機末章遂諷以車馬之多而欲其爲禮賢之具也○此詩主意在諷王之用賢以保泰前四章三俾爾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含蓄不露及說到爲則爲翼則前而福祿所以可久者躍然露矣由此說出賢人原自效忠又說到得賢已自有其分明見王何不以其具待其人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隱而不發令王自思而得之

有卷者阿卷音權**飄風自南**叶泥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一章丁酉江西　上二句丁卯河南　下三句乙卯山東　甲子山西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

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此章總敘以發端也

〔申講〕賦卷阿者曰明君不以愛動而廢游逸之樂藎臣不以治安而忘戲替之志吾今有感于王之游焉彼有卷然而曲之阿適有飄風自南而來奇勝之區風景復麗地與時信可樂矣我豈弟君子際萬幾之暇來游于此而歌作焉從容游衍之中藹然明良之雅頌也爽也以師保之職叨輦轂之陪使載歌不賡非所以鳴其盛也于是因王之歌而亦陳其音焉庶幾爲保泰之一助云爾寧敢默默已耶

〔疏解〕此章首四句言得地與時而遂游歌之樂下矢音以和之也卷阿飄風此雖地到其勝天合其和然二句不平常以卷阿作主游于卷阿而適飄風之自南正是陰陽協候萬物長養之時豈弟君子如今臣子稱聖明天子之類來游句不平重來歌上方起得矢音意矢音中間包許多意思尙說不出只云以獻言之意故露于王前而已來游而歌因歌而矢音者無意于獻規者然矢音不必言盛衰倚伏之機而君臣交儆意已隱然言外兩厭不間際非盛世行徑自

十句人皆用為皮盤致令商宋一洞然祖孫三代不誅然亦無救于亡觀游豫
矣青如太平臣主何嘗不近情也。

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音囚]**矣**

賦也伴奐優游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申講]然所矢之音何如乘飄風以逍遙爾之游也而試想今日內外之間有一事足煩疑慮乎神情無所拘迫意念無所牽係而但于此載翔焉載翱焉爾之為游良亦伴奐矣依然阿而憩息爾之休也而試想今日大小諸務有一事足煩縈擾乎舒徐以適其天機從容以佚其思慮而但于此或作焉或息焉爾之為休良亦優游矣然與其游于前孰若無憂于其後與其休于始孰若無憂于其終豈弟君子俾爾伴奐焉以終其壽命而太和在宇宙者萬年如一日俾爾優游焉以終其壽命而時雍在民物者萬年如一日似先君之考終命而四方攸同四海永清始終俱善無窮雖休則所謂伴奐優游者殆有永享于無窮者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享治安之樂下欲其有以久之也伴奐優游承上游歌說游即來游之游游則休息矣故曰休爾爾字須玩此爾之游也爾之休息未必其似先公也故接俾爾云云俾字含下文修德用賢正所以俾之也彌爾性不是壽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太和意酋者終也根善始來即伴奐優游垂之未艾意言外要王思先公所以酋者見若不能彌并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然召公不言也此全是歆動他口氣如曰感通有道便流徹於永如日永終有日又涉觀願只平平說○伴奐道透閒散之意優游從容閒暇之意此二句是已然之福末二句是未然之福○詳五章以後乃言所以致此之由致此之由即所謂俾爾言也正說福祿身乎先下俾爾二字含蓄大妙○疏義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

爾土宇昄[符版反]**章亦孔之厚**[叶狠口下主二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當口庾二反]**矣**

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昄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申講]且以土宇言之試觀今日之域中盡是我周之天下中外地形相錯如繡而九畿分國之制昭如也小大星羅犬牙分置而五等建侯之界井如也偉然甚明何昄章乎且其廣則難傾有維持聯屬之勢而蔓崩非所患也根深則不拔無侵擾割據之虞而其固有足恃也其固其固亦孔厚矣是在于今固為百神之所主也而豈直今日已哉豈弟君子必使爾終其壽命而長保成中以為大與圖可披九手統天而經地風塵不驚淡然山高而水清殆永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焉而所謂昄章孔厚者益有引之于不替矣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撫王業之盛下進之以久其盛也昄章謂與旬要荒偉然大明無復凌奪亂之意孔厚言其偉然大明者又自鞏固不搖翟昆湖云孔厚

永昄章當觀詁既其厚矣何可易然不可分亦不可作一意看此說極精可從此二句要入天地山川在內詞稱盛闊皆吾天地山川而又清寧不改流峙內皆吾山川而又帝稱無傾即此是巳主天地山川之百神矣而猶欲要之于久使昄章孔厚者永保于無窮也天地山川即百神主非徒為祭之主是神之精靈從之為主也且主字內有常字意在凡不常者只如過客一般不得為主惟常而後可以為主

爾受命長矣茀[音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祿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申講]不特此也以爾之受命言之冲齡踐祚其嗣其主之少年命則維新矣然當此之方興者如將來之未艾長莫長于此也以爾之茀祿言之運與盈成已集四方之玉帛祿亦始膺矣然大統之既集者如曆數之永安康莫康于此也由此觀之爾于今日之純嘏不既備乎然嘏猶與為安不若恒焉與為永也豈弟君子其必有以俾之終其受命將見自茲以後長者誠有其長康者彌著其

之也而下世下年一如此日之甲厚而多益也而受命都祿不相繼于無窮也翻
[蒙解]此章上二句言得命得福之備下進之于有常也受命長以幼冲踐阼既
周家曆數自文武以至成王故曰長先輩程文云春秋鼎盛幼穉發于后稷之
降及大統既集安成業于文武之相承此謂佳一說只須泛講蓋自即位十年
以後三監已誅頑民已靖自此之年皆可謂之長或謂文武以來曆數已久則
者不得稱字詞幼冲踐阼來日無涯則若不得矣宁約就成王身上詳其曆年
已久竹書紀年成王崩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三年也非蘇康謂樞盛
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太平亦不專在富有四海上即此便是今日之純嘏
而由此常保其命與祿是爲純嘏爾常也○以上三章說福一步進一步始言
享安閑之福次言享全盛之福次又言享長久之福而俱不脫彌性意所謂俾
爾彌性者得賢以自輔而已故下文及得以賢之常用告之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下二句戊午河南

賦也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于己者引導其前

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
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
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爲則
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疏解]夫壽考福祿之盛至此極矣然所以致之者豈無自哉亦由得賢以自輔
而已我周賢才並出不有負荷端莊委身任之安若依几者乎是名曰馮不有
材德器原爲世倚賴以爲杖者乎是名曰翼亦有修行于家在性蒸蒸可風
淵休者矣則孝非耶有著行于身躬修無悉其欽困深者矣則德非耶凡此馮
翼孝德之人皆前若君德之資也王誠以之引導于前啓我之知以之輔翼左
右相我之行則君德修而人樂依矣豈弟君子四方不以之爲則乎吾知德修
于上而天下之觀德者咸切夫儀刑之思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得賢以自輔下言天下以爲式也馮翼孝德乃彌性之資
指未用者言至以引以翼方是得之以自輔馮者忠誠可托心膂以一身保朝
延之重輕翼者才猷可任股肱以一身關君德之成敗孝者聚百順以事親則
有移忠之心德者行道有得則其正物之學彌性原非一人之力四有字言天
下有此四種人見得無所不備足以待用也引者引導于前而不迷于所往如
盲者之不能行必前有人焉引之嚮方也翼者輔翼左右而不息于所行如跛
者之不能起必左右有人焉翼之奔走也二以字最重蓋引翼者士而所以引
翼者則惟王之以也以字即後使字命字德日修意補在以翼之下辟方山欽
用在豈弟中似即以豈弟爲德非詩人意也爲則者則其德也言四方皆以君
子爲則也○附錄有馮一章裁省錫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得賢以輔德君極
所由立也夫馮翼孝德皆助君子以修德者也以之爲引翼而四方孰不以爲
則乎卷阿五章曰君人者天生之以作則爲邦者也而究之一人所由立極者
蓋亦輔道之力居多焉故民風之表正視王德而君德之懋進賴多賢夫相疑
丞輔弼之各得其人則皇建端而四海之從風不難致爾君子壽考福祿之美
備如此亦思所以致此者果何自哉皇躬係下土之觀瞻則自治者不容或忽

而左右輔必有其功也苟非羣英豫附奚能欽作極錫極之休后德爲萬民所欽
式則責己者不容或疎而匡贊不可無人也故以多士景從乃克慰我觀民
之願以今觀四方之屬望吾王亦良殷矣王得毋曰予欲朝夕倚恃孰馮予欲
左右承宣孰翼予欲盡道于親而好修于己孰孝而孰德若然則四方之係于
王者甚重而王不幾引導者無人啓翼者寡助乎非然也我周賢才並出今試
問所爲王依者伊何人則馮者是可爲王輔者伊何人則翼者是雖王之所有
者不止于馮翼乎而馮已有之翼已有之我周英俊挺生今試問善于事親者
伊何人則孝者是力于修己者伊何人則德者是雖王之所有者不盡于孝德
乎而孝又有之德又有之有之則以是四者而引于前其足以啓我之知可知
也邁德之事莫先于知無以引之有知有不知有以引之而猶感有不知者乎
夫德至于無不知則不必矜式于四方而四方之從式視此矣抑以是四者而
翼于旁其足以相我之行又可知也修德之務莫切于行無以翼之有行有未
行有以翼之而猶患有未行者乎夫德至于無不行則不俟儆戒于四方而四

方之遐思在是矣豈弟君子四方有不以爲則哉賢才衆而君德修固如獲鳳者有本皇極隆而人道正蓋信彌性者有基是可爲吾王願也○此重得賢自輔則德修乃可爲四方則矣馮翼孝德皆彌性之務而得之以自輔全在以引以翼何此得則四方何都人將題中四有字二以字一一滴出恰似老臣建議與下遂歌二字對針

顒顒（魚容反）卬卬（五郎反）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叶無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一章戊戌）

（合韻江西 顒卬二句戊子華建 下二句丁酉江南 如圭二句辛酉 末句己酉順天）

賦也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蓋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

【串講】然君德之修何如試以德之見于外者言之具瞻其貞與重矣大觀在上而顒或不肅也乖或以臨而卬或不秦也殆有所謂顒顒卬卬者乎試以德之存于內者言之追琢其度以加矣無闕爲功而溫潤而栗也無私爲體而粹精而休也殆有所謂如圭如璋者乎試以德之著于遠近者言之觀感其未有豐矣寘聽有人而譽思不斁也儀刑有人而律度不踰也殆有所謂令聞令望者乎此固馮翼孝德之所成而君德之修極其表裏之盛矣將見此豈弟君子也一德之所聚層四方咸歸于統御之中寧有不以之爲綱者哉得賢自輔之益如此則所以致壽考福祿之盛者有由矣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君德之備下言爲天下所係屬也德形于外則爲顒卬德毓粹嚴也德融于內則如圭璋德性純潔也令聞聲譽之遠揚德音遠播也令望威儀之足法德輝所動也總根有馮翼孝德之助來此君德之純全而人皆顒之以維持統括也綱者衆紀之所係天下歸于一人猶衆紀屬于一綱此與四方之綱何不同彼言君子爲四方之綱此言四方以君子爲綱也○顒卬與令望有別顒卬就本身言令望就人所慕法言○令聞令望細玩諱與上條四項說然是三句勿亂○上截則以德言此爲綱以位言然頂上則仍主璋衆亦以德言也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下二句戊午浙）

（五句己酉山東 丁卯江西 壬子河南 鶚薦一）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于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串講】夫得賢固有自輔之益況賢才寔有效用之忠乎彼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見德輝而下之亦集于所止矣此馮翼孝德之士藹藹然皆王之吉士也王能使之則隨王之所使而爲上爲德咸忠愛于天子矣寧忍上負吾君哉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彌并反）媚于庶人

（上三句戊子江南 藹藹二句庚子江西）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

【串講】不但是也彼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翔千仞而上之亦傅于天矣此馮翼孝德之人藹藹然皆王之吉人也王能命之則隨王之所命而爲下爲民咸惠綏于庶人矣寧忍下負吾民哉

【合解】此二章言賢才用世有愛君愛民之心正以見效之用之也鳳凰治世之休徵飛則天下快覩賢才天下之器用則天下治平故以爲興下集所止上戾于天禽鳥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才之心也○嚴氏潮曰藹藹處要體作人之功意吉士吉人就未用之賢看蓋天下賢才皆王之賢才也豈必已用在位而後爲王之士耶故曰王多吉士吉人使與命俱含下面蓋蔚賢者意在內維字是隨字意承多字意來蓋賢才多故隨王所用而皆盡職也○按詩說藹藹謂衆多非是須從賢人之心言謂其愛君愛民之心藹藹然也如此看藹爲字則于下維字媚字尤有情○使之命之正是上文以引以翼意但俱是引翼天子而此又分言媚庶人者何也蓋輔天子修順卬圭璋之德以爲綱爲則是媚天子也而天子之爲綱爲則皆曰四方則天子之及于庶人處也稱庶人者使歸于天子綱于天子也是愛惠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非分而二事○容悅非媚而愛盛危明者爲真媚姑息非媚而教思容保者爲真媚○蔡九峰曰是

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鳴于高岡者乃殊其瑞也○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蓋因此而附會耳○又按竹書紀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書周公留君奭篇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耇指召公鳴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未求去之時鳳固常至矣。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音琫）**萋萋**（音妻）**雝雝喈喈**（叶居奚反）（上四句庚子江南丁卯殿東　上二句己酉編庭　承菶二句壬子山西　乙卯江南　辛酉殿西）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申淸夫賢才因忠于效用而所用之者其機則在乎上耳彼鳳凰異鳥也其鳴則于彼高岡矣梧桐美材也其生則于彼朝陽矣夫鳳凰梧桐固各有所在也而相感則有機焉必梧桐之生于朝陽者菶菶萋萋焉有以爲招徠之地然後鳳凰之來自高岡者雝雝喈喈焉而有以洩在地之和耳然則高世之賢

求賢高岡之鳳凰也治世之賢君猶朝陽之梧桐也必人君有待賢之禮而後賢才有效用之忠不得梧桐之生之盛而後鳳凰之鳴之和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喩明良之有在下喩感召之有機也高岡之鳴鳳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桐之菶菶萋萋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雝雝喈喈者羣賢和樂之德音也此意蓋如此上四句平說下二句串說喩人君招賢而後羣賢漸出以和俾于朝也兩段意歸重在下正意著在末或云末二句只登言生朝陽者如彼其盛鳴高岡者如彼其和而感召自見不須下轉且與下章各開說祗作興意甚無謂說約亦云生于朝陽者菶菶焉萋萋焉何其盛而可仰也鳴于高岡者雝雝焉喈喈焉何其和而可聽也亦兩平○劉上玉按段氏云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凰雝雝喈喈喩君臣感會之機固是但此語意當在下章承上與之方出親切生之盛也鳴之和也兩平開說下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方串一見近講似皆誤于早矣然愚謂鳳梧四句喩明良之有在開說菶萋二句喩召之有機串說是此章一定不易之

解若謂菶萋二句不空串試想本題上下兩截甚是分別且下文君子四句低須題後摹神又須題前補意爲勝何極乎○蓋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止于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梧桐生于下照朝陽之梧桐最爲難得之材書曰嶧陽孤桐亦見其材之難得也○附錄菶菶二句合下四句備方慶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物有各見之美可與禮賢之具矣夫菶萋雝喈物所以自見其美也乃必有梧而後有鳳則君子豈徒有車馬已乎詩若曰自來兩美必合者物理之常有感斯應者人事之盛苟徒有備物之美而不思致用之宜夫豈物理之不足動感歟抑亦人事之未嘗加察也臣請爲王終語鳳之說可乎朝陽有梧桐臣言其生矣未言其如何生也亦思夫向榮而極其盛者此其生爲何如者乎驟而觀之則以爲菶菶徐而察之又以爲萋萋臣得爲梧桐進美之曰菶菶萋萋高岡有鳳凰臣言其鳴矣未言其如何鳴也亦思夫舒徐而極其和者此其鳴爲何如者乎乍而聆之則以爲雝雝漸而審之又以爲喈喈臣得爲鳳凰進美之曰雝雝喈喈雖然使梧桐而徒有蓊蔚之觀乎

飾說輝之意吾知彼鳳凰者亦將欲翼而退耳鳥視有若是之和鳴也耶臣今日者爲鳳凰慶其遇不能不先爲梧桐卜其盛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感召之機物固有之人亦宜然臣于是不能不終有意于君子夫君子不有車耶五路之掌各有所司使此車而僅以備對與之觀則亦僅人之事耳而臣則竊意君子之車必有以生載乘之光者而茲則既庶且多今而後命彼從車輪人不缺乎供則亦以是庶且多者應之可矣君子不有馬耶六閑之選各有其職使此馬而僅以供馳道之榮則亦圉人之事耳而臣則竊意君子之馬必有以壯物觀之色者而茲則既閑且馳今而後錫茲良馬僕夫不缺于御制亦以是閑且馳者應之可矣不然者彼菶萋之待致雝喈梧鳳之相感凡有然也而謂君子其能自已耶有求必先物既有乎應之理無美不備人豈無用錫之能是在君子已○菶萋二句兼比興兩意先發此意故梧鳳平開二比一字不露鳳須梧意衍完此意方側說一段領出興意然後發車馬四句又不斷然說出待賢融會傳意寫得詞旨隱躍淋脉機神交攝其美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上四句賦 丑合韻

丁韻天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蓁蓁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叠羅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曹所謂屢載歌也

[眉評]夫梧桐之盛固有以致鳳凰之和鳴矣此君子之車則既庶且多何命車之不充也君子之馬則既閑且馳何錫馬之不足也苟徒以供一人之廣乘則豐爽之外皆虛器矣王可不知所以用之乎然當君臣同遊之日正言陳得盡之時頌美寓意之所欲言者尚多而詞不足以盡之矣詩蓋不多也亦惟以卷阿之游王載歌矣而吾不可以不屢故羅王之聲而遂歌之聊陳一得之愚以爲比于明良喜起之歌焉耳吾王當自得于言意之表焉可乎吁成王誠能得其言之所未盡以此車馬之盛而待天下之賢得天下之賢以收自輔之益則壽考康寧之盛可必矣豈特今日之享其休已哉召公可謂忠愛其君之至矣

[集釋]首章上四句言王者車馬可以羅賢下士已屢歌之意上四句註曰賦也明是賦體朱註以其意承上文遂曰承上章之興也此句不可忘亦不可滯蓋承須云梧桐盛則鳳凰來鳴矣即今車馬盛而豈無以來之乎然召公欲成王以盛待天下之賢才但循未顯言須隱含說方妙而既且字即未見其用然非不知用也朗不知何用然非不知用也詞若不可止而竟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蓋王不能不輸誠又棟車馬不專指卷阿所從而羅賢亦不專指車馬只說出豐乘以待王之自喻而已矣詩二句通承全詩言矢詩非不多也而召公自謂其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須會得此意王來歌而遂歌之猶夫君倡臣和志懼而已若中心所欲言正非歌所能盡也○翼說吾謂卷阿之詩而知召公之善于引君也欲啓之以用賢圖治之謨而先之以壽考福祿之盛何其言之直而盡也欲啓之以明良相遇之機而托之以鳳凰梧桐之喻何其旨之婉而切也欲啓之以招徠賢俊之道而寓之以車多馬馳之旨何其言之微而彰也若召公者其可謂萬世事君之法則矣後有輔君之欲以固己之寵者固不足道而或彰君之過以沽己之直者亦惡足以語此○嘗觀之書矣洛邑既成成王始親政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書以進于王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興廢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疾敬德爲祈天永命之本及觀卷阿之詩則極言壽考福祿之盛而究其由則以用賢修德爲致福之本二篇之中每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深長之慮蓋如此○黃東崖曰極治之時人主逸欲易生在位老成漸謝而小人已伺乎其旁政府要地非得賢者相與秉軸無以保治召康公援其憂危故獻此歌諷王求賢而詞婉而有味讀之真足以興起明良廊廟山林一時生色○此大臣告君之體不可涉一庶僚諫諍語氣○顧太初曰漢文時賈生爲痛哭流涕其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悠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則益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愽君其言爲有法也○召公三詩如公劉泂酌皆直述之詞惟卷阿婉轉反覆使人再三吟咏而自悟真是言有盡而意無窮○成王以幼冲之年誕膺大寶當夙夜祗懼恪守家法而爲召公者居師保之位亦宜朝夕納誨獻可替否致君于寡過之地即

使日孜不遑猶且杜漸防微誠恐衍徵盤樂奈何諫諍無聞反于遊遊之地爲此頌美之詞以悅君聽無乃以坐嘯唯諾致君臣叢脞之患而天下後世不且以是君非文君過者議召公哉不知召公固有見乎其幾也何則成王當英銳之年其老成持重之氣或不足而剛勇自斷之志或有餘故善用之可以有爲不善用之亦可以拒諫使爲之臣者徒以讜論危言面折廷諍安知不犯其忌而觸其怒無論我言無所從入即入焉而君終不悟也計莫若迎機而利導之因其游而歌也而即以歌進使之悅焉而不我拒嗚呼何其善于矢音哉今觀其詩觀其所以反覆咏嘆者皆出于至誠惻怛之志而非徒爲頌美之詞以悅君聽蓋其愛之者深望之者切故其告之婉而善入而聞此音者知必有惕然而勤者矣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嗚呼其殆得卷阿之遺意者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 全詩○通詩本同列相戒之詞然玩註未必專爲刺王而發句叠亦爲刺

王之意也相戒君以安民爲事而安民之道不外乎禁奸禁奸即所以安民也初分之首章言遏小人則可以安人民而定王室二章言遏小人則可保前功初成王休三章言旣遏小人又必親君子四章言遏小人使正道全而不壞五章言遏小人使正道存而不亡○大抵奸人之媚君其始皆以詭隨入之而終以[illegible]之故每章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爲言而詭隨之寔則無良是矣其言則諂佞其惡則罔極其狀則醜厲其用心則繾綣其加于民則寇虐其從于君則詭隨要之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皆是這無良小人做出來故必先乎此除之也

民亦勞止汔音許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音鬼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音慘不畏明叶謨郎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衍義 詩人賦民亦勞止者曰國以民爲本而家亦以民者必以安民爲先我觀今日時事之艱其能已于言乎彼中外之民其勞甚矣今雖未遽濟于豐亨之域庶幾其可以小康矣然中國者四方之根也必先惠此中國以固其根本然後綏乎四方使之亦有以被咸寧之澤可矣然惠綏之道豈有他哉亦去其虐民者而已彼詭隨之人無良之人也不顧是非惟竊君之權勢以殘虐于民其于天之明命曾不知畏者也故必于詭隨之人痛絕而放遠之使無良之人有所懲而爲肅寇虐無良之人有所畏而知止焉小人既去矣然後可施惠綏之澤遠者吾得以寬而撫之邇者吾得以順而習之而中國四方均受其庇矣王室不有此而定乎

疏解 此章上四句言民之當安下言遏小人則可以安民而定王室也民惟中國四方者民勞者困于貪虐之政故也亦字與汔字緊相應有與其加意輕率之意曰可見惟此時爲可也他日將不及矣曰汔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惠此二句要重中國一邊蓋中國者四方之根本故安民必先惠此而後綏彼爲治之漸自如此要令小人近王溷亂在朝廷意無縱四句一連看乃推民不安之故也以無良二字爲主詭隨者衆惡之所爲所以媚上也寇虐者衆惡之所爲所以威下而逞詭隨之志者也是詭隨乃無良所以虐民根脚故更相戒飭而以無縱爲言無良之人何故詭隨大抵居高者多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未命先諾未命先諾故不徒曰隨而曰詭小人之情態曲盡矣無縱者明以拐之斷以絕之寔不姑息也謹者使之檢束而自局遏者使之退縮而自止小人爲寇民財所以竭也小人爲虐民生所以斬也憯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須緊連上句說言遏此寇虐之憯不畏明者小人之奸旣去君子之賢可蒞矣故柔者寬而撫之處能字能者順而習之處惠字此皆去小人後綱用

安民之功也王字應上民字民王民也說箇民亦勞止便見王不能定尊遠近皆安則本固而邦寧矣以字最著力末要補民免其勞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音鐃叶尼猶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賦也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美也

衍義 詩人賦民亦勞止汔可以少休矣必先惠此中國以萃民心之渙可也然民之所以憂者正惟詭隨之人播誤王聽而爲寇虐故耳卽必無縱詭隨以謹惛怓之言式遏寇虐之暴無俾斯民之有憂焉夫去小人以安民此固爾之勞也誠能愼終如始無棄爾勞則民安而國安寔貽王之休美矣非爾職之所當克盡者乎

疏解 此章[illegible]以安民下言去小人則可以安民而成君之美也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民逑聯其渙散之心而使之聚也言中國包四方在內惛怓乃言利口熒亂王聽如爭事爭功越次逞瑞皆

是無俾民憂使民不至受其毒也爾勞泛說平日勤勞王室說非謂有未替安民之前功也人情倦怠殆漬者志慮難持于堅定往往就始而息於況小人之害難除斥其一二翦拔之者衆盡其類則侁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于王而予此輩未免多務謂勞者此即棄爾勞也無棄勞按之詞欲其益求盡職遏小人以安民耳以爲王休蓋王以安民爲休遠小人以安民而享天下治安之美所以成王者之休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于逼反**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串講】民亦勞止亦可以少息矣必先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之衆可也然民之所由以惡者正惟詭隨之人肆其無窮之惡以爲虐民故耳爾必無縱詭隨以謹罔極之流式遏寇虐之毒無俾之作慝以害民焉然徒遠小人而不親君子則亦無與共理也必敬慎威儀使我無可棄于君子而以親近乎有德則同心共濟之餘無一而非安民之資矣非爾之所當自勉者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相戒以安民下言去小人之害民而並求君子以安民也小人怙惡不悛豈有窮極無俾作慝使邪惡不得播惡于衆也親賢遠奸本是一事小人蜂結黨類必合衆君子方能勝之故親賢所以遠奸如狄梁公欲除武氏而廣收賢才是也然威儀不肅賢者將望望然去之謹告以治世安民之略敬慎威儀正無縱詭隨之本此二句要看得一串惟慎儀以親賢則同寅協恭之有賴輔理成化之有濟所以遠奸而安民者在是○謝叠山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若不敬謹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爲侮老成遠有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按詩說去了小人必須進用君子不然去一詭隨復進一詭隨遏一時之寇虐惡且不從時而作矣民勞其何息之有此又將慎儀近德作去奸以從事講○困閣先輩大家文亦各從一說如張文云防儀與勛先爲可親以庶幾君子不我遠棄乎而因以虛懷自結于有道則掃清君側絕無長慮而安民育衆之方將隨所講求而並受益矣正容謹飾先爲不可輕以庶幾君子不我鄙夷乎而後以折節自納于賢豪則蠹賊勞盡執無善謀而安邦定國之猷將藉得其助而共成治矣此與本講合詩文云賢奸不共兩而理而小人道消雖足以開衆正之途賢哲必論行而交而威儀卒達亦何以來善人之助哉亡戒汝共無以色驕人哉不然則有德者遠小人雖去僅能除民之害而未能興民之利民將何時而可息也哉此與詩說合然細參之畢竟前說爲妥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叶音**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叶音曳**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寐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特計反

賦也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串講】民亦勞止汔可以小愒矣必先惠此中國俾民憂之盡去可也然民之有憂以小人之敗正道爲之也故當無縱詭隨以謹醜厲之徒而式遏其寇虐之惡無俾綱紀法度之正道因之以敗壞焉則民憂于是而可去矣然爾無以汝

爲小而忽之也戎雖小子而禁奸安民之事皆汝實所攸寄其所爲甚廣大也而可以不謹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以安民爲戒下是欲其去小人而深戒之也憂泄見民情憤懣而不得泄泄則民憂盡寬解矣凡人正大者常光明詭隨者必陰晴正道是安民大道不外紀綱法度上曰正敗者蓋小人用事則爲其所敗也以身言之則爲小下以職言之則爲王官式字根正字來是正道以爲式一身係天下安危關民生休戚何等以大豈可不謹乎蓋小人之去關係社稷生靈甚重如陳蕃王允非不忠也然蕃事未成而謀洩王允未就而志驕則國家之禍隨之此皆不知謹之故也但此人非能者意其奸者詩人特發自家忿思耳二句直以禁奸之担挽之使不得逸也○嚴華谷曰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篇小子蹻蹻皆指王也小子非臣稱君之詞二詩皆戒責同列故稱小子耳○補處原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詞觀下篇可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

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賦也綣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于正也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于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也

【申講】民亦勞止亦可以少安矣必先惠此中國使中國無有傷殘之患可也然國之有殘以小人之反道爲之耳故當無從詭隨以謹其綣綣之私而式遏其寇虐之漸無使經常之正道因之以反其常焉民殘于是而可去矣若此者豈我之好爲盡言以瀆汝聽哉蓋王也以汝爲玉而寶愛之委之以國家寄之以人民其所以待之者蓋甚重也故我用王之意作爲民勞之章以大諫正于汝式汝之去奸安民以副王心焉耳汝雖不爲我念獨不爲王念哉覩于此而忠君愛國之心憂時憫事之意俱見于言外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戒其安民下是欲其去小人而因以王意儆之也爾無有殘謂國無傷殘之民要稱天下安意詭隨之人委曲逢迎以固結其君一時難以剖斷故曰綣綣綣綣者小人惟無縱之已耳一縱將反爲小人用太阿倒持

而不可收所明知之而蔓延屢結莫可誰何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也上章言正敗敗而已未盡反也反則全反于正敗紀綱法度無不廢墜是非曲直無不倒置也玉女與之以位卽與之以重任望其能爲國安民于寶愛中有倚賴之意大諫指通詩言之不足詳悉反覆言之故曰大諫欲其信已所戒之意以去奸安民而副王心也王何嘗有此意故云託王意而託之者是欲其聽之也見我之不能已于言者非止爲民亦以爲女也女縱不愛國愛民有不自愛乎迫切之詞也〇滿氏曰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于得人惟群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矣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爲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于已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賊害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于一章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章全旨〇通詩以安民爲主而敬天又爲人之要旨故以此終篇也自首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至末章則直陳反而因以戒王也析言之首章是責之以失道二章是儆之以善言三四章是儆之以懲已之言五章是致其責之意六章欲其輔君以化下七章欲其輔君以修德末章以敬天終之蓋敬天斯可以安民也〇陳伯玉云此詩以敬天安民爲主懷德維寧一句足以盡之敬者德之寔而民之安乃君之寧也曰敬天正所以安民也曰懷德正所爲敬天也曰出話然爲猷遠正所爲懷德也曰辭輯民洽辭懌民莫正所爲出話之然爲猷之遐也總是一意到底〇首章發所以規以起諫之之端下皆詳大諫之實循內訌天變若天難等處卽板板意說民不安若蹶蹶等處卽卒癉意說人謀若蔑芻等處卽出話四句意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音亶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〇序以此爲凡伯刺

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爲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申講】厥上帝板板者曰敬天勤民爲治之要然勤民者乃所以敬天也敬天者未始不勤民也況今何時而可忽焉不同我議以天之生民本欲其安此常道也今反其常道而使民至于盡病是必有以致之者汝宜知戒而修已以回天變可也今汝言不慮其所終而無順理之詞謀不稽其所献而無久遠之規其心以爲世無復聖人矣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乎古道舊章作爲又不寔之于誠信若此者豈其無深謀遠慮而然乎使有深謀遠慮當不至如此之妄也故我爲國家計是用大諫于汝使汝知所以回板板之天而靖卒癉之民也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天變之病民下言人事之乖而蠹言于已也上帝居民之上以安民爲道此其常也而言板者蓋反其常也卒癉正根此說此二句見天

變之病民必有人以致之正當修人事以回天而人事乃如此也出話四句只是歷數人爲不臧之寔所以致變之由在此言出于口而總非順理之章謀見于爲而但作目前之計其心既盈滿而态已發行又且虛僞而不可方物總是形容其所爲之不臧証著二又字可味蓋人心惟恐得罪名教猶或畏懼而不敢畫遠乎理今其心既自以爲是無復聖人則任意爲之何依據之有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管小物也私智自用所見亦小此與皇父孔聖意同退想其特制廷之上剛愎拃遂不信善類不顧民隱惟口是出故天人交變略無畏懼此皆近小無遠大長慮致然故總承之曰猶之未遠上猶字正經盡下猶字至謀慮大諫不止一身一家之計總括全篇有目擊時艱不容嘿然意

天之方難(叶泥涅反)無然憲憲(許建反)天之方蹶(音厥)無然泄泄(音異)辭之輯(音集叶徂合反)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弋灼反)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

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串講] 諫之何如今天運方艱難乃不易處之時也爾當深加恐懼無然憲憲而自以爲適可焉天變方震動乃不得安之日也爾當修省謹飭無然泄泄而不以爲事可焉然天之視聽存乎民民之觀感係乎辭誠使出其辭也協之天理順之人情輯焉而無所乖戾則其命之中可以聯天下之心而洽者以孚矣民其有不洽乎出其辭也豈弟之溫慈祥之發懌焉而無所暴戾則仁聲之感有以慰天下之望而亂者以定矣民其有不莫乎夫民洽而莫則天之方難方蹶息矣此正君子回天之力而爾之所當自反也

[疏解] 此章上四句欲其畏天下欲慎其言以安民也然難蹶中須含民痛意洽莫內須含挽回天變意難者艱難不易處之際蹶者震動不得安之時蓋天運止說即首章板板意憲憲是不知畏泄泄是不知急此從來庸臣之釀禍甚于奸臣之召亂即上不然不遠之意自滿自[illegible]方難方蹶見得大禍方始正可用其挽回勿謂已難已蹶我無如天何也[illegible]弱臣僉謀而有關國是者非只僚友誡

諭之謂慈和之言勝于春温傷心之言慘于矛戟且無論德澤遍天下但得應言以撫民心即爲析感動民心即爲懌辭輯辭懌與不然不遠相反民洽民莫與民之卒瘅相反辭無乖戾則溥者以合辭無悖逆則亂者以定庶可以挽方難方蹶之天也○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帝殷罪己千里來雲漢布詔令民皆扶杖往聽唐宣赦書士卒皆感泣挽回天人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音敖叶五刀反)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叶思邀反)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音饒)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爲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爲僚卽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

[串講] 我之諫汝如此汝可不聽我之言乎誠以我之于汝職雖有不同也然以王臣視之則爲同僚之好爲同僚之好自有相戒之義故凡天難天蹶之關民洽民莫之計皆就而謀之爾之必吾聽也顧囂囂然自得拒之而不肯

受者獨何哉意者以吾言爲迂而下不足聽耶不知吾之所言皆今日之急務非關于事理而不足用也爾當勿以爲笑而聽之可也且先民嘗有言曰詢于芻蕘蓋芻蕘之言或有至理不以其賤而忽之也夫芻蕘且詢況僚友乎奈之何其囂囂而不之聽也

[疏解] 此章上四句是責之以拒言下四句誘之以聽言也上云猶之不遠則爾不能自爲謀矣故我欲代爲爾謀況是時難且蹶者在上不洽且莫者在下豈是稜圓豈是迂論而聽我謀爲故戒之曰我言維服勿以爲笑者以規切之言入廉聖之耳非言之難而聽之難也詢于芻蕘是先民一句成語引以見不告猶尚得聽况僚友乎况大謀乎○我言維服謂我所言者皆足以瘳民瘼回天變正國家安危利害之所係也○謝此言以其爲同列相戒明矣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音[illegible])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略反)匪我言耄(音耄叶毛博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不可救藥

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

也○嚴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款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毛詩]且吾言固所當聽而汝不可以不聽者今夫天之示人其虐方甚天下之長丈大丁此矣俱無諫諍以是爲戲而卑下天怒也故我老夫知天虐之可畏灌灌然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奈何小子以吾言爲不足信反如彼其蹻蹻而驕傲是非我言之耄而不足聽聞也乃汝安危利災以憂而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禍之益多而後圖之則如火之熾焰不可復救藥矣蔑可不聽吾言而早圖之哉○

[張解]此章上六句是責其無畏天之誠下四示以儆救亂之急總是警其所言也灌灌者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蹻蹻者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相欺大都老成之深計往往爲少年所忽如此匪我句正指上灌灌言之要識乃安其危而利其災也言若能聽吾言猶或可救而以憂爲戲則災害益多熇熇然如火之熾不可撲滅猶安救之不可救藥仍在時事上說言天虐卒瘁者日甚一日此時雖有灌灌之言救之亦無及矣

天之方懠（音濟叶箋西反）無爲夸毗（音琵）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音殿屎）則莫我敢葵（叶上）喪亂蔑資（叶箋西反）曾莫惠我師

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于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嘆聲也惠順師眾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于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毛詩]然所謂不可救藥者何也今夫天之示人其情怒甚矣而所以靖之者猶有賴于善人也豈可復逞夸毗之態亂威儀之節恣己妨賢使善人動有所制有如尸之在位而不得一有所爲哉且民當斯時愁苦呻吟其受病已極矣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乃暴虐作威使人心有所[illegible]畏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況敢有任其責而救之乎是以至于喪亂滅亡而咨嗟之聲不已卒無有能反其惟爲以慰我眾庶而順其安養之望也夫至于喪亂滅亡尚安有可藥之理哉

[張解]此章上四句是責其妨賢下是責其病民上章但言其受此章正言其所可憂而不可救藥之甚夸則驕矜人或以爲其能而信之毗則諛諂人或以爲愛己而親之此小人之常態也自矜以罔人曰夸詐同以附和曰毗正不然之話也大言夸人必有夸虛之態諂言毗人必有側媚之狀耳目易而視聽亂故曰威儀卒迷小人之焰張則君子之氣結善人于此安得出一言以與不然之辭抗又何能出一猷以與此不遠之猷爭則有載尸而已善人正是撥事惠民者今惟載尸則民之愁苦雖甚誰爲之揆度其所以斯民徒爲亂亡咨嗟孰有順其生養之望者乎欲惠我師必須善人欲善人之用事如何容得夸毗到此擬欲得我言維辰所何意○民殿屎是言當時之民已如此也喪亂二句討其後日必如此也無惠我師正與善人不得有爲相應

天之牖民如壎（音塤）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去聲叶弋豉反）民之多辟（音僻）無自立辟（同上）

賦也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明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毛詩]夫牖民固所當急而道民亦所當謹也盡觀之天乎天之牖民也與之以本然之理以啓其自有之明但見天發之而民受之如壎唱篪和不求而應也如璋判圭合不強而孚也如取求攜得而無所費于己以爲之也天之牖民孔易如此然則上之化下導之以善則善導之以惡則惡其易亦猶是矣可不慎其機乎今民之卒瘁殿屎不治不寧既已多邪辟矣可出話不然爲猷不遠復自立其邪辟以導之耶爲人上者導民之機誠不可不審矣

[張解]此章上六句即天開民之易以明上化民之易下戒以慎導民之方也承上章責威儀卒迷民定歸于邪辟而爲上者夸毗卒迷適以導之邪也故言牖民[illegible]外其在己以牖民以如言就善一邊說上之化下只行言最要[illegible]關[illegible]

之義室皆故獨以通明孔易意全在首句發之如壎篪何有形容共易互適總
喻天人之相應不以氣循也璋圭喻天人之和合不以形爵也取攜無益喻天
人之相授受不以頃刻待也孔易何總承見天所牖之理即民所具之理一理
相與非有所強也何易如之上丈辭輯而民便洽辭懌而民便莫即是牖民孔
易撲蒙民之多辟輕說蹈重到無自立辟上去意云民即多辟其天自在豈可
于諾猶之間自立于邪以導之也要看自立字多辟不洽不莫也立辟即不然
不遠本或之類也若自立辟是自閉其牖印以塞民心之天矣○此下三章皆
于相戒之中寓戒王之意

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邅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
城壞叶胡罪胡威二反無獨斯畏叶紆會於非二反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爲蔽也
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
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串講夫道民之機既不可以立辟則所恃以安民者亦曰致君修德而已今夫
人皆知藩垣之爲藩垣也而不知大德之人足以正君而善俗則維藩爲百姓
之衆足以守邦而衛國則維垣爲人皆知屏翰之爲屏翰也而不知大邦之強
國足以禦難而敵愾則維屏也大宗之強族足以避屬而合衆則維翰也四海
莫安非國之寧也惟人君懷德而自修則維持鞏固而無土崩之患斯維寧也
百姓言言非國之城也惟宗子合族以聯親則分獻其念而有夾輔之功斯維
城矣夫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
親戚叛之而城壞賊壞而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則所可畏者至矣是必
輔君以修德使親戚助之天下順之無俾至于壞城無使至于獨居而可畏也
若坐視君德之不修而不慎圖豈所以安民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歷指君之所恃以爲安者下歸重于德而示以本之當立
也藩在垣外所以爲衛也屏設于門所以爲蔽也翰當墻兩邊以障土所以植
翰也价人建德爲大大師合衆爲大大邦足爲外重大宗足爲内重价人德望
既尊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敢發非藩而何大師居則比閭族黨出則行伍軍旅
非垣而何大邦世守封疆莫居方岳故維屏大宗關閧之舊支庶之蕃衍繁(?)
合衆心故維翰懷德只念念不忘修德之急德不外敬天安民然且虛懷能容
而多助自然禍亂不生故維寧宗子以同休戚可以寄心膂而禦外侮故維城
此六句且平說到末方歸重于德以起末二句意然亦要見得德爲重而親戚
之城又重于藩垣屏翰蓋六者之中德爲本立恐在後而顧宗子維城在後
者以起下無俾城壞也可見亦重城字矣要說得周匝分曉如云人能修德則
宗子爲之城而藩垣屏翰皆得其所可畏者去矣不然親戚畔之而宗子之爲
城者先壞先壞則藩垣屏翰皆失其所而獨居獨居則可畏者至矣可畏只是
危亡之禍○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
是亂及宗子也而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是羣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
左傳曰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是獨居而畏也是皆人之言
皆有徵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音俞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昊
天曰旦叶得絹反及爾游衍叶怡戰反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
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厥也虐也憯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
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
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串講然安民莫要于敬天敬天斯可以安民誠以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憯也
其怒而變也甚矣爾當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可也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可也所
以然者亦以天之不可不敬耳彼昊天雖高而臨下則赫然其甚明也爾之出
往必天也昊天雖遠而監觀則昭然其甚旦也凡爾之游衍必及也天之聰明無
所不及如此是固不可以不敬矣况今當變怒之時可以肆然戲豫馳驅也哉

氏尹其常敬而敬之則知出話之不可不然爲猶之不可不遠而凡道民稱君之際皆以敬而持心焉則天變可弭而卒癉之民庶其有瘳矣爾同列可不令謀所作是詩者不惟忠爲僚友之謀而亦可謂有愛君之心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戒以天之當敬下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以見其不可不敬也敬天凡所爲順理皆是天之怒戲豫者必不覺惟敬者覺之故無敢戲豫天之渝馳驅者必不知惟敬者知之故無敢馳驅而無敢字極重蓋戲豫不生于戲豫而生于敢戲豫之心馳驅不起于馳驅而起于敢馳驅之心惡戲豫息馳驅也衎任情意馳驅放恣也有篇固意下四句又言天之明威以作其敬出王一出而有所往之時游衍一游而有所縱之時此皆細微可忽之際而天臨與之俱可見人不可以不敬意此詩凡說天處便及民說民處便及天此章所謂敬天亦不愛安民意○此詩本戒以安民而此章又戒之以敬天何也小人於民之不安者多不知警至于天之變猶或有知所懼蓋天之于民本無二致故敬天所以安民也故首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而終之以此云○蔣方山曰敬也者聖學始終之要而惟畏可以入之故詩人就天變以爲言亦欲人之常存畏心也則其爲僚友謀者非淺近之謀而忠君愛國之誠亦可得于言外矣○胡新安曰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昌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斥其惡而姑責同列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于罪而甚暴君之惡也耶吁忠厚之懷于此益可見矣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之什三之三

蕩章全旨○蕩詩八章專言厲王之不善故首章言[illegible]以啓戒王之端下數章俱託言文王之嘆紂者以紂之皆是君身不善之實使知天變世亂非天之咎以發首章之意二章三章嘆其用人之失四章五章嘆其不修德故有用人之失六章嘆其致亂而不知戒七章嘆其不用舊而是爲致亡之失末章則嘆其將亡而欲其以往事爲鑒也勅王吃緊話則在不明爾德時首章所謂靡克有終也凡任小人寵與則沉湎然總皆是德之不明一似分之多辟處而詩人嗟嘆爲任用小人居多實如辨托言紂其寔說厲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音璧）**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音僻）**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音忱或叶市隆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烝民其命有不可言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疾威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如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串講】蕩蕩上帝者曰天下之亂不自致也必有所以致之者彼蕩蕩上帝其廣大之量無所不備乃下民之君也既爲君以正乎民宜其畀之以善矣今此疾威上帝其命之賦于人者乃多邪僻而不正如此惡在其爲下民之君耶夫天生下民本皆有善而無惡今其命多辭而不可信者豈其初則然哉方其命之初厥賦惟均初固靡有不善矣但有生之後氣拘物蔽故淫用匪彝遂失其付畀之重而鮮克以善道自終焉耳然則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者乃人之所爲也豈可歸咎于天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天道之反常下是自解之以爲由人道之無常致之也蕩蕩廣大偏覆之意曰下民之君見得宰哉培俯覆之惟定命之以理之正也其

亂多號于世亂上見天道之反常也莪咸陰育掊克彊禦㬥然之狀多辟戒下
辟克有稱說人之辟若見其命之辟也然此四句說天即是說君亦未嘗怨天
只是發憤其刺王之詞耳多辟之命與匪諶之命俱說賦予上言烝民四句總
是解上文蕩天生二句又是與起下文靡不二句不解上句有兩層意義俱不
嘗二句說盡故推原上文若推原靡中兩蓋字正得其有烝民者衆詞亦同此
下王之詞也或云辟指厲王言非是若既指厲王則下文何消自解之此說亦
是俱說見但多辟所以天命似不可信惟辭克終所以至于多辟下文令暴泥
須然後覆等何其辟之多也然吾能信其初而不能信其終吾見其責在人
而不在天惡指厲王而托之烝民是詩人微詞須于自解之中寓怨嘆之意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彊禦暴虐之臣也掊克聚斂之臣
也服事也慆慢與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于
文王所以咨嗟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
民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爲之耳

【存疑】夫人爲不善知此則其責有所歸矣不觀文王之所以嘆紂者乎其文
王厭殷紂之不道嘗咨嗟之曰咨爾殷商彼彊禦之臣暴虐以戕民之命掊克
之臣聚斂以害民之財此皆害民而不可用者也今以之居公卿百司之位而
曾是在位矣以之任公卿百司之事而曾是在服矣夫彊禦掊克皆所謂慆德
也此固上天氣化之衰降此慆德以害民耳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爲崇委任
興起此人而力主其事是以彼有所藉而肆其貪暴之惡耳豈可諉于天哉

【說解】此章上六句言小人之肆惡下言小人之肆惡由君有以縱之也托言紂
者寓王之惡略與紂同所謂借秦爲喻耳首下四曾是怪嘆之辭上二曾是言
何乃有是人下二曾是言何乃用是人也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而使之在位在
服乎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彊禦掊克乎彊禦者言强有力之人足以禦衆
掊克者掊擊民而勝之取其財也居位即任事當串看慆德即指彊禦掊克慆

德而以爲天降者蓋雖人事之承迹亦氣運之衰敗故生此等人耳思輔其主
者辟意下句說到君身上夫女興是力猶言力興起此人而主張此事也言
汝惟好暴故所用皆彊禦汝惟貪利故所用皆掊克雖是氣類相感定是倚靠
相投也總見小人之肆惡皆由君有以縱之也○從來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
未嘗無君子詩稱慆德豈榮夷衛巫之流歟是時凡伯召穆衛武諸賢猶存舍
此而弗諸彼以滋流毒之禍毋怪詩人咨嗟而痛言之也○古義毋寧與用
文王二句起不用猶亦變體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類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爲詛祝怨
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爲寇
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存疑】夫用此慆德之臣能不致怨于民哉文王曰咨咨爾殷商汝當秉用善類
以撫民命厚民生可也乃舍之而不用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恣其流言
之言以應對于上而疑亂其君則是爲寇盜攘竊者皆居心膂之托而用事于
內矣吾見君以是人而積怨于民則民亦以是人之故而歸怨于君或從而詛
之或從而祝之無有止極之期也夫小人豢其利而君上受其謗則亦何益之
有哉

【說解】此章上六句與任用之非人下言致民之怨已也義類是愛養斯民之臣
此句只反言以起下遠君子親小人耳彊禦正是義類之反多懟謂暴虐者必
多怨也專言彊禦者謂暴實足以濟其貪即掊克亦在其中矣流言以對者言
小人倡爲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游辭以濟其奸如王安石之倫皆用流
言以對者也此等人人主反親信之則是爲寇盜攘竊之人而又使之居內矣
與文忠公所云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亦此之謂此二句即上文
在位在服之事不另作一層詛祝指怨謗其君言詛如厲言之詛祝如祭祀賜
福之祝乃禁其亡如時日害喪之意呂東萊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

抑其將爲害也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者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
也正謂此也小人一日弗去則怨謗一日勿已故曰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音庖烋音休于中國叶于逼反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音貝
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音培無卿

賦也炰烋氣健貌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背後側旁陪
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串講】夫用人失當以致謗者亦由于君德之不明耳文王曰咨咨爾殷商爾今
逞其氣勢矜其威望炰烋然以肆行乎中國凡可怨之事皆斂而爲之方且不
以爲怨而反以爲德也是豈無故而然哉蓋君有明德則能知人而任使矣今
不明爾德故賢否莫辨而前後左右皆不稱其官如無背無側也爾德不明故
邪正混淆而三公六卿皆不稱其官如無陪無卿也商之行政用人何其顚倒
錯亂如此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其極暴民之威下言其無取人之則炰烋虎狠之狀如謂
民所謂以微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福是也此句就王說帶用小人在內明是
肆怨而反自以爲德如用剝暴之臣而自謂能明刑能興利其謬見安在爾德
不明猶云無知人之明耳是非顚倒前後左右公卿皆非其人則國空虛如無
人然又何怪哉升與無人也有義類方是有人望擬不可謂人也註前後指背
字左右指側字陪是三公副貳于王者卿是六卿三公之亞也○顧麟士按後
四句故有兩解一解由無人故不明是責在輔弼也孔疏呂記嚴緝大全並同
一解由不明故無人是責在君也集義通解講義說通詩經古義並同然亦
不辨誰爲一定之說對上王按女與而秉專責殷紂從後解爲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音緬爾以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洧反
式號式呼叶火故反俾晝作夜叶羊茹反

賦也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于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
容止也

【串講】先君德不明皆由于縱欲而忘返故耳文王曰咨咨爾殷商天未嘗使爾
沈湎于酒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也乃汝自喪其德而爲之耳是以旣愆容
止而威儀之迷亂無有于明晦之節也式號式呼而言語之諠譁不知有晝夜
之節也俾日夜以爲樂乘因事于不恤商之流亂何其至此極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敘荒亂之失下則指其失而極言之也總根不明爾德來
首若爲怨天之詞而此曰天不云云信乎多辟之由人矣天不二字直貫下去
大意重湎酒上既湎于酒則皆十德而任用必皆小人矣不義正與義類反既
愆四句轉承酗酒來既愆二句是以湎酒而失儀式號二句是以湎酒而失容
寫一時君臣沈酣景象如見總是一湎字日出能攻諸有所事也俾晝作夜則
全不視事矣明晦晝夜一樣昏上章所云德之不明者此也皆酒之流禍也○
朱氏云人君荒湛于酒則必信任小人于是而愆儀止則威儀之迷亂也于是
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諠譁也窮日夜以娛樂乘因事而不恤所謂俾晝作夜靡
晦靡明也○顧麟士按疏義說則因湎酒喪德而任用不義然說通云惟不義
之小人是從是用見君臣相與導飲也與古義同蓋天不湎爾以下六句大都
賦酒之荼毒不必又將上章突重不義一句耳靡明靡晦俾晝作夜亦是一套
話反覆言之○按紂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男女裸相逐于其間宮中九市爲長
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漢書班伯對成帝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
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叶盧當反小大近喪去聲叶平聲人尚乎由行
內叶戶郞反奰音備于中國覃及鬼方

賦也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于喪亡矣尚且由此
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串講】夫君身既荒亂矣其如天下何哉文王曰咨咨爾殷商方今天下將危人
情洶亂如蜩螗之鳴而不止如沸羹之湧而不定國之大者小者皆幾于喪亡
矣爾宜恐懼修省而急于改圖可也尚且由此而行所用者皆強禦掊克之臣
所爲者皆炰烋沈湎之事而不知變焉是以內自中國之近既嘯嘯而咨嗟外
及鬼方之遠亦怨怒之不息也雖欲免于亂亡其可得哉

〔疏〕此章上六句言處亂世而安下言致人心之離也如蜩二句就世
小大句其鼠危上說蜩螗形容怨謗並興沸羹形容民情躁動此二句根上侯
作侯祝二句來皆上文彊禦掊克所致也蓋上有斂怨之臣下有咀咒之民所
以氣象躁促如此昔人謂海內鼎沸是也人字指厲王與其用事之臣言由行
乃彊禦掊克之不去息然沉湎之不改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
也末二句又申上文以明其必喪奧字即蜩螗沸羹意大抵帝王仁綠不止躬
被其隕躬受其害而後民之語怨生焉意氣動于朝廷而天下之感應如響○
顧游士按小大依陸羽明指小國大國言為與下中國語為一套且證中小者
弋者兩者字明有所指矣○胡新安曰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
奴總曰夷狄見當高祖紀其遐一國而畏其名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用舊**叶巨己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

致此禍亂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
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串講〕考殷時事已可知矣是可以委罪于天乎文王曰咨咨爾殷商當今天
下紛亂小人近狎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也乃爾殷不用先
王之舊臣舊法致此禍耳蓋舊臣舊法皆所恃以為治也于今雖無老成人可
以圖先王舊政矣而先王之典刑尚在猶不可為憑藉之資乎惟其人與法皆
莫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為是以天命傾覆卒至于不可救也豈可諉于
上帝之不時哉
〔疏〕此章上四句言王之致亂由于不用舊下言王不用舊所以致亂也承上
人心之離即是天命之去此只提出殷不用舊來以聽人尚由行之意天下無
亂小人近狎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不時也但殷不用舊臣舊法耳雖無老者
〔成人〕肆按蘇氏云不用舊勸說無老成人借使世無老成人可用不尚有典
刑可恃乎此乃所以深折其不用舊也無老成人如比干死而微子去箕子
奴而南宮适也典刑如三風十愆之戒執中立賢之訓布于方策者是也
見刑由王而終之不尚有舊由王時猶有舊人安可以厲王時果無舊人也莫
聽謂其聽其可循之言然後大命卒傾信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矣○箋云老
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疏云于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呂東萊曰在
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湘麓山曰三代而
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于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
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遺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推商老成人宅
心知訓所以誨康叔也黎老播棄犂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周有
耆俊在厥服乎王所以喪邦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叶起例二反**枝葉未有害**叶音曷**本實先撥**音撥叶方味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

然將蹶拔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蹶拔爾殷
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
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串講〕夫木之蹶仆而大命之將傾如此爾可不知所鑒乎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人亦有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
相隨而蹶拔耳今殷商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叛四夷未起枝葉固無害也而
為君者乃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何以異于顛沛之揭哉雖然前車
者後車之明鑒也殷之鑒夫豈遠哉彼夏后氏之亡也正以桀為不義而自絕
于天此固殷先王之所由以革命者誠爾之所當鑒也倘不以桀為鑒亦亡桀
之續而已夫殷鑒之在夏則如周鑒之在殷詩人立言之意正在此也何厲
王之不知所警哉吁不直斥乎厲王而假借乎商紂不欲自我乎已作而托意
于文王斯人也可謂愛君憂國之深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疏〕此章上六句直指其禍亂之原下示以當鑒戒之意人亦有言四句是詳

猶話頭跡之揭橥國家之將頹也枝葉未有害僭諸侯未叛四夷未起也本實先撥猶人君先爲不義以自絕于天如上文殘奸喪德不用舊之類是也人之有德如木之有本蓋天下之木在君君之本在德君德不明絕其本矣木之老撥猶國家大命言而打動人主却在枝葉未有害上蓋暗正所以惑雖無忌只爲見外儀爲可恃耳不知其根德已爲天所棄久矣安有本撥而終不顛沛者乎○薛敬軒曰嘗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故王者以治內爲本內不治而末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觀矣通篇只說殷刑而忽以殷鑒一語點出緊要精神血脈盡注于此隱然見傷時之意○鑒聚岡云註中正意須總提在前而以此意總收在後觀末文人亦有言亦字可見蓋詩人之意如此說而人亦有言云云者在後面對說則似比體而非賦體矣此亦有見○按史記周王好利任榮夷公是強禦掊克在位也王行彼傲因人諂王王得衛巫使監謗道路以目是侯作侯祝寇祝究也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內奰中國覃及鬼方也召公芮伯芮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用舊皆是莫聽也經史之相符如

是○按蕩二詩皆爲刺王而發然語雖懇切而渾融不露終篇無一語斥及乎王其立言亦有法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章全旨○通詩以修德爲主總兼修己治人謹儀慎言動靜交修皆修己事謨命誥告治民守法皆治人事一章言儀德之符二章言道德之應三章言時政之弊四章言修德之在謹常總號五章言修德之在慎言敬儀六章言慎言之效七章言敬儀之功八章總言修德之必爲人法九章至十一章言當勉言以修德末章揭之以禍患將至不可不聽言以修德也始終總修德一意○人已無二理修己治人亦非兩事故第四章夙興夜寐酒掃廷內雖指治人說亦修己中細微工夫至于六章萬民靡不承八章辟不爲則皆修己之效又未嘗不徵諸民曰圭之玷以下又分作兩段曰圭之玷至靡不承終與爾出話之意視爾友君子二句言修德而成德之意末二章欲其聽言者亦不過聽上文修德之言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于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其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串講]賦抑抑威儀者曰人君位居民之上而四方之觀化而取則者屬是矣誰知德之當修矣乎蓋修德之事非一而恒自謹儀始彼人子威儀之間抑抑然縝密而無粗疏暴投之失者乃其德之嚴正而廉隅之外見者也夫威儀爲德之隅如此則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哲人之威儀則是無其德而非哲人也乃愚人也人亦有言無有哲而不愚者豈

不信然哉衆人之愚乃其賦稟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若哲人而愚則有特氣稟之正者負涵養之累而反戾其常矣知戾常之可怪而人可不謹儀以修德乎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儀德相符之常下言戾其常而怪嘆之以發自警之端也抑抑是自然謹密如此凡人的精神揚則浮抑則沉抑而又抑則謹密到極處唯有德之隅者言中有是德則外有是儀猶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此正與下句通相反要知儀即是德非占外知內之說旨有哲人之德二句乃承德隅二句補出以起下意蓋就常理上見其然也人亦有言句要看明白當時未必有此言只是痛恨無威儀者而故爲此說哲愚說儀之知慎不知慎言也之名爲哲人者多而能慎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懵懂非真以無威儀爲愚乃即其無威儀而見其愚也蓋無威儀正是無德雖爲哲人實似愚人一般庶人四句因人言而反覆怪嘆之亦職維疾哲蓋本借庶人以甚哲人之當懼非謂庶人可安于愚也疏通末二句愚人之所以甚愚者以其有稟賦

以心■■而又無宰潤之功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察既異于人而又有省
察克治之功也今顯曰庶哲不愚曰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于幾微之際。
復不能克治于著見之時其爲反常也大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叶去**四國順之訏**音吁**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
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
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能盡人道
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
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

申講夫德儀固有相符之理道德實有㧞應之機彼天地之性人道爲貴人能
盡其人道而天下莫能加則表極于是乎立而四方皆效法之矣躬行之際德
行爲難人能全其德行而覺然直大則人心無不率從而四國皆順從之矣夫
道德感人之速如此爲君者而欲表正于民豈可苟焉而已哉彼政令者道德
所寓也必訏其謨不爲一身謀而道天下以爲慮且觀之命令者又一定而不
易也遠其猷爲不爲一時計而兼萬世以爲圖且形諸播告者又以時而不爽
也道德之修于治人者如此威儀者道德之著也必敬慎其威而儀觀之符厥
儀然示人以可畏也敬慎其儀而容止之端莊肅然示人以可象也道德之修
于治己如此夫然則人道盡乎其無競德行底乎其有覺矣吾見一政令之發
而民皆信從一威儀之著而民皆效法所謂四方訓四國順者在是矣豈不爲
民之則乎

講解此章上四句言道德自然之應下言能修道德而後得其應也其由之謂
道得之謂德無競有覺中有工夫無競者體道自己而卓然莫尚本于自盡
求有覺者修德自我而廓然直大本于自修末表此莫強之人道則人皆訓
式既全直覺然直大之德行則人皆順從此俱就已能者說訏謨二句對敬慎
句訏謨治人治己分講打轉人道德行德即是此道之得于已者而謨猷以号之

命告以發之威儀以體之總是一個道理謨猶爲經綸國家之本命告爲鼓舞
萬民之術是治人大端因業相蓋必從小民的其是治亂安危要與天下謀其
當不徒計利于一方而皆經營于四海是爲訏謨然或介于二三則以宣布之
靜移而不克盡一而定者有之惟運籌自我出而詔令亦不可自廢更是爲定
命民生國計務要法于後王憲章文章必燕貽于孫子不徒奏績于目前而暫
㧞休于其業是爲遠猷然或泄于疏濶則以發皇之孔■而不克因時而辰者
有之惟法制自我裁而敷陳亦不可自我與是爲辰告須知命告即所以宣此
謀猷者不是兩事威儀所以檢束身心是修己大端敬有勝其怠意慎有防其
縱恣民則總承訏謨二句打轉四方訓四國順意謂順在人而爲之則者在我
也○附錄訏謨四句宮夢仁文并文訏以本覺○本道德以敷政令猶必以
身範爲民式焉夫政令者道德所寓也敷之益其善猶必威儀敬慎而後可爲
法也則訓順蓋其難哉抑詩若曰天下至淵微之理而必驗之顯著以爲端則
出身加民之際甚不可不務其至善者以考內治之淺深也蓋敷布未備難以
望方表正未嘗無由著仍是以爲君者必競競乎慎志以爲惟此庶可以垂式
則推道與德固所以訓方順國矣然此但概舉夫大道之感孚而盛德之徵應
也苟不考之于謨謀出慮以驗道德之從違抑不明見之于飭躬蹈規以決
方國之應否則道德亦虛懸而無所附矣將所爲無競者亦安識其無競有覺
者又烏覩其有覺哉吾因知體道修德者其于政令儀度之節必事事求其美
善也今夫道德之所寓不有謨耶謨不訏則徒小之規爲非道德所貫也訏焉
而一方之利益必以天下之計劃之可不謂大焉然謀令數更又非所以一人
之心志也則定命可不講乎惟定而後謨以命而益訏矣不有猶耶猶不遠則
淺近之計較非道德所向也遠焉而一日之營圖必以萬年之規衡之可不謂
久焉然謂成爽仰又非所以作人之志氣也則辰告可勿審乎惟辰而後猶以
告而愈遠矣若此者皆道德之見于治人者也而治己亦爲治人之原亦道德
之發于觀民者也而觀我是爲觀民之本不有威儀耶勿以威儀爲外飾也內
修之符在于斯一不敬而莊肅不彰皆是以致道德之損古哲人積厚而流光

方以是驗成孚之寔而可觀聽乎敎之哉上曰作求惟茲民曰從式惟茲已物
以感儀爲斷節也隱微之效見于斯一不慎而斷歸不著遂有以窺道德之疏
古哲人存深而表盛方以是賜儀型之美而可玩愆乎慎之乎君曰貞度惟茲
民口秉指維莪已維民之則斯又非道德之見于自治者歟吾乃知無敢者非
而謀無競有覺者非虛言有覺也君人者誠有志于大道之感乎盛德之微處
可勿于敎者加之意乎○上文四句只言道德致慰之理其宴宴微驗處在本
題四句故人做下手工夫玩註中故必然後可以竿字自見篇中步步跟道德
昔皆而難中字矣一一疏剔詳明法老然則可以傳世

其在于今叶音 興迷亂于政叶音征 顛覆厥德荒湛音耽于酒叶子小反女音汝雖湛樂音洛從
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音拱明刑叶胡光反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爲也興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也
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洪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
敷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總論 夫道德之當修如此其在于今則大有不然者汝尚迷亂于政事其與訏
謨定命遠猷辰告者異矣又且顛覆厥德其與敬愼威儀者異矣至于酒之所
以喪政而累德者則一于荒湛而忘返焉然女雖湛樂之是從獨弗念女所承
之緒乃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而不可失墜乎彼先王修巳治人之道正明法之
所在而女之所當廣求而執守者也顧乃罔敷求夫王之道共執昭明之法以
爲保厥緒之具而迷亂顛覆之自如爲亦獨何哉

疏解 此章上四句叙其所爲之非下責其不念乎先也上章俱泛論未就武公
身上說此以下方就武公身上言之即承上章而言皆反應反說以爲切責之
詞興字貫下三句言自今日起也迷亂句反上訏謨二句顛覆句反上敬愼句
荒湛句總言迷亂顛覆之病根言不能盡治已治人之道而惟一沉湎于酒也
非眞如此只是自儆之詞然耳女雖湛樂句乃承上起下語紹以先世相承之
統緒言即下明刑而明刑亦不外修已治人之事只要發說下言女縱恣意樂
迷亂顛覆不念所承之緒之重乎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乎明法

謂湛樂甚而厥緒危矣罔敷求勿念求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必能求先王
方能保厥緒也求者考究尋問之意共者執守奉行之意○衛本康叔之後觀
武王封康叔康誥有曰明德愼罰又曰往盡乃心無好逸豫武公自戒之意正
有得于康叔之家法也

肆皇天弗尚叶平聲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
馬弓矢戎兵叶補亡反 用戒戎作用逿音惕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illegible]戒備戎兵作起逿遠也○言天所不尚則
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
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
命遠猶辰告者于此見矣

串講 夫爾之所爲顛覆迷亂如此故今皇天弗尚而厭棄之必將乃如泉流之
易而淪陷相與以至于亡乎天意之可懼如此人將何以回天哉彼君之舉動
民人之觀效所關也必夙夜之間而寢興有常庭除之內而洒埽必飭使身無

惰行而動可觀法有以爲斯民之表爲兵之修廢遠人之向背所係也又必于
車馬則修之而求其壯健于弓矢戎兵則修之而求其精好使兵戎雖興而倉
卒有備用以遏蠻方之寇焉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慮之周備之飭
如此則所謂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者于此可見庶乎弗爲天所棄而免淪胥之
患矣

疏解 此章上三句言天道之可畏下言人事之當修蓋先致儆戒之意而遂致
殺告之詞也肆字承上迷亂顛覆來天之所尚在德德之弗修天弗尚也天之
所去亡不旋踵此三句危詞以惕其修德維其恐爲天所棄是以惟無內外無
遠近事無細大無常變皆當周備防不可有一之不至也以下二段見修德
之當且應訏謨二句意是就治國之中拈出一二事即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
寢興洒埽有一段勤勵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于此深宮之修無不至
則推之大廷者可知矣維民之章使民瞻仰於斯精中求式之可爲民法上此
正帖維民之則句蓋民之所則且無其章不顯其隋今能完吾心之覺即以耀

民心之章矣謂上下間俱有一段精明氣象也車馬弓矢戎兵是三項以修乎
費戎事之戒無不預則違之文治者可知矣修飭于平日正欲消變于未萌故
戎事雖未作而用是以備之蠻方固無變而用是有備者以遏之俱屬未然事
此二句意相承有備可以無患戒之即所以遏之也○陳伯玉云以修爲戒則
戒非止有其心而實有其事以戒爲遏則遏非止預其備而實預其謀進德中
原有經略即此是訏謨遠猷祖宗朝世慮蠻方即此是敬承克紹亦有精義○
上文曰迷亂于政則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迷
亂于政矣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遠以該近也此詩人用
深補密處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叶吾禾反

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
旣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言語

之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輯說治國之道莫先于使人民所賴以守國也則從而質之成之以敎養
之仁定之以畫一之法焉侯度所受以保國也則從而謹之守乎王章而不悖
暨乎成憲而不忒焉是其治民守法既以防意外之患矣非所以戒不虞乎雖
未也又當愼爾出話敬爾威儀使凡有言也皆和順而合乎道凡有動也皆和
順而中乎禮無不柔嘉可也然言之所以當謹者何哉蓋白圭之玷尚可磨鑢
使平若斯言一玷則士大夫共指其非士庶人共議其失而不可復救非如白
圭之玷可爲也此言之所當謹也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周治國之圖下言謹治己之要治國治己勿乎看只是既
如此又如彼之謂質成也定也教之而倫理明導之而生養遂成也治之而縣
然平理之而爭奪息定也侯度如武王所頒之訓誥康叔所正之制宗修成進
則的野正賦稅凡禮樂刑政率皆是用戒句總上二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何處之有言語是出于口者威儀是形于身者人能愼言不妄發敬儀不褻

動則在我者無不溫柔而嘉美矣不柔或至于粗暴不嘉或至于拂戾矣
之○然言與儀雖均不可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言則儀可知故又申戒之所
謂愼言不得是謹閉而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見能愼處玉缺猶可磨乎言缺
莫可修補故特借玉以深儆之非推原其當愼之故也言語威儀並言而言獨
詳言語不屑威儀者以威儀上章已言之而此章直在謹言上故詳說所重耳
之而不及威儀耳○輔慶源曰蓋之告辭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爲先能
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

無易去聲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叶音折矣無言不讎叶市又反無德不報
叶蒲救反惠于朋友叶羽己反庶民小子叶奬里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爲我執持其舌
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
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
皆謹言之效也

講意謹言者何是必于出言也存之敬愼之心而無輕易其言毋曰我言則言
而何苟爲而已也蓋言出于舌無人爲我執持其舌故言語出己易致差失常
當執持不可使一言之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之善而不讎無有德之厚
而不報者爾能入而謹言于朝有以順乎卿大夫士之心出而謹言于民有以
順乎庶民小子之心則言善而德在是矣將見以是爲垂後之詞也則爾言之
子孫繩之是訓是行繩繩然相繼于無窮矣以是爲今民之訓也則爾言之萬
民雖之近悅遠懷欣欣然趨承而不悖矣言謹于一身之微而效徵于國家之
大如此爾可不知所謹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致謹言之戒下四句欲以謹言之效也無易留根苟字來凡
言之玷者只放縱苟從易心始由言者出己言之也易之爲言猶苟言也故又
以無曰苟矣莫捫二句正見當謹處言不可逝只是于未言之先將言之際而
謹執持之便是無言二句言感應必然之理以起下四句言德俱說好一邊說
德於朋惠于二句正是謹言即無易無苟而然惠字貫下句意暢即柔嘉也

修德大槩舉其全也辟字皆讀徃衍言君皆之為德也便是卽字有工夫味焉
總是至精至密盡善盡美之意前云無一德而不善也淑愼二句是偏言修德
一端謂其重也定串說不從中規中矩之意淑愼則不從矣不僭何根原來
不僭于事無所差也不賊于理無所害也此常說本疏義來袁元峰云淑愼兩
之僭言理謂之賊此不分事理鄒嶧山謂者殽亦依此看極淨說以上皆為德
之節至用功說惟李二字亦有意姦李亦桃李不專重投報巳也合下句總是
反覆言之以見威儀之理不可淋而辟不可以不修德也頁釘小子在不必修
德而可以服人上說○殽義只說言工夫之當然又設詞以見效驗之必然又
反而以見妄說之必不然反覆言之以明工夫不可缺而效驗不可誣也
〇荏染柔木言緡之絲叶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反民各有心 首二句戊午江西
荏染柔貌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絲以為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
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

[講]夫修德之要吾固已盡言之矣然德言乃修德之要而人君之不可忽
也彼荏染柔木其材質之美可以為弓矣者也則言被之綸而為弓矣况此溫
溫之恭人惟質之謙卑也則能受無方之益而積德以高大此實為德之基矣
何也蓋溫溫恭人乃哲人也其惟哲人理明而見其心虛而善人有以古之善
言而告之彼必知是言為可必信順其德而行之凡為修己為治人惟吾言而
莫予違也孝非為德之基乎反乎此而謂之愚人非惟不能順德之行反以吾
言為不信而不能恭德矣夫哲人能受乎善言愚人拒人于千里人心不同智
愚相越之遠如此爾欲修德可不去而愚人就而哲人者以聽言乎
[訓解]此章上四句與恭人之可以進德下言聽言之異于愚人且見其所以能
進德也木剛則折惟柔韌乃可為弓人滿則損惟溫恭乃可進德此興意也溫
是恭人貌溫溫上另印謙沖退然若無所知無所能也以此存心何所不受
而德之所以光大實基于此基如其址之基月瞻一簣從此積向上去那移不
高大起來蓋無競者德然剛必以柔為基有覺者德然大必以小為基此句正
其辨德之隅相炤蓋德之既為必問其隅隅在內與外之相孚故取大抑抑德
之来為先問其基基在上與下之相累則取夫溫溫然不有基安有隅不以溫
溫如安望以抑抑終此只虛說其維哲人三句則言其所以能進德者以其能
聽言也哲人卽是恭人其退然若無知謙虛故是大知謙虛話言卽上修己治
人之言話言之善便是德順德之行猶言順其話言之善者而行之無違逆也
順字須從溫恭上說出來如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聞言見行若決
江河願之至也此正見能基德處若愚人非惟不聽吾言而反以吾言為不宜
矣民各有心只說愚之不同于哲如此此所以哲人能為德之基以立德之隅
而愚人之終于斯疾也舉哲人所以為勸舉愚人所以為戒正武公自警之意
○顧麟士云民各有心只帶在愚人下見其不同于哲人不必總承以補修解
也○顧庚源曰人能溫溫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
故程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
大賢張横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

〇於乎小子叶獎里反未知臧否叶補美反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止反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叶上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叶齊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
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
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晩成者乎
[訓解]夫修德基于聽言如此於乎小子之愚向昧修治之方而未知臧否之所
在爲其去哲人遠矣我也憫其愚而教誨之固嘗指示其進為之方而以手携
之矣猶慮其不能究其意也而言示之事果孰為臧果孰為否皆顯豎乎其可
據焉亦嘗親陳其啓迪之訓而面以命之矣猶慮其不能持之久也而言提其
耳臧者必從否者必違恒懇懇乎其可聽誨之既詳且切則于臧否之故
宜有知矣借曰未有知識而臧否莫辨則汝亦既長大而抱子更歷非不多矣
何爲而不知乎所以然者自滿累之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以虛受人
皆臧否當先衆人而知之早矣知之既早必擇其臧者行之否者舍之而其

的事了故日不逾○鄒孚山云取營不指上二句即指昊天不忒[illegible]向
一章之説本諸姑休此更參之○回遹其德即不悲罰止之漢自爲蓋淸[illegible]
藐藐不修政令不謀威儀而終于迷亂顛覆也俾民大棘蓋不足爲刑名章沿
訓爲順使民至于困急則皇天弗尚必加之以大侮而喪國也必矣安可不戒
言以修德哉○此詩言甚切至有以效而歆之者如四方訓四國順維民之則
維民之章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鮮不爲則之類是也有反言以諷之者如靡
哲不愚彼童而角之類是也有正言以導之者如弗念厥紹灼捫朕舌神之格
思矧可射之其民之靡盈之類是也呼之則曰小子責之則曰僞遵其工夫則必
不泄不忘顯微無間表裏交修而後爲可信故聖人之徒也○宿蹟抑詩所以
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于爲王卿十之日而二詩之體家亦非又有合
一于大小雅乎然二詩但得列于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
十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
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
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朦
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
讀爲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
不離于其側然則序説爲刺厲王者誤矣

桑柔章全言○通詩大意反覆刺厲王用小人以病民也首四章是著民病可哀
而從諸征役之怨詞下是詳舉指失室而歸諸小人之病民也告爾憂恤誨爾
序爵是一篇綱領析言之一章嘆民病之可哀二三四章述征役之怨詞以見
民之病也五章言用賢可以已亂六章言世亂而君子不樂仕于朝七章言天
降亂無已雖田野亦不能自安八章刺王不能擇相而任小人九章并刺在位
之不善也十章刺人君用忍人而拒諫十一章刺人君用忍人以致亂十二章
言君子小人趨向之異十三章刺王之用貪人以致亂十四章言其害之可畏
而小人不見聽也十五六章言小人情狀之可惡辭皆反覆以責小人安所以
深怨用小人者之非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
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
闕之倬明貌○舊說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
是也以桑爲比者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
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桑之茂其蔭無所不徧至于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
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于心悲
閔之甚而至于病遂號天而訴之也

【申講】詠桑柔者曰王業之盛衰生民之休戚係焉我周昔時可謂盛矣而就卿
今日之衰乎彼菀然茂密之桑桑方其未采也其蔭無所不徧及其捋采之也
枝葉悴然而殘所謂無不蔭者安在哉我周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皆蒙仁覆
之澤非猶桑之茂而偏覆者也今王室忽焉凋弊民失其蔭而受其病何異桑之
捋采其劉乎我也感斯世斯民之亂憂之而不絕于心悲惻之甚而至于甚病
也寧不訴于天乎倬然昭明之昊天民之安危無所不察者也胡不矜我之病
瘼而憐恤之也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述古而傷當世之衰下則憫今而致訴天之辭也以桑之始
盛衆說比周之昔盛今昔有怨焉之意桑柔二字最妙周家忠厚培植所謂以
桑道治天下也以下文炤之當時征討不形于四方而師旅諸侯相與叛變于
下內故日其下侯旬捋采其劉分明指下貪人剝民則殘民命其甚忠與在而
憂其斬北承故曰瘼此下民不殄二句緊承一瘼字來與篇也秩也倬彼見治
亂安危無不昭察況我矜非但望其矜已實望其憫民家也民病之可矜倬在
下二章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也夷平泯滅黎衆也訓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正講】蓋民之受病觀于征役者之怨詞可見矣其詞曰吾王以好大喜功之志而肆其窮兵黷武之威四牡則騤騤而壯盛旟旐則有翩而飛揚東征西討兵革日興禍亂之生也亦何能有定乎自四方之國言之則無一國而不淪胥以滅矣自四方之民言之則民靡有黎無不具禍以燼矣夫國滅則所倚無齊民盡則守國無本於乎哀哉國家之運至是危蹙而不能以久存矣

【旁訓】此章上六句述民之苦于征役下嘆國運之將亡也四牡二句總見征役不息有耳聞目見無非厭苦之意騤騤馬行之貌言其常行不息也旟旐止則納之飛中言其行而翩翩亦是在路不息亂生根此說不夷言無平定之期也靡國句對民靡二句國指諸侯民指百姓國滅民燼總見亂生之不夷也燼者遭禍而喪亡如火滅而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耳末二句承國與民說國步以王室之氣運言國運之所以隆長者以國固定而萬民安也國民則離散民燼則邦本搖國家之氣運安得不日蹙乎哀國運之蹙使是征役者哀之勿依輔氏作君子哀○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猶鐘鼓管籥而欣欣有喜色或疾首蹙頞而相告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可不以絜矩為心哉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靡所止疑**（音屹叶魚乞反）**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誰生厲階**（叶居奚反）**至今為梗**（古杏反叶古黨反）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正講】夫征役不息是致國運將蹙嗟哉其可悵乎天既厭棄斯世而不我養也故我欲何所居以圖安則所遇皆窮而都無定所也欲有所往以避患則舉世皆亂而往無所適也民病一至于此是必有以致之者矣意者君子之有爭也故相激以成天下之變歟然君子秉持其心每欲和平以養天下之福初不欲爭競以啓禍也不知誰實生此厲階至今為民之病而使之無所定無所往若是乎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旁訓】此章上四句言已遭亂之極下則咎其致亂之人也蔑資將蔑而可咨嘆也天不我將為國步將危也此亦無所歸咎之詞儀禮註疑立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則徘徊而始定也內無以自安外無處可往幾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此正見其不我將處君子定維四句只借君子作轉語而歸其亂本于王處君子乃指在位欲安民者言競者亂之階也意氣之戈矛轉殊殺伐在位諸君子皆甚激于忠義而稍有爭心未免與小人為敵往往釀成禍亂程伊川所謂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是也無薪大意謂洞觀天變人離之際似有從中搆煽之人而徹察端委始末之由豈是吾黨激成之過則非君子之有爭心也此其厲階必有所以釀成之者矣末路將言王用小人致亂故此又先說與君子無

干又若佯為不知也者而曰誰茲以喚起一篇之勢○說通下四句窮亂本也曰君子定維秉心無競則當時有言致亂自君子者矣厲階蓋指厲王用小人曰至今追其始以咎之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音但）**怒**（叶暖五反）**自西徂東**（叶音丁）**靡所定處多我覯痻**（音民）**孔棘我圉**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正講】夫國之危亂如此是以我也憂心慇慇念我土宇而懷歸之思益甚切矣所可傷者我之生也當此不辰之時也逢天之僤怒是以使我離其室家而自西徂東靡有定處之苦是也其飢渴勞勩之苦多矣我之見病乎有鋒鏑死亡之憂急矣我之在邊乎有人心者何忍使我至此極哉夫征役者之怨詞如此則國之亂而民之病也從可知矣

【旁訓】此章上二句是動故土之思下是傷征役之因憂心慇慇承厲階來土宇

征役者之家鄉也居役隘之苦則思内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故鄉之所致曰念我土宇我生六句一氣滾下總是傳怨之辭不辰非言生時不善言不幸生于此時也用都于西師由西往故曰自西徂東正指征役言天怒于上民困于下今之見病者有矣危急者有矣而僅爲勞助之勞與鋒鏑死亡之日我則我禦多而我痛棘也曰多觀非一事也曰孔棘朝不保暮也土宇之念何能已已今上二章總是下民之痪○輔慶源曰以上三章謀皆征役者之怨詞然四牡章要其禍亂之終列步章原其禍亂之始至此章則情意切而詞愈哀矣

爲謀爲毖叶音必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學反

賦也毖慎況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執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講意夫禍亂而民病如此而所以致之者亦王之不用賢故耳今觀王之所爲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則非惟不能反亂而爲治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我告爾以禍亂之當憂而因誨爾以序爵辨賢之道蓋以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也誰能執熱而不以濯乎誰能已亂而不以賢乎既不能用賢則無以更化又何以已亂而善其國哉但相與以入于陷溺而已矣此賢之不可以不用也

疏解此章上二句指其生亂之由下是告以止亂之道總重在用賢上首二句只引起下文注中不以其道即以不得用人之道看正與下誨爾序爵相反但注淵言爲謀爲毖非眞謀毖也謀不得其道則妄謀反足以滋亂如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是也慎不得其道則猶豫反足以撓斷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是也爲謀爲毖明是與小人謀之毖之故適以長亂告爾二句忽乎從憂恤以亂之當憂而言如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皆是然已亂莫如序爵故誨之序爵料材度德簡賢黜不肖使稱其爵之意意重在擇相上說一

序爵是見爵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與以私也如智者決策于廟人賢士程能于不肖可謂序乎誰能二句言必用賢方可止亂也民時此若至要至切如救焚然救以執熱喻之此二句須以正意用在頭上方甚賦體許非句二句只其不能用賢以已亂也

如彼溯風叶孚亦孔之僾叶音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溯鄉僾唈也肅進荓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然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于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串講夫用賢可以已亂如此奈何王之不能也賢者豈肯爲之用乎故君子視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蓋爰亂之極而不發其抑鬱之甚者矣當時雖有切于救亂欲進而任其責者則皆使之曰世亂矣非人力所能及也故之欲進何爲也惟若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蓋稼穡雖勞也然勞于其前而可無虞于其後是仕進非寶稼穡誠維寶矣代食維好也然爵可其身而可無憂于其心是祿食非好而代食誠維好矣夫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而賢者皆不樂仕于其國矣將誰與共理哉

疏解此章上二句嘆時事之可憂下言不仕之本意承上言王不用賢則賢者亦不爲之用此時事之甚可憂者故學頭便說如遡逆風明是詩人自謂非另有君子憂之也遡風之人氣唈而不能往往不能喘息詩人自言憂亂之深其抑鬱之極如此民指君子之未仕者言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撥亂意世亂已極承忠莫救故曰不逮與以下皆賢者同類相使之言好是二句一串意民賓曰好玩註兩何爲在勞而無患上說蓋勞而無害便是至樂此有維寶之意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此有維好之意本講與此互相發○孫敏齋云祿食仔受稼穡無患與其有憂而在一時之進孰若無患而服終身之勞故欲退而稼穡

也曰維賢曰維好則皆持朝廷之上小人之傾險君心之波靜恐恐然使人畏之而不敢進又可知矣

天降喪亂去聲**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音綴**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衍講夫賢者退處田野固欲以圖安也詎知田野亦不能以自存乎今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使我稼穡之盡病則代食之謀又無以自遂矣哀恫哉此中國也俱趨于危而無復可安之處盡淪于荒而無復可食之資是以流離頗候危困之極至于靡有旅力以念天禍亦惟聽其自斃而已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答天降禍之非輕下是原已處野之無力滅我立王言將滅我所立之王篤王室也二句只是引起之詞重稼穡邊見上焉無君不得祿食既困于朝矣而降此蟊賊使稼穡卒痒又困于野也哀恫四句皆承蟊賊說皆危無可安之所見不特征役之繁所定處也盡荒無可食之資見不特征役之天不我將也靡有二句亦不是無力以念天禍分明見得念亂側存事當在畏跡栖棲之人豈我在野遭此危困之極者做得來或言天禍無極那有許多氣力合得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亦有味又一說謂流離困苦飢寒苦吟呻而且不能則亦有死而已勞危情極故直形容至此若說沒有許多氣力去念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反不見得他悲惻處並可參○按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與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三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此詩與言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追敘其事而刺之也○輔廣源口此謂滅我立王爲共和以後矣然又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則非追刺之詞故朱子疑之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諸延反叶側音反**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去聲叶平聲**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于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此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于狂亂也

衍講夫禍亂之作賢者無以自存如此夫豈無所自哉亦以王用人之失當耳蓋天下治亂係乎相而任相之責在人君維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爲其能秉持至公之心以周徧謀度而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此所以用舍得宜輿情悅服而爲民所瞻仰也若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是非倒置所以使民至于狂亂也何以爲民之所瞻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賢君用人之公下言暗君役智之弊上段只爲引起下段而發順民人之瞻曰惠不順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義理解秉心二句提秉心爲頭下乘其虛心以周徧謀度即是考慎考擇又即是擴處考有辨之明意慎有用之審意擇天下才任天下事而即就天下人用天下才爲下文所謂考衆謀而通衆志也舊言擇相皆衆重而言也慎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下不順自獨守[illegible]不好自善其見自私其見此所以偏聽生奸偏任成亂也是非顛倒使人[illegible]然喪其乘生之心而且物欲發其不平之情故曰卒狂蓋至此而所以之瞻竟不可得矣

瞻彼中林甡甡音莘**其鹿朋友已譖**音僭叶子林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衍講天下既無明君以擇相矣由是在位者皆好讒佞亦相任而不爲救[illegible]

悖爾反𢠝加于我彼我爲諒𢠝字正與險字㓜看來小人安知已非若險[illegible]
自不能不怨此説似講不去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墨反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叶古聿反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説爲得之善背工爲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爲直諒而實善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串講然天下之亂必有所由始而民心之邪亦有所由起今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非民自爲之也專由此人名爲直諒而實善爲反覆之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雖害民有所不顧是以民從之而亂耳又如民之邪僻而反其正者亦非其心之本然也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肆其邪僻之非以爲道民之路是以民從之而邪耳豈得歸咎于民哉

發解此章上四句與下二句相對易反覆言斯民之爲非皆由于小人也此與

下三節職字正應第三章誰生厲階誰字民之罔極言貪亂無窮極也職涼善背名爲直諒而寔則變詐無常也小人而見背非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訣不利如暴征横斂以益人之力竭人之財皆是害必合天下之不利始成其自利何暇顧天下之不利也職競用力言此輩處心積慮立身行已專競用力于邪僻如中垢之爲有以導民于邪僻也發字正與第三章無競競字爲見君子無競而小人職競所以厲階之生端在小人不在君子既曰民之罔極由于小人又曰民之回遹由于小人所謂反覆其言也上貪利故下貪亂上不正故下回遹各自相發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叶利言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爲之寇也蓋其爲信也亦以小人爲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爲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爲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串講然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所以日趨于亂而未安定者皆由此盜臣恣行暴虐而爲之寇故耳且是盜臣也外爲信實之行亦以小人爲不可矣及一反背之間則又工爲惡言以詈君子是其于小人則內合而外離于君子則陽與而陰排色厲而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且又自爲文飾以爲善詈之言非予言也蓋欲推其惡以歸他人掩其過以媚君子殊不知我既得其情而作汝歌凡詭秘之狀悉著于篇什之中矣豈可得而掩覆哉是則憂亂之情不一而規諷之意有加若芮伯可謂愛君憂國之至矣

發解此章上四句言民亂由小人下究其情之難掩也未戾四句一氣說又究其職涼善背之情也未戾者即居無定徂無所騁然不寧意所以然者專由盜臣竊君之權以行寇虐故民投亂如此蓋在目之爲盜而王所爲自痛呼哀者莫今之易謂民戾也涼曰二句正形容小人立心之陰陽既昇小人然又毀君子如反謂君子爲民不利爲回遹是也雖曰匪予是小人自解之詞小人[illegible]樣爲民寇其中垢之情如此爾自以爲其垢存中可以掩飾而以善詈之言非

出自予也爾詈已作爾歌矣作歌有形容其情態暴揚其事迹意見小人縱能掩飾耳目而不能逃桑柔之刺也○通義曰自十四章至此又皆托爲僚友相告之詞然始則嗟嘆而責之其詞正中則數其罪而斥之其詞厲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詞決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自見矣○朱豐城曰厲王之亂極矣一言以蔽之曰貪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暴虐之證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爲寇則用聚斂之證也○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悲極痛之詞故言之長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悲則又不容不辨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章全旨○通詩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下皆述宣王之意而爲之自言以美之也細分之一章言憂旱而訴于天二章言旱甚而罪乎已三章言憂旱而懼先祖之祀四章言憂旱而望救于內外之神五章言憂旱而極言天與神之不吾佑也六章自反其事神之無闕以見不宜有此旱也七章是許群臣盡力

以教災八章是勉羣臣救災而致望于天也〇一羣臣訓曰通章總是今憂旱之心這心乃敬天勤民之心宣王中興皆本于此〇總重爲民憂旱側身自省之意何辜今之人句是通篇大旨篇末曷惠其寧正蒐民安說尤轉何辜句意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去聲）**亂饑饉薦**（音存）**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叶平聲）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寧猶何也〇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于天之詞如此也

串講賦倬彼雲漢者曰災異之來乃天心所以仁愛人君所幸乎人君者能遇災而懼焉耳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此無雨而旱之徵也吾王畏天命而悲人窮乃仰訴于天曰於乎今之人果何罪乎天何爲重降以喪亂之災而饑饉薦臻之若此也夫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以求消災弭禍之應今則凡祀典所不載之鬼神靡不舉而祭之焉彼犧牲禮神之物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苟利于民雖牲之多無所愛也圭璧禮神之玉也我則隨其方而異其用苟利于民雖玉之盡無所吝也夫我之祀神如此是宜天之憫之而免此旱災矣何爲而不我聽而旱之卒不見弭哉

覆解此章上二句言旱之徵下述王訴天之詞言舉祀而無其應也倬彼二句先提出倚旱的景象爲各章旱既太甚張本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漢者雨之精天將雨漢先有徵今漢皎潔無雨可知王曰二字直管到末此正要見宣王憂旱意故形諸詞者如此於乎二字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也看何辜今之人便見一念爲民惠引咎于己而悲民無罪消災弭禍之本也天降二句串看即帶上句飢饉即喪亂也靡神不舉凡靡祀皆舉不專指常祀言所以求恩天恤也多一祀則多一牲故牲靡愛多一祀則多一玉故玉既卒牲各隨其方位之色圭璧亦天地四方各異莫我聽謂天不以盡祀禮而回災變也此非咎天祭已若之何而天莫之應然後引咎深呼意在莫聽即天不應雨之語

〇曹氏曰雲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〇靡神不舉如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十一曰索鬼神正是此意〇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音融）**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中反）**耗斁**（音妒）**下土寧丁我躬**（叶姑弘反）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身當之也亦通

串講旱既太甚則蘊隆之熱氣蟲蟲然將以病民矣我也爲民之憂而求助于神凡可以禮祀者皆未嘗絕之自郊而天地以至宮而宗廟或上而祭天或下而祭地或奠其禮或祭畢而瘞其物蓋無有神而不致其尊崇之道矣然宮之神莫尊于后稷雖未嘗不吾享也而力又不足以勝災郊之神莫尊于上帝力固足以勝災也而又不吾享如是則蘊隆之旱卒不可弭但見其耗斁于下土矣錄然變不虛生惟人所召意者我有以致之也不然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哉

覆解此章上六句言遇災而徧祀乎神下因其不應而歸咎于躬也首句旱既太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蘊是蓄積隆是充盛皆指鬱悶之熱氣言謂其氣鬱結隆盛積而不解也不殄者言以次而舉相繼不絕郊方祭此而復祭彼耳自郊祀天地以至廟祀先王而凡自天以下自地而上皆盡其奠瘞之禮而靡神不宗正見不殄處若后稷上帝又自羣神中舉其至親至尊者以該其餘奠是方祭而奠其禮請置之于地瘞是祭畢而瘞其物請埋之于土上係靡神而尊之故曰宗救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誠親而力猶不逮也臨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至尊而感格甚

于辭也寧丁我躬有所咎自責意言此旱災前所未有何以適當此時意我亦有
以致之不可徑作怨望語或說寧丁我躬朱註後解為長如唐太宗吞蝗祝之
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腸衛文公祈雨告神曰百姓何罪至變
忌喻若此史有策寧使疾殃吾人自艾大抵若此解說亦有依之者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回反〉昊天上
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叶音催〉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
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
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申訓〕旱既大甚則非人力所能支不可推而去矣我也遇此之災敢不乎其甚
恐業業乎其甚危其有如霆如雷之震動于上而不敢自安也所以然者蓋我
周自大亂之後人民凋耗無復有半身之遺其凋弊已極矣今昊天上帝又降
此旱災不惟害及于民而使我身亦不見遺矣則所以不敢兢兢業業而相畏乎者

是罪將及乃宗社所係屬之身也吾身不見遺則先祖之祀自此而滅矣使我
如之何而不畏哉

〔愚按〕此章上四句是憂旱而懼之深下推言其禍之可懼也其不可推言天降
之害非人力所能支即欲推之使去而不得是以兢兢如此兢業即下相畏意
以此何作至如霆句止是形容其兢業下六句言不容不兢業之故周餘二句
推廣王大亂後言非干旱之故不相畏畏字正與兢業字應此句承上起下之
詞蓋以我之故而我旱則我之不遺固不足惜但我身社稷所係以我之故而
絕先祖之祀此所以當畏也言民一摧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脈身既
不安得復祀但亦相關意○朱嚴緣曰靡有孑遺謂其民之不可保也則不我
遺謂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社之不可保也此作三平看似失本
旨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果五反〉羣公先正
則不我助〈叶牀呂反〉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
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者也
于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
也

〔申訓〕旱既大甚則不可沮之而使止矣當此之時赫赫焉而莫非旱氣炎炎焉
而莫非熱氣雖云我之一身且無所容而大命近至死期已將至矣我將何所
瞻仰何所顧望哉彼羣公先正吾嘗祭之以祈穀實固欲其為吾助也今則
坐視而不我助焉曰于我疏也若父母先祖與我有至親之恩而顧乎一氣之
感者亦胡寧忍予遭此之禍而不見救也哉

〔愚按〕此章上六句極言遇災之禍下望救于父母先祖之神也不可沮凡說致
所當為者已盡力為之而此災竟不可沮也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言以天地雖
寬無處以息非是蓋人主以天下為所天下皆在赫赫炎炎之境萬民失所則
我無所矣此說好赫赫旱氣方盛炎炎熱氣方烝也大命近止即上不我遺意

○嚴緣曰大命合天下人之命言靡瞻靡顧何無所依賴之詞兼天與神言蓋本
四句來上靡瞻靡顧說下如欲瞻仰顧于廟祀之神則羣公先正既不我助如欲
瞻顧乎常祀之神而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乎雖皆望救之詞然須歸重父母先
祖上只胡字二字氣有責彼意在此是哀痛不堪怨詞○羣公句能行與之類
先正先世為官之長也○羣公先正即首章靡祀之所祭者父母先祖及下章
昊天上帝即二章常祀之所祭者也○萬時華云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
帝之大臣季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此即祭羣公先正之禮今
雖因旱而祭也陳祥道云鄭氏謂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則雩小祀小祭
則道風雨字及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叶樞倫反〉旱魃〈蒲末反〉為虐如惔〈音談〉如焚〈叶符勻反〉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叶許云反〉羣
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勻反〉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勻反〉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
熏灼也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師氏以兵守王門者也今則或廢而不脩或弛而不陳不能安其職矣膳夫烝王之飲食左右供王之侍御者也今則或廢而不舉或布而不修不能供其常矣是上自庶正下及左右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一人敢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者夫以在廷之臣皆為旱而深自貶損如此其志亦可哀矣瞻彼昊天彼不為我一人恤獨不為我諸臣恤乎何為使我悠悠然無所聊賴之若此也

通解此章上八句言羣臣救旱之同下則致望于天之詞也○朝廷職事上下相聯倚賴而布政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也言等旱災怨不能條條理理有整頓之紀乎散耳其大綱如何亂得下七句正友紀之散處將是救旱而言施之窮救是救旱而形容之耳庶正冢宰其責尤重故特下將救疾故下則乎貧職名而以庶人二句總之言不恤者不以粟食為恤也兆其兵者廢其兵不用也不除者天子所馳之道不掃治也不舞者不作樂也徹膳者減膳不供大牢也左右布而不修者諸臣布列于位者不令有所修造也稍疾等只說得無友紀其救旱者並無廢人不周處無不能止而羣臣將有盡瘁無可曰人不能勝天而遂止不為者上句有同心意下句有盡心意瞻卬二句蓋又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里字託解憂字又云聊賴之意二意當合看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叶諸盈反)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于是訴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雨

通說言大夫羣臣之助我救旱者已至而我之所以求助于羣臣者尤未已矣瞻彼昊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且未有雨徵矣凡爾大夫君子竭其精誠助我昭格于天者已無遺餘力矣然以無餘力而自息則不可也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庶幾天變或可回也然此豈但為我之一身已哉蓋久旱而民不寧非惟吾身不獲安定之休而庶正之不獲安定也亦已甚矣故今日昭格于天以為弭旱之計者固[illegible]民而定爾之衆正云耳諸臣可不各盡其責而勉以成功乎瞻彼昊天以民為心者也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旱也無菑癘之災下土無耗斁之患安及于民安及于君而又安及于衆正也哉此則我之所望于天也夫吾王訴天之詞如此則昊天悉人之意其切而所以撥亂反正者有機矣此王化之所以復行也歟

通解此章上二句言天變之不可回下致勉于人而望惠于天也兩言瞻卬昊天皆極勢迫想見宣王之勤懇明星夜見依然雲漢之昭回要看有字所有者惟是嘒然之星而所無者是沛然之雨意在言表大夫君子即上庶正冢宰昭假只是祈求請禱無贏是不遺餘力即上靡人二句意大命二句言雖死亡將近力無如之何而益求所以昭格不可遂棄其前勞也定衆正要帶安民說蓋民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此意甚妙蓋臣以安民為心屬望于昭格則盡人事以回天變則民安民安則非獨人君安定而諸臣亦可以釋鞠瘁之勞也故曰以戾衆正竊言其民藏其餘也曷惠其寧將指雨說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言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萬民慶于野而百工慶于朝也不可露出兵雨字○陳氏生曰憂旱祈雨而通詩不露一雨字殊有深意說詩者須斟酌其有味乎其是深懷惕然庶乎不言及雨王其憂之深也篇中凡訴天處俱要從號呼引咎之意若嫉有所以致之而然勿作怨望口氣○李氏云宣王之旱告于上天又告于父母先祖又告于百官以見情之切命之深也○朱[illegible]誠曰于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和降之氣沛然發稔之後者內心以修外攘斷是中興之業自雲漢一念基之也○水旱之患豈湯被之矣然節之則在乎人焉桑林一禱大雨千里天人之相感也如此今宣王懼災修政而羣臣又能以王之心為心宜其反雲漢之災成中興之業後世有遇旱者既不能以自修乃曰天其以旤封乎嗚呼其有愧于宣王多矣○[illegible]

山甫春秋傳宋人木爲公子無説對詩數語耳而或者遂曰是宜爲吉甫伯尹氏之
心宜王之爲尹氏自其能不申與乎○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
大雅始于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語斷雲漢乃他人述宣王
之意然言已在太少日然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首章○通詩以世敘其功爲主功在維周三句見末章申伯之德柔惠且
直又其立功之本探此二句正與維周三句有起義見分封以實對而非徒以
親親也首言之首章以業之盛爲封謝張本也二章述其封謝之道三章
述其封謝之命四章言封謝成而錫予之也五章言遣以就封而期望之也六
章從之而遂于行七章首述其入謝之事八章則表其作詩之意○是詩自六
章以上皆敘其降生之異功業之盛皆頌之所以衍宗之而示法之處而末又追
言其平日有此德是足以當此教者而今日贈之不爲虚文也○大四親建侯
皆爲王者之私恩以親疏參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賢至所以王心與
諸侯王室而元舅之親幾一言及之見錫之遣之餞之以華其行非止爲一外
戚之榮而已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 叶鐵因反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叶胡干反 四
國于蕃 叶分遠反 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甫甫侯也
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
姜姓之國也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爲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
德澤于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爲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
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爲嶽降神而爲之也

疏義 賦嵩高維嶽者曰建國以親侯者君臣之義立言以明行者朋友之情今
申伯之封謝也我將何以明之而華其行乎彼嵩高維嶽高而且大則峻極于
天矣其山高則其神必靈矣釋此嶽山之神挾其清淑之氣而極不能自秘也
而洩之于人文武蕃衍積之餘其勢不能自畜也而錫之爲家將及乎穆王則
有甫侯是天下名世之士也其岳神之始降乎後乎今王則有申伯亦天下名
世之士也其岳神之再降乎維此申伯及彼甫侯其生也既有所自則其出也
必有所爲以之夾輔王室也則能尊朝廷固根本而鎮定之功懋也不爲維周
之翰乎以之總領諸侯也則能杜外患禦外侮而保障之績著也不爲四國之
蕃乎以之經營四方也則奉行德意宣昭無外而德澤布于天下也四方不于
宣乎夫申伯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與甫侯並著如此是固分封之典所由起
也

通釋 此章上四句言降生之異下言功業之隆蓋功業上降生之異皆推本言
之耳天極則山靈山高則神聚故神靈和氣物産不足以當之必特發而爲人
文甫生不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爲申伯生甫及申見精靈已鍾于甫而至此大
發發于申也并舉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岳且俱姜姓也申侯所以其爲方伯
故初之申伯上及字下及也以世言下及字上及也以功言俱以申伯作主要
見與古人濟美意所以王室言翰者夾輔之而爲楨榦之佐四國以諸侯言蕃
者保障之使大小無相侵之虞四方以百姓言宣者疏通之使遠近無不被之
澤作已然之功說蓋申伯入爲卿士出爲方伯故有此功業正是封謝張本○
爾雅註岱宗太山也霍衡山天柱山華華陰山恒常山也○毛傳堯之時姜氏爲
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四岳之下之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岳巡狩之
事胙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申齊許皆其苗裔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氏
俱出四岳故連言之○三百篇中最善作大文字者其如尹吉甫美山甫則原
其生德于天述申伯則推其降神于岳潮南論詩云起句奸雄得二詩得如此
好起句故洋洋大篇通體皆振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叶失吏反 王命召伯 叶逋莫反 定申伯之宅 叶達各反
登是南邦 叶卜工反 世執其功

賦也亹亹強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
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爲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

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集說]以王者分封之典言之者蓋然忠勤之申伯其先世總領諸侯爲人之表式舊矣王以其先烈之不可以不紹也爾命其纘先祖之武功而列于諸侯以其舊都之不足以容也故命其去申邑之舊都而國于謝邑其所封之國豈止爲申伯一身謀哉誠以南方諸侯地遠德疏莫能相尚也故命申伯進國於于謝使自此正南方伯之任而謝之師皆有所從式而南國之諸侯人人皆申伯爲其所仿者不亦重歟然既欲封之而不預定其宅不可也王乃命召伯謀營越營定申伯之宅相其原隰築爲朝廷築爲市而前後之相望築爲城郭爲郭而城郭之相友所以封國者豈止爲申伯一時謀哉蓋以申伯體勢不重不足以垂後裔也故欲成是南邦之功使自一世而百世百世而萬世皆有所持守而後世之子孫世世如申伯爲其所遺者不亦遠歟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繼先而示法于人見分封之意重下言成邑而垂裕于後見作封之意遠然而竟不可封者只順文說下亹亹者言申伯之爲人夙夜匪夜爲寐而夙夜之匪懈其事吾進盡忠退補過而進退之庶幾也然此二字原只是勤勉呼起之詞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曰纘是邑于謝乃加地遷徙之實也孔穎達疏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謝邑之南後漢地理志云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五里申謝其地相近疏曰南國謂謝旁諸國是式使南國諸侯在其統領中者皆以屏翰蕃宣爲式也式正總中事召伯爲司空命之事見築重其事意定以經營言從以成就言宅指宗廟宮室城郭之類其功即築營宮之功也蓋申伯之功大矣召伯之功成則世稱叙功之典而使申伯于繇世守其功常領方伯慈王綱之事世執其功而意相屬蓋世世常守其功則世世纘事于無窮矣○此章但見遷世亦而推分封之意如此則王命之詞也○申之始封也式是南邦追其本也遷國于東土所爲世執者安在哉以舜之要而求官侯九男後世五侯四牧算卒務溪集若詞恨爲延修之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川外功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徒因反)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爲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集說]然吾于天子寵謝之意而又見其命事爲甚詳也王命申伯欲使爲法于南國之諸侯故因謝人之衆可爲南邦之重鎮乃設都于是而建城郭使之統紀謝人而表正南服焉然城邑之營已定宅身之地土田不徹孰爲經費之供王又命召伯徹申伯之土田定其經界正其賦稅而祿養之有經國之需皆有所自出之地矣抑私人不遷雖燕居之樂王又命傅御遷其私人而室家燕集兄弟婚姻皆得以遂無遠之顧矣私人不以煩召伯御事非大臣所宜傳御必命于吾王甥舅之情猶一體上于申伯又何爰之重而待之厚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述王命以分封之意下是則其分封之務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述王之意此則述王之命耳王方以式是南邦使伯而有體勢不重不足以鎮壓南服故求荊江淮控帶荊徐因謝作庸旡說之庸就矣此直建國爲郭單指作城看王命四句分二事平對徹土田以供祿食遷私人以遂室家亦分封之制宜兩但下王命上見其鄭重而王所以二一申命總爲式是南邦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傳御只歷述其有此命非命詞也○因謝人以作庸只是言其民居稠密爲一方重鎮所以建國于此○按舜註群臣無所取法則乖故使之式南邦也下民無所統攝則亂故作庸以統謝人也式是句以統諸侯言因是二句以統民人言○謝舜山口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惜經史不載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叶音)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叶蒲各反)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

[集說]夫定宅之命王因命召伯矣但見王命之召伯任之凡申伯謝邑之功執

非召伯之所營乎彼城郭所以為四字之衛也則其功始作而皆然為新邑之觀寢廟所以棲祖考之神也則其功既成而美然有深廣之美夫城功告成則申伯之往謝有日矣王于是錫申伯以就國之儀有四牡以駕車也而蹻蹻而壯盛有鉤膺以飾馬也則濯濯而光明章威儀而物采彰其顯遇之隆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成封國之功下是錫之以就封之儀也功就已成者言下文賦所便是以申伯言者所封之人也謝固無城今創立之昔曰有俶非未就之說城方始作廟已有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申伯之功不止城與廟也然城以衛民廟以奉先保民奉親國之先務皆舉謝功之大者言之耳如原隰既平泉流既清之類是也召伯以此功告成于王則謝人有寧南邦可登申伯之就封有日矣故錫之車馬以華其行四牡以駕車鉤膺以飾馬俱以諸侯儀衛言按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四牡云云彰異數也故下章首二句但其事而復言之此已錫之不作預備看○此總是備言謝功成以起就國之意非是方與其功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叶滿補反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音補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叶音補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串講夫既錫之矣王于是遣送申伯以行懸命車之軾結乘馬之靷而就國之儆備矣乃從而告之曰今日之域中皆我周之天下非無可以封元舅而必于謝也但我嘗按職方之圖以選擇爾居之地其山水之秀其土田之饒其人文美盛而易于弘化其風氣與限而利于守禦天下莫有如南土者蓋非是無以展爾猷亦非是無以副予心也然而封國之常不惟錫之土以作一方之保障必且錫之圭以垂百代之榮封我之于爾既不愛尺寸之土國以寧爾居亦何愛尺寸之圭不以作爾寶且封謝雖王朝之特恩而保障則侯國之常事王舅往矣復何言哉尚其益保屏翰之功成藩垣之烈于以保茲南土于無虞而便九重無南顧之憂斯可也是王遣申伯而寄任之重又如此

疏解此章上六句示以封國之意下二句勉以保國之功路車乘馬只將上文所說蓋上既錫之而此則遣之非加錫之謂下四句是詩人述王告申伯之詞營以起下保封之意我圖二句見毛勝偏邑之雖惟南土而爾庸之作亦莫如南土土瘠人民之盛惟南土而世功之執亦莫加南土也介圭即諸侯之圭上可合瑞于天子下可布信于友邦故曰爾寶錫圭與分土不平蓋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也厲王之后曰幾姜無子姜氏生宣王故申伯為王舅往近二句言王舅今雖以往尚其體郊重分封之意而以昔日輸將宣之功益修之于侯國以保南土為王朝巨鎮意非但日申伯自保國云耳此詩人述王者之命一篇歸重在此○孔疏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呂記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介圭入覲則當時諸侯璃圭蓋介之為言大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按考工記桓圭九寸公守之信圭七寸侯守之躬圭七寸伯守之則是圭也其信圭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音眉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音治其粻音張式遄其行叶戶郎反

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于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串講夫申伯既承王命之遣送為信邁之行王乃篤親親之恩而餞之于郿之地既餞之後由是申伯指南土以言旋盈謝邑而誠歸非若向者之數留欲行而屢不果矣然使委積不備亦何以速其行哉不知王之待申伯也周無不周故其命召伯也事無不預蓋于定宅之後則已命之斂其土疆之賦稅以峙其道路之餱糧使廬市之積可為止宿之資故申伯在途得以式遄其行[illegible]留滯也其供送之誠而供億之預如此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及時致餞而有以果其行下是先時致備而[illegible]其行信邁誠歸正對數留行看王以親親之情不可以遽行故留之然既行不果[illegible]

信邁而既謝行則于謝而誠歸矣信邁誠歸以是[illegible]
與果于行矣非是因其信邁而從之也自鎬適申[illegible]作宣王親餞
周而申伯往謝焉故有郿之餞既餞之後復返于[illegible]曰信曰誠是王
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舍王有勢不得已故寵錫歸去[illegible]二字[illegible]不舍
之意王命以下又追言申伯未行之先王已使召伯徹其賦稅以儲之故能使
伯無留行上下各自開不徹土田與徹土田不同上是非其田以授民立永世
之業此是取什一之賦以供儀稱以為路費也蓋在時邇二字遍行就已去在
遄而言見道路中無留滯非速其行也○按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
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
館有積○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遣由遣而餞由餞而行節節有次第。

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邅反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灘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叶胡干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女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為法也

［串講］而是而至謝也何如惟此申伯番番然武勇足以鎮定南服之衛既入于謝邑而從行之衆為徒行者為御車者嘽嘽然而盛焉我周邦之人見伯之就封咸喜而相謂曰京師以保周為藩衛保周以得人為輕重今申伯封謝必能樹一方之巨鎮而內可恃以無恐汝今有良翰矣夫謝人以良翰而預喜之何哉蓋不顯哉此申伯也為王元舅才兼文武凡綏邦之士皆法其文介胄之士皆法其武是稱重望已試于平日故周人因其入謝而喜之也所謂式是南邦而因是保者可無負王之命矣分封之意豈徒然哉

［疏解］此章上五句是就封而有以慰乎人下是論望足以洽乎人然須一直說下但是預道之言首三句極番番精神脊脈風度振飭之意人者自此而入于謝非已到于謝也徒御句敘其從行之有此儀可周邦指京師之人言此二句是謝人見彼行氣象其喜而相謂也良翰即上維周之翰非謂謝人前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平日素宜維翰之也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根本所由固也故喜之周邦喜謝南士之人喜可知矣不顯句是呼起之詞元舅二句勿以親貴乎素重文武是憲上言文武之士皆以為法周人喜其有良翰者此也○番番五句贊應保南土意下顯三句贊應式南國意○或謂以申伯之親王之心膂當安所握要而回翔南服之地試不知中興之功未立所望者在上則故周公作輔召虎觀師而申伯亦股肱王室後先其間右賢左戚共濟國事不以宮掖之緣自引卑中興之功既立所變者在方鎮故韓侯長北狄山甫城東方而申伯亦徙封大藩總領在畿在內在外無不遑遑不以戚屬之重或留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音問于四國叶于逼反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其詩孔碩二句辛酉浙試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辭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串講］且申伯之賢不止此也蓋此申伯之德剛柔相濟中正不偏不惟柔惠而能柔能之美又且直焉而備剛德之中誠天下之全德也以是德而施之于治則揉此萬邦而無毅制馭之有道矣以是德而播之為聲則聞于四國而仁聲義聞之昭宣矣有此德業聞望之隆而膺是分封之寵則今日之行可無言以贈之乎我吉甫以僚友之情于是稱尚之誦作為誦之詞為詩則降生之異德業之懋遇之厚無不備載于其中其詩則孔碩也誦之辭為風則一唱三歎意味深長足以感人而動物其風則肆好也以是詩與是風也以之贈乎申伯則彼之受也無愧色我之贈也無諛詞誠足以華其行矣吁非申伯之賢無以當吉甫之誦非吉甫之誦無以彰申伯之賢中興之德業文章不于是可見乎

［疏解］此章上四句美其德業之隆下來已贈言之善也柔惠是柔德之善直又是剛德之善惟剛柔相濟則德行不至于亢威行不至于亢味一且字見相濟之美揉謂治強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也聞者懷德而頌其仁畏威而頌其義承德來以上大概自其為卿士時樹立如此也首章翰字宣意也作誦指全詩

言述于言為詩歌于工為誦形諸咏歌足以感人則為風使其人本不足美而強為鋪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而且好乎惟申伯之生實佐襄德業燁燁從人被詩之所敘無衆宏博聲之所咏意味深長而聲必觀其詞詩而則風遂好有餘音者矣此皆申伯德業所自致原非自誇其能詩以贈申伯見所言皆是寔事作者不為溢美而受者足以當之也○柔直二字對惠所以足其柔也柔不害惠而且直一句有三折○顧麟士曰誦詩風三字發文和足究竟則穆一詩耳孫風字訓聲却妙語若自贊者昔人謂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愧德惟郭有道無愧亦是此意○宣王之待元舅可謂有體且有法矣極其恩寵者禮也而不使與政者法也漢文帝待薄昭厚矣唐太宗之待長孫無忌厚矣而委之以權委後世之待戚畹如宣者可以為法矣○外戚預政因既病矣而自全者少後世稱大雅之美推崇鄧氏雖以馬鄧之賢猶不無尊寵兄弟賓讌乎故宣外而不寔內亦事勢使然也○嘗謂戚申其篤于母家一也而一異焉一賴焉則以宣王親親乎王忌佐也後世如五侯之濫觴而謀臣且謂大臣有申伯之忠誠所從來矣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章全旨○此詩因山甫城齊而多懷慕及故作詩送之在六章外上是推山甫降生之異而叙其德業之全末二章言山甫城齊之事而及已誦行之意然言降生之異有為舉德查職張本也言德職之全者又為城齊之命必關張本以慰其不及之懷也作詩之本意正為此耳今詩重德上析言之一章言山甫之生出于天二章言其德之全三章言其職之備四章言盡職以見其舉德五章言其全此德以待物六章言其全此德以事君正是山甫異于凡民以終首章之意七章八章言山甫遠行之懷故作詩以慰之也○當時山甫為王朝重臣所以保王躬而補王闕者一旦出而築城于齊雖是賦政于外將奉王命處然王躬誰保乎王闕誰補乎况以大臣而城齊則侯國之勢愈重而京師之勢漸輕此仲山甫所以永懷也此詩寔有微情不可作褒美之詞看去○天生山甫以保茲天子山甫為天以保王躬此正而下大關鍵處而其事一人補袞闕者王所以保之也末章之懷正從此發致○保王躬是山甫專職城齊是直差使者永懷慰心是吉甫微旨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佑也仲山侯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佑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串講〕賦天生烝民者曰人臣必稟受之隆德職之備者而後可以為立功之基我山甫之城齊何如哉彼天之生衆民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有是形器之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則之所在乃人心不易之理非民所秉執之常性乎性既善則情亦善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美之德者天之生民其善如此况賢人之生不尤異于人乎蓋上天監觀有周見其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是以寔寔之中保茲天子而為之生賢佐曰仲山甫者以為之輔焉是山甫之生天為聖天子而生也則所以鍾其秀氣全其美德者又豈特如凡民已哉

〔演經〕此章止四句言天之生民皆善下言天生賢佐之尤善也意重在下民天生烝民二句謂天之所賦形具而理亦具民之秉彝二句謂人之所稟性善而情亦善天所賦謂則人所稟謂彝此理得之已謂德其寔一而已則者準則之謂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于懿德無不知好之者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乎下也昭格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明德就宣王身心上說此二句正是保茲

二句之所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佑之命惟上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鍾萃美之德益山甫之生爲保天子而生者豈特如其所以生烝民者哉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禀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于人也生山甫申伯含物則意在約禀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粹氣其關于國家盛衰之數良非偶然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小心二句乙下注甫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盖備舉仲山甫之德

串講夫天既爲天子而生山甫則其德賦之全果何如哉以仲山甫之德言之

其體之餘而有得自之守沉潛之內而有剛克之休其益柔嘉之善中其則者乎若夫儀色者德之符也則令儀令色而莫華之著見外焉無不柔嘉矣敬者德之聚也則小心翼翼而恭慎之不忘內焉無不柔嘉矣如行所以崇此德也彼則考于古訓以爲行事之法勉于威儀約諸規矩之中其學問自修如此事業所以顯此德也則謀猷之猷有以上順乎君心明命之嚴有以昭布于天下其發而措諸事業又如此仲山甫之德寧有一之不備耶

疏解此章總是備舉其德之全正見其異于凡民處首句德字提起貫下君德本降生之與來天生天子既以剛德而秉乾綱天生山甫即以柔德而應坤紀則柔正人臣之則也柔嘉兩字即上懿字之意則字即上物則之則柔嘉只是柔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爲嘉令儀四句俱要以則字作骨看山甫柔嘉處以其則檢身而束心則儀色曰令而心曰小以其則學古而範今則古訓曰式而威儀曰力儀只形諸身者言即淑慎爾止色只見于面者說即輯柔爾顏而小心又是儀色之主翼翼者恐失那此則也儀色小心若柔矣而儀色合于當然小心不流于畏葸正是維則處此就表裏上言式是用心考古而件件依成法力是加意進修而步步循規矩式即維則之則從格遵帝典狀若王訓上言不可將作待生語威儀與上令儀不同上是以外對內而言其所已能下是以行對知而言其所用力然亦大略言其着力處非是始學工夫是若敷賦須捷當上意不是曲意狥君賦者宣布德意敷明條教之謂使賦是山甫使王命之賦非天子使山甫賦之也非一德之淵乎默契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運量推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須體認德字勿作政事業說必以事業徵之者見其德非有體而無用總見異于凡民處○顧麟士云上四句就其已然者言五六句則因造詣而推之于工夫七八又因事業以著其本體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叶方月反 下二句王于以發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盖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

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盖備舉仲山甫之職

串講夫德既全矣而職亦備焉以仲山甫之職言之但見王命仲山甫若曰冢宰之職統百官以掌邦治是諸侯之忠順係之也汝其式是百辟以總領諸侯可爲太保之職陳道義以保王躬是君德之成就係之也汝其纘戎祖考以輔養君德可焉至于謨誥所關甚重出入不可以無人口衛天意任非輕也四方民隱何窮賦政不可以無人四方丕應在茲役也是山甫之職其無一之不備也如此

疏解此章備舉山甫之職本德上來亦一句提起下分內外出入四者乎看此皆就王所命而言未說到盡職下章仲山甫將之方是盡職也式百辟冢宰之事乃山甫本官式則獎忠順教不及也太保乃山甫世官故曰纘戎祖考此正召康公舊職康公姬姓仲山甫乃其裔也保王躬者是居王左右啓沃心匡除情慾使王之德日益高大者乃所以保其身體使王身日益堅固也或謂德

養君德、與保其身體不同。不如補養君德、方能保其身體。蓋必德修而身乃安也。出納王命、何如今通政司古納言之樞。山甫承王命而布于衆、聯謂之出。旣布衆復命于王、謂之納。喉舌、就承此看。政本僅言指要也。賦政于外、與上明命使賦不同。彼就德言、而此則王命之如此。言王欲使四方皆賢、以應其政而俾澤無所壅也。此不可便就人應說、乃正期之如此也。政以懲樂教養言、如漢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杖往觀、咸衆手加額、願少須史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即四方爰發意。此章總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欲使之專意于外、而密勿無人誰爲輔弼。是內不可無山甫也。欲使之專意于內、而四國無人誰任經營。是外又不可無山甫也。不然、當時方叔召虎布列在位、豈更無一可命者、而必山甫也。○附錄王命仲山甫一章、吳宏馨文并文評以資觀覽。○備舉大臣之職、皆其德足任之也。夫內外出入、大臣之職全矣。惟山甫德足以任之、詩所爲備舉王命而美之乎。烝民之三章曰、天生大臣以佐乃辟、旣備其全德、畀之必擇其大任投之。是以人主論才所厚望乎臣者、不一職而舉朝廷重大之職委責成于元輔、非其德足兼總庶績、奚以克勝此任也。若仲山甫者、德備衆美、而其職固何如哉。維王則有命命之、若曰冢宰之職、統百官以掌邦治。是賴保之忠、斯保之也。今之百辟、亦安所爲憲矣。汝其式之、坐于朝堂、示四國以標準。俾其班制貽羣后以儀型、行見一人風勵于上、而盡忠守國、俱高節儉之風。令凡入朝、不改肅雍之度。惟山甫是賴、山甫承是命也、則爲人臣之師表矣。維王又有命命之、若曰太保之職、陳道義以保王躬、是君德之成就、責之也。汝之祖考亦嘗典是職矣。今其繼之、脩德塞違、殫謹起居之飭、謀猷料思、用防非僻之干、行見一人輔導于旁、而有過必彌、清明日以強、因有善必進、德器日以安。貞惟山甫是賴。山甫承是命也、則又爲天子之喉舌矣。乃王之命未已也。謂諸所關甚重、出納不可以無人、宣德意于九重、則出令惟謹、復綸音于五位、則納言惟允。王若曰、汝祇將其掌握之服、所未言而代爲之言、朕所欲言而盡爲之言。夫諸之命、以式百辟者、屏翰之勲也。茲復責以喉舌、豈非屏翰而與王政之樞謨哉。乃王之命更未已也。四方民隱、何爲賦政、不可以無人、布帝澤于海隅、則八荒偏德、布王仁于下、下國則四海侯藩。王若曰、汝惟將其經營之。民所未應而違之、必誠民所旣應而達之、愈必誠大。始之命以保王躬者、啓沃之託也。茲復期以爰發、豈非啓沃而兼股肱之宜。力哉仲山甫之職、蓋如此。○此分四比、前不作題、提後不作總收、可云老氣横九州矣。至股股抱定王命、不拘泥首句、单縮百僚、因與疏義出納四句、皆天子期之之意、有合而于肆土兩句一連之義亦無碍也。凡能貼合山甫所兼之職、寫得壯麗弘深、恰以典誥之體而爲風雅之言者耶。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叶）**、仲山甫明之**（叶謨郎反）**。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音懈）**、以事一人。**（下二句戊午[illegible]房）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否、猶臧否也。明、謂明于理。哲、謂察于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串講〕天王命仲山甫之職如此、而其盡職則何如哉。彼肅肅然尊嚴之王命、未易將也、仲山甫則奉行惟謹、而不辜一人之托、爲能有以將之。邦國政事之臧否、至難明也。仲山甫則鑒別惟精、而不淆是非之辨、爲能有以明之。且旣明而精于理、又哲而察于事、順理而行、以保其身、不特趨利避害以全軀也。夙而無忘朝、夜而無忘夕、處恭匪懈、以事天子、未嘗怠偷荒寧以廢職也。是仲山甫之職、蓋無一之不盡也。

〔旨解〕此章美山甫之能盡職、亦要承德上來。承王命、從因政知以守己、忠以事君四段平看。盡職不必應上章分貼、恐有難合處也。肅肅只言王命尊嚴不易承。宜之意、將王命者、謂朝廷之上法度之頒、征賞罰之得宜、奉行之而無廢格也。政治猶爲若、政治失爲否、明之、正辨乎此也。旣曰明字、與上明字不同、明謂明于理、而是非不至乎差謬、就乎時言。哲謂察于事、而施設不至于過差、就臨時言。明哲保身者、謂明得天下事理透徹、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身。蓋不求有泰而求無咎、非全軀自保之謂。然亦就爲臣時如此、方見是盡職。如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非保身而何。夙夜朝乾夕惕也。匪解無一時一念不以精白自矢。蓋人臣一日立乎其位、即一日業乎其官、而山甫夙

夙夜孜孜一味虔共其職苟利社稷知無不爲縱令身以殉君而明哲之鑑自在
非才全德備烏能兩全至此此二句繫上章內外出入恙不忒一段兒㴱云諸
侯治國之政有若否山甫測察別惟精知其善而益以王命獎勸之知其不善
而申王命以戒飭之正君所謂匡弼救懲也○循理乃保身之本而昧者不能
也山甫則明哲而全曾不違理以自取禍憂勤乃事君之道而忽者不能也山
甫則夙夜惟寅曾不先身而後君○人之急于君者或不足于保身人之殄其
身者或不足于事君而山甫則不然此其所以異于常人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
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
矣

〔衍義〕仲山甫之德猶不止此也人亦有言柔者易制人則吞噬而茹之剛者
難禦人則畏避而吐之此常情之偏也惟仲山甫于柔者則撫之以仁而不茹
剛者則制之以義而不吐惟不茹柔故其柔于矜寡皆在所恤而不侮也惟
不吐剛故其剛于彊禦皆在所制而不畏也剛柔合德中正不偏是豈常人
所能及哉

〔講解〕此章上三句言夫人稱情之偏下是山甫用情以正此并下章各以人言
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以見其全美德而異于烝民以結首章意也柔
字剛字俱以人言茹吐是借用字茹吞噬也吐畏避也不茹者有仁有天下之
念柔者易欺而不肆彼以侵陵此是遇柔者則然遇剛者則不然矣非偏于柔
也不吐者有義正天下之心剛者雖兇而不縱之以含忍此是遇剛者則然遇
柔者則不然矣非偏于剛也矜寡煢煢即剛柔之人也不侮矜寡正是柔不茹
之實不畏強禦正是剛不吐之實不侮有扶危濟弱氣象不畏有禁奸除暴氣
象此一句不是承一本以証其不茹不吐承上二句○此章就德之柔嘉難處
者拈出之山甫柔嘉最得性情之正故能不茹不吐○宜王中興志在攘夷所
歎寡又當時強禦在位故天生山甫以佐之不徒以超出常情作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
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于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維
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
也而不能助者德非在彼不在我之間無待于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
至于王職有闕人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
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衍義〕又不特此也人亦有言德爲人之易知易能其輕如毛宜無難舉也但凡
人不免溺于物欲鮮有能舉之者矣我于是謀度其能舉者維仲山甫獨得乎
天性之厚而不虧其民彝物則之良爲能有以舉之全盡而無遺也我也心誠
愛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在于彼固無待于吾之助而亦無所容其助矣王于
人至尊一身萬幾攸萃袞職之闕不能無也惟仲山甫之德既舉則能盡力以彌
縫其外至誠以感動其心自有以補其闕而復無過之地矣蓋惟大人能格君
心之非安有自舉其德而不能助君之德者乎以此觀之信乎天生人而厚于
賢也豈常人所可及哉

〔講解〕此章上六句是舉己德下是補君德然補君亦本于舉德來人言只管說
將一句德爲人所固有易知而能輕舉如毛鮮舉者氣拘物蔽也山甫舉之能
以身體驗物具而則自全也即上表裏交修知行並進意自本然之理言之則
人皆莫不好此懿德自氣質之累言之則有能舉與不能舉之異愛莫助之甚
助者生于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人之所不能舉則無不足何助之有或謂莫
助是愛之詳處形容好德之誠如此非是謂非其欲有以助之而不能亦非仲
山甫無不足而莫可助也更因活補闕依註就格心上說如吾已而物正有所
其邪心消其逸志之意勿用諫諍剝譯等語宜王厲精於君有闕處須說得
密○按詩說云此二句從來以爲格君心之非不知格字如何解得補字非字

如何貽羞闕守益闕非過失也修捕之間或過用其精神即是闕補之者只以
以我柔嘉之精神薰烝天子之剛健自然補壯其亢而預防其悔所謂事一人
以保王躬者正在此亦覺有見而荊川亦云一日二日有萬幾一有未善便是
闕補之是能啓心沃心彌縫其衆以復之于無過之地非格心之謂也玩職字
可見夫已之德則不藉于人之助而君之缺則有賴于吾之補山甫之有異于
人何如〇此章語脉是總撮上文上第二章是山甫之全德即其能舉處三章
以下是以德事君即其能補君處此則要而言之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叶極業反四牡彭彭叶鋪部反八鸞鏘鏘王命
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
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
姑都治臨淄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
其城郭之守歟

[illegible]仲山甫從事德盡職如此則今日之行吾能不因其懷而慰之乎惟仲
山甫當出行之時祭祖道之祭以駕車之四牡則業業而健矣以從行之征夫
則捷捷而疾矣當時山甫思付託之甚重以才力之弗勝歎然有靡及之懷焉
然其所以懷者何也蓋以四牡彭彭而壯八鸞鏘鏘而鳴是行乃王命仲山甫
與齊然以城東方而城民因因在此役焉其任亦甚重矣則安能以無懷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其遠行之思下表其承命之重此章正言城齊之事〇捌
師古云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于道而後人祭之以爲行神其祭設于
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兩言車馬之盛者只是道其出行之儀并
言以成章耳非出祖在道二時事也此詩爲山甫城齊而作前六章言其秉德
盡職如此則城齊之役特易易耳然在山甫之心則以其事出于王命方且以
任大責重爲憂故有靡及之懷此處且含蓄只敘其心如此下城東方乃表其
事盲之見心之所懷者惟以是耳說者多欲將每懷靡及俗保王躬補王闕看
只爲看輕城齊不如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崇崇謝功召伯營之徙來建保定忘

築有不屑爲者非一流人物王國非據山川而山之行蹟山甫亦不應[illegible]
外若此城彼東方蓋齊上薄姑而治臨菑故王命山甫爲齊築斯城也〇附錄
張叉君文云齊封雖矣乃爲乎城其說蓋在獻公遷國之後矣昔齊之先公從
文武定天下先王慕之胙以營丘當是時天下新定城闕未備故夜未就國黎
人得與爭此土也乃太公因俗簡禮通商便利而國勢漸昌壁壘具矣越五世
而胡公嗣位齊是以有薄姑之徙其後怨積少弟而哀兒目本定惟獻公是猜
胡公雖殺而公子尚在獻之意以爲寄居薄都必滋後禍祇封城其尚庶何必
舂懷此都也而薄姑一遷臨淄又一遷矣吾聞諸侯地小人衆則更辟國都天
子爲之相其勤勞獻之遷此也專不係于逼隘意寔主于避仇夫國險謀遷公
也營邑避難私也在天王既難密私以謀其居而齊獻不敢擅公以請于上是
以終我之世不聞有城齊之役也至于武公繼立之年又我天子蒙塵之日社
稷之存備而寔于藩封乎獨之不城又何疑焉泊乎我王御極鋤殊勤之後寄
涉稍城乎國書詔天下葺防補缺增卑倍薄爰及莽鴉之址緬懷鷹揚之烈惜

然東鑑日乎覩厥父佐我先王功勳爛然國史輝煌逮子孫失序拓遷臨淄自
獻武以來二十餘年不修牆壘其能國乎于是謀及廷臣命我山甫城彼東方
云夫青州大勢其外控藝落爲東北斥限者無過于渤海然沿流島嶼一區雖
險出天塹而媚逃寔多島裔萊夷越處其外觀于瀕海要害民不爲居爲曠地
人千里則敵衍可知也使徒恃大川之界而無牆壁之守則淄潍之間寔辟字
宇矣全齊形勝其內備中夏表西南雄鎭者莫大于岱宗然此山接境他州故
其陰則齊而陽則魯淮夷徐戎皆出其右其餘登萊明堂多附本國爲南北所
往來則控制實用也使徒恃名山之險而失保障之嚴則郁合所在未有安壤
矣城之其得已哉雖然端揆崇諾必崇德望之臣集事勞功用推幹略之彥乃
以命山甫則何也吾觀先朝盛時君爾流風于分陝姬公營洛而東行及我天
子嗣興韓侯就國城既完于燕師王舅出封邑乃營于召虎倘亦國有大事非
偉臣莫與任耶故山甫之始也自外而內若非堅領朝右何致躋樊而入侍于
周今也自內而外雖其名曜四遠不妨出周而出使于齊若山甫者可謂內外

[illegible]則誤可補箋註反覺孔氏多此一疑矣

四牡騤騤叶渠龜反八鸞喈喈音皆叶居奚反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愔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于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串講】夫仲山甫承命而往也、以四牡則騤騤矣、以八鸞則喈喈矣。仲山甫秉此以徂齊、殆必旨願集事、而式遄其歸、上以副天子倚頼之心、下以慰僚友賓泰之望焉。我吉甫作爲此誦、原其勞生之懷、及其德職之全、意味深長、足以感慰人心、穆然如清微之風、足以化養萬物者矣。然其意豈有他哉。蓋以仲山甫之徂齊也、而有靡及之懷、故以此誦告之、使知城齊之任、乃其所優爲者、而闕言之下、庶乎有以慰其心矣。尚何靡及之足懷哉。是則非仲山甫不能承王命之重、非吉甫不能慰山甫之心。一代君臣朋友、相與以有成、而其致中興之盛者、非偶然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敍其歸期之速。下四句、表其贈言之意也。四牡二句、與上章四牡、亦一將事。式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旋歸也。此不妨用註保王躬補王闕意。作誦、該全詩言。穆如清風、意味深長、足以動人。亦因山甫德業之美而致是、非吉而自撰其誦也。蓋風能感物而清風則尤感物之善者也。言能感人而穆如清風、則尤感人之善者也。故以贈山甫而慰其懷、正以動山甫也。永懷、只就上靡及之懷說起。大抵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曾氏註不必用。○詩有三、物曰風雅頌。而其作者皆曰風人、謂深微和遠、其象類風、是則詩之教也。夫誦者頌也。蓋民之詩謂乎雅、而題之曰頌。取其從容諷詠、有合風人之旨、曰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一之矣。古人詩以言志、有不嫌于自賛、自定者此類是也。故風者、雅頌之妙也。嗚呼、山甫不自賛自定、而誰賛誰定乎。○鄭曰、山云、此詩見山甫承王命之重、而有之吉甫知僚友之忠、而慰之。一時中外之臣、皆足以佐宣王中興之業者矣。○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遠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補贊彌縫宣勞內外。其致中興也宜哉。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章八全言○此詩因韓侯襲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諷之修職。首章言韓侯來朝、而命其纘世業、以修職業、受命之事也。次章是入覲而所錫予之隆。三章是返國而承餞贈之厚。四五章言返國而成婚娶之樂。末章言纘世業修職業以終首章之意。是很中王命以規之也。須以纘戎祖考、幹不庭方二句爲主、中間鋪張錫予餞贈嫁娶、總是慶幸韓侯之意。首言幹不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末言修職業、是欲其修內治也。內治修然後遠人服。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叶訖力反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叶音壁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爲諸侯也。虔、敬。易、改。幹、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串講】賦奕奕梁山者、曰諸侯繼世而立、而必請命于天子者、所以示有分而不敢專也。韓侯之受命何如哉。彼奕奕高大之梁山、乃韓之巨鎮也。自昔神禹治之、始有此倬然之大道矣。韓侯由此道而來、以士服入見于天子而受命焉。王乃重其繼體之初、而親命之、以爲列爵諸侯、而北守藩服。爾祖之舊也。爾其纘爾祖考、而爲諸侯、以繼世業可也。然朕之命爾以韓者、以韓國事寄之也。爾當無廢朕命、夙夜匪懈、敬謹以供其職、則朕之命于爾者、山河帶礪、因以永存、終不至于改易矣。且爾民總領爲諸侯、則不來庭之國、正汝之所當幹者也。爾必奉德宣威、以除正之、于以佐助天子、使內外嚴明、中國有常尊之勢可也。如是則職業已修、而世業可繼矣。是始之來朝而受寵命之重如此。

〔詩意〕此章上四句本韓侯之來受命下述王錫命之詞梁山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厲王之時諸侯背叛梁山之道或未必通有倬處亦見中興氣象然此三句只是暗寫過甚將言韓侯受命而先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耳受命是請命意要緊出士服入見以示不敢自專之意王親命二句是述王親命之詞所謂纘世業也無廢以下述王親命而因以戒之之詞所謂修職業也然意亦不乎修職業正所以纘世業也謂戎者言汝祖考功在朝廷賞延後世故使爲諸侯以纘之夙夜二句申說夙夜匪解正所以虔共爾位處無廢者侯無廢也是下修職意不易者王不易也應上纘祖意不易與無廢正相應不庭方略指下章百蠻之作亂者榦調正不要言征伐是有文告之詞曉以順逆示以名分也虔共爾位中所包庶職甚多而餘不庭方又虔共爾位中第一事故補出言之韓地近邊蠻貊之叛服不常故欲其布德宣威以佐汝辟無非敵王所愾使無北顧之憂也周自穆王以後荒服不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安得不以佐辟望之韓侯○按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乃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徐微弦云纘戎祖考欲其無忝于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愧于君也夙夜匪解勉之以勤虔共爾位勉之以敬朕命不易示之以信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勉之以忠甚得詩意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叶戶郎反**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音陽**鞹**苦郭反**鞃**音弘**淺幭**音覓**鞗**音條**革金厄**叶于栗反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于旂竿之首爲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爲環纏搤轡首也

〔串講〕夫王既命之矣豈無以錫之乎蓋自韓侯之始至也駕彼四牡則奕奕甚連絡孔修而且張矣韓侯乘此而入覲乃執其先世之封圭以合瑞于王王嘉其入覲之敬而遂錫韓侯焉有交龍之淑旂有注旄之綏章所以表其儀者至矣而飾之于車者則有方文之竹簟以爲蔽有錯文之車衡以爲左車之飾何美耶有玄衣而畫以袞龍赤舄而加以金飾所以華其躬者至矣而飾之于馬者則頷下有鉤而在膺有樊纓之帶眉上有飾而當盧有鏤刻之金馬之飾何美耶然車之飾不惟簟茀錯衡已也有去毛之鞹以持式中使其固而不壞有虎豹之淺以覆式上使其順而可憑車之制于是乎備矣馬之飾不惟鉤膺鏤鍚已也且以皮爲鞗而餘之下垂以尚其轡焉以金爲環而纏搤轡首以尚其文焉馬之制于是乎備矣是其入覲而膺寵錫之隆如此

〔旁解〕此章上五句言韓侯修入覲之禮下歎錫予之恩也此章與上受命乃一時事但受命受賜是二事上章命此章錫故分言以別之也介圭亦即是士服來朝而以介圭合瑞于王不可泥上章是士服入見此章是用侯禮入覲蓋介圭乃先世封國時所頒之圭始見必用此方可以請命而爲信也不然何以示信哉王錫韓侯爲其來朝之禮而隆以錫予之恩也車馬旂服皆諸侯之所以辨等威者故錫之淑旂旂之善色者也綏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貫旄之表章故云綏章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金路無鍚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鍚者蓋特賜之○王錫何管下六句交龍之旂析鳥羽以爲表章是旂之美以竹簟爲車蔽畫雜色于車上是車之美玄衣而畫袞龍赤舄而加金飾是服之美頷下有鉤而樊纓爲帶眉上有飾而鏤刻以金是馬之美以去毛之皮持式中其制堅也以淺毛虎皮覆式上其文炳也此亦車飾之備處又不止簟茀錯衡而已御馬之條有下垂之革轡首金環有纏搤之飾此亦馬飾之備處又不止鉤膺鏤鍚而已合之總見侯國之光天朝之寵○淑旂以下每二字爲一物然皆以兩物爲一類鞹鞃而覆以淺幭鞗革而加以金厄則可名兩物者亦可名一物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音庖**鼈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去聲**馬路車籩豆有且**音疽**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道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侯氏韓侯諸侯來朝者之

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集註〕夫既覲而錫之矣。從夫返國也。寧無以餞之乎。但見韓侯之歸。重其所往而祖祭于道。其出宿則于屠之地。于是顯父承王者之命而為之致其餞焉。餞必有酒也。則清酒有百壺之多。餞必有餚也。其餚維何。則炰鼈鮮魚。亦必有蔌也。其蔌維何。則維筍及蒲。以贈言之。其贈維何。則有乘馬也。有路車也。斯時也侯惟侯御門之外。籩豆列有楚之多。而侯氏與顯父燕飲。不有以盡相樂之情乎。是其返國而所餞送之厚如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是韓侯返國而重其事。下言飲餞而贈之。餞與贈不可平看。餞上而贈乃餞時所予者。韓侯反國仍行祖道之祭者。尊其所往。猶加始行也。出祖出宿總是一處。餞之亦是于屠也。謝氏以顯父之餞為王使之。極是。孔疏說多酒餞雖王所使。至于酒餚之多。贈送之厚。自是顯父之情。欠穩。兩句云王命顯父餞行。必不使之自備酒餚。且路車亦非臣下相贈之器也。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可見禮有等差。酒殽蔌贈四事。乎有酒之

多殽之嘉蔌之時。正餞中事。而出自天府者也。乘馬路車。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若笙待客之禮。亦殊異也。然所重在餞。故復以籩豆終之。此句是總上文四句。意非至此方陳列也。籩盛果核。豆盛菹醢。燕有韓侯與顯父相燕飲也。或言韓侯屬此燕之榮光。不作相樂說。○時說以上章是君臣之恩。此章是朋友之義。下章是夫婦之情。此亦因題立意耳。非詩人本旨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眾多也

〔集註〕夫韓侯既覲而歸。則婚禮可舉矣。但見韓侯之娶妻也。自其妻之族類言之。則為汾王之甥。而母族貴矣。為蹶父之子。而父族貴矣。韓侯行親迎之禮于蹶里之中。以百兩則彭彭而充盛也。以八鸞則鏘鏘而和鳴也。儀衛備而物采章。豈不顯然有其光乎。而往迎之禮。極其盛矣。蹶國以諸侯之媵而從之以諸娣之眾。其儀容則祁祁而徐靚。其類聚則如雲而眾多。韓侯顧盼之下。豈不爛然其盈門乎。而來嫁之禮。極其盛矣。夫族類極天下之貴。親迎侈一時之觀。韓侯婚姻之盛。為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族類之貴。下言婚禮之盛也。此作祖道之詞。說覲既而遂以親迎何便見。○嚴通解此章本是第二章。以前事非祖道。大帖徐士彰曰。其事在前而章次反在後者。詩人以此章本因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直序其始終。而以親迎嚴諸此也。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迎以後事耶。蓋蹶父為周卿士。而迎于蹶里。則娶妻定不是反國後事也。詩人作詩。並不曾編年敘事。說者不可牽強更詩之○汾王之甥。派出王家。母族貴也。蹶父之子。亂係侯服。父族貴也。迎止五句是往迎之禮。迎以百兩。是迎以邦君之禮。蓋諸侯送迎皆百兩也。不顯其光。蓋斷嚴氏之光也。諸娣四句是來嫁之禮。從曰

從。韓侯是送女之人。之從。蓋諸侯之娶二國。皆有媵從之也。嫡妻有娣有姪。同姓二國之媵。亦有娣姪。則九女也。祁祁。詩云徐靚也。徐言其行動舒緩。靚言其容飾之整齊。以上蔽芳疏引到韓侯顧之句。來以見韓侯之樂也。盈門以娣姪之多。侯容之美言。爛者。爛韓氏之門也。蹶父為王卿士。其里必在京師。韓侯朝周京都。必有旅館。則門自是館之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大也。甫甫。大也。噳噳。眾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集註〕夫韓侯婚禮之盛如此。然所以得娶韓姞者。豈徒天作之合已哉。蓋由蹶父之為韓姞父也。負武勇之才。嘗使臣之命。歷聘侯國。靡所不到。嘗旬宣之職因為韓姞擇可嫁之所。皆莫如韓土之為樂焉。孔樂哉韓土也。流而為川。瀦而

也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是淮南之地也若北則江漢非從入之路乃以平淮浦而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地也若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境矣○呂東萊曰江漢合流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夫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匪安匪舒敢戒有蓋四方未平王心未慰故不敢即安此成功之本也出車設旗二句又在武夫內推點出師光景

江漢湯湯（音商）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丁反）時靡有爭（叶甾陟反）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集說〕夫既伐之其成功果何如耶但見江漢則湯湯而盛矣武夫則洸洸而勇矣召虎率此師衆以經營淮夷之四方凡經畫出處以爲蕩平之策者罔不盡也但見師衆所到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勝而即以告成功于王焉夫王國以四方爲安危也今成功奏而四方既平則王國永保其根本之固不其庶定矣乎王心以天下爲休戚也今王國定而時靡有爭則王心無復有宵旰之憂不其載寧矣乎是其既伐而成功如此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伐夷以告成功下是著其成功之大也首二句輕輕遞過經營即上來求來鋪中間有許多處置安排如何以屈其力而服其心也兼招携懷遠推省廊廟說余在營策不專指兵威四方指淮夷之四方蓋自朝廷言之則通謂之四方耳觀下式闢四方便見如徐州以南秣陵以北江門以東江都以西是也○曹氏曰宣王勵志恢復南征荊蠻北伐獫狁至于常武江漢淮之南北悉以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則四方至天下不粘淮南○疏義云淮南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定故征伐淮夷者所以經營四方也○靜方山云還依一方但亂四方不平之說此亦疏義之意幾一經營便爾告成恐于淮不甚費力也故王師一至已望風而靡矣成功指返侵服時言告成猶有以告也蓋昔營以經營之功期之而今果得以持而獻也內外相維故王與觀四方爲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輯而內寧也上下相屬故王心視乎心爲休戚時靡爭而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或以四方平總起王心寧理雖可通恐非詩旨

江漢之滸（音虎叶虎委反）王命召虎式辟（音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于王國而已于是遂疆理之南至于海而止也

〔集說〕夫成功雖告于天子之廷而召伯猶在江漢之滸王又以疆理之責而再命之以爲淮夷俱亂四方之地不免見侵井田之法廢也其疾女其式辟四方之侵地而徹我疆土以復井田之舊可也夫經營而制理道行非樂于多事而病民亦非欲速其功而急民蓋什一而賦乃我周中正之法而爲四方之極者也今爲淮夷所侵亂故欲辟而徹之者正使四方來取正于王國而遵行乎什一之法也故召虎承命遂往而疆之以盡其大界理之以正其脈絡直至南海之濱而止焉其疆理之功有如此

〔疏解〕此章上六句述王命疆理之意下述召公疆理之功再言江漢之滸者係王事起下申也上告成是驗徵報捷井召虎之自歸也此王命是勅書再來即江漢之滸而命之也講家多云前經營已該疆理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專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此說非也式辟四句正述王命之詞辟有開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意非徒是其草萊治其荒蕪也徹乃仰其所闢之土而布以徹法蓋古人伐叛討貳之役必大其奇效平其賦斂以慰民心也以毒痍甫定之民而遽殘困法似乎疚以武事方定之際而即行經界似乎棘故曰匪疚匪棘徹以取民此王國一定不易之法也今明闢其侵地而治其疆界乃使四方來取正于王國而相安于什一民九之常此有宗淮不得並併倉暴不得多取意疆理正識兩土之事疆者如夫九為井井十爲通也理者如井間有溝通間有洫也海在淮之東南故曰南海言非淮夷地乃其所侵之地也侵地至于南海故于其至于南海見江淮無不闢之土亦無不徹之田而王國之極立矣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叶胥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千反無曰予小子叶獎里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
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宣、布也。曰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榦。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串講〕夫經營四方……則召虎之功懋矣。王可無以報之乎。蓋何也。淮夷叛亂之時。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經營疆理之事。以布王命。昔勸之曰。昔則文武受命之初。惟召公爲之楨幹。凡其敷政而保固者。其功至今在也。今爾任其責之重。勿曰以予小子之故。事斷天下。忠在王室。而于爾躬無與也。當知維翰之緒不續。則康公爲無孫。江漢之績不成。則爾爲無祖。但自爲嗣汝召公之事。經理有勞。盡顯昔臣之風烈。經營區僻。不隕元老之家聲耳。誠能肇敏爾功。無愧于康公之輔文武。我則豈可曰以爾召公之故事。闢世濮其在爾躬。而與我朝廷無與哉。當知江漢之績不成。則爾爲無祖。江漢之績不報。則我爲無臣。我自宜遵我文王之典。錫予優厚。用彰爾翰之奇勲。寵命加隆。式昭周家之大賚也。夫王命召虎。其激勸之意如此。然則及今有功。而報功之典。又豈容已哉。

〔疏解〕此章上六句是勉之以建功。下是示以報功之意也。旬宣句申看。江漢來平。則徧治經營。以布經營之命。江漢既平。則徧治疆理。以布疆理之命也。以上是詩人敘詞。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之詞。文武二句。本其世功以起勸勉意。維翰當兼經營疆理二意。言捍禦南國。而著經營之績。日闢百里。而有疆理之功。或云只兼言爲是。不然。經營遊便兮合于召康公宣布政教。亦在江漢之間。故言之。無曰二句。見臣開之忠。本承家之孝來。戎功即經營疆理之功。肇敏者。謂自開闢之而勉力以致功也。錫祉。謂經營疆理能有成功。則爾以康公之翰文武者爲王室者。亦以文武之福康公者爲爾福矣。須合下章看。○此邑述王命召公之詞。以起上章經營疆理之事。而起下章所敘賞賚之事。文武四句。以勉先勉之。末二句以報功故之。總是將以下章文王之命康公者行于此。先以康公之佐文武昔論其功。

釐爾圭瓚叶才早反秬鬯一卣叶音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徒因反于周受命叶彌并反自
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釐、賜也。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于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串講〕夫既有是戎功矣。而王之用錫爾者……故策命之詞有曰。釐爾圭瓚與秬鬯之酒一卣。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王。而錫之以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然使受之于此。而不于岐周乎往焉。亦未足以見寵異之意也。又使之往受命于岐周。從爾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寵異之。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而爾祖之有賢胤也。君恩之渥。至是無以加矣。于是虎拜稽首。以受策命。而祝天子以萬年。使長守富貴。永爲華夷之主。焉庶足以盡報答之誠于萬一也。

〔疏解〕此章上六句述王策命之詞。下言召公受策命而祝願之也。惟虎之功在宗社。故錫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人。惟虎之功在疆埸。故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必告于文王者。以山川土地。先人所授。而周之受命。又始于文王也。然又以自鎬京錫之。即自鎬京受之。特以功……常典。未足寵異之也。故又使之受命于岐周。用文武待康公之禮以待之。……以顯召祖之有賢胤。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其所以寵異之者至矣。然圭瓚秬鬯。不過增其寵秩。故錫自王命。若山川土田。錫人主不得私。必告于文人而錫之。是皆非宣王之賞。直受命于乃祖文王也。功非召虎之功。而受教于乃祖康公也。三代人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于人心天理而感動之。豈以恩賞爲一人之私恩哉。此只是所錫之物。其詞具于策書者受于岐周耳。非并圭瓚等亦受于岐周也。有策命之詞。只四句。此二句是敘事之詞。非策命之詞。虎拜二句。要寫許多感激

之私形容不出光其召虎中藏感激而稱君揚言竟不如何以爲報展轉其推而惟虎乃亦曰天子萬年而已萬年有永清江漢之波永收淮夷之貢意〇秬鬯祭時所用必于太廟王制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孔氏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賜之〇釋器云卣中尊按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〇以則鬯皆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將未祭故卣盛之〇附錄陳氏一齋曰合下四句能光文并文許以眷觀覽〇周臣沐王之寵始終因策命而致祝焉夫得之錫臣者非一端而臣之報君者亦非一辭也萬壽之祝得不與萬年並致哉詩若曰吾觀君恩下逮臣道上行而知君臣相與之誼甚無盡也故君之厚臣者常深之以寵而臣之報君者每致之以誠一時錫命策辭之事誠有交相愛于無已者焉我王之錫召虎以秬也寵之一端而已然福莫大于格祖格先而祭器未頒恐無以薦馨香而昭虔與假莫隆于加地進邑而與敎未備又何以明寵眷而答康休乃王則有以策命我公矣命夫然之必備其器也盛爵者有瓚王則錫之以圭柄之玉瓚焉祭之必備其物也秬鬯者宗祀之所需王則錫之以秬米之酒焉苦曰能無有以稱之功是用錫爾以瓚卣應遠哉有以光昭先人之舊德而爾藉以稱昔而王之心則未有已也謂秬器雖不假而封邑未成則業嗣禁毋乃或缺于徂征哉山川土田我文人式遵焉是用告之以爲爾錫如是可以已矣而王之心又未有已也謂爵人必于廟而衆賢無臣則爾肫尊廟毋乃有乖于祖惟兹岐周受命昔召祖曾拜策焉用使爾往以爲祖光夫既予之以器物矣而又優之以土田則君恩不可謂不深既予之以封邑矣而又寵之以祖命則王眷不可謂不隆虎于是稽首于岐周之廟且拜且祝曰天子萬年若非稱年不足答其隆錫之恩即不足伸其祝頌之誠云爾自是而虎乃奉策書以告祖廟矣但見前此拜稽首于文祖之廟者今此拜稽首于召祖之前而凡兹休美之王命受封乃祖以揚稱揚之若曰予小子得藉手以慰先靈微王休之寵亦不至此矣向令其無所望以爲不忘乎自是而虎乃作廟器以勒祝詞矣但見前此稱萬年所致頌于無窮者至此稱萬壽而願垂于不朽而遂使簋尊與鼎彝並深銘

予寵考作考意曰予小臣得沾寵以降廟祀微天子之福祜不至此稍自今以往多歷年所以卜無窮乎是舉也在天子崇先德以褒功可謂當報臣之禮在召虎勒王命以誌美可謂致愛上之忠然而虎之心猶未有已也則又以令聞文德進矣〇題策而御之以簡題散而出之以教簡櫝以洛古稱有神堪與銘鍾鼎彝並傳不朽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天子萬壽（叶殖酉反）明明天子（叶獎里反）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〇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郑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郑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于武功古人愛君之心于此可見矣

〔衍〕天召虎既拜賜于周矣遂奉策書以告廟再拜稽首于祖考之前以對揚天子之美命由是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之策命于其上以考其成且所勒之祝又願天子以萬壽使王之策命與廟器同其不朽而禱願之私亦與廟器相爲悠久矣不特此也又謂我明明天子也內修外攘令聞有此令聞矣又必自此而進之使令聞之光昭愈久而不已焉然非武圖無以定禍亂而非文亦無以褒太平業必不極意于武功而敦陳其文德使教化之覃敷者浹洽于四國之間焉夫然則成功可保于無疆令聞可垂于有永寧非臣子之深願乎夫豈酬其功而隆錫予之恩臣受其錫而盡忠愛之誠君臣之相與如此所以成中興之業者非偶然矣

〔疏解〕此章上四句是昭君賜而祝之至下是進君勝而勸之深虎拜稽首與上不同上是拜于文廟此是拜于康公之廟宜用圭瓚以祀其先之時作廟器勒策命則策命昭然在人耳目故曰對揚對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顯是對總是褒皇之義作召公考謂作康公之廟器漸王者之休命使宸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考考即考王命之成也大抵事功有跡可見者謂之成德

錫命于廟訓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若作成功說則失之鑿矣天子句是祝詞并勑之策命樣也明明二句重在不已連下二句作一串說言吾王內修外攘以建中興之業令聞已著矣而不特著于一時已也必將愈久而不已且又不特江漢肅清武功告成而已又必矢其文德令禮樂教化直洽肌淪髓以徧于四國所謂令聞不已其在斯乎令聞勿專泥平淮說不已本是美之之詞而寓進之之意矢文德句微窺見宣王有好武意其勗勉處正見報答深心宣王方以武功獎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已之功而納君于德意深遠矣○武則經營四方文則洽此四國前後兩句自相對照惟四方有一番經營則四國少不得此一洽○洛本當承平而乃曰作六師江漢方用武而即曰矢文德文武並用周家享有道之長也固宜○馬上翁一片雄心甚豔詩數句道學說得氷冷可知武定文安千古不易惟漢光武議得此詩南唐欲制身不用兵徒虛語耳○羅華谷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作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

穆王時又與徐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十命吉甫北方旣定○繼命召虎帥師於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來定則一方備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篇所以爲宣王之將事而繫之于宣王大雅之末也○附錄矢其文德二句耿介文并文錄以備觀覽○以文德則君保邦之長策也夫有功之後以文德守之乃創所以洽也使之愛君無已我謂夫君天下者武以應變而文以營安蓋積累之後非武不爲功至勘亂振旅而猶惟敵是求則其勢不可久矣故命揚威神以復祖宗之業則必廣敷惠以收荒徼之心此臣所厚望于今聞天子也臣以軍旅事上餘非所知然人臣無功非主上之未人臣有功亦非主上之利也故臣爲祭家廟乃知疾方將有愛祖之心四方所有功本非我勳然天子無功失天子之檻天子矜功亦非天下之福也我王告于文人當思遠州好詠惠鮮之王夫亦爲四國計至深遠也尚其矢文德以洽此乎自南北文馳十二州承冠如纖然蒸蒸自有各耳四國何弄也乎而況江漢之間承懷爲偽成行

知感皇至憂迴而來同患至知此何難戶說以彰論雷霆不試而式以王度之如圭恩邦以是治陰雨之音矣此外猶不復數十年兵甲多儆或王德不能遠耳四國忍棄也乎故李衣先治間此次有王做以周家人知有身紀以周官人如有備脩虎韜成而數以傳天之翅羽多方以是沐浴宗之澤矣此周起家宣京非以文章爲政事而爲知一莪華山之馬遂歸初夷棄永休何慮小敗之不待乎頑勢動而有以靜之靜之以家室之思勢靜而有以動之動之以聖賢之業則王功伊濯之餘猶煩中興父老相與慶新新臣何今南國亦以刑獄而蒸蒸而業明光[illegible]之區四方朝天王[illegible]而何之難難乎賴事難而有以易之遺綜之[illegible]一旦小易而有以難之標準之後有年則三事就緒而後無[illegible]湧說宥偶相歎未嘗允矣文人是似矣○中興服淮之役以文德守之此中興有機略并以詩書禮樂作潤飾太平且寫來特合時勢一筆不放鬆真鼓吹休[illegible]對揚有[illegible]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六章全旨○此詩蓋美宣王自將而作通詩重王者身上方見美自將意前五章重王旅嘽嘽一句是服遠之威末一章重王猷允塞一句是服遠之本細分之一章言其親命太師二章言其策命司馬三章言王師在道而先聲可畏四章言王師在徐而威武奮揚五章極言王師之氣敵末章歸諸王道之大當時宣王分明以兵威服淮夷而以王道歸美之乃美不忘規之意○篇中命曰王命武曰王武旅曰王旅而猶復曰王猶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于兵威無非歸功于天子而已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所)南仲大(音泰)祖大師皇父(叶扶雨反)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叶音汝)既敬既戒(叶訖力反)惠此南國(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甫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害有三行師百里則千里之內無寧居用兵十萬則百萬之財可立耗況久戍遠方進無可戰退無可守不特坐糜輸輓而使處內力倦之赤子披堅執銳不得休息棄有用之人守無益之地力疲于下財匱于上則留處之害一安亂之後家室轉徙所與剪滅寇虐稍稍安集耳而復駐兵設鎮戎馬交錯餱糧斥堠絡繹不已且重之以城壘之修築衣甲器攻之時備湯火甫脫徒役轉增而或士伍馬騎坐無所試糾起而爲侵掠民之苦兵甚于苦寇則留處之害又一徐淮之地國賦所仰給也土狹民衆不若漢唐虛曠可以開屯置牧且戰且耕一旦兵民錯處阡陌連營有輟耒而逃耳兵有轉餉之費民失耕作之業而且迭相更代往來繹騷大府之藏耗竭而不能應欲減餉則兵無可減欲加賦則民無可加上下交困變生意外則留處之害又一嗚呼從來與兵襲遠倖圖啓土地者之日措施失當或屯駐不撤或遷延不返戰農功而貽後患往往然也宜王師之告其害而吁嗟告誡有以哉或曰武王之定天下也戢戈櫜弓偃武不用而豐年屢奏享國長久秦人銷鋒鑄鐻以弱黔首而一夫作難身死名滅其優劣得失較然也不知周之偃兵所以安民秦之銷兵欲以弱民仁暴殊而興亡異矣然豈不用兵之故哉若武侯[illegible]渡瀘武勸留師永鎮而武侯不從終蜀之世蠻人畏服蓋深得宣王不留不處之意矣○附錄不留不處二句田習齋文其文有以發觀覽○兵不好黷王師之勝策也蓋師以克敵而不可以病民則王之以爲留處命也其爲王師計至切哉若謂王者不得已而用兵非好武也且兵以敵愾而不屯兵以擾民則司馬有專職焉是以師聚于收則草萊于原將歸于朝則民安于野所當慎此至悉也今日之命卒皆淮徐耳而不止此奉全力以靖一方勢不難廓清淮甸而或以重兵宿鎮使農人失耕作之歡則民反苦兵而不苦寇御六師以懲小醜勢不難奏凱江淮而或以供億煩勞令南畝有汙萊之嘆則國且受傷而不受兵于焉則[illegible]其若三事何哉維爾司馬所當戒也兵與民之勢不可分也而兵與民之[illegible]則不可雜戎馬蹂躪民力幾何十年之聚而不償此惟爲之定其程期幾日出而道幾日而歸兵徙而過師無仰穀之[illegible]是[illegible]焉庶幾調理周原三農咸享世[illegible]豢之樂爾兵與食之用相爲耗

也而兵與食之原亦相爲耗僕糧輸輓民困幾何數歲之耕而不復也惟爲之嚴其紀律議遷延者有禁議進取者有禁至廬安堵勿致流離之失所焉庶幾慰望霓三農咸食疇理之休爾淮北之地歐士亦植厥甫上中通者草萊方殷緒亦幾頻矣使之解甲歸田一畮之收可食數百一夫之種可利八家旋旆興歌舞於洛亦齊其飫澤也哉周綏邦底定屢豐年豈非行師有道哉徐州之區水合淮沂山連蒙羽向者轉徙靡依稍亦久荒矣使之去險就利溝澮之間可安反側綏動之內可息民民富強足恃將四野不驚其烽燧也即今江漢澄清亦從鎮士豈非兵農兼資以靖亂者安民天朝原無黷武以與農者爭獸上將豈貴窮兵宣王之命休父如此其爲王者之師宜哉○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必不留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爾不守是戒詞能審度情事淋漓激越言之正與策命體最合

赫赫業業叶宜劫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蘇侯反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東遷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于其上不遑安矣

[申講]夫軍事既備天子遂將以行但見威靈之震赫赫乎其顯明氣焰之疑業業乎其盛大發華夏之氣勢而大振聖王之皇靈有嚴乎其天子也于是王師之出惟遵其紀律舒徐安行匪紹焉而失之糾緊匪遊焉而失之遲緩舞侯王旅既至而義聲先播已有以褫其魄而奪其心矣徐方之人莫不連絡擾動而不敢以自安震怖驚駭而不敢以自寧有如雷霆作于其上而徐方怪其震驚焉所以然者益以理正詞直又以天子之威臨之其有不聞風而靡者歟是王師在道而威可畏如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天子自將之威下是有以畏服逆人之心也赫赫威靈光照業業氣勢昌盛此便是有嚴處徐方畏服皆本于此上二章是父爲大將休

父爲副將此更提出有嚴天子見天子之自將也嚴曰有嚴此中俊紫一倍未
緊在內王舒六句一氣旗說下匪紹匪遊言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失之料緊
亦不失之遊遊也蓋威嚴之體自是如此疾則失之輕遽緩則失之散漫使猶
威嚴矣徐方四句反覆形容極言其疾貌之狀釋驛騷驚如雷霆作于其上皆
有權擊之廣要本天子自將之威說來震驚徐方就我旄徐方震驚就徐方說
○綿綿翼翼言其威靈之顯盛也匪紹匪遊言其師行之節制也如雷如霆言
其聲勢之傍礴也用兵之法文必治上徐方釋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
先懾其心矣○漢武延遷匪紹匪遊武帝置十二部將軍親率師焉行自雲陽北
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
千餘里威震何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
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何奴聾焉且詩有此
聲勢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五反**進厥虎臣闞**音喊**如虓**音哮**虎鋪**音普**敦淮濆**音焚**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奮發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
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講〕言天王徐也天子奮其威武有如雷霆之震怒而赫然天威之不可犯矣
王者之威既奮則將士之氣自倍由是而進厥虎臣也忠勇奮發有闞如虓虎
之雄布其師旅厚集其陳于淮濆也有仍執醜虜之勢故此淮浦之地向爲淮
夷所據者截然齊一今則皆王師之所矣孰敢據此以拒我哉是王師既至而
有必克之勢如此
〔補〕此章上二句言王者先振之威下言其勢之不可犯者蓋王奮厥武何一
人之威而六師之氣倍壯怒本無武來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謂震動其聲
而物怒其色也虎臣泛言不止皇父休父闞如虓虎言將帥之勇系于忠憤非
激而怒之也鋪言衆之集敦言陣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勞餘
力者亦言其勢如此不可逆作已執了此要見虎臣之武皆爲王之武六師之

武皆如王之武末二句總承淮浦向爲夷所侵今幾至其地截然不可犯皆爲
王師之所莫敢盤據出沒于此矣此章只論氣象如此非交兵也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叶胡田反**如江如漢**叶呼懸反**如山之苞**叶補苟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逼反　如飛四句乙卯演江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也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
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濯大也
〔講〕言以王師之無敵言之但見大權統于天子而六師爲之張皇既師旅則嘽
嘽而衆盛焉兵貴神速則如飛如翰何疾如之兵忌寡弱則如江如漢何衆如
之其靜而斂之也則如山之苞而不可動其動而稱之也則如川之流而不可
禦緜緜然焉而部伍之連屬莫得而絕之也翼翼焉而行列之整齊莫得而亂之
也其操之密也則應變無方不可得而測也其鋒之銳也則所向無前不可得
而克也以此萬全之師而大征徐國有不戰戰必勝矣夫誰與王敵哉

〔補〕此章上七句言統無敵之師下言伐有罪之國也重王旅二字表發出天
子自將兵出萬全意此句提起下六句正極狀嘽嘽二字數如字形容之詞不
徒作說如飛句言從事之敏捷蹈之疾可以覆其不及備之謀如所謂從天而
下迅雷不及掩耳也如江句言六師之衆列國之兵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雅
縣百萬如江漢之滂沱一望無際也如山之苞如軍不夜驚陣不可撼之類矣
叔熙曰此句亦自行陣上看是乃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含卒臨之而不驚遇如
所謂山易撼岳家兵難也不可作屯兵看亦好如川之流言突陣而來極衆
而至其鋒不可當如川流之沛然也緜緜言部伍聯屬前有爲驅後有爲繼然
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所謂合十萬人而爲一身也翼翼言行陣整齊左有爲
也右有爲聚間彼隊而進間令隊而退所謂合千萬心而爲一心也不測者伏
伐有不易之程成變化山之而若秘所歸非必勝之兵或虛實用之而如新奇
正互發而分合無常智者無與知其謀也不克者有勇果敢所至辟易敵有備
亦莫能侍臣特卒所向披靡敵有退而輒覆戰勝攻取動出萬全勇者無與角

其力也濯奮徐國扶綿其積形而厎與雜折有一舉而蕩平之意○詩說虎已聚
徐又疾所謂後人發先人至也江漢言六師之衆前無結後無終也如山之苞
之勢益不可動搖于九地之下也如川動關之勢往不可禦輸于九天之上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直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回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辭此篇王實親行故于卒章反覆其辭以歸功于天子言王猶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平說] 蔡王之服遠方非特兵威之盛而已蓋由吾王內修外攘而王道之敷施者皆以純心而行純政凡釋給于廟堂而敷布于海隅者胥統乎其允而不僞實而不虛也夫是以聲教之所漸被于蠻心而天討之所臨自格于效順徐方之昔叛者既于我而來歸為徐方之渙散者既于我而來同焉是皆王道之大致之也彼卿士司馬不過承命以輔之而已豈非天子之功而謂功焉且天子有此務者為徐夷之亂四方兢兵革之亂而忽覆平定之休徐方不侍師衆也咸稽首而來庭焉徐方不侍既同也咸心服而不回焉蓋至是而斯詞遠其南國者無不惠矣吾于于此幸與天下相安于王道之內亦曰班師還歸而已矣豈久處叢夫服之以兵威而本之以王道此所以為帝王之師也歟人反覆言之其亦美不忘規之意歟

[講解] 此章是成功而班師之事蓋反覆其詞而以王道服遠歸功于天子也首言王命王武王旅分明是兵威而此章直本之王猶者不獨謀而調道不畢於用兵說允塞皆在心上看允者心不欺塞者心不僞此句貫一章之大旨下七句俱根此說去來者歸附不復反也同者齊乘不復渙也皆根心服上說蓋王猶之布初非為服徐方計而徐方之來同實係于此即料敵制勝無所用之是皇父程伯且不能貪一溪而況從行之六師與隨行之左右信乎惟天子之功矣請天子之功何須張皇得體見百年大猷可告之祖宗示之臣民垂之于無也辭與前叙四方所以不平今來且同則四方無擾攘之警而既平矣○曾氏曰宣王北伐玁狁西征羌戎南荊舒則徐方來服今來朝于王庭則四方平矣平則不特來且易不庭以來庭由猶首稱臣矣不特同且改逆命而從而中心無回矣只讓變說下無非欲歸功于天子耳至是而王之恩前附下勤緒三最于鳥尚可得遠而窮兵乎哉王曰還歸即武王戢戈藁矢之意蓋誠知武功之不可黷而文德之不可不修所謂因以為戒者如此○既曰徐方既來既同又曰徐方來庭不回故曰反覆其詞○沈氏曰六韓會于淮內稗歸功相臣而不及今謂蓋名偽之也歸功天子而并及皇父尹吉甫宰為大文章也○顯蘇上曰既同比既來稍進或有來有不來亦謂之既來而同則無人不來也不回比來庭亦稍進來庭特其身而不回則其心也○古義拔竹書紀年此與上章事在宣公六年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蓋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有戒也○後漢西羌傳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司馬本紀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太原可見周家累累所不足獨武耳故江漢常武皆極夸之○附錄天子之功二句張一鶚文并文評以資觀覽○歸功于天子如其克靖遠矣蓋天子不欲見功而有不能辭者觀四方之平又謂得居其功也哉且天下無事則功在下垂衣之象天子得而居之天下有事則動在上麻精之烈師武臣不得而受之蓋官力在一方而無后在萬里故車省伐尉之間咸以銘武德焉徐方而既同矣斯亦惟是太師北獻司馬明法及爾師師有衆能用命之故一人實受厥成哉如其然則六飛不驚怡神清穆之闕受服者歸廟算焉其亦足矣而今天子躬錢鉞履天蹕果何為也我周兵威莫重于禁旅雖有裘務誓師之衆告託之蒐用茇舍而不與其名以端王國之體耳茲獨出西州之甲而臨河濟如方伯形盛之儀足以折悪陵未足消反側也我周誦伐師出于世臣雖有龍驤虎賁之近皆委之元宰上卿而不使其脩以專閫外之制耳茲親御粉龍之駕而靖江淮或虎臣薄伐之猶足以靖弓矢未足定耕桑也今日之役允維天子功天子即謙讓不居而耳筆之史載作先烈無或敢違又何敢誅也不觀之四方乎岐非我西土也汞滸以來蒲姑商奄我東土也巴濮楚鄧我南土也肅愼燕亳我北土也我何題封之有向若一方反

此是刺論而毛傳婦人無外事。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婦人休其蠶織而干與朝政。其智辯巧詐又足以濟之。則朝廷之上必有消別之期。此國事所以日非也。○詩說技害是刺人之根而試仰誹婦寺皆之根。此雖是婦寺之讒諂陷人罪咎而長小人之孫賊虐害婦人肆其長舌與寺人相倚而亂乃至事如此。故下以君子不宜識商賈之利責婦人不宜干朝廷之事。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狄遠。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illegible]謂夫婦人之亂人國如此。顧其用之者王之咎也。彼吾王爲天之子。天宜有以眷王矣。今何爲責王而降此大厲之變乎。吾王爲神之主。神宜有以富王矣。今何爲不富王而有此困窮之患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惟信用婦人。則蠱惑內我者必有外我者。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矣。今王舍之而不懼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且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王遇災而不恤。以威儀則逆亂而不知自修于已。以善人則云亡而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殄瘁者宜矣。安能回天神之變而免于介狄之禍哉。

○此章上二句是推王之致亂。下深病其不能救亂也。總是竊究其亂本而歸咎于王之意。何以刺。言何以爲災變責王。何神不富。言何爲不以大衆富王也。設爲詰問。令王自思。不必指出其故。蓋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此詩人不盡之意。而朱子發之。說者須得其不言之意方妙。舍爾二句不可以下四句對看。乃推將大率之變。未發而已。舍爾介狄者。蓋婦既得以俳夫。則夷必得以亂華。以此警之。則介狄之禍有不免矣。維予胥忌。謂忌正言蓋怪之也。不弔不祥四句。玩註似另轉一意。以咎其不能救亂也。以刺不富即不祥也。舍介狄忌正言即不祥也。色荒于內。故威儀不類。人之云亡。根維予胥忌來。正指善人爲婦寺讒毀罪黜而衆其士田人云以亡于罪咎之中也。邦國句即承人亡來。賢人亡則國必危。如人元氣亡則身必喪。國之殄瘁必矣。殄如脈絕。瘁如疾危。此正天降不祥意。○輔廣源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底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良義士之正己者。此其所以淪胥于滅亡也。他日幽王果召犬戎之禍。斯言驗矣。○不弔句宜提起看。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補之。註內二又字須側看。何確夜似把謹儀用賢即是弔不祥處。卻與詩不甚合。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東萊曰。王之不能救亂如此。君子鄰能恝然于懷乎。彼天之降禍。殆無寧日。不可爲不多矣。所望者猶賴吾國之有人。或可以回天之意也。今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救矣。以文武成康之則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憂哉。天之爲罔罟。爲窮促。不可爲不近矣。所望者猶賴吾國之有人。或可以弭天之變也。今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支矣。以文武成康之則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悲哉。

○此章言天變之甚而深嘆救亂之無人。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儆王也。降罔即上章之不祥也。亦指降亂而言。優者務至於殄瘁之意。幾者幾彰禍迫之意。于此而有善人以補之。則猶可以回天意。今善人之云亡。則禍亂終不可救。而邦國之殄瘁必矣。此君子所以憂之不已也。○詩說降罔謂降此刑罪以爲網罟之害。始首章罪罟看。故下連接以人之云亡。謂善人罹罪罟而亡之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水瀵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爲者。

實靖夷所以致此者亦以任用之非人焉耳彼天降罪罟之災重為斯民之害
而昏椓之流亡者豈天災爲之哉蓋以蟊賊之人能內潰人之腹心昏椓之人不
靖夷其職業此二者實潰亂邪僻之人所當深惡而痛絕者也而王乃信而任
之使之治乎我邦則豈不至于荒亂乎是以上干天怒而致此綱罟之亂也。
〔疏〕解此章言天之禍民本于小人見用小人爲致亂之由也天降罪罟責下就
即指蟊賊昏椓之人言凡此蟊賊皆民餘乎足無措其罪罟也本由王用之
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咎之詞蟊賊狀其害昏椓狀其人回遹是狀其心術總是
既試此一流人蟊賊之有蟊賊其害在內國家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
訌訌潰如蟊之內壞也昏椓昏之所指閹宦椓則專指閹宦言蓋椓刑也奄
寺乃奄寺咸被宮刑之人是椓喪其身體者漢史所謂刀鋸刑餘之人也小人在
外奄寺在內乃相倚爲奸者故併言之潰潰回遹總承上二句來斯人而使之
靖夷我邦我邦其可得而靖乎其可得而夷乎吞此何見亂非降自天之意○
須賤士按以椓爲被宮刑簡章歸寺之云耳然自鄭孔而下諸家悉同朱呂獨
以也且依鄭孔則昏亦作閹並屬閹宦與昏亂之訓爲剔從椓與其陰理非甚
確解當未雅恐不如終以昏亂椓喪四字渾渾選注爲佳矣○作輔註則內潰
其心腹謂所託寄任之臣靡供其職業謂所托經營之臣也上篇之寺字則迺
婦寺當時固未有談閹大怒爲世指名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

皋皋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音店**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皋皋頑慢之意訿訿務爲毀謗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爲如
此而王不知其缺至于戒謹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
亂之甚如此

〔附〕講且此小人在位皋皋然肆其頑慢而不修訿訿然務爲毀謗以相傾此則
繫有玷缺本不可用也王曾不知玷缺而反用之至于兢兢業業甚久不寧而
當一時之濃忌者宜乎久于其位也而更見貶黜而不得以居其位焉用者不
賢賢者不用其顛倒錯亂至于如此國欲無亂得乎

〔疏〕此章言亂臣不知而賢臣不用亦推言致亂之由也皋皋訓頑慢朱公遷
謂頑不知道慢不供職言其行之不修也此即是玷處而王乃使之靖夷我邦
曾不知其玷也有御于其邊之可疵瑕于其言之順昔惡兢業自其修職上見
我指兢業人言非詩人自我也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所謂敬也王乃不用其資
賓處位孔貶矣小人親用君子疏勢不兩容也○皋訿之人竊據君權慢不以
國家爲事者與兢兢業業絕不同道而王不知而用之故曰曾不知其玷之甚如
此也○輔廣源曰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以然用之者蓋見不
知其惡耳然亦皋皋訿訿者辨于毀人以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朝而獨戒謹恐
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爲人所擠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音七如反**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于水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附〕講用人失當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枯悴而困厄俱甚無
有生氣如彼歲旱之時草皆枯槁不能遂茂如彼棲苴之木而不沾其澤焉斯
民之無生意如此則因勢可知矣我相此邦必至于潰亂而不可救也此非任
用小人之所致哉

〔疏〕解首極言國之憔悴而決其危亂也蓋小人之禍及于國者如此如彼三
句方由泛就國說歲旱等多從之南台云歲旱三句形容民之憔悴如彼歲旱
草不潰茂言虐政所及斯民之生意已衰也如彼棲苴言恩澤不加斯民之枯
槁日甚也此皆任用小人之所致也兩如彼對看是將二事形容國家之憔悴
先提起正意方是賦體不遂茂以降草言棲苴以水草言蓋爲蟊賊昏椓傷其
根本殘其枝葉故萧索如此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歲旱
三句正此意民爲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
叛凡水之潰者其勢縱橫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爲潰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音敗**胡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也粺則精鑿者也替廢也兄怳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
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
審矣而爲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爲此故至于愴怳引長而不能自

已也

[申義]夫國至于潰亂如此則我之感歎其能以自已乎思昔先王之世人下殷富民皆享樂利之休未有如今世之疚者也而今世之疚雖不可與先王之世同論然猶得以苟且圖存又豈有如茲之甚者乎凡此皆小人爲之也彼小人之與君子邪正異趨如疏之與稗其分審矣曷不自替引身而退以避君子使君子得以有爲而斯民獲昔日之盛乎惟其知進而不知退是以使我心專爲此故至于愴怳引長憂之深而不能自已也

[發]解此章上二句言當時之荒病下欲小人之避君子也以昔殷富對今飢饉言以今飢饉對今死亡言所以致此者由小人之用事耳米之粗者爲疏以比小人之道潰亂邪僻也米之精者爲稗以比君子之道純粹精微也胡不自替是因其持寵而惡之之詞王國不知其故也此時欲望王能斥之不能君子我位孔賤矣此時欲望君子斥逐之亦不能只得以奔外引避之情委曲望之小人耳是一片痴心一片苦心也愴怳憂亂而無情緒之意該中此故二字指小人不避君子言○疏義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者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叶姑弘反)

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爲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爲此故至于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烖及我躬也乎

[申義]夫以小人之不替而致君子其病則禍亂之起有自來矣而今之說者乃曰池之竭矣不由自外之不入泉之竭矣不由自中之不出是蓋以禍亂爲適然之數而不以小人爲致禍之原此小人無所畏忌得以滋其罔極之奸而肆其貪慘之害矣我也感念之間專爲此故此心至于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今禍亂之亂如此是豈不烖及我躬也乎蓋未有天下皆亂而吾身獨存者雖欲免于憂不可得矣

[疏義]此章上五句言小人不替乎亂本下深憂其害之及已也首四句亦賦喻體先提正意在上方不似此須云用小人者禍亂之本而不一云然猶池之竭由外之不入今不云外之不入而從咎其池之不足泉之竭由內之不出今不云內之不出而徙咎其泉之不盈是不察乎亂本也上不替是小人不自替此不云是王不云小人喪國其罪可正其惡可鋤惟不以爲階亂此中便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溥斯害矣斯之弘由害之溥水不烖我躬蓋不云自小人則必歸罪君子我位孔賤猶其輕耳正憂其害之溥意○或云此也而本作賦也誤○大全或問此章疑是比體朱子曰作比爲是○朱子曰看詩者須著意上詞解只平平地涵泳自然池之竭矣四句吟詠久之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音蹙)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己反)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嘆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申義]夫以今日之事因可傷矣而追思古者之盛其用人爲何如耶昔我先王文武受命之時有如召公者教敷南國而致江漢之從化虞芮質成而來天下之歸心其日辟國百里蓋如此今之所用者皆貪賊昏椓之人是以犬戎內侵諸侯外畔日蹙國百里也於乎哀哉今世雖亂豈不尚有舊德之臣而可用乎有之而不用此亂亡之所以不可救而先王之盛自今不可復見矣吁于憂惻之中寓冀望之意可謂有忠愛之情願治之心者矣幽王終不知悟則周安得而不亡哉

[疏義]此章上四句即古之盛以傷今之衰下序王以用舊也此亦言王任用小人以致侵削之事先王猶以爲文武共言召公則同之事但舉其所以輔文王者蓋文王受命固本于是至于武王亦承受乎是而已非復有所謂受也辟國

至化言化自北而南則江漢汝墳皆被而服從之因益衆化自近而遠則又皆有遠
而來歸之因念乡所謂日辟國百里也于蕃山見內史之役于諸侯見諸侯之
叛世所謂蹙國也諸家多云辟國直就開拓說不以化言故前章又云先文王
以一封之土崛起爲方伯而汝墳江漢相率稱藩者四十餘國先武王以西域
之侯崛起爲天子而東西南北至于朝附者八百諸侯是豈偶然哉及其後無
蟊賊皆林之人則百姓胥安而野無飢饉流亡之民則封疆自拓理有固然者
矣此說亦可從〇說倚召公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
強出但引而不發可也末說不尚有舊其意謂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今昔
之治亂皆用人之得失使然故下又嘆之以啓其用舊當時雖亂雖極然去宣
王之中興不遠其老成者猶尚有存者故詩人只歎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
自於然言外了而不了含蓄意味無窮此二句似其有賢不用而用小人遂使
便制爭此極耳不亦可哀也哉〇陳定宇曰此詩及前篇氷皆有祭祭望治之
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爾祖此詩期其改圖而廢用舊人蓋如是則不猶可

參如大雅之不遠復孔子之勿憚改奏續之自警漢武之輪臺何至百里之日
蹙而召犬戎驪山之禍耶〇陳止齋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
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乎至于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以召旻亦以見化
之衰者必有憾于二公也〇劉安成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
此詩之終篇歎百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望其亦如下泉之終變
風歟〇濟登江曰瞻卬言內或于寵妾召旻言外嬖于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
則外無召公之臣矣此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后宮召盛則賢者隱微舉
俾日言則著頹暗蓋邦國殄瘁恆必由之若二詩非萬古永鑒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〇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
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六 終

上元陳元明書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七 周頌

頌四〇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
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清廟章全旨〇此詩見洛邑既成新率諸侯以祭的意思以文德無形于人爲主
文德不可見而觀德之在人心者便可見文德首句提起廟雜五句是言奉祭
者皆蒙文王之德下是即上意而嘆文德之盛也今要驗盛德之在人心不重
人心之誠上〇周公作此樂歌蓋以文王收拾天下之人心是來廟中以見天
下總無有射于文德也故上言顯相多士而下總之曰人人字該天下而言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
承無射於人斯　濟濟二句丁卯陝西

賦也於嘆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

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〇
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
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
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
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串講 於穆清廟者曰有廟之格固所以思孝亦所以觀德也今日清廟之祭
不可以觀文王之德之盛乎於穆哉此清靜之廟神靈妥于斯所薦行于斯此
固一人主鬯以見文王之地而以與羣工百職共見文王之地也故當祀禮方
行羣后畢集尊而助祭者不有顯相乎而肅肅者以致其敬雍雍以致其和顯相
一文德也卑而與祭者不有多士乎而肅肅者如其敬雍雍者如其和多士一
文德也文德之神在天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天而以心之和敬者對
越之若與在天者相感孚也文王之主在廟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廟
而以心之和敬者駿奔之若與在廟者相左右也夫清廟祭享已在奕世久[illegible]

之後而顯相多士亦非復左右奉璋之徒矣而猶然若此焉并可見文之德以光四方可以顯西土亦可以光顯于千百世之天下何其彌久而彌彰也當不顯乎文之德可以肅髦士可以趨六師亦可以趨走乎千百代之臣庶何其彌久而彌篤也豈不承乎吾知文王未沒天下之耳濡目染者惟文德也因論洽浹演于其中而不自知文王既沒天下之夢想神思者亦惟文德也又將屬維繫于其中而不可解信乎無有厭射于人者矣此文王之德所以為盛也周人世祀而互歌之也宜哉

疏解此詩周公作于攝政之七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之也〇疏義曰廟有門堂寢室備宇周圍其深邃清靜可知李氏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廟此句要點出文之神凝于斯文之主在于斯并主祭者一段精神含蓄于斯而顯相多士皆與焉顯相助祭之公侯多士執事之百職肅雍即是文德秉文德即秉肅雍登互言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文之德固然而以顯相多士相承互說正見其無一人之不體耳肅雍秉德雖說祭時見之亦不專指相祀一節說乎柰

身有其德言〇輔慶源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在天以神言對越有景仰昭事如將見之之意此心對著文王心無他念念無他適也在廟以主言駿奔以周旋趨蹌如將弗及之意人主生而奔走天下猶易沒而奔走天下實難今駿奔走而曰在廟則文德之感人更為可想此二句是一時事非既事其神又事其主之謂然對越亦只于駿奔中見之蓋在天之靈即憑于在廟之主也總是心之和敬為之不可分身心看此正是聖德在人心處德之昭明不昧曰顯人之恭敬奉持曰承此句總承上意無射句又松顯承來惟顯且承若是人心又安得有厭射總見文王雖逝而文德之在人心者雖當沒世之後猶淪肌浹髓而不能忘人字泛指天下之人說而奉祭者在其中即廟中以見天下也

清廟一章八句〇舊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維天之命章全旨〇此詩首節贊文德之盛下是欲承其道之傳也只重贊文德上以純字作骨駿惠字篤字俱根純字來文王之德上合體于於穆下衍慶于子孫語意一貫文德之純惟同天道之不已則其可以示法於後人者又何有式已虔故後人必順之厚之方能以其心之不已而合文王純德之不已也惟文心同天故與天合德必後王同文方可與文合德〇首節言德下節注中言道者自文王得之心而言則曰德自後人所當繼述而言則曰道道即德之見于事者如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是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〇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申蘇】駁維天之命者曰言祖烈者必本乎德言祖德者求端于天是故維天之命於乎其遠哉道復相稱而無一息之停何不已如之命流于不已則天之所以為天盡于是矣文王之德於乎其不顯哉純粹至精而無一私之雜何純如之德至于純則文之所以為文盡于是矣夫天道不已文德之純亦不已天也文王也何間然之有哉

疏解此節贊其配天近乎無窮也舉天道聖德而並言之此便是贊文王之德之盛非是以天釋文亦非是以文擬天也於穆對不顯輕看只是贊詞不已與純乃天道聖德之實富重看穆是微秘不測不已是循環無窮不顯是光輝宣著純是源然不雜不已正是於穆使或已焉則有端倪可見而非穆矣純正是不斷使有私欲雜焉則昧顯矣惟昆淵云穆是即說不已者之流道也顯是即

說不雜者之顯著也此分合更精明○講法須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未有能全體之者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無二無雜無間斷先後一天命之不已焉然則文王其天乎一直說下○嚴華谷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爲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正是贊文德之盛也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上二句庚子浙江廣西 駿惠句壬子

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串講〕夫文德之盛如此我後人不當嗣守而永賴乎顧我以不敏之資而荷其大之業此正文王之神之所恤也不知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而啓發我之愚乎輔翼我之行乎有則我當受之以爲憑藉之地凡文王之道本之身心之間而達之家國天下之大者務期大順之而不悖也然是道也不惟我之當行後

世子孫皆所當行者也繼是爲曾孫者又當率乃祖之攸行篤厚之而不忘焉如是則文王之道將傳于世世與天道相爲無窮矣不有以慰文王在天之靈乎

〔疏解〕此節與其裕後嗣于無窮也假以溢我從已之欲入德而未能來亦正爲德盛者澤必長故殷望其恤耳不作疑詞看亦不專就祭時說我其收之連下句看言文王有所恤于己則己當儀文之德曾孫篤之句言文王有所恤于曾孫則曾孫亦當體文之德也收是不欲遐佚墜壞意蓋祖宗以德垂裕未始不願子孫之象賢而或自作不典無以爲承受之基則雖祖宗在天之靈有啓佑之意而往往不能身體其道兼承其傳故曰我其收之又曰曾孫篤之惟求無負于所以恤我之意耳文王之道本之身心而達之家國天下皆純德之見端行事者不安于小成而必欲克拓開廣之故曰大不敢作聰明而必欲持循據守之故曰順我行之曾孫又行之世世相積便見篤厚只是大順者愈大順之而不忘也○輔慶源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爲一純後四句言己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詞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詞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詞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詞也○此詩在鎬之祭與洛邑之祭不同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章全旨○此詩重贊文典上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贊其爲致治之祥正見其所當法也○緝熙二字原文王之心法而用之于此則有由心法以繼治法意○始祀作武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說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迄**音訖**用有成維周之禎** 上二句壬辰會試 三句庚子江南 辛酉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串講〕賦維清緝熙者曰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典惟我嗣王所當清而明之使之昭著而不昧而又緝續之使之常熙明而不已者乃文王之典也蓋經畫

本于一心損益監于二代勒成一代之典皆所以闡文德之精而備王道之大者也故自始祀文王之時以至于今其開國承家者用是典而成永清之業繼體守成者用是典而成日靖之休莫不有成績之可紀焉則是典也殆以關雎麟趾之意萃兩間之太和而以周官法度之陳闢萬年之景運寧非我周之禎祥乎夫以文王之典而爲周之禎如此信乎後人所當清明而緝熙之也

〔疏解〕此章首二句文平而意串文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法如紀綱法度之施皆其精神心術所寓惟法久則易湮所以貴清明法久則易忘所以貴緝熙蓋經畫宣布使之大著于天下又無時不然而使之常布于天下正緣文王之德原緝熙敬止其所垂爲典者後人亦當緝熙而常清之也典正典法異蓋法隨世而數易典垂世而不刊故不曰文之法而曰文之典康歷自武王創業時言迄字中含成王守成意用謂用典也兼變通遵守二意禎字即在有成上見不必以鳳麟河洛等形容此蓋謂典爲禎也末要繳出法典意使不清明緝熙之是自棄其禎也可乎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章全旨〇此詩重報功上首節歸功于諸侯下皆示以報功之意武將戒勉修德另做一項不知受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處古人相報之厚其美不忘規模如此〇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酳酒獻賓則工歌烈文非獻其功之謂

烈文辟(音璧)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厥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〇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串講 烈文辟公者曰宗廟之祭我主之辟公相之者也今茲殷薦非稱而神聲永錫亦庶幾祭則受福矣豈予一人之自致哉惟我辟公盛德素孚于神明侯度益欽于格廟其顒顒卬卬而光輝之發越者是其烈也其蹌蹌濟濟而度數之不愆者是其文也以此而承吾大禮則馨香感而蠲潔既隨集矣凡其如幾而如式時萬而時億者孰非辟公之錫也然豈曰惠及一時已哉多福之來同愈久愈篤殆惠我以無疆之福嗣是而子而子其克保之嗣是而孫而孫其克

保之是雖祖考燕翼之澤而辟公之貺益我文子文孫者亦已弘矣

疏解 此節是歸諸侯以錫福之大功烈文句輕祉福三句一順說下祉福就王者一身言祉福乃神錫而云辟公者蓋助而獲福猶之錫也辟公竭對越之誠以格祖考祖考以辟公之故而福我一人是今日之祉福皆辟公之所錫也擁成業而致盛治方是王者之福非徒以富貴言下二句是衍此祉福于無窮也祉福享之長久便是無疆而子孫保之即保此無疆之福語意相聯不斷此節正所謂戎功也〇大意謂精誠之極昭假于神而通神之貺以及于我退遠之處敷錫于我而綿我之祉以及于子孫則子今日所以格祖考而歛一時之福極他日所以延後裔而垂百代之休光胥辟公賜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〇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串講 夫辟公有錫福之功如此我將何以報之乎念爾平日之在邦也取民有制無封以專利貴出有經無靡以傷財維王固當隆殊常之禮以尊崇汝矣又念汝今日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崇及爾身未足以爲報也必使汝之子孫繼先序而承厥茅土之封襲前休而永承屏藩之寄益光大之而與百之子孫相爲靈長可也如是則所以惠我無疆者庶乎其少酬矣

疏解 此節示以報功之意首二句從今日助祭想到平日將共職守歷歷可嘉只此無封靡已當崇慶況有大于此者乎只引起助祭錫福之功所當報耳取之有制能遵我周九賦之法是謂無封用之有節弗逆我周九式之規是謂無靡崇之是尊禮褒賞之意皇之只是繼諸侯之緒與國同休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不就加地進律說報功以及子孫爲極故猶推極而言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串講 然我之意又不止此也人固有恃勢力以爲強者矣豈知莫強者其人乎能盡衆善而衆善咸備則大道有以立四方之極四方雖遠皆以之爲訓矣何強如之人固有假爵位以爲顯者矣豈知莫顯者其德乎能備君德而衆理畢具則盛德有以立百辟之準百辟雖衆皆于我乎儀型矣何顯如之夫道德之能感人如此觀諸前王可驗矣於乎我前王也身雖已沒而思慕之者愈永而不忘正以其道德之盛而四方訓之百辟刑之者自不能忘也誠能以先生爲法則人亦不忘而崇之皇之者弗替于後矣可不勉哉既歸美于前又勸勉于後可謂得待臣之道矣

疏解 此節上四句言道德之強顯下以先王之感人者驗之此與前詩不同者重在道德感人此重在無競不顯不作然疑詞以勢力形之四方訓正見其強不顯以爵位形之百辟刑正見其顯道即日用彝倫之不可缺者故泛言

四方德爲臨民御衆之所尚盡者故專言百辟前王包文武在內勿用出不必是言天下後世之人仰慕愛戴之不忘也正道德之能維係人心處但詞行在當時不忘在後日語亦有舞當奉祭廟庭時頌禱入心思慕前王來點翻他使其慨然有感動喜咏嘆淫佚有餘不盡之思若直說要他取法前王意便索然〇劉上玉云無競四句雖若概以成語引起卻已直指前王矣故下緊接不忍亦倒裝文法也嘆前王竟住亦若自勉者而勉辟公在言外意味深長時講必欲找足則嚼蠟矣〇戎功固所當報而道德則所以保戎功者又何可以不修若於乎二字一番咏嘆令辟公想那不忘的蒜故有不容不盡人不修德者矣〇劉景誠曰分言之則人與德異合言之只是一個德故總註只言先王之德

烈文一章十三句〇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章全旨〇此詩頌大王承天啓後之功當以太王荒之句作主言大王上承天意以創業下啓文王以成業皆太王之功也不可以太王文王平說大意謂

能如文王之康始無負太王之荒末言子孫當世守以慰太王之心也荒之康之保之俱指岐山言保岐山在于保天下保天下乃以保岐山根本之地能無淺念〇此詩全要歸重太王故註曰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蓋文王亦不過承太王之緒而安之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叶戶郎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徂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〇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串講　賦天作高山者曰我周之天下大統雖盛于今日而肇基實始于太王是故知創業之所以難則知守成之所以不易矣誠以岐山之高據而有之者固我周也而所以使之得據而有之者天也蓋由帝監下土而求莫之心乎于明德之主故乃眷西顧而與宅之命遂宅于岐山之陽天固作之以待大王也而太王亦豈非善承天者哉吾見其體國經野而躬親乎胥宇之勤啓闢修平而曲成乎荒度之績是雖盡人之能而允荅乎帝遷之望也夫太王既作之于先文王則因其垂成之勢而修和輯寧以安此岐周之民焉夫此一岐山也太王作之于前而啓文王以安之于後以故昔爲險阻之區今則人歸以衆而有平易之道路觀岐山而念功非皆太王上承下啓之成業而爲今日永清海宇之丕基矣乎爲子孫者懼弗忭乎天而必盡之以人當仰思乎祖而善繼之于後以文王康之之政爲政而上承乎太王作之之功保此岐山于不替焉可也如是則有夷之行永爲萬國朝宗之地而我周植本之固永爲萬年不拔之基矣否則豈太王之所以望我後人者哉

疏解　此章上六句言太王基業之功下則望後人之世守也周之遷岐本非得已而周家王業實起自岐山故詩人言此非人所能爲與若天造地設以待此明德之君者故曰天作云云荒之不但作屏修平須兼居民授田看凡一切畝蓄已草草做一番了所謂草昧經綸也彼作句亦不可輕形勝造于天故云天作草昧闢于太王故亦云彼作見得太王之功直與天並也文王句不得與太

王並重謂彼惟善承天之所作如此故文王因得而康治之設太王無以作之于前文王何由康之于後也康之以治岐之政言如惠鮮懷保輯寧修和之類要入培植岐山之命脈意彼徂二句總承太王文王來却重太王上有夷之行是地闢民歸昔爲險阻之區今爲都會之地保守亦重在保太王之業蓋岐山在昔爲王業之基故岐山在則王業在而太王之治如在岐山在今爲天下之本故岐山安則天下安而太王之神始安徐儆弦云履豐鎬之洪圖則追念岐陽之啓闢撫蕩平之大業則繹思草昧之經綸此正所謂保之也保者非謂止保此一隅而宗以一岐山而遂有天下子孫固當以天下保此岐山然亦是修德行政以保之不是泛泛去保也〇太王當年仁人之歸不間之間種種可思詩人不言而獨深念夫篳路起家之地以爲我子孫者知天人之相求其故甚微果何息可以少懈而後前休無斁不獨人廟時始不忘也〇高山之當保固矣何以復有遷豐之舉遷豈正以保岐也拓其權衡乃以鞏其本基又何以復有遷鎬之舉遷鎬正以保岐也羅其局勢乃以護其根蒂也〇疏義詩意首兆

主於言之故知爲祀大王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章全旨○通詩以不敢康句爲主。文以敬止。武以敬勝。皆此不敢康之心也。即基命宥密。亦不敢康到精微處耳。只一心字提綱。所以修德其業者在此。所以觀光揚烈者在此。所以與人心凝天命者亦在此。心外無德。德外無命。不分三項。○先言文武。將以引起成王。見得成王能修文武之德。繼文武之業。而保文武之命也。重成王守成一邊。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成王不敢康五句成命試 夙夜一句辛卯江南 單厥心二句甲午科廣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串義〕曰昊天有成命者曰。我周王業。創之者固本于文武。而守之者實賴于成王。彼昊天祚周以天下。既有一定之命。我文王以敬止之德。受其命于三分有二之時。我武王以敬勝之德。受其命于天下一統之日。其所以成一代之王業者。已極其盛矣。使繼之者非其人。亦何以保是命哉。惟我成王。繼文武而受命。兢兢業業。惟恐成命自我而墜。而不敢以康寧爲。但見其夙夜積德以承藉乎天命者。其德已造于宏深焉。而無一理之或遺。又極其靜密焉。而無一物之或雜。是成王所積之德。即二后之德。所基之命。即二后之命矣。嗟我成王也。其於文武之業。纘而續之。光而明之。以觀文王之耿光。而克盡乎爲孫者之心矣。以揚武王之大烈。而克盡乎爲子者之心矣。故今天下安靜。萬國咸寧。視四方攸同。四海永清之日猶故也。祚周之命。寧不保之于無窮耶。夫成王之德。有以繼先保命如此。是宜于登歌而頌之歟。

〔疏解〕此章上二句。本其受命之自。下及其保命之功也。我周有天下之命已久。一成而不易。故曰成命。二后受之。以敬止敬勝之德受之也。曰成。曰二后受。俱見成王居可康之位。有可康之勢。而不敢康。此爲積德基命之本。不敢康二句。半篇不可把存心積德兩平看。上思天命之難諶。下思先業之艱難。此其惕然不敢康寧的念頭。正修德保命之根本。夙夜是言工夫無間斷處。宥密是言修德到成就處。屋之基址曰基。德立于此。而命承于彼。如有憑藉者然。故曰基命。凡繼世之主。多謂席寵承休。可以晏然無事。遂至逸豫滅德。無以爲承藉天命之基。今之夙夜積德以基命者。直至宥密之地而後已。作一氣說。宥者。萬理皆備。而泛無涯際。道大之命。原非可以淺隘之德基也。密者。一理粹然。而毫無滲漏。嚴謐之命。原非可以粗疎之德基也。緝者。繼續文武之業。而不自我墜也。熙者。光明文武之業。而不自我昧也。或謂緝熙註雖屬業說。還本德來。蓋心如覲文光。則繩祖之心盡。揚武烈。則肖父之心盡。是也。心即不敢康之心。念念不敢康。即是單厥心。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盡一般。此二句。蓋覆講上二句意而嘆美之。故註曰。是能云云。緝熙覆轉基命。單心覆轉不敢康與宥密。意肆其靖之者。之斷主成王時說。二后方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所以靖之者。不無望于後人。惟成王覲光揚烈。依然不改于攸同永清之日。正其能保二后之命于無窮也。靖之謂休養安輯之也。如政清刑措。禮備樂和之類。○成王守成者。乃頌其基命。可見我周世世開基者也。我周之心法。命命樹基者也。蓋命之未集。不可有徼幸之心。而命之已集。不可有倚藉之心。故于二后僅言受。而于成王則言基。見命之堅固不拔。全賴于成王也。○歷觀古昔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獨周家爲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爲大。推其所以。只此一點不敢康寧之心。文皇與魏徵論創守孰難。魏徵曰。守成難。開創者其功大。守成者其德至也。然則此詩豈獨頌成王之功哉。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此康王以後之詩。

我將章全旨○此詩重覲親一邊。不可把尊親平看。上二節。與天與文王之享。以祭時言。末是欲常保天與文王之享。以常時言。首二節是一時事。勿分先後。不

敢必天之右而必之于文王不敢以氣類之接必文王而以遵典靖四方必覺
王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若不可與倖者焉○法文處絶不言
天以文一天也畏天處絶不言文以天一文也正見其配處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由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儀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申講 賦我將我享者曰我之大享明堂也帝以親配禮因出于義起神以人格儀尤貴于及物我自我將之致其敬而敬焉我自我享之致其信而信焉有少牢之羊焉豢宰省之我則將而享之昭民力之普存非若圜丘之繭栗矣有太牢之牛也宗伯省之我則將而享之薦馨香于冲漠非若冬至之用犢矣夫盡物者存乎人而來格來享者存乎天惟此上帝之尊庶其鑒于一念而降此牛羊之右乎

疏解 此節言備物以事天而與天之享也明堂之禮古無其制自我倡起二我字最有深意蓋不委之有司而示以必親之意也奉而進之曰將熟而薦之曰享維羊句見禮儀俱備與圜丘之祭不同昔以天道祀天則藁秸爲席匏竹爲器其牲繭栗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此以帝道配天則牛羊爲牲簠簋爲器粢盛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維天其右之其字乃與望之詞見天心難測當有出于將享之外者含下法典及畏威意方妙先正云皇天雖無親而幸有於耶于天者在也則斯禮也其亦天心之允當乎上帝雖靡常而幸有在帝左右者寓也則斯禮也其亦帝心之於歆乎我盡誠敬以享神曰右神鑒我而歆其尊奉亦曰右○疏義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儀在左而神在右矣古人以右爲尊故訓右曰尊○泥稽 云右字中包享字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叶音古文王既右享叶虚良反之

靖一物甲午河南 巳酉廣西 甲子四川 既右一句丁酉山西 一節壬子江西 二句巳酉廣東 上 月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

申講 然明堂享帝文王配焉彼文王曾以安民之心垂一代之令典而即以安民之典開萬世之太平所望後人者良不淺也我則儀式刑文王之典考周官以洛故實而發惠不怠恭方策以條便宜而親揭不忘日以靖乎四方之民焉一念享親之誠實藉此以爲之本也此即不敢以薦馨香之靡文卜其來格而能不以繼志事之達孝決其居歆哉維此能錫福之文王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以享我祭乎

疏解 此節言法典以安民而必文之享也上二句就已然說見感格有素正宗祀之原也儀式刑三字大全嚴氏謂是法之不已劉氏謂是敢法之甚輔氏謂是丕言之見凡云爲動作皆不敢忘文王張叔翹又謂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然只還他法典便了不必逐字疏解典以禮樂刑政言文王惠鮮懷保庶無日不以四方爲念法文王之典正所以法文王之靖

四方也日靖日日然也伊嘏句輕祭時稱之之詞右字與上節同即尊辟也註在此之此字正指上帝之側享之以天對天只好說側異望之志故首着一維字以孫率祖可驗其威孚之素故次着一既字不敢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是說詩者之詞非詩人明堂自言之詞然措詞亦不可不含此意也○考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鯀而郊禹明堂之祀未之前聞也蓋周公之意以爲思文后稷既配于郊矣以文王之德不祀之于郊又不可禘也于是有明堂之祀焉他日祧廟之制又特爲世室列于宗祧之外以爲百世不遷之廟則其以德而勸後人之意深矣至于樂歌又以法典爲說夫周公之意豈特報德先王也哉意使其後人服膺是詩則其典雖至今存可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申講 夫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然仁人不以天之既右而弛其享帝之誠孝

子不以親之既享而忘其享親之敬一今日其敢以自肆乎哉我其自夙而夜宗明威之有赫而時切夫欽若之誠常鑒之有嚴而不懈夫時幾之勤庶幾勤與天合行與理俱天與文王之降鑒于我者于以保之于弗失也蓋天與文王一也畏天所以畏文王畏天有常則天之降鑒有常而文王之降鑒亦有常矣否則寘寘之中必有厭棄我者而敢一小敬哉是詩見周人能享帝享親而仁孝之道兩無愧矣

〔彙解〕此節承上二節來見得天與文王之右享者非享以物享以敬也三句一滚說下首二句主天言不言文王統于尊也天威如陟降日監出王游衍是也畏天威如憂勤惕厲戒謹恐懼無一時一事一念不然便是此二句只講畏天不必入文王接後言仰體日監之微意而不徒恃乎牛羊之將享遠紹昭事之小心而又有加于文典之儀型言天即帶文王在內而對上王將畏天威即是畏文王亟不事補語亦不容補也極妙末句見儼然自滿玩天褻天則是天弗尚文王弗佑矣降鑒于今者可常保于後哉蓋明堂之惕易而平居之敬畏雖敢言以自失云爾○右享與降鑒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鑒自神意之盡其誠言蓋降鑒又是原右享之意也若云降鑒即是右享此只就祭時言又似狹矣○嚴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于郊又無配天神于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于明堂斯爲曲盡矣○問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祀之故謂之帝○古義曰宗祀者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朝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于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以配帝也○韓士扶榮記曰武王克商祀于明堂新論云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則明堂爲祭祀之所上古已然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昉于周公孝經以此贊其孝而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在尊此盛禮武王未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周公成之孝孰加焉後世不達此義誤執嚴父二字以爲凡有天下者必尊父以配天歷漢唐宋莫有能正其失者司馬光曰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貴于得禮而已孝經曰嚴

父莫大于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个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爲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其辨本明足破千古之惑○附錄全章周朝成文并文評以資觀覽○王者之事親如事天于其宗祀知之也蓋天之愛四方無異于文王而文王之當敬亦與天同也周之所以事之者有二道哉且大祀天之禮不一而在明堂者爲以親道事之也配天之主不一而在文王者爲以帝德宗之也故郊頌及祠而不及天宗祀稽禮而因精治明乎神意之所在而藉以大其誠於其祭乃爲有本也今夫明堂者天子法天法祖而出政養民之地也一旦來郊祀之上帝廟祀之文王于此合享焉所以示我之事神即其治人之所而天子之所與上帝文王相見者即其與諸侯大夫羣黎百姓相見者也祀道與治道一之矣是故有夏族乎有商昭告當日之祭在禹湯而今日之將享則在我周駿奔在郊之掃地行事者既不敢煩其文以瀆天而簠簋鼎俎明堂之二牢並陳者寧敢遂進而邀享也哉勿論帝不可格即文王亦不可格也何也上帝與文王一也大德在生和其陰陽以育萬物者天之道惟王載政備其教養以示後人者文之仁其義皆在于四方所以有商不類上帝生文王以靖之身爲后稷公劉之子孫而治及成湯武丁之天下我周繼王則法文典以靖之下以順父母君師之大法而上以合天地生成之大本惟我文王必惠顧于此而上帝之所爲右亦豈有[illegible]文王雖然二代祀天而天享之而卒不純以夏爲商以商爲周天威之不測我知之矣即其傳頌在列不敢言豐而必本萬國之歡心以求一享也可畏孰其爲其盛儀右享于明禮忠敬戒于夙夜則儀刑必將有蘇日靖必將有數天與文之右又可常保乎哉是故上帝者四方民物之本也文王者四方政教之宗也儀刑者明堂將享之原而夙夜者天子敬天率祖以靖四方之始也我之所以見天見文王果不在區區之牛羊矣○有功德者祀明堂文王之典足以請四方此祭之本也天與文王不易右處是宗祀不輕舉處借不令宋人與聞斯

言

我將一章十句○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于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章全旨○通詩要作武王巡狩而告諸侯口氣當以昊天其子句爲主首節以時巡而與天命之躋二節是神人受職爲受命之徵三節是政教並修爲保命之道俱就巡狩時言之皆見天之子之也蓋始不敢必而終則信其然允王維后允王保之正與昊天其子之相應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串講 時邁其邦者曰我周當商命受革之初正人心望治之始我思以諸侯無統則玩百神無主則瀆乃起而時巡之下以朝會諸侯祭告百神蓋固奉天而行之者也不知天于冲漠之中有以默相乎我而子之以爲神人之主政教之宗否耶吾誠不能無望于天矣

疏解 此節上句兼朝會祭告言下句與天命爲人神之主言此乘干戈甫定之際周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也乃革商之後最初一巡所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是也朱子註不過引言後來周公所定之制非正解也按周制十有二

巡狩殷國殷衆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乃周公制禮以後事此時王制未作况武王克商七年而崩亦未嘗有十二年在位也勿泥十二年之說○蔡九峰曰柴燔柴以祭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設於巡狩之方也○彙解考武王在位五年朱傳十有二年云云者蓋此詩雖武王巡狩作而後王巡狩因而皆用故朱子又舉周家一代之典見于周禮秋官大行人者如此耳其實說此詩者只宜在武王巡狩之初說○子之兼神人之主言會諸明于一朝秉圭以莅國貺爲致之耶意天寔運于上而使予代督之者耶予不敢知而敢恃之乎有不敢必意然實實子之矣以下節驗之自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薄言二句兩 成山東 溥 言四句戊辰會試 懷 柔二句辛卯浙江

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

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矣

串講 然天難不可必而驗之行事則有可徵者焉天與我周實右之于臣民之上序之以夏商之傳矣是以使我巡狩所及以朝會乎諸侯也則申明王制以震人心玩愒之餘而四方諸侯自畿甸之近以至要荒之遠莫不畏威懷德而震疊之不遑焉以祭告乎百神也則懷之而使之莫不來柔之而使之莫不安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來格來享而感孚之速焉夫神人之受職如此信乎周王承天之眷主乎幽明爲天下君而昊天之子我者爲可驗矣

疏解 此節首句緊承上說來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曆數言震之正指朝會是初有天下出號令以約束之如頒正朔同律度之類言繞考其政治尚未施慶讓黜陟而天下諸侯已莫不震疊者未敢自信惡者業已懍然恐難逃新天子之刑誅也懷柔指祭告言懷之而來假來享柔之而罔怨罔恫蓋百神無不感格而就百神中舉其最大者至河循其軌而不泛溢嶽安其所而無崩替咸答于新天子之秩望也俱要見天使之如此在在莫不字與及字上著

燔柴對天言則爲于對神言則爲后既爲神人之后未有不爲天之子者非所謂實右序有周而何○震叠懷柔正是右序之實叠萬方朝會百神咸格苟非天意眷存焉能至此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橐音高**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式序

一句甲午韻是　載橐四句甲子韻是　我求二句戊子江南庚子廣東丁卯別南

戢聚也橐韜也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串講]然天意固驗于神人而保命實賴于政教肆我今日掃商家之穢濁而開天下以永清之治撥商家之紛亂而鼓天下以文明之風明昭乎我周也于是乎辨天下之淑慝別天下之功罪而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則有以彰善癉惡而其政修矣又戢干戈于不用韜弓矢于不試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有以偃武修文而其教治矣夫天道視君道爲去留也今政教兼舉如此則昊天之子我爲有常矣不信乎周王之能保天命哉吁若周王者其能建觀于天人之際矣

[現解]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然事明昭有周言壓穢濁而布清明見天啓其運以爲政教更新之會也此句起下文式序一句對下四句作政教平看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考其功罪之差等曰序然二章須串言立一定之式以序諸侯功罪最嚴慶賞予奪一準乎此此正震叠之實事也蓋天子序之于天諸侯序之于天子惟右序之命既出于天則式序之規自當行于天子此政之行也載戢二句只起下文教化意勿以偃武修文平看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從以虎皮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是矣體見淵云如敎信明義及五教之類皆是更始之初人心易樂于舊又易即乎新惟懿德可以帖人心不逞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振之理時夏爲懿德所樂不卻自求故特求而布之求字肆字最是着力字面此正時邁中周結人心維持國本有一段精神聚保處此教之行也末句根上政教來綰緒昊天子之之意如式

式序行是能保昊天作君之命懿德求是能保昊天作師之命也○漢唐諸君皆以窮兵黷武宰割天下禮樂之治忽焉不講惟文景章明貞觀開元之治教崇遺敎有三代遺風然皆雜而不純未可爲後世人君法也嗚呼此武王懿德之化所以獨絕也歟○陳永嘉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與他廟樂不同○黃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俟也武王巡狩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祭告之樂章也武成叙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祭告懷柔之實也紹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叠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橐之意乎建官惟賢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劉安成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作于周公固可以時邁爲肆夏思文爲納夏矣至于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爲韶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周取天下得諸侯之利故其保天下亦慮諸侯之害廢兵求靖正是武王權術處○輔慶源曰所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與之相期以文德治諸夏而無相尋于干戈弓矢之中所謂偃武修文者是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可爲以教胸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此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爲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執競章全旨○此詩上二節是頌三后功德相繼之盛下二節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三后俱有功德如執競德也而乃頌無競之功上帝是皇功也而乃頌不顯之德者蓋創業不言功則子孫不知創業之艱守成不言德則子孫不知保守之難故各舉其重言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强也言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串講】賦執競武王者曰王者之興其功德在當時其福祚在來世正後人所當崇報于無盡者也予今享敢忘三后哉彼帝王功業起于一心我武王敬以勝怠義以勝欲以一心而秉剛徤之精則亦以一心而成昔定之烈所以應乎天而順乎人脫天下于毒痡而登之永清之治者夫固有以擅其盛而天下莫强也夫誰得而競之亦越成康一則肯銜緝熙一則對揚先訓豈不顯哉以一身而晉至德之光則亦以一身而膺上帝之命所以嗣歷服而奠鞏固定天下于一統而免夫分崩之變者夫固有以承其休而大業不隆也殆亦為上帝之所君乎。

【疏解】此節上二句言武王有執競之心而成定天下之功下二句言成康有不顯之德而膺君天下之命執競以心之純言如敬勝怠義勝欲不泄不忘是也此乃作聖工夫不可謂有心于建功意然心者立功之本故做出許大功業遺于六合偶隆是曰無競執便是競非有個自强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武王手闢宇宙非弱植所能勝維心執競斯烈無競無競字正相照不顯暗指下斤斤句意上帝是皇句詳中亦字本武王來言天向嘗命武王為君今亦命之使繼武王為君正見其功德之稱也大抵創業之君開天闢地其為天心所屬有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祖宗舊業乃今成康以德凝命其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何異○附錄執競二句曹鑑倫文并文許以脊觀覧○以心而建烈周王可頌矣蓋心者烈之本也以執競之心致無競之烈武王不可頌哉皆觀帝王之興未有遂世無本功業不紀而能崛起在此者也故心法為治法之原自堯舜禹湯以來皆秉此執中以為訓迄于今肇二帝之弘猷繼夏商之絕業者自在我武王矣武王處毒痡肆虐之餘將為四方戡除禍亂而其心固惕然以思武王當永清大定之年將為萬世䌷繹太平而其心尤皇然以起斯其心蓋敬以勝怠之心也天下之事未有不隳于委靡而成于奮勵者故此心或怠則氣不足以乘而鼎鉅之役常有退然自却之意矣然而

奮之志亦易振而其勢或不能以終日則銳于前懈于後天下事總歸無濟且武王操嚴翼之衷而持以堅貞之力其歷久暫而弗變者實與天行之健同其運旋不已而何衰志之偶乘焉斯其心固義以勝欲之心也嗜好之端未有不中于隱忍而却于幾窮者故此心或解則力不足以守而紛紜之累遂有久焉漸入之患矣然而地德之功無盡而其力或不能以終身則作于一日而于百年夙夜罔懈自問耳武王木欲若之理而加以弘毅之能其積歲月而弗渝者實與地德之貞同其堅凝不拔而何自棄之偶息焉夫從來駿功偉略必由于志氣之中故十三年之養晦遂以致八百國之來同而觀車之伐要本此執競之心以行之也當日者躬創非常而黎民不難但覺其垂之天壤者之史書而著定之弘猷莫得比隆已矣夫從來懋績奇勳必勵于神明之內故戎衣之一試遂以致四海之清明而牧野陳師要本此執競之心以出之也當日者厥殷止殺而六宇從風但見其奏之肆夏播之河山而武成之懿續莫能媲美已矣其心之執競也烈之所以無競也非後人所當稱頌于無窮崇報于弗替者哉○有是心則有是功而功本于心自宜著重在上句此篇于執競意極力擬翻下句遂不須言而解筆墨謹嚴力追正始非如近習穠纖但取悅目者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叶謨郎反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串講】然成康之德之顯何如蓋自成康之嗣服而統有天下也土宇無煩于改闢而聲教所及有浸弘無外之規四方之異制者夫固奄而有之矣然豈德之聯而不足以增前人之光哉蓋其當亂畧既遏之餘而綏天下以文明之治承大統既集之後而闢天下以潤色之猷德之照臨者斤斤乎無遠而不著明也其不顯也如此誠有光于無競之烈矣上帝是皇豈偶然哉。

【疏解】此節專言成康者蓋武王之德著于功人皆知之成康之功隱于德又處守太平無事人容有不知故專言之奄有句有坐享其成意然重德無遠不及以極言其顯不重統有輿圖上斤斤本不顯之德來謂其治之所統極于四方以見其德之所被亦光于四方也禮樂刑政宜布于天下而為民所瞻瞻如日

乃中天無處不照其爲德之明著如此則其有光于武烈而爲上帝是皇者宜想矣○合上節周命之新非武不集其功易知而惟推本于幾微之原則我周之開基者德所以獨高周祚之厚非成康不昭其德亦易知而維辟覽于昌明之理則我周之保泰者功所以獨爽今日之祀報功昭德其不虛矣

鍾鼓喤喤(音皇)磬筦將將(音鏘)降福穰穰(音穰)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集說〕夫三后之功德固皆極其盛矣我後人之承祭也其敢苟乎彼樂必有鐘鼓然而鐘聲鏗鏘以立號吾惟其武也鼓聲讙讙以立動吾惟其揚也今則統衆音以和雖非如衆音以發動何以喤喤歟樂必有磬筦然而磬聲清清以立辨吾恐其雜也筦聲濫濫以立會吾恐其濫也今則同倫而並奏亦其備以殊音何將將歟由是元音之蕩滌則幽明皆合其數備樂之清明則神人胥洽其和但覺三后來格而福之降也不穰穰其多乎

〔彙纂〕此節是以樂盛而獲福也鐘鼓二句包八音在內鐘鼓以樂之大者言磬筦以樂之清者言喤喤即純如意將將即翕如意樂之興者雜于和清者雜于集喤喤將將樂之和集皆三后功德之揄宣形容功德之時正對越神明之際神心未有不格者所以降福之穰穰皆三后功德之垂裕○詩說云和集中見其足以播無競之勛揚不顯之懿降福如云得荷無疆之休于不替承奄有之慶于無窮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集說〕夫降福穰穰而多則必簡簡而大矣然不敢以是而自怠也威儀之著反反然愈益謹重是以一散感通神皆既醉既飽而福祿之簡簡而大穰穰而多者自來反而不厭也無競奄有之遺澤不其寵承于不替哉夫功德盛于前而福祿隆于後此三后所以爲可頌也登獻之際安能已于揄揚哉

〔彙纂〕此節是以禮莊而獲福也與上皆一時事簡簡根穰穰來積之多則合之而大也反反當玩註益字不是至此方反反只是禮行既久而益自謹重如對越駿奔之初也醉飽就神說正是感格處來反者福而又福反覆不厭之意功德有餘烈則福祿有餘休無競奄有之遺澤自寵承于勿替矣

執競一章十四句○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章全旨○此詩首二句言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下六句極言后稷養民之功正見其德之可以配天處重養民上非以敎對養說蓋敎由養而起也○稷以務事開國人但知其功在養民而不知立民之命即立民之性雖敎敷在司徒而文明之獻祭先自稷開之此詩大意是就他養民功用形容到極處以思文爲主思文正在陳常于時夏見之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日逼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立我四句壬子柯南　立我二句巳未合韻　帝命一句壬子屬東　無此二句巳酉柯江　陳常一句甲子貴州)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集說〕賦思文后稷者曰有天下之大德者宜享天下之大祭人知我周尊后稷以配天矣孰知有配天之德乎彼高明覆幬生養萬物天之德至難配也惟我有文德之后稷參贊天地彌綸造化眞足以克配彼天而無間焉何以言之蓋天生烝民不能使之自遂其養稷則敎民稼穡使我烝民皆得以遂粒食之願者莫非其德之至極也且其所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稷特承天意而徧之于民是稷不惟有德于民而亦有功于天也夫民既得養則民生遂而民性可復是以無有此疆彼界之殊皆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向使粒民之利有未徧則亦奚暇于陳常哉后稷粒民之功至于如此信乎可以配天而無愧矣南郊之祭誰曰不宜

〔彙纂〕此章思文二字即貼下陳常說要得裁成輔相開物成務之意此正經天

粹如之文也配天言其德之及于民物者與天無異非指祭時也立我二句是民蒙后稷之養凡人思及一民皆可爲德稷獨合烝民而粒食之則舉天下後世皆被其思正是其德之至極處貽我二句是后稷體天之心上粒字兩言百穀此來牟又就粒民中挑出二種而言嚴華谷曰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段氏曰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缺之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爲善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際若非來牟續食生養便有不徧處故此來牟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貽之則樹藝之致于是乎備生養之利于是乎徧天下始無阻饑之患矣要見稷之養民皆體于天也無此疆二句言無往非稼穡之地則無往非常道之陳陳常只在養上看出陳非稷陳之也註中得字最有斟酌恒產既足然後恒心可興是活斯民於阻饑者稷之備而脫斯民于禽獸者亦稷之德雖不是稷去教民而教之所得施者則稷之功也其與上天生成稼穡之德眞可配矣○按舜命禹治水之後旨命稷播種次命契敷教是稷固贊禹之緒而又有成契之功矣此意可會參○黃氏曰生民爲進事之詞思文爲告神之詞此雅頌之所以異歟○濮氏曰此郊祀歟后稷之樂歟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該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思文一章八句○國語說見時邁篇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七終

金陵于河[illegible]書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章全旨○此詩以敬公爲主而茹成法正所以敬公也次節承此申戒咨在維莫之春一句首節先發所戒之端言其當咨度成法次節乃詳所戒之事以見其當咨度也總不出順天時盡人事以獲地利而已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音釐爾成來咨來茹音如　敬爾三句壬子湖廣　一句己酉河南首　二句己丑會試

浙江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

[講]賦嗟嗟臣工者曰爲農之事君重焉民務焉而農官則行君令而致之民者也嗟嗟臣工或任鄉遂之官或任都鄙之寄皆職于農者也尚其敬爾在公之事而無曠厥官可焉蓋田野之事雖微而皆出于朝廷之所經畫凡大乘天之時盡人之事者王既有成法以賚汝矣尚當來咨于此以求其法制之詳來度于此以審乎立法之意庶講求詳審之下有以敬爾在公而無負朝廷命官之意矣

[節旨]此節上二句勉以盡職下以當考成法以求盡其職也臣工如鄉遂之官有司稼司農都鄙之官有田畯田正是也在公以農事言農事雖是田野而實關係于公家故農之事乃公之事也率之者謹而民無失時矣一不謹而民有廢事矣故以敬戒之曰敬曰爾曰公有鄭重之意有溫厚之風總是提撕警醒以見職掌其事不可不實意奉行靖共爾位也成法不是開國以來的乃成王始置農官時所頒賜者如下節所言便是○周以寧曰考之周禮如修稼政簡稼器趨其耕耨之事辨其種稑之種與夫溝以聚水防以止水溝以蕩水遂以均水因地之利順天之時皆成法也咨以詢諸人茹以度諸己蓋科條雖具用各有宜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斟酌處務要講求之審度之不可視爲具文而曰吾能遵守之而已也此正是敬爾在公之事○附錄敬爾在公二句工廣心文并文評以資觀覽○以敬公勗者爲崇王命之嚴焉夫臣有

公下容玩也況成法之籠惟爾是賴得不爲王命殿哉頌曰稽古帝堯之典求列不一其司而必以欽哉申命者非止爲介然曷也猶天官而拜秩既僚庶采之衆作地職以須其役亟臨軒之奢枋靖共不動而玉冊煌煌何詔令之爲也爾臣工尚念之事非一人所斯而華翠策以致之者則稱公爲羣後于公則天下皆私矣厥士厥庶旅進之中無夙夜衆非身家之便而肆我力以任之者則稱公爲獨尊爲公則天下無私矣子滿于瀍君門之外有天威敬哉諸臣公在朝而爾之公在畝畝在朝者幾官幾羽旄尾惕心也若在野而畎芟柞也爾分厥稿蜡也爾樂有制嚴而夕惕者矣惟爾惕其乃事令風清畝之中不殊其雍宮著廟焉則敬之所貽大耳敬哉諸臣公在民而爾之公在物產在民者有祝有詛祈水勤應也若在物而穎栗也天降之康雅秀也神降之期有畏始而惰終者矣惟爾震動乃修豐草黃茂之間無異其春寒愆暑焉則敬之所禪遠耳且今日之蒼龍鳳駕聽東郊而勞酒者非王耶太師陳而太史授者王不釐爾成耶祖宗以農事起西雝紛錯卜其升馨久賜繁其寬度故穡穡之書較詳于爲諸王以藏之石室者播之臣工蒔厥百穀成意不爾忘也往哉汝諧欽茲后稷拜稽之始元公以田功綏帝曆歎工陳其七月東稱獻其三推故地官之職更備于兵刑下以詔之叔父者惠之臣工相厥陰陽成謨不爾恕也赫廢厥命思茲明農扞牧之心考諸大義而公爾忘家順籍田以終朕畝佩之實訓而敎身及園蠶零雨而誦王言者茹又何可已○其言貴于金玉和丁齊醴可匹周書之古蔑詔之醇不知六朝何論唐宋○天子命農官祭墳關入蘇旅嗣語氣清以肅詞麗而非原本幽風七月之意落杏夭桃不屑拾爲香草

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音峙乃錢音剪鎛音博奄觀銍音質艾音刈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也艾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歷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評〕惟然成法之所當審度者何如嗟嗟保介農官之副也今何時乎天欲粒民以食既已授民以時人苟仰天之休即宜順天之令令乃維暮之春而東作可興矣爾亦何所求哉所求者在于新畬之田而芟柞何如耳然詢功課將早而事尚緩也於皇來牟當此暮春之將將受上帝之明賜矣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天時如此則治新畬以受明賜者不可緩矣爾其盡心勸課命我衆人具此錢鎛之器以治其新畬則奄忽之間又將見其銍艾而收成矣夫乘天時以盡人事正成法所在而臣工之所當敬守而各盡者也尚其勉之哉

〔疏解〕此節正是審度成法意首句是叫起之詞維暮句最重是以已下之將成之下文反覆皆欲其不失此東作之時耳維暮二句是欲其審天時如何一句是欲其盡人事于是四句承維暮句來言天時所當乘命我三句承如何句來言人事所當盡也暮春正來牟將熟之期故下遂以來牟引起新畬之當亟治亦又何求謂當此時又何事別求只該求新畬之如何治耳如何二字正是求正是審處包許多人事在內問之也亦起之也新畬雖治一則上新而舊未熟一則土熟而力或衰也亦照此以該其餘耳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畬始爲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於皇七句一氣接下只在將字迄字命字上形容時之易至以見當亟于乘時也於皇四句是即來牟之未熟以驗康年之將賜見得新畬當治意來牟是已然康年是未然以來牟爲言者雖是說暮春已至却要見天心昔養下民故言上帝明明以此積民食者明昭二字即項上厥明明字謂上帝愛養下民之意昭然可驗特在爾善承之耳命衆人乃農官命之使以治上五耕用錢鎛以去草五耨用鎛皆耕器也銍穫器也銍艾言用銍以艾也奄觀句預道秋成之在即緊打着迄用康年與維暮之春相首尾見麥始熟相即熟穫耕作即收成一失此時即負上天明昭之賜亦即負爾在公之職不可不及時圖之也此正成法所在能審度而行之則所以敬作公者

在是矣○周命他官無詩獨命農官有詩想見周人以農事開國故特戒飭之意
重其事也○按堯命羲和曰敬授人時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亦王所傳心法
之要也成王承無逸七月之訓而嗟嗟保介之命惓惓不置則周家精神命脈
盡在是矣後世有籍田以勸其君封木爲農正之官中者亦庶幾周是詩而有
得者歟○七月之作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既悉稼穡艱難之事與王之訓成王
所以戒農官也又從耕耘收穫之法昔人謂七月皆田工之所自出信然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章全旨○此詩見成王字疑作于康王時首二句言先王之戒命下言當盡
職以求無負于先王也重一率字率時六句一串說下皆是率之之事○此篇
所戒農官與上篇不同上總言之此自鄉遂司稼之官言之司稼專職鄉遂不
可與兼都鄙言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
維耦叶音　駿發四句王子汀南

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
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
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
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爲耦
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
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
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
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講賦噫嘻成王者因農人以力田爲務而所以使之盡地利竭人力者由上
有以勸相之也爾農官其念之乎噫嘻我成王也當始置農官之時既有成法
以昭格爾矣爾當率是農夫播厥百穀凡夫原隰之異宜黍稌之異種無不播
之斯可矣然欲播之必先有以耕之彼一川之地三十里也此三十里之田其
爲吾公之采都甸之賦者寧有幾當爾之私耳爾其駿發而治之民但之耕編
于郊原使錢鎛之痔可于百畝而觀之則無一畝之不易自其三十里
而觀之則無一里之不易夫如是則庶幾地無遺利耳一川之衆十千人也此
十千之耕其爲公田之役籍田之助者寧有幾亦盡爾之耕耳爾其盡服而事
必此間之內使勉其勞肝胝之瘁交贊其間自其一耦而觀之則無一人之不
力自其萬夫而觀之則無一耦之不力夫若是則庶乎人無遺力耳夫既無不
耕之地亦無不耕之人而百穀之所播者廣矣爾之職庶乎克盡而成王昭假
之命亦庶乎可無負也爾農官其勉之

彙纂此詩勸農稱成王而復以噫嘻發之可想見成王當日感于七月之章有
一段真切體恤農人至意而農夫亦無不盡力先公故欲之以爲勸昭格猶言
明訓爾也成命即上章成法但不可牽扯天時人事來講率字乃統率之非以
身先之也凡欲播必先耕故以播穀引起駿發不可認播爲耕駿發四句承豐
拔作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說不知三十里即一川之田十千即一川之衆率一
川之衆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故註以使之二字貫下看來用得

圓活求無得盡見朔有文亦對說末云惟民無不力而後無不耕之田惟地無
不耕而後無不播之穀便說得圓活了本文三爾字與著實講成字還見爾既
任職農官則田皆爾之田人皆爾之人耕皆爾之事矣鄉遂之地田不井授則
溝洫之內皆爲私田十千所耕即終此三十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實五千
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爲駿發○疏義曰用民力者莫如私所爲出于天
下之公則視之爲不急惟視之爲己之私事則齊心併力不期然而然矣發
有恰迅意服有帖習意此皆率之妙川大抵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
遂可知川舉川可知天下田家勞苦之事一人任則見勞二人偕則見逸此農
之所以自今爲耦也○按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
而首曰稼穡蓋重其務也故此一農官也成王昭假于昔嗣王申戒于今其得
訓迪之道矣○朱豐城曰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又遵其法而重戒之
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
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此豐稼之所以可必也○

□上之畿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下此而有里七十與五十里。各以其職而受乎地焉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分其上子其民。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瘠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務預若王之告誡而率之以從事焉故其時天下之田悉歸于君民仰給于君者也故受田于君食其力而輸其賦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長治也人君以田之任官者須設官以里之率之作聚者率乎農以治之率之何如則必遂人辨其野之土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焉十其始事也凡士之所宜與穀之所蕃必教道之以定僕而農乃不惑大如是而可以播百穀矣爲天下之地固皆天子之田而天下之出又皆盡民之力以其利公之天下以其惠溥之在民而七處之凡將生齒之登耗視之不且如其家也哉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而經于其上宜之任役凡教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疾苦莫知者不能周知也故秦漢以來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爲庶人之私有其豪強者役從而兼并之雖欲命農官而播百穀其可得耶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若彷三代之制然不久而其制遂壞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也周之制封同姓之國十五人異姓之國四十人公侯伯子男咸克熙帝載而天下奉其京師民又安有豪強兼并者乎又且專而農民各有所使民安得不盡力于田故下之祇其上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君民一體之情其周洽如此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章旨○此詩二節各兩句勿作相承說總以德爲主客貌者德之符也名聲者德之流也稱之于物擬之于人者之于客貌之閒要之于名聲之久皆所以美客德也○朱子云此詩文義都無告神之意恐是獻助祭之臣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鷺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說振鷺于飛者曰客貌者德之符而聲者德之流也我客之德盛矣既其見諸外者宜無可美乎彼振然鷺飛之鷺于彼西雝之水其能羽之潔白益明然而不淬矣我客之來助祭而至止也純潔之德精白之心形于周旋進退皆可觀可度而容貌之修整益有斯然而不累者客何美耶

〔斯解〕此節上是即物類羽儀之美下是擬我客客止之盛振鷺二句須說勿涉興體乃即物以象之也辟雍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言之曰客親之曰我愛敬兼至也亦字斯字承鷺來容非指容色言乃助祭之容如進退周旋是也此就祭時言之要根德上說蓋有是精明之德存于中斯有是修整之容見于外也此與鷺之潔白相應○顧麟士按亦有斯容一亦字一斯字便連振鷺作讚論故當居賦體○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成王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于宋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叶丁故反庶幾夙夜叶羊茹反以永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于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匪其命而有厭于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遵然我客之可羨豈止此哉觀其在彼國也彼敢著教有以得在彼之人心固無有惡之者其愛之何至也在此國也令儀令色有以得在此之人心亦無有斁之者其敬之何至也夫惡斁俱于人心令令彼此而愛敬之如是吾知好德無閒則德有常庶幾日夙而夜以永終此譽而垂令名于無窮矣豈特今日然哉夫既貴其客之美又幸其譽之久周人于二代之後可謂尊之盛矣

〔斯解〕此節首二句即其得人心于無間下是幸其保令聞于無窮上段作已然看下段承上導人心言彼指杞宋之臣民此是王朝之君臣無惡言愛也在媚之爲君上見無斁言敬也在尊之爲客上見庶幾者喜幸之詞非期望之意夙夜說得廣極言其時之久也于無惡無斁處便見彼此已有舉了庶幾二句就根無惡斁來蓋因他得人心上幸他能保譽耳若不得人心則毀來而譽隨以失矣何以承我祇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謂我尊崇其先聖王之德我以其象先聖王之賢而使之奉先王之祭祀也○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

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絕且示天下公器又使將君常以報本爲念耳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章全旨。此詩以豐年二字爲主大意言豐年利用之周而著神休之溥以見其當報也重歸功于神上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反）

豐年三句合說　豐年二句本柳廣東　豐年四句分承說人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析講】賦豐年者曰國家之用恒取足于農而農事之成則神休貽之也今幸有此豐年矣而敢忘所自哉彼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雖乎其皆熟也今則時和年豐不惟多黍而且多稌焉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但見收而積之也亦有高廩之藏就而數之也而有萬億及秭之盛收入之多如此由是致用于歲秭之餘舉盈于多蓄之後則爲酒醴以畀祖妣者有我必芬薦而祀考歆鬼神其無乏祀也爲酒醴以洽百禮者有品物陳而邦家光賁從其無曠典也富知報典禮而思裕用之原則豐年之利其周享豐登而思默相之功則神明之錫甚備降福不孔皆乎微神則困饑之歲其民貧寡取之國其川匱將何以畀祖妣而洽百禮哉然則今日報賽之典亦惟以神所降者事神也吾何有焉。

【疏解】此章豐年三句一順說下豐年即于多黍三句見之陰陽和風雨降乃致豐年之由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年若不豐非旱則潦旱則不宜黍潦則不宜稌今多黍又多稌則百穀皆熟所以見得是豐年黍稌是舉二者以概其餘也歸重在高廩二句正見多蓄不專就黍稌說萬億及秭以廩之數言此通天下而言非專指公家言也酒醴正此廩之所藏爲之者烝畀二句俱指酒一說畀祖妣自宗廟

之祭言尊神敬宗顯之祀也洽百禮自邦家之用言養老尊賢無曠儀也周禮十二荒政其一曰殺禮蓋年儉則禮殺年豐則禮備也二句兩開說或謂以洽百禮止就祭祀而言然在民祁因宜在此處則說廣些不妨收入之多非徒可以食長大穀士女而所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無不取足于斯神降之福不甚徧乎福即豐年之福降謂田祖方社之降皆字言一黍一稌皆神休也一祭一享皆由與也利之皆處即福之皆處此報賽之不容已也。唐文宗問宰相曰時和年豐是謂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年之豐熟必大有物故云豐年曰大有之年豐年二字便已包舉全詩。註高燥以土宜言之寒暑以天時言之地不爲物之異宜而異其勢天不因穀之殊性而偏其施總順其自然以爲物之自取耳。按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秋冬之報賽大亦猶是也乎。胡新安曰按漢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登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詞歟。劉安成曰序以嘻嘻爲春夏祈此詩爲秋冬報義蓋以春祈民祈爲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于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于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章全旨。此詩首節是總序其事下二節詳言其樂之盛也蓋器備而音奏樂和而感神人總是樂之盛意。按詩說以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作主是聽正是合祀合于祖者何即合之以肅雍也。辯義按此詩有云武王既定天下始作天子之樂以象先祖功德乃合衆樂以奏于祖廟而樂工歌此以降福也。聚岡嶧山臺山諸先生俱主此說薛方山云合祖是作樂以合格乎祖考也若作合奏于祖則合字主樂恐與詩柄語氣不協確齋先生從之。首節在周之庭一句并詩柄始字言武王伐商既定天下改商爲周易正朔變服色陽爲周之人民陰爲周之鬼神商之終周之始也武王以周之祖考皆陟降聽共觀盛德于茲武王以事死如事生之孝思舉而行之。今幽明互暢故首節提出言之。曰在周之庭末節又曰我客戾止正見得今日之天下非復商之天下乃周之

天下也今日之樂非復商爲天子周爲諸侯之樂乃周變五廟而爲七廟變六佾而爲八佾之樂也我臣我民並觀聽于下我祖我宗並觀聽于上有一代之功德即有一代之樂有一代之事業即有一代之聲樂自此以始樂無疆矣故詩曰永觀厥成詩柄如之一字從此永字而得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何總序其事也

〔串講〕既有瞽者曰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我周當治定功成之餘而大樂于是乎作焉其合乎祖者何如彼司樂之官必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音也今有瞽有瞽而各司其職在周之庭焉樂雖未奏而已有將奏之端所以發揚先祖之功德而感格先祖之精意者在于是矣

〔疏脈〕此節有瞽言司樂之人也周庭言祖廟之庭也按周禮有上瞽中瞽下瞽是爲三瞽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六十人有眡瞭者相之各本瞽瞽有上瞽中瞽下瞽之別本文有瞽有瞽曰是詩家字法勿拘泥此息東作樂之人則

凡所以備其器教期其群音皆有司存也云在周之庭見一代之新樂總大備而有作便有先祖在上來客在旁神之聽之人之觀之無不于斯也故曰總亦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音語）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以上叶瞽字　既備四句虡子貞反

業虡崇牙見靈臺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搖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

〔串講〕然所作之樂何如樂必有懸此業虡所由設也植虡以承業刻業以附枸而縱橫之勢樂猶無所取之取諸栽也懸必有飾此崇牙所由建也給采于枸端懸羽于業上而物采之崇脩矣無所取之取諸揮也小鼓爲應大鼓爲田縣枸虡而縣鼓無所取之取諸變夏商之制也柄搖有鞉乘擊有磬傍柷圉而並列無所取之取諸具始終之飾也凡既備矣然後奏之不特金石之並作木革之交宣也而凡編竹之簫併吹之管亦從而備舉焉蓋合衆音以成聲而爲一代之完樂矣

〔疏脈〕此節言備其器而奏其音也然總是一備字首二句是飾之備中二句是器之備末二句是音之備相遞說下虡上有業業上有崇牙崇牙上樹以采羽總是一器而盡制盡飾如此虡設則業亦設非兩次設也應小以節一音田大以節一變縣鼓周制非鼓名即指應田而懸于虡業之上者也搖鞉止得石磬止敔起樂有虡中圉表之柷止樂有伏虎尺櫟之圉既備指上六者言乃奏是已奏但未言其美盛至下節始咏嘆之簫管二音又從其所奏之中拈出以見其無所不備無所不奏也上六者是堂上之樂簫管是堂下之樂備舉藹作之意備字足上備字舉字足上奏字○鼓法天磬法地柷音之所從載也敔樂之終衆交萬物之所啟稍也鞉應秋分鼓應冬至陰陽之所以出入也故業虡皆爲鐘鼓設也崇牙樹羽又皆爲業虡設也夏飾虡以龍而無崇牙殷設以崇牙

而無璧翣至周而三者具以是爲文之至也詩不言鐘而詳於鼓者何居大天地之聲於聲者首樂而聖人獨取象於雷者以其鼓天下之動也故曰鼓爲群陰之長詩人之言鼓鞉詳意在斯乎若應田因縣鼓而及之也夏鼓尚足殷鼓在楹於此獨言縣鼓以是爲有周之鼓而非復夏殷之制云爾然則夏殷以前設虡惟以縣鐘故言虡者統曰鐘縣自周之興設虡并以縣鼓故言樂者統曰宮縣縣言鼓又言鞉者何也鼓之類也觀周禮言雷鼓必言雷鞉言靈鼓必言靈鞉言路鼓必言路鞉是矣鞉又言磬者何也鞉之類也觀儀禮鞉鼓倚于頌磬是矣既言柷磬又言柷圉者何也以爲樂之始終也樂作爲陽以陰數成之故柷之數偶樂止爲陰以陽數成之故圉之數奇有柷以爲之始有圉以爲之終則其無不備可知也後言簫管者何絲竹有八竹居其七以簫管而備舉則亦不必鼓鞉鼓之皆爲革音而柷圉之皆爲木音矣此詩之所謂備而序之所謂合歟古人以樂成謂之合後人乃謂合祖德宗功而奏之得毋畏毛鄭笑人乎○附錄設業設虡四句王照文并文評以資觀覽○詳周樂之制未奏而觀

已成矣夫樂之盛者器必不畢列其所陳而制不已盛哉自上古功成作樂以對揚前休式制安于陋而襄文質之宜彩失于疎而事始終之義則其先缺矣樂安得獨完與我周庭無是也夫用之重者制不可以獨簡故設業立簴務崇其體所以立萬舞之綱需之急者制亦式備故按節循俠務錯其名所以振八音之紀乃今從觀庭際有橫而上覆者設之以崇懸鉤也形如捷鵲故名業也有角而夾立者節之以托栒板也義取其材故名簴也乃業形如鋸矣而飾其上者復如牙意從業之類乎但彼刻而成齒此綴而若樂則其踵事增華者矣簴形主植矣而緣其角者亦如樹意從簴之類乎但彼以木昭其質此以羽昭其文則又變本加厲者矣蓋我周承殷監古而意必取新故業與仍于夏崇牙仮于殷崇爲之盛以樹羽而宮懸忽改舊觀所稱惟王藏制者識然而鐘磬之下鼓音獨重業虡之外鼓制特詳其小之節一音者有應焉其用主應故因用以爲名也其大之節一變者有田焉其聲田然故因聲以爲名也若夫縣鼓之設則今日更新之制于鼓立除亦合祖廟宗之儀用是孝享非命梓人以設栒

令小胥以正位何以調鬨之聲上齊夏護鞞縣之與頓革足楹也鼓而鼓不啻縣則如播鼗之主導縣又不獨鼓則如石磬之主收然苟有以導之必先有以起之則座中斷表之柷有同功焉苟有以收之必有以偕止之則伏虎尺楔之敔有並濟焉此四器者或應昂星或中夷則或東西分位而春秋聚成要非僅一音之爲用而全樂之所依承者也于焉列于業虡之旁夾于縣鼓之位不亦秩然有體乎蓋考其經緯原有連輒故余玉府統大成之全革木亦主一闋之奏而頻偏稱事無非酌理以從宜核其體用亦分詳略故盡其飾而知本器之隆按其名而徵全音之美而損益從乎允協宗功與祖德也今四縣初載已極弦觀光復登奏迭行又何如盈耳也哉○行文有次第然布置爲難如此度合自然引以典雅可云美備○文如元氣流行隨處肖物何須搜拾考工用矜博異實洪入古正在斷處不見其斷接處不見其接零零雜雜中有錚錚鏦鏦之妙。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叶庚字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爲盛耳

〔串講〕夫樂既奏矣而果何如其盛耶但見律呂相宣順成和動喤喤然厥聲之和純如之內而有敘如者存雖矣而未嘗不肅也皦如之中而有繹如者存肅矣而未嘗不雝也肅雝相濟其鳴也何喤喤其和乎由是和聲所感先祖之神聽之于冥冥之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斯二王之後爲我客之戾止者亦皆永觀音樂之奏由一成以至六成撫有乎厥數焉我客且然况先祖之以一氣相通者又何不感格哉信乎我周之樂有以極一時之盛矣

〔講解〕此節上三句言樂和有以感神下以感人發其盛也喤喤何處肅雝一句正是足喤喤何肅者皦如而無奪倫之意雝者繹如而無沾滯之意和鳴即肅雝蓋不肅則混淆奪倫而害其爲和不雝則拘泥乖戾而不可以言和肅雝和鳴然後謂之和鳴此句內要見發揚祖功光昭先德方見作是樂以合祀先祖是總謂功成業作以告于神明庶使其功德之降者有以洽乎于今浸益太和

足以爲先德而有德之祖油然合也大樂足以揚世功而建功之祖儼然合也若客字說個是賓便與殊成乃大成永觀者謂永觀其作樂之終也此即我客之觀以必先祖之聽不可以感神感人對說蓋祭祖之樂自不當與我客並言也○劉安成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爲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爲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亦以此爲盛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詩章全旨○此詩以潛有多魚句爲主上四句嘆潛物之盛下言薦廟以侯福也周人季冬薦魚季春薦鮪同歌此詩蓋一詩而兩用非一時而兩祭也季春季冬字不必入講享祀是薦不以祭言薦與祭不同祭于廟以神道事之也薦于寢以人道事之也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沮七余反 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于軌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猗與嘆辭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

之淺也鱨白鯈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歟也

【講】此薦魚寢廟之樂歌也若謂孝子之祀先也享獨在備物哉精誠既至即一時物之薦亦足以告虔者茲之以時而薦魚也何如哉猗與此漆沮之地是水之所聚而魚之所育也積柴以養之而魚之潛于其中者倒其多焉有鱣也有鮪也魚之大而美者無不備矣有鰷鱨也有鰋鯉也魚之小而美者無不備矣魚之多如此由是時而取之以享祀于祖考之前蓋所以貴四時之物順孝子之心也但見祖考歆其時食之薦而畀大之福自于是乎介矣吾之利賴于漆沮之魚者夫豈少哉若周王者可謂誠于孝矣

【觀解】薦魚必以季冬者冬月魚不行氣性定而肥美故衆魚皆可薦春惟鮪獨肥故薦鮪漆沮只言產物之所不重根本之地上但必以漆沮之魚言似亦有不忘本之意潛乃水之深處爲魚所藏息者槮柴以養之也有方故其生之也無窮有鱣二句重魚之多上不重指數亦不重色之全假說而黃曰鱣似鱘而

小口鮪形白而長曰鰷鮪黃而大曰鱣無鱗頰白曰鰋有鱗尾赤曰鯉享祀句正薦魚也介福要發出祖宗眷祐天子獲福氣象○許白山云大全以此詩必言其所貴之地取其所産之物而薦之以示不忘本之意看來此意亦不妨但時說多以爲不可懸意欲作說詩者之詞亦見周人薦漆沮之意不然九州方物皆可以薦奚必漆沮之魚哉此處亦當有辨○鰷章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以上居之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此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豈國家根本之地氣下而多産耶抑天子以此地爲游沐嬉虞之以爲遊獵所耶○輔廣漢曰魚乃潛物之美者故爲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但有季冬薦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潛一章六句

【講】章全旨○通詩重在得諸侯以來祭上首二節言得人來祭而與文王之享後二節言文王裕後以見來祭之由先後相照應看○後言武王既得天下率諸侯以祭文王而因念文王裕後之澤見今日得合萬國之歡心以尊崇昆孝者實皇考之德所致蓋不敢忘所自也

有來雝雝叶與公同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壁公天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講】曰有來雝雝者曰天子合天下以爲家則亦合天下以爲孝要不能無賴于先澤焉今我之祀先王何如哉天子有祀于宗廟諸侯各以其職來祭今諸侯之來也雝雝其和而無勉强不得已之意其至止也肅肅其敬而無怠緩不敬之形以如是和敬而相天子之祭者實維辟公也于斯時也天子主祭于上以享是百辟者但見泯和于無迹斂敬于無形式著夫穆穆之容而已

【疏解】此節上三句言得人以助祭下一句言爲恭以主祭然只閒閒說去不可對看蓋天子主祭諸侯助祭者也來自侯國至自朝廷或俱主在廟言雝雝非雝雝也肅肅無惰容也穆穆則至和無迹至敬無文而淵遠莫測矣[illegible]中有一段泗然穆然通于神明至意非謂得諸侯之相遂不須和敬也但未可以和敬指各耳此不重肅雝穆穆只重辟公天子上見非但公侯執豆籩士奉璋之者也

於音烏薦廣牡相同上予肆祀叶養里反假古雅反哉皇考叶音戶綏予孝子叶獎里反

於嘆辭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講】彼祭必有牲也於乎此和敬之諸侯薦其廣牡以相予祭祀于宗廟之中是得萬國之懽心以事我先王合天下之孝而爲孝矣在吾孝子之心固欲皇考之一享也此大哉之皇考庶其享此廣牡使予孝思之情得以自遂而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乎

【疏解】此節上二句言諸侯薦牲以助祭下言享先王之享祭也薦廣牡特于助祭中抽出一事而言疏云于天子進大牲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非諸侯自薦牡也此正辟公之以肅雝而相處曰予肆祀則天子穆穆亦在此時假哉

皇考何亦不稱言今日天子止肅辟公肅雍則皇考乃大哉之皇考也子居上
位而父何不享王祀則子心終是不安今日之右以王祀如此庶幾皇考享之
而安我孝子之心也此中見武王以天子之尊為天子父自表其右烈考及文
母之意如此此詩歌于徹祭之時與初祭不同故假我二句當作享詞不作與
詞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 叶鐵因反 克昌厥後 [illegible] 四句丁酉浙江會試 上二句癸丑[illegible] 下二句癸卯江西 丁[illegible]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
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
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
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串講夫得人來祭固孝先王之享矣然所以得來見祭者孰非皇考啟後之德
所致哉彼人之道未易盡也惟我皇考宣無不通哲無不知而有以盡人之道

矣君之德未易備也惟我皇考文足經邦武足定亂而有以備君之德矣夫有
是宣哲則聰明所及而斯民之休戚無不知有是文武則德威所及而斯民之
利病無不濟故能安民以慰上天求其之心由是天心用眷而餘休所被有以
克昌厥後矣

疏解此節上二句言先王盡德之全下言所以格天而裕後也宣以通微是理
無不明哲以周知是事無不察能不虧人生物則之良故曰盡人道出以撫察
不流糅切濟以剛健不觳委靡無愧人君臨下之責故曰備君德宣哲便是盡
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宣哲文武俱
要看文王實事說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及字看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
民安則天心安也後字直指武王說蓋對文王言則武王為後○虞文子曰有
國度昌後之心天便不燕民亦何安文考心事但有安民耳燕天且不計何況
昌後

綏我眉壽 叶[illegible] 介以繁祉 叶音[illegible] 既右烈考 叶口[illegible] 亦右文母 叶滿彼反 下二句癸卯浙江鄉[illegible]

在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言文王昌厥
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串講昌後之實何如彼人之不可必得者壽也今則綏我以秀眉之壽有以膺
景運之盛長焉人之所不可易致者福也今則介我以繁庶之祉有以極天下
之尊養焉皇考之昌後如此故我今日得以率萬國之諸侯奉一人之孝享情
以分而伸禮以義而起使天下之大莫不有父之尊而右我烈考以天子之禮
非止西伯而已使天下之大莫不有母之親亦右我文母以皇后之儀非止夫
人而已是其右之者我也而所以得右之者文德昌後之所貽也向非皇考則
予何以有今日哉

疏解此節承上節末句言上二句正言昌後之實下二句言已得盡尊親之禮
又昌後之所致也眉壽就身之微言繁祉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言綏我何謂
昌以可久之福介以何謂昌以可大之福總之皆昌後之實也乃是已然事武
王受命時已老若非眉壽安得大統之集以祀其先王若非繁祉安得合九州

之尊富以舉此莫大之典既右二句承壽祉來烈以功言文以德言從夫謚也
右烈考者禮九獻樂八佾合天下而以父道事之也右文母者其禮同其樂同
合天下而以母道事之也即上來肅雍之辟公相穆穆之天子合四方之廣壯
萬一人之孝祀也烈考文母不平列既字亦字可見○此詩一字不苟下首節
稱天子對辟公言也次節稱孝子對皇考言也二節謂以天子之禮尊親則稱
皇考末節承上有格天裕後之功來故稱烈考○文母雖帶言其實關雎啓化
纘女開祥文王宣哲文武之德其贊助有不淺

雝一章十六句○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
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載見章全旨○此詩是言諸侯來朝而率之以奉祭因歸其錫福之功也以第二
節為主而徑從入觀說起蓋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也首章
首便提起祭來方是本旨首言諸侯之來朝次言王率之以奉祭末四祭而受
福故又歸德于諸侯也語氣疊疊相承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聲也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申義　載見辟王者曰孝子之祭也固貴乎竭一人之誠敬尤貴乎合萬國之歡心今日之祭其所賴于辟公者豈其微哉吾方有事于昭考之祭而諸侯各以其職來祭當夫未祭之先其載見辟王也亦曰禮樂法度王朝自有常憲于是請而受之以為恪守之規焉耳且其來也建之車上有交龍之旂其色則陽陽而鮮明也軾前之和旂上之鈴其聲則央央而和也馬轡之鞗轡首之革其聲則有鶬而和也周官威儀皆于見聞之間列侯制度燦然文明之盛不亦休有烈光乎

疏解　此節美諸侯入覲之禮而盛其儀也蓋就其未祭之先言之厥章乃天子所制諸侯所守如禮樂刑政之屬必曰求者典章雖曰一定而其間因革損益隨時互異故求稟而受之以為遵守計耳于車之所建則有龍旂而陽陽乎文明之象于車旂之所繫則有和鈴而央央乎節奏之宜于馬之所御則有鞗革而鶬鶬乎和鳴之應直作三項看休有烈光總承見其等威物采是以增輝生輝也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申義　夫諸侯之來因以翼王享也亦以佐王祭也由是率之以見昭考之廟合萬國之歡心以致吾孝思之誠備四方之品物以行吾享獻之禮而志物為之兩盡矣

疏解　此節孝享重王者身上諸侯不過助之而已昭考升遐之後正人心思慕之時故率見以致其孝清廟肆祀之時正大禘是承之日故率見以致其享但孝以心言享以物言率字以字俱重辟王身上王者以天下助祭為重蓋合天

下之孝享為一人之孝享也○楊子雲曰孝莫大乎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得四表之歡心其周公之謂乎○嗣錄通釋曰后稷為始封之君故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

申義　孝享既行由是昭考之神介我秀眉之壽使我永保乎思皇之多祜焉夫以壽而保祜則多福于此而獻誠為天下之純嘏矣然豈我所能致哉蓋由烈文辟公盡其誠敬以助我之孝享故神之格之而綏我以多福使我得繼而明之得真福兼隆而享此純嘏之全也是予之孝享于先王者固惟辟公之助而予之受福于先王者亦惟辟公之功矣予敢忘所自哉

疏解　此節言祀格先之全福而歸德于諸侯也以介眉壽緊承上說來言祀廟方行于昭廟而神明遂格於感通以此孝享之故而介我百齡使得永言保此思皇之多祜也作一氣說福是已然壽是未然福受而無壽以保之未足為全福惟介壽以保多祜此之謂純嘏綏以多福二句只申上說言我之獲福以享壽皆由辟公綏之而使我得繼而熙之以至于純嘏豈予一人所自致哉緝熙二字言含修德意在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章全旨○此微子始封來見周之祖廟之詩蓋古者詩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非助祭之謂依註作三平看首節言其始至愛而寄之也次節言其將去愛之不欲其去也末節言其留之愛之無已也通詩俱重愛之之意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串講　賦有客者曰夫人之德苟可以係吾之愛則一見未足以紓情而一去適足以增悲者今我客是矣彼微子來見祖廟我周固有嘉客矣但見所乘有馬也則亦白其馬仍殷制之舊也從行有旅也則萋且敬慎皆選擇之賢也是其始至之時其可美者如此

疏解　此節于其始至而探其所見者美之也首句提起看註不敢臣三字下得極好于此見周家忠厚之至雖勝國之胤待之以禮如此見其非不能臣乃不敢臣也下三句作所乘之馬從行之旅對說馬獨從白蓋望先朝之物色而即知其爲神明之胄也萋且就旅言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初至令人快覩光景○曹允大則曰威儀萋且然發愼者乃其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自見此又是一解○顧麟士按亦白其馬句雖關係要亦黜崇降也詩固有不定題目而因文知事者雍之文母載見之烈考此篇之亦白其馬雖好辨者不能與詞矣○此節要得重客意亦要見始至意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串講　夫我客之至固有以動吾之愛矣奈何繾綣未幾又將舍我而去有客于此近而計之特宿宿而已宿宿之外將猶乎不可覩矣遠而計之特信信而已信信之外將浩然有歸志矣吾將何以爲計哉殆必言受之縶以縶其馬庶幾馬不得行我客亦得以少留而不止于信宿可矣

疏解　此節是將去而不欲其去也顧見既畢則歸固有期繾綣未已又將舍我而去計其時適不過信宿而止耳言受二句是商量擬議之詞是欲其不止于一宿再宿之意慢說破留字總之欒與周旋而不忍聽其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串講　然此雖曰將去吾猶以爲未決也奈何信宿之外遂果于去乎吾則薄言追之挽其已駕之車以爲復還之舉凡可以慰安其心而款留之者無所不用其情也且爾之急于去而不可留豈以我周待遇之薄耶彼天子之禮樂乃名器之至大而難得者也今兩統承先王特用天子禮樂亦既大有淫威矣是我周之降福于爾者固甚易而且大也追思之下獨不稍此而少留耶夫周人於微子喜其至慮其去而幸其留如此在微子固有可愛之質而周人亦曲盡其愛之道矣

疏解　此節上二句是留之下是示以可留之意追者挽回其駕旋轉其使也故言其愛之至非負已去而復追之也左右字是借來形容其留之無方也或委曲其詞或周悉其禮無往不竭其誠便是車則大路旂則大常用天子禮也廟廷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易者無所顧吝大者寵冠一時用天子禮樂則隆崇出于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福即淫威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錫之曰降推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庶幾其一留非自多其所與也此正見得天子留客故有許大寵榮許大福祉若只如前二節則常人留客亦能如此不必天子也○降福句薛方山作祖廟所降蓋謂爵人必于祖廟及因其見廟而來也○讀此詩不獨見周家忠厚其眞情實意藹然如不容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壁立千仞氣象○陳臥子曰嗟乎周之于微子至矣卒與五霸遞興夾輔宗周有以也夫後世勝國之裔非遭剪戮亦嬰擯逐故帝王之後多爲廢姓不獨示人以不廣而賢才永棄良可悼也若曹志以陳思之子而抒忠晉代及觀梁武命蕭子恪兄弟之言猶有帝王之風而梁之子孫卒顯唐世不可謂非天道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

武章全旨○此詩頌武王之功當重武王上二句言其功之大下原其功之所由成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乃歌此詩○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知其以止殺爲武惟止殺爲武此大武所由名也卽武而推本于文亦見武烈之中自有文德在○按鑑湖詩說以遏劉二字爲主此遏劉之武正協得允

文之文繼述所以稱善故特因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毛烈字功字相應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賦也於歎詞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申義賦於皇武王者曰帝王功成而樂作其功大者其樂備也況我武王之功當何如以象其盛耶於乎大哉我武王也一舉而除天下之暴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固有無競之烈矣然王業之成不成于成之日其必有所由兆基由允文之文王修和輯寧三分有二而創之于前者有以開厥後之丕緒故我武王嗣而受之欲承其不忍變之節而躬冒夫不得已之爲黍誓以陳師也牧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莫禦夫偃輿歸馬于華山也放牛于桃林也以殺則止而百姓皆寧于無畏由是天下大定四海永清而成此無競之功也向非文王開之于先則今日之創造當不如是之易易然苟不有武王以繼之于後則九年之大統將亦終于未集而已矣是則武之爲武也上有承先之孝而下有

啓世之仁今茲嗣其統者仰其功而想像于舞容之間以昭一代之盛固不能不以是爲重也

頌解此章首句是叫起之詞無競句就平定天下混一區宇說未可以弔民伐罪意入講恐碍下勝殷句克開厥後唐荊川指三分有二開王業上看或就伐密伐崇上說者附合武功或就惠鮮懷保上說者附會文德皆有所偏重不若自王業上言之且此句言文王開之只是起下武王能成之耳嗣受者受其所開之業卽末二句見之勝殷與遏劉不平言勝殷而止其殺也李樂城曰于勝殷見其伐暴之義于遏劉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大功所由定也○鑑湖詩說云文王以服事殷何以曰克開厥後蓋三分有二無開後之心實能開後之緒故在文純熙之氣運于此令者止于此開在武行善之局而于此創者轉于此嗣○鄭云耆老也言武王晚年乃定其功不汲汲于取紂十三年以前猶然以服事殷之心也是勝殷與事殷同一心遏劉與求寧同一道此說亦好○李三山曰大武之意在于止戈大武之詩在于止殺據此則勝殷止殺乃武王自止

其殺如詩之載戢干戈載之歸馬放牛皆是如此方合大武之意勿作止殷之殺並陸翠岡鄒峰山俱主是說或謂武王無殺之可止如武城所謂式遏亂虐是也○黃東崖曰此篇前所云烈後所云功俱自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不可以得天下之富貴爲功總見武王無歉于文德于述有光于文事此象功之樂所以作也○古義四代之樂如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稱大者以功成作樂爲一代大事也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陳暘云文舞九成武舞六成何也以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陰也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陽也亦卽奏之自然者也又云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祀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illegible]舞有[illegible]示夫位南北往復後世梨園院本之濫觴與今[illegible]而行之者乃如[illegible]失其故矣○愿云朱干者赤盾也玉戚者玉飾斧柄也皆袞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也蓋

大武之首章○王守溪曰考春秋傳曰武有七德謂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也今以詩考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可知其禁暴戢亂矣勝殷遏劉可知其保大定功矣綏萬邦屢豐年可知其安民和衆豐財矣嗚呼盛哉

武一章七句○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詩經集成卷之二十八終

金陵千頃臣[illegible]

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章全旨○此詩以思繼先序爲主蓋以……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敬即繼序之道念[?]字念即是敬[?]此所以繼皇祖之序也敬止者敬即是念此成王之思以繼祖考之序也[?]詩意委委說下閔予三句嘆繼序之難於乎皇考四句思皇考之能繼序[?]下小子四句欲法皇考以繼序也大意言武王有繼序之孝而此心不忘乎收予小子敢不黽勉于敬乎蓋以先王既沒而繼則在我若思承此序而不忘所以夙夜而不敢康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候反**嬛嬛**音瓊叶渠營反**在疚**音救**於**音烏**乎**音呼**皇考**叶去聲**永世克孝**叶呼候反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事講 賦閔予小子者曰我當免喪朝廟之日正繼承先序之初心固不能以自寧亦將何以自勉哉閔哉予之小子遭此邦家之不造天命初膺未有以凝之人心初附未有以固之況又皇考陟遐嬛嬛然在疚病之中無所依怙思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者茫乎其莫知所適從也予小子何如其可閔哉予此之時亦惟追思我皇考而已於乎皇考所以致孝于皇祖者永世德承祖命而終其身述事之思終其身而不忘蓋永世克孝也則是我之所當勉矣

疏解 此章閔只說個閔字使合於孝彼恰其可憫作下一句不字輪說一不[?]故曰遭家不造皇考既沒而無可怙故曰煢煢在疚此年前能其爲可憫何如使見繼體之難而皇考不可不法故仰求皇考而暎其孝承世[?]章下念[?]句但是不徒曰孝而曰永世克孝見終其身善繼善述如所謂不[?]者[?]不言己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親切處[?]說文武之業以天下言崇大化之本以孝言。

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去聲**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猶所謂見堯于牆見堯于羹也[?]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氏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事講 然皇考之克孝何如蓋我皇祖沒矣儀容不可得而見矣我皇考則心存繼述取孜然念皇祖而不置典型已遠方不勝在帝左右之悲而捲倦維新若有紹庭上下之意常若見我皇祖之陟降于庭而與之相值焉此因皇考之承世克孝而要皆此念念之故爲之也惟予小子尚當夙夜敬止其所以念乎皇考者亦如皇考之念皇祖而常若見其陟降斯可矣

疏解 此節首二句正見其克孝處陟降即念茲所呈露須知念不是懸空想像乃思慕其所行者而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無一時不念即無一時不敬故遂以自己勉敬承之夙夜敬止即法其念皇祖者以念皇考也夙夜之敬豈然陟降之見亦惟夙夜之敬而後爲永世之孝也自其存主而言爲敬自其發越而言爲孝。○後漢書李固云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見堯于羹。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事講 夫我所以如是其敬者何哉蓋我周王業開之者皇祖成之者皇考也皇考未沒則皇祖之序在皇考皇考既沒則皇考之序在小子於乎我文王武王也一序相傳以及于我故我之夙夜敬止者正思繼此序而不忘耳如是則庶乎文武之業可就大化之本可崇而不遑之憂亦可以少慰矣小子敢不勉乎

疏解 此節又言己所以勉敬之意上文念茲皇祖根永世克孝來在武王身上說此又承夙夜敬止來在成王自己身上說皇王必兼文武者以開業文王開之武王成之言文武乃見列傳之序序者王業相傳之次第有天下以業以天下相傳曰序皇考未沒則皇祖之緒在皇考皇考既沒則皇考之緒在小子思繼此序而常在心所以夙夜敬止耳必由繼皇考說到繼皇祖上方與首二節

息相合庶不造之家可以無愆而在我之心亦可以稍慰也不忘正就思以永
又正與念字相應即夙夜如此以至于永世也凡子孫忘其親父未有不咎先
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懷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懷於嘆恐之意即此
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是守成之本○按成王踐祚時尚在幼冲閔予小子諸
篇皆輔導者之詞未必其出于成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
之樂後三篇放此

訪落序全吉○通詩俱是延訪之意以本時昭考何為王方探判渙之憂展惕多
難之懼見昭考不易率而又不容不率也故以紹庭四句接之上六句是欲率
先王之道而嘆其難下是思繼先王之事而庶或賴其休武欲亦分六登登說
下總是求昭考之道絕無循舊求而求之于率意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
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illegible]未有艾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王既朝
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言我將謀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
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
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于庭陟降于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
已矣

承謀厥訪予落止者曰人君新服厥命當維新厥德不可緩也我今日循訪汝
羣臣謀之于始循其昭考之道於予冥聰明未全於昭考之道遠矣朕未能及
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道不可以力求所以繼之者猶恐與道為二將判渙
而不合為夫昭考之道既遠而難紹況維予小子渺躬承藐又未堪國家之多
難則將如之何哉為今之計亦曰道因遠而難知事則近而可知亦以昭考之
所謀外之則有庭儀在焉內之則有家政在焉其上下于庭陟降于家者因昔
道所昭者也我則紹其上下于庭以其治外者而治外焉紹其陟降于家以其
治內者而治內焉庶幾因事以求其道而賴乎皇考之休于以保吾身而作朝
在家獲安貞之吉也予以明吾身而處內處外無悔吝之過也信如此則皇考
之道不患于判渙而多難不患其未堪矣今日之謀如此爾羣臣以為何如朕
當謀所之始為訪道之謀此成王所以今能來命而為守成之令主也歟

〔疏〕解此章首二句連讀蓋欲率循必先咨訪也落是謀政之始非即位之始昭
考之道即體諸身而施諸政中者凡修齊治平皆是悠哉以下句句須得延訪
口氣悠哉未艾言道之高遠而己之分量有不及也惟其悠故未艾下二句正
未艾處將予就之因其難及而倚力以就乃氣質不充精神有限是工夫未純
一有間斷終不能身與道合也繼字對就之之何今言與將字呼應判渙者恐
道與我為兩途得此道後眾一貫也維予小子一句語氣一頓見得所遭如
此則道不可不求急時就于多難上人命未固人心未孚以此詩尚未有武庚
之事也不知武庚之事雖未有而二叔流言頑民未服則有之矣若但云天命
未固人心未孚便不見有多難意蓋此但可以言僖家不造而不可以言多難
也紹庭二句皆因事以求道意紹字應上率字嘆至厥家上下陟降即昭考之

[illegible]者發其於國之道凡正有官正萬民皆是法其齊家之道凡刑寡妻
至兄弟皆是言為會朝之庭今為貢厥之庭昔為化國之家今為不造之家此
之所紹則多難何由靖判渙何由合然道之所紹即是休之所貽也自其全體
于前人者曰道自其發奮于後人者曰休保則有所憑藉而不陷于危明則有
所開悟而不蔽于往保明即是休處不必以保承多難明承判渙此雖說一身
言然下者之身關係天下亦即于皇考乎是賴而紹之安可不急急乎然亦只言
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于群臣也○黃東崖曰紹庭句是繼
治統以求道統之意陟降句是齊家法以求道法之意所謂率是昭考者正本
之于此庭而紹之所憂未艾者惟求艾之于此庭○補疏曰延訪群臣所以
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常相參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
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也○蘇眉山曰上篇言將稱其祖考之詩也訪落
謀所以稱之之詩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說同上篇

敬之章全旨○通篇以敬字爲主而歸重在末二句見得嗣仔肩而遂天命所敬
不能而臣則無以輔翼故述其言而答之上是進戒已當敬之意下是答羣
臣之戒以求盡勉敬之實受戒于臣求助于臣始終不外一敬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齊反**命不易**去聲**哉**叶將黎反**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
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
于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串講〕賦敬之敬之者曰進言者臣子之忠勉敬者人君之道而也我以道延訪
而羣臣戒我之詞有曰王以一身爲天下主尚其敬之哉尚其敬之哉蓋天道
甚明但一念慎怨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曰天高高在上而于吾無與也
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于吾之所爲而日日監視于此使一有不敬天必
厭之而命吝矣其可不敬哉

〔疏解〕此節羣臣戒其當敬下言天道以儆懼之正見其所以當敬也通作羣臣
語要在成王日中體貼出來敬之不作敬天就君道上說只是一念常懼戒慎
恐懼以存天理也顯思見天道甚明只是或善或惡皆在其昭臨之內至命之
不易方說到福善禍淫上一念敬肆而命之去留關之其不易保如此惟天顯
故命不易作一串說轉到無曰何合用一反語八言天高而不吾察方說無日
云云陟降二句正是一顯字而命之不易即可知言其曰明曰旦而及爾出王
游衍者無日不然也宏一而說下不可分上句爲命下句爲時蓋下句茲字即
上句士字下句監字即上句陟降也大意云惟陟降故日監也總見不可不敬
耳

維予小子叶獎里反**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郎反**佛**音弼**時仔**音茲**肩示我
顯德行**叶去聲叶戶郎反　末一句丙戌江南　己酉江西　壬子陝西

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爲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
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
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串講〕爾羣臣之戒我者如此固欲我之勉敬矣顧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也然
願學焉是必謹察于幽獨之中擴充于事爲之際庶幾日爲學之而日有造就
之功月爲學之而月有進修之益其所就而將者又續而熙之以至于一毫不
存萬理明淨而復其光明之本體而後已焉然此尚予所能自致者而輔弼羣
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凡大修己治人新天永命可以
資吾緝熙光明之學者日開示于前使我有所持循可也如是則內修于己外
資于人庶乎敬可及而天命之顯可常保矣否則不聰在我而至敬難循將何
以造光明之地以不負爾羣臣敬之之戒哉

〔疏解〕此節上二句謙言未能敬下言勤學了已復求助于人正欲以盡敬也不
聰以質言此句是謙詞只將來與起下意言我雖未能敬然卻願做勉敬的工
夫如大學切磋琢磨之後方能恂慄可見敬須有箇入門學便是入門之法就
是造就進是精進就將之功相續不絕以至于光明不昧之地方可謂之能敬

緝字從日月推出熙字從就將得來維緝熙光明斯適得其本體而不聰者至
是而聰矣仔肩是有天下之責顯德行是治天下之道此二句一串說顯德行
與光明不同光明是就我自家心地而言顯是就人所以示我有形迹之可據
者而言○陳定宇曰戒王以天之當敬者臣之忠也答羣臣以未能敬者君之
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爲學于己外求助于臣即所以求盡所敬也學未造于
光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
爲敬天孰大于是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章全旨○此詩作于管蔡既誅之後故首訴羣臣以所當懲之事而下則示
以求助之意也全以首句爲主而篇意歸重毖字蓋設爲問答以起下而末了
望助于羣臣耳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音俜**蜂自求辛螫**音釋**肇允彼桃蟲拚**音翻**飛維鳥未堪家多
難**叶去聲**予又集于蓼**音了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爲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串說　此亦訪落之意若謂凡人之情無所懲于前則無所謹于後予今何所懲而謹後日之患乎彼蜂小物而有毒不可使也予從而使之乃自求辛螫之毒是辛螫者蜂也而輕使之失實我始之不謹耳桃蟲小鳥而能變大不可信也始從而信之乃拚飛而爲大鳥是拚飛者桃蟲也而輕信之失實我始之不慎耳凡此皆予之所傷于前而當懲者也然予方幼沖未堪國家之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肘腋之間自求辛螫蕭墻之內驟起拚飛其情誠可惻也爾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凡謀始慮終之道其明以告我可也否則輕任輕信之患安知不起于後乎噫若成王者其可謂慮患之深矣

直解　此篇于其二字有悔悟自艾願與羣臣更始意懲毖不平如懲其已往正是謹其將來也是全爲管蔡而發特爲變生骨肉有不忍言者故借蜂鳥爲辭以寓痛切之意只就蜂鳥上發揮勿露管蔡事莫予二字貫下荓蜂輕使之謂桃蟲輕信之過勿謂何傷其毒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予自求也予不悟也于蜂與蟲乎何尤人情多變安知其不爲蜂安知其不爲鳥乎若今者之不慎則悔無及矣多難泛就王室新造天命人心未固言徐儆弦則實就三監啓釁頑民未服上說集者有叢勝之意于蓼則所謂辛螫之患拚飛之禍也此時管蔡之事定矣猶曰集蓼者蓋禍害有緒愈而毒氣未消人心皇皇頑民未化其辛苦可知矣○徐儆弦云集蓼乃蒞祚之初便思天下許多棘事如法度猶未修明禮樂猶未振舉風俗猶未淳厚天災時變猶未銷去等是也或以此只是管蔡之事不知此時管蔡既平矣何辛苦之可言況謹後事又分明是管蔡以後事也○說約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庚蜂本作螽羅願云螽種類至多陸佃云其毒在尾垂頭如蜂故謂之蜂管管叔流言與蔡叔群然更進迭和如蜂起然而成王不察其奸終罹于螫毒之苦即謂之自求辛螫可也爾雅云桃蟲鷦其雌鴱鷯一作鷯郭璞謂鷦鷯小鳥而生鵰鶚毛傳解實本此若以比武庚則郝敬所云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爲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爲大鳥也然鵰化爲鵰目所未見世多疑之又經文但言鳥耳未嘗言大鳥也豈謂鷦鷯非鳥必待變而後爲鳥乎季本云多難謂管蔡之亂蓼以喻武王之喪也○顧麟士按無十事而曰予其懲其字益有指也不必依註入何所且予其懲與而毖後患自是兩句不可作一滾下○劉安成曰詩之于小者即謹之于始也即所謂訪落之意也謹之于始不以蜂爲小而使之則其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爲桃蟲之小則其後無拚飛大鳥之患矣各篇者特于毖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朱實王曰自閔予小子合小毖四詩皆成王所自作閔予崇大孝之本訪落得求道之方敬之念聖學之要小毖謹禍亂之幾或問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四詩入頌何也豈詞氣莊嚴端一有頌體抑成王之德其見四詩列之于頌以頌成王歟

小毖一章八句○蘇氏曰小毖者謹之于小也謹之于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載芟章全旨○此詩首節言春耕次節言夏耘三節申言以足耕之事四五六節申言以足耘之事七節言收入之富足以供祭祀備百禮也八節言酒醴之薦足以燕樂賓客養老也大抵及時以上足耕耘收穫稼穡之事爲酒以下至胡考之寧是祭祀燕享當年之慶末節則總承上文而推其由來之遠俱當歸功于神也

載芟載柞芟音衫柞側各反其耕澤澤音釋叶徒洛反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

串說　是詩與豐年相似疑亦報賽田事之樂歌也若謂農人以力田爲務而豐年之慶則神休之所賜也今農事固有成矣而敢忘所自哉彼三農之事耕其所先也使草木不除則耕不可得而施矣故時乎春也載芟焉而除其草載柞焉而除其木吾見芟柞既勤而田畝皆可耕之地時耕既起而田疇皆解散之

曰澤澤然土膏若加而潤不使有塊其堅者矣良耜若加而利不見有苦其難入者矣始之墾土以耕者如此

疏解此節槩言耕之事芟柞未即是耕蓋將耕而先除草木也芟如薙氏之芟草柞如柞氏之攻木澤澤釋土脣動故解散然頂上句來○虞文子曰芟柞在未耕之先所以達土氣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音眞

耘去苗間草也隰爲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串講既耕之矣耘亦不可後也故時乎夏也合千人而爲耦協其耦而並耘凡爲田之處以至田畔之間無一處不遍矣總之協力以耘者如此

疏解此節槩言耘之事千耦言遍力合作也二句亦見無曠土意○劉安成曰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爲除草木之根株後改爲去苗間草然以下文次序觀之恐此未說耘苗也故劉氏以爲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復耘之也○上節耕而先以芟柞也則養成禾土以待深耕而見農人計事之預此節耘而徧于隰畛也則不棄尺土以滋他種而見農人用力之勤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 他感反 **其饁** 音葉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 叶養里反 **俶載南畝** 叶滿委反　思媚二句[illegible]前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以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謂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嗿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

串講以耕之事而詳言之彼總理田事也有主而爲家長焉又有長子曰伯仲叔曰亞衆子弟曰旅皆所以分治田之務者也而內之人力齊矣有民有餘力來助而謂之彊者有隨主人所左右而謂之以者皆所以通其力而合作者也而外之人力齊矣由是出而在田其婦饁焉而飲食之衆嗿然其有聲也爲夫者見婦之來饁則媚其婦而慰勞以順之爲婦者見夫之耕作則依其士而慰勞以愛之人心協和衆力競勸皆以有略之利耜而始事于南畝之間所謂其耕澤澤者于是乎無遺力矣

疏解此節是申言耕之事前言耕之善而未及人力之齊故此又詳言之首五句有內外協力意主伯亞旅內人也彊以外人也須重一主字主乃總理田事者主既不敢自逸出而力田于是內外親踈畢出以詳耕之事嗿字見耕夫之衆饁字見餉婦之勤然有嗿只帶在饁上看思媚二句形容得好思媚者因婦能慰其夫以耕作之苦有依者因士能慰其婦以親餉之勞此自旁人看出婦與士俱不自知末二句以略然之耜從事于南畝此正主伯等人用力處所謂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者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叶呼酷反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串講以耘之事而詳言之既耕之後于是取其既清之種而百穀之盡播焉但見其始也地脉方滋而其實之函氣者已油然有露生之漸矣

疏解此下三節是申言耘之事前言耘之事而未及耘治之善故此又詳言之

播穀承叔載來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爲備也其種子也謂種子含氣而始生是甲拆之時也○此播種以至于萌芽之時

驛驛其達 叶他悅反 **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串講未幾而勾萌畢達入于土者旋出于土而驛驛其達矣然物雖同時而生間有受氣足者則乘氣之旺旋吐氣之早而有厭其傑矣

疏解此節上句言苗同時而生下句言苗先時而長也達是生機洩于外驛驛有接續之意厭足受氣足者傑是得氣而先長者傑即在達中見之要看一[illegible]字○此是長而未秀之時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表驕反

緜緜詳密也麃耘也

串講迨夫均施合受而氣化之皆齊則苗皆厭厭而茂盛彼此無不同也如是

可以耘矣乃協衆人之力而施其易治之功耕之以漸而無欲速之心芟之有方而無鹵莽之患始繇繇然詳而不粗密而不疎也是播穀之後苗生漸盛如此所謂千耦其耘者于是乎有全功矣

【疏解】此節上句以造化言下句以人力言前日有厭則有不厭者矣故此重之曰厭厭見氣候至而物生自齊苗之受氣皆足而盡長矣此正可耘之時也故綿言綿綿其應詳密者詳則無苗不耘密則無耘不到所謂今千耦而徂隰徂畛者也

載穫濟濟音濟上聲**有實其積**音漬叶上聲**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申講】夫耕耘之事既盡矣迨夫秋成也百穀用登穫之于野則濟濟然其人之衆焉由是以其所穫之實而積之于場也則不惟萬億而且及秭矣收成之富如此故以之為酒而三酒既備以之為醴而五齊既具于以進于祖妣之前享獻以致孝焉俯以致敬而百禮無不洽矣豐年之慶有見于祭祀者如此

【疏解】此節上三句言收入之富下言足以備祭祀之禮見豐年之慶也載穫二句一頓讀下勿將穫與積對看言載穫者濟濟其衆而所積之多至萬億及秭也濟濟今王伯亞旅彊以之人言酒醴句指祭祀燕享說祭三酒五齊雖兼祭燕而百禮則專就畀祖妣說祭有十倫具禮寔繁而皆以循行之禮所以洽百禮○收入之多雖屬民間祭祀燕享俱就公家說

有飶音必**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四句庚子福建　乙卯江南　上二句戊子浙江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供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申講】然豈特來祀以洽百禮哉彼邦家以賢才為光采而年飢不足以設醴則人文之所為晦也今惟為酒為醴而有飶其香者足以供酬酢所為升見俊傑會嘉文明于是乎光啓仁賢萃聚名寔于是乎升齋人見國有賢人以為光周之文治方新而孰知豐年之慶固有錫之光也乎胡考以豐稔為安寧而年飢不足以備養則寧老之所為康也今惟為酒為醴而有椒其馨者足以備撫膳羞則康寧所斯錫之以保艾之慶大斗所酌貽之以引翼之休人見國多耄耋以為我周之老成日衆而孰知豐年之瑞固有以貽之寧也乎

【疏解】此節上二句是尊賓之禮行下二句是養老之用充亦見豐年之慶也有飶其香香如飶也有椒其馨馨如椒也皆言酒醴芬芳之氣如此說燕自是豐年聚會如萊蕭湛露英賢畢集此便見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養老之禮亦根酒以康體來飲此旨酒願養天和即既醉之維祺南山之保艾用是可集其為胡考之寧也大矣所賴于豐年者豈淺鮮哉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振古如茲**無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申講】夫所賴于豐年者如此然能不念及由來哉彼耕而播播而耘耘而穫也萃人家之勤周三時之務稼穡之在于此處也固矣然非獨此處為然也烝祖妣光邦家而寧胡考也禮俗之所成聲教之所樹豐年之在于今時也固矣然

匪獨今時為然也蓋自振古以來耕耘收穫而盡稼穡之事祭祀燕享而獲豐年之慶無時無處而不如此矣夫豐年之慶既極其周推所由來又極其遠則我之受福于神者多矣報賽之典其容以不舉哉

【疏解】此節總根前數節來匪且句以地言匪今句以時言振古句自周家開國時說言其由來之遠見得神功之大報賽所由舉也○大意謂自耕耘以至收穫此為稼穡之盛然豈絕無僅有獨此處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燕享此為豐年之慶然豈曠世偶逢獨今時有此慶耶周家以農事開國吁保介而耕籍田者世世重焉力田非一日則豐年亦非一日蓋振古已如斯矣神休之遠何可忘報也○前半寫田家景象等英雄大歷歷在目有諱呼乎席之意後忽說向宗廟朝廷上去作大氣象何等章法○附錄全章主寬文并文評以資觀覽○歌載芟之詩亦猶行古之道也夫古有不實農之祀乎君子誦載芟之章而知稼穡之不可已也嘗謂粒食之原古人始之不必古人終之也豐年之慶今人享之不必今人創之也力田致養者雖民之力時和年豐者實神之休則享茲

樂利者其敢忘所自哉今夫田必有耕不芟不柞猶石田也澤澤者所以先耘
而從事乎苗必有耘徂隰徂畛慨草穢也千耦者所由經耕而勤業乎雖然此
特其耕耘之大概也使謂耕如是是亦足矣耘如是可以止矣遂可與西成而
光祀典乎實勵而康者者也古今有此力穡逢年之事乎哉則曷不舉耕之事
而詳言之又胡不取耘之事而備述之也吾觀耕有耕之人人情莫不樂其華
而親所暱有主伯焉有亞旅焉又有彊以爲益至饁婦與耕夫相慰勞而傾旅
列器不自知其剩土之深矣耘有耘之事凡苗莫不食地德而飲天和或雨活
焉或驛達焉又或厭傑焉蓋至初生驛驛長無殊致而彌望菁葱不自覺其蕪
穢之勞矣未有耕以先之則人無遺力而穀用以成亦有耘以繼之則地無棄
材萬寶于焉告集彼僂之濟濟也積之有實也萬億不及于秭乎且酒醴之爲
也祖妣之畀也百禮不以之洽乎由是以其馨香者燕有客爲邦家之光光以
此也由是以其椒馨者供耆老爲胡考之寧寧以此也凡若此者豈非稼穡之
所致哉而正匪獨且之有稼穡也又豈非豐登之所錫哉而亦匪獨今之有豐

登也蓋自古人開東作之功其力諸原者固已如茲矣而謂獨且有且也然乎
蓋神自古人享秋成之利其邀大賜也又已如茲矣而謂僅今斯今也然乎哉
夫耕耘之業既有所倡于前收穫之休又有所垂于後雖曰人功實神惠也報
賽之舉其容已乎○逐項細看序次只于點過前二節後單行一段振起全神
遂覺通篇文勢陡聳所謂平敘中有峰巒者也○此題章首一二句提耕之綱
三四句挈耘之領俟乎節詳耕之事播穀二節詳耘之事載穫二節言耕耘之
利賴甚宏而末節又誇美以終之總見報賽之舉不容已也篇中提挈清楚布
置妥帖眞可云絲絲入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良耜章全旨○通詩重報賽上來以末二句爲主爰爰說下自有次序首二節是
春耕時事見苗之所由生或來三節是夏耘時事見苗之所由盛六七節是秋
時事見豐年之所以爲慶末節乃總古人而與祀典也此與前篇皆止類報功
之有成而神貺在言外

畟畟良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委反

賦也畟畟嚴利也

串講此亦報賽田事之樂歌也若謂農爲天下之大本而農事之有成則非神
貺于錫也今敢忘所自哉彼方其春也當有事于耕矣則取我畟畟之良耜而
始事于南畝之間其耕之也勤焉

疏解此合下節言春耕事畟畟訓嚴利只形容良字意取其起發之備而耕之
早也有乘時趨事之意南畝包上原下隰言之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乎酷反

賦也函含

串講由是而播之也則播厥百穀之種其實函氣而始生其播之也害宜是其
春耕而苗之生有如此

疏解此節言苗之生也播種雖是耕後事然帶在耕上說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式亮反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具也

串講耕既時矣使無人而饁耘農固不得盡其力也乃農夫在田而婦子饁餉
饟方器之筐及圓器之筥其以盛夫伊黍之物所以備饗飧者無不周也

疏解此合下兩節言夏耘事此節是言饁耘瞻女云者農夫在田而婦饁其夫
子饁其父也筐筥是田家之常器伊黍亦田家之常味乃其分自合宜如此不
重所饟但耘而來餉餉而復耘見舉家力農意耳

其笠伊糾叶其了反其鎛斯趙徒了反以薅荼蓼 三句丁卯山東

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薅去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
人猶謂蓼爲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卽所謂荼毒也

串講婦子來饁而農夫耘焉笠載于首糾然其輕舉而所持之鎛趙然其刺
以是而薅田中之荼蓼所以去害苗者無不密也

疏解此節是言耘苗者益暴肩炎熇旣脫衣而就功遂足麋襏遠風雨不躡
所見者惟是伊糾之笠耳春耕久畢耜已懸而不用秋穫未屆鉦亦藏以待時

所見者惟是斯趙之鎛耳二句只是形容耘苗之狀遠看動則並動故糾然而輕舉也手動則鎛動故赳然而深刺也茶是陸草蓼茶以養穀之室高而果者蓼是水草蓼以養穀之窊下而暑者其字與以字相呼應乃其一低一昂俛仰如畫且擾且剔去草鋤根亦見其不以耕爲勞斯以爲苦也已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想到此乃知竹籬茅舍風裹兩簑便是關治根本莫認作畫屏玩具

茶蓼朽止黍稷茂止叶莫口反

茶蓼朽則土熟而苗盛

串講　茶蓼既去不惟苗害之藪除而草朽土熟且使苗生之漸盛黍稷暢茂而條達矣甚哉耘之者果是其夏耘而苗之盛有如此

疏解　此節是言苗盛由于耘後而其草與黍稷爭此土矣假當其生則擠黍稷以自肥而其害人及其朽則釋其肥以肥黍稷而其利亦大故曰朽止茂止○此不事茶蓼須根用力之勤承莊子云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土熟苗盛正是驗耘耔勤苦處

穫之挃挃叶音窒**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叶夫**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　穫之四句甲子江南　其崇五句丁酉順天　其崇二句丁卯山西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串講　迨夫西成之日穫之于野挃挃然其有聲積之于場栗栗然其甚密語其積之崇高則其狀如墉語其積之密比則其狀如櫛百室向也通力合作今則同時入穀而有以開乎百室之聚矣

疏解　此合下節言秋成事此節言收入之多挃挃在野穫聲之衆也栗栗在場所積之密也穫之衆衆與其比如櫛俱以積之密言而意見有別凡秫穀多則積頭聳起而不密栗栗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櫛是在場堆數密比如此以衆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入穀也四閭爲族一族共計百家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舉一族如此無族不然矣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二句辛酉順天　山東　甲子湖廣　廣東

盈滿寧安也

串講　由是百室既盈皆有蓋藏之富但見爲婦子者饔飧有賴粒食有資孰有一人之不寧者乎是其秋收而穫登登之慶者有如此

疏解　此節言士女之穀盈止句承以開說寧止句承盈止說盈止謂汙邪滿車穰穰滿家寧止者謂豐年之歲老有養幼有育俯仰無虞此王者之詩要見豐成時有含哺鼓腹氣象以上節節要含神休意

殺時犉牡犉音純**有捄**音求**其角**叶盧谷反**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黃牛黑唇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串講　然此皆田祖方社之所貽也祭祀之禮容可緩乎于是殺是犉牡之牲從其方之色也有捄其角之曲取其體之正也以行報賽之禮焉是禮也蓋我祖開國以來嘗行報賽之典故我今日之祭以似古之人而修典常于不墜續古之人而纘禮祀于無窮庶幾答神之貺而永賴神休耳敢忘報乎

疏解　此節總上七節意正舉報賽之典以答神之休也祭祀斷作祭田祖方社之牲蓋周人廟祭尚騂是純色故知此非是廟祭也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而此之特牡特其一色耳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可見周人重農之意此詩是王者之祭故列于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犉牡中有黍稷並舉之意在以似二句申說似者如之不違其典也續者繼之不墜其典也大意謂今日之祭非自我始古之人嘗舉報賽于前我特嗣續之以舉報賽于後耳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原不重祭統所承之遠只重自古有年以見今日之祭不容不舉也○由豐年而舉報賽由報賽而念承先一見神貺之世濩一欲神休之永賴也○附餘全章蓋亮可文非文許以資觀覽○力用而求祀良耜所用歌也夫農者祀之本也歌良耜者能不以古人爲法哉嘗謂力田務本不特爲人道所由資而亦爲神道所自始是以古人重之自春徂秋無時不以農事爲兢兢誠應之農夫職遂致饗神之祀也夫國之所重者固在于祀而祀之所本者實在于農先農司嗇洮不知粒食所自開也方社田祖洮不知原隰所資報也然使務之者

不勤稼之者不獨其耘耔也無力稼之人其收成也無所事之望則猶依本耕以告曰有田者能重農承祀以不墜先人之業也又烏可得哉而今者固無慮亂矣以言乎耕則為有器以從事于南畝良耜所為畟畟也以言乎播則別乃土宜以播種于西疇百穀所由而活也由是可以觀其耘耔而黍之條也笠之糾也鎛之趙也皆耘之事也當是時家人其無嫌乎年年荼蓼朽而黍稷茂雖有內助之功要亦從神歆之力耳由是可以觀其穫矣而積之栗也岸如墉也比如櫛也皆穫之利也當是時同井其相慶乎至于百室盈而婦子寧匪獨人事之勤蓋亦沐天休之渥耳而報成其容緩乎有農祥即有祭純使其可緩則先民祀之禮何以惟新也而將享其可已乎民依常則祀典亦序使其可已將先祖升禋之典何以惟修爾用特牲之犧為有所之捄焉大豈篤舉以祭乎曰乃以似以續古之人云爾然後知始而耕也思續古而耕也稷而耘也思續古而耘也終而穫也亦思續古而穫也不然者稼穡辛苦犧牲無備其得乃廢三農之事而神豈恫乎○此詩與前篇相類良耜言始言耕耘之事穫之二節言收成之慶此皆神力所致故末節遂言報賽之典總之至曆逐節安頓循序明晰歸重以似以續二句收拾通章真有神龍掉尾之勢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者其詳見于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章全旨○此詩言助祭者始終一于敬而獲福也專主祭邊說不與飲酒對看飲酒乃祭中一事○詩傳云祭而飲酒是儐禮賓尸之屬後王人遂獻賓及宗人之事歟既有釋又一篇此乃獻宗人之視濯視牲者也匪詩以敬字貫要本于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也

絲衣其紑（孚浮反）**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音乃）**鼎及鼒**（音茲）**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不吳**（音話）**不敖**（音傲）**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于王之服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潔禮之大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獲壽考之福

[串講]賦絲衣其紑者曰祭以敬為主而始終一于敬者乃所以通神明之感而受福于無疆也我周士之助祭何如哉服以絲衣則紑然其鮮潔矣載之爵弁則俅然其恭順矣方夫未祭之初職始于省器也則升自門堂凡壺濯籩豆之屬無不省視然後降往于基以告主人曰壺濯籩豆之屬已濯具矣夫而省牲也則出于門外從羊之處而視乎羊從牛之處而視乎牛然後還入于基以告主人曰惟羊惟牛已皆充矣既而省鼎也又出于門外舉大鼐之鼐與小鼒之鼒而視之然後還入于基以告主人曰大鼎小鼎已皆潔矣是未祭而循禮之大也如此迨夫為牲獻畢之後旅酬交錯之時兕觥則捄然其曲矣旨酒則思柔而和矣以笑語則卒獲不失之諠譁也以禮儀則卒度不失之怠傲也是方祭而謹禮之儀又如此夫事有始終而敬無間斷則所以格神者有道矣由是神之格思自錫以胡考之休所以服絲衣戴爵弁以相祀者且將與周王之壽考匹休矣士之與斯祭也豈直今日為然哉

[講解]此章上八句言助祭者始終一于敬下言因之而獲福也首二句只言服此之人耳不重衣冠上要本主祭者說來蓋天子主宗廟之祭而助祭執事之人則多士也絲衣者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故云爵弁自堂句言省器自羊句言省牲鼐鼎句言省鼎是將祭而行禮有序也兕觥三句是方祭而飲酒有儀也壺濯等在堂上籩豆等在東房故曰降牲在門外故曰又視鼐鼎等近于工人故不言反章內雖言士亦提出王者作主士者主曾在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西階相值處也正所謂塾即是夾室此時主人立于基不動雖其器已具牲已充鼎已潔而主心常自欽然故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之一一往視又一一往基而告之蓋體主人躬親之敬而不憚其往來之煩也兕觥一句即是飲酒於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主人與賓飲而士亦與焉也不吳笑語卒獲不敖禮儀卒度祭有始終而敬無有間胡考何見敬為神格而王者之萬壽無疆則士之爵祿亦世與之無疆矣此是祝嘏之詞

重士之能感神不重神之能福士○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鼎及鼒不言自徂堂上文也

絲衣一章九句○此詩或紑俅牛觩柔休并叶基韻或基鼒並叶紑韻

酌章全旨○此詩題章重一時字上四句言武王建功能順乎時下言後王承統當法乎時意蓋時也者在世為治亂在心為經權故時之所及但可易而為君時之所貞創可垂而為守總見後人之有天下固由武王而至其守天下亦惟武王是師也重武王能垂法後人不重後人當法上

於音烏鑠音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音矯王之造叶徂候反載用有嗣叶音祠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嘆詞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為載用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于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

串講賦於鑠王師者曰聖人之建功立業彪炳于古今者豈有他哉亦惟酌其時之可為而毫無自利之心也於乎我武王當其初也師旅鑠然其甚盛非不可以代商而立功也顧紂惡未稔而天命人心未盡絕商其時則尚晦矣武王則退自修養與時俱晦以恪守乎臣節焉使紂惡有時而悛王師終晦而不用矣迨紂惡既盈而周德日盛天命人心既絕乎商時既純光而非晦矣武王于是應天順人與時偕顯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焉是遵養非伺釁用介非樂變皆時為之也夫武王酌時以成大功如此故我后人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定為無競之烈也我將何所用以嗣之哉亦惟武王酌時之事而是師耳時未可為則于時止者而師之時有可為則于時行者而師之雖事不能以盡同而所以斟酌而裁應萬幾而圖至治者惟師其意焉可矣如是則蹻蹻之造可以不墜而寵受之責亦可以無負也已夫既遺後以酌時之功而又啟後以法時之治武王之厥功大矣此其所以可頌也

講解此章首句以氣勢言武王雖革車三百虎賁三千而底武奮揚其氣勢自是於鑠不說到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來會上遵謂守而未動養謂蓄而未發處晦只是紂惡未稔天命人心猶未顯然歸周此時惟遵養以待紂之悔悟非有意養威蓄銳也但天地之運將大明必先大晦而晦之之終又是為明之之始故下句即以純熙接之純熙云者謂天命人心盡歸于周周之時絕無一毫晦昧氣色也用介正用此於鑠之師是字正指時字言武王即用是時一著戎衣以伐紂也用字緊上非以用字連大介看在武王亦不得已而救天下之亂耳何心于利天下故知遵養非觀釁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是矣以上四句當輕重講不可以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應作兩平說寵受二句一氣讀言以王業貽後人寵榮莫大我寵而受之有不須締造意王造見此業自武創造功在社稷生靈非僥倖可倫武烈無競故曰蹻蹻有嗣不是嗣其業爾公允師即所以嗣之也此用字正與是用大介用字相應言武王用一時字以大介而後人所用以嗣之者是惟此一時字為師凡君國子民經制度務有數之所未窮而時不得不因者法武王之養

晦不輕為以償事有數之所已窮而時不得不革者法武王之用介不重發以喪功師其意不泥其迹與時偕行此真能法武王者也○按鍾湖詩說云鑠者光明之義意云我武正大之心思可揭日月光明之舉動無事陰謀故曰於鑠王師註訓盛字似未妥又云周王以龍德造功能有六位各以時乘武之造固真如龍之變化而不可端倪也又云爾公公字訓事字于謂乘時之應以取天下乃公天下而非私也後人則當從其公心處師之庶不窒其隨時之義而可以受此蹻蹻之造解俱別可參

酌一章八句○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桓章全旨○此詩周公象武王之功而作首二句言除暴安民而獲應于天是伐商時事下六句言用賢圖治而德昭于天是得天下以後事末句總承而特之也○綏定二字是章首始綏邦終定家正相照應武王伐暴綏為萬邦及克商之後武又不以萬邦為萬邦而以為自己之家夫如是而後可以托天下也故

日皇以聞之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上二句乙卯山東 甲午山東 壬戌會試 丁卯浙江 于以四方二句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飢克殷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于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閒字之義未詳傳曰閒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申講]賦綏萬邦者曰王者受命而興亂未除也則代亂以延天休亂既除也則用賢以保天命此君道也吾于武王見之矣是故當商家之喪亂適周道之日燹我武王奮於鋒之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萬邦之應向爲紂所殘虐者今則皆去危就安而悅服于反政由舊之日雖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伐商之舉誠所謂順乎人心者由人心而動乎天心是以豐年之屢應而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天命于周久而不厭既命以伐暴而救民復命以求賢而圖治桓桓之武王保有衆多之賢士列爵分土用以經營乎四方兵革不試帶礪晏然能定厥家使國勢維乎不拔而致垂拱之治焉由是安民之德有以慰上天求莫之心而其德上昭于天矣夫伐暴安民既有以得乎天而用賢圖治又有以昭乎天信乎可以爲天之宗子爲民之元后矣其君天下以代商也豈不宜哉此武之功所以爲可頌也

[疏解]此章首定先提商家不道毒痛于萬邦穢彰于四方而天欲命一人以閒之也久矣乃我武王大介一舉救民水火此萬邦之女士所以綏也由是人心和于內而天心應于上屢獲豐年之祥雖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亦不可以常理拘矣屢豐句便見得天命有在意天命匪解句承上起下之詞言既命其伐暴安民復命其用賢圖治有惓惓不已意桓桓是呼過之詞保有三句一直說下此又是武王奉天命處保有者有信之專而任之重意蓋愛士而解其事様此足爲保矣然不若試于用之爲保也于以四方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克定厥家使大小相維輕重相制以安定天下言蓋天子以四海爲家也厥家定則民安而上天求莫之心以慰此其德益以昭格于天矣此正與天命匪解句相應夫除暴安民異于商之毒痛四海用賢圖治異于商之焚殘忠良故知武王之代商以君天下也宜也皇以閒之雖兼承上二意來然意當歸重用賢圖治一邊蓋此章原只重保有厥士克定厥家二句除暴安民一段意思不過提起之詞耳○詩意本謂武王于伐商之後不以休祥而矜勝賢之心故其效驗之餘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諸匪解之天者以見聖人之所爲莫非天也○保有厥士時說多欠明厥士即殷商之臣也吾觀後世創業之君與其臣披荊棘以從事于兵革之間及至天下既定以爲不復藉其力矣遂屠戮之惟恐其不盡猜忌之術塞自漢高門之嘆乎握十萬兵猶不反于天下未定之時爲時已太平良弓走狗何能爲也即光武之不任用功臣宋祖之杯酒釋兵權兩者雖一時保全之術與漢高稍異要不如武王之封建爲永保治安之策也○附錄綏萬邦二句濬献生文并文評以資觀覽○靖天下以兵天降之康矣夫除暴之師帝心所眷顧也豐年之慶何蘊屢降哉且夫行一事而無弊致之休者聖王不恭焉世皆謂兵事妨農故和氣所傷必無瑞應不知將帥功名之氣雖或多凶聖王風雨之師動罔不吉一舉而兩美備焉世已安康已樂矣不觀我周之得天下乎周之得天下也以兵取之也兵者不祥之器無論師旅所至震驚我衆人即殺伐干和每易兆水旱螽蝝之沴兵者難制之威無論干戈所臨荒棄乃田疇即耕耘不擾或難免金飢木毀之虞則甚矣求豐年于興師之後固戛戛乎難之求屢豐年于大軍之後更戛戛乎難之也而豈所論于周師之綏萬邦者哉蓋我武之出師也凡以除暴也暴去而萬邦愁苦之氣消將災祲不禳而自化凡此先農先嗇皆若承上帝之靈而爲之降康也而豐年于是乎一慶抑我武之出師也所以戡亂也亂遏而萬邦疾怨之聲息將太和不衮而自流吾知雨暘時若無不視聖王之仁而爲之協應也而豐年于是乎再慶不特此也師出有名無非爲萬邦請命則一時之檀車駟騵望之皆崇爲邦也時雨之師帝亦以時和報之蓋自甲子清明以來而擊鼓吹豳遂占屢而歌華黍又不特此也殺人有禮亦祇與萬邦樂休則當年之虎賁殺衣不啻

朝會祭告皆巡狩中事雖兩事同舉却重朝會蓋因朝會而祭告也以時周之命為主首提時周末敘時周蓋提撕周家以喚醒天下人心也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音惰**山喬嶽允猶翕**音吸**河敷天之下裒**音抔**時之對時周之命**

南　允猶句甲午江南　丁卯乾天　敷天三句壬子山西　敷天二句甲子亢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于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于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通講賦於皇時周者曰帝王受命而興乃百神之主羣辟之宗也彼其朝會祭告之典正神人之所係屬者而可不首舉乎美哉我周也當大革命之初而為巡狩之舉乃陟其高山以柴望狹而長者其嶞耶從而陟之以登秩之禮告地為高而大者其嶽耶從而陟之以燔柴之禮告天焉是始而巡乎一方而祭告之典蓋與朝會而並舉矣然天子以四海為家則巡狩豈以一方為限唯此翕

河則瀕于嵩為有亘地之長也受職于明王無泛溢之患也乃取道于此水以徧周乎四岳山川之祭祀各隨其地而舉之其在南之霍猶夫東之岱焉羣后之肆覲各就其方而修之其在北之恒猶夫西之華焉是繼而巡乎四方而祭告之典亦與朝會而並行矣所以然者蓋商周改革世道方事于更張時王游豫人心屬望于遠邇故今聚天下之冠裳而朝之方岳之下頒[illegible]刑戎之制與夫因革損益之宜以答其仰望之心焉然此非復有商之舊政也吾知聖人在天子之位者方嚴之為當代之所遵而維皇顯畫制之規者寔典之為昭代之新政時周之命爾諸侯可不知所遵守哉夫舉巡狩之大典以對天下表一代之新命以繫人心武王受命之初其建立之規模亦宏遠矣此其所以為可頌也歟

闡解此章首句提起言於皇哉時周也一代初興百神正于此時而受職羣辟正于此時而望治而我周將綏以命之哉如此提時字命字方起陟其三句鋪言祭告當入朝會在內則下面敷天裒對處方有著落切不可以此三句為祭告下敷天二句為朝會也高山是總名嶞山喬嶽正見高山陟高山者乃于時適之方舉升中之禮也于時瘞薶以告后土其禮在山之麓則見此山為峭削綿延而名曰嶞山于時燔柴以告皇天其禮在山之巔則見此山為嶻嵲盤踞而名曰喬嶽此二句是祭一方之嶽神也然四方非一嶽四嶽非一神故允猶翕河句只重取道于河以周四嶽意不可作河神之歆格總上三句雖言祭告而朝會已在其中蓋高山陟而一方之諸侯已朝會也翕河由而四方之諸侯已朝會也故敷天二句即承上而推言朝會之意敷天何要照四方諸侯想望其頒發新政裒對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月同律度皆答天下仰望之心而與之以更始者不作慶讓黜陟說敷字與裒字正相照上之命欲敷下之心欲裒此處正相對也聚而朝之方嶽要知諸侯各朝于方岳非盡天下之諸侯而共朝于一方也復揭時周之命者見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令人洒然易慮知凜凜奉法惟謹耳蓋此時之周非昔時之商且此時之周又非昔時之周時在周而不在商也時于命而非侯命也此時此命即鬼神皆以時而居歆

山川皆以時而饗而諸侯可不以時而甫若也哉上章時周之命重以思綏天下此章時周之命重以感震天下不可混看〇附錄允猶翕河一句康子龍文并文許以資觀覽〇大河效靈亦巡遊之盛事也夫黃河天下之至險也而效順以導五嶽之駕非當盛天子何以得此哉若曰今日者天子蹕法宮命舟牧以事巡幸不獨萬國竦心雖在百神俱有清塵灑道之職而況乎四瀆視諸侯而河其長也大駕之所經從官衛士之所渡苟不寧順則咸懼之謂何我周都雍州五嶽二在畿內三在侯國然要皆在京師之東也而黃河自塞外來出洮隴而出三門則東西之經途也大陸既瀦而後達於滎而會於濟則南北之梓從也是以今天子之出也以為雖[illegible]之險不如順流之勢見陸之危不若水之安矣且以千乘萬騎之多不如[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若舟之逸矣而或者河流沛厲擊波掌沫皆所以[illegible]而協神休乎而今也不然蓋先事而當而奉自西而東此皆近于河而以次相歷者也天子既臨巨黿乘舟直下而和風送櫂川后靜波如池沼焉于是訪巨靈而登太室封岱宗而俯雲亭皆由

負命河矣夫大禹王神循頻疏鑿而我王于邁河宗遂以告成武功之猶而葉之恒或南或北此遵于河而分途以達者也天子既命撩人問津吝將而嵩瀨瀨然孫徒不諱若康衢焉于是延衍陟而邪於衍跨恒野而臨大河皆由此翕河矣夫政道之衰或恐遠塞而我王臨來河精遂以通灌護若夫古者神靈之主或撰五老而受圖或駕兩龍而挾揖河之所以告有道者舊矣今也時廵趨典非必有殊祥極怪以燿列祇而但見材雲之于鷂首發擢歌于中流曰此諸侯之所來迎也而大河之順命不可見歟昔日戎衣之會或麾鉞而告若兒或登舟而躍白魚河之所以承景運者久矣今也時適清夷非必有條光休氣以合麟騶而但見蛟鼉蓋于華樓鏡水區而千里曰此五嶽之所望幸也而大河之效職豈不休歟使非受命之王何以得此○河洋自崑崙才高而氣雄蔓有日月出沒其中星漢燦爛其裏○英孫秀會湘雲之飛何以加茲其指點大勢勝槩在目尤非詞章之所及○遲行徧歷五嶽必經道于河河神效靈故安瀾靜翕天子得以省方採歷也入手提清層委中二比分疏緊然通局氣象雄壯有

放揖衛天之勢要皆賅會朝遙不泛商河渠書水經註故麗而不靡典而不浮○此詩與時邁一例皆武王革命之初所以承天命而答人心也其後遂為定制故王制天子巡符柴而望祀三川覲諸侯而用禮有大宗伯之掌規模亦宏遠矣其後興曆漸廢天王狩于河陽晉公朝于王所而巡狩朝會始失焉猶以諸侯僭柴望季氏以大夫旅泰山文公以侯伯僭西畤祠四郊不時以强弱目相朝見宰後知巡狩祭告為何物哉○用三頌總論集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疏日此特所用有商之頌則異于周頌辭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于樂僭公以諧之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周頌異也○我頌之義合先世功德示而述其祖德之神化積德以雜變而頌之故其詩中多有追敘先祖修發依人之然而根本真而不激實而不浮敘事而不比興乃王者之言又以為宗廟之事然則周人之詞近于五而魯頌之詞近於誇而浮商頌之詞近于簡潔而明肅其所以存魯與商者何耶曰魯爲夫子之宗國商為夫子之先王其所以存之者亦為臣子之心也○孔曰周頌三十一篇多無韻疏云烏皆一章者以其風雅人事刺過論功志在曲教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治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頌德之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胡新安日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領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陸止齋日別以魯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間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于魯○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蘇傳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因事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晉張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列皆代異其第則詩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既有商魯頌則以別之故知孔了加周也

般一章七句○般義未詳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集成卷之三十 魯頌

魯頌四之四○魯少皥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狩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駉章全旨○此詩四章一意無淺深遞以思字為主蓋詩人總是美僖公之善思而只舉一馬政以驗之耳各上六句是言其牧馬之盛下二句是指其立心之善正原其所由盛也各上句思字所包者廣下思字只指馬政一事而言○詩柄盛字遠字已該各章意矣無疆無期固見其遠若無斁無邪亦是遠的意思蓋凡思出于淺近便有斁便有邪無斁無邪則非立心之遠者不能也故朱子以立心之遠貫之

駉駉音扃牡馬叶滿補反在坰音扃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者叶章與反有驈音聿有皇有驪音離有黃以車彭彭叶鋪郎反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串講】駉駉牡馬者曰國家之富每徵于馬而要其馬之所以盛者則以秉心之善致之也苟言之彼駉駉牡馬畜之果何在乎在于坰之野焉牧之得其地矣試以馬之駉者而言有驪馬白跨之驈與黃白之皇有純黑之驪與黃騂之黃馬雖不同同為馬之駉也色雖不同同為色之美也以是馬而駕車可以任重致遠彭彭然而强盛固無不臧矣是豈馬之自盛哉蓋由我公淵心思以圖為事庶邇于邦家遠垂于後世若是其無疆也故思及于馬自蕃育之有方而馬之驈皇驪黃得以駕車彭彭而斯臧之若此耳

【疏解】牧馬必于坰者恐其病民居妨民田且使馬適其性也已見牧養有方矣薄言四句指一乘之馬言驈皇驪黃舉其色之不齊以驗其盛而馬之盛處在彭彭上見以車是以之駕車上思字泛就平日立心言如君國子民皆是說無疆處要與末句相關疆以境地言無疆是心周遍而非地之所能限也下思字就馬政言牧之得其地司之得其人畜之不枉其性用之不竭其力非空空思也亦無疆中之一事斯臧以調良言應彭彭句斯字要玩味思及于馬而馬即馴良可御若隨所思而俱臧焉甚言神速之效如所謂綏之斯來也○驪黑色

跨髀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黃而微白色雜之也黃騂者黃而微騂也騂赤色○疏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牧于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次言戎馬力尚强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言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卒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健故云祛祛見其强健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音丕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串講】彼駉駉牡馬者之果何在乎在于坰之野牧之誠得其所矣試以馬之駉者而言則有騅有駓焉有騂有騏焉色何不有也以是馬而駕車則伾伾然其有力是固可謂才矣然豈馬之自盛哉蓋由我公之思遠而無期不為一時勢

且之國故思及于馬自牧養之有道而馬之騅駓騂騏有以爲車伍伍而斯才之旨此耳

【蒐解】此章雜毛云者二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上不言雜毛也。駓今桃花馬也。赤黃曰騂赤而黃也。青黑曰騏青而微黑今之騏馬也。伾伾筋力之强健也。無期言思之久而無窮期非特之所能拘也。斯才以耐遠言。即打轉伾伾句。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音陀有駱有駵音留有雒以車繹繹叶弋灼反思無斁叶弋灼反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斁厭也。作奮起也

【串講】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而又有駱也有駵而又有雒也。以是駕車繹繹而不絕其作固如此矣。豈無自而然哉蓋由我公之所思者始終久暫而無厭斁之意是以思及于馬斯方成于牧而馬之驒駱駵雒皆斯作奮起有如是也

【蒐解】孔疏禮記夏后氏駱馬黑鬣謂馬之駿也。○古義驒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駱廣雅又以爲白馬朱鬣鬣尾也。陸佃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于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駕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春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駱本作鵅羅願曰月令五時駕馬而駱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駱冬鐵驪夏用赤騮中央用黃騮中央寄于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爲之別也。愚按繹乃爲名即雒雒也擬馬之色似之故以爲名繹繹行無間斷也長驅不絕乃氣之壯盛奮起處故下轉言思馬斯作無斁以始終言思之勤而無倦厭也。斯作以奮迅言即打轉繹繹句。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叶洪孤反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音區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强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爲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爲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于正則日用云爲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爲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串講】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而又有騢也有驔而又有魚也以是駕車祛祛然而强健其徂固如此矣豈無自而然哉蓋由我公之思大中至正而無回邪之私是以思及于馬斯馬政修舉而馬之駰騢驔魚皆斯徂利用有若是也。否則一念少辟則化原以窒萬物之不得其所者多矣何有于馬哉

【蒐解】彤白雜毛曰騢孔氏曰彤赤也今赭黃馬也。骭者脚脛蓋膝下之名祛祛言馬之强健能行也故下轉言思馬斯徂。○顧東江曰上言無斁則勸此言無邪則正雖若不同然亦當就遠上發揮蓋人有厭斁之心者其慮必倦怠邪辟之思者其謀必淺。故無斁無邪皆謂立心之遠孔子以無邪一言蔽三百篇之義合意說也此篇總重在立心之遠故不必歸重末章斯徂亦以力言即打轉祛祛句。○無邪雖作正字亦當俗遠上發謂心術之經營常根于天理之正而無私意小智之雜也。如泰先思孝而閟宮修治民思懼而閟兩急文教思修而泮宮茲武功思修而公車備皆其無邪也。○附栽朱子語錄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段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又曰如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古義論語詩三百云云按詩今三百五篇然當正考甫未得商頌之時惟有國風及大小二雅周魯二頌而已除今商頌五篇以外足三百之數是知詩三百云云非衆有項

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于周正謂此也○此詩見立心之遠足以
化之本而僖公所以致此富盛之業者非偶然矣馬之蕃息不在于牧之有法
而在于心之有恒故美衛文之馬者必曰秉心塞淵美魯僖之馬者必曰思無
疆蓋知本矣○牧事所關國家亦重伯益畜馬蕃息帝舜賜姓而傳世其任非
子汧渭有功孝王邑秦而不易其業宣王之中興見于無羊僖公之致頌推其
無疆牧事其可忽哉○楊伯祥曰須知此詩非徒言馬多有御馬政以古國政
即物阜以推民安意僖公之可頌者以此○孔子作春秋十二公惟僖最正故
取之取其思也思故頌也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章全旨○此詩是燕飲羣臣而臣頌禱之詞皆是飲燕以相樂也上二章下
五句鼓舞以相樂有交互意末章下五句頌禱以相樂有交做意各章俱歸結
在于胥樂兮一句頌禱是燕飲中事不可對看舊說以上章爲燕飲相樂末章
爲頌禱相樂對言之未妥

有駜叶蒲有駜駜彼乘黃叶胡光反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謨郎反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鼓咽咽叶因醉言舞于胥樂叶洛兮

興也駜馬肥强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
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串講有駜者曰君臣之相與也非禮無以嚴其分非燕無以達其情故駜然
肥强之馬則四馬之皆黃矣我侯與羣臣之燕飲也則夙夜在公君有君之儀
臣有臣之儀皆明明而辨治矣燕必有舞則持其鷺羽或坐或伏振振然如鷺
之下舞必有樂則坎其擊鼓不疾不徐咽咽然其聲之長斯時也飲焉而醉醉
焉而舞君臣之際惟什交通宛乎鹿鳴天保之遺風矣其相樂爲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其燕飲之善下是盡其相樂之情也興無取義只疊用駜
字與疊用在公字相呼應耳夙夜二句雖兼君臣還重在君上體見澍云夙夜
是或夙焉在公或夜焉在公非自夙至夜之謂在公內須默出飲酒意下醉字
方有着落此見國家閒暇政事少休之時君臣相樂不然無夙無夜荒耽于酒
豈有道之世乎說明明只就君臣威儀上說辨則不迷治則不亂所謂酒以成
禮不繼以淫也宜提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上鷺字以舞者所執
之鷺羽言下鷺字狀其如鷺鳥之下鼓即所以節舞不是兩事醉言舞還指作
人說不是君臣自舞也或云玩言醉而起舞以相樂須兼君臣言方見相樂似
太泥胥樂總承上來醉方山謂三章俱以于胥樂兮作住句不必只粘醉言舞
此說得之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串講有駜有駜則四馬之皆壯矣我侯與君臣之在公也則或夙或夜而飲酒
矣燕必有舞則鷺羽振振有如鷺之飛舞必有樂則鼓聲咽咽而與舞相應斯
時也獻酬更迭必醉而後言歸上下之間和悅無間信乎蓼蕭湛露之遺休也
其相樂爲何如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與意同上飲酒要見乘此無事而獻酬交錯以飲酒意醉言
歸者言必醉而始歸正以相樂也蓋君設燕本欲臣之盡歡以相樂而臣必醉
而後歸以樂君之心豈不是相樂耶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音絹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已反君子有穀詒孫子叶奬里反于胥樂兮

自今四句乙酉江南　壬子順天　丁卯江南　自今二句己酉福建　山東　壬子順天　戊午廣東　辛酉河南　湖廣　君子二句己酉　丁卯廣西

興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詒遺也頌禱之
辭也

串講有駜有駜駜彼乘駽而驂服齊矣我侯與羣臣之在公也則夙夜載燕而
樂舞俱陳矣今日之樂如此我當何以爲願哉彼我魯世守土田之封因嘗有
豐年矣若年有不登非國家之福也惟願自今以始樂歲相仍上以需用下
以贍民生一人之慶普而爲千萬人之慶也我魯素秉禮義之教固嘗有善道

矣然皆有不係亦非國家之福也惟願君子有穀詒厥孫子上以承天命事以保人心一世之善衍而爲千萬世之善也夫然則國本以固國祚以昌君享其休臣亦蒙其福而燕飲以樂太平者悠悠其未艾矣其相樂也何如哉夫既首其燕飲之樂而又致夫頌禱之詞如此忠愛之情亦可見矣

【要解】此章上四句是燕飲下是頌禱以相樂也蓋燕內要補樂舞俱陳意見君恩及于臣者渥矣故下文遂頌禱之自今四句分足民言後有自今何只管歲其有何不豐有穀歲有歲歲無豐之意也有穀如德政交修文武具備皆是不專指禮教信義說年穀登則人民足而國本固善貽後則子孫賢而國祚昌燕後燕飲可承後嗣公雖屢獲豐年未遂善道而又願其歲歲大有世世式穀以致頌禱云耳于胥樂兮言能如此則今日在公之燕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永享雍熙之盛微臣亦得承被其休矣君臣具醉固見相樂而臣祝其君亦見相樂頌不忘規焉以魯頌之春而少之也○輔廣源曰駜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清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

爲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爲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矣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章全首○此詩前四章是修內治後四章是服遠人要見既飲以下俱爲頌禱之詞一章言魯侯親學而大得乎人二章言其至學而善教乎人三章始及燕飲而願其以道服衆四章是願其化民進德五章以下皆是願其服淮夷之事但明明章重以德服之濟濟章重得人以服之角弓章重武備與謀猷服之末章則言其自來服也○按詩說通章只重一德字德之工夫是敬德之昭格處是孝文武即是明德德即是長道道即是下文式固爾猶餘率雖分合之則一也○又自今章只重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蓋一個作字恰盡前四章一個服字恰盡下三章允文允武句乃前後總關鍵語前四章允文二字蓋之下三章允武二字蓋之

思樂音洛**泮**音判**水薄采其芹**音勤**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斤反**其旂茷茷**音旆**鸞聲噦噦**音誨**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上二句巳酉韻是　山東　甲子跌酉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戾至也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串講】歌思樂泮水者曰建國君民立教爲先而化民成俗必出于學我公之觀學也寧無可美者乎思樂哉此泮水也有芹生焉則薄采其芹矣我侯之至止也車行而旂建言觀其旂則茷茷而飛揚矣馬動而鸞鳴聞其鸞聲則噦噦而調和矣斯時也聯與執衆人心樂從凡魯邦之人無小無大皆從公以至于此于以觀其講學而行禮焉是始至于泮而得乎人心者如此

【要解】此章上六句興魯侯蒞學之儀下言人心之樂從思樂二句不過所賦其事而曰賦其事以起興者蓋用采芹見旂爲相呼應之詞也樂字在崇儒重道上說振文教于久廢之日中國臣民與遠夷觀望皆係于此豈不樂乎毛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采芹意輕帶言之芹取其香也藻取其文也茆取其味也三者皆有義存焉戾止中要見睹與一新意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旂猶著也

從猶皆也以戾止于泮頓覺其茷茷焉噦噦焉自魯人見之也下章其馬蹻蹻亦此意按小大鄭氏以臣之尊卑言李氏以國之長幼言通解照有德有道則亦長幼之義也從邁觀其講學行禮也要想見當時一段蹌蹌樂從光景如漢明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或云從邁不是圖恰觀聽實欲觀其教也故文章即以教字承之○魏秉哉曰儀衛之盛不足爲美以之觀樂若增而華矣所謂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也蓋文教爲新人心樂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繞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其馬二句巳酉韻叶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

【串講】思樂泮水有藻生焉則薄采其藻矣我侯之戾止也其所乘之馬則蹻蹻而盛矣其崇儒重道之德音則昭昭而明矣斯時也載色載笑而平易之可親無怒不形而敷教之在寬將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以駐于道之心焉是既匪

泮而飲于人也如此

〔講〕此章上六句與上章泮而儀形之盛下言其善藹乎入也其音雖是崇靄重道之音只須在茲泮上發揮羲車馬一臨辟雍皆為嚮慕人皆仰之故羣育如此昭彰也色笑與匪怒只一正一反總是和顏色以致之宛然如家人父子之相親也平易近民寬以教我則不言而飲人以和從公之衆如在春風中矣敎即敬綱常布倫理而提撕警覺所敎之人即小大之視聽者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吼反順彼長道叶徒口反屈此羣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示講〕思樂泮水則薄采其茆矣我侯之戾止也當萡敎之暇則在泮飲酒矣吾將何所願哉惟願飲此旨酒涵元氣而順天和永獲乎難老之休焉又願順此大道以推敎而崇信義以屈乎群醜之心焉斯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講〕此章上四句正叙其飲泮之事下則其獲壽而服人也既飲四句以禾壽服衆平看勿以飲酒貫難老非藉酒以介壽也大約是因飲而祝之以壽耳難老者覩之以其所難也必兼君德清明政治修整于難字義始備在泮而先以壽期不可泉作稱觴致祝之詞即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順長道自魯侯身上用於言大道雖指禮教信義然亦勿泥定止此如仁義正禮陶樂和亦是長者艱久不易之謂屈者自我服彼而致心悅誠服之謂群醜指皆國之衆言非淮夷之醜詩人須歸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示講〕不特此也又願我穆穆魯侯德之備于己者敬以明之使洞然無私欲之蔽威儀之著于身者敬以慎之使粟然有中禮之休則內外交養而本原之地以端動靜不遺而合歸之極以建不為下民之法則乎又願我侯經邦有道允乎其能文戡亂有方允乎其能武焉上以昭格于周公下以昭格于魯公而靡有不孝焉若然則纘述之責以盡而烈祖將貽之以多福矣不亦自求伊祜乎

〔講解〕此章上四句願其修己以化民下願其孝以獲福人君下為國人之趨向上為祖宗之付托故願之如此敬明其德所謂敬以明之也蓋德即本明而用功在敬也威儀即是明德流露處二敬字兼看維民之則正在我有以師表乎民上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也皆主德言一說文武不平須合文于武看周公監二代而正四國皆公守家訓而作者皆是有文武之烈者二公而下代稱有文而武烈不競故必文與武合斯有光于烈祖即此是昭假即此是孝靡有不孝只一無遺憾之意伊祜只自求多福意

此章從儀服民屬上文內治一邊文武假祖已向下邊外攘一邊是通篇關鍵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況壁反淑問如皋陶叶音遙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事講〕且文武一道也文謨顯者武烈亦章內外一體也內治修者外攘亦易淮夷之為患也久矣亦將何以願我侯乎蓋我明明之魯侯也既修以端天下之表而德之原于天者有以復物則之初自强以立天下之極而德之備于己者有以去物欲之累則雖無意于淮夷之服而服之者有本矣今其作是泮宮也其必先發所勸有以馴桀傲之心盛德所敷有以革强梁之習而淮夷自為之攸服焉吾知獫敵非所以為魯侯之臣者必有矯矯虎臣以任夫獻馘之責者矣而獻馘者在此泮也羲降非所以為武侯之臣者必有淑問如皋陶以任夫獻囚之責者矣而獻囚者亦在此泮也是非虎臣之能為力也固君之德也亦非文吏之能為明也亦君之德也一德立而萬化從淮夷之服吾固有望于

矣一時泮宮之作豈徒侈夫聲容之盛而已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願其所以服遠下四句言其得人以獻功正服遠之事也克[illegible]敬明其[illegible]明明德也此就用言卽修文德以來之之德作泮凡有事宮宗便是與作淮夷與齊挍壤世爲魯患伯禽始封魯及干戈車在費誓左傳僖十三年從齊桓公會于鹹以病杞十六年從齊桓公合于淮以病鄫則淮功爲齊人所淺願而不可爲者故五章以下詳言之攸服不可作文德感化而來如此則下獻馘獻囚便說不去矣作泮如何便服淮夷蓋泮宮所以講學行禮而出兵受成亦于斯也既作則先辯所動便有剿其桀傲革其強暴之意故淮夷攸服瑤綺四句正是說淮夷甚至在獻功不重得人猶其人割其耳獻馘也受其詞斷其罪獻囚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音剔**彼東南**叶尼心反**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逷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

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講〕夫淮夷之服固本于我侯之德威不能無賴于多士也又願濟濟多士皆克廣其德心惟知爲國忠君之謀初無自私自利之意而行師之本立矣由是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之夷其兵進而合也烝烝皇皇兵威極其盛焉不吳不揚師律極其肅焉有不戰戰必勝矣且師克而和無有以爭功之事告于治獄之官惟以所獲之囚而獻其功于泮而已凡此皆克廣德心所致也有士如此非吾之所願乎

〔疏〕解此章上二句願其得多士之賢下則冀以成平夷之功也多士指將帥言下徒御方指士卒克廣句重在要且推廣忠愛之心以敵愾報國無一毫私便之圖也桓桓以下總承此句說桓桓四句由克敵之時言勇以立功也不告二句自克敵後言和以獻功也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同有但不能推廣之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又何戰而能勝勝而不爭之有今當其遇敵而進則勇于立功及其成功而退則又謙于居功總是克廣德心所致狄訓爲逷蓋剔而除之使遠去也烝烝是衆盛皇皇是大總見兵威之盛不吳是不讙譁不揚是不輕厲總見師律之嚴不告于訩言無以爭訟之事告于獄官者祇彼所獻之囚馘猶已獻之一般功名之際能以德讓矣三代而後大將軍之所以見美于後世也末要繳轉作泮意非魯侯作泮安能得人之盛如此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叶弋灼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脚反**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黃郭反

賦也觩弓健貌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講〕夫多士克廣德心固足以服淮夷矣然使兵威不振兵謀不固何以爲萬全之策乎安得角弓則觩然而健束矢則搜然而疾戎車之來則孔博而利于衝突徒御之衆則無斁而勇于立功以是弓矢車徒固足以克淮夷使之甚順而不逆矣然用兵之道貴謀謨戰又必審固其謀猷運籌決策而不爲苟且之計則淮夷落吾勝算之中自今以往終當無不服矣

〔疏〕解此章上六句言飭武備以服遠下言尤重于謀也兵備雖較輕于兵謀亦不可把兵備全輕只不可與謀對看耳弓觩而出矢搜而疾車大而博徒是羣械之精甚輕重在徒御無斁見人心之銳蓋亦德心之將士而爲心者然其不甚重還重在式固爾猶句孔淑不逆是一正一反語有順命無違命也固猷不專是兵謀要本明德來固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密不可窺意卒獲言孔淑者終淑不逆者永不逆自今以往終當無不服不特孔淑一時而已此指日後說方合頌禱之旨

翩彼飛鴞音梟**集于泮林食我桑黮**音甚**懷我好音憬**音景**彼淮夷來獻其琛**勅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賦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講〕夫淮夷既服則貢獻行焉彼翩然之飛鴞本爲惡聲之鳥也今則集于泮林食我桑黮亦懷我以好音矣此蠢然之淮夷本爲難化之人也今則憬然自

覺其非而來行其獄琛之祿若元龜若象齒與夫荊揚之金雖非其地之所有者亦不大賂于我爲善革心向化故用此以致其誠而百年負固之寇予是其來詩矣不有以慰我侯之心而遂吾人頌禱之情也哉。

疏解此章上四句言鴞者惡聲之鳥今變而爲好音與淮夷本梗化之人今覺悟而效順此興義也懷要見自悟其非知逆不可以犯順夷不可以亂華也獻琛正見他懷處然此句且虛有元龜焉有象齒焉有南金焉悉以之大賂焉三項正其所獻之琛也淮夷所貢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龜出九江象出南越金出荊揚今淮夷其地不產龜象其國不屬荊揚以一方之人而貢四方所有若獲珍剝異以致其誠不必其土之所有而後獻也上三章言有德有人有威有謀皆我所以服之之事然與其強彼之服孰若使之自服故又頌禱之如此。

胡新安曰蘇公以爲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爲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爲頌禱之詞蓋以爲僖公存日之詩也輔漢卿謂春秋經也詩頌亦經也今幸有詩頌以補春秋之闕頌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

◎劉安成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無所考故不實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爲頌禱之詞以無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同疑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於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鄫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爲頌禱之溢詞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章全旨〇此詩上八章美魯侯修廟而屢致頌禱之詞末章正言修廟之事也閟宮一句言魯侯修廟赫赫姜嫄至土田附庸原魯有國之由以見魯之所以有廟用公之孫十二句則言僖公因之以祭郊廟而獲福秋而載嘗四章又詳言致敬于廟而獲福天錫章又詳言致敬于郊而獲福末章詳言修廟之事應前首章閟宮一句意見得所以頌之者以其能修廟也〇魯之有郊爲侍典故因廟祀而張大其事不嫌重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叶音)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陵之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叶筆力反)黍稷重(平聲)穋(音六叶)稙(音陟)稺(音雉)菽麥(叶訖力反)奄有下國(叶于逼反)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音序)

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侐清淨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稙後種曰稺奄有下國封於邰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旣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中溪張氏曰閟宮有侐者曰國之有廟所以崇先德而繫民心也我魯之廟其于中葉甚矣我公孝思不匱益崇嚴于新廟寢宮闈于其內以深也侐乎其靜以清也實實乎其基築之堅以固也枚枚乎其結構之緻以密也是足妥五廟之靈順萬民之望者矣然公之所修斯廟也吾究其源流爲魯實周之支也周后稷之裔也后稷姜嫄之子也姜嫄之德不回上帝之所依斯在由是無災害之苦終十月之期而足生后稷焉夫既生后稷矣使不降之以福孰不虛生聖人乎于焉降之百福有黍稷重穋之異名有稙稺菽麥之異種凡供粢之世所未有者自稷之生而始呈其瑞矣堯乃舉以農師之職封之有邰之地分茅胙土非但推其樹藝之能開國承家行將責其播奏之績也稷也節命既受于帝庭稼穡遂教于天下凡夫稷也黍也稻也秬也莫不降之于民而稼穡之利遍及于下土之廣矣是何也禹平水土黎民尚阻饑也今后稷教民稼穡而使民得以粒食是稷之功不有以纘禹之功乎后稷爲我魯開基之祖蓋如此。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修廟制度之美下言后稷降生之異而功業之盛皆推其所以有廟也閟宮提起有侐另講惟深閉故清淨實實以制度言言下之鞏基固也枚枚以工夫言言上之結構密也不可以實枚則爲有侐廟始于有國國始于有周周始于后稷稷始于姜嫄故從姜嫄之德說起赫赫六句降生之事實在生后稷降之九句受封之事重奄有下國其德不回處講試指禋祀誠敬言之百福即下四句百穀云百福者以其能立民命養民生也黍稷句以黍屬爲主重即黍稷之先種者穋即黍稷之後種者稙稺句以菽麥爲主稙即菽麥

之先種者耕卽我麥之六種者下稍稍也包在內下國以邰言堯以其有功于民故封之于邰不可作未教民先受封說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后稷也俾民稼穡是后稷所以福天下也有稷二句此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合有教民意此是既爲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承此則有字來上奄有是稷始有國下奄有是稼穡之教徧天下指其所教之地言也纘禹之緒帝在命有司上講禹之平水土稷之教稼穡其事雖不同其實相終始也非禹平水土雖稷教民種何自而施其功非稷教民種雖禹治水民何自食耕而後相承故云纘也奄有稷上勿以禹功相配○閟宮以祭廟言稱剛閟公廟太廟魯人稱世室祭公稱宮又以門公宮而何觀之此閟宮蓋合祭廟言也○降之百福主之緒是天爲民而福稷稷奉天以福民一串相承非泛說○通解黍稷重穋三句是自己稼穡卽遵后稷之緒 章之旨俾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卽遐邇咸遵一章之謂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大音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

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女音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良反）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叶奬履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届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

［串講］追夫后稷之孫曰太王者自邠徙居岐山之陽人心歸而王迹著實始有翦商之漸矣至於再傳而文王又再傳而武王能纘太王之緒致天命絕商之極在于牧野之地當時人心亦知天命之必然而力贊其决皆曰此衆也上其無貳無虞上帝實臨汝矣于是武王恭行天討疑伐人商而此治商之旅成有輔佐之功若周公則元勲之烈也成王嗣世而念功乃呼周公而謂之曰叔父之功大矣欲封一身則王朝輔相不可以無人我將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而爵列爵之貴大啓爾宇而畀以土之富使之藩宜屏翰永爲周室之輔而與國咸休哉

［觀解］此章上十二句是原周公輔相之功下言成王分封之意所以著有魯之由也纔見萝訏到封魯上去翦商言其國勢與歷最有勢商之形非謂太王有此志也纘緒以國統言雖兼文武而致天之届以下則專說武王說要知武王牧野一舉乃天命盡頭處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有絲毫未絕武王必無絲毫疑貳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然商命之絕實由周命之齊則天之去商若周致之者然無貳二句是衆人知天命之必然而贊武王之决也敦商之旅二句通指輔佐之臣如亂臣十人是也周公之功就在克咸句內說出見周有天下而周公之功懋矣下遂述成王告周公以分封之意王曰二句見功在王室叔父不可無封而佛時仔肩冲人不可無相故叔父則留相而元子則出封也侯以列爵言見非伯子男之列宇以分土言見非五十七十之封爲周室輔不專重輔國要見與國咸休方合報功意○楊伯祥曰文王以服事殷至武王始受命乃直言纘太王之緒而并及于文何哉太王自邠

遷岐基業始隆若使二王不聖無論廓而大之卽隨其先業亦自甚易然則將以成其爲周非纘太王之緒而何豈必太王先有其心子孫竟克成其志哉何楷偏牽泥于心迹閒而議論紛紛也○翦商句楊升菴辨之極詳按升菴引胡庭芳說云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未遠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亾則太王當日必無翦商之心曾謂古公亶父之賢而爲后羿寒浞之禍心乎此論最妙○附時論與周者太王也翦商者非太王也蓋太王于商無可翦之隙無能翦之勢并無欲翦之心曷言乎無可翦之隙太王遷岐在小乙二十六祀時去盤庚未遠不三祀而高宗立上有恭默之主下有夢賚之弼商家五十九年中興之盛適與亶父相終始斯時厥德所臨兩不變盡岐陽一隅豈敢獨生覬覦心至高宗崩而太王亦已老矣曷言乎無能翦之勢太王遷岐避狄難也珠玉皮幣皆已畀敵則府庫必虛父兄耆老僅得相保則兵力必弱後雖作棫斯拔生齒漸繁然播遷之餘僅可復故豈能一二十年中猝致富強乎夫始也棄累世之業不能與狄人爭尺寸之土繼也撫新造之邦而欲與共主爭天子之位則勢必

有所不能爲言乎無忘翦之心太王雖望商之祖德未衰周原雖美商之偪畏止廟既無隙之可乘又無勢之可恃而遽挾一翦商之志此與徐偃之受命何異故率來胥宇但爲父老計非爲王氣所鍾也經理宣畝但爲聚族計非爲王業所成也合伯立季但爲守國計非爲天命所集也信乎太王當日未嘗有翦商之事并未嘗有翦商之心也然則詩人歸功太王者何周之興發祥于后稷締作于公劉肇顯于太王而太王獨處其難蓋后稷封邰固上承帝命而公劉遷豳不聞外有强敵惟太王當流離顛沛之中爲保族宜家之計是再造周室者太王也故不特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見太王之功即定宅岐邑卜世卜年何莫非太王之功不特仁不可失從如歸市見太王之德即六州景從八百衆附何莫非太王之德謂太王興周可即謂太王翦商亦可否則有二既歸文王尚事商之殷因以事紂而岐山初啓之日不臣之節太王先自蹈之無或乎稱王改元世之疑文王者紛紛也要之太王王季文王皆商之純臣而無翦商之志不害惟是即武王亦何嘗遽翦商也○按此論真足爲名教干城說得太王心事如青天白日但不合本詩語氣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獎里反龍旂承祀叶養里反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叶訖力反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叶虛宜反是饗是宜叶牛何反降福既多叶章移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申議〕夫成王既示周公以分封之意矣於是乃命魯公使之侯于東方而列爵貴矣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分土廣矣魯之有國實於是乎始也然我魯之國既於是乎封而郊廟之典亦於是乎錫是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曰僖公者登以發先世之休而衆郊廟之祭建龍旂之陽陽馭六轡之耳耳罔不致敬于郊也廟春秋以修厥祀而無有懈怠盡志物以用享而無有差忒所以享親者誠矣其致敬於郊也則主以皇皇之后帝配以皇祖之后稷而大享之禮牲用騂犧所以享帝者誠矣惟其享帝之誠也故郊則天神格而后帝后稷莫不是享是宜降福爲之既多焉惟其享親之誠也故廟則人鬼享而周公皇祖皆來格來享亦降福于汝焉我侯之郊廟獲福如此是固我侯仁孝之感而亦吾人之至願也

〔講解〕此章上四句叙先世受封之典下言繼世奉祭之福俾侯于東內就包命魯公以孟春郊祀上帝意魏宋鳧繹其名山也淮沂河濟其大川也常許郕讙其土田也句須顓臾其附庸也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屬其封邑此見我魯之國於此乎肇亦郊廟之祭于此乎錫矣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于周公下句不過紀其世系耳龍旂二句以承祀字另起而以龍旂對六轡句總言郊廟承祀之儀以起郊廟之祭春秋二句以廟祀言皇皇三句以郊祀言

上說龍旂四句爲廟祭一說龍旂二句爲郊祭春秋二句爲廟祭俱未妥按禮明堂孟春建日月之章祀帝于郊謂郊爲建日月之章則不建龍旂矣故以龍旂四句爲廟祭者據此見也但不必從又玩註謂春秋爲錯舉四時可見春秋二句從廟祭說無疑若郊祭則但孟春行之安得有四時也匪懈是以時祭祀而不怠下章秋而載嘗二句即匪懈之一也不忒禮與物無過差也下章白牡句即不忒之一也皇皇二句以上帝爲主后稷配上帝者也騂犧享上帝者也是饗二句就郊祭獲福言是饗之饗來享也宜者無怨恫之意降福既多晹合大錫章看周公皇祖專祭者周公配祭者皇祖羣公也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爲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福女于四章至七章見之亦字根郊來廟上既字此章先言廟祭者因時修廟也此詩爲修廟而頌禱故言廟祭獲福獨詳其所謂福亦不外保國與壽考也○按古義李氏曰禘祫之禮如魯遂以爲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說以爲魯當郊禘嘗從禮運之說楊慎引魯之僭禮何始也曰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

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誦徒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顧麟士按如上說甚明然即以爲成王賜之而伯禽受之此篇亦本重廟祭郊只陪說魯蓋自張特與因連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又詩云龍旂不及日月蓋建龍旂以別日月期孟春以異冬至猶是僭禮之中小心處不必逕頂與擬天子也據此兩者之說或以爲成王有賜或以爲成王未有賜皆未可知然朱子于書于經直斥其有僭或以得命而用之猶可言也非得命而自用之不可言也若說魯之借名文過事可歸過于君而不實天下以無君之大惡之惡歟子于此難不能不爲之耿耿也○附錄龍旂十一句狀文傑文并文許以資觀覽○詩述郊廟之儀而言其祭必受福焉夫魯之郊祀得與廟祭並稱與何陛也其受天祖之福也定裁閟宮三章曰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此有天下之大典也我魯得衆報熱之遺休克舉爲祭之重祀郊廟兼祭天祖交歆一時盛度殺皇禘祖騂集有可頌言者我侯之祭與何如乎論修廟而崇祀固取尊祖而敬宗惟報親而祀天遂致因義以起禮則我魯之克修祀典也郊要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豈非烜烜乎制也然而有先後之不同焉舉之于先者承日之郊祭是也行之于後者今日之廟祭是也請言郊祭猶憶前此承祀之儀建于車上者則有龍旂焉雖日月並繪備異于王家而文明周纍亦色也叙彼四馬者則六轡耳耳焉雖鸞輅交錯少別于大室而柔從四無二致也此郊祭之隆儀也若以言乎今此之廟祭則烝嘗不忒而春秋則足以慨之志物業隆而享祀則足以昭之休惕僾愾時切尊親之念何其匪懈乎茲焉祭祀飲福報木之誠何其不忒乎若此者凡以祈夫天祖之式憑非敢必天祖之有以福我也而孰意郊祭甫隷以皇皇后帝爲之主以皇祖后稷爲之配享用騂犧謂其

肥腯咸有也詎其不疾蠡也而所爲后帝后稷有其[illegible]焉是豈焉靈聲香而懷明德降福既多而吾乃知福之獲于郊祭有[illegible]弘博也又孰意廟祭繼行開國承家者惟周公保世滋大者惟皇[illegible]一如對越夫后帝也一如肅將夫后稷也而凡我周公皇祖者由郊[illegible]格焉來享焉妥侑而大饑綏亦其福女而吾乃知福之獲于廟祭者又如此其盛大也所謂郊焉而天神格者此也所謂廟焉而人鬼享者此也誰謂今日之廟祭不可與不日之郊祭並舉爲我侯頌哉○本重廟祭郊祭只陪說魯蓋自張其侍典牽連言之玩既字亦字抑揚本甚明特條精不易指賓主難于安頓耳如此界劃明析整側異行非熟復于註疏者不辨○龍旂二句斷宜從曹氏說專主郊祭春秋二句方是廟祭諸說紛紛得此一作可息衆議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戶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叶七羊反〕**毛炰胾羹**〔叶盧當反〕**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羊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

〔串講〕然我侯致敬于廟而神福之必何如而後可以致吾誠也彼祭莫尚乎預也故秋而載嘗將以伸夫怵惕之懷夏而楅衡預以遂其肥腯之性先時而戒其牲也祭莫嚴于分也故周公則以白牡從乎殷也而不敢上同乎文武魯公則以騂剛尚其赤也而不敢自異于王制因人而判其牲也有犧尊焉小宰酢之將將如也有毛炰焉封人司之芬芬如也而胾羹亦列之堂上矣品物何其

豐乎籩人供籩所以盛筍核者此也醢人供豆所以爲葅醢者此也而大房亦陳之門内矣器皿何其具乎乃宗伯既恪其然以扶天地之序司樂復展其技以勤天地之和執籥秉翟所以爲文舞也而抑揚升降既按文而應節焉朱干玉戚所以爲武舞也而既仰發兆更窮態而極變羽萬舞何洋洋而盛耶夫禮備樂和以祀先如此由是神之格之孝孫不有慶乎始必有嘗之所萃者俾爾昭明高朗既若是其熾矣凡罪厚多益而極其昌焉俾爾多歷年所既若是其壽矣且壽考維祺而極其臧焉十以保彼東方之地使魯邦常爲吾君之奄有不虧不崩而土宇無侵削之虞不震不騰而干戈無擾攘之患也又願爾壽考之三卿爲吾君之朋助老成練達同心共濟于以保國祚于靈長有如岡如陵之固焉是亦莫大之慶乎

〔疏〕此章主保有魯緣章皆是詳言致敬于廟而獲福也上七句敘廟祭禮樂之盛下願其獲福之隆蓋嘗六句禮也萬舞句樂也要見用天子禮樂嘗秋嘗禘衡是先時而戒其牲見禘之預備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

祭之此言秋嘗祭之時以該四時也牛腳則辨故福衡以止之白牡騂剛是周人而異其牲見色之辨嘗祀周公以王禮故從殷之白以比于宋其祀魯公以侯禮故從周之騂以避乎時犧尊見祭器小宰蕭之犧尊以盛酒將將盛美也毛炰二物載羹二物封人司之籩人供籩以實果核豆人供豆以爲葅醢大房以載牲體亦陳之門内也總之是物有常品有常數意籩豆之陳周公之事十六舞公之事十二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奇偶之義以三羊皆之且以五奇陽之義也萬舞兼文武言蓋二舞之總名曰萬舞也文舞人見象文德也籥師掌之武舞舞大武象武功也師干掌之周公用八佾魯公用六佾洋洋是盛義此言容而義在其中有慶祭而獲福也木禮備樂和來必虛靜俾爾以下正有慶之實直管到魯侯是若止俾爾者神實使之也要見周公皇祖福女之意俾爾六句直說下言使之享福壽以常保其國也熾昌是福即所以保壽臧是壽即所以常福與壽合故曰保彼東方使魯邦常爲吾君所有而無虧崩震騰正所謂常保之實也方盛至壽胥所不虧不崩昌有年富壽雖被爲臧各兩字相

聯重下二字不虧如日常盈也不崩如山常固也以土地無侵削言不震如地常靜也不騰如水常平也以人心無杌隉言末二句願其得壽考之佐以翼常保之運三壽只作三卿說此中更有老成持重諳練世故意作朋者志同道合以相輔前後羽翼左右也保魯如岡陵直使國家安如盤石若泰山而四維之矣○陳伯玉曰白牡騂剛朱子有明註矣說者中之曰周公有王禮不敢與文武同故用白牡者避嫌也魯公則無嫌故從時制謹侯度也夫曰避嫌則于有王禮之意仍嫌曰謹度則于無所嫌之意亦失矣我齊云魯祀周公以王者之禮若更有騂剛是全用天子之禮故用白牡則少異于文武矣祀魯公本是諸侯之禮故用騂則亦無嫌○顧麟士云呂東萊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郝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于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以文舞羽吹籥故也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蔣嗣宗曰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孔安國云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是干舞亦得云文舞矣左傳將萬而問羽數何休說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是小孤萬入用籥是羽舞籥舞名萬矣息嬀聞振萬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是干舞名萬矣依左傳萬是舞之大名孔傳干亦文舞者蓋取干以自蔽不主殺敵故云文其實于是武舞也萬專爲干舞自是大戴公羊之說左傳注已不依用魯頌萬舞洋洋商頌萬舞有奕商魯之廟其舞豈應有武而廢文耶毛釋萬舞干羽而言義優于鄭又何休云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舞名萬殊不知商已有萬舞矣按如此核據精詳即謂爲麟士之樂君也可

公車千乘（去聲叶神陵反）朱英綠縢（[illegible]）二矛重弓（叶姑弘反）公徒三萬貝冑朱綅（音侵[illegible]）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illegible]）黃髮台背（叶[illegible]反）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叶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illegible]反）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謂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胄貝飾胄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

【串講】然此特其大畧耳神之降福十君者又豈無可詳言乎蓋我僖素以禮義望於列國而長公又以武事振於當時彼有田必有車我公出有萬井出車則千乘焉其在車者右焉持矛有朱英以爲之飾左焉持弓有綠縢以爲之約矛必有二利擊刺也弓必載重備折壞也公車之盛蓋如此有車必有徒我公車雖千乘而徒則用三萬焉其爲徒者胄綴于首有文貝以爲之飾貝以飾胄有朱綅以爲之綴綴合進退之間增增乎其甚衆也公徒之盛又如此以是車徒膺彼戎狄懲彼荊舒將必同風而效順者孰敢當其鋒乎武功之著如此則所以昭格祖禰者必不止于禮樂之明備已也故今廟祭一舉而神錫之福俾爾昌既昌矣且昌而復熾焉壽既得矣且壽而復富焉又必黃髮台背而獲壽考之徵而又得老臣之壽相與引翼以共成乎化理焉然又不徒昌而熾也且既昌而益大焉不徒壽而富也且既耆而益艾焉又必萬有千歲而極其歷年之久不惟享秀石之榮且兼有俊髦之壽焉此其福壽之兼隆蓋非徒爲一身之特然矣

【疏解】此亦承上章致敬于廟而言但上章祭祀此主繼述說蓋能伐淮成功亦善繼善述之孝而致敬格神之有素也故承以上美其武功之盛下願其獲福之意公車六句皆是出師之事或以公車三句爲國賦並公徒三句爲師衆甚

不可從矣二句承公車句說總歸于車之盛貝胄句承公徒句說總歸于徒之盛朱英飾矛謂以朱羽爲之懸于矛之上勾也綠縢所以約弓謂以繩約之使弓體正也貝胄兩朱爲綅只是一件戎狄在魯西北荊舒在魯東南彼入寇而我當之謂之膺我伐寇而彼畏之謂之懲以上三句有無敵意當直貼勿作未然看僖公嘗伐楚而詩人并及戎狄者蓋魯乃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誇大如此有此武功便是善繼善述須是致敬于廟而爲錫福之本矣此處須點出今日廟祭一句方不脫章旨昌熾以福之可大言壽富以壽之可久言富是年富之富謂後來之日尚多也黃髮台背欲君享有壽之後也壽胥與試欲君得有壽之佐也此句要重君上昌而大有單厚之積極于無涯意耆以老言艾以養言勿以六十日耆五十日艾說萬有千歲極言其時之久蓋非萬年之外又有千歲也眉壽無害則壽考且寧矣言得有壽之吉也末要見保武功于不窮意○按王制百里之國出車千乘徒則十萬然空圍而行非所空也故公徒則三萬皆魯地其實不滿千乘三萬是寬說千乘是夸詞嚴氏所謂三萬千乘不必求其數之盡合是矣

泰山巖巖叶魚咸反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串講】然神錫我侯非但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也吾見泰山巖巖既爲魯邦之所瞻龜蒙二山既爲魯邦之奄有又必藉宗廟神靈之力東焉遂荒大東而至于近海之國南焉遂荒淮夷而無不來同之人凡此國莫不傾心向化而率從也如是則闢地廣土寔彰斬伐之奇而昭降納貢足徵德威之感凡先世之所未服者今皆有以服之矣非僖侯之功而誰功哉

【疏解】此章合下章皆本致敬于廟來欲神默相之而獲福如此也在三句分末句畧斷首三句太山龜蒙是已有者大東海邦遠屬于東淮夷遠屬于南皆未有者太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爲望孔氏曰春秋齊人

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曹氏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
山遂荒直貫至淮夷來同率從總承大東以下來同無携二之意率從無逆違
之意魯侯之功是魯人歸其功也方山云此句舟任服未有上試不必帶保已
有遂有來帶說髯髯帶補亦不妨

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
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
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申講〕不特此也竟之東有鳧山我侯已保此矣鄰之南有繹山我侯已保此
繹矣又必藉祖宗五廟之靈東爲遂荒徐宅至于海邦而遠有之南爲淮夷蠻
貊及彼南夷而皆懷之凡此諸國皆向吾之化莫不率從應吾之命莫敢不諾
也如是則從上討之非惟盡所締之忠而兼豹攻昧亦無愧纘述之孝不有以
副我侯之心乎春所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此也寧非吾人所深願哉

〔疏解〕此章首句分末句及斷鳧繹是已有者徐宅海邦連屬于東淮夷蠻貊連
屬于南皆未有者遂荒亦貫至南夷莫不率從二句亦總承徐宅以下率從是
革心向化之意諾是應命總今之意魯侯是若謂東望無不慰之衷南顧無不
協之願也不可錯認作遠人順魯侯之欲說合上章俱要貼周公皇祖福女意
○此二章一見保邦而服遠其功陞一是保邦而服遠其志遂反覆其詞專以
擴充土宇爲說乃受命之最大者以發上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上願其保
邦只見福此願其服遠方是功○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
魯地言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詞而致願望于公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彼反宜
大夫庶士邦國是有叶羽已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
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
也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爲
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申講〕夫神之福君如此天之福君必何如而後可以致吾願耶我侯皆致敬于
郊故天錫之以純全之嘏焉純嘏維何蓋有魯而不能保能保而不能壽可謂
福乎而眉壽保魯常爲百神之主矣有常而侵于薛有許而易于鄭可謂福乎
而居常與許復其周公之宇矣此猶曰竭于身外也而一身之中恬愉爲樂優
悠自適有是哉魯侯之燕喜也夫燕喜止于身耳而妻之與母天之合也是不
可必矣而今且壽焉仰事俯有其適甚奇也夫令壽保于家且而大夫庶士人
之合也是不可強矣而無不安焉在都臣命其遇甚良也由是而之于邦國也
裳尚以履之蠻戎以撫之邦國莊有公之受祉亦既多矣然猶未也又錫之以
黃髮兒齒之壽豈非期願之徵保艾之慶數之不可量而受福于無疆者乎天
之錫公如此正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也又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疏解〕此章申言致敬于郊而獲福也此即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首句分
上言天畀之以全福下詳其全福之寔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言之

眉壽上保魯是保已有常許是復固有諸侯有大德受采邑于京師將朝而宿
焉謂之朝宿之邑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錫魯以朝宿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省
故錫魯以朝宿之許田常見侵于薛許見易于鄭故以復之爲願君字正見恢
復意燕喜四句以身家朝廷邦國四平看或以燕喜提起以邦國句承之亦可
令妻見助之者衆壽母見成之者遠會于卞以釋齊人之討聲姜之賢也禘于
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宜者明良相得爲國家喜起之慶即宜民宜人
之宜是魯侯宜之也邦國包魯邦使他在內此數語有身用休家用康朝廷正
邦國治之意故總承之曰既多受祉末句本上眉壽而言不特眉壽而已也○又
寔有黃髮兒齒之徵其壽正未有極也而多福將永受之矣○僖公所云令妻
聲姜也聲姜當安定將居夫人位可不謂令始令終焉且淮之會齊桓以滅項
故止公勢亦岌岌矣及夫人朝而會而僖公乃以釋則聲姜者尊獨詩人令之
役之人亦就不令之若夫僖公之母非成風乎公之立也成風聞季友之由遂
事之而屬公焉是公之位母之力也即并陞之職因母氏之一言而懸冑無闕

不敢自安僖公益其尊乎討也尊之必愛之愛之則頌其詩僖公之心也若是乎詩人之頌之者徒以得僖公之心乎然吾觀君子以下爲群大人者如戚風蓋亦賢矣賢而致頌非徒以得僖公之心也○此章向當郊祭後福之說似應上文是享是宜二句人多從之獨對上玉謂傳以秋而載嘗以下四章爲神福公應廟祭此章爲天福公應郊祭此亦係而可嫌者也集傳並大会諸家俱無此分別且如賴羸士木詩因修廟而作事重廟祭郊只陪說則後來頌公獲福何必皆照應秋嘗四章并此章只承上承廟祭黃髮言之于按上玉之說殷是益郊祭既屬陪說在本詩原不甚重而郊祭後福第二章降福既多一部已包而無盡何必又申說也即云申說亦不應先說神福後說人福本章天錫二字亦只大概言之何必拘牽也且此章必欲牽上郊祭後福下章突接修廟亦語脉隔斷斷窒依上玉總承廟祭考說下之說爲正于管測一部詩辭大半都被後人俗解說壞此類是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逋莫反**是斷是度**叶入各反**是尋是尺**叶尺約反**松桷有舃**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且碩**叶常灼反**萬民是若** 末一句戊午庚酉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舃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串講] 夫祭而獲福吾人所以稱願于我侯者以其修廟故也而所修之廟何如彼徂來之上有松焉新甫之上有柏焉皆可以資宮廟之用者由是或斷之刀鋸以成其質或度之繩墨以審其宜尋以度其長尺以度其短是廟之方作而飭材制用也如此迨其成也以松桷則有舃而大以路寢則孔碩而弘廟之新也弈奕然其偉觀矣是廟之既成而制度改觀也如此然果誰之所作哉我公子其中于上而一時教護之功章程之課以董其事者奚斯之力也是以廟制滋長而孔曼規模宏大而且碩所謂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者此矣萬民不是若乎蓋周公創業而有功魯公守成而有德皆吾民之所仰望而欲祀之于永世者今新廟之作則所以安周公之靈者在是萃魯公之祀者在是不惟有以慊我侯報本追遠之心而寔有以順萬民崇德報功之念矣向非修廟之舉制則豈有未安而何以得此于民哉此我公之修廟所以爲可頌也歟

[疏解] 此章王詳言修廟之事而表其克順人心也與首章閟宮二句相爲首尾蓋此詩爲修廟而作故以是始終焉松柏只見山有松柏可用尚未取也至是斷二句方是取之斷者截之于二山之上也度者審二木致用之宜也長者尋之短者尺之與作廟事下互似則成廟事松桷何對路寢何新廟何另看寢在廟之後藏衣冠之所也廟在寢之前奉祭行禮之所也只就此二者以後寢前廟相對爲是舉松桷之大則其他材木可知舉路寢之大則其一廟之規制可知雖僖公特修之而以其渙然一新故曰新廟以其重改換規模非徒補葺之而已故又曰作士之雖屬僖君而監護督課奚斯與有力焉故曰奚斯所作曼以廟之遠亘言碩以廟之廣大言木上孔碩奕奕說亦須應轉閟宮二句意是若寔開公擧公之神有所安也言爲民則魯之君臣可知矣此詩于魯侯是若見魯人所以慰其君于萬民是若見魯君所以慰其民也註教護指令也監視也屬工付工以事也課章程考工以能也○陳定宇曰僖公修閟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又廟中之正寢也鄭氏以閟宮爲姜嫄者固非毛公以新廟爲閔公廟者尤非也○古義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于此○附錄魯頌總論閟宮頌僖公也然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記僖公廟祭之非禮也書四卜郊不從譏僖公郊祭之非禮也此詩所頌無乃因其所短而稱頌之與其悠悠于徐淮之服從而必先之敬神明任賢佐又寓規諷之意矣○李曰魯頌四詩惟閟宮獨爲可疑如駉之詩言牧馬之事有駜之詩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雖其事僖公未能盡之然所頌之事猶爲可喜也至于閟宮之詩則所褒者非可褒之事也褒其所失頌莫此爲甚且如閟宮之詩言祀姜嫄后稷至于太王文武與夫郊天之祭皆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與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乃備稱祭廟與郊天之祭以示誇耀不亦過乎此序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極亦不可信詩序徙見詩中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爲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頌之辭也如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

之辭若以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果為非祝頌之辭則是僖公果有萬有千歲乎故此序言復周公之宇亦為可疑也〇胡新安曰翁謂閟宮是依做殷武首言高宗伐荊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于壽考且寧遂結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卜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閟宮首言僖公世家次及承祭祀攘夷狄復境土後頌其壽考亦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閟宮張而誇耳先儒因此詩推美僖伯辭亦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詞也〇朱子曰魯得用天子禮樂而是頌又請命于天子而為之其詞特以誇美當時之事其體有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于祭祀以咏歌先祖之功烈也聖人于此文于之而實則不予況夫子魯人又安得削之哉〇詩說曰夫頌以告神明也魯之頌雖不純用于祀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側于商周而無嫌猶書秦誓之繫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也〇駉篇似風而夫子不風之何也豈誠先儒所謂尊周之宗國不在太史陳詩之列乎駜篇泮篇似雅而夫子不雅之何也豈雅係王國之詩而魯不得槩列乎然頌亦惟王朝所有也而夫子並記頌魯何也子或謂駉駜泮三篇備得周家忠厚禮義之意當時魯公初受封時而魯人追述之也故可以附周而言頌也獨閟宮一篇侈靡殊甚則世俗所謂祝壽致諛詞耳孔筆不削愛宗國也亦以寓周衰意也〇考之春秋僖公首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新作南門書不時也西宮災紀異也獨其閔閔雨而與民同憂喜雨而與民同樂為可取耳說者謂魯頌浮誇觀于此言允信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二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一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經集成卷之三十終

金陵于可臣書

商頌四之五〇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諸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那章全言〇通詩言作樂以奠先之格上三節是備舉奉祭而言其備做之道末節言神之享也〇析言之首節言樂盛於將祭之時次節言樂盛于當祭之時三節言樂盛于畢祭之時四節則推其恭敬由來之遠也此詩重在樂商人尚聲故也敬仰在樂中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賦也猗歎辭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衍義〕賦猗與那與者曰賂神人之交者莫如祭通幽明之故者莫如聲我商人之祀先尚其聲矣而果何如哉自其方祭之始言之猗與商人之樂其多矣乎但見樂之小者有鞉用以節樂者也置我鞉焉而凡樂之小者無不備矣樂之大者有鼓用以統樂者也置我鼓焉而凡樂之大者無不備矣淵淵其聲奏鼓簡簡而和大聲洋洋之未迎臭味之未具而和聲所感已有以樂列祖之神焉是未祭而行樂之盛如此

〔說解〕此節上二句言陳樂極其備下言奏樂感乎神也首句嘆樂之多只就鞉二句見之嘆其多而只言鞉與鼓何也蓋鼓以統衆音鼓之小者置則衆樂之小者從之矣此以鞉鼓淵淵之鼓言鼓之大者置則衆樂之大皆從之矣此以簡簡有奕之鼓言上方置之猶未及奏故下始言奏鼓當臭味未成之際奏鼓三闋然後出迎牲此時諸樂皆奏特以鼓為紀綱耳衎者是以樂聲求神于陽以迎在廟之神也〇劉安成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

先亦該說○通解此是欲以樂之聲音叫號而詔告于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
格來享也。註湯孫猶揭動也此何是未祭時事莫作烈祖已衎說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於巾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叶思倫反**穆穆厥聲**　既和二句乙卯順天　辛酉湖廣

湯孫主祭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註頗有脫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

[承講]迎尸夫迎牲之後方祭之時若湯孫者復奏樂以假于祖考而祖考來格庶乎若得而見之使湯孫所思者已見其人之成而心由以安也其綏我以思成

如此然所奏之樂何如而能以假烈祖若此哉但見鞉鼓則淵淵而深遠管聲則嘒嘒而清亮是樂之在堂下者皆既和且平而彼此相濟且平焉而高下適均然堂上之玉磬其聲之和平雖依者今皆有以依之而無奪倫之患矣於赫哉此湯孫也穆穆然厥聲之美誠足以昭一時功德之盛而衎烈祖之神矣思成之綏豈不有由然哉是方祭而音樂之盛如此

[覽解]此節上二句言樂之格神下是嘆樂之美正見其昭格正見其綏我思成處奏假是樂三闋之後而迎牲以祭的事思成者未祭而有所思及既祭而居處如見矣諸如聞愾若形容之可接則是我所思者成矣成字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只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綏字亦作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綏字指烈祖言要知綏我思成即是祖考之來格亦是古人感格祖考之誠意非是一段精神凝聚淨心淨慮安得思而成之也既且和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和平即指上鞉之淵淵管之嘒嘒所謂堂下之樂也磬玉磬乃用以準樂者若註所謂石磬則用以止樂孟子所謂玉振是也依者謂而協之之謂

堂上之玉磬其音清越最爲難諧今鞉管之聲依之則此樂何等和平也六樂磬最和平者其聲清越以長有定準諸樂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爲和平此四句總已是美意然未便說出至末二句方總上而嘆其美所以能格烈祖而致思成也○劉安成曰既言鞉鼓又言管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序也蓋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者言皆悅懌也

[承講]迎夫九獻之後而今夫衆樂之盛者必有庸也則考彼鐘焉鏞鼓焉而斁然音響之盛大樂必有舞也則文用羽籥焉武用干戚焉而奕然其序之可觀斯時也豈但烈祖之神欣然十假享之哉然鐘鼓之後爲我殷之嘉客者耳目接于聲容之盛心志契于和平之真亦莫不動其悅懌之念焉是祭畢而

音樂之盛又如此

[疏解]此節上二句言樂舞極其盛下言感人極其深乃九獻之後聲容並盛而祀事畢矣鐘鼓交作非若方祭奏樂之時或用鼓或用鏞間作以統衆音而已至是則鏞作鼓亦作衆音並發矣萬舞總言文舞武舞無不畢陳也先是各舞間作至是則萬舞並陳于庭奕然有序也嘉客二句只不惟有以格神而亦有以感人也亦字從格祖上生來言客悅懌則人無不悅可知夷懌是感動樂舞而心悅也○劉安成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祼于奧以降神一也后亞祼二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三也后酌醴齊亞獻四也皆所謂朝踐也於是尸入王酌盎齊獻尸五也后酌緹齊亞獻六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七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八也又有諸臣爲賓者之一獻凡九也商九獻未有考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下二句己酉貴州　甲子順天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

稱曰自古在昔昔曰先民也

【串講】夫祭固以樂爲尚而尤以敬爲主是敬也豈自我爲始哉思自古在昔之先民肇不基而爲萬年垂祭統承踐存而爲百世啓心傳恭已有所作矣吾聞其自方祭以至畢祭時雖有朝夕也而莫不溫恭自持無一時之敢惰自迎牲以至送尸事雖有彼此也而莫不恍乎有恪無一事之敢忽凡若此者蓋已極一念之精誠以盡其感通之道矣我今日之祭也豈敢以忘古人之敬哉

【疏解】此節推先世之祭出于敬以見其不可忘也商人雖尚聲而其所以感格處全在此心之敬王之四句一氣說下先民泛言古人勿泥商之祖宗看作者行也古人所行之事也溫恭虛說執事句正是溫恭處自奏樂而迎牲以迄畢獻皆是事朝夕者是無時不敬有恪者是無事不敬溫見于外恪存于中末要見今日之祭皆本先民來而不敢忘意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串講】夫樂盛矣所以將事者無不敬也予之烝嘗蓋不苟矣湯其來格來享而顧予之烝嘗乎哉蓋神不歆非類苟非其人則異其氣難望其我顧也今也一樂之奏湯孫奏之也一敬之行湯孫行之也以湯之孫奉湯之祭則精神相爲流通意氣相爲感召豈不庶幾其顧之哉

【疏解】此節以覬望之而與湯之享其祭也首句本上樂與敬來顧字中有冀望意見予之涼德雖不足顧而以湯之孫承湯之祭則一氣相爲流通神所憑依將在是矣夫首樂雖盛傳恭雖遠先祖雖格而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至以子孫一體望之商人之徼我思成即此便可想見

那一章二十二句○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烈祖全旨〔〕此詩祀成湯先從其賜福之遠說起見得今日之得以奉祭獲福者皆賴祖宗之功德也首節言先福及後以見今日奉祭之由二節盡物盡志以獲福三節得人得天以獲福正是先祐之所及末節則與其享之也通以終節爲主頁有秩斯祜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 祜音戶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有秩二句壬子浙江　有秩一句戊午江南　辛酉湖廣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

【串講】賦嗟嗟烈祖者曰廟祭固所當修而所以得修其祭祀者則非子孫之所能自致也我敢忘所自哉嗟嗟乎我之烈祖也顯當時而貽後世誠何如其顯哉彼開創之君孰不備天下之全福然使大矣未必可久則或當其身而止或二再傳而湮我即欲修祀事予顧安得居天子位行天子事與之相對越也惟我烈祖以憲天之盛德建格天之大業有秩秩然尊富無窮之祜可以申錫于無疆其大德之孚格者厚則百靈之效順久而彌堅其深仁之固結者長則萬方之拱戴遠而彌堅是以及于爾今王之所綠申錫之休享尊富之福而修其祭祀猶得藉昔日之鴻休以太受其祖功宗德之蔭賴前人之顯烈以克致其尊祖敬宗之懷也夫至于及爾斯所而有秩之祜何如哉

【疏解】此節上三句贊先祐有以裕後下因承言後王得以祀先也烈祖須照功德如日躋聖敬布昭聖武也祜以已然之富貴言如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也須格天命人心說方與下二節相關有秩便是無疆蓋天之福人王也雖施而無序則取之也易窮今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則可大者衍之可久植本固而發源深申而錫之自有無窮之慶不然一傳再傳有所及有所不及安見其有秩也斯所指後王之世言以承業爲主非止中修祀事只須帶說言流慶無窮今方及于爾所而其役正未艾也下二節俱承及爾斯所說

既載清酤 酤叶侯五反 賚我思成 成叶音常 亦有和羹 羹叶音郎 既戒既平 平叶音旁 鬷假無言 鬷音總假音格言叶音 時靡有爭 爭叶音章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既載四句丁酉湖廣　亦有和羹四句戊午湖廣　亦有和羹二句戊午順天

酤酒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于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鬷中庸作

濟正與上篇義同蓋古祭祭族相近故祭辭平而爲一耳無言嘖乎肅敬而無
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
壽黃耇之福也

〔申講〕所祀如何方夫廟貌修而祀禮行有清酤焉則既載而在樽斯將也祼獻之餘而誠以達焉神以格焉既賚我以思成之福而居處笑語宛乎若有見矣及夫祭祀既行而亦有和羹也則夙戒而和平其進是和羹以格乎祖也主祭者秉一誠以對越而言說爲之不形助祭者涅一致以周旋而爭競爲之俱泯夫是以昭格之餘神又綏我以耆老之慶而得眉壽黃耇永保于無疆矣若此者詎非先祖之所及乎

〔訂解〕此節上二句言載清酤而致格先之應下見進和羹而獲格先之休上以清酤作主是方祭求神之始下以和羹作主是當祭行禮之始本文既字亦字相呼應要知此一節只是一時事載清酤時羹已成了但其序以先進酒而後進羹耳不可泥載在樽以爲酤尚未獻也如曰未獻安得遽有思成乎鄭氏謂既載清酒于樽酌以祼獻者是也思成謂思其居處如見其在位思其笑語如聞其容聲所謂思成者如此賚與綏不同前篇是綏以安神故云綏此處是酒以肥神故言賚其實嗣矣室不可謂和故云和羹而求則備之豫平則味之調曰既戒既平言不至有後時之失奏格就進和羹說無言屬主祭謂不敢譁而失禮靡爭屬助祭謂不紛競而越禮然須歸重主祭者身上綏我眉壽無疆總承上二段歸本先祖見得是烈祖之祐所及故得載酤進羹而事神受福如此也〇奏格句見得和羹既戒爾時奏者亦莫不戒乃專靡爭句見得和羹既平爾時奏者莫不平其心

約軧錯衡叶戶郎反八鸞鶬鶬音槍以假音格以享叶虛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叶虛良反降福無疆　我受命二句乙未會試

約軧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享則降福無疆矣

〔申講〕不特此也天子有事于宗廟諸侯各以其職而來祭所乘有車也則約軧錯衡昭其制也駕車有馬也則八鸞鶬鶬昭其聲也由是以假以享于烈祖之廟合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是我之受命也已廣大矣而天之于我又降之以豐年之慶使有黍稷稌穰之多而所以備和羹清酤者又有所存也既得人心以助祭又得豐年以備祭是以來祭之餘假之而祖考來格享之而祖考來享而降之以無疆之福矣凡若此者又孰非先祖之所及乎

〔疏解〕此節上六句言得天人以來祭下是感神而獲福也約軧三句見得人諸侯之來駕車鳴鸞以假享于烈祖之廟則奉清酤進和羹者有人矣自天二句見得天豐年之際有黍稷稌穰之多則釀清酤調和羹者有物矣但中間插我受命溥將一句乃承上起下之詞蓋即上助祭者之廣見是受天命之大處而又以起下降康意謂天既命我以爲萬方之主又賜我以萬寶之成也約軧以所乘之車言八鸞以所駕之馬言以心降神曰假以物獻神曰享以假以享是諸侯去祭神來格來饗是神歆其祭此雖指諸侯說要提天子作主若曰諸侯助祭假之享之也受命溥將即上得人心之同以驗天心之眷也溥將所包者廣諸侯歸是受命中一事豐年亦是受命中一事來假來享總承上人心天命無非常帝王祭而得天人之應也要徹轉是烈祖之福所及故得天人而格神受福如此也〇此合上節但是事神受福之事皆以此節爲申上節者未是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申講〕然是烝嘗之祭固類先祐而行而烈祖在天之靈猶未敢必其來顧也尚其顧予之烝嘗哉蓋此烝嘗乃湯孫之所奉者以湯之孫承湯之祀則一氣之感通庶幾其顧之矣夫載酒進羹而言思成綏有壽得人得天而又降福無疆者則烈祖亦顧矣而湯孫猶有望焉者其孝誠無已之心不容已于叮嚀之意也哉

〔疏解〕此節玩上文先祖已享矣而湯孫之意無窮故又叮嚀之烝嘗即上載酤進羹得人得天等事也顧予二字與前篇稍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脈相承

此乃並釋字承直甚所存之祭仰承烈祖有秩之祜得來者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章全言〇此詩祭祀當是武丁以後之時王。祀契與成湯及武丁。而詩述其功業之隆也。然歷代皆祀而獨以三后爲言。則以商之天下。開于契。成于湯。中興于武丁。故耳。但二節以上是先王創之之事。以下是後王繼之之事。蓋非契與湯則無以開于前。則一代之業何所始。非武丁繼之于後。則一代之業何所承。故後人並舉而頌之。通詩土地人民是眼目。武湯是根本。後先相繼是血脈。然首契處曰天命玄鳥。言湯處曰古帝命。曰受命不殆。言武丁處曰受命咸宜。此何又是一篇之喫緊處。因當以受命成宜何爲主也〇或謂詩詞起伏似重武丁。蓋湯以武開天下。武丁以武振中興。其受命與湯並崇也。本之契者。特原商人所由始。不甚重。況無同日惟祀武丁。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湯以見商所由造。而總承之曰商先后受命。以歸重武王。若曰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武丁孫子以下。皆承此意。諸家多從此說。予謂疊疊說去。只作三平看爲是。

末句丁酉山東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於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帝。猶言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〇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串講〕天命玄鳥者。曰一代之王業。有開先者。有集統者。有繼緒而中興者。然非天命乎。若我商孫子。今日固衍其盛矣。而生商之始。誰則開之。蓋出天命玄鳥降而生契于唐虞之際。契于是敬敷五教。克稱司徒之職。有民人。有社稷。遂受兆封而宅此殷土之芒芒焉。我商之生。蓋始于此矣。我商之王業。今日固卒其成矣。而創業之始。誰則啓之。蓋由古昔上帝。以湯備有聰聖武之德。乃命之弔民伐暴。一振厥治之烈。作之君。作之師。表正萬邦。而治此四方之封域焉。我商之業。蓋造于此矣。

〔疏解〕此節上三句先敘商人之所由生。下二句因及商業之所由始。疏云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非遺卵之謂也。亦有見。但與史記不合。生契而曰生商者。以商人之生。始于契。生契所以生商也。如生民章以生稷爲生周人之類。其生也有自。則其出也有爲。克盡敷教之道。遂膺殷土之封而宅居殷土芒芒。然氣勢廣大。已肇開有人有土之基矣。天命帝命相對。看古字輕。自後人祭祀而追言之詞。武湯。武字重。蓋君德以剛爲主。正與下節武字相對。書曰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故稱武湯。正域。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據而紛擾之也。正字兼作君作師說。四方兼有人有土說〇朱闓城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固本于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于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于前。無以爲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于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于契與湯所以必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叶奬里反）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串講〕夫湯既膺正域之命。則是天命所在。人心歸焉。而四方諸侯。無不于此乎受命。蓋已盡天下而臣妾之矣。人心所歸。土宇屬焉。而九有之大。皆于我乎奄有。蓋已遍四海而版圖之矣。是商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乎。命既固于前。自有以延于後。至于武丁孫子。雖去先世已幾世矣。而猶賴有人有土之命。以延中興之功。湯之功德何盛耶。

〔疏解〕此節上四句言先王受命之固。末句言垂裕之遠。方命者。奉正朔而奔走欽承也。奄有者。歸版籍而食邑貢賦也。受命極于四方。無一人敢梗化。奄有極于九有。無一方或獨據。人心咸服。土宇咸歸。故總之曰受命不殆。厥后。就諸侯說。先后。就武湯說。孫子。即是武丁。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迎之業皆賴湯澤有以貽之。在字宜著力。以湯對孫子言。故曰先后。以武丁對先后言。則曰孫子。〇或謂方命厥后。言四方諸侯受命于厥后也。厥后應指武湯。說者指諸侯說

者并是但詳已指諸侯矣〇顧麟士曰武丁孫子俗說俱作一人然玩詳蕊今武丁孫子猶頓其稱語必是武丁以後之詩孫子自指主祭之嗣王言謂武丁之孫子也下大糦承四海假等語亦爲嗣王今美耳〇疏義亦云此上二節說先王下二節皆說今嗣王以祭在武丁孫子一句愚按疏文說約皆主武丁之孫子看然通略講義都無此說庚辰武王何合舉俱皆指武丁言今仍從舊說又玩朱註詩柄有章追敘二句只及故今武丁孫子二句三節今從湯說數句尤覺說者紛紛多事也〇愚按若依麟士主武丁之孫子說則下文武王靡不勝句及下人心土宇俱似頌主祭之嗣王非祭祀宗廟之樂矣況商道自武丁中興以後亦漸陵衰即祖甲亦未嘗遠紹湯號而稱武其武又豈能靡不勝故仍依舊說孫子只主武丁爲是〇武丁之時殷道式微使不有其韓發羅霸之業則商家之祀將于是乎中絕故商之受命在湯商先后之受命而不至終殆者寔在武丁也且武丁以前如太甲太戊祖乙盤庚可謂賢王矣不此之稱而獨稱武丁何歟蓋太甲祖乙盤庚當商之全盛爲盛于盛之時者保天命于未殆爲力易武丁當商之中衰爲盛于衰之時者扶天命于將殆爲力難然則武丁以前之王同爲先后之孫子而所爲中興者不在是武丁以後之王亦同爲先后之孫子而所爲中興者不在是則商之稱有武丁者不甚重哉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大糦音熾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承奉也〇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于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串講以武丁之事言之彼智勇天錫而聖武布聞湯實以武爲號矣今武丁孫子襲武王之徽號率乃祖之攸行克平荊楚一身任之而有餘所遭戾亦爲衆慝之而自稱其武勇之德無所不勝指惟北伐之上繩乎先故其衆亦不墜于後以人心言之但見廟祀一修而四方諸侯莫不建龍旂之十乘來奉黍稷以助祭祀之方命厥后之日猶故也

疏解此節首二句提起而言下兩句旂二句正應上方命厥后奄武王只是襲

湯之號號武德在一勝字上看凡起故與衰更化善治俱有一段精明果毅担當而負荷之以收渙散之人心以靖竊據之土宇靡不振作整頓之有道也詩其本原如恭默思道不敢怠遑不敢荒寧皆是不單指征伐說龍旂以所建言十乘以所乘言觀于龍旂十乘則諸侯之佩玉垂紳不敢異服色變制度以抗王章可知矣觀于大糦是承則諸侯之來享來王不敢凶辟敢僻越事以梗王化可知矣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洧反 末句癸卯浙江丁卯福建 甲子廣東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串講以土宇言之但見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自邦畿而極乎幅隕之廣凡薄海內外無地而不歸吾之統攝觀之奄有九有之日猶昔也

疏解此節正應上奄有九有意重末句邦畿雖建而壯氣銷鋒卜而平背峩聲教之下凡畿丁商賈近取光以作息者不啻廬井之相接也故曰惟民所止然王畿有畫而疆域則無限五百里侯服又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式廓之增直依前人所未盡爲故曰肇域彼西暨東對封正域正是肇域同待而武之靡不勝也要見以武德整齊土宇處〇馮晉舒曰自正域而降雍已小辛之衰有行之者乎太戊盤庚之盛有行之者乎居糶之位而行糶之事故曰肇也

四海來假音格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百祿是何音荷叶如字 末句戊午江西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串講夫人心土地皆天之所以命有德而昌其祚者也乃今觀于四海則既來假祁祁矣近者同軌而遠者投贐其至則萬國之風邪觀者以是嘆得人之盛也又觀乎景員則旣大河如帶矣而有嚴天而深者屬地其金湯百二之雄哉萬方以是仰皇居之固也則是在湯也以武德而受命于始其受命固宜矣在武丁也以武德而受命于終其受命亦無不宜蓋命之所在卽祿之所在

不于此而是荷乎吾知人心永無渙散之虞土宇永無析崩之患所謂荷天之休百福是遒荷天之寵百祿是總者今固猶夫昔矣凡此皆先祖之所貽所謂武丁孫子衍韻其福者此也登歌之際安能已于揄揚也哉

【疏解】此節上三句言人心土地之歸下推其受命得祿之由四海二句申上歸祈二句打轉方命句景員句申上邦畿三句打轉奄有句來格謂龍旂來朝四海之物來大糦來四海之至食也景河謂景山峙于中起天下之拱極大河流于外示天下之朝宗也咸宜全在武德上說湯以創業而受命于前武丁以振興而受命于後故曰咸宜須先提湯而說到武丁不必牽契又須歸重武丁於上〇余錫子文云我商之盛衰多繫于諸侯之向背武湯誕告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盤庚皆朝聚而以濟天下者也故能拱受天歷而無衰弱之憂餘則乘衛莫朝要荒不至先獻實委頓焉不可謂非天之不佑矣武丁振起弘略俾藏都禹績者咸褒綱之咸而相于肆祀且于今為烈也我商之興敗多起于亳邑之去留仲丁遷囂以來或都相或都邢或都耿皆去舊邦以習偏安者也故雖

吝居天位而不無衰亂之虞餘則守而不遷失而克復皇靈是休暢焉不可謂非天之無遺矣武丁不畜大勳俾列祖徒居者克建四方之極而山川鞏固且迄今如昔也以此誕膺景命誰曰不宜必如此講方見武丁受命非常前王之餘庇也百祿上面受命便是自天錫之則為命自人受之則為祿總不外土地人心此皆所謂顛其福者而所以致之則本于德耳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章全旨〇此祫祭之詩也通以濬哲二句為主大意歸重湯之受命上面基于玄王疑之相土以及于湯則祭祥所為長也要以玄王則桓撥相土則烈烈湯則聖敬日躋無非有濬哲之德者伊尹成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頌之耳細分之一章言商世德之盛而受命之久二章言商命始于契而大于相土三章言天命會于湯而湯能以敬德受命四五章詳言湯敬德受命之實六章言湯奉天伐暴以有天下之事末章則言湯之中興而得賢佐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〇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于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于此

【中講】此商人祫祭宗廟之詩若謂王業之成豈易哉大統固集于一日而推厥所由非可以世數計者此其流澤誠遠也我商何如哉吾見奕世哲德固代有賢君以嗣其統而保世滋大亦代膺天命以衍其流蓋躬濬哲者非我商歟明哲者惟我商而祥之發也亦惟我商為最長也然何言乎其長也當夫洪水茫茫禹也任治水之責而敷治四方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宇內之幅隕由以廣大當時之國曰有娀者封域方大娀女之子曰后契者敷化大行天啓有娀有娀固后契之所從出也帝立后契寔我商之所從始也其受命之祥抑

何長耶

【疏解】此章上二句言有商以德受命之久下推及于契以見受命之所以久也濬者深沉而不淺露哲者明辨而不昏迷此逆推而上見由湯至契非一君也發祥就契言生一濬哲便是受命之祥發見于彼了每而下之世有濬哲故曰長發洪水以下正長發其祥之寔洪水四句只是指言其時以為有娀張本敷下土方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外大國本在甸侯綏服之外乘與中國隔絕水患既除則外大國通界于中國故幅隕因之而益大也直言之曰幅周言之曰隕有娀正外大國之屬于幅隕者方將正指其為大國見天之所以大有娀者正所以啓有商也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出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因周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生商就商始受封說與玄鳥章不同彼言上帝此言帝舜彼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蓋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此一之基此其所以為祥也〇一説子商姓也立姓之始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

烈。海外有截。末句甲子韻丙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串講]以契之建商者言之，惟我玄王具桓撥之才，脩敎敎之任，其受小國而敎之也，則化行于小國而無不達焉。其受大國而敎之也，則化行于大國而無不達焉。德敎流行，四達不悖，所以然者，豈非桓撥之威嚴于條敎之間哉。蓋其率由于倫理之中，不越乎規矩之外，是以標準立而敎化行，遂視其民而皆翕發以應之。受小大之國而無不達也。乃玄王以明德而基命者如此。傳至相土，截解侯服，其武德所著，烈烈而嚴斷，是以諸侯仰而歸之，雖海之外，莫不截然而整齊矣。相土以明德而保命者如此。

[疏解]此章上五句言契以德化民，天命所由基也。下言相土以德化人，天命所由弘也。契相土乎，看正見世世有濬哲之君也。桓，武也，自德上說，桓撥言武以爲治也。蓋敷敎雖在于寬，而必以剛爲主，如董之用威，扑作敎刑是也。受小國大國者，言受舜命敷敎于四方，其所敎者即其所受，無遠邇而不被。觀五品遜，敎化四達，更無窒礙之謂。率者，躬行也。履，禮也，即親義序別信也。不越，是行無過差，契之身敎如此，而以此表示其民，眞若有不知不覺而潛移默化者。遂字，既字有神速之意。此正是其達處。相土出長諸侯，入佐奚仲爲夏方伯，規模所開有截，只是群侯嚮化爲夏后振作之意，馬尊往而整齊之詞也。須如此是看。中追頌語，若泥海外字說到泥一字內，則謬甚矣。○上五句是玄王以濬哲之君而基天命，以發祥于始，下二句是相土以濬哲之君而弘天命，以發祥于中。其於成湯之興，王也，豈偶然哉。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聖敬一句甲午浙江 丙辰合韻
末句侯子汀西 乙卯韻東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爲法於九州也。

[串講]天玄王以至相土，既有明德，而帝天之命，未嘗遽而去之，故延至成湯之世。遂所天命之合，斯時也。剛烈之追于斯者，正在此日，只命之急于請者，正在此日。而湯之生也，應期而降，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焉。然上帝之鑒觀本甚棐忱矣。今帝簡而有所降，我仰而無所躋，則清虛之際，將何恃以相合乎。湯則外王之績，猶未孚于斯，內聖之德已先徹于微，但見聖敬之修，又日躋月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厭。一惟上帝之是敬，而無一念之不間焉。是以大寄其誠命之作君作師，以爲法于九州，而表正萬邦也。是湯以明德而受命也如此。

[疏解]此章上三句，言生既得聖人之時，聖敬三句言德又合聖人之敬。未句，承言敬有以凝命也。重在敬上。不違，謂玄王相土皆有德以承天，而天命未嘗去之也。即就說發有截處說。至湯齊，不是王業成，只是與天命相合，不延亦就許上見之，日躋不遲要見天命人事適然會合之妙。敬日躋敬已到極純不已處，但蓋反之而至于安矣。日躋有積累工夫，須在心上說，下文數政奏身皆本于此。躋者升而格天之意也。人心敬則覺其日升，怠則覺其日降。惟湯之敬無一息間斷，若進一級又有一級也。以下三句緊連說下，昭格者精誠感通，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天運不已，湯心之敬亦不已，即就不已上若見其遲，而終日然明惟如有對越上帝，總是形容其敬之純一。式九圍，是表正萬邦也。如云作天下之君師，而爲臣民所法式，只是天命之如此。未便說到有天下。○附錄，聖敬日躋，四句乘橋文并文評以咨親覽。○商王以敬格天，家其作樣于天下也。夫湯之心，惟知敬天，故其敬日躋，而能格也。又何疑九州命式也哉。且聖王應運而興，則一代君師之極于焉建焉。而要其得天之寔，未有不原于敬者也。敬所以崇德，不千以不崇之數，敬所難息，不于以或息之幾。夫有君之心，惟知有天，則天之下莫不以君爲法也已。如湯之降生不遲，已知帝命之有屬矣。而湯固不恃此也。層數迎帝之說，根于斯上者之好修，故數敎之後，必久但可謂帝之有

發憨來有惱懼畏葸意殆不及一變湯惟伐之行事非有所進而不自持亦非有所疑而不自信何所用其何所畏縮此敬之篤定處百祿是遒亦須打轉天寵句〇輔慶源曰發虎作大原無意味當從前氏說謂勇也如此則與上章相應相須皆是發揮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不能搖即因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則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戁竦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曷音遏叶阿葛反苞有三蘖蘖叶五竭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截叶節悅反韋顧既伐伐叶房越反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過通戒曰遏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姬姓〇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傳說大湯受命之資如此而當時伐夏之事何如哉此武王上承天命恭行天討載旆秉鉞以征不義但見無敵之威如火烈烈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無敢當其鋒而遏之者故一本之萌與旁生之三蘖皆莫得以遂其惡莫得以達其志而九有截然歸商所謂式九圍者于此而膺大小國之共球于此而受矣然湯豈有利天下之心哉觀其行師之序初伐韋次伐顧又次而伐昆吾蓋以三蘖以漸而除庶乎桀知改圖則猶可以或已也惟桀之稔惡如故則天討有不可留乃不得已而伐夏桀焉此成湯所以受命而成大業也

疏解上章言湯既受天之命此則以伐桀而有天下言上七句表其行師之無敵末二句又推其行師之有序以見湯之不得已也此章亦要本敬意說觀有虔何可見載旆秉鉞有戒懼意如火曰烈有奮揚意虔之心即上帝是祗之心蓋其兢業不敢驕逸之謂若說惟恐天誅之或留罪人之不得則湯之急于得桀而誅之與[illegible]既伐之意皆矣烈烈之威不由師眾之盛由理直氣壯來遂是肆其惡遂是行其志從苞蘖字生即不得暢茂條達之義九有即上九圍有截根上共球之受說伐韋顧昆吾不直伐桀蓋使孤其勢上遏要使桀自悟及不悛乃伐桀見聖人有不得已之心也或謂湯師一出便有通上之旂縱桀能改圖湯將置身何地但其行師之時自是設攻徐戰不忍遽伐云耳若謂勇其枝葉而後鋤其本根則役世除讒謀說逆亡之事似非所以謂聖人之心〇總上三章見得成湯以濬哲而集天命以發揮于後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子叶獎里反降于卿士實維阿衡衡叶戶郎反實左左音佐右右音佑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湯而于此矣蓋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申講大受命雖在于成湯而佐命實有于伊尹之力焉昔商在中葉之時正國家震業之際延至于湯聖敬格人而智勇兼降寬仁撫眾而聖武布昭允為一代興王之天子也故天降卿士曰伊尹者以為之佐于是舉而任之寔其官為阿衡而庶務依之以取平焉而此卿士也實能弼其左右之力以輔弼乎商王

凡所以救敗興衰伐夏救民者皆有所賴而尹之力蓋已多矣是湯因為開基之烈祖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勳也今日大祫之祭而以之配享也豈不宜哉

疏解此章敘湯之中興而得賢臣以贊治也配享意在言外中葉相土以後湯未興以前是也震謂國勢不定業謂人情不安即書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也今為見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或作氏時國勢中衰天命之去留莫測民情之向背未定而玄王所基之業相土所延之緒幾于岌岌矣允也天子只是聰聖作之則敬足以格天勇足以除暴適足以興衰是也此則九有有截王矣然天以商王為天子尤為天子慮左右于是降之以卿士大民之誕降與湯降之不遲者而適逢其會也卿士正與天子相烙見有受命之真王必有佐命之良臣也二寔字正與允也允字相烙猶云真天子真宰相也阿衡衡平也謂政之可否以之為衡任事之輕重以之為取平也湯之敕政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若衡平之然湯之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者衡平之然而尹寔左右之也上寔維指其人下寔字表其功此伊尹[illegible]

湯皆之臣以明受命之祈因安其從享宗廟乎○看此章首二句則帝命維不違商亦岌岌有將違之勢矣幾違而不得違而卒以七十里爲政于天下此其王之祖也亦由名世之助也○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寔立之以爲興王之佐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寔賜之以爲興王之佐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爲之君而又有尹以爲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輔氏廣曰以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于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于享無疑矣○古來君臣一德生死同情純成湯享祀阿衡則焉安知神罔時恫乎此祫祭中所以特設一席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殷武章全旨○通詩上五章歷敘高宗中興之功末章則言作廟以安其神也重伐荊楚上諸侯畏服因荊楚平來然所以中興之本只在不僭二句篇內俱要帶自湯意方是湯孫之緒細分之首章稱其伐楚之功二章述其責楚之義三章言諸侯畏服而來朝今三章皆所謂中興也四章推言中興之由五章極言中興之盛六章言今日作廟以祭見其有百世不磨之功宜立百世不遷之廟以安其神而隆其報也○通篇要看一武字自古稱衰亂之後諸侯玩肆爽起撥亂而反之正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而威武所用在荊楚阻險剽輕最難服者服之諸侯日無不率從不煩更求矣此高宗中興所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裒(蒲侯反)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音序采入四句叶)

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串講】賦撻彼殷武者曰凡王者之師其本不足以光復舊物而正典紀則君不振焉惟夫奮乾綱于獨斷振名義于羣聞斯大武之烈而最勝之遺事也我高宗得之矣彼其以楚介在南荊一旦負險恃衆違我典常而稱亂邪于是撻焉布武奮焉肆伐冒入險阻之區以致其負嵎之衆昔日傾側之寇不復據命進行而幾時竊據之鄉盡屬商家版籍舊荊楚之地無不蕩平而截然齊一矣若此者是皆我湯孫撥亂反正之功有以弘光前啟後之烈者也向非高宗孰能振乾綱于已墮聚人心于已渙哉

【頭解】此章上五句敘其伐楚之事末句歸其功也蓋庚以後吹然殷微故曰殷武撻字重看奮字緊承撻字來要見厚着于整理思道之痛者迅發于克衆乃辟之日有智不及謀勇不及逞意此胥猶衰之後猶着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便廢然而不振矣罙入二句相連以有截句遞承之辟方山以罙入句提起裒荊二句對看亦可荊楚據江淮之會扼巴蜀之喉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皆所恃以爲固也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遁匿謂我不敢致之是以其地雖平今入其阻則士有必死之志人無返顧之心搗其巢穴以聚致其醜類使之勢窮力屈無所逃遁然後其地盡爲我所有也裒荊何是聚其涣合其離者不必治降者不必誅所謂服而舍之也有截何是平其禍據以歸統馭之內也湯孫之緒全根武字生義我商其業肇自征誅是以武開統者也湯之武用以行君臣無革之大變在創業之始而湯孫之武用以臨華夷統一之威權在積衰之後以武開之以武繼之故曰湯孫之緒○容山其商有慶所致也○古義徐光啓云荊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併蒼梧北依洞庭險固之國司馬遷云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王慎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衆形勝而俗雜介錯于商邑之旁而近不一于夏而亦非純于夷未能以爲內而又不可以爲外先王固欲罙冒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井如

宗知下民之可畏故凡有賞也必合乎民心而後賞之不徇私喜而至于僭也凡有刑也必合乎民心而後刑之不徇私怒而至于濫也且兢兢業業惟恐有一毫之僭濫以獲戾于民而不敢怠遑焉夫畏民則畏天矣畏天則得天矣故天命之以天下使之光復舊物平荊楚服諸侯大建其福以振中興之業也

[蘇解]此章上二句言天命在于民心以見民之可畏下言高宗能畏民故得天所以受命而中興也天聰雖高而監視寔下民之好惡即天之去留以匹夫操造化之權故曰有嚴不僭二句以平日言正畏民之寔僭賞之差也賞當其功則不僭濫刑之過也刑當其罪則不濫不敢怠遑即在不僭濫上若一怠遑便僭濫矣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蓋即其事而言其心之敬慎如凡人心如天不息常自提醒便無過差故兢業自防惟恐檢點不到或有因喜怒而稍偏者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關命于下國言命之爲華夷之主也對天而言故曰下國曲四夷朝諸侯則天下之福皆其福矣故曰封建厥福〇此章以畏天之心畏民以畏民之心行政正其所以中興之本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桑經反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申講]然當時中興之盛何如但見體統以肅紀綱以嚴惟茲商邑百司庶府猶夫昔也而料理分物采有翼然改觀者矣環山大河猶夫舊也而其都圻瞻封守有翼然更新者矣一時之都宮縣埜井舉萬國于是乎此宗于此之規模表王畿存九圍于是乎成式不誠有以爲四方之表極乎于是聲遍以遠則有聲焉以爲鼓動天下之資是厥聲也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赫赫乎其顯盛也換文治武則有靈焉以爲震疊天下之具是厥靈也諸侯畏威四裔奪氣濯濯乎其光明也中興之盛有如此然豈特一時然哉又獲乎壽考之祥且有安寧之慶凡所以紀綱四方貽謀萬世者皆得而從爲之于以保我後生使之得以共覩乎皇都積赫濯之聲靈而承享乎久安長治之福焉孰非我高宗中興之澤共此

[蘇解]此章上四句言王都尊而聲威著中興之盛也下言享國長而福及後世亦中興之澤也俱要以平荊楚服諸侯意作冀啟迪陳異人心玩惕自高宗中興百度修明廛或巷巷故商邑如故也而見者翼然改觀足爲四方之表極乎有主取正說有三歸往說許鍾祠先生文云朝覲歸焉訟獄歸焉謳歌歸焉內治飭而外取則者猶如也市執制焉皆文同爲倫同焉首善建而輻輳歸命者猶如也則二意並象厥聲厥靈根此二句來因赫赫與晉當言濯是改且皆震驚也賞一用而天下懷仁刑一用而天下稱義是聲之赫赫處賞不用而天下自懷刑不用而天下自威是靈之濯濯（使讀文赫火盛之貌濯新沐之色）總是中興氣象別有一番振動也壽考以道化積久言且寧以精神不倦言有五十九年之壽考仍有五十九年之康寧所以流風善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獨世得賞業而安也後生時王自謂凡世世子孫亦在其中對高宗言故曰後生亞高宗能保子

陟彼景山叶所旃反**松柏丸丸**叶胡員反**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音卓**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成孔安**叶於連反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也方正也虔亦截也梴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申講]夫高宗既有不世之功我後人當崇不世之祀于是陟彼景山以取松栢之丸丸斷之于景山之中遷之于造作之處方之以繩墨斲之以斧斤而又截之以刀鋸以松桷則有梴而長以旅楹則有閑而大而百世不遷之寢廟于是乎成矣以此世廟祀我高宗則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報德報功爲代如見無有形聲矣高宗之神不于是而孔安乎夫高宗者功德于中興之時而于後人極登歌于始祔之日蓋是不世之功者自當隆不世之報也吾于是而知商之世德與商之所以王矣

[説解]此章上六句言飾材以作廟末句言後王有以妥先靈也陟彼二句是聚

杙是斷。二句是飭工匠是斷于所生之處遷是遷于造作之所方是正以斫裁薪是削以斧斤虔是截以刀鋸梃之長也大則廟制之弘故可知寢者廟中之寢孔安者蓋百世不遷之廟親雖盡而不祧與玄王烈祖相爲居故矣故安若在三昭三穆之數更迭遞遷則高宗之神未必能安矣或謂孔安不必就不遷上言只是廟成而神有所依則神安也若曰親盡不祧故安則凡在三昭三穆而在親者皆不安乎說亦有理要知此立廟升祔乃在親盡當祧之時非始崩祔廟之日也○此與閟宮之廟不同彼乃也者修之此則始創之也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遷特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嚴安成曰商祚日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祖而祧于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此章與閟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閟宮爲頌僖公修廟而作殷武爲宗武丁特立

廟而作故閟宮所以頌僖公服與夷享禘祫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禘祫者皆已然之定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册錄商頌雖論孔氏闕明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然自夏以下無詩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散亡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者○閟商頌恐是宋作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閟若是商時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于周頌曰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雖多文自奧古非宋人所能作○杞宋無徵孔子傳之嘗曰丘殷人也聖人無事不忘先而況禮宗平勝詩以商頌終蓋詩至魯頌而衰殷雅頌遂極矣存商頌著從先進樂其所自生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經集成卷之三十一　終　　上元陳元明督

詩經集成三十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趙燦英撰燦英字殿颺武進人是書成於康熙庚午大旨爲揣摩場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傳次敷衍語氣爲串講串講之後爲總解全如坊本高頭講章至總解之後益以近科鄉會試墨卷則益非說經之體矣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一）

〔清〕冉覲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詩經詳說序

治詩經者皆曰毛詩以其傳自大小毛公也書之稱尚以其世易之稱周以其代獨詩繫之傳者亦相沿爲稱耳非古也漢初齊魯韓三家詩行於世毛出稍後篇爲之序章爲之傳較三家獨優及鄭康成作箋而毛詩專行矣鄭宗毛而與毛不盡同王子雍申毛說以與鄭抗衛及孔仲達作疏義而鄭專行矣此序傳箋疏之源流也然其爲書醇疵參半瑕瑜不相掩其所稱爲何王何公某人某事多出臆斷無的據比興之義弗明美刺之體或溷章與章不聯句與句不續轉不下則增飾其辭解不通則改竄其字毛

鄭均有失而鄭倍焉唐宋諸儒習而安之無有窮盡根株而深爲之辨者朱子生平以窮理格物爲先務於經學尤不敢苟取序傳箋疏而研究之釐正之存其是去其非缺其疑駁其謬理取其當而無所矯誣意取其貫而不致割裂集傳成而詩之本旨於是畢出蓋孔子刪詩而後詩爲完經朱子傳詩而後詩有正訓其功足相配也後之治詩者第取信於集傳如出暗室而就明離仄徑而從坦尙實詣者以之理性情采華藻者以之工詞賦無不宜矣自姚江說熾淆亂儒統人懷輕朱子之心因詆毀其所著書而揭注疏以求勝謂漢去古未遠上有所受朱子不當憑已

見而易舊說一倡百和蠱惑眾聽予聞之愁然不自安竊謂為是說者是知尊毛鄭而不知尊經三百篇經文具在何不細讀而徐繹之而惟毛鄭是徇乎且毛鄭之說固多不同矣使毛之說果傳於卜氏則鄭當信之而不違而鄭有異於毛則是鄭已不盡信於毛而後之人不盡信毛無足異也鄭生毛後四百年可以不信毛而自出己見則後之人不信鄭而出己見亦無足異也乃謂朱子生於宋去古遠不當出己見易毛鄭之說是豈得為通論乎予向居京師曾纂詩傳異同欲借以回狂瀾而於集傳未暇發明尚屬缺事今齒已耄而念不息因復彙輯語類大全及時下諸家講義羽翼集傳者參考而臚列之併附注疏於中使讀者瞭然心目間知此說為至正則知彼說之有誤鑒彼說之有誤則益服此說之至正不必貴耳而賤目尋聲而失實也然非謂注疏可不讀也譬之農毛鄭其翦除荊棘者也朱子其修治田疇者也翦除荊棘時不無鹵莽滅裂之弊及修治田疇始有深耕易耨之樂先後相資時異而功同學者於集眾美中定厥宗倘庶詩教以之日隆正學因之勿替矣

詩經詳說目錄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前河南巡撫六安涂宗瀛審定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河南巡撫義州李鶴年

國風邶風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十

國風鄘風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卷十一

國風鄘風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十二

國風衛風 淇澳 考槃 碩人

卷十三

國風衛風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十四

國風王風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卷十五

國風王風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卷十六

國風鄭風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卷十七

國風鄭風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卷十八

國風鄭風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十九

國風齊風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卷二十

國風齊風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二十一

國風魏風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二十二

國風唐風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卷二十三

國風唐風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卷二十四

國風秦風 車鄰 駟驖 小戎

卷二十五

國風秦風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二十六

國風陳風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二十七

國風檜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卷二十八

國風曹風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詩經詳說卷一

牟陽冉觀祖輯撰

詩經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

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

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

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詩序原本

關雎后妃之德也

陸德明音義云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爲名爾雅云妃媲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

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孔疏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爲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今分爲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媲也言媲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總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之爲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

按小序當出自毛公而衛敬仲續成之注疏內已云然則非朱子之好異也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陸德明音義云風之始也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

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

孔疏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爲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爲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

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旣言化及於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陸德明音義云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卽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

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卽詩之六義也下風卽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

孔疏上言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爲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爲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敎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孔疏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爲志發見於言乃名爲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爲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孔疏上云發言爲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爲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爲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

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爲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爲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爲詩必歌故重其文也　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爲志出口爲言誦言爲詩詠聲爲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皆始末之異名耳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鄭箋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

孔疏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

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心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卽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爲音下文治世之音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人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

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孔疏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懽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　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

爲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孔疏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

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　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爲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暂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　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孔疏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行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婦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絶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爲本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爲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爲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

爲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爲此五事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孔疏上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　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卽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旣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　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

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而稱曰誦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

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鄭箋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

孔疏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爲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

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孔疏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於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於者從盛而至於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

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爲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爲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絶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　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

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孔疏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强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爲善所以作變詩

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駁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

明其好惡合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
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
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卽上禮義
廢也刑政之苛卽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
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孔疏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
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
世政事變易舊章卽作詩以舊法誠之欲使之合於

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
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
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
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
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
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
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
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
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救之也詩
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

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
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
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
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
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
舊俗也鄭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
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
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
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
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

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
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爲亦是互見也作
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
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
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鍼藥
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
方之風謂之雅

孔疏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
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

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下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爲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　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孔疏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爲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爲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强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

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
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
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
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
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
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
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
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
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刖體故不分爲二風二
頌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孔疏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
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
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
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爲容解頌名也以其
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
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
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
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
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
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
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
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
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
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
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
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
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
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

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
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
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
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
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
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
者不陳魯詩魯以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
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
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
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鄭箋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孔疏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按詩緯汎厤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

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厤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

按五際六情之說失之鑿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

鄭箋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

孔疏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

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爲周南感先王之化爲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

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爲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爲風也化霑一國謂之爲風道被四方乃名爲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爲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爲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爲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爲王不爲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爲作雅或爲作風人志不同故也

按王者之化屬文王乃追稱耳文王實終守臣節未嘗稱王先王亦當指文王若以爲大王王季更說不去其云繫之周召二公竟是憑空借名且與南字不聯愚意周召只作地名說爲順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墍

孔疏既言繫之周召又總擧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爲基遠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出於彼文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鄭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陸德明音義云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閒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恕音庶本又作念

孔疏上既總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擧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

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爲衷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爲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爲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說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爲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

妒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爲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爲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己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

也鄭解哀字爲異其經亦與毛同　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爲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

其色則善心傷也

按以后妃思得淑女共事文王其說非也詳見下文

朱子詩序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

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治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三山李氏曰以詩序考之文辭淆亂非出一人之手如詩有六義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民困則見於樂記鴟鴞之序則見於金縢部人士之序則見於緇衣淸人之序則見左氏傳那序則見於國語措辭引援往往雜出傳記之文然則果作之誰乎實出漢之諸儒也

慶源輔氏曰先儒以詩序爲孔子作故讀詩記載蘇

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序若是詳矣孔子删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夫詩序之非孔子作蓋不待此而可知也然此亦是一驗又曰釋文載沈重云案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弘更加潤色至於以爲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是臆度懸斷無所據依故先生直據後漢儒林傳而斷以爲衛弘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爲弘特增廣而潤色之又取近世諸儒之說以爲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爲後人所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者則非先生閱理之明考義之精不能及也至論詩序本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又論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云者則可見古人於經則尊信而不敢易視於己說則謙虛退託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率易不思遂啓後人穿鑿遷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

其罪有不可追者矣嗚呼可不戒哉可不謹哉或曰子之責夫毛公者當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爲不足據者何哉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迺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己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攷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爲臆說也學者顧第弗深攷耳觀其

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先生又嘗曰予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辭卻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鄕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繆戾有不可勝言呂伯恭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强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從讀

詩記中雖多說序然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册其他繆戾辯之頗詳又曰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仔細看這道理便只凭說卻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去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

大序解見詩傳綱領

朱子曰舊關雎之序其閒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又曰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者謂補湊而

成亦有此理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朱子解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詩之自出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子解曰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

黃氏曰寂然不動者謂之性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也

三山李氏曰永歌未足盡其情於是手舞之足蹈之而有舞焉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宣導於外無所湮鬱此所謂導和之至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朱子解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詠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嗟嘆永歌既發於聲因以其聲播於八音諧以律呂使之相應而和故謂之音而即其音而復可得其所感之情有如是之不同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子解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結上三節而言詩之用廣大深切非他教之所及也

安成劉氏曰詠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諷其事之失則可創人逸志得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此者蓋以人心同一理也詠其實而極其和平則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實而極於怨怒則違乎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為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子解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閒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詩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慶源輔氏曰或疑指周公為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君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此一節又言文武周公成王以風雅頌之正經為教而後有此效驗始於夫婦父子君臣之三綱而後極於天下之風俗也

安成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詩為教正綱常而美風化故知其所指先王與正經如此　此一節專論正

風雅及周頌

廬陵彭氏曰陳君舉云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

槃安李氏曰惟能美教化然後可以移風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天下反爲風俗所移矣如曹風之奢晉風之儉不中於禮皆足以移人教化之不美其弊必至於此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朱子解曰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兎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周禮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　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曰鄭

漁仲言出於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爲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子必要說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　凡直指其名直敘

其事者賦也引物爲况者比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
兩句鈎起因而接續者興也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
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
而其事常在下句　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
那箇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奕奕
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皆是興
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卻不同
　如藁砧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體興之爲言
起也言興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靑靑原
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

山有屋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也　興
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
尙有此體如靑靑河畔草靑靑水中蒲皆是借比興
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所無興
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
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旨　三經是
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底都
有賦比興故謂三緯　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
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
那興比賦時裏面全不大段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

此說爲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
只管解那奕奕寢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
明卻因周禮說豳詩有豳雅有豳頌卽於一詩之中
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
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
賦又別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
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　問豳之所以爲雅爲頌
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
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　比
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

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
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全虛下句常
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
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　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
類爲興鶴鳴之類爲比嘗爲之說甚詳大概興詩不
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全
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卻結在所
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
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也若迂迴穿鑿則便
不濟事矣

慶源輔氏曰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節奏實統於是而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三百篇之體製實出於是而不能外故曰管轄　聲音之節謂風雅頌制作之體謂賦比興三經謂風雅頌之體一定也三緯謂賦比興之用不一也　此一節言凡詩聲音之節製作之體有此六義而教詩與學詩者皆當先辨而識之也緑衣雖以比妾又因以興起其詞雎鳩雖以起興又以摯而有別比后妃之德也獨舉二者以例其餘耳

安成劉氏曰詩有六義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如

車之有管有轄管與錧輨同車轂端鐵也轄與鎋舝同車軸頭鐵也四者皆機要之所在也然綱領之用在綱與衣之上則風雅頌之譬也管轄之用在車之中賦比興之譬也　聲音之節非風則雅非雅則頌其在當時固可吟詠以得其製作之體非賦則比非比則興其在今日猶可吟詠以得其指歸蓋古今之作者教者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　呂氏嘗謂得風之體多者爲風得雅之體多者爲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而朱子亦嘗疑以七月詩變其音節或爲風或爲雅或爲頌則風雅頌之例中亦恐有不同者不特比興之例爲然也

廬陵彭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爲風爲小雅爲大雅爲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大師與孔子而後分也風雅頌乃其音而賦比興乃其體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子解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

者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解風之一字有此二義也上以風化下謂正風也然變風亦間有如此者下以風刺上則止謂變風耳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皆有取於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故皆曰風也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朱子解曰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爲正風鹿鳴至

菁莪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爲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爲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爲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朱子曰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考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旨在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爲是適然耳大抵聖人之心寬大平易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思不同　詩之雅蓋王道盛時如成王以上詩是也自成王以後則爲變雅矣蓋王政之所由衰故黍離降而爲國風則同乎諸侯之詩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風雅之有變也然正變之說詩經無文可據但其說有合乎理故且從之所謂可疑者蓋指楚茨至車舝十篇之類而言也

安成劉氏曰詩人各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爲正爲變也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爲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爲康昭以後所作而幽風不可以爲康昭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爲正以刺爲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朱子解曰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惟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干國史甚事又曰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

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
安成劉氏曰此一節繫變風變雅作矣之下冠變風發乎情之上而謂國史傷人倫哀刑政以作詩則序者之意以承上文言變風變雅爲國史所作非以三百篇爲皆作於國史然亦誤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朱子解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

禮義者固已多矣
朱子曰如泉水載馳等詩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亦只是總說亦未盡
臨川王氏曰此獨言變風者雅雖有變天子猶有政焉言變風則逼乎無雅之後也而猶知止乎禮義則變雅之時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變風之亦有止乎禮義者蓋由先王之澤入人之深且久故也不及雅者變風如此則變雅從可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朱子解曰所謂上以風化下
臨川王氏曰風之本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再釋風之名義然只反前說上截意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朱子解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
朱子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

篇意不主於一事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中固福祿之辭而政之大本繫焉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而附之也歟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雅之名義與大小雅之別言天下之事以體象四方之風俗而以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正雅則可見王政之興變雅則可見王政之廢
華谷嚴氏曰以政之小大爲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矣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

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朱子解曰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頌之名義頌容古字通故頌爲形容之義

三山李氏曰頌字訓容漢書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

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

廬陵彭氏曰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功不可忘也故告於神明

安成劉氏曰論頌詩之大體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但驗之三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子解曰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朱子曰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　所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故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蓋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又曰古人發出意思自好看看三百篇詩則後來之詩多不足觀矣　按關雎生詩皆是亂以樂之卒章言初作詩無所謂亂

廬陵彭氏曰呂博士云自一國之事以下備言風雅

頌之所因而作而卒之以是謂四始詩之作各有攸始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句總結上三節而贊其爲詩之極至也夫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無復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不爲不多然學之者果可以興觀羣怨乎用之者果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之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

小序解 見關雎詩首

關雎后妃之德也

朱子解曰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辯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

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有后妃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

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安成劉氏曰大姒之稱后亦如雅頌稱文王之王皆追稱之詞也

風之始也

朱子解曰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朱子解曰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

臨川王氏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用於諸侯者大夫不得用若三家以雍徹而孔子非之也此

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以之正夫婦也

三山李氏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朱子解曰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臨川王氏曰風之於物方其鼓舞搖蕩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榮者枯甲者坼乃所謂化之也詩之有風亦若是也始於風之而動終於教之而化

黄氏曰自其本於一人言之則謂之風自其及於一國言之則謂之教聞二南之風者感發其善心被二南之化者變易其氣質動則變變則化天下之理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朱子解曰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卽文王也舊說以為大王王季悞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朱子解曰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朱子解曰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耳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

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廬陵歐陽氏曰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宴鳴關雎歎之聲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

勿軒熊氏曰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篇有乃合樂周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歌鄉樂周南關雎之文儀禮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成經制大備之書小序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射禮也用之邦國者燕禮也今當據儀禮經文爲是

按關雎爲詩之首篇樂之卒章何取於刺時之詩而用之或後人陳古詩以見時事之不然說以爲刺耳關雎自是周公以前所有非後人作　或謂是畢公作亦不足據

詩經詳說卷一終

詩經詳說卷二

牟陽冉覲祖輯撰

國風一

安成劉氏曰集傳於國風之下繫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後倣此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尙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孔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　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於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衞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衞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衞在齊先檜處鄭後

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遣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衞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

風之首既以衞國爲首邶鄘則衞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衞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衞項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衞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

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爲强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侯之例也鄭譜王在

豳後者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　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

朱子曰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　變風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者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

勤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

安成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豳之風變畋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游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概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爲教也

按國風之名直管至豳風末其體製音節皆爲風與

雅頌不同采之各國故爲國風二南爲正十三國爲變衛爲變風之首以下先後之序孔疏所言亦未足據　國風之一合風雅頌之目也下周南一之一乃十五國風之目也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

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卽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

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大王所居以爲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二公也

安成劉氏曰其詩得於國中者多爲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南國漢廣汝墳二詩而謂之周南所謂自天子之國被於諸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主其風也然周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復取小序繫之周公之說互可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

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以其食邑之號專主之也謂召公爲方伯之國謂豐邑爲天子之國者皆通乎追王之後制作之時而言也

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玁狁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於江漢之域也

蘇傳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　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何也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著明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

三山李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化周南之詩多爲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卽文王也

詩緝文王之國東北近紂都西北迫犬戎故化獨南行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汝漢是其據也

說約按孔疏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千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如此則周公召公因地而稱耳雖朱傳云分岐周故地以

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非先有周召之稱而後受地也不要倒看了

按朱子云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此是篇名定解蓋周召本是地名以之封二公使分治內外仍人以地得名非地以人得名也小序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乃朱子引來以推明稱周召之意言文王所以化行南國者由周公助之於內召公定之於外故舉周召以示意也篇名之周召以地言不以人言若認定周公召公爲說則是周公召公化及於南國掩卻文王失詩旨遠矣卽云化自北而南亦是從南字推出此

意其不言北而言南者以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不及於北也篇名南字亦以地言不以化行言若云自周而化南行自召而化南行不成文理矣只當以集傳首二句爲主不可誤認小序之說　周公制禮作樂詩章定自周公期於發揚先德不自爲功故周南無周公之詩若召南之詠召伯自周公錄之無所避矣

或謂采詩時一采之周公所治之地一采之召公所治之地各在其南方猶云周公召公所治之地之南方也此說亦通然畢竟當以地言不以人言

周南召南謂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　今屬

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　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　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　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

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　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　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　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　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

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　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　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　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摘錄非全文）

孔疏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緜之篇

說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址是也　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尙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　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荊二州故尙書注云南兼梁荊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　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

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詩賜之采邑也　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己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　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原分別

所感以爲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

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　武王偏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　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爲首之意　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　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

人德如鳲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爲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鄭無所說義亦或然　在

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爲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小大莫處御於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爲節此引之省文也　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亦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破射之言故棄之　周公封魯召公封

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閟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　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　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　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並蓼終為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按詩譜乃鄭康成自為一家之言考其事實多有不合如此篇所云文王為西伯是已而謂文王與治江漢汝旁之諸侯當日有二歸心江漢在內有之恐非西伯之職所統轄也文王遷豐或命周召二公留治舊地何得遂以為采邑而且以周召名之若二國乎武王未受命諸事未遑一切制禮作樂俱待周公何得以采詩分國屬之武王乎且云六州得二公之德教故錄之屬大師分而國之則是周南召南兼六州為言與前分岐地為二公之采邑不相戾乎將謂南者為六州之南乎為采邑之南乎二南本詠文王后妃二南之地總被文王德化何得以周南為聖人之化召南為賢人之化分屬二公不歸美於文王乎況詩是周公編定而豈以周南任為已所化是聖人之化乎周南豈無詠周公之詩周公不錄若召南之詠召伯則無妨於錄而召南亦非以召公為主附見之耳何得分二南屬之二公乎周召當以地言不當以人言又何必於此評二公之卒謚及其傳國始末如魯燕世家乎孔疏曲為之解引證龐雜博則有之確則未也讀者辨之

關關雎鳩句鳩韻在頓河之洲句洲韻窈窕淑女句君子好逑

句述韻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竝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

毛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

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

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

孔疏毛以爲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能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　鄭唯下二句爲異

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

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此說却與列女傳合乘居是四箇同居　列女傳曲沃婦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以雎鳩起興夫雎鳩之鳥人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雎鳩毛氏以爲摯而有別一家作猛鷙說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沈鷙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

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卻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麽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

安成劉氏曰摯至字古通用如商書大命不摯曲禮庶人之摯亦訓爲至故鄭氏云摯之言至也謂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也

廬陵羅氏曰有莘國之女地理攷異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

按毛傳本渾淪鄭箋以淑女爲宮中之女后妃能和好其說大異朱子云淑女指大姒爲處子時而言君子指文王何等分曉　毛傳是字當作是非之是不訓此　郝京山以雎鳩爲布穀布穀非水鳥既不識物理又以雎爲目怒視雎從且雎從目又不辨字義眞如病狂囈語　摯作至看來是篤摯之意　后妃有莘國之女羅氏謂莘屬陳留與洽陽渭涘之詩不合當與岐周相近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　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朱子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卻不同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雖然近比其體卻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子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卻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

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分比興意最明
豐城朱氏曰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温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通解宮中之人蓋妾御之老者大王王季以來舊宮人也
說約以雎鳩爲鵰鶚螽斯爲蝗螪雖取興不拘畢竟可厭集傳只言狀類鳧鷖並語類說是也　有別興其恭敬是一義和鳴興其摯而和樂又一義大段重和樂一邊集傳云雌雄相應之和聲則已補出是兩鳩並興君子淑女矣此倒映之妙　興與比相似只有照應爲興無照應爲比集傳凡於正興多用則字於反興多用猶字乃字　乘居匹處者乘爲四馬匹爲兩端今俗稱帛一端爲一匹誤甚　纂序按君子雖指文王然文王是後來追稱勿露又薛方山云和樂恭敬是朱子於詩人興意內想出此句是餘意當足在好逑之下按此亦照注得解大約窈窕淑女句爲主鍾伯敬云看他三章說四偏是也
衍義此章以雎鳩聲之和應與淑女德之相配皆見其善意關關句內便已有情摯有別意淑字在窈窕上見窈窕於始至時上見都是德形於靜動閒者不就容貌上說窈窕訓幽閒之意幽有深潛不露意閒有安靜自如意此自中形外正貞靜之德容也幽閒

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不可將貞靜對幽閒看君子好逑言淑女是君子的善配重淑女宜配君子上
正解后妃初到如何便見他淑只借窈窕二字形容之窈窕處於始至時見得始至字不必拘定同牢合巹之夕凡三月廟見亦是　微言合參雎鳩以和鳴相與淑女以幽閒相匹此興意若摯而有別和不忘敬非正解也
集解窈窕注訓幽閒之意便見非幽閒所可盡添出貞靜又屬窈窕源頭矣　女上加一淑字逑上加一

好字便躍然有喜樂意
按毛傳亦云興也然不得興意竟是以雎鳩爲比而
下二句又是轉一意何爲興體朱子分比興方明
摯而有別和樂恭敬各兼二義然摯與和樂較切
后妃之德重在淑而以窈窕形容之合看爲是　好
逑據現在說而成坤道助內治開基衍祚是後來話
朱傳於其始至四字當著眼
講自古有君則有配然必以德爲盛也彼關關然和
鳴之雎鳩則相與在於河中之洲地定耦不亂並游
不狎雎鳩信爲物中之善匹矣况此窈窕之淑女貞

靜形爲幽閒以配君子則內外一德以相成豈不爲
君子之好逑乎
參差荇菜(句)**左右流之**(句)(流韻之虛)**窈窕淑女**(句)**寤寐求之**(句)(求韻之虛)
求之不得(句)(轉韻)**寤寐思服**(句)(服韻)**悠哉悠哉**(句)**輾轉反**
側(句)(側韻)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
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
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
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
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

毛傳寤覺寐寢也
按傳箋謂后妃共荇菜事宗廟左右之人助而求之
下卻云后妃覺寐求此賢女與之共職似求淑女專
爲採荇菜而然殊無味且不聯又以服爲事思服爲
思已之職事亦不合故不錄
朱子曰關雎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
之事外人做不得到此
陸氏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鬻卽養
三山李氏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爲菹
雙峰饒氏曰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也

慶源輔氏曰輾轉反側四字之訓極爲精切亦可見
古人下字之不苟也
通解左右流之卽是無方取諸一處則有方也寤寐
求之卽是無時分言寤寐則有時也
衍義左右流之是尋此索彼之意取之不主於一處
故曰無方　寤寐二字宜玩寤焉思服是心不忘於
有覺之時寐焉思服是心不忘於㲠息之頃
按荇菜是水多有之今俗謂之水葫蘆　服字無確
解朱傳猶懷也是取其意大抵思懷無甚分常思之
則是常懷之不忘下文只說思可見服字不作別解

輾轉反側四字難於細分愚謂輾轉字虛反側字
實只是輾轉不定忽反忽側似稍明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
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
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
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說約詩章之體皆以兩句爲一連四句爲一截此章
興處至求之便止下四句又深言其思之極也聚岡
謂直與到底非是集傳凡蓋字以下皆推原之辭

集解寤寐求之總括下求之不得四句求之不得四

句只足上寤寐求之一句寤寐中如何去求所謂求
之者只是想像其得之意　集注當字宜玩此人此
德以下推原所以憂思之故正發明當字之意　首
章說君子好逑眞有一見躍然喜不自勝之意此時
便親愛快樂但直接以末章友樂趣便索然翻從昔
日未得懷思一段光景反覆追述則既得而喜自不
能已此詩人之文以情生也

正解此章以荇菜芳潔可羞神明故求之者當無處
不盡其力興淑女幽閒可配君子故求之者當無時
不盡其心　要追想未得時情景須對照今日既得
之樂

衍義注中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句已該寤寐求之
五句意所以下文繼之曰故其憂思之深至於如此
也此以求爲主憂根於求來求之是行六禮以求之
不得謂文定之儀未舉造舟之禮未行也悠哉悠哉
是無時不思意輾轉反側正是思服悠悠處身心不
平蓋身本於心而身不安寢乃心不忘思故也

按興意至四句止爲是下四句乃接寤寐求之句說
去無別意　此節爲下節作過脈欲說樂先說憂是
極力形容之意　朱子云憂思之深思之不得而益

思之便是憂憂字不必詳

講夫淑女爲君子之好逑如此則當其未得也吾人
何以爲情耶彼參差之荇菜可羞神明者也則當或
左或右無方以流之矣況此窈窕之淑女正君子所
以成內治者不當或寤或寐無時以求之乎若求之
而不得也則寤寐爲之思懷而且其思之深長悠哉
悠哉至於輾也轉也反也側也有不能安其身者矣
而何幸有今日耶

參差荇菜句左右采之句采韻窈窕淑女句琴瑟友之句友韻
參差荇菜句左右芼之句芼韻窈窕淑女句鐘鼓樂之句樂韻

采友二字似只當叶一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
按毛傳謂后妃得荇菜有助之采助之擇者不當認定后妃得荇菜鄭箋又謂琴瑟鐘鼓皆共荇菜時作樂所用夫荇菜微物豈專以此爲供而作樂乎其說尤迂
眉山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序也凡詩之序類如此

華谷嚴氏曰芼之謂爲羹也內則曰芼羹注云菜也疏云用菜雜肉爲羹又昏義芼之以蘋藻
通解琴瑟常用樂也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所以爲樂之小鐘鼓則懸於虡業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以其常在側故曰友已有和平之意矣但未至極耳故曰樂則和平之極也琴瑟在御友於閨門燕居之時鐘鼓在懸樂於廟廷贄見之際友與樂不同皆所以爲樂亦猶寤寐與輾轉反側不同皆所以爲憂
集解琴瑟絲聲有婉媚柔順意故曰友鐘鼓金革聲有宣暢踔厲意故曰樂

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說約興之義多取聲韻相應前章以流之求之相應此章以采之友之芼之樂之各相應若前章直與到底則此爲不完之語矣豈有此理乎　集傳采此禮反友羽已反本相叶樂去聲亦便與芼叶北人語皆如此也　流曰取之采曰擇之芼曰薦之非正解也然補法各妙

集解友之樂之只是自家喜樂之意無可抒寫託之琴瑟鐘鼓以見志耳非眞謂后妃既得宮人便去琴瑟鐘鼓也玩注中當字便見　本文友樂雖平列然玩語氣乃層疊致詠之辭故麟士以下四句一進爲義而中以不特此也過之亦猶前章求之不得四句就上憂思之意而極言之耳
衍義此章卽荇菜既得則當理治之興淑女既得則當友樂之也友樂二字須就心說出來指宮人言二之字指淑女言重我去友樂淑女上昆湖云以吾友之樂之之情而寄諸琴瑟鐘鼓也句極圓活蓋琴瑟

之音細密故屬親愛默結其惓心潛孚其志意也鐘鼓之音宣暢故屬樂鼓動其精神發舒其志意也非眞是如此玩注當字可見二段意有淺深𨚫重在樂之一邊蓋說到娛樂處意方盡　和平本前日憂思來和平之極亦非正訓樂字謂之尊奉者正是友之樂之見喜樂正所以尊奉之也不必分貼

按上節宮人之憂則此節友樂自當屬宮人說琴瑟鐘鼓只是虛擬其喜樂尊奉之意不必認眞說　兩意固是淺深但與上節之體不同活看爲是不必層層爲分對計

講今始得之則吾人又將何以爲情耶彼參差荇菜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采之而擇以致潔矣況此窈窕淑女既得之則當或鼓我琴或鼓我瑟多方以友之而致其親愛矣不特此也彼參差荇菜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芼之而熟以致薦矣況此窈窕淑女既得之則當或擊我鐘或鼙我鼓多方以樂之而極致其歡樂矣蓋以德配德世不常有吾人何幸而躬逢其盛耶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卽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朱子曰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閫中所作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曰也未見得是

衍義此詩全重德上首章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次章追言昔日未得之憂末章敘今日已得之樂皆本窈窕之德說來憂樂都以宮人言宮人想是王季太任舊時宮人親炙聖化者故詠歌之其作此詩則指宮中之一人言當憂而憂當樂而樂便見詩人情性之正處

小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餘見前）

按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此句似不差但所謂德是求賢女以供內職非以窈窕淑女爲后妃之德也不可混看　朱子兼言性情之正聲氣之和只重在性情之正上又兼言后妃性情之正詩人性情之正亦只重在詩人性情之正上然所謂詩人性情之正只在哀不傷樂不淫見之至於聲氣之和須作樂方可聞是係意不緊要學詩之本只要得性情之正

首章分明是已得淑女而可樂次章卻從未得淑女憂思說來以引起既得之喜樂文法亦有開闔抑揚

之致當玩味　頻稱窈窕淑女是畫龍點睛處　詩人託物寄興不惟雎鳩是虛設荇菜亦非實用毛鄭過泥甚於高叟之固

葛之覃兮（句）**施于中谷**（句）**維葉萋萋**（句）（萋韻）**黃鳥于飛**（句）（飛韻）**集于灌木**（句）**其鳴喈喈**（句）（喈韻）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毛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　黃鳥摶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集解多與毛同錄之以見朱子未嘗不從舊說）

鄭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　葛延蔓之時則摶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木興女有嫁於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

孔疏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　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陸

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閒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爲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爲叢木也

按毛傳云興也而所說不見興意依鄭箋竟是比體尤鑿故朱子改爲賦只是賦陳采葛之始事非有喻意也　施移也只是枝蔓及之孔疏謂移去其根不甚分曉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豐城朱氏曰黃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可刈也雖后妃追敘其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勤女工之思而有念念不忘之意矣

說約詩雖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然此詩首二章當三句一截集傳喈訓居奚反以與萋叶而谷字無韻故也　詩柄既成絺綌照逼章追敘初夏照本章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正解此章追敘初夏之時其景物如此見葛有可治之漸維葉一句是葛生之時黃鳥三句是因敘治葛而思及之言向當葛葉萋萋吾尚記得爾時黃鳥一段光景須照定治葛大意閑閑點綴為妙正不必逐句描寫也亦不可將鳥與葛平看　黃鳥集灌木而注以為鳴於葛上蓋葛延於木上鳴於灌木即鳴於葛上也

指南此追敘葛初生景象見今日之成而服者此葛也前日之生而施者亦此葛也首三句一直看勿分枝蔓葉茂萋萋處見當時刈濩尚未可施絺綌尚未可治黃鳥三句只直說下勿以見聞對總見當此時而對此景已暢然動我以女紅之慕語語要得后妃追敘口氣方是此詩神情

按此章注疏已分三句為一截不止麟士云然也依首章似兮萋為韻飛喈為韻依弍章又似上三句一氣方入韻而兮字非韻然畢竟至三句截不可以萋萋于飛聯讀也

講凡事之樂成者每不忘勤始之思如予於葛豈一朝夕之故耶向當初夏之時葛生之覃延兮施移于中谷之地維葉則萋萋然而方盛焉猶未可治也斯

時也有黃鳥于飛因而集于灌木之上而其鳴也喈喈然和聲遠聞若動我以女工焉一時景物不宛然在目耶

葛之覃兮句**施于中谷**句**維葉莫莫**句莫韻**是刈是濩**句濩韻**為絺為綌**句**服之無斁**句斁韻　綌字似可不叶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煮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

毛傳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

孔疏釋訓云是刈是濩濩煮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

之是濩煑治之孫炎熙[illegible]葛以爲絺綌以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

按毛說渾鄭以爲在父母之家事不合又訓服爲整是整治其事亦非服字正訓

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敝而不忍厭棄也

永嘉陳氏曰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

華谷嚴氏曰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也味服之無斁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

慶源輔氏曰凡人之於物易厭而不甚顧惜者以其得之之苟而不知其用力之勞而成就之難也唯其身親爲之故其愛之而不厭亦可見后妃既勤且儉之意

說約兩爲字要見經之緯之杼之軸之皆自爲而不以委之他人也服之處方是製而用之不以私服禮服言服之無斁是末然事垢敝不厭不可言及澣汚

恐涉下文也親執其勞以示是朱子推原之辭非后妃本意

正解此章正治葛時事首三句言葛之成下言其治之勤而愛之至也莫莫句要入葛既成意刈濩絺綌所謂親執其勞也然須看得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斬伐一絲一縷皆親爲之則呆矣當作親董其事看如三䌹之類爲之者條分縷析以任夫織紝之事也蓋就絺綌既成之後別其精者爲絺麤者爲綌非葛先有此兩等而擇之以爲布也若十分說得辛苦便類村婦當家光景殊失母后氣象矣服之無斁

句亦須看得活后妃當葛之初成而即豫道其心之所期如此不以新故易念不以久暫移情非就垢敝時言也玩服之無斁一語有多少深思微旨爲朝野風尚攸關但在后妃口中又不可徑露此等語意

新義刈者斬之以斧斤濩者煑之以釜鬵是刈以斂之也是濩以柔之也二爲字有工夫正指織紝看服之無斁是豫言心之所期如此非此時已垢敝也確齋云雖極垢敝只是極言無斁之情若以爲實然豈有極敝之物而服之無斁哉　鍾伯敬曰后妃服之無斁句自有深意惜福惜勞俱說不盡

指南此正爲絺綌時事重爲絺爲綌一句上五句是
追述其勤下是豫道其情
按葉莫莫是可刈時光景與萋萋不同因見后妃留
意於葛自萋萋至莫莫常在目中也刈濩而爲絺綌
爲絺綌而服諸有次第講無數因執勞看出誠愛甚
有意味　垢敝是籠罩下節意
講追夫盛夏之時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則莫莫
然而茂密焉蓋已可治矣由是刈而斬之以取其材
由是濩而煑之以柔其性而理之各有序焉精者則
爲絺不以難就而自阻麤者則爲綌不以易就而自

忽而成之各有等焉是布也我將服之雖終身可也
無或有厭斁之心焉矣
言告師氏句　**言告言歸**句歸韻　**薄污我私**句　**薄澣我衣**句衣韻
害澣害否句轉韻　**歸寧父母**句母韻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污煩撋之以去其污
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
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
毛傳污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
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曷何也
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鄭箋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
至褖衣　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
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孔疏師以婦人爲之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
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
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
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
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
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旣如此傳亦宜然

污澣相對則污亦澣名以澣污垢者澣而用功深
故因以污爲澣私服之名耳言污煩者謂澣垢衣者
用功煩多亦以煩爲澣名故箋云煩煩撋之用功深
是也阮孝緒字畧云煩撋猶挼𢱧也
按毛傳兩歸字不同言告言歸謂告以嫁人之道分
明是在室時而下文卻說歸寧父母意不聯貫　本
云澣衣而毛謂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亦欠照管　衣
毛鄭以爲褘衣褘衣珍重原非可澣朱子但云禮服
只是外面大衣見人可爲禮者若私服或是貼身小
衣如此看似明　鄭云曷澣曷否潔清以事君子似

是初嫁時治衣而於歸寧父母難以安頓
安成劉氏曰如言采言念薄言駕言之類皆語辭也
周禮王后禮服有六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未
必備此六服但汎言禮服而已
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於君子
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盡治其私服之污而澣其禮服之
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
於父母矣
慶源輔氏曰薄污薄澣者不爲甚飾之辭害澣害否
者又見其不苟之意於其薄污薄澣者略施其功而

不爲過甚之飾於其害澣害否者各隨其宜而無雜
施之苟則尤見其勤儉之德也
豐城朱氏曰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
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
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
敢褻也
說約此章在五六轉韻仍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害
澣句帶起歸寧句若與薄污薄澣分作四項而歸寧
總承此斷非體
正解此章因絺綌既成女工少暇而豫計歸寧之事

當以歸寧爲主首二句言達歸寧之情要得柔順委
曲略無恃愛專制意薄污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辭見
不苟於行也告師氏是以歸寧告之告言歸則師氏
轉告君子因歸而治服本與絺綌無關非服既成而
澣濯之也但薄污薄澣亦有服之無斁意私服常服
也故去其污禮服不常服也故從其澣禮服如見君
賓之衣之類不必認作朝祭之服私服禮服不必言
皆是絺綌所爲者害澣害否因上句之文指禮服言
歸寧亦是既成絺綌之事因言絺綌而敘及之非備
絺綌以歸寧也

集解害澣害否只是自家料理非與師氏商議末要
緊收到幸得葛成意
抜韻以歸與衣叶然文義至言歸截污澣二句屬下
蓋污澣非師氏之職故不連上爲是污亦澣也害澣
兼承上二句亦通而時講單跟澣字說害澣害否言
何者當澣何者不當澣皆要收拾停當以便歸寧父
母也　實說歸寧無妨時講因集傳將字看作未必
歸寧殊多事
講絺綌既成則予工已畢而不禁父母之在念也我
當告我師氏使師氏告我君子以達此意焉然是行

也服不可以或苟也彼私服之多而垢多則薄污我私乎卽禮服之少而垢少亦薄澣我衣乎何者可澣何者可以未澣凡皆潔治旣備我將服之以歸而問我父母之安寧也不然此情其何能已耶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小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朱子曰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卽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爲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工不足稱述以爲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卽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爲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爲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按小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朱傳取之本是務本之本箋疏以爲本性未確　傳箋以上二章爲在父母家時事而末章忽云歸寧父母如何說得通朱傳作配文王之後說三章次第說下方無滯礙　召南諸侯夫人采蘩奉祭后妃治葛亦當有實事

衍義此詩以治葛爲主首章是追敘治葛以前事次章正是治葛時事末是治葛以後事不重歸寧上只是因成絺綌而敘及之　通章要體認后妃自家口氣勤儉孝敬作說詩者言外補之　徐儆弦云看首章要體認當時初夏景象須描寫得出看二章要得他一段勤勞憂惜意思看三章要得他不敢自專不

忍忘親的意思方好　疏義云勤儉孝敬乃婦德之大者故曰后妃之本

采采卷耳句**不盈頃筐**句筐韻**嗟我懷人**句**寘彼周行**句行韻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

毛傳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　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

鄭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孔疏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

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煑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 韓詩云頃筐欹筐也

按傳箋以采卷耳爲另一人借以興下二句意殊不聯又以懷人爲思得人周行爲周之列位以官言全不見興意

大全卷耳卽今蒼耳今人麴蘖中多用之

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按頃筐當是現成名目非故意使之傾彼字指卷耳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豐城朱氏曰卷耳易采也頃筐易盈也然采之又采而不盈頃筐何也蓋託言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乎物也於是舍之而寘彼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不暇乎他可知也此詩是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然有懇切至到之意而無悲愁悽慘之懷蓋所以憂思者情也雖憂而不至於傷雖思而不至於悲者后妃之所以得性情之正也

通解大道之旁蓋大道之中或無此草而大道之旁乃有此草耳芣苢好生道旁亦是此意

說約按歐義云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俱照不盈妙

詩說須知此懷亦非是閨闈私情想當時如燬從王自有許多難言心事

衍義此章託言有所事而不終於所事也注方字適字相應適非適然只是俄頃之閒蓋后妃之思君子原是念念不忘非至此而適念也寘彼周行就未采言不是將頃筐所采者棄之 黃維章曰此章內我

字彼字正相呼應嗟我則寘彼矣講懷字要切外憂臣民無所統內憂家人無所法意不可作尋常閒情語

指南二句分上是託言方有事而未終且勿露思字下是因有懷而弗終也重發嗟我懷人句

集解玩託言二字可見通詩皆思中幻景卽采卷耳亦非實事也 此詩語意最活說者不得黏滯卷耳易得頃筐小器旣曰采采又云不盈情癡景幻閨詩之祖

講夫相離則思此人情也我其能已耶維彼周行卷

耳生焉我方采采卷耳一頃筐尚未滿也嗟哉斯時我適有所懷之人則心與手違卷耳雖多亦寘之大道之旁已耳又何能復采也哉

陟彼崔嵬句嵬韻**我馬虺隤**句隤韻**我**頓**姑酌彼金罍**句罍韻**維以不永懷**句懷韻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

毛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　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

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爲念也

按此章鄭箋太牽强我馬之我謂使臣我姑之我謂文王維以是后妃自謂全不成文理故不錄

慶源輔氏曰姑且也維以欲其也曰且曰欲其亦可見其託言之意

指南此與下章俱二句分上是託言登高不遂所願下因欲假酒以舒其懷也　馬虺隤則所懷莫慰故欲假酒以自寬解也重登高上勿與酌酒同看永懷

永字最有味蓋思君子終是不可已者但姑酌酒暫開其懷庶寬其太甚耳非眞欲釋其憂而不思也

講意維以不永懷細想不永二字見得便是酌彼金罍決不能以不懷單可望其不永懷耳維以字可想

正解總是從思念中虛設出一番景象如所云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是也　葉臺山曰登高恐亦是後世白雲思親舍之意往從之說似太著像

按既是託言卽說欲往從亦何妨　維以不永懷懷之不已求其暫已而不可得故託於酒　四句全用韻

講吾聞登高可以遠望我其陟彼崔嵬之山以望我懷人而往從之乎則我馬罷病虺隤焉而不能升也我之懷將奈之何於是姑且酌彼金罍之酒以自解焉非卽能釋然忘情也維以暫減其懷抱不至於永以爲念而不能已已耳

陟彼高岡句岡韻**我馬玄黃**句黃韻**我**頓**姑酌彼兕觥**句觥韻**維以不永傷**句傷韻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靑色重千觔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

毛傳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黄兕觥角爵也傷思也
正解懷字與上懷人字應傷字又從懷字生出
衍義永傷又重於永懷俱是無聊之辭
按岡高於崔嵬玄黄甚於虺隤兕觥大於金罍傷甚
於懷二章之次第如此
講我其陟彼高岡以望我懷人而往從之乎則我馬
病極而玄變爲黄計莫遂也我之傷當如之何於是
姑且酌彼兕觥之爵以自解焉非卽能脫然無憂也
維以忘憂於一時不至於永以爲傷而不能已已耳

陟彼砠矣句砠韻**我馬瘏矣**句瘏韻**我僕痡矣**句痡韻**云何吁矣**何句吁韻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
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
斯篇
毛傳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
孔疏釋詁云痡瘏病也孫炎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
瘏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安成劉氏曰爾雅石山戴土謂崔嵬土山戴石謂砠
今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者豈以其書後出也歟
慶源輔氏曰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
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
憂之極惟有愁歎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
通解此與上二章同一意只是疊詠成章非謂登此
不遂而復欲登彼也
說約馬以駕車僕以御馬凡言馬處俱不可離車說
　末句難解然正以不解見妙云何二字亦可略讀
斷似如何是處之意也詩緝極佳
指南此章不必如輔氏所謂馬病猶可資於人僕病
而不能行則斷不可往詩人原無此意云何吁矣諸
說都有不妥只宜講云事既無如之何情又莫如之
何其憂歎何能已哉方見警切吳省庵云此章要看
得與一二三章時更加惆悵意

衍義上二句言登高而有所制下言難乎其爲情也
　云何吁矣言我將如之何其憂歎哉如何其憂歎
見其憂歎之極也亦是思念處與金罍兕觥之意例
看　許南台云小雅云何盱矣注云如何而不望之
乎則此亦當云如何而不憂歎乎似覺明白
按輔氏說僕痛深一層意甚好指南駁之非也云何
吁矣麟士謂云何讀斷涉小巧語氣當云到此地位
不得不吁其吁也不自知其當如何也

講然我之懷猶未已也又計欲陟彼砠山之上以望君子而往從之柰何馬則瘏矣而不能進僕則痡矣而不能行則往從之計不諧而此心之思終無以自釋矣我將如之何其吁歎哉夫后妃於君子之不在而極其思念之情如此可謂貞靜專一而得性情之正者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小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朱子曰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傅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按序云后妃之志此句亦可用但非以思念君子爲志而以求賢審官爲志恐爲越位之思於理不合

毛鄭皆以思賢臣爲說而語意割裂總說不去

語類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兮卻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著落乃好

慶源輔氏曰先生又嘗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遠望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

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

安成劉氏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采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而不動於邪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永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情性之正發見於一端者參之關雎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見其情性全體也又按羑里先儒以其地在相州鄴都因羑水得名昔紂信崇侯虎之譖囚文王於此文王因作拘幽操

衍義此詩重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

念之情首章言懷人者敘其始也只動了一箇嗟我懷人念頭便把卷耳都不采便去登高以望而酌酒又不能解又不勝其憂歎總見懷之不已而為之極其形容耳謂之託言者意欲如此而事不如此也通詩以嗟我懷人句為主下皆承此說去末章吁字與首章嗟字相照　方山云要看詩柄思念二字非惟采物登高是託言并飲酒亦是託言耳總歸重思念君子上

指南首章言其動念之際下三章屢欲遂其情而未得皆託言以見意之辭而后妃貞靜專一之心亦可見矣　鍾伯敬曰此詩妙在論全篇章章不斷論一章句句不斷虛象實境其法甚妙

南有樛木句**葛藟纍之**句纍韻**樂只君子**句**福履綏之**句綏韻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

毛傳木下曲曰樛履祿綏安也

鄭箋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

孔疏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

按毛云南土鄭因云南土荆揚之域太遠故朱傳易之以南山樂只君子言君子可樂鄭云衆妾以禮樂樂其君子君子指文王俱未確

大全本草注曰藟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五月開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即詩云藟也此藤大者盤薄又名千歲藟

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故可以君子目之　問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某注詩傳蓋皆推尋其脈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泥著

慶源輔氏曰此詩雖是興體然亦兼比意與關雎同故鄭氏以為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故衆妾得上附而事之也

通解說文纍綴得理也綴則有繫意綏則車中靶執綏則有安意樛樂二字相叶最切據詩緝而融會之山木喬竦而直上則物類不得附而與升君子嫉妒

而可畏則茀祿不得康而備饗反是則協矣藟葛類
則履乃福類也百順之謂福天之所助也以眷命言
萬鍾之謂祿人之所受也以饗用言祿履考祥辨上
下之等而投祿故不曰祿而曰履也（訓綏字履字失之鑿）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
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祿綏之矣
正解注中嫉妒二字有別嫉以德妒以色言
說約樛木與福履不與衆妾此最易雜易混　劉上
玉曰詠樂只處見其稱詠福履處見其願說詩者之
辭不宜貼在詩人口中卽逮下等字亦以意渾之更

高沾沾在口非盛世風也
通解樂只君子猶言豈弟君子德自其逮於人者言
惠及閨門恩覃宮闈在公之澤逮下之仁是也綏自
其安於己者言百順之備茀祿爾康申錫之休保定
孔固是也纍字與綏字相應
指南樛木下曲以引葛藟后妃逮下以迎福履葛藟
一類而非一物媵妾一體而非一人皆興意也　樂
只指德言之德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是也遐要說
得渾融
按說約云不與衆妾是詩旨指南是新說亦可用蓋

不說逮下則與樛字意不相紹也　后妃嫉妒則衆
妾畏之恩逮下則衆妾樂之時講或云后妃以存樂
只爲心非也
講凡人有德者必有福如我君子非耶彼南山之上
有樛木焉本無心於葛藟也而下垂之勢若有以引
之則葛藟自纍而繫之矣況我樂只之君子和易性
成本無心於福履也而下逮之德則福履自綏而安
之矣蓋卑順受益自然相因夫豈有或爽者哉

南有樛木句**葛藟荒之**句荒韻**樂只君子**句**福履將之**句將韻

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毛傳荒奄也
鄭箋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東萊呂氏曰荒芘覆也
疏義奄卽掩字
通解葛藟之性附木必出木杪故能庇覆也扶助卽
陰騭默相之意
講南有樛木其勢下曲則葛藟奄其上而荒之矣况
我樂只君子其德下逮則福履扶助其身而將之矣
夫非自然而致者耶

南有樛木句**葛藟縈之**句縈韻**樂只君子**句**福履成之**句成韻

興也縈旋成就也

講南有樛木其勢下曲則葛藟旋繞以徧而縈之矣况樂只之君子其德下逮則福履全就無缺而成之矣夫非自然而致者耶

樛木三章章四句

小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朱子曰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慶源輔氏曰曰纍曰荒曰縈曰綏曰將曰成亦皆有淺深纍繫也荒則奄之也縈旋則奄之周也綏安也將則扶助之也成則有終久之意其美夫人也無夸

辭其禱夫人也無侈說此又可見衆妾性情之正也說約三章字義本有次序而無淺深然大段以稱願不已爲義也黄才伯曰稱者稱其所已然德也願者願其所未然福也亦分明

正解三章須平看總是興其德之盛而願其福之隆也綏將成字義雖有分別而興意略無淺深不過層疊詠歌以見稱願無已之情耳以樂只句作主　樛木下垂以引葛藟后妃逮下以凝福履此各章興意也纍是繫於其上荒是奄庇之縈是奄之周也綏有保定孔固意與維繫相似將有陰助默佑意與奄庇相似成則萬福皆來湊合有純全盛大意與縈旋相似詩人下字各有意義

按樛木下垂使葛藟得以攀援是逮下之意故以爲興纍之繫於上也荒之罩之罨也縈之纏之固也綏是享福祿而得其安將是福祿有助而日增成是福祿永終而無缺字義相配依輔氏說淺深自佳時講謂興意無淺深是以體製言不可因之忽於淺深次第不見古人文字之妙也

螽斯羽句詵詵兮句詵韻宜爾子孫句振振兮句振韻

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

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

毛傳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　振振仁厚也

鄭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　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妒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孔疏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　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蜇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卽舂黍蝗

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
黑其股似瑇瑁叉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
步是也
按詵詵不當卽言生子且就螽斯說下方援子孫爲
是振振就螽斯說說不得仁厚只說得盛故朱子不
用毛鄭之說
問螽卽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朱子
曰詩中固有以斯爲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
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
也

永嘉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
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說約爾雅釋螽本文但云蛗螽草螽蜇螽蠜螽土螽
無螽斯斯螽之名則亦疑螽固總稱而斯爲語辭也
小注又云蜇螽之蜇音斯故邢疏遂云蜇螽周南作
螽斯七月作斯螽此頗一確據釋文引郭璞云蝗集
害稼詵爲巨災以況后妃擬非其倫曰和曰德又烏
足受之也然則螽斯自螽斯蝗亦自蝗不相牽混
歐陽本義云蜇螽多子之蟲也大率蟲子皆多詩人
偶取其一以爲比爾高甚子由云八十一子陸佃云

百子於集傳無定說　纂序按文王百斯男太姒生
者十講意云兼嫡庶說
集解說約云子孫須兼嫡庶說此亦誤認子孫屬后
妃不知子孫仍屬螽斯也只渾還之爲妥
衍義螽斯羽蟲故稱羽勿作翅說本文宜字最重蓋
凡物羣則爭爭則相呑相噬而生息必少惟螽斯羣
處和集故宜子孫之多也子孫指螽斯之子孫以己
然者言非祝願也子孫兼嫡庶說后妃逮下之德便
是詵詵本支之蕃便是振振　宜爾不主一人亦不
主一時衆妾之子孫皆后妃之子孫千億之子孫皆

后妃今日之子孫也
按羽字輕帶正意不在羽一說卵翼之道全在羽故
以羽言失之鑿　子孫衆多以已然者爲正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
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
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朱子曰比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之句便是說那人
了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說更不用說
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又曰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
衆多子孫振振都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

之子孫也

按與比之說注疏不明如此章舊以爲興則宜爾字與上不聯朱子通作螽斯說全章不露正意方是比體

講天下惟和氣可以致祥不觀之物乎彼螽斯羽蟲其羣處也詵詵兮和而無相害如此宜乎子孫衆多而振振兮其盛也夫豈倖致者哉

螽斯羽句薨薨兮句薨韻宜爾子孫句繩繩兮句繩韻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

按毛傳以繩繩爲戒愼不合

集解繩繩注訓不絕言如繩之連延不絕也

講螽斯羽其羣飛也薨薨兮和見於聲如此宜乎爾之子孫繩繩兮而相生不絕也豈偶然哉

螽斯羽句揖揖兮句揖韻宜爾子孫句蟄蟄兮句蟄韻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集解蟄蟄言如蟲之蟄伏藏蟄聚也　又按詵詵薨薨揖揖皆羣聚意非和字正解也然和意卽見於詵詵薨薨揖揖內

講螽斯羽其羣聚也揖揖兮和見於形如此宜乎爾之子孫蟄蟄兮斂伏甚多也豈偶然哉是則衆妾之稱美后妃者至矣孰非文王身修家齊之效耶

螽斯三章章四句

小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朱子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南軒張氏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妒忌而已故繼樛木之後

考索曰螽斯蝗蟲之類耳而乃取之以喻后妃疑若

不倫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雎鳩亦取其德之合也

安成劉氏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此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也

豐城朱氏曰樛木后妃不妒忌而衆妾有祝願之誠螽斯后妃不妒忌而衆妾美其子孫有衆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嫉妒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

麼流衍福履之綏子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華谷嚴氏曰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然但言宜其如此初不明言其所以然而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爲何風人大都意在言外
通解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福比意重在宜爾見其非出於倖也
衍義此詩三章一意無淺深都就螽斯上看重一和字詵詵固是和薨薨是和聞於聲揖揖是和見於形也凡詩比體本文卽是正意如此章說螽斯卽是說后妃若正說后妃便是說詩者口氣須講完方補正

意
指南此詩三章一意總是屢託喻后妃有逮下之德宜其有昌後之福也通詩都就螽斯上看重一和字始言詵詵次言薨薨終言揖揖蓋集而飛飛而聚此羽蟲之性亦詩人立言之序
按詵詵始見其和集薨薨繼而觀其飛揖揖繼而觀其復聚振振始而見其盛繩繩繼而延之久蟄蟄見其久而益聚次第大意如此

詩經詳說卷二終

詩經詳說卷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周南

桃之夭夭句**灼灼其華**句華韻**之子于歸**句**宜其室家**句家韻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毛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　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

鄭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　一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孔疏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
按毛鄭宜室家只就年時上說意淺不如推開說一家和順　興者因桃夭起興而孔疏以桃比女亦非正意
大全公羊傳注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

故謂嫁曰歸

華谷嚴氏曰夭夭以桃言指桃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華也

讀詩記宜室盡妻道宜家盡婦道也夫婦和諧而閨門無反目尊卑允協而家庭無閒言方謂之宜

集解灼火光也桃華紅豔望之如火故曰灼灼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通解以正以時卽此便見其賢注所謂賢正本此二句或以賢涉下宜家非矣或謂賢在於被化不在以

正以時不知以正以時正由被化而後爾也且被化二字只就後人言若以此說詩恐礙總旨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也下詩放此

衍義承父母之命是男女以正也際桃夭之會是婚姻以時也紂之時未必以正以時故以此爲賢也賢字在于歸下補出而宜其室家就後日說觀注知字便見蓋惟今日有是賢則知後日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宜室家者爲人婦而盡婦道如無非無儀之類爲人妻而盡妻道如必敬必戒之類　此以木少則華盛興女賢則家和也桃之爲木多華然五年則老老則華減故以木少華盛爲言夭夭以桃言灼灼以華言此時華未有實葉未必蓁特因華而一時推言如此

說約已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

講婚姻之道貴正與時如之子可美也彼桃木之少夭夭然生以其時則灼灼然其華之盛矣況我之子之少守正于歸嫁以其時賢如此也不有以宜其室家乎吾知宜其室則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也宜其家則克孝克慈不違老幼也皆有必閑於婦道者矣

桃之夭夭句**有蕡其實**句實韻**之子于歸**句**宜其家室**句室韻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毛傳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家室猶室家也

按毛以實比婦德非興意然亦有理

集解蕡麻子也麻子最多故以形桃實之盛

講桃之夭夭則有蕡然其實之盛矣況之子乘此時而于歸也不有以宜其家室乎

桃之夭夭句**其葉蓁蓁**句蓁韻**之子于歸**句**宜其家人**句人韻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毛傳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　一家之
人盡以爲宜
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爾
東萊呂氏曰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也旣詠其華
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
指南宜家人是一家之人皆有以得其歡心是也
按桃方華時葉不盛及有實後盛故詩之序如此
講桃之夭夭則其葉蓁蓁然而盛矣況之子乘此時
而于歸也不有以宜其家人乎蓋因其往嫁之時知
其已嫁之善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乎

桃夭三章章四句
小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
時國無鰥民也
朱子曰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
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
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爲后妃之所致旣
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爲不妒忌之
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疏矣
豐城朱氏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
非勉强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

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
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傚而應於下
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
以觀感應之機矣
指南鍾伯敬曰三宜字妙只是停當相安意女子無
非無儀便是停當若求加焉則失之矣
衍義三章只一時事無淺深總是與女子有行而知
其必能執婦道也女子之賢大概統論女德本被化
而成但此意在言外詩柄見字知字必字皆有意宜
玩之　女子之賢何由而知卽以正以時上想見其

賢而又卽以其賢決其宜室家賢是已然事宜是未
然事玩注必字乃豫定之詞非豫期之詞
按朱傳言被文王之化極正大而后妃之化在其中
若專承后妃不妒忌覺偏此朱子之識逴勝先儒處
肅肅兔罝句**椓之丁丁**句丁韻**赳赳武夫**句**公侯干城**句城韻
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
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
毛傳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　赳赳
武貌干扞也
鄭箋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

也　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
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
折衝禦難於未然
孔疏釋器云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
捕之也釋宮云橛謂之杙李巡云杙謂橜也此丁丁
連椓之故知椓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
干城者公侯自以爲扞城言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
盾爲防守如城然
按毛說肅肅敬也以人言朱子云整飭貌以兔罝言
依文義肅肅與兔罝連不得作恭敬之人說

東陽許氏曰繫橛於地中張罝其上也
集解丁丁有堅確不移意與干城隱照
正解肅肅二字可玩卽兔罝細事而備綜理之計袴
整飭之能則其人之大略可視矣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
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
盛因可見矣
朱子曰聞椓杙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爲干城者也
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才衆多矣此詩
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
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　問兔罝詩
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爲興然
亦是興之賦也
安成劉氏曰此賦其事以起興也
通解才就干城好仇腹心言不可以肅肅赳赳爲才
赳赳是武勇形狀無文藻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非
美之也觀注雖字可見美之通在下句
講義此章用肅肅赳赳相呼應耳實無取義不宜把
赳赳句緊黏上一句說云彼爲此者亦赳赳之武夫
耳如此則類賦體矣首二句虛說方見是興赳赳亦

不作椓杙時動作武勇說須丟開上二句況此赳赳
云云干城但言才可爲此非謂他日必爲公侯之干
城也公侯勿直指文王只渾說便是
衍義丁丁爲內外相應之聲干城爲內外相衛之象
是此章興意　干城是借捍外衛內以發其才之可
用初不以用武言只如一賢人勝於十萬師之謂隱
然甲兵之富故曰干屹然金湯之固故曰城
講人才難得自古爲然而今日所見則有獨盛者如
設罝所以待兔彼肅肅然之兔罝其椓杙以張之也
則丁丁而有聲矣況此赳赳然之武夫其狀甚勇而

其才可用外以備折衝內以資保障豈不足爲公侯之干城乎是眞可美也

肅肅兔罝句**施于中逵**句逵韻**赳赳武夫**句**公侯好仇**句仇韻

與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毛傳逵九達之道

孔疏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郭氏云歧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安成劉氏曰中逵謂九逵之道中也

衍義中逵爲在在可通之路好仇爲在在可匹之能是此章與意中逵兔所往來之區施罝於此亦見取物之方略

正解好仇者見公侯有此才武夫亦有此才明良相配也卽有是君有是臣之謂

說約魯詩世學逵仇皆叶音奇

按只叶仇音奇可也　又按陸氏云施如字則是設于此地與施于中谷之施不同讀異者非

講非特此而已也彼肅肅之兔罝則施于逵之中矣况此赳赳之武夫其才可用豈不爲公侯之好仇乎禦侮以安社稷撥亂以定國家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也君明臣良上下匹休不又可美乎

肅肅兔罝句**施于中林**句林韻**赳赳武夫**句**公侯腹心**句心韻

與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毛傳中林林中　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

鄭箋此兔罝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

孔疏毛以爲兔罝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爲此兔罝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

按毛鄭二說總不如同心同德之解言其人卽爲公侯之腹心倚任無二也

東萊呂氏曰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詞浸重亦歎

美無已之意也
通解好仇腹心俱以禦侮撥亂武勇之德講不嫌似
干城貼武夫也講腹心又云公侯此心此德武夫亦
此心此德不嫌似好仇蓋好仇承干城而進言之腹
心承好仇而進言之也
集解公侯勿忽過蓋公侯是何等様人而兎罝武夫
足爲其倚重且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等様
才　腹心向有切以服事殷講者終太著迹集注只
渾言同心同德最合
衍義腹心不是可膺心膂之寄亦不止於謨謀相合

意見相同而已言與公侯精神相通乃腹心也此說
最妙昆湖云腹心而謂之才者蓋心是才蘊於內而
爲體才是心發於外而爲用腹心亦才也
講又非特此而已也彼肅肅之兎罝則施于林之中
矣況此赳赳之武夫其才可用豈不爲公侯之腹心
乎本武勇以致治公侯此心此德武夫亦此心此德
也志同道合形骸罔覺不益可美乎噫孰非公侯之
作人以有此也
兎罝三章章四句
小序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
朱子曰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
者得之
按后妃化武夫似不倫故朱傳以爲文王德化
集解此詩自是美賢才之衆多但當時之人各安職
分非有容心詩人則從旁窺之而知其才可用耳只
平平敘述而棫樸作人之氣象自見
正解通章是以施罝不一其處與干城好仇腹心不
可一端窺測一節深似一節曰干城特公侯之衞耳
曰好仇便與公侯對曰腹心遂與公侯一矣總是卽

其事以興其才之備言此人之才有如此之可用非
謂他日必爲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也
指南干城是借字面言其才也言外可以靖邊疆內
可以培國脈意然此但言其有干城之能耳未必可
同於公侯也曰好仇則才與公侯同矣此但言其設
施於外同也未必其心之同也曰腹心則精神相通
矣末繳在野如此在朝可知意
按興體以一物興一物此詩上下相聯竟可作賦而
朱子以爲興須要分析清楚　大意只是其罝隨地
而可施興其才隨用而皆當若必以干城帖丁丁好

仇貼中逵腹心帖中林恐失之鑿　或謂丁丁堅實
之聲故興干城中逵有人之地故興好仇中林深密
之地故興腹心亦曲爲之說備之

采采芣苢句薄言采之句采韻采采芣苢句薄言有之句有韻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路旁采始求之也有
旣得之也

毛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宜懷妊
焉薄辭也采取也　有藏之也

孔疏芣苢馬舃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
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璣疏云馬舃一名

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迹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
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
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
出於西戎王基駮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
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
芣苢爲馬舃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妊者卽陸
璣疏云所治難產是也

程子曰薄言發語詞

集解薄猶少略也薄言者原非有心聊采此以寄情
耳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
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正解此章乃始求而旣得之詞求其所生之處曰采
得其所生之處曰有

集解注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另作相樂語無事自
和平上生來非無女工之謂

衍義采采非一采也亦不必滯有之者不過見之於
道旁而已非是實采也下二章方是采之時事

說約采字叶有與關雎叶友同切字彙詩關雎芣苢
蒹葭小宛用此韻者四楚詞懷沙用此韻者一非苟

叶也

慶源輔氏曰陸璣以爲治難產而先生獨取之者蓋
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爲宜懷妊者
亦只是陸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子也

按首章以求其地得其地爲是毛傳以有爲藏太早
些

講物類以時而榮人情因物而適維彼芣苢不有可
采者耶采采芣苢則薄言采之而求其所生之處焉
采采芣苢則薄言有之而得其所生之處焉

采采芣苢句薄言掇之句掇韻采采芣苢句薄言捋之句捋韻

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正解此章是正采而拾取其子之時拾其穗之在地者曰掇取其子之在穗者曰捋

說約拾是其穗然用在子也卽前章采采有之已指此勿誤但治產難意著相不可用只要見此時氣象

講采采芣苢子在穗也薄言掇之以拾其穗焉采采芣苢穗有子也薄言捋之以取其子焉

采采芣苢句薄言袺之句袺韻采采芣苢句薄言襭之句襭韻

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閒也

毛傳袺執衽也扱衽曰襭

孔疏釋器云執衽謂之袺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襭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袺謂手執之而不扱襭則扱於帶中矣

安成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襭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

正解此章是既采而攜以歸之詞捋之多則一掬難容故袺而貯之衽貯之久則手執爲勞故襭而插之帶閒也蓋將攜歸之時不宜再言便於采摘意

集解袺之襭之皆非有意初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

取何以攜歸隨其采之多而處置之耳

講采采芣苢捋之旣多非手所能掬也薄言袺之貯之於衣而執其襟焉采采芣苢貯之既久非手所能執也薄言襭之而扱其襟於腰帶閒焉隨意而獲因事而宜眞相與共遂矣乎

芣苢三章章四句

小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按不當專言后妃有子亦不宜明露

慶源輔氏曰薄猶少略也雖薄言采之而采之之多以至於袺與襭焉其形於歌詠意簡而辭複如此則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旣得之辭曰掇曰捋則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辭曰袺曰襭則旣采而攜以歸之辭

通解嚴氏曰此詩無形容譬喩之詞讀之自見樂意矣吳氏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露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文字之妙見此則知相與賦采芣苢便是相樂不必逐句襯帖相樂語亦不可用幸生盛世家室和平等句蓋皞皞王民婦人安知有文王之化哉

正解全詩總是采物而歷敘其事之始終也雖無淺深而語有次第首章言求物之事次章言取物之事

末章言財物之事注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分兩層看家室二句是推采芣苢之由化行俗美又是推家室和平之由皆朱子說詩之意詩人口中極閒極冷自讀詩者見以爲此化行俗美家室和平之所致也若硬將此添解入詩人口中則失之矣須摹寫優游自得有一段泰平無事光景便是相樂意若說得景致佳麗與陌上浪游者何別

南有喬木句不可休息句休韻漢有游女句不可求思句求韻漢之廣矣句廣韻不可泳思句泳韻江之永矣句永韻不可方思句方韻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

毛傳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　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

鄭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　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

陸氏曰泭芳于反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䈟䈟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栰也郭璞云水中䈟筏也又云木曰䈟竹曰筏小筏曰泭

孔疏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字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　潛行爲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爲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是也　木所以庇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是

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此言游女尙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桴以求濟以與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

按下四句詠歎語與上不可求是一意孔於下四句添出皆字一層非正意

安成劉氏曰集傳旣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

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隨王誕爲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曰永謂沿泝也衍義廣闊也以截流橫渡言廣則桴或可渡泳則不可也永長也以順流上下言長則舟或可行方則不可也

按息作思爲是休字是韻下宜用虛字不宜用實字

漢言廣江言永大槪之辭漢非不永江非不廣細分則沾滯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

華谷嚴氏曰喬竦之木不可休與高潔之女不可求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此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暴慢之意不作

安成劉氏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與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與與比者其文意亦皆放此章云

慶源輔氏曰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游亦非禮也故先生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游甚當

詩人必以游女爲言者出游之女猶如此況於閨閫之內乎自豐鎬而南卽今與元府京西河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情性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

說約上四句斷以休求爲韻下四句以廣泳永方爲韻　魯詩世學云詩人見女之端潔不可求故美之非眞有求之之意也省卻多少周旋　桃夭兎罝芣苢化及於國矣不詳其地江漢汝墳則詳其地矣故曰自近而遠然是遠之近處故又曰先及先被也

集解不可求言女之端潔不可求非詩人眞求之而

知其不可也不可泳不可方亦緊靠著漢廣江永不爲泳之方之者說蓋望女而知其不可求望江漢而自然不可方泳非待試而後知也　末四句詠歎得妙亦是因游女在漢上遂觸景相況耳最㠯補出正意

正解上竦無枝之木不可休端莊靜一之女不可求故以爲興不可求卽是言其德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使人望而知敬蓋有感於可求者而深歎此女之賢故曰非復前日之可求也若謂昔可求而今不可求則謬矣此章游女與下章之子內要入端莊靜一意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性情言比意見游女裕德於靜深卽漢之廣而江之永也吾人觀德於游女卽漢之不可泳而江之不可方也蓋以非泳之而後知其不可也望之而知是不可泳者也非方之而後知其不可也望之而知是不可方者也　把江漢廣永來形容分明見江漢以濯之則清流比潔天塹莫踰與隨波逐流者大相懸絕故曰不可泳不可方此是箇人中喬木女中翹楚故下文以此起興

講習俗易以移人德化難於女子今有不然者木下

蠕則陰廣而上竦則陰少彼南有喬竦之木陰不下及不可以休息矣況此江漢之閒有出游之女端莊靜一儼然在望豈可以妄求之乎試觀夫漢乎漢水之廣矣欲橫渡之不可得而泳思試觀夫江乎江流之永矣欲沿泝之不可得而方思豈復前日之可比哉

翹翹錯薪句**言刈其楚**句楚韻**之子于歸**句**言秣其馬**句馬韻**漢之廣矣**句廣韻**不可泳思**泳韻**江之永矣**句永韻**不可方思**句方韻

與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

游女也秣飼也

毛傳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

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　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

孔疏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爲薪貌　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

以興貞潔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

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廬陵歐陽氏曰旣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也又陳其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人深也

慶源輔氏曰悅之至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悅之不敬則便放佚矣

纂序按麟士云之子于歸似言歸于我故下文以不可求意詠歎之若秣馬作從旁效其殷勤愈無謂而可厭亦是一見但詩以寓意爲情耳不必認著仍舊作從旁秣馬亦妙況柄中出游之女人望見之明係從旁詠歎也

集解之子于歸二句有作歸于我而爲之秣其馬者有作于歸時從旁秣馬爲之效其殷勤者愚意總不必拘蓋詩言秣非眞欲秣之猶之言刈非眞欲刈之也著眼兩言字詩意便活

衍義楚是錯薪之尤翹者刈之是不欲以楚雜於薪也于歸此未然而冀望之辭秣馬非欲覩其人亦非欲親其德只是慕其不可求之德而苦於親就之無由惟于歸有馬可秣故願爲之役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爲之執鞭意其實亦是託言漢之廣矣四句詠其不可求正以見己願爲秣馬之意也指南錯薪之楚而得刈之子之馬而得秣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相呼爲與其言之子于歸者乃是當其未反而冀望之詞

正解此二章卽上不可求意而反復歎之也錯薪之

楚與蔞我所欲刈之子之馬與駒我所欲秣此興意也　上四句要帖悅之至漢廣四句詠歎無已要帖敬之深較上更進一層

按于歸不可作歸已詞作從旁說是　愚見此歸字非謂嫁言其游而將歸爲之秣馬冀其少留備一說

講游女之賢如此吾人好德之情豈容已耶彼翹翹錯薪有楚生焉則言刈其楚矣況此之子若順時以于歸也乘有馬焉我則爲之秣其馬蓋其賢可愛雖賤役亦所不辭耳彼漢水之廣矣不可得而泳思江水之永矣不可得而方思游女可易視哉

翹翹錯薪句言刈其蔞句蔞韻之子于歸句言秣其駒句駒韻漢之廣矣句廣韻不可泳思句泳韻江之永矣句永韻不可方思句方韻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毛傳蔞草中之翹翹然　五尺以上曰駒

孔疏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庾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

按蔞俗名蔞蒿只可作薪因其高故云翹　六尺曰馬五尺曰駒大概之詞　馬可駕者秣之駒是隨車者並駒亦秣尤見用意之厚亦微有別

講翹翹錯薪有蔞生焉則言刈其蔞矣況此之子于歸乘有駒焉我則爲之秣其駒彼漢之廣矣不可得而泳思江之永矣不可得而方思游女豈易視哉

漢廣三章章八句

小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鄭箋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孔疏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爲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爲遠

近積漸之義

朱子曰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爲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思地拘不得又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耳

慶源輔氏曰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敬慕有不能自己之意也

豐城朱氏曰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集解此詩以不可求思句爲主漢廣四句雖是比其不可求然已包有敬悅意下二章則又反覆申詠之耳時說有以首章喻游女無可求之道下二章喻在己有敬悅之誠者大非是

衍義此詩三章一意只是反覆詠歎其不可求之意上四句興者興其不可求也下四句比者比其不可求也既興而又比是反覆詠歎之也敬悅二字不是詩人語乃朱子從詩詞玩味推出的不可作詩人口氣形容之只宜用在緣末爲妥

遵彼汝墳句**伐其條枚**句枚韻**未見君子**句**惄如調飢**句飢韻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

毛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

鄭箋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　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

孔疏釋水云汝爲濆傳曰濆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

水之側厓岸大防也　枝曰條幹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爲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幹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　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惄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爲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爲文故傳以爲飢意小弁云惄焉如擣無飢事故箋直訓爲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

側伐其條枚枚幹之薪以爲己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閔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己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惄然如朝飢之思食也

按鄭云君子處勤勞之職竟似比體不可用　調毛訓朝今不從

程子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

〇華谷嚴氏曰親伐薪則庶人之妻

廬陵羅氏曰惄本訓思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傳言飢意而非飢狀釋文曰調又作輖廣韻注曰輖重載也

說約調訓重則調飢是言飢之甚也然不可忘如字

此章追賦與葛覃首章同

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通解首二句只是道其時節如此不可作自敘其采薪之勞

指南此並下章各首二句是紀其時采條枚條肄言其時之異也未見君子入供役意既見君子入畢役意惄如句總是形容其思望之情如飢之甚□思食

而不得食也非眞爲飢而言也講調飢處須含下遐棄意講遐棄處須反上調飢意方是追賦之體方見憂喜之情

正解首二句是追賦去年事不可作自敘其采薪之勞蓋感時而興慨也此時而未見君子蓋猶供役也

按朱傳惄飢意也是虛字猶云惄然如調飢也纂序講中云惄然以思是用鄭說與朱傳異故不用之

講此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而追賦之曰人情甚樂乎相聚而無樂乎相暌也故自合而離者其情憂自離而合者其情適我於君子之歸固喜之至矣而

豈能忘情於昔耶彼汝墳之地條枚生焉我嘗往歲嘗遵汝水之旁伐其枝之條伐其榦之枚蓋往年矣彼一時也君子未歸有以重吾睽違之感而思望之切殆惄然如飢之重而不能堪也吾於斯時嘗憂其遐棄我矣豈知其有今日之樂乎

遵彼汝墳句 **伐其條肄**句 肄韻 **既見君子**句 **不我遐棄**句 棄韻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

毛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

鄭箋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

孔疏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眾矣　言不遠棄我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已不復得見爲遠棄我今不死亡已得見之爲不遠棄我也

衍義遐棄不是恐君子二三其德而棄我也蓋恐君子有疾病死亡之憂耳既歸則無復慮此矣

按行役本是遠不以遠而違棄復得歡聚也

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正解伐條肄是今年事孔疏肄餘也如今蘖生者往年之所伐條枚盡而此木之生意亦盡矣會日月之幾何而木之由芽而苗由苗而肄者而今又堪伐矣此時忽見君子正是畢役之期遐棄非忘我實多之意作拋撇語也照下王室如燬塡有旦夕難保相見無期之慮疾病之侵王法之罹爲室家者能勿時時擾念哉末要挽上調飢意

講遵彼汝墳之上伐其成枝之條又伐其復生之肄焉則踰年矣此一時也君子既歸而我既見止安樂聚處幸其不遐棄我也調飢之思不以慰耶

魴魚赬尾句 尾韻 **王室如燬**句 燬韻 **雖則如燬**句 燬韻 **父母孔邇**句 邇韻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

毛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

鄭箋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　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

孔疏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

予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卽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

按箋疏之說恐其逃避累及父母不如朱傳歸美文王爲正大也傳末所引之說本此

山陰陸氏曰魴青鯿細鱗縮頭闊腹其廣方其厚褊故曰魴亦曰鯿魴方也鯿褊也

藍田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

華谷嚴氏曰水淺魚掉尾多則血流注尾故赤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詒其憂亦通

南軒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尙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爲至乎

安成劉氏曰婦人之伐枚伐肄則別其夫之久矣惄如調飢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宜有怨上之意相見於深思之餘宜有情昵之私今乃有親上之語以相慰則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其無情昵之私言則又可見文王風化之美也

說約集傳汝之勞既如此如此二字包魴魚赬尾一句

纂序此止首句似當截然注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語意緊相連則仍兩句一連也

合訂首句赬尾之喻莫有一見愕然形容大異昔時者如燬亦卽就首句見言其形容憔悴由王室之重役銷鑠之也孔邇承父母說但不可露文王字面蓋汝旁此時但知有西伯文王則歿後追稱耳

正解首二句是憫其勞下是勉之使忘其勞也君子往役二年而歸夫婦相見覺其容色已大異於前故以魚勞尾赤比其形容憔悴王室如燬言征役未已只就上句見得雖則句輕不過起下文耳父母以文

王之德澤言只以父母遑他勿露文王事孔邇就父母上見文王於民飢寒疾苦無不體恤民之仰之瞻依可親猶如膝下一般故曰孔邇非以地言也以父母之命供如燬之役雖有頳尾之勞亦可爲父母忘之矣

按行役經年始歸則勞甚矣此魴魚之所以頳尾也由於王室酷烈如火之焚所致二句寫其有難堪之狀下轉云雖則如燬而西伯行仁相去不遠賴其撫卹如雨露之沾濡二句幸其有更生之機於憫惜之中寓慰藉之意婦人口中出此以一例餘正是有二

歸心實據不可忽過朱傳云文王之德如父母可以忘勞只當以此爲正講以父母之命供役是進一層意　王室如燬作頳尾之故說似捷因集傳云方酷烈而未已故講家作後來勞不息說從之

講夫喜歸固我之情而從征實君子之義彼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我君子勤苦王事其勞既已如此而王室之政酷烈日甚方如燬而未已勞亦安能息乎然王室雖則如燬而未已而父母在望則甚邇而可依焉此之供役亦可以爲德忘勞矣君子其勉之哉

汝墳三章章四句

小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孔疏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閔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閔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

臨川王氏曰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

慶源輔氏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思望之情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喜幸之意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慰勉之詞也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且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而汝墳之民尚以文王之命服紂之役則文王之德孚於人心者可見矣不惟此也至於婦人亦知以文王爲父母而勉其君子以尊君親上之意則文王之化爲不可及矣

豐城朱氏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可也曰漢廣汝墳之閒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

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慤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爲哉

正解此詩總是追賦之詞作於君子旣歸之後首章是追言未見而思望之情至次章是述其旣見而喜幸之意深末章是閔其勞而勸以義而慰勉之詞正

雖以不我遐棄句作主而精神全在父母孔邇上蓋悲歡離合人之常情也惟於久別之後而絶無怨上之言反以忠義相慰所以爲難

按今汝水在汝州地方紂都衛相去不過五百里文王居豐岐去汝可千里紂雖無道其時威令尙行汝旁諸侯豈有不奉紂之命而枉道千里取文王之命而後供役於理有礙緣舊說地方不確朱子生於南方誤從舊說而以汝爲近於豐岐故有以文王之命供役之說論道理極正大而按之事實不無可疑

麟之趾句趾韻 振振公子句子韻 于嗟麟兮句

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

毛傳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　于嗟歎辭

鄭箋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

陸氏曰麟瑞獸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麒麟至

孔疏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爲獸屬信而應禮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

言公子信厚似於麟獸也卽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

說約二南三振振凡三解各因詩爲義也

按末句詠歎不入韻

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

副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然則下文于嗟

麟兮爲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

慶源輔氏曰振振毛傳以爲信厚然詩內初無信意故先生以爲仁厚麟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有仁厚意也文王身脩家齊后妃又有賢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爲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爲有王者之道也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爲興

疏義以物爲瑞不若以人爲瑞

通說振振卽所謂化於善也

衍義首章以麟趾與公子注麟性仁厚與文王后妃之性仁厚此不過推原公子以下仁厚所由來是上

一層意正意只重麟趾定角仁厚與子孫宗族仁厚耳講公子句不必說文王后妃蓋當時未有王后妃之稱只說仁厚之化得之家庭便是慈惠溫柔而殘忍不形仁也含宏廣大而刻薄不作厚也吁嗟麟兮直指公子說是歎其爲麟也非擬其同於麟也此句且勿說與王意只云周室昌大之祥可也當時文王以服事殷詩人雖美公子爲瑞豈忍便以興王言之此等處當有斟酌

講化莫先於家瑞莫大於德彼麟以仁厚爲性者也故其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亦仁厚焉況我公以仁厚爲德者也故公子化之寬裕溫柔易直子諒亦振振其仁厚焉夫麟仁獸也瑞獸也今公子仁厚培養一代元氣周室昌大之祥盡在是矣吁嗟乎其卽麟兮而何必形之拘哉

麟之定句定韻**振振公姓**句姓韻**于嗟麟兮**句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

毛傳定題也

孔疏定題也釋言文郭璞曰謂額也傳或作顚釋畜云的顙白顚顚亦額也故因此而誤定本作題

按傳疏以公姓爲同姓與下公族無分不如以姓爲孫

詩記古者有姓有氏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此公姓訓公孫亦謂孫傳姓者也禮言子姓兄弟與此意同

講麟不惟趾也言其定不抵物亦仁厚焉況我公仁厚而公姓化之亦振振仁厚焉于嗟乎公姓其卽麟兮以嗣守宗祏爲累世之祥哉

麟之角句角韻**振振公族**句族韻**于嗟麟兮**句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

之親

毛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

鄭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孔疏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示其德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謂此麟也

安成劉氏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圉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圉服盡也

不必拘定同高祖

說約集傳角叶族今依字彙云毛詩古音攷角本音錄說文彖獸角也漢角里先生字形悉同後讀角爲各以角爲錄是失古音又改字形矣因以此詩及行露章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則角音錄者亦不必云叶但晦翁或又有據不敢辨也　此篇章止三句然惟上句有韻末句帶說

講麟不惟定也言其角端有肉可以觸而不觸亦仁厚焉況我公仁厚而公族化之無不振振仁厚焉于嗟乎公族其卽麟兮以夾輔周室爲治世之祥哉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小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鄭箋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尙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孔疏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爲有關雎而應之太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爲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爲示法耳　三章皆以麟爲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

按序言衰世之公子非也不如就文王后妃說方與關雎應

華谷嚴氏曰應效驗也公子生長富貴宜其驕淫輕佻也今乃仁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子猶仁厚則他人可知

南軒張氏曰麟出於上古之時蓋極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減於極治之日故詩人歌之以爲是乃麟也周公取之以爲關雎之應

朱子曰小序之時二字可删

慶源輔氏曰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

疊山謝氏曰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閒皆仁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

集解此詩歎美周家子孫宗族之仁而注歸美於文

王后妃者蓋本其所自也吁嗟麟兮雖是卽子孫宗族而贊美之要亦無非爲公慶耳　各章首句有之字則麟字重次句要看公字

正解全詩含子孫宗族說以親疏爲次第也振振二字是通篇之骨麟惟仁故足不踶額不抵角不觸無一體之不仁公惟仁故一傳而公子再傳而公姓又旁及於公族無一人之不仁吁嗟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爲麟要其所爲麟亦只如後世詠天上麒麟之類文王方服事殷作詩者豈如後人稱說符命遂以與王朔之此處須說得渾融　次句公子要著眼然只是說得公字便了若公下又找后妃便是畫蛇添足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兎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

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慶源輔氏曰張子謂今之言詩者字爲之訓句爲之釋未有全得一篇之意者而先生爲詩非止全得一篇之意者至於此論則又全得周公集此二南之旨句句有事實意味可玩無一毫穿鑿牽合之私熟讀之自見與大學中庸二解同功是豈拘於序說者所能及哉

安成劉氏曰已上十一篇詩原其所以作皆本於文

王之身蓋關雎至螽斯五篇則刑于寡妻之效也桃夭以下六篇所謂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德固在其中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終則后妃豈得專成功之名哉此所以一國之事繫之一人之本而謂之風也

按周南之國可知周南名篇之意則周非謂周公南非謂自北而南只是周南之國所采之詩耳　毛鄭多美后妃故朱子駁其失　麟趾借以起興非爾時實見麟而云然朱子云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似實有麟然難於執定其有無論其理可耳

詩非一人所作豈有先後綰照然編之太史定之周公首關雎而末麟趾不爲無意　篇中有江漢汝墳之詩江漢並言當在荊州非發源之處也汝水在汝州則汝墳在其左右皆去岐周遠甚此爲周之南國又何者爲召之南國乎觀召南亦云江沱則周召之疆域雖以區分豈當日采詩出二人各有所紀歟抑編定時則有意歟是不可考矣

詩經詳說卷三終

詩經詳說卷四

平陽冉覲祖輯撰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卽其地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大全釋文云召康公也而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詳孰是　史記正

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說約曾詩世學召公奭字君奭王季之庶子文王弟也又不同召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　馮嗣宗名物疏云按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此武王分陝之後所徙非詩所云召也

集解詩補傳云召黃帝之後本封於周其國既亡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召卽薊也

按召地名先有其地乃封召公爲其采邑非以召公名其地詩中雖有召伯然歸重文王非以美召公名

召南也　召公爲周之同姓近是未必是文王子歟書君奭篇周公留之之辭不似親兄弟或以爲黃帝之後封薊薊卽燕尤不足信武王克商時召公從之先已有召公矣何云下車封之

維鵲有巢句**維鳩居之**句居韻**之子于歸**句**百兩御之**句御韻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

毛傳興也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　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

鄭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　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鳲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孔疏言維鵲自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窠鳲鳩往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鳲鳩居鵲之巢有均一之德以興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

鳲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禮迎具備　釋鳥云鳲鳩秸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倉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曰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　鳲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　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也

按鄭箋從鵲巢看出諸侯積行累功多一折似比不似興矣只是美之子不是美諸侯　大抵舊說興體多作兩截看故孔疏云以興云云又本云云上下分明是兩意也朱子以上興下借物起興興體方明

盧陵歐陽氏曰鳩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鵲作巢甚堅既生雛飛去容有鳩來處彼之巢朱傳或字卽此容有之意不盡然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

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問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朱子曰鳩之性靜專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

龜山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

南軒張氏曰惟其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幽閑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惟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說約集傳家人美之係夫家之人是以之子于歸云云以是以字代下則字此又解與一體　讀詩記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爲物猶桃蟲及烏亦二物榮陽公曰但取鳩之不自爲巢非取鳩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及其有均養之德也讀詩一得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爲常此談詩之病也三說俱高雅

集解之子不言德正欲借鳩以見之故朱子云鳩之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蓋無成而代有終者妻道也鳩居成巢亦無成有終之義

衍義此章興有取義鳩性拙宜享成巢興女子賢宜享盛禮居之是居處於中講之子句要點專靜純一之德出來專靜以有常言純一以不二言此女德之正而類鳩者也于歸際仲春以于歸也百兩不過極言其盛但百兩亦是常禮必女之德足以稱之而後見其宜無德則虛矣

正解無非無儀是婦德無成有終是妻道甚似鳩性之拙汪鳩性拙二句是解鳩之不能爲巢非謂其拙便宜得巢也勿作拙正是好處若爭奪鵲巢亦豈是好處乎詩人不過言百兩盛儀之子宜之鵲巢甚固鳩得居之而已之子不言德正借鳩以見之也　詩柄南國諸侯乃女子之父嫁於諸侯則女子之夫也家人美之就夫家之人言蓋婦人以夫爲家也

按家人是夫家之人因見迎女大有經營而女來享

現成之福故以鵲巢鳩居起興大意似是如此然不見女德之賢朱子從鳩拙中看出女有專靜純一之德便覺意味深長　孔疏云鳩有均一之德不從拙取義似亦可用

講禮儀以貴而盛尤以德而宜如之子是也維彼鵲之有其完巢也則維性拙之鳩宜乎其居之而得此成巢矣是以之子之賢專靜純一而于歸也宜乎我國以百兩之車御而迎之而受此盛禮矣不亦可美也哉

維鵲有巢句**維鳩方之**句方韻**之子于歸**句**百兩將之**句將韻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孔疏言迓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說約將之父母家人送之也對詩柄其家人說

正解方與居有別居者猶一時之暫方則爲其所有故注云方有之也奄有之以爲其所也方之卽橫據意并慙掁遜避之意亦無之矣所謂惡知非有居之不疑也亦見他性拙處

按居未言久暫方之則久矣　迎而後送故先言御次言將

講維鵲有巢則維鳩宜方而有之矣是以之子之賢而于歸也宜乎彼國之以百兩將而送之矣不亦可美哉

維鵲有巢句**維鳩盈之**句盈韻**之子于歸**句**百兩成之**句成韻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毛傳能成百兩之禮也

鄭箋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

孔疏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

女弟也

按毛云成禮是也鄭孔云成夫人不可用

講意盈之不必說呼羣引類亦不必說生育之蕃只是類聚於其中便是

說約衆媵姪娣之多本鄭箋也會意釋經自妙但盈之本與成之不必認眞說以混比體此又當辨

集解麟士說甚佳但衆媵姪娣意點入成之內正無礙蓋二姓合好送迓百兩衆媵姪娣爛其盈門而大禮於是乎成矣如此說入既不類比體且又與興意相照恐朱子採此卽此意亦未可知

衍義朱子先於盈字中見出遂解云衆媵姪娣之多是解經之法也方山云此見得禮有取意宜點在成之內蓋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而諸姑百姊爛其盈門婚姻之禮於是成矣成之主迎送百兩說而以衆媵句帶說方完成字乃無曠儀無缺典意所謂先王制禮有之不敢廢無之不敢增是也

按衆媵姪娣之多必備百兩方成禮只就此一事說非泛說成婚姻之禮禮不止此一事也　此百兩兼迎送言

講維鵲有巢則維鳩宜方而盈之矣是以之子之賢而于歸也宜乎百兩之儀以成此盛禮矣不亦可美哉

鵲巢三章章四句

小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鄭箋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

朱子曰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正解通詩是與其以令德而宜享令儀也首言往迎之禮次言來送之禮末言合成之禮意只三平而重在之子于歸上　本文未嘗說出德字然之子非有德何能當此百兩哉原只侈言婚禮其德之稱在言外

于以采蘩句**于沼于沚**句沚韻**于以用之**句**公侯之事**句事韻

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

毛傳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　之事祭事也

鄭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　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孔疏言夫人往何處采此蘩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旁采之也既采之爲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　孫炎曰蘩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　經有三于傳訓爲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爲於上于爲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

嫌于以共訓爲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蘩菹者醓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也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于不訓往

大全本草曰蘩蒁蒿也似青蒿而葉粗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謂皤蒿也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爲菹　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沼池之曲者

長樂劉氏曰奉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問采蘋蘩以供祭祀采枲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恐未必親爲之朱子曰詩人且是如此說　問采蘩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只爲奉祭事不爲蠶事

集解于以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任其事卽是躬親

衍義此與下章是未祭之先豫備祭物而一念之誠敬已著於此　詩人偶指一蘩原自愼重亦是舉一而概餘也　四豆之享者有菹菹之類有七而蘩與其中君主灌獻而夫人亦有薦豆之職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居位阼階而夫人亦副禕立于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宮

按朱傳三或曰共是一說宜合看然今不用也

講國君奉祭必使夫人相之所以備內官而廣孝思也我夫人何如哉于以采蘩必躬必親則于曲池之沼小渚之沚矣于以用之果何事哉蓋公侯有事于祭主婦有薦豆之禮而豫以備之也

于以采蘩句**于澗之中**句中韻**于以用之**句**公侯之宮**句宮韻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卽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按集傳解釋並用毛傳

大全禮記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築宮仞有三尺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桑于公桑

按首章言事渾言其事也次章言宮則指其事之所也

講于以采蘩則于澗之中矣于以用之果何所乎蠶

公侯祭於都宮夫人有葅醢之薦而豫以備之也是未祭以前誠敬如此

被之僮僮(句)(僮韻)夙夜在公(句)(公韻)被之祁祁(句)(祁韻)薄言還歸(句)(歸韻)

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爲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卽所謂公桑也

毛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　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鄭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禮記主婦髲鬄　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鄭訓言爲我欠通故芟之)

孔疏言夫人首服被鬄之飾僮僮然甚竦敬乎何時爲此竦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溉饎爨之時甚竦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鬄之稺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爲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　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髲鬄與

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卽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纚笄少牢云被裼纚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　知僮僮不爲被服者以下祁祁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爲竦懼而恭敬也　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溉早在事謂朝視饎爨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溉饎爨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

朱子曰公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華谷嚴氏曰王后六服褖衣爲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夫人祭祀不應服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

通解僮僮祁祁但就被上發揮不是言戴被之人夙夜一時事是昧旦時候在公正祭時勿就地說　六帖天光向晨爲夙昧晦未分爲夜家語所謂質明行事也

正解此章見誠敬之存於中而著於外者如此也上二句是執事之有恪下二句是終事之不違敬不可

見而見之於被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意若有以留之也祁祁行有節而被不急遽意若有以留之也夙夜在公句要點沼沚之毛於此乎獻澗中之品於此乎陳意薄言旋歸句要點公侯之事於此乎終公侯之宮於此乎雖意總見統始終而與公侯合敬正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

指南僮僮者端竦不動也大凡此心嚴恪敬畏則頭容必直足雖動而被自然不動故注解曰僮僮竦敬也祁祁是緩而不迫之意常情祭畢而敬弛則其歸必速行必疾惟其心不忘乎敬故被如此祁祁大抵宗廟嚴肅所在祭祀禮法所關極是東縛不自在之處假使敬有不存則方祭之時便有欲畢之心既畢之後則脫然以爲了事矣故夫人祁祁於祭之時獨此尤難深爲可美

按僮僮祁祁就被上形容有味不然竟將被字截斷矣夫人無徹夜在祭所之理故夙夜只作質明一時說

講由是而當祭也但見夫人之被僮僮而竦敬者此果何時乎乃薦蘩方奠而早夜在公之時也及其既祭也但見夫人之被遲遲而舒徐者此又何時乎乃徹蘩告終薄言還歸之時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所以爲賢哉

采蘩三章章四句

小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止齋陳氏曰采蘩其家人之六二乎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蘩于沼澗而用之于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極言以形容其誠敬之有終始也熟玩之如畫出箇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

采蘩以供祭是未祭以前事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既祭畢時事也夫欽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爲賢也

正解通章總見夫人助祭而始終能敬也首二章是采蘩指未祭時言僮僮二句是薦蘩指方祭時言祁祁二句是徹蘩指祭畢時言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事三章言其容俱要本公侯說來夫人雖備內官然事則公侯事也夫人雖主東房然宮則公侯宮也即

末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本文只美夫人公侯合敬是補意）

喓喓草蟲（句 蟲韻）趯趯阜螽（句 螽韻）未見君子（句）憂心忡忡（句 忡韻）亦既見止（句）亦既覯止（句）我心則降（句 降韻 末三句入韻）

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奇音本陸璣疏無解）

毛傳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

忡忡猶衝衝也　止辭也覯遇降下也

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

孔疏喓喓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趯趯然躍而從之者阜螽也　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　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類大同故聞其聲跳躍而相從

按傳箋俱以婦適人言故不錄　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集傳不用今亦不入講只開說　箋以覯爲男女覯精猥鄙之甚

疊山謝氏曰衝衝心不寧也降猶今人云放下心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三山李氏曰出車亦是行役之詩故五章述其妻憂思亦如此

通解曰既見者擬議之辭

說約詩柄感時物之變是賦字之理思其君子如此之二字包下四句既見既覯層疊致望之辭不必有分草蟲不知果是爾雅之草蟲否至於阜螽必與蚯螽爲二物矣

衍義此章並下二章時物之變化是一時所感之事時物變則行役之久可知故思之切而隨時皆足以感之不可用時物屢變意作過文思君子遍管未見既見言之非專指未見也亦既見三句非眞既見既覯不過豫擬之辭見覯略有分別見是覩其儀容覯是見而有接遇密邇之意忡忡字與則降字相應忡忡便不能下降則忡忡者下矣　詩中兩亦字一則字宜玩言必如此我心方愜而今尚未見也如之何而不憂乎　峰山云未見而憂必既見而喜見其思出於正而有貞靜專一之意惟有貞靜專一之意故與卷耳詩一也

正解喓喓是聞其聲趯趯是見其形人無所念卽時
聽草蟲之鳴時見阜螽之躍亦漠然不相關切惟意
有所縈而景物之變日來於前益足動深閨之徘徊
耳非有所聞有所見而始思君子也　未見旣見不
平重未見邊

講物類每因時而變化人情恒感物而興思向我君
子行役之時草蟲未聞有其聲也今則喓喓然而鳴
矣阜螽未見其有形也今則趯趯然而躍矣當斯時
也猶未見君子之歸憂之於心忡忡其靡寧焉必也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庶於我忡忡之心則可以下耳

否則何以自慰耶

陟彼南山句**言采其蕨**句蕨韻**未見君子**句**憂心惙惙**句惙韻
亦既見止句**亦既覯止**句**我心則說**句說韻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
感時物之變也惙憂貌

釋文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鼈卑滅反本又
作蟞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

黃氏曰隨其所感動其所思時物之變展至大夫之
役未還憂念之情其可已乎

講不特草蟲阜螽已也陟彼南山以望君子又見有

蕨生焉則言采其蕨矣斯時也猶未見君子此心爲
之惙惙而憂焉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惙惙之
心則始悅耳否則其何能忘耶

陟彼南山句**言采其薇**句薇韻**未見君子**句**我心傷悲**句悲韻
亦既見止句**亦既覯止**句**我心則夷**句夷韻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閒人食之謂之迷
蕨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孔疏陸璣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
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
祭祀定本云薇草也

慶源輔氏曰蕨薇皆是山之所有登山采薇亦皆託
言也凡詩中所言采掇之事多是託言

致堂胡氏曰荊楚之閒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
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
美野人呼爲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卽此蕨也

容齋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

說約魯詩世學滎陽鄭氏曰迷陽乃杞柳之藤布路
則礙人之行故莊子載接輿歌曰迷陽迷陽無傷吾
行此不知其何據然亦必非卽薇矣

通解此章與上章皆一意草蟲阜螽采蕨采薇皆是一時所感非時物屢變之意朱公遷曰憂思之意反覆道之

集解草蟲阜螽采蕨采薇通解云皆一時事不可以屢變言據張衡云大火流草蟲鳴則是草蟲鳴阜螽躍乃深秋時候也采蕨采薇又暮春時候也自秋徂春觸物懷人故切於思卽作屢變言亦妙（另一說）

正解登山是託以望君子非實言也此意輕不過引起下文只重蕨薇之變上　說字緊頂惙惙夷字緊頂傷悲惙惙憂畢聚也說則聚者散矣傷悲憂成疾也夷則疾者平矣須得流連盼望無已之情

講又不特蕨已也陟彼南山以望君子又見有薇生焉則言采其薇矣斯時也猶未見君子我心爲之傷悲焉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傷悲之心則始得夷平耳否則其何能已耶

草蟲三章章七句

小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朱子曰此恐亦是婦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按傳箋俱作婦人適人說是照以禮自防爲解集傳作思其君子行役在外與自防意不甚貼合然集傳爲優

疊山謝氏曰惙惙憂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於惙惙矣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於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此詩每有三節蟲鳴螽躍采蕨采薇之時是一般意思忡忡惙惙傷悲之時是一般意思則降則說則夷之時是一般意思

豐城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日汝墳曰殷其靁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

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爲風之正也

衍義此詩三平看各章上二句是感時物之變下是切思念之情通重感物而思上此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詩柄諸侯大夫乃諸侯之大夫之妻非諸侯與大夫並言

正解當以未見而憂作主其說既見方樂者正說未見則憂不能已也蟲鳴螽躍采蕨采薇皆君子去時所未見者而今忽見之故曰感時物之變此乃一時

所感非時物屢變之謂

指南時物之變不可同汝墳作實說汝墳作於歸時

此作於未歸時也

于以采蘋句蘋韻**南澗之濱**句濱韻**于以采藻**句藻韻**于彼行潦**句潦韻　二句自爲韻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

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

毛傳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孔疏釋草云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蓱郭璞

曰今水上浮蓱也江東謂之薸音瓢左傳曰蘋蘩薀

藻之菜薀聚也故言藻聚藻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

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

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

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

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按毛鄭謂婦人將嫁教於宗室而祭女所出祖其說

大異故不錄

華谷嚴氏曰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

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

萍毛氏以蘋爲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爲水上浮萍是

以小萍爲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

茹之萍而乃用以供祭祀乎蘋荇非一物不宜混看

說約魯詩世學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園蔬懼其褻

而褻也故采荇蘋芹藻以爲菹籍田亦不用糞惟以

香水燔柴取其灰雜蘇豆壅之而已考禮者所當知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

以美之也

臨川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

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采蘩正相類但采蘩是美諸侯

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言奠於宗室而知之也

衍義此章敘采物之敬　采物雖重躬親然非必自

爲之使人爲之亦是雖臭味未成而誠敬已寓於躬

采之時矣

講大夫奉祭主婦助奠禮也其致敬何如哉彼蘋可

以羞神明也于以采之則于南澗之濱焉藻可以供

宗廟也于以采之則于彼行潦之中焉不辭躬親而

盡所以取之者如此

于以盛之句**維筐及筥**句筥韻**于以湘之**句**維錡及釜**句釜韻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爲菹也錡

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曹氏曰筐筥皆竹器

陸氏曰錡三足釜也

慶源輔氏曰知粗熟而淹以爲菹者祭祀之禮主婦薦豆而實以菹醢故也

六帖舊以蘋藻二物故盛湘各以二器亦不必筥筐錡釜紛然不一而足總見備治之意

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臨川王氏曰所用有常器也

長樂劉氏曰誠敬之至事事必躬也

慶源輔氏曰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第皆嚴敬者之所爲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

安成劉氏曰必采而後盛以筐筥必盛而後烹以錡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曰采曰盛曰湘無一不親曰筐曰筥曰錡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

衍義元峰云盛之而後湘之循序也盛之必以筐筥湘之必以錡釜有常也循序有常則嚴敬整飭可知矣　此章敘理物之敬筐筥殊器不輕於合幷以雜其方潔之性也錡釜異施不溷於烹芼以淆其滋味

之宜也雖蘋香沬薦而誠敬已寓於盛湘之中矣

講蘋藻既采而後有以盛矣于以盛之維夫筐及夫筥焉既盛而後有以湘矣于以湘之維夫錡及夫釜焉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次序無不嚴敬而自然整飭盡所以理之者如此

于以奠之句**宗室牖下**句下韻**誰其尸之**句**有齊季女**句女韻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毛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　尸主齊敬季少也

按訓字朱傳皆用之箋云將嫁女必禮之於牖下朱傳不用蓋嫁女之說爲添設小序中並無此意毛傳何所本而云然

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

廬陵李氏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大夫房東室

西相連爲之室又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
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牖穿壁爲交窗以取明也
建安熊氏曰葅菜茹醓肉汁周禮有七葅七醓或曰
醓肉醬也又曰無骨爲醓
通解此章只言薦葅注兼醓者引禮之全文也大夫
妻作文不可用出蓋非詩人自言也
衍義宗室牖下乃宗室之牖下也不可平看宜重在
宗室上說宗室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牖下只是棲
神之所奠蘋藻皆在於此奠只是陳設之意到尸之
方指薦豆言凡采之治之奠之皆主婦事也有齊兼
心與容言季字亦有意見其禮儀未習而即能敬也
此章敘奠物之敬
集解之字指蘋藻奠是陳設於此尸之方是薦豆尸
非主祭乃主此薦豆之事
按宗室卽此大夫之宗室猶言宗廟也非往祭大宗
家之室　本言大夫妻因其少故稱季女舊說因女
字遂謂將嫁失之泥矣
講蘋藻旣理則有事於奠矣于以奠而陳之果何在
乎則在宗室之牖下焉蓋宗室乃奉祭之所而牖下

乃神靈之棲也然其奠也誰其尸而主之乎則此有
齊之季女焉其質雖少而敬若夙嫻明德之馨奏格
於無言之表而盡其所以薦者如此賢而可美爲何
如哉
采蘋三章章四句
小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祖共祭祀矣
按序說不差而毛鄭追論其爲女事鑿矣
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
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
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
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未祭之前采蘋藻之事次章言
既得蘋藻而治以爲葅之事三章言祭時獻豆葅之
事如東萊所言亦說得好但此詩意尤在有齊季女
一句上惟敬故無間斷少而能敬非質之美而教之
豫者不能非文王之化所從來者遠曷能如此哉采
蘩見其始終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敬
衍義此詩每章要見誠敬意詩柄能字見其誠敬也
首章敘其取物之事次章敘其理物之事三章敘其

薦物之事采而盛盛而湘湘而奠事有次序故曰序
其事只疊疊說去不用分總是敘其能奉祭祀也大
夫妻是說詩者口氣若詩人只以主婦言之　通章
重有齊季女一句上祭以齊爲主由采而盛由盛而
湘由湘而奠疊疊說來皆有敬字意在但未明言其
敬也至末乃總承之曰誰其主此乎乃能敬之少女
耳非上面混說而至末始言敬也俱要提大夫作主
而主婦相之纔有來歷

蔽芾甘棠句 **勿翦勿伐**句伐葉 **召伯所茇**句茇韻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翦翦

其枝葉也伐伐其條榦也伯方伯茇草舍也
毛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茇草舍也
鄭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
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孔疏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
尙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翦去勿得伐擊
由此樹召伯所嘗舍於其下故也　釋木云杜甘棠
郭璞曰今之杜棃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
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
杜杕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茇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茇
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
中止舍故云茇舍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
水行故以跋爲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
廬陵羅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
也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
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茇甘棠之下以受民
訟
元城劉氏曰憩息甘棠之下耳說者乃謂召公不重

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也　覩其物思
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
通解是因人愛物非覩物思人勿字不忍意非相戒
辭也茇乃草率舍止之謂布政而偶憩其下不是舍
甘棠之下布政也布政句不必說出自我解注者道
其實耳
六帖其役去役非沒役也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
纂序思其德故愛其樹亦說詩者言非詩人口語
集解甘棠爲召伯所茇而遂勿忍翦伐其故何居言
外躍然矣不露感德乃見深感

衍義召公所歷不一處所憩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憩之木而起詠耳　范稼軒曰此詩要想見召伯遺愛在南人魂夢間惜無可以留召伯之音容者只因父老相傳召伯曾舍甘棠之下遂相與誌而護之其實追慕之神全在甘棠外也况王民皡皡並無後世去思光景偶見甘棠不禁感歎一番耳

講凡人已去而有難忘卽物雖小而皆可愛如玆陰翳茂盛者蔽芾之甘棠也勿或翦之而斷其枝葉勿或伐之而戕其條榦蓋我召伯所茇舍其下者召伯豈他人則甘棠豈他樹而吾人能忍傷也哉

蔽芾甘棠句**勿翦勿敗**句敗韻**召伯所憩**句憩韻

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

說約字彙敗本薄邁切排去聲壞也毁也損也頹也又布怪切音拜凡物自敗壞則薄邁切物不自敗而我敗之則布怪切此詩之義也又皮意切音避此詩之叶也

按敗是毁壞較伐字爲輕

講蔽芾甘棠勿或翦之並勿或敗之使殘毁也蓋我召伯所曾憩息者豈他樹比哉

蔽芾甘棠句**勿翦勿拜**句拜韻**召伯所說**句說韻

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董氏曰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華谷嚴氏曰拜謂攀下其枝如人之拜

說約拜字彙音秘

通解此與上二章一意只是勿敗深於勿伐勿拜深於勿敗耳非特有先後之說也

集解始則言不可斬伐而去之繼則言豈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言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講蔽芾甘棠勿或翦之並勿或拜之使低屈也蓋我召伯所曾稅止者豈他樹比哉

甘棠三章章三句

小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鄭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於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

大全史記燕世家曰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鄕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

三山李氏曰樂記論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召公爲伯在武王時而此詩稱伯者亦後人追

稱之耳
慶源輔氏曰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此其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二南皆周公所集其實皆所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正解通詩總是民思其德而愛之極其至也三章各上二句是愛其樹末句是思其德　重在思德上思德故愛其人愛其人故愛其物若作覩物思人撫棠隕涕等語何異萊公柏峴山碑耶　思召伯之德而絶不道出思德字並愛樹亦不知何以至此說詩須會此意　文王稱西伯而召公亦稱伯意布政在文王之時而此詩之作由於後人思其德殆爲武王以後之詩矣
指南此詩是召伯循行既去之後南人追思其德故作是詩非召伯沒後也三章雖一意而辭有淺深愛之愈深只是於伐敗拜上見之二章敗則少戕其生矣三章拜則少屈其性矣一敗一屈亦有所不忍謂其仁政在也此見感在仁人而愛在甘棠南人之愛深矣

故文王爲西伯時召公豈得稱伯故正解以爲武王以後之詩然直說到武王時人方詠之則與文王之化隔一層李氏謂後人追稱當以詩作於文王時傳至後日人追稱之爲伯耳又或詩人須美虛稱伯字亦無礙　茂愨說無淺深只伐敗拜有淺深蓋此不忍以損甘棠者一層輕似一層則所以愛召公者一層深似一層

厭浥行露句露韻**豈不夙夜**句夜韻**謂行多露**句露韻

賦也厭浥溼意行道夙早也
毛傳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豈不作有是解欠明
鄭箋夙早也厭浥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
孔疏毛以爲厭浥然而溼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己故不行耳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己我豈不欲與汝爲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爲室家之道所以不爲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污身故不爲耳似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

禮

按露是寓言鄭以有露爲二月孔又以露多爲三月四月皆非正意

衍義夙夜不必分兩時只是清早晦明未辨之際厭浥之露正在此時也沾濡亦連看不可以沾爲沾人之衣濡爲濡人之足

按行訓道道猶路也是死字

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絶其人言道閒之露方溼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通解首句分上是有可畏之勢下是存敬畏之心不直言强暴但託言畏露絶人之意甚嚴絶人之辭則隱矣注蓋以女子早夜數句是言外補意非女子自言

說約夜字彙作羊遇反音裕兩露字俱叶夜字非夜字無韻而兩露同字自相叶也如此即不必言首句分逐句講住令有尋味亦更勝耳

纂序以多露喻强暴似比體然夜行多畏則已說出情事故仍屬賦亦如卷耳等賦而託言者耳

集解謂行多露謂字乃自量而自止之辭也豈不夙夜亦只假設之語其意只要見平日自守如此其嚴以起下暴白之端耳

指南露有沾濡之患與人有强暴之辱一也畏之而不敢獨行惟恐辱及我也行文只在露之方溼與畏露之沾濡處點綴形容使女子不可犯之意儼然言表

講婚姻人道之始禮義天下之閑如兹之厭浥而方溼者行道閒之露甚可畏也當此之時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特爲此行道之閒多露沾濡有所畏而不敢焉耳使或冒焉不顧豈自守之道哉

誰謂興**雀無角**句 角韻 **何以穿我屋**句 屋韻 **誰謂**興**女無家**句 家韻 **何以速我獄**句 獄韻 **雖**興**速我獄**句 獄韻 **室家不足**句 足韻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爲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

毛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　昏禮純帛不過五兩 獄訓埆欠明

鄭箋女過强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

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

孔疏此彊暴之男侵陵貞女女不肯從爲男所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角何以得穿我屋乎以雀之穿屋似有角故謂雀之有角以言人誰謂汝於我無室家乎以其汝若於我無室家何以故召我而獄也見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故謂之有室家之道然事有相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穿屋之物速獄之事二者皆有似而實非士師今日當審察之何者此彊暴之男雖召我來至與我埆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已終不從之　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咮獄乃侵陵士師當審察之此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獄官言之　知不爲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彊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己之禮而不從己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女所不從男子彊來故云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是其室家不足也

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皆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華谷嚴氏曰男侵陵女女不從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如此蓋雀之穿屋實以咮不以角也男子之速我獄乃是侵陵實無室家之禮也

六帖誰謂二句本是兩層語意甚急反覆申詠之自得其解凡說詩難通處要把舊時講解盡數徹去只將本文反覆玩味其義自見

通解自訴猶自暴白非訴於召伯獨言雀鼠者雀淫物鼠貪物也

說約詩誰謂是反言注人皆謂是正言與四句止然汝雖是轉處　角本音祿說見麟角章疑雀以角必無之事不必云觜銳而鉤之謂角也字書及毛鄭以下諸家俱無此解咮釋文云本亦作噣鳥口也

集解無家速獄𦓤多露之可畏至於此只是能不夙夜以自取辱耳蓋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

衍義此章與其見誣以禮責乎人下章與其見誣以禮斷乎己重在責彊暴誣己上　獄訟非已然事不過豫設此言以絶人耳強暴者將必以此爲辭故言此以絶其端耳誰謂何以皆自他而言雖速一句則所以自述也　雀有觜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誰不知之詩人云云自有意味勿將兩誰謂說得死煞

正解誰謂二字不是就他人言猶云那箇說道雀無角他將甚麽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角也强暴之速人於獄豈待有家哉所謂無其理而有其事無其事而有其說莫認眞解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墉事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

求爲室家之禮如婚姻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屬注云納采納鴈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婚姻之訂請期請婚日也

指南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人有禮故能速我獄二者皆似有而實無此興意也　雀無角二句辭意難說猶言雀能穿屋者也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誰

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能穿我之屋也言外便有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之意

按誰謂四句當先從下二句正意說言人皆謂女有室家之禮於我我不從故至速我以獄也借上二句起興言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既穿我屋誰謂雀無角乎女無家何以速我獄既速我獄誰謂女無家乎究其實雀亦無角女亦無家也如此說似分曉

講夫我之自守如此奈何有欲誣我而相强者乎彼雀能穿屋者也能穿屋似乎有角矣誰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穿我之屋也况汝能速我獄者也速我獄似乎有家矣誰謂女無家乎使其無家何以速我於獄也然汝雖能速我於獄而六禮未備所以求爲室家者不之足也迹有似而實則無負屈難明如此誣孰甚哉

誰謂頓**鼠無牙**句牙韻**何以穿我墉**句墉韻**誰謂**頓**女無家**句家韻**何以速我訟**句訟韻**雖**頓**速我訟**句訟韻**亦不女從**句從韻

興也牙牡齒也墉牆也

毛傳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

詩記先獄後訟者謂先繫之獄而後實對也
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
我亦終不汝從矣
慶源輔氏曰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此章亦不
女從斷之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義如此則被化
而成德者深矣牡齒謂齒之大者
集解速獄速訟雖是多露妄加處然不足不從則行
露自多吾身自潔雀角鼠牙亦無奈我何矣
六帖先獄後訟者叶音無義先室家不足而後亦不
女從者其辭婉其志決也

說約訟字韻又叶祖紅反音叢疑以言教者訟以身
教者從同此
講鼠能穿墉者也穿墉似有牙矣誰謂鼠無牙乎無
牙何以能穿我墉也況汝能速我訟者也速我訟似
有家矣誰謂汝無家乎無家而何以能速我訟也然
汝雖能速我訟而禮賓未備我亦終不汝從矣其能
強我也哉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小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箋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
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孔疏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
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
是故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
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
按朱傳云作此詩以絕其人非眞有訟經召伯之聽
斷蓋有召伯而女守貞不從雖暴者將自息也 朱
傳遵召伯之教亦只帶言不可依舊說指定召伯聽
訟

集解此皆貞女自誓之辭言我之以禮自守如此假
令猶有強暴橫加雖雀角鼠牙似疑難辨而我必白
之不妄從也甚言以自固非眞會待斷於召伯也
正解通章俱以禮爲主首章是以禮自守恐人之犯
禮而不妄於行二章三章是以禮自訴責人之失禮
而不妄於從蓋女子當深處閨中而欲早夜獨行者
何爲此只假設之辭其意只要見己平素若果輕出
召侮猶或有因今自守如此其嚴而反致之獄訟所
以爲無妄也
按三章上下相承處只是言平日畏露而乃有露終

不受露之沾濡也譬如俗言怕有風波而風波不能免之意然以禮自守則風波自息

羔羊之皮句皮韻素絲五紽句紽韻退食自公句委蛇委蛇句蛇韻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

毛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

鄭箋委蛇自得之貌

孔疏毛以爲召南大夫皆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英飾其紽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爲裘縫殺得制也　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　小羔大羊對文爲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二章傳云緎縫者釋訓云緎羔羊之縫也孫炎曰緎之爲界緎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緎因名裘縫爲緎五緎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紽數者以經云五紽先解五之意故紽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緎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緎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爲紽自數也緎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緎數亦五緎言縫則紽總

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爲飾則此英亦爲飾可知素絲爲飾唯組紃耳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組紃矣既云素絲卽云五紽五緎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爲組紃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紃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爲線而得爲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

按毛傳訓委蛇欠明鄭訓退食自公覺鑿
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飾紃音馴
曹氏曰裘必合眾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
華谷嚴氏曰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皮蓋倣古制
按以絲飾裘謂之飾則非縫皮使合之謂當在縫之外加絲繩爲飾耳然必在中縫邊縫用之故其數有五若隨皮斜縫處或不便用也　五紽是五道若拘定五箇皮合爲裘則與羔羊不合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朱子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退食委蛇可見其正直
疊山謝氏曰召南大夫有潔白之操稱潔白之服心中無愧怍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委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委蛇蛇哉

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於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忽遽之不暇豈有委蛇氣象哉
說約裘取輕煖則羔擇小矣必至多皮紽不止五矣止五故見節儉然疏義引許氏謂節制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以用財亦妙理　羔裘以黑素絲英縫則最爲分明故胡氏曰縫之夾兀謂紽有界限謂緎合二爲一謂總皆取潔白別處爲義也鄭風三英粲兮當是此英裘英字禮內則疏組紃俱爲絛闊薄者爲

組似繩者爲紃　集傳燕居因下退食自公言也按諸家不然且上下各兩句本開說或直言其裘不詳其地渾淪尤妙
正解節儉正直不止此二事特舉此以例餘耳　委蛇指一身言非止步履間也
集解節儉正直雖分兩層但語意本一直說下猶云服羔羊素紽的大夫其容貌何等委蛇也只順文直序而節儉正直意自見
衍義在位而曰皆者非一大夫之謂也
講衣服容貌可以觀德我大夫何如哉彼羔羊之皮

以爲裘此常制也其飾是裘者則素絲爲紽祇取白質紽止於五不事煩縟何節儉如之而且見其退而家食自公門而出也非復在公矣而委蛇委蛇從容自得舒泰而有餘裕焉又何正直耶是眞可美矣

羔羊之革（句）（革韻）素絲五緎（句）（緎韻）委蛇委蛇（句）自公退食（句）（食韻）

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

毛傳革猶皮也緎縫也

鄭箋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孔疏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

釋文孫炎云緎縫之界域緎縫爾雅云緎羔裘之縫也音域用反一本作緎猶縫也則當音符龍反

說約變皮言革取叶韻耳孔疏治去其毛曰革勿用裘無去毛之理

纂序晏子一裘三十年久則必敝或羔羊之皮敝而至毛落見革革而至於見縫亦切節儉或亦立言之次

集解變皮言革變革言縫亦微有異蓋革者毛毨而革存也縫者革敝而縫見也

講彼羔羊之革以爲裘矣而飾以素絲止五緎焉且氣度之閒委蛇委蛇乃自公門出而退食於家之地也節儉正直不可美哉

羔羊之縫（句）（縫韻）素絲五總（句）（總韻）委蛇委蛇（句）退食自公（句）（公韻）

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爲裘也總亦未詳

毛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新安胡氏曰紽緎總篇意名義微異縫之突兀謂之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爲一謂之總

按紽總朱傳皆言未詳則不能爲之確解矣胡氏說頗明縫之突兀謂之紽皮上加絲絚高起故突兀其突兀處界限分明故謂之緎其界限處又兩邊湊合故謂之總其次第當如此或謂毛去見革革敝見縫貼節儉處欠大雅縫平聲是活字去聲是死字此讀平聲卻謂其見在縫合處非云用力去縫也

講彼羔羊之縫以爲裘矣而飾以素絲止五總焉且氣度之閒委蛇委蛇乃退食而自公門出之時也節儉正直不可美哉

羔羊三章章四句

小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按此詩與鵲巢無涉亦非以羔羊比其德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猶周南之有兔罝也蓋
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
成就驗諸在野則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
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
遠近論者也
正解通詩總美大夫之服與容也不言德而德在其

中名章上二句是燕服無過飾下二句是燕居有裕
容二章三章顛倒句法不過變文叶韻無淺深疏義
所謂反覆詠歎是也獨言私服私容者以公服自有
常制在公自能正容此不足美惟私服私容可以無
拘而猶無過飾無過動正見節儉正直處羔羊素絲
卽是節儉退公委蛇卽是正直非謂心之節儉正直
形於服飾容貌者如此當時奢侈淫靡而大夫乃能
若是所以可美
衍義黃維章曰卽私服無過飾則朝服之宜可知卽
公餘有端步則在公之節可知服何以有常文王卑

服之化風之也容何以自得文王敬止之範風之也
按三章意無淺深後二章是從首章抽出言之緎總
皆承紽字說來

詩經詳說卷四終

詩經詳說卷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召南

殷其靁句**在南山之陽**句陽韻**何斯違斯**句**莫敢或遑**句遑韻
振振君子句**歸哉歸哉**句

興也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

毛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 餘訓字集傳並同

按箋疏以靁喻號令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發聲於山之陽竟是比體非興矣又斯字俱指地

何故在此復去此之彼亦欠分曉

張子曰如鶴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

廬陵彭氏曰或云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安居者遇雨則思行者之勞也

按聞靁而憂君子恐涉賦體只借以起興爲是 莫敢或遑是言在外勞苦無定在不是說歸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靁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明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勞美其德冀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性情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

豐城朱氏曰何斯違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遑閔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六帖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殷靁蟄蟲始振故言草蟲阜螽可見歸期未至未敢遽望足明性情之正

詩說靁照上斯字南山照下斯字在照違字殷殷照莫敢或遑此反興也

說約此詩反興之始也經文在字照違字集傳則字照獨字然俱有意無意之間興四句止於是又是轉處振振不專泥夫婦相與 末二句似無韻姆翁亦不爲之說獨魯詩世學云歸哉二字叶音子又據孔疏彼人是哉叶子曰何其反是不思叶亦已焉哉已見關雎章下

翼說早畢事是朱子贊賢婦周旋見能不以私廢公也

集解振振君子亦是摹擬其平日爲人如此想像之極不覺君子之心情態度有宛然在目者遂一呼號之冀其歸也

衍義莫敢或遑是憫其勞意振振泛就平日立心制行待物接人上說無二三曰信無刻薄曰厚見得是我之所仰望終身意冀其歸自是夫婦思念之情非以其有如是之德而冀其歸也冀字以庶幾字代之

振振句不必說契闊之約素必我活偕老之信素必我申也　注中於是字且冀字不可作婦人口氣

講天下不可逃者義而不容己者情我其如君子何

耶彼殷然其靁輕聲不動則在南山之陽是靁本無定而反有定矣何斯人今乃違斯所而服役於外莫敢有或暇焉是君子本有定反無定乎且我君子平日振振然立身制行無不信厚者也尙其歸哉尙其歸哉無徒使我思念之切也

殷其靁句**在南山之側**句側韻**何斯違斯**句**莫或遑息**句息韻**振振君子**句**歸哉歸哉**句

興也息止也

毛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孔疏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爲山南三方皆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講殷其靁則在南山之側反有定矣何斯人乃違斯所而服役於外不敢遑息反無定乎振振君子尙其歸哉尙其歸哉以慰吾之望可也

殷其靁句**在南山之下**句下韻**何斯違斯**句**莫敢遑處**句處韻**振振君子**句**歸哉歸哉**句

興也

毛傳或在其下　處居也

鄭箋下謂山足

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更其韻以協聲耳不

必求異義也

集解在側在下與在陽同不可云不惟在陽而又在側不惟在側而又在下如此則是靁無定在矣

按靁亦難說有定在三章各取興意不必合看較論

講殷其靁則在南山之下反有定矣何斯人乃違斯所而服役于外莫敢遑處反無定乎振振君子尙其歸哉尙其歸哉以慰吾之望可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小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朱子曰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按孔疏以勸其義爲雖勞而未可歸與望歸之意相反

問此詩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

朱子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同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既見君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

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

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螽斯之振振以衆盛言也麟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靁之振振以信厚言也自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漸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所指也

正解通詩三平看無淺深每章首四句是與君子行役之勞下是美其德而冀其歸也俱以何斯二句爲主首章意已盡下二章乃詠歎無已之意耳非如謝疊山一節緊一節之說

集解此詩以靁之有定反興君子之無定只一何字便含許多思念意振振二句乃是卽其人以冀其歸非必專美其德也

按首章但言遑謂不少暇也次言遑息謂暫休息末言遑處謂得久居似亦微有分別

摽有梅句 **其實七兮**句七韻 **求我庶士**句 **迨其吉兮**句吉韻

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

毛傳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　吉善也

鄭箋梅實尚餘七未落喩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　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

孔疏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

按摽有梅是倒字言有梅已落者多也非謂落後尚有梅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

太晩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安成劉氏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曰時過而太晩

慶源輔氏曰此乃女子自言其心事之實而已無隱情無隱志非文王之化其能臻此哉

說約七兮三兮因落數餘俯仰神境頃筐取之則樹已無實言之序也

集解此詩總要形容得時晩意出則貞信之守自見不必爲女子作周旋語也然玩其詞終不曰我求庶士而曰求我庶士則意義固自懍然

衍義梅就實言其實七兮三兮是十分中存其七存其三也七與三併墜之亦只設言以形容時過太晩耳非眞如此也士乃守禮義之人曰庶者未定其人之詞求者行婚姻之六禮以求我者也迨字有皇皇惟恐其晩之意迨吉是行納采請期之禮非遽成婚姻之禮也

講人道正始貴乎及時彼梅之有華婚姻時也今實旣落其存於樹者不過十分之七兮已太晩矣當斯時也有以禮求我之庶士其及此吉日而來乎不然吾滋懼矣

摽有梅句**其實三兮**句三韻**求我庶士**句**迨其今兮**句今韻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毛傳在者三也 今急辭也

鄭箋此夏鄉晩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

臨川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迨今可以成婚矣

說約三字叶音森

講不但七已也摽有梅其實之存於樹者僅十分之三兮有求我之庶士其今日而舉此禮可乎亦何吉之待哉

摽有梅句**頃筐塈之**塈韻句**求我庶士**句**迨其謂之**句謂韻

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毛傳塈取也 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

鄭箋頃筐取之謂夏已晩頃筐取之於地 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按毛鄭解謂之末是本以貞信自守反涉於苟且矣

廬陵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黄氏曰迨其謂之以爲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
雖盛年之當嫁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
慶源輔氏曰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士之求也懼
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
蓋不獨變風爲然矣
華谷嚴氏曰塈字從土本訓塗今言取之謂取於地
沾地溼也詩脈謂之謂先定約而後行禮也其詞愈
迫而自守益嚴矣
衍義迨吉則不必再卜迨今則不必待吉謂之則但
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約耳　迨吉迨今固是欲

行婚禮謂之亦是欲定婚姻之約以俟婚禮之行耳
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仲夏矣傲弦曰
摽有梅說者以爲仲夏之時非也仲夏之時則梅已
將熟矣安得而有摽落又安得有頃筐之多也梅華
繫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故如此梅熟不摘過時則落若初結卽落不成爲梅
指南謂之亦只是定婚姻之約蓋其約定則此身已
有所主而强暴自消陵迫之志矣
講不但三巳也摽有梅以頃筐而取之則實已盡矣
有求我之庶士其但以父母之命遣媒妁相語以定

其約可乎又何必於禮之備哉吁貞女之守正而與
暴如此被化深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
孔疏作摽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
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喪政亂男女
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
得以及時
朱子曰此序末句未安

正解通章俱是一時之言而意卻一節緊一節總是
感婚期之過而願婚禮之成也桃之始華婚姻時也
梅落而時已過矣又自七而三而塈蓋懼之甚故不
覺其詞之轉深意在懼强暴之辱而非專於嫁不及
時然懼辱話頭隱然言外要見其兢兢自守莫作急
於從人語氣　時愈晚而心愈迫其急於成禮者乃
其急於遠辱也
說通七兮三兮塈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歷久而
始詠也迨吉迨今迨謂亦定其人耳非便于歸也
按朱傳只言過時未定幾日而講者指定仲夏可不

必箋疏分上下章爲十六七二十九可笑

嘒彼小星句**三五在東**句東韻**肅肅宵征**句**夙夜在公**句公韻**寔命不同**句同韻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遬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

毛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

鄭箋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

孔疏言嘒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

五星之噣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與禮命卑者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妒忌惠及故也衆妾自知己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

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苕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咮則咮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咮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晩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爲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晩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昏爲夜晨初爲早未有以初昏爲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者解所以夜晩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

按傳疏以三星爲心五星爲柳比夫人而小星隨之比諸妾隨夫人朱傳不用以三五卽爲小星不作兩截看也　鄭謂命爲禮命亦非

指南肅肅卽內則所謂將御者齊漱澣愼衣服櫛縱笄總拂髦衿纓綦屨也肅肅宵征二句直看不可認宵征爲往來在公爲進御

按三五卽指小星二句連看　朱傳所賦之分以氣數言　照下節星征二句不入韻　寔實是也微有分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說約集傳進御于君即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但宵征夙夜又見不敢當夕意故並及之其實不敢當夕不甚重即往來勤苦勿太說出恐礙安命也因宵征夙夜則初昏將旦見星必微故借端起興亦不得以小星自擬致混比體又詩美夫人非美衆妾時必夫人被化衆妾始邀進御之惠故作此詩至忘勞安命即衆妾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要讀者須見賓主矣

纂序與四句止末句另帶

正解三五在東要點初昏將旦方與下夙夜相應初昏而稀是初出也將旦而稀星既落也然此乃朱子度其所見之時惟此二時爲然若詩人因所見而言只是一時非兼指昏旦而言也肅肅就步趨上說乃敬謹不怠意宵征兼夙夜言見星而往是夜而初昏

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征此兩句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覘夫人專夕之逸則不同耳

集解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避女君之御旦也朱子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入御君所從容有儀至旦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若媵妾則深自謹飭雖得進御猶不敢即安故曰肅肅曰宵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非以見星往還謂之莫敢當夕也

詩脈只就夙夜在公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味寔字見他貼然尊奉毫無勉強之意

衍義寔命不同勿以貴賤平說謂賦分之賤不同夫人之貴故不得與夫人同逸意

講宮幃之中嫌隙易起若夫人與我豈其然乎彼嘒然之小星則見其三五落落在東方矣況我衆妾也蒙夫人之惠供進御之役肅肅然謹步夜行寧不夙焉將旦夜焉初昏而在公乎夫在公往來勿以爲勤也我之命實不敢猶夫人之貴分固如是耳微夫人雖欲往來而可得耶

嘒彼小星(句)維參與昴(句)(昴韻)肅肅宵征(句)抱衾與裯(句)(裯韻)

寔命不猶 猶韻 句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襌被也興亦取與

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毛傳參伐也昴留也　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

鄭箋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　裯牀帳也

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

卑異也

孔疏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

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

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

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

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

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

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互擧相見之文也故言參

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

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爲一則參伐明亦爲一也

葛生曰錦衾爛兮是衾爲臥物故知爲被也今名

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裯亦

宜爲臥物故爲襌被也　鄭以衾既爲被不宜復云

襌被也漢世名帳爲裯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

按毛鄭說裯不同朱傳用毛說

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

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

至矣

說約通解云抱衾與裯猶今之言疊被鋪牀則意亦

點景云耳

讀詩記禮記玉藻注襌無裏音單卽衾必複也昴與

裯叶字彙音流毛傳昴留也元命苞云昴之爲留言

物成就繫留也則本可讀作留　以參昴二星與衾

裯二物

集解抱衾與裯不過進御供從之意非謂妾御君所

必抱衾裯以進也通解云猶今之言鋪牀疊被耳雅

甚

正解抱衾與裯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

按參昴大星而謂之小星者以其光微時若小耳

抱衾裯當是自用猶擕襆蓋以宿直之意蓋進御未

必直寢君牀必自爲鋪設於旁待呼而進非君無衾

裯而待進御者供之也

講彼嘒然之小星則爲參與昴矣况我人衆夫人之

惠以供進御肅肅然宵征寧不抱衾與裯乎所以然

者賓我之命不同於夫人也雖往來之勤不亦幸耶

我夫人眞可謂賢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小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安成劉氏曰此爲衆妾美夫人之詩則亦周南樛木螽斯之類也

集解此詩感夫人使得進御而口中絕不露夫人之

不妒與己之感恩但以勤勞歸之於命而已安命正其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蘊藉

指南此詩乃慶幸之詞兩章一意特變文以叶韻耳各四句分上四句興進御之勞下安所賦之分　此因所見以起興也肅肅疾而不慢謹而不矜之意在公者待御宮中衾裯是衆妾之衾裯此上要見往來之勤不若當夕者之逸意末句言非夫人遺我以勞天限我以命也命不同重貴上

江有汜句汜韻**之子歸**句**不我以**句以韻**不我以**句**其後也悔**句悔韻

興也水決復入爲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閒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

毛傳興也決復入爲汜　嫡能自悔也

鄭箋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　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孔疏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媵言江之有汜得並流以興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共我以俱行由不以我俱去故其後也悔

大全爾雅疏曰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

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於漢漢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卽所謂江有汜也

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大全公羊傳注曰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說約通解首一句與下四句照水決復入於理亦通然據集傳猶字乃字自是反興當三句便止四五句另轉耳禮書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姓是左氏前後自惑也趙氏曰媵不異姓則莒姓己郯姓曹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爲媵乎恐此理難行亦未知孰是

衍義此章興意有作水決而復入興入迷而終悟直興到底說者固不可從有作江能容水興嫡不能容妾與至三句說者與注猶字乃字相叫應口氣似順但覺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桂山以江之有汜興嫡之有妾渾渾說辭氣似見和平蓋媵送之意但言今日之迎而追其旣往之失者正要說到末句好處耳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歸也悔指嫡言下處字嘯歌字亦同　不我以等句一重講便似怨詛矣須只輕輕遞過而急將雖字作轉語

按此詩反興至不我以止下用雖字作轉玩朱傳當如是　悔是欲迎未迎

講夫人情有暫迷而理還終悟如之子可感也彼江水之大有決而復入之汜是江猶有所容矣況之子向者之歸乃不我以而偕行不反似於無所容乎然

當時雖不我以其後也亦深悔其非矣寧終不我以哉

江有渚句 渚韻 **之子歸**句 **不我與**句 與韻 **不我與**句 **其後也處**句 處韻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正解江流似無容受之勢而有岐則渚以成反興嫡之不與己偕行也處者悔己所爲來迎則幸與理合不是心有不安至迎以歸則自反無愧於心始安也

按鄭箋謂江水流而渚留以喻己獨留不行其說異不似反興矣　處作嫡之心言似懇懇意與處相連言始不相及而終得其處也是嫡迎而與之共處處亦屬嫡

講彼江水之大猶有小洲之渚矣況我之子之歸乃棄我而不與乎然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相迎之子之心且得其所處而安矣豈終不我與哉

江有沱句 沱韻 **之子歸**句 **不我過**句 過韻 **不我過**句 **其嘯也歌**句 歌韻

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毛傳沱江之別者

鄭箋岷山道江東別爲沱　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旣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以歌爲解說不是

朱子曰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

呂記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雝漢爲潛江爲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爲小水之名也

六帖其嘯也歌句法神品三百篇如此樣者亦未可多得明詩之士所宜服膺

正解江流似無分派之勢而流長亦有別反與嫡之

不過我而與俱也嘯歌兼上兩節而言憤其昔非則嘯遂其今是則歌然嘯字雖悔時事歌字雖處後事亦須一順說下不可分承猶曰及其悔而嘯之時則得其所處而樂而歌也側重歌上一歌字便是琴瑟鐘鼓之意

講彼江水之大猶有別出之沱矣況我之子之歸乃不過我而與俱乎然當時雖不我過而其後悔極而嘯也竟樂得所處而歌矣豈終不過我哉此之子所以可美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小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美媵非詩意

孔疏作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爲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悔過謂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

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爲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爲名也故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　媵之行否所由嫡者嫡尊專妒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按序遇勞而無怨似只是爲嫡所妒不得進御之意非待年於國也但與歸字不合故孔疏解之爲憂思

之勞愚意媵妾待年當由父母之命非嫡初歸時所
可專或待或迎一專之嫡亦可疑　當主歸後不迎
說既曰待年則初嫁時不便偕行若當迎時卽迎是
迎之以禮亦無可悔惟初不偕行而當迎時夫人又
不令迎是爲不我以耳久乃悔而迎之媵喜而爲此
詩如此說似圓
東萊呂氏曰一章曰悔二章曰處三章曰歌始則悔
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樂言之序也
慶源輔氏曰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欲也其後也
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理也從欲者躁急而褊狹

復理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循理而樂得性情之
正也
黄氏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沱
之媵妾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皆當以此詩爲法
正解通詩要平看然有次第各章首一句與下二句
以江決而復入江流而有岐江直而有別總見不能
獨行反與嫡之偶然獨行也宜重悔處歌三字媵妾
之意但喜其今日之迎不復追咎其既往之失蓋作
於既迎之後也悔者悔其未迎之先處者安於既迎
之時歌者樂於迎歸之餘皆媵行時欣喜之至而遥

相擬議之詞若作觖望語便失和平溫厚口氣

野有死麕句麕韻**白茅包之**句包韻**有女懷春**句春韻**吉士誘之**句誘韻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
士也
毛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
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淸也　懷思
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
鄭箋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
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

來　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
之疾時無禮而言然
孔疏毛以爲皆惡無禮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
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
茅裹之爲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
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
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　鄭唯懷
春爲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與毛
同
大全本草注曰麕類甚多麕其總名也

華谷嚴氏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昏姻者謂之懷春

須溪劉氏曰稱其人曰吉士厚也又愧之也

按死麕毛傳作田獲而分肉可見其肉尚可用非謂自斃之敗肉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强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朱子曰野有死麕潘叔恭謂强暴者欲以不備之禮

爲侵陵之具得之

華谷嚴氏曰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以白茅包裹之有女懷春汝吉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如此

說約此亦反興也　麕叶春包叶誘爲隔句韻又一體也

衍義首章興意是卽死麕尚包以白茅與吉士於女子反誘之不以禮是反興也懷春是懷婚姻之禮吉士猶美士是泛指其人勿作美其稱以責之說誘之下要補貞女不可誘之意

講男女之際有禮義存焉不可越也彼野之中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也則以潔清之白茅包之是一麕耳猶取之有其物矣况此有女婚姻之懷當春而動亦其時也而吉士乃誘之非其禮乎非求此女之道也

林有樸樕句樕韻**野有死鹿**句鹿韻**白茅純束**句束韻**有女如玉**句玉韻

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

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毛傳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德如玉也

鄭箋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屯聚也　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

孔疏言凶荒殺禮非直麕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中有樸樕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爲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潔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　釋

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注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是樸樕爲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樕謂林中有樸樕之木也故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樕爲一也知不別者以樸樕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衆卽是林矣不得林與樸樕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林下之有不爲鹿施明是林中有樸樕之處也樸樕與林不別正月箋云林中大木之處此小木得爲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獨爲林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處　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潔白不可污以無禮、

慶源輔氏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說約此章亦反興與上章意同但更蘊藉耳林有樸樕作一句看以死鹿爲主樸樕爾雅本作樕樸斛樕本作槲樕能溼之能音耐

衍義純束以茅純聚而包束之如玉依注以色言勿

作如玉之德說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誘之者蒙上章之文也然言外便有誘之之意矣

正解一說以兩有字與下有女而以樸樕興女之少艾以鹿之束白茅興女之不可誘不然首句爲衍文矣亦通　如玉有作女德堅貞講承上起下雖覺有情然畢竟依注爲妥蓋以色言亦有不假粉飾不受點染意

按林野相連只作一處爲是鄭箋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束似是林與野兩處皆有死鹿未妥純聚也指茅非指肉言鹿當須以白茅包之爲禮而有女如玉豈可以非禮誘之乎　指南有女如玉作誘之之由說未妥　竊疑林有樸樕當在第三句與首句女如玉相連以女所居之地言而以野有死鹿二句興之備一說

講瞻彼中林有樸樕之小木而樸樕旁之野則有死鹿焉羣田者獲而分其肉則以白茅純束而裹之矣况此有女其顏色如玉之美而可以妄求之乎

舒而脫脫兮句 脫韻 **無感我帨兮**句 帨韻 **無使尨也吠**句 吠韻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脫巾尨犬也

毛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　感動也帨佩巾也　尨

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鄭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强暴之男相刼脅　奔走失節動其佩飾

孔疏此貞女思以禮來惡其刼脅言吉士當以禮而來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狗也吠但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刼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尨也吠己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　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　尨狗釋畜文李巡曰尨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

來不用驚狗故鄭志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懍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新安胡氏曰莫動我之帨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我之犬又拒之使遠其室也此可見其懍然不可犯矣

慶源輔氏曰此詩之意都在此章不必於前章死字白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害了此詩本旨

集解舒而脫脫只是令他且慢口氣止其來非教他徐徐來也蓋凡人情慾多發於卒暴能細度可否則妄想自息二無字正見其懍然不可犯處詞若稍緩便不見拒之嚴矣

指南此上言吉士之誘雖妄而戒之意重此章當作女子口氣講要得緊切嚴厲方見得懍然不可犯意徐徐而來有當度禮義而無縱欲之意乃止其來非教他緩來也末二句承此句講下無字警不得如此非禁止之詞無感我帨戒其不得近己之身而瀆男女之大防無使尨吠戒其不得近己之家而褻內外

之大限蓋此時父母結褵之禮未行艮人奠雁之儀未舉其可妄相誘哉夫懼其來也而絕之如將不勝恐其至也而遠之如將或浼不惟帨不可動而家不可至其懍然不可犯之意愈嚴而愈切豈吉士所可得而誘也耶

按感帨似說得太近按帨拭巾也是言不可强動我物非近我身而戲動之也

講不觀女子拒之者乎其言曰人當以禮自處以禮處人爾其姑徐徐而來兮量度可否而無遽也無動我之帨兮帨佩於身不可近也無使我之尨也吠尨

以守家不可驚也女之自制如此不亦可美也哉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小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
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鄭箋無禮者爲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
紂之世
孔疏作野有死麕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
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
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

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東萊呂氏曰此詩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詞初猶
緩而後益切曰吉士誘之其詞猶巽也曰有女如玉
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也至於其末拒之益切矣
安成劉氏曰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漢廣但漢廣
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麕二詩方作之時則女
已貞而男未正耳
疏義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
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
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通解此本刻野小民之家觀其包物以茅護門以犬
皆村落氣象
衍義此詩二章載舊以美之意至末章方見出今看
來上興其見誘以見貞女之不當誘下述其拒誘之
者之詞皆是美之之意非單以末章爲美也但必到
末章方是詩人本旨耳
按此詩體製稍別上二章敘其事末章述其言也因
在召南故作守禮解若在他國卽作誘而見許亦說
得去　不唯詩體異而取興之語亦甚不倫
何彼穠矣（句　穠韻）唐棣之華（句　華韻）曷不肅雝（句　雝韻）王姬之車（句　車韻）

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
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
毛傳興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也　肅敬雝和
鄭箋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
美盛　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
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
孔疏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
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
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

適車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　詩美王姬蕭雝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唐棣移也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栘郭璞曰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

按鄭孔皆不知以上與下兩意闕合而皆分作兩截先作比說而又進一意不成興體矣　鄭以之訓往尤誤

大全本草曰楊栘樹大十數圍卽唐棣也亦名栘楊

圝棠弱蒂微風大搖一云薁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

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朱子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東萊曰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車者不敢指切之也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之美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或近或遠皆所以見文王太姒之教也

六帖只就車上贊其和敬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若說不敢斥言王姬故以其車言之俱未是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是說詩看出詩人無此意也且王姬被化與其有和敬之德俱藏在本文王姬二字內車之肅雝只是範我驅馳和鸞有節之意　南子以車聲而知蘧伯玉夫以伯玉之車而有轔轔之轍則王姬之車亦

有肅雝之度矣大抵說詩只宜諷詠本文拘牽舊說了無究竟曷不肅雝二句含蓄不盡反復申諷究然塞路聚觀跂踵盱眙相顧歎賞之語

說通曷不肅雝言王姬挾此貴盛而來直無望其肅雝也今豈不肅雝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貴耳

說約穠與雝叶華與車叶亦隔句韻韋昭曰車古音尺奢反從漢以下始有居音

衍義首章見華則知木見車則知人興意似設問而倒解之耳肅雝以婦道言不指車言下句表其人也王姬不可見見其車則知其人是指車以言車中之

人也車非能敬且和車之敬和正是王姬之和敬所著也肅者莊敬斂飭謹爲婦之節也雝者溫和恵順安爲婦之常也說王姬要本思齊思媚之風來便見得素沐德教人所素聞故一見而知其能敬且和也
　不驕是肅雝前一層語執婦道是肅雝後一層語
正解肅雝二字只就車上說爲是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也文王之德不外肅雝爲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和敬但見車之馳驅中度和鸞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人之敬且和以爲此之肅雝乃爲是此人所乘之車也若說不敢斥言王姬故以其車言之恐未是

指南車上肅雝非止盛上就爲肅雝要在禮車樂御上見諸侯之車總下王后一等以彼其貴鮮有不挾者而今夫先婦後一馳驅一節奏若示人以肅雝則王姬之和敬不可思乎
按肅雝就車上見爲是王姬肅雝於言外見　何彼曷不朱子作問辭然虛擬作極其語氣亦似有味
講族之貴者其氣易驕人之賢者卽物可見如彼襛襛然者果何華而若是盛乎乃唐棣之華也夫以唐棣之華宜其盛矣此曷不肅雍者果何人之車而若是和敬乎乃王姬之車也夫以王姬之車宜其和敬矣不亦深可美哉

何彼襛矣句**華如桃李**句李韻**平王之孫**句**齊侯之子**句子韻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鄭箋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孔疏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興王姬顏色之盛與齊侯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

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後爲興　此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

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甯王理亦得稱
平王但無文耳
安成劉氏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以
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爲平王猶棫樸之稱爲
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爲王后江漢之稱爲文人初不
拘於謚也又如商頌稱湯爲武王稱契爲玄王文王
有聲稱武王爲皇王韓奕稱厲王爲汾王詩人之詞
類如此
或曰平王卽平王宜臼齊侯卽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
知孰是

大全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於齊左氏傳曰齊侯
來逆共姬
朱子曰此詩義疑故兩存之
新安胡氏曰以爲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
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史
編後經吾夫子手不應若此其失倫者誠爲可疑豈
秦火之餘漢儒修補不免簡編之雜耶然則此說只
當如集傳作或曰以附之俾讀者知其說可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疑齊侯爲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
蓋指桓公小白也莊公十一年卽莊王十四年以共

姬妻桓公莊王乃平王曾孫未知共姬爲何王之女
又按齊襄公於莊王四年亦娶王姬春秋於莊公元
年書王姬歸於齊者是也若以爲此事則襄公是僖
公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爲僖公矣
考索曰此詩乃是平王以後事大抵詩之所載上起
文王下訖陳靈則陳靈之世詩之篇目皆未定也二
南雖爲文王之風而文王之後以至陳靈凡詩之主
乎夫婦而言乎人倫則後世取而附之二南之末亦
世之所不免也
說約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者然

不如以平王二字渾然還之更免穿鑿
集解平王二句集傳前一說本毛傳也嚴緝蘇傳皆
從其說然攷武王娶太公望女邑姜則武王之女與
太公之子乃甥舅也豈有爲婚姻之禮
按前說平字雖可疑尙無大關繫若作平王以後詩
則召南之篇目大紊矣
以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也
正解此章以桃李二物之相稱與男女二人之相稱
就未婚時而言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不可作譬如之
如看平王二句平重方見其稱蓋孫以祖貴子以父

貴也

講夫王姬乘此車而來嫁也配匹之際無不見其可美者矣何彼襛然而盛者華如桃與李物之相稱然矣況此王姬以平王之孫而來嫁者乃齊侯之子不以爲卑也則女與男其族類之稱爲何如哉

其釣維何句**維絲伊緡**句緡韻**齊侯之子**句**平王之孫**句孫韻

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

鄭箋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之爲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

孔疏其釣魚之法維何以爲乎維以絲爲繩則是善釣以興其娶妻之法亦何以爲之乎維以禮爲之則是善娶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綸以求魚娶者以己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

六帖前章言族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王也此章言婚姻之合則先男後女從夫也

說約以絲爲綸則二絲矣故仍以興男女二人而合

之義在中焉

正解此章以絲之合而爲綸興男與女之合而爲婚就已婚時而言此絲字總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與之猶男自男也女自女也到伊緡方與得合而爲婚絲是美種與野菅池紵不同柔而爲緡正打照下嫁王姬能柔以相承也　齊侯二句變互方見其合是男幸有室女幸有家也此二句與上不同當言以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而配偶兩宜意　此與上章各要兼貴而且賢說本肅雍來使非肅雍亦何足多哉

按緡綸也絲合而爲綸時講或云絲與緡合而爲綸誤矣　絲合爲綸非一絲故興男女合而爲昏以合字緒照　興意取合字或云以釣用絲綸比婚用聘禮又多一折

講不但已也其釣維何則維絲以爲緡物之相合然矣況以齊侯之子而下嫁者乃平王之孫不以爲亢也則男與女其昏姻之合又何如哉此王姬所以可美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小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鄭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其褕翟
孔疏作何彼襛矣詩者美王姬也以其雖則王姬天子之女亦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爲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敬雝和之德不以己尊而慢人此王姬之美卽經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是也　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遽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　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

翟服則褕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鷖總者靑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
朱子曰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爲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爲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然則公侯夫人翟茀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也歟
正解通詩首章是興王姬有和敬之德也次章美其男女之稱末章美其婚姻之合總以肅雝二字爲主婚姻之稱稱以肅雝也男女之合合以肅雝也不然則下嫁亦常事何足美哉　惟不挾貴以驕其夫家

故以平王之孫下嫁而不爲卑以齊侯之子上配而不爲亢蓋極其尊卑闊絶乃愈見肅雝之難若云族類兩盛婚姻兩宜反不見得王姬不挾處
按首章但言王姬而未言何王之女所適何人次章以其人實之末章又取意於絲緡反覆言之大意不過如此時講以首章肅雝貫下二章取稱三章取宜取其便於作把柄耳亦說得去　不挾貴又是從肅雝推出不宜實拈　平王終是疑案

彼茁者頓**葭**句 葭韻 **壹發五豝**句 豝韻 **于嗟乎**頓**騶虞**句 虞韻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牡豕

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
食生物者也
毛傳茁出也葭蘆也 一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
公之發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
之德則應之
鄭箋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君射一發而翼
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于嗟者
美之也
孔疏言彼茁茁然出而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
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唯一發者

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
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
比之 草生茁茁然出故云茁出也非訓爲出 豕
牝曰豝釋獸文又解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
翼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故也 田獵有使人驅禽
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 君止一
發必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
令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
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 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
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按壹發五豝毛鄭說異然亦有據故錄之
潛室陳氏曰毛傳云豕牝曰豝恐牡字當作牝
說約嚴華谷言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其狀
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非也然據
集傳虞本叶音牙字彙一叶牛加切王應麟困學紀
聞亦曰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
通解不可以騶虞爲瑞物古人之射發必四矢中必
疊雙句見西都賦
衍義壹發五豝凡射毎發四矢一發四矢而中五豝
是一矢中必疊雙也此正是見其物之多不是言射

之巧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
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
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
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卽眞所謂騶虞矣
朱子曰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
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爲仁也禮曰無
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仁在壹發
之前壹發五豝義也 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
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

意思

東萊呂氏曰彼茁者葭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獸之多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閒和氣充塞庶類繁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形容之也

說通仁心自然卽在上二句內非進一層語

釋義此其仁心之此字其字皆指諸侯言

說約春田之際之際二字妙紀時也不重春田

纂序春田雖不甚重然此詩卻是因春田而述事亦不可遂抛撇不顧草木之茂禽獸之多雖屬對舉然春田是逐獸於草木中兩句文法亦不可呆對

衍義草木禽獸不止葭與豝不過舉一以例其餘注曰仁民餘恩者既仁民而遂及於物故曰餘恩朱子於庶類上推出仁恩於仁恩上推出仁心蓋及物由仁恩仁恩由仁心也仁恩及物當以平日愛養撙節言騶虞是仁物不是瑞物騶虞之仁出於自然我侯之仁亦出於自然我侯所以爲騶虞也過下章不可云不惟有葭而又有蓬等語如是則春田之際止見二物而已　撙節愛養是上一層語此處只寫一段草木禽獸自茁自蕃的景象便妙少著色相便非自然矣

正解仁恩及物如斧斤以時入山林狩獵有節不殺胎不掩羣皆是　仁民餘恩及於庶類等意俱在言外

講萬物以得所爲貴王道以及物爲終我侯不有可見者耶嘗觀春田之際彼茁然而壯盛者維葭焉一發四矢而豝已得五必有疊雙之中焉卽此一葭一豝而宇宙蕃育之氣象可類推矣此孰非撙節愛養

之所致也苟有一毫勉强於其閒何以使無知之草木無情之禽獸若此之茂對哉吁嗟乎我侯其卽騶虞也乎蓋騶虞之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非教之而後能習之而後王者也我侯之仁心自然不猶是哉

彼茁者頓**蓬**句蓬韻**壹發五豵**句豵韻**于嗟乎**頓**騶虞**句虞韻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孔疏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

豐城朱氏曰于嗟騶虞之辭與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爲興此以爲賦者于嗟麟兮此與中之比也于

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禮樂著由是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說約集傳虞叉叶五紅反字彙一切胡公反音紅易屯六三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

纂序焦漪園云一騶虞字無兩叶之理蓋前章葭豝叶次章蓬豵叶而騶虞句皆另調似不易也如麟趾三章末句于嗟麟兮皆另調可見抑凡詩章末不換句者可以此通會之

正解葭是澤草蓬是陸草

集解此只易葭爲蓬易豝爲豵耳而百物之蕃益見莫作衍文看

講彼茁然而壯盛者維蓬焉一發而得五則維豵焉百物之蕃育如此皆我侯仁心之自然及之者也于嗟乎其卽騶虞也乎不亦深可美哉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小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朱子曰此序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

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問麟趾騶虞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朱子曰不是只是取以爲比卽此便是麟趾便是騶虞

安成劉氏曰麟趾言公族仁厚故知其化之入人騶虞言庶類蕃殖故知其澤之及物　此詩之應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爲喩皆以于嗟爲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

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詠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
慶源輔氏曰周南見其化之入人者深召南見其澤之及物者廣則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轉移動化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無以復加矣此義至先生而始明
南軒張氏曰麟趾言公子仁厚則在內者無不孚騶虞言國君蒐田以時則在外者無不孚也未有邇之未孚而可以及遠者也鵲巢之化是亦關雎之所達也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本一而已

正解通詩二章一意上二句美及物之仁下嘆仁之自然總以吁嗟句作主蓋因動植之物而想見其仁恩又因仁恩之及物而贊其仁心出於自然也仁心自然卽在上二句內末句不過指騶虞以詠歎之非進一層語若作推由看便非　通篇不要牽出仁民字只就春日所見而歎仁心之自然方得旨凡至仁無心羣生庶類卽是心有一物之不遂固屬慘傷求是物之必遂亦屬勉强惟滿腔是仁而物各取之爲葭爲豝自茁自蕃而我若無事焉乃見仁心之自然處

按集傳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從騶虞句看出見得如此乃同於騶虞也時講用入上二句當云物類之盛皆仁心自然所致而不待勉强語氣方明細玩之似只說仁心不待勉强方與騶虞合呂氏說可參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治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辭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

彼穠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
豐城朱氏曰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爲嫡妻者有逮下之仁爲媵妾者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强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擧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擧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爲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

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

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

朱子曰周南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言諸侯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詩之正風也

眉山蘇氏曰二南皆出於文王而有内外之異内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及周南之深也

鄭氏曰二南爲正風則然矣自後南國諸侯政衰何以無變風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也時徐及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故無其詩也

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慶源輔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至於修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内及外如此則其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

考索曰孔子告伯魚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之序先之以風而周南召南又爲風之先焉此皆文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雝雝在於閨門之内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廬陵李氏曰鄉飲酒禮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鐘磬合奏此詩也燕禮遂歌鄉樂諸侯與羣臣燕飲酒之禮歌者亦與衆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射自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鄉樂也

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廬陵李氏曰與四方賓燕則有之

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黃氏曰文王后妃之德始於二南而極於天下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不被其風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下至里巷皆可

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計也

南軒張氏曰二南皆文王時詩周公取以爲萬世后妃夫人大夫士庶人妻之法夫刑家之法雖自於己而於其配必謹所擇是蓋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其身正夫婦而爲正家之本也

慶源輔氏曰正變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今姑從之孔子之誨伯魚但使之學二南而不言二南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之義明白尤覺孔子之言有意味可玩也程子云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而今人讀了二南詩果使不面牆而立方是善讀詩故先生嘗訓一學者曰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此又讀詩者之所當知也儀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廣且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述二南之用也

詩經詳說卷五終

詩經詳說卷六

牟陽冉觀祖輯撰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

安成劉氏曰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卽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爲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

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幷入於衛也歟

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幷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卽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

大全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

東

按淇北泉南可疑今百泉卽衞水東流淇自北入之明是淇在北泉在南

但邶鄘地既入衞其詩皆爲衞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

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衞地者爲衞得於邶鄘者爲邶鄘

朱子曰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又曰衞有衞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地同音無異

慶源輔氏曰先生初說亦疑其爲聲之異今以爲不可曉者蓋此等既不繫詩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爲得也

華谷嚴氏曰存邶鄘之名不與衞之滅國也

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沬鄉皆正作於衞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衞意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其所以必係邶鄘故名者無乃欲寓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爲存陳亦此意也

是以太師存邶鄘之名置於衞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耳

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華谷嚴氏曰關雎鵲巢爲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衞皆衞風也衞禍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關雎爲首者得夫婦人倫之正者也變風以邶柏舟爲首者莊姜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次鄘柏舟者處母子之變者也母子之變未當

眉山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數世矣而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之亡而有不能已者也

邶鄘衞譜邶鄘衞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

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孔疏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　案禹貢太行屬冀州地理志

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太行之東太行屬河內則紂都而西不踰太行者蓋其都近西也　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　禹貢兖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　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

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　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爲縣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瀰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　王肅康誥注云

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衞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諡也言爲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者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幷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衞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　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强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衞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幷於衞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幷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　衞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

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衞侯故知當夷王時　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衞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諸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衞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衞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衞國者以夫人身是衞女辭爲衞發故使其詩歸衞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家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衞焉幷邶鄘分爲三國鄭幷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衞同又先有衞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衞也故序每篇言衞明是衞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諡號之稱非爲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諡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

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爲次也武公襲攻共伯史記之誤而鄭因之失考

按邶鄘衛之分無確據大槪言之耳鄭謂變風始於頃公孔謂編詩以君世爲次皆出臆度不足信

衍義邶鄘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與邶鄘接壤朝歌之地商受之都也武王以封同母弟康叔是后九傳而共伯蚤死妻共姜守義詠柏舟懔懔乎一醮不改之操蓋衛風之首倡也十世而武公知行並進交儆於卿士抑戒賓筵之作宛然酒誥之家法也詩歌有斐衛其最著乎由武而莊而桓漸以陵替莊公狂蕩暴疾以寵奪正州吁弒逆之慘公醸成之也宣公淫蕩醜惡納媳爲妻牆茨鶉奔之毒其何能國無怪乎淫風大行赤狄傷亂也再傳而懿軒鶴覆國獨賴戴文兄弟光復舊物定中作楚其再造矣文以下二十傳而嗣君貶號曰君止有濮陽之地又六世秦二世廢其君爲庶人而康叔之澤斬焉迹其治亂興亡本原之地始基之也先孺張子顧謂衛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然則移風易俗之說果若是歟

汎頓彼柏舟句舟韻亦汎其流句流韻耿耿不寐句如有隱憂句憂韻微我無酒句以敖以遊句遊韻

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

毛傳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其流不以濟渡也　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

鄭箋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　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

孔疏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

朱子曰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

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下字不苟如

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問柏舟看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安成劉氏曰有全章皆比者如螽斯之類固專屬比

矣亦有比意之外繼陳其事如此章之類者今以集傳賦而比之體反觀之比而興之體例求之則此類恐亦可以爲比而賦也　薄字訓附以說卦雷風相薄證之只讀作泊若以離騷九章芳不得薄之薄證之則音爲博而亦訓爲附也

華谷嚴氏曰二柏舟用意皆在下句邶柏舟在於亦汎其流鄘柏舟在於在彼中河也

新安胡氏曰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此詩詞氣誠爲卑弱而末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不合則去是有可去之義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況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邶鄘柏舟皆首婦人亦是一證

說通詩以不得於夫而作但詞旨淒婉和平有憂而無怨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篇中惟此二句是顯說見棄而又是託言餘皆反覆述己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卽明言羣小之見愠而不言見愠之何由所以爲賢婦人也舊說以柏舟之堅比己德之固失詩語氣矣

說約開口二句一彼字一亦字悽斷千古

集解憂而曰隱眞有自家放不下向人說不出之意

如有者沈憂之人不知所憂何事但覺胸中有物耳

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能解意味深長較金罍兕觥之意更婉更苦

衍義柏舟汎流比德不見取於夫也注堅緻牢實亦喻己堅持貞固意但此意在我心匪石章方見出此處且宜輕說耿耿謂人有所憂耿耿然惟憂之一路分明故當寐而不能寐耳隱憂言不得於夫則終失所仰望此憂便非酒所能解

指南二句分上喻己不見取於夫下承言憂之深而難解也

講凡人遇遭其變則不得以無憂如我今日是也彼柏木爲舟堅緻可載今汎彼柏舟不以承載無所依薄亦但汎然於其水流之中而已其失所甚矣我以是耿耿之心不能自寐如有隱痛之憂而極其深且切焉吾聞酒可解憂微我無酒可以敖而可以遊也而何以至是耶

我心匪鑒句**不可以茹**句茹韻**亦有兄弟**句**不可以據**句據韻**薄言往愬**句**逢彼之怒**句怒韻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

毛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據依也彼彼兄弟

鄭箋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按鄭說深一層謂鑒不能茹而我心能茹今作鑒能照卽是能茹而我心匪鑒故不能茹

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慶源輔氏曰內既不得於其夫外又不得於其兄弟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說約集傳既字又字卽上四句各自頭項不可以兄弟卽承匪鑒往愬兄弟眞婦人語逢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事也陸聚岡曰愬言不相入而反咎我自取固哉高叟矣

集解愬於兄弟亦是託言蓋不得於夫則無往非拂逆之鄉故言逢彼之怒正自形其困阨無聊之狀

指南亦有兄弟四句不可將兄弟說壞只託言不得於夫無往而非拂逆之境如此

正解上二句言厤遭變之故下因傷其不見諒於兄弟也上二句只須寬說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以引

起下章自反意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可以據猶云不可倚賴非以兄弟爲依歸之謂往愬非求以濟變只是哀痛迫切必訴於至親庶幾抑鬱之情猶有可舒反遭其怒正所謂不可據也

按上下兩截意自已不能度不得於夫之故往訴兄弟而兄弟又只說已不是

講然則我將如之何哉天下惟鑒之明可以度物今我之心既匪鑒而不可以度其所以然之故矣人惟兄弟之親可以相依今我亦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也故將以我之憂往而愬之兄弟之前而反遭

彼之怒其不可據如此亦何以爲情耶

我心匪石句**不可轉也**句轉韻**我心匪席**句**不可卷也**句卷韻
威儀棣棣句**不可選也**句選韻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　選簡擇也

毛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　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

鄭箋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　稱己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不遺所以慍也

孔疏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曉實習爲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

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慶源輔氏曰心之不可轉不可卷言其有常也威儀之不可選言其皆善也惟其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揀也

纂序六句是簡默語勿講似矜詡語乃得

集解上四句婦德也末二句婦容也德容皆善而猶至見棄不可解矣與上章匪鑒相應

正解此章總是自求見棄之故而不可得上四句言心之有常也下二句言儀之皆善也不可轉言心之貞固有專一不移易意不可卷言心之平直有端正無反側意富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則於全備中又從容而不生疏宜串說棣棣非只儀容之美就舉止中規中矩上言威儀有得有失則可簡擇取舍今無一不善何選之有心與容不平重心一邊婦人以心事夫者也今逐一自反總不能識其見棄之故眞令人不解

講意者我實多闕歟乃反而求之常以專一自勉豈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不可得而轉移之也常以正直自勵豈席猶可卷而我心匪席不可得而卷曲之也且威儀在身人所共見又棣棣然而善不可得而選擇取舍也自反之餘亦庶乎其無闕也已

憂心悄悄句悄韻**慍于羣小**句小韻**覯閔既多**句**受侮不少**句少韻
靜言思之句**寤辟有摽**句摽韻

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毛傳慍怒也悄悄憂貌閔病也　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鄭箋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

孔疏辟旣爲拊心卽云有摽故知摽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摽然

按箋疏以此詩爲衞之仁人故以羣小爲君側之小人今不用

華谷嚴氏曰摽本訓擊故摽然爲拊心貌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事以至於拊心而有摽則其憂極矣

槩序首二句順下勿如常云憂心已悄悄而又見慍于羣小作轉語悄悄正爲見慍也

集解覯閔二句是數從前見慍之狀言不得於夫皆緣羣小所致卽此便見嫡妾易位故下章遂以日月迭微喻之　寤辟者言除非睡去忘卻一寤便不禁其拊心也

正解上四句叙已困於所遇下是痛心之意憂心悄悄本不得於夫來慍于羣小由不得於夫所致覯閔二句正慍于羣小處覯閔是媒孽其短中傷其事也受侮是被彼之侵陵遭彼之戲謾也夫不以我爲妻則妾不以我爲嫡或進而毀謗之或因而媟褻之旣多不少有無數難堪意此皆失意人實歷之言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故不禁思之而拊心也靜思對人前隱忍言將此無故見棄獨處而深思有取冤苦根由一齊撮到心頭之意寤辟有摽乃是自怨自艾非怨夫也纔寤便爾拊心見無時不切切於是也

按覯閔是見害之意謂被其譖害也受侮謂受其欺陵字義要分曉

講夫自反無闕而乃動輒得咎是以憂之於心悄悄然日見慍怒於羣小而不相孚契也媒孽者釀成吾過覯閔則旣已多侵陵者負寵相加受侮亦復不少見慍如此靜言思之每每寤覺之中不禁拊心而手摽然也亦將何所告哉

日居月諸句**胡迭而微**句微韻**心之憂矣**句**如匪澣衣**句衣韻

靜言思之句**不能奮飛**句飛韻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污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

毛傳如衣之不澣矣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鄭箋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

孔疏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

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識曰兄日姊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爲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爲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

按箋疏以日月喻君臣今不用朱傳以嫡妾言亦本鄭孔虧傷意

華谷嚴氏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憒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六帖煩冤心煩而屈抑也憒眊心皇惑而亂也

正解上二句傷嫡妾之易位下四句喻己憂之切至也迭微重日不宜虧而今亦虧一邊不可以日月交迭互講日月非眞有更迭而虧之事特以己事假託而言耳日食爲天道大變奪嫡爲人道大變憂正在此心憂二句承上起下之詞如匪澣衣極形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要蒙上如匪澣衣來相反看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意猶云安得身在事外耳蓋憂之極而爲是決絕之詞非實語也若說義不可去姑爾安之注不消著一恨字矣

衍義末二句要形容得夫婦無可去之義非直以不能去爲恨也

指南心之憂矣一氣貫落靜言思之亦只帶過若講得重便是憂了又思何等煩瑣

按日月二句朱傳似看得太深乎意只是言無所照察之意　人穿不淨之衣便心下不快必易之而後已借喻亦切

講彼日當常明月有時虧今日居月諸胡爲更迭而微失其常道甚矣我是以心之憂矣煩冤憒眊如衣不澣之衣而不能以自如焉靜言思之恨不能奮起飛去以脫然而無累也則亦安之而已

柏舟五章章六句

小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朱子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不可强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强以爲某王某

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强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唯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衞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衞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之上衞之諸君事皆無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

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眞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詩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

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敎故予不可以不辨

按此詩作仁人不遇無所據而謂頃公時尤是臆度故朱子用列女傳之說而易舊說

慶源輔氏曰首章以柏舟爲比比其可用乘載也末章以日月爲比比其當明而虧當尊而卑也所謂詞氣卑順柔弱全篇固然末後兩章尤可見

竹房張氏曰莊姜處夫婦之變正靜自守而不忍斥言其夫共姜處母子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故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

移也故莊姜處之難所以冠鄘衛居變風之首也豐城朱氏曰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絕兄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而無怒衆妾之心而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僭擇怒我者無得以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又曰莊姜之憂憂己之不得於其夫也己之不得於其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妾之分於此乎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怨生於衽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之憂

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已於言乎夫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歟

說約惟詩柄下不得於夫一句後貼口氣處俱更不相及說家於心匪茹兄弟怒羣小慍皆云不得於夫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也通章命意措句汎彼二句是比比下竟接餘論卻是賦矣然以比起故屬比也於胡迭而微亦如此　螽斯固通篇是比漢廣江永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難直陳而託物起詠則必取蘊藉或事有不可言者耳從來沿習於比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今詩家或詠花以比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可謂有詩乎舛謬欲一槪芟去　柏舟二句下卽接耿耿二句似憂卽承那柏舟曰居二句綠衣二句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卽承那日月綠衣何等可味若又說破正意眞嚼蠟矣

衍義此詩通篇俱是憂傷之意大旨以不得於夫爲主凡見怒於兄弟見慍於羣小皆由不得於夫所致也析言之則首章言不得於夫而其憂難解次章言不得於夫而其情莫訴三章言不得於夫而自反無闕四章言不得於夫而所遇皆窮末章言不得於夫

而無可去之義則亦安之而已　中間說憂卽是說不得於夫說慍于羣小正是說秉於君子口中卻不直言若一語稍不渾含卽是懟夫一語稍不自問卽是揚已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

綠兮衣兮句**綠衣黃裏**句裏韻**心之憂矣**句**曷維其已**句已韻

比也綠蒼勝黃之閒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閒色賤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

毛傳綠閒色黃正色

孔疏綠蒼黃之閒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閒色黃正色言閒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閒故玉藻云衣正

色裳閒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

按鄭以綠爲褖只是任意改更所注禮多類此

安成劉氏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緇五方之閒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閒色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曹氏曰莊公娶武公子左傳謂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此所謂妾或州吁之母歟

南軒張氏曰言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爲一身之私哉

疊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華谷嚴氏曰讀詩不可鹵莽如綠兮衣兮不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惟此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喩妾衣喩僭上故以二兮點綴而丁寧之

說通首二句凡五轉

集解以綠爲衣必至以黃爲裏然語意卻是兩層況平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黃於皆得其所用之道耳最得風人婉約之意　兩兮字有驚異之意便含憂字在內故下遂言憂不能已也

按維字難安頓只作語辭帶過爲是

講人各有等物各有分如正色宜衣閒色宜裏今綠兮而以爲衣兮已自僭矣況綠衣而又以黃爲裏幽顯倍僞更何如乎是以使我之心憂矣而何能以自已哉

綠兮衣兮句**綠衣黃裳**句裳韻**心之憂矣**句**曷維其亡**句亡韻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今以綠爲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爲言忘也

毛傳上曰衣下曰裳

鄭箋亡之言忘也

孔疏毛以爲閒色之綠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興幽顯則此以上下喩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

按舊說爲興體非也

華谷嚴氏曰黃裏言掩蔽而已黃裳則失位矣

說約曷維其已自頂綠衣黃裏曷維其亡自頂綠衣黃裳各從幽微倒置其變難處說宗社大話嗣君流禍切不可用

指南以綠爲衣而在上以黃爲裳而在下喻衆妾尊而正嫡卑也以黃爲裏猶未居下至以爲裳則下矣故講曰失所益甚憂字只從嫡妾易位名分倒置上看不必推到流禍處

講綠兮而以爲衣兮乃綠衣而又以黃裳上下倒置不益甚乎是以使我心之憂矣而曷能以或亡哉

綠兮絲兮句 **女所治兮**句治韻 **我思古人**句 **俾無訧兮**句訧韻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

按毛鄭以女爲妾又以綠本絲末喻妾卑嫡尊皆欠明

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慶源輔氏曰彼之所爲自違悖而我之所爲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爲賢也

詩記首二句喻致妾於尊顯皆夫所爲其失序蓋有自也婦人見妾獲寵輒生嫉妒便是處失其宜而我亦有過矣今但求古道以自處而歸於無訧是眞善處夫婦之變者

正解此喻妾之及時見寵而思法古人以自免於過也綠絲本妖豔況人情經手治者自然鍾情特甚正比妾之及時見寵古人泛言古之賢婦人俾無訧以處夫婦之變須委曲以全其道也此二句跟妾見變來蓋嫉妒由此而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人有處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此指處夫婦言不兼嫡妾說

按上言綠已成衣見妾之承寵此言方染絲爲綠見君之寵妾是妾之尊顯由君而成也　或曰女如字讀言綠衣既多而又有新制綠衣者以見女寵之盛

講彼綠兮而方爲絲兮其色已可愛矣而又女所經綸以治兮此綠之所以益加顯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有嘗遭此變而善處其閒者其以自厲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而何必他是咎也

絺兮綌兮句 **淒其以風**句風韻 **我思古人**句 **實獲我心**句心韻

比也淒寒風也

毛傳淒風寒風也　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
鄭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
按鄭以古人爲制禮者使妻妾貴賤有次序朱傳只
作古人善處變者更覺明妥
絺綌而遇寒風猶己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
處此者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朱子曰古人所爲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理孟子
所謂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慶源輔氏曰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

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
賢乎哉
華谷嚴氏曰絺綌二句喻不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
秋扇捐篋之意也
說約俾無訧兮亦頂少艾得寵實獲我心亦頂色衰
見棄各尋頭項方見淸楚蓋少艾得寵色衰見棄豈
不是一事而旣分兩章則我思古人處須各討著落
不可牽混也　前章注有嘗遭此此字指少艾得寵
此章注善處此此字指色衰見棄則二章本各說一
邊無訧獲我所從分也說詩無他法惟章還章句還

句不求畫蛇添足耳　訧與治叶風與心叶會詩世
學曰訧叶音夷風叶音分也　纂序少艾得寵色衰
見棄八字總不可入口氣中
六帖我意定於此矣而考諸古人確與我相合恰是
我先有此物而古人得之故曰實獲我心有欣然會
意之狀
衍義上章喻妾之及時見寵而思古人以自免於過
也此章喻己之過時見棄而思古人有同於己也各
下二句俱承上二句說古人泛言古之賢人雖遭此
變而處之不失其道也　實獲我心要本上無訧說

來心字統期無過之心故言我心本欲如此而求諸
古人之迹果能如此是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只
知一味自盡更不管他淒風之變正是景行自勵處
指南下二句亦承上二句說總是求善處不必以爲
得善處也時說以上爲求善處此爲得善處覺無味
講彼絺兮綌兮當暑之服也乃以遇淒其之寒風時
過而不得其所亦已甚矣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
之處此而自盡其道者實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則
亦自安焉已耳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小序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也
朱子曰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
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衍義前二章以遇變言後二章以處變言遇變每切
於憂處變莫善於思然皆求自盡之意非有所覬望
亦非有所怨懟也
指南上二章喻嫡妾易位之可憂下二章喻嫡妾易
位而得善處之道然上二章不過引起下二章且勿

平

燕燕于飛句差池其羽句羽韻之子于歸句遠送于野句野韻
瞻望弗及句泣涕如雨句雨韻

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
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
毛傳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　之子去者
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　瞻視也
鄭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
衣服　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
野者舒已憤盡己情

孔疏釋鳥云巂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巂
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燕
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
是也鳦乙字異音義同　差池者往飛之貌故云舒
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
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顧視
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頏之喻出入前卻既
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
類各以其次
按鄭謂顧視衣服可笑且是比不是興下章倣此總

不知在兩燕上取義
廬陵羅氏曰大歸者不反之辭公羊傳注曰大歸者
廢棄來歸也
陸氏曰戴謚也嬀陳姓也完卽衛桓公也
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言其相先後也說文曰立
無聲之涕也陳澤陂傳曰自目曰涕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卽位
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作
此詩也
臨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

鳴一上一下故感以起興
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國家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眉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感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說約燕燕華谷主兩燕最妙然謂莊公既没嫡妾相依如燕相隨則非也此只興送時行者在前而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故興亦至四句止瞻望二句是摹寫既別後事　差池亦從燕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此興之最有取義者下頡頏下上亦各興兩人可以類推
集解泣涕中有無限悽愴意非止後會無期也子弑國危意不必露出蓋州吁之暴亦莊姜所諱言耳
講人情莫悲於相離而況離別之異於常者耶彼燕與燕而于飛也則差池其羽而兩不能齊矣況我之子于歸於陳也我能不遠而送之于野乎斯時彼義難留奄忽之間瞻望弗及不禁泣涕之如雨焉耳

燕燕于飛句 **頡之頏之**句頏韻 **之子于歸**句 **遠于將之**句將韻
瞻望弗及句及韻 **佇立以泣**句泣韻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鄭箋頡頏與戴媯將歸出入前卻　將亦送也
集解末句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歧路光景
講燕與燕之于飛也則一或上而頡之一或下而頏之矣況我之子之于歸也我能不遠于將之乎斯時也我情難舍奄忽之間瞻望弗及惟有佇立以自泣已耳

燕燕于飛句 **下上其音**句音韻 **之子于歸**句 **遠送于南**句南韻
瞻望弗及句 **實勞我心**句心韻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而久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
衍義三章皆一時事不必分初別已別既別說興意到四句止差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也頡頏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應和也皆以不忍相離之意為興　佇立甚於如雨勞心甚於佇立然只一時事

各末一句皆本瞻望弗及說此二句有無限悽愴意思

說約沈重讀南作尼心切

按南字當叶朱傳忽之以南人讀音不同耳

謂燕與燕之于飛也則一或鳴而上一或鳴而下矣況我之子之于歸也能不遠送之于南乎斯時也事不勝悲奄忽之間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而不能安耳

仲氏任只句**其心塞淵**句淵韻**終溫且惠**句**淑慎其身**句身韻**先君之思**句**以勖寡人**句人韻

賦也仲氏戴媯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

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勖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

鄭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淵任恤

戴媯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

孔疏箋以此二句說戴媯之操行故知爲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賑於憂貧

按鄭謂戴媯思先君味淺不知二句一氣讀也

言戴媯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媯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媯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溫且惠矣

慶源輔氏曰以恩愛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爲至塞實不虛妄也淵深不淺露也二者其本也溫和惠順又終竟如此而無作輟焉則是得情性之常也淑又婦人之美德而愼則持身之謹也有是衆德而又謹於持身其賢爲可知矣

六帖塞淵德之蘊於內者溫惠德之著於外者

纂序二句一連說其心句連上時講以其心句與下終溫二句取其心其身作對末是大約四句疊累以明其賢

詩說淑愼言能善謹其身溫惠卽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淑愼所從出

集解此是從別離淒楚中想像他許多好處出來講末句須斟酌若說有綠衣之怨恐我不念先君故惓惓相誨便非莊姜身分

指南此總是美戴媯之賢只當一直看蓋末二句勉己以正亦其賢處也一說於四句分而云思其賢

猶在望也思其言言猶在耳也似太分析

正解此章追念戴媯之賢不是推其離恨之故凡人朝夕聚首雖恩深誼厚都可相忘一經離別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上四句備述其德下敘其勉己以正也任是以恩義相孚契自其平日相與而言也此句要提起另講而下以身心作骨言當見惱犁小時媯能以恩相信寂寞深宮所可倚賴者惟斯人而已塞淵以立心言德之蘊於內者也溫惠二句以持身言德之著於外者也末二句就平日相勖勉言勿作臨別時丁寧語先君之思兼存沒欲其不以存亡易念也夫先君之思姜之自盟素矣而媯又以相勖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講此章全要言外嗚咽此說多與前異存以備考

按先君之思作臨別丁寧爲是先君二字入戴媯口中方合

講試於如今之去而想其平日之人仲氏於我蓋任只而以恩相信而其心則塞實而淵深且到底溫和惠順以淑善謹愼其身其賢如此及臨別丁寧之時又以先君之思勖勉寡人使常念之而不失正焉仲氏之於我何如者而竟于歸哉卽遠送亦何以勝情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小序燕燕衞莊姜送歸妾也

鄭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弒之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孔疏作燕燕詩者言衞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媯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

朱子曰遠送于南可爲送戴媯之驗

說約春秋書戊申衞州吁弒其君完九月衞人殺州吁於濮上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則皆桓王之元隱公之四一年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被弒後州吁未殺先當春夏之閒見燕託興宜也州吁之殺也石碏實誘其子厚從州吁如陳而告於陳使執之卽此詩之送疑亦有以感動於陳焉豈但大義滅親功在石子矣杜注戴謚孔疏曰典禮無謚曰戴則戴媯非生時所稱不可入文陳侯爵虞舜後魯詩世學媯陳桓公庶女

正解通詩前三章歷敘在己別離之情末章備述戴媯之德正以見己之難爲情也總以之子于歸句作

主蓋以夫亡子弑而于歸是何等事何等時則歸亦
極苦矣莊姜處危疑方迫之際悲人亦還自悲兩人
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之苦吞吐言外豈止尋常作
出門惘惘離別可憐之態乎若子喪國危在當日有
不忍言不敢言者故只序相別之苦而言外之痛隱
然　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行不能言者未
章乃見非情愛之私由戴嬀有如是之德又能以先
君之思相勉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
多矣故於其歸而送之如此無非得性情之正也

日居月諸句**照臨下土**句土韻**乃如之人兮**句**逝不古處**句處韻**胡能有定**句**寧不我顧**句顧韻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
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
毛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　逝逮古故也
鄭箋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
故處甚違其初時　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
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
按毛鄭以日喻莊公月喻莊姜言當照臨下土乃其
接及我者不以故時恩義相處於衆事皆不能定寧
能顧我之言以定公子完之事乎甚曲折費解不如

只作莊姜不見答說甚爲直截
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
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
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
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慶源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
莊公不以古道處己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爲法而望
人以古道處己莊姜之處己望人皆有則矣
安成劉氏曰每章章末二句皆有望之之意
纂序注見棄如此當解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二句
而猶有望之之意焉當解胡能有定寧不我顧二句
則胡能有定內有不定於我顧亦不定於不我顧意
故胡寧皆訓何似疑似詰語意活看方得　注獨不
我顧下一獨字有意蓋姜不見答爲公惑嬖妾故也
詩說胡能寧不皆怪歎冀望之語我字最可味言衆
其顧者豈伊無人但獨不我顧耳蓋暗指莊公惑嬖
妾也
正解上四句訴其處己之薄末有望其顧己之意下
二章皆同呼日月者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閨門之
隱也古處如克諧二女刑于寡妻妻子好合如鼓瑟

琴皆是不古處者如舍柏舟之堅棄黃裳之正也古處二字莊姜正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處不古處就是心不定而不我顧也顧猶顧盼之謂末二句亦是望其將來之有定而非責其既往也胡能有定與寧不句一意疊說正哀訴的口氣故情詞悽斷不相聯屬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顧我便呆且訴其不定卽望其有定訴其不顧卽望其能顧不得分訴與望言

指南此詩重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二句見得我思古人不想天下乃有如是之人決然不以古道相處下文所謂不相好不我報俾也可忘報我不述皆是也總之是心志不定故每章總以胡能有定一句爲主逝猶云一往也一往謔浪絕無一刻以古道相處逝字內便藏無定在內

按胡能有定言其無定或亦有顧我時也非謂其寵嬖不一無有定而獨不我顧作死煞語也因朱傳有望之之意故如此解

講夫婦相與人道之常何我所遭不然也彼日居月諸照臨遍於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兮夫婦之閒逝不以古人倫之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寧遂終棄焉獨不於我一顧盼也此我之所不能忘情於是人也

日居月諸句 **下土是冒**句冒韻 **乃如之人兮**句 **逝不相好**句好韻 **胡能有定**句 **寧不我報**句報韻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毛傳冒覆也 不及我以相好 盡婦道而不得報

鄭箋覆猶照臨也

正解下土是冒言其覆冒之光宜有以遍察天下之情也相好以夫倡婦隨言不必以古道入講要跟顧字說能顧則琴瑟和諧而相好矣不我報言我以禮施彼不以禮答也

講日居月諸盡下土而是冒之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兮夫婦之閒逝不相歡好焉是其心志亦胡能有定哉寧不於我一報答也

日居月諸句 **出自東方**句方韻 **乃如之人兮**句 **德音無良**句良韻 **胡能有定**句 **俾也可忘**句忘韻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毛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

鄭箋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

按鄭謂可忘是忘其無良緖不到莊公上未是

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
言其夫待己之意
說約德音活套語無良方指而言之又一說待己之
德音只言語便是無良謂皆戲慢如今人言沒好說
話意思　纂序前說猶諺云名聲不好後說欠自然
注月望亦出東方不必拘此亦據人之可見言之出
於東入於西一定之理卽月之弦人傍晩所見雖在
西亦從東出轉到西底
衍義日月二句只是久照意不可作有定處　德音
時說俱誤認注美其辭句另作譽語不是謂不古處

不相好善名不彰於人而德音無良也猶諺聲名不
好是也
集解俾也可忘與上章不我顧不我報一意言夫婦
之際人皆不忘而獨使我如此非其常矣
指南出自東方亦猶照臨是冒或以此爲有本下爲
有常則與體矣德音美其辭只訓一德字全不入講
直言其德之無良足矣以吉士靜女例之可想此詩
人忠厚之法也
按朱傳使我爲可忘者則忘仍屬莊公可忘下加之
人字較明

講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明一升而卽無不燭矣今乃
有如是之人兮夫婦相處不以古道善名不彰於人
其德音蓋無良也是其心志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獨
使我爲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句**東方自出**句出韻**父兮母兮**句**畜我不卒**句卒韻
胡能有定句**報我不述**句述韻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
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
義理也
毛傳述循也

鄭箋不述不循理也
按鄭說父母指莊公尊敬之如父母反養我不終不
唯文義不順且稱謂悖理
安成劉氏曰日居月諸呼日月而訴之也父兮母兮
呼父母而訴之也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
纂序麟士云女無不嫁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
詞固是但人生百年皆父母恩養所在直欲到底便
好今不得好到底卽是恩養不得終局亦不必定指
養在家不嫁爲養也　此與上章末句雖無甯不二
字然上章注何獨使我爲可忘耶則此章亦當云何

爲報我不述耶方是望之之意
集解父兮二句皆是訴於日月之詞畜我不卒指不得於夫言非眞埋怨父母也報我不述根上寧不我報來言前望汝報不意這等報我也雖是怨語然須得想望意
衍義父母畜我不卒重不得於夫上蓋父母養己而使之不得於夫是卽父母之恩有所未終也猶今人云生我不了意此宜婦人語也報我不述言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據終風首章可見此是寓望之之意於絕意之詞而莊姜之情至此極矣　總是呼日月之詞不可因父母字誤作呼父母而訴之也指南或云使父母養我之終則可以免此見棄之變是欲父母養我之終身也父母豈有終養之理亦非眞欲父母之終養也不可從
按父母二句語意謂父母養原望我好今如此便是父母養我一場無結果處　報我不述亦不可煞語須以何字貼入
講日居月諸皆東方自出固無處而不及矣今我中道見棄父兮母兮乃養我之不終也是其心志亦何能有定哉而所以報我者何爲不循義理也我其能

忘情耶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小序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朱子曰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朱子曰恐或如是
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爲

莊公所秉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新安胡氏曰此詩分明作於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
衍義四章一意是屢呼天象而訴夫處己之薄因慨歎而致屬望之厚也重在不得於夫上每章末二句皆有望之之意各因第四句說來而寧不句又跟胡能句來　此詩只定字爲主定字正與回惑相反

詩經詳說卷六終

詩經詳說卷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邶風

終風且暴句暴韻顧我則笑句笑韻謔浪笑敖句敖韻中心是悼句悼韻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

毛傳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　言戲謔不敬

鄭箋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　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

孔疏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萌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爲不敬

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說約六帖終風且暴卽是說莊公以下不須補出正

意　辟士按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卽似說終風大抵有意無意之閒詩家常法也　謔而浪非常謔也笑而敖非誠笑也曲盡　纂序下句笑字因上句笑字而轉謔浪敖皆笑不誠之意似笑爲主　謔不是正經笑浪不是好生笑敖不是親熱歡喜笑　味一則字卽謔浪敖俱有矣

集解言明知一段假情又不好直說破他只得中心是悼而已意最淒婉

衍義首句是喻其狂暴下俱是言待已之不誠而傷之也終風且暴卽是說莊公之狂觀不忍斥言可見若以正意比並說便非本旨矣終日風而且暴總是喻其狂蕩暴疾非以終風喻狂蕩且暴喻暴疾也謔浪笑敖總是戲慢而已中心是悼要得不敢言而心獨傷之意

指南終日之風已非正氣不可專重暴字笑言是一時有者則笑中兼言故繼之曰謔浪笑敖中心是悼只感傷意非畏其威亦非安於命也

按謔浪笑敖專重笑字太拘當以謔浪一意笑敖一意字義當如此分然意亦不甚遠

講天道有常則皆和平之氣今終日之風且甚狂暴其乖戾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情但其顧而笑也乃謔浪而笑敖意皆戲慢非出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中心是傷已耳其奈之何哉

終風且霾句霾韻**惠然肯來**句來韻**莫往莫來**句來韻**悠悠我思**句思韻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

毛傳霾雨土也　言時有順心也

鄭箋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　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惠然是言其來之順而無所强不必定以心言

孔疏釋天云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說約思叶新才反然據吳棫補音來亦可音釐故大全霾又叶貍也則思當讀如字

纂序大全孫炎曰霾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是雨土非眞雨則蒙霧非眞霧卽雨土似霧也皆風使然若眞霧則無風矣又按詩意不肯往來以顧已猶諺云

不往來也然上下兩來字相承而轉亦如上兩笑字云

集解來者夫婦常情本不云惠此就不來之中偶一來焉若出望外故曰惠悠悠之思非止望其來以其狂惑無已則憂思亦無已也

衍義首句是喻其狂惑下即其無常而思之也爾雅曰大風揚塵從上而下也此訓詁則然若語其義則雨土蒙霾是蔽塞不開之意莫往莫來猶言莫往來也重莫來邊悠悠我思是因其無常而思念之長思之而望其來所以爲厚之至也　上言笑矣而又曰笑敖此言來矣而又曰莫來皆見輕忽無常之狀正解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倏而肯來又倏而絶不往來意如飄風不可捉摸肯來無幾而莫來甚長此悠悠之思苦其終無了日也講天道和平則有清明之象今終日風而且霾雨土蒙霧其狂惑如此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以相親就也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反復無常則使我悠悠思之而不能以自已也

終風且曀句 曀韻 **不日有曀**句 曀韻 **寤言不寐**句 **願言則嚏**句 嚏韻

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爲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毛傳陰而風曰曀

鄭箋有又也　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孔疏陰而風曰曀釋天文孫炎曰雲風曀日光　內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嚏咳此讀如之也

按毛鄭以不日爲不見日不合語氣願言尤說不去

大全鼽音仇病寒鼻窒也

東萊呂氏曰不日又曀厭苦之詞也

慶源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說約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則感傷氣閉而成疾然照後章當側下才伯曰風霧所襲又是一項不重也

指南上二句喻狂惑之暫開復蔽下言切於所憂也陰而風曰曀則又甚言之也　暫開意在不日有中看出不必黏上顧笑惠來寤言二句須一串說蓋言

寤而不寐思之以至於病也嚔字內不必用爲風霾所襲句只就感傷閉鬱言之以見其憂之甚註云鼽嚔陳氏曰鼽者氣逆於鼻嚔者聲出於口皆肺疾也

講陰氣聚散有時而開今終風而且陰曀意其止矣乃不旋日而又曀焉雖暫開而卽閉也我以是寤言憂之而不能寐而思願之深則感傷閉鬱以至於嚔也其如之何哉

曀曀其陰句 **虺虺其靁**句 靁韻 **寤言不寐**句 **願言則懷**句 懷韻

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毛傳如常陰曀曀然　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　懷傷也

孔疏上終風且曀且其閒有曀時不常陰此重言曀曀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曀復曀則陰曀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爲曀則此曀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曀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曀有風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講意此與上章末二句各承本章說

六帖懷懷抱不釋之意

正解上二句喻其狂惑之愈深下言思之甚也

指南曀曀積陰之象虺虺舒緩之聲二句對看懷有愈久而不忘之意莊公爲人如此而憂念之情猶不能忘此莊姜所以爲厚也

講驟風迅雷其止可待今曀曀然其陰而虺虺然其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我是以寤言不能寐而思願之深則懷抱而不能釋也其如之何哉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小序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

朱子曰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按序言傷己可用下言州吁之暴州吁固有弑奪之罪而母子之閒何至於謔浪笑敖故朱傳易之以爲莊公

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只一句爲比而莊公猶有顧笑惠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

而未已皆是以兩句爲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亦
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姜氏初作柏舟綠衣惟
自憂歎而止於和平未嘗指譏公之爲人也至於終
風則言其狂惑蔽錮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極
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衍義四章平看意有淺深當以終字爲主狂惑正終
字之意須體貼不忍斥言口氣

擊鼓其鏜句踊躍用兵句兵韻土國城漕句我獨南行句行韻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
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衞邑名

毛傳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漕衞邑也
鄭箋此用兵謂治兵時　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
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
是尤勞苦之甚
孔疏言州吁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此鼓其
聲鏜然使士衆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爲
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
使南行不得在國也　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字雖
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
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踊躍用兵也　以下
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兵時穀梁傳
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　定之方中序云野處
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　以州吁用兵暴亂
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
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
華谷嚴氏曰漕鄘地也在河南
通解坐作擊刺不以兵法言恐於下章有礙作習之看亦無
礙

衞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衞國之民或役土功於
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

甚也
三山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猶處於境內今
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
六帖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
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於其間者蓋不忍
言之也如此則於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
朱註所云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
說約舊詩世學曰南行鄭在衞南
纂序集傳自言其所爲屬首二句因言以下乃後二
句但首二句雖自言所爲卻概起勿着我字待下我

獨南行出更妙且本不欲用兵而曰踊躍亦可味鏜鎗死亡勿露並憂字亦勿露憂心有忡在下章也只於獨字見意耳

輯錄鏜兵端也鎗矢鏜也

合訂擊鼓二句雖自言所爲亦州吁之命使然正狀其喜兵生事之態見非得已之師也土國二句非怨役使不均蓋就均勞之中而較量其苦惟南行爲更甚耳

指南上二句言其所爲之事下因自傷其危苦也首二句非戰時事不過言從軍所爲如此南行雖是伐鄭然且勿露出

按首二句以大衆言而已在其中我獨對土國城漕者言

講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有國者不得已而後用之如今日者兵以鼓行擊鼓而其聲鏜然是方踊躍而用兵也夫我衛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非不勞苦然猶處境內我乃獨南行而在於外其危苦不有更甚者邪

從孫子仲句仲韻**平陳與宋**句宋韻**不我以歸**句**憂心有忡**句忡韻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　憂心忡忡然

鄭箋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孔疏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傳重言忡忡者以忡爲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忡忡是也

按歸作歸期說多一折只言不得卽歸耳

備考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新安胡氏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

呂記從孫子仲輕其帥之詞

說約仲疏義大全叶敕衆反則仲宋忡一韻　纂序集傳與充同即如字叶也不可敕衆反

按充平聲朱傳偶遺叶音耳上玉謂如字即叶平聲如何與仲宋去聲叶

集解平陳與宋是州吁當日緊著故東門之役非急於報鄭也而急於得陳與宋也以阻兵安忍之人復得與國相助必起兵連禍結之事故曰不我以歸云云

指南此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始露出伐鄭意陳有宛丘軍賦之兵陳與衛相睦衛乃結好於陳鄭莊佐宋公子馮爭位之謀宋殤素致怨於鄭衛亦求援於宋此意須知不我以歸非曠日持久之說是役也五日而還也

講夫南行有帥者也今所從者乃孫子仲而平陳與宋同爲伐鄭之舉耳斯時也軍旅方興而不我以歸憂深於心盍不有忡乎

爰居爰處句　**爰喪其馬**句馬韻　**于以求之**句　**于林之下**句下韻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按毛鄭以居處作死傷說太鑿不錄

纂序上爰字下于字一意故注一滚但詩二句一連故上二句連用三爰字下二句連用兩于字其馬下微一段落才是　居如宿食屯住處如進止坐立之類　無鬪志是說詩之詞非軍士語

正解此章自陳怠緩之狀見其無鬪志也居處有常控御有法此兵律也任情以處非行伍之法矣喪馬而求無馳驅之範矣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憂心日結不復以戰鬪爲念此雖人心懈弛亦見上無節制

而軍中有必敗之形也　居常處暫與喪馬分作三項看首句指人言下三句指馬言

按此師非久居於鄭只是路上逗遛如此耳　居處非二地因居言處相因之辭此泛指大衆言喪馬亦當不一只是不甚照管以致喪而後求

講心憂如此則我是行也於是居則居耳於是處則處耳於是喪其馬而已不知其所在矣斯時也於以求其所喪之馬於何所乎則爲林之下焉亦何行伍之拘馳驅之範哉

死生契闊句闊韻　**與子成說**句說韻　**執子之手**句手韻　**與子偕老**

句老韻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

孔疏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指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爲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

按毛鄭以爲軍伍相約存救之詞與偕老字義不合王肅作室家說朱傳用之

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六帖死生契闊作二事看或云生死之期極爲契闊因下章但言契闊不言死生也愚滯可笑

說約疏義大全老叶魯口反則闊說一韻手老又一韻六帖同

纂序下章闊兮應契闊不我活兮應死生並非但言契闊不言死生

集解執手二句卽成說時綢繆丁寧語勿作兩開

衍義此章追敘其室家之約上二句與下二句兩開說一是期其不相忘棄以處變言一是期其無相背負以處常言契闊承死生來勿與死生平說蓋自生

至死雖相隔遠不相忘棄當死生以之也執手二句一直說下　或欲串說下二句卽是首二句意玩本文口氣並下章註分承言之還兩平爲是

正解偕老謂偕生偕死而無他適意卽生同室死同穴也

按毛鄭以契闊爲勤苦朱子不用作隔遠說只是離別之意　死生作一死一生說較明俱死何以云不忘，偕老是冀望保全之意不宜兼上死生說觀下不我信可見

講我由是而不禁室家之在念也當始爲室家之時

期以一死一生變故之交一彼一此契闊之際俱不相忘棄旣與子有成說矣又相與執子之手期與子偕老而丁寧以終身焉此言不猶可想邪

于嗟闊兮句闊韻不我活兮句活韻于嗟洵兮句洵韻不我信兮句信韻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說約此連上章爲一串意闊活一韻洵信一韻

纂序注意必死亡不復得遂云云雖總上四句意然

下二句偕老不遂明矣上二句則適中前死生契闊
之說似又不幸而遂意此處須略斟酌兩不我字正
咎州吁
集解不我信亦就不我活脫下勿以契闊偕老截分
玩註意必死亡數語便見
衍義承上章說蓋上章是述其言此是歎其不得遂
而怨之也不我活謂不得活以負其約也不我信謂
不得伸以負其信也意必死亡從無關志說來有惟
恐之意　把昔日之成說昔日之執手一旦棄之安
得不怨

正解此連上章爲一串意亦是軍士離次時閒思過
慮只疊疊說下
按朱傳偕老之信不得伸則上文偕老與死生契闊
分明是兩意若謂偕死偕生爲偕老則死亡何爲不
得伸乎
講奈何有是南行也于嗟乎昔者契闊之約兮而今
不得活兮不能生全矣于嗟乎昔者偕老之信兮而
今不得伸兮無由相終身矣吾其如此室家何哉
擊鼓五章章四句
小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朱子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
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
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
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
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
合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
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
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

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
爲之用爾
豐城朱氏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
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
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
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
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正解通詩皆危苦愁歎之詞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
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以我獨南行句作主其序征
役之苦失伍之狀與恐負室家之約俱跟上南行來

惟有憂心則無關志既無關志自動私情意自一串

析言之則首章言其啓行之事次章推其啓行之故

三章陳其怠緩之狀皆自征役之苦而言也四章述

其室家之情五章恐遵室家之約皆自思家之情而

言總所以怨之也

凱風自南句南韻**吹彼棘心**句心韻**棘心夭夭**句夭韻**母氏劬勞**句勞韻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

難長而心又其穉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

苦也

毛傳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　夭

夭盛貌劬勞病苦也

鄭箋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夭夭以喻

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孔疏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

心故棘心夭夭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己慈愛

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

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

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　南風謂之凱風釋

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

樂也

大全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色白爲白棘實

酸爲樲棘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

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

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華谷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南來吹彼稚弱之棘

心至於夭夭然少好則風之爲力多矣比母以慈愛

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當苦矣母之

養子於少時最勞苦

說約上三句只說凱風棘心忽接母氏妙南疏義大

全亦叶尼心反兩句一韻也與燕燕遠送于南同

纂序此詩雖三句比末句正然兩句一連則吹彼棘

心語氣稍住棘心夭夭承上御連下夭夭亦起劬勞

意也此詩三句下不妨明補正意然亦不補高

正解首三句喻母育子之恩末句歎其勞也此即凱

風吹棘心於少好之時比慈母育衆子於童稚之日

也劬勞只就幼時說蓋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既劬

勞則子當孝故曰起自責之端

講親恩不可以不報而子職尤其所當盡也彼凱風

自南而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所以長養之也棘心由其長養固夭夭而少好而風之爲力不已費乎吁嗟我母氏其劬勞甚矣撫躬而能自安邪

凱風自南句 **吹彼棘薪**句薪韻 **母氏聖善**句 **我無令人**句人韻

興也聖叡令善也

毛傳棘薪其成就者　聖叡也

鄭箋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孔疏上章言棘心夭夭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　聖者通智之名故言叡也箋申說所以得爲叡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叡作聖故得爲叡也

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二章相似而不同也

廬陵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此意在言外蓋七子字在下章只說我乃無善人便已見得又按饒氏云興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本一直意集傳故以復以尙多一層極是若略去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十二字讀下更妥又云令旣訓善則聖善只對無善大概語耳勿混

衍義此章是自責之意只是歸善於親而歸過於已尙未露幾諫意以棘薪之成而非美材與已之壯大而非令人也聖善自通明貞淑泛看勿就養子說亦無就節操上說無令人猶言無肖子如下二章是也通明貞淑分解聖善二字或重善字串說更妥

集解聖善二句卽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也不必贅辭

正解無令人只是無善可述而不能盡子道亦在其中

講彼凱風自南何等長養之功而吹彼棘薪雖已成而非美材也況我母氏聖善其所以養我者何如而我爲之子者雖皆壯大乃無一令人以承之也有負母恩何如哉

爰有寒泉句 **在浚之下**句下韻 **有子七人**句 **母氏勞苦**句苦韻

興也浚衛邑

毛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
鄭箋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
民逸樂以與七子不能如也
孔疏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
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
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與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
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
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
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
斥言母淫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

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
勞苦而思嫁與上不同也　干旄云在浚之都傳曰
下邑曰都是衛邑也　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己
而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已成長
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
可知也
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
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若乎於是乃若微
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
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辭

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
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
說約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浚城集傳下叶後五
反至此四見孔氏曰此與下章皆反興
說通此詩作於母欲嫁既嫁之先後俱未可知總是
自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為
幾諫則偽矣母本以淫不安其室而曰母氏勞苦曰
莫慰母心不獨引為已非亦寬為母地眞孝子之言
也

詩說母之欲嫁必以在家辛苦事不如意為詞故子
言不能供養若遺母以勞苦者然蓋至是微有幾諫
之意焉
集解此與末章正所謂無令人也此章自言不能養
親末章則言不能悅親
衍義二句分此章以無情與有情而責其不能養母
之身也並下章皆本無令人說來至此方有幾諫意
勞苦而曰微指其事者微指其不安室而求嫁之事
也此勞苦與上劬勞不同乃不得優游自安意
講爰有寒泉一水流耳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

沒而邑人賴之以生養矣況有子七人皆生於母者
也反不能奉養一母而使之勞苦不得自安適乎曾
寒泉之不如矣

睍睆黃鳥句**載好其音**句音韻**有子七人**句**莫慰母心**句心韻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

毛傳睍睆好貌　慰安也

鄭箋睍睆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
以言七子不能如也

孔疏言黃鳥有睍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聲音以興
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

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
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

按鄭孔以睍睆爲容好音爲音分二項

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
心哉

慶源輔氏曰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
知

纂序睍睆字皆從目言其目有清和圓轉之意也舊
講混連好音句作聲非是

正解此章以無知興有知而責其不能悅母之心也

黃鳥猶能悅人興子賢不能悅母總見無令人也莫
慰母心言其心不免於經營承歡無道此與上章俱
要得自怨自艾口氣

按朱傳清和圓轉之意當是以聲音言作目說於此
四字不甚貼目謂之流轉尚可何以清和乎　載猶
則也

講彼睍睆然之黃鳥亅羽禽耳猶能好其音以悅人
況有子七人可以承歡於母也獨不能慰悅母心以
順其志乎曾黃鳥之不如矣豈不負劬勞之德也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小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
其志爾

鄭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
之意

孔疏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
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
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
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
自責之意也

朱子曰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按盡孝道以慰母心似能挽母而不嫁也

南豐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悅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慶源輔氏曰母之不善在他人見之則可自其子觀之則只見其聖善而七子之中自無令人而已不然則不足以感悟其母以成其善志也其曰聖善過為歸美之詞耳此唯子可以施之於母臣而事君如此

則未安也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此言為得文王之心而先生常云看得文王之心不解如此蓋聖人之處難其樂天知命尊君親上之意固自不能無豈有紂如是無道而乃強以為聖明者哉

指南首章分上是喻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興子無報親之孝以致自責之實析言之則如疏義云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意三章四章跟上無令人來蓋主於自責而有微諷之意奠有以感悟其親也　通詩以我無令人為主下母氏勞苦莫慰母心正見無令處

雄雉于飛句**泄泄其羽**羽韻**我之懷矣**句**自詒伊阻**句阻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

按毛鄭以雄雉見雌雉而鼓其翼喻宣公之好色以懷為安安其朝而自詒以患難以下章較之殊不合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慶源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

說約此亦反興也自詒伊阻內使有皇遽不自得意以興上舒緩對看此當意會而得之

詩存本為王事伊阻而不敢歸怨其上見今之往役激於忠君愛民而然反若其夫所自致者此婦人知大義處

集解自詒伊阻雖就急於公義盡瘁國事說然玩自詒二字亦必是負氣矜智擅肯功名之人故末章以不忮求望之深論一層

指南此以物性之自如與君子之不得自如蓋反興也自詒自字極有味就大義上說見得忠君報國臣

子所當自盡故自取阻隔耳從役不專指軍旅凡士
功建營皆是　以適意於坦途者反挑阻字
講夫往役義也思念情也彼雄雉于飛則泄泄然其
羽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懷者乃往役於外自詒
伊阻隔之憂何邪曾雄雉之不如矣

雄雉于飛句下上其音句音韻展矣君子句實勞我心句心韻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
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華谷嚴氏曰燕燕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
也此言雄雉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說約思君子而至於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能自得
如雉也反照處俱埋伏在內且雄雉雄字亦稍有意
疏義逼解俱云興己之思念勞心不可從展矣二句
作一氣讀展矣亦縮到勞心不可四字讀住
合訂展矣句連下看猶云誠哉此人之勞我心也須
跟上伊阻含下保身
衍義二章即物之自適與己之勞於思也此與到底
說或謂首二句與第三句以展矣內有不得自如意
興意與上章同細玩展矣句緊連下句從前說爲妥
當從說約

指南勞是因上阻隔生來言不得遂室家之願也
以擄音於逸致者反挑勞字總之點一雉字使見雄
雉于飛其自得者如此獨不念其雌者爲何若乎此
際正可點染成趣
講彼雄雉于飛則或下其音或上其音何飛鳴之自
得也今展矣君子乃從役於外實有以勞我之心也
曾雄雉之不如矣

瞻彼日月句悠悠我思句思韻道之云遠句曷云能來句來韻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
之久也

鄭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
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　曷何也何時能來
望之也
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
又曰莫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
詩曰上二句言其久下二句言其遠
集解瞻彼四句雖以久遠分屬然道之云遠二句又
思中想望迫切之情語意微側不得云不來已久又
恐遠道爲阻也
衍義上二句感天象而思行役之久下歎其旋歸之

辨註只解上二句下二句無解有謂首句略斷下三句一氣概說總是思其君子行役之久意未穩日月迭往迭來君子一往而不復來故思之朱傳以上二句包下二句意非全無解

指南日月皆有往來非日往則月來也日以朝夕言月以晦明言關山之日月偏迫閨閣之日月偏長故瞻之而不勝悠悠之思也總之擧頭便見日月只不見君子如之何勿思

按瞻彼日月是實境故爲賦日月頻往頻來而君子不來此是正意分久遠非正意也集傳只言久不言遠

講瞻彼日月之往來而念我君子之從役不知幾更日月矣能勿悠悠然而思乎然自今日言歸猶可慰也而道之云遠不知何時能來如之何不使我望之切也

百爾君子句**不知德行**句行韻**不忮不求**句**何用不臧**句臧韻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

按毛鄭以爲女怨君使其君子在外文義上下甚不順

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違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鄙不韡韡之不同

止齋陳氏曰忮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巳

東萊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六帖念其久處不歸但得保全亦幸正思之最深最切處王風苟無飢渴亦此意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忮求不專就貧富言凡功賞名利皆是軍旅之中尤爭功競能之地故特言之

纂序逼解云重在夫而言百君子詩人渾厚處然一身在外賴同役俱相善處乃得保全此更詩人深意

集解德行只就涉世上講過作道學語恐非婦人語氣

衍義上二句啟以知德行下是盡德行之益正見其當知處不忮不求正是德行何用不臧則自處得全矣　此章亦本思上來正因其不歸而冀其善處如

此是思之切而無往不至矣

正解忮心生於忿求心生於貪世路風波人情雲雨皆由此起思婦念征人之切故於閨閤中想出一段居身涉世道理立言何等深婉若王章夫人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乎語便辛辣殊失箴規之體不忮則不至谿深而賈禍不求則不以居斯而焚身何用不臧謂處常變順逆無不善也不敢望其歸而但願其善處得全是伊阻者庶幾不阻而不來者庶幾能來正思之極懇切處

講思之切而未得歸也亦將何以爲慰哉百爾同役

之君子豈不知德行乎凡人恥貧賤患難者不入於忮則入於求忮心生於忿忮常至嫉人求心生於貪慕常至枉巳非德行所在也若能不忮又不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我之心其竊幸者此也邪

雄雉四章章四句

小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朱子曰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

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爲也

按鄭孔分上二章男曠之詞下二章女怨之詞作兩截看不合

豐城朱氏曰雄雉四章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爲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也至忮求者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忮害不貪求乃可以自免於患矣噫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巳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爲先王之遺澤

也歟

正解通詩上三章思君子行役之勞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善見其情之正也以懷思二字作主終篇正其善懷處此不是夫婦泛常離別之詩蓋其君子在外而又或履憂患其室家非惟思之且憂之且爲之求善處之策觀自詒伊阻一語可見實勞我心悠悠我思從自詒伊阻生來百爾君子四句又從勞心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總是思其久役未歸但得保全亦幸意

匏（頓）有苦葉（句，葉韻）濟（頓）有深涉（句，涉韻）深則厲（句，厲韻）淺則揭

句揭韻

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

毛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　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

孔疏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煑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恆食之八月中堅强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苦葉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爲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　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爲厲也

按匏葉有苦者非待八月而後苦鄭謂匏苦渡深爲

八月之時可以爲昏禮甚鑿　叔向云苦葉供濟朱傳卻用此意　大水方用匏解衣爲之與厲揭小水不同此只大概言當分淺深耳不可太拘

大全埤雅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　爾雅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下爲厲由膝以下爲揭　邢昺疏云此衣謂褌也言水深至於褌以上者而涉渡之名厲

華谷嚴氏曰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華陽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若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詩存首二句只就水之難渡言以引起當量度意往說有以苦葉喻婚禮之未備深涉喻禮義之甚嚴者終非詩旨兩則字甚活便有量度意在內孫仲魯曰此仍是教他不要輕涉不是教他權宜涉法最是說約孔疏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蓋可厲則不用匏宜上二句另一截然玩集傳本融洽似此正多一折詩人因物寓指大都有意無意之間不甚爲此拘泥耳疏義曰凡水自帶以上至心曰厲渡水不裸體

故皆裹衣也然爾雅止曰由膝以下爲揭則虛卻中
間一段矣故䟽義又曰由膝以上亦爲厲正以衣褰
衣爲別耳孫炎曰衣涉濡褌也或裹衣竟涉則霑濕
故行者別備此褌乎亦可從　嚴華谷曰匏經霜其
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沈𣼭回所謂腰舟是也
與厲揭實兩截然上二句主水之難渡下二句主渡
之當量亦自可理會周洽不必甚泥首句腰舟歐本
義作要舟尤古雅　䟽義上二句主必不可行者言
下二句主可行而又應斟酌者言亦是然玩集傳只
言當量度禮義見昏姻不可草草之意非必厲揭遽

爲敎以渡之之方也詩要看得精細又須活汎且同
一深字而判作兩樣終費手脚
纂序注比甚明然通身比不補正意高
指南首二句直看玩註而字看來此二句不過引起
下二句此意當在深厲淺揭上勿逐句點意
正解匏有苦葉尚未可用比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
深涉非同泛流比先王之禮甚嚴也此時而循禮以
行是深厲淺揭之常道此時而極欲以往是濟盈雉
鳴之邪說然此二句只將來引起下意不得便以正
意配說濟有深涉是水之深不可涉者下就可涉中

亦有淺深與上深字不同當從說約
深字活看
衍義只就渡水上講正意補在末須合說方得量度
意明白
按二句爲韻揭字白與厲叶不以揭與涉叶下章一
例
講凡事必行所量度而後可行不觀夫涉水者乎彼
匏苦本以供濟有葉未堅此未可用之時而濟有深
涉渡處又方深也然則涉水者將如之何乎度夫深
之宜以衣而涉則厲可也度夫淺之宜褰衣而涉則
揭可也豈可不顧而冒然爲之哉

有瀰濟盈句盈韻**有鷕雉鳴**句鳴韻**濟盈不濡軌**句軌韻**雉鳴求其牡**句牡韻
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
牡
毛傳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
也　濡漬也由輈以上爲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
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孔疏說文云軌車轍也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
軓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軓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
之也　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雄雉故知鷕雌雉聲也

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

按毛鄭皆以宣公爲說未有確據不錄

竹房張氏曰說文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聲軓車軾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軓聲則難叶矣

廬陵羅氏曰周禮輈人疏轍廣謂之軌轂末亦爲軌韻會曰車軸謂轉頭也轉卽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

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壓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

說約疏義車輪輾地處爲轍不濡指此自佳軌字彙叶居九反音九

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竹房張氏曰走曰牝牡此爾雅釋獸之正例諸家以牝雞雄狐爲證言飛走通也殊不識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乃今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雄乃今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之旨也

詩說有瀰二句是濡軌求牡定案下因言反其常也雉而求牡義取反常不嫌取類之遠或謂周書有牝雞晨鳴飛亦可稱牝牡不知比意只以非偶相求反常其男女雌雄不必一一相合

指南上二句亦只引起下二句取喻意在下確齋說未的蓋上只說濟之盈雉之鳴耳非理從濡軌求雄

見非以上二句爲常理也軌與中庸不同彼以在地者言故云轍迹此謂轉頭也雉求牡亦只取其異類相求意非其配耦只未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

禮卽昏義所載六禮也秩然處爲禮確然處爲義非有兩樣

衍義此章比意亦重在下二句總是卽物理之失其常喻人道之失其常也註犯禮以相求是總承上意首句喻淫者之縱欲二句喻室女之懷春三句喻不度禮義四句喻非偶相求

正解首二句引起下二句濟盈喻淫思之溢雉鳴喻

淫心之動濟盈二句方是比言縱欲必犯禮而今曰無害心動則求配而從非其類總是無顧忌而反常道意

按濟盈是水滿非濟者之多濟盈必濡軌謂之不濡軌只是不畏其濡軌視之若不濡軌耳　雉鳴求牡似責女邊較多然二句不分男女合說爲是　依舊說牡字直作雄字看亦通朱傳以牡爲獸以見其反常更爲分曉

講苟不能度量則必至反常而逆理矣如濟渡之處瀰然而盈有雌雉焉鷕然而鳴以常理論之濟盈則當濡其軌今乃不濡其軌迹雉鳴則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有是理哉

雝雝鳴鴈句雁韻**旭日始旦**句旦韻**士如歸妻**句**迨冰未泮**句泮韻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雁鳥名似鵞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雁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

毛傳雝雝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　迨及泮散也

鄭箋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　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孔疏毛以爲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雝雝然聲和之鳴雁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已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　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　禹貢註云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恆暖鴻雁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註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雁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雁亦用昕此總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耳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意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卽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卽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　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尙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

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
按孔疏以正禮責之甚是但不當指定宣公　歸妻自是指親迎此預言之謂欲歸妻先於氷未泮時行納采請期之禮鄭以歸妻爲請期非也
大全本草註曰鴈爲陽鳥蓋得中和之氣熱卽北寒卽南以就和氣所以爲贄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
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
朱子曰凡贄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
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爲昏

安成劉氏曰集傳但言納采用鴈者唯舉六禮之始耳
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新安胡氏曰味士如歸妻之辭可見是刺淫者若責之曰士如歸妻自有婚姻之禮何得如此淫亂也若刺宣公不當以士言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婚姻之常禮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
纂序麟士按注雖言納采請期以旦其實納吉納徵亦以旦然此二句只是言有此理下二句始著人而言則意亦重如迨等字不主屑屑分疏要以會大意約說爲長也納采日卽問名問名者歸卜其吉矣故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成也然愚意或是徵聘徵字問名因於納采其禮略由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旣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期言請又禮書曰昏贄用鴈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蓋大夫執鴈士執雉而昏禮士亦用鴈是攝盛也鄭氏曰取鴈順陰陽往來理必不然
集解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爲六禮

納采者納鴈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婚姻之訂請期請婚日也至親迎則婚禮成矣　古人重婚冠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所謂攝盛也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旣以士而服大夫公服乘大夫墨車則見婦翁亦用大夫贄禮故執鴈
指南以禮字爲主用鴈者貴其和也亦貴其偶也旭日者取其明也亦重其始也此二禮皆爲歸妻計求之不暴卽是節之以禮意但下二句且勿分屬愚按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註但言納采用鴈舉六

禮之始耳非此句止說納采也親迎以昏納采請期以旦謂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旦日親迎用昏非止舉納采請期二件也此處人皆未考而於雝雝句只就納采言旭日句則兼納采請期言爲舊說時文所誤也

按納采請期並言爲是迨及也及此時爲之乃先事之辭歸妻在後

講試以婚姻常禮言之其納采則用雝雝之鳴鴈盛其儀也其納采請期則用旭日之始旦正其始也然是禮之行也豈急遽無序哉士如歸妻親迎於氷泮之時則必迨氷未泮而納采請期已先舉焉是古婚姻之禮如此

招招舟子句 **人涉卬否**句否韻 **人涉卬否**句 **卬須我友**句友韻

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

毛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鄭箋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孔疏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纂序末二句諸講皆云舟子非我族類必待我友之招聲應氣求而後從豈我友亦駕舟者邪人必我友駕舟而後涉邪此大誤言人之涉者非我族類必待舟子所招之人必我友而後從此註意也卽我友亦不限定朋友但其人是我輩者大概是待其配偶意耳

按上玉之說與集傳不合待我友之招當作招之同渡看　卬亦在所招之中

詩說此只重我之不妄赴不重人之不當招正意全在末句上見

詩存上章用一迨字見其不迫此章用一須字見其不苟

衍義卽渡者必從其類比婚者必待其耦也末句正是待配耦而相從者必重此句方得刺此人之不然意夫濟渡乃一時之事且不妄從而男女乃萬世之防胡可妄求淫亂者胡不然也

謂且夫人於人固當有可有不可矣如招招舟子招人以渡人皆涉焉而我獨否不從其招也人皆涉焉而我獨否豈竟不渡哉我亦須其所招者爲我之友而後以類栝從耳不然無所往而不可不亦亂常逆理之甚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小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鄭箋夫人謂夷姜

朱子曰未有以見爲刺宣公夫人之詩

按詩刺淫亂是也刺宣公無據而經云士如歸妻玩

一士字只當泛說

慶源輔氏曰此詩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爲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理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皆以濟涉之事爲比豈所指淫人居津水之旁歟抑詩人以一時所見而取譬歟

衍義首章分上喻男女當度乎禮義尙無刺意下三章皆用刺淫亂之人不度乎禮義也第二章有越禮義非配耦二意三章言古禮不可越末章言非耦不可從要皆以不度禮義爲主耳夫人之淫亂者多不知夫禮義故先言禮義之當度者以發其端而後刺之也

指南首言事當量其可次言今人反其常三言古禮不可悖末言非類不可從所以深刺淫亂之非也

鍾伯敬曰四章只濟盈不濡軌二句帶刺餘皆說正理而其失自見然立言深至處正妙在四章開說若不相蒙

按全詩皆比散散說去似不相蒙然細玩之首章濟有深涉引起二章濟盈不濡軌而後二章又從濟盈不濡軌轉下實用刺處只在二章

詩經詳說卷七終

詩經詳說卷八

牟陽冉覲祖輯撰

邶風

習習谷風句以陰以雨句雨韻黽勉同心句不宜有怒句怒韻采葑采菲句菲韻無以下體句體韻德音莫違句及爾同死句死韻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

毛傳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

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　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　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

鄭箋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　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　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　朱傳有時二字本鄭說

孔疏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　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釋草又云菲蒠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

月中烝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蒠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葍類謂菲也

華谷嚴氏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菲葍類爾雅謂蒠菜河內謂宿菜三月中烝爲茹滑美可作羹根如指正白可啖　黽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

之皆謂之黽勉
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程子曰夫婦之道貴於有終德音美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以陰陽之和比夫婦之和下四句以葑菲根比婦人之色
六帖黽勉同心要之於久意德音莫違對顏色之違說
說約大段此篇四句一截之法更爲分明但第四章稍異耳　德色是一篇較量主意
纂序黽勉二句且就夫婦概言之德音二句有及爾二字則明言自己可焉矣
集解此章語意已檃括下文在內曰不宜有怒此則已有怒矣曰及爾同死此則不與同死矣悲怨卽在言表

衍義四句分上言室家之當和重和字下言己德之衰可取重德字此只論夫婦之常道以見今日之不然也以陰以雨串說猶言陰而雨也夫婦和只宜渾然說不必就不相棄上見和也黽勉字要味言夫婦之心雖未能以遽同亦當黽勉以求同同心卽是和怒乃和之反也德音泛說亦不外下章勤勞治家之意莫違是前後不背意同死猶言偕老也此二句見得以顏色之衰而棄德音非夫婦之道也
指南四句分每下二句是比外意還上下相承看陰陽之氣噓則風濡則雨雨非風所致然谷風至則陰陽和故陰而雨也重雨　言夫婦宜和只是取德而不取色便和耳以陰以雨要看陰字谷風發而欲雨必先示之以陰政見陰之有資於陽者不小也黽勉二字絕妙見得夫婦相處日長那能無少觸忤只要勉强同心要之於久斷然不說有怒耳怒字便埋下文洸潰之根德音泛就婦人身上說總之不脫治家等事不違者終始如一也　德音是居室之善稱
講天之道統於陰與陽人之道始於夫與婦而皆以和爲貴維習習之谷風此陰陽交和也而後其感也以陰其成也以雨天澤降矣是故爲夫婦者務相黽

勉以求同心不宜至於有怒以傷和也彼葑與菲莖之食常美而根有時惡采葑采菲無以其下體之惡而並棄其莖之美也是故爲之婦者但德音之善莫違其初而前後一致則可以及爾偕老而同死矣凡此者非夫婦之道之正邪

行道遲遲(句)(遲韻)**中心有違**(句)(違韻)**不遠伊邇**(句)**薄送我畿**(句)(畿韻)**誰謂荼苦**(句)**其甘如薺**(句)(薺韻)**宴爾新昏**(句)**如兄如弟**(句)(弟韻)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

毛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　荼苦菜也　宴安也

鄭箋遲遲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尙舒行其心徘徊然　邇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　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荼比方之荼則甘如薺

孔疏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按鄭謂行道之人作泛說於遲遲何無來歷且與下送我不聯

東萊呂氏曰韓詩云白石爲門畿蓋門閫也韻會梱即閫字門橛也即門限兩旁夾木

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其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永嘉陳氏曰物莫苦於荼婦人見棄其情甚苦則荼反甘於薺矣

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情下四句則比己之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賦體與比體相繼成章後凡言賦而比者文意亦放此云

說約嚴緝經有三荼一曰苦荼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荼苦及唐風采苦緜蔓荼如飴皆苦菜良耜以薅荼蓼委葉也鄭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菼苕疏云蘬之秀穗亦英荼之類　麟士按字彙畿亦曰門限薺詩緝薺之上濁讀當如劑也與弟叶

豳采荼薪樗亦此荼苦荼字薅荼蓼集傳陸草也此

以相形爲比又比義一體
集解行道遲遲有不忍遽去之意蓋猶望其夫見恤也迨至薄送我畿而恩斷義絕苦乃益甚矣故下遂借荼苦以喻之宴爾二句形容新昏之樂正以見己之太苦也末不補不見恤意更有味　瞿昆湖曰荼本苦薺本甘但以我見棄之故較之於荼則荼反甘於薺非眞謂荼實甘於薺也然此甘苦只就荼說而隱隱以見棄之苦相形言若直說正意則類於賦矣
衍義四句分上言已不忍絕意於夫而夫則斷然絕意於己正是見棄時事下四句遂承言己之甚苦而

歎夫之不見恤也誰謂二句苦字本上見棄來此比又是一例乃彼此相形之比而非全比也荼本苦薺本甘此以荼對薺則然若以荼之苦比己見棄之太苦則荼不足爲苦而反甘如薺了此以己對荼言
指南此章語氣極相承不必四句分亦勿六句分誰謂荼苦節中心有違之情不可兩開說蓋婦人當被棄之時欲前不前中心不忍其憂鬱無聊之苦眞有甚於荼者矣故甚言如此舊說都以上四句言己之不忍而夫忍下言己之苦而夫樂無謂
按八句相聯說下然上四句說行時光景下四句明

心事亦可於四句稍斷行道虛說只是臨行時在邊畿之前非遠道也　中心有違只言其去與心違似捷不欲去故行遲也
講何意今日之被棄也故我由此而去行道之間遲遲不進中心與足如有相背者然而不忍前也乃爾之背於我則不遠而伊邇但薄送我於門內而止有惟恐去之不速者矣我情何以堪哉彼荼苦菜也薺甘菜也今誰謂荼苦乎以我視之其甘也如薺矣蓋我固苦莫甚焉者而爾方宴樂其新昏有如兄如弟之相親焉何無有收恤我之意哉

涇以渭濁句**湜湜其沚**句沚韻**宴爾新昏**句**不我屑以**句以韻
毋逝我梁句**毋發我笱**句笱韻**我躬不閱**句**遑恤我後**句後韻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淸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
毛傳涇渭相入而淸濁異　屑潔也　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　閱容也
鄭箋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　以用也言

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家　毋者喻禁新昏也女毋之我家取我爲室家之道　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尙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

孔疏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卽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　此婦人以涇比己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

以有渭故人見謂己濁如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己惡也見渭濁言人見渭己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　笱者捕魚之器卽梁爲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己所自專之辭卽亦爲魚梁也

按鄭云涇見渭濁欠明依疏當是謂字訛渭　恤後只是去後家事不必言及子孫

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衞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旣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淸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焉者知也

說約此章兩比各以餘論足之與首章一格

詩說逝梁發笱等語雖戒新昏卻非怨恨口氣轉是戀戀不忘反顧之意蓋身所經理人情毋觸念難忘也我躬二句根上毋逝來只輕輕作一轉語以自寫其無聊之情似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己引起治家之端下遂畢其事盡言之

衍義四句分上喻己有可取而不見取下喻己有所禁而不能禁此就去後言首二句言己之心有所取處下二句言其不見取於夫之故毋逝二句是暗比以戒新昏我躬不閱二句是自揣之詞言我去後則

任彼居之行之矣須記小弁末章無字與此二毋字
各別此事字泛就家事言不說治家勤勞之事雖見
棄而猶不忘其家見忠厚也　涇字比己色之衰渭
字比新昏之美沚字比德之善梁比所居之閫門笱
比閫門所行之事
指南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見棄而不忘其家也見
詩人忠厚之意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乃毋逝我梁之
轉語蓋心雖不忘乎其家身則不有乎其家卒無聊
而自歎耳輕看舊說以毋逝二句作惡新昏之享其
成而禁止之此乃後世忿恨妒爭之態是怨而終怒

者也不可從
正解此章言夫之棄德而取色也
按涇渭去備遠甚自是借以爲比逝梁發笱捕魚之
事貧家或有之似可作實事說方合我字口氣而朱
子亦以爲比者因鄭說而用之也
講見棄如此豈我無一可取者乎彼涇已濁矣又入
渭水而與之合則以清形之而益見其濁然其別出
之沚流或稍緩則猶有湜湜然而清處濁固可棄而
清處亦可取也乃爾安於新昏不以我爲潔而與之
雖有可取而不取耳我於此遂能恝然也哉彼逼魚

往來者有梁乃我梁也毋得逝我之梁焉承梁之空
取魚者有笱乃我笱也毋得發我之笱焉然此亦我
不忍遽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又何暇恤我已
去之後逝梁發笱亦將聽之而已
就其深矣句方之舟之句舟韻就其淺矣句泳之游之句游韻
何有何亡句黽勉求之句求韻凡民有喪句匍匐救之句救韻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
急遽之甚也
毛傳舟船也　有謂富也亡謂貧也
鄭箋方泭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

難易吾皆爲之　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
勉勤力爲求之有求多亡求有　匍匐言盡力也凡
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尙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
之家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
孔疏毛以爲婦人既怨君子棄己反追說己本勤勞
之事如人之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
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己於君
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則
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黽直於君子之家事
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所貧無

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己皆勉
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
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況我於君子之家事難易何
得避之故己所以盡力也而君子棄己故怨之 鄭
唯何有何無爲小異 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
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
事爲有亡故易傳 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
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
曰虛卽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 以其救恤凶禍
故知宜爲盡力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爲小
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顚蹷然則匍
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顚蹷似之故取名
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
事若有賻賵也

安成劉氏曰泳與游今俗所謂迷與泅也

呂記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按舊說以睦鄰爲借形語看得太輕了亦是一層意
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
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强以求之
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安成劉氏曰深淺以興有亡方舟泳游以興勉求也

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鄰里卽首章之所謂德
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爲
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

說約集傳此章釋興體處稍異仍當以例求之睦鄰
我德中一事然亦必有餘後能之也孔氏隨事難易
期於必成看得活甚聚岡欲使有者不至於亡而亡
者終至於有頗滯不可從 陸說本鄭

纂序興意至六句止雖以四句興兩句而淺深有亡
實相應也末二句另帶覩集傳又莫不又字可見

正解此章上六句興其治家之勤下因及其睦鄰之
善也重在治家上睦鄰特治家中一事而帶言之興
意到求之句止以水之淺深期於必濟興家之有亡
期於必成匍匐見急於救難之狀不是果然如此救
之如致含襚以周其急供糜粥以扶其羸皆是其待
鄰里猶然蓋以廣吾夫同人之惠也首章之德音三
章之心有可取五章之我德皆在於此總見今日得
以成家皆吾力所致有可取而無可棄之道

衍義此以上四句興何有二句行文當有輕重勤家
睦鄰亦不可對

講夫我今去矣然我治家之事不可還而念邪彼水有淺深也渡水者就其深矣則或方之或舟之就其淺矣則或泳之或游之隨水淺深期於必渡矣况我於君子之家乎家道有有亡也我則何問有何問亡無不黽勉以求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矣其勤勞如此至於凡民有喪則不憚匍匐往而救之而周之又莫不盡其道焉誰非我治家之所在也

不我能慉句 反以我頓 爲讎句 讎韻 既阻我德句 賈用不售句 售韻 昔育頓 恐育鞫句 鞫韻 及爾顛覆句 覆韻 既生既育句 育韻 比予于毒句 毒韻

賦也慉養阻卻鞫窮也

毛傳慉養也　阻難也　育長鞫窮也

鄭箋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而事之覬其察己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

按鄭訓慉爲驕兩育字作兩解皆出於穿鑿講不去

華谷嚴氏曰售賣物出手也不見取如賣物之不售

承上章言我與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讎惟其心既拒卻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賣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爲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程子曰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

三山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

慶源輔氏曰或問昔育恐育鞫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爲順先生曰此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

衍義四句分上言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言已無可棄而反見棄首二句是不見取既阻二句是推其所以不見取之故重心上既阻我德是以菲葑之根而并棄其莖之美以涇水之濁而并棄其湜湜之清也賈用句重發正意上售謂物出手也猶諺云賣去也賈有物而人不肯買故不得賣去如已有善而不肯取故空有善在昔育恐句即治家不計有無時事惟恐不能保生意比予于毒即反以爲仇意患難相保安樂相遺可怨也

正解此章總是言夫不當見棄之意賈用不售須重發正意方是賦體

集解末句毒字下得𡨟慘怨夫之情至是益迫矣

按此章以首二句包下意阻訓御即是不取意是他心裏鄙棄非眞有阻之之迹也德即上章所云賈用不售是譬喻謂不見取猶如棄物也昔育恐育鞫顚難解集傳易舊說說得有味及爾顚覆承上恐字來恐共至此也育字訓生而又生育並言蓋並言則生兼養分言則生與養微異故兩言之比予于毒謂將比作毒物棄之惟恐不遠也毒字與讎字應讎之者必以爲毒也於新昏有妨便覺是毒

講我治家勤勞如此是宜慉我以終身也不能我慉

則亦可矣而反以我爲仇讎不已甚乎所以然者何哉人憎而知其善則憎不深推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我嘗試思之昔者與爾相與爲生之時常恐生計窮盡及爾皆至顚覆此所以不論有亡而力求之今也家道有成既生既育宜乎感念不遑矣乃反比予于毒而棄之惟恐不遠乎

我有旨蓄句亦以御冬句冬韻宴爾新昏句以我御窮句窮韻

有洸有潰句既詒我肄句肄韻不念昔者句伊余來塈句塈韻

與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塈息也

毛傳旨美御禦也　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塈息也

鄭箋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　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　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　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稺我始來之時安息我

孔疏肄勞或作勩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容齋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

指南洸本水涌也而注訓武潰水潰散也而注訓怒色蓋凡人之怒者所舉氣剛逆發而上然後見之於面橫怒四出而不可制如水之涌而潰也　塈字內不必說同牢合卺此乃常禮只是含接遇之厚講

按洸潰是一事凡怒者容必武是作威之態怒則加之以不堪矣

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

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杪則築堅圃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禦冬也
南豐曾氏曰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禦窮而已其薄惡可知
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纂序首二句雖著我有字然亦大概語非實事也不應忘卻興意若說實則賦體矣

詩逝詒肄非止治家勤勞事乃責以分外難堪之事蓋欲伺其不及以為難端也
集解篇中言宴爾新昏者三蓋見棄在此故不覺縷縷言之　末二句終以初嫁取憐之事不獨情景淒絕亦有危動新昏意
衍義四句分上與其同乎苦而棄於樂下言今之薄不如昔之厚無非深怨之意首二句與下二句與他興不同蓋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也注中至於春夏則不食之與至於安樂則棄之正與意之相應處有洸言其無和平之氣也有潰言其無好合之

情也詒肄註所謂勤勞之事非上文平日治家之勤勞乃將棄時故意委以勤勞艱難之事令彼處之不能而後棄之也此正是他薄處來塈正來嫁止息之時注接禮之厚含在來息內用注追言其始之厚便見今之不然故曰怨之深也　末二句講云昔者來塈之初眷注漸隆惟恐拂吾心而武怒之不加歡欣無倦惟恐累吾身而勞肄之不投亦有如兄如弟意講是則子之待我何情之薄也如我有美菜之蓄亦以御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爾宴樂其新昏而厭絕我是但以我御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且當其將棄未棄之先所以臨我者嘗有洸然而武嘗有潰然而怒凡勤勞之事既以詒諸我不顧我之不堪矣獨不念昔者伊予來息時始見君子亦曾禮意優厚如兄如弟也何以有今日乎此我之所以不能無言也已

谷風六章章八句
小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孔疏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己見遇非道

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朱子曰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又曰看詩義理
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
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費盡氣力去做
後尚做得不好
慶源輔氏曰觀此一詩比物連類因事興詞條理秩
然有序勤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謂賢婦人
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
豐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敘有治家
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

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
溢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
安於新昏不以爲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
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正解通詩總是自反其德不甘擯棄之意首章論夫
婦之常道以發見棄之端下言夫婦之變以詳致悲
怨之情也以德音莫違作主治家勤勞與睦鄰之善
安貧之志周急之義都是德中事屢言其德音之善
見無可棄之罪矣無可棄而見棄則由於顏色之衰
也細分之一章是言夫婦宜和而所取當在德二章

言見棄之苦而猶有望夫之意三章沓其棄德不取
而因致絕望之詞四章敘勤勞之事正指爲德之實
以見無可棄之罪五章則言棄己之勤勞六章則言
棄己於安樂深歎其德之見拒而情之大變於始也

式微式微句 微韻 **胡不歸**句 歸韻 **微君之故**句 故韻 **胡爲乎中露**句 露韻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
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
毛傳式用也　微無也中露衛邑也
鄭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

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　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
又極諫之辭
孔疏鄭以式爲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皆甚
至微君何不歸乎　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故當不憚
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處此自言己勞以勸君歸
是極諫之辭
按中露泥中不似邑名下二句亦非極諫只是悲歎
之語
安成劉氏曰此章二微字義不同
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

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大全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

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

故郭璞注云言至微也

說約孟子注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禮

郊特牲又曰寓公

詩存式微不止失國如下篇流離瑣尾奄奄不振之

狀

集解末二句激之非怨之也

指南式微謂衰之甚只因失國而寄於他國便是不

必就在衛之微弱說歸字正是勸其君之歸國以爲

興起自立之圖不必明說因衛不救而勸其歸也中

露泥中是借來字眼以見其無所庇覆不見拯救非

眞處於露中泥中也亦不可作喩說末亦略有望於

衛意

正解夫黎之國已失矣歸將焉往味其意若曰與其

寄寓他邦不如歸去之爲愈也要講得含蓄不必明

言衛不救而勸其歸然責衛之意冷然言外

講君與國相爲存亡臣與君相爲休戚者也今我黎

遭變失守旅寓他方衰微甚矣衰微甚矣胡乃不歸

以自謀興復乎夫我之所以日受窮辱而鬱鬱此者

爲吾君耳使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乎中露而無所

庇覆者若此哉

式微式微句微韻胡不歸句歸韻微君之躬句躬韻胡爲乎泥中句中韻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集解中露有仰無所覆之意泥中有俯無所立之意

按躬字較故字更實言爲君身在此而羣臣從者不

能避泥中之辱也

講式微式微胡不歸乎使非以君身在此胡爲乎辱

於泥中而無所託賴若此哉其亟反而圖興復焉可

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小序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鄭箋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

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朱子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問式微詩以爲勸邪戒邪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

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

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
說約方伯連帥字一本小序當時衛君不必有此任
但救亡恤存鄰國義所可為耳故六帖易之以鄰國
　王雪山曰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為辱在泥塗是也
纂序方伯連帥則並當時諸國而言鄰國則專指衛
言
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指南二章一意土地世守之也不幸而遭變為社稷
死之此萬世之經也不然寄寓鄰國徐為興復之圖
亦一時之權也否則苟且得生而已此臣子激勸黎

君之本意末二句正陳大義以勸之也孔氏謂自言
己勞以勸君歸與紛紛舊講俱未得旨
正解二章各首二句是勸君之歸下言己之為君而
見困亦是勸歸之意俱重胡不歸句黎臣陳大義以
勸君歸直有枕戈思奮之氣
疏義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於衛者
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
所錄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旄丘之葛兮句 葛韻 **何誕之節兮**句 節韻 **叔兮伯兮**句 伯韻 **何多日也**句 日韻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
毛傳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
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　日月以逝而不我
憂
鄭箋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
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
孔疏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
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修方
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葛闊節延蔓相及猶諸侯
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為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

闊也謂葛節之間長闊故得與葛延蔓而相連也
傳以黎臣責衛稱已來之久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
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哉
按毛鄭之說不同鄭說尤曲其云先叔後伯以爵不
以齒迂甚文義原不拘叔伯之序且伯字叶韻無深
意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
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
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不
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東萊呂氏曰葛初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疏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慶源輔氏曰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辭益緩眞可見其溫柔寬厚之情也

說約葛與節叶伯與日叶以兩何字相呼爲興

詩存因時物之變而偶然感觸遂用其語相呼爲興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末句不重疑其不來只要見情極勢迫蓋不勝望救之急焉

衍義首二句分此卽時物之變也久與衛侯之救也緩只取二何字相應元峰云末句勿作疑問之詞只

說望之切意彌有味

講夫人不能無遭變之日君子不可無存恤之心我向之始至於衛也葛方初生其節蹙而密今旄丘之葛兮何其節之闊而疏兮則葛既長而時物變矣叔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見救而徒使我望之切也

何其處也（何句處韻）**必有與也**（與句與韻）**何其久也**（久句久韻）**必有以也**（以句以韻）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

毛傳言與仁義也　必以有功德

鄭箋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

責衛今不行仁義　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按毛鄭以處久屬黎君說而與字以字作仁義功德覺添設不如集傳承上文作衛人說爲順

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詩記與則疑其求援於他國以則疑其變生於本國兩必字皆設爲料度之語明明謂非此兩端決無不救之理也衛之情蓋至是而窮矣

衍義此章逆衛臣不救之故二何其句望之之詞也二必有句度其故也處與久俱本上何多日句說來但處據一時言久則自寓衛以至今日言此兩致其疑尚未有諷意

按黎侯雖寓於衛在其邑非在其國故有安處不來云云

講歷多日而不見救是且安處久矣夫何其安處而不來也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也何其久而不來也意其國或適有他故而不得來也不然豈遂恝然至是邪

同韻

裘蒙戎句戎韻匪車不東句東韻叔兮伯兮句靡所與同句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

毛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

孔疏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爲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

端之裘也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蔿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爲說不東者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在衞西今所寓在衞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衞之西也

按朱傳或曰之說卽指傳箋東西辨甚明蓋舊說出於附會也鄭謂責衞臣蒙戎尤非語氣

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衞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衞西前說近是

說約魯詩世學云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

詩存言葛又言裘時歷冬夏其久可知狐裘蒙戎恍見客途之苦猶蘇秦說秦不行黑貂裘敝也靡所與同總見亡國之憂恤鄰之誼原不在他心上耳亦見始之有與有以之疑竟成虛矣

衍義首句分上是驗已寓衞之久下徵示諷衞之意

不與已同心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憫恤之意我有恢復之念而彼無拯救之心是已觀注諷切二字極有意蓋明言其心之不同患難則雖非直責之而已微指之矣此見叔伯之不來乃以此靡同之故耳非眞有所與也有所以也

按匪車不東非眞不東正可見得屢東耳寓於衞西猶近於黎故云然

講夫我在衞日久狐裘之服且蒙戎而敝矣而猶不見救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與復雖告苦之師日至而自不肯來豈眞有與

有以之謂也

瑣兮尾兮句尾韻流離之子句子韻叔兮伯兮句褎如充耳句耳韻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

鄭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

按毛以瑣尾爲少好流離爲鳥名褎爲盛服其說大異不錄

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褎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自諷而責是皆情性之正也

集解瑣尾卽形容流離之狀褎如充耳言頑連如此聞者無不動心除非是塞耳之人乃能安然不救也猶有激其求救意在

衍義首二句分上言己寓衛之埶微下直責衛之不救也瑣尾者君失其尊臣失其貴氣勢細微而不振威靈尾末而不張也流離者君臣失其國家而漂散

旅寓於他邦也然二句意自貫言氣勢之細末者乃流離漂散之子也瑣尾總在流離上見蓋形容流離之狀也塞耳無聞不聞其流離瑣尾也勿作譬喻說

充耳是形容褎然之狀

按正解云瑣細而不能張大尾末而不能直前是分字爲說然細玩之瑣細尾末無大分　褎如充耳以褎字爲主以如充耳形容褎非以褎形容充耳也蓋其問而付之笑如充耳不聞一般

講夫我黎之君臣播越至此是何等氣勢邪瑣兮尾兮雖自振拔皆爲流離之子亦可傷矣叔兮伯兮坐不之救乃褎然如充耳而置之罔聞何其心之忍哉於救恤之義安在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小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鄭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

孔疏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

朱子曰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誤矣 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怨也四章褎如充耳不能不怨也

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爲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衛共之

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睦鄰之道抑亦脣亡齒寒矣其後衛爲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爲最深則知黎之怨衛最切

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衍義此詩或以二章注中有因上章字三章又有自言字欲在次章截上爲託與望救之意而推其故下爲微諷不救之意而盡其詞然觀首章其詞緩次章其詞疑三章其詞諷四章其詞直須疊疊相承說去此依疏義說

指南全詩以靡所與同一句作主而冷語敲打全在何其處也四句蓋放鬆一步若爲寬之之地而不知尚之者愈不堪矣

鍾伯敬曰多日二字立言最妙不作絕望之語深於責人者也

簡兮簡兮句**方將萬舞**舞韻**日之方中**句**在前上處**句處韻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

鄭箋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

孔疏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

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

按毛以簡爲大鄭以簡爲擇毛鄭並以方爲四方祭祀又以日中爲教國子弟之期分兩截不聯

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

安成劉氏曰干盾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

疏義禮書干盾也以革爲之背尾設錫朱質而繪以龍戚斧也以玉飾柄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

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爲簡易次章又自以爲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爲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爲此而不以爲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嘲者深得其旨也

纂序不恭亦說詩者於其意態語句間見之勿入口氣自譽自嘲亦然麟士云譽處即其嘲處　簡兮連下萬舞簡正舞意也方中連下在前上處言於此時在此處也注二句總訓當明顯之處可見

詩道開口下簡兮二字詞意便攝起前三章不必黏定舞上說以方將二字照錫爵恰是舞之終始

集解備攷伶官樂官也黃帝臣伶倫掌樂官而善焉後世遂號樂官爲伶官

衍義首二句分上言適意於所執之事下表其所事之處也簡兮簡兮言簡易以舞有脫略於形迹之外不拘拘於繩檢之意不恭意且勿露將猶言執也日之方中二句一串俱言明顯之處不可以時與地平看前上蓋前則上矣

指南簡兮簡兮還是就爲伶官說見得無職業之拘故得以簡易自適也簡易是正訓不恭之意是斷他不恭也方將又言方將爲此也時說以將字作執字看甚無謂日之方中二句總是明顯之處曰前上明其爲衆人屬目之地也

按簡兮句截言其職事閒散之意方將萬舞與在前上處是一事前上二字連前列上頭當是在前列之上頭　自言亦不合說我自譽自嘲只是揚揚自得不以屑意之態爾衛撾鼓近之

講凡人任大事煩則難以自如若我今日者簡兮簡兮脫略形迹不事繩束方將從乎萬舞之役焉然果何在乎乃當夫日之方中之時在於前面近上之處明顯之地衆人屬目正可以展我之能焉矣

碩人俁俁（句）俁（韻）公庭萬舞（句）舞（韻）有力如虎（句）虎（韻）執轡如組（句）組（韻）

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

毛傳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

鄭箋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

按毛以碩人爲大德又以俁俁爲容貌大一句分爲兩意不是　分有力爲御亂執轡爲御衆亦不合又自誇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安成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譽而實自嘲也

集序俁俁亦連下萬舞言舞之善有力亦連下執轡言御之善

指南此說他能舞而又能御見才無不備亦自譽之詞也須上下相承看上二句疊下將三句來輕些歸重善御上能舞是本分事能御又是分外事不惟此而又能彼方見才之備也俁俁不必單指形體亦要兼手度言有力二句連看惟有力故御能使馬也或以首句提起而以第二句對三四句又或以公庭句言其舞有力句言其力執轡句言其御俱未得趣

按首章言方將是初就舞位將此章公庭萬舞方是行舞事也公庭卽是前上處　集傳不言有力故講者皆以有力貫執轡說然執轡之善不在多力分說亦可於才無不備無礙

講我之才於何見乎惟我碩人俁俁然體貌壯大以之處公庭之上而效萬舞之長固無有如我之善舞者矣而且有力則如虎焉以之御馬手執六轡轄控咸宜有如組之柔焉又孰有如我之善御者乎是我之才無不備又何如也

左手執籥句籥韻右手秉翟句翟韻赫如渥赭句赭韻公言錫爵句爵韻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卽儀禮燕飮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資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毛傳籥六孔翟翟羽也　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鄭箋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　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

孔疏釋樂云大籥謂之産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

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與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　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爲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爲此籥舞言文武備也　渥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與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漬字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於下也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閽者守門之賤者注云煇周禮作韗蓋謂韗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爲鼓鮑人爲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韗爲甲吏也胞即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韗人周禮韗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閽人王宮

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爲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見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慶源輔氏曰前已言其輕世肆志之心又言其玩世不恭之意何也曰意唯輕之是以玩之志唯肆焉故不恭也知其世之不可與有爲故輕玩之心生焉於其所不足爲而姑爲之於其所不足誇而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說約禮書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　疏義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　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鱗士按儀禮鄭注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獻工工不興一人拜眾工不拜皆賤不備禮之意

綮序禮記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非必樂正

禮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也獻之自宰夫錫之則自君命故曰公言

衍義三句分上舉才貌之美下誇其資予之榮也舞就燕飲時言執籥秉翟乃萬舞中之一舞凡舞者皆然惟舞時顏色之充盛則爲可譽也蓋技藝得逞無所愧怍而見顏色充盛者如此　以竹爲籥長三寸執之以舞非作樂也

指南重受賞上三句是引起下句渥者浸潤之名漬之久厚而有光澤故以喻顏色充盛此句言其舞蹈之德色非言其容之美也錫爵自是獻工常禮工告樂備主人獻工主人乃宰夫也掌賓客之獻飲食者此乃待賤之禮彼故侈之以爲榮耳正玩世不恭意章章有之亦句句有之蓋誇其所不足誇榮其所不足榮都是玩侮一世旁若無人處

按如渥赭非眞渥赭只見其色之赤耳

講且我之遇亦甚隆也時而在公載燕我也左手則執有籥右手則秉有翟以奏夫文舞焉斯時也顏色之閒赫然充盛有如渥赭公嘉其能行夫獻工之禮言錫我以爵賚予親洽又何榮邪我何幸而得此也邪

山有榛句榛韻**隰有苓**句苓韻**云誰之思**句**西方美人**句人韻**彼美人兮**句人韻**西方之人兮**句人韻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溼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見之辭也

毛傳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

孔疏陸璣云榛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蓁蓋一木也釋草云蘦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

按鄭孔以彼美人爲碩人與上西方之美人不同西方之美人是周室之賢者當爲此碩人在王位得爲西方之人不知西方爲何王而此碩人往爲之臣甚曲折說不去大全離騷經曰思美人之遲暮集注云言美好之婦人蓋託辭而寄意於君也

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竹房張氏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以興爲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

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而思之深也此蓋伶官碩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

說約榛者山之所有苓者隰之所有美人則我思之所有也本是正興疏義以彼所有之物興此所無之人非是彼蓋連從兩句立說耳不知興意只四句便止彼美人兮二句是興外之意故集傳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末三句連以三人字叶韻而變化波宕亦奇　三四讀斷五六另起方有

節次意味若云誰四句作一滾說亦不成文字矣西方美人四字渾說指言之也下方又是將此四字拆開播弄說

纂序西方正意其處而不與同時在意外非不曰時遠而託言地遠之說

集解末句西方之人兮若遠若近有無限深情若露出生不逢時等語便非語氣　西方不實以何地美人不實以何人詩人下語含蓄婉妙正不得以豐鎬文武鑿之

衍義四句分上興所思有其人下歎其遠而難見也興意卽山隰之有所産興己之有所思也美人大約就儀容間望上說不曰君而曰美人不曰時遠而曰地遠皆託言也蓋彼二句本言生不逢時徒以地不相值言者是以遠不得見爲恨也注盛際顯王乃詩人言外意不可用出文武成康但所思在此亦見當世人君無有可其意者矣此章乃見不恭之情實

正解不曰盛王而曰美人所以諱言於暗君也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諱言於衰世也　美人對錫爵之公看西方對在前上處看見得惟美人西不能攜手而俱西所以空萬舞於公庭之上若置

我於西方此身豈猶在萬舞之列哉然要說得含蓄

按此詩所以目爲賢者全於末章見之緬憶聖王託興高遠以此照出上文自樂自嘲光景總是玩世不恭若不得此章一收則上文索然矣　西方自是周室但末指出顯王爲何王宜渾之

講錫爵之餘意若有動我之志又似不止在舞也彼山何有乎則有榛也隰何有乎則有苓也況我之思亦云誰乎則有西方之美人也嗟乎哉令儀令色令聞令望彼美人兮乃西方之人兮道阻且長邇近無期云我如之何而勿思而思之亦何以得慰也已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　張子曰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

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朱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不得志耳

慶源輔氏曰朔之所以自譽者皆所以自嘲其詼諧

類俳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

小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朱子曰此序略得詩意而辭不足以達之

按承事王者末章以西方美人爲周室之賢者思其爲碩人在王位今不從

三山李氏曰伶官者賤役耳今之賢人爲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屈於賤役也

衍義上三章是歷敘其所能之優末章是託言其所思之遠正以見志也上三章疊疊相承說去但以舞爲主只說自誇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卽寓在自誇之中　賢豪仕於伶官舞罷飮酣不覺本懷自露開口說箇簡字詞意直管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

指南此詩以思美人爲主　首誇其位處次誇其才美三誇其榮賚皆自嘲之意末則言所思之遠蓋有無窮之慨也　鍾伯敬曰此詩前三章自是一種柔位之樂末章自是一段用世之思無兩層意忌作怨憤語

詩經詳說卷八終

牟陽冉覲祖輯撰

邶風

毖彼泉水句**亦流于淇**句淇韻**有懷于衛**句**靡日不思**句思韻**孌彼諸姬**句**聊與之謀**句謀韻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卽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

毛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　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

鄭箋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　聊且略之辭

按鄭訓懷爲至非字義又以諸姬爲本國未嫁之女歸而與謀婦人之禮未嫁之女有何禮可謀只是牽强

大全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

按毖泉始出之貌韓詩作祕當是未能大流有纔湍之意　淇北泉南東南來注之說不合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卽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慶源輔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興體中說得好者極好玩味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說約毖泉始出也亦有意況無回日通詩是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止故作此以自道非眞謀之也但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故集傳曰爲歸衛之

計須辨

疏義泉水流淇不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其處以彼此皆有定向爲興也後二句另起

詩存以泉水之猶得東注與女心之不忍忘情只六二亦字悽絶悲絶分明謂人不如水也聊字與卷耳章姑字義同蓋明知謀亦無益而聊與之謀以遣其思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興己切歸衛之思下因審歸衛之計也泉水流衛不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其處此卽事起興也有懷只以歸衛還他此時父母旣終亦歸

甯於兄弟耳諸姬包下諸姑伯姊謀字泛說下二章
正所謀之實此謀字與下二章之謀皆是疑其不可
往而謀之以決行止乃謀其可歸不可歸非謂謀何
策可以歸也謀乃未定之意且浸說害義上亦字靡
字聊字有深味姑與之謀亦知其終不得遂而且寬
其思念之情也
正解衛水未嘗舍衛國而他流與衛女未嘗舍衛國
而不思靡日不思言自父母沒以至今懷思無日釋
也變字輕以性情溫淑看諸姬包下諸姑伯姊
講天下有不可越之義而亦有不容已之情彼毖然

始出之泉水則亦流于淇出于衛流亦于衛矣況我
今有懷于衛則靡日而不思我衛人也思之能不嘗
在于衛乎夫思之既切必歸焉而後得慰也變然彼
之諸姬其聊與之謀以爲歸衛之計可邪
出宿于泲句泲韻**飲餞于禰**句禰韻**女子有行**句**遠父母兄弟**句弟韻**問我諸姑**句**遂及伯姊**句姊韻
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
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
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卽所謂諸姬也
毛傳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
於道也禰地名　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
孔疏言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者謂爲祖道之祭當
釋酒脯於軷舍軷卽軷釋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
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爲祖祭者重己方始有事於道
故祭道之神也
按鄭說異以泲禰爲歸衛之道以有行爲有道以問
諸姑姊爲歸寧之問上下不聯中二句難於安頓
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二人爲媵而同姓
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
詩爲夫人作而以諸姬爲姪娣又謂諸姑伯姊卽諸

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輩行者乎
集解泲顏師古注云卽濟水字禰地無可考
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旣終
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
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說約姪娣爲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
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　詩傳闡曰漢儒
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媵然碩人旣爲衛侯妻而邢
譚夫人又皆其姪娣行也亦足證漢儒之妄誕與鄙
見合　或諸侯次女以下俱爲媵且及姑姊者亦嫡

嗣世及臣其伯叔兄弟之義乎然據禮大夫士娶俱
有姪娣其又何説也（媵不媵或分嫡此出然再考）
詩説遠父母句不平言來嫁之時不特遠其父母而
并兄弟皆遠矣況今父母終而止有兄弟在也衛女
不安於心正在此處已埋下不瑕有害根脚
集解遠父母兄弟下集傳雖補父母既終云云然須
含蓄勿直露爲妙　上章集注以諸姬爲姪娣此章
以諸姑伯姊即諸姬豈姑姊亦從嫁邪姪娣從嫁其
説出自公羊傳先儒亦疑爲漢儒附會之説至以姑
姊從嫁則必無之理此朱子解經偶然之誤安成劉

氏不察遂據集注以爲姑姊亦是夫人行輩者非也
蓋此章諸姑伯姊是與衛女同支而嫁於他國者其
思衛之心正與衛女同故欲就而問之杜預左傳注
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正合此意（嫁他）
（如何就而謀更難説）
衍義此是追昔來嫁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重在不
可歸上蓋惟知其不可歸故謀之也遠父母兄弟並
父母上曰遠父母兄弟并下章曰不瑕有害則已知
其義之不可特謀之以質其疑耳諸姑年長於我者
伯姊年儕於我者

指南禮先軷而飲乃出宿此先出宿所謂飲餞爲出
宿而設也此二句不過爲女子有行帶來説遠父母
兄弟此句極重正其不安於心處問諸姑及伯姊須
知所重在不可歸邊達説曰苟情可勝義固可合義
以全情如義當勝情宜割情以就義此講語庶幾近
之
講謀之何如我向之自衛而來嫁也出宿則于泲矣
飲餞則于禰矣女子於此而有行則固已遠其父母
與兄弟矣而今且欲歸以慰我之思試問我諸姑遂
及我伯姊以其謀之可乎豈遽能以自決邪

出宿于干（干韻句）**飲餞于言**（言韻句）**載脂載舝**（舝韻句）**還車言邁**（邁韻句）**遄臻于衛**（句）**不瑕有害**（害韻句）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
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
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
毛傳干言所適國郊也　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
遄疾臻至瑕遠也
鄭箋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孔疏毛以爲我思欲出宿於干先飲餞於言而歸衛
國耳則爲我脂車則爲我設舝而旋迴其車我則乘

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爲違禮違義之害何故不
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爲遠王肅云言願疾至于衛不
遠禮義之害是也　鄭唯不瑕有害爲異　古者車
不駕則脫其牽故車牽云間關車之牽兮傳曰間關
設牽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牽故云脂牽
其車云還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
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按鄭以瑕爲過害爲何不成文理

大全釋文曰牽車軸頭金

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

敢遂之辭也

說約牽轄同干言二字一韻牽邁衛害四字一韻

詩說出宿五句俱虛擬之辭不瑕注解作得毋口氣
甚合謀意

集解鍾伯敬曰要知不瑕有害非到此纔看出來聊
與之謀聊字內亦了然矣

衍義此是設言今日得歸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亦
重不可歸上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時所經地不可誤
作衛地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牽其用在脂故
曰載脂塗畢乃設牽於車其用在牽故曰載牽此依
朱注作兩下解極有理然作文只用脂其車牽足矣
注中言如是管上出宿四句不過設言得歸則如此
耳　一不瑕猶云得無也一云不瑕有害非恐其害也
思歸之人其指偏屬於歸故云亦不至於有害云爾
只云自恕之辭大是

正解干言朱注無所考今按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
山言山在周時爲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肥泉
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由姊妹之
親復結婚姻之好故衛女嫁於邢書此以補傳注之
缺

按還車似只是還本國之車未必是嫁來之車不瑕
猶云何不卽豈不意或云不知有何害也亦通　著
此一章設言文法甚妙

講若謀之而可則我今日之歸也出宿則于干矣飲
餞則于言矣載脂焉塗以膏載牽焉設之軸以還其
嫁來之車而乘之以言邁焉如是而遄臻于衛於心
慰矣然於義不瑕有害乎我又豈遽敢以自決邪

我思肥泉句泉韻**茲之永歎**句歎韻**思須與漕**句漕韻**我心悠悠**句悠韻**駕言出遊**句遊韻**以寫我憂**句憂韻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

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須漕衞邑也　寫除也

鄭箋茲此也自衞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　自衞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　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孔疏以下須漕是衞邑故知此肥泉是衞水也　鄘云以廬於漕漕是衞邑須與漕連明亦衞邑　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爲歸是以彼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雖有歸耳

既不敢歸然其思衞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問恐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

慶源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

說約歎與上泉叶亦二字一韻漕與下悠遊憂叶亦四字一韻也肥泉衞水須漕衞地四句斷作兩對承

歎是長悠悠之思亦是長又非牽扭耳後二句另起是冀望之意故曰安得非絕意語　水經注馬溝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濮渠東逕須城北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衞之漕邑括地志在滑州衞南縣西南二十四里

蔡序通篇心中實是不歸而口中總是謀歸只不瑕有害句微露疑意到底不曾說明一句義不可歸也

此章集傳雖下既不敢歸句仍須渾融之

詩通思肥泉須漕者繫心宗國即一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耳思歸寧意隱然言表出遊即歸寧寓言

注中安得二字宜玩蓋於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正是靡日不思意

衍義四句分上是切思衞之情下因歎其情之不得遂也肥泉須漕要含父母兄弟意上四句思意重在不敢歸上與前靡日不思略異前是欲歸而思此是不得歸而思也末二句非冀望欲舒其情之意乃因前謀不遂此心難忘而歎其無由寫也出遊實是歸寧玩注安得與詩柄不得字相應猶言不可乃絕意之辭　出遊兼肥泉須漕

正解一說既不能直抵衞都以親問兄弟之安否苟

出遊其地亦可寫吾憂猶班超所謂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之意

按駕言出遊是欲出遊語氣朱傳云安得是補出以見不能出遊也似不宜直作安得以妨語氣　朱子拘婦人不輕出遊故以出遊作歸寧解予意是思之不遂設言如此只作泛遊亦可

講爲歸而謀謀之未歸我能終釋然乎彼肥泉衛水也我思肥泉而茲爲之永歎不能忘矣須漕衛地也思須與漕而我心爲之悠悠然不能已矣當斯時也安得駕言出遊於其地以寫我之憂庶幾歎可已乎

而思可以解乎跂予望之其在何日焉矣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小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箋以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新安胡氏曰一章託泉水起興而謀於諸姬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餞衛郊既遠父母今父母終而欲歸故以問諸姑伯姊何如耳三章又欲效初嫁時宿餞於所嫁國之干言脂舝歸衛第未知有害於義理乎此正謀諸姬之語也四章既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漕以重衛國悠悠之景慕欲往遊以寫憂而已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意終篇惟欲出遊以驅吾愁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末章無有悔止

之辭蓋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豐城朱氏曰禮緣人情而爲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爲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爲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沒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爲之主

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掩義故制爲父母
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去人欲也以此爲
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爲者然後
知聖人制禮眞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衍義此詩衛女旣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已
故作此以自道非眞欲歸而謀之人也全詩總是欲
歸而不得歸之意析言之則首二章是思衛而審其
不可歸末章是思衛而歎其不得歸情義各章俱有
凡出於思處皆是情出於謀處皆是義　首章靡日
不思句最重末章悠悠之思正與首章相應

指南舊多二章分似不必然情義勿分屬蓋思歸情
也動乎情而不敢自遂義也不歸義也不果歸而義
不能忘情也按父母沒而不歸寧此先王遠別防微
之禮不待謀而後知者泉水之詩豈誠問於諸姑伯
姊而不果哉大抵此詩作於不歸之後不過寫其憂
愁之懷云耳
按此詩四章甚有次第無可分截首章直提出有懷
于衛靡日不思以見思歸之意而未言所思何人次
章因追述從前以見去父母兄弟之遠而不能不繫
思也三章承問字說下設想歸衛路甚便而於理無
害以見可歸末章言不得歸而思之無已仍是靡日
不思也四章是起承轉合之法細玩自見

出自北門句門韻**憂心殷殷**句殷韻**終窶且貧**句貧韻**莫知我艱**句艱韻**已焉哉**句哉韻**天實爲之**句爲韻**謂之何哉**句哉韻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
毛傳北背明鄉陰　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
鄭箋自從也喻己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
憂殷殷然　艱難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
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爲難者言君旣然矣諸臣亦
如之　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
孔疏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鄉
陰而行猶己仕於亂世鄉於闇君而仕由君之闇己
則爲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君於己祿薄使己
終當窶陋無財爲禮又且貧困無資充用而衆臣又
莫知我貧窶之艱難者君於己雖祿薄己又不忍去
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
爲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
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爲一也傳此經云終窶且貧
爲二事之辭故爲窶與貧別窶謂無財可以爲禮故

言窶者無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故言貧者困於財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爲禮是終窶也又近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己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爲禮者爲遠也無財謂之貧此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終窶且貧言君於己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總謂人無知己是諸臣亦知之以頒祿由君故怨己貧窶祿薄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己也己困苦應去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已焉哉是自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爲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今君於己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

三山李氏曰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

衞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問只作賦說如何朱子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欲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

慶源輔氏曰終者已焉之辭蓋自以爲無復有望也故歎之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天也是亦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華谷嚴氏曰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計利祿也

疏義有大夫士之位斯有大夫士之禮祿不稱位則無以爲禮

說約艱與門殷叶兩哉字與之叶六帖失載注中八莫知之暗指君在內　魯詩世學云艱叶音勤

集解北門背陽日光所不到猶君恩所不及也貧窶是下章交謫根由終者無計可免之謂已焉哉即終字之意

衍義此章上二句喻所事之非而憂於己下是歎所遭之窮而歸之天也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詩中暗比甚多大略屬於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爲比而遂明言之　艱即貧窶　天實爲之單承貧窶之邊不就北門說已焉哉謂之何哉皆自安之辭

指南亂世暗君不可說出只就北門上影講如云莫非幽暗之迷途不見清明之景象便是不然則顯君父之惡矣憂心殷殷承此意說終窶且貧終字只作常字看玩且字貧窶無對莫知人莫知也二句串說

已焉哉即終焉已矣意謂之何哉猶今人言無說得皆自安之辭但上是發端語下是照應語天字與

命不同勿以命字代之

講天地之氣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我出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矣是以憂之於心爲之殷殷然使稍有所資焉猶之可也乃終窶而無以爲禮又且貧而無以自給艱難極矣人竟莫有知我之艱者如此則我將何望哉已焉哉我之困於遇也天實爲之其將謂之何哉則亦安之已耳

王事適我句適韻**政事一埤益我**句益韻**我入自外**句**室人交徧讁我**句讁韻**已焉哉**句哉韻**天實爲之**句爲韻**謂之何哉**句哉韻

賦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

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

毛傳適之埤厚也　讁責也

鄭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己兼其苦

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己去也

言室人亦不知己志

孔疏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鴇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

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己貧窶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己勞於行役若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己困於資財君既政偏己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言君既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人不知以責己外爲君所困內爲家人不知故下又自決歸天

按鄭王命賦稅分說未確且云減彼一以益我一字尤鑿

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華陽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詩說王事政事皆瑣屑不切非常職所當任者獨以適我益我亦可見危亂將至攜手同歸朝無共事之人矣

衍義此及下章各上四句言困於內外下是安於天也王事是天子之事如旬宣征伐聘問之類政事是本國之事如錢穀甲兵刑獄之類適我到我身也敦我擲我身上不顧恤也埤益埤遺無非輻輳叢集之也此以困於外言室人指一家父母兄弟妻子言方

見交謫盡八而責曰交每事而責曰偏謫者責其貧不能養摧則摧折沮抑拂亂其所爲矣此以困於內言已焉哉三句是總承上兩項說

指南王事政事是世亂君暗之故室人交偏謫我是終窶且貧之故

按埤益二字連埤厚也益增也一切事皆多增加於我之身　交徧謫我只是因匱乏而生怨無深意

講然我之窮困不止是也王命之事既已適我而國之政事又一切埤益於我其勞如此則困於外矣及我自外而入而貧窶又甚室中多人無以自安交徧

過謫於我則又困於內矣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哉已焉哉此天實爲之其將謂之何哉則亦安之已耳

王事敦我句敦韻**政事一埤遺我**句遺韻**我入自外**句**室人交徧摧我**句摧韻**已焉哉**句哉韻**天實爲之**句爲韻**謂之何哉**句哉韻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毛傳敦厚遺加也　摧沮也

鄭箋敦猶投擲也　摧者刺譏之言

孔疏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爲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宜爲之己之義故易傳以爲投擲於已也　毛以爲

室人更責則乖沮己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謫己者是室人責己故以爲摧爲刺譏己也

慶源輔氏曰摧謂摧折沮抑之又甚於謫也

集解此與上章正所謂莫知我艱也

按敦猶俗云堆集之意埤遺猶埤益摧較謫爲甚謫是怨言摧便有抗沮不行之意

講王事既以投擲於我而國之政事一切以埤遺於我及我入自外室人又交徧摧沮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我復何賴哉已焉哉天實爲之其將謂之

何哉則亦安之已耳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豐山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歲治安根本蓋在於此北門之忠

臣至於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苛使室人不能忍飢寒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慶源輔氏曰楊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爲萬世臣子之法也

小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鄭箋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

衍義首章分上是言己仕於亂世因歎其窮困而歸之於天下二章言己勞於所事而窮困之極亦歸之於天蓋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無淺深只平看

詩意重在君上蓋其見困之苦皆君使然而歸之於天者正詩人微辭蓋君無可訴不得已而呼天也

指南三章無分是歷敘己見困於人而歸之於天也

每章各四句分上俱是所遭之窮下三句要一連說落如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口氣乃知命而安之之辭也非是以上四句既困於人則無望於人矣下三句則推其無望之意也

北風其涼句涼韻雨雪其雱句雱韻惠而好我句攜手同行句行韻其虛其邪句邪韻既亟只且句且韻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

毛傳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　惠愛行道也　虛虛也亟急也

鄭箋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　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　邪讀如徐

按鄭謂性仁愛而又好我不如愛好連說蓋必心愛之而乃能相好也　又謂在位之人威儀虛徐爲急刻之行上下意不聯　朱傳承同行說言不可以寬徐當急去是一氣說下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慶源輔氏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說約此詩三章亦俱暗比行與涼雱叶徐與且叶也

衍義紀綱廢墜國勢陵夷所見無非不好的景象比

意非指一物而言但不必明就人政說所謂暗比也
攜手同行見羣然欲去非止一人是未然之事蓄心中欲如此也其虛其徐似有眷戀故國之意其亟只且則決爲去計矣蓋欲留者其本心欲去者不得已也
指南並下章各二句分上喻危亂之氣象下欲與同志亟於去亂也風雪非當時眞有是事特借風雪以言其愁慘之狀就紀綱廢弛國勢陵夷上見之惠而四句一氣說下其虛句上若過云所以然者何也便不是

按其猶豈見不可寬徐亟請禍亂去在言外
講君子處世貴乎見幾今何時也北風其涼寒威摧逼矣雨雪其雱重陰盛布矣當此而猶宴然邪彼惠而好我平日多情尚其攜手同行焉然是行也其可以寬其可以徐爲乎蓋既亟只且而禍亂之迫不容以稍俟矣

北風其喈句喈韻**雨雪其霏**句霏韻**惠而好我**句**攜手同歸**句歸韻**其虛其邪**句邪韻**既亟只且**句且韻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毛傳喈疾貌霏甚貌　歸有德也
疊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矣喻禍害愈急也
講不特此也北風其喈蓋急疾其聲矣雨雪其霏盛分散其狀矣當此而猶宴然邪惠而好我尚其攜手同歸焉然是行也其可以虛徐爲乎蓋既亟只且而不容以稍待矣

莫赤匪狐句狐韻**莫黑匪烏**句烏韻**惠而好我**句**攜手同車**句車韻**其虛其邪**句邪韻**既亟只且**句且韻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鵶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

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貶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毛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　攜手就車
鄭箋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
孔疏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爲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爲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爲威虐經云莫赤莫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慶源輔氏曰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愁慘如北風雨雪之寒凉目所見者無非赤狐烏鵶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賢可知矣

詩記同行意欲去也同歸一去欲不返也同車則就路而終不顧矣

衍義此詩卽狐烏之不祥以比所見之物皆如狐烏之不祥有狐媚滿朝烏合爲黨之意亦借以喩其危亂之兆非謂所見者卽狐與烏也貴者亦去朱注只想像其時蓋必有在位而隱去者非旣與賤者同行又與貴者同車也　莫匪二字須玩見觸目皆是凡赤者皆狐也無有赤而匪狐者凡黑者皆烏也無有黑而匪烏者　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氣象也觀此則泛指將亡之妖孽如日月晦蝕山川崩竭之類說爲是時說多從疏義就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美之俗爲說此就人事之失上言只當就讒諂佞媚之人言更詳之說較切
就人事

按莫赤二句語氣謂見有赤者卽是狐見有黑者卽是烏沒有箇赤的不是狐沒有箇黑的不是烏所見無非狐烏也然是假象非實說狐烏

講非特此也彼狐與烏不祥之物今日所見則莫赤而非狐矣莫黑而非烏矣當此之時而不早爲之計邪惠而好我尚其攜手同車焉然是行也其可以虛徐爲乎蓋旣亟只且而不容以稍後矣不然禍亂一及欲去而何可得哉

北風三章章六句

小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孔疏首章二章上二句皆獨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句乃君臣並言也三章次二句皆言攜持去之下二句言去之意也

朱子曰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安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爲仕於衛者所作其虛其邪旣亟只且三章三言之豈果於忘君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正解通詩是歷喻國家危亡之有象而同友去亂之宜速也只重見幾而作同行同歸同車總是一義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狐烏非眞有此事特借風雪以言愁慘之狀借狐烏以言不祥之徵亦有天道變於上物類變於下之意此時尚未至於危亂先有此氣象矣若眞是危亂則無可去之義即去亦不得謂見幾而作也

指南此詩三章俱一意當歸重見幾去亂一邊不可泥末章注以貴賤對看勿依舊說以不忘故舊之仁見幾而作之智並看

靜女其姝句姝韻俟我於城隅句隅韻愛而不見句搔首踟躕句躕韻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毛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　言志往而行正

鄭箋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孔疏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蹰然　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後乃動不爲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按毛鄭將俟我句作兩截講文理不通俟我謂俟君子之耶不知我字何以屬君子於城隅謂自防如城隅不知於字作何解原謂俟於此地非謂俟我自爲何而於城隅自爲何也孔疏又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不知從何處遂添出配人君一層話說如欲其爲

人君之配而先云俟我於城隅敢如此褻狎乎舊說之鑿斷不可信

問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何取乎閒雅朱子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爲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我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爲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

詩存不見其可醜而但見其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

貞閒雅也俟我城隅蓋期會於此地搔首顧盼踟躕
不前其相俟無聊之狀如此
衍義此章上二句言靜女俟己以赴其約下言未見
而切於情也靜注訓閒雅之意以態度言搔首仰望
之狀踟躕者既前而復卻方退而復進蓋恐其或至
而難決於行也
講男女之際情實鍾焉如彼靜女其色姝然相約於
城之隅矣玆甚愛之而不得卽見使我搔首長望欲
去疑來而踟躕不定焉其如此時此情何哉

靜女其孌句 孌韻 **貽我彤管**句 管韻 **彤管有煒**句 煒韻 **說懌女美**句 美韻
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
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
美也
毛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
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
鄭箋彤管筆赤管也
按毛傳以彤管爲女史彤管之法無據只言赤色之
管耳鄭以爲筆意女史所用而實非也　彤赤色何
以見得爲赤心正人　鄭以說懌作說釋女史以之

說釋妃妾之德尤不成文理
廬陵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
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
衍義此與下章就既見時說上二句言靜女贈己之
厚下是愛其物又愛其人也
指南變亦姝意俱言其色之美也此章則既至矣彤
赤色管疑是鍼管亦不必深求也不過偶以此物而
貽耳一章遞說下不必於二句分亦不在三句分
按作淫人看則彤管爲鍼管近是蓋婦人之物取以
相贈悅懌女美亦有匪彤管之美而女美之意

講迨踟躕未幾而女已至也靜女其孌相會之際殷
勤相結貽我以彤管焉但見此彤管有煒然之赤色
而能無悅懌此女之美邪

自牧歸荑句 **洵美且異**句 異韻 **匪女之爲美**句 **美人之貽**句 貽韻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
荑而言也
毛傳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
有終　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
鄭箋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

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

按毛鄭以歸荑不作女貽又女如字讀不作汝將歸荑截斷不相聯屬

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東陽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嫏嬛上章是愛其物又美其人此章是美其人因愛其物

衍義此章上二句言靜女所贈之美下因推其所以美也美其人因美其物總是相愛之情溢於物外歸荑非眞以此爲貽只是淫女偶以此相戲而男子以爲貽耳

按今稱子喜食茅芽荑爲可食故貽之邪

講由是離城隅而遊於牧也靜女乃自牧歸我以荑而其荑洵美而且異不同常物焉然豈汝荑之爲美哉特以美人之貽則見荑亦美耳其眞有不負此會哉

靜女三章章四句

小序靜女刺時也衞君無道夫人無德

鄭箋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

朱子曰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按詩語多私暱而鄭以爲思此女作人君之配殊屬不倫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今人敢於君配作如此語否而謂古人全無忌諱可乎

正解通詩總一愛字盡之首章是未見而望之之至下二章是既見而贈之之厚也未見而思既見而贈乃得所贈而悅其人又因悅其人而美其贈無非輾

轉愛戀之意曰俟於城隅不止淫於家矣曰自牧且逐於野外矣

指南此詩以愛字爲主愛者情慾之私也情慾之私勝則羞惡之念忘故淫奔可醜也而曰靜女愛而不知其惡也管不足珍荑不足異而曰有煒曰且異愛其人故奇其物也

新臺有泚句泚泚韻河水瀰瀰句瀰瀰韻燕婉之求句籧篨不鮮句鮮韻

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囷其狀如

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
毛傳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潔汙穢反于河上
而爲淫昏之行　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
鄭箋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
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謂宣公也籧篨口柔常
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
孔疏毛以爲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處云
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瀰瀰之處而要
齊女以爲淫昏也水者所以潔汙穢反於河上作臺
而爲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
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爲所要反得行籧篨佞媚
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　臺泚言鮮明下
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瀰言盛貌下
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
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
者言水之盛流當以潔汙穢而公反於其上爲淫昏
故惡之也　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
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
覸人之顏色而爲辭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
者爲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

人因名面柔者爲戚施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
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
仰也時宣公爲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
病故箋申傳意以爲口柔面柔也籧篨口柔戚施面
柔釋訓文李巡曰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
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按鮮訓少爲是鄭訓善出於臆說
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
歐義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僂人不可使仰與僬
僥侏儒矇瞍嚚瘖聾瞶僬昏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
身病者故謂之八疾
舊說以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
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
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
人也
疊山謝氏曰籧篨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
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
也
說約鮮與泚瀰叶不鮮疑於天壞之間乃不鮮此人
甚惡見之辭也據后愬伋逼頑宣姜尤是惡物此燕

婉云云者但爲初至時言之耳

纂序按不鮮指疾言不指人言觀下節集傳不殄言其病不已也可見不鮮多也猶言其疾醜底多之意也

按不鮮上玉說有味然常說多以人言　或云不鮮謂多只是醜惡太甚之意以疾言作此解亦通

講男女有倫婚姻有道而况乎位人上者我衛舊無是臺也今新作斯臺其制則泚然而鮮明河水之流其下者則瀰然其甚盛是果何爲也哉所以要齊女也夫是齊女也納聘之初本求爲燕婉之好也而乃得此籧篨醜疾不鮮之人何哉豈貽羞斯臺多矣

新臺有洒句洒韻河水浼浼句浼韻燕婉之求句籧篨不殄句殄韻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毛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　殄絕也

孔疏言齊女反得籧篨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爲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爲少也

輯錄臺在河上曰泚曰洒皆從水義泚謂水中臺影鮮明之貌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

按臺臨水不必謂臺影水光

講新作此臺有洒然而高峻河水之流其下者浼浼然其平滿所以要齊女也夫是齊女也始本求爲燕婉之好今乃得此醜疾不已之人何哉

魚網之設句鴻則離之句離韻燕婉之求句得此戚施句施韻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毛傳言所得非所求也　戚施不能仰者

鄭箋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　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通解籧篨今竆胸戚施今駝背

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南豐曾氏曰籧篨戚施皆惡疾之人不能爲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之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

東萊呂氏曰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衍義此以設魚網而得鴻興求燕婉而得醜疾總是惡其亂倫故以惡疾比之見其俯仰有醜耳

講彼魚網之設本以求魚也而鴻則離之所得非所求矣況齊女之來嫁本求爲燕婉之好也今乃得此戚施不能仰之人焉則豈其初心也哉吾不知作新臺者其何以立人上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小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安成劉氏曰宣姜事首末見左氏傳宣公十六年及閔公二年

孔疏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弊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爲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爲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西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衍義此詩三章雖有賦與興之別要得言所得非所求意言齊女之失所配正以刺宣公之瀆倫也　今按詩以新臺次靜女見衛國淫亂之俗皆自宣公啓之後世宋仁宗時講官不欲講新臺仁宗謂聖人刪詩義存勸戒不當有避可謂得古人垂訓之意者

說約說通或疑詩辭温厚新臺罵詈太甚嚴氏遂以爲齊人之辭愚謂不然詩至宣公人道滅天理絶矣上烝夷姜下辱齊女新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然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公之瀆倫則亦不失爲温厚也

按時講燕婉之求指定齊女說愚意只泛言婚姻之事樂燕婉之求而世閒籧篨之人不少文義似順且意亦渾然

二子乘舟句**汎汎其景**句景韻**願言思子**句**中心養養**句養韻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

毛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

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鄭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孔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

按乘舟非虛擬舊說用如字非也　願字毛訓每鄭訓念皆不甚明予謂願言是口頭虛字謂其言出於中心之願見其誠然也

大全葛洪始加彡爲影字

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眉山蘇氏曰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影故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說約景字彙姜上聲

衎義此章是心憂其去憂者憂其將見殺也自衛適齊必涉河汎汎其景是摹寫渡河時影與波光上下有顧影可憐之意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矣何等凄楚

指南中心養養承思字

講天下之變每生於不測而旁觀者之情繫之如二子之乘舟以如齊也但見汎汎然其景相繼先後與波上下焉是行也在二子固一往不留矣我則願言思子而中心之憂爲之養養焉蓋有不能以自定者矣

二子乘舟句**汎汎其逝**句逝韻**願言思子**句**不瑕有害**句害韻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生謂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爲君諱也

定宇陳氏曰二子之死明矣猶爲疑辭而不盡言以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爲憂疑之言則

其中有無限含蓄無限傷悲寥寥數言卻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說約疏義大全逝字本與害叶今讀誤然逝字無考據字彙害又叶以智切音異而引此詩爲證則是害與逝叶也然害亦音下蓋切孩去聲云讀誤恐未安耳

衍義不曰行而曰逝見一去不復返故末緊承以有害若曰前有賊而不知後有講而不覺竊爲二子危之矣俱不明言其死蓋悲傷之極不忍言耳非但爲君諱故也　此章是心疑其不歸疑者疑其已見殺也二子先行吾已疑之二子繼往吾愈疑之意者知禍而不知避或不免於害乎二章各末句要見傷悲激切之意

按上章汎汎其景猶及見其帆影也中心養養言憂之心漾漾然與景相上下也汎汎其逝則不見矣不瑕有害則疑其逝而不返爲有害也　泉水有害意在無害也此有害意在有害也語同而意異

講彼二子之乘舟以如齊也但見汎汎然其逝愈去愈遠並其景之不見焉是行也在二子固長往不見矣我則願言思子得無至於有害乎不然何久而未

見其返也是殆不能無疑也已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皆惡傷父志而終於死亡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爲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又曰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爲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爲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

按舜大聖人能達權故處之盡善伋壽只見得一邊伋遵父命而不避死壽激於義而代兄死雖不盡善亦有可取

慶源輔氏曰二子處此亦不得爲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以

爲萬世戒耳故先生嘗謂太史公欠此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感發人故取之非便以二子所處爲是也

小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豐城朱氏曰宣公納子之妻以爲妻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之道以之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春秋以來三綱廢九法斁未有甚於此者也其卒胥爲夷也宜哉

衍義首章思之而心有憂下章思之而心有疑憂之疑之皆是國人思念之情此詩已知二子之被害猶不明言者爲君諱也然其辭隱而彰矣　二子之事國人實深傷之詩人不言其他但想其去時光景而慘然哀痛悲思之情具見

集解首章見其去而憂之二章因其不歸而疑之雖悼死者實刺生者也

嚴氏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公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之閒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禍戎狄以至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於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弒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恤鄰之意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乎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詩經詳說卷九終